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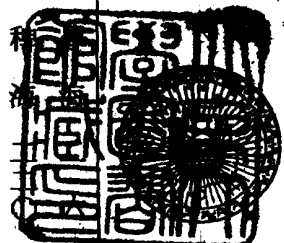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七册目錄

文學類

瑣談

| | | | |
|------------------------------------|--------|-----|-----|
| 話陝四卷(甲、乙集)、附補、提要 | 宋 陳 郁撰 | 適園 | 一 |
| 鶴起雜事一卷 | 宋 劉 泌記 | 稗乘 | 一四 |
| 鶴山筆錄一卷(此書摘錄九册鶴山渠陽讀書雜抄不及十分之三，此處不重出) | 宋 魏了翁撰 | 寶顏 | |
| 行營雜錄一卷 | 宋 趙 葵撰 | 說海 | 一六 |
| 程史十五卷附附錄、提要、補正、補辨、辨證 | 宋 岳 珂撰 | 學津 | 二一 |
| 游宦紀聞十卷 | 宋 張世南撰 | 知不足 | 七九 |
| 密齋筆記五卷附續錄、提要、校譌 | 宋 謝采伯撰 | 琳琅 | 九六 |
| 鶴林玉露十六卷附補遺 | 宋 羅大經撰 | 稗海 | 一一四 |
| 諧史一卷附提要、校記 | 宋 沈 俶撰 | 說海 | 一六一 |
| 虛谷閒抄一卷 | 宋 方 回錄 | 說海 | 一六四 |
| 志雅堂雜抄二卷 | 宋 周 密著 | 粵雅 | 一六八 |
| 吹劍錄一卷 | 宋 俞文豹著 | 讀畫 | 一八七 |
| 清夜錄一卷附提要 | 宋 俞文豹著 | 歷代 | 一九九 |
| 脚氣集二卷附提要、補正 | 宋 車若水著 | 寶顏 | 二〇一 |

| | | | |
|------------------|---------|-----|-----|
| 養疴漫筆一卷附提要 | 宋 趙 潛錄 | | |
| 隨隱漫錄五卷附提要、校記 | 宋 陳世崇撰 | | |
| 西舍瑣錄一卷 | 宋 孫宗鑑撰 | 學海 | 二三四 |
| 北牕炙輿錄二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 宋 施彥執撰 | 讀畫 | 二三六 |
| 白癩體一卷 | 宋 張仲文撰 | 歷代 | 二五二 |
| 江行雜錄一卷 | 宋 廖瑩中錄 | 說海 | 二五四 |
| 遺史紀聞一卷 | 宋 詹 玠錄 | 龍威 | 二五八 |
| 袖中錦一卷 | 宋 太平老人撰 | 學海 | 二五九 |
| 搜採異聞錄五卷附校記 | 宋 永 亨撰 | 稗海 | 二六一 |
| 山家清事一卷 | 宋 林 洪著 | 顧氏 | 二七〇 |
| 邇言一卷附提要 | 宋 劉 炎撰 | 百陵 | 二七三 |
| 清尊錄一卷 | 宋 撰人不詳 | 說海 | 二七六 |
| 宣政雜錄一卷 | 宋 撰人不詳 | 說海 | 二八〇 |
| 續墨客揮犀十卷附提要、補正 | 宋 撰人不詳 | 說海 | 二八二 |
| 碧湖雜記一卷附提要 | 宋 撰人不詳 | 說海 | 二九三 |
| 南窗紀談一卷附提要 | 宋 撰人不詳 | 知不足 | 二九六 |
| 大唐傳載一卷附提要、補正 | 宋 撰人不詳 | 守山 | 二九九 |
| 兩鈔摘腴一卷 | 元 史 浩輯 | 稗乘 | 三〇四 |
| 困學齋雜錄一卷 | 元 鮮于樞撰 | 知不足 | 三〇八 |



ED02/03

| | | | | |
|-----------------|---|-------|-----|-----|
| 山房隨筆一卷 | 元 | 蔣正子撰 | 知不足 | 三一四 |
| 就日錄一卷附補 | 元 | 虞集撰 | 說海 | 三一八 |
| 閒居錄一卷附提要、補正 | 元 | 吾丘衍撰 | 學津 | 三二一 |
| 山居新話一卷 | 元 | 楊瑀撰 | 知不足 | 三二七 |
| 遂昌山樵雜錄一卷附提要補正 | 元 | 鄭元祐撰 | 讀畫 | 三四〇 |
| 雪履齋筆記一卷 | 元 | 郭翼著 | 函海 | 三四七 |
| 至正直記四卷 | 元 | 孔齊著 | 粵雅 | 三五二 |
| 研北雜志二卷附提要 | 元 | 陸友仁著 | 寶顏 | 三八八 |
| 東園友聞一卷附提要、補辨 | 元 | 撰人不詳 | 說海 | 四一一 |
| 希通錄一卷 | 元 | 蕭參撰 | 稗乘 | 四一六 |
| 瑯嬛記三卷附提要、補正 | 元 | 伊世珍輯 | 學津 | 四一九 |
| 農田餘話二卷附提要 | 元 | 長谷真逸輯 | 寶顏 | 四三五 |
| 女紅餘志二卷附提要 | 元 | 龍輔著 | 詩詞 | 四四七 |
| 解醒語一卷 | 元 | 撰人不詳 | 稗乘 | 四五六 |
| 東南紀聞三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 元 | 撰人不詳 | 守山 | 四五八 |
| 馬氏日抄一卷 | 明 | 馬愈編 | 學海 | 四六七 |
| 石田雜記一卷 | 明 | 沈周著 | 學海 | 四七三 |
| 萃野纂聞一卷 | 明 | 伍餘福述 | 學海 | 四七七 |
| 寓圃雜記二卷 | 明 | 王鎬著 | 紀錄 | 四八〇 |
| 雙槐歲鈔十卷 | 明 | 黃瑜撰 | 嶺南 | 四八五 |
| 閒中今古錄摘抄一卷 | 明 | 黃溥撰 | 紀錄 | 五三七 |
| 縣笥瑣探摘抄一卷 | 明 | 劉昌纂 | 紀錄 | 五四二 |
| 調言長語二卷附提要 | 明 | 曹安輯 | 寶顏 | 五四七 |

| | | | | |
|------------|---|------|----|-----|
| 三餘叢筆一卷 | 明 | 都印著 | 續知 | 五六九 |
| 病逸漫記一卷 | 明 | 陸欽撰 | 紀錄 | 五七二 |
| 琅琊漫鈔一卷 | 明 | 文林撰 | 學海 | 五七六 |
| 方洲雜言一卷附提要 | 明 | 張寧輯 | 學海 | 五八〇 |
| 蘇談一卷 | 明 | 楊循吉撰 | 紀錄 | 五八四 |
| 聽雨紀談一卷附提要 | 明 | 都穆著 | 續知 | 五八八 |
| 都公譚纂二卷 | 明 | 都穆著 | 硯雲 | 五九四 |
| 臯言一卷 | 明 | 陸采編次 | 百陵 | 六〇八 |
| 前聞記一卷 | 明 | 馬中錫撰 | 紀錄 | 六〇九 |
| 已瘡編一卷 | 明 | 祝允明撰 | 稗乘 | 六一九 |
| 損齋備忘錄一卷附提要 | 明 | 劉玉記 | 說海 | 六二二 |
| 天香閣隨筆二卷 | 明 | 梅純撰 | 粵雅 | 六二六 |
| 林泉隨筆一卷 | 明 | 李介撰 | 今獻 | 六四〇 |
| 雙溪雜記一卷 | 明 | 張綸言 | 今獻 | 六四九 |
| 知命錄一卷附提要 | 明 | 王瓊言 | 寶顏 | 六五五 |
| 豫章漫抄四卷 | 明 | 陸深撰 | 紀錄 | 六五八 |
| 玉堂漫筆一卷 | 明 | 陸深著 | 紀錄 | 六六六 |
| 玉堂漫筆一卷 | 明 | 陸深著 | 寶顏 | 六六九 |
| 金臺紀聞一卷 | 明 | 陸深著 | 寶顏 | 六七三 |
| 春雨堂隨筆一卷 | 明 | 陸深著 | 今獻 | 六七六 |
| 願豐堂漫書一卷 | 明 | 陸深著 | 寶顏 | 六七八 |
| 燕閒錄一卷 | 明 | 陸深著 | 寶顏 | 六七八 |
| 漫記一卷 | 明 | 崔銑撰 | 紀錄 | 六八三 |



話 腋

陳 郁 撰

腋一話腋序

陳一以詩文名世真西山劉漫塘陳習庵交稱之余始過其語今觀所述話腋博強記出入經史研究本末則可法度而風月夢怪嘲諷詭誕浮虛習淨洗無遺豈非自思解邪三字中踐履純熟致是耶適知三君子可謂具風采當謂近時江湖詩人多然不誇而誕則空而迂流於渴者皆是惟腋一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踏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及叩其中則詞源學海浩乎莫之涯淡若腋一豈多得哉詩史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因為腋一誦而併書之編者云棠湖翁岳珂肅之

腋一話腋甲集卷上

臨川臧一陳 郁仲文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輝躔子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逐御殘星趕御月國史潤飾之乃云未離海鳴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大不如元作辭意慷慨規模遠大濼灑乎已有萬世帝王氣象也
孝廟時一名士解郡文學秩歸用押綱賞格循轉其詞曰爾以師備之重甘從編吏之卑爾既不變其身朕亦何吝於賞勉進一秩以旌厥勞大哉王言不知自策勵以副警訓者非士也
易於豐隆陸有雷電之威故首能折獄若責無雷之威則為

腋一話腋甲集卷上

小明不足以立事故曰無敢折獄子路片言折獄以其有威也信矣人必有威然後不為人所慢侮且可以應猝然之變君子不重則不威其立身之本歟
左氏傳襄九年載魯穆姜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乎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百者事之幹坦然明白後十三年而夫子生則繫辭非夫子作也明矣亦左氏之辭多誕乎抑文言非夫子所作乎
仁廟時歐陽修以九月朔拜內相真西山以端平甲午九月初除內相洪平齋草制云粵我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年拜內相於季秋之朔當時以為用事精切如此孫冕臨江軍新途人推進士第天禧末守蘇州會鄉里素交

詔相以舊傳出判臨杭舟泊蘇臺歡款甚密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買喪子當致拜闕冕正色答曰君一十年出處中書以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今事權屬他人去廟堂千里為方面始以此語見說得為信乎里人魏謝夜半解舟潛通冕大書一詩於廳壁拂衣歸九華詩云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蘇州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清節高操可羞百執事之顏朝廷聞之令再仕詔下已歸竟不出矣
好之山谷寺前溪有二巨石南之石名詩崖北之石名酒壘壘有達官與文士賦詩飲酒於石之上因得美名何貪泉

狼石母井之不幸耶

藤溪周先生倦吟惟遊廬山大林寺一律云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清余味其詞意則前一句明後一句滅道在是矣象山陸先生四歲侍父行遇事必問一日或問天地何所窮際曾魁從能赴省時館於衢之順溪題一絕云紅照西沈暫解鞍偶然假館豈求安新豐獨酌誰為侶坐對面前竹一竿將至垂珍未舉時雷雨夜風絕句云電飛窗上明如月雨灑檐前響過泉蠢動有生皆發豈是龍那得不升天志氣不同皆於未達時已見之

澹庵胡先生謫新州築室城南名小桃源而隱之且題詩其上云開窗聽水木靜簾櫳叩門是非花莫笑白黑手能言心遠闕塵境路幽迷水村蓬人不須說自喚小桃源或者謂寓避秦之意然又作小西湖於所居之湖亦屬不忘君之義乎
真西山鎮溫陵春講武帳前將官王大受被甲三重發百矢皆中帖西山趨之補充正將後月餘忽海寇猖獗令大受將五百卒以禽之獲趙某等三渠魁及從百餘輩大受歸傷重而沒趙宗子也始皆疑西山未易處數日獄成西山引諸囚入教場縛二渠魁於中擒其心令諸軍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拖次第而畢惟置趙於旁觀之次陵遲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婿賞罰兼行士民感服首以為趙可生也事畢

西山呼趙而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曰宗室為敵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決交脊二百而卒眾無敢譁大略似誅少正卯時也一時為詩歌者百數獨長溪丞王奕世一絕云憑陵海若玩波神怙恃乾坤不殺身刀鋸未加先自殞陸梁未有白頭人西山大喜屬之於朝後宰建安而卒云

米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為佛顏子為菩薩余謂元章以字畫名世技痒而書胡語已不能無罪况以夷狄比擬聖賢乎元章師聖賢也敢非師聖賢者也
司馬遷史記可謂美矣余恨其學不醇而言多駁焉春秋之法惟諸侯方得世祿雖卿大夫亦不可而以孔子列於世

家陳讓漆身報德氣節凜凜可謂天下之義士也而列於
刺客其作敘傳則尊道術而薄六經尙可得謂所學之醇
乎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
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尙何
顏登人門戶委身於潭而死歸社立賢女祠今存焉藏石
屏爲詩以美之云土有敗風節烈魂九京幽閨持大義
千載樹嘉名父不重然諾女能輕死生寒潭墮秋月心跡
兩清明余謂王儉有文學政事受晉宋高爵而躬執鞭以
授齊馮道傳爲大臣而甘事數姓曾不若女子之有節誼
也婉語

滑州地無尺木沙如掌平唐太守失其有名句云歸來莫訝
無歌吹修竹旁邊是滑州又云萬沙無寸木還見他州山
平可知矣

瘦塘劉司令字平國早有經世志居官里遇事情實四
方推尚中以微疾不出詔起者再力辭而免嘗大字備書
其印紙不終身焉其語曰怪矣病容無食肉相介然病性
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疏而用則贖不返初服履故
榮望豈但二不可七必弗堪亦恐一不成萬有餘喪故俛
焉以歸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祗之辱飯蔬食何必入
珍之餽履凡餘閑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聽漁
父漁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游成
月逍遙天壤路逢扁舟而去者詰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
胸天下之中須子致富宜至去毋亂苦樂遇難與而來者
揖之曰非不屑見督郵者歟宜亟歸有謂於道者縱得錢
付酒家終不若高臥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

真西山在獄覽書院請蔡季通分講西山請講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蔡云其背不獲其身無我
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也內既無我外既無物宜聖人
以无咎許之

松榕臺在福州陳止齋作偉請榕臺解論語學而第一章林
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心與道一也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道與一人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道與天

地一也
洪內翰通分教福州請學論林少穎知已說書林云堯典篇
典舉陶謨大禹謨等篇知之爲知之者也洎作九其九篇
棄賦不知爲不知也

名山大川登臨之勝多在乎西故汝陰之西湖洪獨承之西
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樓齊安之臨皋金陵之賞心白巖
揚之平山堂蘇之姑蘇登荆楚之雲夢鄧之白雪濤之鄧
那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抱辛負夕陽而導初月彼東北南
未必無勝覽之地恐不多數耳

雙芙蓉水物也胡爲芙蓉而芙蓉蓋花開必背日芙蓉開
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
雙仁而殺人矣反常故也木質之蠶者必不沙爛沙爛者
必不蠶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蓋既沙爛則不能蠶者
而生蠶獨不見瓜至甘而不蠶者以其沙也有物必有理
若可窮矣然蠶之石牌帖云石牌入水即乾出水便溼獨
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又未可以意窮也非至聖吾誰與
語

小孤山在宿松縣江北岸與江州彭澤接壤山形如覆鐘高
數十丈山西有小孤廟相對有彭浪磯俗謂山爲小姑磯
爲彭郎蓬有小姑嫁彭郎之說古詩云倚天噴絕玉浮屠
肯爲彭郎嫁小姑又有曰舟中買客莫畏狂小姑前年嫁
彭郎皆因其謠惟陳簡夫詩曰山稱孤獨守廟聖女郎形

過客難知誤行人但乞靈可以證謬
孔子曰吾執御矣工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何言之遜及言媚
龜則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何言之屬蓋君子發辭宜道
立行宜嚴不遜則召禍不嚴則受侮恐傷乎行不得不屬
也後世之爲君子者既不遜於言又不屬於行吁

近世拜官多爲節說已可恥矣而朝廷又爲之法曰至某官
方許辭免若此則未至某官之前必不許之辭既至某官
之後必使之辭是教人爲僞也兩府將有除命未下之先
必曰押人名最不正蓋賢者當以禮進以禮退說可押入
必可押出矣有過而貶軀軀半不赴章再上矣猶且恬然
古者三黜恐不如是此皆進退之名不正賢貶之義不明

乃爾當如黃憲問召即起受官即拜上未聞使之辭下未
敢慢所與雍容中禮讓也 徐樹神詩云
有子之去妻也以蒸菜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
去妻也以叱狗姑前皆以事辭而去也唐李度支以香妓
陶芳於中門而去妻當時有敕停官及罷亦無追迫今世
如李者多矣

李文山羣玉吟鷓鴣詩世惟以屈曲崎嶇鉤欄格磔一聯稱
不知文山用正在第五第六句云曾怕桂江深岸雨亦
於梅嶺阻歸程但詠其鳴之時與地鷓鴣明矣其夫鶴詩
亦然清海蓬壺遠秋風碧落深隱然失鶴之意所謂吟詩
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是也近徐山民猿詩趙山中角詩皆

得文山之髓

鄭俠介夫未第時讀書清涼寺王判公以中書舍人持服寓
江寧聲迹相聞然俠未嘗往見判公使門人楊驥刺之大
雪中俠呼驥共飲酒酣題詩於瑞像閣云濃雪暴寒齊
齊豈怕飛漏隨書卷盡春逢酒瓶開一酌招孔孟再斟留
賜回醴入詩句同上玉樓羣芳君爲判公誦此詩公大
稱賞曰真好學也且期以高第治平四年果擢甲科後公
參大政俠以疑獄數事爲公謀公若如其請俠爲監門公
行新法俠極言其非不報時判公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
臣會遇時高堂拱拱與密席坐卓羹和氣萬物歡聲連
四夷此時無一豎辜負鹿鳴詩俠和云何處難緘口照寧
政失中四方三面職十室九家空見侯降如水問忠耳們
聖君門深萬里馬得此言通故宰相之欺終不能勝監門
之直云

唐太常丞宋沈傳漢中王簡說云元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
使番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諸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
合作誠香異之明年麻山叛元微之立部伎樂府云宋沈
營傳天寶季法曲胡音忽相和明年十月燕寇來九廟千
門塵土泥吁嗚如霧如霧承承長久之意也促拍裏兼此何
義邪君子於是思古
城邑交易之地通天下以市言至村落則不然約日以合一
閱而退曰墟以虛之日多會之日少故西蜀名墟曰亥如

瘴之聞而復作也江南人瘴瘵之名未美而取其莖節文

曰亥故今分軍擬治御武寧縣村市名常州亥者分而為

縣市也洪都之議方可驗荆吳之俗取寅申巳亥日集故

亥日為亥市張祐詩曰野橋經亥市山路過申州張籍江

南曲有曰江村亥日長為市山谷詩曰漁收亥日妻到市

謝良齋詩曰已向三長觀亥市便從雙井問寅庵

後湖居士蘇養直以世賞官其子而自相羊三江五湖開選

林泉勝處輒引杯噓詠殘見於詩者千餘篇紹興間名遠

九重累詔不起詩豈窮人哉然考其為人簡易佚揚與人

交傾倒無隱情無成疏賈思皆知愛慕蓋有在於詩之外

者嘗謂士大夫既抱文才流清譽而復有德以符之若後

湖可也

中山劉賓客題壽安甘棠館云公館仙家池清竹徑斜山

禽忽驚起衝橋半巖花然觀四朝圖見錄第一條以此詩

乃恭孝僕王仲凝遊天竺所作豈偶念之耶

李守大異伯珍回醫生之書云遺白金三十兩奉納以備橋

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世說有批櫻黃醫者忙橋子黃

醫者賦乃知世使然耳歷談叢錄不可不知

太白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江南李後主曰

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略加點點已覺

精彩至寇萊公則謂愁情不斷如春水少游云落紅萬點

愁如海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汪尚書應辰一帖與蜀李侍郎云兩家賜教輒題申字此一

字利害雖無甚輕重而近世官文書以為差別昔王弘中

牒袁州以故牒轉遞之不敢當况其重於此者乎幸幸指

揮改正退之所謂伏乞仁慈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者

也觀此則今人繁文縟禮式有加而情不足者當何如哉

馬友犯長沙向輔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

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輔林愛妾委問命無懼色

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即盛飾以待家

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即奮而登既

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怒語與卒欲少止蓋卒乃砲橋

妾一躍入水急救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輔林亦悠然而

去云

孟子不見諸侯然齊梁惠兩次見者不及其去也尚三

宿而不行非不見也不見不聞道不尊賢者矣余嘗有贈

友人句曰舉頭真看王侯面失脚恐為名利人非使之斷

不見王侯也儻有能尊賢才而樂聞道將千里而見矣正

孟子之遺意

溫陵有木秀甚無有識其名者俗皆以無名木呼之有士人

葉廷珪賦詩中聯云人依清樾學學認鳥宿高枝睥睨看

詩中用全書句固有此格須是十分善題方佳如披詩云君

於多景乎何千賦吳之靈巖者曰大抵有興須有廢莫論
誰是與誰非於巖乎何預賦三高亭者曰見幾而作不終
日後世以來無此風於三高乎何關若不切題則此三
聯凡占詩皆可可用也惟曾博覽遺論歸賦自百詩中一
聯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託物寄情得披
之意
三代而後典謨訓誥之後有董賈司馬遷揚雄二班之文莫
可繼曰文止於漢入分大隸之餘鍾衡二王之書莫可肩
日書止於晉三百篇在矣五字律與焉有杜工部出入古
今衣被天下蕭然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之有加日詩止
於唐本朝文不加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惟道學大明自
孟子而下歷漢晉唐皆未有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
為萬世繼絕學開太平者也
馬融不惟經學精深詞藻暢妙觀長角一篇深於音矣其於
弈秋尤為不淺圖華賦云怯者無功弱者先亡離離馬目
連連雁行踴躍周旋徘徊中央攻罵擊虛橫行亂陣收死
卒今無使相迎守視不同為所唐突深入敵地殺亡士卒
狂獵相救先後并沒事留戀生收拾欲疾高舌語也
晉魯共王餘黃先賢於屋壁以自警凡視警言動目擊道存
毋敢一毫妄想知此意則知金盆浴鴉孔雀雀牡丹張陳滿
室者胸中之塵不可萬斛量也

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又曰若由也師之稱弟子以名也
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故曰子謂子產有君子
之道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
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同朋稱其字而不稱其名
至於師之前雖朋友皆稱其名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
與商也較賈子游曰有禮焉誠明者是也
春秋魯史也以諸侯之事而書西狩獲麟何也蓋孔子作春
秋用意深微以一字為褒貶巡狩乃天子之事而諸侯為
之書西狩所以藏其僭也
諷川藏一陳 郁仲文
諷爭難事也漢武帝見嚴助輩恨得之晚終以誅死公孫直
光任之雖篤實未嘗禮之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黯之
所可敬者可知矣帝豈強為者哉陽城未嘗言遂爾發諫
或者大之余謂城居諫職日與屠沽飲一旦倅然強諫酒
狂之語兩行且未著諫豈盡藉人而不言是不能言也宜
其不足以與君聽呼大人格君心之非豈有焉若城者木
闕任已而直人者也
作詩作文非多歷貧愁者決不入勝處三閩既而騷獨步杜
少陵愁而詩冠古今退之欲人輟一飯之費以活己而文
起入代上窺至聖正郊祈山耕水買鼎新米俱無窮尤甚
焉其詩清絕高遠非常人可到良有以也白石道人姜堯
章氣貌若不胜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錫而
一飯米皆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充棟汗牛襟期灑落如
晉宋閒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黃景說謂造
物者不以富貴悅堯章而使之聲名煇耀於無窮正合前
意甚矣士之貧賤不足憂而學不充道不闡深可慮也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枚及罷兵表略曰夷狄不情大羊無
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翰墨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
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闕功無補
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又曰尚作聰明而過慮
徒捷猶豫以致疑與無事而請和者謀忠忠辭而厚幣者
進願定規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幽燕終欲復讐而

報國誓心天地當令棺首以稱潘木幾處南河復陷後六十年得虜之南遷錄見當時諸酋議銳意為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吾歸兵於平地吾保河南則防必庶若吾不守河南則是彼舊民歸吾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吾矣虜謀若此郭武穆之料敵信不妄云

微廟一日幸來夫人問就酒翰於小白園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瑞云汝有能吟之者可命續之因蘇鄰里太學生既宣入內侍首恭讀哀製不知指意乞為取旨或給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日朝來不喜得必惡阻也當以此為詞以續於扇續進上大喜自將策士命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為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閒有味俱嘗偏只許江梅一點酸

中興紀年若隆興二字實兼法建隆紹興隆興則淳化雅照紹興則紹興隆興元則慶歷元祐開禧則開禧天祐端平則端拱太平唐德宗與李泌議改元德宗謂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宜各取其一改曰貞元義與今同

傳非外語說左上篇云南宮敬子問頗深聚曰季孫孫孔子之徒所胡服與坐者上殿而遇賊者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休儒以逞其意而與周召斷事是以成其欲於天下季孫今養孔子之徒所與朝服而坐者十數而與優休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又晉仲相齊曰臣責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過上一日晉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余謂成王太聖也與周召斷事矣決不近優休儒近優休儒矣向安能與周召斷事哉夫子美仲之功與德直許之以如其仁今也以泰侈過上而非之又以其朱蓋青衣置鼓陳鼎之榮而謂之為良大夫何夫子喪貶之權衡如其是外逆也若仲果泰侈過上豈能成輔伯之功哉吾斯之未能信

神師道為小官時夜赴同僚之棗每致薪炭白案俱行至會飲之家或風雨驟冷或宴久夜長或主人給散儉薄不能

滿從直之適則陸賜子之也皆慕聚喧譁聲達於內賓主不安惟師道所部深夜作粥充飢熾薪薪炭附煖而生師道觀諸卒之不肅者忘夜之文也師道後以文資易右列持重兵變化莫測人心附之於細事可見今世士夫託為名色同寮真率一樽一棹擁妓縱博且不休豈知從直首是禁軍聽其凍飢於戶外呻吟之聲盈耳本官尚能樂其樂哉視師道幾塵故曰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云

蘇子美梅聖俞為之徒善觀人者觀其所主而端人則取友亦端也

唐李涉道院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征數十人持兵仗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家首曰若是李涉問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灑江上村林客夜知聞地時不用逃名去世上如今半是君

甚矣巫覡之妖為民害也昔為河伯娶婦起於秦獻公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見六國表後鄭為河娶婦渡道為山娶婦使不遇西門豹宋均二子猶俗豈易除哉紹興甲寅南城胡有開字益之來宰分率先是邑民狂於淫祀僧巫造舟置祀歲十月大集惡少千百為羣鉦鼓弓矢角勇技於祠下祈嗣以死勿訟為盟約謂之打元齋由此而死者無虛歲益之下車首率是事焚其舟拘其凶器且作毀元齋辨以祛民惑而弊乃息益職三載歲餘民康絕此風至今日當時刻碑記事猶屹立於紫府觀之庶姑蘇愚民無貪富薄於奉親而厚於祀邪者相半洞庭山有村民之耆者以詐鼓愚號為水仙太保掠人之財賄誘人之妻妾不可勝數為害數十年使君王寶齋追而鞠之殊無異狀遂毀壇絕祀於其家蒙面鞭背而不發語於是投之江又為辨惑之文以警眾意蘇民必悟而方且交哭於巷望祭於江三四年迎迓倍侈祭設豐腴有加於昔吁益之賢實齋賢守補於風教者雖無異於豹均二子其如蘇民之愚有幾於分率之惡少歟

真朝廟殿則有古僧秀茂不羣名御愛檢然橫殿楹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因以為瑞題詠者多惟福州羅源特奏林垌唐律稱言云古殿當年欲葺時桂牙高檜礙樞樞人聞斤斧難容手上風雷為轉枝燈色併來春益重月華饒得夜相宜真皇一駐駕與賞從此聲名四海知真皇見之喜見天顏即賜號南華翁詩名由此大顯今有南華集行於世詩豈負人哉

趙昂總管始建業臨安府學困顯無聊願遂脫儒冠從禁弁升御前應對一日侍阜陵驛之德壽宮高廟宴席間今應制之臣張掄之後為誰阜陵以昂對高廟俯陳久之知其嘗為諸生命賦拒霜詞昂奏所用腔令綴婆羅門引又奏所用意詔自述其梗概即進呈云暮霞照水木邊無數木芙蓉曉來露渥輕紅十里錦絲步障日轉影重重向楚天空迴人立西風夕陽道中款秋色與愁濃寂寞三千粉黛臨鑑放慵施朱太赤空惆悵教妾若為容花易老煙水無窮高廟喜之賜銀絹加等仍俾阜陵與之轉官我朝之獎勵文人也如此

潘應胡先生於福州僉廳分扇得一扇畫古木間一人騎驢向西南行初見似無思致及有新興之命方知畫為先兆也先生書一絕於陰云誰向生精白團扇畫將駑駘征鞍南邊萬里知前定壁上崖州莫怕看

石林云五代雜亂無一倭傑而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前輩謂自佛入中國散逸人才豈其然乎六一先生云天下無事時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往往伏於山林老死不出故序祕演惟儼之詩曰演狀貌雄偉胸中浩然儼退偃一室而言天下事藝之終日不厭又皆馳騁文章豈所謂逸才者歟

韓昌黎佛有文李文公去佛有辨而佛之徒善於圖畫於壁以誑愚者曰韓參大顯李師藥山蓋佛之術惟不知聖人之書者為其所惑耳使知人倫天分不可滅絕矣嗟其妄哉今世王公大人更相施舍供養謂能植福亦與不讀書者同一見合一愚耳東坡宿徑山中夜有叩扉者徐問之則云放天燈人歸如此則天燈之偽不辨而明

真朝廟殿則有古僧秀茂不羣名御愛檢然橫殿楹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因以為瑞題詠者多惟福州羅源特奏林垌唐律稱言云古殿當年欲葺時桂牙高檜礙樞樞人聞斤斧難容手上風雷為轉枝燈色併來春益重月華饒得夜相宜真皇一駐駕與賞從此聲名四海知真皇見之喜見天顏即賜號南華翁詩名由此大顯今有南華集行於世詩豈負人哉

趙昂總管始建業臨安府學困顯無聊願遂脫儒冠從禁弁升御前應對一日侍阜陵驛之德壽宮高廟宴席間今應制之臣張掄之後為誰阜陵以昂對高廟俯陳久之知其嘗為諸生命賦拒霜詞昂奏所用腔令綴婆羅門引又奏所用意詔自述其梗概即進呈云暮霞照水木邊無數木芙蓉曉來露渥輕紅十里錦絲步障日轉影重重向楚天空迴人立西風夕陽道中款秋色與愁濃寂寞三千粉黛臨鑑放慵施朱太赤空惆悵教妾若為容花易老煙水無窮高廟喜之賜銀絹加等仍俾阜陵與之轉官我朝之獎勵文人也如此

真朝廟殿則有古僧秀茂不羣名御愛檢然橫殿楹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因以為瑞題詠者多惟福州羅源特奏林垌唐律稱言云古殿當年欲葺時桂牙高檜礙樞樞人聞斤斧難容手上風雷為轉枝燈色併來春益重月華饒得夜相宜真皇一駐駕與賞從此聲名四海知真皇見之喜見天顏即賜號南華翁詩名由此大顯今有南華集行於世詩豈負人哉

簡相如廷廉願卒為列頸交益人臣之有私怨國家之禍也
私怨之成其人無實不肖理無曲直皆被不忠之刑何
者彼誠實則必心存國家無事於爭矣凡怨讐必肆於
交相勝吾能忘已以下之彼豈有終怨而不吾釋者邪相
如下廉願而趙國強冠何選賢復而漢業成郭子儀善李
光弼而唐室興此萬世人臣之法也

新州林敏功字子仁學既高明而服膺中庸故發於言行不
為險怪奇靡守節令終圭璧無玷杜門不出二十年呂居
仁錄能詩者二十六人號江西宗派見仲威在選中名達
九重聖書嘉獎賜號高隱處士凌朝散大夫告詞曰爾好
學博古遂志山林蕭然無為恬不願仕朕所嘉尚貴以令

名前輩高尚之士豈如今之朝吳越越馬叩門者逐逐
勢利之場以為榮而言與行大相違絕哉因作一絕云柳
絲輕薄事狂遊長被東風舞未休秋桂蓬然居月府世間
何地不香浮

尚書天子之事也終以文侯之命可矣定於天子乃以費秦
一誓繫於後蓋所以戒周所以警後世也詩有頌蓋明德
而告成功太平之事也嗣於天子乃以商頌十二篇終之
豈以是盛德事邪蓋不欲絕一代之事因而附之耳故序
曰得商頌十二篇非與周室之盛何論也

松漠紀圖云有外國人來廣東必重譯而後辨其語頃有索
遺來投者以爲例欲捨身太守不察其所以竟此諸卒
就誅來投者以爲例欲捨身太守不察其所以竟此諸卒
推而焚之終不能辨生死之機發於譯者之口今人乘會
疑之筆專勸勤之權長史不審而判照即行也何異外人
視譯之言而生死哉

諸葛武侯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己右移書問之武侯
曰可與翼德並驅馳衡然非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
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結羽之心深沈大略可涯
矣邪當其兵敗敗而時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聚而
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
誰不愆忘而武侯獨顧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彼其項
也雖歷立誓乃素所趨而感泣至於唯重蓋知武侯之才固

映甲集

不之而武侯之德可以服人心爲聞見耳其次謝安見
度量可彷彿相似然安有朋服而不廢樂於德有損彼
浩者輒非武侯浩何人哉敢爾邪

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云黃姑與織女相去
不盈尺皆以牽牛爲黃姑明矣及讀李後主詩乃云迢迢
牽牛星香在河之陽乘黃姑女歌歌遙相望如此則以
織女爲黃姑矣宗坦又云黃姑即河鼓未知孰是

甲午歲端平元年七月八日我師討復彭城麾下洪福得亡
金人手鈔詩冊王貴叔之客即彭城舊歸朝人捷水教官
孟格承之也見之曰某鄉友起願仲祥之筆澤承之因言
詩家名字爵里余於其中得一一篇週知河朔幽燕厚

之氣至此散矣因錄於後李國棟臆感懷云東金西木
兩陵遠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忘不相顧莫言誰是復
誰非幾家能用三性養千古空傳五彩衣一把殘骸著無
處不歸溝壑欲誰歸自注云瑤瑤子日東金西木定生五
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爲此爾梁詢誼仲維南絳

州人哀遠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夜半羣胡登雉堞
十萬人家靡子遺馬賊染衣冠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娟
娟少女顛覆蓬蓬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我今
來作邊陽客入境臨風弔冤魂遠無聲遠地空蕭蕭暮
雨天垂泣青樓睡直承明偏委纒胡不稱情見說豺狼
當路立自憐烏鵲繞枝驚交邊計策無何有憂國形骸太

瘦生何日凱還思舊職不才猶可薦威英史舜元哀王且
一首云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犯
孤城夫我堂堂仁勇將軍之起本備臣維武經文才過
人墨磨楯鼻掃千字箭射牙驚六軍德昔同時初上疏
明日東華聽宣諭我從金鼓東巡邏公總千戈練征成三
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練衣出郭難頌戰旗

沿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木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葉
甲十萬人亂離靡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我
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
門策一虎翻爲羣犬獲胸中氣憤雷聲震下翁張翥毛
磔將軍雖死向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苦問陝石段忠烈

今見常山顏杲柳折板崩人短氣平生况切同年義武
歌慷慨一篇詞定繼英雄千古淚玉且者昆陽守王子明
也余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亡國之本也於哀遠東
哀王且篇著其敗亡之迹以見天道之好還也因名樂日
文俘而歸之云

湯立賢無方立者舉而建之於民上然獨稱於湯者唐虞以
來所用大臣皆世家巨族未有如湯自歌賦中起伊尹爲
師臣者也

景祐中梅中丞知昭州嘗爲瘴說其略云仕有五難急惟暴
欲刺下奉上此租賦之瘡也深文以逞良惡不日此刑獄
之瘡也昏庸甜寤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瘡也侵牟民利以
實私儲此貨財之瘡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瘡
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輩下亦
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咎於土瘴不亦謬
乎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道鄒公志完爲詩以美之云
市門隱去不知年蔽帶甘棠蔭藥川五瘴作時雖不榮一
篇留誠豈其然直須錢板人背與庶使縣縣痼可痊更有
奇方公未說上醫醫國計心傳

虎工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
靈斃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深潭乃
知物之全能難也況求友擇人而欲實全邪

蕭注字嚴夫臨江新喻人少有志氣年十二侍父之官康州
過悅城五龍廟題詩云五龍兄弟古英明今日翠舟過悅
城莫向茅茨久盤屈早施霖雨活蒼生御史孔道輔謫官
經從見其詩歎曰此子他日未可量也後登慶曆六年第
皇祐四年五月作番禺令爲僧智高所困遂突圍出募海
上強壯二千人與賊戰焚其舟斬首五千級諸道援兵
入城竟其珍果魁九月丙辰注爲廣南東路都監盜賊悉
平可謂詩言志矣

李易安工造語故如夢令綠肥紅瘦之句天下稱之余愛趙
彥若顯綠花詩云花隨亂紅意發葉就綠情新綠情紅意似
九勝於李云

映甲集卷下

藏一話眼乙集卷上

臨川賦一陳 郁仲文

呂東萊先生在麗澤書院與諸生講詩至南山前一日諸生欲觀其師立言之旨及東萊次日升堂誦南山之詩終其篇然後斷之曰爾雖樂而不淫若南山樂而過於淫者也人皆以為得禮

晉重耳少好士年十七有士五人曰趙衰孤偃顛頤司空季子魏武子驪姬之禍適於狄時年四十三又十二年乃去之衛之齊又五年之曹之楚自秦而反凡十九年時年六十二矣其流離適宿於死者數然志不少衰過楚時成王饗之厚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曰羽毛齒革子女玉

帛即君土所餘未知所以報日雖然必報不殺日不得已與君王以兵會平原廣澤請避王三舍其後卒能威諸侯正中國顯名於天下後世此非獨得天也實得人也實不失所以立已也故君子不思不得乎天患失人不思不得人思不能自立晉文之事雖無足道者以其好士而進之云

高祖入咸陽王陵聚黨數千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遣擊項籍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者至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漢王長官無以妾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母聞巷之殿知存亡去就之大義決死如歸其視不嫁之共妾可無愧范增為羽上客豈不知羽殘忍多忌非人君之度而從之與漢王爭至其言皆不用乃曰孺子不可與謀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後疑間一行竟以疽死何覺之晚耶不及一婦人遠矣周少隱賈范之詩曰西楚與王亦有人半扶炎詐作謀臣老生不解歸明主事去方知是失身

彭門左泗石汴負抱齊楚古今豪傑登眺寄慷慨於詩歌者不可悉數惟范司諫一首稍紀其全云徐方舊鎮多興廢樓古觀今思莫收地勢北來連海岱天文南轉接奎星華或見稱或國列號元開屬高州官紀董龍夫子學水滸忠信丈人辭田文故已高靈盡靖荒墳草草凋楚漢定雄分沛郡應任爭長遜滕侯館平石氏刺機台都縣韓王

淮堞秋劍斷白蛇滅項書傳黃石願封留萬重山勢逼河過十里灘聲繞郭游宮殿雲中分等級笙歌宴裏開吐誰能愛上臺頭寺日傳曾題燕子樓若向彭門訪遺事我詩吟誦當曾遊

宋文濟昇人善琴入翰林待詔舊琴七絃阮五絃太宗詔文濟與蔡裔皆益二絃文濟以為非是上曰古琴絃五增文武為七今孰日不可文濟曰五絃猶有遺音益之二已足上怒叱之裔益絃如詔又傳文濟鼓之文濟解不能上益怒獨賜裔絃益富文濟甚貧上聞以金帛置於文濟旁以新琴阮命之解如初復使中賈送二人詣相府詔近臣同聽文濟第以琴阮中七絃作古風入松操上以為有守終亦賜絃文濟風骨爽秀如神仙中人上令供奉僧元謁

窮其真留禁中聖眷如此余謂文濟以藝進守其所學發之以威而不懼引之以利而不動可謂有常者矣今世假仁義之言作慷慨之色不肯在古人後及降威見利外眩中衷以失其身此文濟之術也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以獻閣下高廟推愛之曾畫為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榮發云月宮彩就日宮我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一為君開復古殿又題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焉蓋史本包深而香冽移之外境則香色俱殺故也盧陵胡公策嘗攝象山宰賦詩云梅魂揉香作肌骨露日吹紅染膚色人間何處有此葩一種風流初未識東風月戶編三千夜修玉闕滿洲前拂

搖桂子偶墜地雨露培植開華筵史翁移根出惡借彫斜持歸紫微殿一朝麗質冠百昌御墨分題落團扇何年流轉江南邇一本奚翅千金價分枝按葉色已淺縱有此花無此香絕愛西山佳麗地詞詞清林倚清吹寧論斜日杏花酣志許照春海棠暈是時含氣初高明年新葺燈檠

氛霄霞凝雪互點綴濃芳噴噴飄飄飄絮絮黃今不數破穠山僧揀裙文試看香神羅紅雲肅奉虛星遊碧宇攜持寶鏡吹波金粟光萬頃空人心煩若取紅簪住便恐

香魂夜飛去一舟之微香色稍異能動至尊人品題且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夫子之謂命修己以俟天而已非今日推算之謂也唐李虛中始以人初生歲月日時洞其十母十二子相生相克以逆知人之貴賤休咎若脈診疾瘳燭形無一毫猶世由此遂以推算為天命本朝壽春馮貫道亦以年月日時逆劫禍福都道鋪其驗有若離散之分白黑師曠之鑿鼓鐘以故車馬常滿門虛中贊道士大夫也不能講明修己以俟天之說而未免為推算之歸況有如今日售術之徒如洪盤州所謂欲離禍開考

疑足按乎余謂孔子於羣弟子中惟於顏淵曰不幸短命死矣於冉伯牛曰亡之命矣夫可以言命也若仲由之行若不得其死然猶不足以言命今世之推算者當如何太公兵法所謂十二節者有曰發其亂臣以速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余謂太公老邁文王孟子比之聖人夷狄當時相文武之兵曰戡黎曰侵阮曰肆伐大商不過戎車虎賁三百五伐六伐而止耳焉魯魯兵戰武爭殺變詐如後世行詭譎亂亂臣美女之計乎今好兵者必以太公藉口又以權術機策而為書是汗文武是累太公是侮聖人吁余未之盡信

高沙發社湖產徑寸珠為淮至寶廣文伯炳世居眉之南焉文伯手鈔經史心苦學問一語一言悉主乎正世傳其詩一聯云萬事無心開日月一杯有味小公侯其輕富貴賤名利立志已可尚然為不得其全近乃見之云年過入表雪蒙頭時對親朋話舊遊萬事無心開日月一杯有味小公侯幾兒盡爾逃讓讓家訓從來戒刻拾世道漸難宜勇退為吾聞早理松檟味之則持身教子居易俟命於道尤深知今有子甚先入上庠登進士第出入中外持節把麾將大有為於世文伯教忠之所致歟亦地靈而人傑也

供覺範於程運筆詩中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謂魯直本用阮字人生能善幾兩履之句以下句非全攷人生為平生且日若以人生對身後豈不佳哉余謂山谷豈不知人生身後是佳對蓋程運不可言人故改之耳老妻畫紙為

香魂夜飛去一舟之微香色稍異能動至尊人品題且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某局稚子戲作詩此蓋言士君子宜以直道事君而當時小人反以直為曲故也覺範今以表比臣稚子此君如此則臣為母君為子可乎何不察物理人倫至此耶人言覺範為信中龍恐非

史越王浩陸與元年拜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張浚與浩俱在上前議邊事浚請上幸建康上顧浩浩曰萬乘一動有名則可以臣觀之曰觀征乎曰勢軍乎曰移陣乎今日兵力未盛兵力未蘇財力未足三者俱未可謂之親征而動大軍則慮必以大事慮我是無故而招數十萬人寇邊謂之勢軍則用庶當如上皇時當時費糧數百千萬其他可知六軍聞之必喜所賜不如前日必怨望矣若曰移陣未嘗陛下自與六宮以往乎借曰上皇欲往則未有德焉且未知上皇意向臣料上皇未必行也上皇不行陛下安得與六宮往乎上皇不行乃是親征即非移陣若曰親征則有功乎不待有功而歸乎三者皆未可也陛下父慈子孝今日豈可徒步相離耶上始悟謂浚曰都督先臨邊侯有功朕何懼行浚又欲取山東又欲取費於民如燕山錢免夫錢浩力爭之浚自請於上由是三省樞密院徑以金字牌自命請將出兵外廷莫之知也五月戊戌浩得都宏圖崇準御前金字牌奉聖旨即日進兵始知四月甲午師已渡淮矣浩大驚謂康伯曰今日出兵數日吾人俱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得與聞焉焉用相上表

力辭乃徐浩擬舉洞霄宮十有四日符離失利大軍十三萬一夕奔潰上降詔哀痛罪己六月浚上表自劾余謂浚非不忠也特太急耳若可謂責難於君者矣可謂見遠識微之士矣可謂得鎮撫四夷之德矣是為師出無名之戒云

周邦彥字美成自號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價妓女知美成詞為可愛而能知美成為何如人者百無一二也蓋公少為太學內舍選年未三十作汴都賦鋪張揚厲凡七千言奏之天子命近臣讀於英閣諸由諸生擢太學正聲名一日真離海內神宗上質宗實之文館徵宗列之邸曹皆自文章而得至於詩歌自經史中沈

出當時以詩名家如晁張皆自歎以為不及姑以一二篇言之如許侯馬云許侯何東土豪也以戰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罷兵歸歸吏部授官借所乘馬馬武城坊程年不得調馬庫屋下馬怒敗主人屋時時擊碎市販盜器許悉資裝以償傷已既屈因對馬以泣鄰居李文士因之為辭作傳何舍賦詩者十一人僕與其一辭俟俟健如生不識中原生土蠶蛇子丈人常在手駱馬善鞍鞍錦袍往屬婦姚探虎穴狐鳴蕭蕭風立髮短鬚淋血斬胡騎夜斷堅冰滿馬渴中都久住武城坊屋頭香粉如養羊枯其不飽籬壁盡蕪蕪巷巷惡風益益傷只今樓樓守環堵五月懸風柔巨黍千金夜出關市兒各帳畫眼聽戲戲過人視死亦

尋常笑裏辭家登戰場勢定次屈壯士兩眼雙雙收淚光齒堅食肉何曾老馬馬身輕飛一鳥焉知不將萬人行橫粟秋風賀蘭道如天賜曰云永樂城陷陷王湛曲真夜縱以出真持木為兵且走且戰前陷大澤中顧其旁有馬而白背騰上地去五鼓連米脂城因以得脫真名其馬為天賜曰祭天賦得其事於西人遺余同賦君不見書生鏑光勒兵入羌來薄城東練急驅九飛出辭大家帳下健兒紛紛泣血沙利石終無水搜獲萬人如海蟻挽短痛出兩將軍馬前隨來風掠耳道旁神馬白雲毛噴口不嘶深夜逃忽聞漢語水脂下黑霧壓城風怒號脫身歸來對刀筆短衣射虎朝朝出自推雜實塗創心折骨斷如昨日欽

城魯公天下雄陰險一戾兵力窮構舟不渡謝亭長有何面目歸江東海軍偶生名已窮鐵花暗壓龍文錦綉帳肥舞羅馬恩開聖駕頭向西落若此凡數百篇登區區學說唐者可及耶樓攻塊謂其聲鐘鳥凡之銘可與耶耶團團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送賜乞巧之流亞不為溢美矣哉清真者又當於樂府之外求之

沈約傳云性不飲酒雖時過墜重而居處儉素老病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今世賦詠者必曰沈腰惟粹皆多欲所致以是歷攻之舉牛夫織文編綴阿七十二度古詩云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附會以為淫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振蕩載於詩杜美川以風標公日子之丰茂非凡禽此可見矣入詩人之誦者多如文與可兩絕清拔可喜類如銀鈎淺曲胸高綠玉深懸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又云旌雨竹開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夢如畫獨立晴沙可憐近今寧海方元善岳一絕云彈兩吟月似我愁菽蒲葉下一身秋船風昨夜吹魚落雁過前灘看水流亦佳甚嘗著梅史行於世云

豈之上九不事王侯高荷其志觀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道義之士獨立萬物之表若不以一毫外物動其心然豈忍然忘天下不與世同其好哉蓋隱居所以求其志耳伊尹三聘而成格天之功孔明三顧而定興漢之計重道義乃若是今百世而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其志豈不可為世則大抵當貴功名先入其心者不可與天下之事也

戴石屏之父東亭子平生善吟身後無遺業石屏能昌其詩遂獲羅僅得題小園一律云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人送酒來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引些渠水添池滿移舊柴門傍竹園多謝有情雙白鷺舊時飛去又飛回乃刊於石屏集之首宋西園之父厲齊居士平生好吟亦無遺業西園能續父聲因旁搜亦僅得二絕賦食米倉云雁巷歸回獨屢空生涯惟在一瓢中太倉廩粟難山積非義字甘君子窮賦養蠶云男必耕女必織古人何爾

我何食俗折時候成春服歌詠來歸追味甘亦刊於西園集之首二君之詩雅正同遺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傳其業同而發揮前人之美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肯堂二君豈能流芳哉近日詩家子弟失其業者不可數數乎梅亭云宗文阿買業於是信然

熙寧末年早詔議改元執政初擬美成上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擬豐亨上曰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元豐因攷字說云止戈為武花者草木之化人者專於孝而有文者謂之教焉元者太初之中氣能固其元則為完固之完既其所完則為冠矣昔人有是說也今言命者有曰丑為破田戊為負戊丙丁為平頭辛卯甲申為懸針亦取字說

我何食俗折時候成春服歌詠來歸追味甘亦刊於西園集之首二君之詩雅正同遺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傳其業同而發揮前人之美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肯堂二君豈能流芳哉近日詩家子弟失其業者不可數數乎梅亭云宗文阿買業於是信然

熙寧末年早詔議改元執政初擬美成上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擬豐亨上曰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元豐因攷字說云止戈為武花者草木之化人者專於孝而有文者謂之教焉元者太初之中氣能固其元則為完固之完既其所完則為冠矣昔人有是說也今言命者有曰丑為破田戊為負戊丙丁為平頭辛卯甲申為懸針亦取字說

我何食俗折時候成春服歌詠來歸追味甘亦刊於西園集之首二君之詩雅正同遺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傳其業同而發揮前人之美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肯堂二君豈能流芳哉近日詩家子弟失其業者不可數數乎梅亭云宗文阿買業於是信然

熙寧末年早詔議改元執政初擬美成上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擬豐亨上曰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元豐因攷字說云止戈為武花者草木之化人者專於孝而有文者謂之教焉元者太初之中氣能固其元則為完固之完既其所完則為冠矣昔人有是說也今言命者有曰丑為破田戊為負戊丙丁為平頭辛卯甲申為懸針亦取字說

我何食俗折時候成春服歌詠來歸追味甘亦刊於西園集之首二君之詩雅正同遺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傳其業同而發揮前人之美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肯堂二君豈能流芳哉近日詩家子弟失其業者不可數數乎梅亭云宗文阿買業於是信然

常以勝強怨命攻之丙戌丙申丙戌丙申平頭矣官至侍
從而無子金輝命攻之甲午辛卯甲午辛卯擊針矣故初
為海寇三遺洪配後為都統制贈武義大夫二官人之命
且若是况朝廷一年賦之重乎字說亦不可不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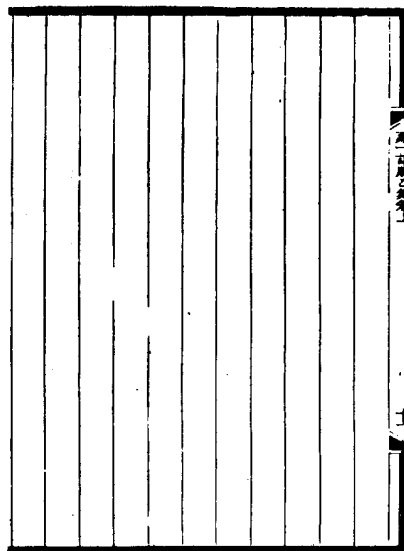
昌黎伯和裴晉公東征詩云旗穿曉日雲籠羅山倚秋空劍
戟明蓋以我之廣況彼雲蓋以彼之山况我劍戟回掃舞
風格也王勃滕王閣記云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
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蓋一句之中物華天寶龍光牛
斗自為對謂之帖身對也鄭谷弔僧詩云幾思閑靜許夜
雨對禪牀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以後二句對前二句
扇對也月中桂詩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山行云閒

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信遷居云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
居蓋以下土秋風樵子葛洪遷居十載假對也懷古云經
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信對也趙紫芝云近方辭地肺本
自住天台及子午谷丁卯橋琴心帶眼之類對也余嘗
因是以精甲對蜜丁山巖對新鶴瓶餘縣令元無粟紙妻
書生不識錢赤幟城邊生屬武白書樹下死雁涓日替費
都無卯酉書獨看不到辛王蓋不不但的對而人品事類亦
相當體格不止此屬類而長之可也

王晉公祐創第京師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子孫必有登
第為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公作魏公神
道碑首載此語人因以三槐王氏稱之韓偓使元吉祖居
京師之惠政坊植桐於門歲久木大且異人遂以桐木韓
氏稱之後著桐陰舊話十卷王氏有別族居建康馬糞巷
人俱號為馬糞王子曰擇不處仁馬得習信君子所居不
得不擇也今槐桐之美馬糞之汗厥監不遠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轉愈送窮文本於揚
雄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相如大
人賦又本於屈原之遠遊皮日休桃花賦始出於舒元與
牡丹賦若柳宗元之乞巧文劉禹錫之問大鈞則同時而
暗合者也

賦一話映乙集卷上



賦一話映乙集卷下

臨川一陳 邵仲文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國親諸侯蓋天下之至相此而無
剛可入者莫如水之與地先王之民所以親其上死其長
歷數百年不可亂者其上下之相比蓋如此其至也然其
所以能如此者亦豈徒普而已哉必有法焉封建是也夫
建國則萬國之民各比於其君親諸侯則萬國合為一
以比於天子此其所以相維相附若網在綱深根固蒂不
可動搖而後此道成也後世之郡縣異於是矣聖人於此
之象特發其義而儒者多以封建為聖人不得已且自附
於柳宗元之說夫豈未之思乎

世論多以阮籍為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述

觀而不以心察之也余見其沈湎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
楚戰場則日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應於世變哉口
不咸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
肉然慟哭則嘔血戰斗豈不情於哀感哉當其王室不競
強臣擅威大臣如刺大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
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
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致之罪而籍終若以沈湎避其察
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
吁善觀人者當攻其迷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四明昌國縣東有洩潭依據山腰深淺不可測宣和中旱甚
潭尉劉泌投詩於潭曰未躍天衢臥寂寥碧潭流溢海山
腹埋藏頭角雖多日鼓動風雷在一朝既若有心成變化
豈能無意澤枯焦神蹤許為蒼生起願奮威靈上九霄詩
沈而兩作時人異之詩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此之謂歟
唐元次山承詔詣京師至汝上蓬山龜亦承詔詣京師遂與
山龜一例乘郵而至因上書草陟尚書願不以結綬於山
龜而以士君子之禮見吁在次山進退則甚輕軒轅之禍
所矜則甚重可不鑒諸

樊噲起屠狗一健將耳而其諫留秦宮謂責項羽鴻門排闥
見帝以強高祖之暮氣當時諸公所不能者亦豈易薄哉
還軍灞上此最高祖全身以得天下之機微噲之諫子房

之助吾知其不免矣方項羽降章即於河北意輕沛公豈
謂能先入關哉及關而閉然後乃知沛公已得秦而拒
之此其追復懷王忿忿於沛公者豈有知復先據其宮
室貨寶子女而一無推遜之形可以自解說則且日合戰
之禍雖有子房項伯誰能救之故觀秦之富貴而勿之顧
而秦人信其廉封府庫足以自解而項羽亮其誠宜取不
取聽命於項氏使項氏私之而天下多其直此吾所謂全
身以得天下之機特發於贈之一言就謂市屠之子售反
若是耶

金城記茶常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根子臣櫻桃以芥綠荀但
恨時不同耳若牡丹茶紫楊梅把把盡可以為友為此說
者如或有有用吾知其必善於量人物也俱盤洲海棠詩云
兩瀝天賦風備獨錦裁自難生較晚不得聘寒梅正用
前語

讀四杜之詩當思君臣之義讀棠棣之詩當思兄弟之義讀
伐木之詩思朋友之義讀采芣之詩思征伐之義有為者
亦若是乃可也師曰未讀論語是這般人讀了論語向只
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論語詩者一處唐五字云乎哉
李叔子登峴山愴思謝道韞日由來賈達勝士登此遠望如
我與卿者多矣皆沒沒無聞使人悲傷道韞曰公德冠四海
道韞前首令聞合璧必與此山俱傳若道韞乃當如公言
耳余觀叔子當時捨矣之功未就難得之歲易流登臨有
感恐事不成而名無聞子之職豈見女子之歎耶道韞不
能於此時壯其辭氣以激揚叔子之志相與發憤戮力共
事而進益美之辭以求容悅安知叔子之歎在彼而不在
此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願自矜驕
或有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神
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仙師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
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端勞傷之餘軍正以將
叔敗告謂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既誅吳端乃成服發喪其
祭文曰嗚呼斬叔者原統制叔君姪兒曲端向享土

話 映乙集

與不畏服又方秦丞相殺諸公時趙公鼎鑿於諸所有名
士大夫道祭於道開秦閭而索之將羅織以罪而其文止
敘年月日具位姓名致祭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享而
已秦竟不得而罪焉
李龍眠有別墅堰流繞之名曰璇湖湖館有亭曰讀真蓋取
蘇安山主懷尚曾於此日讀太真經也林和靖題詩其上
云僧窟荒落背秋城百尺寒梢子滿庭俗客不來高隱足
焚香應讀太真經此絕今集所遺
蘭亭之茂林修竹足以益右軍之美而平泉之草木不足以
貨質皇之亭午橋之煥館澤臺足以供晉公之老而金谷
之池亭不足以蓋季倫之愆信乎園池臺沼僅無精德以
將之而不知所以樂其樂則自苦芳醇醴之外無它適自
相安擾情之餘無異越餅不贊皇季倫若也

建炎樞密張昌鼎川人也上庠舉出身元名山御筆改今
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粘罕須昌撤傘而後見昌云彼此
昔王臣也平交耳安有撤傘之禮竟不從粘罕亦莫之屈
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因與虜爭戰死河北聖恩軫
其忠諫曰榮恩見東都事略昌死未幾於東京相國寺廊
壁題詩云星流一箭五心摧電掣戈矛兩臂開車馬亂中
塵項碎烏高隊後骨成灰有身報國今憤志無訛歸家後
舉哀寂寂孤魂何處託冥冥空築望鄉臺字畫儼然如目
親榮見者皆謂之昌子為湖北帥司參議孫周臣為市舶
提舉官孫濟為高郵主簿忠魂英氣已死猶生而聖朝賞
延不絕豈負人也哉

春秋桓公十一年十二月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杜氏云既
書伐宋又書戰於宋者以見宋之無信也余謂不然蓋宋
諱取耳春秋為魯諱則可若居將帥之任受閭外之寄小
勝則告捷而邀功大敗則不言諱過而避罪是欺君也孰
謂君可欺乎
行都城北五十四里臨平湖岸有山山有景聖觀觀有工真
人祠祠有丹竈工本唐人仕書為郎葉官學道於此飛昇
顧況訪之有詩曰五月五日正午獨自騎驢入山降來
到君家不見君下驢倚杖叩君戶驚起山童開竹扉黃犬

搖尾衙人衣試問先生往何處云入山中采紫微平明一
去今未歸引我池中看釣磯池中數箇白鷗見人價後
疑不飛待君歸來君未歸卻復騎驢下翠微句句可謂絕
也
孟子聞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門人問其所以喜則曰正子
好善優於天下二不好善讓諂面諛之人至國欲治可得
乎蓋小而郡守大而監司而上宰相有直諫多聞之士為
司帳察屬相與否諫相與扶持相與講明相與贊助是所
以為善也若日坐於僉聽者惟固陋是謀奉承上意書疑
邊就是不好善是讓諂面諛之人矣范文正公曰僉幕須
得可為我師者為之正孟子之意也

有號楚客者以能詞居淮東余嘗於馮深居寓館見十數解
首淫靡不則之何初無止於禮義者其死也推安守些之
云一從楚客死淮山無顏色吁長淮富英奇其來向矣蒙
衡一炬老瞞破曉非廬江周翰而誰正色一叱六館震驚
非歷陽何蕃而孰相楚三月吏無殺邪期思叔放也守獨
數年俗好文雅舒人文翁也桐鄉喬夫治行稱最居鄉亞
父計謀多奇河南二程道學宗師而生黃岡包馬二公人
物冠冕而生肥水它如山陽徐積推海峽觀或以孝節稱
或以才學顯不可悉數近世如魏先重魏正宗章挾陳夢
斗焦炳炎皆以次能謀國者又層見疊出昔山川孕秀神
祇祥符奚獨以楚客之存亡而為輕重耶因賦一絕云淮
邦產賈奇士楚客能詞只小夫些語漢涼君自感未應
山色獨關渠

柳之桂陽縣東有廟曰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布吳芮共放
也紹興間劉顯為守乃謂九江王項羽所偽封芮放追義
帝而布殺之放弑之賊豈容廟食遂毀之荆門有伍子胥
廟南軒張先生首平之蓋子胥失視之為忠楚視之為讐
向安得血食於眾惡之地耶劉張所見前後契合俾哉
明之慈谿縣西北有慶安寺寺之前有古松夾道綠互數里
望之如蒼雲其一最巨而奇婉婉若龍飛假如蓋臨池之
上寺後有泉出於深谷僧以巨竹連筒引行數里支分於
松下石池溢入於谿舒龍園有詩云門前屏障繞湖後

付與林僧夜定還松蓋作雲遮十里竹龍行雨出千山白
公香火蓮開後謝氏池邊草夢開我亦鳳皇臺上客園閣
御笑未能開其後長沈時并有造舟之役牌脫松將
斤馬里士馮文學觀作詩以遺沈賴以不伐松因詩而壽
馬曰寒松一幹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長匠伯偶圖丹楹
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全此日同齊機勿勸他年比召棠
可但與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辭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
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史越王有表中自序云遠巡歲月
七十有三補報乾坤萬分無一語意相類

白石美矣章奇聲遠響多天然自成一家不隨近體有詩
說行於世三數十年來曾景建勳改之張韓伯翁靈舒趙
紫芝徐無競高菊補請公俱已矣自餘以詩鳴者首非能
專傳白石之體惟番陽張東澤受訣白石攻研澄潔駁駁
欲過太白而上之余嘗謂東澤家本二千石而瓶不儲粟
身本貴遊子而履如不勝衣舉世何附而日夜延騷人韻
士論說古今客退吟餘奇趣微影曾不一毫預塵世事蓋
所委相似所吟亦不相違信詩人之不得不向友師也

司馬遷謂袁盎仁心為質引義慷慨余謂登陸持雙詐陽為
忠直之人耳登輿輻輳有險七國之變登獨宣言於廷曰
不足憂也疑若有必勝之策及景帝崩人語但言斬錯以
謝七國則兵可不血刃而能及既斬錯而七國之兵亦不
退是假天子之威以報私怨耳豈仁心耶

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潼關見黃旗數百
隊官軍以為賊賊以為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當時
昭陵奏陵內是日石馬首汗流故李義山美李晟平朱泚
詩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余謂詩固佳矣
豈可待石馬來耶嘗在京口有客傳買新耶一曲乃為東
關趙先生壽者奇甚天意扶炎宋為善皇維衝嶽孕長沙
星夢社稷動天地豈不數智名功勇要自有胸中妙用
擊善東南天一柱君遊民買道歸耕種官職易此身重黃
封已見傳宣送恰春來洪鈞初轉紫極歸拱威歲玉樓春
嘆處慈賢明放環擁正弟勳兄酬歡動一寸丹心堅似鐵

待磨崖勒就活符額龍尾道接天羅余謂奇則奇矣然當
今九重莫枕東闕坐鎮淮右豈宜更待勒活符之頌耶傳
曰蓋美矣未盡善也此詩此詞之謂歟

容齋隨筆云今之州縣移徙改割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異
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
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
乃隸泉州德林為州隸林縣隸黃州桂陽為隸桂陽縣隸
郴州余因攷之西漢地理志所載縣名重復亦多如清河
臨淮之兩東陽東海臨淮之兩開陽齊及東萊之兩臨朐
濟南南陽之兩朝陽潁川汝南之兩定陵平原鄆郡之兩
平昌臨淮東萊之兩昌陽武都五原之兩武都鉅鹿常山
勃海之兩平舒清河定襄之兩武城以至壽山東郡東海
雖為之為武陽者四又不可不知也

黃東浦題二十四字於寓居壁間云氣韻閒曠言詞精省威
儀端潤動作雅雅幽思溫格接納謙洽字畫宏楷每訪之
一見使人肅然加敬前輩履蓋如此

寫照非畫科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人尤其難書也
夫帝堯秀眉舜眉司馬亦秀眉舜目重瞳項羽朱友教亦
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
文皇鳳委李相國亦鳳委尼父如蒙懸陽虎亦如蒙懸賣
將軍高肩馬寶王亦高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

頭司馬蹇振顧周嵩乃狼抗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
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其儀筆無行吟嗚呼懷忠不
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備不能筆其風騷
冲澗之悲忠義傑特之氣峻潔瀟灑之委奇辭騰博之學
離寓放曠之懷亦非范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
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
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夫善論寫心者當觀其人必
胸次廣濶鑒高討論博知其人則筆下流出開不容髮矣
儻秉筆而無胸次無識鑒不察其人不觀其行彼目大舜
而性項羽心陽虎而貌仲尼違其人遠矣故曰寫之人尤
其難本朝士大夫游戲墨者自披仙奴蘇文與可楊補

之米元暉願宣仲而次遺墨皆為世寶二十年來徐抱獨
蘇希亮高菊稱趙子固周自白亦各奇與於畫世亦爭傳
惟寫照入神今僅葉苔磯一人而已蓋苔磯讀詩數百
家蕭筆有驚人句日與襄鄂人物遊凡江湖吟人未識則
討論之既讀則寫之今檢數卷每一卷舒如親與讀吟人
談笑屬語窮達夷險洞見肺腑皆不能隱其寫心者矣唐
摩詰詩人也前輩謂其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其與苔磯同
一志趣故曰寫照非畫科比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
人尤其難者良有以也

詩云徑以涇渭東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是涇不自知其
濁而反以涇為濁也惟社少陵曰回首清渭濁深得其旨

馮深居題進士鄭渭濱詩卷云江湖曾是飲清波筆染霜
華秋最多夢裏君新句好覺來無奈月明何

竹為植物出地不廣寸與凡草木同及解箨柯葉橫出餘三
四丈時焉蓋凡卉秋受霜雪被雪折毀裂如無生獨此
君方輝炳整秀坐視霜雪而自若豈凡草木比哉故君子
亦若是不居應接交遊謂怡怡若庸人也候事有不可
於心人皆戚戚我獨悒悒物悉流矣身獨止焉是亦此君
之不以霜雪而改柯易葉也子猷曰不可一日無此君蘇
長公曰無竹令人俗豈為觀美耶借竹以養性不為俗子
之歸耳古今詩人風流意度清節高趣政自不凡如竹可
愛使人一見灑然意消余得俗子之詩曰俗子俗到得一
揖已謂人不知此曹面何得有許慶正子猷長公之所畏
避者也

顏氏家訓云江南國里陶士大夫有不學者蓋為都樓道
塗說強事飾辭呼徵實為周鄭謂靈光為博陸上荆州必
稱峽西下楊都言海郡言食則謂口道鑿則孔方問移
則楚工論辨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話劉則無不公幹
若此之類轉相祖述語以傳誇問之則不知源流施之則
時復失所殊可笑而不可化也平江里巷傳習呼營妓之
首曰丁魁朱魁謂城之門曰陶陶齊陶若然則黃魁衛魁
費賤不分雌雄莫別而謂金蘭候柳陶與函谷關大散關
維稱之亦莫知是何地頭矣是亦可笑而不可化者矣

九

話映

說郭卷六十補錄原書十六條

自古取蜀將帥皆不利漢岑彭來獻討公孫述遺刺客之禍魏郭艾健會討劉璋皆族滅後唐郭崇韜康延孝魏王繼發討王衍皆死明胡王全賢崔彥遠討孟昶皆坐廢開國楊巨源李好義討吳璠皆為李于文所殺近余吟為宣諭凡十年亦不克令終

話映補

拜亦多儀矣九拜者九種首也九拜手也禮者領至地也童子大略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曰稽折頭與腰平曰平衛也領首者領叩地也太甲拜稽首者蓋頭至地而留之稽久也法帖中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領首者蓋尊師傳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空首拜者頭至手所謂之拜手也推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奇拜者一拜也復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古拜者振動戰慄也雙拜者古人之拜兩膝俱也如今道士拜是也或曰有父母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為跪梁府曰長跪問夫君有日仲腰再拜跪如今樂舞通教有似之也男子亦有跪梁王問范滂謂蓋君前臣跪父前子跪是也亦膝跪地而立而惟與秋之拜曰腰拜今折簡平交兩掌以受類是也夫尊者之禮不過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曰惶恐百拜曰惶恐拜又曰惶恐頓拜又曰惶恐拜百拜申稟何也

話映

溫湯溫泉有之者不一種之城外一池頗寬源之初熱流之末溫流溢百步可以溉田青稻非專特浴者而已慶慶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均分率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溫而不熱灌以密室往來者便浴焉臨川銅山熱可蒸其流分為二派其陰泉常沸飛霧如烟雜氣無以改其熱然諸泉皆本礦氣壓而良浴者可以愈疥癩人伍峯山下有湯泉常溫能益人肌膚潤人顏色無盡之詩曰誰知馬上塵金客洗去塵埃

話映

換玉釵是也浴之者百疾俱癒多吉祥事獨不麗者豈神仙浴丹之所沾後人歎至歎之影山第四峯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赤如朱刺史薛愚就立盧舍設浴軒以浴病者病無不痊蓋砂發見者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以入藥經歲月而香甘宛然清涼如故歐南神徐元龜皆有文以記其異此泉不可與磁黃湯同日而語矣

話映

唐人鄭安勝書非東南比于詩句豈之如鐵流東南西北路紅關三百九十橋十當為誰也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散技花相當為誰也 晚來幽獨恐傷神恐當為共也後人皆做而為之如三十六所春風第一番風送管絃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又如但姓為檀紹與南有監司曰但中唐是也今婦人見人則曰萬福彼此道勝常 蓋王建宮詞曰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凡此皆律詩不如此則不協律矣

話映

杜子美父名開杜詩中無開字王荆公文益故所著無益字東坡祖諱序故為人作序俱云敘又改作引字據雲父名蓋故表中改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亦做之用此乃非也

話映

閉門學易程夫子清坐黃香范史君蓋幾香士大夫之清致也此不可與香修者例論香致沉香之所產非一處唯為上古城夫之而風燥之中又有三品綠洋為上比之三伯佛囉安為下矣大概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黑黑者為上黃者次之因當致之氣體然沉之形亦多異形如犀角沉也形如燕口沉也如附子沉也如梭者梭沉也又不可專取其體

話映

與形似也試之亦有方打之入水而微有聲者有先沉而後浮者有先浮而後沉者有似沉似浮而弄水者又當先其氣質而後論其沉浮也予嘗斷以一說龍涎不必合烏黑黑里博蓬萊鷓鴣棧速不必用但以大黑片辨沉置之烈火上而以簞得加沉片之上待其沸則置片于簞得之汁中其妙足矣蓋此外多淫靡不則之香不若此清而雅也予又謂香有高貴四和不若蓋開四和蓋開四和不若山林四和蓋蓋枝較甘蔗乾柏葉茅山黃連之類各有自然之香也漫及之

話映

自元覽以孟子為鄒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以樂政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為樂正子克鄒國侯公孫丑壽光伯焉章博與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要伯樂葉葉伯充虞昌樂伯屋

藏一話映乙集卷下
藏一話映甲乙集四卷宋陳郁藏一撰藏一字仲父臨川人
理宗朝充給殿殿制又充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略見其子
世崇隨隱漫錄中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
北宋雜事間及詩話亦或自抒議論岳倦翁序曰陳藏一以
詩文名世真西山劉漫堂陳百庵交稱之今觀所述話映博
聞彙記出入經史研考本末具有法度而風月夢怪洗淨無
遺乃知三君子可謂巨眼其中所采詩文如馬融之圖琴賦
洪平齋草真相制岳鄂王謝收復河南救及罷兵表范可諫
彭城詩周美成兩詩均極佳古今說海學海類編上刊一卷
均不全此本分甲乙上下卷又經常熟王振聲以汲古閣藏
本勘定訛字較少惟汲古本甲集為卷上乙集為卷下他本
又分內外編為上下四卷所編雖不同書則無異也或在開
建攝提格局程張鈞衡跋

盧運泰符伯徐神仙源伯陳代水伯彭更雷澤伯公孫子平陰伯成丘
張項誠伯高子酒水伯桃應麟水伯益成括萊陽伯孫季豐伯子叔子
陽伯自渡江以後都屬隔絕而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罕知之後有
懷德幸舉而行之

若有君國卿有列節郎有郎曹夫稱人曰君曰卿曰郎者皆所以貴之美
之也曰平願曰商於漢碑曰府君東坡曰何止容君數百人用題故事
指王茂弘之流也王子猷愛竹曰此君尊尚之無可擬至于卿則有不
同日荀勗曰虞卿杜少陵指花將而卿之曰人道花卿絕世無似乎溢美
及鄭善果語宋璵云中丞奈何卿五郎乃知卿亦可重而亦可輕也然宋
環復鄭之語曰爾非強家奴何郎之有齊放武承嗣謂二張呼為五郎六

話 映

郎安祿山畏林甫呼為十郎王綏畏王洪呼為七郎宦者不敢名李輔國
呼為五郎是承嗣輩奴事于人而稱之明以是呼郎亦不足為美若然則
少陵詩中送蘇四郎答蘇十七郎例似奴于人而稱之者論之不可也
予謂孫郎周郎何郎潘郎沈郎等皆一世文人少年勳業才名貴重人美
以郎不敢第行稱者斯足喜歎不然則中山何自稱曰前度劉郎者必非
敢與張林王李輩伍也或曰卿君郎之外獨以行稱如高三十五五六歐
陽九蘇二之稱今人若此必兼其嗚呼矣

吳下風俗尚修細民有女必教之樂藝以待設宴者之呼使令吳逆奉承
惟恭恭親利禮家一切不顧名為私妓實與公妓無異也長大為妾狼
戾則縛之官動以干計習俗薄惡莫此為甚鄰郡亦有未若吳之繁也天
右陳潤道作吳民女一詩殊益風教吳民嗜錢如嗜命天屬之愛亦可移
養女日夜望長成長未必為民妻百金求師教歌舞便望將身贈門戶
一家飽暖不自憐傍人視之方垂簾朱門列屏爭妍麗百計逢迎主人意
當時棄疎自怨啼一日承恩多妬忌古人怕為蕩子婦女夜眠淚如雨
今人甘為賣人妾得意忘意花上月滿子不歸寧空房主人喜怒多不常
呼使潤道為吳守二年則舊染一新矣

酒有善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日中山也他如西涼也竹葉酒北
也土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香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
田酒名曰青壘三伏取連葉卷酒就運柄吸之謂之筒酒又以黃甘醞酒
曰洞庭春色此古人名酒者也至我國朝京師造酒惟內酒坊酒法庫上

話 映

皇朝始置上疆局其外諸后殿親王府與主第動威之家例許饋送開賜
以美名惠恭后殿曰謙德孝德后殿曰坤儀德隆殿曰日月波瀾聖后殿
曰坤珍宜仁高后宅曰香泉欽聖后宅曰天爵欽成朱后宅曰瑞輝紹
慎劉后宅曰玉映明達劉后宅曰瑞池燕邸曰迎輝趙邸曰瑞麟曰玉液
蔡邸曰春泉郭邸曰瓊樓景邸曰聖體濟邸曰浮春曰嘉成蕭邸曰蘭官
昌王宮曰瑞麟王宮曰親賢李憲邸曰金波王師約曰源蓬李璋曰貞
醒王說曰碧香張敬禮曰靈液曰醴醴首詩曰成春曾說曰保平潘正夫
曰慶源曹提曰介春蔡京曰君臣慶會邸麟神曰清醇蔡惟曰棟華盧賈
曰養功又官府所造開封曰瑞泉洛口曰金泉下至市肆如太平豐樂亦
賜名曰眉壽取用不同而俱得古人名酒之意

公孫弘在相位大開館閣以延賢所謂館目則各有別曰欽賢曰禮材曰
接士欽賢以待德任職賢之賢禮材以處九卿二千石之列若接士則一
介之善一方之藝皆得居之其好賢樂士之意亦樂然可觀矣及高賢以
故人見乃止食之以股栗覆之以布被豈弘之奉養例爾非薄邪抑故人
者私有以處之不在三館之列否則賢士也館之接士者姑若是而
所謂欽賢又自有待上客之盛禮耶弘之許是未可知也獨怪今之登
顯仕者其取贖要則有郊勞有祖送水陸具陳暨妓交集曰折俎也餽
從也曰供不盡也曰筵不坐也巧為名色獻饋貢餽惟恐繼富之不著至
于禮士友待親朋則不過具草酌煩辱食而已曰真事也曰亡具也曰公
幣樂底也曰對傳蕭條也詭詭聲色距人千里惟恐固念之不暇是何輕
貧賤而重富貴若是其甚耶高賢有云脫粟布被我自何用故人為又
云弘內五鼎外膳一般其險詐也

話 映

嘗見有人彈范蠡文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野經是諫今
有竊高人之名處眾惡之所有論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可
不雪難恥于千載之前正禮禮于萬世之下吳江三高即越之范蠡管張
李廣唐陸魯望也放之世相去甚遠揆之名節乃大不同切見范蠡越
則謀臣吳為敵國以利誘太空而說彼句踐政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
差既逐厥謀又疑其主部若如鳥獸果大夫種以伏誅曰日鳴夷戰西
施子而潘通且古之隱者自稱草野易稱高尚不事王侯如曩者致產累
數千萬而變姓名于齊陶轉貨逐什一利而詭踪跡于江海語其高節則

夫可謂之知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無邊勝
地之上者此不共戴天之讎其視范蠡魯望魯望魯望魯望魯望魯望魯望
湖者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聯轡釣雪耶載觀往辭歷攷近吟九江王之廟
桂陽紹興劉領為放試之說而致其貌伍子胥之祀荆楚兩軒張公以歸
陳之人而平其祠事正相符言不容過可矣吳興亡誠憾却涉范蠡作三
高劉清軒見譚固已深千年家廟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黃東浦賜消
尤不淺得非名勝難亞清高所合擬其祀于斯宜沉其軀于濁水別讓高
尚如季鷹魯望者充其祀庶幾笠澤之高風益凜松江之夜月增明不惟
公論可以大伸抑且風教實非小補此文雖近乎刺亦有大議論存焉因
錄記之

復提之童才入學使之徐就規矩亦必有方發于書學是也故上大人丘
乙己化三十七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殊有妙理予解之
曰大人者聖人之通稱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丘是孔子之名以一
箇身已教化三千徒弟其中有七十二賢士但言七十者舉成教也爾是
小小學生八歲九歲底兒子古人八歲始入小學也佳者好也作者為也
當好為仁者之人可者肯也又當肯如此知禮節不知禮無以立也若能
為人知禮便做孔子也做得凡此一段也二十五而爾字居其中上截
是孔子之聖也下截是教小兒學做孔子其字實從省者欲易于書寫其
語言叶韻者欲順口好讀已士子禮四字是音韻相叶也之一字乃助語
以結上文耳言雖不文欲使理到使小兒易通曉也

紹興開張彥實廣知制誥行紅氍帳張項兒轉那夫人詞有曰某某兒索
惠宅心溫恭奉履早備掖庭之列居多夙夜之勤積善彌芳渙恩斯渥又
紅霞帳廿八侯九娘轉尙字詞曰以爾內聖誠信外盡恪勤夙夜在公
禮無違者雖升爾秩庸爾朕恩又紅霞帳馬十一娘張真奴劉翠奴劉十
娘轉典字詞紅霞帳鮑兒紫霞帳王愛奴轉掌字又典記那廿二轉司
字又掌國劉宜添轉典字紅霞帳王八兒轉掌字夫以官禁百執事之人
固有定分有定職不可躡進所以轉運寶品皆有詔詞以示嚴肅亦是屬
體然馮十一那廿二王八兒轉兒之名稱不雅有忝王言易不以柔惠
慈美等或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得體必也正名乎此之謂也
唐人詩中用字平仄與今人不同書言之于前矣今以未言者再言之唐

孟春雨時云燈藥昏魚目黑曜明勝紫字平聲今作去聲用王建贈李嗣僕射旗幟四面下蒼調手詔頗來老將每日城南空眺不知坐轉入唐州挑字平聲今作上聲用贈田侍郎中歸領詩曰將士請衣忘去貧綠窗紅燭酒收新請作平聲用劉夢得贈日本僧知藏詩云爲開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字爲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憐鴟鵂吝公偏賞麒麟兒以麒麟字爲去聲杜荀鶴經夏島詩云謫官自麻衣衡怨至死時以爲爲怨以去聲爲平聲矣元微之春遊篇欲終心懶慢轉恣意開散以散爲山以去爲平聲矣本朝李平叔和韻云望雲驚岳時懷舊覺散亦以散爲平聲也今世人稱樂工謂之散樂指散爲上聲字謂不然唐梨園樂部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家給錢放散如此則散乃去聲矣

學海類編一條

通平甲午七月八日吾師復影城麾下洪福得亡金人手抄許余于其中得一二篇乃知河朔幽燕潭潭之氣至此散矣因錄于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噴遠由此生身不足依但願相不相願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傳五綵衣一把殘棋著無處不離清夜欲誰歸自注云瑤瑤子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歿爲此耳案仲夏遠東一首云守臣內食顧如雪夜半羣胡登樓堪十萬人家斷子遺馬蹄股染衣冠血珠玉殺車官殿笑娟娟少女嬾遺軍路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吾今來作遺囑客乍入隨風巾窺曉遠

活俠傳

水無聲遠地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樓憤離魂哀明個個婆胡不稱情見說材狼當路立自憐身過劫枝驚安邊計策無何有憂國形骸太瘦生何日飄蓬思舊歡不才猶可慮威史舜元哀且一首云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犯孤城失吾家堂仁勇將將軍之起太儒臣韓武歷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射破牙驚六軍憶昔同初上破明日東華應宜識吾從金殿東巡過公憑干戈練征戌三月胡兵好始修胡兵一夜獲通州練衣出郊難類戰龍沿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地倒戈棄甲十萬人亂離離三百里金甲燬燬金印光昭壽命吾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會無一日橫放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爲羆大樓胸中氣憤鬱鬱鬱下雙鬚爛毛髮將軍難死向如

話映

生萬里遙傳忠義名甘開陝石段忠烈今見常山顯果卿橫行橫崩人短氣平生况切同年義試歌慷慨一篇詞定酒英雄千古淚王且著昆陽守王子明也余于感懷書其無父子之遺亡之痛之本也于哀遠東哀王且書其散亡之悲以見天道之好還也

破一話映四卷

宋陳郁撰郁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理宗朝充籍照殿應制又充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略見其子世崇隨隱漫錄中世崇載度宗嘗贊郁像有文龍西漢詩到盛唐之語龍獎甚至折珂序稱其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然別壩隱居通議有度宗御札致情其下訪陳郁父子之卑陋通議條下又周密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姓名所列御前應制者八人姜特立爲首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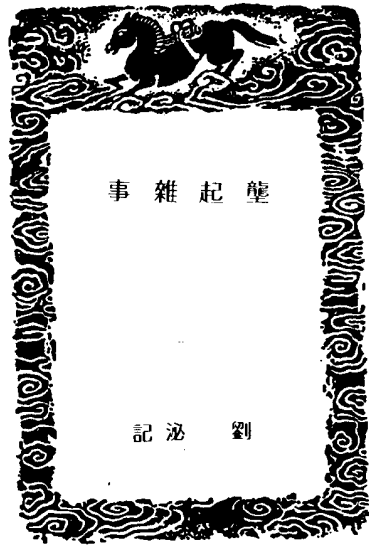
而郁居第四則亦特立之流惟特立名列宋史後倖傳而郁不與焉似乎未可同日語耳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北宋雜事閒及詩話亦或自評議論珂序又稱其出入經史研究本末具有法度而風月夢怪嘲戲詼淫麗氣習淨洗無遺今觀所載如謂周子游廬山大林寺詩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情一聯前句是明後句是誠附會迂謬殆可笑噫愚俱解杜甫老妻畫紙爲葦局稚子敲鉞作釣鉤一聯以老妻比臣以稚子比

君因爲妄誕郁必謂上句比君子之直道事君下句比小人之以直爲曲亦皆無理所錄詩亦皆不工其持論如謂孔子不當作世家豫讓不當入刺客傳斥史記不醉頗洗庸庸謂李虛中以年月日時推命而不知韓愈作虛中墓誌其推命實不用時尤失考證然所記遺聞多資勸戒亦未嘗無一節之可取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君因爲妄誕郁必謂上句比君子之直道事君下句比小人之以直爲曲亦皆無理所錄詩亦皆不工其持論如謂孔子不當作世家豫讓不當入刺客傳斥史記不醉頗洗庸庸謂李虛中以年月日時推命而不知韓愈作虛中墓誌其推命實不用時尤失考證然所記遺聞多資勸戒亦未嘗無一節之可取焉



壘起雜事

吳門劉必記

芝麻李之通也髮髮為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之承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筆云憶昔曾為海上豪騰脂馬上赤運刀此地斬分陳總管彼野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慢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着盡又方袍三嘆投筆而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艤岸見李發嘆問其故李泣下謂曰我即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踪緇流

雜乘

壘起雜事

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不能不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于此二人沽村酒酌之話昔日之強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為之感嘆

羽英雄亦就擒遂携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球果來恨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後谷瑛事不成為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嗚呼晚矣乃投水死

徐壽輝以閩巷之庸緩一月而即稱帝至正十一年九月

勝故攻城畧地皆委于倪文俊等及有功者多

忌之是以卒罹其難大抵欲計功謀利者當置

心人腹中不宜相忌則必有一傷矣

四飛山亦曰陽山產白塔膩滑精細士誠取之作

皆面之飾和以脂膠久而不變有水雲白雪浪花玉鱗舞等各以形製名也

元夕張燈城中燈毬巧麗他處莫及有玉櫛燈琉璃燈萬眼羅百花欄流星紅萬點金街衢雜踏人物喧嘩士誠登觀風樓開賞燈宴令從者賦詩號望太平

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二異亦氣厚之所鍾也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或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為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為厨料置飲食中感暑不敗一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識為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絕無三異也

偽周用王敬大蔡彥文葉德新為茶軍謀國事三人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其屍于竿一月王已死初吳人為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王恭葉一夜西風來乾驚竟其成識

韓林兒始出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福通迎居亳州未

幾遁于安豐至正十八年又都河南汴梁

林兒母楊氏雖老而善自粧飾性頗淫見人則匿其年云四十自稱少娘又善為嬌狀使人忘其老司徒道通焉目之為少郎自是專權怙勢人皆嫉之時有好事者榜其門云斜倚水開花有思綏隨風轉柳如癡花喻楊柳喻杜也

林兒居汴時事皆决于左右日惟于福源池捕魚以為樂得魚則繪之與群小沉醉自謂所鮮之會又起焚樓于上市街西飾紅裙綺瑟于上將帥出師飲餞于此林兒自稱焚樓主人或暮夜燈火遊阮

宋故宮太后苑舊有土峯十餘處林兒命士卒毀平之獲紅玉指環青金照子花紋石研粉盤等物

林兒為劉福通等所推戴建國曰宋改元龍鳳劉護軍基始就之謂堅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

皇祖時亦與共事故平偽周榜有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之語仍稱龍鳳十二年 皇祖嘗謂劉應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何他息燭時彼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祖從之韓果先殄寶

稗乘 壘起雜事 四

洪武元年也

張士誠至正十三年據高郵僭號後居蘇州兵糧饒足雄視一時

丞相士信守湖州粧二美姬以進士誠起香桐芳蕙二館居之又選三吳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內使時官闕未備就于府後起重樓邃閣數十間以為閨闈之所摠名之春錦園

城內淤川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尋香採芳之曲本朝高太史啓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

自

蕪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因名其處曰錦帆涇今府城濠是也

韓林兒在安豐時建八部龍天會謬言助已征伐齋八百個道人一道人齋畢置一鉢盂而去孟

上細書云兩木是孤林一木掛曲尺曲尺成四方孤林風自拔林兒見之不悅乃築曲尺臺以

自解

壘起雜事終

壘起雜事



行營雜錄

趙葵撰

行營雜錄

說纂八 敬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扇鑰俄大搜索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檢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而塵埃疑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說纂集

行營雜錄

天鑑山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輟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

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板楔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拊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雷之俾居後死死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

說纂集

行營雜錄

天鑑山

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截雪顧太宗曰好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

說纂集

行營雜錄

天鑑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平無事又欲與卿等一處間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其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體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類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說纂集

行營雜錄

天鑑山

說纂集

行營雜錄

天鑑山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董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為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種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

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滅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為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與國之號茅亭

大中祥符六年蘇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

行營雜錄

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茅亭

成都漆工艾延前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前著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前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茅亭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

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以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盡謂之洗城江表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

首名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廓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箏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曠次與三

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

如此貢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

陳衣緋已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歐陽修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

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道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且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道山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歸田

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歸田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豎者問何所用
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
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
何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
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
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夜語
司馬溫公隨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
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
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
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
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
其能否故試之如賦豈不能邪宰相猶難
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
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
訛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
記詩集 行營雜錄 十一

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
死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
誦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
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就墨迹
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
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
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
又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又之問曰
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
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
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
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
一一口入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
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高宗御紹興德
壽紹興御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
高宗聖壽高宗御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
八十一歲祖傳甲庚吉孫再傳建炎災共
盛之勢建炎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
由人致朕嘗聞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
起東南謂方肇動千戈元衡立劫壬寅癸
卯宣和亦云哀哉甲辰乙巳與金虜
丙午丁未金虜入寇丙午丁未與金虜
靈塗炭至半是時天江表之虞為幸莫知
何辜戊申巳酉高宗時正災劫金虜渡江
初立時正災劫金虜渡江

庚戌辛亥偏重勢輕高宗御壬子癸
丑後成改建紹興甲寅乙卯立應豐稷
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徽宗以紹祖宗復
有中興之後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云
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
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違與筆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
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
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為
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
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
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
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
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為樂豈非陰氣襲而
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為
記詩集 行營雜錄 三

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誠可勝歎哉地齋筆衡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莫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行都紀事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斃其鼻檜去朔日

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箱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行都紀事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文亦悟酒罷留宿女羞避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也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釋史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釋史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與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干庭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

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伴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實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冢矣宜以攢宮爲名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閱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梁溪漫志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梢人與晟妻通妻知而欲管之反爲妾所誘併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

勸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
國其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
無癢痕宰惟而帶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
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
消又有 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

蠶蛾末傳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
方大治金瘡吹粉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
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

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
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

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嘉遂詔改官密院
編修聖訓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陶來聘因問
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

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直忠
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

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
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

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
不職貶其人聖訓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
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

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
女往觀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感僕逼

令其醉遂畱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畱女女
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窻外乃是

野地女因窺窻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窻
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知速

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帥令
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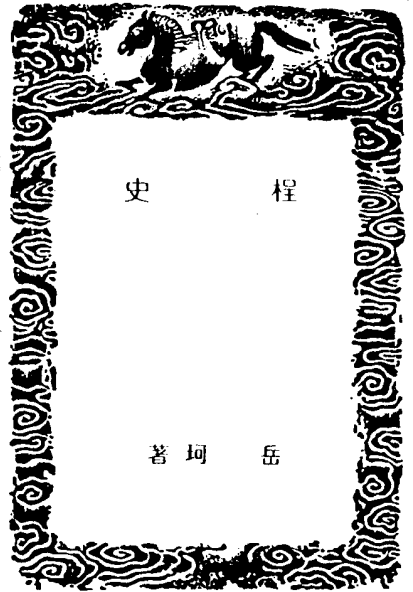
人力本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
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

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見父號慟遂綁
三人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遂

去諸髡革航
紀談

宋趙葵錄

行營雜錄終



史 程

著 珂 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程史十五卷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諛諂之詞然推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為自穢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之題徵宗畫一條為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敖陶孫議韓侂胄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

程史提要

照曠閣

見錄互異亦偶然失實至於石城堡寨汴京故城諸條皆有關於攻取形勢他如陽岐公罷相施宜生趙希先節概葉少蘊內制乾道受書禮范石湖一言悟主紫宸廊食燕山先見大散論賞書秦檜死報鄭少融遷除任元受啟陳了翁始末開禧北征二將失律愛莫助之圖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皆比正史為詳備所錄詩文亦多足以旁資考證在宋人說部中亦王明清之亞也惟其以程史為名不甚可解考說郭載柳瑋常侍言旨其第一條

程 史

記明皇遷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大尉所籍程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案此書唐志不著錄疑即德裕次柳氏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為蓋達常為圍三寸程圍倍之註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曰程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為確程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毛晉刻本末有附錄一卷前為岳飛傳及飛遺文併珂詩文各一首已與此書無關又附明劉瑞孝娥并銘王公祠記各一篇尤足

程史提要

照曠閣

驗非此書所舊有今併刪之庶不瀾簡牘焉

程史序

亦春有程焉介几間裴表可書余或從籍紳聞聞見見歸倦理船乘輒記其上循已則命小史錄臧去月率三五以為常每痛自恕以謂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疑者不若身歷勝口者不若日擊史之不可已也審矣彼狗時者持談以售其身或張夸以為竄或溢厭以為誇言則書則疑疑則久久而亂莫天下誰將質之茲非裨官氏之辱乎況戲笑近謹辭章近雅辯論近縱飄議近約若是而不屑書始括囊者夫金匱石室之

程史序

照曠閣

臧羹夫野人之記名雖不同而行之者一也於是稍良積為編載筆者聞而讓之曰嗚今朝廷設官盈三館大槩皆汗青事詳覈備記載以三長合毫厘筆猶孫其難而莫之敢讓也彼齊東者何為哉子幸生天下無事時直竊粟縣官進不得策名蘭臺以垂信退不得隱几全其忘言之真帖帖徒取棟牛累於世無毫髮益而猶時四顧出啄木盡誠可笑詎余無以復則指其程曰汝將多言日殿如五達之交午乎汝將嚙嚙養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言勿郵汝姑謂汝將奚擇程答然不應予笑曰此真良史也遂以為序嘉定開闢歲圍如既望

列序

三五七字

照曠閣

程史目錄

卷第一 十二則

張紫微原之

徐鉉入聘

湯岐公罷相

張元吳吳

琵琶亭術者

施宜生

卷第二 十四則

程史目錄

行都南北內

李順吳職名識

東坡屬對

太學祭齋牌

牧牛亭

望江二翁

金華士人滑稽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機心不自覺

天子門生

趙希光節樂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鄭廣文武詩

葉少藪內制

乾道受書禮

蘇葛策問

蘇祖禁讀書

石城堡寨

南陔脫帽

王義豐詩

汴京故城

晉益杆

奔蠶字說

隆興技鞠

富翁五賊

泉江三地各

點鬼醜麥

劉改之詩詞

賢已圖

梓潼神感

館娃活俠

姑蘇二異人

稼軒論詞

周夢與釋語

九江二盜

宜和御畫

一言悟主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救詩

看命司

安慶張寇

宸奎堅忍字

見一堂

鳳凰弓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議

馮慶銘墓

快目樓題詩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贊啓

優伶詠語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程史目錄

紫宸廟食

袁子論事

月中人妖

解禪偈

太康方位

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堯舜二字

龍渡橋

郎首增損文書

宜和殿妖

陽山舒城

何處難忘酒

義驄傳

大小樂

鐵券故事

蘇術人妖

記龍眠海會圖

楚齊借冊

嘉禾篇

日官失職

阜城王氣

鸚鵡論

狩牧相術

玉虛密詞

逆亮辭怪

狀元雙筆

正隆南冠

燕山先見

獨壽圖

魯公拜後

萬歲山瑞禽

暴虎王醫師

第十八則

禾黍挽章

劉蘊古

成都貢院

山谷范滂傳

程史目錄

李白竹枝詞

周益公降官

王荆公

三忠堂記

卷第十一 八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呂東萊祭文

味諫軒

丹稜異蠟

沙世堅

金鯽魚

乾坤鑑法

卷第十二 六則

范碑詩跋

武夷先生

水清古琴

卷第十四 五則

壽聖護醫

金陵無名詩

王涇唐書

殿中鵬

大散論賞書

萬春伶語

紫巖二銘

蠟蝶圖

番禺海獺

尊堯集表

臨江四謝

秦檜死報

猫牛盜

龍見赦書

鄭少融逐除

淮陰廟

張賢良夢

晦庵感興詩

任元受啓

選人戲語

| | |
|----------|------------|
| 陳了翁始末 | 八陣圖詩 |
| 開禧北征 | 泗州塔院 |
| 二將失律 | |
| 卷第十五 八則 | |
| 淳熙內禪頌 | 愛莫助之圖 |
| 慶元公議 | 楊良議命 |
| 獻陵疏文 | 李敬子 |
| 黃潛善 | 郭倪自比諸葛亮 |
| 附錄 | |
| 岳鄂武穆王本傳 | |
| 武穆著述 | |
| 御書屯田三事跋 | 奉詔後偽齊檄 |
| 五嶽祠盟記 |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
| 東松寺題記 | 采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
| 律詩 | |
| 題翠巖寺 | 寄浮屠慧海 |
|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 |
| 詞 | |
| 程史目錄 | 小重山 |
| 滿江紅 | |
| 亦齋雜著 | 韻天辯誣通敘 |
| 經進百韻詩 | |
| 附劉瑞雜著 | |
| 孝娥井銘 有序 | 王公祠記 |
| 程史目錄 | |

程史卷第一十二

宋相州岳珂亦齋著

張紫微原之

高宗覽張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奉文並建二王邸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之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之紹興二十四年之生于太廟極當仁宗之室詔華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之復生其處投書即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

程史卷之一

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歲五以天下為公授我英宗以承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木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嘗有煜苾之胡為乎來天雖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產廢局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武起辛伯有言惟武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武之懼敢告聖天子為萬世利蓋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聖天子言有一得以釋吾國萬死奚恤果敢愛死而畏越厥職上得之喜即權為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進子建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譏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革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碎然圖傳已數百

徐鉉入聘

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慮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此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素其次第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惜其先後莫知其孰偽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而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請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黜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為憚宰相亦藉其選請于藝祖王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誦薄弗獲已竟在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巨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簡復者亦勃且默矣余按當時陶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共視騎省之辯正猶當婿之擬義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疑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翰嘗出手編辨疑同三墓余謝不前者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蓋云

程史卷之一

在朝若使角辯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共視騎省之辯正猶當婿之擬義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疑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翰嘗出手編辨疑同三墓余謝不前者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蓋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為天關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為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保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元木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運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

程史卷之一

四

照曠閣

寺而上皆古石頭壘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關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竟哉愧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潭隈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棟帥淮東築雜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頌言罷洪文安適在翰林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適通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過實同年云

兩院脫帽

神宗朝王夔敏詔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

五

照曠閣

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宋第十三方能言珠帽履服焉肩以從至宜德門上方御樓繡雲綵翳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駭駭皆怪授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獲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南院也曰他子常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回居旬月內出領車至第有中大入下宣旨抱南院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院以所之乃知是父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院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院過之攀轡呼焉中大人悅其部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問以為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棟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願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欵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其獄示襄敏賜賜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院來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為不諱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程史卷之一

六

照曠閣

景祐末有二狂生日張曰吳皆華外人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噉驚人而遷帥泰安皆莫之知俟無所適聞夏會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遷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述其所懇執之夏會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髮香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棟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因

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為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會同實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荆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木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夫古二章其一曰老輪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低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庄田不

程史卷之一

七

照曠閣

是昭陵賜更著官船故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慙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遂之江津別去幾兩旬而得湖陰之計矣紫微益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八字曰昭陵龍去全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其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纒乾白玉樓中曾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洋其出於藍者蓋

鮮校官馮椅為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已酉省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闕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稔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予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銀謝進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議無

異豈天道語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汴京大其城址而宛如蚓曲焉
者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
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
幅紙作大圖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
遺迹也時人咸謂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鳳寧乙卯神
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依脈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
更第增卑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圖奏廢其規以便

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
方之如矩墻樓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異時之堅樓
矣一時迄功第賞復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
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揚鞭城
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
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瞻
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鱣堂
程史卷之一

下風簷景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鑿于有奇相故欲驗
予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踴場屋
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
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
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
時范汝為江建劍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
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祕策汝為恨得之晚
亟專用之亡何而汝為敗髮服為備渡江至秦有大姓
吳翁者家僅數千指損魚鹽之饒宜生備其間三年人

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
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備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
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備事惟恭主人乃爾實疑請辭而
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備而微有未盡
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饒而汝獨孫諸僑撤器有噫
聲若欲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
為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絲翁曰
官購方急圖形逼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
余交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贖之金隱之

納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
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檄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
富貴命耳于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
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
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
用糜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
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亮時有意南牧投獵園
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
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

六能亮覽而喜擢為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
三十年虜來賀正且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為之使朝
廷聞之命張忠定燕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
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
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邱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
願其介不在旁忽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
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誓及高景山告變而我粗
有備矣宜生實先漏師焉歸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
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

程史卷之一

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准人能言
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衡髡而俠者也
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權埋於先一折枝而贖其
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聞之淮士臧子
西如此

晉益村
余居負山在溢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為戎帥皇甫
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墜版築成
得而奢致之無孰何者遂整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
既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隕其
巖古冢出焉初僅數髮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
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
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隕墜
周半墮骨髮棺柩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盤二十餘左壁
有一燈尚焚榮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
挾盤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羹餅如硯滴竅其背
為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器有銅帶數鈞
聚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

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銀附著不測其所以
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厄人汁器同制每甕若年月姓
名如先獲者環鑿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
揜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
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
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甕
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為起於
唐韋陟五朵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因疑其似而非又
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

程史卷之一

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亦有庶意其殺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墮皆碎裂餘或為親識間持去益杆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于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殿之神泉監家人懼杆復借送官獨盆偶橫它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程史卷之一

三

程史卷第一

程史卷第二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隄為太宮又南為相府斗拔起數峰為萬松八盤嶺下為釣天九重之居右為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鸞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不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識實不然也東坡

程史卷之二

照

作表忠觀碑特表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莫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鬱之符秦檜願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因鬼瞰其室檜壘于位嬉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姓常州通判炬為光祿丞留流家廟以為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炬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煜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後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堯為今佑聖觀蓋昔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問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符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奔轟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廣微宵窺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奔轟二字言之牛

李順吳職名識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已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于虞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析順字謂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析職字謂二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噫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做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勦逸入廡間簷甚低觸于楣伏陛驚啼失色亟奔漆馬已馳而過上手握指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願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

東坡屬對

皆稱萬歲益與藝祖抵城挽髮事若台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承平時國家與遠歡盟文禁甚寬輅容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遠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

程史卷之二

照

歎悖坡徐日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睚眦欲起
辯坡日而謂我忘其一耶謹問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為
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大意駭服既又有所
談輒為坡道傲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辭舌不敢復
言也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
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且日衣冠謁而請
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燕三日而後子告于
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費
捐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
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
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歎曰吾儒不為五賊
所制當成何等人耶既魁葵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
嘗以註誤繫大理尤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臘傳有
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華入
團司同父見之不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程史卷之二

太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
之遂以為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儒執
事者帽而不帶以緇代之謂之叨冒中皆有數鴨脚
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僇倖凡今世之登科級者人或
竊以此目之則佛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願而不
獲者乎余謂不然蟻狂之數以施張觀之可也余里士
柳三聘肄業立禮齋嘗為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

程史卷之二

五 照曠

後壠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義衛將軍墓
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石門
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哇
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謂其地有休
符太史嘗占之以問于朝有詔夷鑿洋故有神工每欲
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
以為所畏者大厭耳遂烹羣犬而冥骨焉釘以銅為書
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為厭勝是為童
丁說皆不根誕謾然余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
坂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家穴莫知其所
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
處考之業主之質刺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
驗近世罕有精者矣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
之狀人用牲勞民以夷埽語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
為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
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唐
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金
桶水一事不啻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崇寧鑿

泉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邱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
里金碧相照揚誠齋嘗乘輅過之題詩壁間曰白關只
有一種侯嬴館寧無再帝邱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
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核中屬國羞今日牛
羊上邱壠不知丞相更與不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
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
將欲何為秦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

程史卷之二

六 照曠

卿而晚謬余嘗過其地二利正為其家不揀子孫所據
主棺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
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隊碑
寢室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臥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
求文而莫之肯為今已矣棺在處不久卽逃歸捷辣實
縱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諸鬼醜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
人以油沃其首鬢而寤勝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
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借權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
者告以故益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
夜向闌四壁寂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覺亟
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
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瓶自樓而登倉皇若有
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覺汝
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
吃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
陳于地黠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洩書淡
墨以夜倉猝覆燈盞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
淳熙辛丑得雋于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
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
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
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
三甲上曰朱端常繼之者曰唐廣始悟所夢里士怒曰
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
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
非元次第云汝南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傳

程史卷之二

七 照曠

八 照曠

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為僚皆親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弟卜地青島之徒福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驗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圃瑞治家未嘗間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費未易厭也於是偽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園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之炭此可窆

以得貨翁許之乎張翁因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廡三閨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願願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願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為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其鞋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醞相與談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醴之酒五行葦錢縑三百冥之件實縑子籠酌酒于筵而告之曰子葬于母人謂其直之賤請

程史卷之二

九

照曠閣

以此為翁壽翁錯愕曰君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非而買地宜也詎以為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為請凡子之為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且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界焉曰是翁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

少姨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饑幕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數原王安世遇莫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馳奇吊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開來遊木葉漸脫人聞秋關河景物異雨

程史卷之二

十

照曠閣

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過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風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各與此樓長笑元以初為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囑余為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報者

因傲幸體沁園春一詞併紙往下筆便通真其詞曰斗酒邊眉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同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岬岬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遠雨山南北高下雲堆道日不熱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幸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盡皆似之逾喜垂別期之千緡曰以是為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

尾腔對偶錯綜

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亦時與之飲

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語耳坐中烘堂一笑既而別去如崑山大姓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計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不俱矣言之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衛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幸德化暇日為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賢已圖

元祐間黃泰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檮蒲之儂成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擲盆中五皆效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履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觀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願乃效閩人語耶東坡怪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程史卷之二

三

照曠閣

桂史卷第二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秋騎飲海上躬御樓船次于龍翔秋駐蹕會稽時虜初退師尚宿留淮泗朝議棄懼其反施士大夫皆有杞園之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有詔赴行在所隨入對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房心宋毫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餘慶馳衍猶及微子武王

程史卷之三

定鼎郊廓而周公迄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遷而與宋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復來紹興辛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詔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收泚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蓋宋國之號而吳則今時巡之所都天意篤矣於是益昭昭矣隨家衡之江山後亦不顯

梓潼神應

逆賊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眈力憊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職家素事梓潼自玠璣以來事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猪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俯不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願逆謀堅決觸之且俱廢惟徐圓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

權知都省事授之居險月而成獲嘉之積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興壬子道人殺師張孝芳蓋嘗正畫見于闕武堂逆黨惟慎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流之變在京魏公鏗師蜀時慶元己未余在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殫數云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願指所欲為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錄告貨塞莫售日蹙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買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接閣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掛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算根於心雖鬼瑣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程史卷之三

館姓淫淫

靈巖中宮為蘇永勝祭吊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揚誠齋為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英伯錄載焉義豐賦館姓曰汎浮玉之北堂得館姓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弔為哉夫沈溺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鎮鼓者胡可以弗考問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荷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

齊有六雙成公以與正而不滿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已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關大夫進夏德豈昏微子得政商豈穢聞蘇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晏舉子晉不見戮則吳之離官別館至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骨饜而放棄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為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愚乎羅之妹適足為我媿胡得

程史卷之三

而竊吾之符策楯可居適足華吾虛胡足以顯吾之都惟忠良之既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鮑鮑曲兮棲烏宿兮嬋嬋脩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屨兮響廊笑倚兮玉牀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為禾黍悉散池與臺榭條一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鐘而轉鼓儼麋鹿之容與駭僧儀而觀觀駭越壘以在望奚五戎之開武松引韻以鳴咽柳擢眉而凝佇山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追此

程史卷之三

程史卷之三

謬於千里本差之於毫釐譬之養生捐其良醫速疾作於中夜惜藥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為太息於斯焉蓋嘗反覆于此竊謂種蠶亦可晒也勾踐方明舉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眾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為是可恥之勝哉始其土城誨淫自君終焉五湖合歡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義不立恣恣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羣沙頭之鷺返耶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橋為謂越之君世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大庸士曰既挾夫誰納思可舉人之亡已其

白反而責躬乎公既然雅相與欽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風誠齋賦清溪日子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欽兩峰之際天礙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蕭若仙客之鑑清滿也其一蹇蹇謬謬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清溪也蓋唐亭在南嶠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再於好奇乃扶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豎力蹟故步還至水許削苔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嘆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育匹馬北方僅或不亡觀其一過尚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教矣夫曲江為篋中之羽雄狐為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蠢矣夫水壘稅民之賦融堅稚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見唐獨不隊厥緒哉觀馬曳之威垂渙七幸之欲離燈尤物以說焉僅不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易於處而不難於

程史卷之三

六

照曠閣

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道人欲以罔功犯衆怒以求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為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所人憤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殿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蒞以羞荒則夫千鹿萬旗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穉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怒諸進則百世之揚輝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為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

嘗行私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茫而不見美豐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趨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為唐謀則忠令兩利中皆無此刻而醒夢複語往往滿壁聞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達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為授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播

程史卷之三

七

照曠閣

紳符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更嗚呼語有頃奉黃金百員以出口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更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佛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子獨何人哉君謂水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弗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漫問檜大怒曰我殺趙遠如猶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那風知臨安府曹沐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日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醜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擇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實為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為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啓械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勝總因以他事摺摻之甚峻卒不能洩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程史卷之三

八

照曠閣

姑蘇有二異人口何衰衣曰猷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陽胸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為鼎族遭亂南來寓于郡嘗授業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歸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伴狂妄談久而皆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長必一至吳江渡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秦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翁然傳囊可瘳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莢而跪哭而來甲問之曰臣蘇人也諱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縉紳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卽世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寬心上嬰然憶昨夢輒泣而嘆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為上大驚有詔論遣不至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國所以膺佐餒承顏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願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贊而已問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異音曰有中國人卽有善人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趨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巷于觀之內親御寶冊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蓋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為比而未決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

程史卷之三

九

照曠閣

已問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異音曰有中國人卽有善人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趨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巷于觀之內親御寶冊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蓋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為比而未決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

何從求疎輔主者設以與何笑日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既答則曰我不能入觀以此累使者上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驩亦為之請遂肆筆金關參陽殿額出內帑緡錢萬緡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歲以

瑞將命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土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感訝而請亟起于臥捶手睜目而招之口亟來亟來瑞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游招而呼躡虛言之來白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欲道僧者責本郡人為兵家子少有所遇何者與之友押不知幾

程史卷之三

十一

照廣開

何時光而影日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頗頗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子之貧者何既不趨召它日瑞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于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

遊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日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瑞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問測亦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稿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兩午歲七十矣書言自卯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安道士日從之游將做其為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借慙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官歷所至酷不喜韓子師方為守千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為

十一

照廣開

許也道僧先數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怪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

吳畏齋獵論蜀有守楊熹者頗從精軒靴所聞因道資中趙希光節樂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得其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衛公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為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

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見挺雖有所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為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又恃其檢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日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輩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敵錢大失民望迨以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為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宜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為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為子孫萬世之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廷雖略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披挂之至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誦逆難驕豎干

程史卷之三

十一

照廣開

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駭無知為虜所陷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肘腋之間爾將自作事尚可為因勸以舉義遂絕粒至於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為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終不食而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生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于唐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軍武之節來治于洪余舟過章江至命幕屬來唁親以文莫焉余已卒無時之哭因謁榮下援手言曠昔獻歎不自勝顧余甚幼遺使從

程史卷之三

十一

照廣開

先夫人求余程業頗奇其不憚賞其詞語而惜其甚孤也余歸未釋經而衛公薨輜車西泝余輅希光于琵琶順然溫厚今想見之已足以信熹之傳時方暑待亭上親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以于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椽乃得見沖澹無競其素也衛公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託亦無嘗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于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且望贛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歸試歲前散筮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深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耶一詞自誦其誓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異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承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高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惡誰問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送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指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語語頗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參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嘆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誑童子何知而敢有譏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家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日夫君實中子痴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願取視其傲傲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上姜君玉堂中嘗與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表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婺女藩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香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犢當年寂寞買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

程史卷之三

照曠閣

出一格律所播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詞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但語不同

程史卷第三

程史卷第四九則

壽星通尾帶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因羅人問以其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買攜通尾帶一因左璫以進于內帶十三銜銜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厄之術買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瑞見之從買求金不得則撻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宜視之如言遂御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濟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壽星通尾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程史卷之四

照曠閣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借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承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贊以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費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投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履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紆通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于非摩訶薩捶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去聞者白之曰正白之楮君就席以為空閒書皮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放齋精史學談論聲塵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伴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甫福間颯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徵南漢延祥諫帥聞廣且望趨府察察以其故所為徧宿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僂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斐然起于坐曰鄭廣為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嘆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日今天下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誓乎

九江三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種長鞭昏縱穿窬者無敢視其藩一日起觀屬綸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賫分塗一盜出蛇崗山將如賴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侯溪則指幾如股矣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責炊曰子無它藏獨餘銀可券而

程史卷之四

照曠閣

售既而無稜不可碎歸之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夷盧石耳峰下持以求質夷日姑畀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夷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賦證一鞫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為偽券亂真歲以其券售舒斬聞得馬驢驅以歸夷于肆以證盡復出人但見其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通寇黃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肆暖羹坐而袒褐自視其中噉于眾間而出

捕者以其變服弗之識也訝其久而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今暮矣香不再觀是家非豪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逃去而偽券之印楮簾曰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盜之影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應捕吏無心而得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稔惡當露適因其所值耶大不能吹詩之以繇則曰是久也以豚蹄傳麻苧雜草烏烹之大至輒投字纏藥藥無復聲者馬馳每至賤買而售使門庭翕然噴咽既非其所仰益可肆於廉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嘗售之速耳市人弗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重賈以左瑞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錄公言弗與而莫敢擾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為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家論丁酉鎮院適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身領鎮洗而已少蘊勉率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賈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賈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魯言將命之

臣宜懸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脩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為宜咸麻解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成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厥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既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賤賞也賈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賴面徑擗起歸質諸館賈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

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札異已不知適以張閣宦之戚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難曰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為一去云洞霄在中朝從官常蒞之不專以處宰執兩渡以後乃不然也

宜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瑞押通府思殷有徽祖御畫屬繪事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羨藉之悲瑞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瑞入取般核輒批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釵宸游事已空尚餘金繡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瑞有頃出見之大怒亟取視之天成頓首但一勅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宜和殿雙補圖詩曰玉鑲宮屏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鏡鸞鴛浴宜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書工藝不咸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

程史卷之四

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虛漢與之雖非可倫擬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母得擅易大臣秦檜既挾以無恐益思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孝皇以奉親之故與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為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陳正獻俊卿為相上一日顧問欲追泛使直之且

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虜屢以為言正獻恐召覺執不可遂奏曰臣早來蒙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便當理會屬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為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或使者既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為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天下之人以為陛下捨其大而為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

程史卷之四

正使遣王卞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道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大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剪除醜類恢復故疆各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為少止而終以為病其秋借慶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韻對時范石湖自南宮即崇政說書為右史侍講天意故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陵寢為詞而使

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所請依巫佞邪濛例施行卿意以為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臣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願臣淺陋豈足上當天問恭讀聖訓不勝感泣仰惟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為痛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後臣素所激昂憤切以仰贊廟謨為國雪恥恨不即日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

程史卷之四

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為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而奏亦以為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謀者之言彼得諫為備者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吾之財力稍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違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天下之事為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成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收辭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吳不敢僥倖以上該國事疎往直突罪當萬死惟陛下憐其愚而錄其忠不勝幸甚上不聽正獻遂去國范遷居居即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禮泉親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為所請使以行上臨遣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洵官屬皆懼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夢不執則戮臣已立後仍區區家事為不還計心甚安之王色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嗚呼雪餐還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國書併載受書一節弗許遂行虜遣吏部

程史卷之四

九 照原圖

坐又屬聲曰教拜了去鋼復以笏抑范范跪如初雍言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迷當下殿百拜以謝乃宜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來粉然既而房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項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宜旨取奏去是日錫押宴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嘆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廷議方殷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號任今公再世用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野宜司故嘗以曠者通問為夏人所獲致之虜庭雍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傳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偽不可刪退朝而館伴持其書來印文傲然可識范笑曰御寶可偽况印文乎虜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之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乃隆興以後盟書大節日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他

程史卷之四

十 照原圖

一言悟主

石湖正朝多奇節其為西掖時上用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為食香齋朝諱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

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封上意其弗微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温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諫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月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倖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讓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

程史卷之四

十一 照原圖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嫌欲法神考之屬精必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使人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誦其事以為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宜仁臨朝為之宜論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讓諷祖宗紛紛歸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為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懲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綠殿勵精適追尊孝始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通慢而無刻核之

程史卷第四

劉觀堂讀教詩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教新復州縣教文曰上寫
開博編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制河南之境土歸我與
國哉字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倉元木讀之以謂不歸
德其國明年遂指為舉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
和議成秦檜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孽子培及其
黨程克俊補龍故其文曰上宮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
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其

程史卷之五

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詔許光宗廟諱盟好來存殺者萬餘
里慰契關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仲
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
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
却沾巾崇慶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棺
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
教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為風者望之有集自觀觀
堂它書多諂素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取道夫端仁為余言其姻張氏不欲名淳熙
間尉廣之增城有蕪盜劉花五者素黨劉掠官司名捕
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素積關
環溪畜犬獾警吏莫敢問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者
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德取之使之
往信宿而得拘其黨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禁而來
賊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件令盜
之至令誤妻以責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
報張乃知之新之據史成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

且奏不容增府尹通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
一年秋滿買舟如京遇詔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
譚一尉事道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為然於法情理
見慮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蓋試請一
公移儘可用張方慮關閣薦削不及格問之大喜遂白
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為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
負管人殘零張良竊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
動曰句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遂張至酒家刺
飲中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
不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辨語所以笑不答遂去明
日復至其邸張疑未許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腔調
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御蓋為質
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持錢
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幣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箱成約
張貸其半千道夫同賦識于霸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顧
以為安相與深咎輕信從取惕日忽夜三鼓有扣門者
乃胥為見肩膊曰幸不辱命文書御袖取觀之則各
登于進卷矣張大駭且質之左銓良是三代胥里皆無

程史卷之五

為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為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錄也
欣然界謝貨又厚以饋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乞
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見如奪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問
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為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
事蓋胥初得意司據見所書功聞皆曰增城縣尉司弓
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
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穢纖無少異同刻不之覺
徵案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宅曹黃錄之命促其
行委曲遂護徒以欲述告廷不下元處而實遂行刻木

鞏舞文書 賦謝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盡
積蓋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看
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惰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矣庸術
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
難我能使之去且日徙居其對衙亦易其標曰看命西
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報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軋
敵乃有喻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程史卷之五

宜和服妖

宜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為腹圍謂之展上黃婦
人便服不施袴經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袴始自宮掖未
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
遜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開禧捨攘之後惟舒僅全嘉定己巳歲游饑濱
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頗
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鳴張聞郡太守林仲
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遠路號于邦人曰凡吾之來
將以為父兄子弟非有掠微之心也謹無捐而居無棄
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
殺至譚門立馬視樓扇四顧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
則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翁
然爭趨惟尸存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為除
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營于真源宮將大其所圖基以
真兵會有詔池陽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躡而登山賊不
虞其至之速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聚莫敢先入環

木身卷之五

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數道流而奪其中衣偽為逆
逆者告于官軍曰賊家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趨
使去已而賊雖木問馬嘶靡下鉦鼓刁斗聲四發益
信其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
將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呼而竟莫有出者
宮既蕩盡以為賊亦灰矣奏奉功朝廷初聞仲虎失守
亟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乃自望
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揮金
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為執訊得實乃知
使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市而尼前賞舟中
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無子遺其徒適有游
方者歸旋理瓦礫為復營計今尚未完匹夫奮草莽凶
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即市恩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
焰智足周身幸以所嗜敗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鄂兀木入之即日集賈
舟募瀕海之漁者為鄉導將遂犯罪而風濤稽天盤薄
不得進兀木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自度不習
舟楫舵舞舳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
隱隱一山顧問渡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木慨然歎曰
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
御舟將如館頭亦過于風不雨幾殆蓋天禡其魄而開
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
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為輸也

程史卷之五

六

照應閣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既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問及治道時孝宗
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為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

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躬朝德壽從容聽玉音
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巳上再拜
請書神師而大字揭于德殿殿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
貢名者或請時事于朝路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
且慮於程文不安帖僅即其近似為主意或曰持守或
曰要終既而御集英殿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
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人事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
是之遂為第一蓋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凡文字
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程史卷之五

七

照應閣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為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
近世王景文質所作傷放豪逸如其為人余得其四篇
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
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盡壯氣激雷霆何
處難忘酒森邪太陸梁腐儒空有那好漢總無張曹趙
扶開寶王徐賣靖康此時無一盡淚與海茫茫何處難
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遠聊置香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
苦干霄寶氣寒此時無一盡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
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
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盡入地訴英雄景文宅文極多號
雪齋集大略似此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
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
密席坐阜養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盡真
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暗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
覺閑雅不伴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即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

程史卷之五

八

照應閣

驚諭宰相使問其錄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
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
秩未貞耶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築
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
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
疾卒或較其積聞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
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為左帑嘗因至
北關送客吳勝之為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驗傳

吾鄉有義驗事甚奇余嘗為作傳曰義驗者九江茂校
王成之鐘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句成
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
倉卒開闢至而逃畜孽滿野成徇地至花曆見病驗馬
疥而痛骨如堵騰行逐水草步且僵鳥驚啄其上流血
粘彈莫適為主墊而得之會罷兵歸餉以豐秣幾半年
膚革僅完毛彩夜生日寅之槽槽愁愁然與羣馬不相
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
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刻之隸帳下者率夜漏

程史卷之五

九

照應閣

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轡候晨馬驚行立俟
願指盡午退以為常馬或賊茶不任相通融為假借一
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驗往始命鞍鞵鳴人立左右屢拒
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
是呼常馭羸卒持轡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
聲控緩垂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
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視而騎相望後先驗之馭者終
莫敢竊視其厲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為驚悍據
弗齒嘉定庚午嗣寇李元彌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

調兵三千人以往成寧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
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
鈎出其腋及鞭而隊死焉官軍逐鳴鈎馳立不去蹙
蹙徘徊悲鳴屍倒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彌有弟悍
夜恃其勇出掠率強取十二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
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慨即不勝喜貯以
上殿資豆粟濯泉煎串用金玉為飾華鸞沃積極其鮮
明羣渠皆醜酒來賀輜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輸
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異賦耶竊怪之於是日游

程史卷之五

十一

照曠

其驗於峒峒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
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
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驗識
我軍旗幟匪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
擊之勝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
拔之驗也是異服者必其會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
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彌之弟矣諫而進賊軍大
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開懼
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後吉語問而嘉之第賞
有差象驗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
於時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
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為
正報施以為仁與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
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
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
德婉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
鄉詳其事故私剽取著于篇

鳳凰弓

十一

照曠

鄭華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誥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
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徽祖敷奏明聖大契宸旨進橫
階一等俾還任詔因上制勝強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
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透人所謂鳳凰弓
者紹興中韓斬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
剋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
熙寧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誥知兵嘗沮依燕之議以及
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胃為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
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為
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
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
其旁遂邀使談庚甲間以得時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
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
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侍
燕者皆縮頭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微之邪
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

程史卷之五

十一

照曠

者所作其辭口塞衝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
人莫作臯親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
墨積尚新但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
及亦一驂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惜然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益簡眷遇至
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
脩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竄名參詳
輿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既坐誅其所自為集

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廢無收拾者余讀北遠
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真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
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與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
子騎馬隨軍上五臺上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
樓者實耶律氏之成錦豐沛犬羊固不足鄙而良嗣世
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為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
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為人從可知也縱有名
篇正亦不足錄况僅止爾耶五臺乃上京殿名保機之
故巢也

程史卷之五

十一

照曠

程史卷第五

程史卷第六

汪革議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以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易周固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字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爲官權坊酷以捕私鹽入民家格關殺人且因以掠效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江淮字逃歸上書自詭募

程史卷之六

照曠

亡命爲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貨產復致千金革偶閱墻不得志獨荷一徽出開准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乘德主焉錢某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黠革私之邑有酷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成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

郡邑官吏有不慊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鳥合毆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救長之願交驩奉願自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備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侗以寬得衆別聚忠義爲一軍多致號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爲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習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費用

若其卷之六

適察謝以鐵鑊五十轄二人不滿問其所往日將知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置書紙尾曰適事侯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它肆耐相與吞怨痛發械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廷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練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盤纖勞以恭之好施也惜不子練屏後有晉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練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爲應我因逃歸故使運者聞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出其書爲證光祖數上之朝有詔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勢卒又成辭不敢前妄謂拒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論革已聞之頗爲備飲簿以酒烹蒸不熟而薦意稍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故郭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入革復飲之時天

程史卷之六

照曠

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巳至申不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憶憶往來袒袒呼嘯頗懼置孫辭句去革舉飲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復食生未敢出有格券四百希顏爲我展限擇防諸方取格捕吏官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取謀反人殺諫乃受發展限即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匪聖台文書給吾父死地戶聞甲者與王立先中二刃什爲死盡殲捕吏鉤曳出寔船下將殺

程史卷之六

照曠

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斬新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苟得尉辯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赴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逃惟冷下多遁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遲明辱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依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驕小驄驃曰番婆子駿甚驛曰劉青驄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囊韃履劍總鵝梨旋風髻道荆橋乘德之妻聞于垣匪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願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檢忽頓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革曰良是反騎趨縣尉解在縣治革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高與機齊其符俱見之入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計無所出遂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于一甫十一歲使乘慳慳如無爲漕司分析非敢反特爲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挈其卒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葦間與龔董滌滌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爲君累也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買張四郎之女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時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聞革起聚民兵會迎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視舟有烟火且

聞伐鼓擊柝久不出使聞之則無人焉煙乃烟麻屑爲
 語曲如印盤轉羊鼓上使以蹄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
 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馬汶采石偽官歸映者謂征官而
 去人莫之疑舒軍既失革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
 購革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宿弊窳曰吾事明
 家可歸師中兄遂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
 嘗爲同安監官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爲
 君得束手詣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
 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贈證至此蓋嘗投匭請得
 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豈可見矣不知訟臣
 反而捕者爲誰請得以辨乃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
 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宜坐手殺平
 人論極典從者未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千里
 方其孫訴司時選押察太湖衙小校遇梁某市國器
 嘗見之惺惺繫野間爲人取去宿松人復獲之以府
 死革之婿曰毛蕭字時舉第百一居倉步亦業備以不
 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字而居後一年事益免
 乃如宿松識故葉董四從有總首唐怨之捕送郭郭擇
 程史卷之六

歲久亦不知其爲何人也
 徽券故事
 苗劉之亂勳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
 正有詔以二國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
 正彥有挾乘與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發聞而憂之幸
 其速去其屬張遠爲畫計使請徽券既朝辭進堂袖
 劄以報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更取筆判
 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因
 大喜是夕遂引道無復諱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已酉也
 程史卷之六
 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遽事命廷之人傳曰
 昨得堂帖給賜二將徽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
 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問忽顧問曰檢詳故事自檢
 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
 如此可給予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傳
 論功過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觀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獨振起四方爭
 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諫憲之常不
 足吃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鳴耳亟
 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
 作於宋用臣之論諱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
 砥柱立不震不摧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
 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即日
 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諱也
 蘇衛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
 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

能嫁娶每行動倚市簪慈坐如堵堵不可出出輒傾市
 從觀之日嚼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困累蓋
 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僞有瑤
 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鳳之殿前司時郭棟爲
 帥周伯問一往必敬睹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
 聚民力臥之浮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
 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
 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
 姓香謂之活羅漢遂真施資爲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
 位之中不弄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王
 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日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委棄健和易不常詩
 亦隨以異處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
 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清仲隆棟之子
 似仲游因言劉叔擬詩句叔擬名擬才素其詩往往
 不肯人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持潮東廣節
 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園快日樓有詩相問曰
 程史卷之六
 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闔闔
 不怕關千到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
 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讓而壯之問
 知叔擬居月餘候來請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
 周伯曰詩人在此區區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
 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棹鼓事邊庭公相身爲國重
 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
 字前頰水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
 興其二曰已買湖山下莫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

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開容時出山來採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湖明年叔疑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縑錢甚夥叔候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屬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水聲軒帝釣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舶駕風來岳外孤雲衝日落陰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倦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為一流人物云叔俛後

程史卷之六

亦終章布詩多散軼不傳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置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繡徒垂老得正楷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通成平生繪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稚敬浮屠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做只葉語為作記其右曰南閩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人閻忽親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龜魚龍蛙蛤蜊儼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眾前後導從如役僕嬭寶花繽紛天樂繞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闔而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天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眾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利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問釋迦

程史卷之六

文佛既成道已乃於音閣嶺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名曰普明既授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眾生天龍八部諸鬼神眾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眾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眾生其殿百寶裝嚴眾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毀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為海羅漢之為羅漢蛟蜃龜蛇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况於相相且無有何况於畫畫且無有何况於記雖然理也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說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為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況圖畫莊嚴畫形俱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佛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蹙然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

當知是畫為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盡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為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遺謹記英伯宅支亦多奇果試詞聞不偶今尚在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之六

程史卷第六

文佛既成道已乃於音閣嶺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名曰普明既授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眾生天龍八部諸鬼神眾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眾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眾生其殿百寶裝嚴眾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毀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為海羅漢之為羅漢蛟蜃龜蛇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况於相相且無有何况於畫畫且無有何况於記雖然理也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說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為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況圖畫莊嚴畫形俱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佛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蹙然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

程史卷之六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之六

程史卷第六

當知是畫為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盡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為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遺謹記英伯宅支亦多奇果試詞聞不偶今尚在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吳畏齋謝賢啓

閱禮兵隊將開愛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
辭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
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判復出
關西沂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上
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違妄
謀壘壘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
也因草一啓代贊及之曰騎虹過賀會親餐款之承倉

程史卷之七

鼠莫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
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汗中原又閱一甲子自
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與紛和戰之謀謀護敗事而異
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壘而
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半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
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指而爭逆亮以
難從而求費遂致蟠固狡免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
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執計臥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
心金湯恐囑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
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而反使
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竄念
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
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歐陽論噴噴嗚呼堅關
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慮歟
歟有懷於憂國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
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
基規模難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
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

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施
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
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
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寬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
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扇齒之邦關陝乃
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
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其守則險亦均地
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
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
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
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旌再圖北指詎不
先出規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
險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酒宿以下壘
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
境關外則道大散而厥雍如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
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卽平
壤以制敵蹙跌則不支用險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

程史卷之七

顯忠卒成符離之勦而至於濟李寶仁濟慶西之捷而
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
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
責一軍下統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頓昌京畿之地
旋復兩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德進擊而手足猖披惟
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黃荷盡
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
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
說曰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輸亦幸安耳今欲爲能時

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宜和之捷所以胎靖康
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
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
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遺妄謀乃無益
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賞輕罪是以實而易
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
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
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郭以廟堂使闕而
不免於屢遷戎闕事機以至帥蒙安而常施於難達僂
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幾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
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腹而不止歲市戰而不
能償耗誰與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
神霄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與不世之
傳功尚兩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效於
涓埃已不勝買生痛哭之私矧欲致滅宮鳴劍之議試
捺悶問母請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負兼
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歸重
界之顯聞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勸西顧之憂公特任
七門之奇風露三神之頂游兩秦雲旌旗千騎之來程
然望履登列城之觀望屹外闕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
過計某辱知最遲因事有言屢矣踈此雖粗有少年之
志斐然狂簡得母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
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贊良齋
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
久近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
相迺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

程史卷之七

界之顯聞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勸西顧之憂公特任
七門之奇風露三神之頂游兩秦雲旌旗千騎之來程
然望履登列城之觀望屹外闕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
過計某辱知最遲因事有言屢矣踈此雖粗有少年之
志斐然狂簡得母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
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贊良齋
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
久近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
相迺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

之有後幸即君之克家庚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汚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光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精敘謝之意草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願微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知言字文顧齋問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實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別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爰偶見存本因悼珍瘳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大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殷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一二冊文乃剛其吠堯者而剛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

程史卷之七

六 照曠閣

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輅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眾推賢會曰大宰張邦昌天統疏通神資容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間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後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聖統寶冊命爾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

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冠者有遠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

程史卷之七

七 照曠閣

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任常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藥弓力藉有役則釋耒荷戈

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姦孽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道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助備禮以奠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昇廟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十六方為制

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序犬羊亂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談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德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練千緜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參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荷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荷葉交荷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中後有大巾銀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銀曰二勝銀遠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荷請取銀絹例物此銀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詭禁始益繁內燈令伶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姤事紹聖其倡紹述崇寧一年遂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為開封府推當其堯時代府尹為醜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

程史卷之七

九 照曠閣

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文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木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敬作嘉禾篇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聞知社稷依託惟我太母晦望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願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

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不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爵壤培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察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迨備材力迺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其之所不欲一切錮罷庶事肇革泉志未字新故相形受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紜互建疑生子弗親忿生子弗勝其駁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子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羣聞于上帝風雨時若

程史卷之七

照曠開

英華豐美蔽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瑞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諒佞說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類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相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滄滄誰說又曰嗚呼背背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于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敏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擊者亦特曰公在熙寧論居洛京十有五年查治書成帝維寵嘉以子登瀛方鴻起若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瞻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與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謝而伸五害變法十利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勦形瘵胡衛餘生

程史卷之七

照曠開

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巷煩冤絕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質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熟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論具足曠哲宗親政首為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為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為負國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為不同反獲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竽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為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而詢之考之史牒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程史卷之七

照曠開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遷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有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眾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眾知其善諷爭諷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聞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問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子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族其來而白

以治汝罪聞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聞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獲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客之蓋亦一吻流也

程史卷之七

程史卷之七

照曠開

九江都城

九江郡曰梁太清始莫溢口溢口乃漢淮嬰所築也漚井在焉故余家晉益行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而山形勝盤據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閩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質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鄂殘其民

程史卷之八

照曠開

取陰陽家說意劍所致乃闢雉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蓋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曰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問之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官共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為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逐甚難多筌蹄之學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為疏開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燕風亭余准事庚申歸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碎鉤有聲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透迤久之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

鸞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眼色將至從行一僮忽仰而驚視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微燈煜白兩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中時虜會易位蒙韃聞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陳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奏報其它踴度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殿食

余為扈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虜方擊兵北邊質使不至百官皆賜麻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綵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希幕限隔僅以錄電刀機自隨縣最簷下俯食首以旋鮮次暴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且一小碟如今人家海味樣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管官姓名以待進輪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齋為作止之簡廊下設繡褥真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屑為之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鑄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廡入廡饌繼至適慮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草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謂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真院前二醜止以果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醜亦首以旋鮮云余聞之典儀史曰它日戎費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程史卷之八

照曠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微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願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稱麻將為偏門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顧于金會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鏡者力役殫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倍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守論事

孝宗初政袁守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酷言頗切直光堯問之震怒上嚴於義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為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問測文惠曰上新印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守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

程史卷之八

照曠開

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餘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閱之必謂陛下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行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守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守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踟躕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守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繼人知諫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同天體正諫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定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論

鸚鵡論
五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誦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願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誅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嘗之人家市猶于鄰卜日而致之將以昨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執雕籠以噬鸚鵡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鸚鵡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輔位至從業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謔以排根善類者為鸚鵡鸚鵡王中父嘗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職未叛時嘗技獵塞上一日夜歸筇鼓競奏轉載雜藝職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絲是益決德大兄至蜀安大資內與之醮親言之夫安心一萌舉日形似此正與投枯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牧相術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嶽焉不合如礪上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草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犍填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犍二兒倚徒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議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犍以角拒虎

爪腦無完革矣牧子視犍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犍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禽雀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犍少勉力勉乃前鬪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犍特與牧子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執何既而山下民聞者持挺護呼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犍牧竟全余時倚屋家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遺視民方環視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禱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禱偈其精義深蘊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倂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禱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錐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蟻稻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摩娑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酒酒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所以

身壽社稷夜漏五徹被詞其間頗精巨瑋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官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欽宗遂即位是宜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亦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毫社稷離不既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繼人乘間有劔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彙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

程史卷之八

總真自然金闕臣某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與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由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假借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新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

程史卷之八

邦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香直日功曹史賈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虜禹湯罪己其咎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徽祖教門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茅山龍虎閣尊寶有三壇符籙備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王之號又有其別殆未

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為學者言必感頌及之一時傳以為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為楊文公而徒問其為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為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冠

金國偽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康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閣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

寢曉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覩觀有一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且發鏐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雖號小將軍者儼已鞋勒待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悻望一門正開金碧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遼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一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髮髯間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

程史卷之九

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啞聲如震雷驚而寤啞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殿視小將軍喘汗雨淚取箭數之亦亡其一矣照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復泉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敏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八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未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

程史卷之九

承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碑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曠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綉締好歲事無關遠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管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邱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暉是通汝嘉是承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

程史卷之九

待制兼職講漢史戡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為右丞暉為參知政事承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祀之禍實訪此汝嘉又二年來貽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棟正隆事述博考它記而得其顛末能克中典小歷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木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董羅事亦以為梁王要當以國

中通言者為正

輿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于宋石還至金陵謝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憲及幕屬馮汝書方洪檢詳適在焉相與勢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有至亮亮已懲前勿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時劉武中歸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眾以雍公新立功威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尼醪以前日馮汝

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厄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甕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條為橋與籃約曰能渡此則活汝籃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歸渡本諺語以為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其女真約盡取遠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臺臺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成建臺遂使之參謀意欲潤以同浴且望其口時有旨乞與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觀陛下恢曆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

程史卷之九

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屬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于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宜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公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宜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公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

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宜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郡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眾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驗百年間有貪憚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竊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論也視中國與契丹擊兵不止屢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下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恃策之眾繫繫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圍憑陵中夏以百年怠墮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日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為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

程史卷之九

七 照曠閣

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觀昇平天下幸甚臣日昧愚言不任戰慄書下三省請讀之大怒摺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遠又有降將日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眾漸桀驁不可馴肅愍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為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曰百姓怨對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北陸費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長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獨毒圖

高皇統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獨毒圖數百一以荒花大黃大戟為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如如有王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忤問奉主七先意持論自詭無傷孝

程史卷之九

九 照曠閣

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顧淳熙丁未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飽覺胸膈款壅涇猶主前藥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漸孝宗震怒立詔誅之慈福要上苦諫薄不獲已減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涇焉方觀其速斃涇貨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紹興始用是取驗孝宗在朱邸厄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第史文惠為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體會龍于後圍孝宗樂飲以碼碼航醕者十一因游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使內侍視之服文惠聞

之疑其為獨毒亟袖人參圍入問而信遂藉易之僅瘡是日微文惠幾殆高皇蓋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慈福慶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猶自疆起日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涇齋思救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肆肯竣事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卻之咸謂其故嗚然曰吾喜八表而以醫累人耶意懲王涇之得罪也故廟諭之

程史卷之九

十 照曠閣

議曰卻藥較進務全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鉉時當輔嘗親為客言慈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遂死生之變真若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菴掖為承旨朝議謂且大會韓平原有歸子曰律先鈴吳門兵時出妾方娠魯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祥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甚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請舍議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其終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釣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包竟莫知其為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萬歲山瑞禽

良嶽初建諸巨瑞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拳操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翼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梓貯肉炙粟米翁傲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飲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圃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微祖幸是山閣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頤開河大喜命以官鴛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禽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殮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憲紹節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敘故疾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癢惟唯瘡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憲笑曰昔人有以胠足之藥售于市者輒

程史卷之九

五

照曠開

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召而罪之既而有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管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憲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憲不起爲位以哭及都人來運云涇實用鴛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復所復官免杖流示與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胃丞師臯皆甘涇餌日擊其頰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見曹承殿門下云痰癩新愈因相勞苦則曰主御醫實生我瘥去矣痰下者數

斗今顧疲蕭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愛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曠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願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八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積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聖於稱謂焉初泰槍擅權而未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

程史卷之九

五

照曠開

與槍孛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斬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欲不以爲怪槍欲貴其姻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爲槍請諸子至列延門金紫盈門揜顧味謝攘市便腴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啓繼先首聲重寶爲南道計都城爲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鏘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直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狎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問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詔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札其下而不得違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嬖好開當饋食嬖好怪之問諸侍詔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嬖好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嬖好歸別第莘

程史卷之九

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請玉色猶沸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每汝藥故假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醫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臺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牲之作中典憲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事

程史卷之九

五

照曠開

決直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狎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問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詔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札其下而不得違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嬖好開當饋食嬖好怪之問諸侍詔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嬖好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嬖好歸別第莘

程史卷之十

承奉挽章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潘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弊政大革海內翫想庶幾慶歷元祐之治曾文肅為相頗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徒賜罷綸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

程史卷之十

感格危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上幡然亟召見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誣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詠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八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詠理為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京獄責知淮陽軍范馴致尚書左丞云

殿中鵬

徽祖居瑞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大悅即日詔內籩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鵲蓄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

塵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享上之論與浸淫及于良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為不祥益思江之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偽降以規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准賈輒流涕曰子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荷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遂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燹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

程史卷之十

名富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朝辨舌泉涌廷臣咸奇之會亮誅未得聞以北繼改京秩為鄂倅隆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未粗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為虜間國家隄防哨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諸公

程史卷之十

雜然謂逆許文惠傾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嘗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為可斬子得萬鳥合何能為蘊古素謂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遂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為吾用不知乘其未定挾去為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傷不得對比察賦至戰灼不復能執爨墮地遂退諸公猶

不然迨得不遺既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駭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遺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職聞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笑謂有心諾輒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

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

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興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玠謀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賞賚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未敢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願茲全蜀久賴緩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

程史卷之十

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玠為先庄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

自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宜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戶為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率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圖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日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取賞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應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益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料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樁在鳳州宜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廢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資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故曰

程史卷之十

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虛空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眾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何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斂於民乃所以為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之與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關錢糧草料累次囑情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纒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問自有說莫不為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平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上卒之不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返掩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塚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塚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國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鞏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採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衙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願生

程史卷之十

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備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安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賞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與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樁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樁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宜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風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剝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盡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致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聞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從蜀

程史卷之十

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先事實
儻如宿通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補過
緩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劉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事區
護界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聞之謂偏
陘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為乾德平僭偽雖變
與不親幸而者定一方實為僑功欲振援章武端命故
事建殿以嚴恭奉遂斥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

程史卷之十

十

照陳開

宮有日矣僚宋或謂郡國私建宗廟誼孟先以閭侯報
可胡棟然乃暫輟役罪書請于朝廷議果不以為然弗
之許胡大沮念不石已且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做
甚因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川焉事有適會乃如
此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俗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
考校者悉倍前規鴉袍人試若卒饋廉公庖繼內坐案
寬潔執事恪敬間于子以尊於文士論大慨會初場

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
禦為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每在廣場不
廢請益焉爾後忽一老儒擁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

十四卷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七
有需字乃從兩為可疑眾曰是開然扣簾請出題者偶
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夏云禮部韻注義既非

增一兩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
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需沛各半明日將
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登復扣簾出題者初不

程史卷之十

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譴浸不可制誅而入曰
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于
房執考校者一人殿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兩頭也得
無兩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
所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
遇也怒物色為首者盡繫獄草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
主司以勞還單三爵優伶序進有僑服立于前者一人

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
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僑服以蕭育而
下枚數之無遺奉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
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誦指英衛以及
李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僑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
春之姓雷歷攻史牒未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
膝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疑曰
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襦奮拳教授連作恐懼狀曰有
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
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棚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
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奉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

程史卷之十

十

照陳開

場更不敢也俛尻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
胡意其為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
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
動超出翰墨運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
兵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真巾篋摺紳題跋如牛腰
焉既題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
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斯夕適權姦新斃
時宰恃虜好而不固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
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九墨并常支筇
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
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子將與之歸老而道遙杖之
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
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
它日陳正獻後卿為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程史卷之十

十

照陳開

程史卷之十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請黜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擗崖拄谷蝮蛇愁入箚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紫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落哀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情其聲今不傳余自荆州上峽入點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

程史卷之十一

照曠開

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子往請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三語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團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而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教九州命輕人碎裏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首疊節奏似矣而不能捨其真亦寓言之流歎

蝶蝶圖

蝶蝶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圍遺之者繪雙蝶舞舞背於蛛絲而蝶蝶憤憤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助歸去南柯榮寧間又遷于宜圃偶為人攜入京營于相國寺肆蔡容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為怨望重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為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

照曠開

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于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為偽學藝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為相卓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為益公實頤指之蓬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為首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為偽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叩關自薦以觀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為然言者益急乃請一官為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慶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衷所其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與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闈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愛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孤邱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樞蘇公議大喧論罰查輸於薪槩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茲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 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知之情毫不加刑始用惟輕之典遂令哀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曾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樵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沒潤欲文致以罪

程史卷之十一

照曠開

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冀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止文婉洒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北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誤之併反既有疑於三至始薄疏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重爾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謂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官保以居間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渝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巷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諡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

程史卷之十一

照曠開

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泄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為天族同國休戚某乃為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趣記其罪使去行人都人至今能誦其詳有繪為咤惜者

番禺海猴

番禺有海猴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過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蒲事危賴賴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赫巨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禱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寶無像設稱謂發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表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為像主拜者皆齋之且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為巨槽合鮮菜梁米為一灑以蔞露散以水腦坐者皆實右手于褥下不用口

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照寧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為遇過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願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粉紘之議殆偏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元豐上已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遺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

程史卷之十一

照曠閣

為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益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濟中之瘡矣况小人合勢如章會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折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瞻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程史卷之十一

六

照曠閣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寬定元祐史牒蔡元度下又其疇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確為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為外郎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置辨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為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為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

元年徽祖聞有此事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川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折初崇寧既建辟靡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朔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願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畫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官學聖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詔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芳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大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為飲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賴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靡像成於一堵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敘則曰愚公

程史卷之十一

照曠閣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術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關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好時之罪淵冰在念泉際寧逃書奏有旨陳確自撰尊堯集語言無藉並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聽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廟堂意巨測識者為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刻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辨語言無藉議論至迂獨歸美於

程史卷之十一

照曠閣

伺天大風鼓以為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難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費之迎導甚設家人惟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與阜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侈惟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餽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麟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迨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膈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蘇守王君與翁請耶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以皆廢云泉亦有船簾曰尸羅園貴乙於蒲近家亦必析意

先歎遂大達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滑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就設孔子正坐類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朝使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

程史卷之十一

十一 照曠

未决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竹而出公治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下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不恆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事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為對未嘗為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究郭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為勝之故不忍以荆公為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問外有貨日錄者亟較衣易之曹功顯助親紀其事羹牆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雖明其迹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為將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固所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為堂縣庠以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不擇稍謝

程史 卷十一

本身卷之十一

碑版之請不肯為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數閣辭焉弗可乃強為通益公方臥奮然起曰是當作即為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惟望四方聞其復秉筆者皆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益絕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飾義天下之大開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江西上郡自皇朝建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翁然尊之天子從而諡曰文忠莫不以為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眾臣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執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稟棄士大夫復翁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諡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舉論謂惟一編脩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翁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諡則又莫不以為然是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真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其政今姓名著在勅臣之令而諡則未聞子瑾孫倘俱為待制迄不能請別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翁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履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衣履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輝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履用意遠矣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極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公諡文忠余謂七日有尚賢者在位陪配其間尚可謂四忠也

程史卷之十一

十一 照曠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諤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著蓋其族孫也

程史卷之十一

十一 照曠

程史卷之二十三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擬新州之禍直登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猶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開百辟動容觀奏脂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森諫皆屬落平生忠義只

程史卷之十二

照曠

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誘誦流夜郎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說也詩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寤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者儒彙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牾權臣流落掛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可特改左承奉即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詔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餒而得罪檜之怨忠簡益流馳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贖上矣檜

程史卷之十二

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份就逮自必死然竟不加以何罪嗚呼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饋食中實肉笑屬一以為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問置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閤屋仰耕之使視椽椽偶見屋上一窺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梃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

程史卷之十二

照曠

粟滿其中皆笑歷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棺聲鐘給賻矣忠獻是時居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繫斯夕不自安且念為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臥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眾環脫縮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餽而進猶未出語置數指腹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計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室序憤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隸

程史卷之十二

照曠

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室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邈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坐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希二十年典摺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拍如今憶得姓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假家在天台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塵錄詳紀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斃為善類之福不貴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益同郡負才頗頡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文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為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

程史卷之十二

照曠

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墨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就知夫一鵠之勳徒以拂千古之厲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發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磁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難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

亦身之一二
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成

貓牛盜

余辛未歲官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蓄一青色貓善作
風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即逸去購求竟不獲又
憶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膻為人
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
不均羣鬪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辨訟
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月日乃同一夕蓋遠在百
里外牛舉趾緩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閒以問客有
能知閭里之姦者為余言內北和寧門實有肆其間號
曰齋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市之貓大
類也夜骨大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貓則皆盡攫都人
居淺隘貓或嬉於外一見不復可遁每得之即持浸
戶外防虞紅桶中貓身濕輒詈甚乾不已以故無鳴
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
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尚
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為它人家貓則亦不問也夜則皆
入于和寧之肆無遺育焉牛嗜盜盜者持一鈎一竿一
繩竿通中行則為杖策而匪鈎繩于腰間見者固莫疑
其朕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之夙導繩通
中急趨其抄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
利鈎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質之
捕吏之長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
耳使即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
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

程史 卷十二

軒極華潔檜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
後王子予以檄檄遣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
見金盤檄檄來想其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
蓋徵祖始登極國論稍遠是以有此句云

龍見赦書

全國熙宗皇統十年夏龍見御案宮中雷雨大至破
柱而去置大懼以為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為當肆
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頌茲寡昧及眇予
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沖之義乃曰

程史卷之十二

七 照曠閣

漢兒強知識託文字以習我主上耳竄驚問故釋釋其
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眼小子為
小孩兒置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劬勞其
口棘而臨之竟不知譯之為愚為姦也其年夏熾亮於
登寶位教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異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壽實家焉邑有山
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巖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
以為稱善自為記日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負東南

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
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撮其九而三陳之起乎
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
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其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
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
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
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
道其惟權乎然非與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與乃可

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
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國家事屬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
強本朝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
力指時政之失且謂卿監承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
二十員學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疊授三政參議
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杖充滿外路東宮徽章館閣進
書雜流斯役例落賞典曰龍龍曰應奉開河修堰併場
齋賦無時推恩他司餞物消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
功張大虛聲橫被釀賞累數百言上覽而壯之奎札付
中書曰賞功遷職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讀
宜隨事以聞於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喜臺論事
敢於劄上上亦欣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東宮春
坊陳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子酒兄良顯訴陳女
利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語連龜年尹不故治詔送大
理左右有為之地者詔清司先審責良顯不實反坐狀
始得行少融駁奏曰願少存國法為子孫萬世計竟如

程史卷之十二

九 照曠閣

初詔韓子師以自親援有起廢意少融極口詆之曰是
人仰累聖德後大臣或指二言之切為賣直上不聽諭
少融曰朕自喜給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護時王謙
仲蘭丞宗正進對曰今日不欺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
助之耳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七擊搏不畏強禦馴
致大用獎直厲斷蓋隱然有亨阿封郎墨之風焉至今
士夫問猶能誦其獨立敢為之實也少融繼守數郡治
微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賦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為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為德安守翁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郡有冕仲式百辟者世名家為空隱幸實為其僚冕好飲而敢為初亦相得久益厭乃枘鑿不謀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極冕歸府見之臥內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冕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諒其與它僚同任責既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沒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冕素滑稽忽抑首微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些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郵筒又句而死冕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挑黜夫之辱冕固不無罪也

程史卷之十二

淮陰廟

楚州淮陰來漕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為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至雜糞登焉草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一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水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作老父地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滅文成其二曰鴻溝砥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空前鐘古來犬斃愁無益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擬抑揚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為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

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金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金鯽魚

今中都有參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寘之簾隔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閘市滄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皜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劍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蓋篤意植嫩地處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盤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賜號洞微先生蔡條固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復紀所履既奇嶮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黍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為可稱其在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趙太府丞余伯山禹積之六世祖若者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許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側創札稀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點讀大書盡卷僅

程史卷之十三

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為四明制屬攜之爰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業壯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斤致死南海瀆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閭夜遺二子從夫君一日攜紙句奇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

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待母首啓問百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真輟君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曉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罕難擅天綱手驅名流入鈞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刻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遂竟舜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其君且殷鑒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

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顏揚端通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胸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金不當贖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願傷峻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曉飲罷披圍清與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雞銀鈞真墨本當年太史諱宜州腸斷梅花樓成樓拾遺不逢東道主翰林長夜夜即囚蠻煙瘴雨森鉄鉞更值韓盧搜兇窟老色上面歡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已筆下寫出精神皆與亡萬占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詩絕先朝白晝孤亦鳴正氣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為好刻此書

程史卷之十三

禪廟算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榮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准西碑猶欠目頭不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為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為鎮江外縣蓋方鄉用者

梅庵成典詩

未啣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居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

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質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願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儒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渺追述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日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義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宜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

程史卷之十三

翁為我重指掌二日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百聾三日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殊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元思徹萬微塵編今墜落歎息將安歸四日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眾形役厚味紛榮願妍姿坐傾國扇奔不自悟馳騫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辰極五日涇舟膠楚澤周網已陵夷況復王風降

故宮黍離離元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跽反袂空漣漣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日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衰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因恃炎精遂無光相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國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日首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故宮黍離離元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跽反袂空漣漣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日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衰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因恃炎精遂無光相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國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日首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唐張天倫化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權遂崇崇向
非秋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乘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凡九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
三策萬古開羣象八日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
開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
難忽善端本絲絲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
旅絕彼柔道牽九日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
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適相當太一有常
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日放助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
傳萬世立人紀猶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焚光武烈
待且起周禮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則
述存聖軌十一日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
德坤布協地文仰觀元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
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
守思彌敦十二日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祀禮樂別交
爽春秋魚魯多琴瑟空寶匣絕絃將如何興言理餘韻
龍門有遺歌十三日顏生躬勿會于日三省中庸首

程史卷之十三

六

照廣閣

謹獨天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
要為兩挈襄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
無人踐斯境十四日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
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昏若林居
子幽探萬化原十五日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
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
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
道偷生詎能安十六日西方論緣業甲甲喻羣愚流傳
世代久梯接凌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

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毀實顯彼榛棘途誰哉繼三
聖為我焚其書十七日聖人司教化費序育羣材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教既昭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
代下學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
喪撥叔胡為哉十八日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
成留柳問訊謹喧京奉水勤播灑擁簪周室堂進趨極
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者爰見惡逾探湯湯言戒盡
誕時行必安許聖塗難云遠登朝且勿忙十五志于學
及時起高翔十九日亥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
葉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
奪孤根孰能在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
何年秀筍林二十日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
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考黜子咕囁從歎唯但逞言辭
好豈知神監昏日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
奇功收一原馳騁今古劉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
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
不得操杖屨以質疑焉

武夷先生

七

照廣閣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
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管具詆先列人姓
名陳之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刑武
夷先生集者通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
得之首篇乃照寧間上王荆公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
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黃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
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
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贈賂徐嘗有教子詩曰賦賦切宜
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

也
任元受啓
秦檜秉權浸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嘿雷聲首
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賜舉于外執法殿
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
事聞其除亟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翰榮躋橫榻國
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
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
於選掄汚我箱臺賴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
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巨
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
藝亦復肆志而任私致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
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實甚公讓名器報微
時算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指紳之口一時謫籍半
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
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
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遂致
府樞庭之有關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

程史卷之十三

九

照廣閣

而搏吹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
利豈止於子孫而為臣仰奪造化之鑰鑰至不容人主
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
致學官之獻佞假題日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其
孫統試之議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啓包
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
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斷帟坐今存沒之姦備極
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廢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
體貌然意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

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難自親擢於中宸印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謙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倭隆放四海之貴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幸仁約自稱鵬鷲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

程史卷之十三

十 照曠

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諛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吾袖以白上天願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騰落盡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仕亦不大顯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齋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斲制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瓌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清感舌城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斷風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確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吃以爲至寶客又有憶誦泚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昭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觀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償百萬錢諸者捧拒不肯

程史 卷十三

十一 照曠

日吾祖父世實此將貢之上方大瑄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願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爲平章莫能定余覺葉意知其爲屢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失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嫩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曰誠然琴何以爲唐物衆詳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爲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十從貝是矣而貝字關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爲屢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天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強薄醴頓頓直十之九得焉琴者難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頰而過之今都人多售厚物人或贊燬隨輒取真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爲近厚此與攫畫何異蓋真敵風也

程史卷之十三

十一 照曠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醜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前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泣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當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

篇所謂吾將仕者趨相與歎吃以選調爲淹抑有德通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蓋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琴而諸蓋子籌蹙類日如之何何必改矣公應之曰然則也不改衆慙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頰優流侮聖言直可諫絕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程史卷之十三

十一 照曠

程史卷第十三

程史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肅布敬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道之汝為我書且曰如思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宋彥會待于賓次宋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噱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諸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而論其詳謂權所論為元祐淺見單開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之才雖有十書亦不動權不達大體獨忤大臣除具中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秦州鄒道鄉在西掖救之不從上賜朝謂立肅曰權如此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權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愧謝切讓京徒韓文定為首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權言誠過當若責之則更以此得名會布必能容之也詢乃薄余謂前輩名節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頗百載而下讀之察

程史卷之十四

照曠閣

有生氣余與角時先夫人教誨古今奏議謂足壯他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權問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問過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歷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

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權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歷宗廟者可見矣權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勅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

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豈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置竭而恬不恤置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權比緣事聞閣下之言指尚書首為道揆之地權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

程史卷之十四

照曠閣

下之言指尚書首為道揆之地權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按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早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國用耕竭而閣下方且以為得道授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權有薦進之恩權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

可也負與不負在權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權去年九月三日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權被貶後求慈意開悟則權得率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有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權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

權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權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權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嚙嚙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善集表蓋與此互見始末營謀立偏不厭屢書也正彙是似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壞不自悔云

程史卷之十四

照曠閣

八陣圖詩
瞿唐滄瀨天下至險每春夏漲潦砂積巨石如屋者皆一穴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巋然歷千古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憲節來治子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為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瀨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都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屬清波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積灘石作行相塵逐臥

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入龍筆蛇盤虎翼飛鳥翔四
 正四奇公所墨當時二十四萬師門隨臂指幾
 回時殺生仲達往往宵遁常騎乘海中僊人丈二履相
 與往來狂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龍李虎獅堆胸胃江
 頭風波幾劇蕩蕩奔奔擊俱披靡陽侯鏖戰三吹怒抵
 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
 中矧矧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癩見
 之飲飲三嘆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概君
 不見風后英謀儘奇詭龜定嶺尤等蟻蟻漢大將軍親
 閱試四夷開風皆穢氣馬陸三千相角倚西羌茸茸落
 牙背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
 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明今
 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一件事却被猶猴坐
 御牀執旻天王出居泥既不能懸穿膝暴秦王庭放聲
 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决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腦
 髓美它安晉温太真壯它霸越會稽蠶八年嫪戀飽妻
 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呆卿髮難離未落張邈
 曹愛借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準擬雖然愛國心尚
 在左角右角願請委二廣二短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
 紀况迺東顧與河當復有青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
 許智者含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獨狗參以古法行以
 已偏為前距狄笑之制勝於孩亮其豈爾朱十萬被百
 萬第顧方略何如耳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
 展可憐阿任財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川
 縣扣船欲泛吳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
 巖胡為於此久留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剝開逆難犯淮
 酒陸下自將疎陳補六師如龍賦如風殺回屋瓦皆皆

墜距乘直射六百步虜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獼猴大猴
 絕垂死尚持虞帝七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
 沈君不見陛下麻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開獻
 賦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光復舊
 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風奇癩眼
 腸醉冬烘東向舞路壽壽醉醒聊作竹枝曲乞與款
 乃歌巴童論三囑人靖康初為祠部外郎偽楚之借集
 議祕省督弁恒惛惛狗捫其鄰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
 掛冠去於是以前勝自號有集十四卷七詩文噴恠恠
 絕皆稱是劉後漢光祖實序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王師北伐有詔發鎮江總司繕鐵七十
 萬編淮東軍命官宣旨軍前直臺檄余往時錢旗策入
 未有所底傳聞巨測人皆憚行文移較甚余不敢辭遂
 浮清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暑夜
 碗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雲之思惻然悽動
 至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宿宿餘軍學宜聖一般歸
 然无礫中余謁宣參錢温父廷玉方病臥一板門上在
 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袒相顧浩嘆遂至金城海舟之
 行雙桅舞風舳舻入水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
 洪澤龜山至野泗招撫郭倪招冥酒之擬雲樓據城
 而高城不甃址以石北望中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為廳
 事後有屋三楹榜曰金蘭堂方積荷充棟榜青牌金字
 乃一士人書不印虜法何以不禁也郭治醜甚僅如江
 浙一監嘗術于下郭曰簡便大抵如此問之淮人云此
 乃承平遺規南後州郡事體始增後既涉淮迄事
 歸而一師失利潰兵截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或無

半體為之潛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數也是
 役也般司兵素驕質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餽者復幸
 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之人且莫給
 飯二孟沃以炊湯多弃之道復負重暑行不堪其苦多
 相泣而就警道旁逃屋皆是莫不可近地多督井亦或
 赴死其間每憩馬一汲輒得文身之皮浮于桶面間以
 井滿不可汲余賜甚不復能勺徒勺酒涼難而薦之既
 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惡下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
 中所作詩篇為錄曰北征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歷數
 日回思少年氣銳直前不憚者為之心折因書梗概以
 起解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為大殿兩旁皆刺椽瓦標之
 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土石築洞作兩門中
 為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狂
 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子爰中以歸殿上有十六
 柱其大皆尺有半八風色黯淡如暈錦正今和州土屬
 福也和之產紹興間始創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時已有
 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纒絲承采者二高皆丈有六
 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出隱柱而觀煜然晃明
 天下奇物也泗人為余言唐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
 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窺秩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
 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影前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
 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交在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
 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為不祥泗尋蕩蕩其
 應歟殿柱間郭倪欲截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渡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添分
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
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頗陣者日是一
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為備符離一尉游微
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簡軍
者輩過其下招司不風計征了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
吏多道匪無與俱者尉鳴鼓備者盡奔而奔則出于木
間聚而焚之已歸歸三將無覺者但怪煙不時至居數
日而士不覺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貯貽樂肆之竿若

程史卷之十四

十 照廣開

寺廟之利為長梯以登泗本土埋又無禦者幸而捷忠
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謀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
而後之宿宿聞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焚積清野待砲
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却乃坐而仰高擣手莫知所
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
吏喜其免於崇雉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
水甲窪處草以浸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
尺軍饑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敗塗自斬縣歸
人城少憇而金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千縣

門登屋者皆桀石以投人我軍幾殲焉大會僕撤字蓋
者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濼實誘我人而啓露瑞執以
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可提轄余未嘗者
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介之命
乎倬慨然領之承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駭下馬反
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奈何執
以與敵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承寧使速行俊邁脫
手自扼其喉卒復放之後邁有二馭者亡其名實在旁
不能救泣而逃金既得俊邁折箭為誓啓門以出二將

程史卷之十四

十 照廣開

猶則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至肝貽幕府自歸余
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猶傳呼揚揚白若倬蓋招撫倪
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文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既
定問余何以處余日大義滅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
也使它日朝廷欲勿行刑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
恩矣何以待招撫倪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
招尋有與余厚者退而符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
以歸倬未行客有獻計於倪者日軍方敗事未宜也繫
而歸之其間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
俱獲請湘湖開意浪熄矣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喬夢
符即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承
寧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冤邱樞訊焉
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承寧脊數流海倬之
弟俱輕仇人也好大言聞承寧得罪而怒實不知其事
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日平反易
耳第萬或一然固有常憲彼時何以為君地不如姑已
俟固稱枉請直之香遂來復追承寧于道俱下吏左驗
明甚九月獄具承寧磔死倬弃市從者皆論極典汝翼

程史卷之十四

十 照廣開

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劫其匪軍幣之罪籍其家
貨俊邁家賜宅于官時倪猶帥場上親瀛宸翰慰安之
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
日岳監倉在否為我謝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
亦以怯懦罷遂請南康嘉定更化與俱流嶺南貨產
隨所在沒入之俟蓋又儀真夷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
汝翼倬嘗為建康副帥在應輕財勇往遷池不數旬即
出兵於艱難中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斬猶
力戰獨以一諾罹禍汝翼嘗為九江帥刻剝無藝軍士

甚貧者日課屨二雙軍中就為李草鞋其遷馬帥也船
發琵琶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
歸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鞠賊非兼旬而竟
僅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倬
邁尚在虜蓋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道莫可致詰
倪倬俱皆棟果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溢進
不知量贖其家聲云

程史卷第十四

十 照廣開

淳熙內禪頌

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于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後者家處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鏗鏘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于我藝祖厥初造草昧昧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頤沈頹靡所底定其孰躋之繫我是特寧濡我躬俾即于夷塗匪位之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港輿是塞叶氣茲有美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焜煌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夷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天步用猷犬羊外陵狗鼠內訌民罔莫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灑掃函復詩炎錄茲維能故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會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維能哉惟我壽皇紹大歷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闡之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爲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繼事靡一不述我與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用人禮祀越二十八會靡間厥享思篤于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一軌皇乎休哉逢古之茫赫胥大鴻楷麻繩書不可攷也已義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剛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煇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長禹由奴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僂歟臣曰奚直僂之

程史卷之十五

程史卷之十五

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遺時不易澤水滋微才者十六未宜乃庸凶族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微以悴于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按拾九秩式有衍脫躑躅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皇屋赤香委而弗留從容退居靡俟大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嬗變而劫惟械于位厘厘釋厥預乃若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鴻號錫類滋恩燕及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肆駿前躅日肅輿術來觀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僂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未矣俟于麗藻以挾不朽矧今宏仗軼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願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職不敢與茲事堯極立民康衛有諸載在萬世不以曠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營義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助疏

程史卷之十五

程史卷之十五

之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助以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供闡厥盛皇皇惟天而助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惟千泯泯芬芬會莫圖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培以豐古尙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較而踰之視我斯今粵歲已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彤庭曉蹕穆穆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大寶界我聖子聖子惟

程史卷之十五

程史卷之十五

睿天命夙以啟不吝于權蓋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之公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高宗中心祖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稱用康寧以燕迺福極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爲誰繫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開闢聖子重輝如帝之初於千萬年會靡或渝孰條不根孰委弗源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恩沈時之履仁涵于肌靈旗儀平國惟九其首既貸矧彼羣醜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母刻爾刑爾質之書爾有嘉言爾

程史卷之十五

程史卷之十五

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言何悼不以于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變言是藥惟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啟我壽皇爰及至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之式勿替厥度亦以燕門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說不肅不厲不震不鍊掉其善章貽我垂拱助迫大耄乃禪于華華遠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遠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速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顯號鴻休壽其並隆維時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極親心載與萬邦以無數萬姓謳歌于室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什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禘則有頌薦魚獻鮓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

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

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為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為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為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大夫或甚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稱其文有發而為文白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嘖奇層出自汪彦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為長嘆息等語昔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徑為成都帥曠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程史卷之十五

六

照曠閣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富國黨禍稍解天下吐氣鄙洵式為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為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紹成郡人在熙寧初停寧州嘗上言陛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母或流俗王荆公喜薦于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之紹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之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

權文定知之米知所以回天者曼形于色有節者聞之歎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善沮之為條例司所較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為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誠能以此為上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命之於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分而為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為害政蓋舉朝無遺焉于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武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胎靖康裔夷之醜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亦厭之紹薦荆公之子秀宸筆中出以紹操心頗僻賦性吝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程史卷之十五

七

照曠閣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遂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曰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散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且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公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未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良議命

蜀有楊良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嘗而多知自云知

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路臻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留之徧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默然曰是不能令終夫壬申金也申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者莫加焉目曰劍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宅火惟丙寅能制之蓋支千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火且自生生不窮難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未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矣疑其丙寅歲病死以為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鐘萬物一槩符執可知適是年顧當光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爐銷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宜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祖洽來餉軍與檄吳江袁丞都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為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前說因以為擬良作而曰惟其大分明所以非韓比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矣近歲以薦者改秩為宰蓋方晉未艾也

程史卷之十五

九

照曠閣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紆京邑之酷天卜歸其仁炎與中天八駿志返高京山初以計聞朝野編素皆有攀龍鱗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為下僚率中原指紳為位佛官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叙其志文

滯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里琴心久阻於望窺
友岡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駟哀纏率士究薄層空臣等
跡忝簪纓心增茶夢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
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頽何窮嘗聞無罪
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矧茲二紀喪我兩君義
不戴天扣九關而無路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
蚍蜉之誠仰千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
躋上聖遠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為
生靈已深露蓋之嗟更劇轅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
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
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常聞
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
祖中興之功推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僊馭
廣空載嚴馭駕法筵撤席更餘餘哀恭惟大行孝慈淵
聖皇帝蹈千仞之淵水脫羣生於塗炭皇天降罰裔土
告終萬乘墨綬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編素咸聲義帝之
冤自憐跡迹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游
恭頌法證三乘超越十地如天子名為善寂萬有皆空

程史卷之十五

十一

照曠

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
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
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啟珂固舊書之義不忘君直不
蔽姦忠信之至也徵祖上負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
寺肆筵以奠是時方身廢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
心薦殿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修水經焉元祐尚書李公擇常居其
上宗派皆承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燭者登進士第為

十一

照曠

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氏死敬子請解

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襄陽武師某
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醜敬子預坐間言及歲
薦事察屬成起囁喞帥曰郡有賢儒為師指詎可舍不
薦皇及其七敬子作曰燭之無功名念久矣此決不敢
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樞
星門居營幕之左昏風啟閉之不時軍士以為病請于
前校官制學地置軍門既數載矣敬子願必復之軍吏
謹嗽不服上之府帥乘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
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城關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
擅去官守有詔免所居官敬子既歸躬鋤其業不改
治廟祀裁古今舞制為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
耕讀以待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嘉
定辛未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
曰燭苟固耶固非所學特冒焉立朝權越其分請得以
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時士子
向風不遠千里至者卷朱先生在建陽敬子實師承之
其源流蓋有自云

程史卷之十五

十一

照曠

黃潛著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
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
山上驛書聞朝廷徵祖為之側席時方得燕兵端景日
侈上心向關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
張商英勸朕長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
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
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遂回六月詔
天下起免夫錢園卒固燕黃縣進戶部侍郎建炎中興

復以攀附致鼎軸陳東歐陽徹逐李忠定綱撤備納
寇皆其為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奸阿患得之
心蓋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吳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棟師淮東黃策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
幕府每從東雨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撓者一日持扇
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
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應
開倪位殿嚴賓客日盛相與恣恣真以為臥龍復出遂

程史卷之十五

十一

照曠

達當軸意以與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
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鄜山皆
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
功願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潛先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
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成笑之余至酒正暑見其坐上
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問為不誣也倖既潰于
符離侯又敗于儀真自度不復振對泣數行時彭法
傳師為法書好誦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
者莫不附筆倪知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傳師豪士
以恩科得官依錢東岩之門不心似顧官督府嘗欲舉
以使虜而不克遺終老於選調云

唐迫宋元稹官野史盈箱盜篋最著若朝野食載程
史輟耕錄者不過數種人尤膾炙程史命子刻入史
外函中以補正史之缺予意不然亦齋捉筆豈不能
如歐陽永叔別立一書公案乃圖識神怪街衢瑣屑
之類都率筆書之正欲後之讀是書者于游戲謔浪
時不忘忠孝本性其一種深情妙手可以意逆而不
忍明言者意或有在矣至若郭王肝膽事跡載在史

程史卷之十五

十一

照曠

册與嵩華等高雖五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何待程史而後表暴哉湖南毛晉識

程史卷第十五終

程 史 附 錄

程史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質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鶴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堯中衝濤及岫得免人異之少召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將用其術

程史附錄

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刺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遺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作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遺卒擒倭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備以索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營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

敗遂乘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見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問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

程史附錄

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策枝與柴以敗刺莫敢採樵以致殺皆謀定也所翼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捷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歷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盛戰奪其寨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一餘鎗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

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那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砦五年戰柘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間劾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殲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盧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擊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

程史附錄

衆五十萬蕩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清以歸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弼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

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
璩先通諸將皆潰獨飛力戰自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
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木趨杭州飛擊至廣德境
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獲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遣還今夜所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
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
謂曰此岳翁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木攻常州宜與令
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
破之又遣辯士馬卓林聚盡降其眾有張威武者不從

程史附錄

四

飛軍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國飛像祠之金人
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
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木趨建康飛設伏石頭山待
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
木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
木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
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木歸飛遣擊于賴
安敗之詔討威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
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盡稱飛可用通泰鎮撫使
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
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
金攻楚憲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
兵援飛飛屯三壘為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
遂陷時飛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
保護百姓何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
南新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三百殿金兵

至也計策

五

照曠圖

不敢近飛以秦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
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朱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
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
部從之進大敗走鄂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
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
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生吾
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遂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
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圍進敗自引兵十
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成走斬州
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
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所汝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
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新衛
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
徽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
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通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眾十餘

程史附錄

六

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
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
不從飛表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
招苟不略加剿除遽起之眾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
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
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者失意狀頓足而入陰
令逸之謀歸告成成人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葺金酒
趨邊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特成據險拒飛飛麾兵

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樞閣遣將迎戰飛不陣
而鼓士爭奮奮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
連控隘道親以眾十餘萬守邊頭嶺部才八千一鼓
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
殺之則賜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
首而撫其眾慎勿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
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可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無循有
方士無一人死瘴者領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

程史附錄

七

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
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
奏飛兵有紀律人特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
時處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
鄱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悉眾至軍都迎戰躍馬馳突飛尾兵即馬上擒之餘首
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
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下騎兵
圍之賊呼巧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
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
咸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
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
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
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皐皆謀焉偽齊遣李
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鄂諸州及信陽軍湖寇
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
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

至也計策

照曠圖

本史附錄

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羣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鄂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隣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僞為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鄆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剿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鄆州成與金將劉合字董列若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字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鄆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鄆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起鼎秦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鄆唐鄆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

程史附錄

九

照錄

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親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任武義大夫軍騎按其部附在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開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與周倫皆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璣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敵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誦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

程史附錄

十

照錄

迎之輒碎飛伏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未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車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舟盡壞么投水牛泉禽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詣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議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衆與等百餘人募飛義卒衆來歸飛入覲而陳襄陽曰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冀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岩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盡夏行師致目疾至

程史附錄

三

照錄

是甚國語即日政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
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兵
已去准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
置飛乃遣軍時僑齊屯兵魏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
破之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費等還七年
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咳芻
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冑而馳初不甚
疾北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積鞍甲而
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

程史附錄

三

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
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踰躍疾驅兩百里力
竭汗喘殆欲絕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純之材
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善進拜太尉繼除宜攝使兼
韓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鄧環兵隸飛詔諭德等曰
飛飛疏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
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
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
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
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
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復何憂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殿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
以委卿命節制九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王和遂不以
德環兵隸飛詔諸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會飛曰王德
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
之如何飛曰德與浚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浚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

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
視德等爾豈能孰此軍浚然曰浚固知非大尉不可
飛曰都督以正門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邪
即日上帝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毋
違例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起
飛還職飛力辭詔屬意盧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
罪帝慰遣之宗元遂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
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嚴閣之命成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
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鄭璠
叛浚始悔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璠期於破滅不
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
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
非吾軍中人張斌邪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大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
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邪謀莫
殺死即斃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
謀曰吾今貨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剋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
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
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
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
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
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
不臧恐貽後世讓相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

程史附錄

五

高不獲不便之意有陸手燕雲復警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
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
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道士僊謁諸陵飛
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燹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
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奇之也楨白帝止
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
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
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贊等分布經略

程史附錄

六

西京汝鄭穎昌陳育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
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
其軍長驅以闡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
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
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
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
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
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處自固飛曰金人
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
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
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屍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
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
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
仰視第祈馬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
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
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
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

敗之方郟城再捷飛謂云日賊屢敗必還攻頌昌汝宜
 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覓戰于城
 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
 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字重兀朮遁去梁與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
 過河人心頗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
 正中與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覓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
 遁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
 飛遣梁與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岩章銓孫謀等
 飲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請李貴李典張恩孫琪等
 舉家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蓋磁相
 開德澤路晉晉汾昭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餉義
 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
 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策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論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

程史附錄

照廣開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
 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
 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方兀朮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
 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
 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
 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願入覲帝問之
 程史附錄
 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
 兵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起飛應援
 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搗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
 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搗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
 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
 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
 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遣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
 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
 軍黃連鎮不敢進揚州中遇休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
 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情慮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
 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槍又用奏政王
 次翁計侯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
 飛因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
 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拔起累
 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
 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
 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使益恥楊么

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
 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梅賾
 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滿言還朝反倡言
 飛退還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槍
 欲與飛分其背覓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
 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
 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
 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槍捕著下大理寺將以
 屬搗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槍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
 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槍
 槍大怒初槍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已任
 不肯附和議槍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
 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諷其主邪
 兀朮遣槍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
 殺飛始可和槍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
 謀殺之以諫議大夫方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
 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
 攻淮西飛營于舒斬而不進北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
 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槍志未伸也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
 告張憲謀還飛兵槍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
 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鉤鞠之飛裂裳以
 背示鉤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
 驗鉤明其無辜改命方侯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張
 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
 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致高以章章所指淮西事為
 言高喜白槍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

孫革等證飛受詔返還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難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槍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皆徙家嶺南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機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傑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獄寺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請槍詰其實槍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

程史附錄

三

照

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手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道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珍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解日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不矣師每休舍謀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頭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啣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偏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掣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登頓口東南民力耗敵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督操諸葛亮羊

程史附錄

三

照

三事賜之飛殿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槍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資白楚水歸韓世忠留之甄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詒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屢賜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博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挂於人卒以此得禍槍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顯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槍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詔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震霆

程史附錄

三

照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捩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辨之始還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寇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功始沾一級男雲還願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願昌大職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衛允官以禮葬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鄂州門祇候贈武略將軍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槍令親黨

程史附錄

三

照

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求之左蕪南庫索請於孝宗還之某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衆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攷嘉定間爲額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寔修武郎開門祇候

程史附錄

三

照

論曰西漢而王若韓彭終權之爲將代不之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泅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槍之手蓋飛與槍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營可復宋恥可雪槍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向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藉食其謀敵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擊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好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姑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涓南之恨祗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

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
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履宸翰鋪述二子屯田足
食之事備以賜臣臣敢不策駑鈍仰副聖意萬一夫
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戰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
為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
不為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
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補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
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
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東西
路宣撫使兼管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賈
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奉詔移偽齊檄

契劫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
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
養之澤翻為仇怨幸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
分擬亂正統想其向目何以臨人方且安圖襄漢之行
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
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諸所在皆買勇之夫思共

程史附錄

三

照黃岡

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歷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
羽檄屢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
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
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
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
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
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僅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
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
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嗾

桀犬以吠堯晉徽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
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
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通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
各令知悉

五嶽廟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憤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
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遂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
警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
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

程史附錄

天

照黃岡

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蹂血虜廷盡屠夷
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莫枕
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
憇遂揮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依立奇功珍虜虜復三
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
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
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
其僧曰東松遂遂後軍王國棟并模屬隨焉焉觀其基
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
鬱密掩煙翠勝景瀟灑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
適逢俟他日珍減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
善緣以慰倦俗借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新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

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
孝煩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
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羣豈
足為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律詩

題翠嚴寺

秋風江上駐玉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
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敢沙漠羣兇定破機
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首席卷盡擒歸

青浮屠髮海

滋補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
聖主專師滅虜首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耆力修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驛令風塵迅天聲動北原長驅渡河洛直趨向燕幽馬
蹏關氏血旗舉兒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齊神州

滿江紅

程史附錄

三

照黃岡

怒髮衝冠危冠處蕭蕭雨歇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
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
年頭空悲切 請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
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
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嚙指
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
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首少移斷有誰聽

岳珂經筵百韻詩

臣一介庸庸當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筆久
汚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干宸覽諫簡衣萬
死尚寬九瀕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輒賦百
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聖慈特賜
睿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
懼震越屏營之至

程史附錄

永祐當歸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陰土復地大華牙萌
兩戎真裔違吾海上盟腥膻盤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
中興主初專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喜光得庚庚四七膺
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日月洗明清天授雅壇
笑風清清水英粹時臣大父報迹聖履張實匪鳴長劍
雄冠影曼雲衣供弭射燈火近韓黎聖世方求駁明
神豈舍舜始從魚鑰守小析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軍
不致鉅重門推彥政汜水從關勁驛召班龍節犀軍下
雀桁王師俱舊藩胡騎愈縱橫馬渡朝迎敵鐘山夜駐
營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撐虜虜猶繁熾吳都忽震驚
東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與旅追收建鄴城大
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重璣固石彭利兵
驍虎豹傑觀築鯨鯨玉帳旋平廣銅符遂帥荆皇靈期
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漢通封豕山林息聚蠹神州宜亟
復六郡乃先爭策犬徒馮墨苗民敢抗衝銳師撤後窟
高珠覆壁棚開邊兵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兇禍結人
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降人豈畏阮開疆下商豈結約
到磁洛謀帥難張俊還兵慮鄴觀但虞遺後忠初匪獸
粉更汚郭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傑未用渡河
舉細柳千屯電柔柔萬瓦流民俱授職戰士亦從耕

程史附錄

夫滄黎如帶原田查若梓連雲登美稼滿玉飯香杭芻
糗從今省兵銷亦頓贏更食無風頑民佚異飭賴姑定
鴻溝約交馳絕域伴鄰歡新玉帛宴衍樂筵笙未幾連
搖草惡知野食幸體容方濟濟革乘忽耕耕斷斷昭雄
趙天威震懾欲六師紛籌集四技盛雷轟戎駕爰方啟
神鋒莫敢擅投髮欣再見父老喜前迎戰氣通諸夏
聲沸八紘官兵農畢為胡穴泣聽程程步臨京開朝衣
諸履極香軍傳鶴喚楚帳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雖唯決
此行幸成千載積歸排萬年就何事東來詔遣追北指
旌麾屬皆壯士率狹有啼嬰棄及登樞極雍容傲佩珩
身雖處廟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恩深邊時相情和
戎徒效殺投几不聞鑿正爾先無著居然誘盜盈兒威
搖吏積風自動塵拜桌他儀吞噙鷹焚樂使令衆豈常
忌冠同浴不讓程遠處為徽福先驅謂後程一言鳴伏
馬千天下喬蓋蓋及謝表表兼觀賜詞許許身無少愧
憂國甚於醜彼諧宜投虎能言不離鷗鳥身豈能
健足先京有客悲周道何人歸舊初同時惟切齒來者
但恐憂長夜何時日沉陰發日晴是非從久定爾否待

程史附錄

終領先帝資神武深仇憤父兄每憶得顏牧胡忍棄韓
照哲監何嘗或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策頌表返諸博
故壘暨新祀幾封闕賜望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甘
雨典餘稔青天謫久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陛下
今湯禹王臣昔散閣令國大盛烈日鏗鈞心術參
堯運規模紹漢宏造形高閣繪良股盛朝展故將幸非
遠徵臣矧敢輕傳謠稽史謬取信訂言寧日擊無虛筆
雲章有滿簾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鏘願朝朝駭叨
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孟豐奏念提榮恩錫茅封耀光昭

家字榮誓懷如敵日忠報畢餘生

岳珂願天辯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
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
之在人心自有顯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
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身未必不為今日之榮
而今日之屈未必不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
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
而先臣首被讒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閩外未嘗

程史附錄

有疵蜂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數名
既高謨恭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
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擢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
猜薛仁輔以不願推鞠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
辜而罷士僕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為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
衣扣關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方侯高則以願
備鍛鍊自諫讓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造防
而得廉車姚政廢柴傳遜之流亦以阿附而泣沐榮選
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
乘隙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侃而不
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為
也蓋非特指神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
冤抑之莫伸者之為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
而不言衛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
僇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懸而暮拘天控風旨之
下凌虐可知訖不能追寸草之命慘及其身為世大恥
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

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譴使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
 去圖蓋未敢逆為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
 哉紹興更化遂議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
 念先臣不忌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
 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家地疏以龍命而祿其孫子子
 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
 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
 幽隱雨露沾溉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實出史牒蓋自漢
 魏以來功臣被誣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
 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
 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耄童穉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
 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
 而伸而殉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
 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寬之心益切天下
 抵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
 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
 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
 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竄鱗比

程史附錄

吳

照曠閣

寂無譁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疎然歎曰良將之遺
 烈蓋如此繼而刻棹遊前瘁廣訟先臣之冤澈遂喻之
 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
 至有為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嘔泣者猶未止
 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
 整雖小犯不寬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
 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辯然
 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為冤請敘
 先臣之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手張

俊而秦檜者是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
 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
 捷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槍意欲分其背鬼
 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與版築先臣又曰吾
 曹當戮力圖寇復豈可為退保計邪俊則怒之二也疆
 敵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自上眷寵加厚
 迨於諸將先臣於俊為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
 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
 家南還已莫辨於捷辣歸師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視於

程史附錄

吳

照曠閣

室然奇聲之間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
 之私敵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
 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鄆
 有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問嘗一及時事
 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
 死其謀危固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舊衆出師乃首
 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
 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摭世忠軍事且戒
 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性有府楚
 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為者若使飛
 摭世忠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與耿著獄將究
 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
 之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來
 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其著獄者
 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諸
 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為尤切唱和一辭遂成大
 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
 俟構拔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

以淮西之逕迤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
 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
 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
 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
 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
 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矣矣明辯皆可覆也嗚呼冤哉
 顧天莫問洪皓嘗奉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為慟以為虜
 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為岳翁命
 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為和議自是
 可堅而查篤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人不
 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遣檜書曰爾朝夕以和
 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
 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為信即皓之所奏
 而觀之籌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冤而後述
 所以為額天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
 戰而其內騶外攘之尤彰大者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
 言其事破張用收育成歐虞寇而歸之農蹙叛將而降
 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

程史附錄

吳

照曠閣

豫慶忠信者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
 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賴陳數十郡復
 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謀國亟命班師使
 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為先臣扼
 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
 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
 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
 自鄙儻侍先父臣霖日間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
 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贊而命臣者言猶在

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湯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備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辨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舉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克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

董華制之柄當時日歷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提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謂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為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入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技之

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蔡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兩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婿謝侂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尙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筆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因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效也嗚呼此籲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

程史附錄

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嚙不敢議

稔惡而繫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為虜方頤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杭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而命之頃改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即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磨旨曲頌且有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辯而自明嗚呼聖恩皇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剿虜之功為罪乎建炎初偽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真散可也上欲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

不幸尤可哀也臣向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為懷姦以深入奮討為輕敵以恢復畧為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為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為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為不必辯謹叙

孝娥井銘 有序 西蜀劉瑞撰 提學

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製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柱號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

如寬沮憤如鎮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嗚井可竭名不可滅

汲古刻程史有附錄一卷蓋岳郭王故宅為浙江某著有孝娥井水監亭舊蹟亭後明按使忠節王公相嘉清中某使錢公名如京刻程史取郭王奉侍詩文詞亦齊雜著及提學劉使瑞所撰孝娥井銘王公祠記附焉毛刻一仍其舊余謂作此書去為岳王之孫附其祖孫文章并銀瓶遺蹟猶云一門忠孝可見其禮敬王公祠記亦附此書之

程史附錄 末於例為未協改刑去祠記而附錄仍刻為吳川張海鵬識

程史附錄

程史

程史序

江 沂撰

程史一書宋末岳先生河之所著也所載皆當時史書不及收者賢賢詩文世俗體語或偏奇駁怪之舉不純于史體故曰程史示止備私居記述爾其大意則皆有所謂而非徒然者也然其論議高致辭藻深則其人所負之材學亦聚可想蓋板刻于浙之嘉興脫落既多讀輒中廢訪求征恨未見其全者近奉朝命來按廣東大參姑蘇劉公欽讀問學該博良由高希忽出善本書經密閱唯文東先生批點者為之欣然若致值玉初志竟得遂命翻登諸梓與同好者共之按史岳武穆王五子雲霄霖霖遂先生孫之子也仕至嘉興知府又有愧鄭餘亦傳于世武穆忠肝義膽直節勁氣與日月爭光與山川齊久而又有賢孫如是是書之傳文章之顯將與厥祖之名同不朽歟時成化十一年乙未正月元日建安江沂題

程史序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繩撰

程史十五卷

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談諧之詞然惟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為自緣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高麗朝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册文可以不存又康輿之題徽宗靈一條為張端義責耳集所載款均孫觀碑記實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互異亦偶然失實惟其以程史為名不遂可解考說郭載柳程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遷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河蓋襲而

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為蓋運常四寸程圍倍之注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曰程林前几也皆與蓋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為程程集韻訓與檢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云此書雖間及諸戲怪瑣之事然大率記朝政得失及兩渡士大夫佚事為多惟筆端冗漫不似所著魏郡錄之簡潔其記韓平原八字為壬申辛亥己巳丙寅日者謂至卯年壬子月必得奇禍而竟驗亦足以資異聞又云其克敵以一條謂本於神託所上風風弓非即太廟之神符弓以容齋三筆為據然洪氏親試詞科用之入賦而得萬所祀當得其實德翁或別存一說耳陳氏藏書志有元刊本並載嘉定七年自序云亦齋有程萬介几間察表可書余或從擇神間聞見見諸能理鉛

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藏者不若身歷臆口者不若目擊史之不可已也蓋矣是程史取義自序甚明提要所據本豈缺此序耶顧氏目錄引直齋書錄云程史猶言柱記也集韻訓程與檢同大約取檢書之義說雖不誤而亦未能引自序以明之荀學齋日記壬集下云云程林前小几也此因李衛公書名而用之取几案間私史之義不遇與筆記散衍等類耳

程史補辨

程史提要補正

翁同文撰

案提要所引較正史為詳備諸條中有宜生事蓋謂宜生使宋返金後於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被宋詳於金史卷七十九本傳也陸心源雖顯家續跋卷六有金史宜生傳引金世宗實錄及藝文所述宜生行狀宜生生北宋元祐六年辛未(一一〇九)卒世宗大定三年癸未(一一六〇)並無被宋之事金史本傳云云實本程史此文特為徵引揭出又案岳珂於宋史無傳其名僅見於岳飛傳末致前入於其生平不蓋瞭解所言各異此書所述涉及其本人經歷頗多亦可供考其生平之助也

四庫提要辨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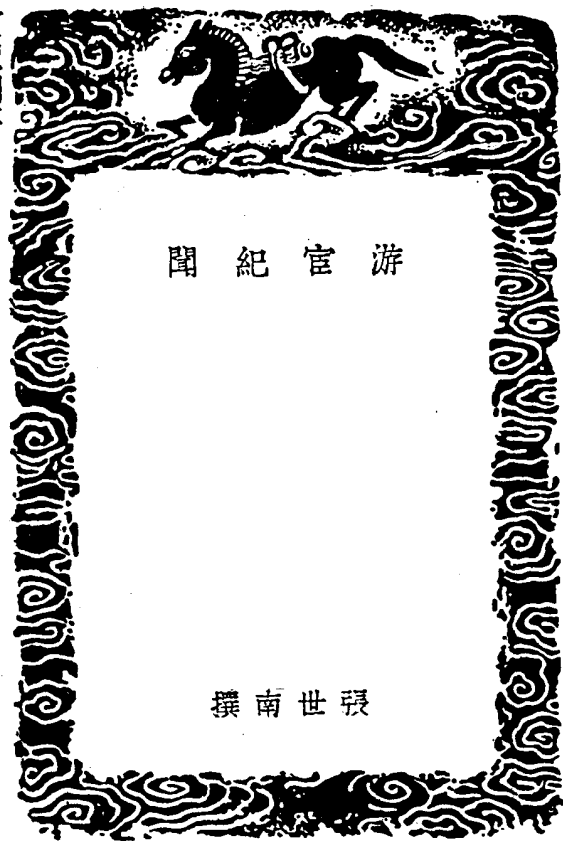
余嘉錫撰

程史十五卷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多足以資考者蓋惟其以程史為名不甚可解考說郭載柳程常侍言旨第一條記明皇遷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程史注云此書始於宋末岳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為蓋運常為圍三寸程圍倍之注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曰程林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為程程集韻訓與檢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

程史

嘉錫案沈家本日南雁筆卷一云當是用晏子鑿楛約書事考工記注程讀為楛以程為楛乃假借字



游宦紀聞序

僕自卯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及壯。走江湖無寧歲。聞見雖稍廣。性天不靈。隨即廢忘。紹定改元。適有合原之戚。閉門謝客。因追思捉筆紀錄。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題之。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嗣有所得。又當傳益之云。鄱陽張世南光叔。

游宦紀聞

張世南撰

游宦紀聞卷第一

宋 鄱陽張世南撰

書云。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書以此問學歷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制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稽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其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鄱陽為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都頌作七談。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滢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輩訪問。彙聚而為圖經。然登載亦未詳盡。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渾化。驟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政開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

半兩許。用水一小盃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塊。研至五色。見浮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銜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奉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未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來狀。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見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凡九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令人觀之。宜泚頰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允不知為誰。嘗放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當是謁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防。右防諫。祇候參節推狀。元伏聽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月日。醫博士程防。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某啓。伏以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膺時祐。與國同休。某限以職局所拘。不遑躬詣。增。祇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某。與今大異。今醫家所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焙。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湯瀆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元子藥。則以乳鉢研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洋脚。若酒糊元。則入酒研。若以麪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游宦紀聞卷第二

唐鄧開多大柿。初生澀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椀橙置其中。則紅潤如泥。而可食。橙亦可代椀橙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椀橙。世南侍親官蜀。至梁益開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椀橙切去頂。剝去心。納檀香。沈香末。并辟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珠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錢。住時因溫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思不能久留。惟藏菜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涼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濱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蟇。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為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閒以為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蝦。親朋開更相餽遺者。此也。辛巳。侍親守西陽。一日遊部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沉陵胡宰。留括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為珍品。名曰風蛤。予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閒。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谿或巖洞。開捕大蝦蟇。名曰石擅。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

巨田箕耳相捕者云奇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旁磨石惟不脫得錦襖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雲龍同張其羅劉淵林注云罽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雄者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蟹

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開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岷昌案高初亦諸蕃貨所聚處五羊桂檳榔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船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蠟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附他果亦有一角者嶺表錄異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為胡帽犀胡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有粟紋以蠟細為貴賤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屬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微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見即破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為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鹽犀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是也犀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飾斑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雄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雄者是特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為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滋反將犀煨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為生犀有得其蝟角為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暉因職于南海見船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腳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蹙犀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蝟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徒去別山逐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開老瑞李德水撰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微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餌四邊取方為鉸且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脈在內兼無皺裂四邊雲頭雨脚直者是也不拘幹蝶特粘謂無紋螺紋旋旋特粘細粘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豬黃犀須是裏外透明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一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籍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野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逼真易為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辨者非邑開市語謂犀下品為鬼犀乃死犀犀其紋色絕不堪也案犀四邊或也或無取犀字之說又案故曰野犀上與有脫文

淳熙丁酉歲者以混補太學人數額冗遂立待補太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預選者有取此是亦薄收場屋之效時多糊塗之語獨司業計公衡名之曰貢餘尤覺鳴水之味也內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阜英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賈利以審盛貯即翁曰塗中走浦將若之何投汝一法可煨阜英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凡衣帛為漆所澆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水膠磨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即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汚石膏火燬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效

驗漆之美惡有驗括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似鈎撼動虎斑色案謂刺作琥珀色打著有浮瀉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筒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鞦韆子上纜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雄黃雌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愛雌黃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內研頃刻成粉色極鮮麗與韶粉相忌繪事不可用二物稍相親則色淪青而黑向在蜀曾令畫工用之卷歲數月已而展觀其色果然工亦不曉雌黃雌黃中皆有水銀一類乃然雌黃水銀其類必黑

斬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為鐵錢例開鑄鑄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日沙模作次日磨錢作末日排鑄作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奉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希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緡與父省華同日故秘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翰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陪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輪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連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適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適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聖坡之直兄弟在望三陪風開之游二事實為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韻略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音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談謂打魚打水打船打撒打量之類於義無取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字韻中音俯九又尤字韻中音方鳩穉字亦常用者備檢字書皆無之尖字韻中亦不載案文韻曰案韻古韻作道

東坡謠呂微仲值其晝疑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盤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謠言以龜目未暇尋閱質究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真目排比端正不偏子細辨認方知為非真目也案詩與石龜詩云道人莫欺此龜無六眸初神龜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視陋且怪長目廣鼻虬髯垂瓔

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擗捫虱。然為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輪日月磨與磨。一合乾坤火是非。熙寧中文與可因至天彭館於徐公園。盃酒談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盡蹇酸態度。元豐壬戌。郡守子固。擢其歲久。隱晦漫滅。遂徙其壁于郡圃凝翠亭。今不復存矣。有石刻在。世南嘗得其本。今人但見與可枯木竹石。未嘗見其為人物。坡公謂與可詩文不能盡。溢而為畫。變而為書。皆詩之餘。誠哉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成強其筆于楮。以為七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日今斂板鞞躬已見。二千石在。衆莫不譁然。晒之。且謂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為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鞞躬之說。莫不為之一笑。今之作倖者。皆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謂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鎮不俟賜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會借紫。後得軍則仍服緋。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張嵩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旨從之。遂為定例。

游宦紀聞卷第二

泊宅編云。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沙隨先生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鶴生三子。一為鶴。曾經曰。鶴生三子。一為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鶉。鳩生鶉。南海記曰。驪生子百數。為驪者才十二。餘或為龜。或為鼈。然則堯之有丹朱。舜之有舜。舜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先生又嘗謂桂生桂。桐生桐者。理之常也。生異類者。理之變也。先儒謂揚雄宜有後。張湯宜無後。然則人之私智。安得必之於天。孟子曰。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斯言盡之矣。

昔人有議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攷。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為美稱。般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在之姪問。曰。絲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曾語之諱。尤非是。生日名。死曰諱。故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案漢宣帝諱詢。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筊插筭箕。布灰棹上畫之。有能作詩詞者。初開必先書姓名。皆

近世文人。如于湖。湖止齋者。亦有能作時賦。時論。記跋之類者。往往敏而工。言禍福却多不驗。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許。許扣功名大略。即書沙門光遠降。先自贊云。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戒。醉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它枷鎖。棍杖。又一云。無疑無疑。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提。捉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兔如飛。後再書云。黃子黃子。文魁多士。溫籍胸中。十萬兵。縱橫筆下。三千字。無垢為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躍西門浪裏。後八年歲在己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己丑。實符火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體格縱橫一聯。不差一字。見物已先知之矣。光遠乃昔時雲游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為道士所禮。偽為補衣出巡。盡毀觀中向來不禮之人。南僧不許入蜀者。以此。距今百餘歲。尚為點鬼。可謂異事。

龍谿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文名。作詩云。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鈴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煙暝客衣濕。破夢午雞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年輩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羣兒著力擠。一日狼心胡假月。十年豹霧隱愚翁。不逢華且開昌運。終抱沈埋返故樓。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為諸公所稱。叔止名軫。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說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蠟之費。燦斷而磨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所得。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途再鑿諸木。列巖之堂。今間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天矯。灑落奇妙。技藝不測。而脈絡皆通。真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號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常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偽齊滿。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無良。老。皆不失其懷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翁云。身長七尺九尺。案高詩作美髯髯。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鍾長柄。略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開廢地為圃。或區或架。或庭且陸。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莖植耘耔。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莖芽甲。滋養暢茂。以故蔬不絕。味時。它圃蔬為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嘗爾治圃。嘗爾繼履。屢堅韌。革鳥可穿。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買之。以饋。號曰蘇公履。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之。負債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

莫測。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飢渴。時張公浚為相，書函金幣，且移書周豫章、李潛及師田、余鄉人蘇雲、柳宗元、流亞、逐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瀋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處，為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瀋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為游客，入其園，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士錐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意消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為蘇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敘，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乘相權，令某等造虛以禮致公，公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上，翁色邊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邪，抑名邪，繼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請朝上謁，越夕遣吏迎，則扁戶闐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掛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為名之曰瀋園。

世南頃在瑞安畫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閉，心竊愛之。讀數遍，輒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它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謾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親使丞相小陌雲莊，天葉忠藎，鈞候萬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廷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與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轍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卻嚴寒飲醇酒之論，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就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盤餽幾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自閒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沈。荷花正鬧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宿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寤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復不恕，何哉。朱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可畏。云云。又嘗記其答益公惠鳩兔橋酒小東云：錦羽在桑，翻翻二七，揭衣缺口，躍躍一雙，扶掖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其惟某官文章，藥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著英，橋頭續酒，酒飽飽德，填然四美，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追節，云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邊，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裝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為函，猛火油以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得自西域，酒衣雖弊而香不滅。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游宦紀聞卷第四

子友人胡子震嘗謂子曰：牛以鼻鼻，蓋聞之前輩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空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雖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菊，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聾，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永福郡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諱，改名永福。在唐新州縣，後有邑宰潘君滿，解讀愛在民，樂臥祖饋，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沈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惜情未斷妾心懸。沈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未署太原王氏詩，詩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繁以記文，籍之字右方自唐及今，流源巨浸之所漂，驚風凌雨之所滌，薄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傳閩中記作沈王灘，陳武祐刻石，卻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為正。陳武祐刻石，下亦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為業。鄉人自為張鋤柄，狀貌醜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弈，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張心知為仙，冀有所遇，忍苦噉咽，且及半，若將盡吞，遂弄其餘而歸。因忽若狂，絕粒食草木質，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禍福，素不諧書，忽奮筆作字，得義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構。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為僧人，號為張聖者。游邑中，募緣造高蓋石橋，富室揮金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僧笑云：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出，狀元無庸頌也。及待講，蕭公因梁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月，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公時。黃仲實黃仲元元空二格，未第，偕游太學，善人倫者，多言其油膩天羅，屯滯相也，黃稍稍有自沮意，僧且謂曰：待我及第，汝當及第，乃自笑，謂僧人及第，理所無也。既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訪張僧，乃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不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罵，莫敢詣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挾筆，又時拔筆鼻書，時里有吳氏建重光寺，輪藏成，求讚於僧，援筆立就云：無上雄文，葉鮮幾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為珍寶，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復，沈毛江上馬馳前，長沙過了金沙灘，望岸遙知到岸緣。夜叉歡喜隨心答，菩薩精虔合掌傳，半千六十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處圓，筆力遒勁可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婦隨眾往謁，僧命至前，痛嘆其項，婦號呼，觀者烘堂大嘔，歸語其夫，夫怒，奮臂勇往詬罵，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來。

罵者不聽。居亡何。婦以他志投繯而死。又有鄉民著新紫襦。請以為施。民有難色。僧曰。急抖擻去。狗毛。羔民。竊烹。鄉狗。得福人。無知者。故戲之。又有富室。遺少女。求願。僧曰。好弓。往。收。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遺。之。即。裂。其。底。得。視。紙。乃。佛。經。也。神。異。多。類。此。後。游。郡。郭。大。為。帥。府。賞。識。十。福。僧。頗。多。忌。疾。本。上。有。此。二。字。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輩。生。蕩。一。梓。戲。詰。且。遣。遣。郡。帥。是。日。十。福。廟。參。帥。舉。似。之。中。一。僧。云。得。毋。非。耶。山。間。偶。亦。有。此。歸。獻。百。類。蓋。郡。中。多。以。積。代。薪。獻。臺。禾。熟。時。寺。倉。積。糶。荔。樹。上。及。多。積。空。蕩。實。偶。向。無。恙。得。以。巧。設。欺。計。帥。亦。因。此。疎。張。人。謂。張。狂。時。最。靈。豈。獻。蕩。之。夕。適。會。其。不。狂。耶。張。自。遇。異。人。後。絕。煙。火。走。人。開。五。十。餘。年。奇。事。不。止。如。此。友。人。與。信。可。永。福。人。為。子。言。是。數。事。皆。其。誓。此。時。得。之。鄉。里。長。老。未。議。且。神。仙。方。技。秘。怪。之。事。書。傳。所。記。從。古。有。之。然。詭。誕。不。經。無。補。世。教。而。子。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禍。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發。人。隱。惡。雖。虧。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七福地。出縣郭。陟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真君上界。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該曲臺祀典。石門插天。杉檜畫暎。猿猱清嘯。與塞泉響。答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開樂聲。出林杪。綠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弈棋。立良久。道徐棋。子一吐。令歸。歸即解手。說時。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縱游。遊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法。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聖。徐。喜。酌。酒。共。飲。草。屨。中。時。消。月。草。木。影。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為。樂。以。餘。瀝。一。噴。頃。刻。林。花。徧。開。今。名。所。居。曰。花。林。莊。徐。功。行。成。將。入。山。煉。大。丹。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為。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真。君。有。祠。云。自。仙。羽。化。後。俗。服。凡。骨。莫。有。一。語。其。上。者。數。百。年。下。有。謝。僧。攜。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借。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登。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秘。四。方。游。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則。掩。蕩。亦。之。奇。觀。獨。去。洞。數。步。有。石。龜。與。石。棋。枰。對。立。古。老。相。傳。云。龜。傳。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出。適。師。林。坐。逝。主。僧。於。齋。席。中。即。知。之。歎。云。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即。席。坐。逝。其。徒。談。昇。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製。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難。高。而。貪。噴。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脚。跌。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收。教。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梗。槩。如。此。高。蓋。為。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往。往。遠。從。遊。覽。吟。題。甚。富。有。一。聯。云。雲。煙。護。壇。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為。能。點。出。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開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翳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巖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隨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宰

作詩云。神峯龜嶺與龍嶼。三處家山一壯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公神峯。鄭公龜嶺。黃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闈。籍。挂。仕。版。者。法。常。運。避。唱。名。日。陸。蕭。公。為。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陸。星。辰。曉。澤。帶。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鄧。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永。福。邑。東。有。隸。宮。乃。吳。太。博。經。謁。大。門。內。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匾。語。首。遂。給。事。黃。公。龜。年。公。即。領。略。立。解。手。帕。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儼。百。順。鉤。陳。之。衛。金。枝。玉。葉。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鏘。筆。法。高。古。太。博。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既。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末。第。時。最。貧。素。自。處。澹。如。應。鄉。貢。引。保。日。有。致。官。某。縣。尉。居。廩。內。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既。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欄。相。遇。於。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遂。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攜。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為。慮。那。可。復。講。樹。先。輩。事。况。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解。不。敢。開。命。也。遂。定。婚。於。避。遁。開。分。攜。働。突。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間。言。公。登。從。囊。夫。人。尚。無。恙。若。公。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嗚。呼。今。之。年。少。弄。筆。墨。取。第。者。項。背。相。望。開。公。之。風。查。亦。知。所。以。自。省。哉。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巖。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剷。棘。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淫。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深。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臥。山。下。者。累。月。風。雨。晦。冥。之。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致。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斲。為。寶。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像。眉。空。脣。白。骨。氣。龍。鍾。宛。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構。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嚴。者。能。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搆。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燈。燭。山。徑。崎。嶇。游。者。有。攀。躋。僂。僂。之。難。及。最。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簾。臺。殿。繚。繞。使。人。神。觀。軒。豁。忘。其。艱。難。河。遭。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鍾。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尚。餘。不。盡。尾。格。及。妙。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供。越。室。而。右。有。鈴。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輩。微。徑。僅。可。著。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嚴。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猿。亦。野。性。便。習。然。也。詹。事。王。公。十。朋。曾。遊。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士。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巖。洞。來。人。言。儼。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獲。猿。嘯。鐘。鼓。聲。邊。日。月。開。旋。結。佛。光。凝。紫。翠。雲。將。壓。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簿。柯。公。拔。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嚴。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十。九。歲。官。人。來。及。期。與。公。同。游。者。十。餘。人。老。行。前。致。茶。問。稱。中。誰。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巖。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剷。棘。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淫。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深。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臥。山。下。者。累。月。風。雨。晦。冥。之。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致。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斲。為。寶。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像。眉。空。脣。白。骨。氣。龍。鍾。宛。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構。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嚴。者。能。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搆。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燈。燭。山。徑。崎。嶇。游。者。有。攀。躋。僂。僂。之。難。及。最。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簾。臺。殿。繚。繞。使。人。神。觀。軒。豁。忘。其。艱。難。河。遭。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鍾。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尚。餘。不。盡。尾。格。及。妙。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供。越。室。而。右。有。鈴。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輩。微。徑。僅。可。著。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嚴。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猿。亦。野。性。便。習。然。也。詹。事。王。公。十。朋。曾。遊。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士。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巖。洞。來。人。言。儼。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獲。猿。嘯。鐘。鼓。聲。邊。日。月。開。旋。結。佛。光。凝。紫。翠。雲。將。壓。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簿。柯。公。拔。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嚴。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十。九。歲。官。人。來。及。期。與。公。同。游。者。十。餘。人。老。行。前。致。茶。問。稱。中。誰。

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沙隨先生在秦興時。有乳媪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忍。知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愈。他藥以陳藥黃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子各異。或佳其有眼為端。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者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鵡眼。曰鷓鴣眼。曰了哥眼。謂青也。曰雀眼。曰雞翁眼。曰貓眼。曰菖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為上。黃赤為下。諺謂火黯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豎縷。澀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蠹。復燥而色亦如後歷新坑。謂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醫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已上皆聖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為佳物。

三山方言。次菘曰蘇。傍水多植之。雖皆在水中。遇晚稻根蘇亦植。有一種柑曰回青。實大凌冬不彫。滿樹垂金。至春復向背。再黃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抹利相類。頌永嘉之柑。為天下冠。有一種名朱瓊。花比柑。其香絕勝。以箋香或降真香作片。錫為小瓶。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飯之傍以漚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微飯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瓊乃好柑之祖。裁接之法。始取朱瓊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疎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盡為佳者矣。朱瓊乃積也。

三山湯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火山。質小而酸。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後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減前中。三十年來。始能用撥樹法。取品高枝。墜以肥壤。包以黃泥。封護惟謹。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踰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品。果中又有黃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黃淡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淡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窮境側。

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履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謙從使于闐。為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

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為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當時。以為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肪。若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賣。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麒麟。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中之下。中之上。中之下。中之上。中之下。宜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籍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輩。之角。勝負。為博戲。昔有。鬪禽。未見。有鬪魚。亦可觀也。開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為十幹。自子至亥。為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為干。以枝為支。非也。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歸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年。惟天聖。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政明道。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推選。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孝廟。居重華。六年。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第六

世南有。合原之成。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宿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非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桑麻。問道。傍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峯巒。圍繞。一日。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寺。善。放。記。載。乃。唐。大。歷。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兩。僧。寶。光。有。峯。巒。圍繞。一日。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寺。善。放。記。載。乃。唐。大。歷。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兩。僧。寶。光。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遣。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靈。爽。增。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僧。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峯。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場。今。鄧。州。也。遺。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陪。愛。此。山。師。具。慈。悲。若。為。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衆。莫。曉。解。於。是。雙。峯。選。日。入。院。光。師。攜。杖。下。山。別。建。禪。院。即。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下。身。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清。澗。水。石。連。雲。建。讀。書。堂。僧。禪。觀。隱。居。石。中。遺。址。猶。存。嘗。夢。游。他。國。於。巖。阿。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伽。維。化。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毫。皆。其。真。容。非。世。間。相。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託。於。夢。感。自。正。本。之。外。別。有。臨。模。二。本。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讀。觀。竟。日。其。間。有。碎。破。碎。糜。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書。畫。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聞。有。題。其。傍。云。西。岳。僧。貫。休。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玉。筋。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蜀。國。龍。樓。特。昭。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劍。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

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則以為高僧。開貫休之名。則以為能。實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學吳融為之序。唐相張格。韋莊。王繼周。皆有詩紀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冰翁黃諱煥。煥。字季與所創。季與向為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書。壽國脈書。嘗經乙覽。今浙瀛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為四方祕藏者。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田入寺。為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瓊躡雪。洶湧澎湃。浩浩聲若奔雷。下臨石壁。屹立萬丈。真奇觀也。時雲雨未收。霧流初漲。風霧滄鬱。山嶺水涯。千態萬狀。得寓目者。移時不忍捨去。世南既登覽山川之奇秀。且得放散其事之頗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秦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聞。此招權之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閒有去取。吾郡德興士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開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不覺振股。以此惡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劾士。辨驗篆文而已。又有蜀士投啓干闕。其開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

董季與昔嘗為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若淋血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漢之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大縣。趙定更相訪。定更名不疾。疾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董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碗。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婿也。先生嘗書此事於家廟之壁。

今之遠宦及遠服買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為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隙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博覽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室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鋪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漢洪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馬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制作馬元和中。裴苗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徒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不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霽露之雨。遂為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碗。後刻銘曰。惟端有容。孕石惟豎。豎乃下巖。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溫鑿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己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喻安中者。後又得張無垢

道贊茂質。研後刻詩曰。端石硯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直與日月爭光輝。贈藏久矣。不亂用。惟恐翰墨污染之。子文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硯無輕棄。經史妙處其發揮。飛流澗沫偏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無垢居士子。喻子書蓋小篆。玉泉先生學張有篆。無垢從沈元用學。汪端明從無垢學。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炎二年。李順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生親筆。紀載幸章云。此奇物也。子孫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守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隨程氏世傳之寶。二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自曲江攜一道人歸。三節亦嘗聞有竅能吹笛。凡飲食則以物塞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視。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下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請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強弗友。剛克。爰友柔。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積其疑。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宜。廣慶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宜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幸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徒。慶辰云。昨夢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預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八人。同宴。起幸預焉。果與慶辰隣坐。幸亦天族師備。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立春正月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葛。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紅。梅。梨。栗。柿。楊。柳。紫微。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匾橘。已上種接。於十二月間。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檜。川海棠。黃海棠。紫球。轉身紅。祝家棠。梨。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頭與本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苗稍長。即撤去葉。無有不成就。

沙隨先生嘗蓄一畝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鋟都盡墨無聲。相如閒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季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鶴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同。參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顯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谿先生汪藻。汪紱。汪穀。張宗諤。張琮。張煥。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之詩。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樞密院事上

柱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做中國體李之詞云跋于望之適江干之頓節亦既賜賜原注止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朵之雲特賜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慶名品別且染滯私觀之物則嘆頭紗三枚白成銀花銀盤一面紫大紋羅一匹生大紋羅二匹白盤大綾一匹生花綾二匹白細布三匹大紙八十幅黃毛筆二十管松煙墨二十瓶松扇三合摺扇扇二隻螺鈿硯匣一副螺鈿筆匣一副冠絲藥袋一枚冠絲篋子袋一枚繡繫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朮二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頗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行以徐婉為國信所禮物官奴之歸以讀高麗國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上之德廟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為宗丞兼掌書學其奉使時李資謙為太師尚書令高麗國主多納李氏為后妃由是門戶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富籍為同接伴金氏為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以文學遺富賦豐貌碩體而黑目露博學強識善屬文知今古富籍亦有時譽吳嘗密訪其兄弟名之意蓋有所意文章動世此語蓋不誣云

游宦紀聞卷第七

沅芷黎籍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閒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為翠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開單路分煒字丙文始創為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歛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於別辨平生傳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派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書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虞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新有緣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瀨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非賈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開前則項籍劉戊一句中觀瀾文作劉備穎瀨集作劉季觀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常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劉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耶或傳寫訛誤而意其為備為季耶要當以先

生手書為定也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刃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退而攻諸傳記乃知其為劍考工記築氏為劍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牘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刀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亦刀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為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出雲萍錄令寄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開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丈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為叩之少還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開有云恐出臆斷後閱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劣不可毫髮之差李丈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適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單秀才商作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餽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禱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暮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曰為雙楠居士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稽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為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不知所止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係番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開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嚼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燥則成片為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蛟人採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麝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扇以分煙縷所以然者氣極微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瀛洲喚

凝積多年風雨淫淫氣味滲於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霧散於沙嶺其氣腥穢推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瀨以為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說皇極經世書鑿可見矣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災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混潛心此書作太乙肘後備檢三卷為陰陽二通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攷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開命司天楊維德脩五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亦為精詳其開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攷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申更隋唐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中更信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為又卻如此本朝與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為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離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混跋肘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報王稷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楊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武丁不降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縱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為禍應案前朝作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研其所以然昔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襲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道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

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以知變為貴況冥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固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為君臣文武周公為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循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陰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巳開西光方燦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虞復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己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與王混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第八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長於詩劉涪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彙今載于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子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教書以贈紹與三年中春二十四日黃銖識景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聲動寒梢棲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東門舊家山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脩寶學寶表宴胡明仲侍郎遺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看鴨翻波濺頻未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峯破桐陰亭午列軸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揮塵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風辭語盡錦歸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憶歸與聽扇歌高舉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闌干六曲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曲瓊閣不卷沈燈看星轉疑好小裴徊雲開征鴈來其四序云適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欲煙花澹澹山凝碧驛車問征路賞春風雨陌正雨後梨花幽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酸醞消息其五序云季溫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因以為寄字案其五句下疑脫字亦誤秋寂寂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

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曉霞紅。看山迷密嶺。煙暗孤松。勁韻韻
風快。輕若驚鴻。心似鏡。鑿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蕊華滯。改容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忽
忽。念雲軒一步。回首春空。探風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歎塵黃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未文公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
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
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誦仲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選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
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
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
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
有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
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
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論官論。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之說。以求教於白鹿洞。胡公。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
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天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
運行常速。順而柔者運行常遲。今不特友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十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
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
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
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蓋二十八宿乃經星附天而行。旋然不動。可從而紀其度數。亦猶量地
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為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歷。其說正如此。
此竊意歷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蓋三百六句有
六日。其原起於此。其實三百六句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幾與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月。則
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歲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句
有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句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
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裕云。饅頭當用饅字。頭。不作。字。見東晉餅賦。與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蓋
用饅字最為有理。

予於荷磯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闕云。望關河試窮遠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
游宦紀聞 卷八

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拼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菱花鏡。邊松倚竹。空憶舊詩
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獨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
青顧。何如引去。任棧上張鷟。山中李廣。高略儘風塵。又賦雨中花。一闕云。予往時情。劉改之。作摸魚兒。頗
為朋友所喜。然改之向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
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前。前放歌
起舞。人閒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數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
封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神州。塵榻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隔水寂寥。傳恨。淮山宛轉。供愁
這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更有冷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自哺後。連日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
牛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覽。沙。四日游天。六日鳥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遶畢始散。此皆圖志所
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武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
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宮保趙鼎。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蔡元。杜祁
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八。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八十五。范蜀公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
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八云。
朱文公移翰林。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
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下峯。按嶽山圖。禹碑在崎嶇山。詢樵者。謂樵樵其上。見石
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穆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剝。讀之得
古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案。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身。蓬倒披。飄風泊。擊蛟蟻。而其形
模。果為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歷辟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卻不甚
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殷舟和尙第二碑。以一揭。庶
右自為寶玩。曹喜甚。檠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自昔人罕見之。
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庫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幼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
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昇
至縣市。火復昇。至桃花。又火。遷于神祠。始息。乘莫。誠予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必縣傍
縣中。古有龍。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為此物。以鎮。塞妖。蛟。歲。月。深。久。水。所。漬。故。不。類。鐵。致。災
者。徒岸也。異時。常。復。置。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為。厭。勝。鐵。或。以。為。湖。賊。王。玄。訂。石。或。云。昔。人。拒。敵。鎮。江
之。具。圓。經。皆。疑。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吳。人。於。江

破雲書處並以鐵鎖橫截之。以為必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鑲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厥勝之物明矣。德興邑麻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麥遍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于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待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理。上官不曠。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妻妻。鳥東鳥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跋云。右二詩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汪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于族舍。後三十年。門人程選授邑于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迴跋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到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雪峯為利。與徑將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異覺使。呼僕招客。徒皆自往來。嘉泰開寺災。毬忽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百里。開皆蘊竹。笋味極甘美。寺來自三月至五月。猶壓飲。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第九

世南近於三山郡。獲觀龍眼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逐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官為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敷。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畫。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福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都侯三萬籀。坡一日語其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為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開。甫中鄭權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堯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漏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麤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作洛。而傳記皆作雅矣。秦始皇嫌。字似鼠。改為罪。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鼠也。今經書皆以罪易鼠。獨禮記爾雅猶有可放。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難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燧葉棄皆去世而從云。瀾漉縹緗。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漉為法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慙泚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必為始造作。案正。本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鼎。星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星研。而廬山湖冰記之曰。研。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長倍。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不啻而出。玉斗為池。斗之半微。為窪坎。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中黃。隨如針眼。而紺碧。紫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紫星相輝。半日止墨。元雲。雲變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曰。癸巳。曰。子容。曰。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特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惟。惟。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研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兼。權。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函星研贈范純夫。侍請。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其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研。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研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髮。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土人姓名。外者乙亥。案。南。州。道。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宰。坡。仙。元。祐。已。已。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便。為。坡。仙。在。杭。作。無。疑。作。詩。為。先。三。年。耳。范。李。後。為。嫗。家。故。研。歸。李。云。

許樞密松老書記黃秘書。辨博之說云。昔長容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容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容父見古太元於中。祿。書長容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容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容父書。襄陵。埃見其子弟歸之。會兵難起。城陷。而翰所傳元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元今獨子有。速渡江。雷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予舍。留予載。決藩離。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藏建炎初元也。未幾。破召行在。以書別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饑。真。備。書。盡。亡。獨太元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藏客分事。

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詞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廿七日有寄書于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薛太子少傅其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與院僧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傳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判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草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衍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開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案鈞字似誤高初亦同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洛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道直生四子名皆從曰發假收假以四時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疑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疑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脩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與中歷右散騎常侍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贈太子太傅疑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疑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汝全忠篤唐涉當送傳國寶疑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篤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陰訪羣情疑式聞之甚懼涉常不自保忽聞疑式言大驚曰汝亦吾族矣疑式恐事泄因伴狂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疑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適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遊游佛道祠過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證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突巴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希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伴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與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緜五十兩相百端疑式悉置之脩行尼舍俾遊觀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疑式不屑屑也聞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道之疑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爾守必見爾也每日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疑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疑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疑式詩什亦多難以依諸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堪堪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它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疑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疑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

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疑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案此如下題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疑式或傲然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者後狂直不之責也疑式本名家既不過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與國中三川大寺利率多類地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為清玩世以疑式行書顏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李不綱朱見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逃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齎絞峻昇之惟恐居後而疑式乃能談笑以千載史筆為恥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富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案前謂不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為之傳使百代之下知疑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直藉繞續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並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與可為慨嘆又云身身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交綬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參輩富貴宦達者同日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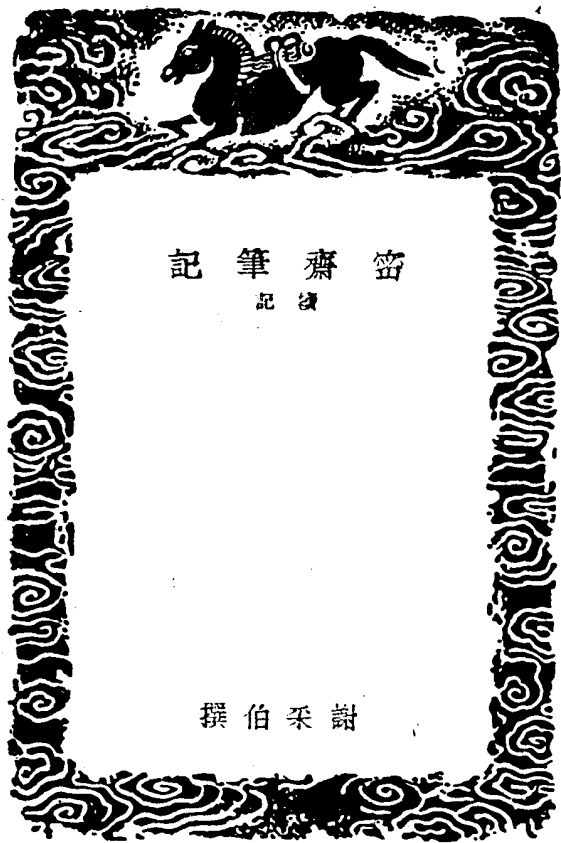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披公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暑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廬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雨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雨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乎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為難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廉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昭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宜和初有徐上老弄官脩淨業名動天聽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秘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滄老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廉嘗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峯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說實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當唐代水浩翁不到昭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真巖老詠仙張廣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響響雷連詩於水

品進三疊名與谷廉真兩全。畫壁燈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楊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瑛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淪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給游者。往歲運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冷冽涌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峯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乳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深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覺頰而言。此泉變為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結。乃親往驗視。果如墨汁。嗟憤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極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博物洽聞。儲者事也。非足跡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乎。太史遷少時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沅湘。涉汝泗。訪齊魯之舊蹟。過梁楚之故地。然後採摭異聞。參計往事。而大放於史筆。閉至今史。守宗信。鄱陽張光叔。文獻故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長從雲臺史君游。宦入蜀。見聞已不凡矣。及涉江湖。遂浙閩。視昔所獲。夥甚。懼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余與光叔交。每見其搜訪異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一日出示。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睹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屢飲飽矣。使用志不已。網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之一快。脩史校書。它日或有探證。豈小補云乎哉。因書其後。歸之。紹定壬辰中冬前一日。忠定後人李賢先書。

此書會稽商濬會刻入禪海第四卷中。文有顛錯。他卷亦有脫文。余從知不足齋借得舊人鈔本參校。乃始完善。其言字書無穢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穢古但作退。尖古但作機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檢耳。又言饅頭當用饅字。見東晉餅賦。今攷東賦中自作曼字。即字書中亦不見有饅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為征。此則未然。如尙書。官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耶。且政本字。向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于碑刻。非誤也。即李發先跋此書。稱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啓干闕語。干闕猶求官也。商本乃改干闕作干册。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為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為從而盡正之耶。因有刻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東里盧文弨坐西軒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傳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僅見於陳耆卿亦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藝。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爲無抵牾於聖人。其間援據史傳。頗足以老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徵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間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始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原。論多瑣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俛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姪並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數歷中外。乃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解組道遙。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采伯蕭然於榮利之外。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謂士大夫晚節嗜好。鮮有不迷其初者。密齋獨以書籍。詰謀後人。使知其老不忘學。則采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譚采錄編。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

密齋筆記 提要

一

密齋筆記

續記

謝采伯撰

密齋筆記原序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爲贅。或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遊寶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吁。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百家。馳騫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耆蓋高蹈。燕居引恬。未有首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數歷中外。游更歷節。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墳索。抽毫瀆墨。述所得以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劬者。密齋有焉。陸賈當功成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卓騎。負寶劍。遨遊諸子間。醴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來新語。始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酒肆意於名山大川之觀。蠶時韋編。不復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序。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平所爲。虛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卻簡編。燕酣登眺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知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詰謀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錢梓部齋。輒爲題其後。鼓院名奕楸。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滯通直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謹書。

密齋筆記 原序

一

密齋筆記自序

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職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憐有聞見。豈應以曠
弁泯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實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燒古
作。要之無抵牾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
年。辛丑。長夏。謝采伯元。書甫引。

密齋筆記卷一

宋 謝采 伯元

易緯稽覽圖云。伏羲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農五百四十年。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
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案原本
十六周八百七十三年。案原本
十六秦五十年。已上六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八卦傳於後代。
餘既六萬餘年。略無文字可攷。抑有而不傳也。班固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
頊之事。未可明也。又乾鑿度乃蒼頊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與素問等書。皆書也。非有而不傳者與。又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戰國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漢高祖。三國五十六年。晉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
齊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
五十六年陳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餘年。生葛祖。三
大英主。撥亂反正。拯民塗炭。漢尚高厚。唐立法度。國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國以仁。卜世卜年。永永無極。
漢興諸臣。雖非粹然一出於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奮。垂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時言議。合於事情。而本於理
義也。沛公意欲留居秦宮中。樊噲諫曰。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沛公不聽。張良又諫曰。宜竊素為實。二
臣之諫。周公之無逸也。韓信言項王為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又言項羽實失天下之心。又言約法三章。秦
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韓信能占民心為趨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項羽殺義帝。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宜率三軍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董公之言，春秋討賊之義也。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雙門卻行，是明於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漢初諸臣，多竊舉兒詐之徒，借以集事。思之皆明於綱常，合於禮義。此理互萬古未嘗一日泯滅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貪財好色，高祖與王。史臣安敢加毀，綠是難遮掩。未免直筆。今觀其一入秦宮，見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便欲留居，賴二臣之諫，回軍霸上。一入彭城，可謂重地，便收其貨寶美人，日真酒高會，是時無諫者，遂一敗塗地，及得天下，又溺於戲，幾欲廢太子。微四皓則又是一場狼狽，外物易移，內欲易動，幸迫於利害而止。我朝藝祖真聖主也。

真宗嘗謂王曰：每除拜宰相親王，不御崇德殿，不視朝，其意以命宰相親王，示不敢專也。崇寧五年，赦節文小鈔，知通監造書押印造樣號，年限條禁，並依川錢法，軍人官員請給不用。外買賣倉場庫務出納，依見錢行用。三年為界，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略同。上段印準偽造鈔，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盡泉山下段平寫一貫文，省守倅姓押子。此會子兆端也。紹興十二年，戶部張澄欲行會子，給事中胡憲然沮之而止。紹興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餘年，其弊極矣。而大觀小鈔，民以為便者，道之有限，而換之有信也。

高宗語東宮，須是讀書，便知古今治亂，便不受人瞞。朕初即位，羣臣多勸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紀綱幾乎不振，所幸得韓琦，遂無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為法。聘后黃金二萬斤，新祥用三萬餘斤，晉志云：漢用二百斤，晉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後世愈少。宋用銀五萬兩，金五千兩，南渡後，又減至銀二萬兩，金二千兩。

南齊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油云：陽氣新用辛，而用辛日，此說非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者，當齋戒自新也。神宗朝，冬至當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無人知此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用當月十六日甲子郊。國朝會要，不載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報，神宗大嘉之，與從正所撰，載之甚詳。慶元丙辰，宏詞出乾德初郊慶成頌，試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並備，又云：歸詐慈極，不知乾德時既有家廟，杜太后已上僊，亦未嘗有慈極。近年郊祀，只用黃琮，皆不見用四圭，有人問禮官，云：四圭兩圭，已於景靈宮用了。黃琮皆璧，乃是禮見天地。

宰執子授京秩，始於呂蒙正。時政記：進御始於李昉，班直八年，敘補軍校始於高遵，起居注進御始於梁周翰，帶職致仕始於王文正公旦，朔名致始於周起建議。宣和時，彗星竟天，徽宗震怒，謂趙挺之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為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徽宗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邊庭生隙，登端一開，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

地。豈人君愛民之意，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兵吾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唯而已。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天聖四年，州軍並不得官置醋坊，近陳提舉振孫博通古人，仰體祖宗卹民之意，舉行萬戶，停廢醋庫，邦人至今德之。

東京記：舊八作司，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輓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後兼備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聖元年，置官屬，今八作司，獨傳伎巧之物，若致遠務，裁造院，茶湯磨院，鐵線院，布庫，鑄場務，煎膠務，擊鞠院，雲韶班院，印經院，燒朱所，新衣庫，菜庫，織悉畢備，及前宰執侍從，大第環拱，道以百數，錢塘駐蹕，庶事草創，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麴院麴賣於酒戶，西京南京皆然。東京在城，每歲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四十五貫。南京在城，賣麴三萬六千九百九十八貫。泊宅編云：院之井，津穢不堪汲用，惟以造麴特善，他井皆不如。開寶二年，詔麴價高可於十分中減放二分，六年，減價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興國六年，詔在京賣麴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減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司言：諸道州府先置權醴，募民掌其事，內四百七十處，歲額無幾，願一切罷之。但賣麴收直，詔從其請。景德元年，罷江淮兩浙制置權醴。

漕漕之役，射殺其貴，將達覽，遂濶費利用，與其乘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錫延，遂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然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激，盟以順伐，逆殆未晚也。當人主英斷，事力全盛，人材輻湊，可以戰而不戰，果享百餘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輕開耶。

范蜀公正書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宮也，教也，曠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罪。刑宮大辟也。書曰：苗民弗用，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堯所以哀矜庶獄之不善，遇絕之使無世在下也。舜其仍用之乎，仍用之，則是曠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堯當清問下民，廢去此法矣。至禹時，德既下衰，方用此肉刑，揚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為曠刑。呂刑所謂調夏曠刑也，直至秦時方用。如歸太子傅之類是也。至漢文帝又不，至宋文帝因劫賊有赦，方於劫賊面上，刺一劫賊字，至五代後周，刺配之法，大率流始於舜，墨始於苗，曠始於禹，先皇考與范寺簿說，羅大著點因輪對，劄子乞減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曠方亦有劄子，羅乃曠帖在前，上付來錄寺諸公議論，將茶鹽犯法之人，刪改太輕，戶部沮而不行。

金價曰：武王伐紂，雪文餘，漢宣帝本始元年，匈奴擊烏孫，欲還，會天大雪，一日丈餘，民皆凍死，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唐李愬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門，平蔡，吐蕃諸邊兵入大斗，會天大雪，吐蕃駭，凍趨西道，以歸。王君奭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縱兵，盡俘以旋。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雪覆嚴晦，吐蕃閉營，撤撤，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擒萬人，收所俘唐戶五千，嘉熙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敗金人，捷

既報積屍如山豈非雲霧蔽之氣助順討逆致然。張匯節要云二太子窩里學之妻余登公主乃遂主天祚之女結罕之妻蕭氏乃遂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間勸其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隙又秦相上幹雖不結罕言曰竊觀大金今日討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定計非忠於大金也假威大金以報其怨爾大遼妃女陰報於內大遼之臣若余說郭藥師輩謀於外乃吾國厄會所致

余嘗觀康傳信錄以及孤臣泣血錄諸書臣子有不忍言後遂勒途困燕京金主拘遣人議和達勒達欲得公主一名從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一千人御馬三千匹綾羅縐衣服金銀珠寶三千載珣皆從之又以色獸圍燕之久再索犒軍金帛珣復從之其事與靖康略無少異此貪婪大果報也結罕劫河東餘雖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州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蹂躪殘滅何可勝紀而自元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殺戮皆盡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小既有小果報大豈無大果報耶南遷錄以為不及百年臣子大書於冊以為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後日一場大果報必不輕矣

鄭介夫俠聞子姪用王氏學講考經之義曰弗說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歎曰是何言歟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爲碩人何以爲考經遂訓之曰弗說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監門圖已成動上意見於施行及流落挫折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君臣之倫盡矣橫渠張子厚著西銘有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聖賢能處人倫之變父子之倫明矣劉庭式妻曹女後倖密州喪之逾年而哀不衰東坡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扶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婦之倫得矣司業趙彥昭兄弟訓引姜肱李充陳業徐苗許荆李鴻二孔兩趙陰慶卜式桑虞蔡邕以為勸反覆千餘言兄弟之倫著矣二程之語及門若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東坡之門若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儒學文藝俱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風不其盛歟此我朝之治所以遠過漢唐也

江州家記其時曰開寶乙亥歲問罪於李煜曰朕司億兆許卿不殺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絲是流矢媚集其宮檢燈於下江州蟻聚詬罵王師先鋒曹翰竟屠其城橫屍三萬七千餘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平興國之二載太子中允周敦頤術命察俗又獲遺骸一萬七千寔於廣陽門外本朝以仁立國未嘗妄殺獨曹翰一軍輕試其鋒曹彬有賢嗣而翰無後天道昭然矣

湘山鐵截管居調董思諱黨進三人皆不識字本傳但書其戰功多不責以文學史法當然如晦野史所以備言之國初人物孰敦沈鷺爲有餘浮華緣飾爲不足便立得功業與中葉人物不同張子韶在程箴太上語以朕用人盡付之公道子韶奏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問其故曰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必須又斯之斯可也太上又云蓋諫不可承宰相風旨子韶奏云以臣觀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風旨亦不可承人主風旨

杜黃裳爲河中尹盧坦爲尉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查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刺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禮遇加厚張于湖孝祥何侍御與余提刑澄並大書刻之石黃裳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又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卒後御史劾奏子載辭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尉之微安敢抗對如此李綱集坦傳亦載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雙節終亦弊了帖麻不行韓忠武建鎮南武安寧國三節出於異數紹興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請高宗云非卿不聞此言其夫田一書真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見於用國史秦怡傳云校書郎范如圭上檮書責以曲學倍節忘誓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圖必且遺臭萬世未幾如圭奉祠中與小錄遺其書范乃元祐故家也

景祐四年安平縣主言夫吳守正父元隨范喜居連水軍欲聽喜濫開臨海州沐陽縣周穰村酒務詔開封府召喜及寫狀人本宮管當人勒罪施行又張乖尾判百姓乞增撲酒課利狀云將五分折變於官錢是一倍增撥於酒利加水減料使百姓有言置我何地是時朝廷州郡皆不許人刻奪令但給與高價蓋不復爲後人慮也按主言夫三

常州通判沈長卿上參政李光啓曰摺紳守和親先出妻敬之下策空言難信結執慮吐蕃之劫盟夷攻贊普兵敗獻馬黃金求婚景龍二年還其婚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開元二年其相上書宰相乞盟上令姚崇報書載辭未及定而十萬之師已寇臨洮入蘭渭永泰請和詔宰相杜鴻漸等同盟而僕固懷恩不得志導其將犯邊衆二十萬已逼奉天懷恩死遂無謀主復遣使來聘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蓋不止劫潭城平涼盟變起倉卒而已終唐之世凡九和而十四戰皇甫惟明曰皆其邊將好功之人爲之固有是說亦其主不守信義所致向主者二自稱甥舅之國而數爲邊患人主撫有四海以婉治之委遠適異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恥也五代以來幸免此患嚴尤以漢爲無長策長卿可謂正論權姦文致其罪誅連正人嗜其甚矣

王欽若欲爲相王文正公且累抑之云祖宗朝不用南人當國故欽若以立賢無方之說動真廟之聽真廟以問文正文正立賢無方必須賢而後可熙寧以後更改祖宗法度而羣小又主紹述之說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合爲一說穆成靖康之禍孔孟之言豈誤天下後世邪王文正公云必須賢而後可王欽若果賢者邪無改於父之道謂合乎道者無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也朱文公註曰方猶類也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第一義。王文正且遠無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爲去就。去王欲若丁謂。況他相哉。馮拯爲之營...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黃花釣魚。內侍各以金樓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問輔臣曰。王安石...

多自甚。似王處仲。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陳了翁每謂天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

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速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人固未易知。亦豈有終不可知者。安石聖君...

知其詐。羣賢知其好。或過於已用。或爭於已行。非無其人。而治亂所由。分定數有不可逃爾。

新刊刑公字說二十四卷。前無序引。後無題跋。獨雷抗爲之注。天下公論。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氣而言...

曰。此許慎說文解字也。雷抗即徐鍇之傳釋也。但以之解六經。導後學。則穿鑿之論。豈大儒所爲也。

王安石廢了銅禁。不知在何時。張樂全奏議云。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然其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不...

復鑄錢之出入。故中國錢耗。而西南北三邊皆山積。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體國便民者。一旦...

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經文好。似王莽。蔡京黨籍。正人似東漢中常侍。秦檜與大獄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聖...

相承。仁厚恭儉。過漢之文景。此三小人。傷政害國。言路狹。外敢侵陵。可爲痛哭。

通州使名徐先生云。當時開新法者甚衆。然都攻他不破。惜乎諸公思慮不及。此成周之法。大處是。井田...

封建。荆公大底不會行得。卻如何要細細處來。行失了大綱目。理會末節。只就他裏面點檢。其說當自...

秦檜修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官者。邵詒主之人。呼爲邵局。今潭儀樂器中。猶錄邵姓名。禮樂之器。間有...

不合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京師失守。自歐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真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金人之變。自秦檜主...

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其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編於和。將士解體。尙能戰乎。此胡澹庵...

之論。若然。則景德慶曆之和。致一百七十餘年承平之效。非欺寇萊公富鄭公輩果誤國者歟。余曰。和在...

我。則爲無悔。在人。則爲納侮。紹興八年。金遣烏凌謀來議和。豪長達賈主之。上雖聽檜計。與之。實疑...

其詐。王倫奏。北有悔割地意。繼謀達賈十年。尤尤集兵。郿州分四道入。檜言於上曰。臣昨見金國達賈...

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疆。既而尤尤其叔達賈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弋伐之計。金之初和也。...

諸將有異議。及其果叛盟。益以和爲非。檜有再和之議。獨患諸將難制。於是范同獻策。召三大將。既至。遂...

皆拜假筵而罷其兵。三十一年。金人復收盟。侵淮。此紹興和議始末。至隆興甲申和議定。而開禧丙寅復...

中興小錄云。魯年論右僕射秦檜云。主和則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

上章辭位。旋奉祠。其子衡守嚴州。日錄其父彈秦檜文。投平津。止及其彈秦檜婦翁王大山。姻姪王昂及...

楊恩。兄梓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別有一疏。不主和議。其子失記。錄而彈王仲等事。小錄又失於記錄...

密齋筆記卷二

武帝欲立昭帝。以子幼。恐效呂氏。殺鉞弋夫人。云。汝以子不得活矣。太宗感李萬福之言。欲盡殺陵宮高...

風曰。不可。恐生少者。陛下子孫無遺類。遂免爲尼。聚之成業寺。二君割情絕愛。思患預防。可謂剛明矣。斷...

之主。然漢以元后稔王莽之變。唐以高宗釀則天之禍。孰謂人事果能勝天。聖人第言修德以弭天變。未...

聞殺人。以杜後患。

漢武帝祠神君。故貴曰。太一。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居室帷中。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

者。而天子心。獨喜。即今之馮畫也。

後漢止三宗。九帝皆幼沖。一百十八年。政歸母后。幸竇鄧之賢。內外扶持。無大變故。士大夫知禮義。尙名...

節。未嘗屈身阿附。后族乞憐中常侍。以求進者。有李固。李膺。范滂。陳蕃。郭泰。諸名儒爲之倡。故至於曹操...

之世。尙不敢染指。馮鼎。

蕭何說漢王曰。臣願大王王關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三秦。天下可圖也。鄧禹說光武曰。於今...

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蕭何鄧禹開口議論...

便是混一規模。諸葛亮草廬語曰。操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開口議論。吳魏便自下手。不得畢竟跨有荆益。

只是偏露規模無復混一氣象

漢唐之禍激於君子成於小人固勢所必至激於君子實念慮有所不及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可恨也夫陳蕃年八十餘老成慮事非不詳而誅劾節不克遂成黨錮之禍漢因以亡李訓通經明見立志非不正而誅仇士良不克遂成甘露之禍唐自此亦亡人皆知亡漢唐者由宦官吾以爲亡漢唐者由與訓也審訓之謀不萌宦者雖用事于秦朝然變決不如是之劇禍決不如是之酷國決未至於遽亡則爲禍首者審訓也然則宦者終不可去歟曰否夷以漸區處有術害去而人不知功成而禍不作謀必隨於其始事必稽其所終則得矣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聖人豈不疾惡而戒其已甚者慮後患餘禍之未艾也夫子嘗誅少正卯矣而未聞其爲亂者聖人之功用與君子固不同也

程泰之考古編言太宗虬鬚可挂弓杜詩謂中有美少年虬鬚十八九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是虬鬚乃太宗太平廣記所載乃李靖遇虬鬚客云後十餘年數千異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夷報有海賊以千艘精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虬鬚有成功矣或者衛公兵法半是虬鬚所傳乃知又別是一虬鬚豈英氣所鍾通耶

隋大業中置進士科武后永昌元年始試進士於洛城殿殿試自此始久視二年設武舉皆作法於亂世非帝王之令典而自唐以來沿襲不廢上以爲榮初不知煬帝武后爲何如主也

武后已爲后高宗上言儀草詔欲廢之楊貴妃亦兩爲明皇遣出外宅二君亦不爲不知其非而不能決於必行所謂惡而不能去善而不能用邦由以亡

幸蜀記云馬嵬之變陳玄禮以兵諫可謂急矣明皇云妃子朕自處置遂馳入驛門內立旁小巷不忍歸聖情昏默久而不達見素男京兆府司錄錡錡進曰臣欲吐萬死之言陳社稷之計伏願陛下留意少聽臣聞警手斷腕者非不痛髮病顛髮者非不苦夫痛之與苦非人所欲而莫能不爲者蓋全乎大體也今

聖社震駭朝野驚惶陛下御座涉草莽可謂警手髮病矣豈可懼解脫苦口之難乎臣觀衆意怒妃子事宜成敗之間在暑刻矣臣嘗讀荀悅漢紀有曰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日之事伏惟陛下割恩斷忍以事邦國因就地叩頭流血被面上親以手策起之錡初請幸蜀云臣年三十未嘗遠遊時錡以

事相子年纔三十激烈慷慨如此天寶全盛時東閣郎君乃有此人物耶

引陽也陽則明則理無不通陽主生且儲則財有所施陽主生則物無往而不愛男子者皆陽之象也陰則晦則理有所蔽陰主收且吸則財有所斂陰主殺則物無往而能愛

婦人者皆陰之象也前漢外戚傳適在匈奴傳後夫妃后俱乎至符合聯比帝紀乃置之匈奴傳後班固以爲平日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而呂太后趙飛燕等內執皇綱外擅兵權漢之存亡在其掌握甚於匈奴

奴請之奴戎戎可也置之於匈奴傳後亦可也其負宗社誤國家附之於帝紀之後不可也其殺傳曰桀之放也用妹喜般之滅也廢妲己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是三代之亡也由於內由於外也明皇失國由於

所以爲諸史冠也

唐莊宗時皇太后皇后交通蕃鎮太后而諸令皇后曰教命教旨蓋始於此而欲殺郭崇韜莊宗不從因自作教命與崇韜竟殺之即晉劉劭於宮門者劉劭蓋其父也

莊宗爲郭門高所弑五坊人聚樂器而焚之歐陽公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余曰非也其禍蓋起於劉后之擅殺郭崇韜也始劉后聽宦者纒言遣繼岌殺郭崇韜皇弟存義崇韜之婿繼岌曰存義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又譏朱友謙不自安必反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門高姓郭崇韜爲叔父而存義又以門高爲養子時馬直軍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被

誅莊宗戲門高曰汝黨存義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覆欲何爲乎門高恐退而激軍士爲變從樓上射莊宗傷重踏於絳霄殿下其禍起於劉后之擅殺崇韜特成於門高爾門高優伶傳名從諛

姚襄掘荷堅屍鞭撻無數深刺衣裳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襄又夢苻堅將鬼兵入營畏懼走入宮人迎獲刺鬼詭中裏陰出血石餘襄遂患陰瘡刺出血如夢竟狂言而死姚襄已鞭擊屍尙能見夢邪慕容胤引朱左車胡母翼孔纂爲賓友劉贊備學該通引爲東序祭酒世子就率國舅束脩受業馬鹿覽政之暇親臨聽之胤嘗著家令數千言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號第三子也聽言賞諫雅好文籍勤於

講授生徒千餘人又著典教十五篇以教胥子至子雋嗣位復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胥子雋酒酣賦詩談及經史垂號第五子也再復燕國年七十一賢號之孫亦從儒學工談論善屬文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鏐等於東堂問伊周事談論賦詩文物藹然十六國中惟慕容有冢法國祚受命亦稍延姚襄溫故知

新論道藝甚令爾輩諸鎮各置學官又臨終謂其子與曰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與亦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又與鳩摩羅什及僧略等諸人校經八百餘卷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若劉淵聰秦隴石勒虎閔苻生赫連勃勃等其兒徒逆僞淫酷屠戮無復人理禍亦不旋踵矣

襄國大雨雹石勒問徐光對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怨憾動上帝勒下書曰寒食并州之舊風子推歷代位尊請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黃門郎韋諫駁曰自子推已前惡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

錯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漠必不然矣左傳史記新序汝南先賢傳郟中記後漢周舉傳皆言之舊爲并州刺史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寒食乃是仲冬非令之清明石勒問徐光事容齋不載

石虎從劉曜女年十二有殊色璧之生子世十歲立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虎死遺祚世火災月餘後爲慕容恪所擒趙苻堅滅燕慕容苻融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果符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之語壽春之敗冲叛自立爲皇帝據長安堅死秦亡石虎捨曜苻堅滅燕皆有席卷天下之勢而卒皆因所滅之國一小女子其國亦亡異哉

楚鄭襄給新人以掩鼻而楚王劉其真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問之曰美

人多矣。亦猶臣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王布令曰。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婦人智術高。出男子之右。雖自古而然。亦成周時八百餘年之後。侯國子弟。皆備愚闇。容易為婦人所結。三世之將。道家所忌。昔有是言。六陷為後世談兵之祖。而太公封於齊。與周匹。至田氏之篡。其傳亦已久。太公之謀。一出於正爾。

陳勝吳廣起。陳使會使錢。知秦將賈人之子。即啖以利。陳平布陣金多。得善處。又令捐金四萬斤。間疏楚君臣于戈中也。只揮金。

漢高祖已入韓信壁。其軍自下。戰勝還定陶。又地入韓信壁。奪其軍。文帝自代來。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下。亦韓有父風。是時習聞兵機將略。大率可喜。

赤壁之戰。孫權曰。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是時孫權運籌於內。劉備諸葛亮周瑜關侯等合謀并智。方拒得曹操敗之於赤壁。亦未為奇。政緣曹操雖知兵。而未免獨任。要是吳事力差弱。所以資人。劉豫州新敗。所以依人。若吳蜀勢盛之後。卻無緣合。

赤壁之戰。關侯精兵一萬。周瑜督一萬。程普督一萬。劉豫州諸葛亮率兵卒不下一萬。或詢諸葛孔明以三章之約。則曰。濟時以寬。蓋其學自申韓中來。

哥舒翰始亦善用兵。後因於酒色之娛。迫於君命。劬哭而出。潰圍喪師二十萬。僅存八千。其子曜有志復父讐。亦精於用兵。諸孫皆以儒學。隨茂才高第。有節槩。岷岷皆明經。擢第。亦中葉尚儒術。致然。李郭之後。文風盛而賢將少。唐室微矣。

軍中不言婦女。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孫策周瑜拔皖城。納二喬皆國色。是以師婚也。英銳豪俊之氣。固足辦事。畢竟有所溺。則智昏。智昏則防慮疏。策為許貢客箭傷。頰創甚。年二十六卒。瑜為流矢中右脅。年三十六卒。

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有能愈疾者。賜千金。病中瘳。為下赦令。後更增焉。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之下。為請命。使其復生。當如何其報也。

房玄齡居秦王府。出入十年。收人物致幕府。居宰相積十五年。議論書疏規諫不一。與杜如晦共築朝政。本傳亦無其事。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以今觀之。王珪不及魏徵。如晦不及玄齡。然持業兼效之於君。則一也。所以為宰相之祿。

魏徵為諫諍大夫。展盡底蘊。凡二百奏。無不切當。帝心本傳所載十餘事。凡三上疏。王珪為諫諍大夫。止諫納廬江王瑒姬。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女樂二事。想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史臣所以並稱名臣也。

孫樵文自序云。唐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避岐陽者方蜀國品藻。朝論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李潼有曾閔之行。孫樵有揚馬之文。司空圖有巢由之風。余歎曰。播遷果何時耶。從行無救時之略。乃以三絕自詫。朝論若此。豈止清談廢事。李郭之後。不復有真將。兵權下移於岐汴而國亡矣。

廉吏傳極多。上壽。公孫宏八十。第五倫八十餘。李恂九十六。吳祐九十八。張奐七十八。是儀八十一。

廉吏傳極多。上壽。公孫宏八十。第五倫八十餘。李恂九十六。吳祐九十八。張奐七十八。是儀八十一。

孫謙九十二。蕭敬廣八十。裴寬七十五。李向隱七十五。薛珏七十四。歸崇敬八十八。盧鈞八十五。餘不紀。卒葬無考。

古儒生經學極多。上壽者。如伏生治尚書。鞏固治詩。武帝以賢良召伏生。建武四年。帝臨雍拜為司空。皆年九十。任安受孟氏易。年七十九。申公受詩。浮丘伯。樓望。永平為侍中。皆年八十。李尤。順帝時。還安樂。相。

年八十三。晉宋徽。弟子受業三千人。鮑觀。明河。國洛。皆年百餘歲。文立。魏周。秦始。初。皆年八十。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何琦。耽玩典籍。皆年八十三。葛洪。以儒學知名。自號抱朴子。年八十一。顏含。有操行。年九十三。辛勉。年八十。隋公孫。茂。好學。開皇初。為道滎。兩州刺史。有德政。唐曹憲。通文選之學。皆年百餘歲。歐陽詢。年八十五。張嗣宗。以經授秦士。年八十三。蕭德言。晚節學愈苦。年九十七。魏收。撰史。年七十七。若七十者亦多有之。茲弗著。

屈突通八十二。尉遲恭七十四。李勣八十六。李靖七十九。郭子儀八十五。張萬福九十。烏承玘九十六。吳呂。偁九十六。諸將功業雖不同。然皆克享上壽。想無濫殺所致。

武后與大獄。嚴善思為詳審使。平活人百餘家。原千餘姓。按因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丘和。附蕭銑。為交州總管。年八十六。子行恭。斬寇賊。與兄師利。迎謁秦王。累從戰伐。功多年八十。亂世父子。以壽終。亦有材智。足以自全也。

諸儒。西漢自孔光。張禹。劉歆。揚雄。號為儒者。或依阿取容。或諂事新室。遂至言符命者以千數。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標揚雄曰。莽大夫。揚雄自是千古定論。

荀彧。勸太祖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報雄傑。大畧也。或持論甚正。董昭等欲加九錫。彧以太祖本與義兵。正朝奉國。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憂死。是時劉備以帝室之胄。英雄表表。人望所歸。彧能勸太祖推恩。以應人望。廢昏立明。恪秉臣節。退處藩服。真上策也。董昭九錫。遂為後日開端。相繼貽禍。

董卓死於呂布。符生死於堅。安祿山死於李豬兒。史思明死於朝義。魚朝恩死於周皓。朱全忠死於友珪。非人誅之。乃天誅也。

殷羨。子浩。北伐無功。桓溫奏廢為庶人。後溫將以為尚書令。浩咨溫書。慮有謬誤。閉閣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豈羨投人書於水。致浩有是報耶。

西方都所為不法。判官諷善。數諫。郭怒。遣人告善。遂受金。下獄。善遂素剛。辭益不遜。死於獄。郭病見善。遂為崇卒。人之生死。一氣之聚散也。血氣雖已散。冤恨之氣不散也。五代武夫用世。將謂那時天烏地黑。劫時節。不復有報應。卻又自分鐘。

劫時節。不復有報應。卻又自分鐘。

劫時節。不復有報應。卻又自分鐘。

劫時節。不復有報應。卻又自分鐘。

莊一書。不皆寓言也。
莊子曰。聖人。大盜不止。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鄆折子曰。原道語皆本此。

諸孫當聯在字為名。余取在字。自長孫在學外。止有在德在銘在治。甚佳。閱王佩箴。在字甚多。儘可命名。因錄識之。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合為在因。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昌大在自克。不困在豫。慎除害在能。斷得。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謀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安在恭己。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冠子與賈誼。禍賦同。作賦者必蹈襲。而柳河東云。禍冠子用禍賦。未知孰是。韓退之卻取其文。

那儉。梁鶴各受豐爵。不次之除。鶴得法於師。宜官。皆號善書者也。魏晉以來。楷書日盛。皆鴻都門學之餘。習正書。遂為後世不刊之遺。與李斯之篆。程邈之隸。同科。

梁武教誥王齊。令殷綴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十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與。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酌之。與。嗣。編。次。之。一夕而成。釐髮皆白。

西都賦云。清涼宜溫。乃四室名。宜義當作。作。隨。之。隨。故。集。韻。中。以。宜。字。見。二十。元。字。韻。下。注。云。天子。室。名。也。高。炳。如。說。宜。室。如。字。讀。乃。武。王。伐。紂。而。歸。於。此。室。

梁昭明序陶集云。白壁微瑕。惟在閒情一賦。至傳方發明其意。以為會祖晉世。幸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故寄迹於酒。閒情賦末章云。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可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復何議焉。余每誦其總角閒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于豈墜之等語。頗有洙泗氣象。

范雲為齊竟陵王府主簿。王守會稽。登秦望山。雲以為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酌。人多作二句讀之。便不叶韻。雲嘗讀史記。謂之如流。中與頌亦三句一酌同。

齊名之人。與警策詩句。其實有優劣。天生奇材。天然奇句。皆無對。如鍾王義獻。歐虞李杜。韓柳顏柳。優劣自顯。然故梁武帝。蕭子雲。評書皆云。子敬不及逸少。逸少不及元常。杜詩韓筆。筆筆規摹。大氣韻高古。餘則失於華巧。有餘如池塘生春草。圍柳變鳴禽。紅藥當階翻。蒼苔綠砌上。天際識歸舟。雲中辨煙樹之類。則第二句便不及。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之類。上一句便不及。當以是推之。

蘇頌演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夙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舍是無以考證。呂東萊推廣此意。考究左氏。著齊源流本於此。又曰。初學記言。前代人。物。碑。祇。自。不。逃。正。論。但。本。朝。備。先。文。獻。相。接。未。易。以。愛。惜。口。舌。輕。議。呵。罵。屬。儒。豈。名。教。事。要。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爾。

密齋筆記卷三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德。八徵備則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事以觀察之。作官人曰。富貴者觀其禮。賤者觀其德。守變者觀其不驕。奢約者觀其不慍。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壯者觀其深。廉務行而勝私。老者觀其意。慮慎強其所不足。而不墮。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與。良。觀其真。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口。口。觀其任。處。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善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狎。邇之以觀其不倦。復徵其言。以觀其情。曲省其行。以觀其備。莊子列禦寇篇引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而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之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子觀人之法。最為詳密。靈莊濟然。若無意於世者。亦爾斯言。乃知蒙

子華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捉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付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韓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喜悅至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張說燕公文思精壯長於碑誌詩得江山助釋學亦詣理超絕本朝蘇黃出入釋口唐人諸集蓋鮮兼之燕公躬臨行陳制敵克勝本朝諸文儒又鮮兼之矣

龜策傳曰神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於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莊子稱仲尼曰語意同蘇文云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鍾李逢吉之勝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句法同

杯盞狼藉出滑稽傳正襟危坐出日者傳舉網得魚出龜策傳只改龜字

余與客論文曰今人文不及古人藻繪處客問曰如何是藻繪處答曰古人文純是骨而後藻生焉今人文尚無骨安敢望其藻繪處客又問曰如何是骨答曰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語古語古不如意古史月湖自言其作文法傳於疊橋州

果齋先生云作詩寫字都先要有骨則其進未易量

郡昂岐郇運寧八坊馬記爲李祐作云開元初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四十一萬匹與張燕公爲王毛仲作隴右監碑畧同然燕公記其政有八而郡昂止述馬名燕公文尤奇麗以隴右監石刻並觀後劣可見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郇枚文已近此體大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文又有一項四六

神女賦云願假須臾神女稱遠聞然而莫不知其處若韓文云行李稱遠坡賦云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是四句之內兩鉅公皆用其字韓隱坡顯優劣自分

食貨志云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後漢劉陶鑄大錢議亦然喜雨亭記即是用此語但結尾活潑潑地把捉不得爲不可及及時東坡年二十三

醉鄉王續字無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清山光沈而白雲晚王勃云潦水淨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歸田錄載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云浮雲共嶺松長蓋明月與巖桂分蓋亦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同

權德輿文史臣贊云雅正贍縟余以富貴人爲文詞自然溫潤歐陽公其傳也

劉歆云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子終而大義乖風俗通義應劭序云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子喪而大義乖唐明皇孝經序同

杜子美說早上嚴武尤爲偉論孟郊上盧使君養生書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傳文體奇逸不應止取其詩

應劭曰昔者齊王甚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目前不類不可隨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東坡淨因院畫記常形常用此意

節多先生曰文字要多作方思熟余無日不爲文無時不吟哦歐陽公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最多蘇文定公云前輩文但看做多

劉禹錫自傳敘王叔文事云某官職出於叔文又復坐累不以爲諱

杜牧之自撰墓誌銘言注孫子推五星說相法文學之士多能如此甥裴延翰爲集序文似李翱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泳其英華洗濯靡滓耀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於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延翰是已牛僧孺鎮維揚牧之爲書記召爲侍御史僧孺以小儀遇卒報狀示之或泣大歎後爲公墓誌極稱其美報所知也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爲可鄙宜其視之遠如也

了翁弱冠苦羸疾因過汴河上遇道人云他日聲名滿天下又謂公曰曾讀左氏否左氏諸大戰反覆熟讀有快意處便是得樂公如其言誦之旬日間氣體頓壯讀徹愈頓風誦詩已痞疾亦自古有之

朱文公爲南豐作年譜云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何世之知公淺也至語錄云坡谷只是飲酒賦詩快活後學未喻其去取之由會當有解其意者

李賀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少游詞天遣知道和天和天也復朱文公以爲褒瀆天帝乃是適用長吉語

李方叔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王梅谿西施舌詩云吳王無處可招魂惟有西施舌尚存曾共君王醉長夜至今猶得奉芳尊有戒淫殺之意偶與察友言之答云便可入清源續詩話

熊克進九朝要畧轉一官李龜朋以詩賀之云翰苑前資漢碩儒苦心何翅十年餘修成當代將來法讀盡生平未見書黃肥素籍登御府紫綸加秩下宸除近臣已是聞天語鸞鶴催歸定不虛

李士美拜相變觀無恙生日詩云府前拍拍鶴翎開府裏紛紛賀客來尚書左丞生是日溫詔欲曉陽春回下堂拜賜上堂去堂上雙親相顧語願身親見兒長年萬歲千秋佐明主生封父數文閣待制

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至吳興東坡自爲三面胡琴又州妓有姓周郎者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詞後子野令舉孝叔皆已物故惟東坡元素公在爾元素詩寄東坡云仙舟游漾響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開望喜傳新政吳夢魂猶憶舊歡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爲宰相如願住水晶宮

陳公補詩白髮鬚鬚未得閒有時覽鏡笑衰顏逢人敬酒事醉醉寓意題詩不用刪幸有鑑湖堪寄傲直

漸書殿向通班密除簿領虛埃了卻上蓬萊看好山州宅詩萬壑湖山煙水濱朱門畫戟間松筠登臨不

踏紅塵路燕雀長居紫府春畫靜欲聽風外鶴夜寒疑是月中身我輩白首方懷綬猶得蓬萊作主人又

蓬萊閣歸醉蓬萊閣上醉歸時猶索芳樽步步隨啼鳥似來留翠佩旁人笑爲整花枝腰間半鞵黃金印

頭上斜欹白接羅。拍手向他賓從道。使君未老莫扶持。

黃菊賦。碎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少滄作御製。誤

張都監琳好作詞。時芍藥盛放。余戲令賦之。云。持節助調羹。同寮皆笑。其誤用梅事。余曰。韓詩云。五鼎調

芍藥。張亦舉王維詩芍藥調金鼎。子虛賦曰。芍藥之和。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膺鳴。香稻鮮魚。以為

芍藥師古曰。芍藥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也。

劉方叔作致語云。東坡道人筆下無一點虛氣。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兵機。

騎驢三十載。久旅食于京華。廣厦千萬間。願大庇于寒士。倘容尸祿。免令自楚而之。膝。庶便奉親。何異以

抑而易播。乞改。

楊困四六餘話。國初處州赴解試止六人。取三人。士子謝解啓云。類囊圖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門

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秦梅子及第。當時暗號。有賦無天地詩。有龍蛇。後汪彥章賀啓。有氣塞兩儀及東閣郎君之句。以譏之。

一男子之上書。初亦何罪。諸大夫之曰。殺蓋亦無心。時斬陳東。上時宰啓。

江朝宗與李宰啓。月明苑外之村。犬不吠。風不吹。風燧桑間之瑞。雉乳自馴。

周洪道作守謝監司啓。居閒從仕。一生長恨於苦心。多病非才。二事恐煩於并案。東坡詩云。多病更非才

二事可并案。

范文正微時冒姓朱氏。後歸本宗。啓志在逃秦。入境遂稱夫張祿。名非竊越。乘舟偶效夫陶朱。用范雎范

蠶是當家本事。

孝宗即位之九年。再上太上尊號。宜鄒開與周必大草詔云。未央上號。符漢皇之九年。典慶推尊。邁唐宗

之再請。太上册夏后時。洪內翰草詔云。太妃之事。太任長秋之奉長樂。

劉錡贈官之制。岑彭亡而公孫平諸葛。然而仲達走。自古皆有夙。嗟汝志之未伸。與賊不俱生。尚孤忠之

可亮。

高城幾百餘里。此去何難哉。寒食止數日間。少住為佳耳。決獄幾何。錢穀幾何。幾何。請問其略。會計而已。

牛羊茁壯而已。願效其能。

王季海代蕭特啓。魯柝聞邦。雖限封疆之遠。楚波及晉。宜修幣帛之恭。

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仰一時之高節。伊伊格皇天。伊伊格上帝。掩異姓之殊勳。繼文鳥章。白旆中央。

山甫之北伐。褒衣補裳。亦為凡几。周公之東歸。

陳阜卿為教官。答職事啓。青衫試吏。患在好為人師。絳帳橫經。未必賢於弟子。賀陳殿院啓。坐崇薄俗。

共仰伯夷之風。立排寬民。履淡真卿之雨。

劉正甫行韓郡王贈官詞。念一代所宗。無如老臣者。使九原可作。豈畏匈奴哉。又行南班詞。為盛之在河

誰能忘其本根。扶柱之生道周。蓋傷於尊特。蓋玉室之強大。必公旌之盛。又進太上皇歷日表云。雖哀

心之運。問朝野而不知。而聖政之垂。繫日月而可考。

蕭振侍郎奉旨當國。日自四川請他州。未幾奏外。再知四川。語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圓。朕常慮己失馬得

馬。若反掌。仰勿容心。道莊叔行。

江朝宗上留守湯。關中復顯。蕭相國。人傑已能用之。江右自有管夷吾。國事不足憂矣。吾寧身蹈東

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醒龐行胡邦衡詞。

蔣世修脫身簿尉中。繫馬庭階下。以其便做教官故也。又作紹興將相致語。曲水流觴。將舉春之搜。西

園傾蓋。好追清夜之遊。甫遂及瓜。敢云張京兆之五日。誓圖結草。忽忘蘇刺史之二天。賀湯丞相因進

宗室譜。并寶錄。神官武之穆。文之昭。謂若馬圖之制。皇之墳。帝之典。迄于麟趾之年。謂老馬之智。專尚

能識路。若野鳥之視。眩難使開。謂若馬圖之制。皇之墳。帝之典。迄于麟趾之年。謂老馬之智。專尚

四六本只是便官讀。要便如散文。而有屬對方善。歐蘇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龍溪而少變。鄭侍郎望之云。

四六使重不如使輕。使實不如使虛。樵溪老人李龜年乃其姪。塔上已致語云。三月三日水邊豈無麗人。

一詠一觴。閣亭自有故事。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羣賢畢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女子近之則不遜。豈容鑽穴以相親。老夫老妻矣。無能為。是謂雖鄰而不覿。廉宜仲喞一老士大夫與婦鄰

住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街博學。而不思逸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

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

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慶元二年丙辰。余丞相拜左相。權直院。傳舍人伯壽草麻。首聯云。天乙之興。中。醫。乃。仲。虺。

也。周門舍人讀麻。既讀破句。又不識麻字。當日察院入文字。罷讀麻舍人。得旨。今後宜麻人與學士同讀

宿點句與之。以便宣讀。

呂惠卿遭黃謝表云。蟲臂鼠肝。悉冥心於造化。東坡謂福建子亦會做文字。蟲臂鼠肝。蓋譏二蘇。見東坡

論列子由行詞。

遼寧糖冰。正字劉望之賦。以為傘子山異僧所授。其法醃蔗成漿。貯以瓊缶。列開屋中。閱冬而後發之。成

矣。其響曰。述白露之既凝。室人告余。其亦霜。瓊瑤瑤于海底。綴珠璣于枯篁。吸三危之秋氣。隔萬葉之峰

房。碎玲瓏于齒牙。酌亢爽于壺觴。米帖云。治咽喉諸疾。廣南盛有不知始於何時。

李泰發題嶺南黃山庵云。十載清游得重尋。風門小立美初心。上盤直與雲天近。下瞰不知巖壑深。溫露

黃花平擲地。蒼苔紅葉巧依林。他年願結香燈社。竹杖芒屨數共臨。先皇考題云。遼東鶴去幾千年。堂上

題有讀仙。十月山行風露冷。黃花紅葉兩依然。右二詩得於剡川相士黃山庵。即其家墳。先皇考為尉

余主諸燈簿。大雄寺行香。見一小石刻中詩云。琉璃葉下翳梧桐。綠子青枝墮地空。俗眼如何有青白。好風安得問雄雉。物隨塵境工榮悴。人觸心兵戰異同。只可輕帆理歸興。暮雲蕭散大江東。下題奕載。不知何人時極暑。晝夜鼓風。老僕少獲更番不輟。余誦好風安得問雄雉。而不記兩三聯。因閱舊篋得之。錄以備忘。

密齋筆記卷四

周禮。雞人主旦呼。漢宮中不畜雞。衛士專傳雞鳴。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東坡云。今土人謂之山歌。家語以黍稷桃。先公云。中都貴人家。多以蒸餅并米糕雪糕。予乃知以黍稷桃之義。蓋桃經水即酸。故用此。

晉志云。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紘之外。名為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至下亦如之。昔黃帝令暨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不知如何稽攷。莫是用經界局步弓打量。

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又云。朝饔用兩登。故周有瓠。形長一尺二寸六分。徑一寸。兩鼻有提梁。取便於用。余嘗見一瓠。形製甚古。豈果周器也。東坡曰。舉匏尊以相屬。

古今注云。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曹操納袁熙妻爲文帝婦。孔融與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學士。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融雖戲操。不爲無據。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之。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曰。子謂子產。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也。子貢曰。賜也何。

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禮焉。誠明者。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也。論語書法之嚴。即春秋書法也。

孔子謂安子能折衝尊組。即孫子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交兵。其下攻城。世言善用兵者。暗合孫吳。亦暗合孔子之言。可見凡事不離乎道也。卻較爲詩書之師。豈嗜殺者耶。文中子曰。折衝尊組。不必臨遊。亦孔子意也。

衛世子蒯聩。竊輒而立。子路死之。孔子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醴之矣。遂命覆醴。乃知漢高祖誅彭越。醴其肉以賜諸侯。乃自春秋時已然。

滕公佳城碑云。三千年見白日。逆數上三千年。乃是少昊時節。那時淳古。不封不樹。安得已如此。可疑。管子弟子賦曰。凡從飲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注云。先菜羹。肉食之次也。弟子之奉師。以菜爲頭味。此論語所以疏食與菜羹並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古語有之。一見風俗通。一見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因就取之。及廣韻注云。司門者。姓池。名仲魚。因救城門火。焦爛而卒。二說未知孰是。東魏杜弼。移檄梁朝。討納侯景曰。景必據淮南稱帝。但恐城門失火。災及池魚。嘉熙庚子。城中大火。余呼百餘人。救護諸越門一帶。拽拔三處屋。支犒六百千。及布施三寺。池魚之災。甚矣。

家語後序。孔子九代孫名最。字子產。從漢高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羹侯。年五十三。而卒。諡夷侯。孔子軍旅之專。未之學也。九世孫最。乃以武功顯。

汪瑞明。隱辰。請聞人。倅阜民。食牛百葉。聞人曰。是何不與之物。汪曰。周禮注。脾折。即牛百葉。秦詛楚文。一告巫咸大神。今在鳳翔府學。一告亞。隨神。在洛陽劉忱家。其文皆聲楚王熊相之惡。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治平間。蔡挺又獲朝那。澈底所刻。方句跋已詳。即惠王二十六年。後并天下。二世而亡。佛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還著於本人。東坡云。呪咀諸毒藥。兩家各無事。

祈雨三代用巫。後世用僧道。唐僧不空。羅公遠。一行。無畏。祈雨法各不同。范石湖吳船錄。記蜀中祈雨。尤不同。增堰壅水入支。江三四宿水。即謂之攝水。水皆如期而應。嘉州雷洞。初禱香幣。不應。則投死屍。及婦人。敝履之類。以根觸之。雷風隨發。息壤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掘至石樓之樓。則雨作矣。辛幼安云。親驗信然。

開元中。魏徵寢堂火。災三日。詔百官赴弔。古禮亦自有入行者。孔元用云。葛王孫原王景。即位之明年。賜錢十萬緡。盡撤去。曲阜孔林宅廟。鼎新。蓋極爲壯麗。自據中原後。一人世襲。止文林郎。今加爲中憲大夫。六歲。即差官教導。

淵明家貧。辦無儲粟。告五子。則曰。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況同父之人。韓元長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范子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不知淵明有何產業。慮五子爭分。想是怕他窮。斯叻。或云。亦薄有田園。但將蕪爾。坐客大笑。

李杜姓名者有三東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白杜子美也若小杜亦有三漢杜周子延年亦習法律故曰小杜律應杜審權與俱顯故審權曰小杜公杜牧之對老杜言亦曰小杜前輩已拈出今書以示子

柳仲塗之與范景揚大年之與劉篤齋名固未至於遠絕而溫仲舒之視寇準丁謂之於孫何君子小人之分若薰蕕之不可共器而當時齊名曰溫寇曰丁孫始是取其一時文名耳

煇洪二年曾會由鄉貢首擢進士第二人廷試日未及卷上奏御時蜀人陳堯叟亦有俊譽上覽二人文相輝映亦如之莫適高下釋褐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名雖甲乙而實與等夷會以親老願補郡選殿中丞知宜州進士起家之榮古今鮮儔子文靖公亮孫樞密禮寬參政從龍亦其後也

人知樂全之薦東坡不知三蘇之始進自雷簡夫之薦文學如東坡而潘中行爲臺官論謂不學無術嘗販私鹽卒以其言貶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被黜其家老乳母大哭曰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尙奚望閉門而逝後東坡舉白浮歐陽叔弼等曰甘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謂也時張文潛舍人在坐舉白浮東坡曰先生昔爲知舉而遺之其罰維均舉坐大笑想老乳母亦吐氣泉下

陳密學養賢一疏三十三人自陳水至鄭俠皆知名當世獨五人不甚顯如虞太熙劉載薛昌朝吳貫吳恕侯考太熙等尺牘見奕修所藏有之必皆名士

唐文若子西先生之子喪父後年十三不學一日與羣兒蹴鞠於市院子見之而泣云小官人今不讀書後將如何文若感悟歸謀於母曰院子爲吾言若此今欲讀書將自讀耶將從學耶母遣從師遂篤志向學弱冠登科後仕至中書舍人

盧元傳初無甚可紀史臣稱其功總之戚服稱其容本朝呂與叔誌一婦人墓云每遇功總之戚輒茹素一月皆可以風厲薄俗

崔元暉娶妻其子縱以母事之妾剛酷縱顯官而數笞詬縱妻于候顏色承養不懈史爲書之程尙書稱解論語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之意至周公謂魯公四句則曰可爲流涕洪慶善序序有云或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魏按行作清爲開板初書出秦檜亦自不知忽有人謂謂是讓魏魏隨道官籍其家程洪皆得罪

王逢原雖詩其略曰始知在人不在天譬如蠶發生葉衣魚枯生肉腐蠹理有當然夫何疑又長篇云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蟻不知自何來一蟻百兒月再孕漸恐高厚塞九垓死時年僅二十三早慧而天遂原見器於刑公以夫人女弟妻之

姜恩嘗師康節好施雪中急王陶自荷一插刺雪地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恩解所友錦裘解買酒肉薪炭附火飲食又損數百千爲之妾及陶尹洛恩老而喪明自衡州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逸然但遺以尊酒而已恩大失望歸病死余謂恩有救人心不當萌實報之心陶嘗勸

韓魏公不押朝朔神宗薄其爲人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要自不逃清議姜恩雖一時失望而不失美名康節四十餘未娶亦姜爲之娶王允修妹

程仁翁緝錄事有盜蘆菴者實竊而所持刀誤中主人財幸賞以劫開獄據受賊掠成之盜稱冤移獄公直其事而射掠爭不已竟殺盜及月餘射掠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畫見盜拜庭下曰公壽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賦幼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會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城隍也四朝國史程之邵傳云曾祖仁翁治獄有陰德仕至顯謨閣待制子唐仕至寶文閣學士是時東坡知其爲監司未知其爲宜和間登從列

蒲宗孟閩州新井人嘗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濯浴大濯浴用八九人一浴至湯三斛他奉養率是蜀人生時一浴死後一浴宗孟乃浴洗好潔如此想不洗底直是不洗洗底直是洗師友談記載蘇叔黨云浴是問日人以爲勞公殊不憚

劉氏家傳云劉爲東海望族鄉人歌曰海州東海富劉家胸山一族更奢華牽牛厮兒著錦襖牽車婢子帶金花有名之華者兩請文解紹興辛巳魏公領兵收復海州之華與父儼謀營家財輸軍借補將仕郎兩上書陳六事皆依復大計孝宗聽之特賜進士出身再倅吳門而歿葬蘇嶺庵有詩刻石

許同知爲宰時以詞投稼軒蒙賞音即同出訪梅夜歸過一人家禮席華盛客尚未集兩人就坐索飲主人奉之甚謹許曰貴人入宅稼軒曰決無好事許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其家乃邑省之魁未幾果及蘇紳嘗疏于德用宅枕乾園貌類蘇祖出知隨州孔道輔亦勅奏之德用疏言宅枕乾園陛下所賜貌類蘇祖父母所生又唐都城東西兩六民間以爲乾數而裴度第在平樂里直第五岡人以其第據岡原謂之

廬江太守梁彥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杖居廬窳窳衰頹慢服之意宜肅喪紀之禮請命官削侯爵顛等知龜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遠從之

施宜生北走降金試日射三十六熊賦擢高科入翰林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廉子公同舍因問張子公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答以翰林想未忘情本朝耶

建業謂之鄆州亦謂之鄆下如魏文帝自鄆徙都洛陽乃相州也

唐都長安始分山南諸道乃是終南山之南祝壽謂之南山亦指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北至長安城八十里南楚塞西有石室靈芝南有玉堂陽宮崔成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淚下沈公雅度師蜀人師先生古上護樓觀三山繞州治而下盤薄於前沈願而款曰壯哉師曰有富貴無豪傑

泉南氣候暖後元夕前亦薄寒月餘將近驚覺便是單衣初試盧橘紫茄紅菜已如五月間去家鄉二千五百餘里寒燠使爾不同

淮襄別無險阨。是其渙散易滅之地。蜀郡西門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潭以百花名。初未有花。乃唐翼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汚渠中。夫人為浣衣。而百花浮水上。工部嘗賦浣花流水之句。夫人歸西川。節度崔寧為小婦。節度入奏。夫人能散財。破賊人楊子琳。邦人德之。即所居祠。夫人後草堂與祠並稱。端平丙申遭亂。郡城焚蕩。此等遺迹。聞自無恙。

張定叟尚書云。青城每郊。用十五萬縗。縗幕屋。事已撤之。皆諸璫得之。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屋。庶免逐郊費用。或惜其議不行。余嘗記先皇考言。城外自來不曾蓋殿宇。宜和開方蓋了殿宇。遂為黏罕駐兵之所。

杜康善造酒。江陰軍人今杜橋。即其處。事具本縣圖經。

吐突承璀。閩人也。寧宗時。諸道歲進閩兒。號私白。閩嶺最多。

朱茶馬險。丙午入對云。掘地得一銅弩機。塗金上面皆有分寸。次日製一小弩以進。乃知書中所謂往省括於度。至則釋。別作一句。往放也。故箭則必肯於度之分寸。以為射之遠近。此三代弩制度。

石勒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

皇考權金部時。點左藏庫梨園弟子玉帶十有二條。并關侯印。印上有環。

凡物之真者。即有一偽者。久之。知有偽而不復知有真矣。高麗席側可卷舒。價貴未易得。四明便造假高麗席。真水晶盞。可愛。上體便造假水晶色。青。案此段大與本句。

嶺外代答云。崑崙會期。國海。有鵬飛。蔽日。遇駱駝。吞之。鵬翅。管可。餓為水桶。諸蕃志云。勿拔國大魚長十丈。徑高二丈。木蘭皮。國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榴重五斤。桃重五斤。香圓重二十餘斤。蒿苣菜一莖重十餘斤。沙華。公國。遠長尺餘。桃核長二尺。北方人物。果蔬。長大便。自與江南不同。外國可想而知。莊生亦據齊諧志怪之說。雖云寓言。亦有所本。

對衣。謂上衣下裳一對也。楊護。楊謂楊開。護謂重合也。

郝象賢父處俊。天后素銜之。故因事誅象賢。臨刑極罵。乃死。自是刑人。必以木圓。窻口。今用木桃。始於此。

銀朱方。用得二百餘年古畫。皆以朱色別畫之。久近。可以此辨。

梅類。腦香。清。茉莉。類。海。南。脫。落。沈。香。甘。杏。花。類。為。歸。香。溫。荷。花。類。蠟。沈。香。烈。素。馨。類。麝。香。媚。諸。花。香。天。爵。俱。勝。絕。諸。香。品。卻。有。優。劣。同。此。一。英。華。之。氣。散。在。草。木。禽。獸。者。豈。亦。各。從。其。類。耶。

子董四明。船務。見高麗國。賜都綱。張迪。等。批人。參二斤。參字。用。艸。頭。韻。略。無。此。字。有。覆。字。云。藥。草。亦。通。作。參。王。簾。下。有。艸。頭。蓋。字。注。同。上。今。方。書。悉。用。參。字。高。麗。用。蓋。字。

裝演匠。裝乃裝背。演則今所謂。戲紙者。唐人進奏文字。多用黃紙寫。故韓退之集中。有用生紙寫之語。諺有云。裝演子。亦不為無據。

烏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長。子反哺。如母哺之。歟。一名哺烏公。

密齋筆記 卷四

密齋筆記卷五

水火天地之妙用也。陰陽之變化也。故水火命見六秀。作用必大。東南方命而時日在西北者。性必暴。故謹畏。亦主壽。西北方命而時日在東南者。性必疏快。必發達。至於謹畏壽考。決是。不過五行貴有歸宿。歸宿得好。即貴而壽。

中道無往而不寓。故五行有天德貴人。皆是抑揚欲得其中。如正丁二甲。正寅月也。寅火太過。而以丁為德。二卯月也。卯木太盛。而以申為德。甲戌庚牛羊。甲戌庚皆金木土之陽干也。其氣太過。遂欲其藏於丑未之位。今舉其畧。餘可類推。即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若無氣之火。遇亥酉。即為息絕。愈無氣。如丙寅戊戌。辛酉。戊子。張參政命。丙申。戊戌。辛酉。戊子。乃謝察推命。一第便不祿。但以意消息。其盛衰。得中。即為貴命。過猶不及。災福生焉。

郭璞授青囊中經九卷於郭公。門人趙岐。竊觀。未及讀。為火所焚。今世所傳者。決是贗本。陰陽元經。乃趙岐撰。不特弔宮作方。乃三命之祖。今人以三命生旺之說。起於唐李虛中。非也。龜策。傳有高人祿命。以悅人心之說。又在漢初。其來久矣。景純年四十九。不免南岡之戮。管輅年四十八。不見女嫁。男婚。二人材明。先見如蓍龜。皆不登中壽。

地理之說。與命相通。宗廟比三命。天星比五星。砂形比相法。宗廟天星砂形三者。並合而無差。則萬不失。

密齋筆記 卷五

言子午針者。謂午午之非用丙午針者。排子午之失。針法乃五行之權機。禍福之繩墨。既無定論。何以取準。余編十餘家之說。引證詳悉。不可盡舉。惟一家云。曾游歷格古州縣。幾百處。皆用子午正針。以是知子午針。正法也。中針。後人遷就之說也。此是有定位形象之物。必以子午卯酉莫四方。故子午卯酉。不易其金木水火之性。

麻衣易乃近時戴主簿作。

遺藏至維多房中。方術。余嘗燃香問之。乃雀卵壯陽等方。張君房所編。蓋發七籤三百餘卷。卻無此等方術。後龍宮道藏靈感。香火翕習。乘都正云。藏經不全。止有靈笈七籤一部。余答云。七籤。初自會靈。不必全也。

抱朴子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就縛。以益盛水。魚龍立見。一尺針入柱。氣吹釘。躍出。疾以東流水為酌。桑皮為肺。但行禁咒。所療皆除。師事徐登。人為立祠。至於永康。俗呼曰趙侯祠。至今蚊蟻不能入。抱朴子與後漢所紀者如此。不知後千餘載。台民祠事如父母。福庇千里。靈響如一日。師友談記云。徐禱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有媼以三世祿命書言人吉凶。禱得占之。媼曰。當兵死。徐怒。媼以書示之。一假尸。身首異處。徐欲坐以妖言。付有司。衆解得免。後腐將數萬人守永樂。夏兵圍之。數軍大渴。開城飲。遂破。城破被害。正符媼說。

唐太宗幾為竇建德游兵所檢。又幾為單雄信槍所及。僅以身免。百戰冒矢石。可謂危事。不死。後復羅羅。建德藥乃死。名醫不知所為。杜伏威與陳稜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獲所射將。使拔箭。斬之。又殺數十人。後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卒。李抱真名將。亦以服餌誤死。乃知藥誤殺。又甚於錄錄。

曰。精力曰精神。曰精氣。曰精血。曰精明。曰精爽。曰精詳。曰精妙。皆以精為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在瀾弗返。其酒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註曰。陰陽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陰氣之泄。附。

端平元年九月。中余奉京祠。方抵舍。發熱不止。面浮自腫。不能食。一醫者曰。非服附不效。左右駭笑。醫曰。行年六十三。不服附耶。余曰。此柴胡證也。亟取人參和柴胡煎。熱。俟呼醫者。茅君仲一到。亦曰。當服柴胡。余出煎熱者示之。三日疾退。目尚多澀。食已則困。不喜啖魚肉。時有饋梨者。乃取一顆。嘆之。覺爽快。再嘆一顆。雖然。晚食後亦如之。凡喫梨百五十餘顆。熱悉平。本草載。趙鄂事。陳衍本草。載。張果醫說。十使方。表梨。皆云。去熱。不可以為菓子。藥忽之。

諸香。藥香。蓮氣。蓮香。蓮表。乳膠。木香。走經絡。沈香。趨下。皆香氣。芳烈。使諸藥。快營。衛一切。滑氣。或曰。蜂臘。無美味。人以爲珍。果。子曰。飲食固取美味。然亦有取其治療者。本草。土蜂。子去風毒。久服。令人悅白。功用甚多。或云。蜂。蠶。蛇。蝎。皆愈風。良劑。何獨之。蜂。疑之。

宣和間。築順州。得枸杞宿根。形如樊狀。獻厚饒。

高疏寮。四世祖。閔。初爲太學。直學。蜀人。雷。姓者。嘗受易於高。每同出入。至一銀鋪。因其家厚善。鋪家感其意。問曰。官豈無所須。雷曰。無他。欲得公。銀。銀。當以白金百。爲。鋪家駭。不敢受。強委之。既畢。鋪家曰。鼎已相贈。取問何用。雷曰。此鼎。日乾。水。銀。五十兩。又嘗至一小藥鋪。家往。還甚熱。因告以欲得鋪前藥。招如何。婦人曰。官。雷。一。新者。見。便。取。取。去。雷。以。金。將。雷。去。雷。一。新者。遺之。皆。莫。知。其。故。雷。曰。但。看。吾。人。他。日。享。用。此。不。盡。隆。多。張。其。責。於。密。室。終。日。溫。然。乃。六。丁。鑽。火。圖。神。筆。也。案。此。條。大。典。改。正。

米元章。不喜。韓。馬。有。周。百。範。者。以。龍。眠。二。馬。換。大。防。樓。公。白。集。大。防。曰。古。有。以。妾。換。馬。者。以。書。換。馬。自。攻。媿。始。正。似。王。晉。卿。欲。取。東。坡。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謂。不。可。許。坡。請。易。以。韓。幹。二。散。馬。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蔣。穎。叔。欲。焚。畫。碎。石。世。上。雅。事。何。時。無。之。論。議。紛。紛。不。及。書。馬。兩。從。不。作。難。也。然。晉。卿。以。韓。馬。照。夜。白。易。米。帝。家。顏。書。朱。巨。川。告。劉。涇。又。以。硯。山。一。石。易。韓。馬。夫。晉。卿。重。於。易。海。石。而。不。新。博。顏。書。顏。書。貴。矣。元。章。復。以。易。硯。石。又。常。以。韓。馬。雜。它。物。易。劉。涇。真。觀。御。史。內。史。官。奴。帖。數。捐。韓。馬。以。買。易。好。嗜。自。有。異。耶。米。氏。畫。史。記。馬。佳。本。不。定。爲。韓。止。云。唐。人。妙。手。且。讓。世。俗。見。馬。即。命。爲。曹。韓。筆。宜。其。不。甚。愛。重。也。

聖人不知後世有佛教。今看說底話。已爲佛教說。如明明德足了。又添箇新民。似又足了。又添箇止於至善。聖人教人之意。其遠如此。佛教只說一句。明心見性。便了。果齋先生云。

惺惺。云。爲。從。來。黑。鶴。從。來。白。人。天。木。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改。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都皇后。妒。忌。性。酷。及。終。后。化。爲。蟻。帝。爲。懺。罪。今。之。梁。皇。儼。是。也。

符。不。時。徐。義。爲。幕。容。永。所。獲。械。理。其。足。義。誦。觀。音。經。至。夜。中。七。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俊。期。以。爲。洛。陽。令。

李。主。好。佛。太。祖。道。僧。爲。開。號。小。沙。彌。道。以。著。修。著。乾。紅。袈。裟。李。主。云。佛。亦。莫。不。如。此。小。沙。彌。云。陸。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此。誑。敵。語。也。庸。僧。不。知。出。處。拈。出。作。話。頭。

韓。建。治。華。州。忠。僧。難。犯。者。衆。欲。貨。不。可。盡。治。恐。傷。善。類。乃。擇。有。道。行。者。爲。僧。正。訓。治。之。而。非。其。人。反。爲。所。侮。久。乃。悟。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難。笑。以。爲。適。中。理。

撫。州。一。祠。宇。守。頭。命。撤。拆。梁。木。壓。殞。凡。六。七。人。池。州。梁。昭。明。祠。累。錢。爲。旛。守。給。語。邦。人。欲。集。錢。錢。爲。神。請。封。典。銅。陵。丞。攝。郡。幕。委。董。其。事。拆。旛。錢。近。及。五。萬。丞。願。願。仆。嘔。血。不。救。二。守。皆。遭。臺。評。嘉。定。間。目。擊。隱。其。名。氏。

劉。道。真。錢。塘。記。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古。嘗。有。見。其。映。寶。靈。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爲。名。孤。山。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有。命。湖。光。文。擬。韓。作。之。者。臨。安。圖。經。不。詳。其。事。錢。塘。記。一。書。今。亦。不。復。存。湧。金。門。湧。金。池。金。牛。寺。命。名。皆。以。此。

淨慈寺費壁女像。眼多遺剔去。或曰。撲鏡者以塗鏡面。則撲者不滿。又曰。倡家取雜粉中。則色媚。又曰。點茶以蟲。客若然。則謹御。蓋神安在。安吉州祠山行宮。女像如人。長眼亦並無全者。小人不識。罪福如此。宮司亦合有禁。

仲殊長老。崇寧中。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自經死。鄒忠公詩云。遂行天莫測。難作漬中經。殊少爲儒雅。工樂府。游薄不已。妻投毒。藥中幾死。啖蜜而解。故嗜蜜。東坡爲作老人食蜜歌。

待制賈易。閩人。稱氏。嘗與楊侍講。同修西方淨土。一夕。公夢傑曰。我已得生西方淨土。子亦當往。公異之。未幾。聞傑訃。放其亡日。與夢之夕同。後公以壽終之夕。復夢如初。

或曰。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腸余曰。佛西方聖人。其俗。豈爲衣。乳酪爲漿。乳非禁食。故得嘗釋迦文佛記云。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王言。太子在樹下。汝可往供養。時於千葉蓮花上。取乳糜奉。上太子。又列子云。巨蒐氏之國。具牛馬之禮。以洗王足。又記京師一老醫人云。市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膚革充潤。東南人已駭聞。佛氏食乳。不足多怪。

張乖。厓。遇設廚。到羊及百口。具。召行人。估價。買納。錢送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李參政。光嘗著有。薦羊疏文云。諸處餽羊。既不忍殺。十有三頭。畜養。滋久。遂無脫期。今轉變。到淨財五十貫足。躬就報恩。禪寺齋供。佛僧。看轉經文。仍設水陸。薦拔羣羊。超人天者。先蒙頂物。命如此。余亦效尤。爲之懺悔。

采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魚一杵。空中呼爲。碧落侍郎。尉刻時。夢。轉。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書。牌。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案。皇。考。本。朝。王。考。考。采。伯。乃。深。甫。之。子。今。改。正。

嘉熙三年己亥。吳人云。來春米價必踊。年時竹篋。捕蝦。以所得占米價。去冬一簞二十餘。故米斛二十千。今歲四十餘。春初一解。必四十千。亦龜卜鳥卜羊卜之類。吾俗有。給肥麥。熟。蝦。荒。之說。

商子。嬰。令。言。草。必。嬰。矣。凡。二。十。句。大。意。欲。上。下。之。勤。農。戒。惰。惰。之。敗。農。使。辟。淫。游。食。之。民。畢。農。則。草。必。嬰。矣。余。僕。早。晚。聲。諸。時。各。令。攜。草。而。至。遂。不。令。而。自。嬰。

寶慶乙酉。余寓報慈。改葬亡室。初秋。夢歸自東家。四顧蕩然。絕無居室。時夕陽未收。獨步平沙。金尾。祭。屏。前。山。奇。秀。層。出。旁。植。桑。竹。因。賦。長。篇。覺。來。零。語。尚。囁。口。吻。聞。道。曉。止。記。憶。兩。句。因。筆。僧。窗。云。歸。來。鄰。里。悉。不。記。未。免。驚。呼。問。桑。竹。紹。定。庚。寅。由。泉。船。除。新。安。劍。浦。盜。發。余。自。三。山。道。東。嘉。而。歸。己。丑。大。渡。江。岸。僅。存。桑。竹。

嘉熙三年己亥。冬。奕。修。迎。待。寓。吳。興。郡。治。夢。自。舊。居。見。城。中。紅。光。燭。天。如。萬。炬。炬。赫。輪。轅。浮。屠。兩。尖。燎。然。在。目。庚。子。中。秋。前。一。日。大。火。余。亟。呼。二。十。僕。入。城。救。護。亡。姪。寺。丞。靈。糧。因。略。望。於。共。樂。堂。與。己。丑。之。水。悉。符。夢。境。無。毫。髮。差。水。現。夢。於。前。三。年。火。現。夢。於。前。一。年。吁。亦。異。矣。

密齋續筆記

高祖不修文學。而創大業。蓋承秦之敝。寬仁愛人。有帝王之度。光武南陽。實宗室。受向書於廬江許子成。紹復大業之後。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乃罷。所用諸將。如鄧禹。受業長安。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寇恂。素好學。經明行修。名重朝廷。馮異。好讀書。通左氏傳。又上書謝曰。臣本諸生云云。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詔答云。孟之反。不伐。奔而殿。亦何異哉。賈復。少好學。習尚書。後與鄧禹並。戰甲兵。崇儒學。耿弇。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少好學。習父業。祭遠。少好經書。取士皆爲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耿純。學於長安。朱祐。尚儒學。景丹。少學長安。劉隆。學於長安。十人皆儒將。風聲氣習。與屠沽負販。固自天壤。然其關係甚遠。治體醇疵之所由分。明章再傳。儒學彬彬。羣賢傳中。名節凜然。餘朝代所不及。豈非詩書餘澤耶。

隋末大亂。而儒學盛於貞觀。陸德明論。講甚多。曹憲。文選之學。授魏模。公孫羅。李善。顏師古。注漢書。孔頴達。五經正義。孔至。氏族之學。張嗣宗。經學授秦王。蕭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僧許淹。馬嘉運。秦墨。從儒。並名家。唐初。學者。有根柢。至於元和間。文士輩出。華盛衰矣。馮道。取西京。鄧暉。所刊石經。雖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武君。開我宋文明之治。癡頑老子。廣經學之門。此老篤行。有古人風。值武君。無禮無義。互相香啖。篡奪日尋。使不得死。臣節爲恨。

王祥、琅邪人。呂虔徵為徐州別駕。破賊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仕至太尉。年八十五，弟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以太中大夫歸老。呂虔以三公刀與祥，祥與覽曰：汝後必興，司徒導即其孫也。悅、洽、劭、蒼、珣、珪、舒、晏之崑、之植、之尤、之暉、之肇、之厲、彬、彪、之頤、之胡、之茂、之敬、弘、藉、之彭、之越、之隨、之稜、之凝、之徽、之慎、之操、之獻、之靜、之敦、戎、衍、澄、皆琅邪裔也。祥之孝固難覽之，佛為尤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是以自天祐之子孫衆多也。

祖山之寔，孟嘉恥為征西客，故假落帽以蓋其慙。淵明出宅邊菊叢中，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歸。陶乃孟甥也。九日美談，舅甥都占斷，後人無以復加，亦一段奇事。

元載以貪被誅，籍其家胡椒八百石，楊綰以清簡儉素代其平章事，郭子儀誠聲樂，黎幹省騎從，崔寬撤第舍，盛德感人，習俗一變。而四月拜命，七月己巳薨，司馬光元祐元年閏二月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甚者十餘人，旋罷保馬、市易、助役、青苗、鹽鐵、茶法，復常平糴糴法，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而是年九月丙辰薨，二公天不假年，相業未究，古今惜之。君子有福，小人無福，此治世也。君子無福，小人有福，事可知矣。

荀彧本傳云：謂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飲藥而卒。通鑑取魏氏春秋而書司馬溫公論曰：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皆史氏之文也。豈彧之言耶？用是貶彧，非其罪矣。某曰：彧附曹氏，終始昭然，杜牧之已結正款，無可逃者。百世之下，所信者史，而以為非彧口所言，吾意其臨薨所焚毀陳事書，皆奇策密謀者，無非傾漢滅劉氏之邪謀，不可以示海內傳後世者也。豈可謂之皆史氏之文也。愚者一得之慮，不敢自遜於先哲。

李密起拱州，據洛口，倉回洛倉，黎陽倉，足食足兵，似得計矣。而柴孝和勸取關中，密不從，以致於敗。李淵起太原，欲回軍，世民力諫取關中，哭於帳外，夜追前軍回，竟入關中，關中若柴紹等皆以兵來迎，大勢遂定。薛舉亦欲入關，已無及。漢業開基，亦是關中，關中原一大形勝之地。范致虛以三十萬勸王，關中失守，遂分南北，可恨也。

士未逢時，失身於人，固為不幸。士而逢時，能以功名自見，亦未為不幸也。魏徵始為道士，為武陽郡丞，元寶藏客，又為李密典書，又為竇建德起居舍人，隱太子洗馬，王珪為建成中允，後太宗並召為諫議大夫。李大亮為龐玉兵曹，又為李密所檢，岑文本為蕭銑客，溫彥博初為李靖行軍長史，高士廉為丘和客，後皆為唐名臣。按溫彥博，字彥博，為羅弘信軍司馬。

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癩，芳草發狂。注云：多飲數澆曰熱中，多食數澆曰消中。多喜曰癩，多怒曰狂。高粱之疾也。高粱，米也。石藥，英乳也。芳草，濃美也。富貴之人常服之，難禁也。肥令人內熱，甘令人中滿，石藥氣烈，非緩心和氣人不可以服。是黃帝時已有高粱，又古字通用，世人鄙世祿為膏粱，不知所出。余村居，穀菜根，決無此二證。大地生蔬，因時濟人，人之啖蔬，莫感天地之恩。曰菜飯曰蔬食，有不滿之色者，名曰藜天。

鴨梨紅白二種，持下者隨色用之即愈。辛條軒患此已殆甚，一異僧以陳粟粟煎全料人參散毒散吞下，或通九十餘粒即愈。

原跋

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益為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錢梓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舛誤未暇考訂，奕楨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適是正魯魚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為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楨曰：汝日所為，吾從旁視之，行又往，娶女矣。蓋大卿兄守娶故也。嗚呼！先公歿六年，而精爽炯然，託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頃，在其左右，願不肖何以稱塞，惟戰戰兢兢，是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復記此。時寶祐丙辰孟秋中泮，男奉議郎權知樞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楨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僻蟬捨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先生年六十有三，即弭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毛髮悚豎，非胸次千古，筆力萬鈞，曷克爾歟。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錄之，梓方動念，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漢章實父子以明經為宰相，時人為之語曰：道子黃金滿囊，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章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夏季朔。

密齋筆記校謄

原序一頁一行作似當六行作車
 一卷一頁四行作餘誤本
 三頁八行宋當
 五頁四行按劍上當有誤
 六頁二行高里字一本作餘誤不
 二卷十四頁十行外常
 十六頁十二行馬字誤
 十七頁一行受似當
 二十一頁十三行似當
 三卷二十三頁六行深按通周四大七行誠信過周書作信
 二十四頁七行周書作二大厥職作或○通周書
 三十九頁九行作博

密齋筆記 校謄

密齋筆記 校謄

二

密齋筆記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頁四行原考誤
 卷一 一頁三行文既將八十六年數改正即總計處亦與原本不合也
 五頁一行元結當在宋真宗嘉宗均貞祐
 六頁十行元結當在宋真宗嘉宗均貞祐
 卷二 十三頁十行有定字十二行以當
 十四頁十行事當作志實記所引本唐
 十六頁二行原字誤
 二十頁五行原當作樂始
 卷三 二十三頁八行其交與通節文義不協疑涉下交友而誤又下句
 二十七頁八行宋無雨涼也
 二十九頁十五行原字誤
 三十二頁十二行樂語云云一已致語為李龜年攷陳所記大同小異不知果為誰作濟字道濟唐安

密齋筆記 校謄

三

三十三頁四行作傳

三十四頁三行作傳

卷四三十五頁一行作傳

三十七頁五行作傳

卷五四十九頁二行作傳

五十一頁十行作傳

附補校

卷一十九頁一行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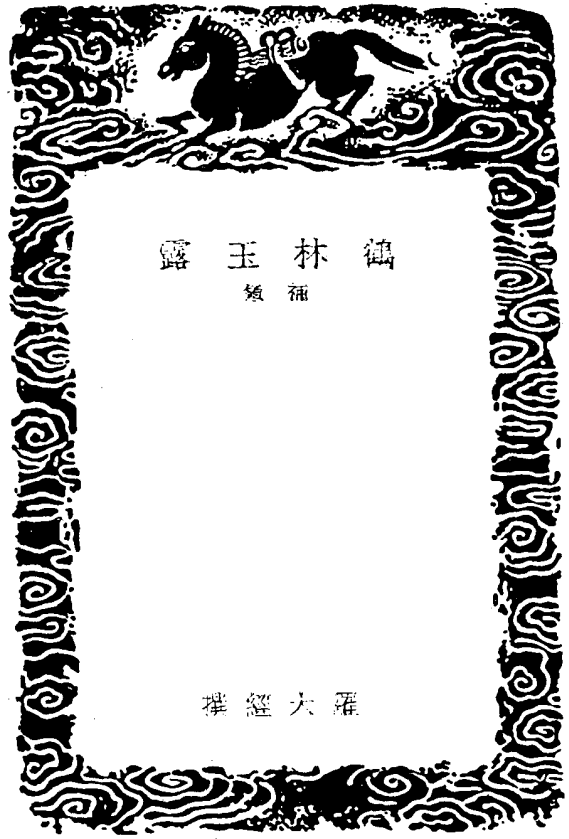
卷二二十四頁十一行作傳

卷三二十八頁作傳

二十九頁十五行作傳

續筆記五十五頁十四行作傳

三十三頁四行作傳
 三十四頁三行作傳
 卷四三十五頁一行作傳
 三十七頁五行作傳
 卷五四十九頁二行作傳
 五十一頁十行作傳
 附補校
 卷一十九頁一行作傳
 卷二二十四頁十一行作傳
 卷三二十八頁作傳
 二十九頁十五行作傳
 續筆記五十五頁十四行作傳



鶴林玉露序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鶴林玉露
蓋清談玉露蓋杜少陵之句云爾

羅大經景繪序

鶴林玉露卷之一

宋 廬陵 羅大經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越夫越婦皆謂一能勝子而擊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凡几履說歷歷卒安周室孔子愀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來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冠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騰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阻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與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湖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鏐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幃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鏡裏空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風池誇此詞流播金玉花間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

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謔。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奉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奉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玉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香桂香。秣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霜。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瑩。忘燒柳汁宮愁。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挽為朝。以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固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試。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置。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始不然也。

杜陵病神詩曰。猶合棟梁具。無復管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莫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適。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深懷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道懷詩云。篙工密送巧。氣若醋杯酒。歌謔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酬類。各藉頑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將領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而人才尚多。故沈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察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神種榆之歎。非師妙手之歎。益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者。英會。同形賦詩。一時詩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其可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漏舟如朽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二忠肅。慈道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對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髮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

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馮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遠伯玉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唐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伯玉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醉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適知以衛靈公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其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看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袖。有因風飄墮。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牕眉。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誰欲借。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籬帳。落茵席之上。或開離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寒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瘧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落花發。落花春少未得妍。疑立青山。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旋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臺白雲角。烏乎。一歌分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榴榴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榴榴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熾然。頗亦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醉醺醺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皆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曰。子可謂榴榴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榴榴賦性疏通。而不洩氣。臭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烏等。寇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烏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郎君。後以端特功驕。廢不用。又懼其得

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其至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盧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誇水竹渭南村。卽此事也。

市環寶鏡石。煮食飯。識者少也。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坵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鐵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醢。醢。七菹。韭。苴。菲。莠。芹。蒿。六獸。麋。鹿。麇。野。豕。兔。六禽。鴈。鴝。鶉。鳩。鴝。五藥。桴。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其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著棋。皆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纒七日耳。與寢人之家。放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故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願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儼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箝結纒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縱可入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穉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

務。時論翁然歸重。嘗論成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慨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惠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贊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主而寡人與之國。是贊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愛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徒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贊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徒河。犯官也。從而贊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豈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徒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徒河之贊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徒河之事尤勝。蓋徒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使傾。未必無心唐事棄。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瞻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翁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是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變與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盡則力作。夜則熾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曾公父文伯之母曰。汴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詩。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慾遠。博厚。自強則堅。質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王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閩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

魏雅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廚每廩日食四千至奉會之嘗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此始不食食胡
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二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蓋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
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
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蓋諫侍從方變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譁不安昔鄭子孔為載
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秦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
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云禮讓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
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
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變相善人君子化為
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
韓祖鼎鑄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酒流行之際其社稷
臣矣雷德應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
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
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聖固已深闢之矣范
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

陶至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懼色蓋已為侍從蓋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蓋諫之
攻此正無意無我一人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
欲其攻已哉諺云嗔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誠敢言及為執
政主濮園稱親子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
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
力言歐公此論卻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
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藜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陸朝歷數而上也而種紳為竹
錦囊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種草告身皆制絲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符告身五綵而又
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蓋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
玳瑁而錦囊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錦
犀為軸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絲囊首純紅而繪如珣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
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囊
有差次始蓋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過也絲囊之
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鑲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甚
官嗣字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藝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范謙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
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鄧倫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
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尤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蓬海釋金格而
顯雲輿乘文驪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謙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
倒之極末年適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
士騰空去不見羶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弊民病業皆唯唯余
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痲疾痛舉切吾身
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
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遂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版之日即出臺治河僧舍不
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擊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
不敢害朝廷為頌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臥內命吏取按版來據牘判結數事既畢

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掛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諭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掾繼數月偶留帥幕旣而忽袖中出賦狀一紙界余余辭以未審一考不當受旣曰固也子亦沒收之若書一考而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恥此何等風俗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羞若荆州之鮭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胥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資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其體固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應體隨宜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管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雖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之古意近時某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熾會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楫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

韓斯王之夫人京口婦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躡鼻息躬躬然驚駭頭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賦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下夜盡備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斯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斯王嘗邀兀尤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擊河道去夫人奏謫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

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給紳聞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姜堯章學詩于蕭子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松花江涵星影照鴈沙行人帳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爾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道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歸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微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述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勸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背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與貴舉嘗特相平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字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字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濫滯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字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淚默久之對曰茲事甚佳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香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良久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字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娶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與貴舉者欲相平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處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詞詞大哉王言真豪諫之金科玉條也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妻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臥日中主職之

曰何備眼如是卒起燈暗對曰無事可做只得備眼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緒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雅潔若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俄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恐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蕪苦培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迥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界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於進退存亡者異哉

百官殿門侍班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觀却倚

春秋之時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太學古詩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饒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開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裝飾近時諸齋亭榭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議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饒亮如真御史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諸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益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同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荆公晚年喜歸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謂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復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倍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懼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憂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辛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履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橫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憂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之三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卻乘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權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雖有子道忽頓仆于地舉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其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嘲侮君子者京尹乃悉毀其八余謂優人之嘲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為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薄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尤無疑之若分才德為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懸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按視事應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囑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為觀之盛識

如此其探探異者之中固已異矣。於誤獲他卒之中。復噴來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貴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際。乃為聲辨之詩云。初啣啣啣啣。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綠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澗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酒。亦只是會點見解。卻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蠅蟻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蠅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蠅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蟻入地一丈。東坡詩云。遺蟻入地應千尺。是也。蟻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蟻者。雖呼噪。蟻不為動。至鳴擊金鼓。則蟻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瘡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淮河上有七十二家。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入蕪湖。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蒼蒼為冢封。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四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鄒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卻稍輕。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宋文公每經行處。則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間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符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說。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兔。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

香汗澆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蜂蟻強知時。蜂蟻與聞計。怪鳴東山鶴。堂穴南柯蟻。或加陰石。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地。或自換甲形。形鶴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知老農影。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兩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腦。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輪仰瓦體。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聖聖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疑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祖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僕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皆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還膺鸞。亟登尊位。遂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謁宮闈。展省陵寢。斬級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詔。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履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子。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發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練。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響應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流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篇篇不可向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渺。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關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者。若此者。如俊錫。曼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楊誠齋云。詩固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銛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傷字。重九詩。不敢用釵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妙。如云一

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南市津頭有船。無錢即買繫繩。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
訴。只願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林。又云。夜來醉歸踏虎過。昏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
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兩兩短。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無復杖。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
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爛。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
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與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偃背。背隨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
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跣躄而無子。非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
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鵠炙。
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復說。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
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
莊。於此尤信。

伊尹慕在空桑北一里。相傳葛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墟直棘邊。此心終古
享皇天。波寄狼流傳妄。剖擊嗟無斧單篇。蓋波家世安載伊尹謀。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
氏傳後敘。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調刻無
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儉。則又不可之甚者矣。
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
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
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
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
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繼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
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
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
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
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
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
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
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茲樂天者。愛而知其
疵可也。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

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輝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大江
流日夜。客心悲未矣。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
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愛
國。年華若無青。月愁。終日頭人。百年彈得得。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
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邊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
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薰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
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
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詩文獨外是乎。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
喪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卻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局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
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
不得。已易喪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嘗
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騖擾者。正所謂坐馳
也。嘗聞兩嶽皆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或拈蒲。或袖中出餅果
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尙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
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白孤花底三更月。卻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
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獨之武曰。臣之少也。尙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
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梅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
難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孝宗受禪。敕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
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
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
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

樓膽可書。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洛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陋有古意。陰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嘉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投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疑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玉璫符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沿革者。爲玉牒。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緯。或曰。曷言何思何慮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痾僕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二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煩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州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四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宜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蹶。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詞。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遂被奪寵。是可歎也。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皆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廚。以慶遠堂合嚴州滿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遠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案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廚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

伯高。張棟何必讓陳遊。時中便是尼父學。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雅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遠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使。饒舌。以一貫萬如。鄒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眼金尊。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爾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分。又曰。終南何所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搗也。陸坡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

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爲羣芳之首。至如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
 棘蘭之類。無不詠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
 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有而今
 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燔蕭酌
 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
 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花。於是符元與爲之賦。李太白爲之詩。固已奇矣。至宋
 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
 謂瀟或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瀟或摘荔支之句。是時瀟品絕未有聞。至今則瀟品奇妙香味皆可僕
 視瀟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紫雲。素
 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瀟戎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繁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凝結。
 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燼滅。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
 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
 爲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
 非特物然也。巴邛閬嶺。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
 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
 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澗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決平江。亮授
 首途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
 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發敗。
 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
 道。竊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補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梅是今日金人賊
 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賊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
 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職守是護。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
 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
 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下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
 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符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
 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主。志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議。又
 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
 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疑。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
 之主。不能強也。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糗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館職。嘗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
 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
 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成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
 才識德望。與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有道少失
 其身。此所以餓餓乎。不可尚也。陸龜蒙祀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揚子
 雲曰。古者高饒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
 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歲將觀。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某木秋冬生花。有山礬
 而生。柘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北山爲余言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塔。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
 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
 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
 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符籙。供饗飯。欣然一飽。弄筆題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卷。縱觀
 之。輿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若若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稻稈。量晴校
 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
 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索黃臂蒼。馳獵於
 聲利之場者。但見袈裟馬頭。鹿。勿。胸。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
 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
 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
 轉。至於如此。朱文公文。今世學者。讀書。持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
 有成。亦已難矣。而視此。僧。始。有愧色。
 史言蜀諸賢。謂孔明身當軍國之務。謂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
 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阻星之變。天意蓋可
 知矣。豈因蜀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五十四。初非癡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
 之明。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
 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速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事勞苦。言孔明之死。乃漢運
 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

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焉直行將去止久遠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何回讓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買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可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畫言以趨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馮子湯孫第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繼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擯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及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著那廉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廉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葦躬紡績以為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袖綉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儼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乘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米稼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緡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金材無幾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歿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末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紵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而獻功男女效績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日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

是承君之官予懼伯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篋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于厥之敗沙門益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阿曰奴子不速行棹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龍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道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諷勸之李烈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語至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為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府中羣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舉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乎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至燕京會同館官更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瀛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羈羊解乳不

范文正公云當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剝下緒錢出入元以八十為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為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唐初蕭銑被刑獲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本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雖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洩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鑿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邁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寇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能相途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規規開闢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安襄以城制鄂宜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致有秋毫無犯蓋顧其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某傳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其父皆嘗有此論其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緊要緊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某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之間。其文傳成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熙寧元祐之詞。遼。雖體制互異。源流則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爲此書。朱文公。張宜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先意承奉。此書便好。載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倘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幸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眉綠。幾日愁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買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陸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轉樹。轉蒼苔。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侯。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爲壯可喜。朱文公云。幸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當可用。

鶴林玉露卷之五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公。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遂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經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于孔子。不學詩乎。孔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我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態。賓客。恭儉。而不解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蔞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謫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向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犬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桂林石山。在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峻。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耳。至於暗洞之瑰。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陸疑永巷。峨峨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懸。仙佛曾彷彿。鐘鼓聲擊撞。最疑左如龜。信猜欲吠虎。舟龜欲吠虎。芝田萬生香。博囉千怪。狗。狗。五色光。更無一塵泥。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剗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傲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微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椽。乘獨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宜春傅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枝。碧紗隱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未句尤遠。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閣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高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宣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管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行曰。

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庶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庶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屣及於空皇。劍及於疑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道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應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引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尉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得愈乎。文伯曰。欲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雲以溫松。翌日有想雲。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批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尊尊。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為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杜成己為相。以為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樓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趨旬日。并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概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己此舉。亦未之思也。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潤。足覘其所造。

歐陽公居永豐縣。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葬青州石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且。陰雲屢與。假以三日之時。則拜神之賜。其政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庶于榮賓之。後聽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道。愛不亦美哉。雖有此

淵明嘗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衰管。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養管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時。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校老歸歎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朽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笑管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出。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晚。附炊之米。交至。掌廚者置盤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輩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雖久留。不厭。每晨與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廟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掛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遠天命。定定定。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選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鄭至完。陳登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慨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未幾。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諸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胡濟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誦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牀。每日味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窗。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永豐縣。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葬青州石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且。陰雲屢與。假以三日之時。則拜神之賜。其政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庶于榮賓之。後聽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道。愛不亦美哉。雖有此

言而迄不踐樂頭昌山水作思韻詩退休竟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微慮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韻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差殺青原白登洲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柱杖宦官宮妾莫得視觀嘗游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

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遺爽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服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數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觀以事遺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創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實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贈魯國何為而考其官今也歸則而不嫌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必然周公之攝也詰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進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事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為游以不能措一辭哉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道某竊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繁繁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轍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愆戾恐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配極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章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章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

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假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句不啓關樂密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刺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醉來

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救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林吹落讀殘書草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厨歸時月落汀洲曙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秋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欄雞柵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赫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多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遠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豈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瓊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類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誅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顧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答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顧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蠢可見

取其興也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赫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多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遠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豈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瓊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類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誅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顧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答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顧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蠢可見

取其興也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赫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多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遠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豈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瓊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類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誅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顧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答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顧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蠢可見

取其興也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赫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多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遠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豈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瓊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類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誅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顧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答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顧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蠢可見

取其興也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赫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多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遠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豈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瓊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類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誅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顧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答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顧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蠢可見

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竊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卻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卻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之。而治地之法。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無穡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國師也。六經諸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德之功。實直諒多聞之益。培藿灌漑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斂。無穡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甚難耘鋤法也。儉游而厭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讓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掘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富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頭實粟之時。麥天雷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者。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善。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寔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植。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楓楸為美。橫認柳梓為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翁徧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噴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風自如。柱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日所能損哉。彼羸臘餓餒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日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間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自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日所能損也。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淡人謂士宿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

鶴林玉露卷之六

杜陵花柳歌末云。人道花柳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詞。非也。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闕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吳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齋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醜藉風流。未易優劣。

姚璠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等又無錢。斷橋橫過處。暖日噴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卻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勅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

己更得適意。鼻息曉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俯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諒懷老必矣。埋懷之役。亦以宋捷為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遂平之。蓋用兵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卻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屨靈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祿諱。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察。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諷。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覽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惟誠齋戲呼延之為蟪蛄。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啟錦心。補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蟪蛄無腸也。一舉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志。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卻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蟪蛄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牲。瓊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許。

宋事宗既受禪。倅平原所望。不過節賦。知開劉芻嘗從容趙忠定曰。此事仇胃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說。迄逐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者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芻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齊壇一紙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為廢歷也。由人事也。由天。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性情。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又笑禮部韻之拘。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常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蒙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司馬溫公。王荆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為不在孟軻下。至宋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揚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策。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餉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為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

心術。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諷見高適。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體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瑋反使從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節高。其救房瑄亦正。

漢覆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貫一牒。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潘夫不負賢聖於摛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暉越鄉。而別隔。後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譽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兩開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世傳聽詩云。謔言謹莫聽。聽之禍殊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切切。須白樂天。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所藏萬正。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卿會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起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附。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神蟲。年過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及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械。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古人建郡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遠觀于新邑。營卜瀟瀟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藝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梁

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薄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理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非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感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端。皆理之害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家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坏之士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職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于上。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明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使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使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煞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道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蓋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逆亮親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歿。錡亦歿。時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道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實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能之。命參謀呂祉往。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東顧諸軍忿怨。統制鄧玘率衆縛祉。渡淮歸劉。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所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祉書遺死士持遺囑。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庶得書。疑境分。謀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

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陳離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尊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鈞不能牽。而失水則鯉蟻制焉。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那。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是足矣。人之智。想相遠。乃如此。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輩。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惟恐其不在鸞閣間。不亦異乎。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乘彥。無畫臥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噲。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纜。惟當堅斫父之爪牙。詭雖巧。頗牽強。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敖器之善察脈。常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脈。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鞍。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問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送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鷲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魏林玉 卷六

非當塗也。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承兩宮，宜復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凍然自省曰：吾以襦褌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襦褌，掛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韓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流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襦褌掛母冠裳，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衫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鬼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勅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柯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柯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賞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得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虜不滿關。

不主獲，指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嘯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隣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輔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梁開後戶往來，徽宗幸輔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輔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於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城累，譴資州，瘴癘窶窮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諸事譴，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介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譴，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賦，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七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

鶴林玉露卷之七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文字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議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瑄以正綱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適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開南澗鐘。歲暮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待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勝喜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家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云：覆篋真得見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始隆祐詔貶真魏公，高宗在昇陽宮，方暇逸，左右來告，驚懼，覆篋覆手，手為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壘城蓬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

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有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宜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身行也。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爲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惡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誤候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倜儻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今鉛刀爲鋌。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盤。今乃反謂子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賊。楊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婦夫楊君玉之詞也。曠年十許歲時。其父廷嘗問其志。隱有不臣之語。其父怒。就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欲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疑重。如周公之赤鳥。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讓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疑重。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傅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惟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隣。初參大學。廉引詩。題出問疑。龍樓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拂曉過龍樓。鶴駕殿長。雞人徹夜語。慈闈天語。飛棧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款款。酬小儒憂國。幾九分頭。學官鑒。一時傳誦。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

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丁常任。昆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准漕。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源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有比。意味更長。

宣和。中大盜方臘。擄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知賣酒。徵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廢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爲意國。爲總制使。做其法。又收。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漫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劉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制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應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林動。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川川澤。與夫礦。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否。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千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草勸。耕。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尺共之。使之朝夕。學。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賦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開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賣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

其靡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編作。杜少陵詩云：鳴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注玉盆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塞羅布羅，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狀筵席，與鋪帷玉枕，同一疑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碗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適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玉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悻悻道甚矣。杜子美備冠忍餓，垂翅青冥，殘冷炎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諷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樂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放，流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儂，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句，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州，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國家憂深，賢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妻。章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干，花無榮可天顏壽主，不忍金宮冷落。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飲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避諱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刑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

鶴林玉露卷之八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邊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裘，朱轂緇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糞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七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晉問舍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宵夜蘭酒，能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乘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危如累卵矣。尙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實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蓋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官，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釋怨結，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青解纜，盡去軍與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

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請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鬼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閑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庫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變。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君。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參政樓倫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語乎。此又切矣。

李泰發作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備。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也。告許泰發家事。得剛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濟。蕪湖鎮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滯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顯演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鴈。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汗池。蟻蜂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蟠。下以次啖蟻。蛙疑立待。不敢動。又村叟見蟻蜂逐一蟻。行甚急。蟻蜂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蟻蜂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諭旬往視之。小蟻蜂無數。食其腐肉。蓋蟻蜂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蟻蜂甚急。蟻蜂逃入藤捨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蟻蜂久不出。剖竹視之。蟻蜂已斃。節節斷。如蟻蜂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瀉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吞蟻。蛙自以爲真已斃矣。而不知蟻蜂之能涉其腹也。蟻蜂之斃。蛇自以爲莫吾親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隨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蟻蜂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蟻蜂矣。而能制蟻蜂。物豈專以大小爲強弱哉。

神用助語字貴帖安。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下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浩然帖安。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各家之竹翠相交。竹幼皮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宋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歐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觀於動作。遂不免遲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

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皆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照。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使服。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其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蓋臣竊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嫺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備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麻人之釋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勝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兩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鬼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謀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使人之甘心焉。可乎哉。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奉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宜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詣事李齊進。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轡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滿通州長史市里。誦呼皆曰。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實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安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陳氣憤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諒公冤。成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誦詞。乃云。朋黨罔上。有虞必去。於驩。驚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譴書侯。爲一時華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其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杜少陵絕句云。暹日江山麓。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

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說。其在意俱避。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卿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金斌。當非不克。奈援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箇箇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卽爾備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逐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盜匪。車列鑑鮮明。豈是腹民血。空教適官情。忍則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究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煥煌。臣以爲塗膏斃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己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指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未有志決身殲之歎。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憫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雖置勝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鬼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誓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旆旛停日始。始知心服范希文。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聲必欲殺之。郡有王彥。兇人也。以貨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飲。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呼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區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獄錄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死。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饒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譏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戲魯君之心。若心既盛。則所留意於政事。聽譏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德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教。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復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樓。旋卽欲之。大槓諸軍。率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舉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遂天忤人。可取凌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擣賊。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并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廢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墮角君者。短髮乘。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視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裏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衿之束縛。非拿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說法。朱文公在臨海。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陸都摩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遺髮而赤。烏九。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具血肉之身也。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錦鋪。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驚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煑鑊煮刀封。

岳武穆家謝昭雲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禮。甚工。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愈下乎。

荆公詩云。臥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詳楚。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興。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汝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下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馮告變。時張定叟作帥。馮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馮密議。定。復就疑。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堯曰宥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說。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豈徒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適曹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粹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貧者賦。庶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執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

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敘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陸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陸室。

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處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獠居，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兩，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榮榮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譽，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乘，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未疾，猶專國乘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眼變理，東坡謫傳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畫竹，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割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塔脫而盡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閣古室中，平原敗，籍其家，墮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室，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州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故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堂，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所成以板寫壁，坡數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盡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劉錫錫作九日詩，欲用錫字，以其不經見，遂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錫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飲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張子房欲爲韓報讎，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出，僞項梁之徒，始相率而起，是魏祖龍之魄，倡英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國豈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借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關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輪周，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讓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尉郡曰：膝蓋春秋時，斷主於列國已用之矣。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錢幣，按實讀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鑄炊炭，錢錢日多，俗音訛以爲錢幣。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尙規，奈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規，蓋過矣。周易無宵作，先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其跡云：使中水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思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輔，皆廬陵醉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獲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械戈矛，儼立成行，味爽鳴鼓，敵人驚視，頭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皆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作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微，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虛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人羅列，規規，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

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物物態。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祖視祿。程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雞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

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磯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至播遷之禍。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綬。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御機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其禦機之特。不使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餉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諷諫。遠慮徵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登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馳。鼓車而遽駕玉格。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擻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維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備之短晷。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維事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進。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不敏也。必時精焉。無一不精也。必時中焉。無一不中也。其說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日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燈。燈必親薪。必焚燭。必秉蠟。必滿燈。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臨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衛青少服從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世世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如大將軍者。送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

萬恨付一杯。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翁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披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補遺。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有日者。鶴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信而後出。言信而入。貨信而入。貨信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景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景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記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帶。孰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蓋被腰蒼髮。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覺。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擗扶未必賢拾橡。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口至於公卿。皆得啜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荀貞一策。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做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符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密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雜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資牛。怒氣變久雨。鑄釜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女。行哭音悽。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都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道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四鄰。幸頗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強果開寒雨。中似死。填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益。拊膺呼蒼天。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荀貞一策。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做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符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密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雜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資牛。怒氣變久雨。鑄釜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女。行哭音悽。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都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道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四鄰。幸頗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強果開寒雨。中似死。填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益。拊膺呼蒼天。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衛青少服從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世世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如大將軍者。送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青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諷明皆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借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說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誦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遺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臚其行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編者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士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蒙優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圍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使宜州郡即日繳奏

置籍親覽以廣家僕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避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學郎值蔡鞏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諷刺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比以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榜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變見精不滅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尼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結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蘸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眞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

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凝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亦驚焉知萬古一箇字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講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白白

徐思叔題寶樂圖詩首句云適翁畫友教兒書嬌兒赤軒玉雪眉威妻曝日補破襦窮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補口冰肌腐自綴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褲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松柏之貫四時傲霜雪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

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穎濱與近時劉子蒙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開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

爲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諫齋謂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按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會

與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極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成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己之携離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蒼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緊安危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妃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梁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盛君心而後偷王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蓋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蠶吳者而蠶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蓋雖去越未嘗忘越也嘗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蓋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堅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與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矣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鞅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

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自樂天黃金何日廣蝦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甫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苟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

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廣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陵富貴稱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矣論曹參曰東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

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魏林玉照 卷十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諷刺。徒以瑣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買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買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鳴防碎首。霜鶴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諷刺也。然亦不免於謫。近世蘇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諷刺。貶新州。夫小人擅扶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擅扶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諷刺。文與可。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買禍也。烏臺之鞠。亦壁之貶。率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散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認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放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嶺南州。鬚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兩粟。路長那更聽鉤駟。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引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願藏頭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慈悍。惠帝仁慈。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怙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列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唯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法。然亦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為至德。蓋齊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自贊云。面目都親。行步磊砢。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龍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案家成。萃糞穢狼籍。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劉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刻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閱埃漫漶。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霓舒卷乾坤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濕知天子。是何官。寧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讀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謙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而帝之名。蓋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與時被同與歎。岸嶺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救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俯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疎磨磨。實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救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鄂元侯。講磨磨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暨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磨斜出者是也。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官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京字當世。鄂州成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需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道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其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潛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訝之。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圍飯引來。喜掉糟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如兔之頭。令聲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潛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鹿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嶺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若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問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盧陵苗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

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勸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自取。已爲可怪。若鹽者。乃以其子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獨開者。是可歎也。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鑿玉環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詩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感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流離。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林食芻象。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憫憫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憫憫深願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貴。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養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聖賢何嘗畏死。養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讀。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風。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賊見幼夫樵桑。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狗。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貓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貓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點鼠欺。狸奴雖小策勤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術。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假擾。倉忙間。藏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燈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齋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紫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陸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咸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恨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聽萬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見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萬祭。此自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刑製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借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道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鷓鴣如相問。爲報春吟我磨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

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步繞師門三稽首。起故冰視新相思。誠齋節節又送永豐汪令時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鷓鴣驚動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霧。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雲啼欲曉山。春消千嶺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鄒而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黃真。秦檜。楊存中。吳璣。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違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襪裳。羅襪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繁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愔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廳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能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織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疑能。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勝。或庶幾者。惟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異。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汪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諱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諱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吐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疑定。秦檜勢正。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

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精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繁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辭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善。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識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廷刑。所以繩東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會無一人敢與單辭之。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自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看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禺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處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龜脚老漢。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隨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清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歎。

楊東山言。某初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諱。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塔。稟彼。遂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信不疑。後至。此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房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

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須彌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
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著判公時云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軍車必百兩獨
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鷲運不足計其高深日月升月沉不足計其廣
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道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黃
維阿衡質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質者甘誓是也有人言者湯誓是也亦有以圖
言者泰誓是也泰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大
子則不以其而怒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殷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
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
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及人帖然未嘗萌益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培觀鷓鴣小志
之詩悲哀急迫及於成王之幼冲然及人帖然未嘗萌益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培觀鷓鴣小志
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及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
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
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懷德懼危懼若將陷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慮矣由是論之湯武
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於茲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
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
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編旅也常作客久
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從其大者為大人昌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
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既受對
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刑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
兩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虛構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鹿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真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
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遠固難必也
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
至貽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
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
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盡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
題詩云諸老凋客極可哀尚留名姓歷崔嵬劉郎可是陳文墨幾點燕支碗綠苔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引忠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
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驚呼乖崖亦下時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譖真宗不豫李文定公
以宰相宿內祈禱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忠之偶翰林司
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當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掣水中盞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
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評語其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

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新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路公幼年之浮冠司馬公幼年之擊磬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道從善尹臨安官寺欲容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檯三百隻糊以薄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借家取竹篾束之頃刻而辦幸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貨簾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幸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廣節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態映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鬢眉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歷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廢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肯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不以鼓爲妙棋不以着爲高

子家編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編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秋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略寶王舉兵之概亦不可少也擊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益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結之殿壁及唱名玉脩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妻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貨益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竊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晏安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刀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爲疑家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貞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剛却是屠沽報恩諒識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感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臣臣嘗之老馬雖効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嘗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錘又不馴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假馭華臣專用此術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頌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榮爲日星滋爲雲霧沛爲雨露滋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類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內藉己性當如紀商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回之食虎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靈運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況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汗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詣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見見羈絏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葉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語洛陽入見伴爲我野墜勞失儀乃下詔以爲徵代釣名放還山隱居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雁已先紅城城凄凄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蛾紅粉粧

魏林玉露 卷十二

二二九

織出素手是也。有七聯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離又闕。夫夫板蕩。嗚呼魚國。落落月經宿。閣閣樹墻垣。嘯嘯架庫廩。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登瑤。敷敷花披蓓。闔闔屋摧蠹。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壯。超超出猶奔。森森駭不惑。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琦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鈇甚疑。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愛。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愛也。或謂韓九字。叔及。奮游妾家。最好飲。須其來。強邀之。飲。妾嘗有以收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謂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踞踏不安。王疑去。伎樂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醒。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返。蓋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根也。欲焉得剛。韓琦之謂矣。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歸世。二者。天下之大者也。故各為世間辨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竊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患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始三任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伴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所薦。勝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鴉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鴉鴨諫矣。閣房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鴉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奪龍之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湖濱。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蘋生微瀾。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蘋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嘗嘆。唱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榻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秦憤。意氣。咸陽三月火。散骨亂如麻。哭聲慘。但天日。而用容不飲。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城下訣別之際。實臨血。了不經意。惟春香一婦人。悲歌飲。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嫂自。

若羽翼已成。則欲飲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私。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則安家而厚養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居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胤德公曰。吾道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遷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履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變日月之逾邁。故毅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軌而共轡。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賢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湖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備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婦。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筮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壘盆中。進散。視曰。朱三爾。傷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亦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苟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白兔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鶴。化為老翁似白兔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欺。皆如此類。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程夾袋冊。錄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雖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叢。范文獻手記。近世庚忠肅。趙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己。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進。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下相之誠。五九方畢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誠察未至。徒以偏駁細滯之意。見。偏道。其不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忠卿一人。又曰。君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趙材之所延。夾袋之。

若羽翼已成。則欲飲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私。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則安家而厚養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居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胤德公曰。吾道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遷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履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變日月之逾邁。故毅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軌而共轡。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賢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湖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備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婦。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筮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壘盆中。進散。視曰。朱三爾。傷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亦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苟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白兔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鶴。化為老翁似白兔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欺。皆如此類。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程夾袋冊。錄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雖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叢。范文獻手記。近世庚忠肅。趙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己。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進。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下相之誠。五九方畢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誠察未至。徒以偏駁細滯之意。見。偏道。其不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忠卿一人。又曰。君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趙材之所延。夾袋之。

若羽翼已成。則欲飲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私。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則安家而厚養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居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胤德公曰。吾道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遷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履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變日月之逾邁。故毅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軌而共轡。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賢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湖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拾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益足以容君子誠足以辨小人可以為大臣矣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鄭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盜賊如黃巢僂智高收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僂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者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祖顧文政為首

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覺將欲何為舉兒不聽以刀脅之匪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親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磁為業使執役左右幸幼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

之角因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東兵退既謂其徒曰幸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偽為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者常得賢者輔焉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

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聞卿者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

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繹交通賓客漏洩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則姦人鼓舞良民

怨否如瑞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為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罷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

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寬諭留之上曰此人實直筆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

來說如此區區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子都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

為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劉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絲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發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

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長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實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斬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

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平蕪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

云呼兒為我數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與致皆佳未易優劣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

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誤失體動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

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優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板耕扶日月起廢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道

成爲化吹爲噓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

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

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也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外則畏師友畏天俯不畏人仰不

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

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為之憔悴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

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師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

狂妄行恣其所為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

簡書攬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

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

心作敬事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涪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說見教。僕雖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長。畏天。畏師。友。畏公。論。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面。蓋背。臨淵履冰。以偽自蓋。若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弟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質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勿翼吾道。其功豈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偽。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為諷。字字有來歷。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疑。忽一人持刃立榻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果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事官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使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狙鹿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始是唐劍客之流也。

張宣公題兩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露霏半空雨。東消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嘯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存水。濯清。芙蓉豈不好。漣漣清澗。采去不盈把。惆悵春忘。西嶼云。繁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鳥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慷慨然。猶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絕。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胡澹菴乞斬秦檜得貶。瀟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疑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說。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貶安遠。李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寧九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真。虜果臨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府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請佞人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獨開。乞靈如見告。送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

可能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又新春。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事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事。謂神仙亦且謙知。恐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別。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嘗餘。餘欲起耳。耳之使受。吏去耳引餘之。乘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派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忍字之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夫婦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其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禮。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凌厲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於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儲。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提及而退。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萬。三戶可以亡秦。

范滂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惟傾危。澤明坦。雖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雖至其所以告。惟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雖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雖容過。雖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者。寵如狡兔之尊。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矣。口在范滂下矣。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

戴勳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勤心忠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刺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甯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暴力爭之以勤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戴宗之禍非天報耶

徐淵子詩云偉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碑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戴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駭鳴家人睡恐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口詩成

杜陵詩云孤鷹不飲啄飛鳴聲念羣惟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雅無意緒嗚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香雅已滿林似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躡香喧說其形容精矣

世傳滿江紅詞云屢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羨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探藥訪神仙惟務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謂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海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掛懷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鷗夷子散髮弄扁舟鷗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乘人間事苦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羅括李杜之詩耳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路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難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帥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僞酋且上倡兵之誓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帥失利僞酋誅友龍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誣誣誤我然觀金虜兩邊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滿溢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情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幾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毋決於通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即代矣朕第欲知其安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嘉定間嘗聞者憚其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儻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側伯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復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影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衡盧祖舉在翰苑草明堂教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葫蘆端平初忠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誥表章為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楊誠齋承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偷交游非類者必先搗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

屢事歲久念欲廢陶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羣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輩一出。隨至福事殿不。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其將叛。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侍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閤門察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某。收宿衛起居。邸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引宰相執政。廢下論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內請八寶。初猶斬子。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制。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調逐忠定矣。

李公甫謁真西山。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疑。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微竅間。狙伺隱匿。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名者謫。柳子憤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創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其兒少。正卯輩。當亦少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欲以飲食也。初非賞識尸蟲之曉曉上訴也。亦非以識故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遠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敢訴。彼若鼓其譏類。咀毒噴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雖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惜其不為己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張宜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髮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硬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倏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因而殺之。候客杜子楚。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壽聖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度。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劉。岳。皆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玠。劉錡。王燾。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為之。不特制度使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

畫文臣。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遠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思兵不精。唯患財不贖。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精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頗饒。而江南之楮益廢。上下其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諒中而死。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曰。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奉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善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有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斷。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督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向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豈草。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鈞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吃。唯小人得志。深覺其含沙射影也。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予言。士大夫清虛。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髮鬚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人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樓。擬把片香投贈汝。還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件。持身轉覺孤。齋綠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阿羅吏。君誰誦子虛。同數燈火讀。家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闕。故也。陳簡仲作玉堂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鶴舉。公去有芒屨。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體之圖籍。楊長蘅之守闕。雖使公督之宅。皆當今廉吏也。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蔡。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類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與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懷愾。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健廢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稱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酒類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釋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齊誠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饒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鸞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礎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諷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屨。左氏傳。諸師聲子。轎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置豆蓬豆。高不踰尺。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薄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粧。且以退爲禳。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尙不能得其旨。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唐司空圖畫云。昨日流鶯今日。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窺。更忍乘危自若。戒色自戕者也。

楊誠齋善詩。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摩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斷。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此書難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軟哉。此間有與伯起者。不魯講學。後開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介。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諾。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者長壯。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作。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

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一勝。雖千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既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委金石以破蟻蜂之。蟲飛之。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名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斯字者。非也。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兀用事。侵陵江淮。韓世忠遊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擊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尙原。至自斃。其鬚髮而道。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緘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駭怒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邊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

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任相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儲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軍攻復古詩。相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權。故特喜此詞。以為掩覆之計。其猶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獲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解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奉復。是可嘆也。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枉席杯觴之間。而朝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嘆如。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麵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宣宗詔立變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奉令宜徵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諒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愛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欲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舉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將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傍徨。不能寐。思范公語。輒泣數日。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頹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類。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伊川騎浩。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遠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遠故舍。惟舍故遠。遠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遠夕死可矣。是舍遠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隨事自然如此。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夜衣而天下定。義士繼成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當忠簡力。既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鑿得體。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晉繼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賢顧不然而其說。余嘗思之。亦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書之後。彭衛合孤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儲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變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書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驍駁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首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達。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惘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聽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漸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別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起已有招八州舉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悉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挫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行其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棄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秦虎視山東。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晉人滅鄭。發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千驪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為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嗒嗒。皆為利來。嗚呼。可哀也哉。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籍而顯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利用

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伊川騎浩。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遠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遠故舍。惟舍故遠。遠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遠夕死可矣。是舍遠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隨事自然如此。

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
 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
 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
 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簧末。只願身隨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
 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
 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說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館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
 以至大用。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
 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
 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戰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
 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
 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九金聚粹。其圖魘魘之形。狐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
 辨之。
 五代史。漢劉錡。惡史彛弘。楊州。於長李業。體二人於帝而殺之。錡喜謂業曰。君可謂僕羅兒矣。僕羅。俗言
 猶也。歐史開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吝
 斐度而往。蓋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盡
 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
 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皆慶帝贊子弼。豈溫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步營
 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管掩大德。既
 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爾。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顧亦世。尙繼汾陽之休。無說維人。孰云充
 國之老。皆可喜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
 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諷其困竭。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
 辭。諷其欠縝密也。昌黎語孟東野云。刺目鍼心。刃迎屨解。鉤章棘句。指擢胃管。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
 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
 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豈但誇多闕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
 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臥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

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吾郡胡季昭，實處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郡事，冀象郡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開使遠行，廬陵不獨詔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白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顧名。江江杜老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唯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橫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魯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蟬螻幽顯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雁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瓊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瓊奇奮然從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附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神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直諫，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入，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概激壯，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其日之忠，已置假月之計，開塗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落墮焉，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史殖貨傳曰：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賈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賈知取而不知子也。夫以子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器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新斬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子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憂，情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安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督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謂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交符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迨迨先發，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迨無罪狀，可指，檜文淵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諱，深可畏，策問水災，檜問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後，諸賢譴諫，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濤、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容士猶能言其風，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能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能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滌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滂夫之言，為君子髮後來之禍，則失之矣。職國策蘇代曰：齊紫收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收紫染紫也，與蠟蠟之說正相似。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步夢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開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寧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龜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視懷，抗疏無益，謂十朋忠義，養養，謂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遊，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疑之。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武而不危者，蓋國有武，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譏問之言啓，譏問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麟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房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遺，檜歸之謀也，乾道初，游使來，猶問胡幹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邪術。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蘇簡古而發，穉穉，遺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雁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譴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視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剡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幹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滿兩宮，皆可味也。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阿衡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河怨之有，亦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復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蕭瑟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

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劫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髮更酌。而向之破慨。風休沐靜矣。東坡步履太史公者也。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實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發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鑿鑿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光宗即位。謝良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帝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間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飲。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茲回諛說。尤害干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駁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辰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柳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種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道遠散誕。似此之人。直金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前矣。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作詩要健字。撐柱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柱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柱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殘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襄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路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番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麥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疑。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晉謂子房狼狽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垓上老人抑之。韓信傑出市廛。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嗚呼。范增謀謀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臥信通反。噫。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貨儉。酒行樂作。馬忽起。

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擻。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朱文公守澶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據。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徒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士封底工夫。不問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毫。周之澠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後刑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嘗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實責虞承相。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輔面斥。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胡濟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宜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罷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道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曹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而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且以李杜言之。

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瀘關石壕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論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尚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輩血脂質然後此語方有所指如其未然猶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遣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曉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衰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器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豈不有與茂華勳者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整裝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傾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概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窗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烹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沙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謂能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汗流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教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達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補遺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食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繁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為繁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易傳詩傳其辭極簡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洒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日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儼曰卿泐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編今以賜卿學之勤如此

楚山直叢叢亦此類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皆訓如為而也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為汴州之亂留後陸長源遺殺作也方董管帥注昌黎在幕中嘗專行結息知軍

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遣戒車連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昌黎隨晉喪已去。汴
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產後來之禍。又
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烏得無罪。昌黎在幕中。蓋亦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而為自解之
辭。

左氏傳奎之職。鄭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為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而逃韓厥。厥丑父御。子將毀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何異晉有丑
父。而楚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讀者謂其中皆與蜀士往來謀據西蜀之書。高宗命遣人盡錄以來。臨軒
發視。乃皆書冊。雖有尺牘。皆愛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表布衾。頗多垢敝。上惘然曰。張浚一貧如此
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于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非固當死。若
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以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為。問使者為誰。殿帥楊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
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遺其子來。已而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幕延
賢。鑄銅為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議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賢
乎。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長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
陶句爾。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
一番。故以茲為年。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畧。岷山葛皆此意。

桓溫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補正。平裝服。揆諸曹瞞之意。
陶淵明嘉之甥也。為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嘗從容謂
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稱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雖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將軍華髮。
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溫。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
若免冠然。

周喻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澗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略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
喬。意亦著矣。謝安圍棋。棋真。是矯情鎮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澗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交取。備嘗
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策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胡無奮荆公句。意與
杜牧同。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暗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騙。據是時亮雖遭殘虜。北歸紀律肅然。
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溫。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難得他死。爾要之。吳
晉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眾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必規。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木數十萬。眾規。守城之力也。守城不規。是守死衛。
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蘇大帥。府中。府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
廚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繙繙者也。會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志銘
者。無疑。據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繙繙者也。若能作包子哉。

鄭注召對洛堂門。門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見五色。君子小人之進。天昭昭如此。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之。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孫子似孟子。

吾郡陳國材。詩云。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胡澹菴為師。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之服。
唐人詩云。三條燭。遊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樓。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之士。見燭
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臂。蓋亦不養懷挾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諧史一卷

舊本題宋沈傑撰始末未詳書中載有趙師昇為臨安尹時事則嘉定以後人矣所錄皆汴京舊聞以多詼嘲之語故名曰諧史其載吳興項羽廟事謂鬼神之人但侮其命之死及衰者又謂魑魅罔兩假羽名以與禍福所論頗正然與書名殊不相應疑亦後人雜鈔成編也

諧史

說畧九雜記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為妖為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為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邦頹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于太守何季恭之

獨不然也

蕭惠明

初亦守是邦謂網

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嘗有災遂威設庭榻接宿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

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蓋

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為守其本傳

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於

郡廳事安床幕為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

千石皆于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

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

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

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祭殺牛以脯代

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

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

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

入者福未艾耳今霄川城之北門有祠號

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

碑

碑

碑

碑

碑

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宜奉郎守太子中

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

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宣和用兵蕪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

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

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

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

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

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

遂請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

之輸於是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

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

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

幸羅價之高遭艱厄而窖藏之密者滔滔

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

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欸士聞

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

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

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

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

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

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為衣

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

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
 有之物仍復妄為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
 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
 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掉首頓
 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
 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
 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邪我斷汝首告
 官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令伏地
 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揚
 忠噤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給我邪
 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
 爾命再至必屠裂爾驅逐出帛數端曰可
 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
 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
 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
 當即日自沉于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
 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群不
 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為果數年盡復
 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呼楊忠其賢矣哉真
 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
 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
 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
 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
 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
 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于輿中賊感禮
 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
 人絕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為賊所魚肉也
 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識去就知
 廉耻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
 而不以是望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
 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
 如是可謂出千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
 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為男子者觀之寧不
 有愧於心耶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
 嫁郡士張弼建炎已酉虜犯維揚官軍望
 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
 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為亂兵所掠大罵
 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
 能赴難而乘時為益我恨一女子力少勢
 弱不能斬汝輩肯為汝曹所辱以苟活耶
 賊慚志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
 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
 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

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
 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周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穎悟
 廣額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天聖以來
 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眷寵尤異儼好
 坐木馬遇飢則于其上飲食仍奏樂于前
 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曆四年封熒王時富
 鄭公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北
 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所以
 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燕王威望著于北
 虜藥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
 大王來也兒啼即止每牽馬牛渡河依拒
 以進必曰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虜
 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年王薨
 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虜以為重今王之
 薨必以朝廷為輕矣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
 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
 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
 撫然而書之殿中丞仁浚嘗在杭州謁釋
 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
 階接之甚恭仁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
 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
 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

冊數下曰和尚真性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奇哉殊快人意

京城闖闖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秘未易
根緝趙師畢尚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
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
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聞傳京
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
一賊至謂此即我來也亟送獄鞫勘乃畧
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
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為賊却不是
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
我有白金若干藏于寶叔塔上某層某處
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
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
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
得金大喜大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
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窺冥侍郎橋某
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
賊曰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潛
撥窺入籬覆以衣兒歸可也卒從其言所
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
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
畧出四更盡即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
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

諧史

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為生苟不見從
却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
坐以伺正憂惱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
喜復極枯之甫且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
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于府門上
寫我來也三字師畢撫按曰幾誤斷此獄
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
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開叩門恐是
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
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
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
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效可謂黠矣卒
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
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宋沈俶撰

諧史終

諧史校記

據說部卷二十三

鬼物條「苟人未嘗死與命或未喪」與「作」而。「以故多
不利子太守」以故「作」以故。「未嘗有災」書「作」開
「。神主」作「神坐」。「嗣以太宰既祭」作「嗣以跪下牛充
祭」。「何獨貽害於惠明」惠明「上有」蕭「字」。「差無開然
作」若無開焉。「死期將至」將「作」偶」。
宜和用兵條「嗚呼今之」作「呼今人」。
四明獻賦可條「凡客至」作「凡賓客見過」。「舉承家業」下
有「之富」二字。「出納無纖毫欺」微「作」一。「又欲誘
蕭焉」作「又欲誘其破蕭焉」。「我保有此業」作「我保有此別
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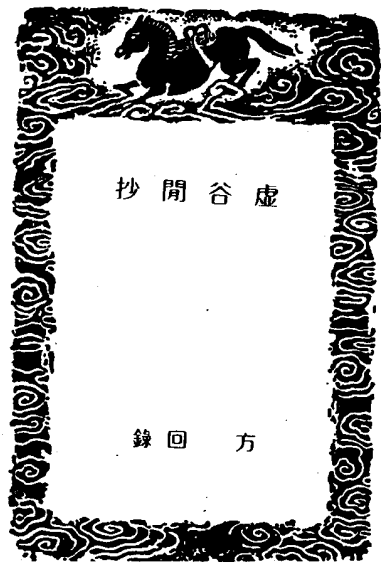
諧史校記

業。「其人號曰謂自今不敢復至」作「其人號曰委不敢復至」
。「再至必屢屢驅逐出府放過」作「倘或見欺必屢屢驅逐而後
已逐出來府」。「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作「老奴驚犯郎
君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作「不然
而再與此輩遊老奴當實自沉于海」。「孰非楊忠之舉人乎」下
尚有「雖然求之楊忠傳類中國無有也求之士大夫當國家危亂有能
植旃屏幕不負其主人付託于存亡可欺之際若楊忠者子悉千萬人不
一遇焉悲夫」五十八字。
慶曆中條「備亂率來」作「以幻說率來」。「知城中子女無如
趙氏女美」知「作」漁。「趙氏」下無「女」字。「賊感禮待
之」作「賊方感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作
「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天下皆以是」作「天下
皆常以是」。
徐氏名號妙條「和人大恐」作「郡人大恐」。「以刃刺殺」作
「以刃刺徐氏」。「乞一旦之命」作「以乞命」。
周王條「仁宗幸龍」春「作」草。「燕劉小兒」作「燕劉
人小兒」。「必驚之日」驚「作」謂。「旅拒以進必曰莫大
王在海裏」作「旅拒未進必曰八大王在海裏」。「勝主」作「勝
使」。「必以朝廷為輕矣」下尚有「至今八大王之名獨流傳俗
間每爭鬪曰汝是八大王耶」二十四字。

諧史校記

二

子孫見世情炎涼條「嘗在杭州調羹」作「嘗在杭州調羹師」
。「杖擲數下」作「打擲數下」。
京城條「未易根綫」根「作」根。「其人在禁」作「其人
在京禁」。「但在此方」方「作」寺。「必至配罪」作「不
過配罪」。「不合犯夜」作「不合夜行」。「雖以趙尹之明特」
作「雖以趙尹之嚴」。



虛谷閒抄

說纂十一 敬錄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屏幃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樂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幃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謹按此集 天虛閒抄 一 天虛山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雙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遠巡復連呼曰某來皆即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鉤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血之琴辭不能

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子之筆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開掃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麼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

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殺者又有將食來者

女曰且須膏沐浴淪母聽良父能妝盛飾

而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

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

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

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為之

花鳥皆玲瓏燭既然點外玲瓏者皆響動

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史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盆中二魚鱗鱗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盤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

幽州石老者賣藥為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呼人異而觀之皆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為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

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

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

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

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

惟朽骨觸懷而已亦無風雨之變辨疑

潘青有一百姓家焚棄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爽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

庭除俄而漸眾棟宇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眾

禽搏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

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掀

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

近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

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

絕夜後相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

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

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

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

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

戰速以衲禱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

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燦人

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

入自寢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

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金華子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

將忽於海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

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

虛谷開抄

虛谷開抄

虛谷開抄

虛谷開抄

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

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

重乃起視之即有眾龜層疊就船而上其

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

投諸海眾龜遂散既而語于海船之胡人

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

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

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慨歎不已雜編

僖宗聽虐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

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

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

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

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

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

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曾

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

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看

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孟子以尿

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給醫

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

竝無藥効脅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

踏也雜錄

大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

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

虛谷開抄

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父不

下乃奏曰兵父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

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

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

時也天人相感如此曲洧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鷄每預畜養之意

殺無數一夕夢鷄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鷄

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

羹數百命下筋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

猶轉數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

可為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倬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

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

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

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

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故章

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遠若無人居者少

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

婦人笑而不荅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

來甚衆俱亦妹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

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文章為之體

敞意甚傍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

卽所遊之地何為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

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

虛谷開抄

之徒與群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
 惶駭曰果爾為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
 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
 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再鎖門俟
 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
 廝役之服被子隨前翺以出可以無患矣
 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
 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
 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
 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
 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投轄
 清源人陳襄隱居別業臨牕夜坐外即曠
 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
 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
 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
 戶如廁裏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為虎
 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
 怪所謂鬼虎者也精誠
 池州進士鄉閭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
 凌晨啓戶見一小簞籠子在門外無封鎖
 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
 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
 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
 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

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
 在閨臂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
 皆即如故余稠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閨甚
 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為人所賣矣此
 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
 物雖小而為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害腸胃
 復完然而出閩愈懼乃以簞籠事告之其
 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
 致他財以報耳聞笑曰吾豈為此也友曰
 固知子不為也然則奈何閩曰復以此蠱
 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
 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
 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蠶乃去直以元
 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
 物乎實為子憂之閩乃仰天歎息曰吾平
 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
 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
 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為後事乃取其蠶
 擲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
 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
 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
 遂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為害
 乎慎府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

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
 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邪婦乃不復言其
 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
 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荅固問之始
 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
 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不敢從每恚
 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此使
 妾不幸為仲所污縱君含耻能忍妾亦何
 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逐逼其
 兄析居而孝友衰焉開覽
 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
 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
 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
 宿會有告私釀者范長率吏卒徑往搜捕
 其向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
 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吏携金襴歸妻
 展余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
 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
 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
 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
 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
 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
 一秀慧者立侍倅倅顧與語及戲為酒
 令笑語方酣忽鈴吏舉生肉二盤置賓主

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刳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覽開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敕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

歸田

錄

山

院

余尚書靖慶麻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諫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避齋

問覽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

虛谷開抄

錄

山

院

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曾書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法怪而止遂令塞之又相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

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謹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說

錄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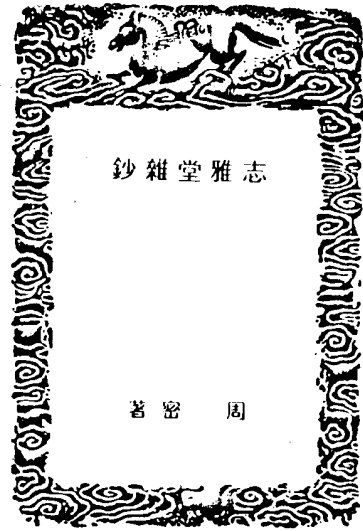
一

宋方回錄

字萬里

號虛谷

虛谷開抄終



志雅堂雜鈔卷上

弁陽老人周密公謹撰

圖畫碑帖

王子慶所藏御書見者十卷太祖三卷其一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進請給旗號開寶四年九月凡樞密院官皆只押字不僉名不知渡江後如何合攷又內前打鼓揀亭長行失去放停公憑乞別給打登聞院鼓也御筆不行 又江南投來人三名賜衣服及過西京撰軍名收管聖旨點定來文三司具糧料奏

志雅堂雜鈔卷上

每雜堂藏書

後有鹽鐵度支戶部使印 又內前打鼓長郭珣安阿劉稱夫常鞞為楊光美打死御筆不行階級有法故也及將校一人令打鼓人二名各行遣阿劉逐出營已上共 一卷御筆批出遞遞軍頭都處候指揮使 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奏牛羊司失去驅羊人聖旨令收捉後有宣徽南院使印一呈發遣差補十將御筆云我曾與你指揮開定遠都頭有家累無家累且發遣鐵騎都頭 一內前打鼓百姓冉興為人嗾使打鼓告官家差役不均御筆與臂

後十七板已上共

一卷忻州定襄縣開門寨歸明人進馬各支賜衣服絹等有差 又代州界投誠四人各支賜衣服頭巾麻鞋絹等 又偷到契丹馬入支賜 一美沈繼祖以下向當軍洞開東廟送監拋搬石等宣頭御筆直往發取百來本理旨差張令鏗及防禦團練副使諸徽將軍諸司副使水庫使弓箭庫使甲器庫使八人使向食使市易使副酒坊使宮苑使開殿使右飛龍副使莊宅使六宅使副洛使如京使染院使并供奉官處直承旨御筆點出各人姓名已上共 真宗一卷封泰山禁音樂御批 仁宗御書飛白六便面版有小璽及年號英宗舊名宗實同監押倚禁私出一幅及御書商藥方生乾地黃細辛白芷不蛀皂角去黑皮并子各一兩同入藏瓶內用黃泥固劑用炭火五六斤煨令炭盡入白儒蠟一錢甘草二錢並為細末早晚用措齒并治出血動搖等症 哲宗便面御書掬水月在手并花香滿衣中有御押五賜黃門黃涿 元祐四年五月十四日欽宗園城內御筆詔書蠟彈一方 高宗御書指扇大字并御書棋齋記後有左僕射沈該以下聯名並全 又王子慶攝至伯時四卷天馬圖絕妙飛動有王詵親書所和詩又山陰圖伯時自書自畫又孝經又于闐貢獅子圖伯時親跋 又有杜郎中者攜至伯時著色畫山居圖誤作輞川圖雖好亦是摹本江南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也

志雅堂雜鈔卷上

每雜堂藏書

三佳二佳少卷二

每雜堂藏書

則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

三卷皆精妙

三

廖壘中羣王號藥洲部武人登科為真師憲平章之客官為太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於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開帖十卷絲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摹搨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字帖十卷王補所作賈氏家廟記盧方春所作秋壑記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盧柳南四家遺墨十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婺州碑工王用和翻刻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開之以勇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武相亂又縮為小字刻之靈壁石板於芝羣玉蘭亭遂冠諸帖世絲堂蓋其家室名也其石後為泉州蒲壽庚航海載歸閩中途次被風墜江中或向在特不全耳

米芾作寶晉齋以藏晉唐真迹數十軸其絕精者十軸其齋扁則隨所至掛之蜀士劉涇巨濟實與之頌頌嘗謂年禩綿遠晉代奇迹蓋已畧盡自李唐始為之著定以賞實不賞名芾因而非之嘗遺之詩曰唐滿書卷吾不收都緣自不信雙眸蓋因心以達其精鑒之機所以警策之者至矣

志雅堂雜鈔卷上

四 每雜堂藏書

壬辰九月十六日因調費萬戶名拱辰號北山莊夢塘名蕭莊出張營彈琴士女一卷明昌御題并前後即元喬仲山物戴嵩戲牛圖一卷二牛宣和御題元雪山物後歸李文份宗允今歸莊紙本山水畫一卷元作范寬不其真唐人戈船二隻作一卷其精徐崇嗣花卉二軸山居圖一卷作伯時綠色恐非也 壬辰臘月朝楊叔大以石軍帖石本五軸見惠凡右軍帖皆有之如墓田丙舍帖及十七帖之類皆在焉第前卷與後無摹勒歲月莫可考且墨蠟其新意必穆

陵朝禁中刻置內書院壁間者刊勒皆不甚精於是卷而還之

高宗朝手卷畫而上用帝封圓印其下用希世藏畫卷後用紹興印墨迹無上面封印止有希世紹興印徽宗朝墨迹用雙龍印緋粉青絹秋狹簽項用泥金題

癸巳二月二十日至張受益齋觀山水一號李成雖未知果否然秀潤可喜山頭似之屋宇人物皆佳上此軸好桃源圖三幅號荆浩兩軸雖古未佳黃筌獨鈞

志雅堂雜鈔卷上

五

二佳易元吉獨猴探蠶東坡有題俞肖昂長子臨傑

二月二日訪徐子方出王駙馬水墨烟江巖嶂圖後有坡翁與王唱和各兩詩王駙馬用押字收附并印記

此元係劉漢卿中物後有王子約中丞跋余嘗見于王子約竹山圖又出白玉口口甚方正其兩邊真字各兩行細如絲髮真奇物也

三月二十八日至因學齋觀郝清臣字清甫所留四卷張長史秋深帖上有雙龍印下有宣和印後上有跋

和印後下有宣和別印孫過庭草書千文用五色紙書縫各有口字印或謂唐太宗印或謂宋太祖印中

有唐宏文館印唐虞閣亭絕好李伯時陽關圖備盡離別悲泣之狀薛紹彭家物後有所題詩及書王右丞一詩及河東井三鳳後人等印又有一印云口及

口皆不知為何人印也林且翁亦有一絕句在後聞伯幾云清甫蕭子雲出師頌真跡絕佳擬以古物鈎

易之為王子慶所塚伯幾又自出索靖草草月儀一短卷下有希世藏小璽及關石永與軍節度使印蓋

志雅堂雜抄

卷上

五

韓氏物一錦牡丹畫首儼如著色畫成蓋宣和法錦也近新收中齋所藏獻之還期帖帖已開裝玉璽一枚其文雲龍蓋思陵舊物也惜乎經火迫壞了後歸子方

四月二十八日莊蕭夢塘出示周昉揮扇圖高宗御題元張受益者張鼓琴士女明昌御題有明昌諸印

曾入賈公家董元溪山圖高宗御題元王子慶物董元著色山居圖高宗御題元是予得之大瑞後歸許

氏若余作四定與許許作八定與莊吳道子過海天王高宗御題騎馬元喬仲山物李思訓巫山神女圖

明昌御題權場曾入秋聖家以上並手卷陸冕捕魚圖明昌御題二漁人全賴胡人開同山水人物皆衣

紅郭忠恕飛閣晴綠宮殿四角皆見上有御題正與其家所收喬仲山飛仙故實一同李成山水不其真

黃筌紫菜花有一雀立花上又荆浩山水癸巳八月十四日示余以喬仲山球傳習承真草千文

絕佳欲鈔七定上有徽宗御題政和宣和印此項郭祐之謂內有祐字係雙鈎此米老所謂臨本也然亦

志雅堂雜鈔卷上

七

奇物不易得者願書馬病帖欲鈔五定有高宗題簽頭希世印在前亦奇物李思訓江山漁樂圖無神氣

金章宗題全似徽宗字有明昌御題等印本獨幅畫癸巳十一月十一夜趙小山孟林以四川絹幃一幅來

觀乃高宗大字書古柏行字大五寸後有御書之寶璽其側有知達州軍州事趙不弄上進字古錦汾池

絹夾欲兩定半十一月十三日善之攝彥敏所收趙昌畫折枝卷子來觀花本八枝作兩處今所存雜冠木瓜踰躑海棠而

已其後有米芾詩及蔡元度章子厚林據林希劉原父駙馬徐鉉諸公題名甚多官印數十內有太原府印及中書省秘書省温州杭州蘇州觀察使等印甚多私印有林希子中秘發清玩及徐鉉一印甚佳保大官印騎省官和書學博士及襄陽漫士印皆好悉用黃絹素書本楊和王家物也有俊名印後有周益公題

十一月十九日訪伯幾張受益在馮觀李成晴巒疊嶂橫卷不其好上有小璽印王端琴棋人物徽宗御題

志雅堂雜鈔卷上

八

平平湯子其鈔鏡圖有後主親題徽宗御題琴高故實平虛楞迦羅漢徽宗御題及有李後主題字花押

董羽龍范寬雪景好黃筌飼貓留犢雙幅皆司德用寄售者又有篋刀一把其鐵皆細紋花云此乃用銀

片細錐及并鐵片細錐如絲髮然後闔打萬槌乃成自然之花其刀背水槽處處皆上瑛用刑砂碾出其

刀靶如合色烏木乃雜舌香木西域物也此刀乃大金時水總管所造上有滲金鑄水造二字一刀所直鈔千定今無復有此良工也

二十六日訪夢塘出孫夢卿松石問禪一卷徽宗題上有天水印下有宣和印所畫一僧絕妙本老游表背

得之提寶盤中者其價甚廉問莊以二定得之游恐不止此也

十二月初三日又出周昉畫徽宗御題向藏張受益處有張南本勘書圖高宗題有顧闈中畫明皇學榻榻

圖類院畫却自佳甚長本喬氏物周文矩寫李季真韓滉畫庶人高宗御題喬氏物又未肯畫葉一册

頭葉御畫徽宗題有應夢鐘道

志雅堂雜鈔卷上

九

楊步德有盧鴻草堂十志詩林彥師臨伯時木道草堂
樾館二詩所存者八必虛徵君所賦也今錄於後
羅翠庭

羅翠庭者蓋崖巖積陰林蘿香翠其上綿藉其下深
湛可以王神可以冥道矣及喧者游之則酣澗水口

旧清薄厚歌曰 青崖陰月欄曲重幽莫遂隱淪躡
草樹綿密翠蒙籠當其無亭在中當其有羅翠庭神

可谷道可冥有幽人彈素琴白玉微兮絲水音聽之
惇惇澹忘心 如如野叟林師心書

洞元室
洞元室者蓋因品作室析理談元室返自然斯洞矣
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次安作虛誕以盜名歌曰

嵐氣蕭兮巖翠冥室陰虛戶苦匪披蕙帳促羅筵談
空空兮數元元蕙帳羅筵洞元室秘而幽貞且古道

可廣人可冥釋秘思兮草元經結幽冥兮存黃庭
江湖散人陳昱書

期仙磴
期仙磴者蓋危磴穹窿迴接雲路靈仙彷彿若可期
及儒者毀所不見則黜之蓋疑冰之談信矣歌曰

雲微陰冥兮氣騰虹迤邐懸磴兮上凌空青霞杪兮
紫雲垂翳欲鳳舞吹參差期仙磴鴻駕迎今瑤華贈

山中人好神仙想像聞此欲飛烟銷玉液還頹年
家居道士米友仁書

滌煩磯
滌煩磯者蓋窮谷巖崖盤石飛流攢激積成渠瀑
性滌煩實為幽致可為知者說難與俗人言歌曰

靈磯盤礴兮奔溜參錯激冷風兮鎮冥壑研苔漱泉
志雅堂雜鈔卷上 十 羅翠庭書

珠潔一飲一憩氣想滅滅清泠泠瀟瀟瀟瀟靈仙境今
仁智歸中有琴徽以玉岷岷湯湯彈此曲奇聲知音
同所欲 湧泉治祭酒道士劉善年書

雲錦淙
雲錦淙者蓋激溜橫衝傾石或倚鴻滿壑噴噴若風
雷詭暉分脫煥如雲錦可以學發靈矚幽玩忘歸及

世觀之則反曰寒泉傷玉趾矣歌曰 水攢衝兮石
叢發煥若雲錦兮噴洶湧兮駭擊兮草黃綠芳翠凝

兮水澗澗石攢叢兮雲錦淙波連珠兮文香峯有潔
冥者斯此幽澈靈泉樂天休質獲我心夫何求 冷
雲庵釋慈賢書

金碧潭
金碧潭者蓋水潔石鮮光涵金碧巖葩林蔭有助芳
陰鑒洞虛虛道斯勝矣而世生纏乎利害則未暇游

之歌曰 水碧色石金光灑熠燿兮煙煙泉花映
柳陰臨紅的兮翠陰陰紅翠相輝金碧潭宿月洞

烟景涵有幽人兮好其絕妙其輝旋其潔悠悠終古
長不滅 無所住淨景書

倒景臺
倒景臺者蓋太室南麓天門右崖傑峯如臺氣凌倒
景登路有三處可憩或曰三休臺可以會颯風之客

飯絕塵之子超逸與靈遐襟此其所絕也及世人登
焉則魄散神越目極心傷矣歌曰 天門豁靈臺登

傑屹岵兮雲瀉湧窮三休兮曠一觀忽若登崑崙兮
期汗漫仙登天關倒景臺凌巖巖載巖埃皎皎之子

兮自獨立雲可朋霞可吸曾何榮辱之可夕 經堂
孫森書

枕烟庭
枕烟庭者蓋特峯秀起意若枕烟庭庭虛窈如仙
會即揚雄所謂委神游之庭是也可以超絕世紛

永潔精神矣及機士登焉則寥闊愜愜愁悵情累矣
歌曰 聽泱泱背青巖吐雲烟兮含窈窕悅歡窮存

幽寓意縹緲兮羣仙會窈窕仙會枕烟庭疎疎形凝
視聽聞夫至誠必感兮祈此巖巖靈氣養丹田終訪

佛兮觀靈仙 隱岳道人石昭問書 按草堂上志僅
為詩此外亦更無一首流傳文徵明有詩本今全唐
詩亦載此十詩皆與此句字互異不知何者為真本
也

先子書史載劉子禮以五百千錢置錢氏畫五百軸
初未發緘益美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草堂圖

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即李伯時曾臨一本仍自書
歌一篇次則余少游朱伯原先子書也又其次陳碧

虛仲參師參琴子並繼之係亦一時間人紹興己未
仲春余舟過蘇臺石壁中為長洲令符文字季家所

藏伯時本屬林彥祥為琴乃亦自書其篇壁中輒
俾余書先子所書一篇餘悉欲得一時名士繼之歎

其雅尚不凡因又跋於尾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
卿

元居十志者草堂以俯身善德之府也樾館以延賓
閱禮之用也元室以談道衆妙之宗也翠庭以棲聞

谷神之致也期仙以虛湛傲脫之適也滌煩以潔性
潔已之謂也錦淙以沃志日新其德也碧潭以端形

鏡清其色也倒景熙熙春臺之樂也枕烟渺渺仙山
之輿也十者蓋天地之成數志者即紀述之總名元
居子道心惟微爾實亦異可謂隱淪之奇絕今昔所

未開故脩書貽諸好事君子也

甘泉建章空草莽甲第紛紛誰復數高岳君一草堂却有畫閣傳萬古巖巖與勝常烟霞望幽整何處所微茫短幅幾臨摹便覺市朝如黃土輞川別業王維畫君賜山記帝聲敘胡將冰雪汗塵塵規模雖勝非吾侶李泰伯

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而遺其草堂榭館二紙據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畫而自書其首則夫二紙者亡之久矣書手意趣有神游八極氣象歌詠亦

清峭凌厲如酌汎灑而挹浮邱者若使親接盧處士風度應不減誠元晉山也

余友毛復父小築林塘自牧流俗娛親養志丙峯先生日徜徉於其間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僕簡所珍亦奇古試囑斯卷特似錚錚者耳往畫標矩貌不可見慨想刻舟之痕以求干將青萍之切得無為疑鬼笑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左都且一歲矣丙峯先生讀書之暇登山之脚向如少時八十六翁見其子駭駭有位於朝但恐林榭瀾愧草堂勒移預為存慮正月十六日汝陽被禍公徐逸

王子慶於毘陵得伯時畫草堂十志即元暉跋中所言者與林彥祥所臨本多不同人物甚大前有奉華大小印向會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閉關頌酒之齋一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於婦人恐不類耳今錄其書人姓名於後

翠翠庭 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洞元室 高郵秦觀書 草堂 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榭館 吳郡周河書 仙磴 襄陽漫士米芾書 海頰

志雅堂雜抄 卷上

未開故脩書貽諸好事君子也

甘泉建章空草莽甲第紛紛誰復數高岳君一草堂却有畫閣傳萬古巖巖與勝常烟霞望幽整何處所微茫短幅幾臨摹便覺市朝如黃土輞川別業王維畫君賜山記帝聲敘胡將冰雪汗塵塵規模雖勝非吾侶李泰伯

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而遺其草堂榭館二紙據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畫而自書其首則夫二紙者亡之久矣書手意趣有神游八極氣象歌詠亦

清峭凌厲如酌汎灑而挹浮邱者若使親接盧處士風度應不減誠元晉山也

余友毛復父小築林塘自牧流俗娛親養志丙峯先生日徜徉於其間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僕簡所珍亦奇古試囑斯卷特似錚錚者耳往畫標矩貌不可見慨想刻舟之痕以求干將青萍之切得無為疑鬼笑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左都且一歲矣丙峯先生讀書之暇登山之脚向如少時八十六翁見其子駭駭有位於朝但恐林榭瀾愧草堂勒移預為存慮正月十六日汝陽被禍公徐逸

王子慶於毘陵得伯時畫草堂十志即元暉跋中所言者與林彥祥所臨本多不同人物甚大前有奉華大小印向會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閉關頌酒之齋一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於婦人恐不類耳今錄其書人姓名於後

翠翠庭 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洞元室 高郵秦觀書 草堂 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榭館 吳郡周河書 仙磴 襄陽漫士米芾書 海頰

志雅堂雜抄 卷上

藏 碧虛子陳景元書 雲錦涼 太平閒人仲殊書 金碧潭 參寥子道潛書 倒景臺 靜常居士曹輔書 枕烟庭 縉雲胡份書 又有瑞入圖書 甲午三月四日攜來

胡存齋向有范長壽畫西域圖三丈餘長徽宗題又有展子虔春游圖亦徽宗題簽一片上凡十餘人物後皆送與張子有

司德用有山水一幅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後涼徐麟筆畫史中未聞其名然以余觀之後涼者呂光之號蓋因前有張軌亦稱涼故以光為後涼云當時未必自稱後涼也如前後漢前後唐之類今乃於當時自題為後涼殊可疑云甲午九月十一日觀于困學齋

蓮蓉塘新收司德用兩卷內一楊光庭畫觀音像徽宗御題有宣和政和印又有廣進及大定印蓋未入明呂之前單幅橫軸觀音正面坐石上下臨海岸有龍女朝禮及一小龍於旁王誥長江遠嶺著色山水水前一帶遠山可喜後有青綠重山屋宇甚精中題杜詩門泊東吳萬里船詩四句用清白傳家印甚俗或謂

前題并詩並蔡京書恐不然後有北方一二跋却有北方數官印山東路轉運使印安平府印又有定安軍印然揆之予所藏並元善色山居圖則大霄壤矣

甲午九月

徐子方所收晉卿烟江墨嶼圖後有元祐戊辰作及王駟馬花字李士宏所收王誥江清曉圖曾人德寶宮有萬壽無疆印高宗御府收附印畧皆於此本見然未有此印也

十二月十四日過泉月家王芝取至畫內有勿元吉額

志雅堂雜抄 卷上

藏 碧虛子陳景元書 雲錦涼 太平閒人仲殊書 金碧潭 參寥子道潛書 倒景臺 靜常居士曹輔書 枕烟庭 縉雲胡份書 又有瑞入圖書 甲午三月四日攜來

胡存齋向有范長壽畫西域圖三丈餘長徽宗題又有展子虔春游圖亦徽宗題簽一片上凡十餘人物後皆送與張子有

司德用有山水一幅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後涼徐麟筆畫史中未聞其名然以余觀之後涼者呂光之號蓋因前有張軌亦稱涼故以光為後涼云當時未必自稱後涼也如前後漢前後唐之類今乃於當時自題為後涼殊可疑云甲午九月十一日觀于困學齋

蓮蓉塘新收司德用兩卷內一楊光庭畫觀音像徽宗御題有宣和政和印又有廣進及大定印蓋未入明呂之前單幅橫軸觀音正面坐石上下臨海岸有龍女朝禮及一小龍於旁王誥長江遠嶺著色山水水前一帶遠山可喜後有青綠重山屋宇甚精中題杜詩門泊東吳萬里船詩四句用清白傳家印甚俗或謂

前題并詩並蔡京書恐不然後有北方一二跋却有北方數官印山東路轉運使印安平府印又有定安軍印然揆之予所藏並元善色山居圖則大霄壤矣

甲午九月

徐子方所收晉卿烟江墨嶼圖後有元祐戊辰作及王駟馬花字李士宏所收王誥江清曉圖曾人德寶宮有萬壽無疆印高宗御府收附印畧皆於此本見然未有此印也

十二月十四日過泉月家王芝取至畫內有勿元吉額

志雅堂雜抄 卷上

二軸易元吉羣猿手卷李成山水雙幅雪白玉軸雖未必李成然自好黃筌雕松雙狐幅范寬山水手卷皆佳品又有李成寒林手卷巨然山水二關同高山懸瀑趙幹山水平平

省採高錡仲器所藏唐人臨蘭亭極瘦而自然其後高子奇跋云此乃馮承素等所臨亦不明為何人者柳公權小楷書清淨經開成五年書於上都照成觀極佳東坡書杜少陵騎驢圖詩後有子由跋又山谷二絕句又前身畫馬江都王王誥題名蓋題伯時畫而

失其馬馬此卷亦在可疑之數易元吉羣蟲小片艾宮鶴鴉郭熙仿李成山水雙幅佳曹翺肥馬一匹甚佳韓滉漁獵圖一平平己未正月四日

諸玩

東都承平時大棋則劉仲甫枝唐王積薪尚高一路號稱國手繼有習士明又在仲甫上高一格某慈子則仲甫之敵琴則海大師及僧梵如琵琶則繼安雷中

度大使留大孟承清

宣和時嘗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用其法製之所謂東閣雲頭香是也馮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

樞庭東閣然則墨亦號東閣

沈草庭云以着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極妙

鹿肉王家有小鼎小餅皆純黑而花紋皆漫花漫花者必是用皮梁上於牀碾出其黑疑是用漆煥法或別有一等羅染之法使然蓋其下有網文甚新故知其非古物也更當與識者評之

伊尹云仲山有豈和內府一琴絕佳名冰清開成中郭

志雅堂雜抄 卷上

二軸易元吉羣猿手卷李成山水雙幅雪白玉軸雖未必李成然自好黃筌雕松雙狐幅范寬山水手卷皆佳品又有李成寒林手卷巨然山水二關同高山懸瀑趙幹山水平平

省採高錡仲器所藏唐人臨蘭亭極瘦而自然其後高子奇跋云此乃馮承素等所臨亦不明為何人者柳公權小楷書清淨經開成五年書於上都照成觀極佳東坡書杜少陵騎驢圖詩後有子由跋又山谷二絕句又前身畫馬江都王王誥題名蓋題伯時畫而

失其馬馬此卷亦在可疑之數易元吉羣蟲小片艾宮鶴鴉郭熙仿李成山水雙幅佳曹翺肥馬一匹甚佳韓滉漁獵圖一平平己未正月四日

諸玩

東都承平時大棋則劉仲甫枝唐王積薪尚高一路號稱國手繼有習士明又在仲甫上高一格某慈子則仲甫之敵琴則海大師及僧梵如琵琶則繼安雷中

度大使留大孟承清

寶器

國朝典故人主升遐皆取太學文宣王圭為徽事定另造歸之考之日歷甯宗廟奉臨安府買到單進青玉一塊元重九十一斤七兩餘造文宣王玉圭一面充應天大主使用外餘青玉一塊重八十七斤造玉寶劍并贈口數

嘉興華亭市中有小常寶鋪適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過者無一曉之一日忽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扣其所直其人亦黯黯意謂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以三之二遂取錢付之阻因扣曰其實不識為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以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夷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唐堊翁云按此與唐氏所記尚定水之有異帶相似不知傳聞影借地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窑燒永不復脫凡碾工描玉用石榴皮汁則見水不脫凡事皆有法也

董震齋得一小尊上有五指痕蓋出蠟時所印者蓋井尊中有小字款數十字皆古甚嘗於博古圖考之名周召公尊真三代器也按此係已見前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先用竹籊定却於烈日中曬縫令十分乾仍用熾炭燒縫上令熱極却以好憑青末漆縫處令融液入縫內令滿更用火爇烘塗開水不滲漏勝於油灰多矣陳叔坊云

乙丑閏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壬子慶家見一鏡乃徑尺大者中藏黃有聲鏗然亦前所未見

趙德潤以一鏡來觀查葉樣背有大錢環乃掛鏡也上有古字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後牛有一走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家辟崇驅邪兩傍亦有字細而考之銘語蓋丙午造二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

前浙漕劉伯益所藏一蒼玉符長可一尺闊三寸厚半寸許兩傍作雙螭中碾七篆字云元孫似文治水

聖以為三代之寶其珍之以余觀之偽物也禹雖姁姁然此非姁姁之類又元孫乃軒轅之孫何為曰一孫且三代之物當作鐘鼎款篆何為作小篆且篆刻皆不工不足奇也

伯幾云今所謂骨網犀乃地角也以至毒能解毒故曰靈犀犀一乃肥可直數十定

宣和殿所藏殿玉鎮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朝會必設於外廷

越人董十六閣門蓄紅瑪瑙石一塊徑可二寸搖撼之則有水聲滑滑然蓋中容有水在內故也時欲易余所藏雀白為雙幅余不許後不知流落何處

理宗朝張府子弟有獻白玉簪管長三尺者內府所無即時補官其後韓府有獻白玉一攢其薄如蕙管此神工所為非人世所有尤為絕世之寶

龐溪李大卿韓平原之婿其妻奩中有白玉出番獅子高一尺五寸精妙無比後不知所在云歸福邸

癸巳十二月十七日訪胡存齋出玉花尊一隻約高尺

四徑七寸玉色雖不其白然文藻極法極精妙開穆陵禁府之物在燕得於謝太人價十七定至元十四年又素罔玉梳一隻亦徑五寸餘其色有七八分

色碾法尤精亦希世之寶 又玉梳託子一隻而尺二三徑玉色差低足亦外來有一足兩耳玉色一隻亦尺餘徑玉色微黃前後碾兩發發口有綠亦精又玉樸一片亦近數寸徑腰子樣此數物皆予前所未

視也又玉爵一隻亦高尺許玉色雖不甚好然滿身文藻下有政和二小篆字

甲午歲五月三日訪張受益出示一小鼎文藻甚佳其色青視與董氏鼎無大相過內有口口口三字奇物也又有一朱敦上是兩耳垂鑑下連方坐一觥鎚坐四周皆作隻牛而其文皆凸起朱綠交錯又一大尊

仿佛如廉氏者皆奇物也易元吉畫豬手卷亦秦氏物前有尙書儀衛使官印上題潭州散吏易元吉作甚佳又高宗御題袁義游魚後有封字半印又徽宗所摹李昭道摘瓜圖帛軸同是陳月觀物又邊鸞葵花心數蜂如活向是楊駙馬物後為尤曾五所得

今歸張

甲午人日張受益相訪因言昔蒙古公在福建為左丞時有小民一婦人以織麻為業每夜浸麻於大水缸中來日視之水盡涸甚怪之一夕密伺之至夜半有一物來徑人缸中飲水其身迴明如月照映餘細

視乃一白蜘蛛如斗米栲栳大其婦遂以雞籠罩之剖其腹得珠如大彈丸明照一室是夕地分有軍卒見其家光燭天翌日遂往扣婦人初以為無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幸勝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主將

千戶知其事遂殺卒取之如此凡轉數家最後歸之蒙古公前後凡殺十餘人以滅口遂以所得福王王枕併進之遂得江浙平章禁中亦有一珠向以三千定得之買人方之此珠不及其半蓋絕代之寶也聞眇張瞎子有聖鐵凡人佩之刀兵不能入嘗以一半銜而試之良驗或謂此鐵佩之凡刀兵所至則鐵隨應而做未知孰是或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血入之身中異時遇有刀兵則此鐵隨即應之更不可入

志雅堂雜鈔卷上

有人以玉帶一勝求售於胡存齋其闊二寸橫寸七分玉色甚潤厚七分其中刻入半寸其地平下貼地作荔枝一枚連枝五葉枝皆剔起葉皆有脈飛翻活動真奇物也此必宜和所治

人事

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玩累日或同至半途即返與訪藏事相似

劉貞父書燕王小子元安年三十餘不知人事每食必置羹少許於食中世傳克運之事似之

蜀賊李順破後已正典刑至景祐中廣州巡檢陳文樾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凡道三十餘年年已七十餘復斬之

張合義為西京留守諱黃集於羣僧中後作書實所謂雲寶禪師即也

宋之問謫官杭州遇駱賓王於靈隱寺

南岳僧見姚泓 封禪寺主僧乃巨寇澤州明馬兒也

志雅堂雜抄 卷上

靈山凡此皆榮點之尤多能逃命於一時也

今世以有夫婦人為生人婦此事出三國志魏杜叢傳

注義在河東錄冥婦是時他郡或有已相配嫁依書

皆錄奪啼哭道路幾但取寡者故所送者少及趙儼

代總而所送多文帝問儼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

儼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所進生人婦也帝

及左右皆失色湯岐公亦曾對高宗言此見老學菴

筆記

漢景帝醉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避師古注曰

有所避謂月事也

晉王延事母至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思生

魚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必有一魚躍出冰上取以進

母與王祥事相類

南史隱逸傳盧度字孝章紹興人隱居廬陵西昌三顧

山鳥獸隨舍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

陳石泉曰北歸有北人陳參政者饑之木蘭花慢云歸

人猶未老喜依舊著南冠正雪晴滄茫雲迷芒碣夢

落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鬼門關多少奈

志雅堂雜鈔卷上

烟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從不見吳山回首一歸

難慨故都禾黍故家喬木那必重看鈞天紫城何處

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關千

談者以王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作表辨之曰貌類

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

宋元徽初名郊談者謂姓符圖號名應郊天仁宗命改

名庠

華谷射覆法 用神字牌六扇各兩面書曲名十二枝

好事近子 曲玉管 黃鸝兒 真

柳梢青 亭前柳 怨王孫 已

千秋歲 午 木蘭花 更漏子 申

醜奴兒 感皇恩 夜行船 亥

又用機字牌六扇各兩面謂如神字牌子面月下行

則有丑面起於機字丑位後一位求之即是

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捉衾生之四印乃謂忽然平直

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

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宗門有三印謂印空印水印泥

志雅堂雜鈔卷上

舊記先友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往

往無子者蓋支感之道必精與氣然後生百而偏僻

之術多加以繫纜之法蓋氣不過所以無子也此說

極有理

余兒時游中都市井間有呈水嬉者一大木斛滿貯水

以小銅鑊為飾凡龜龍鮑各以名呼之即浮於水

面拂以小面具如齊郎耍和尚之類即戲之而舞舞

竟則沈去又別呼其一以呈技是雖教習使然然龜

魚非禽鳥此不可以威驚動殊為難能其後絕響無

繼之者又有王尹生者善一技每設一大輪盤徑五

六尺盤中盡小器具花鳥人物凡千餘事每以楮為

小羽箭或三或五皆如人意既而運轉大輪如飛使

客隨處施箭皆能預定初箭中某物次箭中某物無

毫釐差忒或俾其自射且預命之曰以初箭中某物

以次箭中某物如花鬚旗脚燕翅魚鱗之類雖極微

渺無不中其精妙若此然亦止其身他未見有傳其

技者轉眼今四五十年暇日因戲書之

晉問鄉山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黨名起於元祐盛于

淳熙其徒甚盛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真可哂枯
吟生凡治財賦者則曰為聚斂開闢打邊者則曰為
斂才讀書作文者則以為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
以為俗吏盡其所讀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
西銘及語錄之類自詭為絕學者正心齊家以至治
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
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州為縣為監司必須
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緒近思
等文則可不錯路頭去下而士子作時文苟能發明
聖賢義蘊亦可不負名教矣否則立身如溫公文章
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復有一等偽學之士競趨
之稍有不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為
辨之其氣微可畏如此然所行所言豈不相顧往往
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祿咸淳則此弊極矣是時
為朝士者必議論憤憤頭冬烘飯衣其食出則以
破竹輪昇之以村大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
子名達清要且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匱帛為市人
不為之事賈師憲獨持相柄惟恐有奪其權者則專
用此等之士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積
賸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
嗚呼孰倡偽學之黨甚於典午之清談乎
醫老疾防禦向為謝太后殿醫官易命後出入楊駙馬
家言殊好異人曰為張風子然其人向義不徇流俗
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宋理宗謝太后神御牌事
之惟謹以終其身可謂不忘本者矣
又楊府九位有掠屋錢人沈喜者居長生橋楊和王
忌辰或忌忌必設位書恩主楊和王俱事香燭惟謹

人問其故則云某家再世皆出楊府衣食其家今雖
衰微然不敢忘此亦山人知義者今世號為士大夫
者隨時上下自以為為巧而得計視此真可愧死也
向舊都天街有窮諸色花樣者極精妙隨所欲成又
中原有偷敬之者每與諸家書字皆專門其後忽有
少年能於衣袖中剪字及花采之類更精其人於是
獨擅一時之譽今亦不復有此矣
石林避暑齋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點素問本草
千金方其開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此有何義
理而可以記乎大均言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
句偶健一見何可忘也余向游紫霞翁門翁精於藥
善音律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開令寫譜參訂雖一
字之誤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士凡尺有向義
理而能暗誦如流且既未接管安知其誤笑曰君
特未究此事耳其開義理更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
記之共說正與前合
醫藥
黃帝云五氣香氣淡脾漢以前無燒香者楊敬經云純
燒沈水無令見烟此佛家燒香之法也出萬簡
今世所傳鐵篋中先生交感丹乃吾鄉俞居易侍郎所
傳也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即活張夢
治喉閉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滾油令滿竹燃點燈
令著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即吐惡血而消
蘇壁云耳暴管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
聲即愈云是韓平原家傳方按全壁
枸杞子可以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殼大栗研為乾末傅之立出或
倉卒用生粟敷之亦得
量船者飲船篙倒溜水則不暈
暑天痲子用王瓜摩之即消 梨子去熱眼熱牙疼皆
可
香附子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薑黃湯浸一宿洗淨二
兩甘草一兩炒共為細末入鹽點碎嵐瘴之氣極妙
治痢用鹽粟殼須隨紅白二色以類治之佳
雲村云決明不必煮只用江茶泡湯浸數次
五健丹治血虛氣虛頭暈 川椒炮一兩陽起石火煨
紅研細一兩鐘乳粉一兩辰砂一兩別研極細沈香
半兩用糯米粉一兩作濃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
丸滾湯空心下
治喉痺并生乳鴛用法用蝦蟆衣鳳尾草洗淨搗碎細入
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用細布絞汁以薑
毛掃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子昂云商藥惟玉池散絕妙云是局方今局方中無之
臘月以臘水浸白米三兩宿曬乾碾作粥米遇暑月泄
瀉者煮食之良驗
志雅堂雜抄卷上
屢取效此亦有理
康侯云治暑氣在內小便血淋用白虎湯加麥門冬煎
常東軒挺晚苦陰汗有教之用牡蠣粉撲之者始雖少
減久之至潰腐至見其單丸焉豈非別投以他藥乎
草庭云每年桑樹斫下之柴積令燥異時燒灰入酒極
有風韻且有益於人
治齒痛腫法用黑豆以酒煮汁漱之立愈王修竹云其
閩中嘗用之驗

近世醫者如吾鄉龐良才兄弟指下亦自明了最是記
方可喜暗書諸方雖十餘不誤

今之消息者不知起於何時然藥方千金方自有按摩
之術如十段錦之類是也唐時有按摩博士

鄭金臚有杖丹一方用水蛭為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
敷瘡上屢施於人良驗

范元長云北方醫書有宣明論內有鼻淵一方用涼藥
者親見趙清及孫口口者用之效蓋鼻淵有寒熱兩

証即腦溜也凡腦溜臭者即熱症
志雅堂雜鈔卷上 聖明雅堂藏書

治癰疽惡疔初腫起時以當歸須黃蘗皮羌活三味為
細末用生路絲藤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氣

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傳之若并傳之則毒
氣四散不可收矣

同回國之而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
之狀其名押不盧生於地中深數丈或從傷其皮則

瘡毒之氣著人即死取之之法先開大坑令四旁可
容人然後輒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前則繫於

大犬之足既而用杖打犬奔逸則此物拔起入感
此氣即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乾別用

藥以製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之即通身麻痺而死
雖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蓋

古者華陀能剗腸滌臟治疾者或用此藥也問今御
藥院中有二枚此神藥也白廷玉問之盧松庄云

茯苓生於大松之下向矣近歲村民擇苓之小者其上
用老松根一節破之以苓之系入其中而緊束之使

脂液濃流於內然後擇他山土之宜茯苓者掘深坎
瘞之至兩三年取出則成大茯苓矣洞霄山最宜苓

志雅堂雜抄 卷上

志雅堂雜抄卷上 聖明雅堂藏書

往往村民多盜種密記之不使人知至數年後然後
取焉種者亦多越上人他日試扣識者吾山松根似
亦可用此也

人中白者凝盤內積起白垢也亦秋石之類刮取置新
瓦上火逼令乾溫湯調服治鼻齩如神

徐子方患臂痛口口孟自江西錄至一方用平胃散加
丁香縮砂服之如湯謂有奇效然以用藥言之恐止

去風淫耳
江龍溪一帖云去年得下血疾半年有餘今春誤食胡

桃復嘔血升餘若然則胡桃亦不可食
治卒中不省人事牙關緊急只是用蘇合香丸旋加磨

香當門子一二錢用好麻油調灌之無不吐痰而甦
者洪雲若嘗服此取效徐子方亦云然蓋好麻油最

化痰試以麻油滴痰上痰即化為水百一方亦載此
藥張月湖亦會用之作效

夜裏煮龜卵即紅菝葜即全剛根也
史亨甫治便血方用水香枳殼二味入猪膽中用無灰

酒煮令極爛去膜以二味為末作丸
志雅堂雜鈔卷上 聖明雅堂藏書

吳保小兒眼藥有九龍膏方用冬青葉一柸柸洗淨投
錫器內用水滿煮令黑色及一半起人宜黃連十兩

洗淨剉碎人冬青水中煎慢火熬至僅有一盞膠粘
如錫然後以起車絹濾過令極冷人腦子二錢半確

子內封藏每用少許點眼
又云痰藥玉屑丸用南星半夏各二兩白礬飛過一兩

為末入二砂子二兩硫黃硝石即來後之砂同和如
梧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許湯下

俞老醫云醫家怕四子口瘡子喉嚨子疔子疔子

或作世子此皆醫行市語也

志雅堂雜鈔卷上 聖明雅堂藏書

志雅堂雜鈔卷上 譚塾玉生覆校

志雅堂雜抄

志雅堂雜抄卷下

弁陽老人周密公諱榮

陰陽算術

推問約法云欲知來歲閏先看壬之餘更查大小盡決定無差殊且如明年當閏止看今年冬至後客日謂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或遇小盡則餘七日來歲必閏七月或遇大盡則餘八日來歲則閏八月也皆倣此

素村中丞墳坐庚向甲其側坐丁向癸片地可用

志雅堂雜抄卷下

侍郎墳坐甲向庚 知軍墳坐乙向辛

娘子墳坐甲向庚 分金知府墳坐卯向酉

知丞墳坐乙向申 安人墳坐巽向乾

菴墓坐卯向酉

口谷人口家山坐乙向辛或謂有卯水入廉貞曹云

過宮不妨

甲戌之春余病瘧連日不出繼聞賈丞相丁母憂而去

在朝京局皆往唁奠送之江子同官會朝陽鳳閣余

疾因云及此事丞相且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

章凡十餘今適有此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

言極神前日來嘗扣之云此人不出一今年必再來向

可濯洗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以為不

然至秋度宗上升繼而有出師不返之事果如其言

惜當時不曾扣術者姓名耳

壬申歲應山在雜揚制閩日呂少保薦一降仙者善飲

號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嗜令人自書一紙實卷之

彼以香一片令白鶴白鶴書神并金紙一陌焚於其

前爐中然後索酒痛飲至四五斗乃滿墨大書或草

元身集卷之二

或畫卦影或賦詩詞之類多至數十紙皆粲然可讀

其答所扣之事多有驗者一日應山密書扣囊焚事

醉後大書十字曰上下有朋來土鼠醉天道每字徑

尺餘至甲戌歲度宗升遐度宗庚子生庚子屬土所

謂土鼠者也其後又有一僧名智永者亦留人亦能

降仙其法乃以白紙一幅令各自禱叩說自緘封卓

立置神几前繼而倚紙自倒開而視之滿紙皆字所

答多有驗者

鬼谷算一名隔牆算其法先將錢不拘多少三數數之

凡遇剝一則下七十二則下四百四十五數數之剝一

則下二十一則下四十二又七數數之剝一則

下十五一則下三十總計其數然後退一百五或多

則退二百十之外餘者即是見在錢數也有一詩隱

括云三歲孩兒七十稀五留廿一事尤奇七度上元

重相會寒食清明便可知按此法取相乘之數也如

五則以三七相乘之數七則以五七相乘數倍之

三五相乘乘數合之得百零五

又有一戲名二十八宿者亦佳法用二十八文先於內

一文置左二文置右令人隨意移之兩錢歸兩一錢

歸一仍高聲呼喝聽其所喝聲數除十二文外多則

除二十四餘者一則喝二即是一邊之數

又有一分錢法不拘錢多少或五或七任作幾堆假如

九堆每堆三錢則以八堆作一堆其內又以二

錢歸眾堆外其餘列成行每堆各分以錢可零碎逐

一二錢分之庶不覺也其餘則向有九錢又總而分

之則正確無剩餘矣

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利

為市井之行伯幾云揚州上直入市垣所以兩浙之

地市易浩瀚非他處之比此說頗新

推節氣法但隔十五日兩時辰零五刻推之即是假如

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

一刻即是雨水節後皆倣此

推立春法每年但相去五日三時辰推之假如今年是

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在己巳日卯時立春若

夫刻數則如前法推之

近世術者善記四柱

仙佛

志雅堂雜抄卷下

佛藏中有龍王經一卷其實四句偈也云諸行無常一

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凡往來江湖者或遇風

濤作惡宜多書此經投之即平息善濟或有溺死鬼

魅溪井之間多書投之亦得安妥

近日諸僧有言云靈隱伏虎巖演福澤雲夢大院自住

了小院又賣弄

佛書五種不男生慳妒變半五種不女蝶筋鼓角緣此

段可於藏經中更放子細入梵語中

伯顏丞相嘗至于闐國有於其國中開井得玉佛一尊

高三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今已真燕尚有白

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其重大不可具

載而來次第必鑿為三四段而破矣

胡天放能降仙二十年前有三童子降仙卜前程云前

程事呵呵如今只如此向後欲如何又常請仙其忽

踴躍可畏鍾時書一詩云百戰開關鐵馬雄向餘壯

氣凜秋風有時醉倚吳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後大

書一鄂字人始知為武程也

近日越上鑿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獻觀于總攝所云

近世術者善記四柱

照得賀如意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
為道院今欲仍改爲寺子是徑從其說觀者無不發
大噓也

臨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
者供養于是寺中專作一寮儲尼之常有淫淫者以
供不時之需名曰明因尼站

夜臨吸靈寶藏經故之名汝有五鬼名曰攝精吾知
汝的速離吾身太上律令汝汝爲應急急如太上帝
君律令敕臨睡時面北叩齒七遍朝寢無失

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傳朋書敕賜行之院初扁甚小
其後展而大之頗失書體其右康有古觀音殿亦傳
朋書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其高壁一堵作水波

頗有洶湧意蓋毘陵太平寺之類其前殿即成殿亦
舊物外有給粟庫石碑立于側其文乃鍾叔翁撰美
堯章書伽藍神佑相公不知何神也此寺乃淳熙開

道者喻彌陀開山嘗施水飯僧於此地有大石井見
在其深六丈泉極清冽喻有塔頭在法堂之左題云
塔二十萬僧喻彌陀塔頭此余所未至辛卯春因送

沈府判官至焉
志雅堂雜鈔卷下

辛卯正月二十三日胡天放降仙馬巫文弋陽人地仙
玉華山詩云玉樓雲淡曉光浮中有飛仙駕鶴游下
界此時方熟睡誰尋紫氣問青牛又九章八卦有元

機東壁沈沈自落睡萬古流芳光微在他年丁令鶴
重歸又寸量來只麼休到頭名利一浮瀛我今不
預人閒事一片晴雲在玉樓問刊書之事何時可辦

云有一二君子主之何慮不成問何時可成云只在
今秋問幾月日九月成

志雅堂雜抄 下

二月初三日降仙三身吳真人詩云深深門巷老翁家
自寫銅瓶浸杏花喚起承不當日夢令人轉憶舊京
華柳杏詩云岸曲紛紛已弄烟闌林點點欲爭然何

人折取歸深院兩樣風光在眼前鄭文選九洞云拖
露掃風海味來風枝寂寂自樓臺春光不比承平日
淚眼看花薦一杯張君有看山書房更人云八千里

路到杭郡城郭人民幾幾遷惟有吳山青不改合感
何日是歸年浩然齋詩宇宙寥寥一殿中前瞻無始
後無終可憐坐井觀天者心境何人似此翁天放云

胡君此號出蒙莊瀛瀛霜踏偏八荒不受人閒籠絡
手石龜要看海生桑蘭渚云光轉東風弄暖天永和
人物向依然謹慎緬佩淩源客倚策愁吟楚澤邊方

武妻蕭人潛夫之友也壺山是舍姪信仲今爲太陽
洞主求賦筆詩云鏡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拔穎縛尖
圓拙夫堪笑堆成冢客會開掃似椽窗下玉蟬綉

夜月几開雪寶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筆
悉不然朱瓊現云烹茶燒絲洞口泉洞前怪石是誰
鑄藥飄猶有餘丹在聊贈瀛瀛陸地仙

天放請仙法先念淨天地呪洞中元虛次念北斗呪呪
斗又次順念揭地呪七編又口念揭請呪七編盡符
斗斗四圍內先寫煞字次寫魁魁魁魁魁魁仍念

訣次念四句呪云我今請大仙願降蓬萊騎鶴下
雲端談風詠明月不絕口念之

辛卯十二月初六日天放降仙江寧王大王至詩云六
朝盛事總成塵綺綺樓前草自春一曲後庭何處覓
空留月伴倚闌人又問王中企今何在云在冥司幽

滯木化自詩云天上人閒只寸心烟花雨意抑何深

志雅堂雜抄 下

十年向有榴頭恨燕子樓空斷素琴又詩云繡閣朱
簾小木殘中年何事早拘絳春風詞筆時應臨手拂
冰絃昨夢來又願如心齋詩云聖門大訓已昭垂不

顧于人不可施但守寸心如此戒自新德業有大知
又作詩云午夜沈沈坐草窗清心消盡玉爐香一杯
滿飲乾坤空不待封侯入解鄉

心經所謂五蘊皆空者色受想行識也
庵摩尼達哩呼機吒寶樓閣呪治妖祟
西天三藏法師金總持釋迦往三真言凡人死而未

解脫或沈滯不起脫者或爲誦之或爲書無不應其
一日唵牟尼牟尼摩訶牟尼沙賀其一日唵送啼
律呢安縛詞其三日唵明呢律呢安縛詞

夷堅志一卷載韓椿年於父枕中得天童謨命經一卷
題云梁先生所授凡二百九十二字校今所行多一
百七字且無言六破句傳之者以禦魃魃極爲靈驗

其文曰太上曰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
榮我諸仙舉我司命與我太乙任我玉皇詔我三官
保我五帝衛我北辰相我南極佑我北斗輔我三台

護我金童侍我玉女從我六甲直我六丁進我天門
開我地戶通我山澤容我江河渡我風雨送我雷電
隨我八卦尊我九宮逼我陰陽宗我五行符我四時

成我我命者我大清元籍三百升降上下往來無窮
不忌金針玉漿所求皆至虛梵日月與天爲誓魃魃
魃魃魃魃星所求者得所向者亨所願者合所爲

者成種種變化與道合真何神不使何令不行前有
朱雀後有玄武左有青龍右有白虎上有華蓋下有
魁罡神通光嚴威鎮十方愛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

志雅堂雜抄 下

者死憎我者亡靈童神女坡雅金剛三十六百常在
我傍執節捧符與我同游天上攝京皆大吉昌金錄
玉書二十四符與星歷俱急如律令

楞嚴經有云因諸愛染發起妄情即不休能生愛水
是故衆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
日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嬌
男女一棍自然流液又曰嬌習交接發於相摩

金方叔諱吾上庠人嘗勸止菴於其家嘗有降仙者忽
請石曼卿至金乃求止菴記仙即書云山名止山水
名止水名實相副斯爲可記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
見其進未見其止待子他日明良之旨然後爲之未
爲晚矣此事得之下砂翟廷發館人張叔夏梅野
后稷封於邵七世孫公直父徙居岐山之周原後因
爲氏曰周見柳文漢原廟記

前輩謂史記中蘇張傳佳西漢趙廣漢東方朔東漢馬
援傳皆其一家爲尤工

頤卦初九曰舍爾靈龜六四曰虎視眈眈二者正不相
類何故愚謂天下善養息者莫如龜善養成者莫如
虎故聖人取斯二者以爲自養之道

風馬牛事服虔注云風放也牡牡相誘謂之風今人不
肯子昵昵於游蕩者亦謂之風子豈此意耶

春秋襄公二十七年盟於宋衛石曼在焉公羊曰惡人
之甚在是矣公羊何以遂詆爲惡人梁武曰其臣何
遜不遜吳均不均古謂未異則爲異矣

史正志字志丹陽人嘗據白占東南用兵於西北事
凡五十篇曰天復一之朝且指張魏公之失謂

當去其輕脫嘗試之說爲萬全之舉

孔子以匹夫而行天子賞罰定褒貶於一字之間以俟
後世且當是時諸侯卿大夫之子孫皆在故定哀之
間多微詞以其近也然則聖人褒貶之意而功罪是
非可推也矣

借到屠存博三書一曰密齋筆記謝采伯所著三卷有
經解史考文藝之類下卷有藥方雜說頗有見聞美
備其字也二曰中台志唐人所著前有表稱臣監專
言宰輔之賢否分皇王霸亂亡五道畧載各人本末
皇道十人殷伊陟傅說周呂望召公齊晏嬰鄒忌
莊荆公子漢曹參陳平周勃景道下五人漢鄒吉後
周于謹唐魏徵房元齡馬周王道上人人殷伊尹周
公孔子蕭何田千秋公孫宏霍光金日磾王道中八
人顧雍荀彗孔光鮑照楊震陳震魏王朗吳張昭
王道下七人晉張華謝安魏古朝宋王宏梁范雲隋
蘇威高祖蕭道下五人齊和高魏吳起鄧子產秦百
里奚公孫鞅蕭道下五人蜀諸葛亮前秦王猛後魏
崔元伯郭高允亂道下四人秦呂不韋後漢梁冀

晉趙王倫和溫亂道下四人梁沈約北齊和士開後
周宇文護隋宇文述亡道五人梁朱异北齊高阿那
肱隋楊素裴蘊虞世基此書全無義理三曰東軒筆
記前卷述雜說後卷乃其自作文畧無高論魏泰之
書既名此今其名又同則知此人全不會讀書及觀
其文之組織者疑爲閩人繆士急於沽名者果三山
人黃履也又鑒堂朝野遺事趙子松所編朝野雜事
十七史史記前後漢三國晉書宋齊梁陳後魏北齊
後周共七書隋書唐書及五代史

朱一貫六云碧梧所集經傳書以蔡爲主春秋以張上
一爲主易以朱程爲主詩以呂失爲主禮大記別
傳諸說更有說史句曰自五史口上以口口年以一
卷未了又有史口口其餘著述甚多又自著番陽遺
老傳梧翁六子長端復口孫及謝虛舟章之子也

直齋所著書有言書解一册易解繫辭錄史鈔
章居所著九流鈔乃分雜文雜事各分九流覽與二册
及近世諸人出處小傳溫公綱目口上標題禮記亦
有集解節錄之類又有格卷一書及本朝中興後事

極詳章居有詩話口家乘沈明遠南北國語
乙丑八月借到聽與尙書錄外鈔一帙畢作五詩話易
解三易繁一

韓維主一云其父維則有批注孝經甚詳及有批點詩
書易三經及有故事數項又言越中有張景倩號雲
所乃樛察之姪有雜書名率爾錄多至二三十册無
所不備又有覆華編載甲戌以來雜事甚詳其家朝
報甚齊整但恐不借耳

子昂云高駘堂有易說詩書解之類尤好
借到屠存博參軍集祖無擇作序凡三卷京本又朝
上談十卷李石撰皆朝廷故事也然亦無其高論
姚子敬處有取堂易府說又有增損杜佑通典其佳其
家只有一本恐難借出又有唐仲友兩漢精義有陳
本齋詩話鈔直齋書傳雲林詩家糾纒

庚寅八月初三日陳無逸云取堂有所著徽宗意錄一
書其好三卯錄取堂詩說易解本齋所鈔本朝帝紀
所脩國史五十餘卷并志理宗朝報一廚欲借度
宗一朝取堂家有續通典其佳在取堂家直齋書解

志雅堂雜抄卷下

志雅堂雜抄卷下

志雅堂雜抄卷下

志雅堂雜抄卷下

志雅堂雜抄卷下

秀巖全集及詩鈔之類可借

余向聞李獻可自號雙溪口史云昔者李仁父為長編
作大木樹十枚每樹作抽替六十枚每替以甲子法
之凡本年之事應有所聞片紙必歸本匣却就每匣
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條可為法也

王聖予嘗輯對死一書其精凡十餘冊止於三字如獅
子橋鳳兒花接脚夫開口如面花牙藥之類

尚書竄四凶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
于三危殛鯀於羽山或謂鯀有汨陳五行之罪共工

觸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兜
以何罪而同罰或解云鯀乃驩兜所薦以其所薦非

才故同此罪耳師道云不知出何書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闕元莊云有一家以晉人有馮婦
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斷句後之據臂下車眾皆

說之其為士者笑之與前相對亦有自義
賈師憲嘗刻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少勝多如赤壁泥

水之類蓋自誇其援鄂之功也又闕全唐詩話三峽
蓋即唐本事詩中事也又嘗自撰本朝十三朝國史

志雅堂雜鈔卷下 五

及會要雜說中事如類說例為百卷名悅生堂隨鈔
版雖刊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後書多有見所未

見者廖羣玉諸書則始於景開編華編備載江上之
功雖鋪張過實然文字古雅頗奇可喜江子遠李祥

文諸公皆有跋其後開九經凡用十餘本對定各委
本經人點對又圖句讀極其精妙皆以樵州單鈔清

江紙造油烟墨印刷其裝飾至以泥金為飾然成者
惜其刪界經注為可議耳所開韓柳文尤精好又節

一禮本傳以便童蒙習誦者亦佳又開文選于建寧

志雅堂雜抄 卷下

其後又欲開戰國策及蘇東坡詩以海陵顧注為祖
而益以他注未暇人梓而國事異矣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雖備言官爵侍御
賓客之盛皆不過一二句而止於稱聲色之奉則云
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裾長袖

粉白黛綠者列坐而閑居如嬈而負持爭妍而取憐
至累數十言頗以此譏退之然予以為豈特退之為
然如宋玉招魂高堂邃宇翠翅珠被敗獵之類亦不

過數語至於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
志雅堂雜鈔卷下 六

些九侯淑女多迅些盛鬢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
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架其有意些嬌容偷態紐

洞房些蛾眉曼睂目騰光些麻顏賦理遺視臨些離
榭俯慕侍君之閒些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配些妓光

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
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以至吳歎蔡調秦大呂

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又大招亦云朱唇皓齒
以矜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婦

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雅朱顏只嬌俏俏浩麗
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絕態妓麗施只小

腰秀頸若鮮單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
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容只青色直眉美目媚只腸

輔奇牙宜笑嬌只豐肉微骨體便媚只昔累百餘言
極其翠寫女色燕婉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

然不特退之之言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注曰好
口輔也大招連婦人之美亦有屬輔奇牙之語可謂

善於形容後人雖極形容女色乃不及於口輔何耶
軋即俗所謂笑靨是也癸巳九月親楚辭廣書為退

志雅堂雜抄 卷下

之解嘲

癸巳十月借君玉買到雜書備覽要言三卷萬本如
燕色獨斷皆事物雲齋廣錄十卷北木小記靈怪內
有四和香及素俠張義傳洛陽古今記事王正倫河

南志之類充齊視聽鈔三卷國子博士吳荏商卿湖
州人乾淳間人多言嘗中事景雲天祚承歸錄所言

睿宗龍飛先兆大歷開蕭時和撰貞陵十七事唐令
孤澄纂言宣宗聖德十七事甘露記言王涯甘露之

禍乙卯記太和九年唐李潛用撰亦說甘露之事其
言不公

後漢書列女傳凡十七人晉書列女傳凡三十四人南
史孝義傳十三人北史列女傳凡三十四人隋書列

女傳十五人舊唐書列女傳三十人新唐書列女傳
四十七人共一百九十人皆后妃母妻女子獨有苻

堅妾張氏一人而已置妾以賤不得書耶抑無人耶
然則今之妾能守節義而死者尤為可書矣

易爻詞內難解者如先迷咷而後笑公用射隼於高墉
之上見象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之類

志雅堂雜鈔卷下 六

甚多諸儒堅欲以理通或以互體象言之愈繁愈遠
不通以余鄙見觀之此正如今時劉樞輪等卦影一

般或一人射雁一人射鹿一婦人哭一男子笑一舟
遇風一屋側仆在一時雖下者亦不能解俟至異時

則其說遂險蓋得此卦及爻則有此象占者吉凶寓
焉豈區區可以理推哉此余之舉見如此特不知前

輩曾有與余同此見否漫書於此當與前輩訂之繫
辭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經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
也用此像字其意曉然甲午夏玩易書此

晦菴語錄云某作易本義欲將王文卦辭只大綱依文
王本義畧說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至其所以然之
故於孔子象辭中發之但今未暇整頓耳向見老儒
括蒼葉先生大慶云晦菴此語似乎不滿孔子象辭
之意別欲與文王重作象辭無奈孔子已作耳故不
得已言却於孔子象辭發之耳晦菴聰明至古人說
話無一个中他意雖孔子象易之辭亦不然之也可
笑此語已聞之五十年

志雅堂雜抄卷下

五 學雅堂藏書

井九二井谷射鮒易傳或以為蝦或以為蟻程沙隨以
為蝦蟇朱子發以為蟬程明道以為蝸牛考之韻鮒
扶句反鮒魚然鮒鮒鮒三字並同予亦切注云鮒也
蓋今之鮒魚耳莊子涸鮒亦以為鮒魚然今有魚如
鮒而四須巨口善食水蟲故人家井中多畜之俗呼
為彈魚得非井卦所推者乎

衡山齋云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法家皆以為夫人
似非也蓋后即君也妃乃夫人以夫人為后乃自泰
始然也當考

漢之為卦坎下巽上坎水也巽木也卦辭則曰利涉大
川彖釋之曰乘木有功蓋取巽木之象明矣然而大
象則曰風行水上洩何也余以管見窺之蓋乘木之
有功非風行水上則乘木恐不能有其功焉今夫萬
斛之舟十幅之帆頃刻千里非風水使之何以奏利
涉之功哉此義前輩未有發之者姑書以誌知者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于輔嗣云三存一於道闕矣晦菴
知其為法所以本義注終家多以小篆言之然知其
為小篆之道而言之則可使雖知其為小篆而不知
其所以小篆之道而復以理天下言小篆則亦何異

同浴而讓襟襟乎

伊川不滿於宣仁故注易有云臣居尊位習莽是也猶
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
也惟有黃裳元吉之戒其實用此寓意其前章亦嘗
言之矣然胡明仲作諸史管見論武后革命則即舉
此語以言之蓋不悟其本有所謂也及毛伯玉主易
傳乃大闢其非曰甚矣正叔之陋也臣子於君父皆
陰也習莽是也何必專以女媧武后當之必以婦人
為陰此亦兒童之見耳况女媧事不經見若武后之
變固未甚於習莽也而謂彼精言始有百史舞弄
之態胡明仲宗主程氏一至於此得無所見偶同耶
抑私其所主耶樂正子與謂公于弁曰子以公孫龍
之鳴鶴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乎晦菴明
知此語有為而發乃故宛曲為之說曰伊川舉武氏
女媧之事看來要入議論教人向別處說此文何曾
有這義都是便入這所謂欲蓋彌彰也

志雅堂雜抄卷下

三 學雅堂藏書

陳本齋端明云一部晉書其間只是以世說分人又改
易得語不伴且人許多閒文字在內可謂冗長止
有故記差勝耳嘗手節錄記為一書方欲借抄本出
而公已仙矣

陳本齋馬碧梧高取堂陳觀親自世變後極意經史著
述甚富而手抄之書日以萬字有類日課蓋開中無
以消憂故也本齋抄佛書尤多如華嚴經合論楞伽
等經皆皆鈔之

圖畫碑帖 續抄
余家有墨粧圖不知所出後見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
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

黃眉墨粧方知所出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
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卷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
其面字下一行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
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以字筆法且係
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王逸少禪帖序文章妙天下而不得人文選書筆妙天
下今古而不得列於官帖

志雅堂雜抄卷下

三 學雅堂藏書

漫驚目更有新意余家所藏甚鮮少由此常若多畫
劉斯立學易堂語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云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
窘窮憂悲愉佚怨思慕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
必以草書發之

衡州有華光山其長老象仁能作墨梅所謂華光梅是
也
王井西收得唐時古書一册名文思要覽今在伯幾家
按察劉大使君玉家有智承千文真跡首尾全奇物
也

子昂云作畫糊絹法用雪糕細細碎湯泡開用之既
不穢又牢而不脫勝於麪糊多矣
粘程綉用生糊乃是用生豆研極細以水生調粘之即
不用熟者此與金孫壁所傳背書用小粉熟作糊為
熟微用既不穢又堅牢而不為蠹蟲所傷極佳

乙丑六月廿一日同伯幾訪喬仲山運判觀畫 吳道
子大星 智永真草千文有水與節度使印及韓氏
曹印 李伯時女孝經伯時自書不全 胡曉齋

神致極妙 郭忠恕飛仙啟寶界畫粗而山水佳
 董元山水 巨然溪山下有一舟四人撐絕好 王
 維摩像其像如生 李思訓溪山滿山皆小樹甚
 奇 張萱彈琴宮女 僧真休羅漢 衛賢高士上
 作楚狂接輿下作伯鸞孟光絕妙 張符牧牛大抵
 皆宜和御府之物有宜和御題及宣和大觀印及容
 思東閣大印其後入大金章宗朝或竊去舊印用明
 昌印明昌御府明昌中秘明昌珍玩及明昌御覽大
 印軸桿皆用檀香四合而成蓋恐木性不直故也照
 卷皆高麗紙內數軸後有大金密國公榜軒殿附題
 字又於案間有一石研屏其山橫山如黛山下有樹
 木儼然米南宮皆色畫也竟莫知何石 汝密一小
 爐二登一瓶極佳畫壁一山亦佳
 焦經應達卿有三寶其一孫適庭書諸真迹上下兩卷
 其二王逸少十七帖真迹五紙其三不出戶琴一張
 其在御府春雷之上不特以示人也余嘗在伯幾
 家見書讀宜和御題用阜綾檀香貼桿白瑪瑙簪頂
 軸尚麗紙照卷黃夾雜糞檀香小牌皆當時物也後
 志雅堂雜抄卷下

志雅堂雜抄 卷下

用史館新鑄印及列字典之人及三校姓名甚繁齊
 聯卷竹紹聖間人題跋如蔡元長周美成晁說之蘇
 軾彭器人皆在焉內有恩下閣字當不知何人恩是
 吾族未可知也王子慶物歸之張可與
 又有吳彩鸞書切韻一卷其書一先為二十三先二十
 四仙不可曉字畫尤古
 己丑閏十月二十一日至王子慶家見周昉臨六朝人
 天宮寺甚妙李成畫樹石王崇畫人物人物則不復
 缺其半題云李成畫樹石王崇畫人物人物則不復
 志雅堂雜抄卷下
 可見矣喬仲山透光鏡博古圖有之乃六朝時物非
 漢鏡也霍清夫云火浣布乃北方石炭之絲然而或
 之非火鼠須也 按石炭即煤也或能結今保定縣有
 投火爐中淘氣即成而
 木不損以之成布或然
 王子慶嘗得李唐所畫晉文公復國圖一卷本有上下
 兩卷今止有上卷乃思陵御題上有乾卦小篆下有
 希世藏小印其所作人物樹木之類絕似伯時所作
 自成一家信知名下無虛士而予前此則未見也今
 歸喬仲山
 王介百有東丹王贊華所畫番部行程圖前有道君御
 題後復有題云世所謂東丹王者也所畫絕妙與王
 子慶西城圖相伯仲又鄭王題唐人臨六朝人畫七
 賢宗子公儲畫魚一卷丁倫備字合子畫孝經一卷
 書畫皆精妙後有元陳跋未見跋尾則以為伯時作
 紙畫四片絕佳王子慶以為吳元璋王詵臨小李將
 軍山水高麗紙上畫胡毛梅花亦佳
 景定中發條盛行有益發向人家者其楮上有木杵所
 磨皆法書者畫甚多時並正翁楷為公田分司得其
 志雅堂雜抄卷下

志雅堂雜抄 卷下

蘭亭一卷真定武物也後有陸放翁諸公跋其精神
 透出紙外與尋常者絕殊正翁極寶之然為尸氣所
 侵其臭不可近雖用沈麝薰焙數十次亦不盡去或
 教之以為壇能去尸氣因以檀香函貯之惜為庸工
 裁過短弱於所為今口口口八字云
 王介石家有唐劉良卿告及咸通中吳通微所書茶符
 告字體極佳米南宮有跋又有江南周用卿詔用
 書詔之出又有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及杭妓周詔
 能小詩蘇子容遊杭詔求脫籍子容命即席賦詩有
 云開羅若放雲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籍中皆作詩
 為送內有胡楚龍觀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
 有無又有米老白畫東山湖陽巖海岳卷圖率意而
 寫極存天趣海岳卷西朝陽巖背焦山其側有早來
 堂其後自書海岳卷賦并五詩筆意墨色奇絕佳物
 也又有李建中一絕句有云鶯已無聲花已老誰知
 三月盡頭時亦佳句也
 七月二十五日訪王子慶見御題邊海菜一枝上有
 蝶伯時白描下閩獻師子圖後有伯時自跋一段
 志雅堂雜抄卷下
 李建中古義書風后廟碑一卷其佳乃王駙馬家物
 上有數印甚佳王詵本字晉卿今印文乃用此進字
 此二字必通用故也又一印文曰晉卿珍玩乃作也
 字體如此樣式前此未及見也又于一卷中見有人
 用保母帖中曲水硯搽內作古篆此亦好奇之士也
 牛僧孺太湖石記觀瀾文長岳石名也雲谷雜記涉獵
 章及石譜等作一則
 張漢卿作歸去來印紙夷堅志淳熙三年雲谷雜記
 涉獵章劉漫堂亦批印紙

志雅堂雜抄 卷下

徐鈞行哭南唐後主詩又有李煜墓碑並載言其不忠
于舊主則無從敬於新主之意

僧元嵩畫太宗小本御容舒却帳頭上插花五六枝衣
金龍袍玉束帶描金龍軟鞵手持毬杖并毬神宋英
武重厚真天人也上下有題字此必天章閣本也藏
王子慶家

辛卯六月十三日郭北山所之細觀書畫於鑑子井提
控家畫之佳者有吳道子藥師佛絕佳其次粉本坐
神立天王像有劉大年收藏題字仲元收附其一大
志雅堂雜抄卷下

師像古甚石手持草函前行樞二劍筆墨工甚又善
神立象一軸竹吳生筆也畫上各有尚書省印及祕
書省印蓋宋祕閣物也其次有李成風雨圖一幅奇
甚董元著色山水一卷陳闓畫馬餘品頗多然皆不
能如上數種 書之佳者石印得告帖真跡快字帖
真跡趙景臨蘭亭真本乃李山房家藏縱有卅世印
後有山房李常公擇長印及梁人臨重告等五帖半
更精紙行書詠陳後主詩及臨帖二以為斷然亦木
必也褚河南小楷西昇經奇妙徐浩寶林寺詩真跡
又宋更書仲尼夢奠一帖元物有故物蘭亭一極精
神陳德翁家本定武真本無疑汝南公主墓志真本
虞書後有米跋唐琴一名萬松松極清實可愛餘者
不能悉說

司德用家王維捕魚圖單幅小直軸後宗題前有雙龍
負印後有大觀政和二璽上作岡草古木數株枝梢
全似李成者亦有數尺彌溪打魚人物甚佳
郭祐之家藏李成寒林一軸有丁印營邱李成題字古
木虬枝而其下水乃作濺泉疑即李成筆也張藻松

泉漱石一手卷高宗御題前後印並全藻本名藻又
名通唐人與畢宏同時雖舊然無奇處公權口然律
大尹帖佳真卿得告帖率更夢奠帖本中齋物小李
將軍著色山水小片佳萬壑松琴一張亦清妙
辛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司德用以所有畫十一軸見示
李成四單幅吳道子火星一徽宗御題石丞捕魚圖
明昌七印王端人物宜和伯時維摩白描湯子昇鑄
鏡圖作狴鬼屠龍殺虎甚雄偉傳古龍
除日人以外四軸來觀尉遲乙僧天王小像郭祐之物
好胡瓊吹簫圖元伯幾物絕妙張登乳母抱嬰圖佳
韓滉歸去圖雙牛佳踞踞孔雀平蕪畫圖元康二印
平范長壽醉道士圖好邱文播渡水僧擊壤圖古
楞迦羅漢古居策鷲只有一鷹係外來王尉馬長江
遠軸平北方之物楊光庭大刀菩薩變相雄偉
辰正月初三日訪張受益謙家出畫數種見示唐人
畫歸去來三幅一軸即米南宮畫史所載者范寬三
幅又雪山圖雄偉可喜贊贊大師鶴二軸即米老畫
史中所載者或云薛稷艾宜萱草其佳孔雀雙幅二
志雅堂雜抄卷下

軸唐畫三官元王子慶物唐畫阮字蠟屐圖絕妙張
萱戲貓士女妙千里著色山水一二幅平周防揮扇
圖小軸高宗御題絕品鄧隱白描十國圖後有劔南
樵子趙昌押字跋雖太口又播所不及後尤延之有
跋亦秋整之物間是口奏差之物描法甚奇三幅董
元山水二軸蕭散不類董畫不知何以知為董也
正月收燈夜張齊卿偕尤會五官人口西牙人者來攜
至畫凡廿八軸內有仲元四老圍棋高宗御題絕妙
顧愷之水閣對奕亦自古無御題皆歸受益周文矩

繡女宗御題亦佳一古木一幅自謂荆浩然雖高
古不知何人也胡瑛坐馬平黃筌牡丹後有奉華堂
印瑞文二印劉娘子物也過海天王好王齋翰平問
尚有之

近見德用范寬卷子雪山後有遠山重疊董元卷子千
巖萬壑下有小屋村市中有小人物裝點絳色不
類尋常所見畫畫然亦自好又荆浩山水一軸所畫
屋檐皆仰起而樹石皆粗率與前尤會五者一般無
少異以鄙意觀之恐非荆浩也易元吉雙孔雀一柳
樹尤佳上有鴛鴦黃鸝木內有栗鼠有雙孔雀元王
井西物據有來恐非易筆有院體又宜和末畫人趙
林所作豫章逢故人雙幅凡四大船一小船遠見豫
章城郭雖甚精然不過院畫耳阮字蠟屐圖中坐
上裸下止單犢鼻子執雙屐傍一人侍立手持船尾
并冠蓋字所載者有書藤簾中五書卷盃一盃一
尊在側恐是六朝人畫也受益者是立軸
高彥敬處周文矩韓熙載夜宴圖紙本長七尺八寸前有
蘇圖老題字內有題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十字
後又有蘇題識神筆絕妙此方是文矩真跡也此是
大藏庫物監賣張運副者示予向見沈和菴有此恐
即此物後歸王子慶今歸趙左丞矣
受益以米帖數冊來觀詩文為類手簡則別冊開是韓
平原故物中間多題魏公園池詩各有關古珍玩大
印後屬之史衛王家凡如此五六十册一一精好亦
近世難得之物又李西臺新竹詩一卷後有蘇子美
跋乃買平章物皆奇品也按玉照新志米帖十二卷
張性之以徐熙芙蓉一軸欲十定衛賢驃鴨圖一片二

志雅堂雜抄卷下

志雅堂雜抄卷下

十千趙昌小折枝芍藥草兩片欲十千皆謝立齋
子如翁物也不及酬償遺之

受益以米老家書一册來觀有與友仁者有與與哥者
花押兩樣畫手殊不可曉片紙在後所謂虎兒者即
友仁

壬辰三月望至受益所見黃字一卷每字徑六寸許奇
甚後有覽古堂印亦楊氏物後歸之寶樓樓批把二
片云是趙昌紙本因道人同往南棧江鎮守張萬戶
處出五手卷王維渡水僧高宗御題絕妙顯德謙孔

牛圖徽宗御題凡三牛一犢一牧兒奇絕陶繪皆色
小窠菜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繪筆馮觀府繪墨皴
亦佳品獨律白五禽圖未為佳皆悅生堂物各有印
章及台州紙富庫印其間有一印云賢者而後樂此
甚可喜也

德用閣立本畫西旅貢師子圖甚佳師子黑色類熊而
猴貌大尾殊與今時所畫獅子不同彥敬云正與近
日所賣者同特無此大尾耳亦有白色者
伯幾云太平州有開木漆鶴銘然不知何以為別常續

志雅堂雜鈔卷下
問之也又云孔子廟堂碑京北府無裂者乃佳

壬辰四月十日借修竹訪月瀾出御府所藏蘭亭類考
十册凡百餘種高宗臨十七帖內一帖後有跋有一
琴色如桐葉玉鶴一隻并玉岳山瑟徽內有字模
胡唐琴也名聲振天地彼不甚愛重外有玉軫足一
副甚佳而琴平

是日同訪郭祐之出三天王畫一吳道子紙粉本僅盈
尺而作十一人凡數千百筆繁而不亂上有題字云
曹仲元吳生畫本人吳皆以為絕妙徐易川曰家

志雅堂雜抄 卷下

字收附及陸永年印一尉遲乙僧坐神彩飛動一
立幅朱絲立神奇鬼天女奇詭之至皆精品也又吳
生藥師佛小幅有祕省尚書省印又善神二小幅亦
祕省物有官印者印恐非吳然亦唐畫也張瑛松石
高宗御題作張也許道甯雙幅山水內一華山圖映
雪帖後之後有米小字跋其極寒帖亦只是周臨趙
景蘭亭千文各一卷陶宏景畫版帖見東觀餘論虞
世南書汝南公主真跡極佳唐臨王書二帖字體頗
嚴殺間王維畫孟浩然像亦歸之又董元善色山水

志雅堂雜鈔卷下
不及吾家山居圖又見張受益所收米帖內家書與
寅孫寅孫即友仁小字蓋生於寅年故山谷有虎兒
之稱

壬辰四月十七日修竹攜雜書帖來其間有臨拜月帖
及九月四日一帖佳又蘭亭一本入水者又高麗紙
畫四幅亦可觀他不足言也
李公麟山陰圖藏子慶家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
林縫用米姓之印睿思東閣印南舒李伯時為襄陽
米芾作公麟印甚奇米元章與李伯時說許元度王

逸少支道林謝安石當時同游過於山陰南唐顧闓
中遂畫為山陰圖三英老伯賢之莫有示人伯時率
然落筆隨米老所說想像作此瀟灑有山陰放浪之
思元豐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與何益之李君澤魏季

通同觀李琮記
壬戌正月過山陰伯時作迴若神明頓還舊觀襄陽
米芾

山陰圖長沙作一幅輕綉三尺闊白歲丹青半塵脫
誰將光色借吳綾神森然動毫末臨卷歎張芝落

筆入妙思疏眉映目白玉無泥淳堂堂偉思長想
見坦腹凌山陰道士鶴目龜趺多秀氣石領將犀
散精神一片雲東山太傅落落龍驤兼虎步潦倒支
公窮骨零丁少道風神殊作

伯時為米芾作山陰圖精神蕭爽令人顧接不暇今
歸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節正同觀
米書自作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其佳本向若水
泳家物後歸秋壘今在修竹處又天衣禪師碑一卷
亦米老書正可與前米為對藏藉壁處

李公麟畫歸去來高宗御題薛紹彭運段書附詞止跋
其後藏子慶家
雪竇和尚白詩後有諸公題跋藏修竹處雪竇詩云
有無盡是兩頭語法祖因而不立言未代兒孫列戶
一花五葉失真傳永嘉雖問曹溪路畢竟誰開自
已禪根器按誠難遇慈透高原始出泉 道人詩
句須若語老筆峰嶽自一家誰會林間相見事莫都
錯有亂飛花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仲仁親

百中神鋒誇妙手當時破敵祇因機餘花障滅無
志雅堂雜鈔卷下
人見半偈流傳豈易知元符三年建安陳師錫 書
寶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上千家萬家兔角龜毛竟
將何用子細思量不如珍重珍重珍重浮休居士
一幅昏昏半已空何人寫出自為工從茲萬佛并千
頌擾亂春風卒未窮巽暢米芾 真機昔振雲門路
祖席今多雪寶孫傳到慧林花果盛須知葉落歸
根崇甯二年鶴林居士葛繁 老子休去歇去遺墨
今傳古傳想見本來面目不離當處湛然崇甯未
高郵徐文

周子充丞相每得名人帖必裝而藏之逢當家子孫輒舉以予之曰此有先人手澤也

趙子內效湯叔雅宿人于林園作水仙一百一策中林最大號百花朝王其後自跋曰效湯所為詳悉流落北方子昂得之

先子向寓杭收異書太廟前尹氏嘗以彩畫三輔圖一部求售每一宮殿各繪畫成圖甚精妙酬價不諧後為衛人柴氏所得近者左幣變賣禁中故書聞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佳不知流落何所

志雅堂雜鈔卷下

三 國朝宮記

郭祐之有御書十餘卷內太祖者河陽武林岡使身故乞差人充替各有御筆處分時河南猶未下也御筆上有用內合同印太宗者乃尹京時禁打捕廟後有御押及行移書字甚草草可見五代人文苟簡用册封府印乾德□年內者真宗數幅其後臣僚奏狀既無衡位亦只押而不書名臣臣如此等殊不可曉徽宗數幅皆處分諸事由中書省進呈短奏亦多不急之事皆御筆親書照已畫者及他云云是時庶事皆不從廟堂閣決而獨斷細碎如此於是乎失為君之體矣又太宗朝獲到河北奸細供狀御批一一亦可觀俗之語見傳易然無有應之者

壬辰八月朔至將生家問畫後數十軸其絕妙者有陸探微摩利支菩薩高地細描三首四臂徽宗御題并四用寶和政和印及金書題神品上上 滕昌祐拒霜野鳥上有一大蟬 邊鸞葵花五色花心皆凸出數蜂皆抱花心不去此物原楊駙馬家物也 朱絲天王坐像 徐熙山水人物上有仁宗飛白徐熙一子一騎從者十餘人 關同山水 許道寶山水

志雅堂雜鈔卷下

三 國朝宮記

黃琴書秋山詩意上有寫唐人八句 曉邊夜景一旬試炎孩兒 郭熙有筆墨揮毫徐目以為觀恐不然 董羽水石雙蝠 王端出山佛 千里理大福一以為范蠡西子恐非 張受益亦自一幅黃居家海棠折枝 馬和之二喬倚樓觀書 崔白貓一魚一 厲歸真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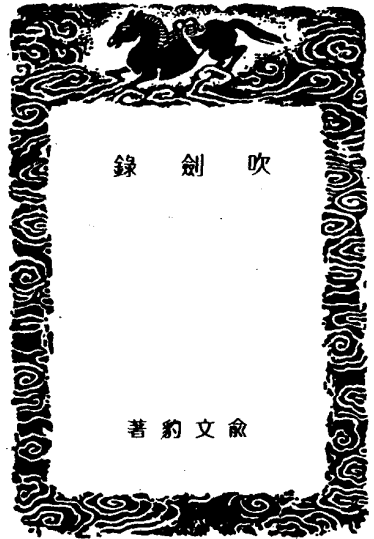
志雅堂雜鈔卷下

譚瑩玉生覆伎

行志雅堂雜鈔二卷宋周密撰按是書曹源學海類編刻於集餘四記述冊中以元人蔡源實宋之遺老也 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作一卷此亡友黃石溪明經所藏鈔本煊為二卷刻之 提要誤其與所作雲煙過眼錄蔡源實雜識諸書互相出入而詳略殊然卷首有民曆序已明言分類疏證開有二條重見於所著別錄中又稱其論殷玉斧一條可資考證按元史禮樂志紀辨正斧事頗詳故趙孟頫官詞云天步將臨玉斧來葛邲祿過賢官詞云玉斧參差擁其關徐大年讀元史詩亦云斧號劈正當龍顏均未言和遺物獨陶九成較耕錄稱劈正斧一水若玉碾造高二尺有奇當半之白殷時流傳至今者朝會時一人執之立於階下酒海之前所以正人不正之意疑即本是書而較詳則草應宋人九成元人故耳而朱竹垞靜居詩話疏徐大年詩遂並及之序稱與楊和王有連據劉源文鈔與和王諸孫大受有連和王地鑿引外湖之水以為流觴曲水大受捐其西偏以居卓瞻故亦為抗人晚思歸老弁山故號弁陽老人生於湖故又有四水潛天之號鄭元慶湖錄雲漢故名四水舊人詩四水交流王晉璧是也王行半軒集有題其甚像宋運既祖杭有弁陽周草總志節不屬云云其像藏長洲沈氏殆並重其人耳願趙雲松陰除叢考則稱所著各書在宋人說部中豈可觀洵能文之士而依附買似道即其書可見其曾否造謠雖不可考而立論多為誣與介身甚甚如江上奏功一條祭器銘一條據事直書自可於言外見意至刻奇奇集一條則直謂其鋪張過實原未嘗彌縫掩覆也道光庚戌後春前一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志雅堂雜鈔跋

二 國朝宮記



吹劍錄

此編已刊行板蕩書肆不可復得因刪舊添
新再與續集並刊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索居京
國應酬簡省心跡稍寧東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
如海一身藏因名所居為堪隱掩關守泊條理故書以
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劍首者吹而已
吹許劣反謂無韻也淳祐三年人日括蒼俞文豹文蔚
序

吹劍錄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茲學到
則理到年長則識長胡文定作春秋傳凡四十年屢刪
屢改及書成舊錄存者無幾

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二父老往聽講持算食豆羹以獻
公為享盡講庶人章講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
詩庶人獨無何也公不能答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上者焉不如上之好學也何晏
注焉於虔反屬下句子在何何敢死包氏注已無所敢
死是以敢為勇疑於鑿

吹劍錄

自反而不縮雖褊寬博者不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晦庵解以縮為直於義未安按廣韻注曰斂也
退也謂自反而不能退縮是有關心也雖褊寬博亦不
備焉自反而能退縮雖千萬人在前我無競心往亦無
害

入則無法家拂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拂謂其忠鯁
拂逆人意足相儆戒若依注作弼字則凡有位者皆弼
士何足與法家敵國重言

吹劍錄

文謂君即父也以天子降二女於匹夫豈必聽命於其
父母乎然一二千年傳聞之事無稽之間也若孔門則
無此問答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何至此不知買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
將以犬馬自待則公豈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
自為

范太史曰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齊家
也人君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特就
宜王言之耳

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按左氏衛獻公戒孫文
子甯惠子食貨服而朝日軒公不召而射鴻於圃及文
子如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文子懼併孺
子成公使子孺與之盟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初尹公

作學射於庚公差音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為孫
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庚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
兩鞬而還尹公作日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射公孫丁
觀此則尹公佞豈端人哉

吹劍錄

帝度其心猶其德音爾雅曰猶安也定也言上帝度王
季之心安其德音爾左傳乃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
和曰猶并下文為九德杜預遂注曰莫然清淨鄭氏又
引此釋本詩皆誤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根也言夫婦不以色衰相弃
猶采葑菲不可以根苦而弃其葉注乃謂其根有美有
惡坊記曰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詩云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言不兼根葉以盡利注乃謂無以其根美則取
之若則弃之惟左傳注為得之晉曰季請用冀缺公曰
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
不恭不相及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葑菲之菜
上善下惡不可以其惡而弃其善

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
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
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霸國之強紀不能敵
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
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上墟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
哀紀侯之滅公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

惟公羊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謂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則
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讎其滅紀也
直以無道行之耳

晉侯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熊殯于羽山化為黃
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柳子厚曰鯀禹之父故郊焉非
為熊也文謂凡夢飛走之物皆生氣也詩吉夢維何維
熊維熊乃生男子晉侯此夢其復生之兆故未幾而疾
愈左傳注熊亦作能三足能也說文及字林皆云熊能
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熊類東海人祭禹廟不

吹劍錄

吹劍錄

吹劍錄

用熊白及蟹螯蘇化爲一物乎然漢書昌邑王見大熊
冀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庭室將空也又玉篇注云獸
似豕山居冬蟄毛詩及孟子注亦皆作獸恐非屬
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一也物者事也
凡人作事皆出於心心能專一何事不成如寫一字縫
一針必專心一意然後端好稍不誠則齒齟裂有始
而無終矣由是言之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不可斯須
無此誠

吹劍錄

五讀漢書

胡致堂曰論語言仁六十餘處獨答樊遲以愛人韓愈
而後遂皆以愛命之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
也心何所不有豈止愛乎漢唐諸儒皆未知此故曰軻
之後不得其傳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謂其眞淳如赤子兩注乃
云神明保祐之如父母於赤子又躁勝寒靜勝熱注勝
極也春夏陽躁極則物死秋冬物靜極則熱則生二
說皆非凡人心躁則煩熱故可勝寒心靜則清涼自不
覺熱

曾鞏言堯舜同出黃帝舜爲堯三年喪者以嘗臣堯也
溫益曰史記不足信若同所出則舜娶堯女爲塚從祖
姑聲引大傳及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禘祖顓頊而
宗堯爲禘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不當用孔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或問禘之說則託以不知意可見矣宋欲以
桑林享音侯爵辭焉者以諸侯不可當天子樂也晉
劉弘都督荊州時總章樂人皆避亂焉或勸弘可作樂
弘曰昔劉景升令杜襲爲天子合樂欲奏之襲曰爲天
子樂而庭奏之恐非將軍本心唐韋皋帥嶺南作奉聖

吹劍錄

六讀漢書

樂子頌又作頌聖樂呂夷簡謂禮樂非諸侯可擅與皆
廢之孰謂魯儒書之國不知出此荆公云周公有人臣
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伊川曰介甫
此言全不知事君人臣豈有過分事凡有所爲皆臣職
之當然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夷非
武王者也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序仲虺
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序洪範曰武王
勝殷殺受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謹嚴語意含蓄讀
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漢王生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
君有失臣不正言而伐之唐陸淳曰太公微臣紂暴不
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

此說正夫子之本旨惜當時諸儒見不及此故言以人
廢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
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白於天下後世
然謂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
野之事必以弑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蓋叛者忘

吹劍錄

七讀漢書

義而背其君者也弑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叛與弑君
臣之義雖絕君臣之分猶存至於湯武直以勢強力敵
倡率天下以兵臨之視夏殷猶與國視桀紂猶匹夫伐
之放之殺之夷然不顧略無君臣之分矣故書序曰伐
曰勝曰放曰殺其罪過於叛與弑矣

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每王孟子教人爲王蓋
是時周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
爾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
子於齊樂之王則偃然稱之子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

知有周王矣

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或者宣王
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
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
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故前輩
謂湯武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

吹劍錄

八讀漢書

伯夷叔齊不顧其身爲萬世扶持名義夫子稱之昌黎
頌之屈原怨其君離騷雖與日月爭光通鑑則併其
事削去而李太白乃云夷齊餓死終無成又云虛作離
騷使人讀馬子才云屈原枉死汨羅水夷齊空餓西山
坡穎濱上劉長安則又曰伯夷叔齊往而不反是以爲
天下之弄人公豈未之思乎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
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其罪武王也凜然如刀鋸
斧鉞之加而鋒鋦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爲其徒作碑記
者皆務爲梵語獨公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
度森嚴也

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曰知禮蓋
爲君諱也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君安驪姬蓋爲
父隱也唐天寶之亂兆於楊貴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
征詩止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賊娘哀江頭詩雖稍述
其事而惻然有黍離閔周之意至白樂天長恨歌元微
之連昌宮詞直播其惡於衆略無忌憚

李太白作上皇西巡歌十首及歌永玉璣渡江亦謂之
東巡其第十章云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
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天皇欲度蓬萊無君臣之別矣

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于兄文當考其類末以為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為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陳遠世數難考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為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為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離離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眾萬餘明年合眾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于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于

吹劍錄

刺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為是說則獻帝無復業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取于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為義帝縞素仗大義運孫吳聲罪討賊乃遂乘此即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故費詩以為大敵未克便

先自立恐人心疑感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憤死以不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禮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嘆嘆以興復漢室一辭不知興復漢室為獻帝邪為劉備邪亮既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慷慨特忠於所事爾其于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

吹劍錄

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于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于備即忠于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亦肩之立劉盆子亦有辭于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為心若如亮之見則當同姓也亦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于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于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續書之憤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于同文館又有孔明議時務論板行王應奎曰宋錄中有論孔明一則責其忠于劉備而不忠于漢為辭甚辨以專周室故春秋之則非夫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專周室故春秋之則非夫子私淑孔子者也子而于周之不可復與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昭烈乎孔明之不可復與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昭烈乎孔明之不可復與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昭烈乎

吹劍錄

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狂歌笑孔丘韓文公云何必嫌傷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醉時歌備述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于名教

之許權以謂嗚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前之為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舍漢之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為漢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九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製疾其王其帝名為出自朝廷而實操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目以專漢子敵于總之論古人取關其不為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吹劍錄

鳳元年書莽大夫揚雄死以法言盛稱莽功德及作劇秦美新也淵明沒于宋也于文帝元嘉四年書曰晉徵士陶潛卒以潛自謂世為晉輔恥復屈身異代故不復仕也書武后事終始用中宗年號如云中宗嗣聖九年周武后如意元年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蓋純用春秋筆法也然魏雖僭稱畢竟受禪于獻帝蜀雖劉氏宗溫公云昭烈稱中山靖王後族屬曠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紹漢統今綱目乃黜魏而以蜀為正統書魏曰魏主吳曰吳王公必有所見也

蕩之醜又捕地說即苛政猛于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十字日勝質日衰可以觀世變矣張苑上陳湯論曰自漢擊匈奴得單于者一陳湯耳封馮而著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豹謂以一時得功賞之可也以矯制斬單于著之令甲非所以示大訓也

東坡曰唐無文章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豹謂曲肩而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被鬚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閉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

吹劍錄

內漢書卷之四

數句可去

蘭亭記不入選者以天朗氣清春言秋景又絲竹管絃語重豹謂此特小疵如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因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此數句甚無謂

滕王閣序本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無非怨辭溢勃以殺官奴除名又福時坐貶交趾今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宴因以洩其忿及去渡海溺死此文其識數

世稱王羲之以工書稱羅隱以工詩殷浩北伐義之道書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意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宜退保長江引咎責躬更為善治梁祖受禪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吳越自為東帝何至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吳王始以隱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心甚義之此豈舒義

點翰雕章琢句者所能出此

吹劍錄

內漢書卷之四

以月計視之壽以世計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銳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動者天乎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所以能永年 此銘

猶濂溪拙賦皆本于仁者壽之說然世道不古後生飄揚朴厚遲鈍之人懼不免于訕笑又安敢語此杜子美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東坡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公相待今安有

容齋草歷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按周禮正歲注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及董仲舒論正次王說則正讀為政分明惟尚書正月上日注音正又音征曰征者本無意義正是襲秦語耳始皇以正且生名政故改正為征後代不當避

象山與晦庵辨濂溪無極太極之說往反數書累數千言晦庵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不足為萬化根本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不能為萬化根本象山曰易言太極書言皇極宋嘗說無極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蓋此圖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陳希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爾老子之言不足據文謂象山之說自有理但不合好已勝爾其卒也晦翁答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望其必同有浙士貽書曰二先生所習各已成熟必不能以相為異若置而勿論象山乃詆之曰此輩沈溺俗學悖戾若此亦可憐也蓋象山以所學自負語路彥彬曰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也其自負若此有下人乎

吹劍錄

內漢書卷之四

明道云新政亦是善輩爭之太過成就其事生民塗炭

亦須兩分其罪象山荆公祠堂記蓋用此說而語人曰此是斷百年未了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其記有云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正理平者無一二激者居八九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堅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同分之矣豹謂此記固不失為忠恕然不知捨諸君子之所言何者為正理荆公又豈可與之論正理

陳北山頌云江西之學多釋釋永嘉之學多功利豹謂與其功利也寧釋釋益釋氏本心止在化人為善其本旨止在識心見性耳

吹劍錄

內漢書卷之四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先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韓文公佛骨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及潮陽之行漲海風濤疾風接接向來豪勇之氣銷鋒殆盡其謝表中誇述聖德披訴艱辛真有悽慘可憐之狀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簡書云潮州有僧號大顛聰明識道理召至州郭爾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自習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雷衣服為別豹文見宗門統要記公與顯問答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

嘉熙元年朝人破舒州朝廷遣楊將軍義移治宜城板築未畢朝騎奄至表儀以身免由是奔治舟中明年督府辟差開門陳舍人夫於江之中楊柴洲為治所豹文借其行以六月上游到四望崔葦中有六七百家慮聚沙落行五里泊高池州天寧寺莊旋披荆棘營初宇起

吹劍錄

內漢書卷之四

寨屋招兵民不兩月歸者已萬餘家所謂揚柴州者介
于舒池之間延袤八十里紹興開李成叛移治于此今
又再移治焉以七月且日上梁文為文曰幽公西遷作
室家于岐下衛人東徙建城市於楚上皆因外患之來
故作權時之舉眷舒陽之一郡甲淮右之九州山林川
澤之富饒號為沃野閭里室家之晏聚允謂樂郊自慘
于虜騎之干戈盡翻作戰場之瓦礫室廬煨燼城邑上
墟散卒疊繁草行露宿流民盼野處山樓進無生聚
之門退有寇擄之患維茲洲渚介在江心昔逆成割據
之時固當寄治今避趨權宜之計爰即建衛驅下叶從
鳩工畢舉財用則貸之督府他無取辦之方工役則募
之鄰邦特厚酬庸之直掌皇內外具體而徵木石精麓
隨宜而已姑且為棲遲之策何敢求輪奐之為龍舒太
守雖生長于東南久官游于西北顧瞻曠土懷想故邦
風景不殊慨歎江山之異城池安在辛勤荆棘之披念
百堵皆作者所以安周民而一日必蒼者故能保魯國
凡此權輿于創造蓋將根本于規恢屬舉修梁輒形善
頌 東表襄山河指顧中牛犢又看耕曉露雞豚依舊
九請畫畫畫畫畫

吹劍錄

戰事慰遺黎懷土之恩
建康之深陽有貞義女廟去縣四十里曰中橋按圖經
女姓史伍子胥奔吳過此病困見女潔有飯一孟因乞
食焉女不言而色授之子胥飯畢曰我得志必報汝女
曰吾年三十以母故不嫁今失色于男子何以見我母
言訖沈水死子胥自吳還至此捐千金于水而去邑人
取金立廟名其水曰金瀨至今四旁史姓甚多唐李白
為之記端平元年邑宰徐進齋謂新其廟文為作奉安
祝詞曰忠孝百行之冠冕節義天下之大關由古及今
勇夫烈女有一于此則廟而祀焉所以厲風俗而表元
元惟神清英潔白性天一眞矢死而守志業漂以養親
殺身成仁而不怨濟人于窮乏而不言則孝與義為兼
全成忠清之壯志振勾吳之霸權恥失色于男子甘比
身於彭咸則忠與節為兩存宜飾廟貌祀為明神歲久
圯毀葺為荆榛乃鳩工役易舊而新僞工告備吉蠲良
辰潔牲醴酒以落其成嗚呼王跡熄而俗化薄人欲熾
而天理湮貞義如神者能幾人惟此方之俗習率勇敢
于殺身豈貞義之遺烈猶隱然而在民尚英靈之默相
轉澆訛而貞淳使勇敢者以義殺身者以仁碑風教之
壹壹扶世道之肫肫則廟食斯土伊千萬春
善人為國未必有赫然可喜之功然戮及衣冠善類則
亂隨之夏之亾也以簡賢附勢商之亾也以棄三仁
殺二侯周自春秋以來人材萃于列國王室以孤立而
亾秦自坑戮儒生越三年而陳涉起西漢自殺望之堪
猛王章等越二十年而王莽篡東漢自黨錮起越十五
年而黃巾亂晉自殺張華裴頠解系等越五年而五胡
擾唐自逐張九齡周子諒諸賢越十四年而祿山反自

吹劍錄

白馬之禍越三年而唐亾
周益公曰漢所謂社稷臣乃在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
文霍光之不學文謂士大夫與其敏給也寧遲鈍敏給
之人能辦事誠快人意然為人主失人心耗元氣者常
在于斯自昔武人多樸直文人多機巧立國之初風俗
常厚者以武人用事也太平則尚文文勝則人益巧俗
益薄矣以已長而形跡人短以已清而形跡人污皆取
償取禍之道我以廉正自守可也而位居通顯矯亢相
高彼小人者惡直醜正冒甘心自處于污穢乎東漢黨
錮元祐黨籍皆以此激成中常侍張讓父喪名士無往
者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感寔多所全宥故儒行欲
毀方瓦合老子欲和光同塵士大夫其監於斯
陳侍郎公言今議者尙以王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自
可取豈知學術不善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
心高宗曰今日之禍皆罪蔡京王黼不知生於安石文
謂熙寧紛更之擾猶未見新法之慘逮章蔡以紹述之
說破壞天下極而至于靖康之變始見安石之禍酷烈
隋高祖伐陳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救之
乎命治戰船投其梯於江曰若彼見之懼而能改吾復
何求羊祜表請伐吳曰皓若幸而沒吳人改立令主雖
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吁祜之心何心故當時皆
以平吳為喜惟山濤欲釋吳為外懼濤言不見用晉亦
以此速亾祜之識見愧於隋劣於濤矣
隋之亾也兆於封倫之治宮室成於裴矩之伐遼東高
德儒以孔雀為鸞猶黃霸以鴉字鴉為神爵爾非指鹿
為馬之比太宗討西河德儒為郡丞閉城拒守蓋忠於
隋也及城陷太宗數以指鳥為鸞之罪誅之矩倫非惟

吹劍錄

荷免而生則高官厚祿死則賜諡立傳豈非幸不幸歟
屈到嗜麥將死戒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進芟屈建
命去之柳子厚譏其無思齊明帝祭宜皇以麩餅鴨雁
香后箭鴨卵高皇肉膾其羹后茗糲羊反糲及炙魚皆所
嗜也溫公議其非禮按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若
荆州之鱸魚青州之蟹膏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祭法曰
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
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美
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

吹劍錄

王讀畫齋雜書庚

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然則三牲之外復致其所嗜
六禮經所許

後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其精潔對曰
自奉詔蔬食至今主曰汝某處市魚為羹某處市肉為
醬宦者慚服真宗東封還勞從臣曰久蔬食不易王且
等謝樞密馬知節曰臣與且同行無日不市肉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二
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向成見孟獻子九其室曰子有
令名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神宗問荆公曰聞卿嫁女盛
飾卿大儒亦如此

趙鳳女嫁馮道子道夫人常怒之鳳使乳媪訴之累數
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公今日好雪

齊以治民之官三年為斷曰小滿然小滿乃節氣名故
今人改曰細滿

陸贄與趙璟同相德宗曰要重事勿與璟同奏密封來
宣武節度劉士寧為李萬榮所殺上問之贄曰士寧見
逐雖是家情萬榮總軍初非朝旨此強弱之機願陛下

吹劍錄

王讀畫齋雜書庚

謹之上欲且除一親王資但奏不可制遂從中出異聞
集云德宗一日見侍女上請問所從來曰故相竇參家
奴因泣訴參死之冤上怒發曰我重伊常呼作陸九我
脫伊綠衫使與伊紫衫著我使竇參方稱意須教我殺
卻伊平時常恨無權及權在伊手又卻軟如泥團野史
雖未可盡信觀其處處士寧事可見其卒于貶所或者
殺竇參之報

魏文侯問相于李克翟璜所舉知璜不可相而不取
言故但對以觀人之法東萊論之曰大凡身不在朝廷
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言大體如今對州縣官言政只可
說聽事當如何不可言某事是非某人曲直文因觀張

乖岸自蜀還言王且太平宰相爾真宗默然他日復召
對謂公曰王且真太平宰相仰視殿屋無他語觀此則
知東萊之言是

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權者變通之物也非習中所
守者正則必流入于變詐故聖人不敢輕以許人其實
權之為用不可一日無居廟堂之上處危疑之際欲于
立談之間轉禍為福易危為安若非假權以從事則未

見其能有濟也溫嶠將去王敦恐錢鳳為之謀因饒別
起行酒擊鳳憤慄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
飲及發鳳後曰囑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致曰太真昨

醉少加辭色豈得便相讒二自是鳳謀不行 桓溫病
求九錫謝安欲緩之令袁宏具草每草進安輒改之由
是歷旬不就溫竟卒王鶴駕為神策軍兵馬使代宗欲

以白秀珪代之恐生變王祐甫召鶴駕與語連久之
秀珪已視事矣 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
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能之

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能之

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能之

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能之

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能之

趙德明以民飢求糧百萬王文正公請具粟京師令其
自來取德明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真宗疾大漸八大
元徽雷禁中不肖出偶翰林司以金盃供熱水李李文
走迺取筆攪水中王意其有毒亟上馬去 曹樞密璋
知秦州有十數卒逃入虜中吏以告璋不應吏亟言之
璋叱曰我固遣之汝反顯言邪虜聞盡殺之 西師失
利議罷宦者監軍呂公弼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
之仁宗就委公擇其人公曰臣不與中官交無由知其
賢否只令押班保舉不職者與同罪明日押班扣頭乞

罷監軍 王拱辰權河北鹽仁宗手詔罷之帥臣賈昌
朝刻之糞木亭及提刑薛向乞再權之公俟其入奏遊
至亭上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事已露遂已

仁宗暴疾執政欲宿禁中宦者白無故事文潞公令設
醮于大內兩府宿殿無行香 蔡卞欲毀通鑑板太學
博士陳瓘于策題中引神宗序文下乃不敢毀

伊川出于呂申公公多質疑焉東坡忌之服除三省奏
召除館職子由曰但恐不靖爾兼中人其語東坡遂導
諫議孔文仲奏願為呂門五鬼之魁編管涪州蘇子容

語坡曰公未可如此頌見過其門者無不肅容會范太
史亦為之辨文仲始悟為人所給憤愧嘔血死伊川以

元祐四年抵涪越五年東坡涉海
魏舒為司徒正且朝罷以年老表送印綬莫有知者衛
瓘曰每與公論此事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文謂仕止久速其權在我何必數形諸言李文簡奏
除侍讀賦詩曰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關門外船至

冬一疾不起樓攻媿既參天政屢欲丐閒至繪二疏以
見意永嘉邵經國上詩曰聞道先生欲挂冠先生幾日

見意永嘉邵經國上詩曰聞道先生欲挂冠先生幾日

見意永嘉邵經國上詩曰聞道先生欲挂冠先生幾日

吹劍錄

王讀畫齋雜書庚

出長安去時莫待淋頭雨歸日須防微骨寒已逐平生
多少志莫令末路去留難二疏畢竟成何事留取他年
作畫看

唐衡州刺史曹王皋為辛京果所陷以太妃老出則囚
服就治入則擁笏垂紳及貶潮州以遷入賀德宗立復
衡川方以實告淳祐元年浙漕王潛齋被論以母夫
人年尊託言易除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忤時相去
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汝復何憂潛齋忠簡公介
之子廣平麻思母曰欲還王猛曰便速裝至暮出關州
縣皆被符矣韓滉欲獻綾羅于奉天何士幹請行滉曰
便過江士幹歸別則薪米儲峙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
財物皆手筆疏記文謂士大夫一日當權則風旨之下
何事不行然有稷稷之人已有所欲為人所干請輒
數日躊躇不決否則文按行移動經旬淡此無他精神
風采不足以振揚公廉明敏不足以關閩耳

吹劍錄

天讀畫齋藏書

心於濟物必有所利嘗以郭蒲攝池塘堤壞當申府漕
公曰如此苗棄矣救民獲罪所甘心也即發民塞之陳
漫翁分教永嘉欲混試諸生請于葉水心答曰使適不
叨竊科第亦未免在學中竊食漫翁愧而止董鉅室
為鎮江倅牒漕試已十七人求者未已文豹因進過額
之說公曰過額不過錫秩若成得一士友何惜一官
韓文公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辨張籍曰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元城曰金陵不可動者以能強辨文謂三人均之
為好勝孟子好以辭勝文公好以氣勝荆公好以私意

勝

退之袁州謝表曰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歐公滁州謝表云一郡豐登幸無公事全家飽煖
實荷若恩容齋秀州謝劄云郡小事簡庫錢倉粟自可
枝梧得坐嘯道院謂為可幸周益公荅曰從前得外郡
書未有不以窘冗為言獨創見于來緘文見近世士大
夫每求一闕之一郡其未得之也惟恐失之纔到任便
訴窘乏述艱難若有迫其行者柳子厚柳州謝表三百
十字皆是祈哀謝過之辭古大國僅百里今一郡千
里何負於士大夫而若此

吹劍錄

五讀畫齋藏書

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
受恩多則難為立朝今小官赴任率以求書為能事不
知上官或反惡其挾勢
法有示人以虛文導人以欺罔者一曰啓劄二曰辭免
三曰薦舉事例相承其來已久非可頓革姑摭前賢往
事而商榷之嘉熙三年陳習庵填為浙西憲令官屬各
以本司利害為一書其新任人具脚色申狀外並不用
啓劄其後馬裕齋光繼之亦用此例人皆偉之 劉公
敞赴召時士大夫得官必辭以辭不失利得名更高或
四至或七八皆挾偽沽名要君迷眾乃請諸當解免或
二或再或不得辭一在故事 紹興三十年剛定官開
人滋乞遷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許降等
改官仍得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競使各
謹飭安心職業高宗曰臺諫論事要當審實如排擊人
材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細瑕置人于過亦陰德也
又曰李大有書言涉兵機不欲付出昔張齊賢獻取河
東之策太祖裂而擲之侯左右退取授太宗曰他日取

吹劍錄

五讀畫齋藏書

史記

河東出兵運糧可用其策此太祖之沈機也文每謂齊
賢堅執十策皆可行故太祖怒而裂之高宗深略可謂
同行
孝宗詔每日常朝不必宣宰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
也上曰蘇洵嘗言名呼而進退之非所以體貌大臣亦
相不必辭
溫公曰仁宗自未納后之前居處不離章獻卧內是以
聖體完實享國久長
仁宗上元宴張貴妃服燈籠錦曰文彥博所獻上曰戒
汝勿受羣臣餽遺不悅久之蓋錦上織成燈籠也此與
卻帶珠事一同聖意深矣

先朝母后賢而有智識者三后而皆有源流仁宗慈聖
光獻曹后彬之孫也新法行語神宗曰吾昔聞民間疾
苦每告仁宗赦除之今民苦青苗助役錢宜因宗祀赦
之供出王安石時欲取燕薊后曰得之不過南面受賀
不得則安危所係蘇軾下獄后曰仁宗初得軾兄弟喜
曰吾為子孫得兩相今摺至于詩免蓋甚矣疾久忽問
今日何日左右曰十月二十乃曰只此日去免煩他日
官又別日行香蓋太祖忌日也遂崩英宗宣仁聖烈高
后瓊之孫也元祐初召司馬呂公著散京城役夫罷
皇城內規止御前工作廢導洛司物貨弛戶馬保馬寬
青苗助役錢出近侍無狀者三十人神宗欽聖憲肅向
后敏中孫也宣仁太后命后居慶壽宮辭曰豈有婦居
東姑處西瀆上下之分乎哲宗崩章子厚有異議后毅
然決策立徽宗遂同處分軍國事凡御正殿避家諱立
誕節之禮皆不用

吹劍錄

五讀畫齋藏書

神宗時知金州張仲宣犯賊當杖脊黥配蘇頌奏古者

刑不上大夫仲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從黜隸恐汚辱衣冠遂免杖黜流海外淳祐六年七月京學張祖訓彭康孫林半千偽造墓章皆杖脊黥配其情與罪宜也然士可殺不可辱若三分其罪自可用仲宣例上殿換名每言秀才不可做越分事士大夫不可做折本道路秀才越分必妄用妄取士大夫居官妄作肆無忌憚一旦論罷折本多矣

吹劍錄

張尚書初尹京禁銅器有僧持匙筋一副來首及追問則自祖父相傳每日以此齋僧一員公縱之而語僧曰汝能辦事今刺汝為廂軍乃當額大刺專一搜捕銅器六字浙西憲趙愚夫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其姑私酷憲追姑從條勸罪而問婦曰汝事姑孝乎曰極孝願憲曰汝既孝順代姑受杖二事深得詠心之法

淳祐三年金奏院言百官月請銀六千七百餘兩而吏胥乃八千六百餘兩百官一次衣賜六千七百餘疋胥吏乃七萬八千餘疋鹽課日虧而省都吏贖贖歲二千七百匹兩然考之周六官不過三百六十而府史胥徒以地官官計之已三千七百餘人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庶人在官者即府史胥徒也祿足以代其耕當亦不薄周禮廩人頒稍食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金六斗四升注謂一人一月之食則是下等人月亦一石二斗八升矣今吏非多祿非重正緣虛請倍再至有一身而兼三數分請晦庵云近併兵部郎官而一司仍存省宮之奉不當吏祿之奇數此虛請之謂也王公島叟云三省胥吏

歲累優秩月享厚祿及舉一事則論功計賞不知平時歲稟安用此贖賞之謂也

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聚斂之臣欲刺下媚上必于常式之外多增數目常賦之外別立科名歲入既豐用度益侈日久深深侈者不可復節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俑遂為生民無窮之禍宣和末江浙被方寇州郡皆燬其賦而官兵無所給命發運陳實政亨伯經制東南乃請以七路之財補之設比較務增酒價添商稅賣契紙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以給州用靖康罷之建炎二年戶書呂元直翰林葉少蘊奏經制之法求民之所欲非強其所不欲酒價雖高未嘗舉之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之為商其他類此請復行之乃詔東南八路提刑司拘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添酒錢二添糟錢三添牙稅錢四官員請給頭子錢五添收三分房錢 紹興五年孟參政富文提領措置財用名總制司增頭子錢為三十收者戶長庸錢抵當四分息錢運司移用錢勸同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

分役錢常平司五分頭子錢令通判催乾道元年又增頭子錢每千十三文自是公家出納經制總制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合東南諸路二制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四川不預孝宗曰祖宗時無此錢俟用度有餘當除之薛寺正季宣謂州縣鑿空取辦雖有奉法吏欲寬弛而不得聘知靖州邢遷謂此錢至科罰徭民不可為而可祠而呂葉乃謂非強民所不欲使人痛恨高宗以夢得善理財除資政殿學兼提領財用朱勝非曰昔張慙兼此至于自設酒肆人皆非之謂少蘊以文鳴而甘心聚

吹劍錄

貴利達而已 龜山曰資蔭與進士何異以進士為優資蔭為劣者世俗之論也恥受父祖之澤而甘心無益之習與寒士角勝場屋僥倖一得以為榮是何識見夫應舉自是寒士藉此進身耳既有官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識見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奏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且曰欲使子弟讀書是讀書止為科第而已如韓持國之才儘可為執政豈可以其無出身乎文謂衛公以宰相子龜山以宰相薦皆無出身故議論偏蓋任子與進士自是兩途舜教胥子相元凱此即任子也舉萬邦黎獻此即進士也至周而法始備學校所教者先國子朝廷所用者皆世官賓與大比則專為寒峻設由漢至唐皆並行而不相侵越至我朝始令有官人得與進士試夫任子者雖未必皆賢然隨官之久耳目習熟當官臨政自勝進士緣其閒有不學少文者故朝廷得以輕重凡由任子得官者皆不獲與清選此其所以勉勉于一試歟豈於一得然有官至大夫職居朝列及監司守倅令丞矣所謂考官則皆舉人或其門生故吏乃及委身聽命而去取于其手至于監司守

敝上負天子下負所學矣 祥符二年放兩浙福建湖廣丁錢歲四十五萬緡開禧元年只免兩浙一路丁錢歲已四十二萬緡則知戶口倍息隨王氣所在 李德裕曰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自登第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也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凡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開習也 荆公曰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者是僥倖富

吹劍錄

貴利達而已 龜山曰資蔭與進士何異以進士為優資蔭為劣者世俗之論也恥受父祖之澤而甘心無益之習與寒士角勝場屋僥倖一得以為榮是何識見夫應舉自是寒士藉此進身耳既有官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識見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奏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且曰欲使子弟讀書是讀書止為科第而已如韓持國之才儘可為執政豈可以其無出身乎文謂衛公以宰相子龜山以宰相薦皆無出身故議論偏蓋任子與進士自是兩途舜教胥子相元凱此即任子也舉萬邦黎獻此即進士也至周而法始備學校所教者先國子朝廷所用者皆世官賓與大比則專為寒峻設由漢至唐皆並行而不相侵越至我朝始令有官人得與進士試夫任子者雖未必皆賢然隨官之久耳目習熟當官臨政自勝進士緣其閒有不學少文者故朝廷得以輕重凡由任子得官者皆不獲與清選此其所以勉勉于一試歟豈於一得然有官至大夫職居朝列及監司守倅令丞矣所謂考官則皆舉人或其門生故吏乃及委身聽命而去取于其手至于監司守

門生故吏乃及委身聽命而去取于其手至于監司守

俸令丞皆闔郡吏民之所奔趨一旦乃毀冠裂冕與韋布之士聯翩負笈僂棘牆之下其為名器之辱甚矣然格法已定士大夫亦不以為非愚謂莫若于格法外少異其禮如銓試如詞科法科試之于禮闈考之以卿即欄樞入場使自別於士流以示崇重有官君子之意富鄭公以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東坡奏云特奏名除近上十餘人所歸使之臨政必害民矣文謂彼一時此一時當公之時進士未如今日之多程文未如今日之工如公濁膠有妙理賦除首聯外後七韻盡只說酒全不見濁膠意刑賞忠厚之至論望空使羨三宥事形勢不如德誦正未知出處使公見乾淳以來至今日之三場猶將放出一頭地正科中尚或有叨忝者若特科則皆老師宿儒屢請文解馳名上庠者日暮途遠不得已苟就而未始甘心焉故太學有詩曰名第雖分正特科算來正特不爭多頭無大小皆烏蟻身有短長俱綠羅手只一般槐木筋脚無兩樣墨皮靴止緣命裏爭些子莫道文章不似他

吹劍錄

至讀畫齋錄庚

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以沒亦皆報罷臣學于司馬光晚蒙推薦今光堯謝臣安敢復求榮進文謂今人何止弃其師而背其舉主至有匿其親之訃而就試聞所生之喪不去官行服者溫公子康中第公奏西國子監聽讀何參政濬年二十一魁南省父王雪先生遺就上庠從游後以衫衫隨諸生迎駕孝宗召入秘書

趙鞏監昇賜宮酒庫虞使至問趙夫子今何官館伴問何人曰趙鞏其皇帝清問下民賦吾州後生以為式

吹劍錄

呼趙夫子館伴曰今為郎官即日除司封郎中

真宗問唐酒價丁晉公曰三十一升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然按食貨志建中三年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正元二年令酌者斗輸百五十王維詩長安美酒斗十千樂天詩十千沽得斗則唐酒價初無定

嘉熙四年科舉蜀士避地者並赴寓試出萬點蜀山尖詩韻略無尖字于時不聞有上請者又杜詩痛飲已判人共弃韻略亦無判字

吹劍錄

至讀畫齋錄庚

仁宗郊祀詔祝冊官讀御名勿與高宗策進士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以己妨人進取萊公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為准至今文書承用之

文氏本姓敬避石晉諱各用一偏或姓文或姓苟然玉篇苟字在草部敬字在苟部苟音棘非苟字文字在支部父音機非文字

高內翰文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鼈咸若作禹事其子疎寮作蟹略以林和靖草泥行郭索作杜詩父子皆為博聞強記所誤

惟揚之揚從才編惟揚云江南之氣惟字史記作維揚雄之揚亦從才故本傳謂無他揚子蜀

史傳中格杆格殺之格皆如字讀惟戰國策形格勢禁及漢書格五字注音各然廣韻注格古伯反至也亦博屬格五但行箭以格殺退之詩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則如字讀分明如禮記杆格字亦當如字讀陸德明硬作戶隔反韻略以經書中字特收入廣韻則無蓋德明多如此如以告朔為餽期惠鮮為惠蘇孫謀為遜謀三省三復三思三接三字皆

作去聲雖自有意義要不若如字讀為平易至以盡力盡禮盡善盡美皆作儘九礙理惟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二句如此讀有味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或問何謂上下之交曰孟子在宋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在薛有戒心餽五十鎰有言于鄒子陽曰列子居君地而窮若不好士子陽乃以君命輸之粟此上交也晉文公過曹曹不禮焉負負攜餽盤餐實璧焉公受飧反璧顏魯公在江淮絕糧鄒陽校卒蔡明遠載米賙之公貽書謝焉此下交也當困厄時無上交則下交可也

紹定三年春李全犯泰州太守采濟率官屬十九人開門迎賊明年逆全投首十九人逮繫帥司教授高橫棧夢自陳不與迎賊之列越三日日本學諸生列狀謂迎賊時先生稱疾不赴元夕賊送燈油先生曰先聖豈受不義之物裂而碎之由是行下本州請實監司帥守及大學二十齋交章稱薦得旨轉三官詔曰海陵失守長吏迎降爾為教官獨不汚賊倉皇變故之際可以觀士君子矣巖進三官用勸多士橫棧字明卿閩人今以祕

吹劍錄

至讀畫齋錄庚

書郎知處州

自古取蜀將帥皆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客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到麻皆族滅後唐郭崇韜康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行皆死國朝王全斌崔彥進討孟昶皆坐廢開禧開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為安子文所殺四明沈起監真州倉以父叛委官歸侍為有司所劾仁宗曰赴父疾而加罪何以厚俗詔釋之淳祐四年時相以憂去國有檢詳者去雷未決乃以母老乞假探上意范摛判曰士大夫有九十之親聞病即趨聞喪即赴何

以假為時徐中書嘗奏乞令臣子終喪投之詩曰父子恩情盡死生囊封歷歷為開明羣陰方晦吾先覺萬馬皆瘡我獨鳴忠孝於人千古重去留在一毫輕玉

山萬疊高無際未抵先生節與名

朱孝子揚州人以將作簿知開州七歲時父出其母不相知者五十年因弃官灼臂燃頂刺血寫經行四方求之熙寧初得于同州韓公溫公以下皆有詩後嗣派居建康溧水縣之苜城有字卿者其四世孫也兩魁鄉薦補入太學詩集在焉高參政子近嘗為之跋

吹劍錄

聖讀畫齋書畫庚

有術士云世間貴命多富命少今至貴莫如宰相不數年輒出一人闔京城內外藏銀百萬者能幾此說誠然蓋貴者出于一時際會起徒步掉三寸舌可取將相封侯若富者非藉鎡基歷勤苦積以歲月累以錙銖則不可以驟致此洪範所以言富不言貴也史記曰收馬二百蹄牛蹄角千七頭千足羊千足鹿千石魚陂千章之材安邑千樹聚燕秦千株粟江陵千樹橘淮濟千樹秋木陳夏千心漆齊魯千畝桑麻滑川千畝竹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鍾之田千畝厄苗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注戶二百日千

帝釋以大寶輪繞照四天下寅午戌月臨南瞻部州晉朱開崇佛以此為三陽月晉穆帝納后以九月忌月北齊高洋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今上官者忌此至以節氣為準尤可笑

詩曰朝儕于西崇朝其兩蓋東繼北用事少陽不能勝老陰故春常餘寒若東北風起而雲趨于西必雨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西繼南用事少陰不能勝老陽故秋常餘熱若西南風起而雲趨于東必晴今雲起西

吹劍錄

聖讀畫齋書畫庚

郊安得兩

戊辰己巳戊戌己亥日為木頭點土須陰兩梁次張詩歲次屬金知稔熟木頭點土驗滂沱

甲以乙為弟己為妻辛為官戊為財壬癸為父丙丁為子惟庚金見克常對立用事又庚者更也故易稱三甲三庚俗以甲庚日占晴雨

世稱三陽謂婺州東陽溫州平陽處州松陽以其難治也然吾州七邑風俗不甚相遠松陽何獨得此名永嘉蔡子重幸是邑書桃符云我與斯民同一性誰言此邑號三陽此語得之矣

唐王璵傳漢以來喪葬皆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代錢為鬼事元字好神仙璵始用之韓文公馮衡岳詩手持孟瑗導我鄉云此最吉餘難同列子秦之西有儀梁國其親死聚柴焚之薰則煙上謂之升遐魯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示必死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為歌以奇哀此燒紙拋玃焚尸挽歌之始也

靖康開漢兒發孔子陵粘罕問高慶緒孔子何人曰古大聖人罕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盡殺之

吹劍錄

聖讀畫齋書畫庚

張無垢請于晉公玉帶事忽悟而語其子曰昔夢人告我見玉帶時來吾其死矣是夕得疾竟卒

詩可以為可以以不為有其才有其時有其興則為之可也志於功名志于事業則不為可也詩不可無體亦不可拘于體蓋詩非一家其體各異隨時遣興即事寫情意到語工則為之豈能一切拘于體格哉近世詩人好為晚唐體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士生斯時無他事業精神技倆悉見于詩局促于一題拘攣于律切風容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

元白之瑰奇長章大篇之雄偉或歌或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故體成而唐祚亦盡蓋文章之正氣竭矣今不為中唐全盛之體而為晚唐哀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邪

杜工部流離兵革中更嘗患苦詩益悽愴憶舍弟詩成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孤雁詩惟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其思深其情苦讀之使人憂思感傷東坡卜算子詞亦然文嘗妄為之釋缺月挂疎桐明小不見察也漏斷人

吹劍錄

聖讀畫齋書畫庚

初靜羣謗稍息也時見幽人獨往來進退無處也縹渺孤鴻影悄然孤立也驚起卻回頭猶恐謾應也有恨無人省誰其知我也揀盡寒枝不向樓不向依附也寂寞沙洲冷寧甘冷淡也

又秦州詩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遶萬方聲一樂吾道欲何之王洙注聲鼓角聲也時方用武吾道無所施此說非也蓋公以論房瑄坐貶歎言者如寒蟬而已如獨鳥萬方一概我道其誰與歸漢杜密曰劉勝位居大夫聞善不薦見惡不言憐情惜己自同寒蟬

詩有一聯一字喚起一篇精神杜詩新婚別後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則是未成婚已別可見征行之速鶴兒詩引頸噴船過無行亂眼多一噴字盡鶴兒之狀望觀弟未至待爾噴鳥鵲拋書示鶴兒人未到之時抑鬱蘊結之情拋與噴字盡之矣禹廟詩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一生字走字古廟頗有神氣

杜詩宛馬總肥春首荷將軍只數漢嫖姚梁次張詩蕃馬步衝青首荷羌兒臥唱白銅鞮壓倒少陵矣然又未

吹劍錄

聖讀畫齋書畫庚

若東坡二句云萬馬不斷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
美月詩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不如太白二句感發
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又結束多紅粉
歡娛恨白頭不如康節二句風韻曰花見白頭人莫笑
白頭人見好花多李頎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
後主詞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
游則以三字盡之曰落紅萬點愁如海而語益工劉改
之多景機詩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蓋一空
前作矣

古今詩人閒見屨出極有佳句無人收拾盡成遺珠梁
次張題釣臺直令萬乘高几眼不道人閒例是負鄭克
詩只緣是處人情好贏得平生醉日多陳夢建鷺詩溪
清水淺魚能幾幾遺泥沙惡雪衣陳秋塘詩不知筋力
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姜梅山詩詩到淡中方有味
事無心處卻成功趙東山詩野屋往來少春雲晴雨多
口草詩醉睡浮世事老車故鄉人

吳門王平子題雪嶽圖烽火一息三十年漢家將軍畫
凌煙胡兒不識征戰事龍沙萬里今桑田羅謙齋裏梅
吹劍錄

花角雲暗雪深風色惡長嘶一騎驄蟬聯狼帽覆裘寒
雙鑿鞦韆走大登平岡狂狐別眼魂飛揚鵬落雁真
戲劇高鳥略盡良弓藏鳳鳴居士雙眼碧少年讀書勇
無敵但知橫行翰墨場豈料一禽終不獲向來百非今
已無筆端有口聊自娛故將胸中磊落事寫作人閒雪
嶽圖平子九工小詞有詞金門云書一紙小何吳棧香
細讀到別來心事蹙殘眉上翠怕落旁人眼底接向
抹留兒裏針線不忤收拾起和衣和悶睡 雷川姚質
詩南村老婆頭欲雪曉傍牆陰採桑葉我行其野偶見

吹劍錄

之試問春蠶何日結老婆斂手復低眉未足四眼那得
知自從紙上掃青寸朝夕餓餉如嬰兒只今上篋十日
許食葉如風響如雨夜深人靜不敢眠自遠床頭逐飢
鼠又聞野果能相侵典衣買紙燒蠶神一家心在陰雨
裏只恐葉澤難維勻明朝滿籜收銀繭軋車聲快如
翦小姑促湯娘剝紕嬉嬉始覺雙眉展纒成白雪不敢
閒錦上織成雙鳳團天寒尺寸不得著盡與乃翁輸縣
官君不見長安女兒嫩如水十指不動衣羅綺我曹辛
苦徒爾耳依舊績麻冬日裏

吹劍錄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日
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
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
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
界

吾鄉潘先生元龜授婺州教授鄰居徐先生用亨亦呼
教授因作詩曰誰把先生號冷官冷官名深愧積蘭孟
公豈是陳驚座子夏元非杜小冠涇渭合流雖若混雲
泥夏絕不相干寄言世上多風鑑一笑何妨改眼看
陳漫翁監轉般倉與鎮江守喬平章爭一事平章乞回
避漫翁得獄祠吏持牒索回文漫翁就書一絕云硯乾
筆秃墨糊塗半夜敲門送省符擲得么么監獄廟恰如
輸了遼官圖

史文昌號雲麓賦詩著成集內有一聯云閑雲盡日相
隨逐只有朱雲挽不來
稼軒帥越招割改之不去而寄情沁園春曰酒斃肩
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老

吹劍錄

駕勒吾同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隨鏡臺二公
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孟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
樓觀開愛東西二澗縱橫水遠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通
曰不然暗香浮動只好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
晚且此徘徊此詞雖纖刺而局段高與三賢游固可眇
視稼軒視林白之清致則東坡所謂淡粧濃抹已不足
道稼軒富貴焉能免我哉

天台有謝私者號犁春繪一犁春雨圖求詩于諸公一
時名達如樓公鏞李公璧陳公宗召易公彥章程公樞
古諸賢長章大篇累百十首惟劉改之一首道出其骨
髓曰阿耘無田食破硯養親日糴供朝飯疑塵壁上挂
瓶罌寒日燭前照黎莧父訓汝汝當知有田無田未
可期有田不耕汝懶病無田說田真畫餅畫田之外更
畫牛捕風捉影何時休頭上安頭又詩軸全家不應猶
食粥

詩惟頌德詠物難工蓋欲指實也徐進齋得古銅香爐
具象鼻眼博古圖謂之象鼻屬余賦之雖不足言詩聊
記會見其一在家數前鐘鼻眼出露塵外鑄形模傳香
吹劍錄

到手親曾見全勝人看博古圖其二願得身游海外天
蓬萊頂上食流箋為君喚起槐安夢細讀南華內外篇
泉州守王庭珪香譜云沈次子沈出占城國
省題詩雖場屋末技閒有以此見取如湘靈鼓瑟詩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鴻雁來賓詩江南知有主塞北
遠來賓涼風新過雁詩係帛書猶遜衛蘄跡未陳仲秋
夜迎寒詩露凝仙仗肅風獵舞衣單林士表進農書詩
有書來進御無語不關農程懷古紅藥當階翻詩黃麻
芳草罷紅藥正花翻陳伯震開簾出遠山詩修眉濃淡

裏寸碧有無開鄧伯秀鉤簾宿鷺起詩在我時舒卷從
 他自去爾朱縉清文姬皇猷詩冰玉詞新吐塵埃氣不
 斷陳道風慢不依樓詩似嫌秦閣小欲際楚天浮皆主
 司所刮目劉允成夜雨翹春菲詩杜老情何限東風夜
 雨春炊梁雷客款翦菲薦時新按此題乃子美謝衛處
 士西飲云問答猶未已兒女羅酒樂夜雨翹春菲新炊
 聞黃梁初不干子美事陳思溫勳業垣看鏡詩貼看鏡
 云塵蹤猶隱豹風采幾隨鸞看鏡何關蹤跡事為改曰
 精神期畫像吾鄉盛先生庶分教京庠每教人被詩須

吹劍錄

至讀畫齋詩書庚

有來歷如夢魚詩玉燭和薰日金穰瑞應初豐年知有
 象吉夢兆維魚不睡安得夢改曰樵牧歸來後清風一
 榻虛云又斬蛇詩皇統承堯運朱旗啓漢家未誅秦
 始鹿先斬沛中蛇無劍如何斬改作三尺英雄劍鋒鏖

漂鎮鄒云

高蟾末第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怨未開雅谷開雅全無蹙迫氣
 象至賈浪仙則云下第惟空囊如何任帝鄉杏園啼百
 舌誰醉在花旁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
 孤棹負三湘略無一毫生氣宜其終身流落不偶余常
 愛蟻詩因對梅用其韻云在崑谷裏何人管向雪霜中
 底處栽鷓鴣忍芳華動京國萬花頭上一枝開然終不似
 其意之富貴

大江東去詞三江三人二國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以
 東坡則可他人固不可然語意到處他字不可代雖重
 無害也今人看人文字未論其大體如何先且指點重

字

容齋云徐疑詩極有好句自東坡詆其瀑布詩為惡詩

大司家

至讀畫齋詩書庚

其詩遂為世所弃文謂此猶可也步舒以仲舒高國殿
 災說為大愚仲舒至于下獄看人文字須平心定氣反
 覆推詳豈可輕下雌黃

吹劍錄



清夜錄

俞文豹著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

清夜錄

宋俞文豹撰

東萊先生註觀瀾文謂後亦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句叙稱明
 意文約謂不然蓋稱明真其人公文其紀實也此不同金剛經
 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
 西江月云休言萬轉轉頭空未轉頭時此夢亦空之游樂則樂矣
 轉眼之間其安在在是以觀之則我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
 王夕郎信軍制誥李宗覺之曰近日語詞全似啓事溢美本其卿甚
 得體文約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說悅而
 極工巧拘平仄而視對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因江
 鄂二郡守制向每一漁船日輸五十漁人不堪命遂度北兵入寇
 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復齋宅左樞臣院供費齊斤草麻制中間云
 予方重宵衣之憂故不以畫錦為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
 谷榘事務之孔殷顧解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
 眼界未明或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仰轉而
 弗振武方彈弱而莫紓在廷紐於意見之偏在造玩於守備之弛
 當釐以款齊川其誰遣大技艱孰念數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弘
 毅之賢云云於賦詩有天保米微當屬修政樓表仗之志道在中
 庸大學尚明治國天下之經予欲祈承命迫予欲康庶事汝
 為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太公足以信服中外緊我者俊母煩
 詞詞細觀此制詞情懇到句語坦明不拘平仄對偶宜得制誥體

清夜錄

管齊乃管齊先生滿派前單四六多喜推故事如先生草吳瑛
 開進梁贊論云刻石立作三摩牛重見難推之利波波誰云兩黃
 鶴雁雁鴻雁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程方遠開闢事雖切但非
 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教暢
 開慶元年李李於壽遠水軍帥關遠毛與將兵禦之與有塔為松
 寺用以善來飲且置此軍以靖遠侯郭郭平再取之并饒銀二笏
 與曰奉命出戰而縱敵棄地何辭以班師乃請益兵會制帥趙節
 齋病不報與速死之而失此軍毒雖再歸禮而亦失一良將帥
 宣和七年預借元宵時有諺詞云太平無事四邊寧靜依明影因泰
 民安政說亮齊為滿好萬民想望彩都門龍燄風扇相照只曉得
 教坊雜劇歡笑 美人巧寶錄宮前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
 深處勝蓬鳥笙歌開卷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
 未保祥祐三年京尹趙節齊與竹 預放元宵十二日十四日諸
 巷陌橋道皆編竹為燈燈之計臣僚到子引此詞末二句為次年
 五月五日金入寇之讖十五日早夜連盡拆去
 此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傷傷逃於蘇蘇不見錄乃獻詩云近水
 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公即為之
 太宗于元徽有盛名號八大王有人入蜀謁張忠定公校家政書公
 納之袖中無語吹投丞相善亦如前及夜八大王書公曰真換日
 曹翰貶汝州有中使來輪位曰教口食貧不能活以祇封故衣一包
 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制然憐
 之不忍
 哲宗朝謝深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保辭免云勅命未敢接受乃
 以柢為柢以授為受劉安世表曰唐有伏獵侍即今有抵授賢良
 唐義登科後解朝詩云讀盡詩書五六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
 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一屋屋閉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遊賣
 者所得公曰何不自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孔子問秦離期曰子事武仲武仲事武仲武仲事武仲武仲事武仲
 三年為一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不識子曰君
 子哉深離氏言之美也隱而顯言之過也微而審余每觀此
 言未嘗不擊節歎服蓋下以決疑不疑何下行已也正們心無嫌
 何以下為三大夫皆所事何敢以家臣而謀主君之賢否但觀其

卜龜之繁簡則賢否較然矣
 嘉定開制天文以課賦一軸投史術王當時亦不暇看及羅日恩之
 變夜在內書院沉思籌度開行過書架邊信手一卷及其課狀
 開至後則羅日恩及其黨姓名以至敗獲至斷日分地所歷歷該
 說明白呼來見其黨總因問其家有何人對曰有老妻及兩男一
 女遂以百兩謝遣之歸語其妻曰若再來喚我時斷是一死後
 羅日恩平定後再呼之至則被以獄封一盒或曰到家方可開及
 開乃官誥二道省劉二紙捕二千充天文官銀一笏為女兒嫁資
 其夕一中而祖今靈臺即同知策造判執禮是也
 象能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
 宗則能使之開風作典否則雖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為吾國之
 患燕不能留樂殺而殺為越用魏不能用范雖而唯為秦用晉不
 能致王猛而猛為符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為契丹用
 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檄曰一
 枉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
 枉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慶曆開華州士人張元吳果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何儻有繼
 橫杆嘗薄遊塞止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嘗詩云戰罷玉龍三
 百萬敗鱗碎甲滿天飛又鷹詩有心待擣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
 飛欲請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携之市而笑其後二
 帥召見之囑踏未用間已走西夏復舉舉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
 文約開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請揚州守守覺其偽以白金
 五百兩致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捕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
 膽敢假檄書者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
 加韓范一等矣洋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士批捷不純盡行致
 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其人至心仁厚慮防深開慶元年各盡
 照舊例放之恭供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彙傑之士
 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也
 淳祐十二年六月武學列劄為同舍求宿木京尹余大監晦差都幹
 院長伍作十四五人突入樓檢揭帛裂衣暴露兩日齋眾同太學
 宗學伏闕上書不報各捲堂散去司業蔡久軒抗申朝廷乞罷余
 太監以謝諸生罷抗以謝京尹余帥家表秦陳隨往見執政至通
 江橋聞大諫葉大有察院蕭泰來再有按章即就出浙江亭呼吏

結案正賦出榜云當職家恩權領事凡五閱月一毫不敢支令當馬去靴撥官會一百萬委陳府判照甲牌依款以表賑卹之意當日過江司禁亦出門有言勸諭諸生歸齋文約謂及開河南倉賑飢民伏矯制之罪天府非外郎比府庫皆天子之府庫人民皆天子之人民亦尹特攝行其政今小事則專達大事則奏聞雖錫放似全不出於朝旨凡百萬賑濟乎罪去復輒擅出官庫錢出榜差官裁於無君矣又軒家建盛朱文公之高弟西山先生元定之孫九峯先生沉之子淳祐間特憲浙東師幹項廷增挾去相游克齋書求京前語以米春俄而克齋卒項亦無復李札樹刺之望明年正月八為大司成首致克齋之奠以此制曰之而後發寶祐丙辰發書樞密院事數以議論不合翻然高舉

五十五

涪州公湯王庭王唐廷物締葉於烟入太學後結婚女微破而又水虛置公姑銳欲出之庭王過庭祈請婿姻前定罪非七出何敢為此薄德者越三年登科生三子皆號英鄉曲高其行義稱為厚德之家開慶元年九月辟授天府帥機東坡先生嘗偶過坐客行一令以兩對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尤武兵濶濶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愛汚朝衣家八小過先生云平僧儒父子犯罪先斬小高後斬大高蓋為刑父子也

胡文定公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事守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損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杜虎賁者備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大保伴齊侯呂俊以虎賁百人送於廟門呂俊者太公望之子也自諸侯入典親兵衛今殿走馬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王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矣宋朝法前代命三衛分掌親兵正為強本弱支消患預防之計文約見朝廷自淳祐中邊運稍稀不為遠慮軍政日弛兵額日虧殿步戎旅稀疎已甚及寶祐以來北兵寇蜀又未定內事外至調閱折諸郡兵而每郡率不過三五百人而已春春地給事希得附奏云朝廷近調江淮一萬三千人赴上海僅取都支姓名名未有即日就道者軍將神留在所必誅也而朝廷乃任他務視此為真事中之一事若有若無且作且止是必待閉城門而後聞之路見胡騎而後括金銀也竊怪今日合三衛與東南之兵備調遣不應蜀之見兵僅八千人虜入動數萬其何以支若以招兵易養兵難臣則有傾國

力一策范鎮曰欲備雲南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朝廷若只欲取辦於諸閩諸閩又不過取辦於民力竭矣臣謂今牙兵一局及江水分司歲可得三千六百餘萬即可養六萬兵歲帶銀絹歲二十萬四兩本以和虜今既不用即可養一萬兵內各六使本以備邊金帛充了歲銷二十萬即可養一萬兵不知朝廷若此何為商亡而慶豐在秦亡而救倉在漢亡而西園在隋亡而洛口在遼定為寇資備文豹謂上在位日久明習國家事務修戎備預切非所各官富國者無遠略故玩安忽遠苟且歲月開慶物元郭廣輝驍廣佐軍需高將士皆帥關銀樹動百千萬計以至皆賦歛竭逋負穉禁網他禁因出官收得士皆出聖意也

范文正公欲求退子弟請治室宅園圃公曰吾死無幾何暇為此西都園林相望觀潭香遊豈必有諸已乃為樂乎有俸賜且賜宗族及歸姑猶日有餉三千匹畫數與閩里親族朋黨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初學壯行為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家皆相宗子孫我豈可獨享富貴乃置田數千畝為義莊贖貧族公子忠宣公純仁為相四世孫成大又崇大政至今范為吳門名族今士大夫於親族發一書判一狀猶猶焉又況莊乎然以忠宣公之盛德晚乃表明常令其甥司馬朴扶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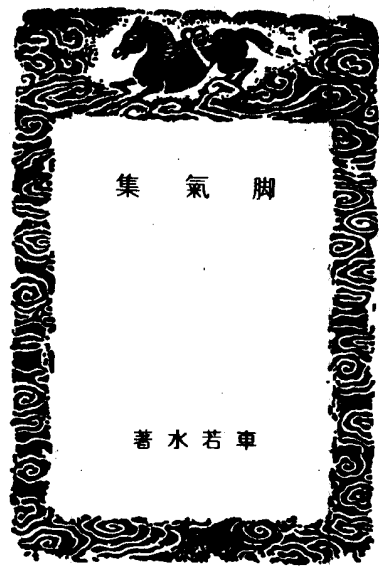
靖康元年冬都城受圍四十餘日易子而食有以子肥瘦不等而爭訟者富人貴戚以雀鼠相送意正月物五日方開門徽宗在藻珠宮早膳至石周謂吳昇昇傳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便回皇帝請命命銀娘速來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位優卿等今日勿謂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榜擊石額流血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倚候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石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是賊暗受金人官爵實國利已上曰若以為得官家回保祖宗社稷亦無根矣乃行至南薰門堯臣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為李石所賣堯臣使以背承堯臣口仆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求王婉容為粘罕子婦婉容自刺死高宗自其定府逃回單騎至邢州李固慶馬斃兩行一日投宿楊柳草舍姬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被四太子埋土中亂箭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

於曹勛北狩錄表而出之漢制御馬右驂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騎馬每車一馬行春術宏輒服志諸侯騎馬駢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弟亦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逐逐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終清夜錄一卷

宋俞文豹撰文豹有吹劍錄外集已著錄是編所記皆宋時雜事敘次頗叢雜亦多他書所已見陶宗儀說郛第三十八卷載有此書以此本相較僅多出二三條疑後人從說郛錄出而稍附益之本必盡原本也

清夜錄提要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脚氣集卷之上

天台車若水清臣 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同校

繡水君實李日華 同校

潘默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指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指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

脚氣集卷上

夫子誅諸侯無王孟子勸諸侯為王諸儒安得無疑孟子卑魯晏陋霸道乃與公孫衍張儀之徒異口同音共攬撥諸侯為此事反不肯做齊威晉文事業方道周室衰微與孔子時不同當時韓趙魏齊列為諸侯尚皆待有王命其間要霸者必去朝周諸侯又何曾不知是箇共主只有楚無狀其自殷周以來如此不足性也孟子固有說矣當時諸侯欲王之意不可遇四方游

脚氣集卷上

說之士無不向上稱說尚以王為下而欲為帝若孟子勸其循諸侯之禮豈足以回其膠固之心孟子嘗說好貨好色事乘時君之趨向而語之勸行王政即此意也要行王政須從理義做來自農桑上做家計起當其做家計時便是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斑白不負戴於道路件件有箇長上家家有箇長上此時終不勝滅周而改物又終不勝與周而並王其尊周之理便在此了便自有不容已者便可與周周便可為政於天下此孟子之志也好貨好色且不同他較待其仁義之說行時君之心轉移一洗舊習相與維持一本件件蠅蚩矣孟子此意只是不說只漏泄數句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又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何曾無周

脚氣集卷上

自晉承曹魏之後迤邐相承皆曹氏之禪代也於是紅三百年無公論二二百年無公論則公論已矣此諸葛孔明北海之徒每遭詆議有善則沒之如取劉璋事埋沒來歷後又只說孔明不是

李文靖公宗勉 為守於台與陳文逸民飲玉霄亭上良久忽移過君子堂陳文告曰此間不知王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擲骰賭博爭注誼

王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擲骰賭博爭注誼

王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擲骰賭博爭注誼

東坡說蔡琰悲憤詩非極極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為之其文辭甚可見勝甚乃以為琰作何也載之楚詞

堯典克明俊德孔氏注以為賢俊大學克明俊德康成以為大德大德在我方合自明之意按大戴禮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合永必於南風解永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俊訓大可

唐明皇天寶之事詩人極其形容如長恨歌全是謝笑君父無悲哀惻怛之意連昌宮詞差勝故東坡喜書之杜子美北征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相臨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表中有誅褒姒讀之使人感泣有功名教桑中等篇朱子詩傳之說已當先曾與東萊議

脚氣集卷上

論東萊力以為詩人所刺晦菴辨之不信也先祖論嘗謂聖人不應收此邪詩於三百篇則邪詩之說先祖固言之矣先祖自信其家學不曾往見文公因讀楊誠齋文字不樂遂并同時諸書皆不過自然其所見乃暗與文公合其稍異者則文公云夫子取之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戒於後世故不

得已而存之先祖則曰今永嘉謂山歌為邪詩
周道衰綱常敗淫靡胥論正聲不發於人心
而邪詩充悅於人耳詠之愈多傳之愈廣夫子
刪其蕪穢筆之簡冊者皆正詩也而邪詩入作
習熟於時人之口耳布傳於室家之簡冊者猶
狂天下夫子豈能刪之哉秦禍之酷天地否塞
漢興以來諸儒收拾殘編斷簡於壞亡之餘補
綴遺逸而詩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傳之

脚氣集卷上

五

詩以補秦火之餘非夫子所刪三百之全文也
又文公不盡信小叙先祖亦謂小叙為漢人專
門名家之辭其意亦同文公嘗謂李敬室祀云
東萊以桑中溱洧為刺淫奔之詩婺州若有人
淫奔東來何不作一詩刺之此語又簡而矣
家語雖俚偽雜揉猶是當時文字去聖人未甚
遠不比孔叢子其載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
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職此
必有闕文大戴禮記亦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
爾祖考永永無極今儀禮士冠禮大畧正同儀
禮久不出即此可證為周公古時傳流之書又
即儀禮可見家語雖後時俚人所錄亂說自有
之終與孔叢子不同孔叢子句句何偽
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玉府內府而下今
皆收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修
內司自醫師食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膳人庖

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
招使士大夫在宮內者稍稍推出却將天子服
食掌於外朝者稍稍引入伯謙字
任重而道遠任當作平聲孟子曰門人治任將
歸任重謂仁以為己任擔子重也任重是治任
之任仁以為己任則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却
作去聲

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曾有詩云老大倦追隨
得生且終日所以見春土亦不甚愛惜予甚
之不置歲淳癸酉六月塘下戴正子訪予出其
先公詩八句云幽棲窅一室意足便為安片石
星霜老八應風月寒已無蝸角累自號鹿門看
清夜誰同語橫琴試一彈此詩亦佳今人只識
花言綉語便相傳諷佳句豈知此哉

聖人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胡文定曰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之橫流
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此說是矣
又曰罪孔子者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
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成矣
此語非也聖人豈願亂臣賊子之戚哉知我罪
我皆說後聖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作之後聖不
容不罪罪至於後聖當此時又自作春秋

沈繼祖醜詆晦翁以求官爵自不足道李果齋
作年譜備載之謂削之反涉忌諱此說不然汲

家書所謂舜囚堯禹放舜之類千載而下忽然
有箇輕薄子如劉知幾者出來與之敷衍雖曰
無傷於日月之明然害理不少害人心不少曹
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若當時見劉伯幾許
多說話豈不更無籍耶
東坡云夫畫竹必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
見其所欲畫者疾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
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此語甚妙豈但畫
竹

天地本黑也以日為光本寒也以日而暖日入
則復黑日遠則復寒矣而一
胡氏謂周之至德不但稱文王亦稱武王是也
武王十二年前皆是事殷之時至謂誠使文王
無庸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
分之一乎此語大不然三分天下有其二謂人
心歸之也豈割據之比乎觀黎勝之而已伐崇
降之而已非開地也大會于孟津不期而至者
八百國果歸周之多也

脚氣集卷上

八

孟子集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掘苗處多了將謂
是告子助長然告子正是不曾集義惟恐助長
只待義自外來襲一本無所謂不得於心勿求
於言勿求於氣者也孟子必有事了方說勿正
勿忘了方說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掘苗次第甚
明但其說掘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掘苗之戒

為重掉了告子真病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求不動心之法自以為善也孟子則不然不得於言必求於心有得於心不求於氣終而至誠淫邪遁開口便覺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不足道矣行之既熟渾身是理理充而氣浩然視告子之區區護此氣而不敢動者又不足言矣是道也要緊狂必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畏者力不得者也大段着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為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為勿忘者言也握苗為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苗艸相亂將見艸長而苗不存又何苗之可握乎告子不肯做必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欲勿正勿助也其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曾有事勿忘也不知集義果然

腳氣集卷上

書

但欲勿動此氣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也孟子謂其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是其勿正勿助之意未為全不是但以義為外不曾於知格上下工夫不得於言未嘗求之於心不思義理在心却待於應接處聽道理見成自從外來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裏面全無一事是欲義自外來襲而取之也既無集義不知自反直與不直區區求保此氣亦難矣如此則不

脚氣集

但人之蔽障難窮不可得而知而我之誠淫邪道亦不自覺矣此二章是癸酉八

濼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已上皆知格也厥章厥微匪靈弗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着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四子言志夫子自先定四子之次第矣子路率爾而對夫子亦知其必然矣據次第而問始及

脚氣集卷上

書

於晉也伊川先生云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其所言雖不讓却是真實此意千古未有人說人見夫子晒子路便道子路不如諸子朱文公謂求赤皆退讓却因見子路被晒後如此到底子路是真斯言尤為著明可使有勇是作其忠義之氣

友人王賁字蘊文今之隱君子也今亡矣其曰惟求則非邦也歟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哲之問此語確然可信曾哲不應如此問其問無味

古云虎狼之父子只有母子無父子也豈知母而不知父父亦不能知子但其母見從他身上出來自惜

六月壬子出征以匡王國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于曰也王命也左傳載楚自克庸以來其君討國人而訓之干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即此于字三十里則是語助

脚氣集卷上

習惟一制民能知雅音而不通其義古音浸亡魏武平劉表得漢雅樂即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明帝太和末又亡其三惟鹿鳴尚存至晉而鹿鳴亡矣只有文在方冊中無其聲矣支中子援琴鼓蕩之什蓋妄言也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無一人游手無一人業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此父兄便是前輩長上

高祖不讀書其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云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

可奈何雖有矰繳尚焉所施陳後王是做文章人其辭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過何處山河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

脚氣集卷上

書

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便與顏子不同顏子自反而縮也不往

劉漫塘云向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且如有賣炊餅者自別處來未有其地與資而一城賣餅諸家便與借市某送炊具某貸麵料百需皆備謂之護引行院無一毫忌心此等風俗可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獨是將堯舜來證性善正是將堯舜望天下之人其曰世子疑吾

言乎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世于是慊愧了不敢望堯舜故有是說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至於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始以城郭溝池為固禮義為紀禹湯以後六君子皆由於此不知自有天地便有五行便有禮義鴻蒙之世人未甚覺知伏義堯舜有作天叙天秩始煥然於天地之間

脚氣集卷上
後來六君子因修而用之豈曰大道既隱方將禮義出來用且與城郭溝池並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太古之世生民如野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誠有之而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皆作一箇籠統則亦未必然

脚氣集卷上

脚氣集卷上

天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便是堯舜氣象生者得其所所以生死者得其所所以死便是堯舜之民衆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

趙幾道說誠無為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一絲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友人沈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如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却

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須亦從他身上出不枉屈

曾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非聖人之言是後人發明因而遂以為聖人之言耳二王後安得有郊周既改物禹湯便不配天若說後來有借則祀用夷禮漸習鄙陋宋以桑林享音侯桑林殷天子之樂荷瑩以為非禮之罪猶有鬼神宋宜當之見得是宋自僭又見得宋不當僭又見得非矣所常用杞宋之郊無明文既表師後如何又配克禪上帝帝

春秋時吳越分界自在今日嘉興之境春秋於越敗吳于雋里雋里乃越地正嘉興也錢塘江乃是越地吳投子胥于江何曾是錢塘今乃謂潮頭為子胥怒潮吳山祀子胥王不安正荆公

脚氣集卷上
碑亦說錯五代僧錢塘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不知界至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集註云終者人之所易忽親終之時痛苦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楚辭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謹終

都無異論是有此理

禹貢載四海九州無限路程不悞一字孟子說兩句便有一句誤排淮泗而注之江當時准未曾通江後來吳王開邗溝然後通江紀載與議論不同議論得實固好若誤些少不以文害辭主意不在此句紀載則不可

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為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苔為下紫菜莢口乃發百病大菜病又可食苔之好者真勝前兩菜且無查滓本艸謂其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喫貴物

伊川先生云春秋所書事同則辭同然有事同而辭異書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真至言也此說自衛州吁發

脚氣集卷上

脚氣集卷上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章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聖人此說甚多不知而作與詩人吾豈不知而作不同乃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意其言曰固有聖人天縱從容中道不待知而作我不到此地位也我只是學而知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擇其善者而識之所以能有所得我非生而知之次也此意甚分明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復又下擇字多見而識之不復

黑水逾河而至于南海濟逾河而溢于榮後世

脚氣集卷上

脚氣集卷上

脚氣集卷上

脚氣集卷上

脚氣集卷上

又下擇其善者四字自是作文之法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不必更說道字百人文字如此甚多

高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而帙散亂俗儒補緝不得其說不識周禮所謂

天官地官者是如何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如此則馮相寶章聖帝之類皆可附天官即金

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勤甚予遂授以俞氏復古編復古編者蓋著冬官不亡將周禮舊

本再一證一本之叔明得之甚喜董華翁又辨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

意予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某又與之考有一證據甚佳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

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此說痛快但冬官之不亡只可說數句證以地官使人自曉自

推足矣俞氏乃斷定撥置此在天官此在地官脚氣集卷上

此在某官以二千餘載以下之凡夫而妄意聖人之述作其不審如此蓋其淺淺之為人偶得

此說喜不自持不覺成此其為此說之累矣多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祭書傳以為建寅

之月張王一春秋傳引書叙一月戊午以為建子之月

程子春秋傳春王正月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此說至正張王一乃以為非却又云天統建

子之月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為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正不必如此巧說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

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疎後來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

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脚氣集卷上

詩誰謂荼苦其甘如齊荼苦菜也周禮掌茶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茶若飲

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為茶茶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椀豈是茶也茶

之麓者是為茗夫子失臂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讀此使人失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不成說

話死不欲速朽亦不成說話周禮亂失既以司空上地之事屬地官且并掌

染角人羽人掌葛諸職皆強附之若果如此其藝掌邦教也又甚矣尚可為之說曰富而教之

此何為者耶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險橫渠先生曰易為

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事之善惡人之靈未嘗不知其不善之事敢以謀之鬼神其假爾太筮有

常之時亦須囁嚅

唐小說載隋煬帝昏淫狂肆恍惚見陳後主曰每憶與張麗華憑臨春館作壁月詞未終而韓擒虎兵至遂至今日始謂君致治堯舜之上今日還此佚游曩時何見罪之深也莫管此說真

偽真是問得奸然晉王廣之得帝位自是造物之所不容陳後主之鬼依然未識大處

百物勞動之後須有安息之時故曰朝以訪問晝以聽政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豈特人哉精神

會有倦時予家側有鵲鳥來巢母子相呼其聲喋喋無夜無晝何其健也百鳥皆不然

婦人纏脚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兒不知何用

後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裙一本竹筍木屐是不干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真起亦不見出處

王右軍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艸書似不一一蔡君謨帖並寫

脚氣集卷上不一亦不失理然則專學精到者亦有誤看

載師國宅無征園屋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此太宰九職之征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

賦五曰邦甸之賦六曰邦都之賦

與關市山澤幣餘通而為九而以財賄為斂與

助微之法迥不相干而蘇老泉乃謂周自以十
一名其實取於民者自重漸輕而至十一耳蓋
惑於前而以某田任某地而以爲田制也予嘗
曰遠郊四方井甸稍縣都九十六萬井王畿通
百萬井而九十六萬爲十二是周人廢夏商之
制厚取於民而孟子爲妄言矣蓋司徒田制而
載師園廩之制也國之園廩邦中之賦是也郊
甸稍縣都之園廩郊甸稍都之賦是也載師六
脚氣集卷上

句相承上既言國故園廩不言國上既言園廩
改甸稍縣都不言園廩也其曰以廩里任國中
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即此見國宅無征園廩二
十而稅一是一句相承下文皆相承其曰以某
田任某地者田制定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
稅耳予有辨說不詳載古人重本抑末故地稅
常重而田租常輕

文字只管要好乃有愈改而不如前者山谷有
詩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尋思
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曰臥水泣竹
慰母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臘雪在時聽嘶馬長
安城中花片飛後來改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
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
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日
倚門人不見看盡林鳥反哺兒乃不如元作
子胥鞭尸之事是大逆無道不知者乃以爲復

道
譬乃以爲孝衛人殺子路送臨於孔子禮記亂

春王正月天統是春之說予嘗以語華翁華翁
亦以爲未穩謂亦嘗疑之其書云集註可取處
多未可以一條傷巧而悉棄之也春王正月伊
川謂假天時以立義亦不能無可疑曰假日立
是夫子獨見援筆以改之也名曰春秋畢竟具
四時以春爲首不應如秦史以冬爲首也若夫
子假春以立義則魯史舊文宜如何寫七月之
詩曰七月八月九月皆夏正見得殷以前未嘗
改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皆周正改月之證
多於周書見之安知周家之曆不以子月爲春
正月如春秋之文耶華翁此說亦有思量但周
書惟三月哉生魄惟二月既望在十有二月惟
三月之類並不曾以時冠月汲冢竹書文字之
最古者雖戰國策士誣先王以誘時君然不可
謂非先秦古書也其書無月則書年有月則書
月他是寅正寫時爲順尚且如此何況建子不
是春乃寫箇春字非史氏職分所敢也此一
分明是聖人所書程子春云天時正月王正示
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
天同大而人道立矣此說不可易若從來有冬
字而聖人改爲春則聖人不是若從來無冬字
聖人假天時立義其假其立有何不可

謂非先秦古書也其書無月則書年有月則書
月他是寅正寫時爲順尚且如此何況建子不
是春乃寫箇春字非史氏職分所敢也此一
分明是聖人所書程子春云天時正月王正示
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
天同大而人道立矣此說不可易若從來有冬
字而聖人改爲春則聖人不是若從來無冬字
聖人假天時立義其假其立有何不可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
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
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此語極其完全是
與不是皆已著明胡氏傳刑牲歃血殆不獲已
卽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私也此語
已是傷巧張三一云書公之及盟以譏其徇習
俗之私而不一本有由乘之信魯邾之好卒
不能以久成尤巧矣聖人春秋爲一句在這裏
脚氣集卷上

則物無遁形如何有許多工夫譏人聖人固有
特筆處却不在此只消寫一句是非自見私意
不公也見屢盟長亂也見好不久成也見
公羊及者何與也此說是及猶汲汲也便不是
穀梁及者內爲志亦不是故劉氏曰及齊高僕
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內爲志耶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寫此一句便
見賵諸侯之妾毀壞綱常更不必問其他書法
天王兩字春秋方是此第一句書王室事之不
可不書天王繼天爲王舉動如此言外自可見
春秋只消如此平看

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周禮燭氏掌去龜
鼃焚牡菊以殺之又曰以其煙被水則水虫無
聲是惡其聲之聒人有甚害處似乎前後數言
皆是後來方術此處不可曉林少穎謂豨歌之
愈鼠雞肋之已止也瘞膏之殺鱉鱉荆之中蠅
脚氣集卷上

愈鼠雞肋之已止也瘞膏之殺鱉鱉荆之中蠅
脚氣集卷上

壞添以蟹壳錫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剛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知實化之道而知神之所為也然聖人不應為蝦蟇聲聞特為置官周禮此處甚多

葉水心闢繁辭得崇高莫大乎富貴一句以為奇貨屢屢言之謂為語言大病若據說亦似惑人崇高莫大乎富貴有甚惟異辨上下定民志天大地大王亦大富貴極於君崇高莫大於君初非異說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癡守一句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之精餘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誠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博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箇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謂前人往矣我是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

曰將心來與汝安百丈謂瀉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瀉山撥云無火百丈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是何如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着之人捏令交道而自謂高於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版與喫見成法與

脚氣集卷上

維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曾子問禮於孔子如此其細密如檀弓所載乃件件不如子記禮者但欲尊崇禮家借曾子之大名而抑之久借子游之名而入於禮家且未小歛則禭喪此是當時之禮間巷之人亦能之何足以譽子游至於至人既祖特敬曾子之來反極而受吊雖世俗亦知其不可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於教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於程子痿痺不仁之意愚嘗講程子觀難雜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於諸儒

張王一有春秋集註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正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病中未及看偶華翁歸自朝盛稱之方能畧看中間義理自善但春秋一書實實判斷不得文公論之詳矣除非起孔子出來如范明反好再生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註便是要質實判斷了此照語孟例不得語

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句便難明了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天子之世郡諸儒譏世鄉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自是而事則非也此自是一說至於三統

之說予嘗以告華翁華翁亦以為未穩暨再問

至夫人子氏薨忽云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此說可駭此看先儒之言不分曉而又不曉事也穀梁云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子云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此不過所尊有嫌遂不書葬耳安得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先崩必備葬禮而葬但未歸太廟而神主享于別廟

暨帝崩既葬然後以神主合歸于太廟典故甚明安得如張氏之言也魏徵謂太宗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是太宗后之葬而陵名且定張氏何不知之

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我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禮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為二

平翁先生送乃于溫俸清父生日以香一片寫四句其上云始於克己終於捨己聖學終始有立卓爾永嘉名公多有跋皆不能曉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者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已不同私者既盡八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

下有一字

堯民擊壤自唐以來畫為圖乃是行坐捧腹率挽快樂之樣李伯時臨本極佳不見所謂擊壤者藝經謂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

脚氣集卷上

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二十四步一本作

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此戲甚好比之投壺尤見為朴質也然予謂此說亦未必然壤即泥也以手拭一本

日出而入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真是太平之語真好文章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更好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脚氣集卷之上終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脚氣集卷之下

天台車水清臣 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于棖沈道明同校

晦翁語錄云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服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于異說而試之亦畧驗豈周夫子所謂王靜者耶予謂此恐

脚氣集卷下

未必文公之言文公云寂者無時而不感感者無時而不寂又何徒羨於一時之寧靜一時之寧靜又足以方周子之主靜耶然而其說自好

以邢和叔之意初學得此豈不甚善

平翁先生云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予細探其蹤跡知其北

往求之幽燕梵者不予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永嘉嬉游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

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尚曾求父也晃坐於家

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於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尚

曾求道也

董公遮說漢王一事人以爲漢王得此正大之論而漢業成於此按董公言順德者昌逆德者

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

王放弒其王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爲之

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舉也於是高祖爲義帝發喪率諸侯

兵五十六萬討羽入彭城一時響應甚厲氣勢

而高祖入彭城之後乃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此是爲義帝發喪即高祖不是三王骨子本意

不是伐罪救民得董公此說且做一箇題目既

得志便掉了羊質虎皮事體便敗項羽大破漢

兵獲太公呂后高祖之狼狽未有如此役也如

此則反是董公誤之其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此是謀利計功之說諸葛孔明定不如此說

先王問孔明謀仲大義於天下而孔明乃答以

劉璋闇弱可取此是伸大義乎蓋史家闕文或

承襲魏氏私史也行不義殺不辜以爲興國之

基孔明爲之哉劉璋之父劉焉漢之賊也初以

益州有天子氣求領益州此意已可誅未幾有

脚氣集卷下

董卓之亂諸鎮皆起兵討賊焉亦起兵不討賊

遂據益州殺漢中太守斷蜀道帝使其子劉璋

論旨璋不反命遂留蜀焉自作乘輿任政賈龍

討焉不克當時黃巾既定董氏又滅劉虞死節

曹操未動漢之亡劉焉爲之首也焉死而璋立

停逆相承曹操方挾天子以令諸侯止可徐圖

未易輕舉孔明欲伸大義安得舍璋而他務乎

滅劉璋正是爲漢討賊既討賊遂據以爲資以

侯驅馳於中原孔明之規模如此史不足據也
魏晉之史皆是魏邊人爲之當時漢家忠臣被
他埋沒多少

孔子門人與孟子門人不同孔子門人只有陳
子禽識見卑下三番開口都不成說話孟子門
人都低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有甚難疑各問在
教孟子應他似乎樂正子克之外尚有充虞
金國一作以趙妃士蓋天意耶

脚氣集卷下

顏子問仁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仲
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程子亦只就仲弓自說
如求仁得仁何怨之意不干別人事朱子則曰
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皆與其仁又曰在家無
怨是一家歸仁在邦無怨是一邦歸仁至顏子
則天下歸仁又以呂與叔入荒洞然皆入我闈
爲非乃又自載程子事事皆仁之說於集註畢
竟兩存自善愚嘗記得朱子語錄有一段云克
已復禮爲仁言一日克去已私復還天理則胸
中蕪然慈祥愷悌視天下之物無一不在吾所
愛之中也嘗題在窗中今語錄尋不見從弟子
剛云此是初年之說然似語錄之說亦不可破
反更安穩直箇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有歸仁之
理但就身上推不務於外不知文公去取之本
意如何
李邕文章聲名在唐甚盛所謂干將鏃鉞誰敢

脚氣集

交鋒者予家無李邕集曾見其自書數碑乃其
自作者理不成理文不成文僅足資笑其曰性
有習道有固止於心反於照習也者坐平樹居
平山因也者他添兩箇字字移兩句句前後以
爲奇也豈不可笑如此甚多其形容麓山寺云
化城未真梵天猶俗僧家只是廣張天也不如
他一本有所以佛坐其上而天居其下佛非今
人所見可以愚世俗麓山不過是箇寺院也如
此廣張豈不爲識者所鄙

大凡得譽過當適足爲累郭文實詩云秋陰漠
漠秋雲輕緜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
不知何處夜吹笙本是好詩晏元獻公題其後
云此詩在處當有神佛護持一譽之過再看此
詩便索然矣有甚不及可慮誰不會做
有子本是好人擊將起來要當孔子被曾子說
出使無光了且添史記許多誇議至今爲笑前
脚氣集卷下

脚氣集卷下
輩曰君子不欲多取名自古只有人不知不愠
之君子豈有取名之君子然若爲下等說亦可
以定民志
梁習藏法師碑蕭幾撰序湘東釋撰銘唐述駟
頌奚狗一作撰序呂向撰頌宗聖宮碑歐陽詢
撰序陳叔達撰銘本朝不曾見出二手者恐亦
有之護先了切聞未之見也
先祖贈傳上舍詩傳上舍數年後來云被好事

者收了再求先祖寫先祖不肯愚亦曾有詩曾
人被其再來求寫便又與寫此是輕不及前輩
重厚度

文章可見興亡可見時節未說道理且看文氣
大風起兮雲飛揚與國之言也妖姬臉似花含
露亡國之音也音一
偶步瓜園見有惡蜂捕一絡緯上用口咬下用
毒釘不堪其苦天地如何得知何所赴訴爲之
情懷不佳者數日
秦檜議和殺害名將後人猶以爲愛東南金國
遷汴之時其直學士孫大鼎奏疏明言天會八
年之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相議謂宋
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讐韓世忠吳玠則習
知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構怨之良深勢難先
屈督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恐脅而使之順
我伴不從而勉強聽之忠獻王曰汝言是也誰
可使者忠烈王曰張孝純可忠獻曰此人在河
東失節人誰不怨遣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檜
可用初言一作初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
說張邦昌不爲人悅服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
喜其人置之軍中問語以利害檜謂南自南北
自北且許說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今只用兵
南亦未必終弱若縱其歸國必是得志可濟吾
事是時南人羈困檜獨温足果至彼得權位而

脚氣集卷下

謀始行廢劉琦韓世忠張浚趙鼎殺岳飛而南
北之勢定忠烈王德之誓書之中必令不妄易
首相而僧亦陰發宇文虛中之逆以報德表裏
恐喝一如忠獻所料誅廢其喜事之將相定南
疆北界之畫秦僧自謂欺世不料後日金人自
言之南遷錄甚詳當時胡編修銓乞斬僧以謝
天下豈為過論而後世至今有為僧出脫者可
痛也

趙挺之除門下侍郎鄒浩在貶所有詩云促膝
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潛潛不聞一事拳拳
救但見三臺每遷天地豈容將計免國家能
報乃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
句句好至今尚感動人不曉音律覺其聲音
亦怨挺之為相子孫不喫看到今日至如此詩
千古削不去陳後山亦奇特拜郊遇寒情願凍
死不背着他絮襖

脚氣集卷下
詩傳一出讀書盡廢真是著書手段其曰某傳
則不掩衆人之長矣要好於前面綱領以後為
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亦有美事此書不比論
孟經大爐韞自和鳴驚別以下皆是取之諸家
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惜也
物理難知詩曰螟蛉有子螟蠃負之教誨爾子
式較似之直傳到漢楊子雲猶曰類我類我螟
蠃取螟蛉產子於其身上俾其膏血以為養螟

竊大螟蛉枯非變化也橘逾淮則為枳亦非也
江南人有接樹之法以橘枝接枳枳遂為橘其
核不變再種則復為枳矣淮北之人不曉此也
以此知古人之言亦有誤者杜陵杜鵑詩云生
子百鳥巢百鳥不敢親一作殷勤哺其子禮若
奉至尊亦不然杜鵑屬鳥之徒也飛入鳥巢
鳥見之而去於是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
子也遂為育之既長乃欲噉母

脚氣集卷下
晦菴既謂書序非孔子作晦菴既沒其門人後
學如真西山諸人又皆確然以為是聖人之書
然康誥篇分明是誤在往聖人之筆不全矣西
山併以康誥序字為是依孔氏說

予向作世運錄時曾用晦菴說我之弗辟我無
以告我先王辟避也管蔡流言周公避于東土
星渚極以為然予後來思之居東二年東征又
二年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其實只二年其輔成
王幼冲之時亦淺矣蔡仲之命辟管叔于商依
然辟是法字後來道統錄中分紀遂依古說華
翁極以為非遂又為改之晦翁辨得自明有益
毋教只是算年有些遠兩存之以俟後人

春秋傳敘先說二帝而上次說三王次說三王
既不復作如秦見子丑寅之建正杜撰起來建
亥漢知三王是忠質文又求之於忠質文之外
以智力為此都是欲傷古之跡而私意妄為者

也夫子生於周末以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二
帝而上不可得而追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
易之法大以三王之道正後世之人春秋之法
行則三王之道與不必遠追二帝以上而三王
之治可行於後世豈不天下太平其意如此前
說聖王不復作是說三王後說聖王不復作是
說二帝以上其間所謂雖欲效古之跡不見說
效古人之道只是要效其跡他有子丑寅我便
有亥他有忠質文我便有智力以具做其踐也
如此者方分曉不然不復作者既不可望做古
之跡者又不可用是絕後世於無人也文章難
看

東坡萬言書前面說時事儘好儘好至於厚風
俗存紀綱處便淡薄枯槁蓋其本源處欠所以
如此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進
是進而未已居是居而不遷修辭立其誠且把
修辭一件做題目非禮勿視聽言動也在此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在此言忠信行篤敬也
在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亦在此

古者祭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自
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後來遂為故事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為至則有可籌
釋者格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

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秤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王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於古時經注格至也是時竟與注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看屋久之無說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之初

脚氣集卷下

其

何曾日食萬錢乃子何劭便日食二萬錢云教奢易教儉難

平江吳國都嘉興越地相去百四十里吳王遠遠經畧破楚敗齊而不能退取湖杭以餓唐爲界豈但夫差之愚其先世亦疎矣

畏厭乙甲切通作溺三不吊只是惡病欲染人如疫之類若說有畏而死則子畏於匡如謂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禮突禮葬禮祭禮皆被他將蠻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叮嚀告戒甚嚴古時亦能有幾箇好僧不比今時受戒方新出壇便破也喪禮則有所謂七次之說謂人死後過第七日其魄必經由一陰司受許多苦至於七七過七箇陰司又有百日有三年皆經陰司本是欺罔愚夫惑其說過此時亦能記得父母請僧追薦謂之做功德做功德不便做善

脚氣集卷下

飯謂之七次羹飯隨家豐儉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於吾禮之中自不曾盡朝夕奠無一作奠朔望無朔望飲酒食肉若罔聞知是夷狄之不若也葬是順火化是大逆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葬禮亦被奪了施解一節既薦祖先又與祖先請客而共享之神不飲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饑餓何曾有思親之心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教如此則施解請客之說寧可信其有不失爲長厚也畢竟是一箇祭祀以僧代巫而求達於鬼神請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解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爲施解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解既而友人呂居中云鄭樵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解曾有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擇僧

脚氣集卷下

其

淵明送一僕本作與乃子助其薪水之勞而曰彼亦人子也見得淵明知道王侯僅約無此事以文爲戲後世虐用其下者乃以爲口實可嘆也

四惡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納之吝比上似輕何以亦謂惡朱子謂當賞不賞當罰不罰亦甚計利害看來上三件是陽

惡下一件是柔惡其一害也集註引項羽刺印事項羽婦人之仁高祖在掌握內不能殺雖愈暴只是柔惡

謂之有司堂堂主人只做得一司一職之也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書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汨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胡文淳嘗從之此顧齋說予每書此句於扇上

人知敬聖賢之言方可讀書

曾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謂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此今祀后土之禮也儀禮不

易六經之祖河圖易之祖魏文侯自請於周爲諸侯田和遷齊康公又爲之請爲諸侯吾以爲卜子夏段干木恥矣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鬼求人鬼亦非其鬼矣

白樂天長恨歌敘事詳贖後人得知當時實事有功紀錄然以敗亡爲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身爲唐臣亦然知春秋所以存魯之法便是艸芽亦將不思蓋祖父與身皆朝廷長養不可謂艸芽不知朝廷苦之此說不是不容臣不做此語但有惻怛憂愛之心語言是重

脚氣集卷下

許之後其愧辭如此許又非其不共戴之讐
張良弟死不葬雖以良之功名不可掩也史之
有功類此也

天生蒸民其命靡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初
稟於天者無不具此良心而歸全者鮮矣故曰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使天命之常者其功
乃在人

無適也無莫也無可無不可也義之與比可以
任則仕可以止則止也不獨論仕止

谷永云楚王絕丹姬以成勦功應劭注漢書使
撰箇丹姬出來谷永集中乃夏姬也解注難看
如此

崔浩謂老子非老聃所著此說可信

遠伯玉信君子矣不若史魚之直諫君之言

聖人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而
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鱣不如盜也然

脚氣集卷下

則聖人亦被史魚嚇了苟卿無忌憚

田單宣言令燕軍剽齊卒掘齊人墓燒死人以
激齊軍之怒此當時策士形容田單謀策過當
之言若果如此足以亡齊決不足以復齊也

次不能復齊也

章雪崖有詩云梅關作夏計長日獨清坐戎葵
競自花安榴聚成桑時芳詎容歇幽賞無不可
微風忽吹來諒亦深知我可以見其胸次

紹興間有錢衡者鎮江士人喜談兵能以氣運
推勝負紹興辛巳逆亮入寇稱曰此耶律德光
帝把氣運也亮果死又言秦莊襄王甲寅始皇
即位是歲漢高祖生成帝寵趙后妬亂帝無嗣
後和二年乙卯歲召定陶恭王之子立之是為
哀帝改建平元年是歲光武生後唐天成元年
洛陽大亂明年丁亥歲而本朝太祖生於洛陽
靖康之變北虜侵陵建炎元年丁未高宗即位

於南京而金人僞立張楚於河北是歲孝宗生
其言甚歷歷也孝宗真應恢復之運極有志焉
而光堯以艱難之餘愛兵惜民往往寬之士夫
夫習安既久置之度外惟一陳同父以書生慷慨
慨議論乃其駭愕以為惟人遂使金國一併
倖少延水旱凶荒漸漸自亡人事有負於天

概

北極正平上南極正平下故日月經星之運日
日而然時時而然千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
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
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地之有動也天子于動
所以有靜者地鎮之也地至平靜所以動者天
挾之也天而無靜則無晝夜地而無動則無寒

暑此下二句
心生道也是總說人物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方是說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是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說話仲弓可
使南面而樊遲聖人分付更無兩樣南面者亦
當如此農圃小人亦當如此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
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
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却不盡心知
性也

予登貧窗先生門方逾弱冠荆溪吳明輔先從
貧窗已登科聲譽甚振長予十有三年予係脫

進貧窗一旦於人前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
方泆洽相與作為新棟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諷
依以為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
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靡不得文字願首領星
有問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
先祖與貧窗皆即世吾始思念六經不如此韓
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既而見立齋

先生見教尤切後以所作數篇呈之忽貽書四
五百言痛說水心之文是時立齋已登侍從其
意蓋欲痛改舊習不止如前時之所悔也予此
時文字已自平了但猶有作文之意而自家講
習多為外物所奪然未嘗不自知先曾有詩呈
立齋先生云童牙苦帖卑嚙瓜燈燼爛衡縮高
於丘纓作文字看精微隔幾塵健筆祇流瀟開
眼天地煥始識用書難千詭懶一實本根耐歲

脚氣集卷下

寒先生甚喜常吟諷詠頌昏庸不能大激勵
蓋知世間學問只有一路矣先生不以文名而
論作文之法極是切至予後來少作文字而舊
習却都忘矣明輔終身守此一格初學者甚向
之更以為好官職日進賓朋交接而明輔愈不
得以自覺其非可念也

吳明輔為國錄予偶在京相見便說其齋居賦
此是尊兄少年之文可以刪去明輔頗矜持有
脚氣集卷下

此篇以此言為駭予告之云突梯者之無恥弓
踰垣者之為隘要折衷於兩可今庶吾道其無
悔如此則是處此身於突梯踰垣之間突梯是
何等入明輔謂予不看上文予云只四句連續
分曉何用看上文上文云顏陋巷以掃軌今軻
走死乎車輪如此則必有一箇是踰垣一箇是
突梯明輔無說予意其後來改之有傳其後來
所印荆溪集則儼然在第一篇不易一字不知
其意如何他非是全曉不得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
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於正而已今諸
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拆作四字說
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
到此却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
豁達呈露生意遍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
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於其中何嘗有不

脚氣集

好底生意蓋純粹至善一有乾德之本然乾之
性情只是利於正也乾之情性如此則凡資始
於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以為善不可以為惡
蓋其本來情性只利於正也

星潛經筵曾說學以聚之是聖希天仰觀俯
察大學也問以辨之是賢希聖君疇務成之學
人學也予嘗辨其過當學以聚之即是博學問
以辨之即是審問明辨聖人問以辨之在賢人
問便着審辨便着明又着謹思只爭此耳聖希
天入純亦不已

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
用力而語仲弓則似不甚費力便是仲弓強了
不如顏子有這力得用故聖人教他用了一切
掃令淨潔免得次第逐件儘有辛苦他人無顏
子之力若教他如顏子之用便是不量力且當
旋旋做去他日工夫亦到有力可用之時一掃
脚氣集卷下

淨潔之境三省吾身是曾子出門如見大賓之
時斯遠鄙倍是曾子克己復禮之時但看他力
到力未到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非理勿履
此是甚等氣勢如何教仲弓便做得
兩亦壁賦見得東坡浩然之氣是他胸中無累
吐出這般語言却又與孟子浩然不同孟子集
義所生東坡是莊子來人學不得無門路無階
梯成者自成懶者自懶不比孟子有繩墨有積

累也本朝過嶺諸賢雖不怨尤亦不快活東坡
七千里渡海真是快活海濤湧洶則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吾儕必濟又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
一死海外諸詩甚佳著論尤奇其曰武王非聖
人自是怪說而觀過知仁見得此老忠義之氣
峻極可畏雖武王亦不顧皆是浩氣劉元城先
生云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
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
則雖與溫公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
也惟己之是信是他浩然

西伯戡黎切恐是武王詩中載文王兵事如崇
如密如昆夷甚詳不見說黎史記載武王亦曾
為西伯矣第康節經世書紂二十年西伯戡黎
二十三年文王薨遂命武王為西伯恐康節能
推其實予於世運錄跡依康節也
蔡以三十三年始嬖妹喜紂以八年始嬖妲己
周幽王以三年始嬖褒姒既是康節推出必是
實也

先祖嘗言韓信枉屈誅夷千古無人與他辨說
愚曾見朱文公語錄云韓信反無證佐可謂見
破史書惜乎只說一句便休不做一件事看與
他洗他是箇人物不可教他既字枉屈死又
枉屈被後世罵擊壤集有十詩中間兩篇云韓
信事劉原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

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又云韓信恃功前慮寡漢皇負德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誅甚不難

大甲王老先生諱象祖字德甫嘗以文見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其支簡古老徒賞窗亦畏之第方福不似貧窗圖活然非有意不為文非有味不為句尤未易及但所見自僻嘗有詩云泉變周公佐中古蕭曹房杜興漢唐因事因時修治効不談道學亦何妨此意到老強項予弱冠時嘗投其書答書有云文字之趨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獨水心擅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為入室晚得陳貧窗而授之柄今貧窗之門亦夥矣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人才之續絕天運之盈虧也斯

脚氣集卷下
文之隆替國家之治忽也前者愛出後者藐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彥嘲風露而寫光影借比與而盜離騷句吟字鍊豈無一得而與之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太史公賈誼揚雄韓柳歐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於道莫得也議論甚不其文章自好甚麼文氣○未有可授者也元云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以紙貼其上云未有可授者也今真跡尚存王行志編其先集求序於荆

漢改作可授者可數也蓋恐荆溪以為妨也東坡每健羨白樂天樂天如何敢望東坡東坡大節照映古今樂天些少外沈便動色力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此句是周人之言當時周人自失言了宰我不當舉出故聖人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說曉然

脚氣集卷下
康誥酒誥梓材斷然是武王封康叔之書不但朕其弟小子封之可證也管蔡以武庚叛幸而獲平是當時至大至重之事更不引一句分明是武王時誥命然此一段事後人說不得並無考處其有考處皆成王也鄭康成不足信太史公亦是成王太史公又不足信左傳載衛祝鮀之言亦是成王方道兄弟皆武王所封而周公封魯又是成王詩頌分明載也且當時若已封武庚則妹邦無得封衛若已封衛則郎鄘衛無得與武庚及三監豈武王當時已作誥命將封康叔又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武王之誥以封康叔耶不可曉也

東坡超然臺記中數語本是習鑿齒舊文東坡蹈襲之一入東坡手精神百倍不是喫煙火食人說話習云每定省舅家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若乃魏武

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遺事猶存碌碌凡士安足以感其方寸哉東坡云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相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邀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尤有存者北俯灘水慨然大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真是妙語人能推此便可曉做文字之法然自古大文章之家只有東坡不怕蹈

襲餘人當謹
堯之九年洪水不是經年經歲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蓋有滔天之時亦有稍退之時只因下流壅塞所以遇洪流暴漲便滔天也使懷山襄陵之則民何所得食人類將滅豈但谷怨昏墊而已尚又何所措手足只是川流有梗如龍門等處素來逼狹又添淤塞所以不勝得暴漲雷降

脚氣集卷下
水涸之時亦必能退堯時必是四方雨多貫窟鹽澤凡上流諸處必是泛濫下面阻障未開所以只見堯時大水今山谷有溪去處或有山阻之遇秋雨淋漓瀕瀕者必被此害民避水于屋脊有騎驪流者安土重遷昏墊怨咨而已水退又自生產作業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脚氣集卷之下

咸淳甲戌冬伯父脚氣病作時以書自娛隨所見而錄寢復成編因曰脚氣集嗣歲春仲不幸傾亡亦絕麟之筆也凡平昔有書之別狀者可勝紀哉兵火禍滋咸為煨燼惟賴此編之獨存亦云幸矣從子惟一拜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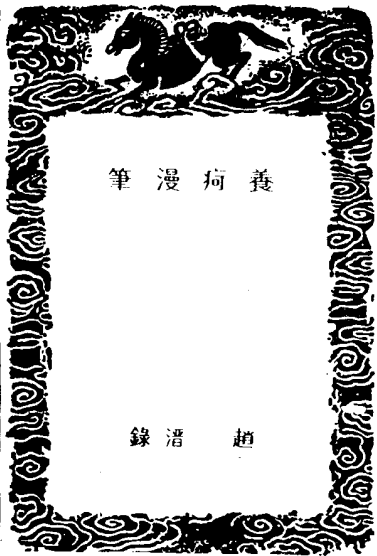
此書迺管而敏家藏本借錄于城南寓舍朕雪行齋時吳元年歲在丁未將月廿八日庚午華亭孫道明叔父年七十有一

宋車若水撰若水字清臣號玉峯山民舊處人此書其從子惟一跋蓋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脚氣作書自娛故名曰脚氣集書中論孟子集義章一條下有細字夾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則餘皆是冬所著也若水少師事陳善卿學為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質窗先生者善卿號克齋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其論詩攻小序論春

秋主夏正論禮記格擊漢儒皆堅持門戶之見論周禮冬官識命庭椿斷定撥置其說甚正然必證以周官尚存三百五十謂冬官不亡則仍置柯尙遷等割裂之根論詩三百篇為漢儒所偽託與王柏之說相同論禮記之畏歷朔以畏為疫氣傳染尤為杜撰其論史謂諸葛亮之勦取劉璋為申明大義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刺然如論周禮載師乃園廡之征非田賦之制駁蘇洵說之祿論春秋廢之盟主程子思舊唐信先王不禁之說及宋人盟于宿土公羊以及為與之說率啞歸賄主直為天王而是非自見之說均有裨經義於朱子四書集註服膺甚至惟謂大學格物難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謂論語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稍立異同然大旨不殊又謂詩集傳當於綱領之後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此書不比論孟自和鳴學別以下皆是取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憚然亦為公論其他論蔡珍十八相之

偽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蕩之什為妄論錢塘非埃境不得有子胥之術論子胥種尸為大逆論王羲之帖不宜字皆鑿然有理論擊壤為以杖擊地論應劭註漢書誤以夏姬為丹姬皆足以備一說論杜鵑生子子鳥巢一條雖未必果確亦足以廣異聞也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脚氣集二卷 胡玉粹撰
惟謂大學格物難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
王詠覽兩雅堂集有是書書後云集中論格物引玉篇廣韻訓為量度至為精當玉峯不知字義之出處案李善文選注引若謂篇格量度之也此玉篇所自本禮記緇衣首有物而行有格與大學訓回家語五儀篇口不吐訓格之言皆量度之義也玉峯嘗以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釋訟章為格物之傳質於魯齊魯齊嘗以為河照千古錯簡作大學沿革論以表之案大學舊文即以修身為知本以知本為格物此在甘泉念庵近溪鹿山諸儒俱篤信而不疑亦不必移聽訟一章以為致知格物之義也玉峯所著書又有道統錄舊已不傳世連錄字宙略紀及完稿十卷據謝方石赤城新志尚有鈔本更歷三百餘年蓋未之見疑散佚久矣玉粹案王氏此篇考車之學問源流蓋詳六致本於台州府志今略之



養荷漫筆

趙清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養荷漫筆一卷

宋趙潛擬潛字元晉號水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是書雜記宋時瑣事末附醫方數條多摭撫他書而成如坦齋筆衡鶴林玉露瑞桂堂暇錄譚淵之類亦間註出處寥寥數頁殆非完書亦書賈從說部錄出託為舊本者也

記類集

養荷漫筆

卷一

養病漫筆

說集十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接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

說集集

卷一

二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欲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堂微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

準衛

翟欽甫者金人也眾飲清菴飲甫偶至眾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為問清菴何以清眾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聚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眾愧謝延之上坐

瑞性堂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

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

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器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散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執燈扇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一語疑為瘡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即離役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

說集集

卷一

三

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城眾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

軼說

建隆中曹彬游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曹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王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

登焉既一吸曹謂李歸辦裝詰且會于此
同赴京師未晚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感之
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
畏死其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
衆皆服其識量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
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
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

侍臣莫不嘆服譚淵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
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
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
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柙箱可尺餘封鎖甚
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
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

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
牀頭取封鎖柙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
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
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
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

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
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
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

登河漫筆

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
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
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
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窻雜錄有異竹篔簹
二百餘尺玉篇云篔簹竹可爲舟但未親見
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
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
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
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
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
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
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
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居
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
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

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
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
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
峯問輝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
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
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
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導出
楊礪之夢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
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
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用方士拜
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卽遣
大仙爲嗣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人去
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鞋惟坐殿方御
鞋鞞下屐卽去之徽宗卽江南李主神祖
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
再三歎訝而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
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
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章后生徽宗
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
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
夢亦然須臾報章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
今都錢唐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
乎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獨精塊
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
如雷禁中人皆云猶來諸閣皆扇戶微廟
亦避之甚至登几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
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衾下
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
者卽此猶也或云朱溫之屬所化左傳云

家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為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餓

真定大厓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為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問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

一篇二章驚喜構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闕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贊內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目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奉奉於方叔如此真感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勸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與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員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員子用三古字者遂

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惟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員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漉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香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良久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員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

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

閩師者日以殺人為事邪老師歎服

佛佛讀白佛佛在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

辱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為我戮物類相感

志曰佛佛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

雌雄二頭帝曰吾聞佛佛能負千斤既力

若此何能致之對曰佛佛見人輒笑笑則

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為朱纓血

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

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元稹詩佛佛穿筒格猩猩置展馴佛房沸

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

之可活耳暴孽者用全蝎去毒為末酒

調滴耳中聞水聲即聾愈枸杞子榨油

點燈觀書能益目力金瘡刀斧傷用獨

殼大菜研為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

嚼傅亦驗喉痺并乳鴉蝦蟇衣鳳毛草

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

布絞汁搗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癰

疽惡瘡初腫起歸次黃葉皮卷活為細

末生鷲鷲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

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

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勅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

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智腸間猶微熱

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

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為大鍋煮

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中取窻格

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

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

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

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敷主用我涎無弗愈者皆以

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効德壽憂之過官偶

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

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

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曰此冷痢也

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

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杵

藥金杵曰賜之至今呼為金杵曰嚴防禦

家可謂不世之遇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

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為水以之

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餘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

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

熟爛自昏至五更為度用蜜拌勻當睡中

喚起用匙挑服其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

時苦嗽百藥不瘳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

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太約用水五碗煎至

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為鬼禍訊之

十者十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

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

愈

宋趙潛錄

養痾漫筆



陸隱漫錄卷之一

宋臨川陳隱

令製春秋贊云微顯闡幽三體五例嚴乎成言褒貶
一字周禮云摩建六典餘章煥明萬世之則太平
之基日新云大哉盤銘日新其德一盟一思惟湯
是則自警言華孽為善無忘講習心思唐虞聖道
可入又曰私既克理是從中則正公則平操則存
德日新鑑銘云湛然厥中惟正是守萬醜于妍於
我何有離卦贊云日月麗天德備中正明以繼明
聖而益聖良云兼山曰良德在知止君子體之思
不出位晚望云鷗鷺歸烟清秋江挾晚晴老漁閑
艤艇坐待月華生賞春云珠簾翠幙千門曉麗日
和風萬國春乍雨乍晴雖莫測無非天地發生仁
社日雨云風催社日雨雲寒處處雞豚樂祀神見
說華於此卜不妨濕濕社翁巾新涼云新涼燈
火又相親遍閱羣書不厭勤緩視微吟真樂處那
知宮漏夜將分授衣云從來人事順天時九月纔
歲晚後霜猶自未知幾往

云秋桂庭前露影涼萬重深翠護深黃恭迎兩殿
臨清賞露華浮月殿香恭和御製賜平才韻
云視草副臣地位高玉堂深夜許焚香文華瑞世
呈儀鳳頌問承恩直禁籠豈有奇才追宋軾光騰
聖製勝唐綉重修儀典熙朝事千古編記龍褒
題語色扇面云鏡窗知地凍賞雲念民寒山風迷
曉月海浪起晴雲鸞也遠邊曉曉梅邊外涼西風
歌翠蓋曉露池紅裳艷紅酣春圃冷翠媚秋池聲
幽梧葉雨曾冷菊花風院子供新茗園丁獻異花

樓華照水澄秋靜冷艷欺風醉露涼一枝翠葉凝
秋色萬粟金英噴古香月篩樓影虛窓靜秋淡紫
英淨几香十葉喜容迎曉日萬鈴黃色映朝霞日
麗柳塘鷺語滑雨收桃岸燕飛忙瞻葉堂帖子云
歸仁由克已學道在存心堯舜傳心惟以一禹湯
受命本乎中凝華殿云帝德巍巍温恭允塞心傳
精微惟堯是則觀瞻慕凝華數帖子必有如文中
子貌高祖之心於大風歌者故敬錄之

紫殿殿上壽三十三拜三舞踏初而西立閣門進班
齊牌上升座 班北面躬身聽贊
兩拜起直身 藤三叩頭出笏就
一拜又兩拜躬身跪班首奏聖躬萬福再聽贊拜
兩拜移班如初殿中監升殿詣酒尊所教坊起居
殿侍進御茶床又北面躬身聽贊拜兩拜直身立
上公升殿注酒詣御座前躬進俛伏致詞並躬身
跪上公降階復位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跪樞密宣
答聽贊拜兩拜移班如初上公升殿立御座東樂
作上欲畢上公受蓋降階復位北面躬身聽贊拜

兩拜舞蹈如初不該赴座官先退赴座官躬身聽
樞密前折樞密宣答訖聽贊拜兩拜升階立席後
跪進酒樂作上欲畢舍人贊各賜酒躬身聽贊拜
兩拜起贊各就坐立如故復贊乃生酒行先上公
次自官指笏執蓋立席後躬身飲訖聽贊拜兩拜
復坐食至指笏執蓋出笏再進酒如上禮三行舍
人曰可起立席後跪上公御座前俛伏聽奏復位
階階北面聽贊拜兩拜舞踏如初鳴鞭捲班凡正
旦朝賀二十九拜三舞踏初而西立上升座閣門
起居班首以下躬身北面跪舍人宣名訖聽贊拜
兩拜舞蹈如初聽贊躬身跪班首奏聖躬萬福聽贊
拜兩拜起直身立跪樞密升殿班首出班俛伏致
詞並躬身跪班首復位聽贊拜兩拜舞踏如初起
躬身跪樞密承旨詣折樞密梅有制兩拜起躬身
跪樞密宣答訖聽贊拜兩拜舞踏如初凡冬至朝
賀一十三拜一舞踏初百官面西立儀仗以下起
居知閣次之次讀奏自舍人宣班首以下起居樞
賀北面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舞踏如初躬身跪
班首奏聖躬萬福聽贊拜兩拜起直身立跪樞密
升殿班首致詞答各如正旦禮凡朔望起居九拜
一舞踏初讀奏自起居樞密行門以下常起居殿
中侍御史大起居七拜百官躬身聽舍人宣班首
名北面聽贊拜兩拜舞踏如初不候舍兩拜班首
不離位奏聖躬萬福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聽
贊各祗候捲班凡上殿倫對初而西立舍人引北
面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聽贊各祗候直身
立引階前兩步再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聽贊

祇候面而立候三省奏事退引升殿立東南角舍
人前奏衛位姓名上殿因依引赴御座左側身立
楷多當殿未出多叉手及橫執劄子為失儀如有
官諭即口奏云臣官不該殿上拜容臣奏事畢下
殿謝恩奏事畢依舊路下殿北面不候贊兩拜隨
班凡謝恩初面而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贊拜兩
拜出殿致詞歸位贊兩拜舞踏聽贊祇候退凡朝
辭面而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贊兩拜不出班奏
聖躬萬福又贊兩拜出班致詞復位又贊兩拜贊

好去如有賜物宜有初即指物舞蹈三拜凡賜茶
引北面躬身奏聖躬萬福贊兩拜贊就坐升殿立
席後再贊乃坐茶至榻多出物降階贊兩拜贊祇
候退

天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
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神元聖帝而李邦
直者獨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於是僅加玄
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於周果如所言則公亦不
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邦直之罪
所當筆誅又執筆以俟

天子之徒三千一貫之道獨語曾子而曾子一唯幾
到列聖處大學十章為後世帝王治天下之律令
格例絮矩即忠恕也中庸一書彌綸天地參贊化
育孔子之道益著而曾思位在弟子下度皇即位
首舟舟食舉數千載未行之典為億萬世將來之
法度皇之聖至矣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今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
語繞有夸心即截斷却清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隨隱漫錄

曰作事皆依本分屈已饒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
交關頭頭讓入多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
步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講好
惡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
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虧
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中第一莫使性
氣中外事一切靜柔順理之曰為善得禍乃是為
善未熟為惡得福乃是為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
天理曰欺世盜名者無後吾君德之

延平李先生靜坐正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氣象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者在乎是
也若夫致虛極守靜篤不思善不思惡老佛亦同
此理但有治世出世體用之不同耳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朝事榮辱事皆遺下兒園冊子
耳此輩與一把箕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君國可謂
僕儂兒矣袁粥飯僧者都頭甚操刺六一公化俗
語為神奇者也

補請馬鳴靜中有動也悠悠旌旌動中有靜也見軍
聲隱隱錄
整而靜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為物態慰人情也張文潛謂雜聲茅店月人跡
板橋霜羈旅窮愁想之在目柳塘春水漫花塢夕
陽遲春物融冶人心和暢言不能盡無垢謂雪
消池館初春後人倚闌子欲暮時盡山之情意物
之容態可入圖書皆仿佛三百篇之遺意歟

杜少陵贈衛八處士一篇又別條途曲盡人情想而
味之宛然在目下此則馬上相逢又人中欲認難
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

隨隱漫錄

年無愧前作若戴叔倫之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
來古出於監者也
唐人詩工於下生字走月逆行雲芙蓉抱香死笠鉞
晚峰陰山雨慢琴絃松涼夏健人綠竹助秋聲歲
月換紅顏石磴掃春雲雲角赴遠愁遠帆開浦烟
疎雨滴梧桐字字穩帖不覺

上益百三十一神聖賢文武成康獻懿元重登景宣
明昭正敬恭莊肅穆戴翼襄烈桓威勇毅克壯圖
魏安定簡貞節白匡質靖真順思考壽顯和玄高

光大英唐博憲堅孝忠惠德仁智慎禮義周敏信
達寬理凱清直欽益良度類基慈濟深澤廣密厚
純勤謙友所廣淑儉靈靈厲比紮紮貫逸退誦德
速慈宜哲察通儀經庇協端休悅綽容確恒照洽
紹世果用之若親焉用之臣子焉中諡十四懷悼
愍哀陽幽冲夷懼恩攜歸厥用之閱傷焉用之
無後者焉下諡六十五野奔謀伐荒場及刺虛蕩
墨德亢千編專輕計介暴虐懷悍凶慢忍毒惡殘
吳攘頑昏驕醜而洗狃侈靡溺為長歸誣詐誦
訥說奸邪愚愚危兒懦撓覆敗教庶費用之精
夷焉用之小人焉

太史梁傳昭子婦嘗得家餽牛肉以進昭曰食之則
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宰牛之禁自梁已然
或謂宰牛從牛或謂牛土畜也與土宿同位真武
為北水神亦與土同位故不可食禍福恐人豈理
也哉吳怨齊華帥江東時戒宰牛詩曰中和後五
日袖香謁南臺田夫趁雨耕歡聲沸如雷老守視
爾農服田亦勞哉有牛自犁者俄頃一週迴無牛

爾農服田亦勞哉有牛自犁者俄頃一週迴無牛

人代耕四夫盡力推四夫力雖疲不知一牛犁一牛當四夫功力大如斯農以牛為命愛牛如愛兒愛兒惟恐傷殺牛何忍為老守今奉勸戒之重戒之幸牛國有禁殺牛天所災留取黑牲丹年年待花開廬郡南却人送牛肉小簡云昔人亦珍此味所謂如享大年是也然一犁春雨數町秋雲既食其力又食其肉可乎余不忍致請改命理語讀之惘然

西山真先生點先君集中警句如關戶夜通月潮泉朝飲星燦燦花蟻日晴眠鮮石烟地曠日難晚海寬天欲浮與子纔分手何人更賞心遊歸雲衲破定起石床溫道至無偏黨心何有重輕萬事豈容人有意一春多被雨無情舉頭莫看王侯面失脚恐為名利人千古留芳惟好句一時得意總微塵石湖歸途云人與西風結約來芙蓉花氣撲吟盃曲塘好處都行遍帶得一身秋色回城東看柳云翻疑為寒一信風盡倚南北岸西東春歸楊柳無私意深凌青黃自不同上林歸鴉云夕陽鴉背欲

殘紅萬點飛歸傍帝宮應是上林棲宿穩可曾驚散月明中友人官滿云三年官滿水霜潔一日春回宇宙寬曾向庭前種楊柳綠陰留與後人看東園書所見云娉婷遊女步東園曲徑相逢一少年不肯比肩花下過含羞却立海棠邊苦吟云水驛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童閉門不啻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蘇堤曉望云荷邊清露襲人衣風裏明蟾浴曉池涼影潤香吟不得手攀堤柳立多時妾身恨不事英雄果是英雄安有淚初陽烘

須申間已似清冷心飛蓋何為者傲脫松之陰翻然移他枝餘弄不可尋破曰學充而意廣氣大而體不備用力於先聖之書漫塘劉先生曰觀其文詞瞻旨遠為詩深於運思使人嘉歎不足習龐陳先生曰僕莊屢而奴班馬止堂黃先生曰驢選唐未問不究心紫蠟潘先生曰出入於江西晚唐之間而不墮於刻與率者也惜端平以後所作諸老不得見之吁

有貨妙果人坐亡無準秉炬云平生辟辟剝剝做盡萬千手脚今朝撒手便行這回妙得離殼隨隱拈云未敢相許
辛巳八月己丑先君方外友清溪沉禪師坐亡遺偈云六十七年無法可說一片雲收澄潭皎月隨隱拈云年本無期法亦何說未後倒懸虛空看快噴君過波騰欬立時且道月在什麼處

隨隱漫錄卷之一

隨隱漫錄卷之二

宋臨川陳隨隱
晉侯受玉南內史過知其不能長世趙同獻秋俘于周不敬劉康公知其必有大咎晉侯只將宣公不敬季文子知其不免卻歸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其不亡何為成子受駟于社不敬劉康公知其不反齊高厚不敬士莊子知其不免齊侯衛侯不敬叔向知二君之必不免蔡侯不敬子產知其將死伯有不敬穆叔知其必有大咎不敬取福如舞斯答嗚呼毋不敬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要法歟

王莽女為平帝后帝崩莽不能強之下嫁漢兵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赴火自死非特奔愧其女劉歆孔光之徒亦愧矣羊琇女惠風為惡懷太子妃劉曜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厲使劍大罵而死王夷甫諸人不愧乎劉禪降魏見劉俊不悲有此間樂不思蜀之語孔明之子瞻孫尚戰死張飛之孫遵趙雲次子廣亦戰死北平王謹哭于昭烈廟先殺妻子乃自殺魏以蜀宮人賜將士李昭儀不辱自殺禪不特愧于將士亦且愧于婦人矣
晉靈公不君思宣子驟諫使鉏麇賊之鹿曰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宋高祖使張偉馳舊君偉曰醜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飲而卒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東山之詩雨雪寒燠僕馬衣裳室家婚姻出於聖人之忠厚惻怛故能感人也楚子伐蕭師人多寒附而勉之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明日蕭濱亦覓見此

意曹操云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餓托其羣臣又愧其子愧其妻異哉

衛青少為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擇配無踰

青者卒歸之北齊後官一循之費至百萬足周滅

其國后妃以賣燭為業南唐劉承勳窮奢極侈蓄

妓樂數千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文數十萬服飾

稱之歸京乞食凍餓死軍卒楊果宗為丁晉公築

第丁貶海上朝廷以第賜果宗劉美善銜金後貴

顯賜上方龍視刻工名多美所造嗚呼世事誠覆

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耀今古彼富貴者猶蠅

蟻醜焉豈止空言徒苦民耳

閻樂引兵入望夷宮二世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得

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又弗許庶其兵

進二世自殺懷帝為劉聰青衣行酒際帝執戟前

導行酒執蓋俱不免遇害煬帝先殺其子索鳩不

許自解練巾投令狐行達縊殺之全忠殺昭宗方

醉卧遽起單衣遠柱走追而弑之晉王北遷自採

木實草菜食之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王

俱自殺不果嗚呼君天下得其道則富有四海失

其道求為匹夫而不得况妻子乎哀哉

天子四學中辟雍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學

書者就上庠學舞者就東序學樂者就成均天子

承師問道養二老五更則就辟雍帝入東學上親

貴仁入南學上商貴信入西學 亦大學

隨隱漫錄

大小豆麥麻八穀即詩之黍稷稻粱木麻菽麥獨
五穀鄭註云黍稷菽麥麻越岐云黍稷菽麥稻日
用所急莫如稻岐說為是黃帝用黍制律積六十
四黍為圭準之黍類首當差小宜酥酒杜預謂說
為豆唐本草舊註云稷即稌也
青溪汪先生初筮長沙出錫罷歸舟有錫熟水絕死
對之不樂妻楊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
曰居官不欲為罷血奈何以是汚我傷命投之江
中始無愧色蔡京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已以宗子
博士召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異時不欲附
姦臣傳耳叶士大夫能勤小物故克此心也享萬
鍾必以義不為京屈特小小者爾學大夫吠莊者
愧死無地
孽臣姦驕為豚狗奴豎也秦賊稱臣為陳希烈等發
也死生堪羞為新君營救均均及六等定罪發也
此元子書萬世綱常之法陳所翁賦子道臣節云
銀旗金甲渡巴西靈武城樓已滿幾一扎只聞元
帥命五賊合侍使臣歸未聞請表更追表且看黃
衣換紫衣天性非由人偽滅何祿尚父結張妃六
等勝如誅獨柳二張繼活亦何顏太師死後猶書
法水部刑章托頌閣最憶海青皮樂麗絕憐魏濟
隱青山中與碑下燕臣懼天道何嘗不好還溪深
毛寒壁立鬼怖可不懼哉
潘紫巖慨慕先隱集老子以下迄于宣靖可師者各
為小傳曰幽人景範周二十七附見者四老聃尹
喜莊周列禦寇榮啟期楚狂接輿及妻長且架腐
荷蓑荷黃石門表門顏回閔損曾參原憲公析衣

漆雕開仲子及妻老萊子及妻公儀休披裘問丘
顏淵段干木黔婁及妻鬼谷子兩漢二十七附見
者六魯二徵士龔勝彭城老父宋勝之莊遵李弘
鄭璞戴良向長禽慶王霸及妻逢胡莊光范月高
鳳臺修梁鴻孟光周燮黃憲洪直韓康陳留老父
魏柏徐穉姜肱及二弟申屠蟠郭泰張奉魏晉十
二附見者六管寧張琦郭弘王烈焦先皇甫謐及
子方回孫登董京郭文何琦孟陋范純徐苗崔湯
周邵湯子莊陶潛南朝至五代十九附見者七戴
逵劉凝之沈麟朱百牢孔頴野老尋陽漁父宗
劉及宗人尚之從弟或之祖炳明僧紹阮孝緒劉
許及族兄歛仲長子光王通衛大經張氈盧鴻一
張志和鄭遨王居蟻張令湖及弟元言及子立宋
十八附見者六戚同文宗翼陳博傅雲楊朴李廣
魏野及子開邢郭林趙曉樓真劉海瞻張允叔
高悻种放張堯許勃魯與嗣孫仲孫雍成都隱者
張舉劉阜九百三十二人
漢書載淮南王安以叛自刑神仙傳以為安丹成上
昇雞犬低鳴亦得仙去唐書紀裴果自云我生堯
丙子其貌是年六七十未幾亦卒神仙傳謂果生
堯丙子二萬八千歲堯即位三十四年丙子至
唐開元初才二千八百餘年魯魚亥豕之誤明矣
不然孟子載文王之地百里蒼齊宣王則曰文王
之國方七十里則民居者三十里耳
會寧郡夫人昭儀王秋兒順安俞修容新興胡美人
宋陽采梅兒齊陽朱春兒高安朱夏兒南平朱端
兒東陽周冬兒順政石潤兒高平周賽兒通化聞

淵兒海陽陳宜兒胡安化沈成寧黃新平皆上所
幸也坊東官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書閣為最親
王能屬文為尤親雖鶴管腥貌但自上即位後萬
幾之暇批卷畫閣式充欽承皆出其手然則王非
以色事主度皇亦悅德者也

庚申八月太子請兩殿幸本宮清暑亭賞芙蓉木犀
部部頭陳明兒捧牙板歌尋尋竟一句上曰悉閱
之詞非所宜聽顧太子曰可令陳賦一誤一即景
撰快活聲聲慢先臣再拜承命五進酒而成二進

酒數十人已羣詠矣天顏大悅於本宮官屬支賜
外特賜百疋兩詞曰澄空初霽暑退銀塘水靈鷲
程寥漠天闊清芬何事早飄飄燈花神更我麗質
漲紅波一奩流掠涼影羨素娥仙隊似曾相約
閑把兩花商略開時候羞起觀桃堵藥綠嫩黃簾
好頗膽瓶兒着年年粟金萬斛拒嚴霜錦線圍壁
秋富貴又何妨與民同樂明年四月九日儲皇生
辰令述寶冊兒俾本宮內人草唱為壽上稱得體
詞曰虞慈清暑佳氣鬱鬱非烟非霧人正在東閣

堂上分瑞祥輝騰翠瀉承玉掌總歡呼相頌爭羨
神光葆聚慶誕節彌生二佛接躡蓮池仙毋最好
英慧由天賦有仁慈寬厚襟宇每留念修身悅意
博問謙勤親保傳樂寶輪鎮規隨宸畫心授家傳
有素吏吟詠形容雅頌隱隱康歌風度思重漢殿
傳勳官付祝恭承天語對南薰初試宮院笙簫競
舉但長願際昇平世萬載皇基因親閱親日喚鷄
鳴舞拜龍樓深處又明年賜沐嘉郡夫人全氏為
太子妃錫宴畢子妃回宮令旨俾立成綵都春家

宴進酒詞曰晴春媚曉正禁死乍煖鸞嬌小柳
拂玉蘭花映朱巖韶光早照朝多暇舒長晝慶聖
主新頒飛詔胎謀恩重齊家有訓萬那儀表偏稱
宮闈歡笑釀和氣共結天香縹緲侍宴回車詔部
將迎金蓮照鷄鳴警戒丁寧了但管取咸常同道
東皇先報宜男已生瑞草若此者餘百篇史臣章
采解陳藏一長短句以清真之不可學老坡之可
東官應令合情托風所謂曲終奏雅者耶沉香亭
清平之詞尚托汗青以傳藏一此詞合太史氏書
法宜牽聯得書

二十四班行門長入祇候殿前指揮左右班御龍直
金鈴班銀鈴班散員散指揮肩架直散祇候散部
頭東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新舊四班招箭班殿
直弓箭直弩直散直禁衛內殿直散鈞容直隨龍
忠佐習馭直先是太祖自陳橋驛擁兵入觀長入
祇候班喬陸二卒長率眾拒于南門乃入自北門
衣折箭誓不殺咸義不臣自縊太祖親至直舍款
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易班曰孩兒至今孩兒
九

班於帽下後垂頭髻二條粉青者為世宗持服紅
者賀太祖登極直舍正門護以黃羅傍穿小門出
入旌忠也先臣奉勅撰一候加封徽紀云生而忠
舍一身以立大節歿而神歷百世以顯威靈國家
賴若而人扶持風化賴若而人激勵當早賴若而
人捍禦朝廷龍之美流邦人倚之敬福豈他利如
論哉長入祇候班喬陸二侯忠義見於建隆之初
徂祉施於景定之後用賜舊恩禱禱應班首小臣
陳桂等以狀聞於是忠義威烈之與忠烈德義之

龐蓋所以廣解衣折箭之誓俾之與國同休者也
宜刻堅珉以勸萬古皇帝以命臣藏一臣藏一再
拜稽首而獻文曰太祖肇造曆數攸歸爾喬尔陞
忠節不移昔未有尔折箭解衣舍生取義廟食于
茲後三百載愈顯靈威得留御忠福被毫倪爰錫
椒號勸忠匪私服我休命永佑昌時

偶啟篋中得上每日賜太子玉食批數紙司膳內人
所書也如酒醋白腰子三鮮箭炒鴿子焙潤鴿子
燻石首魚土步辣美海鹽蛇鮮煎三色鮮煎卧烏

鵝湖魚糊炒田鷄鷄人字焙腰子糊煨鮎魚蚶蚌
發鹿脯及浮助酒蝦江鮫青蝦辣美燕魚乾煨鱸
魚酒醋蹄片生豆腐百宜羹燉子燉白腰子酒
煎羊二牲醋腦子清汁雜燻胡魚壯兒辣羹酒炊
淮白魚之類嗚呼天下之樂必先天下之憂不
然素餐有愧不特是貴家之累珍略舉一二如羊
頭簽止取兩翼土步魚止取兩腮以蚶蚌為簽為
餛飩為簽為止取兩殼餘悉棄之地謂非貴人食
有取之則口若草真豹子也噫其可一日不知菜
味哉

先君號藏一蓋取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
一身藏之句夢啟吳先生文英為度夷則商犯無
射官製玉京謠云蝶夢迷清曉萬里無家歲晚孤
衷散載取琴書長安閑看桃李爛繡錦入海花揚
任客燕飄零誰計春風裏香泥九陌文梁孤豈微
吟怕有詩聲翳鏡備看但小樓獨倚金屋千燈從
他鴉煖秋被蕙帳移煙雨孤山待對影落梅清泚
終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襄樊之圍食子饑餓權奸方佑權妬賢沉溺酒色論
功周召粉飾太平楊會判有一剪梅詞云襄樊四
載弄干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殺也消磨柝枝不用舞婆娑亂也能多
惡也能多朱門日日買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
雲間酒淡有竹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
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潯光聲教君雲特飲雲
時醉雲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送三
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餅嗚呼豈
知太羹玄酒之真味哉

隨隱漫錄卷之二終

隨隱漫錄

隨隱漫錄卷之三

宋臨川陳隱謫

孟享駕出則軍羅庫御酒庫御廚祇候庫儀鸞司御
藥院從物前導駢驥院馬引從令人內外諸司庫
務官繼之前驅親從左右各二十一人控攬親從
三百十四公路喝贊舍人二文武左右各八都下
親從如其數閣門宣贊捧駕頭於馬上乃太祖即
位所坐香木爲之金飾四足隨其角前小儼織藤
肩之至則迎駕者起居引駕王首左右各五人閣
門提點御史臺諸房副承直御椅子簿書官閣門
祇候金鎗銀鎗招箭東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等
班環衛御帶內等子道遠子御贊院官御燎子翰
林司官閣門覺察宣贊二人殿侍五十二快行如
上數而殺其二御馬數十院官隨之警蹕八人殿
侍執從物者十人行門往來禁衛內編排三十人
知閣步帥行於中御龍直執從物者八十人引駕
長八人祇候左右班各二十人殿前指揮使如上
數各殺其六親方圖子二百四十人內殿直御龍
直各二百崇政殿親從內外等子各如上數內等
子十七人作內圍于王管殿司公事主管禁衛官
押之燭籠兩行各六十人快行如初數行門二十
四入擊鞞六十人中仰天顏蓋二扇二挾鞞殿前
指揮使左右各二十四人內殿直如之挾鞞御藥
左右各二人插帶內外御帶倍上數帶御靴板閣
下官又倍之文武親從又各如前數食一扇二左
賢右威乘馬從駕彈壓官殿之行門以下舒脚幞
頭大圍花羅袍擊鞞編排小圍花羅袍御龍直茶

酒等班紅地方勝練鵲額羅衫各塗金束帶控攬
御馬左右直執七寶素紅瑪瑙鞍各一擊硃紅水
地戲珠龍杌子各一皂紗帽青地荷蓮額羅衫塗
金束帶文武親從貼錦帽紫寶相花大神彩銅草
帶內外圍子皂紗帽紅地黃白獅子額羅衫彩線
羅首子塗金戲獅束帶前引從並姜牙帽三色額
衫銅帶親事官曲脚幞頭族四金鵬袍塗金帶百
官諸司並朝服阮秀實仰瞻聖駕詩云紫烟歛翠
碧天長柳蔭旌旗午尚霜一朵彩雲擎瑞日光華
盡在舜衣裳帽必萬云輕塵不動馬蹄催警蹕聲
中聖輦來漢代威儀周禮樂太平天子拜會同若
恭謝駕回圍於子內作樂添教坊東西班各三十
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妻嬖云六軍文武浩如雲
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淨不帶盡分春色賜
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
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再來滿坊云輦路安排看
駕迴千官花壓帽簷垂君王不輟憂勤念玉貌還
如未插時鄧克中云輦路春風錦繡張裁紅剪綠
關分芳黃羅傘底瞻天表萬疊明霞捧太陽阮秀
實云官花密映帽簷新誤蝶疑蜂迷去塵自是近
臣偏得賜繡鞍扶上不勝春先臣云幸際恭謝親
繁華馬上歸來戴御花老婦稚兒相顧問也頌春
色到詩家
真德秀草招安湖南草寇詔云自有天子至于今日
未聞盜賊得以全驅弄潢池之兵誠非尔志利其
崗之火亦豈余心上稱其得體姚勉進勅祭闕妃
文曰五雲繡紉誰扣玉局上怒日朕雖不若宋如

隨隱漫錄

明皇之臣也姑蘇守... 進解應制程奉草此答云新酒菊天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今凍威一擬聞先臣接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柳出將入相又在守而橫行旬奴之家也上乃悅又承旨令述太乙宮明禮術特設賺壽詞云我將我享慶有事于明堂載籍載祈麻致悅于楚帝上自改爲上帝楚拜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

秦始皇諱政正月爲端月漢宣帝諱荀政荀卿爲

徐卿明帝諱莊改莊光爲嚴光司馬氏諱昭改昭君爲明妃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爲陽秋仍之非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不廉曰簋蓋不節汗穢曰帷薄不修罷鞅曰下官不職尚邊祝爲之辭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自裁曰子大夫有過吾不忍加刑焉故淫者更絕繩盜者更賜酒而甚於

先君會天下詩盟于通都隨隱纒十二三諸先生以孺子學詩可教而教以詩吳一齋石翁云大隱若家小隱若得名太半忘人聞秋窓吟吟緜山月晚榻眠分筆嫩雲爲微引離先出各馬羸生驥便離羣新詩却要多拈出突過郎能張我軍杜北山汝能云父子名相繼如君又出奇乾坤鍾秀氣湖海

過聖明時劉雷廷彦朝云坎止流行只任天吟廬新榜紫微遷夜窈低過宮花月曉巷深橫御柳烟名字同餘子說一燈親自乃翁傳雖然不作功東官掌書吟社賀詩數十僅記一首首錢春塘舜選云吟筆何須管用銀日供謀進聖恩新只今已脫凡塵去便作金丹換得人夜泛孤舟載月船靜披吟料六橋邊詩成上達宸聽了流落人間到處傳

呂雪屋三餘云青官樓觀近堯階班列屏風間坐閉人羨杜開生柱甫天教蘇題繼蘇還馬歸禁苑

無計策衰頽柳月欄桂孫云縷玉裁米字字奇少年親結九重君臣際過榮千載父子推敲冠一時鑿進楚蘭春雅雅餅分商菊夜聯詩五雲樓近開黃道金紫連班進赤墀菊樹俞氏云萬人海裏關幽犀欲學深居只布衣不道內前車馬闢又催父子入宮闈丙寅來歸江西名勝又贈詩詞黃梅塘力敘云詩在天地間風清月明處若爲深閉門

可竟佳句夫君小元龍豪氣隘區宇青春發詩材秀苗長膏雨流水與行雲吾不見帶住乘月滌吟毫玉腕三危露超詣自透脫悟在觀劍舞入宮

言以傳傳傳之而又傳衣鉢傳宗武張溪居癸云醞藉中酒廊廡姿詩文都好見袁軋只蒙四字若王寵斌或微臣不用題周筆丹滄州入聲甘州云有乾坤清氣入詩脾隨龍飲神仙西瀛和墨長空爲紙幾度詩圓消得宮妃捧硯夜燭照金蓮試

昔見君方成童長吉才華驚鉅公人間科第不屑就直使聲名聞九重乃翁引上凝華殿于虛不待

歸去大江西二疎父子還相隨故鄉分得雲水地却喜不乘漁熊期春雨騎牛對烟草何如振衣隨

西湖吟社各天一涯窮達一場春夢故記之帶格三十二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上金五品以上銀六品以上紫七品以上紅八品以上綠九品以上

犀牛寶甕行虎戲童寶相胡夢鳳子野馬雙鹿方
勝雲鶴坐神並班天王親事行御門行鹿御所盤
鳳歸林四面劫醉仙御能律鹿單頭司御能

韋忠不就張華之粹張象不為國忠之禍何其少也
以柳子厚之才而附叔文以蕭至忠之美而事韋
后何其多也此張無垢所謂貪員之士如草芥涸
汗渠中如何使人敢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
氣灑灑襲人觀者已覺心目頓快况處其間哉

左傳之山韜芎庚琴乎列女傳之食獵犬組羊裘荀
卿之六賦東方朔之蜥蜴皆應記也今何謂之始
於楊修杜何獨以曹娥名耶

信菴先生開閭維揚時偶入教場取芟草二卒所帶
便袋題姓名懸梁聞越兩月忽俾緝捕呼至亟命
釋縛飲以太白時回易庫納息錢二百袋一袋萬
瓶楮也俾各負一袋象行三匝曰能益乎曰能曰
汝等健兒當力戰取富貴用又袋中錢小篋僅藏
三十二楮豈不辱國呼盧百萬大丈夫事也且各
將兩袋去用盡再來取高沙凱還人困馬疲恍

隨園詩錄 卷三
道旁假山令諸軍隨意負蹄衆怒多棄於半途餘
至畢秤石輕重價以銀而棄石于野其鼓舞駕御
有賞徒木傲黠布罵趙將之風

手執黃庭上石臺竹陰掃月過蒼苔欲從此處即仙
去玉立清風待鶴來趙十洲希彭詩趙君入仕四
十年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除南嶽守不赴丙寅九
日別親友理家事端坐而逝道偈曰六十二年皮
袋放下了無筆硯青大明月一輪萬古道遙自在
與前詩類送成

隨園詩錄 卷三

子戊秋儲君賜先臣記顏贊云文窺先漢詩到盛唐
侍余左右知汝忠良王城雖大如海政恐一蔽而
不得藏也甲戌秋自贊云年方九秩開丹臉映碧
眼習靜寸心安味窮百事懶由中以致和聞道亦
非聊噫十年誤進幸隨龍二聖在天應點春

紹定庚寅春汀寇入譙趙守窳殿司裨將胡斌領弱
卒二百巷賊矢盡力亦易雙鐵鞭所殺九衆死焉
坐執雙鞭屢日不僵民賴其力多獲寬免守臣王
楚聞于朝贈武節大夫賜廟額忠勇劉後村詩云

士各全軀命惟侯視死輕張巡鬚盡怒先軫面如
生短刃猶泉寇空卷尚背城新祠蕭鼓感人敬此
神明

四明倪君夷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
筵席散離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
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
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那裏押到

葉靖遠紹翁贊洞窟像云松吟髭劍在前心中月天
上固猶圖云醉薄荷撲蝶蠅城主人家奈鼠何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
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
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能種定是爪皮搭李皮石
帚之詩特甚於郭崇韜李環之搥戒之

杭城外北新橋某翁枕流居馬門有蒲筍七架時早
翁勸灌漑獨賦宿架下以防盜忽二三鬼出水而
賀得替曰明午方巾白衫自此而至者是也及期
翁祿坐以俟果有方巾白衫者大笑入水急救之
是夕鬼語曰吾經數十年剛得替而汝奪之吾將

隨園詩錄 卷三

殺汝取淤泥凡礫亂擲翁悵懼而入又擊戶黎明
蒲筍無子遺矣蓋盜許見鱗舟以載也噫移此智
以遷善誰能禦之

史相生朝寺觀皆有厚簷獨無準獻偈云日月兩條
燭須彌一炷香祝公千歲壽地又與天長史大喜
隨隱拈云滿口道看

雲峰德師住無之廣途遇時貴避不及有違言即
上堂別衆云澹然無累水雲僧去住分明葉葆輕
十字街頭休作夢五湖依舊一枝藤隨隱拈云割
得眼來自雲萬里

隨園詩錄 卷三

隨園詩錄 卷三

宋臨川陳隨隱

楊慈湖簡題平江府太伯廟云三以天下讓先聖謂

至德簡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三辭不難也太伯

無人識胡為無德稱萬象妙無極或曰太伯之神

無形體何故言象又言萬通大道者匪有匪無象

即無萬即一即萬尚不思而可言乎言即無言

天地內外皆太伯人皆見之而不識焉深居去非

贊云太伯之遠啟吳字也其周之盛德耶顯哉不

隨隱漫錄 卷四

謀承哉不烈維天有成命匪躬之責委而去之川

逝河決孔子不云乎可謂至德也已矣虞仲隱居

季札守節其流芳遺烈歎郡以吳讓禮遜維則

古之大儒格物以為學倫類通達謂之真知其大博

物以為聞敏誠強記謂之多知真知者德性之知

若顏子聞一知十子貢告往知來曾子致知子夏

日好月無忘是也多知者見聞之知若子產汾神

之對絳老疑年師曠知獲倫知之歲左史倚相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能知祈招之詩而子革

能之祝陀誦載書於長弘以長衛侯于盟是也真

知者優入聖域回賜參商外無間焉多知者非命

世之英如子產游吉師曠叔向子章椒舉祝陀之

外不能也後世真知者寂然多知者唯剽向而已

春秋婦人有謚晉之聲子敬廡之哀聲穆諸姜齊宋

兩共姬此國君夫人之得謚者穆伯之妻敬姜此

大夫妻之得謚者鄭武姜秦穆姬音懷麻衛之宣

莊二姜宋威許穆音悼此因國君之謚而名之者

魯人哀此姜謂之哀姜此私謚也謚以表德婦人

能

能

以三從為德夫之德仰其德故禮從夫謚是以弊

典言滌汙降之事則二妃所親之刑可見周禮

著文武之烈則大姬所嗣之音可傳也

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謚官邑六者而已令

推廣為十七類一曰以國為氏五帝之前有國者

不稱國以名為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

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離日炎帝黃帝猶以名為氏

至唐虞夏商周而後以國為氏諸侯亦然齊衛齊

宋之類是也文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

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

以邑為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

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為氏周有甘邑

因甘平公為王卿士而以甘士為氏三曰以鄉為

氏四曰以亭為氏封建五等降國為邑邑有闕內

侯鄉侯亭侯闕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

是也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亭者以亭氏五曰以

地為氏居傳曠者為傅氏徙稽山者為稽氏主東

蒙之祀者為東蒙氏守橋山之塚者則為橋氏形

隨隱漫錄 卷四

氏因形班食於形門頤氏因考叔為頤谷封人東

門襄仲為東門氏桐門石司為桐門氏隱於甫里

綺里者為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為氏姓之為

氏與地之為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為姓不

得賜者為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蘆濱者賜以蘆

姬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

字為氏八曰以名為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如鄭穆公之

子曰公子驪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

帶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日夷字子魚其子曰

公孫及其孫曰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

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

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

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朝之後為

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

子家氏父字為氏者也李孫鉏字子彌其後為公

鉏氏父名為氏者也九曰以次為氏伯仲叔季之

類是也十曰以族為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

隨隱漫錄 卷四

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

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

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

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

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為氏

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為氏吳王

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諡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

氏出於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為僖氏宣氏文

武哀諡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為氏趙衰人愛之

如冬日後為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為老成子後為

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為氏英布被戮為黥氏楊

威鼻首為鼻氏十六曰以事為氏夏侯氏遺有窮

之難后潘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實為

氏漢武帝詔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

以車為氏十七曰以技為氏巫者之後為巫氏以

至下氏匠氏秦龍御龍干將氏者亦莫不然三代

之後姓氏混矣

梁冀不顧清河王蒜明德威親而立蓋吳侯以為官

能

能

貴可長保然族異者桓帝也郭崇韜知莊宗之變
劉氏請立爲后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爲自安
之計至深至厚然殺崇韜者劉氏也故君子守道
德之正而禍福之變皆思慮所能及哉

高謙察騎鸞引云夜騎自鶴出琳闕于萬仙宮鏘珮
珞雲雷貼妥過豎風左推日九石扶月一其靈池
翠水家阿母迎謁龍驅車青賦彈綠玉妃酒折盡
蟠桃紅玉花九天文人來問道大極之前天不老
丹霞一烝玉虛宮寶笈金容探討并君沐浴波
五色洞房光芒上奪日天上傳呼六丁直星斗離

關礙鸞翼錢春唐紀夢云翠峰峩峩三十六寒泉
落空響哀玉菴花石路勢紆紆玉闕下幾修筠綠
雪鬢老人負紫瓊金絲屣屣是相招紅螺酌酒湛
淇碧坐倚蒼石吹洞簫孤鶴來傳太上語老人抱
余偕一到飄飄向舉凌青冥自過罡風履曲道祥
光樓閣倚嶼嶼神虎守關森衛兵雙闔朱扉忽微
啟中有靈官來速迎絳衣持令立丹陛玉皇手中
玉如意雲敷風瑟自宮鳴大聲清越非人世帝傍

青童傳帝宣文華官中呼爾仙顧余笑且言
子宜亟反來他年探懷贈我五色筆子當實之慎
勿失濃香風氣迷帝所長揖老人下西廡身從日
月上頭行俯視斗杓分子于雲氣相隨步武生過
耳但覺松風鳴覺來握筆紀佳夢月明樓閣過三
更毛吾竹釣夫云鷺飛魚躍是短鵲長各適其適
孰尤彼若奈何人異於萬物身備乎五常學關乎
經濟志效乎忠良乃使蝸蚓同腐土壤鴻鴈俱
逐乎稻梁精神所著夢遊八荒卷銀河觀月之浪

重旃禮帶露之香滅矣九華之冠披雲錦五色
之裳騎祥麟兮騎絳鳳舉若木兮拂扶桑直造乎
玉皇香案之傍白虎守關御劍芒榮感執法前髮
張皇變且且列馬行肅然鳴佩諸官肅然張儀在
立兩廂相向盾甲明如霜千官拜起低後昂昂輝
霞彩難爲祥一人殿中立宣揚令臣奏事無恐惶
臣愚幸親天日光願拜短疏裨毫芒讀龍帝親把
袖藏日汝所奏見未嘗敢如禁性和溫良一一可
以瘳民瘼又如百煉昆吾鋼用之國可無妖祥惜
哉無遇徒心傷嗚呼世胡君王君王神聖今禹
湯勤求賢傅食不遑扶天六象親提綱充庭至寶
皆琳琅尚憐空谷遺幽芳蒲輪鶴詔紛相望賜汝
紫綬黃金章衣赤鳥生廟堂燮調萬化躋時康
凌轡周漢超虞唐則主文筆羽林鎗專征不義誅
暴強火鈴霹靂符金剛梅伏百怪回洞狂敵命玉
女樹霞觴賜汝天龍九霞漿一飲盡蛇虺塞腸今
汝身貴家亦自不論中國醫與危蟲魚草木皆春
陽天子萬壽求無疆汝乘白雲來帝鄉二十八宿
參翔翔臣辭草莽不敢當遂干機契暨受旌置風
滿路明月在床皆不食烟火語而釣天尤富贈云
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承露盤盤折聲聞數
十里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銅人二號翁
仲列坐司馬門外抱獨先生命先人與錢菊友頌
仰席以久字韻賦翁仲菊友云武皇騎龍朝帝后
露濕銅仙古苔補其初命名翁與仲無復衣冠仍
漢舊相圭大劍高峻峨峨不動如山嚴鎮守豈知
立司馬門九鼎暗移司馬手變遷陵谷亦何易洛

陽塵埃一回首因嗟寵辱非可常世間何者爲長
久君不見後來荆棘埋銅龜坐想失身橫隴畝先
人云銅仙零露秋風表珍重劉郎千萬壽老滿樓
鬢貽深謀因逼此仙俱受垢仙寧折骨拒非招此
爲姦雄效奔走汚名翁仲俾司門口不能言心自
否洛陽官殿一灰飛天上此標獨長又君不見堂
堂冠劍隱藤城萬古六丁驅鬼守先生跋云昭定
壬辰九日抱獨山人徐逸觀陳歲一所作翁仲詩
觀其命意布辭灼見魁鄉呼魄指冤俾受言莫如
在荆棘中流涕而詬社事嗚呼如詩人忠憤之心
隨事而見可勝歎哉因執筆惻惻而書
甲子六月六日味爽福寧殿東西向列聖訓及讀書
紀要各二匣凝華集一匣太子兩拜問安又兩拜
云臣某職守東闕恩承南面近思問學謹草草編
茲蓋伏遇參多皇帝陛下聖訓尊嚴師資妙選遂
令謫見晉徹膚知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兩拜稽首三拜開匣各奉一冊以進兩
拜云纂輯所聞編摩亦又慚非博學幸赦宸宸陛
下教育歲深修爲日漸謹祈錫覽終賜玉成兩拜
進凝華集云自幼習詩父承親訓備編草藁恭進
焚燬陛下勤於教子學乃知方仰冀聖慈錫之乙
覽兩拜退本宮聖堂祈祝文云愚昧謫才勉強問
學夙佩君親之訓垂二十年間安視膳之頃凡一
語一言之教詔服膺弗失會集爲編目日聖訓凡
二百卷下吉恭進惟神靈陰相之八日付史館賜
詔云朕惟萬邦克正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存典
則爰示宗嚴之訓以貽燕翼之謀期續心傳用敷

隨隱漫錄 卷四 六

言教皇太子其天資既淑學問益充凡平時丁寧告戒之辭悉見於躬行踐履之際復加編集以示鑑觀及實契於朕心可永垂於世則庸加諭旨不寓至懷九日起居畢致詞云頃集訓言獲遭乙覽登之史館擬以溫辭陛下道重傳心恩深教子敢不益加勉勵庸庸愚忠兩拜進詩云寵頒御墨十行新天錫光華被小臣家學傳心當謹守恩深何以報君親兩拜舞蹈退祝文云昨者告忱恭進聖訓果蒙默佑得激宸嚴君親悅怡宣行史館不惟

隨隱漫錄 卷四

見某平日積習之功亦我皇上天縱之學修齊治平之道藏之石渠照耀今古佩服神追與此編相為長又尚享

理宗御容自贊云身黃屋苦心太虛動節度芳靜恬愉肥瘠以天下為不移大厥居大孰為廣成子兮吾將問道於千歲之餘

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兩郡老尚書蕭宰易恨為幸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為風日斜奏罷長揚賦半山易為奏賦長楊罷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于蒼易為堂深宮冷晁無咎試交趾進象表云備法駕之前陳周益公易陳為學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

朵茶藤字文元質易戴為更皆一字師也

已卯冬訪欽雪巖于仰山相謝上堂云千里相尋慰寂寥未嫌風雪路迢迢廬山雖好且休去更撥寒爐話一宵明年九日訪珍南州于開元上堂云從上行不到處行取步登高從上說不到處說取

言言見諸白酒釀千家黃花開滿地噫嘻陶淵明

訪常竹塢于龜峰上堂云一蕪一切蕪錯隨隱隨時隱錯雷雷春雲眼中金屑直僥并到帝王前總是一團閑落索龜峰子還見麼這落索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隨隱拈云鏗金戛玉則不無三大老同一舌頭雖然多贊不如少罵

隨隱漫錄卷之四

隨隱漫錄卷之五

宋臨川陳隨隱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杜預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非也桓公秋兄諸國無討賊者自平王不能復父誓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於隱公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惟孟子知之

周公告二公曰我其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當置管蔡于法辟避也居東以避之辟君也我若無君之心何以告我先王三說俱通必有能辨之者

齊桓公盟洮盟壯丘會鹹會淮兵車之會四柱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盟龜二十七年盟幽會榘盟只會陽穀首止甯毋茨丘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世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北杏始國初會鄆邾未成莊十五年再會鄆為始傳曰復會焉齊始霸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大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履屨負食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於此見古人仁孝之理前一章疊四沐浴佩玉字而不繁後一章省

二餓者黔敖字而文愈簡又見古人敘事之法風以動之上之化下如風之鼓動萬物也雅者正也

晚不來店翁臨歸入明慶寺如廁易僧帽裹僧衣以逃戴生貨藥觀者如堵有青囊腰纏者雖企足引領而兩手扶護甚至白衫者拾地芥啣刺其頸方引手抓則腰纏失矣有術士藥銀為藥先以水銀置鍋內雜投此藥水銀化烟去銀在其中或者欲傳之欺以藥畫重市藥則喧其言失殿步軍多貸鏹出成令毋氏妻代領衣賜出庫即貨以償債有少年高價買老嫗箱引令坐茶肆內曰候吾毋交易少焉後高價買一嫗箱引坐茶肆外指曰

隨隱漫錄

卷五

內吾母也錢在毋處取其綯又入附耳謂內嫗曰外吾母也錢在毋處又取其綯出門莫知所之嗚呼盜賊姦兇臯陶明刑則治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治之在上不在下

宋坦齋謂曹東畝曰君生未壽詩學江西口與判何拘江浙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

陳子長報守瑞陽用刑甚峻西山真公勉以詩口粉省郎官出把麾故人何以贈箴規孔門仁恕真心法漢吏循良乃吏師聽訟莫嫌刀似筆愛民終見口成碑玉麟夜語如相問為說如今兩髮絲與腹

悅者異矣有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天晴終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成天下驚有心為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王晉卿云海棠開後鷺子來時黃昏院院劉招山云一般時節兩銷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趙德麟云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

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

金聲玉振乃景鐘也頂上有玉扣則金先鳴玉終之高九尺天子親擊以祠上帝銘曰德純懿芳舜文繼跡壽域芳軌內外薦上帝芳偉茲麗聲氣應芳同久視胎子孫芳彌萬世裕齋馬樞密判臨安府榮邱解偷山賊逼令重罪輸之乃拾墳山之墜松者判云松毛落地是草村人得之是實大王穩便解來即時放了

害

景定辛酉杭大饑帥朝服詣見榮王求糴三百萬石王不出終日坐賓次必得請乃退是歲也饑不為害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廨食民稻大噬殺之府熾守默犬王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浙右富人捨竹園于鄉寺其子貧甚取其笋僧執為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拾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嘗記嚴司馬陣亡疏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屍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詞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徐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小美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窓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頭教愁去不合

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閣倚蓬窓問釣翁為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

風人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蓑衣疎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退之送窮文自謂怪奇奇毛穎俾雖怪然筆力已不及不知者以怪辭為工譽字為巧字理并謬不暇顧則謬之曰自我作古又飾之曰周鼎殷五屈曲登元其實學力未充筆下滯滯僅足以誦聲馨老泉先生曰風行水上渙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惟退之得之

隨隱漫錄

卷五

辛稼軒鶴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謂閣人辭焉呵譽愈甚辛使前日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在佳句則預坐即題云滕王高閣臨江清眾大笑再書云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搖風猶似當年舊歌舞迺相與宴而厚賜之范希文置酒郊樓聞哭聲恣飲飲罷期數喪之未幾者忠厚可以戒薄俗稼軒視希文之事必優為之

黃桂隱鵬能以二絕送余遊廬山云天下廬山第一奇西風甚楚送行時晦庵白鹿書猶在非是遊山只愛詩曾從圖畫看廬山好誰知畫亦難畫好不如詩好讀就煩筆畫來看其大父官南康故於圖畫識廬山四世祖以直道勁氣不偶於時有

碧巖詩話行于世

狂荆叟住靈隱僧求搭不得一日五鼓又立方丈忽問云何方狗子甚處貓兒僧云某甲温州叟曰温州王小婆布針帶得來麼曰有人何不出去僧於叟脅下槍一拳叟以竹篋連打不止僧怒云打則任打祖師西來意未許你在叟曰如何是祖師

則任打祖師西來意未許你在叟曰如何是祖師

則任打祖師西來意未許你在叟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合云五峰青更青叟曰便與掛搭隨隱拈
云靈隱雖則方便垂慈爭奈這僧尚居門外
無準入室問倫斷橋云近離甚處答云天台問云曾
見石橋麼答云踏斷了也問云踏斷後如何答云
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隱拈云因暮爾漁翁
輕舉棹無端空谷真傳聲
闍妃以特旨奪靈隱寺菜園建功德寺住持冲寂絕
退院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礙欲住不住被住礙
渾不礙十洲三島鶴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隨隱
拈云長長還有人看方丈也無

隨隱漫錄卷之五
隨隱漫錄 卷五

隨隱漫錄 卷五

隨隱漫錄五卷

舊本題宋臨川陳隱撰蓋後人以書中自稱隨
隱而稱陳郁爲先君知爲臨川陳姓故題此名實
則隨隱非名也據所載錢舜選詩其人嘗於理宗
景定四年以布衣官東宮掌書又載辛巳八月己
丑爲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則其人蓋己八元案劉
壘水雲村泯棄載宋度宗御批一道云令旨付藏
一所有陳世宗詩文集郁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
日定要千萬千萬四月五月初付陳藏一壘跋
其後以爲度宗在春宮時盛年潛蹤汲汲斯文惜
不遇固綺羽翼乃下訪藏一父子之卑陋藏一爲
郁字則其子當卽世宗號也其書多記同時人詩
一脗合知隨隱卽世宗號也其書多記同時人詩
話而於南宋故事言之九詳如紫宸殿上壽儀賜
太子玉食批直書閣夫人名數孩兒班服飾孟亨
駕出儀太子問安展書儀帶格三十二種諸條頗
有史傳所未及者他所記詩話雜事亦多可採其
第二卷內論漢平帝后晉愍懷太子妃以下五條
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慘與所以致
敗之由而終無一言之顯斥猶有黍離詩人排側
忠厚之遺尤非他說部所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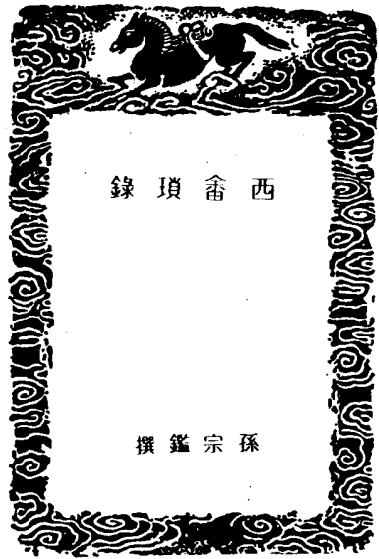
隨隱漫錄提要

隨隱漫錄提要

隨隱漫錄校記

- 卷一第一頁十八行第一至第九字空別本作「更即授衣可笑索羨
- 隨
- 卷一第三頁一行第六至第十二字空別本作「鳴鞭待常起居移」
- 卷一第三頁二行第六至第十二字空別本作「搢笏三無胎跪左」
- 卷二第三頁十五行第十三至二十三字空別本作「上賢實德入北學
- 上賢實德」十一字
- 卷三第六頁十七行末字空別本作「懶」

隨隱漫錄校記



西畚瑣錄

孫鑑宗撰

西畚瑣錄

宋 孫鑑宗 撰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向不知春去漫遠幽砌草花奈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萍無價歎飄零官路往再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箏感舊何止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錦堂春是此小令此乃長調當是錦堂之說然天涯原調有四七字句詠水詞無專集無從考證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西畚瑣錄 十一 記也

翰華玉汝玉兄弟相繼命相持固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請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其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

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固不誣遂免其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以治病亦活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

史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為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術捏

余喜三代秦漢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文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亦是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惟淳于長夏承與遂重子碑無一字訛翼州從事章表

亦其次也近鄆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古碑有三種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說者謂繫也祭則繫牲則必有穿也禮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謂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棹前後四角樹之擊去碑中之木使之於空穿間為鹿盧下棺以綽繞天子六綽四綽諸侯四綽二綽大夫二綽二綽士綽無碑蓋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朝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三亦叔父所惡也

也自周衰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坑中不復出矣其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辨識矣今掘地得石碑無字而有數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

封禪書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按集韻釋字曰秦人薄義子父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筆十二絃蓋破二十五而為之也

古人通上下稱朕舉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象曰干戈朕

琴朕朕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自稱曰朕漢唐人稱父母曰伯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人議唐劉禹錫曰無辭以白其大人稱父曰大人蓋近語也

劉真父為舍中書一日朝會幕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孟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盤潔如此真父隔幕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

神考問荆公云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子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子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為是五代之事豈非事可嘆者乎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閒狂虜衣飛煙滅所謂衣飛煙滅四字乃圖覺經語火出木燼衣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余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夸龜味之美生有一關右士人大噱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為解紛漢東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宜姜芋汝水多龜魚類師古注龜似蝦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龜魚是漢都人食龜也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龜也漢都不惟食之宗廟獻亦用龜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減宗廟羔兔龜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吳人大喜曰今日蝦蟆價增三倍矣

今人擲錢為博者戲以錢文而背分勝負曰字曰幕前漢西域傳云崩實以國金銀為錢文為騎馬暴為人

如淳曰暮音漫顧師古曰暮即漫耳無勞借音漢碑
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四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則額
與身皆篆李匡義資暇集曰借之書籍俗曰借一癡
借與一癡索三癡又按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
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嚙後人更生其詞
至三四因詛為癡集韻釋瓶字酒器也古以借書
謂借書餽酒一瓶還書亦餽酒一瓶故山谷從人借
書有詩曰勿辭借我千里他日還君一瓶三說可兼
存之但惜集韻不載云瓶盛酒借書何典故也

學海類編

八 西倉瑣錄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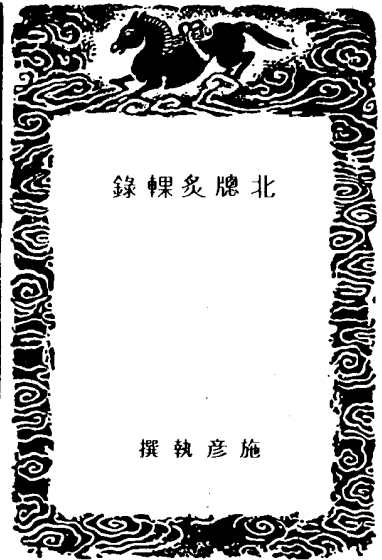
記起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
聲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謂天造地設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
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
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又六
二之動一日東坡謂微仲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
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蒼蒲盆蒼綠毛龜東坡曰
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
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兒號
曰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西倉瑣錄
卷之二
西倉瑣錄
六
已

此處為一空白方格，可能為原書之圖或另一段文字之殘留。



北 魏 錄

施 彥 執 撰

北魏次輟卷上
姑蘇吳岫塵外軒藏本
秀水朱氏驥書亭寫本
參校
施 彥 執 編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怒
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間即笑謂介甫
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為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
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合順
民心也管子猶知爾況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
事介甫為伯淳和氣所熏不覺心醉即謂伯淳曰業
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尚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

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宋本者實
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為諫官遂於上前面折介甫之
短介甫不勝其忿遂不官改故伊川當謂諸公曰新
法之弊吾輩當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
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堯夫曰曩者某事相公合
言何為不言堯夫謝曰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
又不言堯夫又謝曰如此連責數事堯夫皆謝畢及
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剖子一篋凡伊川責堯夫所力

朱本
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
畢耳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
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
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開消融幾異同魏
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繁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
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
不言易

孫威敏不肖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
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擲則不敢
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被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
託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時吉甫有
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濟間介甫乃發
其事即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死獄中已而奉救張
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日士大夫莫不哀傷之決訖有
內臣出白紙一大幅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

答曰欲呈相公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邪
姚進道在學中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餉
齋僕同舍皆怪之子詔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
餉僕僕何邪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
夜閒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為備某雖未嘗飢然
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初進道名述堯華亭人

進道嘗渡揚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號呼進道乃徐顧
一親口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 來德
立因強忍為取之曰姚某平生不為不義事江神倘

有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即止不爾者請就溺死俄
而風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
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魁者至視之曰此偽草也四
翁曰何如魁者曰此草壞草色澤皆盡矣今色 外
實偽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魁者曰毋憂某當
為翁遍請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魁者至
人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蒸而盡曰導我悞
豈可快他人邪時陶氏資尚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
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子詔說天生德於予桓韙其如予何以爲外物豈可必
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
必不死於桓韙此天下高論古人所未到也予亦以
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
之秀氣今人懶於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
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龜山為餘杭宰鄭季常北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
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於至誠即問
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治詩雖習滿四
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龜山曰孔子云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今誦三百篇詩倘授以政事果能達歟使
於四方果能專對乎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元不
曾治詩也季常不能對

子詔既魁天下已身為禁從始歸教學錫既魁天下
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詔學此為天下奇特事文字
才妻聖錫乃以責充僉具此亦異事也

子詔既魁天下已身為禁從始歸教學錫既魁天下
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詔學此為天下奇特事文字
才妻聖錫乃以責充僉具此亦異事也

子詔既魁天下已身為禁從始歸教學錫既魁天下
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詔學此為天下奇特事文字
才妻聖錫乃以責充僉具此亦異事也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說過清
獻獨不可以為爲士人已欺官況他日任仕路乎竟
稅之

趙元鎮丞相未第時嘗投牒索進二百縉其縣尹曰秀
才不親至乃令僕來邪因判其牒曰某人同趙秀才
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才出頭乎奉贈
二百千遂置其牒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爲荆舒
故東坡詩曰未暇關楊墨且復懲荆舒此皆門人不
學之過

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
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
習爲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
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於朝者眾乃服之

陳伯脩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妻孝幃頭嗟乎
伯脩不思也昔左太冲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乃往
見元晏元晏爲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爲人序
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於天下故假吾筆墨
爲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太山北斗伯脩自揣
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沈元用

前輩詩文字求其題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筆此最識
體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真卿如何名
德及祿山反真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
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
在甚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徒爾

北地寒錄上

六續書齋雜著

費力於彼此無益反覆之餘只令人悶耳陸宣公之
於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
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於漢高祖踏
著脚便會

荆公論揚雄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揚子雲而投
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肯作此
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介甫
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揚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
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誠左右曰事不得開
幄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稱攝行事至禮畢百官無知
者當時但是樂城一奏識者或疑之及出人始知之
皆大驚且服潞公之能當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爲官者私學不可有公學不可無天下
名言

張道望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遇大旱兩府所
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獄徒市所謂致
雨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於海鹽縣神山之
龍池

龍池深白太守以爲張司戶爲人忠厚誠恐使爲之
禱空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半途果大
雨村民皆羅拜於雨中自後州境有水旱使道望祈
之往往輒應當時號爲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祕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習服大黃等
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關者齟齬久之乃
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
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之以進須臾
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祕無

他肺氣獨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
未聞但不知用何湯下耳

錢塘有人小腸祕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人錢宗示願
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問宗元曰
以其祕故醫者驟通之則小便大至水道愈隘而小
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水道稍寬此所以得流
也此一事殊爲特見

北地寒錄上

七續書齋雜著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往往十七八
得但時爲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大癰其諸弟
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建中湯俄而癰
潰益小腹癰爲虛其熱毒乘虛而入建中湯既補虛
而黃芪且潰膿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
至赤且痒絕問經問師文師文曰經候來時嘗爲火
所逼也問之曰無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經候來適爲
孺人黏衣服僂曝日中其昏如烈火炙以孺人越
其物不敢已由是面遂熱師文曰是也四物湯加防
風獲差師文用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婦人臥病垂
三年狀如瘵醫者皆勞治不差師文往視之曰此食
陰物時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曰曩者乃食水
糲忍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遂狂其矣師文以丸
子藥一服與之用雞糞湯下須臾取一痰塊下抉其
痰正包一水糲糞當其時被驚快快在中而不自覺
也其後婦人遂安問爲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耶
家用十文贖青木香丸一帖與之曰何爲用雞糞湯
下曰以雞糞食糞也此師文詭術耳未必然也師
文文病口創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諸婢果
其父嘗置同一婢子寢明日創作師文即詳其時節

北地寒錄上

九續書齋雜著

明日即用其父所瘞時合其父淨濯足以其藥貼脚
心差又娘人苦風丹每酒沾唇則風丹重疊而起痒
刺骨殆不可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
之如其言飲酒已丹不作德耶一婢亦苦風丹亦似
此聞其說遂服五積散亦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產
瀉產瀉最難治師文用五積散有功奇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能識主人之位
者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丘蜀漢之諸
葛武侯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既識主人位遂坐其
位子房既去陳太丘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去
諸葛武侯識之遂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淵明識
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坐席紛
然矣

佛印說顏子不貳過以為無第二念亦快
錢塘有二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
冲晦居萬松嶺二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于官館於
冲晦之孫協協之居即冲晦之故廬也有一菴崑崙
北牕寒錄上

於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湖之曲正與孤山相值而
和靖之室隱見於煙波杳靄閑遐想當時之事使人
慨然也和靖雖廬於孤山後有一室正在凌雲欄閣
閣之側和靖多居此室耳然冲晦比和靖則和靖名
字尤高而冲晦以數學顯冲晦數學當時士大夫皆
宗之然協協與余言曰先祖有戒子孫世世不得
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俱作劫
陶隆君孫真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活園且復活
人不亦可乎近林靈素沈洞元真有活人心平生施

葉蓋不可以數計余與洞元別二十年聞其別後醫
益工巧視病穿診脈止令作欬聲輒知病之所托
不知此何法也往經有見而知之者上也聞而知之
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
與藥地稍遠者必設酒其貧者則有館居之日與飲
食如此則亦難繼矣故人之所以饑渴元者亦厚難
死猶有通三十縉蓋其費於此也察洞元之心自孫
真人以來一人而已

張永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請謝告變者太祖械送其
人於永德使自治之永德止笞十下智哉永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常喜至
祥符寺琴僧維賢房閑憩至則脫巾襪衣露兩股榻
上令一虞候攝及起視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爾
又築新堤時坡日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於
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陳倉米飯一器盡之大世
平生簡率皆類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不煖
則老人之苦寒尚矣至夏則又酷暑熱德昭昆仲冬
則為重裯復帳貯裝熾炭所以致煖之術無不具其
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臥宿於其母之帳庶幾人
氣有以溫之也至夏則二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
揮筆以伺其母之動息至倦則止然其則帳外二人
更之謂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
無愧於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任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
在已則賊在公家則聚斂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
上牘寒錄上

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措
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
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
期貴顯真劫盜也

董子厚謂溫公為賊光正可對盜詔謂孔子為盜丘也
宇文虛中在金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頌年流落
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推
頰空抱朴角肩奔走尙殷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
秦邪恨最深遙夜沈沈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
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
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
忘不堪垂老尙蹉跎有口無辭可奈何強食小兒猶
解事學妝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寧忘
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
陷金國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閒事云云豈李陵所
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為國師遂得
其柄令南北講和太后得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
年八月開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

日為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
主幾不得脫遂為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審
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次卿曰老子此語衍二
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亂次卿名邦杭州新城人家
兄門生也嘗為戶郎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
著公服執手版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甫嘗從容
問其說公曰吾忽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

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髮盡白嗚呼君子於天下國家事其精誠至於如此古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溫公與蜀公平生友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實兄弟但異姓耳觀二君子此亭良哉朋友子容嘗言淮南監司重賈客也坐累罷去賈子容叔氏微言代之其監司遂往見賈不得通乃賈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為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立於道左我唱拜公即拜此見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諾他日賈出其人遂立於道左使臣果唱曰拜其人遂拜

賈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賈曰這厮在此乃呼過馬首陸刻云乃呼問之其人遂墮賈至其第參拜賈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盃勞之遣去後賈為雪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嗚呼方其為監司時鼻息上雲漢威震動山岳不知其來處乃如此當時出蔡氏請閨門者往往多此輩耳子容名元廣姓張氏華亭人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偽楚僭竊時元用即欲仰藥時煥卿沈子賜尚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為翻其藥曰事未可知姑少遲之

元用自此常憤朱和藥於夾袋中曰偽命至則飲此無何偽命至元用適患病遂以病免此一大節也及時元用知其州一閱其事即曰致仕此二大節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既經江西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曰此賊死於此矣乃會士卒自解髮頂心髮燒灰投諸酒與士卒飲之曰吾與汝輩誓死此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復歸家矣賊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為動數日元用臨城謂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如過吾已與三軍誓死此

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甲使射羣賊大駭皆羅拜於城下而去此三大節也張邦昌僭叛論者以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為抹一城生靈吾鄉傳商霖霖字彬陸刻補吳宋兩本俱空一字後同此何言也當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邪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靈設合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商霖名嚴叟

余寓秀州學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子年二十七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斬少年中性復滑稽俊發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儼然而坐衣裾不動者終日子固心喜之一日此處疑有號文范文正公有言學可終身無爵祿不可一日忘忠義遂無案吞嗟久之余由是遂與之親厚子容罕在齋一日自華亭來參告子才未之熟也時同舍言其鄉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欲羨意獨子容欣然歎息曰使張某他日忝一第決不目捕賊改官子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親厚余舊與先覺在鄉中多遊大慈場時經行諸寺開觀摩

開前輩題名詩句於祖塔得惠銓覽一詩曰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餘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杳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又於靜明寺壁中得詩兩句云瀾深魚自躍風煖客還來惠覺最為東坡米元章所禮其為朴野布衣草屨纒棕櫚為帶時夜半起樵其法嗣門素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稱無油輒疾呼燃竹燃竹得火即疾書之詩人之得句益如此惠覺之詩泯然天成無一事斧鑿痕雍容閑逸最有唐人風氣但七字殊未稱茲

學力不至耳陳齊之謁懋實懋實方捷其子齊之曰公捷令嗣何為懋實曰小兒輩須與捷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不當捷捷之所以敗之也要須喻以道理爾小兒輩自孩提時即當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恥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語之所以入耳者孰會當漸入正處如此則若脚下使識士君子道路矣所謂筆楚豈可無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輔吾之

道理爾平日未嘗出一旦忽出之被吾筆捷其恐懼愧恥之心為如何若然則豈不謂之善教乎今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筆捷之彼胷中固無知又日被吾筆捷者已熟達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敗之歟齊之此言可為教子法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為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慢告之曰益則有若所謂聚堂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鞫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作一隔對云昔年河畔當叨君子之風今日籬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檄其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乘筆權將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願在下筆何如耳

北廬家錄上

北廬家錄上

諸葛武侯每見龐德公輒拜床下龐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床下者已為諸葛孔明而受拜於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觀龐德公則其人物為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蹤跡嗚呼非其盛德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為之屢拜乎孔明視德公固為晚進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視一世乃有拜德公於床下此所以為諸葛孔明也沒量之人只為此一點塵拂不下

德光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為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為他西邊扶起見渠在中間立則為他推一推中間之說甚好德光名與仁德昭弟也本德光先

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依壁為詩雖拾俗語為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即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賢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說奈何曰見程先生去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於學者即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為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待坐伊川問曰記日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抑在何處思叔遂於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

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天經久瘧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經哦一詩云塞北勒銘山色遠浴中遺愛水聲長春天草萊扇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瘳殊可怪也天經因續其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覺肺肝涼浴中塞北非吾事草萊荷花與不忘天經於文裁皆超邁絕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為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謝絕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經姓葉名楙字伯材朱本婺州人以舊字行

天經曰異時嘗在旅邸中見壁間書一句曰一生不識君王面某輒續其下云靜對菱花拭淚痕他日見其詩使人羞死乃王建宮詞也其詩曰畫蛾眉使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一生不識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唐人格律自別至宮體詩九後人不可及也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屬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際獨不羣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處便一時放下

陽關詞古今和者不知幾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客舍休悲柳色新東南西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處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思之一掃而盡陽關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中英傑偉人也後以江陰僉判與子韶諸公同貶知虔州安遠縣卒今所謂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歌始發聲謂之引引者為之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焉故

謂之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正所謂歌也今之播鼓者始以一小時引之詩所謂應引盧文昭曰鄭作棘讀若擊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於是人聲與鼓聲參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參之矣然後鼓聲大合則此在人聲之中若所謂歌也歌行引撥糞之中可見之惟一曲爾三節故引自行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始終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滾繁之類今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或謂之吟或謂之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則一人強分其體製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說又未嘗廣見古今樂府故便生穿鑿耳

高抑崇名始進陸刻進已剖子以為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首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為如何是和氣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戰汗惟恐應對失詞未有反致詰於上者上為倉卒一問亦愕然乃曰今疫癘不作蠱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即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發也抑崇發之至此斯言余觀近世能盡斯道者其程伯淳乎
張子公為戶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鹽鈔見秦相槍秦曰且止若千年不出口口若干年不改鹽鈔矣子公怒乃具陳當時利害俱不聽子公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勢不可行今日事勢如此安得沽虛譽妨事實一旦緩急相公何處措辦遂拂衣而起見趙相公口口口口曰如何子公復陳其利害丞相乃贊之曰甚善甚善子能留心執事如此吾復何憂然子

口口口天下財賦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則子亦小失契勤矣如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錢若干某州有錢若干復數數州子公但呀然趙相曰今所以不即發來者發來國家便有無限財賦也固嘗行文字令且只就本所使萬有一緩急某亦粗有備矣如子之請姑乃遲也勿各見教子公乃大服曰若此豈不是宰相奏會之都不知國家虛實利害但以虛詞益人人心安得而服

龜山作梅花一詩寄故人云欲驅殘臘變春容朱本先

遣梅花作遞鋒莫把疎英輕鬪雪好藏清豔月明中朱本云

時故人正作監司見此詩遂告歸田里朱本云

諸司造船吏董緣為姦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釘四百斤

會善處為其路轉運使偶見破艦一開灘上乃令人拽上而焚之人皆莫測其意既燬得釘二百斤於是始知用釘之實朝廷於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給釘二百斤自善處始善處朱本

吳元獻為宰相兼樞密使范文正參知政事韓魏公富

鄭公樞密副使一時人物之盛如此而韓范二公與元獻有舊故薦之而富公其資也元獻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許夫宰相用人正宜如此顧人才如何耳

安問親故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親故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後之避嫌者雖才如元凱以親故避不敢舉而弄權盜祿者又托此以私恩植黨與

此人君之用人所以為難也

董應求以漢文帝有真才文帝纔一寬厚長者耳初無一毫英武氣優游不事若無能為者當是時外有強藩悍將內有權臣孽君乃中外恬然固雖有七國之

北魏文錄錄

強乃高祖過制非文帝之學然亦終文帝之世不敢有為非有真才而何敢彼以智術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語哉應求字朱本天民泉州人

應求謂子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果擒乎或自有處也觀當時之策信乎殆矣子曰不然韓信入井

匣在李左車不用之後也使不知敵人所取子違頓兵四險地非甚庸將不至此況韓信乎太凡用兵必先為敵人計然後始能伐敵人故鄧公之軍黠布司

馬懿之軍公孫淵皆出於此李左車之計雖為趙之上策然左車未陳此計時乃先在韓信算中矣故左車之計雖妙安能施於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車則趙亦未易下

禹錫問余曰周伯仁救王導始陽言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逮事已解固嘗同車入見雖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傷卒不告後竟遇害伯仁亦

口口余曰不然此所以見古人用心處也元帝與王導豈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與奮起於艱難顛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疑如此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

伯仁之救導欲其盡出於元帝不出於己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伯仁之賢正在於此

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崇必有一朱璟不如是無復人遺矣

子韶與正夫論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說設施只豎起幾個人物在廟堂上也須教太平

正夫謂子韶曰昨強幼安來談語引援甚富某謂之曰若此者六一語若此者溫公語若此者東坡語若此

北魏文錄錄

者山谷語強幼安語卻在甚處幼安無語

陳明作為西浙漕來訪朱本正夫正夫因語次曰昨熱陳亦日夜來大熱正夫曰公安知熱陳笑曰如君

朱本學問高明議論英發固某所不敢企望至於寒暑天下之人皆知之乃謂某不知熱何也正夫曰公安知熱如某乃知熱耳某在開處無一毫事到心故

四時之變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則信寒矣於是益朱本衣妻言今日熱則信熱矣於是減絛給以子言今日溫今日涼皆與陽陰之候不差

北魏文錄錄

毫末朱本今左右簿書獄訟紛然在前而利害禍福之機朱本交戰於中性命且不知所任又安得知寒暑也陳乃歎息曰此真高論

魏公夫人嘗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辨爽悅之其婢既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朝婢子

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淚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為何人曰某人嘗為某州通判公大驚乃

讓其夫人曰此士大夫之女安得輒取為婢夫人謝不知魏公即令與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韓魏公判北京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笏文知吉凶魏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飯召通判而術者得預

焉魏公預與通判易笏令視之術者視魏公笏言某日當再召在相位必當若干年視通判笏曰某日當

進秩當至某官既畢魏公令人厚謝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應誅乃反厚贈之何也公曰珣先欺他

正夫曰茅菴草屋風雨一興輒欲顛仆至廣廈大屋

北魏文錄錄

堂雖震風疾雷頓滅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鳥雀風勁草搖則驚飛鼠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懸亦猶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負以謂當今作四六未有如晦者其謝解散一聯云谷寒難暖喜二氣之或私風引輒回

恨三山之不到真為絕倡也惜其過貪翻為朱本燕穢耳

穢耳

先覺論文以為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

北窓彙編卷上

北窓彙編卷下

施彥執編

溫公為兒時與尋兒戲有一兒快墮水壘中尋兒驚逸公獨不去乃亟取石就擊一竅以出水水流出其兒乃救公為兒時仁術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即後家事大落索通者如雁行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有逃耳願難相挈以行乃偽作一休書遺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於信州汝無戚心事幸即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委

七思彙編卷下

價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倘諸他日還鄉即負千緡當償二千緡多寡進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姬夜夢有羣羊甚富有人欲驅之一人呵之曰此姜八即羊也母得驅逐遂恍然而寤明日姜適至其處問津姬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姬大驚遂延入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姬有兒不幸早死有婦憐吾老義不嫁留以待我我甚憐之欲擇一贅婿久未獲觀子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嫌請之堅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視茶願有自免遂不可得欲返免即止又逐之又止如是者屢追逐之一山上免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免所狂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其夫姜視之曰此殆銀鑕也治之果得銀鑕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返

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允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治致富妻於是攜其妻與姬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負錢者皆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余思其後妻憐其姑之

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是報善人乎

子範謂余曰劉信叔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範曰聞其始與金人戰金人布陣西北是日東南風大急塵沙擊面金人大敗他日戰金人擄上風刃未接風急反塵沙甚焉金人又大敗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犯順內外將士無一人為國家捐軀幹出死力一逆虜人之前驅者望風奔潰相襲為常惟劉信叔守廬州甲兵罷薄糧草單寡當時將士聞然欲散信叔乃折箭為誓勸衛忠義論以禍福然後三軍之士皆為奮激左右支吾卒能以孤壘折咆哮百萬之眾而奪之氣然則返風之異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動天地乎安得遂以為天幸也

北窓彙編卷下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緡其主人至曰君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二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何時曰久矣自

建宅時即藏此錢在地矣汝借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之明道既驗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尚敢言汝借宅纔三年吾遍視其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其尙託一藥方簿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二翁明道雷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醫所書歲月合乃謂醫曰汝詐也醫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與其子之年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有一缺漏處乃不覺醫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氏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醫語塞

北窓家報卷下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無母乃有一婿將死屬其婿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撫之他日吾子長當使家資中分之乃出手札付其婿及子長不肯如父約其婿乃以手札訴於縣明道乃密謂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婿有半資之望故汝依全得至今雖如是某人亦賢也不然方汝幼時豈不能殺汝取全資耶今豈當較其半也其子大悟遂中分之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造庭日述者邑中事無晨夕得以聞管夜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嘗行諸鄉過聞諸鄉人惟此人有悍戾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嘗有監司問明道借兩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顧聞桑白皮出土者殺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若未本至誠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免耳

富鄭公知鄆州有士人出入一妓家久其後與妓競乃

擿其面碎之涅以舉遂敗其貌其妓號泣訴於府公大怒立遣士人至即下之獄數日當決遣之其士人素有才名府幕皆更進言於鄭公曰此人實高才有聲河朔聞今破除之深為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破除也吾亦知其非久於布衣者當未得志其賊害乃如此以如此人而使其大得志是虎生翼者也今不除之後必為民害竟決之

沈文通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教即作薄媚及狐狸者也粗有才然輕薄無行常與一娼鬪亦墨其面及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湖樓凡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步過惟康教不下馬乃驟轡揚鞭而過文通怒立遣人擒之至則康教也顧探吏案舉即判日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崔微媚宮此去三千里且作風塵一布衣遂於樓下決之此可為輕薄子戒

家兄門生有沈君章無他奇但性頗孝喜為狹邪遊一日宿妓館因感寒疾以歸苦兩腋痛其母案其股日兒讀書良苦當深夜開書學中之炭薪故為凍損耳

北窓家報卷下

君章謂余言某聞老母此語時直覺天下無容身處即心誓曰自此不復遊妓館矣後余察之信然此亦可謂善改過矣

家兄門生有湯良器人品甚高詩文字畫皆肅然事繼母至孝家兄既捐館於江西瀘州時良器已登第為江西運司屬官遭權兵革久不與家兄相聞問及舍姪橫往扶護偶於一客次見之良器問家兄捐館沛然流涕乃極力在舍姪營護扶護事良器貧甚乃盡取妻子首飾送舍姪家兄旅櫬得以萬里護歸

者良器之力居十七八子與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賢者其後果與子才善又大為李伯紀所前席其人固可知今又觀於家兄盡力如此信其為賢也故家兄之賢弟子惟孫力道陸處仲湯良器華先覺陳德昭他亦余不能盡知在諸公聞惟先覺不第而卒而德昭猶在場屋良器名口不幸早世遂終於江西

運屬云

北窓家報卷下

家兄門生有施大任嘗知秀州嘉興縣始視事訟牒逾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無理者得七八十皆科舉是日決捷至暮其不盡者明日又行之自後安告狀者往往皆屏跡

德昭有親王子思知海鹽縣視事之初其訟牒亦如大任時子思不問獨摘一無理者對眾痛杖之杖訖子思往入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教云知縣已飯諸訟者飯罷指揮其無理者遂用錢抽取其牒去及子思飯罷出已失其半矣由是言之為政不可無術

正夫曰人言漢高祖能用張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哉實子房用高祖耳然觀高祖一村漢頗識道理能聽人言語遂將驅使之見其時來因為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靖節隱靖節何嘗隱正是出耳

正夫謂子才曰口口入雲間妙矣然猶未若懷禪師云雁過長空影齒寒水說來似誤今改正 水說天今改無雁雁之心雁無遺蹤之意

正夫曰響之射者左亦見是右亦見是的前亦是是後亦是是射者左射右射而射背射不論如何只是要中的如何是是曰仁

正夫曰宰相須識體若不識體如何做得他王介甫為

宰相每與百官爭一事皆親書細字至數十劄子猶不已此豈是宰相體

正夫曰天下有幾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繫至天上不知有幾層也自家須要在一層上立地坐地始得

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積於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即道花遇竹即說竹更無一毫作爲故子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卷卷蓄遇事時一揮

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直朱本豈似發其藏此但隨所觸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發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色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

或謂惠勝仲曰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絕或幾於遺勝仲曰胡爲其然也茲歌自是日用乃不變常耳安得謂之遺也子韶甚喜勝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聖人既當厄亦當輟其日用事以圖所以出

厄之道至圖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既逼兵革交至乃安坐不顧是愚耳何得爲聖哉故孔子所以雖弦歌不輟終微服而過宋也

正夫說萬物皆備於我所謂狼如羊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備之

正夫謂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喚而作當是子路有省處

東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聒兩耳至有終席莫不交一談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己之

厚也值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盃酒之閒惟終日談笑耳

舊傳陳無已端視詩云人言舉士莫作事神奪鬼偷天破碎神言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工也今本乃作鬼奪客偷殊玉石矣此當言鬼神不可言客也

余聞王補之性至鈍每課百字至五百徧始能成誦然精苦不已積久忽自通達王補之之名聞於四海故知學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鈍不問朱本也子思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

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是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毛澤民題西湖靈芝寺可觀房茶竹一絕頗佳云塔前紫玉似人長可怪龍孫久未驪第放煙稍出簪去此君初不畏風霜

有一相識妙於醫沈元用謂今之和扁而論者勿之過年來頗覺聲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賄重財故也子容

日醫之好賄重財已非其道况一好賄則有命於其開矣病者之差不差則係其命之厚薄近此人之多失豈非坐是乎

天經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夫子所以賢顏子也今人亦云簞瓢陋巷我能安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命世朱本之才使小出所長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可宋本苟進乃安於陋巷此所以賢也今之人無材無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貧汝不安貧欲將何爲蓋廟堂之上本是顏子著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顏子之地矣然

乃能安之此所以爲顏子也問問溝壑是汝若身之地今在閭閻溝壑中適其所爾又何言安焉天經之說然朱本今無志氣人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賤豈君子之樂哉然而不去者以我無貧賤之道故也

既有貧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爲去貧賤之道豈不以學不講歟豈不以行不脩歟豈不以不才無能歟此所以貧賤也既以此得貧賤在我首求去之如何日夜講學日夜脩身日夜進其所不能三者既盡求其窮我者已不得矣然後貴賤貧富舉付之於無足道爾今乃惰慢荒逸一無所爲而曰安貧朱本云我能是安於不才無狀耳豈得謂之安貧哉又曰貧者士之常且只問他如何是士

子韶嘗夜夢陳子尚夢中憶其已死乃問曰公尚甯滯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厭於生我亦何厭於死此語殊有理

陳履常以監司非其人置其酒食於廳角余既書之矣案此事前未續以語茂實茂實大以爲過當曰譬如見富是缺缺以語茂實茂實大以爲過當曰譬如

陽虎餽孔子豚孔子不應棄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論一時未有以荅茂實且方與他容語遂罷已而思之陽虎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以施氏食我以禮因知孔子食於他或不飽也推孔子不飽之意則陽貨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余深疑此事君子於辭受之際受則受卻則卻豈有受之而

曰心卻余固此論知孟子之言所謂心卻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有如此者口口朱本云古人倘實如此者多

如此者多

如此者多

如此者多

如此者多

如此者多

如此者多

如此者多

受享其利而曰心卻是矣語爾陽虎之豚正心卻之物也

魏公應為徽州司理有二人約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雞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雞鳴尚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回甲家乙不至遂至曉遍尋蹤跡於一竹叢中獲一尸即乙也隨身有輕齎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

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閒獄遂具

游議師雄殿院子也知真定日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北人皆席捲而去燕山大饑朝廷命府州輸糧調牛車所在鼎沸惟議無所為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諸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事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尚求蒙處分奈何諸縣且行矣議曰俟諸縣行乃曰已而諸縣皆行議乃口

吾所以不敷汝糧調汝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議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齎輕資往釋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銀一一為區區說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莊糧運全集米價頓落焉河北等路米有餘遂釋納之先至者以糧兌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遺人遂以餘金買之

果皆乘車以歸朱本云皆乘而歸後其事聞於朝朱本云遂擢議為河北運副朱本俱作議

鄧光祖知嚴州其時當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塘所

北廳災錄卷下

拋除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經意乃徐集諸里正各置之即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紙令各具其界中凡寺凡廟凡官道有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視之皆合遂令里正伐之官持與糧不須與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數他郡縣皆望青斬伐所殘人家藥及民家要害處甚眾而吏復索緣求乞於其閒所枉駭然惟光祖絲毫無侵於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過諸縣二者頗相類故併及之

有落解者作啟事痛詆試官時丁孫光為試官復其啟曰俯知有司之不明仰見君子之所善又云嘗俾志氣塞乎天地之間無使精神見於肝膈之上又曰韞匱而賦何妨於待價之玉踴躍自試真所謂不祥之

金 鄭毅夫以園子監第五人發舉意不平為謝主司啟事云李厲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猶可也又云騏驥已老甘為馬以先之巨鼈不置置碩石而在上

子詔言舊聞里有人以賣餅為生以吹笛為樂僅得一飽資即歸臥於家取笛吹之其聲然之聲動鄰休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良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何為易他業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

一金朱本云錢不幸有疾忠難汝將何所賴朱本云汝其人曰何以牧之曰吾欲以錢一千播使汝治之可乎

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濟之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論之乃許諾及

北廳災錄卷下

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算之聲兩其人大悔之急收其錢送富人還之於是可賣餅明日笛聲如故

劉若虛言京師有富人欲得一行頭冠其人有人薦一人往富人御之其人謂其所薦者曰某何以得御幸試問之薦者問富人富人曰我觀其人不能忍飢此不足掌財薦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誠不能忍飢只能忍飽富人聞之遂召其入用之果滿意

子詔言某在史館方知作史之法無他任屢極其文耳

俞與材說其所知史係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京師呼勃荷其家富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於史史乃以尊酒飲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師被圍史絕城出時城外悉為燧燧四顧人馬復寂然史就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為至此去咫尺即大兵不可前幸當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問君為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即賣勃荷者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城外皆灰滅汝獨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得保全至今然行即遁耳且謂史曰此人今當至官人當伏牀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為與此人善曰家本旅店此人曩時作河北商往來京師十餘年常館於吾家吾家待之甚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開爾後二日所謂千人長者遂衛其家出圍史因其人得免案金人敗盟錄言金人本小國一旦崛起今據其

北廳災錄卷下

三思身事卷一

聞者乃往來京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崛起者非一日也朱本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思遂能免於死恩之施人其報效乃如此

法言謂身將以信也如誦道以信身雖天下不為也叔祖曰身所以行道也道之誦信係吾身也豈有身誦而道信者乎南子禮所當見也陽虎禮所當敬也二者皆禮也非誦也孰謂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乎

楊承功之喪余在焉有弔客至或先哭而後拈香或先拈香而後哭二者孰是余謂先哭而後拈香是蓋其人始死往見其柩則哀情已生是時何暇為禮便當哭爾哭畢乃拈香宛與始與之為禮且令孝子出見當先與之哭乎當先致其慰勞之辭乎是先必與之哭爾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後稽顙周人先稽顙而後拜孔子曰吾從周楊承功也

六義之說新義以風雅頌即詩之四始伊川謂一詩中自有六義或有不能全具者如新義之說則風雅頌安得與賦比興同處於六義之列乎蓋一詩之中自具六義然非深知詩者不能識之夫賦比興者詩也

北魏文錄卷下
風雅頌者所以為詩者也有賦比興而無風雅頌則詩者非詩矣取之於人則四體者賦比興也精神而脈者風雅頌也有人之四體使無精神而脈以妙於其閒則塊然棄物凡作詩者孰不有賦比興然不能善其事亦塊然棄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其精神血脈渾然於制作間於是風雅頌焉風者何詩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詩之合於俗者也頌者何詩之善形容者也此三者非妙於文辭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之極致而聖人之所剛定者也故三物皆具

於三物中而風尤妙蓋風有含蓄意此詩之微者也詩之妙用盡於此矣故曰言之者無事聞之者足以成非詩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大義之首也歐陽公論今之詩曰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知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此近於六義之頌也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此近於六義之雅也子尚說君子嚮晦入冥息以謂嚮晦入冥眾人皆同之而未嘗息惟君子然後能息吾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詩每在學至休沐日輒置酒三行率諸生歌詩於堂上閒居獨處杖策步履未嘗不歌詩信乎深於詩者也傳曰興於詩興者感發人善心之謂六經皆義理何為詩獨能感發人善心而今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心乎蓋古之所謂詩非今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也今之所謂詩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聲音之道也古者有詩必有聲詩者若今之樂府然未有有其詩而無其聲者也三百篇皆有歌聲所以振蕩血脈流通精神其功用盡在歌詩中今已亡矣所存者特章句耳則是詩之所謂神者已去獨其形在爾爾顧感動人善心不亦難乎然詩之猶可考

蘇仲虎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繫此辭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誰道獸來射之者人也

耳以此發之聲音自有抑揚之理余叔祖善歌詩其旨當不出此雖山嶽人學詩請必先歌詠之歌詠之餘自當有會意處不然分析章句推考蟲魚而強以意求之未有能得詩者也

北魏文錄卷下
九思身事卷一

仁宗一日視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掖事以謂陛下當休養聖躬上笑曰寧有此夜來偶失飢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飯偶思食燒羊既無

之乃不復食由此失飢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於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一啟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為故事不知夜當殺羊矣故不欲也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虞子孫之多殺故寧廢食嗚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閒深仁厚澤橫被四海也

家兒門生有孫力道往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困有婦婦挾二孤孳然從子進既不能為之資年浸老嫁無售者力道深憐之每自

誰道鬼來如此安用釋為三復其言乃知聖人有微旨益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今詞中本無已參之孔子乃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而詞中乃不見弓矢是所謂藏器於身也聖人之旨豈不微哉

仁宗嘗與宮人博戲出錢千既輸卻即提其半走宮人皆笑曰官家太窮相輸又惜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為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者也我今日已安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樂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真千載盛德之君也

北魏文錄卷下
三思身事卷一

北魏文錄卷下
三思身事卷一

北魏文錄卷下
三思身事卷一

北魏文錄卷下
三思身事卷一

北魏文錄卷下
三思身事卷一

北魏文錄卷下
三思身事卷一

念使我奉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手姿貴官願官爭欲娶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語舒氏婚及舒氏歸已白髮滿頭矣力道與之懷如平生嗚呼世稱對廷式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豈減廷式哉力道蚤年以貧不娶乃獨以教養孤遺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鏡塘人終於江山縣丞家兄門生有陸虞仲崇寧初回家兄赴省試明日省榜出是夜舉子無睡者惟虞仲酣寢如平日黎明報虞

北地文獻卷一

三讀書齋藏書丁

仲過同舍皆諱以入曰虞仲公過矣虞仲方覽乃徐問曰彥發過否同舍曰偶遺虞仲曰彥發不過吾事未可知矣復酣寢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登第後愈篤學其在仕路以風節著後以監察御史召未及供職而卒虞仲名韶之即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扇圍牀大如鏡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圍扇貼兩太陽則溼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詩善講說其講說多自設問答以辭氣抑揚其中故能感發人意故子韶謂家兄講說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開治詩者多出家兄門

前後登第者數十人而家兄反不第豈非命邪曩久困太學嘗有故事一聯云池塘綠柳又是春風河漢夜明忽驚秋月當時大學同舍者皆誦此語後推恩為某州會昌縣主簿奉家兄諱國先字彥發

禍福報應之理淺言之則不驗深言之則近怪故儒者之於禍福可以默會難以言談也古今論禍福者多矣惟子韶必論以為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其氣正其氣正故禍福之應亦正也唐虞三代之下聖人

三讀書齋藏書丁

不作故其氣亂其氣亂故禍福之應亦亂也然其間不能無小差者堯之聖而丹朱失天下舜之聖而商均失天下其善報為何如瞽瞍之不仁而舜與鯀之不仁而禹與其惡報為何如以大樂言之則子韶之論似也然如向之所論則禍福之報莫切於父子又親當葬葬之身故不能無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釐奈何不達理者指夫顯天陌壽之事便疑其不驗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達之則禍福之理庶乎能默會矣

北地文獻卷一

三讀書齋藏書丁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試官一門生亦與試其試官盡授平生所作春秋又云陽中當出某題某題互熟記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陳阜卿益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領最罕此不可不為計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試早聲明日當奏名是夜有一試官忽驚鼠鬪不可睡聽之鼠鬪落卷籠中共試官起驅之則寂然無有再睡其鬪如初審聽之果落卷籠中也又起驅之復寂然如是者三其試官乃心動曰豈是中有卷

子平燭燭盡取落卷閱之果得一書卷大佳試官曰事已定雖得此何為姑留之明日試官方會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試官起白知舉曰春秋止當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經分數矣今止取若干人於書額太虧矣之行處分遂袖中出一狀稱說云云知舉曰業已定奈何其試官曰固知無及矣然今日論列之萬一有請罰庶幾免舉爾試官曰去一春秋易耳顧何所得書卷乎其夜來試官遂陳鼠鬪之事皆大驚因出書卷觀之眾皆稱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門生也其

北地文獻卷一

三讀書齋藏書丁

春秋試官猶爭不已眾人不可竟見黜而阜卿宗卿皆過豈不謂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子韶榜中有許叔微嘗夢有人告之曰汝無及第分叔微夢中遂懇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曰分止爾奈何叔微曰行陰德可否其人領首而去叔微自此遂學醫頗有得無何其鄉中大疫叔微遂極力拯療之往往獲全活者頗多一夕復夢其人唱四句云呼盧殿上請何是主王陳開隔呼六為五及是楊子韶既魁王郊第四人陳祖吉第五人叔微第六人

叔微又係該恩人陞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謂王陳開隔呼六為五其親切如此呼盧者傳臚之謂也關子開頗有前輩風嘗為鄉校直學令開圖書匠開圖書匠姓蔣年七十餘子開時年亦五十餘蔣既開圖書至索價若干子開倍以若干不可又倍以若干復不可子開素負氣乃搥圖書於地曰老畜生乃爾受錢乃叱曰去安用爾印為蔣色不動乃俯拾其圖書徐內懷中曰直學無怒老夫雖賤然當與先長官往來子開聞之悚然乃拱手至胸曰唯唯又曰長官當有一帖老夫尚藏之明日取呈明日其人來子開冠履如見大賓者禮畢蔣遂出其父帖亦止令開圖書其後乃署名曰灑上蔣處士子開既知父執乃謝罪曰某不知昨日遂失禮於長者蔣退乃竟送出門而去蔣布衫短履傲睨王公而子開實世家又盛怒如此一聞先人之語即悚然改容遂與其人為禮如此

北地文獻卷一

三讀書齋藏書丁

此 第氣可喜子開名演有詩名江浙開進道說張安道年德俱高士大夫多往拜之公初不合止有孫延嗣為麟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君

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

姪然前輩受拜各自不同呂原明言歐公有故人于

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荆公溫公始答拜至與其

人通寒溫敘父兄交契詎再拜始不答如此則受半

禮矣吾鄉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

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

禮不同如此然以子意觀之荆公溫公最得中制

進道嘗酒酣書乘流則行過坎則止攻苦食淡吾素懷

也或人厚我使紅裙傳勝盤列珍羞吐之則忤人茹

之則忤己當此之時但付之一笑陶靖節所謂解來

為之盡既去無吝情其此之謂庭先見此語乃指乘

流則行過坎則止謂余曰要須古人下語至進道之

言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此語便不然而又曰必如

此乎進道此一段語最宛轉庭先意直須隨波逐流

方明自枉姑存於此使後人觀之果庭先語然乎進

道語然乎案庭先未本俱作庭先誤

進道雜書云上士雖不讀書亦佳下士雖讀天下書亦

不佳惟在哉正當讀書日進道此語殊有味然雖

上士安可不讀書進道第一等人乃自處於必讀書

蓋可知矣

余隣人歲畜一犬每滿一歲則賣之屠者至捕犬犬跳

梁號叫雖屠不敢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間

見主人至乃搖尾帖耳作啜聲至以其身指摩其

主人以為護己有所恃也俄而掄之以付屠者使人

不欲視余謂鄰人曰汝無賣犬犬可憐如是況平日

有吠盜之功乎犬直幾何吾當歲授汝直隣人感余

言亦不賣犬

張九何鎮蜀凡官於蜀者既不得以子屬行及到官例

置婢惟九何不置官屬遂無敢置婢者九何聞之遂

買兩婢官屬乃敢畜之九何將去任呼婢母囑之曰

當善嫁此女且厚贈遣之猶處子也

杜和公之身得請旋於洛中置一宅居之時歐公為

守和公入宅即攜具往賀歐公見其門巷隘陋語公

曰此豈相公所居者當別尋一第稍寬者遷之公曰

某今日忝備國家宰相居此屋謂之小固空然異日

齋即承務居之大是過當竟不許

北魏文錄卷下

曹武惠平江南詣閩門梅曹彬勾當江南公事回而杜

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次前鄉貢進士前輩所以處

功名富貴如斯而已

溫公每至夜輒焚香告天地曰司馬光今日不作欺心

事夫君子行己固求合於道既合於道何必天地知

之而天地亦豈不知溫公何必若此哉溫公之為此

蓋自警之術也

劉器之問道於溫公溫公曰從不妄語入自謂平生不

妄語此事不學而能及細看之始知人豈得不妄語

如與人通書問教開闕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語

也

趙清獻公既致政歸其清脩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懸之

空室曰恐穢觸神靈乃挂於床使陰乾推此其有欺

暗室事乎

清獻公平時類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殺核皆

豐

吳十朋家買鰻一斤得一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纏

其臂解去乃斷之復急纏其臂至斷盡其尾方定又

異日學中京驪湯正騰沸乃以鰻投之鰻皆跳躍湯

中有一鰻飛至屋梁乃復墮而死嗚呼可怪也已故

鰻雖不可不戒貪生怕死同於人也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性嗜噍日羹數噍一日其

者炮噍以為熟也揭釜蓋有一大噍仰伏於釜頂乃

復入於釜中須臾揭之其噍又仰伏焉庖人憐之其

廚適臨河乃縱諸河羞其餘噍以進主翁為其少以

為益之也鞭之兩髀皆流血庖人痛甚卧竈下既覺

頓覺痛止視兩髀則青泥封其創詢之俄而見噍自

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實告主翁主翁感其

事遂不食噍其後遂捨其處為寺即今黃家寺是也

有字維心亭說者曰君子身雖處險而其心常守子精

以為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謂必如是乃亨耳

維心亭曰又坎豈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所

以出坎之道乃但維心亭乎豈曰坎險也行險而不

失其正乃以剛中此亦釋有孚之辭夫剛中之德行

險而不失其正則君子處險之道盡矣然則維心亭

乃言出險之道也亨者出險之謂以為君子欲出險

乎維有此心耳除吾心術能出險之道聖人既陳所

以出險之道又指人以出險之路其釋坎之辭始兩

盡矣他日子正過論易曰近思有孚維心亨未得其

說偶一日開書卧乃聞隔屋兩脚夫當渡江其一夫

曰錢塘江甚險汝記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

有孚維心亨也余曰余此說舊矣子正名景瑞熙仲

姪

子正謂余曰孟子論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伊川則以至大至剛

以直爲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大至剛
爲句其下日以直養而無害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
浩然之氣於直字全宋本無功用以介甫爲句直字
方有力余深喜其說以爲子正於學問知求日用處
矣然有人不然者浩然之氣安能無一直字無一直
字則不成浩然之氣矣何者直正是氣浩然正是養
無一直居其中剛必至粗暴大則成荒唐又安能配
義與道乎

東齊之謂余曰子貢爲知見作故孔子特告之以汝與

北窓家錄卷下

至誠齋讀書了

可也孰愈蓋欲其自口口口中入子貢不領反入知
見中走故曰回也聞一以知十陽也聞一以知二孔
子復曉之曰吾與回皆爲知見作不爲知見所困者
惟顏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齊之名長方本福寧人今
居平江

高抑崇說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謂脩其天爵而人
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也若欲其
來則與脩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
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茲四人迪哲於商不言成湯於周不言周武宋本說者
紛然子才曰無逸一篇皆謂享國長久所以不言湯
武耳然後報說皆破文字有如此分明而不見者亦
可怪也

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使言
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
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都了他
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庭先宋本

北窓家錄卷下

至誠齋讀書了

滕元發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二人以犯諫見黜後復至
殿前仍居第三時鄭獬殿頭楊繪第二人或問元發
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負今止得第三何其次也元發
曰只爲鄭的解楊的繪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賀之皆交贊其三元之盛沂公正
色曰曾當時應下讀書意本不爲此二字又在太學
時至貧冬月止單衣無背心宋本上有心字寒甚則二兄
弟乃以背相抵晝夜讀書人或遺之以衣服皆不受
蓋是時已氣蓋天下矣安得不亨達

劉德初白蒙亨劉觀皆太學名士太學魁往往三人皆
專之一口當在場中會卷子德初先出之犯諱二人
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諱二人亦不言最後觀出之
復犯諱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喜以謂二人犯諱
魁將誰歸及見黜始知皆犯諱此何容心

有一青陽衍治周禮赴上舍試其鄰座有人過午猶關
筆衍素不識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筆何也
其人曰今日偶因此題猶未有處奈何衍即與卷子
合體之其人得衍文會其意須臾立就榜出行魁其

北窓家錄卷下

至誠齋讀書了

人本經第二人皆中其二人交至今職榮遺集中
人言鄉中有士人至口在場中雖骨肉至親扣之卒
不告一辭而其人實高才平生詩文混之東坡集中
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猶困場屋陳早卿兄弟
口口口口居常卷子合所知悉觀然兄弟皆早第由
是言之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監賦云運放才聖天臨兆民監行事以爲戒納
斯時於至純上覽卷子讀運放元聖乃動容歎息曰
此謂太祖讀天降兆民歎息曰此謂太宗讀監行事

以爲戒歎息曰此謂先帝至讀納斯時於至純乃棟
然拱手曰朕何敢當遂魁天下此賦雖不切題然規
模甚偉自應作狀元然當時破此四句亦豈有此意
偶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間得失往往皆類此耳宋本
於至純朱本斯
時俱作斯氏

庭先見子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待立七十餘日
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爲七十餘日不語
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處但只此一
句亦不是容易庭先宋本

北窓家錄卷下

至誠齋讀書了

嘗有數相識間會話有一相識言舊有人於常買家以
錢三十得一子石子石卵也漫用壓紙有人見其石欲
得之遂酬錢數千其人見其著價高心疑之未與後
遂增至二十緡其人見其著價愈高其心益疑以爲
寶也遂不與然持此石屢年無他異人亦無顧者但
見所知則摩挲其石曰此當有人酬二萬錢矣如是
又屢年其親知謂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雖有疇昔
之價然卒無也異爲公計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
異就如其價不過失二十緡而平生之疑以決豈不
快哉其人然其說遂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極然
清流也人皆異其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石將何爲
時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異時有人亦畜一石初不以爲異胡人見之驚歎不已
遂願得之石遂酬萬緡其人亦以時價高矜豫不與
其胡人守其石而不去後遂增價至十萬緡乃與之
人問胡人此石何異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
使人諦視之乃有一朱本馬現石中有飛動之狀人
問曰此石固異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名龍駒石以

才浸之飲馬輒生龍駒此無價寶也由是言之則其人之欲得子石意者亦若有此類用耳

餘杭葛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謂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然幾形似之也跌萼植蕊皆成眞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以定其色目也葛氏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和開天下既奉祥瑞徵宗亦喜玩好物故天下異贊咸稱韓頗皆得稱賞葛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往

當出口口口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遂不復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盆開於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即成花頃刻無差一屆爵賞遂失其技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類多香其紅者殊乏香今花以香名於世者白者居十七紅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種而瑞香亦纔瑣碎小紅耳不惟名於世者難落田野間雜花之香者不可勝數大率皆白色而紅色者無一二也固知

戴其角者闕其齒傳以翼者兩其足此理在天地間無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口者殺人桑白皮出土者殺人魚無目者與鱗逆者殺人如此十餘種魚無目與鱗逆者固未之見也今人烹炮豈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依其無出土者然亦未嘗見殺人他物亦爾是果古人不足信歟余竊觀本草之論藥如左氏之論禍福凡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皆以

爲得禍本草言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皆以爲能殺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未必遠得禍而左氏斷之以必得禍蓋有得禍之理也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遠殺人而本草斷之以殺人蓋有殺人之理也既有得禍殺人之理則安得不慎今人食物偶或不死者蓋其五臟和平血氣強盛幸有以勝之耳不幸而是中失調血脈方亂則又以一物投之禍莫測也

右北魏彙錄二卷爲姑蘇吳岫藏本後有祝允

明跋語似出依託姑置不錄然其本較秀水朱氏

潛采堂傳鈔者特爲完善如下卷關子開合蔣處

士開圖書及與弟子東拜米元章二事朱本全缺

其他脫誤尤多朱本近刊於奇晉齋叢書可覆而

按也彥執鹽官人名德操字持正咸淳臨安志

十七有傳而祝跋云諱國賢錢塘人或別有據歟

浙東全謝山先生極推重此書錄其題識於竹垞

跋後俾讀者益知所景仰云

嘉慶己未七月既望欽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附錄

北魏彙錄二卷宋施彥執編子得之海鹽陳璵少

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子借鈔其書稍稍

流傳於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

生不婚官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

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

顧天下開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

先覺也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耶

賸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

賸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

賸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

姓氏者矣進道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簾臺公餘詞一卷子所藏有之歲在柔兆執徐秋七月竹垞朱彝尊書

持正先生頗未略見於竹垞檢討之跋然未足以發是書之蘊也是書厄言數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於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足資參攷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如周正夫者謝上蔡

之弟子其人姓氏僅一見於橫浦之集而是書載其言甚富皆能發明正學陳長方者王信伯之弟子所附見於信伯語錄亦無多而是書所引堪相

疏證陸子證者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軒之師其學別傳於紅泉雙井之閒百年以後尙有薪火乃宋史於艾軒傳中但載其字而失其名求之和靖之

集又無有徵是書則吳下源流將安所溯乎他如樂待御光遠乃龜山弟子施庭先者亦信伯弟子

皆於此稍得其緒論子續修宋儒學案是書引用獨多因歎持正若不以病廢其所造不止此也持

正與橫浦爲心交顧橫浦墮入妙喜之學而持正

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鄭全祖望謝山題

嘉慶五年重九日桐川顧修棗廷氏錄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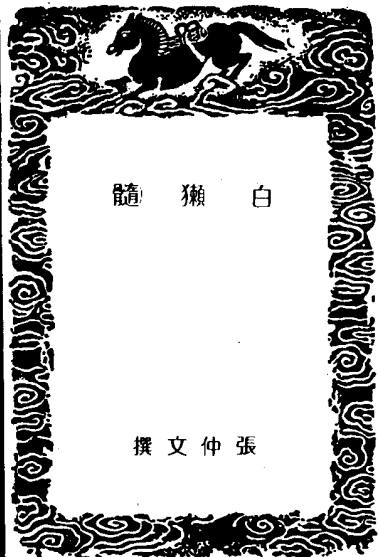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北魏彙錄卷下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八

白領

宋張仲文撰

寧州朝高文虎知實舉日以天子大來朝自為賦題試貢士而舉人
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固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
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哀金作綠帳贈教禽獸使人趨十一郎
寓意以談之其中有云鼠猴搗粉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會馬語
書而咸知所出入反不如後使人因從官梁李斌沈沈沈沈沈沈沈
英高君會于官莊召至呈使因以此帳張于園高君見之曰此必
淳為之耳淳台州人後於毛自知榜第三名及第
嘉定丁丑九月臣條奏孔熾羅知高安孔本三衢人乙亥生仕至都
官以女為門人鄭復禮盜去遂有此玷復禮乃朱嘉士人因善醫
而為孔門館廩與諸子游惟館于民家先數日前因見行報博難
者此以三枚十復禮傳之以般錢稅之得錢成欲盜此女隨手
得純字更借取一祝再傳而又純漫遂因孔君未於牙齦壇是夜
復禮盜此女令弟若禮携往姑蘇連曉本家覺復禮與諸子責
警警捕人根緝後以復禮之館告獲復禮禮禮但徒刑編置而
此女姓免刑押歸本貫且復禮初以博錢下其言以或者謂使其
當時不博得成或無此禍殊不知造罪背理豈有幸免而鬼神亦
得陰治之故使之博成而作成其罪夫且夫性薄之聞不謹分嚴
豈特孔氏之家乎皆托於報報恐未當理

慶元間有士人善藥上書乞正奉常雅樂東仲遠承祖王此議遂斯

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備出大樂
首見錦瑟琴問曰此是何樂樂師已有識文之歎正樂不識樂
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琴之象官咸笑而散去其
議遂寢至今其書流行於世但極文而言耳

紹興初行都置誼曰洞洞張河翁娘一似六軍之教場忽民開道火
自大元子至新街約數里是時皆著舊屋後嘉泰初童話曰撤也
又曰火氣燒燒大小皆語及此忽悉香楊浩家遺火自龍舌頭
山延燒至及山門外船場自南至北僅五十餘里楊浩父子傳家
海南其時守臣趙善堅殿帥吳儀步帥夏侯恪因是罷去
紹定初御街中元前賣糶于者日為三火下店如此兩三慶先因鄰
德懋家遺火焚燒中元及御街數千家時有也紅佳麗地及慶元

廟五十八

礮場之語後三年開中元後婦戶李博士家遺火焚燒中元及大
街十餘家是在家飲酒者府吏王德用妻坐被罪至四年九月
開李博士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芳家路山
亦僅五十餘里宗廟前司一女道蓋中元及為灰燼此三火之滅
明矣王德取縣是時守臣林介殿帥馬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嘉定開闢廣交政廷臣有以知守三策為言者謂戰為上策守為
中策和為下策是時胡榘侍郎專主知議會入朝時四明表焚侍
即與胡公廷筆專主戰守議仍以物繫胡公願遂下侍從臺諫集
議後表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表君曰
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走長安舉朝其議諸生願祖帳應多
行路難去草堂知困寄梓彈烏何事却驚驚非老子還同傳逸
仗時人品深看今江東會使狀元公甫即其子也

秦檜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
年師垣處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取土盡堆積積積及門有無
名人題詩于門曰日格天閣在人何在在天閣乃為宗家輸賜金
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曰疑於那那野笑談便欲與羅
織尺咫那知有無無寂寂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瘴瘴陰陰死
平原甲第即瑞石北皇為第後開禧末罪遂後改為寺監齋舍生
有題二絕于壁曰撤天聲勢愁水山唐廈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
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蹤不
知卻為金多爭以盧明庶不重兩詩皆用筆草即場事然權勢
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著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日招郡學高不
在家熟訓子希舍而善生者實無所知乃聚家人不能成其
第子但妻廉依隨而已忽教希舍以日望祠孔聖金匠依公序舞
宋儀制爵世禮等依奉常行禮同里黃子由尚書聞之欲發
會從善知悉令毀棄而遂喬生後希舍公伴紹興日令苞人造
子希子欲賣到食單問屬吏某子史曰草頭下著加即授筆書
下用家字乃家字耶人曰樂于家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
正公趙清獻公履忠惠公朱忠靖公趙忠簡公史趙 味毘陵守
僕民祠之從善舉帥浙東日使門吏論著宿經念兩司陳乞以
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可一時奉承從諸既成有郡士朱萬年
題詩于堂曰師等使家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郡王大家飛上梧桐

樹自有秀人說短長
行都人貧身貧乏者以其無常產且大借錢造屋產產作觀此浙西
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其或借債等得錢有先飾門戶則有漆
華裝折却日逐糧米而食妻兒皆衣敝衣既足而帶金銀釵釵
則質彼似此者非不知為費欲其外觀之美而甲心樂為之耳其
語言無實亦可謂如語年中則曰日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
口則曰一簪牙齒語仕役則曰小差道如此等淺薄之語甚多
嘉定癸酉臣條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草蓋出入而天府又
復禁止勿有外郎金學士人入都不知所禁後復入公府士人乞
供對而書詩曰冠蓋相空古所然易為尊且從權中原多火黃
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遠埃捕人而遣之然皇蓋然非中朝

所宜用者

嘉泰末年平原公持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
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曹傘不由裏面後堂宗恭
淑后上仙而曹氏為婕妤平原特以為親屬偶值其真富國進明
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
平原難憾之而無罪加焉
有一世實官王任浙西一監當初到任日吏輩來獻物數百
千仍曰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令作一狀并物白解上可以為吏
輩以此欲污之吏輩而民等皆告再四而乃令取一櫃以其物悉
置之於櫃中對眾封緘實平屬治戒曰此任中有一犯犯即發此
任內吏民警懼課息俱備以至於任滿歸舟之次吏白驅櫃此

所宜用者

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獻史書幸得單據于舟載而歸夫
又有內司出官者姓王人初任江右一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
剝吏民不堪忍於出巡之次偶被市民邀請于宅中宴飲直抵三
鼓飲散而歸幸首醉倒初以為市民奸客不暇詢其蹤跡越月
餘意司差人運捕兵卒及此尉竟置不理是夜尉携其卒強
盜一部民家資財司旗仗等語于憲司而亦有獄尋究得乃其飲
于民家其被苦吏民乘兵卒之醉取其兵器故為尉來劫掠以敗
其任後奉成削去仕籍

環衛官趙逢知泰州蔡開作教官每過廳一揖而已表官問開教授
何故待使長之薄開云西班不足道逢聞之置之不問若彼此小
人萬一對家官問開開基太祖是東班是西班開有何說儒生十
管之量傲而自滿開自小職事叨胃入臺專務以勢力巧象削整
州太守應命不前以私害公而上既後出臺除太常少卿點檢不
曾作色清臺補出首言傲長官之一端也

有一朝士嘗為相守有賢者以醫藥出入門下頗相善偶元日夜漏
未盡在客次伺質初至已有一客但見此客時時道入廳事詢問
報云猶未醫亦不敢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云猶未繼而追曉辨
色突怒罵遂釋榜不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守言
之問其狀貌乃其先也云適昨夜飲酒過多遽墜方享祀耳蓋大
鬼本陰雅夜可以來耳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泰州在客位其同鄉者謂為吳郡人即云歐
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與會自請飲于石湖先生書曰號
曰我楚州人歐本歐與翁上壽歐植材宗室元來是皇族雨下水
從臺上來石湖入參大政其人尚在選坑老家軍其人來下呼召
參政接見頗溫語問官之好謙和其老款無用

李晦菴梓伯知杭州除湖北倉使被召除太常寺丞呼太丞一外道
而知州來于堂入丞相客位問有甚官履候報李太丞相知州著一揖
而已更不交談忽發問云公大方脉小方脉都理會得又問病也
治難答曰某年治春生心術不正之病丞相先請太常寺丞後除
秘書省入臺遷侍御史知州者來相見獨請茶罷湯湯然編茅湯
開借初權臣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各
賦香景以都城外土物為題特一朝士姓俞在座分得游春黃浪
詩戲與朝士唱和以足俞即賦曰兩脚指空欲弄春一人頭上

白爾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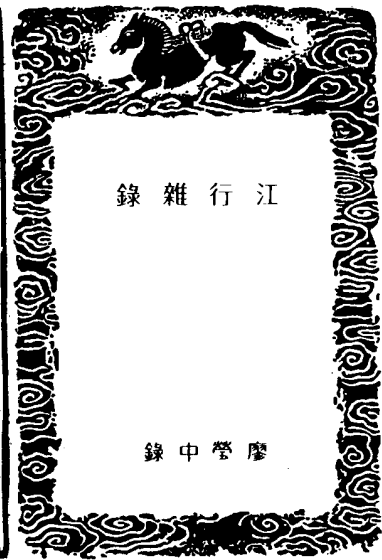
又安人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高陌上塵海有所幾幾出知若
管使嘉定辰辰邊多變果於金門也亦有香花開
西湖僧儒書以詩上權臣云我木田中一比丘却乘馬不乘牛如今
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為誇已遂藉其衣
鄭剛中之鎮蜀也眷奴問剛中所居曰富春坊忽民問遺火鄭公出
鎮於火明中獲一披上有詩乃借東城海棠詩為之云火星飛上
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
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揚揚備古今詞話中亦有一詞
韓通尚書乃開權臣之叔長戶部日嘗親民訟有姓祝人技詞乞
文還賞過光顧謝冊王錢而逸天下所造官司及索其餘欲計其
直次撰文思院申陳云其徐王已經蓋泰辛酉回祿焚毀不存而

韓於案後判云地理十里有光遠已其事可發一笑
江左士子徐觀國然館于鄱陽尉王君家以館舍被本部督計滅請
于州運及觀國被錄到庭遂作墓山溪詞曰儒官措大是官曰都
得做宰相故宗下呼召也須同太原公子能武又能文關服裏抱
琴書車馬時相過樽開北海城請還知麼時耐這點徒剛入詞把
人點污儒冠辱辱和我被于連累告許五管君帶累三千箇
秦申王晚年昏老倦於為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以傳嬉處決號
為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充疑焉後周會楊和王
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但只聞人言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今
然之作申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既不之老夫何愧乎王退而
言於子弟曰秦公出語諷刺不當不死則禍將作矣未幾果死

紹興間賢官王繼先以顯仁太后御慈寧宮春秋高每遽獲服其
藥隨念類是優將東朝享東寧之福幾二十給克副高宗事親之
孝繼先之功也故恩禮特異官至正任承宣已而繼先恃寵薦勢
福自己所為有不可於衆而舉朝附阿之不暇至有稱門生者後
太后上仙繼先自是眷遇日衰竟黜福州以卒

浙間以牛乳為素食佛以為食嘉定間黃子中大諫言向在廣中見
紹陽屬邑乳源民訴于漕司與民爭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
民曰鄉中有地種乳光地成膏以梗米粉鋪于窖內以草蓋之
用糞壘之候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成成如蟬蟻狀取
蟬作汁以米粉廣而蒸成乳食之也紹陽乃六祖神顯化道場
而彼中却為此不知其故恐鄉原不以牛乳為食耳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成茂慶屠尹昌也成茂乃星
城可快行慶屠乃市肉尹昌乃備常有無名人賦詩曰成快慶屠
尹慶時三人共坐說兵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會看王與之典
乃成書
禁中後苑官有後苑使主綱領木苑事有權幹辦後苑官監視苑內
事有大主骨使臣謂之暖邊官又有前格使臣紹定間內司提轄
陳詢益奏乞以花使陳詢新自供奉煖邊書無此例質自職此愈
加職就廢棄自謂如此年餘後忽聞長官開質適假歸時令差謝
質次日詢益奏請質不當選此上曰汝見彼要勤計時詢益自慚
而退
程軍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警唯不其知字嘗有道民投詞陳
乞執狀造楊軍大書昭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句之合是昭執合
是昭執乃漏四點爾軍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為昭執拜合
諸生作傳以識之



江行雜錄

錄中營摩

江行雜錄

說纂七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大清真宮
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
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
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
兒也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
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
謂之參軍樁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
妻配掖庭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假官之
長所謂樁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
舉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
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
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寬橫又豈
忍使妻與群優雜處為笑諠之具哉妾雖
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

阿不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
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
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
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
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
賈孰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
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
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
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探視見
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
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
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
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
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
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
列秦民竭秦君滅倕筆行在牧之前則阿
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燦
燦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涓流漲
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
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香不知其所之也
盛言秦之奢侈揚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

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
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
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
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
是倣做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
也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
望海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
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乃釣船也詢彼
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
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
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
鱗鬣畢具悉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
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
不協比於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
請訴礙於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
焉然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
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
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
假將入齋惟所撥卑脚大花鴨從既啓扉
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
花鳥仰視吹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
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

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于鬼董而相迫邪言訖歎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為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貴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

就書集

大江雜錄

五

衙傳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關曰幸為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小說舊聞記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透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畫為倦繡圖詩話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温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遠勅太祖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是時四方天下其在中心賜名之應也錄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集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

大江雜錄

真履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開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接太陽靜

甃玉塔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林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昇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殿妝罷院院紗櫺每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

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中官祇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塔猶帶露一時宜賜與宮

娃三面宮城近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風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感栗來抄譜先按

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斷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

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每相隨

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鸝梨園弟

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弦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邊

似走幾回拋鞦韆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捲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闌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
急過御牀前錄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悞太
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
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誼
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
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
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祖姊或云即魏長公主方在厨引麩杖逐太祖擊

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當自決胸懷乃
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水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
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
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
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

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
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
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
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平
不吝就中廚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
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闈寓江陵嘗聞
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
謾書之以發一笑其藝人名某者奮身寒

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
之風偶奉祠居里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
大粗率守念昔雷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
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使介如京謾作承受
人書託以物色費不肩較未幾承受人復
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
第有容藝能箒能書且夕遣以詣直不旬
月果至勃慰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
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敘慶幸即日伏
事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庚戌體問辭其
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為之
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
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躬皆議舉杯
為賀厨娘厨娘遽至使厨請曰未可展會
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厨娘請食品菜
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為羊頭餛
菜品第一為蔥齋餘皆易辨者厨娘謹奉
旨教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餛五分各用
半頭十箇蔥韭五牒合用蔥五斤他物稱
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
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厨師告物料齊厨
娘發行匱取鍋鏝孟勺湯盤之屬令小婢
先捧以行燧燦耀目皆白金所為大約計
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

數重取條心之似非黃者以淡酒醃浸漬
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
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筋無贏餘相
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
厨萬幸台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厨娘曰豈
非待檢例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
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
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三二

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
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
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
還其可笑如此錄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
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
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
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徵數責之公每

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

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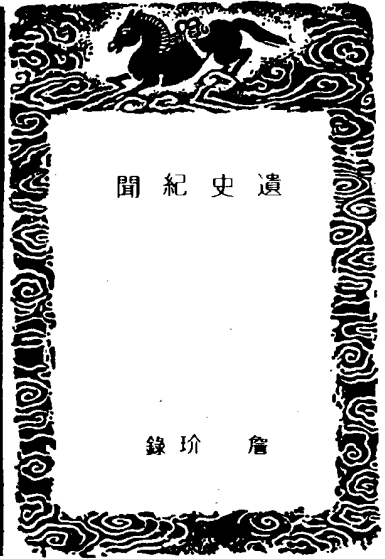
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謂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盞啜土釧也公享之如太平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虞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子真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竹園也歷寧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林子中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怒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觀之詔物色其人不可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關誰作長城壁萬國奔騰陋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鍾曾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虜會須灰滅翠羽南遊和潮無語徒有衝冠

江行雜錄

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野史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為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野史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為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匳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至碑曰貞婦家吹劍先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瞻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榭花醞有意沙

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全章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眾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同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唏噓不已少頃復寢又不起視之說香集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秘之斯人豈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者馬氏宋廖瑩中錄

江行雜錄



遺史記聞

遺史紀聞

詹玠錄

宋 詹玠

衣錦將軍

錢鏐臨安人。里有大木，鏐幼時常處其下，後為吳越國王。其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衣錦將軍。

金蓮燭

宣宗將命，令狐綯為相。前數日，夜召更深方歸院，以御前金蓮燭賜以送歸院。吏望見燭，以為駕幸，已而綯至，時以為榮。

遺史記聞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招飲密會，具言於上。上曰：必術士所為。汝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研中湍手印於屏風上。既悟，即告潛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印紋，而道士已遁矣。

如意女子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試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乍飛。所嗟人異屬，不作一行歸。

抱琴踰垣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榭。問曰：何所？乃隱士魏整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抱琴踰垣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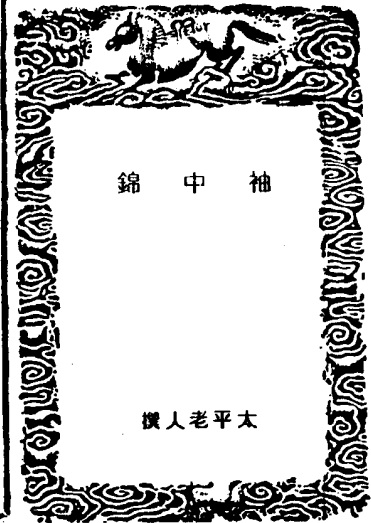
釜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清非生

太子中允王綸有女十八，一日晝寢，若魔有物憑附。而語稱清非生，呼其女為蕪華。君能三十六體天篆，又能讀後數月如故，皆不能記矣。

遺史記聞



袖中錦

宋 太平老人 撰

天下第一

監書內酒端視洛陽花建州茶菊錦定磁浙漆吳紙詩
銅西馬束箱架丹峯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龍
州務眼溫州掛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鼓鼓湖寂
觀苦符東華門把鮮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
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
之終不及

學海類編 一 袖中錦

一 記述

三出

鳳州三出手柳酒宣州四出漆栗筆密

嶺南節

嶺南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峽舟三字

川人雇舟出峽有三字新輕卓卓諸不

京婦美陋

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陋者謂之七藍搭子青女傍
著子為好字七者謂其不成婦女也七字不成女字

袖中錦

二妙

蘇州兒越州女

四禁

中書四禁一曰瀟瀟二曰稽稽三曰遺失四曰忘誤

知酒法

知酒美惡法但以手扣其罈其聲清而長者其酒必佳
聲重而短者其酒苦聲不響其酒必壞

老人十拗

老人有十拗白日頓睡夜間不交睫哭則無淚笑則泣
學海類編 一 袖中錦 二 記述

下三十年前事總記得眼前事轉頭忘了喫肉肚裏無
總在牙縫裏面白反黑髮黑反白

帶子之人

常言帶子之人性多毒忽戲之恐招悔吝如瞎子瞎子
跛子之類是也

少兒三兒

世間少兒三兒謂麻而老兒禿髮凸肚乞兒

四事不可久恃

世間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熱老健若龍

古所不及

草相言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脚

盜有三畏

盜者有常語曰不怕你鐵牆鐵壁只怕你惡大健人偷

兒云夜入人家有三畏一畏有老人二畏有孩兒三畏

乳大如金銀物在大櫃有鐵鈕賊不能入

唐錢尉六道

唐錢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赤縣

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

四妖

世有四妖宮殿高侈謂之土木之妖珠璣錦繡謂之服
飾之妖洛中牡丹維揚芍藥謂之花妖婦人美色能文
翰謂之人妖

仕宦三選

仕宦改官後有三選教官改秩作縣為選俗職官後作
縣為選債作令了作縣為選魂

四忌

人有四忌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
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獨行房

易為美

鷄一名燭夜一名司晨有五德頭有冠象文足有距象
武遇敵則鬪象勇得食相呼象義鳴不失時象信

仕宦五瘡

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為美榻上馬上樓上旅中醉
中日中月下燭下簾下

學海類編 一 袖中錦 四 記述

仕宦有五瘡急催差斂刺下奉上名曰賦租之瘡深文
以逞善惡不白名曰刑獄之瘡昏晨酣宴弛廢王事名
曰飲食之瘡侵牟民利以資私儲名曰貪財之瘡盛畜
侍妾以娛聲色名曰帷薄之瘡

五絕

漢家管字唐詩宋詞元曲

三賤

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喫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
是燒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

袖中錦

三薦

有人嘲小邑市云茶店湯瓶不曾磨客店牀上無葉店大街上好放薦

學海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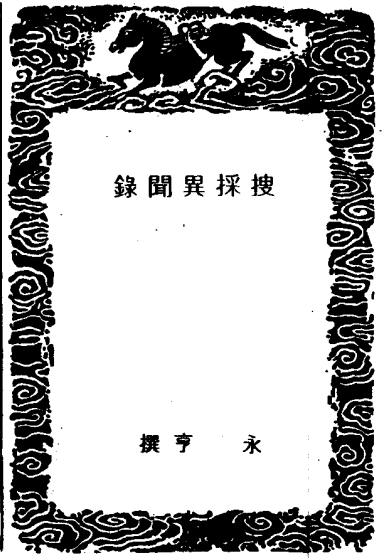
一八

袖中錦

五

記述

袖中錦終



錄聞異採搜

撰亨 永

宋未亨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瑛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九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海一而巳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澗則云南海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滄海一澤爾莊超遺其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歌於當塗公疾由草葉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

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俗語謂錢一貫有疇曰一千二百米一碩有疇曰碩一碩二長一丈有疇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受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受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微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句奴傳尺一續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

搜採異聞錄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起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太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燕慕容軌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為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朱蓋晉法也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嘆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輔氏箋云帶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也今俗人嚏云人道哉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菟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象喜君猶不父老爭嘆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菟器者一人許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

推其與謂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傑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為蠻淮南為群舒秦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鉅辰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臯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葛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魯亦用夷禮制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二耳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札以處為處以與為并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 札字云古文處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舟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當以省文為正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誕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宴百寮命婦明日又勅受賀之禮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制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顯落日宜易異為宜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為宜髮二字甚奇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誕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宴百寮命婦明日又勅受賀之禮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制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顯落日宜易異為宜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為宜髮二字甚奇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顯落日宜易異為宜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為宜髮二字甚奇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顯落日宜易異為宜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為宜髮二字甚奇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顯落日宜易異為宜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為宜髮二字甚奇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顯落日宜易異為宜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為宜髮二字甚奇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顯落日宜易異為宜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為宜髮二字甚奇

漢高祖以蕭河張良韓信為八傑此三人者其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環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劉聰乘舟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新軍劉暉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禽石勒嘗感笑子奪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而後嗣屠戮無遺種慕容嵩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杜稷為墟慕容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何蕭湘我向秦鄴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營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令人亦好引此句也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文不備中文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二六四六五震體云他皆類此也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文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竹雞之性遇其傷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為城置其於中而隱身於後稷周鳥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鬪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聚獵人於茂林間淨

揮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徑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為標置其所行處鹿足一徑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來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衝入穴乃

蹠尋得之熏取其子鼻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臨入信壁信未起

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游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獨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焚夷秦雄遂定海內身為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

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魏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魏

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未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請維摩丈室問疾菩薩應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十共談必說妙法子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

一二公真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屨於其間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際聰發蒙出庸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宋末亨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
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
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
點乃在庶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
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
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
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
敢議耳

今世俗管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
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
皇太子驚病不安幸孔母野王王君聖舍太子
厨監邢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
則古有其說矣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
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
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
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鼠狐見攻社鼠見燻
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二十八宿宿者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義若記
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
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懷其望曰葛仙鳥仙
花吾友于友于皆擬擬僮僕誠自創為弄借居語
誰謂貽厥厥基址之類

今之人謂寒食為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

搜採異聞錄

明歷節氣五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故
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鄭州一百五日夜對月
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
勞勞竟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
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為禁烟遊賞之地寺僧欲
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舍知識
五十三末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
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
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白至
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
一斑褐者則呼為鵝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
皆屬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美
浙西常非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茄吾鄉常茄皮
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為馬
草駒之謂跳躍之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
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
謂草駒也

釋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
教之所為也馬雖蠢也而可通氣志猶待教而成
又况人乎注云蟲喻無知也蠶蠶之名甚奇矣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自然之理也無間於
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子得雙鳥於衢人鄭伯膺
純曰色極馴擾可觀實之雲整不遠飛翔未幾墮
其一其一塊獨無傍因念白鵝正同色又性亦相
類乃取其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窺接見則
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噉如是五日漸復

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羣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
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為鴈鵝不自知其為
鵝宛然同羣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
鵝為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鵝之最大
者為天鴈唐太宗時土蕃錄東贊上書以謂聖功
遠被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遂鑄金為
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搜採異聞錄

項在豫章遇一遊州僧於上藍與之間談曰南人不
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
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
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鳥
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幢帳
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遊僧之談合如此
衡山唐碑別駕實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
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
然有戰功者餘不得報賞魚袋斯名文也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
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異白法感異黑白異熟
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
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
果

行行相循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
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
有也
漢安懿王之子宗輝著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借學於
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
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

搜採異聞錄

王仲廉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王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目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為不誣矣三館秘府所未有也感哉

月行至滿謂之白分月齡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為一月又日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俱足圓滿是名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俱足圓滿是名白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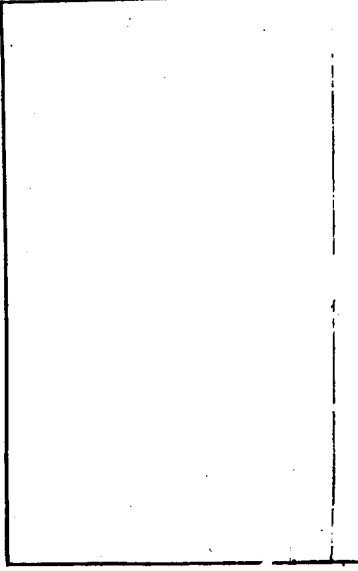
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二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出閩故以閩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閩雙也以五年再閩為閩雙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母且之海上從滬鳥遊滬鳥之至者百數而止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以之明日之滬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嗜嗜者每朝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觀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汝取來吾將觀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陳正敏遊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子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瓘亦進士甲科至重

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妾不待攻也

搜採異聞錄卷之二



搜採異聞錄卷之三

宋未亨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之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之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為弟巳時為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婦之子賢家親親先立嫡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據見在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所司供帳事繁文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去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鄒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綠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為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九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蒞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魏文侯以下子夏為師按史記所書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四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天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始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比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

以今日殺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比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比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比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異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龍於東方以丙丁殺龍於南方以庚辛殺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傳益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而殺其方能不知其言安在亦謂惟矣

十干戊字只與戊同音俗謂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開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丙戌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未溫又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耳

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潛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日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天益蝨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蓋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塚蟻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結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意上下其始為其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畢蹀窠分十未嘗不齊門蓋及花荷竹間則不終日必為八與風所敗唯以尾坵垣人迹罕至乃可未久

搜採異聞錄 卷之三

而享其安故燕巢上季子以為至危季斯見東舍側中鼠食不潔近人犬驚恐之舍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愛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三三如九三三六六二二八十六四四六三九九二七四九三三六六三三六五八四四十五九九四十五六九五五十四七九六三三九七九九九八十一皆較法俗語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三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志曆劉歆典領鍾律表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柱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六八四四四十六又如淳孟唐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六六十四等語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為束修之禮大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入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律書并國語說文字林蒼頭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適美者也束修之禮乃如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篋五疋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二脛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

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筆者以篋授皇子皇子跪奠篋拜博士答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用固不

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闇於小月不能燭燭蓋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宋元成洋洲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燭乎晝月燭乎夜燈燭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子矣意莊子之言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自釋氏火葬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死者所在皆然罔有災暑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焚者矣曾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盡而歿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

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諸師定子之墓焚之於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為大侈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風下以爲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

搜採異聞錄 卷之三

異至與麩肉者同言之麩音
曆家以雨水為正月氣驚蟄為二月節清明為三
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物仍用秦所用
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
正之云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
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子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陽耕古之人捐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捐一毫不利天下天
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
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
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
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
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
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
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
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汜論訓篇曰禮三十而
娶許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
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
十餘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
寅故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
右行十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
此說正為起運也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布於外
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徵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

掛餅籬簾軒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已然
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粟甚平過客甚謹
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
幟者此也

西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
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
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
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
子記東坡鑿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境
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
水九淵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
耿耿妄云桂兔慕俗語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
集中題為和黃秀才項子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
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為鑿空正見
詩牌揭其上甚當臨賦處也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盤盤鳴道輪長驅波卷白連
擲宋成盧注云盤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
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
聚十雙骰子齊擲自出守六人依采飲馬堂印本
采人勸合席碧油勸鄰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
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
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幟令閉鑿令拋打令今
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
云

搜採異聞錄 卷之三

搜採異聞錄卷之四

宋永亨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一
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
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
五日夜初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
師增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
史所謂買晏之比初用十二三夜至崇寧初以
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
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
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史及崇寧之展
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
如上元之日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
燈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為七夕嘉辰著於甲令
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後用七日且名
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始然唐世無此說必
出於五代耳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
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
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舍類而弟登移書
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
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文武官
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緝檢校官未加
大傳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
司使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

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
司徒皆一時木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
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章矣

平甫十歲時過獨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壁間有題詩
兩絕其名曰大落水油汚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
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詩云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
駁駁使人疑縱然洗遍千江水爭是當初不汚時
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
此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
至道二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
六十五萬貫絹納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
八萬兩茶四十九萬兩青臘三十萬兩自後多寡
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
輸未能為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
謂緡錢之人始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
術為可慮耳黃臘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
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
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
持仗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
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
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
渾公兒口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
即傳宣命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

搜探異聞錄

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列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
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敬瑭一月俸渾公
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
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
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淳熙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
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
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滄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
令只償本錢小人無幾幾至喧噪紹興五年七月

軍救乃云只為鑄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
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
為得又云天福五年歲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
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生民以輸納無
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
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苦也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為無名為本至於絕聖棄智然
所云特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
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
雄在關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嘴月雄在
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陳月雌也大抵以十
于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
畢爵為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
雌二字也即顛倒引易雄雌必歷今亡此書宋玉
風賦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雷連蟻之說春秋
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

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
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
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
書也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至四
月云其於十二子為己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據
此則辰巳之巳乃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
為注畢為漏昂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
詩謂營室為定星也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八問答皆
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曰曰唯
至閔子獨云子焉終此書無指名者賢謂論語出
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意亦出於閔氏親所言閔
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子頃使金國時辟
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子為
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
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借爾雅釋親篇曰

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
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玉篇公字音鍾注
云夫之兄也然則義訓不若前說也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南西北四者而言耳然食屠
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
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其
抵產流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
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
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 疏論之雖嘗暫

幸至紹聖又復然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

根來與聞錄 卷之四

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

有民賢者牧之誦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

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

注釋諸家皆不引證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四為

牟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穀謂其日晴則所

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

時用此也八日為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

之

書字自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涼况滅決五字

悉以水為之與冰同雖十八札翰亦然玉篇正收

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

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為說

搜採異聞錄卷之四終

搜採異聞錄卷之五

宋永亨

續卷之三已書公牟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

一說甚詳云董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

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為

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為弟居下者前生

今宜以前生為弟尤曰昔殷王祖甲以一產二以

卯日生屬以巳日生長則以屬為兄以良為弟若

以在上者為兄屬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

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勃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

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聘文長

情並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

前生為長霍氏以前生為兄焉此最可證

唐楊綰為相以進士及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進士

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

言為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始以七十

為率十歲為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謂

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

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強秣馬厲兵以取我勝

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

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

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

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

任運息念休心舍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

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

心要使絲毫無憊其名曰死計朱公母以語人以

搜採異聞錄卷之五終

搜採異聞錄卷之五

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吝以死計

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計不勝笑者之

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為南

華長老作大死庵計遂識其語子之年齡踰七望

八當以書諸紳云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

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

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嘆精工其上句蓋

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出於誰近讀范文正公

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為猶也李

翁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姚面平明露井東春風

為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

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

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有與貧人不得自行而又

有與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為常

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甚

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是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

廣其傳

今之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

子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未傳云至為人起責分

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貴有錢假托其名代之

為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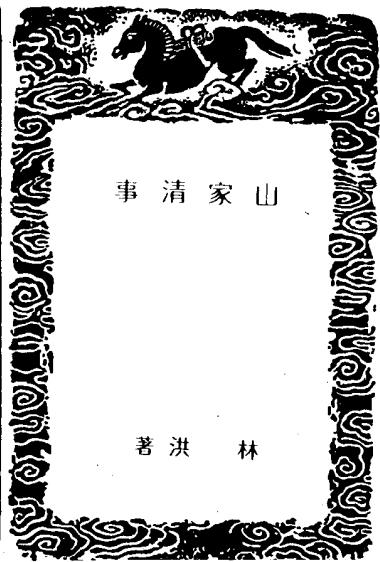
也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載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

燭蕩折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

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

搜採異聞錄卷之五終



山家清事

林洪著

山家清事目錄

相鶴訣

種竹法

酒具

山橋

山備

梅花紙帳

火石

泉源

山房三益

插花法

詩筒

金丹正論

食豚自戒

種梅養鶴圖記

江湖詩戒

山林交盟

山家清事目錄終

山家清事

可山人林洪龍發著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頸碧毛羽瑩潔頸纖而脩身聳而正足癯而節高頗類不食煙火人迺可謂之鶴望之如鷹齋鶴鶴然斯為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必備魚稻蓄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采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俟其餒而實食於闕遠處捐穿誘之則奮翼而啖若舞狀久則聞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唯華亭種差強耳

種竹法

岳州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日為生日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為醉日亦為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園丁曰種竹無時認取南枝又曰莫教樹知先鋤地令鬆且闊沃以渠泥及馬糞急移竹多帶舊土本者種之勿踏以足若換葉姑聽之勿遽拔去又有二秘法迎陽氣則承季冬順土氣則取雨時若慮風則去稍而縛架連數根種則易生筍過此謂有他法者難矣哉

酒具

山徑兀以寒釀載酒詎容母具舊有偏提猶今酒甕長可尺五而區容斗餘上窰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唯漆為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祇木籠直撥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下果皿中上以青絲絡負之或副以書篋可作一担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

差首矣唯酒極當依沈制用銀器一

山橋

夏禹山行乘輜漢南粵王輿橋過嶺顏師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輜度嶺而洪景廬亦謂山行之車車只宜平地執若今輜為便橋即輜固無疑矣若山輜則無如今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或施以青單用肩板梭繩低與之猶今貴介郊行者良便送賞有如謝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非不為雅孰若今釘履為便云

山備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且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梅花紙帳

法用獨牀傍植四黑漆柱各掛以半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黑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清坐左右設橫木一可掛木角安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掛白塵一上作大方目頂用細白楮簾作帳單之前安小路牀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實香鼎然紫藤香中只用布單指金菊枕蒲褥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古語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儻未能以此為戒宜亟移去梅花母汚之

火石

語曰鑽燧改火化書云陽燧召火方珠召水燧日中取火鏡也入夜則當以石今崑山石也或竹木相舂如錘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紙在於鉢中候之如法燭及燈皆所當備若能拾乾薪掃落葉以備之尤見有微桑未雨之意

泉源

臘月剖脩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

之以缸杜甫所謂削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備極之事云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花貯以紅基布囊作枕用能青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製時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温燥雖木綿不可及也采松栲枝作曲几以靠背古名養和

插花法

插梅每且當刺以湯掃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項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插破插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齊唱和詩翁故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毋吟箋以助清麗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蒸餿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時采帶露蒸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温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金丹正論

金丹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中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尾九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各玄關外腎一竅各牝戶牝戶母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

山家清事

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食豚自戒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矣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菜黃白花菜著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進悟始信不食豚之功大或曰事祠山者當戒此恐未有所據

種梅養鶴圖記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入竹丈餘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餘二丈環以梅入梅餘三丈重籬外植半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中屏書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進二丈設長榻二中掛三教圖橫扁大可山字上樓祀事天地宗親君師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客進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壁塗澤以草書田所畝三十記

歲入一安僕役庖廚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鶴屋養鶴隻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母苦吟以安天年落成謝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下恕交隣睦為子孫孫孫也又地先大祖墳在唐以孝旌七世祖道寓孤山國朝謚和靖先生高祖卿村曾祖之召祖全皆仕父忠誠心齋母氏交姓今妻德真女張與自曰小可山家塾所

山家雜記

刊魏鶴山劉漫塘所跋經集大雅復古詩集趙南塘趙玉堂序跋西湖衣鉢樓秋房跋文房圖贊真西山跋詩後趙南堂跋平衛寇碑謝益齋史石窓陳東軒書梅鶴圖王潛齋擬晉唐帖并寄詩陳習庵諾薦書唐宋詩律施芸隱詞和關秦本十上都賦一續諷諫篇三十所藏當世名賢詩帖不計百江湖吟卷不計千先和靖遺文二祖收五斤鈔簡一誥勅存三十汀洲兄文雅禪書一家傳慈湖太極圖以辛卯火不存其欲求趨子固水仙未能也手抄經史節二論策括二志未遂而眼已花此圖落成在何時山有靈將有大濟遇姑錄其梗槩少慰吾梅鶴云

江湖詩戒

樽酒論詩江湖義也或雖緩於理而急於一字一句之爭甚者藉面裂眦豈義也哉不思詩之理本同而其體則異使學騷者果如騷選者果如選學唐學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譬之韓文不可以入柳柳文不可以入韓各精其所精如斯而已豈可執一法以律天下之士哉此既律彼彼必律此勝心起而義俱失矣於是作戒曰詩有不同同歸於理已欲律人人將律已全此交情惟默而已可與言者斯可言矣

山林交盟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叙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坐詩文隨所言母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食隨所具會次坐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

山家清事

山家清事

自如不許逃席乏使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毋
違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
事當盡心無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
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
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山家清事終

嘉靖壬午長洲顧氏家塾行



通言一卷

枯蒼劉炎子宜

或問頗牧之為將曰大將也靜而後應不為禍始漢以來趙管平諸葛武侯足以齊之爾皆先自治不志治人者也

戰國君愚臣智及其終也臣亦自愚慮秦君尊臣卑及其終也君亦自卑

或問漢唐孰能用諫曰漢祖實副其名唐宗名過其實名實隱然莫如文帝終身受得之賈山終身務獲得之賈誼終身重殺得之是錯體貌大臣之說用困卻通而重丞相不止禮一周勃也推轂遣將之說

學山

通言卷

稱號

行屈帝尊而信亞夫不止故一親尚也聽言用諫之道惟文帝得之其餘則忽聽暫行而止也

或問赤壁泥水之役曰是役也可為東南備禦之法長淮大江利在逆戰害在退守蓋敵在境上彼心未固敵入門牆我心易搖也公瑾勿度知此遂勝惜天不假之年爾

或問澶淵之役曰寇公屹然不動如山足以鎮服夷夏之心矣策畫盡用豈復有外侮哉
或問天書之真偽曰出於王丁之詐而將以章聖之誠上天字亮仁德以志在沮夷息民也

或問仁祖四十二年之治方之周漢孰優曰比隆成康超軼文景或曰如二虜之擾何曰韓范為西方金城富公為北門湯池時為邊警適足成中國之治安

或問漢議之是非曰司馬信是歐陽信非二公優劣分矣司馬又優于歐陽遠齊先漢自誠實而充也

或問韓范優劣何如曰韓忠於所託天下無間言范勇於自任朋黨之議起慮者韓優於范至於臨大節

大策易地則皆然

或曰忠獻光輔三朝終始大節於古孰比曰功蓋天

地忠貫日月進則毅然身任天下之重退則怡然無愠威之容求之於古其伊周之亞與表平博陸絳侯之上爾

或問李文靖曰我章聖之曹參丙吉也先見過之

或問呂文靖曰我仁祖之魏崇也王沂公近來環

或問先慮曰田表聖今之賈誼也先見曰呂獻可今之羊叔子也

或問溫荆二公之學曰荆公遂已見於食餌溫公濟人見於擊甕

或問蘇文忠公之志曰志在名節故進退榮辱不足以二其心

或問司馬修身治國之論曰萬世君人之法也

或問呂范十事十條之目曰君人致治之大端也

或問聖宋中興之功曰基於高宗之仁成於孝宗之明

或問中興之佐曰張韓劉岳不挫於檜中興不在江表矣

或問道亮之尤天耶人耶曰仁與暴德與力於是乎

或問也耶天也

人毋以嗜慾殺身貨財殺子孫政事殺人學術文章

學山

通言卷

稱號

仙都雁肘小舟仰觀天柱石純潔光潤如琢本末齊一如度高揮雲漢可五千尺其旁數石或如海舟橋

或如太常旗皆且千尺餘其四山石穴樓巖者綠深穿然如履屋跨水者擊之有聲蓬蓬然如鼙鼓夫觀錢

塘江湖猶猛士之肝膽決裂義士之怒髮衝冠觀仙

都天柱猶直臣之氣不撓不折社稷之佐拓地擎天

為是而來游來游而慨慕者幾何人至於西湖之上

有所謂水樂園中閣作之也有朋命駕偕之泉激瀟

如岑蹄石累拳如飯砂游者駢肩接迹觀者嘖嘖

嘆至有游而忘歸歸而復游者何也務小智者忘大

殺天下後世君子哉若人之言斯為君子之樂也

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

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

或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也百里之地恨無文行

者何也曰又壞於場屋之習行黨於科目之路文行

且非孔門之舊忠信從可知矣

淚大江望金山縹緲環其上恍然非凡致也將纜舟

而覽焉風利不得泊浦登儀真懸漢江佛廬有繡衣

踵末問所從則金山也嘻予欲至而不可汝既至而

不留何也答曰未至則以為世外之樂既至如聽中

之曉樂所樂松門竹區而有餘愛所憂金山之樂也

不足方寸尚塵是以不樂金山之樂也

登西湖之孤山見所謂陳朝檜一枯一榮有禪子跪

立其傍謂余言曰是檜幾百年矣榮者弗生枯者弗

死又循坡而行見林和靖屏居之址存焉乃悟榮與

凡木也等雖榮矣益枯與凡木異雖枯矣損和靖之

名猶是枯檜禪子之云殆警乎也

游吳山倚然獨坐望海門二峯隱然如天閣潮來喧

如瀉天演大船高檣往來出沒如泛天棧又嘗游都

學山

通言卷

稱號

仙都雁肘小舟仰觀天柱石純潔光潤如琢本末齊

一如度高揮雲漢可五千尺其旁數石或如海舟橋

或如太常旗皆且千尺餘其四山石穴樓巖者綠深

穿然如履屋跨水者擊之有聲蓬蓬然如鼙鼓夫觀錢

塘江湖猶猛士之肝膽決裂義士之怒髮衝冠觀仙

都天柱猶直臣之氣不撓不折社稷之佐拓地擎天

為是而來游來游而慨慕者幾何人至於西湖之上

有所謂水樂園中閣作之也有朋命駕偕之泉激瀟

如岑蹄石累拳如飯砂游者駢肩接迹觀者嘖嘖

嘆至有游而忘歸歸而復游者何也務小智者忘大

巧樂人偽者昧天成也孔子見大水必觀焉登泰山而小天下蓋不徒山水觀矣

或曰淮壩千里濱接管鄒昔焉真區今為極邊夏風如焚冬風裂肌鳥獸交跡草木不蕃豈天地溫厚之

氣有時而轉徙耶曰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氣聚焉人之所去陰氣積焉深山曠野屯師百萬窮

冬之候溫然生春華堂大宇悄無人迹幽陰侵薄久則摧圯是皆於人之聚散占之爾

嘉泰之元有惠鳴鳩蓄之庭或奮擲籠中不食而死或奮擲且食不死而瘡或馴伏自如食肥澤一日縱

之死者已矣瘡者羽翼不全不克遠舉惟馴伏肥澤者一舉而入乎蒼蒼嗟夫人在塵籠不順性命與安

時侯命者何獨不然

或問周秦修短其由興廢封建乎曰周自后稷公劉迄于文武世積仁厚封建亦治不封建亦治秦自孝

公以來世積詐力封建亦亡不封建亦亡秦不封建胡亥猶奪扶蘇之位誅戮十二公子趙高猶置李斯

於極刑擗蒙恬於死地秦必封建則同姓異姓各有土地甲兵之疆更相屠噬亦不過再世而已况乎井

田封建之本實則相關秦開阡陌大木去矣其何以封建哉必欲知封建之本井田是矣必欲知封建之

意則聖人作易於比卦言之盡矣比之為卦坤下坎上寧不以先王建諸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猶水之

在地周流浹洽無間然歟知乎是則知三代封建之意先立而後法行秦人封建之意先亡而後法壞

或曰井田封建何以不可復曰是制也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一朝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足以為治矣

或問古今學校之制曰古者先德而後藝先德而後文後世教者藝而不及德學者言文而不及行

古者官制亦可知矣古者量材而授下亦自量而受後世反是

古者取民有常制粟帛布練力役之征或用其一或用其二後世無所不用則亦無所不取何必三者而

已哉古者官兵民有常職故費約而無不足則交相養後之官兵民無常職故食冗而俱貧貧則交相賊

諺曰千安不如獲百利不如耕言其定也矣曰耕不能無歉歲獲不能無思思定者猶未定也是以君子

畫參諸賤復以觀其所守夜參諸夢寐以觀其所安或問賈誼董仲舒之文曰仲舒春風買生烈日

完卷

通言後序

真德秀撰

子讀劉子通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何歎之歎乎子曰

子以子為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于學者耶夫學莫先于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界于人者厚而

望于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于身俱五常于心則靈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

匪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于天猶其受任于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過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過天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物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獲疾人也孟氏七篇丁

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于此盡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為實孟子以為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

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覆詳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屨履祖之戒讀者為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子

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旺以為常言也玩書而遺實較讀而棄醇予于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于學者其尚鑒予之不敏也夫

其尚鑒予之不敏也夫

通言十二卷

宋劉炎撰炎字子宣括蒼人是書分十二章曰成性存心立志踐行天道人道君道臣道公昔經範習俗志見其立言醇正篤實而切於人情近於事理無迂闊難行之說亦無刻核過高之論如曰井田封建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朝夕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可以為治矣又曰或問節義之士如之何而黨綱曰自取之也君子自是必有一非小人自非必有一是天下土至不少矣豈

欽定四庫全書

通言

一

必登龍仙舟者皆賢不在此選者皆不肖耶更相題表自立禍的者也人豈能禍之哉又曰或問學聖賢之道者其流亦有偏乎曰近聞之真公學而至之烏得偏學而不至雖孔孟門人不能無偏能溯其源歸於正矣不然毫釐之差其謬逾遠是足為學二程而不至者之戒也如此之類皆他儒者心知其然而斷不出之於口者炎獨筆之於書可謂光明磊落無纖毫門戶之私矣此本為嘉靖己丑光澤王所刊考明史諸王世表光澤王寵濼以成化二十三年封嘉靖二十五年薨己丑為嘉靖八年當即寵濼前有梅南生序稱得鈔本於崇陵方思道梅南生即寵濼別號也又有嘉泰甲子炎自序嘉定壬午真德秀後序嘉定癸未葉克政書中君道篇第一條第二條習俗篇第十一條志見為第九條寵濼俱註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亦仍其舊又經籍篇唐無全史一條中亦有謬脫寵濼未註今補註之經籍篇第一條下有夾註止菴曰一段駁尊揚雄陶潛蘇軾而抑屈原之非其言有

理亦併附錄考寵濼序末有私印曰止菴則此註亦寵濼所加矣



清尊錄

詳不人撰

清尊錄

說畧十七雜記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即見形如平生敘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為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水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愠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為性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賞鉅

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家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粹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搥蹋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性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

忽跳齧婦臂流血婦羸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氏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為子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為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孀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為奇貨里巷民求為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覲而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道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衰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衰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衰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衰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衰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衰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衰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衰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齋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瑋翠佩珠犀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街

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
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
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
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
夫方使比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
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
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
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
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
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
曰雪失官耳夫人第兄夫族皆可爲也狄
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
可復得邪姑留之明且來問報遂辭去且
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
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
物付一禿媪而容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
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
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
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雷官事使彼無
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
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或遣之尼
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請之具道本
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
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餞俟之晴時

清尊錄

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
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頃祝畢尼使童子
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塞簾見生及飲具
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
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頌秀狄
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
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酌卮卽
自持酒酌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
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默然
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
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
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
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
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
棄重賄同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
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
于官夫諉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
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貨
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
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
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
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
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倚若有待者

生方注目忽有駟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
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
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
循墻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
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
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
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
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
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
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
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
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
復入生挽而劫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
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
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
氏父早死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
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
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
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
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
子借處大怒促生歸局之別室女所齋甚
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
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

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
 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謀樂藉易
 姓名為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
 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葵識
 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
 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
 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
 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為側室其後生
 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第臨淮李從
 為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
 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
 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
 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
 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
 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

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
 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為婦孫皇恐不
 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為郎主丈人隣里
 笑恠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媿
 練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
 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
 交來賀曰有女為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
 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

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
 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
 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
 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
 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
 房內蒙被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
 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為業世
 所謂件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

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
 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
 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
 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
 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
 曰我何故在此亦勿識鄭鄭以言恐曰汝
 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
 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
 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
 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為妻
 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
 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
 語及張氏猶念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
 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嘗
 從御宴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
 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

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
 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
 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
 氏望見張跳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
 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為鬼也驚走女
 持之益急乃擘其手破流血推仆地立
 死僦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
 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
 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
 死罪也雖秦獲貸猶杖吞竟憂畏死獄中
 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齧無
 唯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
 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
 為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
 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
 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
 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
 遇帳下譜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場欲
 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
 須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
 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為
 善隆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

善隆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

善隆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

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怍怍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

卷之三

不齊草錄

六部

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巨淵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為修撰韓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為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為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

清尊錄

卷之三

六部

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讎耳其事可

以有為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政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清尊錄終

清尊錄

據說郭卷十一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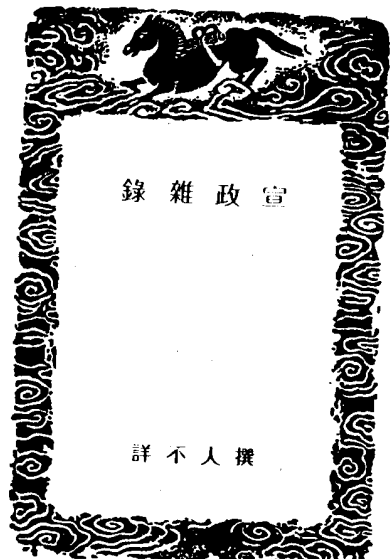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凡七十三則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政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右此錄實山陰陸務觀所記也前人以爲廉宣仲記述牛村食則大亦承前誤于書體王明清撰錄錄有云近日陸務觀清尊錄紹興間老內侍見林靈素於蜀道此最切者明清之父錄字性之務觀曾撰文編之備見於老學庵筆記中牛村之書似無所據元統甲戌陽暉王東觀

清尊錄

按此書除說海外本亦見收於廣百川學海等六種叢書據末附華石山人跋乃廉布撰而王東觀則以爲非出布手而爲陸游所撰昌彼得先生說郭考據撰後錄卷三引陸游清尊錄書吳昌明兒李順皆能逃命於一時條爲王東觀在陸游當不妄按此書叢書集成有目未印無全書七十三條可資核對即就商務版說字卷十一所引九條(末亦附石華山人及王東二跋)而首則出陸游手云亦尚未爲定論蓋書中所記北宋事頗多或可謂爲陸游撰他人所傳但如政和初冀州客次條乃撰者自述歷歷其時尙在陸游生前十年必非出陸手無疑廉布生存世代較陸游爲早此條或出其手世廉布與陸游各有清尊錄一書後人遂有異說按廉布爲南宋

清尊錄

初藏家鄧椿撰續卷三謂其以稱實烟坐果遂廢終身後居紹興既絕仕宦之念專意翰墨據夏文彦圖繪寶鑑卷四知爲張邦昌榜自號村澤老農子字亦稱畫故官書畫錄卷六頁二八著錄集古圖繪冊其第八幅秋山嶽圖村澤老農下有山陽廉布一印又同卷頁二〇一著錄集古名繪冊其第八幅秋山嶽圖題廉字即其子惟二畫是否真蹟尙仍待蓋別耳翁同文跋於德國博安市



宣政雜錄

詳不人撰

宣政雜錄

說畧二雜記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舉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願頰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為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宣和初收復蕪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為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

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誠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誠而非禍可怪

政和中宗室士頰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

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為和氣次年士頰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出其面矣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為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於中開竅於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為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

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殛刃斷之蛇奮躍展轉壞屋宇桑麻數里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勇於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即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置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孔子泔水勤勞日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為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即以刃付運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為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為獄上上表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刊缺磨滅不可讀惟入字獨存云僧蓋烏巾尼皆綠髮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備用以爲戲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徽宗崇寧間會慶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威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慶童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惟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

宣政雜錄

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此橋因不食而去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盧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大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後里中猶有壘狄之禍況此聲舉城之多邪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宣政雜錄

宣政雜錄終



續墨客揮犀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第一 | 母子妻二人併卒 | 趙龍圖善爲詩句 | 燕巢戶內齋 | 土微頭 | 投檄去 | 妖異未必盡爲禍 | 好草聖不工 |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 吉貝布 | 迂闊好怪 | 畫有八景 | 通印子魚 | 卷第一 | 忘株李雀蛤 | 渡觀江風作 | 鯉魚三十六鱗 | 射之沒鐵 | 作不經人道語 | 樂毅論皆摹本 |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 卷第二 | 血如皂夾子 | 胡登 | 業成方食肉 | 張密學善待僧文室 | 小民不爲利動 | 卷第四 | 陳烈道古禮 | 守宮 | 與可詩精絕 | 石曼卿善交飲 | 願爲夫人子以報 | 望闕而逝 | 視五色損目 | 屈與屠狗爲事 | 王弼言有所自 | 呼爲臥仙 | 旣猴 | 分夜鐘 | 張氏園亭 | 香山寺猴 | 擬古詩 | 江左高文 | 胥吏魁傑狡俗 | 天慶觀古鐘 | 至言之祖 | 皂鶴洞 | 崔球書夢至家 | 卷第三 | 遊融 | 總指溪作詩 | 八十二歲及第 | 過一新貴人食 | 六虎 | 古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氣岸 | 中書有生柄老死苦之說 | 詩記一時事實 | 略說相相相 | 錢有順天得一文 | 魏延兩首 | 獻秋麻賦 | 安邊良策 | 黃河出一人手 | 卷第五 | 應器 | 學士得服金帶 | 秦州西溪多蚊蚋 | 陳亞以滑稽著稱 | 持不殺戒 | 預知死日 | 老粗坐逝 | 陶穀使江南 | 謝泌名知人 | 古鑑 | 金龜金牌 | 映獨見其腸胃筋脈 |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 卷第六 | 姦人殺其夫 | 出待舉十數人 | 作故事遺友生 | 四句謎 | 異獸 | 鱷魚圖 | 豐城老人生子 | 奉人當如此 | 泥佛自動 | 眉州地望最重 | 家貧苦學 | 丹青爲業 | 好爲惡詩 | 卷第七 | 接百花 |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 菊性宜冷 | 王告好學有文 | 慢行和尚 | 教軍士爲詞鼓 | 白鴈至則霜降 | 茶古不著所出 | 牡丹 | 婢僕患疾 | 唐肺石 | 笛聲發于林 | 失禮則求諸野 | 韓范二公客 | 詐爲越僧無知之狀 | 仕官守義 | 夢以手扶天 | 婦自地起立 | 歐公贈禹玉詩 | 腹中有聲如擊鼓 | 見人乘驢騎自壁中出 | 佛牙舍利 | 却鼠刀 | 有物自水中擊其足 | 飲酒面色發赤 | 海人 | 錢文有應元寶運四字 | 未石 | 德莊心異野夫 | 語言平易 | 毛信 | 獻香雜劇 | 上元夜張燕 | 好議論 | 陳搏被詔玉闕下 | 狀其醜 | 鑑照人自元胤途吉凶 | 屢操上 | 幼芳殊 | 海蟹師 | 自贊其寫真 | 題齊宮 | 得罪南歸 | 武成縣旋風 | 詭怪不編 |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 滄景多蚊蚋 | 呼麻胡以怖小兒 | 木饅頭 | 誦偈說呪使漁人不得魚 | 介甫性不殺 | 荔枝 | 關中無螃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治第固壯 | 忘兀日 | 黃疾 |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 卷第八 | 爲遊調士所擾 | 端潔自許 | 東漢無復名 |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 素好誦書 | 笑人好雅 | 不喜爲外官 | 酒風過人 | 歲首畫鍾馗 | 詩紀契丹事實 | 魚 | 放生池 | 萬榮 | 武臣上殿不得過爲文飾 | 卷第九 | 貴其真 | 好佛 | 能官 | 結廬講授 | 卷第十 | 琴曲宮聲十小調 | 狄天使能戰 | 墨目 | 馮太傅嘗書一絕 | 頭食 | 南蕃道人 | 杖書如掃塵 | 楊郎中斷辟囚 | 歐百韻詩 | 虎嘯風生 | 古人純質 | 殺徐氏族 | 館閣一人直宿 |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 異體而相制者 | 以珠撒殿 | 蜂蟻以羊棧傳之 | 蔡君謨書吳牋 | 古方書 | 邱彬題陽朔縣 | 忌食羊血 | 使士卒努力制其驕惰 | 嘉其盡節 | 館中論詩 | 星墜 | 奇物 | 虞美人草行 | 能辟盜 |
|------|-----|----|-----------|-----------|-----|--------|------|-------|----------|------|------|-------|------|-------|--------|---|-----|----|------------|-----|-----|----|----|------|-----|---------|-------|----|---------|----|------|-------|--------|------|------|------|------|--------|----------|--------|------|---------|--------|-----|--------|------|-----------|------|------|----|----|-------|-----|

續墨客揮犀 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劉潛以涪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陸縣事一日與客論縣之驛亭忽報太夫人暴疾馳歸已不救矣潛痛極抱母一慟而絕酒之妻復瀕酒尸大慟而卒時人傷之且稱之曰潛之死也子死子孝潛妻之死也妻死子孝義萃于一家

石曼卿善飲

石曼卿善飲飲衣劉潛為友當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劉飲中夜酒渴頗劇中有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酒醒俱盡每與客痛飲盡髮既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某末之引首出飲復就東謂之繁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厥後為一庵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不敢飲遂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為詩句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煙柳弄春容信哉佳句也公為性淳古而詩筆秀麗是有學而益有才也

願為大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潔未嘗出庵公與夫入時攜果饌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衰邁無以報願為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孕一夕夢老僧披衲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適遺人間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後為宰相封魯公云

燕巢戶內

俗傳燕巢戶內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別墅在光化軍每歲燕巢中正察其長可容足練戶悉內燕數年圍入究機密遂登庸焉

望闕而逝

真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壽百餘歲謝表書曰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聲自號羅山太一洞主陸終召官獄士庶言死生之要夜分置灌壺而逝舉體其甚輕若蟬蛻然

士饒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饒頭稻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稻草何嫌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視五色色相

凡觀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有一武士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果何必買山錢遂投擲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屋與居狗為事

屋與府界醜糞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為事聞或亦宰牛豕而又善色邑人多用之曰屠狗一日市牛屠之屋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與雙跪其前足若拜焉與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

結墨客揮犀

更拜即不殺焉牛又如前拜不止與方乘酒醉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殺之割腹中有宿糞與有三子不輪半歲皆死嗟曰始笑而今中怒而殺三子皆天令一身老且孤復貧困天道還乎願與今為手力樹子於縣衙年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為禍

鄆陽縣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眾妖競作吐鴿或晨雞犬或巾帳而形或白書尋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為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鴿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而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王弼言有所自

宋子京向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牛擊率車牛易日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說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再耕者字伯牛蓋取其義古非不知以耕牛但趙過教人驅駝之法未得之器為備善耳王弼之言必有其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破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來問我吾忘之

呼為臥仙

華岳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澆口中呼為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置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巖峻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麻猴

狀從政以供備使知趙州麻養一猴甚大如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繩繫亦不遠去麻有守卒夜即賭博常使此猴執火火人已怪之麻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子三日浴之麻在其傍圍卒貧之常居家治蔬於園一日盡室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欲乳之適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於地而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阻於釜中因猴常見浴兒乃人之所為於是白於狀使而斬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嶼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鶴龜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緣為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

拘俗號無常鐘意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曰聞有分夜鐘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唯姑蘇有之詩人信不謬也

迂闊好怪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後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曰敢請淵材卒去鶴兩展其腹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謂淵材一卵淵材答曰鶴亦取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皆動疑余曰淵材自信之力淵材相鶴經未熟耳又曰吾生平無所恨者五事耳人間其故淵材曰目不言久之曰吾論多入時聽恐汝曹輕耳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鱗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草染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曰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張氏園亭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諷也嘗邀范宴飲于亭范題一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尚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畫有八景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滿湖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室村伏之書畫畫思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當思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吹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狀以神會自然境界皆天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妙

香山寺猴

柳州境有香山寺寺搆于山半其景極清雅然多羣猴至相呼沿掛笮之上亦入庖廚竊食又常污僧緇衣寺僧惡之無計絕也有一客僧曰我能令其絕迹不來一日以機獲得一猴信乃以濃墨塗猴身而復縱去羣猴見之大驚時奔走無地墨猴被縛以得縱去趨羣甚急衆猴呼而益走引領望之俄頃入於深山而不見自此猴果絕迹莊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來豈不怪也亦此類也

通印子魚

首陽通印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說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閣僧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人皆歎其小民能不為利動而有守也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過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聲朴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開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續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 卷第四

陳烈避古禮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佞時感勸避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備餼於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爛褲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叩時李逢吉備餼

古塚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器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樣頭者巾類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履已審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守宮 守宮其形大類蠅蝎足短而加濶亦有其色金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婦人不致發胎論古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守宮即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與可詩精絕 東坡嘗對歐陽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差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與我使汝知與可種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戲詩曰頭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有氣岸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岸嘗出經年妻與一官人子私通夫歸始謂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歎受辱於人又不忍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以百金贖我我則使汝許為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為然因進百金託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以火焚之

轉僕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僕病癩積年王生惡而逐之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汲者為救而免自是所患癩除至八十餘方死又安州楊子方秀才有神眷燕中年忽得足癩之疾不能步履而欲嘔氣數人其家亦厭之移棄野外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歸卒老于楊氏此理殆不可曉

中書有生老病死之苦 熙寧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將及引年時王介甫趙開道唐子方為參政介甫日進說以庶政於開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閣中彈指言苦唐子方屢爭於上兩既而唐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之苦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開道苦子方死也

唐肺石 長安故宮側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紋理但漫刻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仲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土磨辭如今之撻發聞鼓也所以肺石者便於垂又肺石擊擊所以達

其寃也

歐陽公夷陵黃牛廟詩曰石馬繁門東坡錢塘詩曰我愛南屏金鑄魚二詩皆無以異童稚學為詩語者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公嘗夢至一神祠祠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論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中西湖南屏山與石馬缺左耳及論夷陵過黃牛道人齊餘爭倚欄投餅餌為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實於詩詞耳

笛聲發于林 余尚書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終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聲甚清遠土人云相木之中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其聲自一大相木已斲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賞借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嘗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失物則求諸野 居喪之禮近世流弊予嘗知辰州民與蠻獠居其俗父母喪不啻陷梁墮陷飛走之肉惟食黃粉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則里之民不遠也失物則求諸野信哉

錢有順天得一文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廷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順天得一錢順天其一為年號得一特以名錢耳非年號也

韓范一公客 范文正鎮鄆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餼無在某石者時盛行歐陽率更字畫廟碑墨木直千錢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木使傳於京師紙墨已具

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萬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萬福碑韓范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憐之曰計爾何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秦山黃河日月

不能庇兩客乃爾可笑耶 韓范兩首 余友人張德夫嘗夜觀書有蠅疑誤躍入燈盞中視之有兩首未幾德夫卒

詐為愚僧無知之狀 李幾道朝散云淄川劉棟有道之士也布衣縵巾詐為愚僧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復還窟室至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皆入窟室中相與不交一談問亦不應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之一旦驟然去不知所往

李英朝議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欲控可愛常置庭階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於石穴中若煙雲之狀候之莫不差一因目之爲未石

古鑑 慶曆中有官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鑑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鬼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鬼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德莊心異野夫 德莊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對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去與君語令開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遠野夫亦竟不至德莊自門而燒德莊莊寤捉詰德莊德莊曰不出是吾愛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金龜金牌 上令上坊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故時受賜者除威里外廷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廟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一龜乃其伯祖盧己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燭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廣藏

王學士介博記俊爽然語言率易人多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柳詩才不足多遙想郡人迎下燈白蘋洲上起波波意者以其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爲十篇上丞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獨合陶羅丞相笑曰閣羅見閣宜速赴任也

映燭見其腸胃筋脈 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下映燭觀之見其腸胃筋脈隨轉上下歷歷可數洞徹如蠶素疑觀其真測其由張命易以他燭遂不復見

毛僧 吳有異比已號毛僧日遊蕩落飲喚無所擇揮灑子多狎玩之貴勢塞之不語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端獅子戒開裂之流乎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家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時持國樞一陳和叔釋一鄧文約一楊元素緒并厚之名姓五人名皆從承始悟兄弟之說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 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都水監侯叔獻新幸伶人丁仙現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被金葉熟視之乃本朝韓待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待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日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

殿側有一人衣襟垂魚網觀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一物竊問左右云爲奈何水淺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與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續墨客揮犀 卷第六

本入教其夫 張某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來謂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備問果本入教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欲青爲極密則使宜權廣西時權智萬守峽峽官至貴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從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病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盡探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五鼓青已奪晷薨矣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麗麗而編幹甚偉豪士特所寵幸命乞詩于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臨風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兩旁妓嫻然不悅而去

好護謔 國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護謔屢以謔諷得罪嘗嘲司業蘇崇善云近貴全爲嘲筆龍只作尊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龍崇善應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

孔大夫 爲浙漕戲作故事以遺洛中友生其略云滿肚裏件客本渴一服底欠人書飲火爐頭恰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禽凡數百言深得伴體

陳神被認至閣下 真宗時陳搏被認至閣下聞有士大夫詰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諷陳曰儒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

四句謎 和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畫時圓寶時方多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狀甚醜 吳伯虎朝奉狀甚醜鼻有孔而無準每出塵市隨而笑之元豐中登第上見之亦爲之笑時有贈伯虎詩者云衆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誇涕出應難與香來却易聞雖然無壽相知是有山根見說登科日欣然動至尊或有相者謂伯虎曰君以醜勝天下亦貴人之相也

異獸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誤欲謂之麟則虛矣鏡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實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愜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魏天祿蝦蟇于平門外注云天祿蝦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實碑傍兩蝦蟇其牌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于過鄧城

續墨客揮犀 卷第六

本入教其夫 張某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來謂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備問果本入教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欲青爲極密則使宜權廣西時權智萬守峽峽官至貴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從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病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盡探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五鼓青已奪晷薨矣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麗麗而編幹甚偉豪士特所寵幸命乞詩于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臨風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兩旁妓嫻然不悅而去

續墨客揮犀 卷五

續墨客揮犀 卷第六

聞此者欲向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緣辟邪字觀之似象似其獸有角如大鱗如手掌南豐曾為兩陽令題宗寶碑陰云獸脚之所刻其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長皆鱗甲真何象而名此也其形甚類交趾所異獸知其必天緣也

嘉祐中伯兄為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當見途古因伯兄其言乃以水沾其鑑鑑不其明髮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為京寺丞衣綠緋遠有緋衣不數月應

嶺表異物志記鱷魚其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命潮州釣得鱷其大如船蓋以黃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龍但喙長等其身牙如劍齒以黃骨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鈞極鋒利遇應來即以尾擊之食生卵其多或為魚或為鱷其為鱷者百無一尾而食之則為人所斃

有進士曹奎履歷上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袖袍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倫怪之謂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答曰此但能盛一箇耳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其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富而立歲適翁已及古稀年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嘗官妓楊幼芳者甚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曼卿集獨幼芳不至曼卿問之曰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伍伯將曼卿之曼卿惶遽下塔折腰請曰幼芳妹婿可惜某願代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釋之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視為墨池謂為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李墨池皮棚謹候奉僧

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嘉祐中惠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尾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鱗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惠州交之之後城隍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逾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聲具以上聞遂有詔令遣道場禱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惠州惡其惡業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自贊其寬真 妻度形貌極小而位至將相曾自贊其寬真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相胡為相一片靈丹膏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說其美善繪其容以寄兒環環改裝贊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靈丹膏莫狀

崖州地望最重

丁酉公自崖州還與客合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地最為雄盛首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家師祭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鄉雞未動曉鐘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苦學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終懷思大名家負苦學衣冠故弊風貌既始來應舉觀之舉人視之度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謝辭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于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屬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感其窮當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滿湖湘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飲納于董曰魯魯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使趙壁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任慧林有人問京師近日有何新事或對曰舒中丞履客船歸鄉本長老乘運馬赴關承務郎陳默字子真妙于詞翰然疎逸自號懶翁父綬為閩清縣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丹青為業一日圖默之形以戲焉默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丹青為業一日圖默之形以戲焉默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丹青為業一日圖默之形以戲焉

武成縣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揮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人雲霄中既而潮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人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者數人民間死傷亡者不可計縣城悉為邱墟遂移今縣

文思副使方圭好為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談詩于坐宋惡之欲已圭之辭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牙宋顧坐客問曰青牛恃力狂挨樹快應聲答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腹其意泊飲罷至客次奮拳擊飲衆掾之乃已

墨六

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余載云為趙石虎以麻將軍秋胡以怖小兒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懼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遺云楊帝幸江都令將軍麻胡通河州唐用其民每以木為鴉試鴉流不迅謂滑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懼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曰胡本名麻呼胡者為其多影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一侍者扶掖眼目徐步數息方一舉足

續墨客揮犀 卷第七

百花香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而色紫接桃枝子梅上則色桃而多花又于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投蓮的于泥壘中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中數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朵蓋用此術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借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解與之校為主司所錄曼卿詭性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府科決欲詰且歸館供職爾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士人多用他人謔論

士人應文章多用他人謔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德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曰沈馮為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于親賦有進士故句云觀茲黃菊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煥堂大笑

菊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秀才云廬壽園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最開

信安道景之聞多蚊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所咬小車馬鞍袋之以乘謂之木馬推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木牀水上曳之謂之滾牀子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牀此提刑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王吉好學有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吉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德告富為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富為都工訟于星子云職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放榮奪都工教門無例雖業衣與黃衣相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為稱呼蓋利乎其有物安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真登科為健史至嗣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余載云為趙石虎以麻將軍秋胡以怖小兒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懼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遺云楊帝幸江都令將軍麻胡通河州唐用其民每以木為鴉試鴉流不迅謂滑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懼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曰胡本名麻呼胡者為其多影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一侍者扶掖眼目徐步數息方一舉足

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余載云為趙石虎以麻將軍秋胡以怖小兒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懼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遺云楊帝幸江都令將軍麻胡通河州唐用其民每以木為鴉試鴉流不迅謂滑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懼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曰胡本名麻呼胡者為其多影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一侍者扶掖眼目徐步數息方一舉足

府官吏泊坊村小民富室無不仰慕但目為慢行和尙一夕上
元放燈有舖到垣垣在木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尙也于是杖背
還俗既而開客邸于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故答曰我亦何
能但設法以自俗而人自重我耳

木鏡頭
木鏡頭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
味頗甘雖食之大發瘡癩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為果林高訂
故云公登多口木鏡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鏡頭狀底刻字
云大中祥符年一棧造五十隻者之通也

教軍士為誤
王子醉初不無河漢聲講武之暇因教軍為誤談戲數年
間遂盛行于世其聲調按之節與優人之詞皆于醉初製也
或云醉初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醉初命軍士百餘人裝為誘
敵隊統出軍前齊見皆愕時進兵奮擊大破之

漁家以網魚
漁家以網魚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錢
也今有見人于江湖溪澗垂釣者但至心默誦誦佛
誦咒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湖澗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咒以
濟物命後為魚所仇乃越境而遁

白鴈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鴈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
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園霜滿白鴈來即此也

介甫性不殺
介甫為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為不次及再罷相頗有實之者公
性不殺物至金銀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
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單但云出益州川谷則康多以蒙山顧渚新
門者為上品當時飲茶尚難以蘇煎之類故德宗嘗以茶必賦
茶詩有句云旋法成成玉油油蘇煎出琉璃眼遂以香色為
貴亦祇謂之兩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則略
而不論陸羽茶經統言顧渚泉詔等十州所出者未詳往往得
之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茶遂為天下第一

荔枝
荔枝產嶺南粵王尉佗以備方物漢和帝時東南交趾七
郡常貢生荔枝唐天寶中如子尤愛嗜涪州謫命驛致之亦未
嘗有言及閩中者今之廣南與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
是直荔枝自唐以來其名未始著也今前陽荔枝遂為天下第一

牡丹
牡丹記云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葉見本草然花中不為高品
謝靈運惟說永嘉石固水際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香詠花
當時一花之異必形于篇什至于牡丹則棄而不傳昔人但云
延清越等州是其出處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陽牡丹遂為天
下第一

關中無螃蟹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螃蟹土
人飾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

樹溪客揮犀

往途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治第園社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闊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
已病甚唯屏與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居不得

馮太傅嘗書一絕
馮太傅嘗書一絕句云鳴鶴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更更乾
碧眼胡兒三百騎提金勒向雲看坐客曰此可蓋于屏障
乃續如京塞上之作

仕官多忌兀日
仕官多忌兀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兀之說或云當是元字然
數兀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為無稽乎同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
忌初四初七初九初十日四不詳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
因風指數八人子不能記憶此舊屋所不載

黃疾
夜飲飲食于器中覆之不密風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
器而走遍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蟻蟻集所不能療也
南唐道人
熙寧初南唐有一道人爾船至廣州陳以幅巾巾前後髮長
七八尺分為百餘結獨曳于地不食唯啖板橋木香或餘復逐
賣客歸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與不欲盡天下
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
事也

校書如掃
宋直學士嘗與書手自校校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
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

見杜仲公乞言以自贖
孫元規自謂官債見杜仲公乞言以自贖孫公曰為史者
當盡誠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孫頓首謝謝孫公一言得
政治之大體亦不省清心之端也

楊師中斷罪因
楊師中蜀人也知州每斷罪因官給酒飯獨不與或問
其故答曰更與酒飯則來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于市曹須
令徒具杖數來報往往終日而未畢問之答曰令其知痛則今
後不犯也

墨七

續墨客揮犀 卷第八

為遊調士所獲
王顯公宣義知大演粵嶺為遊調之士所獲遂作一詩揭于賓
館自是稍退其詩云滿屋生煙燭一室藏曉客日相過欲抽
己掉家果待掠民錢奈法何一飯共君愁惡德三益盡我苦
中歌更拚一具窮窮欲睡局僧續繼任他

歐百韻詩
又云李廷彥歐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
兄塞北亡上官與然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遠
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虎嘯風生
虎嘯風生謂吟雲起常聞其語未驗其實余同官陳登之大觀
中任長樂主簿家貧不能陸行乃自負荷舟過山而下嘗謂予
海中多連山復嶺有至數十百里者舟過山下時聞人長
嘯耳後清風颯人舟去甚駛予嘗謂舟小說虛虛用隱隱
南山或夜聞龍吟聲明日雨必至後遇數語人云其聲清越殆
龍比擬坐有蜀僧云其聲在五臺亦嘗聞此聲龍靈以效其聲
往往相風因取編鑿試使變之錄用推掌曰真龍吟也

東漢無復名
東漢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綸綸云王莽時禁用兩
字名蓋沿襲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宜父因禱尼邱山得
之遂名邱字仲尼其子乃名鯉字伯魚史公亦字子魚再辨遂
字伯牛如編於兔黑臂白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唯恐不
至宋齊邱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孟柯蓋周命世大才而其
字不顯或云柯字子與周字子休痛疑後人以重取之爾左邱
明字世或不聞

被竊者受三班借債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竊考卷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
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紙卷數人皆竊立而起曼卿獨解
解袍還入庫庫裏紙卷頭坐語笑絕席而去次日被劫者皆受
三班借債曼卿為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債爭如錦事
空從此罷歸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殺徐氏族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
餘萬大江海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徐溫
餘氏子海陵中主權統用齊邱之謀徐氏無男女老少長皆殺之
其後齊邱嘗有小兒病閉謝客中主盡養之亦不出有老
樂工且養書作一詩書紙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為國
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誤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

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素好誦讀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曾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誦讀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

館閣一人直宿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給宿故事給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過宿例于宿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吳人好雅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鴛鴦為石軍以其好養鴛鴦也有一士人酷梅與鴛鴦作書云鴛鴦曹公一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飯子忽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廟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勝示百姓依舊祭享

不喜為外官

蘇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泊為京西轉運使解字在許州嘗對客嘆曰人生不知活幾日好時好日許州過了良可惜也然竟卒于故鄉

異體而相制者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故翡翠屑金人氣粉屑近世北人以針破冰南人以線解茶亦其類也

酒量過人

張伯玉郎中酒量過人能飲至數斗不醉世號張百盃將飲時先置酒水大盃于其側每盃一盃即飲水漱滌人問其故云酒之毒在齒去則不能為患陳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寧中法雲國使人入貢乞依本俗撒殿認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撒于殿殿之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

門使副內臣

門使副內臣

藏首畫鐘爐

藏首畫鐘爐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室母鄭夫人宗慈有妹名鍾爐則知鍾爐之設亦遠

蜂盤以辛梗傳之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居于蛛網蛛得之為蜂盤地俄頃蛛腹欲裂徐徐行人草蛛嚼辛梗微破以法就嚼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為蜂盤者按辛梗傳之則愈

詩紀契丹事實

刁約使契丹就為四句詩曰押燕務農學看房賀賦支錢行三匹裂衣防罔匹裂小木髻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纒如風而大穴居食果嚼肉肉人為珍膳味如鴉子而且脆

蘇君讀書

蘇君讀書小吳越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為世戒張華獨富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華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于太甚若其如此亦可尚也

魚鮓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鮓也取其石治以為器可載飲食如有毒器必裂其效甚著福唐人製作尤精明登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要所論病源脈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慎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癒官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為桶灌足及令排排于兩股間以麻繩繫定月餘而安

誠

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不妄故書以為

放生池

漢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之放生池其子為監丞者每病約而食之道聞之不擇于是高其垣垣其門戶為一詩書于門曰高却垣垣論却門監丞從此罷垂輪池中魚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邱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蒼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林立汶水邱彬書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縣若蓮峯裏住人家

萬榮

王舜求云萬榮出為國有養百蟲不近蛇蝎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眼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薑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鰻魚後食和芥湯即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于尤反燒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喪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過為文飾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關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開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開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使士卒努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

有罪又制更成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過妻孥懷土之戀兼外

成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講

頓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食在城西者令赴城東食仍不

許庸儻車脚皆須自負會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努力制其驕

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憂安辛若而易使

續墨客揮犀 卷第九

東坡每日古人所賞者其真... 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

曹翰鳳江州三年城將陷... 城下日拒命之人盡殺之...

馮當世近年頗好佛其知... 妙麗但閉目不觀惟日以...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正... 書夜讀詩存中云退之詩...

仲曰君子草而不黨公獨... 黨耶以我偶同存中便謂...

南讀書詩曰少長遊嬉不... 角黍餌沈塚理竹非黑點...

毛元兩浙人由進士登第... 漢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 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

續墨客揮犀 卷九

山寺至今匪藏之遊人到則發... 結廬講授

羅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 幾百人韓亦嘗從之學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 見謂之海市或曰蛟龍之...

一河朔過高唐縣縣舍中... 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

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 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

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 蛇龍之類皆有成石者...

呈九

呈九

呈九

續墨客揮犀 卷第十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 二不換玉三淡泛四越溪...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真美... 兵夜流血成陽宮殿三月...

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 徑極爲虎翼所破殆無遺...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 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

法出于小說

法出于小說

法出于小說

法出于小說

續墨客揮犀 卷十

其已佚南唐張彥山舒道宜海著中有答朱述之大令書論
此書為贗作實由洪信明商榷海刊墨客揮犀十卷題宋彭
乘撰之誤案直齋書錄解題墨客揮犀十卷十卷不知姓氏
神海本始題乘撰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官至翰林學士宋史
及東坡志林均有傳仁宗皇祐元年以疾卒於官彭乘字
聖公今前傳兩所記事均及晉徽以後則商氏本題為乘
撰者誤也商氏本之誤由於見前編叙瀾材好談兵彭乘初
見范文正畫像一像知著書者姓彭遂以乘當之不知此書係
采商氏書而成又不知瀾材之姓為釋惠洪而非乘也瀾材名
凡見前編好談兵條注宋史樂志徽宗時進士彭凡遺樂書與
前編所云瀾材好談兵書大樂合當即其人與曾能說齊漫錄
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高安人因叔彭凡在郭天信家
作門客遂號天信則此條必惠洪所記而郭天信志謂惠洪
承出高安喻氏及古本冷齋夜話凡遇所記瀾材事其目均作
瀾材則均誤也要之此書係南宋間人採輯諸書所成故宋
時傳本不題撰人姓名非彭乘所撰則無自疑為贗作矣所宋
諸書以魏泰東軒筆錄沈括夢溪筆談惠洪冷齋夜話陳正敏
遜齋閑覽為多張氏謂此書出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夜話者二
十條出閑覽者十四條今細檢之出筆談者實四十九條亦有
數條不能得其出處蓋原書或已佚矣此本鈔寫不古而遇應
據之字尚空一格知猶自舊本出也海甯王國維
此書近人據惠氏紅豆書屋鈔本刊入蜀芬樓叢書與此本同
再刊自宋刊影寫惟彼本首葉殘百餘字此本則完好無缺故
再刊之戊辰八月上虞羅振玉記
此本卷九頁字缺末筆為宋刊之證又卷一願為夫人子以報
一條與下燕巢戶內齋一條誤併為此與惠氏本同茲為改正
並附記之振玉又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阮元撰

續墨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乘有墨客揮犀十卷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續編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前續二編俱載共
二十卷而不著撰人姓氏明商榷瀾材海題彭乘之作蓋以書中所自
稱名為據卷中所載軼事遺聞以及詩話文評畫引頗為詳洽足補前編
之所未備其所議論多推重蘇黃亦與前集相合之以為完書

續墨客揮犀

四庫提要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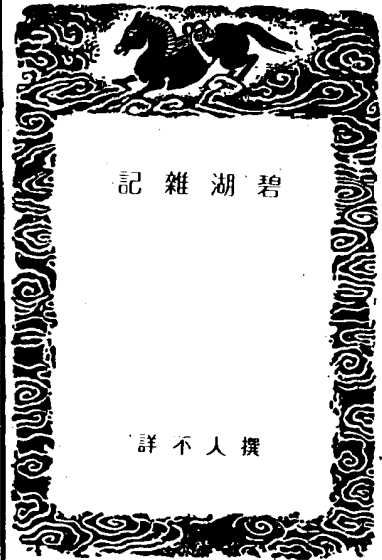
胡玉繩撰

續墨客揮犀十卷

乘有墨客揮犀十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續編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
則前續二編俱載共二十卷而不著撰人姓氏明商榷瀾材海題彭乘
之作蓋以書中自稱名為據卷中所載軼事遺聞以及詩話文評畫引頗
為詳洽足補前編之所未備其所議論多推重蘇黃亦與前集相合之
以為完書

續墨客揮犀提要補正

張文虎雜著甲上復朱述之大令書云來數以續墨客揮犀多撥拾它
書疑非真本今檢全文出夢溪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冷齋夜話者二十
條出遜齋閑覽者十三條又李主簿條見閑齋括異志王學士條見東
軒筆錄而文小異唐順國條已見前編而此復出謝泌條亦與前編謝
諫議條略同來教所舉邱濬草書方鈔引錄畫一條在今第八卷未嘗
缺此條亦出筆談謂為贗作誠是而鄙意猶有疑焉云云下論前編亦
贗作詳總目小說家墨客揮犀條下



碧湖雜記

撰人不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碧湖雜記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陶宗儀說郭載之題曰宋謝枋得撰然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未知確出枋得否也書僅八條殆亦非完本矣第一條辨蘇軾老饕賦當作老饕此據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饕之說似乎有理而實膠固說文所註特因左傳稱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饕因而分屬立訓耳考呂氏春秋稱周鼎饕饕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則饕饕本屬獸名獸貪食有之獸貪財無是事觀字竝從食其義可推通用為貪食之名於理無害不必執也第二條載僧思說及曾季狸辨五臣丈

碧湖雜記

選註陶潛但書甲子之譌謂按其甲子皆在宋未受禪以前其言鑿鑿可據此書乃云劉裕自庚子得政淵明逆知晉必為宋故於二十年前先削年號以寓意其說尤迂謬不通餘六條亦皆勦襲舊文罕逢新義

說略手集

碧湖雜記

松岩補制

碧湖雜記

說畧二十五雜記二十五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比二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饕為是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會裴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

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

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裴父殆不足以知之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木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于春又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北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內有玉華閣即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

御製

六朝雜記

三

六朝雜記

帝君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于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群臣惟恭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于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命京唐楠成篇京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

暉思許塵凡到綺闌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真軒內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而至閤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睡榻之側豈容他人咳唾至今人臣縱步褻飲于其間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然其他日之禍殆甚于天寶之季此可為萬世君臣之戒

御製

六朝雜記

四

六朝雜記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今與淵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為撫州參軍淵明呼為周椽亦隱於柴桑號潯陽三隱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復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壽中涼州羌寇及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獲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相語也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

見其事甚恠五代王蜀時有崇報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暇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暇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未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交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恠

今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瓊為蘭陵王邙山之戰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御製

六朝雜記

六

六朝雜記

碧湖雜記 終

胡玉縉撰

碧湖雜記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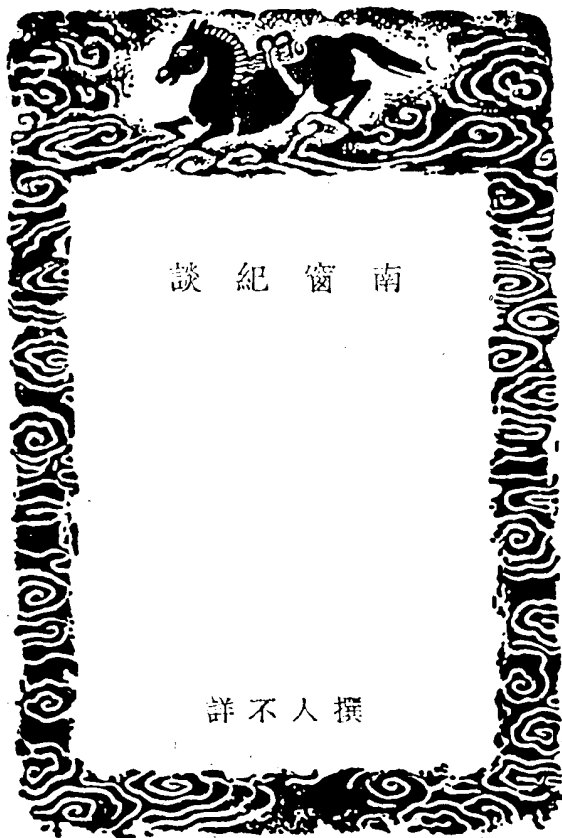
此據說文食財曰饜食食曰養之說似乎有理而實膠固說文所注特因左傳釋食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饜養因而分屬立訓耳考呂氏春秋稱周鼎饜養有首無身食人未啗害及其身則饜養本屬獸名獸食食有之獸食財則無是事觀字並从食其義可推通用為食食之名於理無害不必執也

案食財為饜食食為養乃杜預注孔疏謂賈服等相傳為然是杜襲舊注也至說文則並云食也無食財食食之分故其字並从食視賈服為

碧湖雜記提要補正

一

勝不得以誣許也呂氏春秋見先謙篇



南窗紀談

詳不人撰

四庫全書提要

南窗紀談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多記北宋時事淳熙中袁文作魏牖開卷已引其書則作於孝宗以前而中有葉夢得問徐惇濟一條又有近傳樞卿給事餽冰云云夢得為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於福州樞卿為政和五年進士高宗時終中書舍人給事中則是書尚在南北宋間也中載葉景脩述延祐戊午開元宮立虞集碑一條乃元仁宗五年事殊不可解檢核別本此條極低二格書之乃知上一條記蔡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流灰及朱漆七等事元人讀是書者因記王眉叟掘地丈餘得花臺魚池事批於其旁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此事即指蔡寬夫事也曹溶所藏之本因傳寫者不究文義一概錄作正文故致是訛異耳其書凡二十三條袁文所引衛大夫一條此本不載蓋已非完書然所記多名臣言行及訂正典故頗足以資攷證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條頗涉語怪然籍見天書一事曲折舊聞已載之蓋宋人說部之通例固無庸深詰者矣

南窗紀談

宋 無名氏撰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為所蔽未有不為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為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託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珎資機算詩方為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嚴數為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珣楊慎於之徒乃當任之瑄如安而不為恥致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良岳以其地還民方議其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吳和元中觀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間不知果能不為房瑄耶
蔡寬夫侍郎在金陵鑿地為池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甕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甕間有灰又有朱漆七等其旁皆壁竄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也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資以為基址者甚多金陵蓋故都自昔兵亂多矣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
葉夢得曰近延祐戊午開元宮立虞集碑一條乃元仁宗五年事殊不可解檢核別本此條極低二格書之乃知上一條記蔡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流灰及朱漆七等事元人讀是書者因記王眉叟掘地丈餘得花臺魚池事批於其旁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
清淵閣文獻前立碑山生所撰碑先用木條打入地然後於上立石及木條入地處不復可打匠人掘示之下有地而及花臺魚池則與此碑相同也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東亦必尉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為文采爾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效之方古文未行時雖小東亦用四六世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

亦務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傳松柳給事以冰魄同舍。其來辭云。蓬萊道山。羣仙所游。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胸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蓋棋也。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士皆習書。有晉宋餘風。今有得唐人遺蹟。雖不知名。亦往往可觀。宋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亦少。亦勢使之然也。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字之怪。讓其欲為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今但復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譏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公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為斜。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之常備。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皆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為者。即答書之辭。觀之。其強項不服下。又設為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也。

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有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皆有。是否。答曰。非獅子吼。寺平葉公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宋因之。石林公既為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攷摭擊三傳曰。識其編排凡例曰。又問曰。吾之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吳棗乘述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說論語。得無近是乎。石林大喜。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修。性嗜餽。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給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為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荷堅從兄子明。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為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明曰。此雞極管半。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自之處。人不信。乃記而試之。無毫釐差。咸以為知味。與韓相白鶴事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漢何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稱之。杜甫上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又有丈人屋上烏。而不聞杜公為章之婿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來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時。至於儂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名姓。曰某某丈。乃反近於輕侮。無一本姓上。

為帥守而踵父祖所居。自昔以為盛事。李文懿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本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嘗領揚州故也。本朝如此。此者亦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表執啓云。惟近輔之名。那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從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其眷齒。乃躡前修。朱邑世祠。

猶有奉嘗之舊。恬候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者年。覽觀諸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亳州。有婦。為其里人以偽券誣討田產。訴於官。凡十餘年。皆不得直。及文定公未去郡。而傳求龍圖中甲科。以廷尉評事知仙源縣。初至官。婦又訟於縣。求述所訟與券者。驗其書。蹟不類。因窮治。盡得姦狀。里人既伏辜。而歸其田產與婦。婦為一郡驚為神明。李公聞之。嘆曰。吾為政於此。不能使狂者直。而又罪其婦。吾甚愧之。乃以粟帛謝罪於婦。而盛薦傳公於朝。議者謂公發姦。伏。因過人矣。而文定公之不諱其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難也。或疑一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竝謂之使相。唐制皆竝救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救尾存其銜。而不僉。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相。曹參之徒。皆為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高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起於此。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文官。驃騎車騎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皆為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初唐以為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常非之。宋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能同平章事。遂以節度使加開府。使相。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為之者。惟以為贈官。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優。朝廷敬異。乃賜之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後漢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晉以後。皆以之。唐以為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為寄祿官。亞開府。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罪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視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教。而肆教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之。最為解經者之蔽。此言蓋護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古文程泰政。與其弟正惠。丞相。皆管兵部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繼居顯位。而家無餘財。居無別業。平日俸賜。多以賑施中外。隨手而盡。故也。家人嘗訴日用乏絕。正惠公曰。過得三日。則更營三日生計。如是足矣。

秦漢以來。方士言神仙。莫不自日上升。後世小說所載。往往而是。然人未嘗有自見之者。難以必其有無。惟韓文公詩。彼謝自然事。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簫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逝瀛風景。寒。樛樛氣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據此等語。則其自幼學。

仙而致輕舉。衆所共見者。昭然不誣。近吳興陳湯求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回言數年前。袁州一村民女子。自幼樂靜。常獨處一室中。然初無他異。至年十八九。一日其家開空中笙簧之聲。女子已在室中。闔戶而平。須臾。采雲四合。蓋其舍。家人與觀者皆莫敢前。經半日方散。開戶視之。已不見女子。久之。猶聞笙簧聲在半空。其事與謝自然相類。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章暉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言。飲酒。以七升爲限。雖不悉人口。皆澆灌取盡。暉所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爲裁減。或賜茶。并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興。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唐人所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爲貴。多取之。陽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今建州製造日新。其品之精絕者。一餅直四十千。蓋一時所尙。故豪貴競市以相夸也。

呂申公爲穎州通判。歐公爲守。素不以文靖爲然。及其子爲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劉原甫。王深甫。皆寓居都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爲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賦詩。申公得瓊木。蓋其辭曰。天地產衆材。任材謂之智。梁鴻與檀杙。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知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瓊。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類。鑿括所不施。鈎繩爲爾廢。大匠視而往。惘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終不朽。器制則虛其中。朱漆爲之偽。爾漿挹酒。體施用惟其利。檢象非不珍。金鑄豈不貴。幸因左右容。反見謂奇異。人之才與性。未直遺于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操。曷才無不可用。在上所錯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爲良士。執一以廢百。衆工何由備。是惟聖人心。絕通天下志。歐陽稱贊。以爲有宰相器。於禮階。十日。其下。有數之。

錢唐關注。字子東。家世以文雅稱。喜爲詩。有唐人之風。嘗賦松聲。一篇云。夢破松聲枕上聞。睡魔夜半戰吟魂。初疑秋雨連江岸。乍覺寒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追隨月色下前村。晚行欲問聲來處。鬱鬱蒼蒼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志寫上。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施莊敬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忽。聞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注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助。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械之題曰。齋誠密記。其詩藏其曾孫益。攝處。用小粉脫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彭器器尙書。汝陽。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其父竝爲郡吏。兩公少從學。彭公既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卽喻其父使能役。且以己所乘馬及馮從。并命郡吏送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爲狀元矣。熊孔目之子。當如何。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故豈家學益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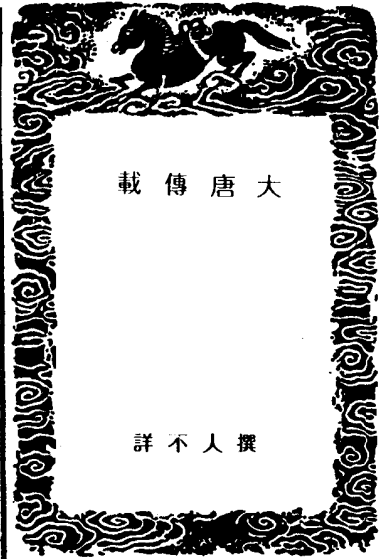
仁宗朝。京東有劇賊。執濮州通判。并濶縱掠。時蔡子正尙爲小官。建言。宜如漢高元不以劫質開好路。急

捕繫之。朝廷從其言。賊遂壞散。自是以才能顯。其後江西。廣東。福建。路盜賊稍起。至千百爲羣。公然被鎧甲。擁旗。鼓。肆爲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復建言。請嚴敕所屬。共除民患。時執政者記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遂除江西提點刑獄。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原其罪。於是競自歸納。前後得六萬餘。擇其精者。給巡捕。差兵。賊氣已奪。先其羣。盜常恃衆。持兵仗。以販魚爲名。挾贖以資。子正復令。販魚者。所贖不及二十斤。衆不至五人。不持兵。皆爲良民。吏毋得問。自是人情大安。盜亦消弭。子正遂爲名帥。傳獻簡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論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所親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爲郡。謂當時有所縱捨。以自表見。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歛服。

司馬溫公嘗與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懼。亦爲難矣。世以爲知言。

魏鄭公言。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而事形迹者。若上下其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予嘗愛此言。最切於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致其實。未有不出于私其身者也。宋盛時。士大夫立朝論事。往往信道任誠。然如骨肉之相與。識者以爲美談。予聞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晉之初。以并州交城縣地。勢險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甌之饒。建以爲大通。監領交城。綿上。二邑。大中祥符中。復廢爲縣。呂獻可嘗宰交城。以爲宜復爲監。即其利害。奏聞而自請。就爲知監。任與復之事。且言。臣於審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判。判斥。若朝廷允從所請。即於臣別無僥倖。

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爲湯飲客。或者效之。予謂不然。蓋客坐既久。恐其語多傷氣。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前人之意。必出於此。不足爲嫌也。



大 唐 傳 載

詳 不 人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大唐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
唐末藝文志俱不載前有自序稱八年夏南行嶺嶠
日龍舟傳所聞而載之考穆宗以後惟太和中成通
乃有八年此書不著其紀元之號所云八年者亦不知
其在何時也所錄唐公卿事蹟言論頗詳多為史所採
用間及於談諧諷刺及朝野瑣事亦往往與他說相
出入惟稱貞元中鄭國韓國二公主加諡為公主追諡
之始而不知高祖女平陽昭公主行諡已在而又蕭頌
士逢一老人謂其似鄒陽王據集異記乃發冢巨盜而
此紀之以為異人如此之類與諸書頗不合蓋當時流

大唐傳載提要

傳互異作者各承所聞而錄之故不免舛悞也

大唐傳載

大唐傳載 四庫全書提要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守山閣叢書 子部

書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已斯聖人疾夫飽食而意
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試故藝試用也夫藝者不獨總多
能第以其無用於代而窮愁時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
極嶺嶠暇日龍舟傳其所聞而載之故曰傳載雖小說
或有可觀覽之而哂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有自題云清俸買來手
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營及借人為不孝
陽道州城之為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
爭取之

大唐傳載

蘇州開元寺東有陸氏世居門臨河洩有巨石塊立焉乃吳
陸績為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此石重
之人號鬱林石陸氏自績及裔孫國朝太子少保克公猶保
其居今子孫漸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復縣西隔澤者漫十數里每時雨降即泛溢自滿蒲魚之利
人皆賴焉至白露應節前後一夕即一空如瑞焉信殊異也
李忠公之為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林東人相傳移之則宰
臣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
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命徹而
焚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畝議者稱正焉
杜太保嘗備公天曆中有故人遺其金百兩後三十年為淮
南節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黃金遺絨封如故
邳郡三相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時為相皆第三即司徒吉甫
司空絳州刺史藩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沂公勉少年貧苦與書生同店
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其州將
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付公曰
某之僕使無知有此首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
為辦事及畢密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
生兄弟齊洪州驟來果然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
專請開封詰金之所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之焉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鑿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

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為郎官渠馬良久
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郭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為
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連貫為公
聊語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旋旋後竟如其言
杜亞為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繡繡帆之戲費金數千萬
疋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十人皆著紅紫錦繡襖于此
三府亦因而空耗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吳師德故園地
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吳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興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詔中官寶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
馬有麟為左神策大將軍神策監軍將軍之始也貞元十二
年六月乙丑始以寶文場為左神策軍中尉崔仙鳴為右
神策軍中尉其目又以張尚進為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
使之始也
建中初關播為給事中以請司荷吏為弊頗多播議用士人
安與楊氏居東都者承西太尉之後世傳黃雀所銜玉葉至
天寶為揚國忠所奪今不知所在
張守珪陝州平陸人自幽州入觀過本縣見令李抗申乘梓
之禮見映射李亮程榕令眾冤呼張公曰困危之中豈能相
救至靈寶便奏兗州判官冤後至宰相

大唐傳載

貞元中張茂宗所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諡為莊穆皇后
所尚故唐安公主贈韓國公主諡為貞穆所可攝日冊命國
朝已來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諡者公主追諡自此始也
徐尚書晦沈吏部尚書徐公嗜酒沈公善養楊東川嗣復嘗云
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燒牛頭一日忽夢其物被拘至地府鄭都
獄有牛頭在旁其人了無畏懼仍以手撫其頭云只有頭子
大堪燒食牛頭人笑而放回○在旁其頭牛頭八歲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語平生各愛尚及憎怕者或言
愛圖書及博奕相與佞工部員外汝南周願獨云愛州
觀察使怕大龜

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馬有人言於執政大馬甚多貨不得舉人不得騎當盡為河北制所得耳
陸鴻漸嗜茶撰茶經三卷行於代常見鬻茶邸燒其膏為其形貌置於甕釜上左右為茶神有交易則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將賜旌節專征行軍有大總管之號也
高祖之制鎮君有大都督之號
玄宗之初為節度大使節度之號
凡皇太子親王統軍中有元帥府之制
宰相總領節度使自牛仙客始也
開元九年命宗正寺官祭並以宗子為之

唐制男子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歲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役四曰徭凡丁歲輸粟二石凡調隨鄉土所產絹綾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凡役歲二旬開加二日
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為宣諭使許人納錢授官及明經出身
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鑄錢使第五琦奏請鑄乾元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五十寶應元年以盜鑄日甚物價騰貴咸稱非便減重輪鑄以一當三十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載為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戶定數徵錢謂之白著權帖

至德元年勅天下州縣量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厯中初稅每畝十文三年加五文勅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
盧中丞通有寶琴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古簪響泉和志之號

李河南素精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為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繇來比素
李相國執政時嚴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關人多屬之李公云一版不如一版作二年不知何意
豆盧翥少年旅於衢州夢老人云君後二十年為牧茲郡已

果為衢州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鄭澗州明於曲江見今使醉池岸云更一轉即入流矣
白首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樹一株自忠之南更無塊自忠之北更無荔枝
買至常侍平生毀佛嘗假寐廳事忽見一牛首八長不滿尺攜小鍋而燃薪於牀前公驚起而訊之對曰所謂獲湯者罪其毀佛人公曰小鬼何足與耶遂伸足牀下其湯沸忽染於足湧然而上未幾烘爛而卒
烏江有項羽繫烏騾樹懸千餘年尚鬱茂建中年中縣令張勳厭賓客觀遊令伐却至今茲地獨不生草
李鎮惡即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郡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並是婦兒官職
劉巨麟開元中為廣州刺史弟仲邱為麗政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為巨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仲邱命刀中破之分殊無差焉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驥開元中同居興敬里雜業共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駛於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大尉瑄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山水

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也貞元中李賓客洞為縣令乃刻驢背開徑隨人方聞而異焉大和初博陵隸蒙為主簿標旅於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四

大唐傳載

顏太師魯公刻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也
曲阜縣先聖廟前有數株古柏亦傳千餘歲其大十圍潘華為齊州軍食貧窮無以結四方之信華遂命伐之裁為簡冊刻為器皿以行餉云
張文良公第某女嫁盧氏嘗為舅盧公求官候公朝下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指淋瀝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官事矣
開元東封有太原人千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來詣關引見上勞

洛陽金谷去城二十五里晉石崇依金谷為園苑高臺飛閣餘址隱嵯獨有一皂莢樹甚大至今鬱茂
鄭公當開元中為中侍御史充龍驤使令每傳食長髮自公始也
潤州金壇縣大厯中北人為主簿以竹筒實蠟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柳樹後遂孽育至百餘枚為土氣所蒸而不能蠶人南民不識呼為主簿蠹
開元中進士第唱於尚書省其策試者並集於都堂唱其第於尚書省有落去者語云雨雨三三戴帽子日暮但候吟一聲長安竹帛皆枯死
開元中吏部侍郎被寧王憲囑親故十人官遂詣王請見云十八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雖公吏部歸九人皆起資好官獨某者當時出云據其書判自合得官錄囑寧王且放又集
崑山縣遺尺澤本大厯中村女為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為龍至今遂成潭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常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於外而朝焉
承和中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園丘至時不到云太常大寺黃日伽藍園邱小僧不合無禮
沙堤起天寶三年因蕭京兆良奏請於要路築甬道以通車馬而覆沙其上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

六
大唐傳載

七
大唐傳載

之老人無拜禮伯龍曰臣神堯皇帝之臣也在再放月得至今日復事即君臣之幸矣耶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乃賜紫袍牙笏及優卹有加伯龍自言隋仁壽年生說大業末事了然可見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至五十九又為尚書右丞元和十五年辛卯度邱村杜元穎同時為拾遺令使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邱杜當人
蕭功曹穎士嘗出灞橋道左逢一老人眉髮皓白狀骨甚奇古蕭甚異之老人瞻顧蕭因問之老人云公似吾亡友耳蕭固請言之老人曰吾與都陽王恢善君甚類之乃穎士六代祖蕭問其所來不應而去

八
大唐傳載

九
大唐傳載

十
大唐傳載

十一
大唐傳載

十二
大唐傳載

十三
大唐傳載

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為西番所沒其破來矣
高平徐宏毅為彈侍御史劾一知班官自宜政門檢朝官
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今問之曰未到班
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引報之曰為我謝公卿所以然者
以惡其無禮於其君
裴僕射遺慶二十人仕裏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
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所裏者猶幼小時樣今巾子有僕射
樣

韓太保泉生知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曰妙哉衛生
之意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平昔寬廣陵故同出而異各
也其音主商商為秋聲天將蕭殺草木搖落其城之晏乎此
所以知為魏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其君之位乎
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之地散者流亡之謂
也揚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也止
息者晉雖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唯殺操盤而惱痛永
慕之亂其應乎此夜夜撰此將貽後代知音且避晉禍託之
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也歟
韓太保泉嘗言洪範五福獨不言貴者貴近於高危福之自
至猶微動奈何枉道邀之

李西平晟之為將軍也嘗謁桑道茂云將軍異日為京兆尹慎
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望乎後與元收復西平兼
京兆時道茂在侍囚中當斷之際告西平曰公忘少殺人之
言乎西平釋之未四十三歲

韓太保泉之為御史中丞京兆尹嘗有所陳必於紫宸對百
僚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
議及大政多匡益之親友咸謂公曰自魏元以來羣臣啓事
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眾官以陳之得無不
慎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推剛直枉惟在公何在不可
令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
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致設之後來得請便
殿多以私自傳苗晉卿求罷干求相位奈何以此為望設
張秘書薦自任仕至秘書監帶使職三人藉竟歿於赤嶺
外

大唐傳載

華州州教誼自功不喜開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見一州
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候視乃崖州圖也竟以貶終
王河南維或有人報云公除石韓王曰吾居此官慮被人呼
為不解作詩王右丞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惟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
佳可愛公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莫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
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韋中書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崖冲二進士來謁留連月
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
有虎厄後三日相君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
矣李先下崖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冲來
謂李曰君厄過矣

蘇給事侍建中末為太常博士遇朱泚亂將赴行在夜行山
谷宿有二燭前導危險畢見既過燭然後滅登忠憤所感耶
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詩
九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杖
對曰臣打五千杖說上曰汝殊未我打卻三豎權也後數年
有聞打一豎權因賜一拂杖羯鼓後捲流傳至建中三年任
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捲中竟日不
散以其至平又云捲人鼓只在調豎慢此捲一調之後經月
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得出來不毒人人猶
是恐其蠱門之積年矣
涇州將郝珙自貞元末及元和中數於涇州擒殺西人及蔡騰
涇城西戎畏之贊普端一金郝珙號曰有能得此者賜金珙焉
建中中李希烈攻涇州城陷用百姓婦女輜重以實城壘謂之漏稍
實參之作相也用從父弟中為耳目每除吏先言於甲申告
人故謂賈給事為善惡

同州唐女寺有盜帥董太宮之漆身後有盜者皆來拜祝有
至鳴祝者今漆足口牙
襄州漢皋廟本為解佩於漢皋之義今為漢高祖誤也
陝州平陸縣主簿廳事西序捐有隋房公杜公仁壽九年十

大唐傳載

二月題玄齡如晦題處房年二十三壯年二十六移在使
府食堂之梁
楊京兆憑兄弟三人皆能文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
石箱積襖袖課成乃已
李原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原為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
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憲為唐鄧襄陽徐泗鳳
翔澤魏博六節度使聽為夏州憲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
鳳翔七節度一門登壇授鉞無比焉
千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日出身三十年髮白衣
仍碧日暮依朱門從未染袍赤因為之奏章服焉字原十一

河南廣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於其上立漢高廟
夢山下泊宮茅君鍊丹井香潔不受觸曾有修宮工人獲知
取水黃肉長久不熟
寶歷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
及江西數郡中人爭施金貨衣服以飲獲利千萬人轉相
惑李贊皇德裕在浙西也命於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於市
司取猪肉五斤糞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巡肉熟爛自此
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潮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前朝教樂舞之地今尚有數百家盡
習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終南山有涸池本咸陽大洲一夜忽飛去所歷皆暴雨與魚
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勝計遂落終南山中舉水浮
數尺縱廣一里餘色如蒸雲雲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禱無不
應焉山僧採樵時見羣龍澗潭其中
昭應觀山長安中從河朔飛來夜過雷聲如疾風廣記
十七作有羣如土石亂下直墜新豐西一村百餘家因山為
壙今於其上起持國寺

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張愔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吝
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裏糧求見非徒行也意必謂明公有

大唐傳載

除陌建中四年敕天下州縣市買交關每貫五十文納官
間架建中四年戶部侍郎趙贊奏天下州縣屋宇間架率其
錢有差
沙門一行開元中書奏玄宗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故
天寶中幸東都府蓋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態態者名花鳥使主宴
玄宗幸蜀天威八駿其七盡焚於棧道惟一雲驢存焉德宗
幸梁亦充御馬
五臺山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五百毒龍
之所每至盛午皆霧暫開比邱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邱
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為毒氣所吸
遂巡而沒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止於東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
隋皇甫州鎮皆為宰相張尚書賈段給事平仲衛大夫中
行李常侍朝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名知人矣
李西臺文獻公避暑於青龍寺夢載白神人云昔尹氏相宣
王致中與君男亦佐中與君宜以吉甫名之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為饒州刺史先是郡城之東四牧
故府廢者七稔公泄止後命啟籬而居之郡吏以語怪聖請
公曰神實正正直則神遊妖不勝德德失則妖興居之在
人

大唐傳載終

大唐傳載

大

大唐傳載

大唐傳載跋
唐志雜史類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檢太平廣記引傳載
文悉見今大唐傳載則唐志著錄者即此也唐語林近事會
元亦頗引用字句間有異同惟廣記二百一引陸鴻漸事二
百七十八引豆盧署事並多至百三十字疑原書已佚此
係後人刪節之本然如顏魯公條五原有冤獄下廣記百七
十二引有久不決真卿力辨之天久及十一字而唐語林
亦脫去則知此本單行已久矣今無別本可校正據諸書所
引譌者正之闕者補之兩通者因之以存唐人小說之一云
編熙祚

大唐傳載跋

十

四庫提要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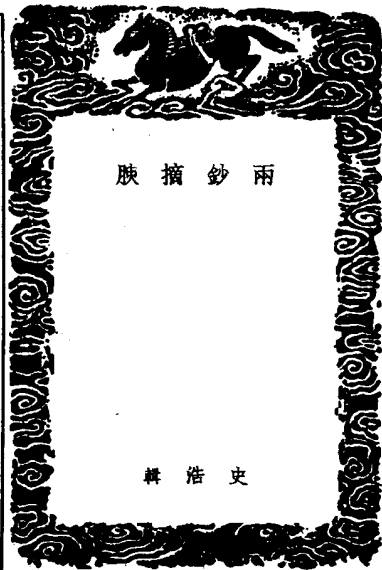
胡玉楨撰

大唐傳載一卷

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唐宋藝文志俱不載前有自序稱八年夏南行機
崎暇日滌舟傳所聞而載之考穆宗以後惟大和中成通乃有八年此
書不著其紀元之號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時也

裴氏目錄云所記皆唐代公卿遺事至寶曆年止據書名當出唐人所
撰自序云八年云云或是元和八年耳

大唐傳載跋



兩鈔摘腴

元史浩輯

兩鈔摘腴

元史浩輯

五鳩者鳩鳩鳩別音非鳩鳩鳩鳩一名爽鳩大也之鷹鳩非是鳩鳩巢之鳩又在五鳩之外

騶虞嚴氏作騶御虞人也非獸也呂氏作獸左傳水昏正而裁裁築墻之板也

膏沐膏所以膏面沐蓋膏也米汁可以沐頭魯道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脂是也

葛儼云宛然左辟辟者避也蘇氏曰讓氏避者必左

河糜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糜糜傳曰水草交曰糜李氏曰左傳吾賜汝孟諸之糜

稷雪米雪毛詩補傳注先集雜霰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米然

醕醕醕導飲也欲以醕質而先自飲以導之此飲醕之初自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醕醕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中垢桑柔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中垢猶內汗也

蓋以閨門之事汗穢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金載見傳華有鶴鷄箋曰鶴金飾貌疑今世所謂搶金者以平聲為去聲呼耳

王祥卧冰按晉本傳及陽秋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疾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解衣將剖冰求之水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無卧冰事

司馬德操別傳曰時人有以人物問操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之所以問君意乎微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王逸少帖奉橘二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即東坡所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者是也按元章書史云

又東坡詩話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或以為橘或為梨為柑真知孰是也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昭我注云大夫之妻從夫稱王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韓詩綽虐顧我顏不惟東坡詩一語遭縛虐失身墜蓬萊

東坡狹馬歌以我兩足為四蹄登躡滑汰如鳥驚法入

越中有戴草葉似蕎麥地肥亦能蔓生莖紫赤色多生山谷陰處吳越春秋云越王嗜戴嘗采此

山故名本草云關中謂之蘆葉齊民要術亦有戴蘆法然生蘆之微有臭氣凶年民斷根食之諺曰豐年惡爾臭荒年賴爾救今所謂魚腥草是爐火家謂之天蕎麥能爛五石作泥

蜀疏有兩巢菜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中東坡所賦元修菜也吳中絕多名漂揚草一名野蕓豆俗以油燂粉餌綴之米糝名蕓花取其

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燂錫枝綴紅糝燂字韻新蔗霜即糖霜青骨直答雅熙長老寄糖霜詩遠寄蔗霜知有味又糖霜譜曰遂寧有糖水冠於四

郡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為絮猶絮之柔韌牽連無邊幅也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不決

韓謂富曰公又絮富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為如夢今云休休絮絮我自明朝歸去

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新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宣和盛時所在有靈芝朱帥祥異之獻賀表殆無虛日會朝廷進築順州城得一物於土中其形如葵仙家所謂千年枸杞根所化者主者得之

喜甚於是馳貢闕庭蓋徽宗生於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為美祥宰臣欲以詩朝拜表稱賀

諸公閱筆先是庠序久東王氏之學不為應用之文時有舊太學生基詣禮者素善此主者延至東閣授以此題基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

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歲春荒裔沉淪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基字叔原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江左新亭語尋常讀去不曉其說蓋洛陽四山圍伊洛灑澗在中而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在中故云耳所以李白詩云山似洛陽多許渾詩云只有青山似洛

中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絕綺羅自是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兩句不可曉南昌叢同論詩以為秦帝合作天帝天地

合作秦地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大帝悅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鶴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詭哉李善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嗚呼天帝有時而醉耶貌言視聽思曰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也思在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思為四事本五事亦還相為本作五事銘

○貌銘曰貌曰恭君子容瞻視尊衣冠中匪色厲內美充足恭者貌似同載偽拙滅德凶人肖貌天地通玉溫溫春融融恭而安乃聽功

○言銘曰言有好言有莠口溺人招悔咎言曰從匪從口接以道發不苟滿天下番永久多言哉中是守雷風行萬竅吼雷風息一何有

○視銘曰視何蔽月之翳翳不去月不麗日本明視何累可去乎非翳比翳外來視匪外外亦視何外內自神明自靜心止乎禮非勿視

○聽銘曰聽是非耳司之聲自物來無時耳亦物物交迷忽深省聽者神心太空物不違孰為物吾何知虛能受聽在茲兢兢乎道心微

○思銘曰思無斃深莫測雖莫測有限闕不出位分如石鏡中象應無迹思在心妙天則思神通精之極是曰睿入聖域易無思思亦易

會稽自山陰南走剡東走上虞餘姚之間江山皆奇麗清遠煙雲濃淡樓觀出沒有詩人四工所不能模寫者故漢晉以來全德高行之士多萃于是而方士瞿仙絕俗遺世者亦往往出焉史浩蒙恩來守是邦得勝地湖中用道家法築宮以祈兩宮壽因即其兩廡左祠高士右奉列仙皆作贊刻石以備會稽故事或謂賜夷子皮之

決質李真之潔不得名高士何也於乎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之遺言人臣所不忍言而李真阿附時相年八十六而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祭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冀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來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不易稱也

漢嚴先生字子陵 王先生 袁先生 魏稽先生字叔夜 桓先生字仲任 袁先生字正甫 晉孔先生字叔康 虞先生字仲章 阮先生字仲雍 王先生字叔道 謝先生字敬甫 戴先生字安道 宋朱先生字伯生 戴先生字安道 孔先生字彥深 孔先生字彥深 齊褚先生字元瑜 梁何先生字子平 唐秦先生字子同 張先生字子同 右高士十九人

越相范公字少伯 大尉鄭公字元真 魏先生字伯陽 荀先生字季真 介先生字元則 吳上虞令劉公字伯經 虞先生字季生 趙先生字廣信 葛仙翁字季真 晉夏先生字仲卿 葛仙翁字季真 抱朴子葛公 長史許公字思玄 齊顧先生字景怡 光祿大夫孔公字靈產 杜先生字景怡 梁貞白陶先生字淵明 宗元吳先生字師節 唐秘書監賀公字季真 元英方先生字季真 嚴先生字季真

右列仙二十一人

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台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後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渺渺愁予耆老不足證矣安得不寤寐東晉諸賢乎衰草寒煙猶帶齊梁光景徒以重人黷然耳不知秦淮舊月曾照見千載英雄肝膽平惜其遠而不可詰也比來忠義王澤在心慨嘆黍離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自隆興至端平二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兵燹不可輕開國事不可再談思目前之危急捨分表而經營茲猶可藉口柏城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灑其松楸者長陵坏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取長安道路謁五陵時晉寄江左百有十二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陵寢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情也秦始皇陳隱王之墓漢猶有人守之三歲溼濡義夫節婦墳墓猶禁樵採况祖宗神靈所眷顧乎自端平至今又二十有三年八陵不復動人懷愴者矣士大夫沈於湖山歌舞之娛何知有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心豈隨薄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比孔孟論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鄉飲若論秀若里選皆欲彷彿三代獨此一事豈甘在晉人下乎後之作元經者必不恕矣或論本朝不能復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關中未知諸君所問何如耳後來童幼班荆輟音茲固晉人所深恨聞知西北流寓抱孫長息於東南同父已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日聞有北方豪俊試于曹關者有司豈不

驚喜取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伏虜

六十年必以虜匹則中國之憂方大紹定足驗

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於斯世也諸君有義氣如

幼安者百尺樓豈不能分半席乎右第諸士

雪多作於戊巳日嘗及丁亥冬雪率多餘近戊子

十二月八日巳未雪十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

日戌寅夜雪大率丙丁戌巳皆雪日也

趙雲洲云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雨或遇亢璧

二宿直日則可免餘宿不能免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閩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

天裂其中軍馬旗幟無數始馬皆紅旗繼而皆

黑旗凡茶項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今人札末云不宜備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

造次不能宜備

趙字音出獨鼓錄嵇康琴賦云閒遼故音痺絃長

故微鳴痺者趙也兩絃之間遠則有趙故云

山立字禮記玉藻山立時行○樂記總干山立注

正立也

頻煩字三國志費禕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杜詩

三顧頻煩天下計

圓夢字南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

夢

今世呼蒲萄杜杞皆為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盞

推蓮子燭淚堆盤墨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

况對東溪野杜杞其音自唐然矣

平生能著幾鞭履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

武備與神為謀無智謀無勇功惟聖時若○數

點雨聲風惹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橋臺榭

格言 媒已之長有視其色暴人之短愈汝為敵

位甲言高非汝職交淺言深植荆棘出於汝口

者無跡入於人耳者不可濫汝如弗戒誨何益

韓維基云凡親戚故舊之為時官者皆當以時

官待之不當以親戚故舊仰之此說最佳 留

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物留不盡之意以

還朝廷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不盡之

盡之福以還子孫馬碧梧嘗題于壁不知誰語

也

以煮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斲琴名手唐雷霄雷威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鏞張

鉞皆江南人蔡啟智永仁衛中立慶曆朱仁

濟馬希仁馬希先崇寧並宋人

名琴 春雷 玉振 流泉並不出左喬 寒

玉 實腹琴宋冠古 韻磬 秋鶻並金儒

萬松 郭珣 瓊響 鳳鳴 王壺水並玉關素

紫蘭 玉鶴 玉雁並宣和 大雅 趙菊 松

雪 上浮聲清 奔雷清 存古清 秋潤

泉 楊守 玉玲瓏清 百衲清 太平清 興國清 仁宮

今其公器符之宋已上俱出北方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

人帝印其後並不用之

伯璣云今所謂骨抽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解毒

故曰蠱毒犀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

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

幾箇悲明年調死

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酒間作木

蘭花慢云北歸人未老喜依舊着南冠正雪暗

淖沱雲迷芒碭夢落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

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煙麗霧西湖淨洗征衫

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歸難慨故宮離黍故

家喬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微何處問瑤池八駿

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裡雙淚闌干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金蒜壁云耳暴

聾用全蠟去毒為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聲即

愈云是韓平原家方○枸杞子可以榨油點燈

觀書能益目力○金瘡刀斧傷用獨散大栗研

為乾末縛之立止或倉卒用生栗嚼縛亦驗○

喉痺并乳鷄用蝦蟇衣鳳尾艸洗淨搗細入鹽

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

患處隨手吐痰即消張梅坡云其父患此已不

能言用之而愈○齒腫痛黑豆酒煮汁漱之王

脩竹閣中用驗○鄭鶴履有杖齋單方用水蛭

為末和朴硝少許調敷瘡上屢試屢驗○癰疽

惡瘡初腫起用膏歸身黃藥皮羌活為細末生

鷲鷲藤搗汁調敷患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

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敷之恐毒氣四出不可

收矣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辛未巳亥甲

戊七月十一日登位號天瑞節丙子三月十七

日北遊

法今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聖訓云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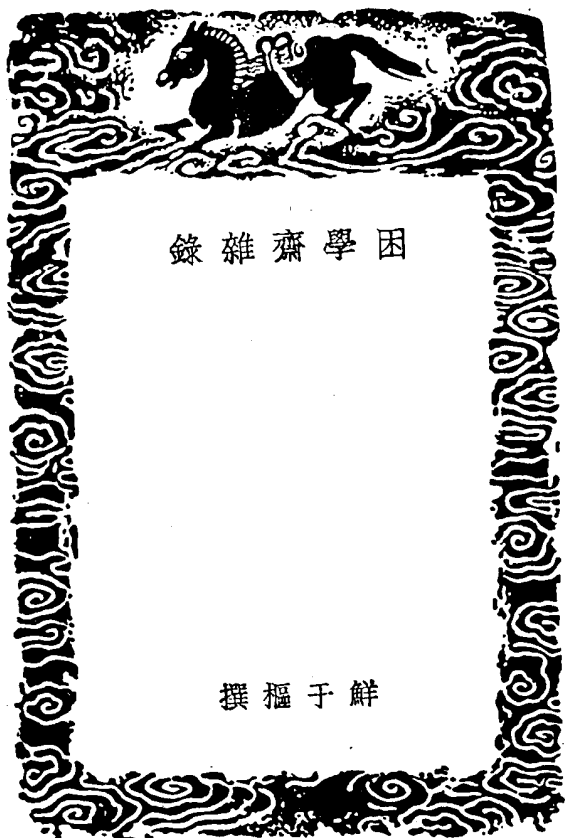
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

彼至之謂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式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耳言自古所未

賞行此道。昉自今日。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
豪傑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
越羅與楚練。照耀臺榭。又昔游云。幽燕盛用
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然則
自昔燕地。皆海運。非始於今也。

韃靼有物。哥者原係大根。脚其家。凌替典賣貨物。
罄盡。獨存征途。日所獲一蒼玉印。方四寸。上有
交螭紐。以敗篋貯之。出售欲鈔二定。無酬價者。
偶有言於崔中丞。遂取觀之。且慕其文。今識篆
人辨之。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攷之。乃秦
璽。於是徑進之。主方臣下。進表稱賀。甲午正月
二十九日也。陳東山甲午四月自燕歸言此。



困學齋雜錄

撰樞于鮮

困學齋雜錄

元 鮮于樞撰

劉道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敬舜也，啓非不孝於其父也，時享在乎廟貌，魂氣則無所不之也。秦漢而下，崇在墓祭，遠經寒禮，遠事尸骸，難以語乎理矣。

李正方腹中有鱗甲，諸葛亮謂腹中有鱗甲者，但不犯耳。許褚長八尺餘，大十圍，馬超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軍中以褚有力，如虎而疑，故號虎侯，是以超問虎侯。

任城翟慶之云：在東平時，口南王子湖，一作從容問楊叔能之詩於止軒先生，先生曰：叔能早年詩名籍甚，初入京時，如空村，謔甘羅廟，諸作楊超諸公極口推許，及自關中還，所作澹不可讀，大凡作詩作文，但撒手調脚便壞了。

劉祭酒雲：以酒自晦，常有東宮千秋節感教詩云：一年一度到青園，每到青園盡醉歸，絕勝杜陵騎背上，朝回日日典春衣，又訪杜仲梁不遇，云：壯節文章今老成，而今何況白頭生，牧之賦喚今勅敵，甫也詩：堯舊主盟，否在虛從陵谷變，氣高常壓海山平，東湖花草西湖月，不管文園舊長卿，游子明尹大興，公爲李揆索詩，即席賦浣溪沙，粉署含香舊有名，庖刀試手便擘麟，并州人物未飄零，父老共傳新政。

困學齋雜錄

困學齋雜錄

好兒童都道長官清，十分和氣滿春城，春寒云：東風連日暗塵沙，二月邊城草未芽，燕子不來庭院悄，定街春色入誰家，公常游東平，嚴產祖錢東湖亭，請賦長短句，即席作太常引，東湖亭下鏡金鞍，四座淡清歡，人物畫中看，只枉了劉郎鬢斑，花枝曼娜，酒盃嫩澹，全不放春開，絲竹傷東山，暢好個風流，謝安都城，元夜念奴嬌，景龍天氣，正餘寒料峭，口口簾幙，萬斛金蓮，光不夜，香滿雲間，樓閣金鐘頻敲，舖簾高揭，應爲黃昏，約眉娥無恙，喚人依舊，飄泊，卻恨鳥兔無情，把人青鬢，白髮，星星，都千古繁華行樂地，誰笑誰歌，誰酌，北海樽，東山絲竹，夢裏揚州，舊客窗無寐，故人誰念，蕭索得，萬不遇太常引，耽耽九虎，隔重關，到天上，卻空還，回首謝塵寰，問今日，誰人姓韓，瓜田蔬圃，竹溪松徑，何地不堪閒，且莫問長安，比蜀道，元來更難，跋甯戚，扣角，闖老眼，紛紛，隨戰塵，十年無路，免通津，一聲白石功名，下輪輿，齊東扣角人。

前宋士人山行，於絕壁人跡不到處，見有題詩者云：鳴梢疊葉響鸞，枕底寒聲爲客雷，野鶴不來山月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少前遇釋人坐大石上，意其爲詩者，欲前揖，忽不見，余謂仙人亦有未能忘情者邪。

陽羨縣舍壁上題漁家傲，不知何人作，案能改，王采道，日月無根天不老，存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撲撲，昏復晚，一場大夢誰能覺，慢洛水東流，山四遠，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

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詞似奇而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成，而從似忠而退遠，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訕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說，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流情御反，或失其實，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實可知也，詩人撒舉字彥舉，陳人性嗜酒，工於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而死，有詩集行於世，今得逸詩數篇，信手錄之，無題云：誰家金鴨暖梅魂，細戶春風半掩門，桃葉等閒留暮雨，梨花寂寞過黃昏，盤盤鸞影堆雲影，澹澹蛾眉掃月痕，常似謝家銀燭底，鳳凰斂影落瑤尊，記夢云：千里晴窗楚客行，關河西上鐵牛城，申湖亭下月初上，召伯堂前草自生，十里杏園紅雨暗，一條春水碧羅平，覺來半壁寒燈底，吹落風簷暮雪聲，過沙井，沙沈石馬廢城秋，劍寒生古戍樓，平日只疑無蜀道，此行何處問荊州，山連海塞從西斷，水界龍荒盡北流，一曲商歌才夜半，朔風吹雪滿牛頭，遊香山云：石棧天梯落日紅，誰開青壁削芙蓉，捫參歷井來何暮，佩玉鳴鑾更不逢，僧去古潭雲渡水，鶴陰清露月平松，世間骨相誰潘閣，誤打金陵半夜鐘，春曉，登樓打曉鐘，送郭補之云：南口青山北口雲，天涯何地又逢君，陌頭楊柳西行馬，畫角三聲不忍聞。

中朝名士，有以木菴陪飯，資太師陪誠，王狀元陪口，作三陪圖，徵詩當代名勝爲一編者，鹿菴先生題云：寺主善爲無米粥，病人要喫沒錢錢，皇都詩老多才思，收拾寒酸入笑林，或云：始圖者太保公也。

困學齋雜錄

三

江漢先生趙復，字仁復，武昌之役，始初渡江時，寄皇甫庭云：寄語江南皇甫庭，此行無慮隔平生。眼前漫有千行淚，水自東流月自明。又自道詩云：醉乘鸞馭到仙家，彩筆雲箋賦落霞。老去空山秋寂莫，自憐明月種梅花。人甚稱之。

呂龍山與趙虎巖齊名，平生多佳句。夏日道中一絕句，曲盡田家夏日之趣。梨花初落路塵香，燕掠麻池乍頽頭。一片雲陰遮十頃，賣瓜棚下午風涼。

杭士王子慶收，西域閩中令，世居河南，丹青翰墨，信為精絕。意當時所畫甚多，今止存四圖。前史皆逸而不書，今錄於此。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竝無姓氏，附國王子宜僧，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屠，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閉關以防盜賊。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繁之，會帥重者，死，輕則牛，人皆輕捷，便擊劍，用牙漆皮為甲，弓長六尺，以竹為弦，妻其羣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車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之，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其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豬酒相遺，共飲啖而葬之，死後十年而大葬。鄭畋與盧攜爭高駢請公主下嫁南蠻事，攜怒拂衣去，裙履於研，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視百官，乃俱罷。

兩浙都轉運使廉希貢，中統初平章公之弟，累官至正議大夫，余在運幕，知公最詳。公于閩人，讀書略通大義，尤喜讀易，為人沈靜寡言，樂善有守。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末旬，下血適其兄參政公以事來杭，八月八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逝。家人舉哀，久之，忽搖手止哭者，起坐，謂其兄參政公曰：吾與兄生同胞，相離十餘年，今幸遇於此，謂必能承事顏色，接杯酒之歡，數月而別，豈期一病至此。今將永訣，兄能無一杯相饌乎？時久不飲酒，參政公手酌，釀一杯飲之，且謂曰：吾父母去矣，大兄去矣，五弟六弟去矣，吾二人年各五十之上，死不為夭，勿以妻子之故，亂汝身後，汝之妻子，吾竭力以恤之，汝去之後，若繼汝去矣，公首肯，又囑其弟端夫理問，及其子可忠等，勉以忠孝，從令備馬，既告辭，復臥而逝，身後家無一錢，行囊僅楮幣五十匹，乃得歸中山。

福州之俗，冬至設醮，以為引新死者見其祖，如古禮。福州公度說，中統間，左相安童嘗問魯齋釋老之說，先生曰：某未嘗讀其書，不知其說。又問張耀卿，魯齋教人讀小學，其說如何，耀卿云：某自幼時知童蒙，如人學便讀孝經，此時小學未行於世，小學乃是禮經，摘出非全經，不足學。左丞張仲謙從旁對曰：小學之書，專載童子當為之事，若孝經，曾子向云：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況童子乎？又云魯齋欲與國學教國朝，曾子可謂知本。

馬德昌收米元章書及自寫真并贊云：四明從事晉陵錢君世京，字延叟，過襄陽米芾曰：昨送李濟明渡江，與汪行之復會蘭亭，已撤幕，聞有君像而題曰：權杭州觀察推官米元章像，楊之儀筆，楊之傑贊曰：君子之交，小人之慝，以人方人，叔度宜備，余以袖掩字而問行之曰：誰欺行之曰：君也，僕為檢同氣，德友識面，三編無二君名姓，嗚呼！古人論世取友，況同世哉！世復有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字子純，樞密直學士劉公岸，字希道，則僕竟不識其面，選人蔡君肇，字天啓，於相知開語，僕若素心腹者，云得僕於王荆公，蓋僕於元豐六年赴希道金陵從事之辟，會公論不赴，始識荆公於鍾山，聞公門有數後進，其爭名而非，又託以長者之言也。如天啓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矣，一知一藝，二楮行能，識面乎？因延叟之語，發歎，并記其事於家集中，以貽子孫。嗚呼！仕開捷進之路，則世人之邪說大行，紛紛不求己而非人，豈其本心實利之誘然，今樂善君子一何多邪？彼口不道忠信，捷捷而惡人，翻而自喜，默默懷姦，藏匿，竊掩人之善，咕咕自標，置者得不少，後乎！既序其事，因系以詩，雖規勸，室圖贊凡醜質，味起我思，有懷斯士吉，吾生終不逢，二陵已相失，苟委走四方，公卿更絕跡，向老交漸稀，背憎十六七，豈吾九疇，任汝滿地棘，我豈蕭閒人，偶然得空壁，美哉何方產，精驅入妙筆，君不愧願長康，取編恒溫，九錫，我不愧孟浩，然緩策京山，遇嚴詰，前此交道久不康，紛紛白頭多不卒，嗚呼紛紛白頭多不卒，回首此君應詳見。

山谷與秦少章書云：比在告，熟讀所惠詩卷，如公關祭文，語氣詩句，極有風裁，可喜合處，便似吾少游，雖然恨在遺詞，病在骨氣，耳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雖未學，要須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以身為度，以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龍深矣，公誠以此言為可，猶有一物為公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為不少，求其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爾，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識矣，承自屈訪，速故及此，更古之大方之家，有所聞見，幸見教，此帖詳在刀筆。

蘇滄浪帖云：草書把筆，離紙三寸，取其紙寬，掌平虛腕，腕法圓轉，則飄縱之體自絕出耳。米帖：朱雀橋南萬井煙，輪蹄不放草芊芊，天街惟有新楊柳，雨色春容占一年，唐中書舍人杜牧之能作此語，宋中書舍人薛道祖能作此語，清澗老令不勝降歎，遞中得書筆，當付便分，非遞可附，九月與龜同到耳。

七里村一麥四種兩歧，不可勝數，豐年上瑞，自人和，土澤汪洋，似湧波，海角嘉禾，猶四種，萬方和氣，不勝多，即事人和，詔簡契疎，懷理文瀾，世少倍，龍吼惠風，傳玉壘，露瀟瀟，寶月乞銀淮，襄公勝相，崇三果，袁守靈丹，健百骸，夏木陰森，三十畝，夢回午蔭，置山齋。秘書郎喬仲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鄭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出州，色青質堅，樹於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跌坐若生，而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士大夫家收得呂忠穆公題澗訓姪帖云：予自寒苦起家，平生仕宦，赴公夢寐，不敢辭難，致仕將相，姪權

因祖先積慶得此一命須爲門戶爲婦母二幼自重守官如儀

一勤廉爲仕宦勤則上位必見其廉則吏人自是差服

一自監司知通極恭與同官極和

一慎言語不可輕發一談

一寡戲笑不可容易玩狎

一不可令市買在務未經稅之物

一其他一一畏慎

紹興三年正月初五日上押付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劉氏注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與時謂逐時轉貨謂轉貨收賤也

越人王修竹所藏畫寶師真跡詩云有無盡是兩頭語諸祖因茲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隨一花五葉

失其傳永嘉雜問曹溪路畢竟惟明自己禪根器學敏識難遇發透高原始及泉末用封字印是會入

寶秋整家有韓宗古敏甫時邦美朱伯原吳邦獻王元直周仁熟鄧子常白紫亭章致平王子助崔靜

之紹聖四年跋張淨休偈云寄寶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下千家萬家兔角龜毛竟將何用子細尋思

不知珍重米元章云一幅昏昏半已空何人重出自爲工從茲萬佛并千頭擾亂春風卒未解

江浙行省掠高仲器收白芍藥一軸景祐元年十月七日高平范仲淹題詩其上云桐廬方正父家藏唐

翰林畫白芍藥予來領郡事因獲一見感歎久之而題二十八字治亂興衰甚可嘆徒憐水調紫菜華

開元盛事今何在尙有窻寄此花

楊以能事言補詞氣不甚平和爭辨譏罵居多今錄數事於此

人不讀儒書以變化之無良師友以教益輔成之雖年至七十亦無異於十五六之時也但髮白面皺耳

密州趙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

火葬天下之至慘也人子不學流聖人之訓爲時世所移惜然爲之父母何罪歿而遭大戮嗚呼冤哉嗚

呼痛哉

老氏釋氏吾有取乎曰有老氏吾取其佳兵不祥釋氏吾取其戒殺

京兆分司劉御史請子作寶璧詩云誰言河水濁鳴鶴約秦城官軍圍如蟻城守中嚴警寶璧一匹夫欲

汲困短絙慷慨頗自効行臺可其請從徒二十八設伏獨圍靜避騎百蹄翻條來落電影勇士貫一決

猶探尖馬猛賞功不歸日蕭鼓喧市井英風激長帆胡以倍凌冷

平生交遊贈余詩者多矣惟鍾京叔二篇嘗吟味之憶昔逢君北渚秋藕花香裏醉輕舟三年一別空回

首千里相思更倚樓明月不隨春物老碧山長帶暮雲愁天半松竹黃華水早晚柴車待共遊思君一

日如三載兩寄詩來慰我心塵土意知人世隱風煙遙見海門深貧來笑我常疑坐亂後憐君更苦吟

雁下亭前春水闊扁舟何日重相尋

素蕊以六忍寧心澄慮消禍致禍一日忍觸二日忍辱三日忍惡四日忍怒五日忍怨六日忍言

飲食以三十口爲平過則爲多不及爲將病

古甲子

十千

關逢甲

屠維己

十二支

困敦子

執徐庚

涇離申

廉端父理問漢鏡銘云田氏作鏡世未有位三公兮

潘轉龜題約姦詩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邱英雄陳跡

千年在香火空山萬木秋絕笑黃塵吹發客愛來祠下繫扁舟

日休八歲未識其真詩云兄弟八個一個最難得五個向外能經紀止留一個看家計

道後畢然空大圓鏡智成無漏普照十方塵刹中

地水火風聚一區之假合全住異滅成四像之遷移三緣和合而緣生爲身爲體五蘊滅謝而入死惟離

惟神

五不男天健如幾半

五不女螺紋鼓角線

前淮浙發運司主管文符趙汝諫送姪塔張師道赴召詩五絕句中云翔鸞成鳳兩同飛此日關山是獨

歸聞說京塵迷望眼後來誰爲洗征衣有一士慕佳人亦有詩云君王自愛相如賦左右安知即墨賢

此語太逼人劉雲煒祭酒題明皇擊梧桐宮殿蕭森陰碧梧杖頭白雨趁花奴還留飛下漁陽鼓一

曲霓裳救得無

中原士夫出處

定齋先生李獻卿字欽止河東人

陳司諫規字正叔稷山人明昌五年進士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敦厚動有禮節南渡以後諫官稱

許古陳規而正叔不以許直自名仕至右司諫卒官子良臣今在燕中

吏部高先生鳴字雄飛寄風人歷彰德路總管召爲翰林學士至元五年至御史遷吏部尙書終於官

淄川先生楊印道字叔能自號素菴...

參政楊公諱果字正卿號西菴...

散木不材寧適用盧舟無意任乘流...

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

張戶部德直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邦彥...

昌初進士歷岐山上黨二縣令卒於省...

今居永寧張介字介夫彭城人正大元年經義...

未章云我貧自救如沃焦君來過我亦何...

徽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於詩...

道士申志貞字正之太原人嘗為道教...

髮為僧者志貞其一也後終於鄉里...

內朝鹿菴先生王盤字文炳初名采齡...

仁甫趙先生復初被廢時有寄皇甫庭詩...

流月自明又詩乘雲會到玉皇家...

庸齋先生薛宜字徵之華陰人仕至河南...

京師名琴耶律丞相春雷金內府...

石上流泉寒玉宋少監教夫妻玉...

焦仲良秋浦謝天李亨冠古韻野冰...

薛道錄金碧鄭太尉行旅太丞家...

高彥敬金儒鳴玉王安石質腹琴...

商左山寒字號趙耶喬仲山家永清...

陳也里參政黃龍至寶百柄張詹事子友家...

王郎中聲滿天地南方
 李德新天寶會
 郭北山新製萬整無款或來自中原製成在
 夏信之雷威唐德宗時勤王
 馬德昌洞泉安徒
 張可與號鐘南方物臣馬希
 古器

行臺右承李公家
 世母辛酉 山牧 牛敦 周盤變山

文王鼎正考父 周鳳盃 周粟紋盃
 王子慶家

商鼎 漢方壺 漢山龍壺

商父乙鼎 銘曰子父已
 商州師貞銘曰州師錫朋貝用作父丁尊舉册

商父辛鼎 銘曰厥父辛
 周伯吉父盤 銘一百三十字行器上通市鑄於市家人折其
 周鄧○鼎蓋銘十八字
 漢鏡二一尚方一 花光

商百乳彝
 商舉鼎 銘曰丹

商卣
 吳和之家

周草窗家
 商右伯盃

商卣
 羅和齋

周鳳尊 銘一字景

商賈耳登 銘字作鳥形首有冠

楊中齋駢馬

周方鼎

周鳳稜登舊藏

劉耀卿

商斝 商子孫盃 商蛟篆盃 銘一字

商敦 周司空甗 漢方壺 周大盃

閔邪先生

敦二方圓二

李又有李陽水插三墳記 字三寸許 大字三百有奇 宜和題藏 復有墨本 亦徵宗題册子 又有李成贊川

捕魚圖 長三丈 徵宗御題

書畫見聞

東坡云 永禪師欲存三氏典型 以為百家書祖 故舉用舊法 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 然其意已逸於繩

墨之外矣 下歐虞恐非至論 若復疑其臨做 又下此論下矣

濟南楊旋周家 藏閔中令畫 寶建德圖 褚河南書傳

張仲悅藏謝尚餘寒帖 古完本 藏錫銘

冀州趙道家 藏高宗御題淳化帖

濟南張可與家

顏魯公頓首夫人帖 唐權右軍大周延等帖 許渾烏絲闌今體詩五 懷素狂吟余 僧引元春

集 右軍書越州寺碑 歐陽詢卜商等帖 韓文公書名告 魯公書名告 元微之和樂天書韻

韓滉尺牘一卷 山谷跋 唐權羲之罔極三帖 吳生妙勝如來 惠崇巨軸小 巨然山水 李

伯時陽關圖 元章自寫真 皇象急就章 甚佳 當是第一本切記

畫治書清臣家

李北海稍雲帖 柳書李氏墓誌 唐文皇手詔好謙帖 蕭子良變體詩唐人 魯公鹿脯帖 孫過

庭千文 唐人樓閣亭善本 伯時孝經 著色郭熙二小幅 巨然山水橫披 伯時拂林天馬

唐人仙山故實 周昉臨六朝人天官 韓幹圍人調馬圖 逸賢木瓜花

喬仲山家

顏太師馬病帖 智永千文宣和 高閑千文余家物也 張旭承告帖和 僧夢閑白蓮詩和 張長

史帖章草王羲之詩宣和 智永筆力帖 懷素臨 東坡畫太白詩 東坡小楷金剛經全用 巨然

秋江晚渡明 李思訓江山漁樂南唐 陸道溪山風雨明 郭忠恕飛仙故實宣和 董元寒林

伯時女孝經 街賢高士圖 郭熙松石二大軸 李成重檐秋

吳休大阿羅漢 張符牧牛圖 張畫鼓琴仕女圖 尉遲乙僧有餘苦

王維維摩示疾圖 董元煙嵐重溪 王齊翰行佛圖 王齊翰觀音

黃華雪山寫照 胡璣番部卓歇 喬仲山云在都下時口賣人處有右軍書東方畫讚 爛處歐陽政宣收附 登元章書史中所載者耶 又鄭

廣文溪橋樓閣圖 唐張藻松石微流圖 李伯時陶宏景像 李唐晉文公復國圖 筆意奇

古離近代人實有古人之風行書亦佳 傳古戲水龍 鑄宋戲藻魚 唐朱繡文殊像 奇古 唐人

大悲像 大年墨雁 范寬雪峰蕭寺 宋迪遠浦歸帆 王維秋山蕭寺

詞樓用 逸駕孔雀 易元吉猿 崔白荷花鴨子 董元雪景二幅 董元廬山圖 閻令職買獅子圖 胡瓊

映麗圖 王詵長江遠岫 章假松 張希顏四時寫生 盧稷伽羅漢 李成松石平遠

關全大幅山水 韓滉歸牧圖 韓滉醉道士圖 郭熙山水二幅 湯子昇鑄鏡圖 吳道元火

德真君 徐熙紅翎鷓 郭處輝林雀 世宗羣鹿 世宗馬 黃荃竹鷓圖 王端人物

郭北山御史 唐權右軍畫告等六帖 右軍快雪時晴帖 右軍承告帖 唐摹王宏帖 王兵寶章 唐權蘭亭詩序

徐會稽寶林寺詩 楊景度永興詩帖 歐陽率更道夫帖 右軍七月五日青絹帖 胡季良臨

右軍鄒家信帖 右軍送梨帖 陶宏景屈登帖 陳閔寫御麻馬 孫過庭千字文 定武五字

不損本蘭亭敘 楊景度十九郎帖 稽叔夜聽雨帖 魯公江外帖 陸柬之蘭亭詩 唐人節史

歐陽詢稽古稿 高閑九原帖 白居易行元微之告 陶貞白密丹經 李邕口味帖 康告

東坡致語稿 山谷老將行 山谷樵機帖 唐權右軍瞻近帖 晉王珣伯遠帖 呂洞賓自寫真

李成二大軸 烈女箴 吳生坐神 文竹 米元暉楚山清曉 韓滉堯民擊壤

續見 東坡黃素上清儲祥宮碑 右軍此事帖 白麻紙上行草 後一行然欲不可長 非筆非隨 前人直以為真

跡 殆非過許 上古印甚多 莫可辨 一四寸許大印 翦去八分 略見印字 如此宜和明昌兩朝小印 及

用翠玉中秘印 秋黎悅生及封字印 徽宗御筆瘦金書簽奇物

王子慶 右軍襄鮮帖 畢城手狀 柳經 西城圖 伯時五馬圖 關全早行圖 李成看碑圖 顧愷之初

平起石為羊 吳門季宗元 謝安八月五日帖 楊景度珊瑚帖 吳迪徵告 唐人文殊像 又七居眠佛 唐

大悲像 此書於弘治十五年龍集壬戌五月望日 在竹莊陸宗英先生第會飲 約齋俞寬甫帶於彼 假歸錄

得之 但不曉因學齋何人也 當伺識者再行請問 而知略識得之之歲月 焉是日錄完 故識 東陽

無垢道人純謹識 嘉靖戊申五月既望 汝南袁表命工徐堂錄於陶齋

漁陽鮮于樞字伯幾 所居有困學齋 行草書 聲價等 趙文敏詩傳於世 元音體要中多載之 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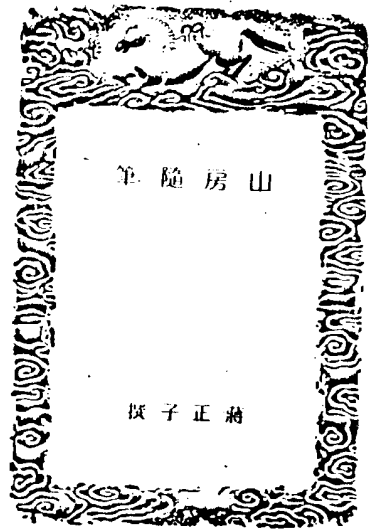
誰知者 足徵前輩之模率也 康熙壬戌五月 楊李海畧曹裕記

乾隆癸巳 從書局借瓶花齋鈔本影寫 其中脫誤甚多 俟覓善本訂正之 七月朔分抄書局識

丁酉十月初十日 吳門陸貫夫先生以所藏明人舊鈔本 輒贈 蕭閒無事 取舊時錄本校對一過 改定凡

數十字 初十日 知不足齋書 嘉慶甲子五月 落雨兼旬 嘉湖兩郡 幾成澤國 寓竹齋書種堂 欲歸不得 愁坐無聊 相與反復研究

校出謬誤十餘字 以消悶懷 遺積慮耳 廿五日大雨中識



山房隨筆

全愚 蔣 正子 平仲

辛稼軒浙東時晦菴南軒任愈憲使劉改之欲見辛
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
者不納但墮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請
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
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折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
羊腰腎藥辛命賦之改之對策甚欲乞厄酒酒罷乞韻
時飲酒手顛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

山房隨筆

一知不足為補

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
樽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
散南軒遂至公解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為
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篇得此意願君有作以發
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
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雲南軒為之墮
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之邪又云稼軒守京
口時大雪帥寮佐登多景樓改之賦衣曳履而前辛令
賦雪以難字為韻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

訪戴難自此莫逆云

李公山節汾州人也端平中朱湛復使之北展觀入
陵引李與王仲偕南李初任鄉節制司幹官後任西
山伴時正倅陳三嶼松龍會寮友於多景樓賞楊妃菊
令諸妓各持紙筆侍眾官請李自江下後至酒一行起
背手數步吟云命委馬嵬坡畔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
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辭至精切或至關筆
西山張倅芸窗有繡養娘者命蒼頭遞一羅帕與館人
劉啟之童偶遺之於地芸窗責劉即遣去劉作詩謝張

山房隨筆

一知不足為補

云夜深搗鼓醉紅裙半世侯門熟聽聞自是東隣窺宋
玉非關司馬挑文君蒼頭誤送香羅帕黃舌翻成貝錦
文幸賴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穩過溪雲

李邦美過句容之村鄉見酒肆粉壁明絮題云青裙白
面閑挑菜菜含竹籬疎見梅未及後聯店翁怒曰我以
此壁為人塗汚方一新之今爾又作俑也遂不書有容
續至問翁翁悔之一日李再過之翁請足成李笑取筆
書云春事隔年無信息一聲啼鳥喚將來往來知音皆
愛之

山房隨筆

一知不足為補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禱廟之典青詞末聯云雖
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蓋古
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
京口韓香除夜請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
之以其姓為對也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云徹夜西風撼破屏蕭條
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
曾聞海上鐵斗騰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
張鄂州世傑詩也張公擁德祐景祥炎興於海上各擁

山房隨筆

兵南北岸一夕大風雨皆不利張舟覆而裝翠早獲屍
棺殮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愾忽雲中見
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關係不輕後身當出恢復矣
此詩全篇不傳忠義英烈雖亡尤耿耿也

僧本真號月湖半頭賦吳門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歸
正是西樓月落時誇道官衙好燈火不知渾點爾膏脂
微聞於郡守吳退菴遂命住虎丘寺

有刺夏金吾貴云節樓高聳與雲平通國誰能有此榮
一語淮西聞養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賣國謀先定
何事勤王詔不行縱有虎符高一丈到頭難免賊臣名
人謂北兵既至許貴以淮西一道與之養老故賊兵不
戰然宋當國者處置失宜方詔貴及其子松上流策應
又知正陽失利松已死不能無憾又俾受孫虎臣節制
乃大不樂本無戰心況秋塞退師數十萬眾一鼓而潰
夏雖勇健亦何為哉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窗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北朝
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沈沈又聽燕臺降德音
萬口盡傳新詔好四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

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沾襟
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
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是買胭脂又詠北婦云雙柳垂
肩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
簾看固姑觀中有趙太祖眞容北來者親必拜茹因題
其上云風裘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怪
君非虜河北山東總舊臣

山房隨筆

一知不足為補

梁棟隆吉題茅峯云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 開嶼
嶼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開心大君升天寶劍

化小龍入海明珠沈何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問秦王
金顛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尋幽深神光不破黑脂
橫山鬼空作離騷吟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
陰長笑一聲下山去草木爲我開清香隆吉以戊辰登
科任仁和尉老依元符宮宗師許道祀許甚禮之且聞
其家梁好嘲罵眾道士惡之遂廢此詩告官以譏時逃
捕金陵備嘗苦楚卒得免亦終不偶而殂

山房隨筆

作家公論有誰能著脚事機至此轉警可不加鑿鑿雙
溪下行對青山坐看花言者附實似道描畫彈劾躬循
州而祖饒州士庶某嘲之云近來西北又干戈獨立斜
陽感慨多雷爲元城擊劫火天胡丁謂活鯨波九原誰
起先生死萬世其如公論何道過離休林插竹想蓬宗
老續長歌藪嚴奉祀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疎溫公不
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
豈天奪之我士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
平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蕭碧窗弈棋余腰北有賣地仙丹
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語云某有僕能棋欲試數者不
敢請俾對軒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
士碧不識地仙丹請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驚詩自命或戲命詠
轉矢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
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曾試神童科不甚達
三衢雷中齋甲辰大魁文山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
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爲尚書文山繼登第丁父憂仕

山房隨筆

塗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罔功忠難中倚之爲
重雖名爲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壘秋
詩云噙雪蘇郎受苦辛庚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
扉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權燕之謂社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
鸞之舞王又有賀除直秘閣依舊松江制置司幹辦公
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遙何似人閒從綸巾羽扇之游依
然江表土已謂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

山房隨筆

一觴會稽山陰修故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
難并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翠賢畢至姚楊洲尹臨安時
吳感齋拜相姚語諸客作啟賀之商量起句彭晉更云
轉鴻鈞運紫極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
陳雲屋嘲兒兒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耀不成若非
身倚木爲權亦難行時雖館水南楊氏蓋明其倚楊也
莫兩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於太虛堂疎雨斑斑灑葉
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
愁文本心典准都蕭條之甚謝買相啟中云人家如破
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蘇復軒編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髮毛髮到斑時已自
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切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間一似昭君遠嫁胡
默默一身離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備括簪管吹羌曲
懶繫羅裙舞鶴鴦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
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美談
許平仲衡學問文藝爲世所尊稱爲天子人目爲許先
生養志不仕有辭召命詩云一天雷雨誠堪畏千載風

雲漫企思留取閑身臥田舍靜看蝴蝶挂蛛絲可以觀
其志矣一號齋齋
張文簡雪詩銀簷不雨潤常滴玉樹無風花自開其家
集不收
盛梅坡詩梅開一花詩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教踏白
入南邦冷將雙眼親春破骨把孤心愛雪降榮弟得兄
呼最長竹君取友歎無雙試於月夜窗前看一在枝頭
一在窗

山房隨筆

濟南望族善甫爲所敬重一日譏者開之情分漫非杜
謝以詩云高臥東窗興已成簾鉤無復挂冠聲十年恩
愛淪肌髓只說嚴家好弟兄嚴悟非其過款密如初時
有掌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宴客笙歌終夕善甫詩曰高
燒銀燭照雲鬢沸耳笙歌徹夜關不念征西人萬里玉
關霜重鐵衣寒聞者快之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
赴中一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
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爲自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
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子分教深陽一
准士過求宿學舍士游山東甚久爲余道其辭甚多僅
記此

楊煥然號關西夫子題孔子廟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
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會涖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
不隨秦火冷楷林高倚魯城寒凜寒蹤跡千年後無分
東家寄一簞又兜懷英詩魯國遺蹤渺茫獨餘林廟
歷城荒梅梁分曙霞樓影松牖回春月駐光老檜曾驚
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久泰岱參天
汶泗長兌承安閒人工篆書嘗作杏壇二字刻於祖庭

山房隨筆

翟惠父詠鬼門關盤重險歷三塗慘陰靈怖萬夫
青海戰魂來守鎗黃塵行客過張孤西風古道悲羸馬
落日荒山嘯老狐少年文人今白首小昌休苦笑柳榆
惠父北人小昌南

關子靜復至元開翰林學士後廉訪浙西有梅杖詩云
揀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
比竝鳩藤奈白何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詩瘦月橫坡
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鬢張
平草當探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為三
則可張喜自往訪視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
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
許繼攀落盡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
慷慨而出

劉山翁汝進漫塘幼子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九日
遊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翁得口字云縱步龍
山頭放舟龍蕩口翠然鴈鷺行雜之牛馬走我拙不能
詩我病不飲酒試問賞花人還有菊花否衆服其工請

信齋誦此
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又遷睢陽某后不肯播遷寧
死於汴元遺山曰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
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至元戊寅己卯閒有童恢者江陵人後居太原任丁角
酒稅副使傲屋以居詩云白髮蒼頭一府僑行無敵跡
住無慮鄒林萬頃青青木可為鷓鴣借一株又翠閣朱
樓鎖屏扉尋巢燕子不能歸落花吹泥東風雨透遍芳

簷無處依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賞其以為笑忽
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爐空柱
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眾
咸喜之

周芝田浙人浪跡江湖冠蓋服詩酒諧笑略無拘檢
亦時出小戲以悅人而不知其能聚與詩也過琴則一
彈適與則吟一二句而不終篇嘗賦石上雨竹云淋漓
滿腹藏春雨突兀半拳生曉雲亦自可人又草香花落
後雲黑雨來時琴詩云膝上橫陳玉一枝此音唯獨此

心知夜深斷送鶴先睡彈到空山月落時
越溪張復題雨竹圖云涓涓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
淚痕猶溼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
掃秋月皆有思致

趙靜齋淮被執於深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父
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准計窮被執將以一死報
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常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
不辱家門即登棹船發至瓜洲被刑無有敢埋其屍者
有一寵姬在焦倉省處此姬啟命省云趙四知府今日

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
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事焦許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啟
收骨撒之於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
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
不幸遭逢被虜奪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
其兄冰盞潛自京口還金陵北兵至棄城而遁南徒不
返死葬海旁山上

吳門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徹旦明日犯事決配九江
與婦泣別登舟盧梅坡詩云昨夜笙歌盡樓明朝揮

淚送行舟當初嫁作商人婦無此江頭一段愁
一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府學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
滿將去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令歌之
掩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憐春時倉卒去何意壯
丹怡則開團茶蔡斯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謂復道
明日行呵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休要更沈醉後梅子
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喜鵲哩守與此婦俱墮淚其夫
不悟

靈隱寺主僧元肇號淮海寺有松大數十圍史相當軸
道人伐松與月波亭相對僧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梁
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見鶴歸
來

穆陵在御闈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勝靈竺乃
伐鄰松供屋材僧作詩曰不為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
四時青老僧不惜攜將去雷與西湖作畫屏詩徹於上
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圯勢家規其地營葬僧亦
有詩刺之一定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顏禪道旁多
少麒麟冢轉眼無人送紙錢遂不復取

吉州羅西林集近詩刊一士囊詩及門一畫橫臥根闌
閒良久喚童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我
一觀我以為可則為公達客怪之曰汝欲觀吾詩汝必
能吟請賦一詩當示汝童請題客曰但以汝適來塵起
搔首意為之童即吟曰夢騎青鸞上碧虛不知身世是
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客駭伏同入
見西林款之數日取其菊詩云不逐春風桃李妍秋風
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童子
羅之子也

山房隨筆

山房隨筆

山房隨筆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
一有鄧文龍年八歲穎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
欲祝為子父謂之曰汝子所鍾愛太守固欲祝汝將若
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紫山深居
兄弟者而鄧父子與焉席上太守及諸公祗服稱子文
龍以綠袍居座未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置地諸公
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衣衣學生落托衆為一笑酒酣
巨山戲曰口紅衣綠如鸚鵡文龍應曰頭白形鳥似老
鵝又令賦君子竹即詠曰蕭灑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

軒渾似我一日可無君衆異之後易名元觀年十五領
鄉薦登第

僧德豐三山人有重陽詩云戰盡今秋見太平西風多
作北風聲不吹烏帽吹旛帽籬下黃花笑不成鍾山長
老舉以自代蒼云耿耿孤吟對古梅忽傳軍將送書來
倚崖枯木摧殘甚虛負陽和到一回竟不赴

買秋整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
漆屏金字尚輝煌燈知事去身空去豈料家亡國亦亡
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神夙龍不肯團渠住
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
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整堂中一夢空石砌苔欄猿

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
故宮又傷西樓詩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刺聲
牙指塵已失鐵如意賜子寧存玉碎邪破屋春歸無主
燕壤池雨產在官蛙木願蕪外尤愁絕月黑夜深開鬼

車有人和云榮華富貴等浮花弩力難為國爪可漢世
祗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憂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絲管
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潭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秋整
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潭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秋整

山房隨筆

去知不足齋叢書

出處本末自有知者茲不書
秋整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有此
姓為官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
後遇赦得還秋整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
其平日極仇者監押虎臣遂請身為之乃假以武功大
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至漳州木縣巷病泄瀉踞虎
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
遂趨數下而殞

庚申履齋兵相循州安置以賈似道私憾之故未幾除
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士專以口舌嚇迫當路
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饋之其得官
亦由此守循之除似道欲其殺兵相宗申至郡所以堵
撫履齋者無所不至隨行吏僕以次病亡或謂世毒所
居井中故飲水者皆患足軟而死履齋亦不免似道遣
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門下客也宴虎臣於
公舍介如欲容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口稱天使
惟謹虎臣不讓似道遂於下介如察其有殺賈意命
館人啟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為鄭滅

抑介如作錦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伺
得命放回日取之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練使至
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免受許多苦惱鄭云便是
這物事受得這苦欲死而不死未幾遂殞趙往哭鄭不
許趙固爭鄭怒云汝欲檢我邪趙云汝也定得一檢然
末如之何趙經紀相敏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
死於宗申先生死闕死於虎臣嗚呼云云祇此四句然
哀激之惻無往不復之微悉悉寓其中季一山開為郡
學正為予道之

山房隨筆
季一山開請劇作圖

似道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態曾居嶺西游人誰
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同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久
無人作主敗垣唯有客留題算來祇有孤山耐依舊梅
花片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其賜第正在蘇堤
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盛自買據此有游騎過其門必
為偵事者察報每為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
遺世變而後已有人題葛嶺二詩云當年誰敢此經過
相國門前衛士多諸葛功名猶未滿周公事業竟如何
雕梁雨蠶藏孤風花礎雲蒸長劫盡萬劫莫動亡國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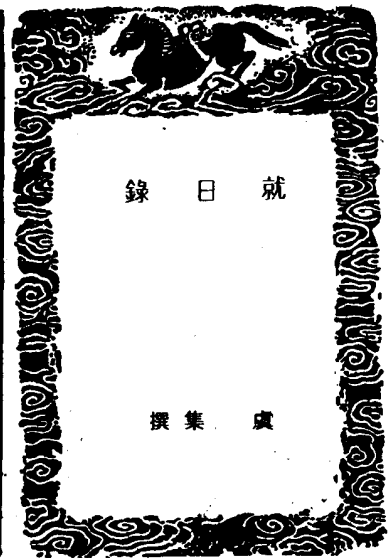
山房隨筆

空閒遺跡在山阿又云樓臺突兀妓成團正是襄樊失
授時王氣暗隨禮版歌江聲流入玉簫悲姓名不在功
臣傳家廟徒存御賜碑誤國誤民還自誤滿庭秋草露
垂垂

右山房隨筆元蔣正子平仲著明初為本較商氏稗
海所刊殊勝開卷平仲二字即商本所脫也中如堯
懷英孔子廟詩末句泰岱參天汶泗長誤汶泗為汾
水相去不啻千里矣梅榮松隔一聯證以石刻亦此
本為是鼎碧窗北婦詩云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
簾看鸚鵡初不解其旨及檢此本則鸚鵡為固始由
校者不知固始為婦人冠名妄易鸚鵡以趙韻耳題
趙太祖真容河北山東總督臣誤臣字為君字則竝
上新神之韻不押矣大抵稗海中一無佳刻其間如
趙德麟侯鯖錄周輝清波雜語程公闢灑水燕譚錄
張邦基墨莊漫錄方勺泊宅編之類脫謬尤甚吾家
藏本俱極完整惜未能一一刊正以還舊觀開窗展
翫有撫几太息而已乾隆戊申二月上浣知不足齋

山房隨筆

去知不足齋叢書



就日錄

說畧二十四雜記二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浮虛夢場沉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樂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於死

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心溺乎如夏月露臥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

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歎命也道之將廢也歎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為人臣者勉之以忠為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端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眾悉坑死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為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

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即為合德知過再犯即為轉趾聞焉不信即為孤神財不儉用即為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為鬼神所制况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糊口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為貴一以為賤轉為之感以事求用於神彼以幽沉之後尸其享祭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為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

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彼即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畧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為海鰓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真正一經云

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為潮寶叔蒙海濤志以潮洑作濤必待于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於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洑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龜曰結夾岸

就日錄

坎卦為用故易說卦坎為水為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為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璠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璠乃用為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璠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恠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微朝朝高峯廖用中秦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性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廳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殺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公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為通議

夷堅志載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况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為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誅除之實於助國行化不為無裨猶於自己積功立行可以超登仙列今也不

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以苟衣食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呼神叱鬼又且召役徽帝城隍且徽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尚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况徽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為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死墮於風刀幽沉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蓄田園而食大變為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未亡也憑籍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為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為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及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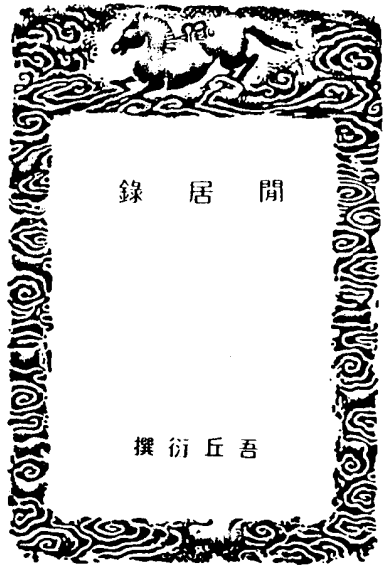
於掣肘或恐玷己遂為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有人皆指而目之爺健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疾又增利貨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亡而母存其為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有不忍者攜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及為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處給則與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為訟既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覓人蓄養作偽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耻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願為問有妻輩家以力奪

諺傳古語有云世上好言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此雖重佛教者語亦未通理然而大藏經千卷佛無非皆欲教人律身行己坐脫立亡超脫輪迴之通其間雖有冥冥無稽之語而于大明大通澈處有無量遺清心釋累之論多矣僕于金剛經本願通義備言之已然而其徒自叛其師而依權勢自違其教而飲酒食肉何故非佛語之不足信蓋人易惑耳明為田夫妻為編徒但知袖手端坐吃飯不問賢否便為尊大至于造罪作業過于常人而又有此等愚庸假此以求衣食以希進德有號寶佛牙郎彼謂佛語為何如哉且僧占名山世人不知當求孝子立意感慕之心情而守墳功德起鬼神祈禱之重興而崇奉香火盛又如福州雪峯溫州

江心京口金山餘杭徑山之類每週迴數百里高千尺若非以寺僧及徒來守之必為盜賊之區須當設警可養兵數百人巡捕重費縣官與其間經緯之聖使人畏懼不若陶鑄之晉俾生善念所以其他大小山麓即以大名刺鐵之是不重費于官而又得此官為官看守山林豈不陰有所利後而此輩亦不宜少縱恣生他慮

按此書古今說海題未趙口撰學海編題元虞集撰又一題未趙口撰按此皆根據藏書子目各家或謂不題撰人未詳重編說郭與廣百川學海則選題虞集撰大所補元史藝文志據以著錄據余嘉錫提獎辨證卷八考邵城紀勝一書稱該書端平乙未自序題權國耐得翁又引文淵閣書目七類載宋耐得翁就日錄一冊又引餘珠席上廣談下記紹興間准填道人事云出灌園就日錄又引原本說郭卷十四所錄此書七條宋趙口注云「號灌園耐得翁」知此書作者姓趙與邵城紀勝作者為一人凡題元虞集者誤也惟今傳各本皆僅六條較說郭所錄尚少論僧寺一條又灌園翁趙氏除右二書外尚有真齋書錄卷十一著錄山齋愚見十書一卷又海陵

錄六卷今皆不傳王士禛蠶尾集跋清暇錄云「末卷多遺吳興事當是吳興產耳灌園灌圃未知孰是孰誤」惟其名字終不可考也翁同文跋於德國博宏市



開居錄

吾丘衍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開居錄一卷元吾衍撰衍有學古編已著錄是書乃衍刺記手業陸友仁得於衍從父家錄而傳之猶未經編定之本故皆隨筆草創先後不分次序字句亦多未修飾其中如駁載何六書故妄造古篆一條辨徐鉉篆書筆法一條皆與學古編互相出入蓋先記於此後採入彼書而初纂則未削除也然零瑣碎玉往往可採如辨顏氏誤解勿勿辨魏伯陽參同契誤以易字從日月辨杜甫非不該

開居錄

開居錄

元吾衍子衍撰

昔有老叟垂黃髮容貌甚異持一竹篋中有木佛經卷香爐之類行且拜曰今年大熟每春即出秋至不知何往自是歲皆豐稔至元丁亥歲忽不出遂大水自後莫知死生叟亦不復前稔矣余祖母年七十餘云自幼見之形容亦只如此

開居錄

周葵詠史詩注伯當作仲

越士王榮仲不能通訓詁見古書輒不悅一日見楚詞嘆曰作文如此敷溢宜乎投水死也聞者笑之

蕭泊字景裴居寫真勝寺東廡之偏扁其至曰自庵人因稱之無僧石儲而巾稱不完髮如也好抄書而兼取及備側座積者三百餘束然草草不可讀復自能識也名公士大夫多譽之每一入城訪諸公必終日既歸白土牆門者又滿矣然浮朴多輕信或誤以虛名給之次日必詢其何人而往謝年七十餘而筋力不衰一日余於丁氏家觀降仙忽灰書曰可迎將地仙已而將至眾皆異之已而復書曰吾別公巨四

十餘載今會于此甲午當復會矣是時去甲午尚遠及甲午人皆為之憂而病無恙遂以為昔日扶此者之妄復四歲冬忽病不起問其日期甲午日也平生所蓄舊畫古器之類有崔氏者取去為之易棺柩云將病之先入城而歸有滑稽者以白土書滿門闕之皆城中真命名字余知其不祥乃命畫之先兆也

開居錄

晚來之作詩者多謬句出遊必云策杖門戶必曰柴扉結句多以梅花為說塵屑可厭余因聚其事為一絕云烹茶茅屋掩柴扉雙鬢吟肩更愁鬢策杖過仙山下去騷人正是與來時或可為作者戒也

蕭景葵書滿存藏上人詩云別後多遊滄海東忽攜詩卷到山中立談數語飄然去滿徑松花落午風余甚愛之

宜與周將軍廟傍有淨耳者居焉一夕夢使者召曰將軍命爾明日可來寤而思之此地無所謂將軍者必廟神也遂齋潔以往觀神像頗大燕巢在其耳遂去之復以巾以背再拜而出是夜復夢將軍語之曰為吾治可世善無以酬之今與汝一臂力自後舉重物皆若輕焉其土人多言之

錢璣之言錢璣人李氏通岷山見奇石取之欲種苗蒲悉傷其芽因置之衣笥中至王涇登舟舟人疑其重以為載寶因夜俟其熟寐斧殺之併其童死焉無查害身知命者宜戒

至元間釋氏家橫楊總統發掘陵墓奪取宮觀孤山和蕭瑄亦夜發然無它物但得一白玉簪屣已空矣其亦仙者耶王元章有詩云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後又鑿靈鷲山壁為佛像時小民之無賴者多為僧以進奸王復有詩曰白石皆成佛者頭半是僧亦佳

開居錄

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常以蒲席為衣攻高祖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然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趨之然多不住諸酒館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于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它日

皆呼為利市先生嘗客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聚
時方大雪牛羊多凍死王乃解衣入水扣冰而浴既
出汗流如雨真異人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下休咎
多驗

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需錢得其幣焉因怪之每
嘗得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
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婦人卧棺中有小兒坐
其側悉其為人所從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
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婦人呼之曰

開居錄

鬼官人國初特猶在後數年方死

大德九年七月大雷擊仙林寺佛殿取帝釋五藏聖像
被擊遂作驚怖之形亦釋氏之理也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後世不讓袷乃匠氏取方
曲尺強以斜領為方而疑其多添兩襟製度遂失若
裁作方領領即應如矩之義領杆乃所添兩襟也更
加鈎七釧于肩上是謂說者以斜為方豈理人正
心之意宋文公只作直領而下裳首後六幅正面六
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開而前襟又助下兩縫
向前或剪則裳旁曰鈎邊尤為可笑只按深衣玉帶

二篇正經製度白見世儒白不考耳

沈道士賈無筮符籙居北橋未幾以下瓦屋廉可飽遂
以一屋之資而得二室焉乃大為印造之所有粘綴
者今孕婦為之後月餘忽粘符籙婢暴死不數日忽
雷震其鄰寶燬燒徐五沈在徐舍見雷神以帝言責
之仍以符籙其首遂仆地良久乃蘇時有二道士在
旁並無所聞但見火光沈自此竟病心常恐懼戰栗
口不能言人有問之但云可畏問所見曰見雷蓋真

另居錄

五

開居錄

其陽故也如此數年終莫能愈足以為衰頹之戒亦
大德九年事

越人孫起岩來杭與友人遊舊內時內已為興元寺有
大閣舊常朝殿所為也夜宿其側至四鼓大呼一寺
皆驚乃其魔也既寤尚不能言已而問之曰夢登閣
為衣朱紫者數人執而責之曰汝不能作詩敢登
此欲歐之得一人解送得釋杜子美云詩成泣鬼神信
矣

杜甫無海棠詩相傳謂其母名海棠故諱之余嘗觀李
白李賀等集亦無之豈其母亦同名耶則知蜀中多
海棠以時人往往入詩若後宋之言梅花特賦而不
言耳

凡作新物必忌不吉等事而修造屋舍乃買故舊為
泥壁草筋故薦多是易質所棄乞人收以取利勿用
可也

俗稱徐鉉篆字中心一綫濃墨言用筆直非也筆直當
分開濃墨在兩旁安得當中

開居錄

六

開居錄

日御史問禮記師禮記何人述竟不能答或耳語之
曰戴聖述然曰戴勝降于桑其謬若此其人已死不
欲書其名云

杭州北郭有僧曰禮公性曠達嘗閉門獨酌而樂賓客
之禮從者皆笑而禮自若亦古人獨酌勸影之類
王右軍蘭亭序文固自佳與文選並觀則無宏夫之氣
昭明之不取者此也非有他說
銅雀瓦硯可比端石及觀古窰漢塼與今世塼無異則
知古人塼瓦之土劑不同也

俗儒談易多歸象數乾九坤六乾天坤地非象數而何
夜遊錄有言象象皆假畜獸以名象為大豕行則俯首
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
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又按說文倉頡易字象
蜥易形蜥易善變則知古人托之以喻其變不疑也
或言日月為易按易字無從日月之說而伏羲畫卦
時但云八卦重卦之後以其變化無盡故有變易之
名不可以日月為說也

任叔實言近歲四明有人於地中得一陶器作虎形仰
首張口其人疑其酒尊蓋古之溺器虎子是也
毛詩三百餘篇多出委巷之言而典雅若此後世語言
畧牽文義匹夫已莫能曉素有偶語詩書之禁黔首
之愚本諸此乎

開居錄

七

開居錄

釋氏書言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有鄰其教法者僧徒為
三壇以佛書與儒道書並焚二者皆斥而佛書卷軸
無恙既云佛書初來皆是貝葉何有卷軸昔秦焚書
萬世罪之明帝有此尚得謚為明乎

陰陽之氣激而為雷理自然也而往往雷擊之地編得
谷狹而穿柄處有孔圓半寸許兩面交礙參差有孔
若玉工所造似石非石大率類古陶器亦有化為瑪
瑙色者殊不可曉楔形如木工錐斧類鉞

世俗言臘雪一尺蝗虫遺子入地一丈以其尺雪之水
可滲入地一丈云
堯典定中星以戌為昏世俗稱黃昏戌是後世不問曰
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為昏日短則不及戌星未中
也說文謂火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行
今古不同及考諸歷至今仲冬日躔星紀即月令之

八

開居錄

日在斗也日躔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有差貸何可言差因知堯典以日躔星紀戌時為昏月令以日躔星紀之地上見日為旦日入為昏不知天者一樂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為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戌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歷冬至日在午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躔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

大德丁未兩浙饑浙東甚越民死者盈萬食其子以置苟存戊申春結實越州觀音現身圖云有婦人至任氏家請食其子漸荒小兒非果覺為塔拜念觀音遂成夢說而越民不傾乃有此報言此今台觀等處出見雖有觀音如畫光明滿空自是而市井皆為小塔互相誇尚小民老稚相率繞街禮拜殊可憐惡已而問及越人竟無是說乃市中賣畫之家妄設此說為謀利之計州府雖加警責而愚民之惑自若焉

閒居錄

世有透光鏡初有神異對日射影於鏡鏡背文篆於影中一皆見磨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說假如鏡背鑄作盤龍亦於鏡面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精濁之銅填補鑄入則平鏡面加錫其上向日射影光隨其銅之清濁分明暗也昔徐生操示余因以告之後數日家志行取去忽墜地而碎痕跡並見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筆談嘗載此鏡而不得其說因記之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鍾磬簫笛等皆準之故入音克諧後世琴瑟太長長明琴瑟皆不用飽而用木木質而聲過清過太則則轉清而

閒居錄

搖故不滿也生律之法以積算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似如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即以紙條俟律尺九寸裁斷於三分中去一即是林鐘六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分外添一倍是漆二寸共得入寸上下指益皆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一上生之法不費積算律呂備矣依此裁竹大小如律歷志所說加以清聲隨十二辰輪之印象厚翼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內合列輪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畫仍以漆為底印成雅音四

閒居錄

清聲乃于丑寅卯四管之半截也王道履頭兼行在有名歸附以來其年已七十許至元間州府多貪婪之政每貨棄於市則大呼曰把鈔來你醒也不醒似有警耳宋之末年有狂士人於市井賣小兒學書字本一頁三張每遇人問即隨口成詩亦張山人之類時賈似道專政每遇而罵亦無如之何其字本未嘗有買者已而狂發必盡扯碎衣服中履皆不暇顧人多與之錢歸附後猶在至元壬午死於親戚家云

戴先生臨江人名道亨有異術能煮麻茨為油松脂為蠟與真皆無異其他不可勝紀每雲游即以此易飲食咸淳間多游好事之門有欲得久留者輒糞穢其家能坐在立亡丙子之亂嘗寄食余舍言勿愛兵革吾能令汝輩運氣而死即無所苦吾當相繼修耳已而歸附兵息乃辭向所與交者曰事定矣且可無憂遂歸錢唐門外九曲城下許公道院尸解不知其年林回陽名自然臨江人善導引之術咸淳間有朝士楊文仲殿上患瘡大可半斗架醫莫能治有言其人因

召之但相與對坐教其導引運氣不數日而愈因厚禮之常遊宜興孤公洞見諸仙人與之飲酒素不識字忽作歌曰訪果老洞天撞見神仙飲三五復三五又三五不覺醺醺醉回頭看人問身在青煙外常自歌之或如曲調或時如讀書誦經皆此詞也宋之末年忽別去不知所往後數年有道士見諸蜀山呼之不應追之不及

沈鎔善造銅鼎裝等文藻古色皆可亂真宣和以來一人而已大德間死有子紹其業至大初亦死今所鑄遂為奇物云

韓風子善修視有百碎視但不失元屑修之若無損者亦善修古銅器惟視為絕精居蒲橋四面土墻門若狗竇凡所用皆古器夜宿園中與人言無單單皆爾汝嘗得錢印於酒市一舉而盡是亦異人耳名文善雲瑛給喪事於宋莫敢用至元間前驛馬為今左丞母喪用之人遂因之

閒居錄

韻書之作實本於說文之諧聲字如瓊籠禮懣泥塵靠虛鋪份份邪斯等類皆以龍豐尼非虛分干為諧聲而韻書中皆分析為各韻若能依說文諧聲之法別為通韻則毛詩楚辭古賦選詩之韻了然可知若作唐人律詩當止用近韻古書無字惟易有之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多故隸法從省道家書本於易凡無字亦皆作无後人云无字象天傾西北直以俗書妄解耳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載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音相近字其下後人韻市作市歷字故流福為別名也

氏家訓云世勿勿不知所由按說文勿者屈里之
里所以起民事故忽違者稱勿勿大為謬誤說文曰
勿州里所建加象其稱有三游經屈里半與所以
其故違謂勿勿又連書勿字于下云或从於音即周禮
勿勿之物今周禮作從牛亦誤也勿字說文作恩解
口多違恩也口心从口登當是此恩字顏氏之說
誤

禮記禮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
而憐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當
問居錄
以子之哭也壹為句

宋儒不識韻時音字皆讀為美曰盼兮之盼又不識盼
字而寫作使民盼然之時音又不敢此時字而讀
為盼今詳之曰從巧者音韻從分者音律字去聲从
兮者音異

本亭爾雅言味酢皆星醕字今酒醋之醕酢字味
樽樽士土等字今人亦皆互差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科斗書為頭觀天地之文以意度
為之文字之祖今之備旁是也以漆點木故其文多

似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大篆史籀取倉頡形意
配合為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
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為大篆故

此曰小篆四曰秦篆程邈以支屬繁多難於用篆因
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便
於佐隸故曰隸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即秦隸字人
不能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
說故詳及之五日漢篆漢器款識及諸印文是也印
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

閒居錄

五

閒居錄

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
又謂之八分云七曰款識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
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
學者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上若楚不分人亦莫曉
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盡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
其先後耳

近世戴侗以補遺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
無說文聲牙之思妄取之形古字今雜亂無法舞龍
偏旁不能全有印以小篆足之致一字兩法人多不
知日本音聲加一印為篆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

本作邨从邑从屯今乃書為村字从木从寸又引杜
詩無村眺望餘為證謬甚矣况說文無此村字許
慎引經為證漢時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今何引經而
不能情究經典古文反以近世差誤俗字引以為證

鑄錢鑿鉛屎等字皆依世俗字為鑄龍篆體各有
詳註卯字所解尤為不雅編首字源分門類為大第
倉頡之法到此書為一厄矣學者先觀古小學書方
知六繆

閒居錄

五

閒居錄

喻天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斗建視日月之行則
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雞子中黃

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於高處向
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散入者是也

宋真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
謂之缺角封乃長字也印大將及二寸其篆法用李
陽水新意餘屬成文其前無此體當是唐時所造

古神像皆跪坐後世隨俗更坐大椅已失古制近久改
為大像長倍於人而俱具屋宇不復加大何不思之

其耶

山海經非禹書其間言鱓入羽淵及夏后啟等事且又
多祭祀鬼神之說中間凡有政字皆避去則知秦時
方士所集無疑柳宗元喜其文效之為柳州山水記
用其事為天對

何慈春渚紀聞造羅黃定子法秦皮袍子皂莢各一分
巴豆一粒去皮黃明膠少許同煎汁和雞黃作定子
陰乾造朱定子藥同

曾子名參字子輿當讀為參聚字不作梳鴉切言於字
子游於旌旗之旂也見說文

至大改元婦人首飾皆以金銀作小錢戴之謂之春錢
越明年冬有鑄錢之令三年春錢復行用其先兆歟
三代古銅皆鍊銅為之非水土所饒體質皆重南渡
後古銅絕無士夫所用唯句容新物已而銅復難得
不能重厚俗以古銅輕為貴者乃句容冶工言耳

袁十二章漢以後次第重復朱真宗時金人買一鏡日
月在肩星山在背當是升龍與華蟲相對在左右袂
也

古者兒十有二歲取其蔽明簪者於武武束於髮後世
增二十四旒復以武束於額皆無所乃虛設替之
本末於額左右其理甚乖

古稱借書一紙還書一紙當作瓦甃承其書卷古書無
方冊恐其遺落耳

連昌宮詞有朝陽未升簾影黑至今卻掛珊瑚鈎豈得
宮殿之簾每旦旋掛耶
陳州古墓俗云高柴墓為馬兒所發初得石刻曰蓬
馬而破蓬發之不疑然用力甚多毒瘴飛箭皆隨機

閒居錄

閒居錄

輪而出因斷其機得金鑄禽鳥及玉甲片若龍鱗狀
其他異物不可枚計至今尚有藏者厚葬如此恐非
高聚富是陳君家耳

鄭元陸元朗皆以遺詩而稱其字宋儒知元而不知元
初者頗多

李賀集美人推頭淚有所思矧少年等皆它人詩
世儒有言謂李商隱作詩為獺祭魚以其多檢書冊也
然商隱用事善於點化皆無牽強矯揉處當是博覽
所致非淺學所可議也

周禮有聖節註云若今印章也但正面刻字印於上
季春出火木所生也季秋內火水所克也故火死於氏
日至氏而無光

韓昌黎文與語孟出入而喜玉川劉又東野等詩至於
自作亦效其語何詩文不相同也

嵇康養生論有云齒居唇而黃六臣竟不能解及觀醫
說方得其旨云齋地多素人常置之懷袖中若人之
嗽檳榔則知甘味傷脾故齒黃也

月中所桂西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名剛
字質也甌賦飯牛車下淮南子作禹成則知名厥字
成也

三輔黃圖云秦作阿房宮有磁石門於刃入者空中齊
而出之夷人疑其有神按古兵器多用銅今石能磨
乃用鐵也當是銷兵鑄金人之役兵器全用鐵耳

經山僧淨惟字道衡在隋山時因與縣宰驅虎見草色
異於地中得古鏡鼎行一丹存焉欲取之即飛去
不獲惟取其鏡得其所與鼎其中為丹氣所薰處
已成白玉又有古佛六環錫鉢科斗竹筒墨跡古畫

開居錄

皆人所無者工於文章既寫與人即不留裝管有南
山詩云紫氣金丹曉南霞玉井春雙平會意鳴鶴
更通神又好言為雅川陶隱居事凡問權未言名字
止曰大迂闊者即知為道術矣其清致有如此者
漢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鐵柱自亡函谷門
壯亦亡晉灼曰壯是出籙者師古曰所以以下門者也
非出籙也按說文籙字解曰門下壯也當是鑄鐵為
牛以承轉軸漢書註例其語遂致疑

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
時更遠陶器難完當是秦鎔金人之後合土為器耳
看書做始於周邦彥謂之尚書床見美成文集
增覽為二十四流始於後周宇文質

唐僧思淨鑿湖窟石為大佛頭其前留兩石壁正據其
肩意在不覺與地相接至元間富民捨錢修寺且去
其左壁以右壁鑿為五指古跡壞矣

唐人呼行杖者曰伍伯別無它義直以鞭笞之數至五
百而止耳

書室中修行法心閑手懶則練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
也手閒心懶則治近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
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
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
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
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
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歸心
手俱閒則著作書字心手俱冗則思早其事以寧
吾神

開居錄

五

曲名六么按琵琶錄云本作錄要言錄樂府之要也康

崑崙翻新曲改為綠腰後世作六么因曲譜字法而
從省文也

黃魯直元碑古印章詩註云謝元暉若是謝朓當是玄
暉字按北史元龜諸王有名暉者當是此耳

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俗俗切也馮
婦與徐夫人皆男子

葉林字去文錢唐入與鄧敏俱居大源山分地而居
或旬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游則不辟豺虎白
晝危坐則客主不起作為文辭多世外語鄧則全效
柳子厚也大德乙巳冬忽馳書別親故云將宅往且
詣鄧言別至丙午正月八日平坐而化年五十九後
十餘日鄧知葉已化去嘆息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
何給我言別君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君墓誌又於燈
下取葉文集讀畢而終其平生坐如葉解化無異其才
集皆藏洞霄山中云

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復為續
狀原其初則本於竹簡素云

有人藏得古玉小版上作人首身為玉版皮以漸尺長
四寸半闊八分中有網紋若帶狀當是漢服勝玉人
若今之替代也

古之居室西南隅曰奧東南隅曰室王莽賢之問是相
對而言耳又按莊子孔子讀春秋老聃據龜而聽
之是實位也古人穴地為窟故席地可憑其厭令人
謂龜曰東厨尚存其言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分度之一以太陽日行一度
較之則四分度之一乃一日之三時也三時不成一
日而日行有常故積其餘分四歲而得一日晝夜以

開居錄

百刻為正二十刻之說如後漢歷勝於天道無所取

後世遂通用云

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日而畢後世

欲知古尺以半兩錢準之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

半兩錢準之言亦如其文也

開居錄

成大柱懸坎上有四石戴之其石乃殿庭下者若有

人為之云

探者法正從繫辭為正大衍之數五十書數也用四十

有九去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信于兩分在天右地

也易天道也故探左不探右右當置而勿用掛一以

象三以一著掛小指問是人所用占者在此也據之

以四以象四時是四四數之看其餘一二三也若無

餘則以四為餘歸奇於劫以象問是以所餘之著與

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再問故可劫而後掛復以

前所餘著合為一再如前法一次總計兩次之餘隨

陰陽數定也凡十二據成六爻變在其中故云十

開居錄

隱探深遠聞其名耳王儒生曰

天信傳公有蘇子亦靈墨本與今本有數字不同鳴

鳴然作焉符乎符若作蔚離酒臨江作舉酒滄海

之一粟作浮海盈虛者如彼作虛之所共適作共食

字法甚逸當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備且書故與

神變字隨意改非若後人之短思窮東也

世俗耆老聾皆耳上長反覆前非也當是耳末垂

肩如佛耳是也李白詩神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此

言有理

大定錢每錢重一錢者為真唯兩字在上者佳

造朱黃定子每朱一兩用金定膠二定皂角子仁十粒

方可取亦煎成膏與膠調勻然後和朱此法甚簡

若難黃只用半兩則大小與朱定相同也不若以膠

粉代之如假丹

瑣碎錄云粉研令極細以楮樹汁調之如板書時有誤

字以此塗抹則與紙無異粉當用畫家蒸粉若無精

汁止當用膠和麵粉亦可

開居錄

其從父家攬其遺跡使人批然至正五年正月甲

辰發痲東開掘筆以記吳郡陸友仁書

至正十八年戊戌之秋七月且日鈔于泗北村居

之映雪齋

先王父靜谷公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寒暑無休

而先大夫京華二十載優游南省六惟心載籍自

娛參知趙芸指先生贈詩云燦燦委窮星炳蓋

誌實也余承先澤耕不稅之田一偏一畝罔敢失

陸右開居錄係至正開華亭映雪老人孫明琳手

抄應徑遵王錢氏蒼華李氏諸家收藏印記重上

墨光紙色黧然燦燦五百年物也照曠後父一見

亟賞謂大本領人即隨時刻記皆微實學非游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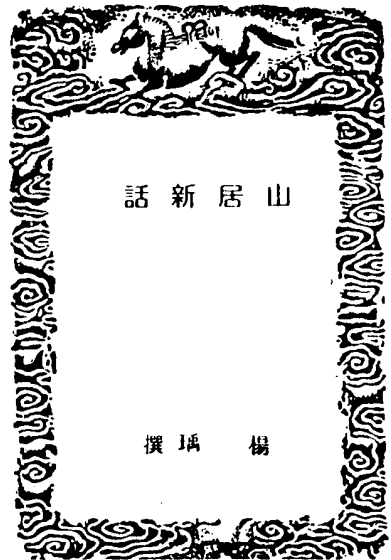
無根之比可持入叢書余欣然奉命蓋不獨是書

之去是嘉惠於藝林而余先人手澤庶幾與是

刊常新也是余小子之厚幸也癸亥六月友柏張

大鑑識

開居錄 卷一 胡玉龍撰



山居新話

撰 楊 瑛

山居新話序

經史之外有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或議之說給以不
 要諸六經之道也漢有陸生 著書十二篇號新語至
 今傳之者亦 善著古今存亡之微續新語者有說苑
 世說他如筆語文說夷堅侯鯖雜俎叢話程史墨客夜
 話野語等書雖精粗泛約之不同亦可備稽古之萬一
 若幽冥青瑣祇詭姪佚君子不道之已吾宗老山居太
 史歸田後著書名山居新話凡若干其備古訓類說
 苑摭國史之闕文類筆語其史斷詩評繩前人之愆天
 一知不足齋叢書

山居新話序

舊人妖垂世俗之警視祇詭姪佚敗世教者遠矣其得
 以說鈴議之乎好事者梓行其書微予首引予故為之
 書至正庚子夏四月十有六日李繡榜第二甲進士今
 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敘

山居新話

山居新話

太史氏楊 瑛 元誠

累朝於即位之初故事須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寶而同
 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暖答世一日今上人
 戒壇中見馬哈喇佛前以羊心作供上問沙刺班學
 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聞用人心肝為
 供果有之乎班曰聞有此說未嘗目擊問之刺馬可也
 刺馬即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妄心害人者事覺
 帝師則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言復奏上曰人有妄心故
 以其心肝為供此羊會害何人而以其心為供耶刺馬
 竟無以答

山居新話

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金三兩為御靴刺花之用上曰不
 可金豈可以為靴用者因再奏請易以銀線裹金上曰
 亦不可金銀乃首飾也今諸人所用何線阿魯曰用銅
 線上曰可也

至元四年伯顏太師之子甫十歲餘為洪城兒萬戶乃
 邀駕同往詎以三不刺之行為解本為其子也至中途
 有酒車百餘乘從行其回車之兀刺亦多無禦寒之衣
 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廝無帽雪凝其首若白頭僧帽者
 望見駕近哭聲震起上亦為之墮淚遂傳命令遣之伯
 顏不從上亟命分其酒於各愛馬即各下及點其人敢死
 者給鈔一定存者半定眾乃大悅遂呼萬歲而散
 揭叟頓 侯期 天歷初為授經郎時上自北來一日揭叟
 在授經郎廳忽報接駕急出門迎之恍如平日及入廳
 坐定視之乃个上也時奎章閣官院長忽都魯篤魯遜
 失供奉學士沙刺班搗以二公謹願篤篤遂以此夢告
 之後果相符班公以揭公夢事問之於上遂符名見

丁字斤五

一知不足齋叢書

山居新話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顏太師之詔 瑛與范
 同章於御榻前草文以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遵本
 衛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時改正一字尤為
 切至於此可見聖明也

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 瑛在內署退食餘暇廣惠司
 卿請只兒 也里可 言去歲在上都有剛哈刺刺喇慶王今
 上皇姊之駙馬也忽得一證偶墜馬扶馬則兩眼黑睛
 俱無而舌出至曾諸醫束手惟司卿曰我識此證因以
 斷刀剪去之少頃復出一舌亦剪之又於其舌兩側各
 去一指許用藥塗之而愈顯下之舌尚存亦異證也廣
 惠司者回回醫人練焉

朔方練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鹽皆紅色今
 潭溪矣一洞出清黑色者尚存練人皆食之石文疏破
 如南方青石然調味甚適口他處亦有撈鹽海子或
 出青鹽或紅鹽或方而堅或碎而鬆或大塊可旋成盤
 者大營盤處亦以此為課稅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
 子友完者經歷夏石巖經歷皆曾以此鹽遺余彼亦嘗
 親歷其地練州即今南城練州營是其子孫也自大

山居新話

都至彼一萬四千里與怯里吉思為隣境過此即海都
 家望高處也
 至元四年天歷太后命將作院官以紫絨金線翠毛孔
 雀翎織一衣段賜伯顏太師其直計一千三百疋亦可
 謂之服袂矣羅國器總管嘗董其工云
 至元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滿地皆現錢文視之如印成
 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嘗以有文之土數塊遺予數年後
 看之文皆不見今通用銅錢豈非先兆耶
 松江府青村鹽場有林清之者後至元丁丑空中有盧

一枝在前繼有鈔隨而飛之村中見者皆焚香有乞降之意竟墜於林清之家排置於神閣被板之上其家遂今溫飽按幽冥錄載海陵黃郭先貧風雨中飛錢至其家觸圍難誤落無數餘處皆拾得後富至十萬擅名江北以此觀之誠有此事

桑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者一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桑哥欲去之而未能在時都省告狀擅箱乃暗令人作一狀投之箱中至午收狀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中有一狀無

山居新話

四知不足齋叢書

人名事實但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壞了中書省不言不語張左丞鋪眉擡眼董參政也待學魏徵一般俸俸請讀作桑哥伴為不解其說趣省掾再讀之不已張起身云大家飛上話短長自有傍人梧桐樹一笑而罷語雖鄙俚亦一時機變也

山居新話

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曙檢視之計一十五定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真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原處候之何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斬之乃曰我夫去三十定今尚欠其半如何

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詰尹覈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詰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物失者曰爾所失三十定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此出問者莫不稱善至元間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事連年不已官司每以移傳為詞故遲延之御史不曉務停之說乃諭之曰俾我言語開了務者聞者大笑又至正間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獄中見諸重囚因問曰汝等是正身耶替頭耶獄卒為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者怒曰以三十七打罷這斯若此三人者爾莽如此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眾傳以為笑一語之失書諸史冊百世之恥可不慎歟

山居新話

七知不足齋叢書

至順間余與友人送殯見其銘旌粉書云荅刺宰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書者刺宰是所封耶是小名耶荅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時引大軍至黃河無舟可渡遂駐軍夜夢一老曰汝要過河無船當隨我來引之過去隨至岸邊指視曰此處可往遂以物記其岸及明日至其處躊躇間有一人曰此處可往想其夢遂疑其說上曰你可先往我當隨之其人乃先行大軍自後從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淺可渡既平定上欲賞其功其人曰我當貴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為荅刺宰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今其子孫尚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山居新話

七知不足齋叢書

每歲供給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鶴回同富商也需索不一為害滋甚李公一日遣人來杭果不鋪買砂糖十斤取其鋪單因計其價比之官費有數十倍之遠遂呈省革罷之又箭竹亦產處州歲辦常課軍器必資其竹每年定數立限送納杭州軍器提舉司及其到司跋涉勞苦何可勝言而司官頭目箭匠方且刀蹬否則發回再換李公到任知有此弊乃申省云竹箭固是土產為無匠人可知故不登式乞發遣高手頭目匠人來此選擇起解庶免往返之勞從之迄今無擾此皆仁政之及民者如此左丞唐兀人漢名希謝號賀蘭官至江西左丞余樓周世宗時王祚為隨州刺史漢法禁牛革鞞送京師遇暑雨多腐壞祚請班鑿甲之式於諸州令裁之以輪民甚便之適與二事相同漫書於此觀者或可觸類而長則利民之事是有為也

山居新話

七知不足齋叢書

北庭王夫人之弟乃阿憐帖木兒大司徒北庭文貞王之妻也一日有以馬鞭獻王製作精最王見而喜之鞭主進云此鞭之內更有物藏其中乃拔把取之則一鐵簡在焉王益喜持歸以示夫人取鈔酬之夫人大怒曰今亟持去汝平日曾以事害人虐人之必我害也當防護之若無此心則不必用此聞者莫不韙之阿憐帖木兒文貞王一日為余言我見說書師德唾面自乾為至德之事我思之豈獨說人雖狗子亦不可惡它且如有一狗自臥於地無故以脚踢之或以磚投之雖不致咬人只叫喚幾聲亦有甚好聽處脫脫丞相即納公康里人氏延祐間為江浙丞相有伯顏察兒為左平章各保寧國路稅務副使耶律舜中為宣使一日平章論該吏曰我保此人乃風憲舊人及其才

山居新話

八知不足齋叢書

能正當選用囑之再三曰汝可丞相前覆說之丞相曰若說用則使用之若說選則不必提也只分別用選二字言簡而意盡姑書之以備言行錄之采擇焉公又訪知杭州過浙江往來者不便乃開舊河通之此河錢王時古河也因高宗造德壽宮滙蓄之公相視已定州縣與富家交通沮以太歲之說為疑至日公自持鑊一揮而定往年每行李一擔費腳錢二兩五錢今以一擔之費買舟則十擔一舟能盡其利可謂博矣

應中甫本錢唐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驗每在杭州萬松嶺上同志家為之過數日欲設祭將之供適無錢降仙告歸不許漫以借錢叩之乃允降筆云適有翠翁平章似道在此可立約借汝遂寫券以金紙甲馬同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此處掘之可得二人遂買舟過湖至其所不見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錢則當引而去之祝畢其瓦即有動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隨其所往行至樹西靜視之果有長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許唯見瓦石屑數塊餘無他物因

再祝曰恐此即是瓦地應之遂持以回復叩仙曰此石當何為之仙書曰當用爐作汁二人因借爐投石鍊之少頃聞爐中如淬水聲視之則漚汁下爐取出皆白銀也往三橋銀鋪質得鈔三十兩以為祭物用數月後因別事忽仙書云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有元約可向爐中取之如言而往爐中撥其灰則元約止燒去上下空紙有字者俱在豈謂無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鑠為人敦篤有奮力能手搏無與敵者所傳乃劉干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欺人非忠孝者不傳不得其人遂無

山居新話

傳焉卒於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至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松江府上海李君佐借張四洎同行者六人過上海浦東待渡時日已西矣見一青色雞朝北立於日上獨不見其足李下馬六人俱拜竚觀至沒而去

吳巽字叔巽嘗應天歷己巳舉至都對余言某初兩舉皆不第忽得一夢有人言黃常得時你便得遂改名為黃常亦不中即復今名至此舉鄉試乃黃常為本經詩魁省試則黃常與吳巽榜上並列其名其吳黃常解據亦併在篋中夢之驗有如此者

厲周卿婺州人能卜術天歷開遊京師一日余寫一上字卜之厲即對本抄錄姓名出處之說皆如見後一段云商量更改事佳會喜金羊買已同申主好喜非常其應果在十年後豈非萬事皆分定也

刺刺拔都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三年殺屠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之覺也因其餘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刺刺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弓箭帶之上馬過

請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乃追回殺之且刺刺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會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鞘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徐子方 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一路申解到省內誤漏落一聖字案吏欲問罪指為不敬徐公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中來前輩存心如此亦可為吹毛求疵之戒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家民駱長官為友元統間駱犯

罪流奴兒干孫以及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誠不減古人也

元統間余為奎章閣屬官題所寓春帖曰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時余與山為江浙儒學提舉寫春帖付男 寔於山居則曰官居東壁圖書府家住西湖山水間偶爾相符亦可喜也

韓子中 曹州定陶人至正初為大都路知事乃父在家一日忽移家去河六十里人問其故答曰井水北流則泉脈近矣不久當有水患未及半年定陶之地半為水矣惟韓公無遺失之患亦可謂先見之明者

陳雲驕 泗州人陳平章之孫也個儻不羈人以爲陳顯稱之後至元五年為餘姚州同知因病求醫於杭稍愈值重陽日遂邀張伯雨及余同登高是時雲驕寓赤山李叔固丞相先登余二人往焉乃扶杖遊水樂洞題石屋寺前露坐閒談雲驕因自言曰我前身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為老佛齋戒精嚴一日呼侍者令作血臟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有此想乃不從遂怒之拂袖而去見陳平章曰我持來索血

臚羹喫平章亦以齋戒為答佛曰元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遂作此羹噉之即歸寺乃別大眾而作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跌坐而逝茶毗之日昇其龕至淮河岸冰合已久舉火之次忽大響一聲則河水自裂時平章在府中見老佛入於堂問之則後堂報生一子即某也言畢回飲於寓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詩而景聯有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之句余和韻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閒富貴似春冰雲驕曰我無冰字且只以長淮一片冰答之不數日雲

山居新話

嶠告玃豈非說破話頭而致然也

余家藏竹一乃古人以老竹片所製首尾四足皆他

竹外來者窺小兩頭倍大可轉動而不可出故用縱橫

之竹紋理顯然背載三截碑牌一兩側有轉軸十亦外

來之軸首大腰細不知何法得入徧叩匠者皆莫曉所

謂特以鬼工稱之

余為太史院官時吏云本院庫中有漢高祖斬白蛇劍

藏焉余按晉太康中武庫火已燬此劍何緣更有每欲

過日因循未克又聞官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賜

伯顏太師妻今不知何在又大都鐘樓街富民家藏宣

聖履在焉

勝巴師父者河西僧也大德開朝廷事之與帝師並駕

適德壽太子病痼而薨不魯罕皇后遣使致言於師曰

我夫婦以師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護耶師答

曰佛法譬若燈籠風雨至則可蔽若爾燭盡則燈籠亦

無如之何也可謂善於應對

余家藏石子一塊色青而質龐大如鵝彈形差區上天

然有兜塵觀音像在焉雖畫者亦莫能及或加以磨洗

則精神愈出誠瑞應也

上海縣士人莊夢塘者藏書至七萬卷其子欲售之買

者積年無有好事者可見其鮮

余外祖英德路治中馮公 園中茶花一本其花瓣

顏色十三等固雖出人為亦可謂善奪造化之功者

余任太史回僉特旨令知天象事後至元六年七月朔

形則少異且景星之現當有醴泉出鳳凰來朱草生慶

雲至而相副之今陝西災疫腹裏盜賊福建反叛恐非

所宜何天道相反如是耶李公之意頗堅折之不已余

曰今見者惟靈臺監候六人也萬一或有天下共見之

凶兆當何如耶遂答曰伺再見即聞乃止越九日太白

經天由是言之凡事不可違天也如此

余幼侍坐於趙子昂學士席間適寫神陳鑑如持趙公

影草來呈公援筆與之自改且言所以未然之故筆至

唇乃曰何以謂之入中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

閒指此名之曰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數自

此而中下口洎二便皆單數成一泰卦耳由是之故因以

此名中也滿座為之敬服

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詔誥布天下惟西番一詔用

青紵絲粉書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於其上寶用珊

瑚珠蓋之如此蕭至其國張於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

哉

銅虎符好事之家多珍藏者不過或左或右止存一邊

獨余家所藏全體具在背上各有篆書某處發兵符一

行腹下真書千干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半於腹

內作牝牡五數圖合之古人關防之密如此余因見河

南盜殺省臣之事屢欲以此言之事乃不偶且深藏以

待舉行當致請有司以取制作之度

瞿運使 上海巨室也嘗有貧士偽作張文質運使

書持以干公公得書即命幹者以鈔三定助行幹者知

度量云

瑪於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夜御前以牙牌宣入玉德

殿親奉綸音誦逐伯顏太師之事瑪首以增羅官米為

言時在側者皆以為迂瑪曰城門上鑰明日不開則米

價湧貴城中必先開喉抑且使百姓知聖主恤民之心

伯顏唐民之跡恩怨判然有何不可上允所奏命世傑

班殿中傳旨於省臣增米鋪二十鈔到即糶都城之人

莫不舉手加額以感聖德

大都長春宮有桃核半箇其大如掌至今以為常住鎮

庫之物余嘗觀之誠希有也蟠桃之說寧或果有之乎

古者王琮遇仙與桃核大如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今

則未聞也桃核扇之說是其類耳

不魯罕皇后出居東安州日其地多蛙朝夕喧噪不已

苦其煩聒乃遣人喻旨令止之衆蛙為之屏息迄今蛙

不鳴亦異事也

瑪嘗以簡易小日晷進之於上其大不過三寸許可以

馬上手提測驗深便於出入上命太史院官重為核勘

比之江浙日晷多半刻再以上都校之久長半刻南北

地勢不同者如此

後至元四年因伯顏太師稱壽百官填擁中丞耿煥年

邁顯蹟於地踏傷其發而出

後至元年間阿憐帖木兒大司徒知經筵事乃子沙刺

班亦為奎章閣侍書學士兼經筵官班公以父子辭避

之上終不允所請乃並列焉

山居新話

翰林學士歐陽元侍講學士揭傒斯皆為壽松記刻石以表瑞後附致碑本亦余求詩漫以一絕賦之曰舉世紛紛名利閒達生輕祿古今難天生瑞兆為君壽寄我山中作畫看

鮮于伯機 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入內與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遂伴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叫王羲之乎一座為之稱賞

上海縣農家一老嫗被雷擊死少頃復甦里中咸往視之問其故嫗云唯聞雷了餘無所見時口中有藥一丸尚存因吐出手中示人隣人俞生者奪而吞之越一年俞生病喉痛數載一日因怒咳痰於地聞有聲乃撥痰尋之內有一物狀如李核光瑩而黃色以斧擊擊之不碎喉痛遂止

杭州鹽商施生者至正八年其家猪欄中母猪自噉其子喂猪者往箠之忽為人語曰因你不喂我自食我子

于你何事喂猪者大驚往報施生往視之傷觀者或曰可殺或曰貨之猪復言曰我只少得你家三十七兩五錢賣我還你便了何必鬧遂買之果得三十七兩五錢而止古有中宵牛語之說誠不誣也

沙刺班學士者乃今上之師也日侍左右一日體倦於便殿之側偃臥因而睡濃上自以所坐朵兒別具真褥也親扶其頭而枕之又班公嘗於左額上生小癩上親於合鉢中取佛手膏攤於紙上躬自貼之比調羹之榮可謂至矣

山居新話

鑛鐵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國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為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

開闢交平章之次妻高麗人也寡居甚謹其子拜馬宋兒亦知伯顏大師利其家所藏各納環子遂以為獻伯顏即與聞之於上乃傳旨令收繼之高麗者款以善言

至暮與其親母逾垣削髮而避之伯顏怒奏以故違聖旨之罪遂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鞠問之奉命唯務鍛鍊適有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正卿者漢為不滿時問事中乘權者闕里吉思國公正卿朝夕造其門委曲

致言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守節者莫大之幸反坐之罪非盛事也遂悟而止正卿家古人廉直寡交家貧至孝平日未嘗嬉笑與余至契公退必過門言所以故知此為詳至正初拜御史而卒

至元六年冬仲皇帝親祀太廟期迫制製冕弁不能辦適有英廟元製一副已用一副未用者一副見存皆以舊物為不空而沮之惟余與歐陽學士所言相同解之曰若以此物為不空則玉璽宮殿龍床木實更易何獨以此為忌也眾議遂息乃獨勿一中單餘皆就用

樞密院同知帖木達世後至元六年中書右丞缺眾議欲以某人為之近侍世傑班力以帖木達世為薦至甚懇切上乃允其請後累遷官至左丞相卒不知世傑班之舉班亦未嘗齒及之可謂厚德人也

至正七年余至鶴砂訪舊館於草堂張梅逸之家因勸問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後服何劑而愈曰始因氣而得之方當危困之際忽於清旦似夢非夢有神語之曰一聞異事其病立差次日婿偕門僧來問疾語及場前龍

山居新話

降一事極其異常聞之豐然疾乃如失子因問所以異有鄉中豪強之家平日恃富凌貧靡所不為累換官勢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戶來訴作商為人所負欲報之其主因呼場吏欲誣以在逃佃戶藏於其家而擠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陰隔事不允固陷以利吏亦不從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許以來

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於豪強之家凡廳堂所有床椅窗戶皆自相奮擊一無完者攝一舟決頭如口銜於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舟攝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肱幾死龍所過之地作善之家分毫無犯凡平日之強梁者多破產焉豪強等亦遭訟今漸費湯鳴呼龍之有神奇所聞也龍能彰善癉惡古所未聞也愚民自以為天道冥冥今觀斯事神豈遠乎哉聞之者足以為戒也

大德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右丞准禁捕弄鷺蓋因揚州淮安管内蝗蟲為害忽有弄鷺五千餘恬不懼人以翅打落蝗蟲爭而食之既飽吐而再食遂致消弭迄今著於禁令載之至正條格

伯顏太師所置官銜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荅刺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徵政院侍正昭功

萬戶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干

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危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尊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官相都總管

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官相都總管

山居新話

府領太極宗禮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宜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刺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計二百四十六字此係至正五年五月所署之街也

范舜臣天賦法人世為名醫博學多能尤精於天文之書至順開為水福營膳司令官與余言影堂長明燈每燈一盞效用油二十七箇此至元開官定料例油一箇該一十三斤總計三百五十一斤連年著意攷之乃有餘五十二斤則日替之差短明矣水福營膳司所掌青塔寺影堂也

山居新話

至和不定陰陰

天歷初建奎章閣於西宮與聖殿西廊擇高明者三間為之南開以為藏物之所中開學士諸官候直之地北開南向中設御座兩側陳設秘玩之物命羣玉內司掌之閣官署初名奎章閣學士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為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一品置大學士五員竝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竝兼經筵官幕職置參書二員典籤一員竝兼經筵參贊官照磨一員內祿四名內二名兼檢討宜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羣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羣玉內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名典史二名司錄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掌秘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史一名專掌書籍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筵參贊官一員書史一名專

山居新話

一鑒辨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訓教性薛官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置提點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一印書籍已上書籍乃皇朝祖宗聖訓及番譯御史敕大元通制等書特恩勅製牙牌五十於上金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異吾兒字令各官懸佩出入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惟劄送參書廳行移又命侍書學士虞集撰奎章閣記文宗御書刻石禁中先時燕帖木兒太平王為丞相繫街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事後伯顏奏王為丞相繫街亦如之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領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勅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煥樹度閣以栖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跬步戶庭之閒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宥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處知善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

山居新話

至和不定陰陰

皇朝昔實赤即養鷹人也每歲以初按海青獲頭鵝者即天賞黃金一定皇朝貴由赤即急足使行也每歲試其脚力名之曰放走監臨者封記其髮以一繩攔定俟齊去繩走之大都自河西務起至內中都自泥河兒起至內中越三特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稱萬歲禮拜而止頭名者賞銀一定第二名賞段子四表裏第三名賞二表裏餘者各一表裏

山居新話

至治二年江西廉訪僉事哈刺書史單宗遠奏差陳汝楫巡按至瑞州路一日看卷之際發見鼓樓上紅衣人往來問他人皆不見之少頃雷雨大作電光直入廳事旋繞隨至卷所宗遠亟踰柵欄而出髮鬢悉為雷火所燎文卷被羊角風掣去旋入雲霄竟不知落於何處陳汝楫擊死於地泰定開宗遠侍父畢敬之來松江為庸田使親言此事

山居新話

至和不定陰陰

至正七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浦中午潮退未幾復至人皆異之費子偉萬戶親與余言松江府下砂場第四窟墮丁顧壽五妻王氏始笄適顧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復有孕及期臨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長每囑之家人曰我死後焚我勿待盡必取腹中物視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動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視之

則胞帶纏束甚緊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鐵之堅計之懷胎已十年矣其婦甲戌生年七十有七至正開別性兒不花為江浙丞相蓋以本省所管土人不得為掾史時左丞佛住公曰若如此回避則都省掾當以外國人為之

至元開乃顏叛以其餘黨徙居於慶元之定海縣延祐初倚納脫脫公為江浙丞相其黨人屢以水土不安乞遷居善地訴之不已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地來說當為汝遷之遂絕其請

揭曼碩學士有題秋鴈詩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

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

新月每見於大二小三之說蓋為前月小則後月初三見前月大則初二日見至正七年九月小忽十月初二日已見漫識於此以開諸保章歷法之差爾

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朔旦虹見於西北竟天至東南少頃微雨是歲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一日五日驟雨雷電大作初二日大風極冷而止變在嘉興城中未

知他郡同否

山居新話

不知不足齋藏書

至正戊子小寒後七日即十二月望中正刻四黑龍降於南方雲中取水少頃又一龍降求南方良久而沒俱在嘉興城中見之

至正戊子正月十八日錢塘江湖北之八月中潮倍之數丈松江民舍皆被不測之漂一時移居者甚眾

圖畫見聞志載張文懿公有玉畫又余家藏有古玉畫又一枚是非文懿公之物耶姑識於此

余屢為饒京之行每宿於李老峪酒肆其家比之他屋相寬敞焉其屋東大榻中發一靈芝莖長三尺餘斜倚

山居新話

其上人以為常及余山居寶雲山上不時生芝不以為奇余思大成殿瑞芝及宋徽宗時進芝稱賀以此觀之何足為寶也

湖南益陽州每有人夜半忽自相打莫曉所謂名之曰沙魔上人知此證者唯以冷水澆凝稍定以湯水飲之

徐徐方醒二三日只如醉中不知者殊用驚駭上海縣蓬齋花赤兀訥等至正初為本州同知因造漆器匠者

八人一夕作鬧親歷此事官與余言之

至正辛卯十一月癸酉冬至後三日即二十七日夜雨至四更時霹靂雷電大作其雨如注天明乃止時僑居

松江下沙後閏十二月初二日杭州又復雷電大雨

徐子方為浙西憲使南寧割付為根捉朱九之子

再行催發海道復云已在大都舉復駁前後所申不一取首領官吏招伏繳申徐公乃云先言遠而後言近

遠者虛而近者實依實而中焉敢不一所據取招一節乞賜矜免幸官為之愧服

李和錢塘貧士也國初時尚在鴛鴦書為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過目或有贋本求一印識

雖邀之酒食惠以錢物則毅然卻之余生晚矣失記其顏貌先父樞密泊烟家應中父常稱道之漫書於此以

備仕官者之志云余家藏萬年宮碑陰題名後有李和鑒定石刻印識見存

高樞蒲荷酒有至元大德開所進者尚存聞者疑之余觀西漢大宛傳富人藏蒲荷酒萬有數十年不敗自古

有之矣

圖畫見聞志載唐刺史王倚有筆一管稍施於常用筆

不知不足齋藏書

管兩頭各出半寸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毫毫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詩兩句似非人工其畫迹若粉搗而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彫刻程鉅文集有

王氏筆管記其珍重若此余嘗聞大都鐘樓街富室王氏有玉筒桿圓家一如鉢遮環之狀差小上碾心經

卷及開先父樞密言曾見竹龜一枚制作與余所藏相同但其牌中以烏木作牌象牙為字嵌孝經一卷於

其上其牌不及一食指大以此觀之二物尤難於筆管多矣人皆以為鬼工也

酉陽雜俎載齊日昇春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今西京每歲冬至前後進花

紅果子色味如新其地酷寒比之內地尤難收藏誠可珍也余屢拜賜焉

至正十一年夏余於松江普照寺僧房見一弊帚開花僧云此帚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嘉興路儒學關

人陶門者其家磨上木肘忽發青條開白花時應才為學正陶持以示其家人吳江州分湖陸孟德言其隣鐵

匠龐氏者其家一柳椿培鐵結十餘年今歲忽發長條

數莖如葦帶開花皆以為常余觀宋史劉光世傳光世以枯桔生穗聞於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

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時建炎三年也以時事觀之豈非草木之妖歟

羅世榮字國器錢唐人後至元丙子為行金玉府副總管有匠者慢工案具而怨之同僚詢其故羅曰吾聞其

新娶若槌之其身必以婦為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姑實之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

既具案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

始為不利而朝夕管管之使不能自存者故綴其事然
法亦未嘗屈焉二事適相符合識於此抑仁人之用心
也

長吾兒偕問問當為會編院提舉乃國朝沙律愛護持
漢名南的沙之子世習二十餘年也悉以銅為弦余每
叩樂工皆不能用也唐人賀懷智以鴉雞筋為弦歐陽
文忠公詩杜彬皮作弦後人多疑之以此觀之或者亦
可為爾銅弦則余親見聞也庸山監司左蒼那夫里乃
間問之親弟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鈞宮詞深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
隊兩三行石闌干畔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人莫不
膾炙之子以為擬宋宮詞則可蓋北地無芙蓉宮中無
石闌干擊執官人紫衣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開
用平日則無有也宮車夜出恐無此理又京城春日詩
燕姬白馬青絲鞭短鞭窄袖銀鐙光御溝飲馬不迴首
貪看柳花飛過墻國朝有禁御溝不許洗手飲馬留守
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故宋顯夫御溝詩有行人不敢
來飲馬稚子時能坐釣魚之句可謂紀實矣

皇朝設內八府宰相八員悉以勳貴子弟為之祿秩章
服竝同二品例不受官唯奉照會禮上寄位於翰林院
官掃階即宮門外所職視草制詞如詔敕之文又非所
掌院中選法雜行公事則不與也

余山居西瀨湖有養樂園乃買以道之故居今則江州
路同知西城人居之至正九年夏其家生一雞駢首惡
而棄之於水十二年紅巾燬其屋殘其家亦妖孽之先
兆也歟

大德開回富商以紅刺一塊重一兩三錢中之於官
至知不足齋叢書

估直十四萬定飲於帽頂之上累朝每於正旦與聖節
大宴則服用之瑪嘗拜觀焉
至正癸巳冬上海縣十九保村中雞鳴不鼓翼民謠曰
雞啼不拍翅鴉鳥不轉更

漢書中有錄因唐書中有慮因集韻載錄音力倨切分
曉是錄因其義且明白蓋北音錄為慮高麗人寫私書
皆以鄉音作字中國人觀之皆不可知余嘗見條環二
字寫作唾環餘皆類此唐書一時書手誤寫後人因而
訛之
延祐開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蓋因仁皇乙
酉景命也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至元末年尚有火禁高彥敬克恭為江浙省郎中知杭
民籍手業以供衣食禁火則小民屋狹夜作點燈必遮
藏隱蔽而為之是以數致火患甚非所空遂弛其禁杭
民賴之以安事與廉叔度除成都火禁之意一也余固
書之俾後人知公之德政利人者如此

後至元開伯顏太師擅權盡出太府監所藏歷代舊璽
磨去篆文以為鷹壓及改作押字圖書分賜其黨之大
臣獨唐則天一璽玉色瑩白製作一如官印璩僅半寸
許不可改用遂付藝文監收之一時閣老諸公皆言則
天智者特以其把手高鑿於上璩薄而文深使後人不
可改作固能存之國朝凡官至七品者得旨則用玉圖
書押字文皇開奎章閣作二璩一日天歷之寶一日奎
章閣寶命虞集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璩一日明
仁殿寶一日洪禧命瑀篆文洪禧小璩即瑀所上進者
其璩純白上一墨色龜紐觀者以為二物相聯實一
段玉也上頗喜之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王叔能參政題一錢太守廟詩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
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錢
北庭文定王沙刺班號山齋字敬臣畏吾人今上皇帝
之師也上嘗御書山齋二字大書賜之至元後庚辰為中
書平章一日公退為余言曰今日省中有一江西省咨
會某告封贈者吏胥作弊將會字添四點以為會字中
開亦有只作會字者欲折咨之余曰即照行止簿便可
明也簿載會姓相同吏弊顯然僚佐執以為疑公曰為
人在世得生封者幾人何況區區七品虛名又非真授
縱使不是改亦何妨若使往返非一二年不可安知其
可待否且交為父母者生拜君恩不亦悅乎力主其說
而行之誠可謂厚德君子也余觀中興系年錄載魏紅
字邦達為考功員外郎選案不存吏緣為姦川陝官到
部者多以徵文沮抑往返輒經年紅請細節不圖處悉
先放行人以為便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教坊司儀鳳司舊例依所受品級列於班行文皇朝令
二司官立於班後至正初儀鳳司復舊例教坊司迄今
不令入班
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輒以石子數枚浸於水盆中玩弄
口念咒語多獲應驗石子名曰鮮答乃走獸腹中之石
大者如雞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馬者為貴恐亦是牛黃
狗寶之類
國朝有禁母歲車駕巡幸上都從駕百官不許騎坐驢
馬唯騎蒼罕馬蒼罕延祐開拜住丞相嘗騎驢子出
入今則此禁稍緩
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災總計燒官民房屋公
解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六所七披民房計一

至知不足齋叢書

萬三千一百八開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開六所七披
寺觀一千一百三十開功臣祠堂九十三開被災人戶
一萬七百九十七戶大小三萬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
以自贖者一千一十三戶大小四千六百七十七口燒死人
口七十四口每口給鈔一定計七十四定實合賑濟者
計九千七百八十四戶大口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口
每口米二斗計米四千五百八十一石八斗小口一萬
一千六百六十六口每口米一斗計米一千一百六十六斗
總計米五千六百八十八石四斗時江浙行省只力瓦
歹平章移咨都省云光祿大夫江浙平章政事切念當
職荷國榮恩受寄方岳德薄才微不能宜上德意撫茲
黎民到任之初適值兩官獨員署事一月有餘政事未
修天變遂至乃四月十九日丑寅之交災起杭城自東
南延上西北近二十里官民間舍焚蕩迫近遂使繁華
之地鞠為蕪蕪之墟言之痛心孰任其咎衰老之餘甘
就廢棄當此重任深愧不堪已嘗移文告代末蒙俞允
誠不敢久稽天罰以塞賢路謹守職待罪外乞賜奏聞
早為注代生民幸甚明年四月一日又復火災宋治平

三年正月己卯温州火燒民屋一萬四千開死者五千
人

松江夏義士者乃甲戶也其家房門上有一西番塔影
蓋松江無西番塔不知此影從何而得人以爲異西陽
雜俎云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又
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陸放翁云予在福州見
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倒也
然塔之高如是而形止三三三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窗中
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以上之說因其塔所

山居新話

見影然松江無此塔而有影見者其理又不可得而究
之予嘗遊平江虎丘寺閣上檻窗下裙板中有一節孔
閣僧以紙屏照之則一寺殿宇廊廡悉備見於屏上其
影皆倒余山居與保叔塔鄰峯也朔望點燈之多過夜
觀之一塔燈先倒插於段橋湖中大抵塔影皆倒沈存
中之說是也

皇朝開科舉以來唯至正戊子舉王宗哲元舉鄉試省
試殿試皆中第一稱之曰三元宋自仁宗慶曆復明經
科稱三元者王巖叟一人而已

微微都都王帖木兒不花高昌王二公被害都人有垂
涕者伯顏大師被黜都人莫不稱快筆記載張德遠誅
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檜殺岳飛於臨安獄
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山居新話

一日再問是某以古玉圖書一令辨之詳注其文而進
亦賜酒焉是時閣下悄然餘者皆是應故事而已多有
累怙醉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終日而散後十餘年
子歸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談舊事屢及此者莫
不以長厚老成稱之余觀歸田錄載樞密王囑之妻梅
鼎臣女也其德初夫人入朝德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
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
俞名聞於宮禁也揭公之際遇尤可尚矣

士大夫因其聞見之廣反各有所偏致有服丹砂者服
涼劑者服丹砂者爲害固不待言余以目擊服涼劑者
言之友人柯敬仲陳雲鶴甘允從三人皆服防風通聖
散每日須進一服以爲常一日皆無病而卒豈非涼藥
過多銷鑠元氣殆盡無所救者歟可不戒之老學庵
筆記載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受怯薄故
案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
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喜用熱藥得
病至有藏用擔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是之遺悅其說
故多服丹藥然亦不爲害後因伏石上書丹爲石冷所

逼得陰毒傷寒而死蓋因丹氣執毒所攻終爲所服丹
藥過多之故也視過服涼劑者亦由是歟

山居新話

山居新話

儀可以折疊便於收藏巧思出人意表可謂智能之人
今為督匠提舉

凡有頭搨刀斧傷者但以帶髮熬炒熟搗爛乘熱置患
處速愈頻換熱者尤妙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
佳諸藥皆不及此

破傷風能死人用桑條如筋長者十數牽開起中用火
燒接兩頭滴下樹汁以熱酒和而飲之可愈

集賢大學士王彥博為副樞日有兄弟爭鬪萬戶者
弟有父命兄不宥讓二十餘年而不能決公曰父命行

之一家君命施之天下遂令其兄讓之及英廟為東宮
禮上樞密使例須新製鋪陳事畢工部復欲取發還官

回文皆不為准公為副樞首回此文曰照得上項鋪陳
難同其餘官物本院除已尊嚴安插外行下都事應回

呈遂絕其事又湖廣省谷蠶洞相投合調軍馬征之公
回谷云蠻夷相離中國之幸行下合屬固守邊防毋得

妄動軍馬公之所行大槩如此姑識其二云公泰定
天歷間為三老商議中書省事

後至元開伯顏太師擅權諸侯者填門略舉其尤者三
事漫識於此餘者可知矣有一王爵者驛奏云薛禪二

字往日人皆可為名自世祖皇帝尊號之後遂不敢稱
今伯顏太師功德隆重可以與薛禪名字時御史大夫

帖木兒不花乃伯顏之心腹每陰嗾省臣欲允其奏近
侍沙刺班學士從容言曰萬一曲從所請大非所宜遂

命歐陽學士揭監丞會議以元德上輔代之加於功臣
號首又與瑞院都事 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

佩以虎符今太師功高德重難與諸人相同宜造龍鳳
山居新話

牌以龍異之遂製龍鳳牌三珠以大蒼納候之飾以紅
刺鳩忽雜寶牌身脫銀元德上輔功臣號字故以白玉

時急無白玉有司督責甚急竊聞 解庫中有典下白
玉朝帶取而磨之此牌計直數萬定事敗毀之即以其

珠物給主蓋厥價尚未酬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刺言伯
顏太師功勳冠世所授宜命難與百官一體合用金書

以尊榮之宛轉數回遂用金書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
字餘仍墨筆以塞其望明年黜為河南左丞相行事之

夕雖紙筆亦不經省房取用恐泄其事遂於省前市鋪
買劉付紙為宜與之金書以否泰之理灼然明白因舉

似於用事者可不戒歟梁冀跋扈止不過比鄧禹蕭何
霍光而已曹操之僭固不容誅薛禪之說又過於九錫

多矣
余家人病瘧鄰家有瘧雷者借授病人禳之其斧如
石若斧狀腦差薄而無孔恐是模爾正與筆談所說相

同
後至元己卯四月黃霧四塞頃刻黑暗對面不見人油
坊售之一空余於都城親歷此事古有晝昏恐若此也

山居新話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徽賊入寇杭城時樊時
中 檄 為浙省參政政出御城北行至歲寒橋遇害先

浙省以杭州路總管寶哥 攝參政調守禦崑山之
太倉領軍而往駐於崑山舊州山寺離太倉州治三十

餘里終於不往聞寇至遂遁匿於杭之寓舍適值賊破
杭乃望家游於西湖舟中越三日鄰居無賴之徒利其

所將恐之遂與犬妻 氏連結其衣袂溺水而死時潭
州路總管皆至道作二詩挽之以寓褒貶之意謾書於

後

挽樊時中參政

主將無謀佛象情賢參有志惜言輕孤羣衝突成妖孽
黔首驚惶望太平奮志從軍全節義殺身殉國顯忠誠

歲寒橋下清冷水夜夜空聞啜咽聲
挽寶哥參政

香魂俊骨墜深淵無智無謀亦可憐妖寇猖狂如有祟
生民凋瘵似無天芳名荷得千年在死節應當一日先

欲向西湖酌尊酒淒風冷雨浪無邊
山居新話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廿二日伯顏丞相入杭城一月

廿二日起發宋三宮赴北四月廿七日到上都五月初
二日拜見世祖皇帝十一日命幼主為檢校大司徒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瀛國公十二日內人安康宋夫人安
定陳才人又二侍兒失其姓氏浴罷肅肅閉門焚香於

地各以抹臂自縊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紙書一卷云
不免辱國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親慈祖受命立

國以仁中典南渡計三百春身受宋祿羞為北臣大難
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

紳忠臣義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十三日
奏聞露理四尸取其首懸於皇后寓所以戒其餘在上

都時濟門子當聞之先父樞密因視周草窗日抄亦載
此事又得祈請使日記官嚴光大續史所說相同二書

皆寫本恨三朝政要錢塘遺事板行於世皆失此一節
惜哉若此真烈可不廣傳乎因筆之於此

漢成帝時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
妻子燕語終日不及朝有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

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子因追憶
高世傑班 北庭文定王沙刺班大司徒之子

為尚華奉御元統元年上新製洪福小靈貯以金由青囊命世傑班掌之懸於項實於袖中經年其母不知親友或叩之內廷之事則答以他說其慎密如此時年十五歲方之孔光尤可尚矣

皇朝御膳日用五羊今上皇帝即位以來日減一羊可見聖德仁儉也若此

郊祀祭廟天子御衮冕百官皆法服凡披乘須依歌詠次第則免顛倒之勞謾識歌訣於左襟履中單黃帶先

禱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全至元開行省左丞史公號紫微老人能為大字有神

六平開二石五寸弓以三指背可懸五十兩銀定七片初攻揚州有功然心服姜才之忠勇

黃子久公望自號大癡吳人博學多能之士閻子靜徐子方趙松雪諸名公莫不友愛之一日與客游孤山聞

湖中笛聲子久曰此鐵笛聲也少頃子久亦以鐵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顧

笛聲不較交臂而去一時與遇又過於桓伊也葉子澄以清號雲蓬吳人也貧而尚義之士與彭縣達

山居新話 吳知不足齋叢書

魯花赤伯顏為厚交至正壬辰寇起江東浙首調兵守

昱嶺關時顏在遣中沒於王事其家舊居興與崇德州

訃首至家人拍黃冠巖隱者追薦攝召之顏云且夕杭

城受危爾輩宜速往吾弟處逃生母妻以無弟可依再

扣之云即松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

其即備船東行比至前三日葉夜夢伯顏相見以家屬為託葉即為匿居供給不怠後杭城果陷此得非顏平日正心不昧故能靈悟若是亦由葉之與人交情不渝真誠相感之所致也宋仁宗時有託公書之事頗相真

山居新話

合信有之矣顏字謙齋唐元人也

江西胡存齋參政平日好客四方之人往來無不館穀之慮聞人倦於通報但不出即於門首挂一本官在宅之牌近年浙開富室無一家不貼卻客之榜較之亦可憐哉

嶼嶼平章字子山號正齋娶又號蓬萊里人一日與余論書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寫幾字余曰曾聞松雪公言一日寫一萬字嶼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數筆余切敬服之凡學一藝不立忘用工可傳遠乎

山居新話 吳知不足齋叢書

江浙參政赫德爾公字本初嘗云向任甯守司都事時本司諸先輩同談內苑萬歲山太液池本非我朝初建乃八金之治園也初聖朝起朔庭絕塞土有一山形勢

雄壯峯巒秀異金人望氣者言此山有王氣當出異人非金之利謀欲傾圮之計無從出時金已衰微因通好託以入貢為辭願求此山之土為報眾皆鄙笑而許之

金人遂掘其山自備車馬挽載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臺殿以為游幸之所未幾

金亡世祖皇帝登大寶改築京城山適在禁苑之中至今塞土遺迹尚存其土赤潤草木不生乃知帝王之宅

都會之京興衰之兆天已默定豈人力之所能為也公

因和萬歲山詩韻有水亦順崖流自轉山移絕塞勢尤雄之句史冊必載之詳始錄其略以廣聞見耳

延祐開武神童 嘗為中瑞司典簿善寫小字一粒

芝麻上寫天下太平四字江南野史載應用嘗於一粒

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法令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

之謂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

設於此以待彼效之謂之式

律文有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之說余以為去者為主來者為客是以避之後有一宋法司老吏云謂如人方去忽有人倉忙自後而來必有急事也故當避

之讓識此以俟知者正之

王衍以銅錢為阿睹物願長康畫神指眼為阿睹中一說於理未通今北方人凡指此物皆曰阿的即阿睹之

說明矣余嘗見周草窗家藏徽宗在五國城寫歸御批數千紙中開有云可付體己人者即今之所謂梯己人

因方 訛書手之誤無疑

江西呂道山 至元開分析家私作十四分本家一分朝廷一分省官一分尊長呂平章支煥一分親戚館

客一分每分金二萬兩銀十萬兩玉帶十八條玉器百餘件布二十萬匹膳器五襲只此是江州府庫見管鄂

州他處者又不預焉以此觀之石崇又何足數也

宋嘉熙庚子歲大旱杭之西湖為平陸茂草生焉李霜

涯作謔詞云平湖百頃生芳草夫容不照紅顏倒東坡

道波光激灑晴偏好管司捕治遂逃避之

山居新話 吳知不足齋叢書

唐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時號多田翁松

江下砂場 嘗為兩浙運使延祐開以松江府撥屬嘉興路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戶有當役民田

二千七百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之家無出其右者此可為多田翁矣

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食過數未熟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一百六十萬根共發三運本路止有匠人二十名日造箭八百隻該用翎一千六百根周歲用翎五十七萬六千根如此則一運可供三年蓋此物經過歷蒸皆成無用然而催運不已本路自科者可勝言哉倘有計會而索之則民無害矣宋王濟為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輪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鴨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勿郡悉如濟所陳淳化五年詔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歲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殺耕牛供官非務農重穀之意自

山居新話

今後官造弓弩其從理用牛筋悉以羊馬筋代之皆載之史策

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憲僚吏翹傑出羣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遠行者至巳午時以草料飼驢馬謂之撒和欲其致遠不之也又江南有新官來任者巨室須遠接以拜見錢與之叩之則答以穿鼻了如江西浙西數大郡長官非千定不可開有一二能者詐及三千定者佐貳各等第皆有定價或有於都下應付盤纏同出就與之管事名之曰苗兒頭余切恨賊污之徒要拜見錢與因一事取受者大不相侔按律文反有終非因事取受之條失之遠矣且以江西蕭劉松江朱管嘉興王氏皆遭顯戮非拜見錢而致之何以得此所謂負國害民以致於天下不寧誰可言哉因觀江鄰幾雜志載士陽蒙民邵者指縮紳來借貸者乞與二百緡便可作驢騎腰金拖紫不為豪子以長耳視之鮮矣余曰若以借貸者便作驢騎取貸者指以撒和穿鼻又何多耶

錢唐韓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風雨驟至令庖僮往樓

至知不足齋叢書

上閉窗兩過不見此僅樓上尋之則已驚矣因取所帶刀而斂之條鞘皆如故刀刃則銷鏽過半事為筆談所載內待李舜舉家暴雷所震人以為堂屋已焚窗紙皆約有一寶刀極鋼堅就刀中鋒為汗而室亦儼然一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強解也

國朝尚食局上供麵磨磨實樓上機在樓下驢之蹂踐人之往來皆不相及且遠塵土具穢叩之乃巧人瞿氏所作也

國朝鎮殿將軍凡請給衣糧名之曰大漢但年過五十者方許出官

因話錄云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因念延祐開陳伯敷到都每見晦跡巨圍者數多遂有詩云處士近來恩例別麻鞋一對當滿輪之談余兒時聞先父樞密言嘗於宋官庫中見孟蜀王錦囊其闌一校徑過被頭作一穴織成雲板樣蓋而叩於項下如盤額狀兩側餘鋪攤覆於肩此之謂鸞蓋也至正十七年三月上海縣十九保往字圍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余按文獻通考雞禍類無此鳴者始識於此至正戊戌正月初三日錢唐盧子明家白雞伏雛九隻內一隻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越三日而死三月間諸暨袁彥誠家一雛四足二足在翼下時余訪舊到諸每適見此事感浮已巳常州雞翼生距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唐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之門一日居佑聖觀陳提點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事答曰寫了不可看陳俟其出乃竊視之書云來日羊肉白麵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老夫亦與其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日以魚為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鐘末住持吳月泉遣人招陳來方丈相陪尚顯卿參政蓋高公避生日也陳為吳言房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准備了也諸物皆不用陳自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麵亦與其列皆應其說嘗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買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歲以此戲之卒於延祐末年嘗聞先父樞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風角鳥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占之術名聞買秋鑿一日買招之叩以來日飲食之事富翁而封之明日買作宴於西湖舟中至晚買行立於船頭自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摩疊中乃言此時日已暮可以富所書觀之折封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眾皆驚贊余按蔣逸史載李宗回食五般餛飩李栖筠食兩梓糕糜二十碗橋皮湯之事相同萬事莫非前定也歎
巴思入帝師法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入八合失
杭州開元宮住持元覽其人王爵髮有銅水滴一枚貯水在內過潮汛則水湧應時欲以此進上後攜至都潮候不應遂已之可見氣候不同浙間凡造澗醋糟淹之物收藏不避潮汛則及時必須湧出至有封泥瓶發者亦為之破裂或取清明日門上所插柳條實之瓶上灑之其湧即止江北則無此說所以見方實土物業材道地之分凡事豈可一槩論之謾書於此以為仕宦中固執已見不察地方不順人情者補其間見之萬一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云

朝野僉載云御史李審請祿米送至宅母遺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樂又問脚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以責審諸御史皆有慚色吁賢哉 若以當今之世豈無如此母之賢者恨見聞不廣錄此以 來者而得書之因追憶奉化知州祝居實嘗為余言曰彼為浙省譯史時屢因公差赴都經鎮江必為其友回同千戶者相見而往一日留作午飯食罷其妻出見之千戶云今次見伯伯之嫂者益家貧無人此飯皆媳婦為之故出遲爾幸勿見罪每歲賴此婦織綿紬三匹賣以助餬之不給者皆此婦之力也本婦拜而責其夫曰何以為貧我賴汝之貴儻有筵會處真我上坐稱之以夫人金繡者皆列之於下未嘗因貧而賤我或者樂人之金珠錦繡使汝有所犯我安得於上乎祝視之所衣簾布也頭纏上有補頂可謂至貧也操守如此不謂之賢婦可乎輒書此以追配之文宗好食蛤蚧中有碎破不裂者上焚香祝之俛頭自開中有螺髻環珞衣履齒謂之菩薩上置之金粟檀香合賜與善寺令致敬焉余於杭城故家見蚌殼二扇內有十八尊大阿羅像纖粟悉備後歸之蒼里麻思的左丞欲求其理又不可強言曲解也

唐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謾以醴進判官京兆任迺俯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阿憐帖木兒北

國吉 長老長老迎之甚喜酌

坐囑侍者 後好酒一 執杯王盡飲之長

老曰尊客 進兩杯 及唇長老

驚乃醴醕也即欲捧侍者王曰酒醕皆米為者我不厭

山居新話

之何怒耶怒不能釋王曰欲爾我坐須勿怒我有佳醴取 飲盡歡而散較之任迺簡尤可重矣

松江曹雲西知 善書畫杭士李用之訪之致於館中雲西歛之正堂葬之善地亦希有也可與范雲迎王喪還家營斂之事相同諷識於此以勸薄俗

山居新話完

山居新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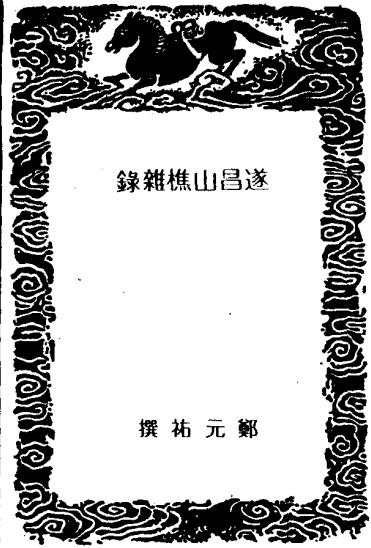
善書畫杭士李用之

山居新話後序

國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禮樂之盛無不著在大典布之成書其底治於我朝實比隆於三代子歸老山中習閱舊卷或友朋清談舉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蹟與夫師友之言行陰陽之變異凡有益於世道資於談柄者不論目之所擊耳之所聞悉皆引據而書之積歲月而成帙名之曰山居新話其不敢飾於文者將欲使後之覽者便於通曉抑且為他日有補於信史之一助云爾爰是為序至正庚子三月既望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楊瑀識

山居新話後序

知不足齋叢書



遂昌山人雜錄

鄭元祐 明德 撰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甫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
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
滿月冠巾圍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
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殺
然至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襪履冠衣袖詩請見先兄
亟延入坐語稽經細史飲食勞苦如平生驩既罷其等
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窮

遂昌雜錄

一讀其書後書

士也而兄加禮殊過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
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
雖尊貴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
彼何罪而鞫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
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宛丘公嘗言為吏吳下時吳守則趙公諱全也吳方內
附頑民時陸梁其獷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侯必叱
令痛捶楚雖死不貸若夫里正首以繇役受捶者侯
必瞑目嗟歎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

州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
憲臣如司屬司屬繁可知而侯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
家奴枷項以示眾久之不勝大臣之所折辱也竟卒於
杭時人擬似趙廣漢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
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
音且令其誦軍令狀使無泄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
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往南高
峰頂為騰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

遂昌雜錄

二讀其書後書

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道觀時浙西按察司治吳下按察
使閻公子靜雷公苦齋胡公紫山徐公子方等皆樂與
鄧相過從一日質諸鄧宋士大夫較之今日其所守何
如鄧固辭不敢答諸公苦強之鄧曰此事不難見宋養
士大夫厚其廉隅可以守較之今則相去遠矣鄧高士
歿後五十年西臺中丞曹公士開訪 於吳下 元祐
傲屋湫隘時方暑中丞攜小瓶酒以相餉遂往會道觀
觀道士吳溪西者跋一足能學其師彈烏夜啼曲鼓琴
未竟而鄧公子昭曹公克胡亦皆有所攜而來吳遂出

三四巨軸皆鄉時按察諸公與其師倡和詩也其間一
卷則閻公子靜詩詩小序有謂昨日一謳者新到城嘗
攜爛煮牛脾與謳者同往以從尊師飲酒聽歌玉蕊花
下中丞歎息謂曹郭二公曰今日憲司官敢若是乎於
以見國初文網雖甚疎而上下樂易不難治今日既相
反而治道益不如昔可勝歎歎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
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為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
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

徒首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顧不敢僅
奏撥平江田三十頃贖之得田後其父固已優裕無他
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
亡獨父在為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
既寄迹方外不敢觀望後嗣上愀然不樂召中書省臣
以為張可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
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為物所
壓日重一日而仁廟所以貴之者詞臣代言以降制制
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閻
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
臣皆將旨讀囑於其家比使臣至其父頸痛重殆不勝
使臣即臥內宣恩命其父嘗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
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
福王賈平章爾然二人皆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
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
夫

師其姓者杭人居拱北樓之西其家營利非一端而
打銀其一也暗門外慧光菴尼無著者張循王九世女
孫也以陋故不嫁而挾嫁貴故優裕師一日訪無著延
師午飯飯竟出一銀香合重二十兩塵土蒙全如漆黑
無著浣師令其打一二十哲那環師持合至家剪開乃
赤金也復裹合扣無著以香合金合取銀合耶無著笑
曰銀合耳師以藹開合示之始知其為赤金若師者營
利者也設心若此謂之無好人可乎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
時已年七十餘為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
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為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生山

遂昌雜錄

四讀其書後書

孫也

老僧某令其親兵勢且將自刎毋汗他人手行意實標
遠望有以銀倚中坐者以手招行軍莫敢前且令
軍士趨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
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軍大驚且戒令先住首
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倚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
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
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借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
誤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宜撫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
銅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寺行童以吳語

遂昌雜錄

五續續續續續續

誦勝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謀江南凡八年至
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謀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
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都有天慶
觀即今元妙觀杭高士褚雪嶽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
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
轄者尚不知為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
欲一拜禱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
見之尤公意爾壁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

問謂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厭管轄何為
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以平章且
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願已拜
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鎖戶偕行廊廡開平章車
抑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聞州王高
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願瞻嗟咨
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
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書曹
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絲役而猶

遂昌雜錄

六續續續續續續

若是情遊平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退叫呼曰平
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錢貯
中統小鈔探囊撮與之公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杭西北羊角埭埭上全真小菴土人羅蓬頭者非癡非
狂冬夏惟一衲衣居菴一室中室無坐臥具惟晝夜踰
地上穢汗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故宋書表
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羅問吉凶羅書狗災兩字張
問應在幾時書百日内張持齋誦道經日禱於神明冀
免難一日見牝牡狗以舌壽擊之竟為狗所傷而死聞
人馬都錄者號靜齋以道法際遇度宗實平章以海味
進謝后后嗜之泄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
賜子之馬騃因謝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繼今
他人進飲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口而實願已知之甫
出禁門即下降安府獄面刺雙旗付都察日具存
亡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故寨兵寬之得不死復
於寨村落開禱雨有驗未幾宋亡崖中丞奉旨訪好人
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浙西都道錄提點西太
乙宮恩賞殊優渥一日大雪訪羅蓬頭於全真菴問未

遂昌雜錄

七續續續續續續

來休微羅書賀字復書正字迫之但曰問知堂者
率意曲解既而明年正月宣州賀雷嚴齋筆書真命截
替馬前職云雪晴道凍運司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
筆視皆凍不可書卒怒掉蓬頭知堂者勸止之烘筆視
為書千二錢卒大笑以為我此行勾四場鹽官所望數
百緡而僅書若此已而卒出門道狹冰凍一蒼頭擔酒
四岳來卒撞之酒墜地蒼頭者持卒哭曰我方千二錢
買酒來須償我乃得去卒償鈔竟入門謝羅曰真仙信
有先見哉凡逐利市人問休替其人將稱意必書其手

遂昌雜錄

八續續續續續續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
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胡盧井揮涕曰是
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輩不能記憶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過盜發郡守開
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
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鞠之他人家
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禮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
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難小惠
然無甚貧者亦此之由

遂昌雜錄

九續續續續續續

故老言買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為積買曰火
近大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大廟買乘兩人
小肩輿四力士以鎗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
廟臨安府已為具賞犒數勇士陸轎離地五六尺前樹
阜巖刻削手皆立曰於呼吸間買下令肅然不過曰火
到大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大廟八風兩殿前卒有一
卒飛上斬八風即剝火精心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

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暉字靈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句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閒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尚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廟骨為兩匣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官土雙匣親傳益國經

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與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哽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植於兩圍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陽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北極非人閒曾識萬年鴈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辟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靈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宛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靈櫬宛丘公守機舟中一舟載家累子期與其母夫人在焉舟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繩維兩舟並行子期將過宛丘公船失脚墮江水公震慄重賞令救比卸帆停舟須臾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終不沒今登政府豈偶然云

義與岳君仲遠交家唐門其上世本田家至仲遠所生父與其叔皆來京學上舍家貧非過厚而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無不至其家者南士若牟誠甫先生蔣泰軒蔣竹山先生姚子敬先生羅常秋先生其顯者若趙文敏公至與之昏因當世貴官如

高房山尚書廉端甫國公李息齋學士其從兄李信庵處士鮮于伯機經歷仲遠皆傾身與之交然自至治已後郡縣狼狽羊家事日不如日後為漢陽縣尹坐掠死非辜遭降黜鬱鬱而沒仲遠昆季凡十三人皆零替不振回首末二十年宜興諸富家亦相次淪落是皆廢興雖有命然為官司所廢削雖積銅為山尚不給況齊民乎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汲仲石塘也最知名誠仲子無咎已歿穆仲子孔章今為吳郡經師汲仲子千里家建昌石塘先生以崔中丞薦入見世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為揚州路儒學教授師道甚嚴繼除建昌教權錄事司程雪樓學士家遺編先生捕其子坐罪不貸由是人憚之後除台州臨海衛愛民如子上司誅求身當之素客於杭居貧甚以古文倡人求記碣序贊稍不順理雖百金不作也後以室人喪居喪如禮然所居湫隘甚遷居青蓮寺講道寺中性矯亢當時斯文顯者鄧巴西廉使故毀辱之由是益下遷後為鹽場司丞就養建昌浙省以是年秋試屈先生為試官復來

青蓮寺歿寺中歿時當嚴冬尚未挾纊是日元祐往候之項可立煮三建湯飲之猶力疾蒼揚州盛怒齋書語次又訓飭學者以自樹立氣益索扶之上臥榻即跣跌坐浙比斂顏貌如生時斂後天台周本心時為浙省掾率學徒私益修道先生發軔還建昌省憲官皆執紼以送今三十年矣先輩淪落如先生抗直不撓以斯文自任者絕無之穆仲先生純德古君子經學九粹深有三書辨尚書或問行於世

今中奉大夫浙東元帥白野秦不華君由越守召人為

秘書郎未幾母夫人歿於越白野君還越持喪戒珠寺朝夕臨屏葷血不脫經帶家人欲一見其面不可得也既畢葬服闋乃始復初近世禮俗壞如君者蓋寡寡今以海寇連誅雷斗城未返令人念之不忘

杭人王溪月諱諱衍字眉叟少年為道士便際遇晉邸其所交皆公卿大夫後以宏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開元宮江浙省都事劉君諱致字時中海內名士也晚年尤清勁既卒貧無以葬王真人者躬至其家弔哭甚哀周其遺孤舉其喪葬之德清縣某鄉之原與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教中若溪月者蓋可尚歎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歿而子瑛駭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賤削也實力遂耗滅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別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夫容峰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嘗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聞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

歲入寺為祠其祖廟過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并館穀於寺馮先生自宋亡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閒見語言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異其上世以來儒者也而先生於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所以輸寫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為版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為頑民在殷為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謝臯父先生諱翺自號鬚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

謝臯父先生諱翺自號鬚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

謝臯父先生諱翺自號鬚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

謝臯父先生諱翺自號鬚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

謝臯父先生諱翺自號鬚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

文知名

鄧中齋先生諱刻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日行不得也哥舒瘦妻弱子羸特賦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舒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

靈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執謂斯人不在世間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上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嚴不苟作承其學者杭人李道坦字坦之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龍虎山人張一無諱善式其先在宋簪纓家也四世皆以其質讓故其家有讓堂至一無始入龍虎山為道士

入天目山禮普應國師咨參決志堅甚眾中道衣壇簡不訛也道家者流以其術承應尚方與俗蓋無別而一無獨持齋素行克苦以故其徒憎之先是蘇杭開國師道場隨處有同參者亦多聞一無而吳大宗師每念一無志高潔為奏文德先生降靈書以護之雷一無住

京師會吳宗師老病繼掌其教者惡一無痛陵辱之一無無其遂以病卒京師

兩浙鹽運使張軒諱雲發下沙人內附後以貴雄為提舉遊大滌山山中人亦嘗瞻聖至日開宴張樂瞿一不少蒼踰數日索驕登天目便厚禮飯寺僧時高峰妙禪師坐死關須鹿盧挽籃輿乃得上下入死關拜師語之云為遊山觀水來為生死大事來懼但泣涕曰弟子不會師擲竹篋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懼欲捐田寺中挾寺僧一人還下沙以田若干頃歸之歸之日僧以

遂昌山機雜錄

田券呈師師大怒叱令速還

田券呈師師大怒叱令速還糧語之曰平常山中無田苦苦過也了今日欲得田造業耶僧至下沙以券還田曰僧輩可謂無識此等細事何必令老僧知後為天目山建大覺師子院久之釋老病盡遺其婢妾以貲分與諸子女戒勿來見我日與道者一人煮粥飲之儻然而卒若輩者謂異乎常人者矣

賈溪胤蕃遠先生諱蕃里人陳靜明先生於朱陸兩先生同異處研究得其指歸蕃遠從先生學勵精勇銳不徇世習以守師說蓋嘗以鄉舉上京色見黜於會試以學官至彬州路經歷郡獄有冤蕃遠直之而當坐監郡部使者不謂蕃遠直以憤鬱卒於郡士論惜之

江石杜君諱本字原父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手寫成集沈默寡言笑嘗一再遊京師王公貴人多樂與之交已而武夷詹君景仁由三公掾授浙東憲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且買屋置田為久遠計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出至錢唐以病歸其歿於至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弔令人感念云

遂昌雜錄

江浙儒學提舉柯山齋諱謙字自牧嘗往訪胡穆仲先生時天大寒日出已久而胡先生尚未起柯曰何為先生曰天寒未挾纊故尚臥耳於是柯往宗陽宮語杜南谷尊師曰胡穆仲苦寒無纊襖尚僵臥在家杜即惻然攜十兩絮兩縑絹往遺之先生堅拒不肯受杜強之而先生怒已而寒解柯問先生何為不受先生笑曰杜名道堅嘗云某每為淡朋友炒也要交他知得亦有不妙他的云杜異教能禮賢而先生清節若是要皆難得云柯之子字敬仲諱九思際遇文廟官至儒林郎奎章閣

鑿書博士卒於吳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其能相人能望氣崖岸倨甚退樂以貴官成敬之亦設早饌以延致之李至即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人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退樂端威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文敏謂眾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四海李之術亦精矣襄陽未破時世祖

令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即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何處著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衛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南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淫鈴鑿童兒

辭遣追徐福魂鬼終當滅寶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嫗娟刺遺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史繼祥掾湖廣省士啟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鄉某所三商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啟漫不省即還馬驅行行末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休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蒼士啟問之搖手

遂昌雜錄

遂昌山機雜錄

遂昌山機雜錄

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
史退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
物如小屋大竟衣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
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絳問馬絳何物搖手不
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
馬絳來乎士啟問馬絳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
輒為其所啗齋諸志怪而略此於是乎書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為中臺監
察御史時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嘗先
一射行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達達見馮馬羸衣

筮弊用策馮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為
人捶憲度墜矣亟捕捶者毋貸馮舉手謝曰無是無是
醉達達躍馬去前御史至察院語同察曰馮御史道中

為人所捶我命捕之而馮會不郵惡有是耶語竟馮至
同察迎謂曰何故馮謝以無有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
是我妄言馮因起立語眾人曰某本疏遠下寮朝廷不

以其無似擢實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嘗有小
建明而先與醉人競曲直諸同察曰繼此有言我輩得
預聞耶馮笑而不答已而成廟陪京駕下公朝服拜道

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古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
都生聚既繁實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

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
其地五六十餘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
州連厄於火又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富之占亦神

矣此事得於廉菴公云
錢唐湖上舊多行樂處西太乙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

雖遜僧寺建宮觀於其上而六一泉寺喜鵲寺皆遺北
山亦各擅山水之勝西太乙成後西出斷橋夾蘇公堤
皆植花柳而時時有小亭館可憩息若夫宮之景福之

門迎真之館黃庭之殿結構之巧丹雘之麗真摘蓬萊
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於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余
童時尚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上曰歲寒綠亭皆

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為宏麗
蓋盧董兩瑞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資建
兩閣亦可謂能事楊璉真珣既奪為僧窟今皆無一存

荒榛滿目可勝歎哉
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璉真珣亦發其墓焉聞棺
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余童時尚見一碑鐫和靖先
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中山以浙省儒學提舉有
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
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何賢者
之不幸哉

遂昌雜錄

王讀書錄

荒榛滿目可勝歎哉
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璉真珣亦發其墓焉聞棺
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余童時尚見一碑鐫和靖先
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中山以浙省儒學提舉有
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
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何賢者
之不幸哉

河西僧馮某者與楊璉真珣生同里幼同學情好蓋甚
相同而相得也楊在江南事掘墳遂以書招馮出河隴
來江南既至遂以杭故宋富貴家十墳遺馮使之發掘
馮父子皆僧也十墳已掘六金囊蓋不費餘四墳方擬
發掘而馮父子兩人是夜皆得夢夢林莽中金紫官人
出拜哀告曰君父子所得亦多矣我輩安居於此久矣
幸貸我幸貸我父子覺而俱驚此四墳於是乎獲全楊
璉真珣敗後五十年間此曹無一存者馮之父居杭西

湖北山與余對鄰而其子則居明慶寺之東
余未成童時從城湖隱先生讀書先生宋京學生也有
屋六七間與岳墳相對時岳墳漸圯江州岳氏諱士迪

者宋迪功耶於王為六世孫與宣唐門岳氏通譜合
力以起廢墳廟與寺復完整久之王孫有為僧者居墳
西大壞廟與寺至廢有子遺台僧可觀者堅忍人也以
其事訴之上司官府時何怡真為湖州推官柯敬仲以
書白其事寺田典於人者復歸然寺與廟寸椽片瓦不
留會江西李全初為杭總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為己任
勸勉王華甫者捐貲興建於是寺與廟稍復完余為
記忠烈廟其大致以王起卒伍至將相其謀審戰勝規
模施設雖古名將不是過一時渡南諸帥臣不論也而

高宗昏庸竟斃王於權姦之手論者乃謂余譏貶高宗
太甚夫宋有國時固當為其君諱而歸罪於秦檜宋亡
矣高宗忘父兄之深讎彼秦檜者世何限使高宗倚王
以雪恥天下為王有尚何憚況王忠義上通於天而高
宗昏庸莫之識論者豈得以余言為過甚哉

錢唐門西出石函橋河西僧三寶者墨石與磚為西番
塔舊無有也今四五十年矣想塔未必能如舊也塔南
即宋放生池舊碑磨去高文虎誤用事所謂夏王道傳
語商王這鳥獸魚鼈元來是你西去即保叔塔山脚下

有大石世傳秦始皇纜船石喻彌陀勸人修西方淨業
畫丈餘彌陀過壩頭行刑日彌陀張大像頌佛號其用
心勤矣至鑿纜船石為大佛頭耳竅可坐七人其大可
知東臨湖白雲宗寺西則水月園由山而上則相嚴寺
西石徑直上則叔寶塔也下則多寶寺寺西宋詩人孫
花翁墓也墓西嘉澤廟祠西湖龍王蘇文忠公題和靖
處士像結語謂不然配食水仙王一蓋泉泉蕪秋鞠祠

西小寺忘其名稍西復陟巖巖使解宇在焉後拾為
善住閣其間有山中四時小窗橫幅安樂六節之類其結

遂昌雜錄

王讀書錄

構皆明敞可喜稍西為壽星寺寺有紫碧軒蘇文忠題詩尚在寺稍東階礎而上為江湖樓觀文忠公所謂一舸鷗夷江海去尚餘君子六千人余嘗與張貞居欲登偉觀則道壞不復有其處矣寺西則瑪瑙寺寺南養樂園園中花卉湖石杉檜尚存臨湖飛樓麗廡相養其母夫人車船自其第茶頃便至園園有悅生堂前有亭今歸吳中周僉省園北出稍西復登嶽則王清宮也宮北戶直上為初陽臺臺有亭倚亭而望盡得西湖之勝復有屋數間祠為仙翁宮西為山閣寺為六一泉寺

遂昌雜錄

為圓明寺寺西則棲霞嶺嶺下為岳王墳南臨湖為裏忠寺寺為其孫毀今遷寺忠烈廟後岳墳西則冲虛宮宋寧宗老官人為女冠所建也宮西為耿家步余先人舊居與宮正相對今屢易主矣由耿家步而西為東山巷巷有女冠神仙宮火後僅彷彿爾內附後僧建靜勝寺殊宏壯

杭人賀良卿官至海道萬戶府照磨自言其年十五六時革履行膝手執小黑鐵八月十八日與鄉曲五六人同往錢唐江觀潮臨水溪而觀者如織忽一人垂長卿昔兩季良卿翻身掉垂者則同前觀潮之人皆為怒潮激去死生有命豈偶然哉賀良卿本名賀長卿聞人陳無雙館授洞霄宮耶一山之道房無夢飲酒一盃亦醉一日天大暑午飲醉憩臥榻上忽清風颯至涼甚繼有一物如猴狀目光炯然自山飛下檻前無夢因曰此所謂山鬼者歟俟其至掉取之然後呼人東縛之將至無夢已欲持之手足皆僵不可動急呼人則喉已闕若甚急轉於神明曰北極佑聖真君此物即去既去無夢便蘇後因為道上山鬼木客固有之蓋亦無夢非

遂昌山樵雜錄

遂昌山樵雜錄

遂昌山樵雜錄

顯者因見之歎

季君玉松江人後居杭州之三房子孫五世克相見君玉自言本玉萬三官人家齋王氏在宋季以貴雄宋亡富尤甚王至儉而諸子皆不肖時朱張方興誘其諸子使假貸立券厚息以償久之王卒資產盡為兩家掩有獨其孫有所謂王東廬者僅存田三十頃為老計而某氏時時遣人存恤之東廬侯其生日以厚禮往為壽某氏既見歎甚時運糧千戶以下皆用其私人呼一千戶邀東廬者往觀海船觀千餘艘忽大然縛王在船時君玉實從從者皆縛留東廬憤不省泣告千戶問以何罪千戶者曰汝罪在畝田汝不以田歸相公令我縛汝投之海東廬泣曰我存此為餽餉計相公何太忍耶千戶者怒即以非罪考掠其幹者東廬不得已遂手書券以田歸之所直償以蕃船上物十纜一二國家信其言開海道運糧於今六七十矣彼小人行險倖得惟利是趨其致富如君玉所言宜其死有餘戮云張青為元海運者案商本有此注

遂昌雜錄

吳人鄭元字長卿內附後其大父為北鈔庫大使庫後火打劫得少蘇長卿之先君子乃從史以養父而其家益不如昔一日天大雨一人倉皇走至長卿家若避雨然者既去乃遺一小篋擊之重開視則金葉也長卿大父一不令人知翌日早作坐門外聞人言乃謂昨夜汪家府前王某者失却一篋金葉其家兄弟大閱長卿大父以金還之大父每月朔必炷香

城隍廟於道拾得一絹囊亦積白物也訪其嫗還之今長卿棄吏從儒兼精醫藥為雅飭君子而王氏兄弟皆白首尚無恙能言其事云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名期頤字子期其先

府君宛丘公諱祐字天錫為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屋瓦一橫人稱為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至民門音歇泊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宵馬南歸賭一擲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飢凍馬足開宛之之父問囚為誰囚變聲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城破為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

遂昌雜錄

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洗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氈溫糜酒以飲食之久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曰姓胡遂延致其家以教迪諸子方是時准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窆謝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為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宛丘公無須眉面微黃如老嫗然剛正宏毅江南既內附碎掾平江路時府庫局鑄尚未嚴一日乘馬出見兩兵繫一民前挂小絹囊公問兵何為兵曰是盜官庫金銀某擒至此公因愕謂盜曰汝固我所遣因與偕至庫問兵曰彼所取止如此兵曰然遂遣盜使兩兵封識訖遣兵出戒盜曰盜官物法當斬汝敢去慎勿復至此至此死矣此事吳人白仲章得於其父所言云宛丘公官至財賦副總管公委至吳吳固公辟訪其鄰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門問人有無汝但曰前路走趙天錫慎毋曰趙總管趙總管云

遂昌山樵雜錄

遂昌山樵雜錄

遂昌山樵雜錄

視自炫顯重者有閒矣

是書惟商氏稗海本行世題曰遂昌雜錄脫去山人二字開卷廉希便誤作希真他可知矣此冊為虞山錢遵王家影元抄本中如徭役作繇役銀椅作銀倚之類較商刻為近古固知述古堂多善本也元祐生於有元中葉本遂昌人寓家平江見聞最廣所述宋季軼聞頗足徵信惟云西湖大佛頭耳竅可坐七人未免誇張過甚至今為遊人口實耳或曰七人蓋一人之謬理或然也乾隆己酉六月六日歛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遂昌山人雜錄

遂昌雜錄

天寶...

遂昌雜錄一卷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禮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憲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倚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上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泰哈布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遺遂世亂亦開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書摭拾允雜者可比其記蔡高孝一陵遺骨事作林景熙與輟耕錄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宋和議由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既亡矣可不更為高宗諱亦諱心之論也

欽定四庫全書

遂昌雜錄提要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麟

遂昌雜錄一卷

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禮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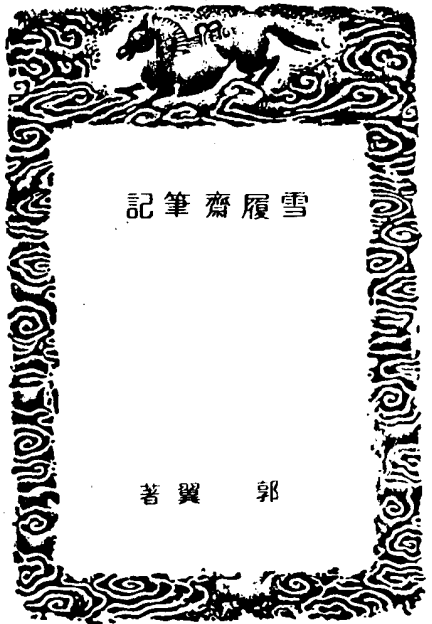
玉樞案元祐嘗官樞李不徒平江路及浙江也詳備吳集下

遂昌山樵雜錄補

據說郭卷十九

孝感 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延祐乙卯冬其母病將殞良吉禱于天以刀剖胸刺心肉一瓣煮粥以飲母母食粥病愈而良吉心坎痛臥不起鄰人哀其孝且憂其死乃真財命願與道士馬碧潭者醮諸神明是日邑人會告齋閉而過其家祝良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不能言命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縫之未及月再至其家則母子皆無恙矣命述其事以垂勸與人宋翠寒者有詩以紀述之其小序曰夫孝為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勸勞其恩罔極然而剖心到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有禁止之令禱觀今上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為教勸而有司曾莫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于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降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為世上人他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之勸省云

遂昌山樵雜錄補



雪履齋筆記

郭翼著

雪履齋筆記



雪履齋筆記

雪履齋筆記序

余家藏有曹溶學海類編寫本中載元郭翼雪履齋筆記而有近時袁了凡數語考袁黃萬歷時人何由得見殆明人竄亂非其舊本也考翼字義仲崑山人自號東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齋蘇軾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吳上老得訓導假楚而終蘇州知府虛能題其墓曰遷善先生又為撰墓志載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其文載未詳名蹟錄中距順帝北行尚前三載何以有明袁了凡之語也是書乃江行舟中隨手撰錄而議論多有可采如解商書兼弱攻昧二句取張九成說解論語犬馬有養一句取何晏集解說皆為有見故梓而行之以為士林學經者之一助羅江李調元兩村撰

雪履齋筆記

元 郭翼 著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案有斷劉翼勸語云嘗忝預鄉書願以屠殺為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在法會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人殺牛馬三頭者雖曾赦猶配隣州計劉案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恐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時到案送獄提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支蔓劉案勘杖一百隸尉司差人監下都保

劉案酒坊肉店曰下拆除按劉案以得解人而奏

刀市并躬放屠坦之業殊為怪事乃後村據罪論斷會不假貸可見當時有司之剛執今私宰職道或有倚庶宗為坊店者城旦之律豈竟或虛設耶張曲江因千秋節上事鑿十章就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新唐書所載如是劉照舊史則云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亡之道上賞異之今邽州所刻金鑑錄其第三章報國復興錄云唐世建業三遭女禍五遇佞臣已見三禍矣今主上又喜張守珪進營州雜胡阿罕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燕嫖之屬逃來狡黠面生逆毛後定敗國又有蜀州司戶玄姦女為上子壽王妃十年後女官今上寵之賜名楊貴妃舉進入宮後曰女禍又始三事定然安祿山者野豬之精也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鴉鳥之精腸生兩羽楊貴妃者白鴉之精指爪純赤此三人者成國事少敗國事多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二人入相侯進國虛至天寶中安有疎牀之距范陽千里烟塵引進契丹大燕安僭妃編馬鬼哭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侯為石今歸方見王隱石塵離而復合也噫主上灑淚巴山報行蜀

道家亡國破恩已變仇方慕愚直臣慮主上有大難諭有異僧一員內載般若茶具緇衣其至蜀中難通於梵宇開之難可釋也論不避鐵鉞隱諱五百年後千年後數與廢見之此章按自古識緯諸書類多謎語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詞句鄙俚尤不似曲江大手筆且天寶年號既已名白載入玄宗何人定用此號改元耶種種可笑本無足辨而學士大夫訪求金鑑錄不可得遂有以贗鼎為真物而形之歌詠者良可謂無目之甚矣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甫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

雪履齋筆記

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其性韻獨高而然
貢父曰子好奕棋請以奕為喻喻重恩天下之善
奕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於重恩或倍蓰或什
百重恩有不知者乎按貢父固是正論然師直之
語未為無見長於知君子短於視小人張遠德已
蹈此弊但未可與介甫同日而論耳陳了翁說一
人甚高或遽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
教但使之隨行攜棋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
彼甚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淺着未曾識教
之隨行亦更都經歷一過然則下於重恩者政未
必重恩之了了也

雪履齋筆記 第十三回

陸務觀云忠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
羅綺賤被君融盡玉壺水之句忠州宜有此景當
時不堪司馬開冷鑿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
哉又鄧耕欄云王涯謫樂天出為江州司馬及甘
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
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
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兩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涯
華然樂天江州數載徒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觀山
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至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
老豈肯受人之憐若王涯輩者乃當如耕欄之言
耳

風雨積五六日江上初霽遙望天際作月白色間作
淡黃色所謂卯色天也世人仰觀但見蒼蒼而已
豈知蒼蒼者之變幻如許哉

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聲
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視波間突兀真所謂金山
一點大如拳也前後帆影層疊懸掛却半江非
菽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買船
客船如許之盛乃知世間失意處反成就了無限

雪履齋筆記 第十三回

快事要須耐煩等耳

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
者雲為之也觀雲可以悟悟身世

吉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雄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
矣寄托未為深妙陸務觀跋吳夢子詩云山澤之
氣為雲降而為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
者也子當見早歲之雲嵯峨突兀几起為奇峯足以
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從風賦脫
胎離因襲而饒意味

長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處得鬼骸骨武夷
又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絕處列朱漆棺十
餘口隱然可望焉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骸體也

李長吉為神仙作輓歌應非浪語

東坡云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
拙者之慶又云一入荆溪便覺意豁然此老生
平快心只此兩處

峨眉縣所產穀品甚繁他處罕聞其名偶錄於此穀
凡二十五種青稞粘紫稞粘廣安粘益草粘柳條
粘黃泥粘泡頭粘老粘毛香穀白蓮殼荷包穀
魚眉穀冷水穀暹了債彎刀穀紅糯穀公磯白糯

雪履齋筆記

老來釘尖刀糯芝蔴糯猪脂糯花谷糯虎皮糯鴨
子糯

凡鍊句之法短則欲掉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
省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欲逸如韓
昌黎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
後也一句字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為不
可曉或謂九為陽數或謂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俱
恐未然吳草廬云前之九歌屈託以伸己意後之
二篇無所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詞而已蓋與九

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耳

韓蕪王夫人京口娼也封兩國夫人蕪王嘗邀兀木
於黃天蕪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
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羅景倫備述
其事張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穠也頗涉詩書後
文字穠皆與之拓聖之役俊發書囑穠照管家事
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
事惟在宜撫不當以家為念勉思報國俊具書檄
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張
穠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為內助皆出微賤而

雪履齋筆記

張穠由妾受封且蒙手諭褒獎又過於蕪王夫人
之遭遇矣

張橫浦先生論詩絕句大似妙喜偈須固知其別有
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簡意超尤多先儒所未發其
論仲虺之語云說者謂弱則兼味則攻亂則取亡
則侮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
亡而反侮之手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
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
乃當然爾何慙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
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

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
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
者必自亡在湯亦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
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
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
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如此可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齊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
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
子虛齊蓋本孟子貴戚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
位立論不知廢與存亡關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

雪履齋筆記 第十三回

及况糾又才智過人威權自振實有難於措手者
與霍光之行於昌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
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猶殊欠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尙未稱王列國稱王者亦尙少至徐
州之會而後稱王者眾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
王字與王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
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縱使諸侯已稱王孟子猶
不子其僭宜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
爲大賢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顛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
宗社之危亡緘默而去豈人臣之誓哉孟子於百
里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爲人臣
懷二心者立赤幟也其意何居當考之春秋矣信
公六年春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
眾執獨夫耳書滅夏陽於前紀執虞公於後以見
棄義趨利職貨無厭之能亡國賊家審矣胡氏發
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也春秋既絕其
君孟子安得不怨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
尙得爲應天順人百里奚之不諫將不得爲賢智
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草草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亢既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
而後得聞耶蓋亢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
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爲子貢門
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却無史公必自有
據

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
子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爲田恒之亂本與闕
止爭政闕止亦于我也田恒既闕止而宰我適
與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畫寢短喪之過遂蒙
惡名於千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笑

雪履齋筆記

者政和問有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竹行爲題此
生答義引宰子畫寢得罪夫子爲言主者乃問之
答曰畫非寢時也今宰子正寢而熟寢其意必待
夜開出來胡行亂走耳因語友人言宰我固在十
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覺華胥致使後世信爲叛逆
疑爲奸盜睡魔之害事如此

子家有劉原父七經小傳解畫寢云學者多疑宰我
之過輕而仲尼恥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
子不畫居於內畫居於外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
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子處法縱欲畫居於內所
謂亂男女之節俾畫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
尼安得不深恥之然則寢當讀內寢之寢而說者
誤爲眠寢之寢輪意朽木糞土之詞正因其怠惰
而致責若以爲非眠寢之寢則引類爲不倫矣宰
我此一端既已致胡行亂走之疑又復來縱淫之
誣不意擅言語者而忽招口業如許子又安可少
子由之辨

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而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
不習則是以未曾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
于不忠不信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
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近代
袁 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雞
以犬爲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爲重犬馬皆所以
養親也二說俱較集註爲優而漢疏於語氣尤愜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家宰
默而不言古註之說如此

先進章如用之即所謂如有用我者蓋夫子得時行
道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
中乃云用禮樂似當詳審

雪履齋筆記

第十三回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
由正斯亂神也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
邪魅也所以不語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于孟子蓋所語者既
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
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
不苟於此益歎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亦只言大概而已微子去之
伊尹放太甲於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記稱孟子長於詩書其讀詩也不以支辭辭不以辭
害志其讀書也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其所以長
也

漢末之文惟出師二表忠義憤盈洵足以繼伊尹訓
說命此外如魏武白敘離云言不由衷然筆勢自
是側儻高柔取鹿疏簡勁滑稽尤不易得若邯鄲
酒作孫叔敖碑以兩頭蛇爲枝百地又遣武餘典
恨不與義皇帝代同世等句塞灑都不成語只優
孟一歌較史記似勝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趨之與赴燈之蛾何異
閒庭僻徑爽日清宵有何不可寧耐政不知炎涼
二種畢竟受用安在陳簡齋詩云一涼恩到骨誦
其語頗使兩腋風生

齊家治國只是耐煩成佛作仙只是忍辱高明人不
能實証此地自不免客氣奔騰
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
然亦有姣好而俗者有醜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
之媿妍也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大軍次軍於九暮立營已畢行
儉更命徒高岡吏白土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徒
此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又餘眾歎服因問何

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母問我所以知也此事實出偶中行儉但知窪池之不可立營未必違科是夜之風雨也既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真不可窺測者觸類而長孫吳不過此法

疾病有非人力可為者宋顯仁后章氏兩目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請治其右報當不肯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一目存者可也后惕然起拜益后自肅中回會與欽宗善曰善先歸苟不迎君者皆吾目也道士固欲治之無益遂不治耳脫安常愈人

自不可廢
之病如神自患瘳疾終身不能愈彼又豈少治醫之方哉醫家有祝由一科雖涉荒唐然鬼神之理

顧禮之當以一廚直平日所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元桓發其廚後摘取而藏如舊還之給云未開禮之見失直直云妙道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馮元成曰世以長康為癡不知此正是海鷗賣勢戲弄桓元處長康本懷竟不能瞞元成于千載也曹操云本欲辱衡衡反辱孤此等處豈可莊語

相向
神仙傳每稱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平昔正心之力安能使其不偏有志於長生冲舉者患其欲邪須有那移安置之法子與氏之所謂集義是也

昌黎與大顛三書真偽之辨紛紜然道無凝滯行無繫縛苟無所戀着則山林閒寂與城隍無異等語似非他人廣康蘇子瞻與佛印東僕不知大顛何如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真偽直可置而不論

張祐孫勳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勳討不及祐業已善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體外風吹前

第十三回

波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大有後鶴摩空之概郭祥正鳥飛不盡暮天碧未失豪壯本色而子瞻直許其三分應是未見廊下墨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獲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龍遊山又名互父山又名澤心山一山而其名七全華楊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有金山其一也

我眉山白趾祖頂為七十里過子岱宗三十里孤絕高寒已逼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巖一名勝峰普賢大士所居

范蔚宗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註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志直濟自樂之境者未能達解譬之感起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蕩作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何關人力思索

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毀有譽刪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這邊推去那邊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能也其間分數之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但就百年以內詳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殊兩畸重

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九乃折為二語曰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

世自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遜世上有獨寤寐言永矢勿諼之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幾于俯仰踴躍到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

大風決旬極穢七晝夜長年苦于守候今日遂衝浪側帆而去念此七尺幾危于蛟宮羅窟歷可指數徒以一飽無時遂成往來熟路東坡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出歸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塵供閉

第十三回

戶肯將青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誑語也首力技有常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墜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揚慈湖先生偶因盜園蔬者詢守僕何道以防之守僕余姓者曰須拚少分與盜乃可先生遂釋然曰吾師也青是體物之仁余是處物之智因時而施更有何事若我

註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兼取禮樂容節不但以中皮為善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故孔子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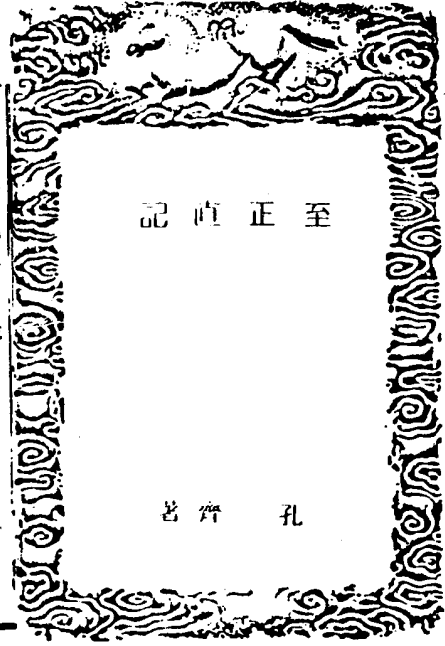
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為射不同科言古者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此說甚異此下原本闕

又云取蝙蝠倒掛曬乾和官桂薰陸香燒之辟蚊除家熱事親曰巳丑卯辰日祀竈以豬首吉五月朔日不宜出錢財夏至淘井可去瘟疫五日取蝦蟆曬乾瘞發早男左女右臂上掛帶勿令知之立愈此條又云上疑有闕文原

禮儀志曰夏至浚井能改水朱索縛柳杞桃結印為門戶飾可止

第十三回

第十三回



至正直記

孔齊著

靜齋至正直記遺編目錄

卷之一

| | |
|---------------------------|-------|
| 上都避暑 | 文宗潛邸 |
| 周王妃 | 古雅 |
| 酸齋樂府 | 食廬夫妻 |
| 文山審音 | 中原雅音 |
| 羅太無高節 <small>故宋宦官</small> | 情兒惜食 |
| 富州奇聞 | 徐州奇聞 |
| 戲婚 | 防微杜漸 |
| 至正直記目錄 | |
| 脫歡報庭 | 脫歡惡妻 |
| 袁氏報庭 | 古陽關 |
| 館賓談論 | 僧道之患 |
| 瑩慕建庵 | 米元章畫史 |
| 婦女出遊 | 子孫昌盛 |
| 兄弟異居 | 忠卿陰德 |
| 陰德之報 | 徑寸明珠 |
| 松雪遺事 | 雲巖主言 |
| 子母相闢 | 石枕蘭亭 |

至正直記

一五八三

| | |
|--------|-------|
| 張員居書法 | 趙廉樂府 |
| 脫脫還桃 | 王黃華翰墨 |
| 矮松詩 | 神童詩 |
| 王氏奇童 | 止筋 |
| 薩都刺 | 松江布花 |
| 宋祥 | 集慶官紗 |
| 銅錢牌 | 楮幣之患 |
| 國朝文典 | 我雁 |
| 歐陽龍遇 | 歐陽夢馬 |
| 至正直記目錄 | |
| 議立東宮 | 地理之應 |
| 漁人致富 | 謝庄地理 |
| 深陽新河 | 善權寺地勢 |
| 芳村祖墓 | 子弟三不幸 |
| 人家三不幸 | 子弟居室 |
| 生子自乳 | 婚姻正論 |
| 寡婦居處 | 年老苦婢妾 |
| 婢妾之戒 | 要好看三字 |
| 棺槨之制 | |
| 卷之二 | |
| 別業著書 | 詩重篇名 |
| 鐵板尙書 | 筆品 |
| 墨品 | 白鹿紙 |
| 龍尾石 | 鄉中風俗 |
| 石假山 | 寓鄞東湖 |
| 卜居近水 | 江浙可居 |
| 淮南可居 | 客位稍遠 |
| 祭祖庵廟 | 浙西諺 |

至正直記目錄

三

| | |
|--------|----------|
| 李藻 | 鄭氏義門 |
| 商紂之惡 | 警塔俗諺 |
| 皮襖權坐 | 婢妾命名 |
| 橙木 | 橙木 |
| 五子最惡 | 天道好還 |
| 美德尙儉 | 人生從儉 |
| 員妾可謹 | 壯年置妾 |
| 娶妾街墓 | 又 |
| 脫歡無嗣 | 婢妾察情 |
| 屠割報應 | 希元報應 |
| 金陵二屠 | 郵縣侏儒 |
| 不葬父母 | 妻死不葬 |
| 畫蘭 | 學書法 |
| 鮮于困學書法 | 松雪家傳書法 |
| 魚魷作節 | 冀國公論書法書法 |
| 裁翦石刻 | 收貯古刻 |
| 江西學館 | 文章設問 |
| 學文讀孟 | 梁棟題茶 |
| 至正直記目錄 | |
| 鸚鵡詩 | 鸚鵡曲 |
| 廣德鄉司 | 不惜衣食 |
| 結交勝己 | 成人在勤 |
| 家法典廢 | 秤斗不平 |
| 浙西風俗 | 婦人不嫁爲節 |
| 尋常侍奉 | 楮扇偽物 |
| 外戚之患 | 古之賢母 |
| 蔣氏嫡賢 | 十六字銘 |
| 和睦宗族 | 遺山奇虎 |

烹雞法

見物賦形

生菜菜

祖宗之法

宋末家民

宋末叛臣

浙東辟地

饒州御土

喫素看經

卷之三

景明好事

學官香鼎

張景論解

老儒遺文

怒可蘭亭

不食糟辣

至正直記目錄

五 朝雅室叢書

喜嘆山嶺

不嫁異俗

婢不配僕

僕斷端謹

友畏江西

深惡游惰

衣服尙儉

月飲大雨詞

平江識語

應扇開向

談肉味

朱氏所短

朱氏所長

首飾用翠

虞邵庵論

新人舊馬

勢不可倚

豪僧誘鳳

富戶避籍

世祖一統

好食雞

戒園雞

不畜母雞

不置牝牡

食必先家長

出家人心

家出硬漢

萬頃良田

日進千文

僕主之分

書留邊欄

八字聖諱

乞丐不置婢僕

蜈蚣毒肉

奸僧見殺

黃華小莊

至正直記目錄

朝雅室叢書

山陽之薪

宣城木瓜

蘆把磨石

瑪瑙綽絲

經史承襲

美五金同

靈壁石

曼碩題雁

古錢

沙魚胎生

鄧南山名

銅棺山草

半兩錢

學士帽

艾蒸餅

先賢之後

西川道者

鄉中大家

深陽父老

高昌僕哲

紫蘇薄荷

出納財貨

鮮于伯機

卷之四

江古心

四民世業

箭葉鋪襖

山中茅葉

翰林識語

免無雄

黔縣老民

董桐碧云

真置玩器

董生遇關

至正直記目錄

七 朝雅室叢書

月中影

陽起石

村館先生

元章畫梅

古今無匹

無錫識石

雞卵熟栗

江西雜生

義興邵億

蘭艾不同根

江湖術者

戴丞相破題

宋鏡金器

宋迎酒杯

故宋剔紅

醋香吸髓

巴豆黃連

山中私議

至正直記目錄

朝雅室叢書

種竹之法

製藥當謹

草藥療病

季弟患疾

墮胎當謹

服藥關防

五苓散

滾痰丸

平陽叔璣

上虞仁壽

先君教論

先師德輝

建康儒學

衢州學廟

太平路學

克誠竊食

種蘭之法

邵永年

至正直記目錄

八 朝雅室叢書

平江築城

大興土木

錢唐張炎

茅山水澗

蒼蠅變黑

海濱蚶田

浙西水旱

磨鏡透閩

自稱和靖後

詩聯對句

園丁棕絲

鄧人虛詐

敬仁祭酒

乙酉取士

四明厚齋

伯長九字

石蓮

金陵李恆

推人五行

無土不成人

字譜

天賜歸賜

蕭軒講學

維揚憲吏

江南富戶

溧陽富民

文益棄母

審器不足珍

鹹物患人

漳州香花

溧陽昏鴉

減鐵爲佩

靜物致壽

鍾山王氣

吳鐸中丞

水向西流

至正直記目錄

朝雅室叢書

靜齋類彙引

昔司馬子長搜羅舊典推拾前作史記百三十篇而滑稽一傳不以小說家而遺之耳其序曰譚言微中亦可解紛噫此其意可知矣余恬于世味惟好流覽一日過別業得是編于鄉塾學究家按其書蓋至正間舊物歷世綿遠已不免有模糊脫漏之患因搆蹠就而讀之乃知是公本洙泗苗裔而流寓平陵家世奕葉簪纓非編配白屋之比顧其時丁勝國末造兵燹蟬與人無甯字于崎嶇避地之際備得人情物態之詳筆諸簡牘久而成編雖其文未雅馴而持已處家之方貽謀燕翼之訓醇醞乎有當乎道誠舉而體諸身心見諸行事即進而亟于古人不難余故喜而手錄焉且為訂其舛謬以俟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嗟乎鴻謨寶訓非不足誘人于善而感悟之速不若目前近效為有徵金科玉條非不足禁人于惡而警懼之深不若世人報應為可信詩曰楊園之道猗于畝邱茲因余欲持行之心蓋亦解齋氏垂示之心也不揣蕪庸敬揭其大指于簡端不識知道者以為然否時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甲子歸有光跋

至正直記卷一

而咸編雖其文未雅馴而持已處家之方貽謀燕翼之訓醇醞乎有當乎道誠舉而體諸身心見諸行事即進而亟于古人不難余故喜而手錄焉且為訂其舛謬以俟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嗟乎鴻謨寶訓非不足誘人于善而感悟之速不若目前近效為有徵金科玉條非不足禁人于惡而警懼之深不若世人報應為可信詩曰楊園之道猗于畝邱茲因余欲持行之心蓋亦解齋氏垂示之心也不揣蕪庸敬揭其大指于簡端不識知道者以為然否時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甲子歸有光跋

明父字退之曾補建康書吏

至正直記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一

元 關里外史行素著

雜記直筆

雜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為後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為傳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備觀省未暇定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時寓鄆之東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

至正直記卷一

國朝每歲四月駕幸上都避暑為故事至重九還大都蓋劉太保當時建此說以上都馬幾多一也以威鎮朔漠二也以事驚知勤勞三也還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當時所戴舊冠等比今樣頗大蓋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水草野之地地極高其寒去大都一千里相傳劉太保還都時因地有龍池不能乾涸乃奏世祖借地於龍帝從之是夜三更雷震龍已飛上矣明日以上築成基至今存焉亂後車駕免幸開宮殿已為寇所焚燬上都千里皆紅冠穉僮龍鳳年號亦豈非妖耶

文宗皇帝

文宗皇帝嘗潛邸金陵後入登大位不四五年而崩專尚文學如虞伯生諸翰林時雲龍眷一時文物之盛君臣相得當代無比因有以今上皇帝非其子卓詔伯生幾至禍以意出內殿且曰免罪後奉詔出文宗神主詔未出而太廟墮石已墜碎碧玉神主矣豈謂聖語不應天而何又聞今上潛邸遠方時經過某郡見一山比秀但一岑不雅聖意偶欲去之後思其山合畫工圖以

至正直記卷一

進復見此一峯用筆抹去未幾雷已擊削此真筆矣非天人而何文宗尚文博雅一時文物之盛過于今日但縱恣權燕帖未浮亂宮中且挾微先帝后為其人倫大喪造龍翔寺以無用畧而費有限之膏血不思憐恥之苦而縱奢侈之非觀今上儉素殊權臣則相去大遠矣

周王妃

文宗后嘗推殺周王妃於燒羊火坑中正今上太后也文后性淫帝崩後亦數墮胎臨醜貽恥天下後貶死於西土宜矣

古雁

國朝翰林盛時趙松雪諸公在焉一時詩僧亦與坐末客有以古雁圖求跋者諸公咸命此僧先賦詩僧即援筆題云去年來年又年帛書曾動漢諸賢雨暗夜花愁晚清露香菰米樂秋田影離莫北月橫寒豈斷衡陽霜滿天人于里復萬里塵世網羅空自懸諸公稱賞即以詩授客去

酸齋樂府

北庭貫雲石酸齋善今樂府清新俊逸為時所稱嘗赴所親某官燕時正立存座客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齋即題云

至正直記卷一

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熟土牛兒裁將春到也滿座皆絕倒蓋是一時之捷才亦氣運所至人物孕靈如此生平所賦甚多特舉其一而記之云

龔臚夫妻

宋末金陵一小金鑿官之妻有艷色好出游一日郡守作燕會其僚屬之妻此婦預焉邀者至欣然登橋但覺

肩者甚急家僕失後及下橋乃倡家也其僕至郡守家不見所在奔告其子白于守追捕已無及矣蓋倡人數見此婦之黠設計也久乘此機而陷之連夜登舟往他郡致歌舞使之嫖客以取錢婦鬱鬱不樂每為倡人所鞭撻後恐事覺乃斃于大官人爲妾至杭州守而小官適爲杭通判因會飲見供其有機幣食未既而泣下守問其故曰此味絕似先妻所治者感而泣焉守問其婦何在曰昔因赴燕中途失之已二載矣守入問其妾即通判之妻也出曰汝妻在此幸無孕當復還遂相見而

至正直記卷一

四 粵雅堂藏書

冠言及前事夫婦如初噫婦人教令不出閉門豈有赴燕出游者乎且好游豔色謂之不祥發願無禮而不能其家故有失妻之禍其婦恃色而不能安其室故有失身之辱世之好色縱游者當以是而觀之

文山審音

國初宋丞相文山被執至燕京聞軍中之歌阿刺來者驚而問曰此何聲也眾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黃鐘之音也南人不復與矣蓋音雄偉壯麗渾然若出于囊至正以後此音泯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尚南曲齊耶大元強之類皆宋衰之音也

中原雅音

北方聲音端正謂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處是也南方風氣不同聲音亦異至于讀書字樣皆訛輕重開合亦不辨所謂不及中原遠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羅太無高節

羅太無錢唐人故宋宦官也侍三宮入京後以疾得賜外居閉門絕人事處一室甚潔夏則設廣帷起臥飲食

至正直記卷一

四 粵雅堂藏書

皆在焉旁有小娃竈一几一設酒注大小三盞學六遇故人至則啓關納之必問膳否否則留過午度路程遠近使從卒輩引去至酒畢復候爲期以客之多寡用注之大小酒不過三行果脯惟見在易辦者各雖多不過五六人也好讀書史善識天文地理術藝武夷杜本伯原嘗私問之多所指教因得其秘略云時乃姪官至司徒亦宦者也權勢正炎凡貴近公卿莫不候謁諛附適遇歲朝司徒者自內請謁太無太無掩門不納司徒稱名大呼以首觸扇從官借至者動以百騎驚惶失色俄太無于戶內呼司徒名款扉之曰你阿叔病要靜坐

你何故只要來惱我使受得你幾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對你說莫要如此只不依我阿叔莫顧我你你若敬我時對太后宮裏明白奏我老且病頹乞骸骨歸鄉若放我歸杭州便是救我司徒于是特奏可其請太無以所積金帛玩好皆散與隣坊故人無遺惟存書籍數千部束于車後轡上嗚其姪司徒曰我不可靠你你亦不可靠勢至于再三乃登車出齊化門仰視而笑曰齊化門從此別矣我再不復相見

至正直記卷一

六 粵雅堂藏書

你矣遂到杭逾年病卒司徒者不遵乃叔父之訓弄權不已後以賍受湖州人舊土坐罪流遠方卒而太無乃得終于鄉里云泰定間事也偶因親友林叔大提舉言及此可謂有先識者遂記其略如此至正丁酉冬十一月也杭州七寶山乃羅司徒所見者

惜兒惜食

前輩云惜兒惜食痴子痛教此言雖淺可謂至當至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亦同

富州奇聞

先人嘗言爲富州幕官時聞一事甚異市民某家道頗從容以販貨爲業惟一妻一女民暮出朝還女年及笄未嫁忽覺有娠父疑之詢其母及女皆曰無他事不知何以得此問其鄰亦曰此女無外事疑不能解問之官驗其得孕之由乃知彼日父母交合時女在榻後聞其淫聲聲狀不覺情動少頃其母溺于盆女亦隨起溺之同一器也遺氣隨感逆上成胎其異遂釋所以內外不共淫浴不同固淵古人立法蓋亦有深意焉

徐州奇聞

至正直記卷一

七 粵雅堂藏書

深陽同知州事唐兀那懷至正甲申歲嘗與予言一事亦可怪徐州村民一妻一妹家貧與人代當軍役一日見其妹有孕詢究其事不能明欲殺其妻與妹媾媾至曰我等近居惟一壁耳終歲未嘗見其他也考其得胎之由乃兄嘗早行時與妻交合而出妹適來伴其嫂嫂偶言及淫狎之事投於姑之身作男子狀因相感遺氣成孕也噫防微杜漸之道可不謹乎又聞老人言凡室女與男子同浴器者則乳色變起此又不可不知也

戲婚

嘗聞某處富家兒妹同居兄生一女妹生一子偶同庚自幼父母戲之曰當爲夫婦既長各異居以生事不齊遂渝盟乳母每戲女曰小官人意欲望爾不敢來也女始則怒之久而情動不復怒也一日別有人來議婚女聞之不樂乳母即語之曰小官人今夜欲來如何女許之滅燭以待自是相通每以金帛相遺凡五月覺有娠父母責之女曰一時所爲悔之何及乃姑之子小官人也因誅之官迫其子勘之不服鞭楚不勝苦遂枉受刑既歸日夜號泣父母怒曰爾自犯刑何泣之有其子曰

至正直記卷一

七 粵雅堂藏書

某已受刑矣因念未嘗爲此事枉受其屈所以痛恨終身也父母察之始得其情狀乃乳母之子假託其姑之子也復訴于廉訪司杖殺其乳母于市夫年幼議婦古人所戒况戲言乎所以辱家敗俗皆世之不學無術庸碌之輩所致爾

防微杜漸

或人家以愛女之故不能防微杜漸縱令乳媪之子女往來必爲亂家之患有識之男子必當絕之于始慎勿使婦人姑息傷大義也

脫歡報應

我國家脫歡大夫之父初至建康宋都統某官備禮迎降欵饋甚厚蓋欲免患也及延至私第鋪設俱具極整且子女玉帛靡不耀目脫歡父遂起貪心復入其罪而有之都統首死其家人奴僕尙不服夜半相殺咸以兵法治之六十餘年脫歡大夫惟一子一女其妻悍暴不能制脫歡畏之一日招塔名曰虎舍者又貪鄙不仁嘗侮其親子子蓋妾所生也脫歡卒其妻逐其子并婦以塔立爲嗣凡家產田宅盡爲塔有奴林總管自每

至正直記卷一

九 粵雅堂藏書

懷不平乃扶其子名慶舍者訴之官官諭之不伏遂各執兵器相衛久不能解以致内外交兵虎舍盡擄家財妻孥近慶舍始主其業則已蕩廢矣故老皆言却與殺都統時相似此報應之不偶然也

脫歡惡妻

脫歡母王氏廣德長樂村人爲兵官所掠見有姿色端重不敢犯遂獻與總兵官即脫歡父也於是擇日行婚禮後生脫歡脫歡生庶子慶舍脫歡之妻既逐其子并婦復以婦配驅奴之無妻者婦曰我大夫之子婦也義

至正直記

卷一

不受辱如曰我奴也娘子是主人也我不敢受各相拒久之脫歡之妻痛其婦及奴且命之曰弗從吾言有死而已于是追婦與奴因於一室令其成配却于窗隙中窺之驗其奸汚之狀然後釋其罪噫脫歡惡人也生不制其妻死後受汚辱爲百世之恨可謂愚矣向使知其妻之悍既不禮其夫又欲殺其子惡醜彰露悔慙然則當決意去之以絕後患何其愚之甚也直至狼籍如此死有痛恨哀哉

袁氏報應

四明袁知府嘗因官籍陸氏家財悉爲己有後無嗣袁陸氏子既長嘗受所分之物見銀盤背有陸氏祖名氏報應如此吾聞之早悅習之云

古陽關

常見和林志所載晉王大幹耳朶赤納里一千里西北至鐵門一萬里其門石壁凌雲上有鐫字曰古陽關有題青門引其詞云憑雁昔遣化蝶步遠家遠夜永希然已到稚子歡呼細君迎逐拭去故袍塵附問我假使萬里封侯何如歸早時運且宜斟酌官名功名是求非道靖節田園子真巖谷好記古人真樂此言真可取被

至正直記卷一

九 粵雅堂藏書

臨斯恍然驚覺起來時欲語無人賦與黃沙衰草不知何人作也

館賓談論

脫歡大夫在建康時有一館賓早起聞堂上有人聲意謂大夫與僚佐也久而視之但見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恐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災或云其家亦有未當死者一云付之脫歡言詎不見館賓惟疑其主將有禍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脫歡出門忽有訟者訴某

至正直記

卷一

處巨室豪橫害民因受狀追問後沒入其家皆杖配遠方乃知豪民惡貫滿盈神人共怒者也邇年館賓復至大夫問其故始言及其所見云

僧道之患

宋淳熙中南豐黃光大行甫所編積善錄云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之不可入倉廩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穀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爲亂行者此足爲確論予嘗見溧陽至正開新昌村房姓者素家于里學建庵命僧主之後其婦女皆通于僧惡醜萬狀貽恥鄉黨蓋世俗信浮屠教度僧爲義子往往皆稱義父義母兄弟姊妹之屬所以情熟易狎漸起口心未有不爲汚亂者或婦女輩始無邪僻之念則僧爲異姓久而本然之惡呈露亦終爲之誘矣浙東西大家至今墳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歲時往復至于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矣戒之戒之

榮墓建庵

予嘗謂榮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寢之東不必重造也但造舍與佃客所居作看守計足矣至如梵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類皆不宜此于風水休咎有關係慎勿爲之可也

至正直記卷一

九 粵雅堂藏書

雲巖至言

宋末於潛吳度身之所編益載有云雲巖洪濤爲浙西常平使者節齋趙公判平江府一日招洪家眷燕集洪力辭之余問其故洪答曰富貴之家姬妾之盛珠翠綺繡之繁豐樂備饌之侈何可當也吾家先君嘗負顯于朝而始終一儒素今家人輩皆山中人一則必貽譏笑而懷慚耻一則必生欣慕而思效學無益也明言累輩

皆山中人素無身裝首飾不曾出眾不敢前飾齋亦不敢強此至誠之言也

婦女出遊

人家往往習染不美者皆由出遊于外與婦容燕集習以成風始則見不美者謂之終則效之嘗記至正甲申春繼娘自杭歸其姻黨那懷者為溧陽同知州事因好會家眷燕聚適親友宣城貢清之有源為教授假居南軒妻妹亦與席惟先妣及家人輩不得已略相見即托疾不出明日各家再會作回席之意先妣及家人輩亦

至正直記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堅辭不赴且曰前日之會在我家尚不樂終席今日豈可出遊起宴耶自是燕集者數以致外議紛紛漸起變夷之謂則家人輩幸而免也向使我不以家法自拘先妣不以先人所言是戒鮮不為此曹所陷也蓋同知之妻嫂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

米元章畫史

米元章畫史云翎毛之倫非雅玩故不錄又云東丹王胡瓊善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齊屋清玩又云古之圖畫無非勸戒令人撰明皇幸蜀無非警勵吳王避易重屏列開徒動人侈心又云蘇木為軸石灰湯轉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臭氣又云花草至于士女翎毛真游戲不入清玩

兄弟異居

人家兄弟異居者此不得已也婦女相見亦不可數或歲首一會春秋祭祀家廟各一會一歲之中不過三次可也蓋慶賀弔問非婦人之事嘗見浙西富家兄弟有異居數十里婦女輩不時往復以為游戲之常至于夜從過三更歸或致暗昧奸盜不可測此當與宋末俞糜

失妻事並觀之

子孫昌盛

世之欲子孫昌盛者莫若積陰德最要緊然積陰德者必以孝為第一善前代之事載諸傳記者甚詳嘗觀論俗編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獨坤之論斷以兩必字言之以其效之必應也而獨于坤卦者以坤屬陰一元之善在坤為陰德也所謂餘者言其殃慶及子孫也此應知縣後之言也

陰德之報

宋四明史氏祖甚微為郡杖直之卒每有陰德及人好善三世生浩南渡後拜相贈越王越王生彌遠又拜相贈衛王從子嵩之又拜相子孫數千人至今富盛不絕皆陰德之報也國朝真定史氏在女真氏有陰德及于鄉後生孫拜相封王國朝宣城南湖貢氏相嘗依吳房齋之門屢有陰德略且孝義略以一微事言之有婢與僕私通竊財而遁中途為僕所後蓋其意在得財也婢追不及後返至南湖恐事覺自投水死貞適見而止之曰汝宜急歸吾弗言也婢得免死其餘陰德尚多如此者後生士將自號南湖又有陰德以子貴贈秘監之官翰林學士奎字仲章是其子也孫師泰字泰甫亦登顯官自平江太守今為戶部尚書諸孫仕者尚多

至正直記卷一

五 粵雅堂叢書

忠卿陰德

族祖元敬字忠卿有陰德及于福建之民君子若孫肯仕福建之地今湖內世川自福建肅政廉訪司經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是其孫也世居金陵又先祖約齋府君晚年自來安縣渡龍灣江至金陵正值北兵南侵人民

離散之際凡有可以為眾人救者爾自給不足而分與之蓋出於祖妣太安人朱氏之助未幾北兵取金陵騎四出俘掠太繁府君上書諫軍門請示不殺以取信于民時左丞相伯顏大服印挂在儒籍者悉安之由是活者甚眾吾家五世無常居至先人始寓盛寓溧陽修德如先祖後至子孫享用皆祖考之功也子孫當知之為終身之訓

松雪遺事

錢唐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雪之門松雪深愛之蓋謂其效奔走之時使令且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婦女頗不潔蓋杭人常習也所藏王右軍龍藏帖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為妙品張外史每戲之一日賦詩以贈之有云家藏逸少龍藏字門繁龜蒙放鴨船世以鳴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錢唐訪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時景修數相過每舉松雪遺事助笑談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紙界畫十三行行數十字字各不等問景修曰爾謂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虧你尋思惜太過耳乃臨洛神賦界式也一日又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兩端各有小竅體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線一縷至扣于兩竅而以石令人滌淨扶立矣久之清風颭至其聲如琴即命名曰風簾他日歸雲川當易以細絲縷上之為小齋前松下之翫景修曰此是前人為之而相公見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參造化之巧如此若豈凡俗之所能擬其萬一哉但亦愛錢寫字必得錢然後樂為之書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曰兩居士在門前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士

松雪遺事

至正直記卷一

六 粵雅堂叢書

錢唐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雪之門松雪深愛之蓋謂其效奔走之時使令且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婦女頗不潔蓋杭人常習也所藏王右軍龍藏帖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為妙品張外史每戲之一日賦詩以贈之有云家藏逸少龍藏字門繁龜蒙放鴨船世以鳴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錢唐訪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時景修數相過每舉松雪遺事助笑談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紙界畫十三行行數十字字各不等問景修曰爾謂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虧你尋思惜太過耳乃臨洛神賦界式也一日又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兩端各有小竅體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線一縷至扣于兩竅而以石令人滌淨扶立矣久之清風颭至其聲如琴即命名曰風簾他日歸雲川當易以細絲縷上之為小齋前松下之翫景修曰此是前人為之而相公見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參造化之巧如此若豈凡俗之所能擬其萬一哉但亦愛錢寫字必得錢然後樂為之書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曰兩居士在門前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士

士邪簡樣吃素食的風頭中甚盛也稱居士管夫人開之自內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錢買得物事喫松雪猶愀然不樂少頃二道者入謁能袖攜出鈔十錠曰送相公作潤筆之資有庵記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書松雪大呼曰將茶來與居士喫即歡笑逾時而去蓋松雪公入國朝後田產頗廢家事甚貧所以往往有人饋送錢米者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書然亦未嘗以他事求錢耳

徑寸明珠

近聞前代常有以徑寸明珠進御者一宦官見之即求賄賂其人不從宦官遂取絲絡懸珠于梁焚乳香薰之須臾珠即化為水其人失色宦官曰爾獨不能識寶耳此非明珠也乃猿對月疑視久墮淚含月華結成者也其人慚悟而去

子母相闕

嘗見先妣在城南時齊在芳村月或三省或再召焉每至時先妣倚門見之必喜曰我一思汝即來我前若是不知其幾番也今日思之痛哉痛哉觀棠陰比事有子

至正直記卷一

本

母牛以血澀骨相漸者其天理蓋可見又聞昔人採薪歸倦假寐破窗中忽夢如雷震遂覺歸而母疾思兒不能至遂嚙指出血其相關如此之重也世之不孝於母者是誠禽獸之不若也

石枕蘭亭

三衢葉文可君章居錢唐善騎射嘗遊于諸老友周本心陳恕杜清碧之門頗知典故禮法乃兄肅可學國語為蒙古長史娶蒙古氏與子交有年嘗云朱季小字蘭亭南渡前未之有也蓋因買秋登得一砥砭石枕光瑩

至正直記

卷一

可愛買秋登欲刻蘭亭人皆難之忽一鐫者曰吾能鐫其字法縮成小本體製規模富令其在買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本而小耳缺損處皆全亦神乎技也今所傳于世者又此刻之諸孫也世亦稱玉枕蘭亭云至正壬午春三月為子論及如此乃知小本之源也此說蓋得之宋明仲教授其乃翁嘗登覽之門行醫親見其刻此枕得預此慶宴云

張貞居書法

錢唐張貞居善書法初學趙松雪及唐皇元宗王先生

至正直記卷一

九

碑松雪每稱之曰某之後書碑文者計范德機吳子善張伯雨此三人耳後得黃庭古本臨寫不肯釋手深得其筆法晚年字體加勁勁者謂其脫去帶肉止刺瘦筋已至妙處了嘗為子論書法且云用筆不可多帶水墨當以毫端染墨作字乾則可米聖切不可用力按開毫端使不好也凡退筆雖禿之毫皆潔淨如未嘗濡墨者蓋老趙寫字必連染三五管筆信宿然後書之

趙巖樂府

長沙趙巖字魯瞻居深陽與公南仲承相之裔也遇魯王嘗在大長公主宮中應百立賦八首七言律詩宮詞公主賞賜甚盛出門凡金銀器皿皆碎而分惠宮中從者及寒士後遭謫遠居江南嘗又于北門李氏園亭小飲時有粉蝶十二枚戲舞前座客請賦今樂府即席成普天樂前聯喜春來四句云琉璃殿暖香浮細翡翠簾深捲燕遲夕陽芳草小亭西問細履見十二箇粉蝶兒飛新曲引一箇戀花心一箇捲春愁一箇翩翩粉翅一箇亂點羅衣一箇掠草飛一箇穿簾戲一箇趕過楊花西園裏睡一箇與游人步步相隨一箇拍散晚

烟一箇貪歡嫩蕊那一箇與祝英臺夢裏為期普天樂止十一句今却賦十一箇末句結得甚工便如作文字神換處不過如此也後將醉後可頃刻賦詩百篇有丁仲容之才思時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日飲酒醉而病死遺竹歸長沙

脫脫選桃

太師馬札兒為小官時嘗賃屋以居居有桃樹未實至熟時脫脫尙幼一日盡采以貯小篋太師歸思問曰此桃何在脫脫曰嘗時賃屋時未嘗言及此也當還其主太師深喜之所以他日亦拜相為太師云

王黃華翰墨

王黃華翰墨名于女真時人擬之蘇東坡得之者頗珍重其價至元戊寅夏在滌上時子見一伶人來自中原得一詞云釣魚船上謝三娘雙鬢已蒼蒼衣未必清黃不有換金章汀草外浦花旁靜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字體瘦勁不口北方遺口口初無書法至正己亥秋又見浙東帥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黃華紙上所書大字字體頗類小采之飄逸與向之所

知松詩

觀山谷賸所寫不同未知孰是

神童詩

脫脫丞相當朝時有神童來謁能詩年纔數歲令賦擔詩即成絕句云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當蓋諷丞相也

王氏奇童

溧陽葛渚王氏崛起富民也至正庚寅開其孫年六歲能寫文字時知州把古者令見之果能書徑尺者亦曰異哉但不能詩耳又解記誦詩文如數歲者

止筋

宋李太族設席几案則必用筋瓶查斗或銀或漆木為之以筋置瓶中過人座則僕者移授客人人有止筋狀類筆架而小高廣寸許上刻二半月彎以置筋瓶墜于几而有污也以銅為之

至正直記卷一

薩都刺

京口薩都刺字天錫本朱氏子官為西域回人善咏物賦詩如鏡中燈云夜半金星犯太陰混堂云一笑相過裸形國鶴骨笛云西風吹下九皋音之類頗多工巧金陵謝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作家風韻且調低議者不取也

松江花布

近時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軸院畫或蘆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國而吳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蓋印也青久浣亦不脫嘗為舞棚之類

宋絳

宋代絳絲作猶今日絳絲也花樣顏色一般之兩深淺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織御容者亦知之但著色之妙未及耳凡絳絲亦有數種有成幅金花絳者為上有折枝花者次之有數品顏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畫絳絲上有暗花亦無奇妙處但繁華細密過之終不及絳絲作也得之者已足寶玩

集慶官紗

至正直記卷一

集慶官紗諸處所無雖杭人多慧猶不能效之但潤處三尺大數以上襪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淨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

銅錢牌

宋季銅錢牌或長老寸有奇闊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質文曰壹伯之等之類頗有小窳貫以致遠最便於民近有人收以為鑄匙牌者亦罕得矣

楮幣之患

楮幣之患起于宋季曾子交子之類以對貨物如今人開店鋪私立紙票也豈能久乎至正壬辰天下大亂鈔法頗艱矣已又艱隘至于乙未年將絕于用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熾不爛之說觀音鈔摘不成畫不就如觀音美貌也畫者如畫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熾不爛者如碎絮筋查也丙申絕不用交易唯用銅錢耳錢之弊亦甚官便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四十文吳越各不同至于湖州嘉興每貫仍舊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今四明漕至六十文所以法不歸一民不能便也且錢之小者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予嘗私議用三等金銀皆作小錠分為二等類以精好者鑄成而鑿幾兩重字旁鑿監造官吏上人名背鑿每印縣名上至五十兩下至一兩重第三等鑄銅錢止如崇甯富二文大元通寶富十文二樣條細錢除五銖半兩貨泉等不可毀存古外唐宋諸細錢並用毀之所鑄錢文曰大元通寶背文書某甲子字如大定背上卯酉字是也凡物似高者用金次用銀下用錢錢不過二錠蓋一百貫也銀

至正直記卷一

至正直記卷一

不過五十兩金不過十兩每金一兩重准銀十兩銀一兩准錢幾百文必公議銅價工本輕重定為則例可也如此則天下通行無阻滯亦無偽造者縱使作偽須金銀之精好錢之得式又何患焉近趙子威太守亦言之頗詳其法與此小異耳

國朝文典

大元國朝文典有和林志 至元新格 國朝典章 大元通制 至正條格 皇朝經世大典 大一統志 平宋錄 大元一統紀略 元真使交錄 國朝文

至正直記卷一

類 皇元風雅 國初國信使交通書 后妃名臣錄 名臣事略 錢唐遺事 十八史略 後至元事

風憲宏綱 成憲綱要 趙松雪元復初劉素履楊通 徽姚牧庵盧疎齋徐容齋王肯堂王汲郡等三王袁伯

長虞伯生楊堯碩歐陽圭齋馬伯庸黃晉卿諸公文集 江浙延祐百科程文 至正辛巳復科經文 及諸

野史小錄至于今隱士高人漫錄日記皆為異日史館 之用不可闕也中開惟和林交信二書世不多見吾藏

和林朱氏有交信三四書未知近日存否今壬辰亂後 日記略吾所見聞所書也凡近事之有禍福利害可為

戒者日舉以訓子弟說一過使其易曉易見也猶勝于 說古人事如好盜之源及人家招禍之始與夫貪之患

利之害某人勤儉而致富某人怠惰而致貧擇其事之 顯者逐一訓導之縱不能全是亦可知警而減半為非

也先人每舉歷仕時所見人家之致興廢陰德報應及 經新過盜賊奸詐之由逐一訓誨子弟使之知警有是

病者首察之無是患者加謹之其拳拳乎子孫訓戒如 此嗚呼痛哉

此嗚呼痛哉

此嗚呼痛哉

此嗚呼痛哉

此嗚呼痛哉

此嗚呼痛哉

義雁

梁陽同知州事保壽字慶長偉元人寓常州嘗陪所親
某人從車駕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
十餘里宿于帳房其生雁飛逐悲鳴于空中保壽及所
親皆傷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擲去
生雁隨而飛落轉悲呼若相問慰之狀久不能去其
人遂逐之時庚寅秋九月與子談及此已十年前事也
因思元遺山先生有雁塚詞正與此同乃知雁之有義
人所不及故諺云雁孤一世鶴孤三年鶴孤一週時所
以親迎真雁者豈無意乎

歐陽龍運

梁陽教授天台林夢正嘗為僧數十年而復還俗頗能
詩文游京師二十年始得是職一日出示許魯齋神道
碑版本乃歐陽玄奉勅撰者夢正時在京聞奉旨翰林
有德行者為文近臣以廣揚諸公奏再奉旨特以歐陽
玄文不妄作有德行且明經學當筆于是傳旨命玄撰
可見歐陽公為人得遇聖恩所眷亦平昔公議如此雖
延祐諸賢及天應名士未能為之直待歐陽公了此可
至正直記卷一

擬前宋文忠公也

歐陽夢馬

歐陽字元功號圭齋潯陽人幼夢天馬覺色大逾凡
馬數倍橫天而過繼而賦之延祐甲寅首科公以天馬
賦中第蓋當時所作也為人謙和好禮雖三尺童子請
問亦誠然嘗之作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代世俗諛
誕時人嘗有論云文法固廣揚黃諸公優于歐實事不
妄則歐過于諸公多矣

議立東宮

至正直記

朝廷議立東宮奉特旨命近臣召歐陽玄以老疾不至
天子特以御羅親書墨勅召之略云即日朝廷有大事
商議卿可勉為一行後不書名但呼元功而已聖眷之
重亘古莫有立即赴京就以御札裝成軸以榮之既
至特旨乘輿赴殿殿下其寵其榮國朝百年以來一人
而已后以可徒封之

地理之應

地理之應亦有可驗者若金陵之鍾阜龍蟠石城虎踞
真帝王之居也此漢末諸葛武侯之言必有得于地理
之形勢者自吳而至六朝皆常都之然舊都距秦淮十
八里迫倚覆舟山紫微之形也南唐新城在秦淮河上
即今之集慶府城也地勢不及六朝遼矣句容之三茆
山原自石頭山地理家謂了頭峯不尖所以只主黃
冠之流若夫 則為雙文筆峯必主出文章狀元了頭
俗呼為了角食狼陰陽者流以九星配山水者固不
足據然其有是形者主是應或可信矣梁陽兩山前地
脈一支迤邐直抵繁城又迤邐至紫雲山凡在此脈上
居住而得水汪洋回抱者大則富小則溫儉天應已已
早山東頑民欲引洮湖水灌漑恨此脈截斷巖間縱石
工築斷三五尺而巡檢中德與禁之不能止因大詞曰
此州里之地脈係屬麻羅馬鞭擊之雖移文州司
責頑民之罪已滅其所損矣山前一境自前代舊稱無
貧乏者皆地脈之應也幸賴申君不為深害然山間樹
木與夫脈上人家山是而日見消廢矣地理之驗豈偶
然哉此子之目擊耳聞而鄉人亦以此為痛恨

至正直記卷一

天

一漁人黃姓者初貧而母死于欠化于山山西角上
蓋捕魚為于此地者就瘞灰骨于石穴之下弗顧也後
街者相云此山山龍之精止處小結穴惜乎不深只主
小富耳自此捕魚獲利倍常時歲餘家計溫飽三載之
後日益遂佃吾家衙前城田數十畝為遊屋投棹之計
遂買巨舟二隻每歲終充貨大家運糧輸官倉之後得
錢十貫而致富云雁宅墟東都柘城柘城形如 路遠
湖聖村相夾一溝南北水貫迤流後人築土質其南俾
路直連兩墟凡在墟之近築處數十家三載必有一人
患腸氣而翻胃死者至正壬辰秋中湖聖頑民石姓者
作亂雁宅村民懼其不測因開土流通復為流湧自是
絕無翻胃者

湖莊地理

義與謝莊謝仲明者家于里而子女多患瘧疾至元戊
寅開湖陽財賦提舉司官王某者過之謂其家富者水
法好也蓋自五里外迂迴曲折而入直至于門然水口
太窄令壅上墩并去礮水別築橋于水流之外乃佳自
後果無瘧疾 王州 王洪判以蓋 王州 王洪判以蓋 王州 王洪判以蓋
深陽新河

至正直記卷一

三

深陽南門外宋末開河曰新河建橋曰新橋巷曰新巷
其地多產矮而驅者不知何故至國朝至順間始絕此
患新河出教場河轉橋南而東流也北門硯池巷入東
巷口戴姓者居舍所造不合式多曲折斜側之態常出
驅短如新河上者術士為其改造撤去斜側因遂絕其
患風水之說見于葬書者止言陰宅葬後所主吉凶未
嘗及此此蓋予目睹耳聞而不誣者故直書之以訓子
孫也予有陽宅六段錦甚妙可以無此患矣予家福賢
高宅蓋沈氏之故地先君加築而成者也初有離園于

前與沈氏園相接宛如逆水兜勢觀者咸以逆鬚魚龍目之言可人不可出也後漸撤此雖沈氏亦以小吝不復園障其園眼界太空明無關鎖意思家計不進日見消歇沈氏亦然蓋由函山地脈之繫傷龍翔莊舍之虎吼而致此耳風水之驗豈不信乎

善權寺地勢

荆溪善權寺地勢甚妙向山似覆鉢孟所以止出僧流形局之內左泉射後山有門處風吹常被盜訟至正庚寅春主僧繼祖西印江西人善地理因築土墻于左

至正直記卷一

善權寺地勢

臂之內又築石牆以塞其凹風且言門景太空敞亦築牆圍以關鎖寺遂無事寺有前賢讀書臺之地勢結穴為三天地人也寺得其地尚存天人耳西印與子贊嘗言金陵蔣山寺之巔可望西江遠來之水豈云小哉又言前輩士人多就名山妙處讀書蓋借其王氣而為靈變也是以往名山多名公讀書處 又聞鍾山有紫氣如烟縹緲可望而不可見真佳兆也

芳村祖墓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芳村外家祖墓宋季咸淳吳將仕公諱夏者葬焉頗陰福其子孫後別房貧者以左地佃于隣人取私租不顧禍福也子每言子內兄某子道當以已斂取之亦吝微利而不聽不三年西寇陷深陽犯蓮河溪芳村危急吳之子弟起兵禦之兵敗遇害者六人僕厮數十人攷其地理之禍非偶然也每居族中各殺一人其可畏如此由是家業大廢死亡破掠者相繼不已若三載之前墳前未動土時紅寇嘗過芳村至再三亦無被害者亂後反得財物其勢尤張此地理之不可無也

至正直記卷一

善權寺地勢

子弟三不幸

人家子弟有三不幸處富貴而不習詩禮一不幸也內無嚴父兄外無賢師友二不幸也早年喪父而無賢母以訓之三不幸也

人家三不幸

人家有三不幸讀書種子斷絕一不幸也使婦坐中堂二不幸也年老多苦婢妾三不幸也

子弟居室

人家子弟未有居室父母姑息之管遺之以錢此最不可非惟啓博戲之習且致游蕩之資不率教訓皆由是也或生朝歲時則以果核遺之入學之後則以紙筆遺之可也

生子自乳

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愛之情吾家往往有此忠今當重戒之或無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後可也所以子弟不生嬌情生女尤當戒之

婚姻正論

婚姻之禮司馬文正論之甚詳固可為萬世法者士大夫家或往往失此禮不惟苟慕富貴事于異類非族所以壞亂家法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致于淫奔失身者亦有之可為痛恨

寡婦居處

子嘗謂不幸人家有寡婦當別靜室處之或遇妯娌有賢者正言大節時相訓講以堅其志或庶幾焉凡寡婦之居與尋常妯娌相近此最不好蓋起居言笑與夫婦之事未必不動夫婦之心此心一動必不自安久而不堪者必求改適不至于失節非禮者鮮矣至于室女之

至正直記卷一

善權寺地勢

居尤宜深靜凡父母兄嫂房室之間亦不可使其親近恐窺見尋常狎近之親大非所宜此亦古人防微杜漸之遺意也

年老苦婢妾

年老多苦婢妾最為人之不幸身喪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鄉里蹈此轍者多矣又見荆溪王德翁晚年買二伶女為妾生子不肖甚至翁死未逾月而私通于中外莫能禁止此袁氏世範言之甚詳茲不再述有家者當深玩之

至正直記卷一

善權寺地勢

婢妾之戒

尋常婢妾之多猶費防閑久而稍忘未有不為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壞亂家法一也誘陷子弟二也玩人喪德三也士大夫無見識者往往蹈此人之買妾者欲其侍奉之樂也妾之多者其居處縱使能制御亦未免荒于淫佚矣何樂之有或正室之妒忌必致爭喧則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則妾自相傾危適足為身家之重累未見其可樂也宜深戒之

要好看三字

先人嘗曰人只為要好看三字壞了一生便如飲食有魚菜了却云簡薄更置肉衣服有闕損處修補足矣却云不好看更置新飾房舍僅可居處待賓却云不好看更欲裝飾所以虛費生物都因此壞了先人一履皆踰數年隨損隨補一白細襖着三十年終身未嘗兼味所居數間僅蔽風雨客位尚堪堪編四十餘年未嘗一易鄉里皆譏諍之不顧也子孫識之當以為法

棺槨之制

先人與楊親翁特制棺槨之制文公家禮所謂

至正直記卷一

善權寺地勢

棺僅使容身柳僅可容棺其言信矣後世皆不曉此義
惟務高大殊為不根實見鄉中荒歲盜古塚者得棺木
改造水車墓桶之類不知幾百年也蓋郴州之巨木狀
如老杉富貴之家半先競價以買之高者萬貫下者千
貫以為美飾否則譏謂之可謂愚惑之甚今不若止用
老杉木或楠木為之高不過四尺厚亦不過三寸庶免
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廣開土穴以泄地氣柳惟用磚或
柏木足矣此論甚善至正乙未以後盜賊經過之所凡
遠近墓塚無不被其發者喪不如速朽之為愈也因記
為戒自天恩已巳年早歎後諸處發冢之盜公行不禁
不預凶事禮也然近世皆預備棺木謂之壽回亦必年
過六十然後可作此亦無妨也

至正直記卷一

美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至正直記

卷一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二

元 關里外史行素著

別業書

古人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
無窮之計此言甚好吾家自先人寓深陽分沈氏居之
半以為別業多蓄書卷平昔愛護尤謹雖子孫未嘗輕
易檢閱必有用然後告于先人得所請乃可置于外館
晚年子弟分職任于他所惟婢輩幾人在侍予一日自

至正直記卷二

美

外家歸省見一婢執選詩讀半卷又國初名公東顧數
幅皆翦裁之餘者急扣其故但云某婢已將幾卷稍桂
幫某婢已將幾卷覆醬胝子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
不暇及此是以有此患爾等居外幼者又不曉事婢妮
無知宜有此哉不覺歎恨亦無如之何矣予至上虞聞
李莊簡公光無書不讀多蓄書冊與宋名刻數萬卷子
孫不肯且窺率鄙俗不能保守書散于鄉里之豪民家
矣家訓徒存無能知者往往過客知莊簡者或訪求遺
跡讀其家訓者不覺為之痛心也又見四明袁伯長學
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闕朝以來甲于浙東伯長沒
後子孫不自盡為僕隸竊去轉賣他人或為婢妾所毀
者過半且名畫舊刻皆賤賣屬異姓矣悲夫古人之言
信可徵也

詩重篇名

詩之重篇名者柏舟二 邶 揚水之三 王 邶 谷風二 邶
雅 無衣二 唐 秦 杖杜二 唐 小

鐵板尚書

諺云鐵板尚書說春秋蓋謂書乃帝王之心法典禮

學春秋者但立得意高便可斷說也

筆品

予幼時見筆之品有所謂三副二毫者以免毫為心用
紙費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層有所謂兩毫者羊毫如
蘭非包此三副者小皆用荷葉葉束定入竹管有所謂
兩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黃絲線纏束其半取其狀如蕪
心也至順間有所謂大小樂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線
束其心根用松膠綴入竹管管長尺五以上筆頭亦長
二寸許小者半之後以松膠不堅未散而筆頭搖動脫
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其他橫皆不復
見也筆生之擅名江浙者吳興馮應科之後有錢唐凌
子善錢瑞張江祖出近又吳興陸頌溫國資陸文桂黃
子文沈君實頗稱于時丙申以後無復佳筆矣

墨品

江南之墨稱于時者三龍游齊墨荆溪也予嘗試之
者或煤粗損硯惟荆溪于仲所造則無此病但傷于膠
重耳至順後或用魚膠者甚好于氏已絕嗣外甥李文
遠得其傳不若老子親造之為佳後至元開姑蘇一伶
人吳善字國良者以吹簫游于貴卿士大夫之門偶得
造墨法來荆溪亞於字亦可用也近天台黃修之所造
可備急用其長沙臨江皆不足取兵後亦亡矣

白鹿紙

世傳白鹿紙乃龍虎山寫錄之紙也有黃白三品其
白者瑩澤光淨可愛且堅韌勝西江之紙始因趙魏公
松雪用以寫字作書盛行于時濶幅而長者稱曰白錄
後以錄不雅更名白鹿臨江亦造紙似舊宋之單抄清
江紙兵後亦鮮矣

龍尾石

歙縣龍尾石自元統以後絕難得佳者至正壬辰後下品石亦難得矣

鄉中風俗

鄉中風俗中戶之家皆用藩籬圍屋上戶用土築牆覆以上草至元紀年之後有力之家患盜所侵皆易以碎石遠近多效之由是喪訟交攻不數年凋落甚矣嘗有業地理者與余言此致不祥其信然矣至於筮蓍用之尤不吉荆溪家民楊希茂深陽王雲龍皆用石墻圍祖

至正直記卷二

墓以絕樵采至正壬辰之亂楊王全家過害其可畏也如此

石假山

先人嘗言作石假山甚不祥蓋石者土之骨也不可使其露形於外考之宋徽宗作花石綱由是女真禍起趙冀公南仲作石假山于深陽南園未幾燬于兵火家民陳竹軒富甲于深陽號曰半州所居即南仲之宅堂後有巨石高逾三丈名曰雙秀見之者咸謂不祥不數年竹軒死于京城子孫凋落又江景明宣城人寓居深陽風流文采時人慕之作假山石于南園未逾年卒由此遂廢其兒吳子道假山石于所居之西先人嘗論之曰立石以為標格之美觀固是好但高則不祥若不過五六尺不踰階則無傷也且歷舉其被燬者言之有吳興奸民蔣德藻曰此公樸實前輩特不欲此等至明年外海致訟家資廢半更其子女禍于內漸至氣象不佳矣至正丙申燬于兵火

高郵東湖

子以至正春二月高郵之東湖上水服遊史祖墓途中

至正直記卷二

見廢宅基史之外孫宋末所卜居未幾入我國朝宅廢爰易三姓今為耕地旁有曲水流觴立石山之遺製尚存數十太湖石不暇觀也今年一豪民真誤于時貴率上民昇運往城中而豪謂者為之徇此亦以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流于數年之久且以力得于吳中豈易道者必青民物耳今又為他人所奪意何時而已耶已閱十月二十五日記

卜居近水

卜居近水最雅致且免火盜之患然非地脈厚者不可居貝可為行樂之所擇鄉村為上負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清而澄者可作居山多而頑僻者不可居蓋風氣能損人真氣也凡宅必倚地勢有來龍生脈者能出人材面對秀峯清水則出聰明若作園須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藥二分亭館二分然後能悅人心目可游可息

江浙可居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為上深陽何容可田可居京口則金陵風俗小異吳興又次之山水之秀饒唐之陵次之荆溪山水頗秀吳興又次之風俗之好饒唐之

至正直記卷二

華姑蘇之澆可游不可居故曰蘇不如杭越之薄鄞之鄙溫之淫白之狡或可游亦不可息故曰白不如溫溫不如鄞鄞不如越諺云明怪越薄凡越江臨海之民多狡獪悍暴難制又曰溫暖白鬼術毒妾病鄞不知恥越薄如紙

淮南可居

淮南之可居者滁陽為上儀真次之舒城又次之蓋取上之核中原者厚也接江南者清也中原自古稱風土之厚惟鄒魯之邦為上聖賢之遺風存焉洛陽汴梁次之餘未得其全美

者矣蓋強悍之俗職爭之所由生也故曰東南生氣西

北戰場

客位稍遠 人家客位必須令與居室稍遠若地窄不得也亦使近外毋與中門相望可也

祭祖庖廚

凡祭祖庖廚鍋釜之類皆別置近家廟祀室之側最好庶可精潔感神貧不能置者亦先三日滌器釜潔淨此人家富謹之事

至正直記卷二

浙西談

浙西談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賊來蓋地勢低下濱湖多窟常有此患此語亦好令人儆戒無虞也至于為學檢身者亦然

李處

李處雜抄則不能化設慶元醫者陳以明與予言每炒用忽忽造餅者曰麥藥不可見火但以酒缸炊飯試之陳如其言以炒者置一缸內以不炒者別置一缸內三日視之則炒者飯如故不炒者已化為酸矣

鄭氏義門

余嘗觀浦江鄭氏義門家規極好則于內一條云親朋往來望賓客者稟于家長當以誠意延款務令其宜雖至親亦宜止宿于外館此規尤善蓋杜漸防微之遺意嘗見浙西富家多以母妻之黨中表子弟使之入室混清漸致不美之事此無他蓋主者不學無術又無剛腸縱令婦人輩溺于私親失於防閑之道往往蹈此轍耳又一條云僕人無故不入中門亦不可與賤妾親授既立一轉輪盤供送器物又立一爐于其側外則注水而

巽內則汲湯而顧子孫守之勿輕改易此規深革其弊
管見人家不辨內外婢僕奸盜者多矣先人家居內
外雖異居子弟未嘗佩人齋問請子至暮亦不敢入中
門况僕者乎晚年不理家事此法廢矣子每以為恨欲
效此法以俟異日

商紂之惡

商紂之惡夫人共怒固不容于誅矣然亦有人焉稱足
以紹六百年之宗祀若微子是也武王舉兵弔民伐罪
其義固正然伐紂而自取之是不急于弔民而急于得
國也觀武王之德固足以滅商然微子箕子

齊增俗諺

人家貧窮俗諺有云三不了事便子不奉父母婦不
事以姑一也以疎為親以規為疎二也子強增聘必求
歸宗或子弱增強必貽後患三也吾家嘗坐此患幾至
大變若非先人剛腸立法于前吾兄弟義氣保全于後
未免失恩貽笑鄉里吾亦嘗為贅婿妻以愛女之儔
內外疑請苟非吾之處心以道薄于貨財未免墮于不
義

至正直記卷二

九

皮褥權坐

凡皮褥之類只宜權坐不可久睡蓋此物能奪人生氣
理或然也

婢妾命名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君子當以為戒先人未嘗命
婢妾以花草及存書等字其家後當為法以妓為
妾人家之大不祥也蓋此輩閨人多矣妖冶腐敗皆親
歷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誘子女及諸妾不美
之事或或有之吾見多矣未有以妓為妾而不敗者故

至正直記

卷二

謬云席上不可無家中不可有

橙木

橙木惟筵中有之俗傳與歌同音宜切韻音五來切非

楷木

楷木惟吾祖陵有之音與皆同相傳為南海外之木弟
子移植于魯者也二千餘年樹身皆合抱文理堅韌可
作拄杖手板之用至正丁酉兵亂之後所存無幾矣

五子最惡

諺云五子最惡謂瞎子啞子痴子矮子此五者性

至正直記卷二

十

很復不近人情蓋殘形之人皆不仁不義凶險莫測屢
試屢驗

天道好還

天道好還理之必然深陽新昌村房副使者家民也生
二女一子愚吏賈無厭乃以二女招市巾女保家子為
婿意謂得通于官府可濟家難長婿謝其女皆史敬甫
齊備房氏物私置田產惟謝最多懼其婦翁所察凡祭
契皆偽託史氏名蓋史為房所溺愛也謝幸惟一子名
元吉史止生一女遂為婚姻一日史與謝生曰我有田
契若干畝貨錢汝家今已久矣可檢尋見還謝生謂之
逾數年生亦無子復養房氏子為後因主其田產云始
知財物有分非苟得者房素豪于鄉未免刻剝小民之
患所以不能保愛為謝史所奪謝史二人所取不義之
物各不能保又歸之房之子孫已傳四姓矣天理昭然
其可味乎又東培村民史氏素富實國初亂離之際以
金銀掩置穀中寄托其親家某氏者事定取之惟得穀
耳史曰穀內有金若干何不見還某曰昔所寄者穀耳
未嘗見金也史不得已忿然而歸遂絕往來又數年史

其兩家長老皆卒子弟復相通好某氏乃以女嫁史氏
子僅具頗厚且有臥榻幃帳之類一月間屏掛裂撤而
視之皆田券也乃穀中所寄之一物耳驗其所償皆無
遺矣

美德尚儉

儉者美德也人能尚儉則于修德之事有所補不暴殄
天物不重費不兼味不妄費傷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
漸為人所謂謙先人幼遭世變衣食不給至壯始有居
仕而得祿家用日饒蓋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壯至老五
十餘年未嘗妄用一物資產雖中年頗豐富亦未嘗過
用猶如昔年也或有譏者先人嘗論之曰吾今舉家錦
衣玉食亦無不可者但念幼時不給不敢忘本且畧起
侈心即損儉德必害諸物獲罪于造物矣于是嘗若不
足享年八十七歲皆儉之報也夫儉之德于人厚矣司
馬公有訓儉文已備言之人生好儉則處鄉里無貪利
之害居官無賄賂之汚拾此吾未見其能守身也

人生從儉

先人嘗云人生雖至富貴但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

至正直記卷二

三

等飯所謂下等者非茅茨土階也惟不墾墜不雕梁也
中等者綾絹是也上等者非寶胎珍羞也惟白米魚肉
也子亦嘗自謂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常飯使無異
于眾尤妙此子終身之受用也

買妾可謹

買妾亦不可不謹苟不察其性行及母之所為必有淫
污之患以貽後悔或致妄亂嗣續此人之大不幸嘗見
奉安湯氏幸婢私通于僕王關者而有姪妾稱主翁之
子主則不能察也既長資性愚賤習下流每為宗族鄉

黨所請近土有如此者亦多矣且以吾家言之先祖晚年托外孫黃幹納妾自姿色先與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門雖察知其情狀為其色所眩惑一時置之不問後七月生子復歸之黃命名遂初自是復與黃通或私僕隸生子不自為吾家之祖五十餘年其恥辱之事不可謂至恨先人晚年曾置半細婢三四人雖以家法看守之嚴且先妣制御之謹猶為欺蔽或為中外子弟私通亦不能覺察甚為清明之累袁氏世範言甚詳不可不深思遠慮續續之禍後當痛戒

至正直記卷二

主 粵雅堂叢書

壯年置妾

壯年無子但當置妾未可便立嗣或過四旬之後自覺精力稍衰則遊兄弟之子無則從兄弟之子以至近族或遠族必欲取同宗之源又當擇其賢謹者可也不然當視吾家之思或有不肖亦當別議凡異姓之子皆不得為後北溪陳先生云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近世士族或以庶生之弟為嗣此大亂倫序知禮者當謹為戒

娶妻荷幕

娶妻荷幕富貴者必有降志辱身之憂嘗見馮氏奸生子膏既長娶富家東管陶氏為婦陶之家富有器具既娶而淫悍且在家時已與隣家子通未嘗覺也後生子頑很凶暴通乎其同母妹不齒于人而陶後通其隣錢四官者膏死又通于僕小葛者惡醜太甚不可言也

又五叔遙道寓杭州喪妻厲氏後議再娶于媒妁之言而與湖州市牛家寡婦濮氏成姻意其財產資裝之盛弗恥其失節也既入其家門其田則質于僧寺問其

三三三三三

手 粵雅堂叢書

僞其則假于他人者惟空屋數間大失所望且濮與陳高一通凡數胎胎皆歸城氏濟其好事五叔雖知之不能去者亦因濮能諛媚曲從侍奉百至所惑耳凡其已習皆為濮所有反受其制莫敢誰何自是濮暴悍恣淫與陳通無間及赴口際濮并任濮陳受賂幾為所傾致仕而歸浙西風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質于人年滿歸又質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後嫁其俗之弊以為不若是則眾謂之曰無人要者蓋多質則得物多也蘇杭尤盛子嘗與遂從子希定論及此為之嘆息竊謂買妾亦當先察其姓行否則卜之而後納之使得以終其身死則陪葬勿使受汚勿更適人此亦仁人之用心也或有惡行則當逐之是自取之非在我者也惟婢亦然幸之而能謹愼無過忠事其主者待之與妾同或有忠勤奉侍而為正室妒忌者當詳察之慎勿令無過而受枉

至正直記卷二

主 粵雅堂叢書

脫歡無嗣

脫歡大夫無嗣時納一民家女為妾頗謹願既生子脫歡加意待之甚為其妾所妒驅迫陷誘其妾不受汚一日以冷熱酒相和命之飲既醉使二婢扶其就寢于脫歡之榻蓋重裯列褥錦繡之鄉睡未熟復呼之其妾勉強起行已被酒惡所病遂嘔吐穢物滿床席脫歡歸妻趨而前曰官人愛此妾不知其不才也何爾出門即痛飲醉且與僕厮娖笑今壞爾妾得當何如脫歡素好潔淨視之不大怒此妾欲明主母之計不敢言也于是出之脫歡昏愚之流其妻淫妒之甚莫能制御幾被殺子絕嗣幸而免耳

至正直記卷二

主 粵雅堂叢書

婢妾察情

婢妾有無故而事主弗謹者必有緣心察其情實頗資

以遺之聽其適人不可留留則生事恐貽後患

屠削報應

鎮江一民以屠削致富溫飽嘗淫人之妻者不可悉數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賣猪肉鄰人潘二者以木梳為業善歌每歌淫詞以挑之遂與私通一夕其夫出外買猪行未十里許忽忘取他物急還家呼妻不應被關視之則與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夫遂斬潘二首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覺而驚異亦不聲言乃以奸夫肢體碎之以食猪試去血痕畧不彰露逾月其夫復歸因醉而

至正直記卷二

主 粵雅堂叢書

問曰向日你與奸夫同睡被吾殺之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豈有此事勿亂言也夜半亦殺其夫以飼猪以燈籠置于門側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開門婢曰不知出門視之遺燈尚在遂謂主人出也明日此婦坐舖自若更一月隣人咸疑夫之不歸且潘二之無踪跡眾來詢其婦婦以他辭答之倉皇失措遂問之官其婦伏誅此亦報應之一端也又深陽奉安湯子剛淫佃客之妻凡租米及運負皆置之不問過數年佃婦色衰且諸子長大子剛索其積年舊佃佃客無從而出諸子怒思與母雪恥一日伺子剛出門持長柄斧追而殺之後雖問之官以正其首謀者之罪亦何補于事矣此豈非報應也夫以婦人之淫亂固自關于其家前人之作惡所以報之耳或以勢利威脅無故引誘而淫汚人之婦則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恥辱冥冥之中安得無報應乎或以勢強人之女為妾雖若比淫人之婦稍輕然非情願終亦不免得罪于造物矣

命元報應

天台林希元嘗借于其鄉張大本家私通其女游宦于

三三三三三

手 粵雅堂叢書

京師又通簡人之婦就娶為妻後為上虞縣尹妻妾淫
毒希元防閑太甚獨官三年卒于縣其妻通于希元姊
之子徐生復以女妻之張大本者乃攜女出更適人一
時狼籍人人皆恥之此報應之速也雖居官能廉交友
能信且能文章甚為士大夫之所惜耳

金陵二屠

金陵二屠者嘗以同出買猪情好甚密遂為結義弟兄
往來無忌憚一日弟與兄妻曰吾無妻凡棄其衣服皆
得藉嫂氏破為補綴場為洗濯他日得娶當報吾兄但
今冷守空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願吾妻
日亦當侍兄婦乃是以言備陳其夫令其妻與之通
意必弟娶不負信也後弟娶兄亦求奸不從遂持尖刀
往刺殺之復自刎不死乃為地方所獲聞之官審供其
情各證其罪悔無及矣

鄞縣侏儒

鄞縣大松場濱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頗駭娶妻有姿
色不樂與夫婦同處遂私通于某既不稱其淫慾又通
于某一日此婦語之曰某者來不能拒絕之不若殺之
可也後奸者即向前奸者陽行撲殺于海未幾此婦復
語之曰倘有親夫在或能知之奈何當復殺之後奸者
于是殺其親夫于海然後請于里之大姓潘氏遂為夫
婦聞者莫不以為大恨于海東湖有葉氏子備言其詳
因記于此以俟賢宰縣者至當白之以正其罪戒後之
為惡者云

至正直記卷二

不葬父母
不葬父母者大獲陰罪前代已有明鑒姑以所見特言
之荆溪芳村吳義安以父母燻骨置祖祠梁上終身不

至正直記

卷二

葬後生子不肖亦如之吳子文不葬母者七年吾嘗力
諭之黃助以錢始克葬後以不善終弟應東長子本中
皆為盜所殺

妻死不葬

深陽張允天妻死不葬至正丙申死于非命鄰縣某日
華不葬其妻及身死四年庶姓老而子幼弟父不義至
今亦不克葬五叔避道同知喪妻厲氏既從異端燻骨
寄僧舍中又無故終身不葬後為晚婦淫悍所辱甚至
見逐于外困餓而死庶子克一亦從異端焚化復寄僧

至正直記卷二

舍中與其母骨相並至正己亥冬西寇犯杭城僧舍皆
燬遺骨亦為之狼藉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報應顯然
茲不盡錄

畫蘭法

子記至正辛巳秋過洮湖上忽隣人即立隱來訪立隱
幼為黃冠于三茅山善畫蘭得明雪應筆法因授于予
曰畫蘭畫花易畫葉難必得錢唐黃子文小鷄師樣筆
方可作蘭用食指擒定筆以中指無名托起乃以小指
指劃紙襯托筆法揮之起筆稍重中用輕末用重結筆
稍輕則葉反側斜正如生有三心筆有四過筆葉有大
乘鈞竿小乘鈞竿皆葉勢也花以上或下葉自下而上
花幹自上而下蓋取筆勢之便也毫須破水盪則葉中
色淺而兩旁稍濃也忌似鶴籠忌似非字忌向背不分
花有大小驢耳判官頭平沙落雁等法也夫翅楚
小翅楚諸形茅有其類發箭諸體蓋蘭謂也壬辰殿于
寇今畧記此彷彿于上云

學書法

凡學書字必用好墨好硯好紙好筆墨尤為要緊筆

不好則壞手法久而習定則書法手勢俱廢不如前日
矣學不好則滯筆毫不能運動亦壞手法此吾親受此
患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錢店筆作字臨帖間行可取處
及避地鄞縣災越阻隔凡有以錢店信物至則避者必
奪之更銀鍊以獄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處買羊毫雜
麻絲所造祿用筆非市賣其膠膠所以作字法皆廢俾
存得筆毫少許以自備用不敢縱研磨也吳中則不然
凡越明溫台之物至者隨之不問其相去也遠矣嗚呼
悲哉

鮮于困學書法

鮮于困學公善書懸筆以馬靴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
座頂醉則提筆隨意書之以熟手勢此其法也懸筆最
好可提筆則到底亦不礙手惟鮮公能之趙松雪稱不
及也

松雪家傳書法

趙松雪教子弟寫字自有家傳口訣或如作斜字草書
以斗直下筆用筆側鋒轉向左而下且作屋漏紋今仲
先傳之又試仲穆幼時把筆潛立于後聖其管皆隨手
而起不放筆管則笑而止或掣其手墨汚三指則提而
訓之蓋欲執管之堅用力如白鈞石也嘗聞先人如此
說顧利賓董仲誠亦談及之

魚就作簡

前章以魚就作簡牌方廣八寸狀如舊家紅漆木簡板
蓋惜字內紙又便于臨摹古法帖又見舊府第有家牙
簡板尤好但不可隱寫法書耳且富貴戒也

黃國公論書法書法

宋冀國公趙南仲葵在深陽時嘗與館各論書有云五

無今古眼有高低子謂書法亦然當今趙松雪公畫與書皆能造古人之闕又何必苦求古人耶

裁截石刻

石刻不可裁截宋趙德父收金石刻二千卷皆被成長軸甚妙蓋存古製想見遺風也予嘗謂亦不必裝演太整齊但以報紙托前定上下界用厚紙以紙繩綴之可以懸掛而展玩否捐登收之庶幾不銷重而易易藏也或有不得已裁截作冊子者凡有闕處聽其自闕磨滅處白紙切不可裁去了須是一一附在冊子內畧存

至正直記卷一

遺製今致洪氏隸釋有云闕幾字者正謂此也若打磨唐古刻須用紙幅寬過于碑石則無闕遺字製也好古者宜爾心焉

收貯古刻

予其愛古刻皆欲廣收貯而不能如意壬辰以前先君因宦游江浙間多拓得碑刻墨本及予續收本論數百紅巾盜起皆散失不存矣觀趙德父之妻李易安居士所論最善今不敢多置抑且無買書之資耳惟存古刻數本皆世之罕有者若古鐘鼎款識古黃庭蘭亭楚相舊碑及石經遺字急就章之類是也若唐名刻則歐陽率更化度寺銘近得一本雖舊而未盡善虞永興廟堂記褚河南孟法師薛河東鄭縣令三刻久失而求之未得者皆俟他日其餘雖滿千數亦徒堆几案耳又何以多為寶耶然知之之廢與自古及今有不可免者至于人亦然存亡之數尤難前定亦不足論也物之微固可寓意豈可留意而反為吾累哉此予之鄙論也

江西學館

江西學館讀書皆有成式四書集注作一冊釘經傳作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一冊釘少微通鑒詳節橫地作一冊釘詩苑叢珠作一冊釘禮部韻略增注本作一冊釘廬陵集李所性游學際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于懷檢免致脫落也此法甚便吾甚效之至如僻地尤宜此法

文章設問

近聞或者有云古之文章即今之文章使今之虛妄古亦由是即數問于宣城貢相之有成有反對曰何以設此問耶或者曰吾見今之鄉里人驟富者非好禮之家家或不正且富從不義而得爵從非禮而受往往托名公為文稱好善樂義有功立勳及節婦貞烈之門者吾嘗疑之使文章為虛誕之具邪為後世之美事邪有成曰必有其實事半而飾以文耳或者曰若經畧使贈某氏節婦及其某叟高年耆德者吾世知之某人淫亂某人

至正直記卷二

不義而富豈能掩蔽耶有成無以答但唯唯而已或者曰吾今亦不能盡信古之文章也予聞其言深切嘆之賢如韓子猶不免諛墓金之謂蔡伯嗜向云唯郭有道碑無愧近世如京城淫風太甚雖達官猶不免蓋風俗習慣皆婦人出來行禮自必醉而後歸或通于隸厮或通于惡少年或通于江南人求仕者比比皆然其節婦不可勝數此近禮部而易得也若南州遐域果有貞烈而貧者至死亦無聞焉此文人才士虛誕言辭之不可信也必若近地有貞烈之可效而里人為之記者或可信其翰林諸公所為皆不足取徒以其名之增價為鄉里譏諷耳今虞黃張真皆妄誕不實當代有誠篤君子必以吾言為然也又知朱季事實皆不足信若袁韶之父前史云為郡小隸蓋杖直也果有陰德或擊罪者多用猪肉貫于杖中往往多受其輕刑免死之德是以有

後近因其養子之孫伯長公為史官時改作小隸為吏字已過于實矣其諸生輩猶恥之又欲隱然誇謔詭言小吏為小官愈失其實矣若其者豈勝數哉豈勝數哉

學文讀誦

愚謂學作文不必求奇但熟讀孟子足矣以韓柳歐曾開架活套為常式以孟子之言辭句意行之于體式之中無不妙也蓋孟子之言有理有法雖太史公亦不能及徒誇豔于美觀耳吾不取也此吾近日讀孟子忽有所悟

至正直記卷二

梁棟題峯
宋末士人梁棟隆吉先生有詩名以其弟中砥為黃冠受業三茅山嘗往遊或終歲焉一日登大茅峯題壁賦長句有云大君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府陰隆吉先生每恃己才藐忽眾人眾人多感之且好多言一黃冠者與隆吉有隙詭此詩于句答縣以為謗誦朝廷有思宋之心縣上于郡郡達于行省行省聞之郡省直躡屋壁兩致京師棟梁公繫于獄不伏但云吾自賦詩耳非謗誦也久而不釋及禮部官擬云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誦倘使是謗誦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免罪放還江南嘗觀其子才所編詩集一帙散失之復存者賦雪中見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紅死一點反魂歸賦茶而云疑兒嬌勿啼不久須晴露賦疏云家貧忽暴富茶種二十七癡兒不解事問我何從得于義苟有違吾俯仰不食其詩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見義不能勇為以致托乎言辭而招辱身之過志有餘而才不足非吾登山公所出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拚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鬱鬱于不得志猶托之空言亦願見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己者耳嗚呼若梁公者其殷之頑民歟于茲可見宋之維持人材也至矣我朝八十餘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撥攘十載求之若梁公者亦豈易得也哉亦豈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孫質子真為江西憲使時重刻板于家後金陵陷于真辟地錢唐此集又不知存亡也後世之托于空言者視此為戒

鸚鵡詩

前重霄論詩云莫謂宋人不能詩者且以蔡確一絕句云鸚鵡言猶在桃把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亦自好詩法確迥絕龍長一鸚鵡每以妾桃把調之作人語後放返復渡江而妾死矣故作是詩也

鸚鵡曲

馮海粟題鸚鵡曲序云白无咎有鸚鵡曲云僕家鸚鵡洲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熟江南烟雨覺來滿眼青山掛撒綠錢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余士寅爾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

至正直記卷二

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于韻度如第一文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處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也諸公舉酒索余和之以沐吳正都天京風景試續之云云

廣德鄉司

廣德小民錢鄉司者專與鄉里大家理田畝丈尺稅賦等則出入謂之鄉司至職之職也能存心于正直無私曲生子用士登進士第為國史編修官他鄉司者或以

至正直記

卷二

多作穿以實作虛子孫死絕者比比然也

不惜衣食

人云不惜衣食得凍死雖不惜飲食得餓死亦常過分獲貧窮報諺云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此言雖鄰最是實論以古今之好奢侈暴殄天物者驗之多不善終或過于衣服必貧而無衣或過于飲食必貧而無食至于道別飯食飯粒于地以飼雞犬者往往皆餓死尋常虛費剪布帛者多凍死吾見亦多矣

結交勝已

諺云結交須勝已似我不如無朱子云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此言深有補于世道吾嘗謂取友相觀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則思齊有一不善則當自反非謂好其善而不知其惡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輕財仗義行人之所難行處人之所難處雖無學問無才藝吾取其本而棄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學問而鮮仁義或有才藝而無德行吾取其長而棄其短況交之非與交也人之于己者亦然使己有善人當效之有不善人當責之如此然後可見責善為朋友之道焉

成人在勤

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朱子云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先人每以此二句苦口教人雖拳拳服膺尚未行到此地步之極處因書以自警

家法與廢

嘗謂有家法則興無家法則廢此係人家興廢之樞機也至于國亦然君自十八九歲時先人年已老不理家

事悉以朱氏姊主之遺法漸廢及在外家又皆處置不以禮因觀袁氏世範有感于心且念先人之遺法作家範以自警若姊若弟終不諭者至于今未嘗不嘆息痛恨也至正戊戌春獲晤浦江義門鄭氏家規于上虞王生應于是重有感焉特記深陽孔汝梅字濟川者本細民以友愛于兄而致富頗有忠于家法其妻陳氏雖小吏之女相助其夫無後嗣養將氏子惟和為後一日為娶蔡氏女蔡亦細民而富者至其家見弟姪成坐于叔兄之上恬不為怪汝梅歸語其妻曰蔡家無禮今雖勝吾家後不若也不數年蔡果蕩廢子孫狼籍之甚汝梅死庶子惟懋漸習華靡養子亦如之母陳不能制漸致凋謝後遇寇家業一空朱氏姊既廢先人之法且習奢亦為寇所廢至今貧窘不可言吾雖避地賴先人之靈亦以不敢違背家法見福庶幾小安于客旅云

秤斗不平

秤斗不平大獲天譴往往見雷擊天火之報皆此等人家或隣火而獨免或里疫而獨安皆孝義之家能以不欺心獲此報耳如此者甚多不欲舉其名子也吾家秤斗只如一至吾用事又較平之長兄又或斛以收田租比前差小五合個戶欣然避地小安此亦報之一也

浙西風俗

浙西風俗太薄者有婦女自理生計直欲與夫相抗謂之私乃各設掌事之人不相統屬以致升堂入室漸為不美之事或其夫與親戚鄉隣往復饋之而妻亦如之謂之梯已問信以致出游赴宴漸為淫蕩之風至如母子亦然浙東則或若是者蓋有之矣夫婦人伏于人者也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今浙間婦女雖有夫在亦

至正直記卷二

至正直記卷二

如無夫有子亦如無子非理處事者以成風往往陷于不義使子弟視之長其凶惡皆由此耳或因夫之醜陋縱博子之不肯肯因是婦人之不幸亦當苦諫其夫嚴教其子使改過為善可也亦不當自擬為男子之事此乃人家之大不祥也

婦人不嫁為節

表兄沈教授言婦人以不嫁為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為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論若淺近然實痛切蓋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世有仗大義立

至正直記卷二

大節者則不然吾嘗問此二句出何典故表兄云聞諸傳記者亦未暇考其詳但是好言語耳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忠守志之不能終陰為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懷不平未若此言之為愈也

尋常侍奉

尋常侍奉父母固是子婦之職然至切近之處非婢妾則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繁凡早晚寒溫之專惟婢妾為能相安諺云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無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袁氏世範應氏訓俗編言之詳矣當謹戒之戒之之要在乎謹內外時防閑防閑之法在乎主母及長子家婦世之善婢妾者不可不鑒

楮扇偽物

宋孫朝奉傳云近世焚楮扇及下里偽物唐以前無之蓋出于元宗時王嶼輩牽合高馬之義數百年間俚俗相師習以為常至于祀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眾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從而欺其先是以祖考為無知也頗魯公嘗不用矣惜乎不以文字導愚民焉儂今一切斥去之有違此訓非孫氏子

孫也斯言蓋欲使後人知其無用而諄諄告戒乎吾家自先人不祭非族然猶未免隨俗以楮扇祀先且用俗禮及吾祭祀時一遵家禮凡其錢馬馬皆斥去嘗作楮錢說以明之若神主置祭器皆從吾始今在患難之中不能備禮故從苟簡然亦不敢闕也

外戚之患

外戚之患深八骨髓為國亦然此又人家之不可不知也外舅吳丹徒歿後二年為至元已卯歲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遠子道德芳各治其已事而不輔其母勞未歲有幸婢郭淫奔一日私與傭工掌事潘大關者通潘氏姪也事覺將出之大關乞憐于德芳欲強娶潘氏不許大關以德芳沉酣無酒德即飲之使醉歸以刀脅其母母局戶不納德芳以刀刺戶幾傷母臂明日欲訟于官族黨引德芳請罪乃免即遣此婢嫁鄉佃華亞寄逐大關出外逾年大關復至潘氏溺于私戚亦不問也數私盜家財及離間其母子吳氏之族咸惡之敢怒不敢言至正甲申秋七月後德芳卒無嗣惟妻王氏居逾四年後不能守意欲更適大關者乞憐于潘氏將許之

至正直記卷二

其孫吳溥者力諫于父子道曰昔者使吾叔有犯母之惡皆大關所陷且犯祖之幸婢此吾家之大恨今奈何又欲辱吾門乎族黨咸攻之遂寢其議尹亦不敢有他志而大關復執隸役夫世之愚者莫甚于婦人所以易于受侮唯其聰明如武后猶不免殺親子立外族自欲絕于宗祀况其他者乎潘氏之溺于外戚者始由山丹徒公之無剛腸遠慮終亦諸子之不學無術也吾自貧居時嘗見外戚之黨爛其盈門又從而招致他族其元惡則大關也眇一目而生逆毛吾深惡之已知其為他

日之患既而小醜微露吾力言之潘氏唯唯然不能除患亦無一人能以利害口之者直至攘竊幸婢凶暴日張幾不能免乎殞身非命禍及家門猶且隱忍姑息以至禍亂大作乃欲汚其聲婦利其家財潘氏頓忘夫子之大恥累不為恨哀哉向非潘之力諫則丹徒父子之大恥何日而雪潘氏亦何面目見吳家之祖先乎事既往矣言之痛心有志于家法者尚鑒于茲

古之賢母

古之賢母藏之方冊不為少矣且以目所見者一二言之金陵王勳字成之世為儒學問族僕其母甚賢先祖約授時勳幼母令其侍奉讀書每訓之曰汝親近官人學做好人我當紡績供汝衣食耳買書與汝讀他日識得幾個字免做賤隸我含笑入地下矣先祖聞之遂令勳受讀日侍先人于學舍既長試吏後至府架閣為母求墓銘翰林趙子昂書勳生學字長文今為州案牘官深陽徐生本刀鐮者其妻為故家之妾既娶而改業及有娠乃屬其夫遷居鄉先生李仲舉之隣且曰令子在腹中日聞讀書聲必能若是也後生子朝顯字公

至正直記卷二

達自五六歲時即能記誦千餘言長而習舉子業此母之所訓也又嚴儒珍隸卒子也幼孤母訓其讀書從湯景賢學至正辛卯中進士第授分宜縣丞今將江浙行省掾史上虞謝生世為隸卒之役鄉有故家葉氏女貧而孤下嫁于謝之祖既娶而家道日興生子變其習後諸孫皆知讀書學儒者事此亦母之遺訓也又宣江漢景明父也幼失母從父寓居深陽依繼母養及九歲父卒母訓之曰汝母早亡吾養之無異心今汝父又死汝勿以吾繼母有外心吾固甘心守節而待之漢拜而受

訓其母後擇賢師而教躬紡績助其薪水子亦不違母意日則勤誦讀之夜則盡溫清之禮遂成儒業鄉人無不讚歎母再無他志為終身焉

蔣氏嫡賢

深陽辛豐墟蔣氏相傳善興負村之裔家雖貧翁讀書尚禮不忘其志後生子文秀富且母賢訓習舉子業累科不第至正間納粟補官雖為鄉人之謂因才後擢憲職厥族有居湖墅者漸成府廢惟荆溪州中樓下一族頗師專書業又宣城王德輝其父無口納姚為妾正室薛爭妬不已越三年夫喪詳讀出其妾妾曰且勿嫁有姦後果生德輝薛加撫育過于養母既大擇師款業正至庚子登第此則嫡母之賢訓也

十六字銘

先公嘗言以十六字作座右銘凡鏡鏡背及几杖銘匣上皆書之云爾人負我我負人爾存書種無苟富貴和睦宗族

和睦宗族義莊廣宅最是第一件好事亦是最難之事使其得如今浦江鄭氏有法規以制之則無慮不

至正直記卷二

美 尊惟堂 讀書

肖之思賢者既守詩禮愚者又能修教志氣相若家法歸一長幼之中循規守矩焉有不同居不和睦者乎或有愚者愈愚不肖者愈不肖日習下流自暴自棄一家之中賢愚相別則難睦矣且如兄弟之氣稟猶自不同有尚志氣者所為皆上等之事日篤行父師之訓唯恐不及有狗彘鄙者則反是至于交友婚姻亦下等之人非無嚴父師之教也又有一等氣質雖美而不學無術聞父師之教為不足行論才行之士為不足法甘心庸碌而不知蕪染汚俗而不恥使其交友姻戚一旦與之

至正直記 卷二

往復非惟汚降志氣抑且廢亂家規為子弟若若遽然絕之又失親情之遺若此等事最是難處人家不幸而遇此則當竭力以救其源俾知禮法相向過失相規可也或不能救則當以家法自處切不可與之往來乘乘俗壞了人也諺云要做好人者自做好人不要做好人者自不做好人此言雖鄙然實不得已而自警也近世士大夫家猶多此患至于吾家亦然吾亦處得自好他日子孫長成必效浦江義門家法也然亦無難之行事在吾一人有志者行之恐甚易也至正庚子冬十月

至正直記卷二

明 尊惟堂 讀書

癸巳燈下有感書此以誌之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居

遺山奇虎

遺山元先生金末遭亂避兵行至一窮僻之所有古廟焉因假宿意謂明日將他之也忽更餘若有人聲自梁屋間出熟聽之聲愈親切問元先生曰先生博學強記吾嘗聞之矣試與學士一一問答之何如先生曰某也學淺才疎然世之經史亦嘗涉獵願子問之於是先問易次及詩春秋書四書及漢唐史之異同皆前輩所未著者先生以己意所見詳辨之其聲稱善曰先生真大才也惜乎不遇時也如此問答稱復曰先生得毋幾乎先生曰雖饑亦無奈何其聲曰學生當與先生備之并稱海進先生慎無疑而勿受也先生曰其雖不與子相識若神若鬼既蒙問答亦何疑焉其聲曰願先生少出戶外當自備至于是先生出復進則皮袋飯糗畢具先生始其愧之因自思曰受此亦豈有所害耶食既而寢明日將行其聲又曰先生未可行學生當先往規之須臾至曰兵事方熾不若就此為善也居數日先生欲去其聲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則善先生曰某與

至正直記卷二

美 尊惟堂 讀書

子既若是情好猶故人也今日告別或可使某知子之為何人姓氏為誰他日必思以報其聲曰學生非人也因見先生遭難故來相護耳既欲相見而必待送數程擇一牛壁聽處月明後夜相見就別自此行數日無日不見報前途虛實者先生深以為幸一日告前途可無慮矣學生當與先生別夜半月明其聲漸近先生倚聽立但見一虎特大班文可觀拜舞而去先生嘗載此事于文集後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備道其詳云

烹雜法

雞之為畜身有風人食之能動風氣鎮江顧利賓妙文與余言凡治此具俟婦毛後必以少鹽擦其偏體如漆浴狀加以香油少許復以湯洗淨然後烹而食之可也

見物賦形

前輩嘗言見物賦形理之或可驗者姪姪者食免必產兒缺唇聞某處海濱一婦嘗食螺甲之屬所觀皆此類忽產一物似螺而大且無骨若此者往往有之故經傳云不食邪味不聽淫聲不視惡色蓋亦有深意焉是以故家侯有妊姪則懸嬰孩像于壁加以綠色作繪亦使之觀感且寓宜男之義云

至正直記卷二

美 尊惟堂 讀書

生果茶

凡生菓茶必淨洗而後食先師趙德輝老先生在至順辛未年節于宅前莊嘗言上埠一婦人就山林中采筍歸登粘如鮑涎既刺節則筍效以齒嚙開一時不暇洗留由是成孕後產蛇妖而死

祖宗之法

吾嘗論祖宗之法不可失祖宗之財或可失使其遇盜遭亂離則田宅財貨皆不保矣惟家法不可一日紊也

雖處患難家法猶存惡可廢乎

宋末豪民

深陽宋末豪民潘賢二者害家成家造樓于東橋東則于庚申年某月某日卯時立柱未幾而取凡田產房舍皆籍入官北兵至有襄陽王經應者為本州幕官國初此地為府也見此樓傑然又出於市橋之間官價所得為主三十有餘年轉售于市民周信臣至正壬辰寇火燬之王經歷正是年造樓之日卯時始生造物之有數也豈偶然哉

至正直記卷一

學雅堂叢書

宋末叛臣

宋末叛臣范殿帥文虎行兵擅殺不可言國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潯及慶元慈溪等處田土皆以勢豪奪之者至正壬辰紅巾寇杭城其孫范靜善為錢唐縣尹者從逆劫官庫克復後伏誅田地房舍皆沒入官妻子以慶元袁日嚴所謀幸免其禍范之去日嚴異母姊也日嚴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賂贖之其義亦可何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殺不仁豪奪不義者蓋以是觀之諺云善惡有報只爭遲早斯言吾信之也

浙東僻地

鄉人有浙東僻地慶元後為憲司高吏適他所將行因忿此邦人情太薄嘗時未嘗受相識之惠乃戲言于其故人曰此去甚好免使他人恩耳蓋反言以駭世也予曰不然真是確論使其或受人之惠則長己之貪必至于無厭之賤他日能施報或庶幾焉使其不能報則有負于心何而自立于天地間耶不若無所求于人亦無所報于人彼此各淡薄實為幸事使吾輩處鄉里從容之時却不可以效此偶過隣族之貧弱賢士之

至正直記卷一

學雅堂叢書

困窮過住之無聊者則當量力以周給之盡其在我亦不妄思求報于彼也向在家懋亦未嘗受吾惠也先嘗言曰甯人負我無我負人此之謂歟

饒州御土

饒州御土其色白如粉潔淨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宿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貢餘土作盤盂碗碟塗注杯盞之類白而瑩色可愛底色未着油藥處猶如白粉甚雅薄難愛護世亦難得佳者今貨者皆別土也雖白而堅口耳

吃素看經

諺云窮吃素老看經言人強為也吾以為不然若窮時安分不妄想亦是好事免致千人取厭老而行善絕已往非僻之心亦可為好人蓋做得一時好事即做一時好人臨死之日雖惡人悔過言辭頗善可為世法者亦當取之吃素看經雖是世俗鄙見推此以往于下等人之中亦可免為惡好被好貪之患何所不可耶吾故以是說解之

至正直記卷一

學雅堂叢書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三

元 關里外史行素著

景明好事

深陽承平時好事者多如江景明家專設賓館款留名士建平縣尹王勉起宗號東巖以事罷來館于江賦詩作畫飲饌無虛日或終歲焉卡仲祥款延前御史周馳景遠亦如之石莊史道原款接鄭木子實于家賦詩作畫以習文采白湛淵一日嘗賦六言四季詩意道原愛之求子實為作圖以雙幅好細絹用大着色逾年而成

至正直記卷三

學雅堂叢書

湛淵復題詩于上蓋湛淵翁也子實增也一時好事者爭相訪玩車馬盈門筵宴無虛日且品饌製度器用清玩皆不俗是習于浙西故家之遺風又深陽宋李趙俞二府所傳也其詩有云紅杏綠楊永晝野服柴門散仙真道無人知處東風都在吟箋又云蓮葉吹香清滌扁舟撥影斜斜驚散一行白鷺東風捲起梨花後二首忘之備見白氏集中此畫後質之于余外家又歸之于余壬辰燬于寇東巖所畫景明南山圖大幅屬之予表兄沈子高正辰亦燬之短卷今在予行囊中此畫蓋王氏生平妙筆其嘗自謂如此去當追配古人不可忽吾所作也景明廢之也

學官香鼎

學官香鼎將燼而忽始如燭光者謂之香笑主吉慶其地必產英賢或出進士勤學空儀城某為予言如此

張豎論解

江西張豎光弼嘗與予言其鄉先生論解管氏反垢之說便如今日親王貴卿飲酒必令執事者唱一聲謂之喝蓋飲畢則別蓋斟酌以飲眾者浙江行省駙馬丞

至正直記卷三

學雅堂叢書

相相遇賀正旦及筵宴必用此禮蓋出子至尊以及子王爵也

老儒遺文

先人于延祐戊午時在嘉興府同宋末一老儒以其郡知府而致仕歸無子養其業年幾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居之田宅析為二俾各受其半未幾復召其妾語之曰吾後養子必利其財以害親子乃作一絕句付其妾俾以蠟紙封細小瓶中慎勿令人知給曰祭掃當隨埋于墓左他日有患以此驗于官居數年養子果以親子非父所出併母逐之後妾引其子告于官有知府者昔與老人同學詰其妻曰老先生為人學識性純密此事關係甚大何獨無遺文耶妻曰屏去左右當請其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啓視之果得一罍有詩云七十餘年一藉真此真之外更無雜雖然不得供溫清也是墳前拜掃人知府驗之果老儒之親筆也養子遂伏誣

恕可蘭亭

陳如心恕可先生閒居會稽時教子弟寫字以右軍蘭亭帖刻于木陽文用朱色印今作字式久而能善程敬

至正直記卷三

三傳推堂叢書

亭帖刻于木陽文用朱色印今作字式久而能善程敬叔先生亦以智永千文真字本刻板用蘇木濃煎紅丸印紙令諸生習書尤好若歸鄉曰必用此法也

不食糟辣

先人平日不食糟薑胡椒及炙博之味以其動痔血也不食蒜以其軍心損目且穢氣也不食鹽物以其傷肺動咳嗽也曰惟猪肉腎臟蹄膀等肉必爛熟而進或腳白嫩以為常饌羊牛雞鵝則間進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則鹿野兔和蘿蔔及蒸鴨子相鮮鮮常進天

至正直記 卷三

寒飲鷄子和葱絲酒三杯野味鹿樟玉面狸山鷄之雄者鷓鴣斑鳩之類餘不多食及未成物者亦不食年及五十齒及壯脫肉食必細到常時專食糖蜜及時果剩貯小盒置之左右日不可闕暮夜必以炒芝麻和乾餅插作糊若以進蓋欲潤腸肺也

喜啖山雉

先妣喜啖山雉及鯽魚斑鳩燒猪肋骨餘不多食平生唯忌牛肉遺命子孫勿食先人深憎惡家鬼非但不食若聞其聲亦悉蓋賤其情狀之可厭也至于隣近亦不敢畜之止進其子耳

不嫁異俗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異俗之類特曰娶他之女向不可豈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世之祖宗乎蓋異類非人性所能度之彼貴盛則薄此必別娶本類以凌辱吾輩之女貧賤則來相依有乞覓無厭之患金陵王起岩最無遠識以女事錄事司達魯花赤之子某者政受此患猶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類者頗多不能盡載則我趙子威先生如此顯仕有力量遠識一時為所快尚使其女俟終身之恨世俗所謂非我同類其心必異果信然也可不謹哉

婢不配僕

先人嘗不以婢配僕或有僕役忠勤可任者則別娶婦女以配之婢則別配佃客鄰人之謹愿者嘗謂婢僕一書配了後來者必私相自謙意必謂後日當配也漸致奸盜之患或配矣又添內外私盜甚費關防

僕斷端謹

先人取僕斷未嘗要有市井浮浪之態及時衣淺服者

至正直記卷三

五

惟求其端謹願愚癡者前之至于婢妾亦然甯于里鄰擇田舍女子頗能女工者不求其顏色也衣服裝飾並與里巷相同無使異也

友畏江西

先人交友惟畏江西與台人蓋謂其無情或有孝子矣又游他方見富貴可依者使云未娶若設計為婿既娶矣外家貧又往而之他方亦云未娶則前日之妻皆不顧亦無所記念矣台人亦然至于父母亦棄而不養况朋友之交情乎所以懼之也平生之友江西及台者僅一二人而已蓋于有鄉德異于其鄉俗者也

深惡游惰

先人嘗見游惰之民及懶惰不習生理者深患惡之終身未嘗輕與之一交也子弟或有語言不務實衣服異于眾者必嚴詞禁之比與人約必信或有故亦必報其所以然者至于僕細皆如此凡與人期必曰某日若曰三五日則叱之曰三日則云三日五日則云五日三五却是十五日也嚴毅至于一言一笑之間亦未嘗輕易也居家未嘗間坐或看書或監治雜務或理歲計甚至

至正直記卷三

六

婢僕之役冗者亦間提調之并石碎瓦木屑斷釘之類時使人收貯一庫用則取之所以先妣效習願熟終身勤苦皆相如此至于今日子孫雖在思難之中不致仇東者皆父母不暴殄天物之報也嗚呼痛哉

衣服尚儉

先人衣服惟尚綢絹木棉若毳衣紵絲綾羅不過各一二件而已白袖襖一着三十年舊而不汚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紙亦謹藏之一文亦未嘗施于無用處布衣素履磁器木筴與常人同或議之太簡先人曰吾昔者

甚貧今日頗富始終皆是吾也豈可以此為憂樂而異哉之隨遇而安無預于己故無適而不自得也知鮮矣

月蝕大雨詞

江西一士人某至京師久見月蝕大雨作一小詞偶其詞云前年蝕了去年蝕了今年又蝕了來了姪婿傳語這妖婆送切臉則管不了鐮鐮破了鼓插破了謝天地早是明了若還到底不明時黑洞洞幾時是了城中黑漆村中黃漆人都道天翻出了吾灘吾一身

至正直記卷三

七

泥這污穢如何可掃東家壁倒西家壁倒窺見室家之好問天工還有幾時晴天也道陰晴難保此二詞雖近俚俗然非深于今樂府者不能作也詠其詞旨蓋亦有深意焉豈非三百篇之後其諷刺之遺風耶此聞諸亡友楊大同云

平江讖語

平江二字讖者云淫字也是以平江人多淫男女淫奔恬不為愧張九四附平江偈改隆平府讖者云隆平二字遂觀似降卒不久當歸正果然吳善鄉守紹興集民兵號曰果毅以篆書二字懸于兵卒之背讖者云是果殺二字不久當敗果然姑蘇二字讖云一女養十口是以風俗與温州同溫字遠觀似淫字

窗扇開向

人家窗扇開向內其便若向外恐為盜者所啟亦須堅實者佳不可務于巧妙以美觀也蓋向內者開在內啟閉皆由內也直為上格眼者次之

議肉味

予嘗議肉味唯羊豬鵝鴨可食餘皆不可食蓋四者非

已巳巳巳

已巳巳巳

人不能尚荷放之則必害禾稼重為民患故食之無傷也牛馬之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祭祀先聖及有故節之喪則不食雞亦有小功非木鳥待賓客亦不常食人之功與牛馬同且知向主人之意尤不忍無故食之非疾病則不食至于野味非害稼者不可食若以時蔬或買食之螺蝦細物得已則止尤不可恣以日腹而損眾物命也牛肉予以先妣命不食戊子年候食之因一武致患腫毒于左股內乃夢先妣責之丁酉年在上虞以病困猪肉價高牛肉價平予因嗜而食之使我疾平體氣復則不食此味已亥年在鄞東湖復夢初因悟食之乃患腫毒于老足今始決定不食此味又思之若買善殺者則違國典若食自死者則致惡疾違國典非臣也致惡疾非孝也不奉遺命非子也以三者時有之何乃以口腹之微未向不能力行乎則他日之大節猶未可保書以為戒

朱氏所短

予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先妣主城南新居長兄一房亦在城南予又僑居外家惟二幼弟隨生母侍奉然平生所蓄資財及一切什物皆在舊居也朱氏姊主之漸變先人之法且有結姻黨潛布左右而向者舊僕與婢等惟知有朱夫人待甚恭甚落洛也獨門下士英君佐感先人之恩始終如一亦嘗為吾輩不平也朱氏姊惟生一女時尚未適人忽有女伶至自稱俗姓朱安吉人幼嘗受業杭州某寺遂稱朱氏姊為嫂曰我是汝夫朱元禮三從姊也朱氏姊以私親之故延入內室受其欺誘與之同飲食起居莫敢言其非者此僧深奸大滑且一月即以錢買石修路施茶湯及遍游諸寺咸施錢又

至正直記卷三

九

一月而去竟不知所之朱氏姊雖然德盛厚人皆不知也惟有侍婢沈添雅知之耳明年又至 謝果核及土物餽送各房皆有之謂之會親乃獨一盞侍從皆異類之人人咸疑之長兄與表兄沈子高為之憂潛使人扣其梢人據云我是松江萬戶府家人以了師姑連年來說有一親姪女寄居深陽富有金帛田產別無兄弟管顧舅家又各自分析了由是萬戶多以錢勞此師姑托其主婚今有舍人在後船不久當至長兄怒甚即選門下能言者以大義折之此僧忽發不遜曰我朱家

至正直記卷三

十

女既受孔家財產孔氏不可管也既而欲誣之官以欺騙事眾皆知其誣妄此僧乃為萬戶家人所逐餘稍稍引去迷杜其患朱氏姊反以吉革明言其非至于脚怨呼此婦人之所以至思而家不可使碎盡者信不誣矣向非長兄顧大節義拒絕此輩必致于陷身異類受辱受苦不淺也朱氏姊不以為功而反以為怨情哉言之至此可為深嘆先人五十餘年辛勤所致者晚年關防不及于前時抑且人情咸變於機巧輕薄是以既失之于外又失之于內吾輩歸省猶如客也先人雖覺此意豈能遠反其正耶臨終至于一案一器皆無存者獨遺白金之類已失過半矣此無他先人姑息于初年蓋為沈氏止生一女不忍遠嫁所以奩具及田產是沈氏者咸與之諸子皆不授也既各有所授矣明立家券以為異日執照而財物一切大小事件付托之朱氏姊後至庶子長大親女富聘漸有富貴氣未免侵竊公堂之資先人不能察者為朱氏姊侍奉極至不露圭角以愛女之心既至但知其能孝不知其為財也先人歿後此情漸發露乃有不平不了之語反以為父不念女之恨

已巳巳巳

已巳巳巳

惜哉情哉不了者似嫁非嫁似貧非貧不平者田之少也朱氏所得孔氏金物鈔貫兼于諸子之數房金什物稔磁几筵盡數有之惟用止于沈氏者較之他女及鄉中所嫁已過百倍猶以為不足見人情之日薄也有女者勿蹈往轍當視吾家之思有不可言者矣思之痛哉思之痛哉及七年戊戌避地在安吉之大山遇寇資物皆失而沈添桃被榜掠幾死又盛添壽者亦遭此苦其婿吳唐輔墜石折足庶子婦等奔竄極其顛沛向之所得今日盡矣一時報應分明猶未甚也當年歸荆溪之芳村依吳而居寇再至不勝艱苦頓沛衣服首飾蕩然一空唐輔死于亂兵先自庶子自大山已與母長別而去長子雖有侍奉之心頗欲盡孝而母則待之落落惟親女及婿之是戀溺于偏私以至如此為婿者亦恐物之遺于子往往問其母子殊不知一身尚不能保遑及其他乎自婿入門竟有相疑之漸非惟孔氏如客其朱氏子亦猶客也其盛添壽者先人之侍婢嘗與朱氏姊為吾家物之人也先人歿此婢從朱氏姊甘心侍奉其婦女及婿見者莫不歎之所以亦受禍者天理之昭然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女備名

至正直記卷三

朱氏所長

朱氏姊平日處事可法者亦多初年待夫之前妻吳氏之長子隆祖猶如己子二庶子祖道崇祖亦如之今世之輩比者及長子受蔭為温州監支納官去家千里嘗以無告訊為憂至于忘寢食夫之遺命養庶子祖道居陳陽凡飲食衣服教訓甚于已生者及長為娶婦亦厚過數年親女當聘而庶子漸疑朱氏姊未免以奩具之物頗豐于庶子亦人之常情無足愧者庶子陰懷

至正直記

卷三

不孝及婿入門朱氏姊以家事付之婿及庶子稍有彼此防閑之意則庶子不得縱費所資矣先是庶子以正母之私帑歲收租米一切什物莫不為主而恣其所欲尤有甚焉者至是始有怨言而正母知之亦以忘恩不知分限是怒其始末則庶子之罪多矣亂後正母自與婿居不得已也庶子之心不能挽回矣隆祖之祖心齋殿尹歿時隆祖在温州惟其仲父元之在侍朱氏姊不遠數百里涉太湖跋山路往承大事可謂孝矣一切不及者悉以父家之資辦之及其子欲信浮屠教焚其

至正直記卷三

主

父屍朱氏姊曰凡作佛事者吾願從之至于焚化則不敢許也其長子死時具棺葬未嘗如此今反以其父不若其子哉且儒家無焚屍之說斷不可從也由是心齋公免于焚屍之禍族長粉友與鄉人耆老咸歎曰人家不必要好兒孫但願得好媳足矣遠近稱之蓋元之吝于出已財以葬父也可謂節矣先是隆祖之父卒時有年少之妾包氏及其母在安吉朱氏姊往見之待之頗安或謂之曰隆祖之父因許作黃冠事未幾而包產不能舉備以致觸忤是以死耳內外咸憾之隆祖亦以眾怒將逐此婦朱氏姊大怒曰人之生死自有命包氏之產亦有是天地間之常事爾輩何歸罪于包耶且爾父死未卒哭便逐其妻人謂我何如者爾之三月葬其夫將歸陳陽召包而語曰我欲攜汝往陳陽則父母之家不可也爾汝遊此則寡婦且年少無主又不可也包乃泣謝遂厚資嫁之鄉那人又稱善不已時年四十有七歲以其長子及季子侍奉乃祖王安吉家事備仲子歸遵夫之命也常時在家每安吉有人至必歡欣問候鄉族安否厚待其僕至于隣人作小商至此亦善待

之其懷來之宛曲如此待婢未嘗加以呵叱有小過則不與之語婢知所懼則使令如常有太過則逐之蓋蓋僕皆鄉里之淳謹者鄉里之貧且極者病則時以粥米果糲惠之鄉人仰之若母凡姻戚急難次竭力救助未嘗憚勞若姻戚或忘其恩者亦多矣此無他施之有不當者則人以為為忠也至于奉父母及繼母能曲盡其情待妹與弟誠可謂友愛而吾兄弟亦奉朱氏姊情若母也終始無一言之間情乎晚年漸廢先人之遺法及有不多得田之語且終身不得主朱氏之祭祀及晚年不惜朱氏之遺孤是以不能無讓者矣雖然朱氏姊之過亦勢之使然使當時既重訓資則出嫁以禮必能守朱氏之業而無晚年之怨兩得其道不失父女之情子母之義可謂盡矣何其拘于世俗而制之于似嫁非嫁似分不分所以易恩為怨彼各有辭深了嘆也有女者宜以是而觀之哉嗚呼若朱氏姊者亦不失為大家之婦式也

首飾用翠

至正直記卷三

首飾用翠最為無補之物買時以價十倍及無用時不值一文珍珠雖貴亦是無用蓋子避地將所在囊中者徧求易米不可即得且價不及于前者已十倍之上惟金銀為急須帛次之民有語曰活銀病金死珠子倘不言翠也蓋言銀為諸家所尚金遇主漸少珠子則無有問及者猶死物也世之承平時人人皆自以百世無虞以致窮奢極侈以金銀珠玉之外又置翠毛珠不知人生不可保一旦異於昔則無用之物皆成棄物倘遇再承平時切不可用無補之物

虞邵庵論

虞翰林邵庵嘗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于氣數音律之盛其所謂廟劇者雖曰本于梨園之戲中間多以古史編成包合諷諭無中生有深意焉是亦不失為美刺之一端也

新人舊馬

諺云使新人騎舊馬此言良有以焉蓋謂人生於世間一動一止喜怒哀樂或有不常不皆可測僕奴之久相處者必察主之情性好惡乘其隙而侮弄之則至慢忽

至正直記卷三

六 尊雅堂藏書

不能盡心奉事者多几新至之僕不知主之情性縱能奸詐亦未敢施其月漸而彰露耳馬之為畜有善有惡有能負遠者有不能負遠者有驚疑而暗疾者有能備乘坐而無失者新至者豈能察其美惡耶必逾年然後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盡知久遠之美惡也雖然僕馬皆有相法可觀可察則其深奸大詐必須久而能知之耳

勢不可倚

夫勢之不可倚也自古及今歷歷可鑒遠者故未暇悉論且以近者大者言之伯顏弄權奸臣也附其勢者多取富貴死之日皆受禍至于脫脫離不弄權而權自盛門客亦眾勢去之後禍亦如之至于哈麻雪雪兩奸臣也既貶之後亦不免苗獍楊完者之凶暴又非伯顏哈麻之所比也承國家多事皇綱解紐之時迭道邦化外之常性怒則死喜則生視生民人類如草芥雖天子之命亦若罔聞者附其勢者一旦至于極貴受天子名爵皆能生殺人及其惡貫滿盈口手而死黨與皆伏誅漏網者固多豈能避于他日邪又以其小者言之國初

巨正直已卷三

尊雅堂藏書

深陽之民有以田主妄獻于朱張二豪者遂為戶計一切科役無所預焉是時張首以海運為貢道至于極品天子又以特旨諭其戶計彼無敢抗之者權豪奢侈可謂窮于天下或兩爭之田或吏胥之虐者皆往充戶計則爭者可息慮者可免由是民皆樂而從之也不數年朱張皆構禍籍其戶口財產以數百萬計後立朱張提舉司以掌之向者附勢之人皆受禍而投戶計者隸為佃籍增租重賦倍于常民受害不淺雖悔無及矣

豪僧誘眾

又湖州豪僧沈宗攝承禪總統之道風設教誘眾自稱白雲宗受其教者可免徭役諸寺僧以積置田每畝妄獻三升號為贖眾糧其愚民亦有習其教者皆冠鳥角桶子中號曰道人期望羣動以百五及沈敗糧籍皆沒入官後撥入壽安山寺官復為經理所獻之籍則有額無田追徵不已至于鬻妻賣子者有之自殺其身者有之僧田以常賦外又增所獻之數遺患至今延及里中同役者

富戶避籍

至正直記卷三

六 尊雅堂藏書

又荆溪句容金壇等處富戶有避其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鄰吉耳養老戶計者及其有勢之時可附可倚頗稱所欲未幾勢去復隸常調衙役而養老錢仍舊不免或有貧者則位下之人追求不已苦楚尤甚一歲之間祿使無窮已最所恥者受辱于位下之人如驅奴隸然此三者之患雖同而其輕重則有別者朱張白雲宗以田者也河南戶計以身者也以田者思可絕以身者隸其位下之籍雖子孫孫不能免也其患過于二者遠矣原其所自皆由苛政不能聊生又非有才智者

巨正直已卷三

尊雅堂藏書

苟徒逞一時之欲是以陷于終身也夫陷溺其民者莫大于土吏土吏之罪不容于誅凡殺豚升木吹毛求疵為害百端敗壞風俗吏之所為也今天下擾攘城池殘破舞文弄法助虐濟奸吏之所為也吏之為害深矣哉

世祖一統

世祖能大一統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餘年一旦禍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師至于遠方大而省院臺部小而路府州縣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縱使一儒者為政焉能格其弊乎况無真儒之為治者乎故善謂壞天下國家者吏人之罪也

至正直記卷三

九 尊雅堂藏書

好食雞

安吉親友朱元之嘗言其族人行好食雞者凡親族隣里待之必以雞別不設他物其人一日過佃客家將于佃餉之以雞知其所好也其人忽覺體困就隱几假寐戒其佃曰吾欲睡慎勿驚覺雞熱時置于几上待我醒後食也其人乃熟睡未醒雞已至佃客侍候于傍適時見一物自其人鼻孔中出延于几漸至雞上若蜈蚣而短多足而黑佃以蠶置于碗而製之須臾其人醒見雞于前揮之令去且曰雞氣臭穢不可食佃乃告其故其人見蠶曰遠棄于地令別烹雞雞至復曰臭穢不可食自是不好食雞矣不知何故意其當初必誤食蟲物以致此患思既絕是以不好也

戒閹雞

吾嘗戒子弟不可閹雞蓋畜物之可閹者惟雞最受害割腹以指列其背而去其內腎肺臟皆傷有仁心者豈

巨正直已卷三

尊雅堂藏書

忍見之哉獨猶犬淫狀可愧不識其母或聞之亦無損
雞則切不可也口腹之患致恐如此吾雖食雞獨不喜
食聞雞人皆謂聞者味殊不知以爾口腹之奉而害
物耶且聞雞死者亦多生者固難得又何泥于人欲哉
不畜母雞

吾家以先人在日本嘗畜母雞雖有誤子者則付之隣
佃之家後視雞之多寡平分之所以厭其求雄之態雌
伏雄之狀未有不動人私欲之情者近世民家婦人以
母雞繩繫其足抱攜至于他處求其雄甚可憎惡以致
漸習無恥流于淫奔者亦此等之微也避地之所家人
婢媼咸畜雞母往往有此風每欲禁絕之未可蓋各得
雞以市易布帛所以未深絕之也歸鄉之後必以先人
之遺訓是戒

不置牝牡

犬羊之畜尤不可置牝牡者惟官者無害若畜牝者必
求其牡者必求其牝此蓋生物之性至其時有不可
得而已者惟不畜此是幸蓋畜此等淫狀可憎尤甚于
雞未必不壞人之正性婢媼最宜戒不可以觀此至于

至正直記卷三

犬之牡者或庶幾焉其牡求牝必出他處則求牡者或
鮮矣又畜牝物生子子大不識其母遂亦求牝甚不美
觀亦傷風敗俗之漸也先人見他人畜牝獸尙怒而
叱之可爲切戒

食必先家長

人家飲食必先家長至于一房亦然則使幼者漸知禮
義家道日興矣吾家向日飲食惟先人以無齒別炊爛
飯餘必先奉先然後分與子弟及諸妻與婢其僕斷
則在外廚與農夫同膳也至如先生之儼則先批之外

至正直記

即分置一器及羹一器備與先生欲使眾人知所敬在
主翁之次也

出家人心

出家人心孤忍不可交蓋其性習孤潔自幼離絕親愛
之迹惟算情堅忍是務所以交友皆無情也或疾病或
急難豈可責其相扶持乎

家出頑漢

諺云家有萬貫不如出個頑漢頑者非強梁之謂蓋言
操心慮患所行堅固識是非好惡之正者若有此等子
弟則貧可富賤可貴矣或富貴而子弟不肯習驕惰
至于下流豈富貴之可保雖公卿亦不免于敗亡也

至正直記卷三

萬頃良田

諺云萬頃良田不如四兩壽福四兩言其太輕也福者
非世俗能受用衣食之外蓋言祖宗積德以及于後人
雖或太薄至輕猶勝于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
而至者雖可暴富及其不久富敗惟陰德爲福雖未至
大富極貴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落爲下賤矣

日進千文

諺云日進千文不如一藝防身蓋言習藝之人可終身
得托也藝之大者莫如讀書而成才廣識遠則致君澤
民流芳百世窮則隱學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農桑
最好無榮無辱惟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養
身爲子孫計舍此之外惟務假勢力以取富雖日進千
文之錢亦不免于其敗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讀
書萬倍利此之謂也又有一等小有才無行止專尚游
說以求食絕無廉恥雖日能取飽于一時不能免餓死
溝壑

僕主之分

人家或有生僕子雖幼便當閑之以禮使之知有主
僕之分吾見近日人家有僕子及已子相戲慢罵喜怒
必相敬父母見之亦不呵禁則曰小兒無知耳殊不知
習氣不好以致長大漸有無主之心皆由習慣病根不
去也至如女子幼小時不可與僕子交聚或至于澆薄
市井之態者亦有之至于長則情相習焉能免于忘
外之慮耶又見人家之女幼而命僕媼抱而出游久而
情熟亦有非禮而戲弄之者至于長而嫁人其僕子外
必談及女之疾病好惡嬉戲之類蓋其幼而見之也者
此而致引誘不美者多矣漸中富家多或有此患焉

書留燈欄

抄書當多置燈欄則免風燭之慮書冊必穿釘不可用
膠摺也若通蓋大本數多至百者則膠之以下皆穿釘
可也膠者久而糊紙無力必致損脫而零落矣書帙必
厚至一二寸或三寸亦無妨但釘近邊緣多空餘處不
可近邊欄間且易觀又免零落也抄書外邊欄間一
寸以上如內穿釘處緣燈欄亦置一寸以上方可

至正直記卷三

正字聖諱

正字聖人諱也子孫讀經史凡云孔某者則讀作某者
以正字朱筆遠圍之凡有正字皆讀作區至如詩以正
爲韻者皆讀作休同義則如字

乞丐不置婢僕

乞丐婦女子弟皆不可置之爲婢爲僕蓋以氣象不佳
漸有凋落之態吾家以後至元乙亥間尹氏姊在官莊
時換人凋落鄰媼將家婦施氏女也常執役尹氏喪夫
又無近族孤且貧尹氏姊引致來以攜孀幼弟之役其

狀矮小貧寒可賤表兄沈子成見之曰此媼不可留予問其故曰吾連日見其出入于君家之門氣象不好如門中出一丐婦也吾厭之不三載黃蓮男有得爭訟起自此不與矣又乙酉年後北方飢子女渡江轉賣與人為奴為婢鄉中置者頗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子成又言于余曰此等之類皆劫賊中物得不死而來兩者符免耳然好者已被娼優有力者先得之此輩皆餓殍且醜陋不類長成者宜勿留萬一劫賊未盡必致災病病必傳染慮及好人矣不然則此等入門門景又何美觀自

至正直記卷三

是果至于亂離無好氣象矣然此自係氣數亦一漸也又外家吳子道以至正甲午年鄉中多道淮婦作婢貧其價廉也子道亦置一二吾以子成之言喻之一笑而己乙未兵亂流離至于今日亦是氣象之一變也又子道以大門副廳尊米置農具楊大同時相依以居見之曰此等氣象不好公家無限閑屋偏置于此豈有官廳前之門景向之客官所聚今置農具太覺不好未幾

輿亂無甯日此居皆成瓦礫矣

蜈蚣毒肉

雜肉與蜈蚣有冤春夏秋三時切不可過宿殺人燒炙之味夏月不宜置露宿當謹蓋瘴管有某處孝婦養老姑甚謹姑好食燒肉孝婦每得肉置火上熟必以竹筴插壁陰候火氣過然後奉姑一夕食肉暴卒姑之女有訴于官曰嫂氏有私通懼姑故進毒殺其姑孝婦不勝拷掠誣伏其罪未幾審因官至誠其情疑之再令買肉置故處夜半視之惟見蜈蚣毒蟲羣食其肉官以嚼死罪囚囚食亦死孝婦由是得免姑之女反伏誣其置肉時適夏月也

姦僧見殺

姦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則當徹而遠之不然輕則招榜重則貽禍不小嘗聞一某官平日自任以剛果端為事凡僧道流皆敬恥辱之所居近有一寺寺僧多富家者一僧尤甚奸使某官嘗薄之一日某官出外其僧盛服過其門惟見某官之妻倚門買魚菜之類蓋嘗習憤也適兩僧乃詐跌仆汚衣且佯笑而起某官之妻偶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濯明日餽以穀核數品相餽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謂未嘗相識且無故也僧但曰感謝濯衣之恩強擲而去某官歸餘積未盡問其故惟怒其妻之不謹亦未以為疑也一日僧使人以僧鞋置于某官廳次側房適見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敢有奸計其官益愈疑之矣此僧聞之即捲資囊一夕避去莫知所之其婦歸母家依兒而居年餘不能受清苦此僧已長髮為俗商矣資囊成烟其婦初不知也逾三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婦對酌澆其夫問其妻曰爾可認得我否妻曰成親三載何不認得耶夫曰我與你今日團圓豈是易事費多少心機耳其

至正直記卷三

妻問故夫曰我便是向日汚衣之僧也備述前計其妻即伴言曰因緣却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飲大醉後其妻操刀刺殺其夫并二子明日赴行司陳罪官不能決獄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決獄見之乃壯其事而釋之後與前夫某官復相見其婦曰我所以與你報奸人之仇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節即不可同處乃築室某山夫婦各異居云二十餘年前事也

黃華小莊

至正癸巳鄉里冠平吾復到黃華小莊忽故幹者史仲

珍王道者來講談及世事人情因發一嘆曰向時人中據賊今日賊中據人蓋傷好人之絕少也此言雖淺乃實論耳所謂人者猶半是賊心也

山陽之薪

山陽之薪有發光能發火力山陰之木無發光然烹之際不若山陽者佳吾避地鄆之上水乃始驗之又膺月採薪雖生濕之木亦可然

宣城木瓜

宣城產木瓜最佳其父老相傳唐末不生實至宋初生

至正直記卷三

靖康中忽不生至紹興後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國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至今無木瓜合藥甚難得何其一木擅天地之正氣猶若是之靈耶

慮把東刷石則石裂茶汁流石器久則石如蛀爛物性所畏有不可曉者

瑪瑙纏絲

瑪瑙纏絲者為貴又求其紅絲間五色者為高品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言其不直錢也又言瑪瑙紅多不直錢言全紅者反賤惟取紅絲與黃白青絲絃相間直

透過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往競置以為美玩或酒杯或盤腰或刀靶不下數十定價過于玉蓋以玉為禁器不敢置所以瑪瑙之作也金陵呂子厚知州有祖父所遺瑪瑙碗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漿水惟三點紅如蒲桃狀極紅又一二點黃色如蠟可謂佳品也子因與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貴如金珠之為物固不足貴也金愈遠愈堅珠則有晦壞之時也諸石之器莫貴于玉玉與金並稱取其溫潤質色玉為上堅而

不壞金爲上若水晶之浮薄瑪瑙之雜統皆不足貴此固世俗所尚一時之競非古今之公論也今燕京士夫往往不尚瑪瑙惟倡優之徒所飾佩又以爲贗品與江南不同也諺云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其亦信然矣其大則有古屈班文可愛誠是士夫美玩固無議者矣

經史承襲

經史中往往承襲故宋俗忌避諱者字畫皆減省不成字如匡字貞字敬字恆字易字真字殷字擣字韻字皆不成文以讓爲避玄爲元慎爲順桓爲威匡爲康宏爲洪貞爲正敬爲恭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紕繆胡公作春秋傳辨論詳明豈有古今經典以私諱改其字哉是無識之人取媚一時以爲萬世謂國朝翰林院及諸處提舉司儒學教授官當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書坊訂正所列本重新校勘毋致循習舊弊可也至如詩書易正文亦當行下書坊刪去小序及王弼序卦之類毋得仍舊訛誤後人

美玉金同

美玉與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對其十成者極品白潤無纖毫瑕玷也九成難辨非高眼不能別八成則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銀漬血漬之類不必問成色也絕難得佳品

靈璧石

靈璧石最爲美玩或小而奇峯列壑可詫凡玩者尤好其大則盈數尺置之花園庭几之前又是一段清致諺云看靈璧石之法有三曰瘦曰瘦曰透瘦者峯之銳且透也絢者體有紋也透者窺達內外也凡取其色之黑而聲清者靈璧也惟取其聲之清遠者太湖石也亦有

至正直記 卷三

臥紗紋彈丸兩顆紅獨無畢耳其石之質赤黑亞于鑿壁特聲韻不及太湖而質過耳虛疎齋翰林有太湖石記

雙頭雁

豫章楊翰林雙頭雁圖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蓋識色目北人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猶毀辱屬南方不絕自以爲右族身貴視南方如奴隸然南人亦視北人如輕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謂

至正直記卷三

古錢

古錢置之圖書印傍久而色赤亦古氣類使然也

沙魚胎生

沙魚胎生子至剖食沙魚腹中有小魚四尾或五六尾者初意其所食但見形狀與大者相肖且有包裹乃知其爲胎生也此亦沙也

鄒南山石

湖州安吉鄒南山中出一石色白嶮峭狀類將樂石可設置几筵爲玩器不可浸水種汽滯惟以山石宜水浸潤今亦罕得者

銅棺山草

義興銅棺山頂有一種似草非草又類木本葉似側柏而卷凌冬不凋可移置蒲石上枯而後青歲久亦茂可觀

半兩錢

半兩錢古者燬而酒服可續折骨五銖次之浙東斗尺皆仍故宋遺製斗謂之百合足比之今官數八升也謂數有二尺謂之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

昔用官樣至宜與則明有之杭城人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考其此製尙存古法則是今之製差增大耳郵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

學士帽

今之學士帽製類僧家師德明不知唐人之製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標比今之國帽差增大頂用稍平簷用直而漸垂一二分裏用竹絲外用皂羅或紗不必如舊製頂用小方笠樣用紫羅帶作項攀不必用笠珠頂却須用玉石之類夏月林下則以染黑草爲之或松江細竹絲亦好歸鄉晚年當如此也更置野服亦稱之爲玉便如今曰鶴髦樣布爲之

艾蒸餅

試艾以蒸餅將艾炷于餅上燃之若是好艾則滿餅香透底不好者止于餅內一半香不透四明王香透底不好者止于餅內一半香不透四明王

先賢之後

先賢之後理不當絕然所問者無幾且真偽莫辨周源溪之裔絕無聞者程子之裔數人者寓居江東不知爲伯爲叔也近長鎗兵中程某者謝國璽女兒之夫也成禮之以其爲程伊川之後也寓居磁州朱子之裔真者三四人而已近亦無聞者若金陵之朱仲明自是目姓其養子星字伯厚者是陳姓之子雲心道士之姪福清人也仲明家世淫亂屋後淫其妹不聽適人倫已喪錢唐之朱姓者自稱朱通判之後亦是目姓本朱氏之甥也張橫渠之裔絕無聞者南軒之裔有二入焉今亦不知存亡也至如顏氏之裔亂亡之後僅存一人今在四川顏真卿孫也幼孤與祖母孔氏相處孔氏得夫之

至正直記卷三

伯爲叔也近長鎗兵中程某者謝國璽女兒之夫也成禮之以其爲程伊川之後也寓居磁州朱子之裔真者三四人而已近亦無聞者若金陵之朱仲明自是目姓其養子星字伯厚者是陳姓之子雲心道士之姪福清人也仲明家世淫亂屋後淫其妹不聽適人倫已喪錢唐之朱姓者自稱朱通判之後亦是目姓本朱氏之甥也張橫渠之裔絕無聞者南軒之裔有二入焉今亦不知存亡也至如顏氏之裔亂亡之後僅存一人今在四川顏真卿孫也幼孤與祖母孔氏相處孔氏得夫之

神世居林外孟子之裔今皆無聞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

西川道者

西川一道府學長生之法修煉三十年而內外丹皆成一曰城中兵變而道者已仙去遺下黃芽大丹一爐為兵官所得後半歸之買平章似道半流落民間買事敗丹大半零落一美妾處妾後歸錢唐宋氏丹遂為宋所有今又半歸于余乃一半中之再半也此丹性和而不烈人皆可服服之者可以助元陽延生命臨服時默誦

至正直記卷三

西川道者

咒七遍而東南以東湯或白湯吞下先以雪餅裹丹預于前一夕服青丸于咒曰歸我常返我鄉服之千歲朝玉皇表姊宋氏常思久病元氣衰弱因服此丹三五服始得復生每服十粒

鄉中大家

鄉中大家皆用刀鐮者入內院雖婦人女子咸令其梳剃其是不雅惟吾則不然時外家却不用此頗合禮法他事則不及也凡居家者謹之

深陽父老

嘗聞深陽父老云國初兵革之後居民荒蕪至元間有一奸民曾為北兵掠去復歸從來山前豐登莊寄居每掠買其入子女投北轉賣為奴婢居三二年忽遇一虎至村落三日居民驚惶幸不為害惟暗此奸而去豈非造物者報焉

高昌俊哲

高昌俊哲為世南以儒業起家在西時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且教子有法為色日本族之首世南以僉廣東廉訪司事被劾寓居深陽買田宅延師教

至正直記卷三

高昌俊哲

子後居下橋世南有子九人皆俊秀明敏時長子誠本遊孫年將弱冠次子十五六餘者尚幼每旦請子皆立于寢門之外省過父母非通報得命則不敢入至暮亦如之一日予造其書館宿則淡備惟賢希聖主之見其子弟皆濟濟有序且實質潔美若與他人殊者蓋體既俊秀又加以學問所習氣化使之然也予深羨慕之既而欲遣一生通謁于世南求跋二小畫卷希聖曰姑少待有宦者出中門可問之則主者出矣不則別托門子轉相通報亦可諸生則不敢妄入也子初疑之希聖曰世南處家甚有條理僮僕無故不入中門子弟亦然自吾至館中因知諸生居宿于外者皆定晨省皆候于寢門之外非奉父母命則不敢入蓋謂私室中父母處之或有未謹者則肢體袒惰使子弟窺見非所宜故亦防閑之也子始服其法之有理深慕之嘗為家人畫言之因外家處事太無理雖僮僕亦得入于寢室告親家事予深惡之每以僕事之法論之也予家以先人遺法亦頗若是惟防閑外居子弟未嘗及于諸子也僕氏之法忍不可忽他日歸鄉當謹遵效之云

至正直記卷三

紫蘇薄荷

凡泡紫蘇薄荷之類先貯深湯後投以藥而覆之則秀氣濃而色淺先投以藥劑後沃以湯則色濃而香氣淺其味則皆同也凡欲升上之藥則泡之如此法用其氣也降下則煎煮之用其味也近日因訪同避地一友沈思誠雷坐久忽云我以上焦燥熱喉痛眼赤乃用黃連解毒湯四味藥到碎先以沸湯後投以藥而覆之半時許服之其香烈而味清蓋欲升上也質之王詔卿乃云獨不知大黃必候他藥將熟而旋投之即傾服亦取其

至正直記卷三

紫蘇薄荷

氣能滿也吾始得其義如此因記之

出納財貨

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蓋傭工受雇之役也古云謹出納嚴蓋藏此掌事者大字銘也然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蓋每歲每月每日各有具報事目必依此式然後分曉然後可校有無多寡之數凡為子弟亦然幹父之蠱雖微物錢數亦必日具報明白免致久而迷亂無可考也先人嘗云人家掌事必記帳目蓋懼其有更變人有死亡則

至正直記卷三

筆記分明雖百年猶可考也此雖俗事亦不可不知此式私記謂之口黃簿又曰帳目

解于伯機

予嘗見解于伯機公親書一幅云登公卿之門不見公卿之面一等也見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等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等也大丈夫當富貴死不可一辱不知何人所言而因學喜而書此凡見數幅觀其言雖不深奧然亦可為確論金陵楊大同嘗與予言士大夫不得已而受小人辱莫受君子辱此亦良言居鄉里時亂後一酷吏權州事又一奸民掌案贖在之嘗會于鄉人家子頗以禮貌待之其人亦不問何如人但畧答片言即自與濟其奸酷者笑談既而又忌子在座不樂予即起而出越明日鄉人對予言昨日所會二人始不知子為何人既而畧問之且懼子之直言恐壞其奸計是以不樂與語子出甚好大同亦在座曰正所謂雷受小人辱者是也今之江海中遇寇窮途中遇惡少年皆不可與之事者願其無禮何有加于我哉予曰善因記于此云

至正直記卷三

解于伯機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元 關里外史行素著

四民世業

黃山谷曰四民常世其業讀書種子尤不可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可名世矣此石刻在荆溪荀氏後為顯親寺僧有大方屋所得石背刻一詩云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穉乳鞭揮公私急醉眠臨秋兩皆山谷詩也至丙申以後寺燬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江古心

至正直記卷四

一 學惟室藏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養子某至元乙酉歲為建康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時祭祀有闕一日監修南城惟其妻在家忽聞中堂喧鬧出視但見朱衣吏數輩曰丞相在此當禮拜其妻驚仆于地仰視一紫衣官人中立曰同知何在言未及應答聞厲聲曰豈有為人後而祭祀有闕者乎言訖而出少頃同知自外歸呼其妻曰怒若若若若問疼若為人所擊神思昏憤故今日早回家其妻告其故同知驚懼即治具享祭祭明日疽發諸醫不能療半月而卒其子某與先叔生同庚乙亥又同學建康郡齋備言其事夫人之貴有子者欲為祭祀之主也不幸無嗣而養子如子惡可不事其父為養子既如是况親子乎不孝者以是為傲哉宋史古心諱萬里字子遠一字相繼紹興中據先叔所言甚詳意欲投諸後或不死亦未可知或謂養別子亦未可知也姑記此以俟知者

山中茅葉

山中茅葉可蓋園亭既堅且雅晴則卷雨則舒不漏水也勝如稻草即開花可止血者

箭葉鋪藏

箭葉鋪藏土橋能隔濕氣百年亦不朽壞即箭葉也稍

卷四

一 學惟室藏

草俗呼箭葉可築寒溝築繼之以土雖百年再翻起黃色如新如箭葉有土護板久不壞二物非堅其性然也

兔無雄

世傳兔無雄者每歲中秋月即夜成胎其夜晴明則有背記二十年前偶得一兔有二外腎殊不曉其所以然獨未遍考其果復有腎否也

翰林識語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識語皆有應時因無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轉人化獸獸為人獸之事皆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劫灰異數之類者未可一一論也便如今日世傳五公經推背圖書亦然

董泗碧云

董泗碧云釋氏有言三世佛過去佛見在佛未來佛其說甚好但以佛名稱之語涉異端備者所不道吾今以三世界言之可也

彰縣老民

潘多吉嘗為彰縣教諭云縣有深山可入數百里有老民或過百二三十歲者或自言前宋年號者皆未嘗知有本朝也其山忽崩陷發洪流出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丈狀類海舟底宛如木釘相連不用鐵者多吉不曉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遇天翻地覆遺下耳

至正直記卷四

三 學惟室藏

山民多不食鹽醬亦未嘗識故能極壽謂此過去世界也混沌之物豈起自盤古豈世人止如是耶獨不知盤古以先又幾千萬萬年也今之世乃見在世界久而施如上也了又復開闢如盤古時此乃未來世界也吾又嘗聞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開掘井深及數丈遇巨木阻復掘掘木之兩頭處不得見遂擊斷出之長二

三丈高廣數尺磨泚認之乃香楠也此地豈非萬餘載耶乃有是木意當時必江水也俗所謂海變桑田卷有是乎世傳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記耳

董生遇閣

董生名毅字仲誠一名純伯父天台人寓湖州潘公名喜諸賢人游于杭博學能詩文先會除縣教諭丁內艱服闋再往又得是縣蓋浙江省注選恐吏作弊例以兵卒用竹著括瓶中紙球紙球中書合註人名姓謂之括圖一吏檢文卷對閣讀之惟空人名讀至是閣云某

至正直記卷四

處某閱兵卒探取人名對此閣吏然後書之也高兩週是閣豈非分已足乎

莫置玩器

先人嘗勸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華麗之居每以訓戒子弟予聞之耳然猶未能深省也義興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誠實靜雅好古定官窰別紅舊青古銅之器皆不下數千緡及唐宋名畫亦如之獨無書冊法帖耳至正壬辰紅巾陷城定窰青器皆為寇擊毀寇亦不識無取者也此一失也後乙未復陷所存者又無幾惟附

懷隨身之物乃畫之高品銅之古器別紅之舊製寄藏友人渡江浙時苗獠據杭州因寄托之主喪乃取歸西山不一宿盡為苗獠所掠盡奪轉賣于市凡別紅小梓咸以刀砍毀無完器也此再失也時仲德翁已死一載明年又不能保其餘矣所見多落者皆不能保非獨亂世尋常傳子孫者誠空耳居室亦然亂離之後浪蕩無遺使人人知有此患惟檢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好讀書卷戒之甚詳先人之訓蓋自見耳聞者多矣嘗云謠曰與人不足損振人起屋與

人無義擅撥人道玩器擅撥者方其猶從與也蓋華屋玩器皆能致禍向有一人為玩器因得罪于時官遂破家喪身又有一人因華屋招訟不已直至蕩產此皆子所目見者耳聞者又不知其幾矣可為明戒

月中影

月中影世傳玉兔與桂樹先師徐質庵云釋氏說是山河影未詳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細觀之果若山影空缺處乃水也釋氏不為無所見

陽起石

世傳陽起石無真者欲辨之觀其紋有若雲頭雨脚者為真者是也

村館先生

村館先生惟鄉中有德行者為上文章次之不得已則容子弟游學從師求真實才學者亦在德行為先也浙西富家之家延館對皆不以德行館賓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往刁詐有玷儒風至于破館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亂世猶有甚者往年無錫華氏曾有此患今年太倉徐氏寓慶元為方氏職役家蒙于貧忽館賓計其通

至正直記卷四

六

好張兵因此受害家資一空蓋當時為主者皆不以禮主者特欲改換士風賓者乃是圖口腹貨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賓以誠敬賓報主以學業者比也惡可謂之賓主哉然此可為後來之戒

元章畫梅

會稽王元章嘗謂梅月着衣畏汗濕則用細生布以薄金漆水刷過乾而後看則便且涼也元章名冕善畫梅

古今無匹

古今無匹者美玉也蓋天地秀氣所結質色大小各不同是以無匹真可貴惜也古屢次之畫卷則今之精者或能近古亦古之善畫者多非止一筆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器官密又其多矣皆未足珍貴也前輩論者或有及于此因記之

無錫識石 相傳無錫有石刻識云無錫平天下消在惠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井街咸置錫以滋泉味蓋我與錫相便惟是邑無之或有云有錫則民爭兵故名無錫皆未詳孰

至正直記卷四

七

雞卵熟栗 雞卵與熟栗在午前食則佳過午後則能閉氣 江西羅生 江西羅生賣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指雞卵也鵝鴨則不可擬矣此說近是 義興邵億 義興邵億永年一字惟賢暑月冠漿漆巾蓋取離汗也以為為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置為其中染之乾而後製甚好 兩艾不同根 古云兩艾不同根蓋比故家崛起也艾葉茂而根淺則葉少而根多耳 江湖術者 江湖術者說客不可延至家庭蓋起詞訟之端誘破家之事客或有之先人每言之嘗親見此曹思也 戴率初破題 先人嘗言幼在全陵郡拜從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

至正直記卷四

七

至正直記卷四

至正直記卷四

至正直記卷四

至正直記卷四

至正直記卷四

至正直記卷四

至正直記卷四

至正直記卷四

假即以方俗作題今請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先君曰蓋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日命破生大喜又命以請云前可死莫與秀才磨磨子肚裏仇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

宋鍍金器 故宋鍍金器皿用金鍍化以銀器之凡數十次猶如今之擺錫鐵器相類

宋迎酒盃 故宋過府官及朝貴例蒙賜酒却于官庫支給以鼓吹迎隨謂之迎酒盃盃是夾蓋蓋內金外銀或內銀外金

故宋好別紅堆紅等小梓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梓底而後加漆者今世尙存重者是也或銀或銅或錫

故宋好別紅堆紅等小梓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梓底而後加漆者今世尙存重者是也或銀或銅或錫

至正直記卷四

九

諺云積俗音開香吸俗音開倘倘上言三險也花心有小蟲破之或作鼻痔惟臘梅最不可破諸獸竹篋中蟻破有碎屑吸之恐傷肺閣下臨水恐有碎折之患猶三件險處也此三離近亦可為戒

巴豆黃連

諺云巴豆未開花黃連先結子蓋黃連能制伏巴豆毒也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同意管觀宋史宣政之間女直叛契丹而謀宋南侵之日鞋粗亦叛女真而舉兵矣正此謂也

至正直記

卷四

山中私議

山中私議人才列為九品以此世爵蓋賤虛而貴實也一曰孝事親竭力移忠于君二曰義盡忠效節輕財赴難三曰廉不苟取受知恥尚儉四曰直真實不欺內外如五一曰謹持守禮法行之有常六曰才謀辨雄器濟時于時七曰教博學于己推以及人八曰隱不事王侯高尙其志九曰藝文詞畫畫以材成材

種竹之法

種竹之法古語云深種淺種多種少種最是良法予治西園嘗一日成林彼時人事從容工力畢具甚易為也且取竹于隣里佃客之家皆喜田土上所出者故不勞而辦也深種者深埋客上也淺種者淺開畦穴也多種者連種三五竿或二三竿前少種幾塊也若獨竿則根少根少則難活縱活亦不能茂耳江西小竹及公孫竹者亦川此法

至正直記卷四

十

製藥不可不謹四明詔卿言其鄉今歲有合瘵丹者用砒霜為末搜和蒸餅盤晒于日而二小兒不知食之一死一生生者食少急服解劑也死者明日焚化腸已腐矣又往年鎮明嶺一醫士嘗合墨錫丹母及妻皆慎服之一日以他藥丸歸未會題名色類墨錫丹母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斃可不謹乎書此為製藥之戒

草藥療病

村民多採草藥療病或致殞命者多矣蓋草藥多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別一概與人服之不至于候者寡矣嘗觀本草山陽有草其名曰黃精餌之可長生山北有草其名鈎吻入口即死蓋此草絕

至正直記卷四

十一

相類而性善惡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氏親友有為子腹疼人教以取棟樹東南根煎湯者子初不肯服其父憐之既入口少頃而絕蓋出土之根能殺人朱氏不考古之過也此表見沈子成在安吉自擊其事嘗以戒人醫家用桑白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殺人可不戒哉

季弟患疾

己亥秋季弟在上虞患病疾亦服村民草藥後為所悞雖更醫已無及矣蓋此弟不肯讀書不交好人不習好行惟市井輩是狎所以致此者亦稟氣受胎之賤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墮胎當謹

墮胎不可不謹妻母潘嘗在三月之期服墮胎之劑至四閱月而旋旋下血塊或腐肉塊蓋受毒爛胎之故也或懼孕育之繁者夫婦之道亦自有術蓋以日計之也不然則在三月之間前兩月之間服為猶可若過此則成形難動必有傷母之患令人或以村婦法用牛膝等草帶于產戶者深非細事不致于殞絕者鮮矣昔見保上親友李漢傑其妻黃氏冒姓孔女者凡數十孕多

至正直記卷四

十一

男子憚夫產育之勞苦服桂姜行血之劑過于三月後胎雖不墮而血不止醫者所親殷國材憂之但飲以補血之劑因懼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產乃無胞之兒蓋固形成而被毒藥所腐胞衣以致常時漏血也可不戒哉吾近以家人多產又在客中不便常服墮胎之藥既過三月不動則易以安胎順氣之劑以防護之耳

服藥關防

人家服藥須是關防或被姐妮所傾別添水煮則味不

能功矣或候墮地及與藥相反則傷人命或候亂候投于人物之冷熱不同候增病者是多矣不可不戒嘗見趙希賢云趙冀國公府凡治家事各有局次如黃藥必在外院幹者輸日掌之名籍日計簿以憑稽查遇某夫人某官人某直閣某乳媪及賤妾並有疾外院書名懸牌于蓋托之上覆定然後送入內院飲別開藥次第醫之人家雖不能如此或做此防閑亦好

五苓散

五苓散隔年者澤瀉必變油服之者殺人惟見一方云治頂骨倒用隔年者餘皆不可不謹也

滾痰丸

吾鄉中錫製滾痰丸療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徒常熟常開一官甚壯實每患痰熱即服之後因患脾瀉厥絕以致不救蓋過于此劑也然此劑正可推利痰熱痰平則已不已則傷元氣豈可以素壯實而自欺邪人非純陽真人焉能保其無七情之害害則有損非損純陽矣

平陽王叔縱

平陽王叔縱為嘉興郡照磨丙申年避地與子同寓上虞時乃嗣本元纒二十五歲未娶因納妾于外未免過度于酒色自南臺宣使間亦來上虞忽患瘧疾半載且膿疥遍身因久病脾虛腹脹足腫問藥于子子曰當實脾元補腎去濕則可矣宜用厚朴乾山藥白朮木香之劑未過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生引至柑醬使與其針腿膝間放水少頃即死悔無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又吾親友楊文舉乃嗣元碩于乙未年夏秋之間亦患瘧生亦如王本元但無虛損下元之證因服膏膠

而愈蓋利水道也嘗書此以記之

上虞陳仁壽

上虞陳仁壽字景禮嘗應麟金字經生員為人好交情嘗言一日過江西舟中遇漏雨醉臥濕蒸之所遂患骨節疼痛逾年尤甚因往杭求醫醫用針法治之一針竟不能步疾倍于前時怒而昇歸自此不得痊矣其疾甚怪異手足指縫開始患腫毒久而潰膿膿蓋微露白塊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軟見風堅白如粉色若此者不知其幾也凡肘膝有骨節處皆患遍筋骨拘攣不能舉動終身廢疾每恨無名醫不治倘可因治而成廢人蓋其幼時曾酒色過度風濕侵之久矣亦是冤業所致如此至正戊戌秋會于會稽後山月餘因談及之

先君教諭

先君初欲仕時頗厭冷官既授上元縣學教諭不就江淮行省尚書有又授常州路學正亦不就氣英邁必欲即能濟時行道者遂為歲首儒人吏書往宣城時安吉凌時中有巖為巖巖巖一見甚喜乃嗣慈翁師德正讀書侍師作蘭花詩石巖巖巖師命同賦有風流得

至正直記卷四

五

似謝家郎之句石巖巖巖已懷建康口賺而去越三日忽告先君曰公又且擲置在此未遂也子宜歸豈有謂人求仕者乎先君聞之不樂遂緘然以不就此職而去且對其館賓曰吾以凌公長者故相投耳非千里謀也公既不我識我亦不就此謀矣人生豈止于是耶館賓即白于主者遣僕追之先君怒而登舟矣石巖巖更大喜曰吾所以試之乃灼見其英氣如此公文已就特未與之言待其未至深上隨令隸卒發牒取補書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江東廉訪已至建康轉下溧陽敦請矣

先輩作成人如此未嘗輕許既就亦未嘗有矜色先君極憐之時至元甲午春也是年以入仕獲免沈家麻之

差役舖夫賤隸本州悉除放之因先君之功也時與真仲章交乃翁南瀚一見深喜之至欲納為婿每折行輩分賓主如是交游兩秀野堂者二年後數相見敬愛如初先君每嘆先輩任人之不可及也又憲使盧公疎齋雅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嘗不與先君同處或賦詩詞必先書以見其前輩氣象如此一日廉使容齋徐公云書中有女顏如玉戲謂先君曰試為我屬一對以俗語

至正直記卷四

去

尤好先君即應之曰路上行人似碑容齋大喜又一曰行歌妓千金奴者請贈樂府容齋屬之先君即席賦折桂令一闕容齋大喜舉杯度曲盡興而醉由是得名亦由是幾至被劾而以容齋人品高且尚文物之時獨免此患若今日亦無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倡和風流也其曲今書坊中已刊行見于陽春白雪內題但作徐容齋贈云又嘗以律詩呈容齋公公喜而書于後曰吾退之天資穎異筆力過人擅江淮之英本郊魯之氣觀此佳作未能走和甚覺吾老邁矣吾退之當勉力為政以繼前修則吾深有望也汝復徐 炎 題

先師德輝

先師德輝先生嘗言溧陽儒學祭口口口請儒執事者皆來忽一儒童見黑旗白字大書云本州城隍監察須與被擊而死蓋此儒童病疾未癒衣服穢腐殿故遭遣也常人欺心舉事不思報本且壞亂學官者其可免耶

建康儒學

建康路儒學至元以後有以儒人編學糧且壞教範日

橋于學官一夕得病且狂呼其妻曰吾被子路所擊痛不堪忍也言訖而死先君目睹其事

衡州學廟

衡州學廟王祀首久佔出納之計半為已資橫行積久曾先叔祖平齋府君來教授時稍防閑之祀植忿遂欲誣于憲司是夜忽見子路叱之曰孔君聖人子孫仁人也汝敢加害耶擊其背即患疽發七月而死金陵李懋子才嘗作傳記其事

太平路學

太平路學一儒人甚貧或告之曰可拜先聖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備甚癡愚果如其言往拜之或者又偽造錫錠潛置殿側備見其喜或者竊伺其所得即求分惠備者辭以同貨或者竟強持去乃笑曰我特戲爾耳備訴于學官云或者奪我白金且告所得本末如此官詰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誑備欲免罪當償其金備首得金遂奉父母育妻子人咸謂備者貧而誠所以得金聖人不能以金與人故假手于或者亦可異可笑之事也從父諸君言及此蓋目擊其事云

至正直記卷四

克誠竊食

義興憲克誠久竊食于學宮未免黜察行盜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脫忿而自刎空出外臂血流滿牀席自是召保放歸此亦作惡之報或有作惡未之聞者也憲之祖宋末對人深陽楊俊久佔學官出納之計凡飲食居止皆足學中資也子能聰明讀書一夕而死除子雖在作惡無行可見報應也如此深宵晚年貧困饑餓而卒嘗聞前輩言學糧不可妄食必有報應若果賢而貧無所依則食于學此分內事耳苟無行強受學

至正直記 卷四

極必貽神人之怒且無故而食農夫汗血之勞豈無報應吾見如此者亦多矣至如無功而食官之祿亦然不及其身則在子孫事之必然也

種蘭之法

種蘭之法古語云喜時而惡日喜幽而惡僻喜養而惡密喜陰而惡濕蓋欲乾不欲晒烈日欲隱不欲處處欲長苗至繁則欲潤不欲多灌水當以碎瓦屑火煨過伏濕處出氣後却細和土置于蘭之着根可離水而常暖也又以煑養鷄毛湯積芽而灌之灌必徐徐使

至正直記卷四

潤不宜太濕太濕則根腐矣抽芽謂之發前至發前時當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發其芳也懼其瘠則稍加以糞土糞土之法用山中黃土細糞沃之晒乾待其無穢氣後漸加于盆而過澆水則肥自上而入不至傷也又云竹方培蘭即喜晴惡日喜幽惡僻之意常置疎竹林中縱過晴亦無烈日過雨不致太浸蓋以此也蘭本出廣地者為上葉短而柔廣而澤根如大香附狀最香闊次之慶元之昌國州近見一種亦好土人名曰鉢鉢蒸出小沙寺山上可與蘭本伯仲者也春開曰慈夏開曰正秋開冬開曰蓀皆一幹而數花凡今之諸山所產葉狹而勁一花或眾花者幽草也非真蘭也廣閩昌國者或有一幹一花多在春開亦好但香淺耳象山縣山中及鄞縣育王山中亦出一種象山與昌國同

邵永年

義興縣邵德永年一字惟賢家熙甯三魁之後也世稱紅樓邵家乃祖于嘉定間抄寫禪記一帙中載一詩如識語云壬辰癸巳這一番人人災死盡無棺狗屍者心猶頭鴉啼時睛血未乾半畝田埋千百塚一家人哭

兩三般說與江南卿與相任他石佛也心酸當時見此皆不為意及至壬辰癸巳之間兵事大亂絕與此詩相驗猶觸景而作者深陽潘毅士宏幼年在廣德山中亦見此詩正不知何人所作是宋之何年時也却與今日壬辰癸巳符公豈偶然哉

平江築城

平江始築城時某處城數丈築而陷者三子是深掘其地偶得一石方廣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修張掖同音例國不祥不在常不在洋必須款款細思量耳下水莫愁米浮盾倒地真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游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末行云唐癸丑三月三日立時至正辛卯秋冬之間民相傳誦竟不曉其識至丙申春城陷張九四據之明年秋納款始有人云張起謀時止十八人若水周李嚴等也又測鯉魚山上游者高郵也星從月裏過者橫舟也三十六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盡詳明其意亦未知應在何事也開河之說却是賈魯平章為之天下遂亂浮屠倒地者自亂後寺觀皆廢僧徒

至正直記卷四

遁去以置軍寨此二事頗相應常記杜清翁先生在杭城時至正癸未歲忽言天下不久當築城築城後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時五更鷄叫天明則無多時光也自後皆驗杜公臨江人寓武夷善陰陽術數之學長于天文地理但心術未正弄黃白左道識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隸字皆從其問地理法又杭城國初嘗有術者言此地當變荆棘在八十年後今果如其術者云

大興土木

大興土木

大興土木之工必主不祥蓋土神好靜或動作則必不安輕則工者僕役見督重則禍災及主人吾嘗見長官好興土木修廟宇者皆不得美任雖未究其事理亦勞民動眾俾土神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舊居最好不得已則修營無妨然亦看按時歷前所定諸神怒方外處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雖云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然亦不可執而忽之當詳審耳

錢唐張炎

錢唐張炎字叔夏自號玉田長子詞曲嘗賦孤鴈詞有

至正直記卷四

云寫不成行書雜成字只寄得相思一語人皆稱之曰張孤鴈有山中白雲集首論作詞之法備述其要曰

茅山水淵

茅山冷水淵雨過泉流大急則流出一等白石土人收而斷成器用或杯或帶或笠珠或刀靶鑿然如玉惟欠溫潤耳間亦有潤而如玉者必賦賦之異種也頗難得蓋堅而難琢不多出故也

蒼蠅變黑

諺云蒼蠅變黑白蓋蠅糞污物遇白則黑遇黑則白世以喻夫君子小人相反也

海濱蚶田

海濱有蚶田乃人為之以海底取蚶種置于田候湖長青蚶之思有班螺能以尾磨蚶成窠而食其肉潮退種蚶者往咸擇而剔之

浙西水旱

四月十六日浙西水旱云月出旱則旱遲則潦嘗記父老云己巳年日方沒未久而月已高其年大旱又小是日宜陰不宜大晴亦不宜大雨浙東占四月八日晴

及架風或南與北風亦好宜二麥若雨及西風則損二麥每歲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則旱若雨則潦陰則平每歲湖東風惟十月朔宜西風則夏米平

磨鏡透閃

磨鏡者以鐵片六七葉參差啣擊之行市則搖動使其聲聞于內院如雲響板之音謂之透閃

白梅和靖後

國初有人自稱林和靖七世孫杭人戲贈詩曰和靖從來不娶妻如何七代有孫兒若非童種與鶴種定是瓜瓜及李皮至今傳誦以為笑其蓋譏人妄托遊遊華也

詩聯對句

又一生作詩喜聯對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詢其所以惟一身實未嘗有兄弟也時人續之曰只求詩對好不怕兩重喪至今以為妄作詩求切對者之誦

園丁棕絲

園丁以棕絲繫花枝最為損物往年嘗往杭城買蠟桃千葉紅白者數盆花謝移植于地枝幹長茂高即五尺忽大風枝皆折視之有棕在竹被拘束不能長但長皮耳過視拘縛處莫不皆然予即以小刀直割斷其棕絲庶幾可以長大竹肉矣至次年則無吹折之病此花木之受害也淺哉蓋棕不屬斷且挑枝膠多易長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買即斷其棕任其直餘植斜栽移于後皆成大樹子性不喜矯揉者忽見園丁如此即以理論之

鄧人虛詐

鄧人多虛詐不實皆江水長落不常俗性亦由是習成

子自至鄧凡四載若親戚識未嘗見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故是無恥無義得利于己則與人往還不得則變變絕交明日得之又復往還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絕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處客也使客乞假于土人終歲未之聞也吾姪婿袁氏子無情尤甚若非世人類者其妄誕誦詐浙西未嘗見之亦未嘗遇此等親戚也細民多不務實好飲酒肉無一日不買魚腥酒食吾鄉則不然小民終歲或未嘗知魚肉味者節儉勤苦又非鄉人所聞見也鄧人甯飲酒而至于貧無衣食者

至正直記卷四

有之其不務實非類人俗則可知矣所以湯伯溫薄其風俗嘗云有男未娶前過于半百有女未嫁甯可為尼姑必待承平歸浙西江東然後為之未為晚也伯溫平日多妄誕此言最有所見吾頗然之

敬仁祭酒

許敬仁祭酒齊子也學行皆不逮于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長亦以謙謔為習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八門韃韃喚出門傳聖旨口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朝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刺花刺等句此人人咸以為謂也鄧文補亦薄伯長以謂有海濱附稽之風耳

乙酉取士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揭文以謗之云設科取士深感聖朝之恩荷公行私無奈更符之弊豈期江浙之大公而耐兩時之小劉云云其間亦言開元王彌叟囑託之過者不一雖是不得節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謂也後云一樣五千本印行

四明厚齋

四明王厚齋伯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可謂遺訓後學者矣國初長伯孔明遠史果齋嘗登門請教者惟三人焉明遠諱昭孫時為慶元儒學教授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眾習句讀已耳

伯長九字

袁伯長家字號以九字為則取相生之義水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絲竹蓋以日字至竹字也

石蓮

石蓮數百年不腐嘗見黃花小莊基時掘地數尺得石蓮數枚其堅如鐵置淺水中則復生者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築其初是蓮花水蕩也所以道家服蓮肉亦有所因者云

金陵李恆

金陵李恆字音重楊通微女兄之子文學之表弟也進士出身頗稱廉節然以家貧常以五分取通息作文費錢是以賤隸庸人富室等皆得易而求之嘗為小吏凌

至正直記卷四

金陵李恆

推人五行

前人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時為準但以所生時甲子合符十月數其甲子是也如甲子則推已丑甲與己合乙丑則庚子之類乙與庚合也又云唐宮中如此未詳

無土不成人

諺云無土不成人蓋謂有用可耕誠務本也所以術者

至任直記

卷四

推人五行亦以無土為息先人嘗戲言田字昔為富字尾今為累字頭此確論也人生居鄉里處田園之樂可謂足矣既欲多買田園多賦役由是而日繁挂籍于戶役則小人卑隸之輩皆得易而侮之可謂累矣有志者但守舊田應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必擇其中下等者務于他姓營食勤力取餘可謂福矣

字識

字識容或可驗雖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嘗言桑哥拜相術者測其止有四月八月之位更作相哥術者又曰

至正直記卷四

天賜歸賜

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果然又深陽南門開解庫始議有允定二字計十七畫疑其驗數止十七年更作曲阜亦是十七畫豈偶然耶自壬子歲開張頗覺稱意至戊辰以後漸漸不資長雖不虧廢隨隨清終不及而矣又允定大打是趙丞相信庵以水泊之所築堤遂為良產三十餘年而國初兵至趙不能轉鬻于昌平京邑至三十餘年子弟不肯廢其業始為吾家所有主四十年餘年今為盜所陷一何幹將士龍者偶言及此未必無定數存乎其間以此推之何必枉圖也哉吾嘗論此家舊國也周之八百年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治家者戒之

天賜歸賜

河南歸陽常為翰林學士性廉介多有陰德在鄉里因治園亭鋤地見白金錠滿窖錠皆鑄成字云天賜歸賜賜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吾何德而可受此哉竟不復顧當時斯後咸知之後遇范並諸叛舉家逃避他所事定始歸及見園亭側若經發掘者視之惟失十二錠復笑而掩之後因宦遊過荆陽湖舟中聞婦人喧鬧問

至正直記卷四

蕭辭講學

故梢人云一竹箱隨舟尾而行欲撈之重不能起賜曰不可湖海中多盜劫人物以首級填其空箱往往有之切勿撈也梢人因以篙推之使走越三日至某處城下其箱派流亦至浮于舟之前梢人得之乃白金錠也與其廝役同見亦分二錠上皆有天賜歸賜四字梢人或曰舟中官人姓歸恐當受此物乎廝役遂走報賜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錠也錠上皆有歸辭名字某當分得其二總計十有二錠賜聞之皆叱其還于梢人勿有其分賜因感嘆久之為驛吏所知言于某處官司遂捕梢人者歸之賜力辭不受後聞于朝奉官別以公府之金隨其數而賜之云

蕭辭講學

蕭辭先生名辭字維斗講學一本于朱子嘗閉居夜夢一大鳥飛集于屋上晨起戒僕厲凡有客至當報我及將暮無人先生步出門外遙望一人頽然而履拜藏如瘦鶴荷一高肩擔至門則弛擔通謁刺姓名曰字述魯仲先生一見即喜意謂夢中所驗也遂進而語其聽敏問嘗讀小學書不曰未也時己年二十餘矣先生曰我

至正直記卷四

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投諸生必先由小學始子雖讀他書多願相從者必當如是仲曰百里相從惟先生言是聽自講學三年皆經學務不之道有司聞其學行又出

于蕭公之門遂薦為南陽縣儒學教諭康介剛毅為時所仰御史臺即就教諭選用拜監察御史時與同官劾達上文宗與覽因問御史何二人無散官近臣曰臣曰無前資也文宗曰既無前資何為御史近臣曰有御史之才剛正不畏強禦選用人才難拘此也帝乃以御筆填寫將仕佐郎于其銜上時人以為榮且稱也既又勅元復初先生文章固為一代之宗而會秀

泛交為清德之累... 先生曰何劾我而又來見我乎... 見者師生之禮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于此... 也復初時為參知政事矣... 不遍閱凡某句在某册第幾行無不博記諸生皆嘆服... 之官禮部時却胡僧帝師之禮時人為難一日侍文... 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學士至帝引伯生入便殿紳不得... 入久立階上聞伯生稱道帝曰陛下堯舜之君神明之... 至正直記卷四

維揚舊吏... 維揚舊吏嘗言淮東憲司官某某曾作書寄一某官... 同使者拜以授書使者拜而受之使往彼見某官亦拜... 而捧書蓋拜而授之者如見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 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于其稍尊者及... 平交者也嘗見北方官長稱朋友親戚壽日或遠不能... 親往則先寄使者或托親友轉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 或紵絲一端使及親友亦拜而受之到其所則代某人... 拜獻壽者此禮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 歲旦冬至朝歲以手帕奉賀更相交易云一經當一歲... 祝其長年也蒙古之地則以皮條相賀然大者遇小者... 則不同易回易之禮出于平交也

江南富戶

三五五已巳日

三南雅堂叢書

至正乙酉開江南富戶多納粟補官倍于往歲由是楊... 希茂父子周信臣將文秀呂表誥等一時炫耀于鄉里... 未幾信臣以他職罪黜文秀以偽傲被許希茂父子自... 動免罪表誥以他事見拘時刑漢士人張誠之作詩嘲... 之曰納粟求官作貴誰知世事轉頭空一朝金懶周... 巡檢三日維揚蔣相公希茂知幾先首罪長源陪謀不... 言功何如林下山開首紅葉黃花酒一鐘長源者荆溪... 王德翁子富而無才識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門... 而不思反欲速貴先于希茂等十年前納粟為本州稅... 使陪課錢十年欲退不可故詩中及之先是三寶奴作... 相日富戶祿流皆可入官有至貴受宣命秩高品者時... 人嘲詩有茶鹽酒醋都提來僧道醫工總相公之句至... 乙未丙申間國家無才識之人當朝而行納粟之詔許... 以二萬石者正五品于附近州縣常選內委付則詩人... 亦不暇嘲諷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 有富輸十萬斛得縣佐之職故縱使有才德之士鄉... 薦于州縣州縣上于郡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難吏詰之... 淹滯或達于部猶不肯商量何前日之太艱今日之太... 至正直記卷四

深陽富民... 深陽富民賴貴一婢之子繼中者幼嘗從學頗習儒雅... 然家不實為鄉中之謂先是館客盧陵陸奎謂其兄... 汝梅云何苦效欺誰以累辱而人乎遂痛哭流涕于汝... 梅父子之墓云邦人痛貴羅中有罪

文益棄母

陳陽王文益字仲謙歸人子也習為儒名而無儒行以

妻亂離逐棄母女而之他通奸于提舉官王吉父之淫... 女騙泊赴都督有達官薦文益于江浙行省注蘭溪州... 學正文益鄙之不受入國子監九年無成毋思文益而... 病卒文益不即奔喪寓公僕世南在都黃文益曰汝母... 死逾年吾家人附信已至四閏月矣何不奔喪以甘事... 于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歸僅一載凡遊戲飲飲無不... 從也其兄適仲南戒之文益怒不受戒亦不與故妻及... 二女相見賴仲南供養十年至正甲申八月文益不終... 制而去亦不葬其母其兄欲助其費文益曰待吾得官... 至正直記卷四

歸方可營葬否則十年亦不可葬也所助葬資未若助... 吾行色其兄曰助子葬事當以二十錠今助行色可半... 之文益遂行又三年無成仲南遂葬其母事為繼母也... 又五年仲南為嫁其二女其妻以憂死亦葬于姑之側... 後甲午年文益始允淮南宣使陳塚史從總兵官至江... 西病死終身無成虛名而已自甲申秋離鄉去至死並... 不作訊字寄乃兄及親戚朋友其不孝不義惡行不可... 容于誅徒以小聰明善逢迎相耳何足取哉可為鄉... 里之戒繼文益之惡者有一人嚴珪

審器不足珍... 寶器審定器官審等物皆不足為珍玩蓋予真有所見... 也在家時表兄沈子成自餘干州歸攜至舊御土審器... 徑尺內碟二個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質與色絕類... 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乙未冬在杭州時... 市哥哥洞審器者一香鼎質細雖新其色澤潤如舊造... 識者猶疑之會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審絕類古... 官審不可不細辨也今在慶元見一尋常青器來益質... 雖粗其色亦如舊審不迥街市所貨下等低物使其質

三五五已巳日

三南雅堂叢書

更加以細脈兼以疏久則亂其安子然後知定器官皆
之不足為珍玩也所可珍者其是美玉為然記此為後
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記

誠物害人

誠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濕民多食鹹其病
患者多病氣腎癩或墜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蓋食鹽
腥所致嘗曾狀讓受都事云某長于浙西素無痼疾自
至正戊戌夏來四明因日食少鹽味竟患痼遂戒之今
不其苦又會西域馬元德云近苦外腎癩如瓜服藥不
效蓋日食鹹故也又會崑山蒙復施五者云其家從役
者數人皆長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間咸患腎癩亦日
食鹹腥故也予舊有脈痔疾無病氣自至四明痔血倍
于前時忽患外腎偏墜蓋鹹能走血墜腎故也姓兒輩
皆患痼自至此地隨俗日食齋且餐價廉可為度歲計
由是而致疾也若欲戒之為不能時助滋味耳

漳州香花

漳州有香花如爛瓜瓣瓣如蘭其葉如葉可愛玩土人
名之曰鹿瓜花取其似也

至正直記卷四

若 惟室 書

深陽竹鴉

幼時嘗見深陽東門昏鴉巢萬夜飛集張巷馬店之村
不幾年日漸稀少而此處人家長之後集法華庵又轉
集楊巷木幾又去而之他所則法華消廢而楊亦真矣
故儲德修有言寒鴉棲殿地暫時城村儲月心當時亦
然後去而月廢也予自至元丁丑歲初至芳村見其宅
東西竹木鬱然鴉鴉其啼聲徹夜後三二年鴉去木
凋直至衰落而後已也諺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
人朝人朝不如鳥朝或亦有可信者哉

至正直記 卷四

減鐵為佩

近世尚減鐵為佩帶刀靴之飾而餘于及錢唐松江皖
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遺製惟刀靴及鞍轡或施之
可也若置之佩帶既重且易生綉衣非美玩之所刻書
此以為戒重則勞吾體務則損吾服何飾用之有哉

靜物致壽

世間靜物致壽者固多且以文房四寶論之現主靜故
能靜筆主動故不壽惟人以是觀之可知宜壽之道

鍾山王氣

至正直記卷四

若 惟室 書

鍾山王氣昔時在二十餘里之內自丁亥以後氣如紫
烟遠接淮西亦異事也揚州與廣不常山水之勝又有
時而興也唐人有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
揚州洪容筆記云女真之寇亂揚州百里之間虛無
人烟至隆興以後復盛德祐末兵亂又廢之廢之皆云自
揚州至中原七百餘里無人烟至元貞以後復盛至正
甲午以後今如荒野不知何時復興也

吳鐸中丞

吳元人名鐸中丞中山人寓吳興後卒於福建官舍首
嘗平章長子也平昔頗事飲食云凡飲酒食肉遇膳
必用白湯泡飲以盪滌腸胃油膩不致作疾也又云丈
夫居家必有妻妾之嗜晨膳必以羊豬鷄鷄等味或一
或兼可也凡魚腥不可食食恐傷腎氣氣非所宜午後
食魚則無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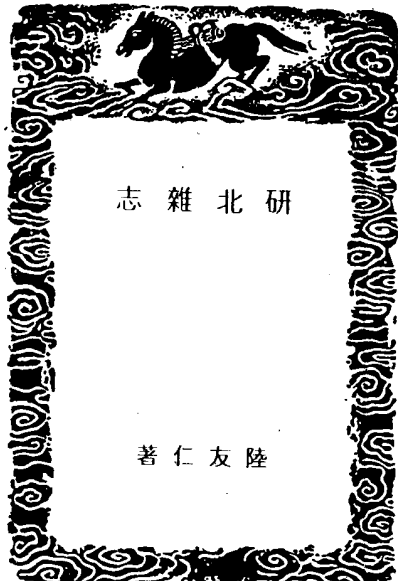
水向西流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無義寡恩又水不通江
湖者主不產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薄情秦淮河西流也
京口人多不富且濁水不通流也湖州多竊盜水散漫

也蓋山深處則民厚而實水泛處則民薄而頑風水之
說信不誣矣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謂 璧玉生 刻 絳



志雜北研

著仁友陸

陳肩公訂正研北雜志卷上

馮玄鑑三職

馮玄鑑三職 閱 項夢原玄海 訂

繡水 沈德光天生 枝

余生好游足跡所至喜從長老問前言往行必

謹識之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終日

無與晤語因追記所欲言者命小子錄藏焉取

段成式之語名曰研北雜志庶幾賢於博奕爾

研北雜志 卷之上

明年春二月丁卯平原陸友仁序

晉人論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以其峰

嶸顯者人所易見易識者也 趙德麟云

自唐末更五代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

存得唐遺風

劉原父謂才翁家大父以來收古書甚厚至君祐

王性之鍾家有李圭與徐鉉書凡數紙所謂小字

如粟鐵釘者

伯智示名法孫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題終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止後世的

有所據依 趙子昂云

秦少游家有唐人書憲宗紀趙德麟贊其後云二十

四年蝗蝻蟻結風移俗替利動義缺君子之病

小人所悅

曾公子宣與劉暗公允說原父晚年病不識字日月

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承與多發古家求物致此

研北雜志 卷之上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寶鼎數十銘識皆與晉接而

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孫子

孫孫管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即其家取決焉

張芸叟見號令陳促說鳳翔東塔上有石照見南山

草木鳥獸

麗丞相子元直字溫叔性寡嗜好獨蓄奇石大小形

侶皆有名品澤以清泉終日置之坐隅憂患皆

忘在使江南訪求巖壑或有得者不吝資費也

趙元考考者有史例論三卷唐典備對六卷紀元

新卷十首濟師雄有分疆語錄三卷

韓子蒼云王右軍清具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必

能一死生齊物我不以世故與其胸中然其作

蘭亭敘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也

淵明游斜川亦悼念歲月平之縱情恣憂迺知

彭澤之高逸少不及遠甚 世傳武中令行德身長九尺材力絕人

吏部侍郎徐度敦立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迨識朱

松喬年及張棧定夫始得為文之涯

周子充開徐敦立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

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

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曉聽惟欲人金彥

亭在下全數搗其背鄉人問故則云其事悞某

事非退而致按信然

陳去非善行草得晉人筆意

五代僭偽諸國獨江南文物為盛然每歲科舉取

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唯廣順二年始命

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盧陵王克正等三人而

止 王克正字守節

周子充嘗記其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

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它掾窄畏捧茶

唐人尚氏族至今譜牒具存故雖斷碑闕文猶可

以世攷知其人以此知學者不可不明譜系

研北雜志 卷之上

吾家舊唐其縣印函製作精古上刻字云稱令李

諫元和三年九月云云四年二月內到縣行用

尚有數字湮滅不可識

張伯雨有金銅舍利匣上刻云維涅貞明二年

歲次丙子八月癸未朔二十日壬寅隨使都教

練使右廂馬步都虞候親軍左衛管都知兵馬

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崖州刺史御史大夫上

柱國謝崇勛拾靈壽禪院蓋有四窾出烟有環

若介嶺者或疑燒香罷李商隱詩云金嶺燒香入又云鎖香金扇成是則燒香為驗其為燒香罷之有鎖者全成

朱文公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霧在下茫然如大洋海嶺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連來山如移動天下奇觀也

趙子昂學士嘗以皇象章草與王右軍參攷十得八九蓋右軍草書本出於此皇象天發神識碑研北雜志 卷之七 五

在南臺廢支槽洛人楊益為御史大夫據始移置亭中

宋紹興中秦檜修禮樂以文太平用內侍邵諤主之時方造王輅及鹵簿儀仗百工皆隸之謂之邵局故渾禮儀器猶鑄諤姓名

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作醋坊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慶廩字豫登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餘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糧料院方回養義興之孫嶺其子孫尚有存者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為字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御孤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末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字文周之物也

研北雜志 卷之七

研北雜志 卷之七

晏十五叔原志文見四以道作人不見其集中世稱叔原長短句有大朝風致是未見詩文高勝處也

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費魯直欲見之則謝曰今政事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邵澤民

叔原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持國持國報書得新詞多參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卿君稍自補之德不勝

門下老吏之望云一鎮監敢以杯酒問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之嚴猶書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原為其豪在韓公為其德也

程叔微云伊川先生聞叔原論夢竟憤得無拘束又謂楊花過野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安二家有連云

葉左丞少蘊舊居在郡池鄉門前有橋名魚城研北雜志 卷之七 七

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性虛處道華任陝西廉訪副使日純父會司事同按部華昌

一日總帥汪公言於盧公曰吾意欲邀兩公至家小飲而會司性頗不常不敢造次公試視之

按事之暇盧從容語之曰總帥公連姻帝室家世勛伐如此吾察其意似欲屈我輩一至其家者或可一報調不是時憲綱猶得相往復也純

父欣然曰何不可之有彼帥府雖水亦當飲汪公今時重臣相好有素使其設具見招固當一往也且不當緩明日即可矣汪即張具以俟翼日聯騎而往茶罷命酒賓主歡然無不引滿至所謂正飯者王人親置之按且持筋俯食純父忽願使其童瀉糞於地羅籠餅其側主人命再供既至又復如前選推案上馬而去舉坐不樂而罷處後問之故乃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

寢或說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大見嗟也吾故飼之而出耳及歸郡官例送至第一驛行次見水清澈迺駐馬曰此水可濯吾足諸公請先往汪不獲已留知事者以俟之洗畢呼知事者取鞋來其人固已不堪矣勉為之預手

奉靴以進乃取靴反向以扣其面曰汝聞吾鞋知事乃即奪靴投流中躍馬疾馳至驛泣訴之

許為絕倒使人別持鞞與之後處道赴湖雨霽舟次鄂州驛夜與劉致時中坐曰雲樓上更闌燭盡無可語語盧曰純父分司去此未久必有佳話因呼驛式姬生者沃之酒問之姬適曰其

未至也問為性不可測供頓百需莫不極其廉潔既至首視厨室怒曰誰為此者館人曰典史攝之前跪而嫚罵之眾莫曉所謂良久其童從

旁言曰相公不與吏輩同餐幾當別覓小窻且示以釜之大小薪之長短各有其度俾別為之

研北雜志 卷之七

與史者奔去持鑄有新與泥甃借至仍命典史躬自塗壁之既畢復怒粹典史蹠之曰吾固知汝不克供職行且決罷汝矣亦其曉所謂真童又言曰釜場有煤未去也令館人脫釜履之地以手扶煤釜典史之面而叱出之一日作餽飽八枚召知府畢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兩各為滿襟紅知府不能半其一彼則享已盡矣時所供餽頗醜知府云敝舍有佳者當令婢副使送膳夫所少頃知府遣姬以盃盛醢至問曰何物也姬應之曰知府送酢即今晚階下飲之至盡曰為我謝知府出而哇之二公因相顧大笑處道曰純又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中拭爵乾而授之則喜尚有餘瀝必惟之自飲亦然食物多手自製水惟飲前桶必以尺蒸必以寸喜盥手日不知其幾而洗足亦必以再濯也性疑忌夫人之面家童罕見之山必鑰其戶洞

研北雜志 卷之十一

置寢室中每畜涕浦口以漱其齒久而後嚙喉中有聲見者輒欲唾而被守之終身與人語輒示以臆或以手指喻而不言唯其竟能知之有馬卒頗慧其童語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問當為言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立置其鼻復以右手如擊物狀數點而止退而請於其童曰曰令汝呼釘馬脚色回嚮耳已而果然又一日持鈔一貫以兩手作一小規復開兩手尺許動其

嚙如嚙物者其童曰此欲食猪大臘耳其先夫入貴家女余憐甚威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面至踵方食以灰投食器中遂感氣疾疾明而廢其為侍講日時中與文知子方過其居偵其濯足則容至輒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臥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子方與時中各持一顆去曰公洗者其自亭之無以二桃汚三士也乃大笑而別或謂其書似米元章時中曰不唯其書似元章真風有甚於元章者矣

研北雜志 卷之十一

酒庭以種橘為業者其利與農畝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積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凍死明年伐而為薪取給馬葉少蓋作橘薪以志其異天曆二年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數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凍死幾盡明年秋水又明年春三吳之人饑疫以者數十萬

研北雜志 卷之十一

葉少蘊得陳州蔡寬夫書云旋為花作情虎丘有清遠道士養鶴齋王仲弓寔人物高勝雖貴公子絕然不犯世故居官數自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嬰昌言顧士宋道友諸人遊郭茂倩半德蔡太原人通音律善撰諫尤精古樂府有所蔡樂府詩集行於代

研北雜志 卷之十一

世言李成情墨如金 葉少蘊

范陽張稔字子偉少不婚宦居京口得故才約景純之廢園結茅齋居焉吸菽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幾年而後返所過雖免穴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皆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滂遊記

研北雜志 卷之十一

葉少蘊閑故書得朱朴所為日曆自記其初得為相時事昭宗拔於國子博士以為相不可謂無意然所謂朱朴觀其言鄙淺險躁安庸人也不知何以遽取重如此

研北雜志 卷之十一

金華洞有韓无咎諸人同游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掖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无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燈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研北雜志 卷之十一

韓无咎題北齊校書圖詩云高齋校書誰作圖一時細書亦名儒網羅卷軸三千餘俗傳非真類迂愚雖黃是正定不無虛文末學徒區區豈識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館希石渠後來御覽嗟何書修文假武事益証轉頭郭城已丘墟峨冠廣袖長眉須丹青寫此猶不淪高髮侍女曳紅裙兩眸帕較立奚奴罷琴瑟傾酒壺蘭臺供擬信樂歎不知畫手安用慕無乃逞巧聊自娛千

年視之一款獻君不見文皇學士十八人謀猷
事業皆功臣濼洲舊圖應更其請君尋觀為據
塵復書其後云齊文宣天寶七年詔樊遜校定
羣書供皇太子遜與諸羣秀高乾和馬敬德許
敬德韓同實傳懷德顧道之季道子鮑長暉景
孫及梁王王薄王九元水曹恭軍周子深等十
一人借邢子才魏收諸家本共列定秘府統緣
於是五經諸史殆無遺闕此圖之所以作也黃
研北雜志 卷之二

太史所謂士大夫十二員今范明州謂通其半
者皆是矣至唐已隔兩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
容貌彷彿耶高氏起索虜以兵力奮然救尚備
風立石經與序定尚書於涼風堂質經義於
春宮意當時文士亦歎之故相傳於國畫或
流及後裔文林之館既與御覽之書繼作無愁
之聲已播於天下不揀其公故余感而賦之云
无咎有期日行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父墓碑之陰
次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
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 妃子 笑公輔 齊映
嚴郢 杜黃裳 楊憑 弟 族
穆贊 卑子 裴樞 李邕
梁肅 韓愈 許孟容
袁滋 盧羣 鄭餘慶

研北雜志 卷之二

高郭 柳登 弟 弟 弟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
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
而然貢父曰子好聚某請以奕為喻李重恩天
下之善基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過重恩者知
之下於重恩或倍捷或什伍重恩有不知者乎
介父輕處人以賴子孟軻得其說者恍而服之
故謂介父善知人

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有地可方尺餘去地
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閭闔臺
田承君有盧在亂山中前有竹傍有溪溪畔有大
石前後樹以梁棗日與一第穿竹渡溪倦則坐
石上或藉以草焉其草屢詠而歸足以遺老而
忘憂

宋次道為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很多舛駁請以
漢藝文志目購尋數本委直官重覆校正然後
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為數等擇其善者校置
之餘置不用則昔得以完善也蘇子容撰志
文

次道撰著有書閣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集
十卷東觀絕筆二十卷大唐詔命一百三十卷
續唐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總一百四十八
卷東京記三卷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閨門儀

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卷蕃興朝貢錄
十卷三川官下錄入蕃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
韻類宗室各五卷安南錄三卷元會故事一卷
諱行後錄五卷實刻藝章三十卷其家書數萬
卷多文莊官獻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
繕寫別本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弟繕書訂正
故其所藏最號精密平生無它嗜好惟沉酣筋
讀以為娛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也

劉禹錫唐卿嘗謂續討書傳最為樂事忽得一異
音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奴亦怪僻難知之籍
窮其學之深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
不及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
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

呂澣叔夏卿在唐史書謂陸羽秦系避僭藩辟命
終第一作 不仕宜列隱逸間立德王與由藝術
號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表聲抑聽之意切矣
山陰陸氏贈光祿卿昭生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
軀生國子博士珪字廉叔娶昆陵邊氏兵部調
之女生四子曰似曰佃曰傳曰倚
呂居仁師友雜志記陽翟辛某前輩賢者蘇子容
妻第而失其名與字後見蘇魏公集中有朝請
郎辛君墓志始知其名雍字化光有文藝節行
泉石之美與夫佛老之宮嶽瀆之祠環偉之觀人
迹所罕至者皆得以窮探而歷覽晚師高陽土

瘠且陋無臺榭可以眺望無林樾可以游息獨城之東北隅有故濠水其表二里廣二百尺昔嘗頹水為臺而功未竟乃因其舊址春築而成之得廢堂四十楹徙置其上前值水後為閣道以屬於城又構小榭於西以休賓佐云

唐子西嘗為關注子東言羅浮山道士觀忽有老虎來廡廡間子西覆然道士曰此郭文先生守丹竈虎也年深爪牙落盡亦復無聲可狎而玩然其視眈眈光彩射人若不馴擾也子東因賦

啞虎詩見文集中又子東詠余仲義屏上王內史云手追心慕湯悠悠焉向丹青入臥遊絕勝山陰問陳迹茂林修竹想風流

吏部侍郎葛立方因陞對高宗從容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書雖工至天然處終不及魏晉如鋪算之狀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先論筆法若不能求用筆意於點畫之外便有鋪算之

研北雜志 卷上 狀矣上曰然

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淳熙紹熙間尤常伯延之王左會順伯兩公陪好

古刻以收儲之富相角皆能辨別真贋况文正云

題相寬臨錄論云夫以素大夫之辨加以憑勢恃

貴卒見屈於賢良文學信功利之不勝仁義也

又跋絳帖云此帖乃林中書據家舊物其背紙皆

用門狀謝書知其為林中書舊物不疑祖義得

之於常實據止九冊欠一冊林政宣間為執政方當太平極盛之時其所藏碑刻莫非精好故知此帖為難得也方其盛時自謂若藏可以傳世曾不百年已皆散而為七人之有林乃蔡京黨以非道旨顯位其子孫不肖家業一空久矣奚獨此帖世間物無常主賢者之後猶不能常有而況於林乎然觀其帖背謝送惠書其饋送之物極為微解政宣視祖宗後費矣然不過如此則知今之後費又甚也昔終更百年略不蒸動又以見當時一藝之微亦非今日所及

研北雜志 卷上

程正叔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

天台山有金粟題詩其佳福聖觀三章云九峰回合抱瓊田石蕊雲英漱瀑泉聞說丹成從此路

王虹芝駕上青天一紫府金庭大帝宮露壇蒼

檜簪大風上清神虎何年見雲龍官傳兩玉童

二子曾驚飛侍帝飛吹臺今在碧雲閣高秋白

月霜風夜時有吹簫聲洛還三玉京洞三章云

羽駕歸來洞已扁洞門深鎖鎖經瓊室一覺

仙都夢不覺松根長伏茶一東臨滄海宴羣仙

候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殘棋消幾劫老龍須甲

已蒼然三半山松栢散天荒芝蓋當年謁赤城

我是上皇雲閣吏王京應有舊題名三又題桐

柏崇道觀云乘風御雲氣來訪真人家玉闌散

朝彩瓊室煥宸儀高臨太元天下盼赤水涯陰

魏霜采陽精散丹華桐君奉玄書姪女弄絳紗

祥虹汎五色神芝秀三葩煌煌玉母裙飄飄紫

皇車 鳳輪動無迹風馬去亦除矯首揖淨丘躡

履追皇媪珠宮俯台斗石梁碍流槎操持却日

鞭跨踏食月珪龍旂拂烟鶯鶴飛雲斜清郁

隱虛無金庭鬱嵯峨橫霄雜美氣空界流浩波

紫霧吹噴吐納頰義和倏爾度灰劫超然絕

塵羅雲蕭步何徐王谷鬢已皓飛駕逐鳳吹班

麟奏鸞歌寧霜飲青精幸我栽胡麻交梨營肝

膾火東醒齒牙咽嗽華池津咀嚼碧奈花有待

越三井思慮何由邪

廖明略謂范曄之文秀整溫釋

關子東云叔父廬州使君蔚宗平生好事多蓄書

畫嘗有褚河南所撫虞承興枕臥帖落筆精微

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元章愛之重

之叔父游宦交廣二十餘年先兄長源叔父長

子也至崇寧間解后元章於京口是時叔父已

捐館從長源求此書長源斬之曰惟得公陸探

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斬曰此畫不足以當

此帖更得公按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

又斬之曰細思二物皆有媿於虞帖非得公頭

不可有此帖及長源不赴其約於是移書曰頃

在楊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相筆法

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元帝

又云襄陽湯士米公筆法一代餘波為畫亦復

造微入妙其子元暉書畫自謂非古今畫家者

流識者或不以為過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

變古未有輩安得匹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至

於林麓近而雄深幽邃遠而挺拔木露輪而想

高茂水見涯而知渺瀟皆發於筆墨之分一作

此常人之所難而元暉之所易也

車溪贊上人為子東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

貫道致琴貫道信手撫絃曲盡其妙於是撫琴

而弗彈坐客皆自失莫不越然得意於絲桐之

表隆茂宗迺畫為據琴圖

樓大防言樂之本在管無知之者而力求於尺度

和黍之末為可歎也修太常寺記

黃鈞太常寺壁記云後世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其

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窳後

非六經之故

餘姚虞氏寔世南之裔有為農者故譜系尚存自

舜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胡吳之棚凡有名

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言宋齊梁陳隋皆嘗

上於朝而名臣為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它皆

類是玉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

氏而譜法大壞唐人猶能各守其闕闕今則已

研北雜志 卷上

矣宋惟一二名門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

諸侯之子孫子有餘歲不絕世譜

王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

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

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

趙州石橋色深碧而累礎堅緻中為大洞跨水兩

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多前人題刻

劉原父有詩云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

必有遠亦未必無

樓大防云家有唐氏風憲記晁以道筆記許氏文

字南唐李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

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

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

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

虎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穢徐浩得其肉

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

神光雜志 卷之上

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而失於驚急無蘊藉

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

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修簡遠

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王汝之

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者老篤厚歷歷能

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可浮沉久

不仕超然不與世故慕荀叔夜陶淵明為人曾

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古今蘇翰林

二子迪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宗法過為屬邑

郟城令岑稜考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

意氣不衰許元宗幹譽沖濤靖深無交當世之

志皆會一府其舅氏見將之無教自金鄉來過

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連請入杜時相從

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和送作

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感如此許昌唱

研北雜志 卷之上

加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離離之閣雖伯牙

之絕而山陽之節猶足慰其懷之恩云同上

王實仲引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溫

公學溫公不以膏梁蓄之故以名節授禮易二

經仲弓亦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為意韓少師持

國歸以女仲弓又為授詩風陶謝章杜故其文

典雅溫麗華暢而不彘詩靜而深婉而屢有一

唱三嘆之音未嘗嘗於人知人亦不皆知仲弓

也惟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必年接之元祐初眾

右丞壽首薦於朝為藉田令秩滿蘇尚書賦鎮

中山辟為屬不行自是浮沉遠欲遠去世故家

與范忠宣公有連末尤為忠宣所許崇寧初強

起一守信陽歸即謝事挂冠里中葉少蘊守許

昌下車亟住過之視其貌益然不為崖異而簡

遠蕭散若初未嘗與世交者口吃不能極語徐

聽其言哀哀皆有遠致善飲酒所居風臺園有

研北雜志 卷上

修竹萬餘本道漢水貫其中水木幽茂不覺在
 城市間聞東南山水之勝輒拊髀羅靖康之
 難南渡歎於鄂之威寧遺命不為銘文而前自
 志其大略使納之墳中其曠達無累於世如此
 林處字德祖其先福州福清人今為吳縣人祖梁
 集賢校理父且直必閣處少穎悟絕人能傳其
 祖父業年數歲伯父希嘗移舌鑑背有龍朔二
 字虛從旁曰是非唐大帝時物乎希奇之曰是
 兄肩過於目當復以文名可繼其祖矣乃以德
 祖字之既長益刻苦自淬礪故其學悉成紹聖
 四年進士及第調宜興主簿改泗州教授入為
 太學錄復為常州教授常州號多士籍於學者
 常千餘人時方以三舍取士乃身為勸率從者
 風靡大司論天下貢士常州得人為最上為下
 詔褒美特改宜德郎用從官薦召詣政事堂改
 揚州教授擢河北西路提舉學事陸辭日上首
 研北雜志 卷之上

章捉筆數百言闊易敷暢初若不經意然論辯
 研覈皆有所抵宿其所欲為自信不疑晚喜浮
 屠外生外說不肉食十四年始疾即不呼鹽飲
 藥連屬纏不亂所著書有大雲集元豐聖訓錄
 易說詩義書解禮記解道德經解子歲
 趙師舉家在吳之書錦坊有聚奎崇柱二堂又有
 宗表王輝與閒
 曾見白王荷格制作精妙上刻臣林泉造
 研北雜志 卷之上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
 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
 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
 其時也
 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鍾磬散之罷而其上多科
 斗文字夏英公乃學為古文奇字至偃臥以指
 畫府其勤若此
 唐人臨模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
 其氣韻而失其形似無韻形似俱備者唯吳興
 趙子昂得之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
 之幾繆篆讀如網繆東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
 章書也
 觀古銅帶及太湖靈璧等石先看皮毛
 李明仲誠所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
 卷續同姓名錄二卷營造濬式廿四卷芭琵琶錄

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
 張謙仲有真靜齋程致道作銘
 句容縣西五里石門村有具故衛陽太守葛府君
 之碑仆野田中近歲一村大疫巫言立此碑則
 安民始共起立之已二三年人猶未有省者至
 元三年正月童丘戚光始屬及人樊楷仲式與
 縣之好事者觀之以其石理甚麗文皆漫滅可
 撫者祇頽十一字耳
 甘棠陰裏片雲開馬首雲山一笑回頽過縣西三
 四里倩人模取古碑來
 戚光
 人世寥寥隔幾塵石門下馬獨傷神古碑字斷苦
 封雪荒塚掩消草自春那得踞龜談往事應無
 化鶴訪遺民童丘別有人稽古何日同來薦白
 蘋
 樊楷
 倉頡四日光熒熒手裂混沌人文形長天蕩蕩幾
 研北雜志 卷之二

周犀備斯逸次猶典刑自從鍾衛鑿楷法江左
 草聖如飄翎萬錢裝補金石錄大字祇數卷鶴
 銘寧知廢塚六尺碣霜鐵風射橫荒烟頽頽語
 陽幸未沒往往呵護煩神靈叢祠淒淒附現語
 田翁荒壁爭來聽登時扶樹剝枯蘚鬱若山立
 蒼嶺空童丘戚實頗好古馳書樊式啟畫局披
 鞍馬上往訪之眼明鸞鶴凝其停試醜蠲汗脫
 墨木攜歸信棧開軒櫺滃溪以前合第一向後

但覺紛伶傳穎川先生徧披撫胡獨不過餘千
齡似聞旗蓋既入洛白日慘澹紅塵腥孫陵兩
頭杜宇尖秃樹蔭裏重重青况乃功臣子孫盡
氓隸豈有澆酒提提瓶翁仲無言倒沼底惆悵
爐火寒於水尚喜點畫足傳世未與霜草俱凋

項炯

吳國衛陽守神明閑夜臺偶憑巫覡語竟免縣人
裁斷隴生青草荒碑臥綠苔石門秋日日落不見
研北雜志 卷之上

子孫來

陸友仁

湯泉知名者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
駱谷和州之惠濟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葉
於窮山之中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堯獨
為勝絕燕之昌平李陵
亦有溫泉

奎章閣有徽宗畫承平殿曲宴圖并書自製曲宴
記云云

趙子昂家智承十文為湯君載借暴易去一百六
十五字

應廷臣畫唐雷迅琴乃貞元三年斷

李順父有周伯吉父繁銘一百三十字家人析其

足用為斲槃鮮于伯機驗為古物乃以歸之

謝景初師厚知制誥希深之子詩極高遠章黃魯

直擊其女自以為從師厚得句法而師厚之姑

寔歸梅聖俞其淵源所從來遠矣

吳令昇知靈璧縣日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
研北雜志 卷之上

研北雜志

成每汴流進入縣境別有一河繞清河取都城
稍徑或由此河載磬入則其聲卒不協律此理
殆不可曉也

唐宋制諸笏服朱紫者以象前曲後直服綠者以
木上柱下方假攝官者同
若教樂進聲過聲凶聲湯聲皆禁之淫聲若鄭衛
之音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
濮上者慢聲惰慢不恭

袁伯長父謂趙子昂詩法高踴魏晉為律詩則專
守唐法故雖造次訓答必守典則

又云嘗聞善書者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嚴懼
入八分

宋人書習鍾法者五人黃長睿伯思維陽朱敦儒

希真李處權巽伯姜夔竟章趙孟堅子同

姜堯章作絳帖評旁註引有功於今古缺亦疑之

趙子固謂姜書精妙過於黃米

龍眠神氣洞馬腹晚修靜業退前非

京師人家有王晉卿都尉寶繪堂畫帙仙佛折枝

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內府徽宗自書畫人姓

名復加寶重其上

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千向若水察定

蔡君謨所摹石室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

論較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

而筆法悉絕矣

魏晉隸書以區古為工至唐虞承興褚河南猶守
舊法唐虞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為能而
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肩顏柳窺為李北海書
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篆未有能易篆言
者

死隆為葉少蘊門僧久居丹山故其作畫極多德
壽官評畫以隆為龍眠嫡嗣

燕文貴為翰林藝學將仕郎守雲州雲應王簿
研北雜志 卷之上

累代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聞畫史言尺
寸層疊皆以準繩為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秒
不得踰越

清獻趙公祖墓與岡山陸石丞祖墓相近紹興開
陸氏哀地為橫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

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遺賦况之陪痛通干
天而趙氏祖墓復歸王氏

鄭潛卷先生太木人兩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
手清言介行每談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時則

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為應奉廬山曹端明子

愚為編修四明袁樞密從孫伯長為檢閱官

趙子昂謂薛道祖書誠美微有按模脫擊之嫌袁

伯長自以不能書而深識其語嘗謂米元章書

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區角刷掠求於區蘊川

媚則度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道祖見之懷素

書多蘇才翁兄弟所屬作至金昌諸人尤競習

此體

南唐黃可王嗜古剛察人也

書世論堂雅集詩後再鄉感時比屋皆故家大官

咸淳中賈相權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為月

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費降於外者當

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無恙時則有深寧王先

生師表模範世倫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

甫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亂上征無有一人

在者覽先輩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倫主人於

是下世亦二十年矣請以梓家子猶得從封湖

朔末之後願相與勉焉以圖無教素伯長清客

吾子行沈困市隱碑巨碣不能以自見焉其幽

曠託焉以自述者也

定武穆序唐文皇模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編

賜諸王摩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

抵掌相以然猶以為優也予所見元嘉賜本

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第三才翁本則祖神

龍褚河南帳字本第四馮承素本第五褚廷誨

本第六陸東之本第七趙模本第八最後見米

老所做褚河南第九做馮承素第十紹興內府

藏本第十一本皆臨畫與定武微又皆質紙非

雙鉤響榻所作獨張似之家絹本云是湯普徹

所摹本不同耳

評書宋嘗言率更書難雙鈎蓋其落筆全在骨法
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骨質見唐彦猷摹陽帖筆
意絕近此卷彷彿之矣謂陳帖

李伯時雅集圖有兩本在元豐間宴於王晉卿都

尉之第所作一蓋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

麟之邸劉潛夫書其後云重屏圖至汝陰王明

清氏始定正坐者為南唐李中王像嘗見樓宣

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徽宗御書白樂

天偶賦一章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

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

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此白樂天詩

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棋屏上書樂天前詩紙

上着色人皆如生

袁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鏤甚

精云得之史丞相家實似道悅生印亦在其處

蔡君謨云智永真草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多存

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搨為勒石云律呂調陽者

是也今宋宣獻家及王閣老叔原家各藏一本

又云辛卯秋汴渠潤於宿州界上岸旁得一泉甘

美清涼絕異常水其鄉人言水漲則不見冬涸

則其泉消涸深可愛余以水晶中不在第三蒸

出之不常不可以定論也

願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嫌

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借法殊精

浦葵扇唐韻樓字注云蒲葵也乃樓扇耳
宣和間徽宗賜大王御筆檀香板應游說處所並
許直入

宋師下江南金陵城破自城下水懸兵入故劉貢

父有蟻潰何堪值水懸之句

陝整乃水苔今取以為紙名苔紙晉武帝陽張華

側理古人數紙以香紙方卷南越所獻也漢人

言陝俚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

橫斜側因以為名焉

朱文公謂允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莫

世系真使人無間然

吳興朱文中尚奇每做古物立怪名以給流俗虛

於弁山之下山多巖谷乃披荆棘求其壯觀者

刻作前人題署姓名年月皆詭異不可考據

蘇子由有賦松石圖詩云物生真偽竟何有適意

一時寧辨真知言哉

宋紹興中郎官周憲之乞旌表蘇庠劄子云臣嘗

觀漢之光武以其廢之安撥亂反正不數年而

天下定即位之初未遑它事惟務側席幽人聘

禮高士自眾人觀之疑若急其所緩後其所先

殊不知舉逸民則天下歸心焉蓋深得乎聖人

之意者也竊見鎮江府蘇堅之子孱人物文采

一時之勝而抱泉石烟霞之念至於終身可謂

賢矣往者朝廷取帛羔羊屨責其門產雖不變

所守高卧不至而聖主之恩所以光寵於岸豈不大哉岸既以是終殞於地下倘不稍加旌異則無以見朝廷敦尚名節終始不倦之意臣愚伏望聖慈表其門閭賜以美號付之史館使傳萬世非特後之鄙夫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庶幾識者以謂岸能始終其節而不變朝廷能終始於禮而不倦亦不可謂無補於聖化之萬一也
取進止

研北雜志 卷之上

宋制太廟及官殿皆四阿施鳩尾社門觀寺神祠亦如之其宮內及京城諸門外州正衙門等並施鳩尾自外不合

趙子昂學士言稽侍中廟在湯陰縣西門外二里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血流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今日趙子昂為余書廟額故來謝之言訖而去有聲甚遠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夢也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改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革命父葆光與唐舊臣顏堯李濤數輩挈扁南渡寓於潭州每正至必序立于南岳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惟濤北歸而葆光遂家于衡山

研北雜志 卷之上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太祖同時人即模閣帖者有研格書卷銘云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為富娛老為逸紹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弗疑未爾終吉

徐鉉自銘親篆其文刻石真齋中
李煜葬北邙故吏張佖任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煜子孫陵替常分俸賜給

酒滔大川江湖之紀藹藹名士東南之美詳究典刑優游文史才賢濟焉國華有偉此宋三朝史得院舊所纂徐鉉張佖等列傳贊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筒甚於珍玩

鄭文寶任李氏時校書郎歸宋不復序故官時煜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守衛者難之乃披篋荷笠作漁者以見陳聖王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為他慮煜忠之

研北雜志 卷之上

唐詢字茂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行于世

沈立有名山都水記三百卷

鮮于伯機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九十有二

人楊子構 趙明叔 郭右之 燕公楠 高彥敬 李仲賓 趙子昂 子俊 張師道 伯淳 石民瞻 嚴吳和之 文貴 薩天錫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為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

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穀穀曰梁正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穀嘗見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纁表之青線畫為甲文紅綿綠青純為下裙絳韋為絳金鋼缺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馬虵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鞞爾裝入悉已焚毀質即令有司如其

研北雜志 卷之上

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僞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為書淑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條條撰說文五義三卷行于世

傅巖城補說文三十卷錢承志撰說文正隸一十卷行于世

周官歐方良音駟兩

吳中人家有王摩詰自寫真其風度高絕非後世人也有張芸叟書贊曰虛而不欺渥而不緇若實若虧不迎不隨濟名歿身德形支離水際石上枯松一株援筆自寫神留幹移四百年外適與我期終日偶坐亦莫知乎異世為同時嗟余何知徒能觀公之風矣公之詞噫嘻其画其辭豈余之師浮休家又有薛稷一鶴圖所謂少

保固六鶴同時飛冲天一鶴墮人間者遂號為
非齊三友

余家有後唐人共贊所書放生軌儀一卷行筆精
緊有股叙畫沙之妙不知何人而措法如此題

云吳興元年歲次庚寅九月一日寓四天王寺
金毗羅院於藏經中抄寫漢命放生軌儀法一

卷文林郎前攝梁州司馬共贊書
漢田蚡學田孟誦書

酒齊 繪杖
古文奇字 銘石書 名跡

太平文藻米元章印文吳彥明家藏米帖上有此
印

鄒史梁蕭琛於此僧處瓢中得漢書序傳
朱希真常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象

張九齡一名博物見徐浩所撰碑銘
程公巽參政墓在丹陽九靈山其父秘書監知應

研北雜志 卷之上
天府恩墓在丹徒鐘山思之孫兵部侍郎綬亦
葬其山之東南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希之父左衛將軍贈中
敬大夫母贈丹陽縣大君閻氏皆葬于此

京西轉運使蘇舜元墓在丹徒五老山蔡端明君
謨志銘

南唐雖僞一方風流特甚遠今楮墨書畫皆為
世寶人物文章亦盛

長安安信之子允為邵澤民言舊藏韓退之家集
第二十六二卷實紙正書有退之親改定字後
為張浮休取去

金谷園吳越錢氏時廣陵王元璋所作今朱氏樂
園是其地

寶帶橋一名小長橋故老相傳為滄臺湖其墓尚
在

蘇子美滄浪亭故迹依然有甃井方石上刻字兩
研北雜志 卷之上

行云滄浪亭夾局慶曆丙戌子美題郡人陳伯
雨有詩云整履上飛虹風高退酒容兼黃翻亂

蝶樹老即蒼龍古徑秋霜滑空山暮靄滄浪
墓石在題筆暗塵封子美墓在石門村

趙忠簡公家故藏畫偃畫松絕妙上題云草偃歲
寒圖廣政二年十月七日奉旨將任郎守將作

監臣黃居采識旁有小古印及得全堂諸印忠
簡在貶所嘗失之其孫感後於他書畫得之至

今藏其家云
陳流字伯雨五世祖而上居濟而下渡紹興初曾

祖始家於吳二子鐸字子振鈞字子敬
趙子昂學士論書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

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
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

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之偶氣此
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歐陽公集錄古文自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
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得其後劉原父長得前
漢數物以其銘刻遺之田是大價素願蓋其難
得如此

趙德甫金石錄謂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殆不可曉
胡承公資古紹志集云云獨尤延之以為西漢

刻石文自昔好古之士固嘗博采竟不之見如
陽朔觀字要亦非真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有

石刻皆令仆而殫之仍嚴其禁略不容留至於
秦碑乃更加管覆遂得不毀故至今猶存者

氏詩釋有前漢哀帝建平五年西漢而上紀功
碑一碑或謂乃後人偽為者

述事多寓之金刻自東漢以來石刻始盛而金
刻鮮矣歐陽公集古錄恨獨缺西漢字速劉原

父出守求興多遺古物奇器因撫林華宮行銜
蓮勺宮博山鑪及谷口銅甬三銘遺之於是

始得西漢字以補其缺而石刻卒無有也或謂
研北雜志 卷之上

西漢至今歷年甚久所刻石皆已缺壞磨滅因
不復有東漢則以年所差近得存此說非也周

宣王石鼓文秦二世泰山詔今尚在豈西漢石
刻獨已缺壞磨滅當是西漢之俗猶為近古其

有功德獨銘之鍾鼎彝器而家墓碑刻則自東
漢以來始有耳
趙伯昂携懷素狂僧帖玉馬玉人劍琬璣奉李超
潘谷等畫來觀

畢少董作醉蘇堂蔣璩宣卿為銘曰畢子飄零放浪南國家無僂石聚書佩玉惟東坡老百行一德發為文章散作翰墨筆端翻瀾泉石竹栢容我耽酣無有醒日四海一家天地枕席何以解辭觀此掛壁

研北雜誌卷上終

研北雜誌 卷上

陳眉公訂正研北雜誌卷下

沈元昌鴻生

橋李 王體元長教全校

姚士麟叔祥

表伯長學士博開治識江左絕倫謂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渡江後事能月記之

張伯雨少學琴蓄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公子昂論琴以為琴之五音各有改絃法其法不傳世之

研北雜誌 卷下

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徒吹吹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趙有琴曰松雲但時出橫林未嘗撫弄故伯雨亦終身不復鼓琴

伯雨嘗移雷文魚磬擊之其音與律合

又云米南宮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元章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鍾王不足當也

黃魚直云李侯畫隱百察底畫隱字未經入用譚景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

一人而已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云第一山米帝識承氏子謂帝與費同音為不祥

語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 志其文富有妙語

虞世南行秘書楊虞卿行中書

吾子行有玉蕭又有宣和陳八所製蕭

薛道祖與米元章為書畫友其筆視問物云研滴

須流離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

越竹滑如苔更如一萬杵自封翰墨卿一書當

千戶後見宋翰林學士王雱謝賜筆札記云宣

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九草四制翌日遣

中使至玉堂賜以上所常御筆研等十三事紫

青石方硯琴光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

一金筆格一塗金鎮紙天祿二塗金研水蝦蟆

一貯粘趙塗金方奩一鎮紙象尺二薦硯以紫

栢匣一王方啓封時研清墨木乾奩中除趙猶

存承平文物之盛可想見也

長安人言漢阿房建章遺址猶有存者其前殿可

容數千人杜樊川之賦非夸詞也

史忠武王之甥張晏卿樞密家有太康墓中所得

紫金鈿銅天祿高僅寸餘長可一尺許文縷細

如絲髮所嵌珠琲瑟瑟等多脫落其存者皆如

敗醬赤土不別為何物也

研北雜誌 卷下

李伯時古器圖有瑠玉盤螭之名今世所見者皆

出太康古壙中姚端夫學士得其三獨李廣叔

所藏差小而特妙後見龍川李氏購得齊叔剛

者玉質極盡而環飾奇古一螭角上有小鼠或

名太虛負鼠又名虛木相符皆不可曉環數僅

若當五錢鉤之首正方徑圓二寸強以銅尾并

帶貫環中乃可繫梁江總詩云綠榆朱簾金

刻鳳桐梁繡柱玉盤螭豈伯時取其語以名之

手制于伯機家玉鈞制
手作佛古亦其物

鮑明遠墓在斬州黃楊縣南里許

何得之與李道復黃約彥傳吳珪君璋諸公為布

永交符之名隸冊籍既老始得女三歲歲暮一

人代其役人頗憐之一日以詩投君璋云白首

猶當戍塞雲無兒誰替未以身木蘭三歲方學

語須得腰弓知幾春君璋時為樞副翌日持此

詩與同院觀之遂除其籍

研北雜志 卷之六
劉夢符嘗愛終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凡荆

山以為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容易

也

張伯雨記其先人似之所藏書云湯普徹絹本

蔡蘭亭唐臨王右軍三帖張長史春草帖王齊

翰仙山圖徽宗畫上清楊真人像常樂佛因地

圖此卷今在范寬三幅雪山二幀僧巨然夏山

雨過許道寧溪山待渡等圖李漸三馬圖李伯

時子開師子二馬圖黃荃柵子孔雀芙蓉鷺鷥

二圖趙昌寫生月季黃居寀竹雀唐希雅棘雀

趙大年聚沙宿雁圖其他妙品尚多也伯雨又

嘗購得孟子舟御史所藏僧智未月儀獻歲帖

上品其詞云獻歲將終青陽應節和風動物麗

景光輝翠柳舒鱗紅桃結綬想弟優游勝地縱

賞真賞酌桂醕以申心玩琴書而寫志無令被

聚叙會何期謹遣一介希還數字行間細書釋

文持妙前後有明昌七印泥金題取今在梁溪

倪元鎮家黃長齋以為何璧所書即此帖也

長蘆之下御河西岸地名黃丘有大墓正光中魏

故前州刺史莊公高君之碑會通未鑿之前海

道未通諺云水打黃丘墓運糧到大都後果然

以為識

天曆初雲南大擾武昌運米至八峯一石用楮幣

一千五百貫

葉林去文錢塘人與鄧牧收心俱隱大滌山或數

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虎白

晝危坐則客至不知其為人高潔如此所為文

童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大德某年冬葉

忽馳書別親友云將它往且詣鄧言別至明年

年五十九正月八日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

葉已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

別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墓志又於燈下取其

文集讀畢而終吾子行懷鄧葉二道人詩云

李煒字公昭自號和光子周益公家有其講道齋

所用玉石硯背刻篆字曰公昭

李玄元暉著末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

研色青紫而潤下崑石也先公得於山谷丈室

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楊州鶴

也

范蜀公墓在汝州襄城縣之汝南鄉其子孫往時

猶有在墓左者今不知所所在故魯子輩有哀范

墳詩

大名之東明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絕冠

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兀坐人雅好巖壑

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對之

吟諷

張子有家收一鳥尊乃鳥形而背負尊極精古善

鑒者以為周器無疑

研北雜志 卷之六
王伯益名教謙以字行大名人士穎異及長游京

師因薦者得官伯益漢如也日與彭德田衍師

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

為神交時人皆以鶴言仙異人闔承旨復時在

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

得見之伯益不亦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

文字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伯益身長

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過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

去不返不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家中金

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遇

人無賢不肖皆歡然無間而曾中了不可混長

年京師居而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

接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璋奇絕者當委

身往遊乃稱吾意耳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

人楊載仲弘浦城人盧巨彥成大梁人並稱能

詩仲弘聞其言曰然誠使伯益廣之以山水之

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識者以為知言

虞伯生作 墓未中取

李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
在舒城縣治東飛霞嶺之北國初為東禪寺併
之而書院廢近有監縣者得隙地於清心池之
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
乃開地為屋一復書院之舊

昔我文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

時賢能才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

故翰林學士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

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

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也而

永嘉王振鵬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

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

飛動不為法拘實為大明官圖以獻世稱妙絕

延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得編觀古圖

書其識更進益仁宗意也虞伯生志撰 虞伯生志撰

先秦貨布篆文奇古多鑄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

品曰屯音此留曰安邑全貨曰平陽曰高陽曰安

陽者甚多其文有不可盡識者以漢書地理志

考之也留在上黨高陽在涿郡安陽在汝南安

邑平陽並在河東

研北雜志

解子樞字伯機漁陽人也少為郡吏後以材選為

行御史大夫襟意氣鮮豪每晨出則載筆橫與

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去及日晏歸

焚香弄翰取鼎羹陳諸几席搜抉斷文廢款若

明日急有所須而為之者客至則相對指說吟

諷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頌草人爭持去以

為祭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旁名之

曰支離叟中歲益自刻苦讀書故自號困學伯

機研北雜志 卷下美機望之甚偉卒年五十七終徵仕郎太

常典簿趙子昂為詩哭之觀其詩可以見伯機

之為人矣

晉謝奕號方外司馬王晞為常山王司馬亦號方

外司馬唐秘書監賀知章乞身歸越自號秘書

外監米南宮號中獄外史故張伯雨亦自謂句

曲外史白雲孤鶴為友李太白受寶訣為三十六

帝之外臣王介甫亦云祗合箕山作外臣皆謂

方外之臣也非左氏所謂鄰國之臣為外臣也

方萬里挽委順子王防禦詩云溫飽逍遙八十餘

釋官元自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傳

有弗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宋會五十貫准中統鈔一貫

江南賦箋成傳從此章編鎖蠹魚

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

研北雜志 卷下

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定

在京飼馬之芻名曰鹽打草用河間鹽今有司以

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

輸納之每鹽二斤草一束束重三斤歲用草八

百萬束折鹽四萬引

天下戶口之數太宗即位之八年夏括戶得一百

一十一萬至世祖至元七年復增三十餘萬戶

十一年取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

三二十六六年合南北之戶總一千三百一十九

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

七百一十有一

辛卯安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

趙子昂學士在京師得古玉辟邪二制作精妙世

罕其比一牡者為李昇因藏法遂失其偶趙夫

婦不憚者累日一尚在其子雍處余並得見之

南安摠管趙伯昂仁舉有二玉馬云是太康古壩

中用以駕車者其車亦玉所造奇物不可名狀

漢銅馬式藏周公謹家其初破為數段鑄工以藥

錐相之復完如新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

府自執紅牙以節曲其風流如此

于闐玉河其源出崑崙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

閩界牛頭山乃疏三河一曰黃玉河在城東三

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

在綠玉河西十里其源雖一玉則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謂之粉玉其國之法官未採玉禁人輒至河濱故其國中器用服飾往往用玉見晉平居詩使于閒行程記

杜稍子季揚嘗知英州祁公其祖也博識多聞作雲林石譜三篇流品皆牛奇章以來論石者所未及其手書本今在吾家

季宋元書唐摹王右軍周大燦帖乃開元五年十一月陪戎副尉張善慶裝

京師人家有紹興稽古錄二十冊蓋當時所藏三代古器各圖其物以五采飾之又換其款識而致訂之如宜和博古圖而加詳近世諸家所收者咸在焉

隋僧智求名法極王右軍七世孫唐詩僧清書字皎然謝康樂十世孫也

李曹據山東日有精卒十人皆能全裝衣用負丁日糧日行三百里

鮮于伯機日趨子昂神情簡遠為神仙中人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先舜時更遠陶蓋難完吾子行謂當是秦鑄金

人之後合土為器耳

田承君云項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處老兵時來

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讀書時時以手撫牀而歎人莫測其意

趙子昂云唐之畫實掃雲水蓋刻畫中有飛動之意後人所難能也

顏魯子侍郎之孫家有鍾紹京書黃庭經紙尾題特健樂三字按武平一徐氏法西苑云中宗附

馬武延秀家法書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樂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一云宋以之標法書上品洪景廬詩云會有高明標健樂蓋用此語

張澹庵好蓄奇石其論石之品云靈壁出於泗濱本築石所用書云泗濱浮蒼是也碩厚清越如

被塗澤而乏烟雨慈情之姿思溪近出於太末深在土中堅貞溫潤文質俱勝扣之如鐘四面

皆可觀其姿裁明秀體氣高妙象出諸石之上視靈壁猶儉父也林慮遠出河朔土厚水深體

極枯燥然玲瓏嵌空死如錢刻其實皆出自然研北雜志 卷之六 十五

洞庭在太湖之中咸池一氣下注膏液石生於水裔宛轉奇巧翠潤而文吳人以植園館亭然

秀聳高或數丈低猶數尺然不及思溪之精絕也

田師孟家有歐陽率更書漢史節余家有唐人寫論書法一卷皆率保大中潤州延陵縣延陵宋熙寧五年省入丹陽

姜堯章從奉常儀樂以彈瑟之語不合歸番陽過

吳見陸務觀談其事務觀曰何不憶二十五絃彈夜月之詩乎堯章聞之不覺自失

喬仲山有唐羅昭諫與陳正宇帖云二月中陳州一正字訪及具審博士攝理和適近日賢主司

空政事才用洋溢譚口斷割明快與致有分守道者自然安矣况博士乎先太傅所作所立果

有餘慶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相近竹賀老叟十年來欲棹一船子從雲溪館前往東市竟無

因緣此又何如哉近見陳正字不葉大德丁三傳知聞否老叟腰脚不拄坐想勝遊目極千里

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孔高積薪復如何因相見皆與話澹涼也謹狀

羅隱狀後有跋云法帖率不過數行而言簡意盡猶足見晉宋間人物風度今羅長江書纒爾片

紙乃知風流遠唐未猶在也近日往來尺牘疊疊多幅奇為不然則曰簡慢我於是務作不情

之語以為敬近至權貴記室之間聞一函有累十紙風俗頹壞至此可太息也

趙子昂嘗謂人曰然于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思又嘗贈詩云五愛子姚子風流如

晉以眼視四海清淡無一塵其為子昂敬畏如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郭右之家陶隱居圖版帖卷首有李伯時寫隱居真今在梁溪倪元鎮所

朱書真自謂加數年香書如鬼矣趙子固云書成
鬼當是楊風子鬼耳

黃魯直作葉縣尉讀元次山漫郎文因作漫郎詩
蘇子美家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和公家每夕
讀書以一千為率公深以為疑使子弟密覘之
聞于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始皇
誤中副車連擗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
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郿此
天以授陛下又擗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
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此下物加一斗不
為多也

故宋官中用魚鑰降魚取匙降匙取魚也
陳聖觀聞長老言漢如夏唐如殷宋如周
歐陽公見大名人家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
一卷黃長庚亦云有朝士施結者言收古今人
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字皆
研北雜志 卷之六

見之須臾劉氏惜當時不傳傳錄也
白樂天移山樓詩云亦知管舍非吾宅且斷山樓
滿院栽二佐近年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乃
知唐之小官五考為任

趙千里畫鐘圖與郡學相隣水木清華極有幽趣
山石上有千里題字尚在今東氏園是其地也
宋筆推陵寢歲以四月科柏前朝遣官奏告
政和中丹陽縣此地名石羊子有盜發古塚者云

是梁弘假將軍墓懸聞追取銅器數種制度不
甚古墓有四室在旁中一室四層開
張定夫嘗遊唐華清宮故址見杜牧之溫飛卿二
詩俱刻石於洛殿之側今不知存否
亳州太清宮老子殿繞壇上古僧九數十本相傳為
老子手植其遺物有青石羊一古質詭異人不
知重唐太和七年命登仕郎行內侍省掖庭宮
教博士柱國景弘泉詣宮園覓靈踪搽而得之
研北雜志 卷之六

遷於再生檜之下鄉貢進士盧臻記
東坡云梅二丈聖俞身長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過
百瓶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今人彈琵琶乃不用撥或者晒之按唐國史纂異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用手今俗所謂搗
琵琶是也然其來久矣

姜堯章云無錫之有青山張循王俊所共下為石
屋九
吳興人詭久雨遇雷地脉必開山為之發洪一山
至有數十處水迸而出或深至五六尺者
國子博士王師魯為余言昔於秦隴間得盡觀郭
忠恕所書碑始悟筆意在隸前作篆乃可傳
文勁氣骨所謂安國
用筆意在隸前者也

至元廿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歷民死
者七千二百二十人壞民屋不可勝計
張可與家有周昉五星真形圖昉為宣州長史日

所畫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始更制法
季宗元就買團總家得顏魯公自書
皇象天發神識碑在南臺鹿支槽洛人楊益為御
史大夫採史移置學中

趙魏公云律詩不可多用虛字兩點填實方好用
唐以下事便不古又云歌曲八字一拍當云樂
節大樂不用拍以鼓為節當節云與鼓同
虞候字本出左傳該郡太守也見急就篇
吾家太史云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
陳無已古愚行有脫帽字師顯行云去其管殺也
管殺二字甚雅馴
曹公作秋霖卧視書周美成又謂之倚書床
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用皆上古墳
中之物玉如彼含蟬是也
樓大防嘗問數原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以無燥
筆季中曰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力今以筆為
力或燒筆使充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
唐使兩省官對立謂之蛾眉班
徐季海題經有云上第幾隔其人書次所謂隔者
豈即皮經之所如唐書言梵夾者耶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
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永叔為之銘
北夢遺言載暹羅貢至嶺外見陽湖蒲山水變之

談不容口嘗謂王讀曰侍郎曾見陽朔山水乎

王笑曰讀未嘗打人唇使齒折那得見之蓋非

貶不去也倦游錄亦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按

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峯巒

聯立近見錢塘人家有米元章風陽朔山圖米

題云余少牧風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為不應如

是及長官於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

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夜坐懷所歷作於陽

朔萬雲亭觀之殆如是因知范至能謂平地蒼

玉崛起為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喻子才云具與張謙仲善其因象而深於字學未

嘗笑下一筆也王介父聞而致之所謂不契說

文云人心上藏於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

藏介父以心從倒勺言無不勺而實無所勺以

匕其匕無常謙仲謂凡火皆從炎上而心火欲

下故形似倒火非從勺也由其說而說文與博

士說益明

宋太祖以柏為界尺謂之隔筆簡

范增墓在徐州城南臺頭寺大曆初有盜識寶氣

於家中發得古劍劍虛伯生學士賦云盜發亞

夫冢寶劍寶冢之家開寶盡出獄吏書盜辭盜

言惟貝寶字知亞夫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與

尸黃鰲一作下深鑄千歲復何為大河繞城東

落日在城西過客立城下脚踟躕安期按呂元

直燕魏錄云陳彥升資政篇什尤高為彭門八

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城下北連

豐沛有范增墓彥升詩曰藏名蓋立虎狼朝乘

變東依項氏豪憤失壯圖禮玉斗不知天命與

金刀還家落日埋英氣回首浮雲委舊勞百步

西連陵母塚峨峨先識泰山高二詩殆未易甲

乙也

張安國詩云右文儲硯一百九錮匣珠囊漢瓊玖

館閣錄止云秘閣硯七十五耳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真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颯颯

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馬伯庸中丞縣尹行有借問縣尹何出身手把熊

皮隨六人之語

西域人以十二月成歲不知有閏

紹興進茶自宋降將范文虎始

許及之題臨平明因寺勝法秀整如受禪表

研北雜志 卷二

翰林國史院有世祖時所賜寶似道沒官書數千

卷金石刻多宋渡江以前拓本

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硯硯硯為官造硯有款其

硯四方而平淺者商唐官研也往往鑲邊極工巧

吳人謂硯曰瓶瓶出爾雅注

虞伯生學士評詩謂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機

似唐臨晉帖揭曼碩似三日新婦而自謂漢法

史師

項平父詩云日長沙岸立看雲只念家如何未州

崇備慶在長沙與賈島却望并州之句全類也

旅長史書尚書省郎官石柱記舊刻在京兆府治

或云今淪塗廳事下

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平宋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

送京師救平章政事太原張易兼領秘書監事

律詔許京朝官假觀

俗傳種山藥時以足按之如人足

研北雜志 卷二

完州城北有木蘭廟勝曰孝烈將軍土人云是木

蘭戰處廟有宋熙寧間知軍事錢景初題記并

所刻古樂府詞

陸思王讀書堂在冀州有人於其側得小玉印文

曰曹植私印

趙和仲云知古者莫如洪景虛知今者莫如陳君

舉

延祐中節閣諸公同賦秋日梨花詩惟元復初朝

食葉底梨春看枝上花之句為警策

徐明升家書接榜曰五經藏

杭州故內觀堂前有太湖石卧峯陀陀甚大其中

鑿為泓沱相傳云思陵滌硯具也

李長吉宮娃歌云屈膝金鋪鎖阿甄金鋪為門飾

屈膝蓋鉸鍊上二乘者為錫下三衛為鉞云

南陽宗資墓旁石獸膊上有刻字曰天祿辟邪鮮

千伯機少時曾至其地親見西門北門各有一

歌但北門外者去墓不遠故附會之大軍圍襄陽時士卒多病瘴模天祿二字焚而吞之即愈人以爲異然辟邪已壞矣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童爲人以賂求爲襄陽令後果得之號王襄陽

楊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且取一甌以稱水水重則是年江水大水輕則水小歲歲不差

金壇縣治東北二里有岱岳廟宋元符三年建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助畫人物壁

畫亦大觀三年作

鮮于伯機論石以太湖爲第一山石次之嘉興天聖寺有唐宣宗真蹟羅漢佛牙郡學有戊巳兩

魏文靖云咸平錢十文重一兩汲仲胡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湖州貢院有孔子廟在院門內王虎臣爲守毀貢研北雜志 卷之二

院爲軍營至昇先聖像弄水中人無不唾罵吾家太史云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今人呼墓地爲明堂唐世嘗詔改爲祭堂余觀中秘所藏前代書風宋高宗爲上徽宗次之

金章宗最下

松飛壇有吳生六善神刻石在壇四周石形如凸

龜大難暴動

吳郡城西廿里有冢歸然土人號歸王墓宋嘉中墓旁民墾土得石如柱礎方一尺五寸厚二寸許中隆起二寸有八分書三行唐故陳留言夫人墓志凡九字四維下殺皆刻瑞芝土人鍾氏得而藏之按圖經云唐山南西道節度使歸融終於少傅初無王封爲可授爾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凡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乃知古人作書亦有用篆者

此碑刻深謂之溝道

杜子美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大木至今呼爲子美樹

王子復嘗得故宋宮人所藏德壽供奉筆兩枚上刻云臣周文舉進子復名之本海陵人

趙子固曰姜堯章爲書家中韓

范文穆云漢人作隸雖不爲工拙然皆有筆勢腕力其法嚴於後世真行之書精采意度粲然可

以想見筆墨睡徑也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重厚奇古摩滅處金色愈明非近世塗金比也腹下有篆銘云

捨月窟心伏柴几右足爲我用左後貯清此

右後端溪石澄心紙各三字 陳玄氏毛錐子

兩旁各三字 同列無譚聽驅使微吾潤澤鳥用汝

又嘗見一塗金小方鼎底銘白

廣雅云兄况於父今俗語謂兄爲况盖有所本姜堯章自題畫像云鶴筆如烟羽扇風賦情芳草綠陰中黑頭辨了人間事來看凌霜數點紅其風致如此

呂成公云京師賢者多市隱唯鄭無定武子徧識之所從受太玄經乃得之於日者近時有何失字得之隱居京師織緜紗爲業售者不二價喜賦詩思致頗不凡

以雅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定武稷帖虞書孔子廟堂碑淡墨本者佳

諸公調乃澤州孔三傳所撰

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

史游急就篇云瘡痂保季二字本此

唐詩人方干故宅在嚴州釣臺南二里白雲村謝臬父嘗至新城問故老言羅隱給事塚在縣界徐村之水陽冢碣猶存梁開平四年沈崧志

研北雜志 卷之十

符堅傳云建元十七年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則止堅惡之宋寶祐六年四月

常州晉陵縣之黃泥岸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

浪

吾家太史在征西幕府小校言火山軍地枯燥不可耕鋤犁入地不及尺烈火隨出矣

李商隱雜纂一卷蓋唐人酒令所用其書有數十條各數事其殺風景一條有十三事如背山起

樓臺焚燬皆在馬陳聖觀云殺色界友或作入聲非

蔡天啓詩云收得三茄風雨樣高堂六月是水壺蓋其書圖自稱道如此

平陽舊鏤版多經毛鹿收達子校

李仲賓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苦味辛烈名之曰登程公異知越州日製漏鼎壺繫權鈕各有銘命其子者年作篆甚奇古鼎之銘曰公異父作牧命

研北雜志 卷之下

工浩範金作昂于觀肆命壹氏司漏時君昏明惟茲和水用保其無致壺之銘曰惟建炎戊申

三月癸丑公異父作壺審漏節其末保槃之銘曰公異父作壺用衡石其末保鈕銘曰建炎戊申六月癸丑作鈕永寶

宇文廷臣文孫家有吳彩鸞玉篇鈔今世所見者唐韻耳其書一先為廿三先為廿四仙不可曉又導江迎祥寺有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或

者以為特唐經生書也

汴梁熙春閣舊名壹春堂宋徽宗稱道君時居樓芳園中俗呼為八滴水閣汲郡王暉仲謀有應

春閣遺制記云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兩公不同如此至願四年秋不雨吳江陳思村耕夫墾土得隱起

甄於古壙中村民王氏買得之余讀其文蓋赤

鳥五年七月造又一方覺上刻曰吳郡餘杭師氏夫人之墓小銅帶鈎背有大吉二字

王正之云鴨關六公護素梁州歷統薄媚醉吟商胡渭州四曲承平時專入琵琶今不復有能傳

者按北夢瑣言載黔南節度使王保義女善彈琵琶愛美人投曲內有醉吟商一調則其來速

矣

郁下有姓仇者杜伯原以為仇乃爪字之譌耳余謂伯原曰此梁四公子仇斧之後也

今人呼荀曰竹萌出周禮註說文云荀竹胎也吳越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者悉改為

上吳越倫史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洪州娉娉市五代鍾傳侍兒所居復以名而畢少董謂可對溫柔鄉

洪州董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為言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為也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唐多王爾

朱澤民祖應得卜地陽槐山以為藏祖母施曰異哉吾豈承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天

人後既而役者深五尺許得石馬刻曰鬱林太守陸續之墓刻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

石果斷矣命隨掩之而更卜地焉按吳地記云

續墓在關門外而不言差賜抱山

陳同父叙中興遺傳所載龍伯康趙次張事甚偉今備錄之以廣異聞初龍可伯康遊京師童飲

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之

書按夷堅丙志云可字仲康東卒人遂於易學逆知未來事其說汴都不守之兆與此頗合但其字不同耳次張靖康初以太學生李丞相綱

薦為張所參謀官白衣在諸屬官之右時所辟皆卿監次張後得一承直郎喜談兵論事所著

兵書甚多自云有授而行也

今人不善乘船謂人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陳聖觀開宋紹說韓所謂謂嗜嗜者云此物三足

與蛙不同船既去乃得枯者於貨藥簷上以示聖觀乃一軀殼實之以水屑視之三足特長如

尾而有距世所範為硯滴者或不盡似也

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清詞未制 允兼官皆無告說書亦只較黃惟侍讀侍

講有之

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為八座大行不反之詞見漢書昌邑王傳韋昭注或者依

文選注音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自是謠法若大行皇帝者乃勦崩未有謠之稱當依韋注作平聲韓文大行皇帝挽詞注家

正引章注是也

宋理宗發引有疑人主不至陳者陳聖親按魏明帝欲送幼女之葬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赤子而送之哉

唐舊制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不卷至德宗始命禮官定其儀公主拜見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事有舛錯若此而行之既久人不以為非者德宗乃能革之宋理宗女下嫁楊鎮未幾而慶鎮至行三年後自稱草士不知其制為何如也

世謂正月三日為田本命浙西人謂之下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為上有年則極驗

周益公日記云湖北溪峒地連巴蜀皆夜郎也如澧州乃堯時崇山

巢湖之巢祖了切見孫亮傳注

峽川黃牛廟後鬱禾似冬青落葉似符篆不同劉斯立所作田明之行狀邵程司馬公辟重望來者率巨公罔無雜質而明之以白士驥旅預其間又作玉友傳曰野人白士與之忘年

寶慶中前陽郡民張至孝家貧養母嘗有所適久乃還家則母已亡張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飲服終身夜太守樓防賜井闢而哀之賜之錢酒

研北雜志

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為學只此便是為學

黃希聲言今之懷利以事上者往往皆盜賊之用心也

丹陽葛魯卿論書云晉宋人書法妙絕未必盡曉韓退之素無書跡而極意字義嘗云世為文詞宜略識字又韓擇木以八分擅名謂之不識字是也

柳下寒食遊人於水邊以柳圍板襖張林夏賦慶春宮詞以道其事甚佳

湯伯記以陶淵明述酒篇為零陵哀詩

陳堂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為盛

虞伯生題受禪碑云右華歆等勸曹丕稱皇帝耶律楚材善傳物嘗扈從西征其記西域事甚多如云八普城西八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錄錄馬糞墮地為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所不載也

趙魏公云小篆自秦李斯至宋吳興張有而止年伯成父曰今之文非古之文故六籍多傳謬今之音非古之音故易詩韻有未協者

研北雜志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春秋桓十八年灤水杜氏注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齊自王莽時不能河西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杜蓋失之

李伯微云近世諸儒於經文可疑者類以錯簡言之然文字章句多而不高恐非錯簡但傳寫偶失其次爾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十蓋古今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二十字則錯一徐楚金說

文繁傳流為精博亦有先後抵牾者如禰親廟也以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也泥米切越本禰秋收也錯曰獵者所以為宗廟之事也故从示又祖禰也息淺反又按禰秋收也从夫禰聲或以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按此二文禰為親

息淺切錯曰經義禰少也取余數少也息衍反

禰或以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按此二文禰為親廟以示爾為錯聲禰為秋田以夫禰為禰聲初不相亂禰或以示以田為宗廟傳所謂一曰邊豆是也爾本說雖有一本古文禰之說而禰字本說無所見若謂禰或曰宗廟之田又以禰如禰字之義猶可然禰已作禰聲其與禰音殊迷今徑以禰為改而別義為祖禰則於轉注之義亦倒矣

研北雜志

墨洗音音薛姑洗同音典切易洗心亦有此音洗
之同甚在十二齋者滌也國語勾踐事洗馬先
見切

世但知有鷓鴣而不知有所謂鷓鴣者鷓鴣嘴長
鳥嘴短皆絕相似而實不同蓋其色則俱為
鴻而喙有鷓鴣之異此前所未聞也

天下有才者不可無識要在上者有以處之蘇子
瞻智勇辨力之論正如此胡明仲論高歡輩云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

於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
天下始多故矣向使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
豈易傾乎

余平生見黃荃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
生每誕辰荃即畫獻也

吾家太史謂李端燕郭駿附馬宅詩衆稱絕妙而
其詩不傳項在秘閣鈔書得端集三卷中有贈
郭附馬二首特大史偶未見本尔

近世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姜堯章趙子固二公入
品高故所錄皆絕俗往余見姜堯章慶春宮詞
愛其辭翰丰茸故備載之雙環翠波一蓑松雨
莫愁漸滿空閣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
木末

廬山道士黃可立之言曰冠謙之齋錄不如杜光
庭之科範吳筠之詩不如李于廉楊世昌之

研北雜志

酒何則漸近自然

宋宣獻公綬楊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付以家所
藏書後與父臯同在館閣每賜書必得二本于
敏求敏修並以文學見稱于世其藏書之盛有
以也

王魯公壽卿洛陽人祖擇之外孫善篆隸嘗召至
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命李
孝拘而魯翁終身布衣黃魯直亟稱其書法余
家有魯翁家閒居賦筆力遒勁如鈕金屈鐵

小紅順陽公石湖青水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
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疎
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
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
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畫

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吟
洞簫小紅輕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沒故蘇石
研北雜志 卷之下

挽之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騰花宋
時花樂皆出東西馬騰西馬騰皆石名人墓處白
石沒後莖此蘇石謂小紅若不嫁則哭損馬騰
花時矣

徽宗御題畫圖字內從口童宗書圖字內從△可
以驗知其書也
韓風子錢塘人或云名文善補硯雖百碎者但不
失原骨補之若無損者亦能修古銅器惟硯為

絕精居蒲橋四面土牆門若狗竇夜宿一石櫃
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得錢即付酒家一舉
而盡是亦異人耳

周公諱云姜堯章鏡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
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詞峻潔
意度高遠頗有超越騁馳之意

唐上黨郡司馬田畸聲律要訣序云樂器依律呂
之聲皆須本自真響若但執參黍之文則律呂
陰陽不復諧矣趙松雪亦云樂本乎律律始於
數數正於度度以候氣氣應則律正矣律正則
度正矣然律之長短則鄭氏之法不可易也

程義父云三老五更字當作更今雙字或作嬾
可以驗知其故
席琰吳興人宋參知政事蓋之後幅巾整服隱居
南山下性恬澹學道家有數息法終日危坐寡
言笑喜飲酒復善鼓琴嘗留詩酒家壁間云山

雲出山無一錢日日醉倒春風邊采蘋橋南徐
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山雲其自號也晚歲益
縱酒或行歌道途嘗謂人曰貧者以酒為衣吾
非苦嗜酒特託此以寓其達俗人所不能知也
其後無疾而逝人以爲仙

正元之有童名青狼梅聖俞有馬名鐵額
海昌人家有古琴一張音韻清越相傳是單丙文
遺姜堯章者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

研北雜志

伯解衣作葛天氏之曲懷我白石東望黃鶴

秦羽陽宮在鳳翔寶鷄縣界歲久不知其處宋元

祐六年正月直隸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地

得古筒瓦五獨一尚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

起四字曰羽陽千載篆字隨孰為之不取方正

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比負高原南臨渭水

前對群峯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按西漢地理志

陳倉下注云羽陽宮秦武王起也自黃長曆指

為武公五胡承公資古紹志錄又承其誤直謂

先孔子生百數十年不知乃後武公已數百年

矣長曆考古竄就精博猶於度若此信次訂之

難也余家所藏瓦文乃得之維陽朱布真家

王晉卿一帖云瀑醜四器納上以瀑醜酒可謂好

御府寶鏡曰蒼龍橫沼內有龍形積硯池中世所

謂慶花是也

朱布真善談明理嘗謂魯孝欽嘗論易至民卦云

民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方其當止

必內遺其身外空其人方能免咎一有物我之

累則不能止矣

蜀妓薛濤字度弘

唐王貞之號雲陽野夫京口有其集王書專勝經

幢

研北雜志

唐右補闕陸濟蒙名在茅山自稱糜鹿臣嵩

山有刻石幽林思韓軍撰自稱廬山林數人

廬山道士黃石翁伯王父好學多聞性狷介士大

夫多與之游嘗言詩云墜落求奇蹟丁寧問異

書又曰石刻披秦篆銅章驗漢官蓋其好古之

高如此

余嘗以紗帽送陳伯敷伯敷耐以詩有云五湖浮

小舸六月訪奇書到即借人馬來尋負郭盧之

句

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二載丞相李林甫章少景

融三人名後有稱陳尚庭四十三載按天寶以

載代年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未也

漢人喜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

獵事

張說西狄碑云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

生靈故曰華山然則不當為吉也

韓退之送窮文使奴星結柳作車一本作星星雁

塔題名薛茂弘陸璣陳宣嘗同登執硯者奴星

星華唐人多以名奴亦猶今人以倩盼名婢

諺云木生架連官怕木架本云木介介甲兵象前

漢五行志云

唐玄宗得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唐紀可攷

莊周曰六經先王之陳述也予亦曰周之所以痛

詆而務去者去六經之陳述也

莊周道家之儻泰王通孔門之王莽

容有問皇甫湜何以字持正余曰見詩谷風軍湜

湜其址鄭箋云湜湜持正貌蓋取此義

故宋宮人出入着前兵士呵喝車馬者蓋在京時

乘坐車故也渡江後用肩輿此登尚存何耶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秦使江南日所作近見

沈氏遺集有任杜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

吳越非江南也

王明清字仲言取張華各何劭詩周任有遺訓其

言明且清之義

常熟海里之南長清村有陳氏子於田中得墓甄

稱唐貞元十四年墓季家先姚氏名耀字字碧

玉而志字从盆从志

周美成有曲裏長眉翠淡之句近讀李長吉詩公

子鄭姬歌中有云自從小曆東道曲裏長眉

小見人乃知古人不容易下字也

研北雜志

昔余學太上皇帝字條名數歲時望與尚倒少

漢注然久之賜宋唐卿

劉時中言李處美元讓乃高舉之甥舉得篆

法於党世係以授楊武于武子以授元讓其末

蓋有自也

除隋之亂比跡湯武政治之美庶幾成康

歐陽率更書隋古在李村家米云卷絕

集古款識四卷得於太常典簿鮮于伯機家其文章字畫真難讀而後人不知因為之釋故人張仲德善篆得鍾鼎遺意皆按文讀之無有疑滯今已矣仲德文藝不復見之

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能書亦不能善也磨之快馬行泥淖中其能善乎 去趙子昂學士語

研北雜志

卷之下

完

嘉靖丙午從文休承何元朗二家本校錄尚多殘缺 寒玉堂記

嘉靖甲子夏備讀此志有訛失者頗多用墨筆改正再讀當再改定 長谷山徐獻忠

丙寅十一月十二日重校於城南之西齋 向吳逸民董子元

隆慶戊辰從顧克誠借陸君元本校勘其間元缺二段 錢叔寶氏

萬曆己丑中秋從董氏借觀遂為錄之聞西山人林應楨時年六十九歲

是書初得於宋明之及吳下林君吾出其父手抄又對改十之七八得未曾有仲醇陳維

儒記於寶顏堂 凡小說博者不雅雅者不博此可謂兩擅其

長仲醇又題 陸方字友仁博雅好古工澗隸八分書尤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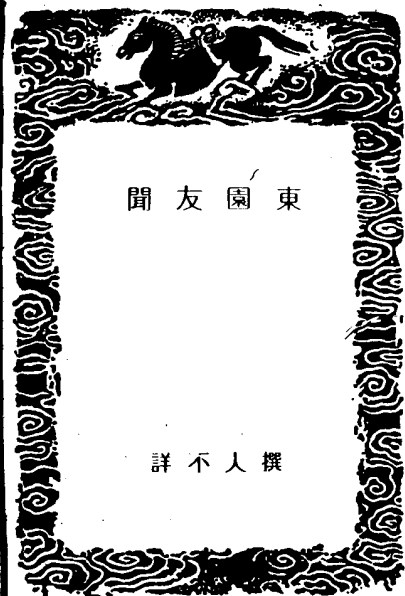
蓋辨鍾鐃銘刻法書名實皆有精識嘗至都下虞集柯九思欲為之未及歸著硯史墨史印史而研北雜志不經見此本得之陳仲醇寶顏堂既經數名賢每校余復研檢再三刻之家塾但所惜者訛字終如掃葉耳公玉峰人也稿李項夢原記

研北雜志二卷

元陸友撰友有墨史已著錄友嘗取漢上題襟集所載段成式語自號研北生因以名其雜著前有元統二年二月自序稱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追憶所欲言者命其子錄藏蓋虞集柯九思同薦友於朝會一人去職友亦罷歸時也所錄皆軟文瑣事友頗精賞鑒亦工篆隸故關於書畫古器者為多中亦頗有考證如解李商隱之金蟾齧鎖句辨徐鍇說文繫傳之彌字彌字互相矛盾

欽定四庫全書

按北史證馬定國以石鼓出宇文周之非引鄭康成之說證傳註稱錯簡之誤皆有可採至謂仇姓出梁四公子傳不知孟母先氏仇以王明清字仲言謂本張華荅何劭詩其言明且清句不知禮記先有此文則偶然疎舛也徐顯禕傳載友撰研史墨史印史不載此書此本出自陳繼儒家未有舊跋已稱字多謬脫繼儒刻入普祕笈中更失校讎如皇家天發神讖碑事一條上下卷其文復見則顯倒錯亂可知矣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有柯柘湖校本項藥師刊本今皆未見也



東園友聞

詳不人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園友聞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載曹溶學海類編中
所錄皆宋元間事核檢其文即票刻
孫道易東園客談改題此名也

東園友聞

東園友聞

一

松岩補

東園友聞

東園友聞

說卷三十一

雜記三

昔見周草窗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
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
晨至暮服之無致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
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思不到聖賢
地位也草窗周公謹修
竹王監簿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
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
為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

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
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虎上威
元仁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
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

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
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
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

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
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惇然

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
介可知當時承旨為司徒以金百定奉先

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
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
生之風諷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
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糗不裹

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祕密
藏中休糧方也曲江錢
惟善書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
上初不知也時徹里為御史中丞力言之
至再不聽且怒命速古而赤批其頰遣之

一日上方奕坐便殿中徹里公入上作色
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
諱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

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養犬犬遂不吠
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幾桑哥敗噫使臺
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
雨方霽群蛙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
不寐翌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

方憤憤蛙忍惱人邪可往他處鳴毋復留
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

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於北藩入繼大
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

來相之况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
以廣異聞至正庚子七月
晦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
平富人新居落成有亡真人者道行重一
時凡欲徵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

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奠一

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窻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快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茂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吳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為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茲仕京師遊宦四方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遠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遂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敘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是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

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為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顧德玉構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為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為管棺槨以斂之凡賻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置之正堂躬服斬衰直履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為師服心喪未聞為齊斬以喪之也德玉曰否氏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

何異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為人第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為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

季之子慚毒其父父死陳于郡曰第殺吾父郡長馬馬火者始蒞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算皆自誣服曰曹氏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致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拷楚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即無賄密使置曹氏孤于京匿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既出即詣京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東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于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馨妃后裏量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

歌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
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
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
云王昭儀下張璠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
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
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
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
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
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
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大難
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
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
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之託隱憂於
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
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
千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
不可自念且被汗因陽曰能俾我為舅姑
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
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侍婦雜守之師還挈
行至嵎縣過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
所以死矣即嚙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
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
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
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

東國友聞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
死死之日抵今日八九十年石上血起如
始寫時不為風雨所剝蝕僕昔過其下尚
能讀所寫詩嘯承謝端為之立祠刻碑於
死所白野泰不華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
之鄉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峰先生孝
光為記郡上其事於朝未報噫使公卿將
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責降覆國
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罪人也
周君景遠馳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
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
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
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曾又訪某
人汝乃失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
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綱
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為御史而墜一
常其可乎寧不為御史不可滅人理吏報
然謝服而退南村陶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
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
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
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
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同喉音有字
為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

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
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
偁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
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俛
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
吾民為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
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
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
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墮
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
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
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
萬錢得數百人偁率之以登城楊氏親舉
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偁與賊言曰
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
吾城不足以威不亟去徒失利無益也
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偁手偁傷而歸楊
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
猶愈於家乎偁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
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即希烈
婿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
完刺史上偁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
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

則賢矣守士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財貨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后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

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得脫一日虜必欲

強汚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

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

畢赴池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

闕于府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

政風流綠窻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

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

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

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

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

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子祥言之徐正斬

王府鄰尤及見其親書後宣伯裴先生亦

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

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

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

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

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

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

是夕李囑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

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

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

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于

兵薛氏屋復為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為濠百畝渺

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

數十楹舊為州民某氏居之有年矣歸附

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

苦群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

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

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毋作

聲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阜鵬作巢所在官

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

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

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

數根耳田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逐同至名曰鷹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

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

嚴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耻

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

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

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且且而思之

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

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

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譁張貪暴

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

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成

有源委近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

書以自警又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

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

或不充咸資於王程先生喪偶有孤女一

如已女豐其器具以遺之王江東名士也

近隔於兵重為斯文惜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

其居燬于兵為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

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

百餘步汝欲害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

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

其給已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

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

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

414

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啣之曰吾

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當至元戊寅

冬楊璉真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斷殘支

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齒葉骨草莽間唐聞

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

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

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歡諾

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

郊多暴骨取窀以易誰其知之乃斲文木

為槨紉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

分委而散遺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

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

日下令哀陵骨雜置馬牛枯骸中造塔錢

東園友聞

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

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甬

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饒形南面

欲起語野麕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總

飄蕩白日衰后土六合忽怛事蛇龍掛茅

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

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

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

温如温如乃玉潛之子故其事詳謹用書

東園友聞

四庫提要補辨

東園友聞一卷

按總目列此書於孫道易東園客談之後謂為曹海潮所收乃則

劉東園客談改題此名古今說海歷代小史並有友聞一卷說海與學海

內容同小史則少六條歷代小史又收廣客談一卷卷十餘條當為東

園客談一書所雜折惟提要所論東園客談一卷乃范氏天一閣藏本不

見於任何叢書子目則此書似應加題撰人為孫道易也提要謂道易字

景超自號映雪老人華亭人按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二引松江府志有

一孫道明字明叔華亭人居涇溇博學好古藏書萬卷遇秘本輒手自鈔

錄葉映雪齋延接四方名士校閱藏書為樂云云又葉氏藏書道明

抄書題跋之有歲月見於諸家藏目者為備中有續會讀書錄求記著錄

宋魏泰撰臨漢隱居詩話一卷跋稱「洪武九年丙辰映雪老人寓於華

亭集賢外披草舍兩宿時年八十一竊疑孫道易即孫道明然道易字景

周道明字明叔又顯為二人或道易為道明昆仲而提要誤以道明之號

映雪老人歸之道易也權志此待考



希通錄

參 撰

希通錄

元蕭 參撰

書名曰希通者蓋取范甯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岩居士識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妊娠文王不變沙瘦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氏云瘦小也沙便也豕牢厠也不加疾言易也設有是事猶當剪焉況於誣乎老泉帝學論嘗闕吞卵等事為庶幾胥臣之言無稽甚矣

希乘

希通錄

雪山祁連山白山其實天山明帝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章懷註曰此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此皆下拜焉杜詩註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其名雖四其實則一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易不肅離王姬之車韋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及漢已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赤匪狐莫黑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韻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東坡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註皆不載出處嬾真子錄嘗記開元中有劉朝霞獻

律文於明皇云遮莫你古來五帝怎知我今代三郎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為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中王岐王明皇弟也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楊倞註俱蒙茸按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俱為二物俱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魁字類楊倞說非

神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堯舜時都俞吁咈四字成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寂寥簡短則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信盛德不可及如此王元之待漏院記相若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壑生虛籟注並云籟也按釋文三孔籟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箛其中謂之籟籟者乃管之中虛也中虛然後有聲所謂樂出虛是也非直以為籟

佛名上加南無南無按韻祖十虞韻內諺字注胡人拜稱南無音無因知佛胡神也胡人拜而并誦其號故就錄之譯經者誤作南謬

光武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願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此如家人父子相唯諾足想當時中興之氣象文叔少時與人不款曲豈信然哉

楊子祖述孟子文勢極是然楊子刻畫不若孟子渾然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篇者皆誅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目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美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矜其惡又從史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與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

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觀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請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

希乘 希通錄

四

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觀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請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

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觀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請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

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觀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請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

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

稗乘 希通錄 五

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災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脈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小人終不能為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云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二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之下謝其民而後行願乃揮淚對宮娥其詞悽愴同出一揆然羽為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嗚嗚叱咤之氣後主渾是養成兒女之態耳如梁武帝徐侯景之禍毒流

甲辰 希通錄

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此說雖與二者不同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拼耳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哉田文好賢下士溫公鄙之為通逃主萃淵數王介甫亦謂鷄鳴狗盜之出於門下此士之所以不至僕謂此不足責有一事最無耻請暴白之戰國策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為君舍人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世之君子尚以為嘗時有一子思不在三千之數且田文志趣如此而顧以此責之過矣就使其能以禮招聘而子思且唾去不暇詎肯以車魚之故而就之哉

稗乘 希通錄 七

周亞夫細柳營見文帝不拜而揖人以為耀軍威要之身擐甲冑亦所不能拜按公羊倍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子揖師而行何休云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蹲而觀此則知亞夫之不拜有由矣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人以唐為塘非也其失本於世說世說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詭曰致土一畚以錢一畚易之土既集詭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去因取以築故名殊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豈云晉而然乎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稱昉乎此

今人以寄居之官為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注寄公之子寄公字尤新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紀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後漢彭寵傳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代為北道主人今世專以主人為東道古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稗乘 希通錄 八

今以官奴為官奴即官婢其字原於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注如今白癡也僕謂以清狂對白癡字亦新後讀左氏傳成十八年周兄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則知師古之注本於杜預惠慧字異而意同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至竟畢竟也詩八習用至竟字按後漢樊英傳論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其餘史書未見用此字俚談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今人多曰執券取償按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又平原君傳虞卿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券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曰右皆可俗斥年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况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祭章祭蜡以息老物利市之說世俗皆然其實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張為利市三倍周邦彥樂府有蘇慎遮之曲按唐書宋務光傳比

甲辰 希通錄

希通錄

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儂遮
蓋本於此今誤為幘

希通錄補

搜說補卷十七

晉訓多 載馳女子善懷鄉黨晉猶多也漢書云岸善崩善亦多以善

為多經史中少用問見于此

瓜期 士大夫以交代為瓜期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慶管至父戌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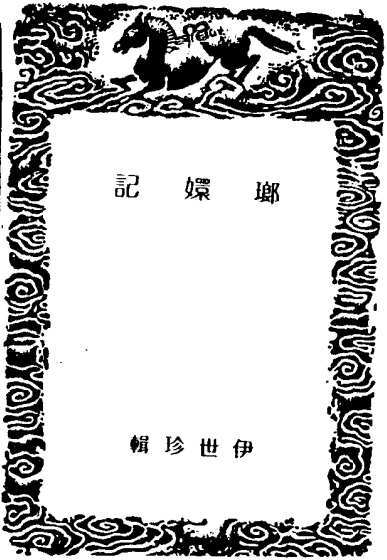
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戌公問不至請代勿許故謀作亂據此乃一

年戌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況作亂非美事乎

塵糟 俚俗以不淨為塵糟語雖不雅然有所出霍去病傳塵穽蘭下註

世俗謂盡死殺人為塵

希通錄補



記 嫖 瑯

伊世珍

瑯嫖記序

余無他嗜惟喜載籍自謂不敢後于世之君子矣有琴川桑生悅者操履揮毫時出奇語余亦不能解慨然自愧于中心間而詰之桑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機挑八極攬玉光之秘典窺天保之藏書區區海內所共睹記何足尚也至指琴為暗香謂琴為鬼陣之草則曰壽潛希夷香爐則曰辟塵文燕舞有百華歌有雙曲奇名異事不可勝舉余益心醉矣去年上冬余買舫造乘乘偶小出余因私詰其侍者侍者曰即君近來終日飲酒酣

瑯嫖記序

暢自放耳目不復及書惟枕中藏書三卷往時恒在手有客至輒藏之今并不觀久矣余聞之喜犒侍者錢若干得假以錄乃勝國伊席夫所輯瑯嫖記世莫之傳果可諷也後桑兒余所撰著時時有所及撫掌軒渠曰子得無盜蔡邕帳中藏哉余應曰余即盜之終不效中郎惡客在九明不猶即在吾子乎桑亦不再問余益知桑為世之曠達君子矣是為序按指生允明撰

瑯嫖記

瑯嫖記卷上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驪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戾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

瑯嫖記卷上

照廣閣

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構机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買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負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嫖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蘼蕪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嫖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元觀手抄

大歷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

和而歌聲微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欲照窓風起漸覺霜寒逼玉床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鸝喚友聲空聞曙色夢初驚窻前縱有花枝紙羅綺妾心字字明和日遙知把筆怯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明又歌曰寂靜蘭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銷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

卷上

伊世珍

三

照廣閣

對女言

月夜遲眠又歌曰卧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帳低垂薄似烟忘却閨中病無緣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段文不可辨惟首錄書地出梓桐傷失厥眾邪去立言灌平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輸三十二字 誠齋雜記

昔有姜氏與鄰人文胃通殷勤文胃以百鍊水晶針一函遺姜氏姜氏啟履箱取連理線貫雙針結同心花以答之故定情篇曰素縷連雙針 謝氏詩

人謂步搖為女髻非也蓋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揮

後後隨步搖搖以增媚媚故曰步搖 林蘭雜志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元善陰德旁及烏獸而菽水不磨

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陰功感神故以

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舉之頃隨印如意雖冬

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待之今商之世有十四年大旱

天連自然就敢有違汝欲救之當解其牛耳商世界大

旱至七年湯乃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

為犧牲禱于桑林天忽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

元為之一舉耳後人做其制號如意云 林蘭雜志

博物志云上芝為車馬故樂府云芝為車 謝氏詩

長生上藥有朱洞瓊泉始射諸女日命蓮華童子進九

天先生其泉出桐茅峰內乃英妃撫長琴歌怨蘭花處

怨蘭花曲各其辭曰人間一別下視微蕪蘭花發色在

微間房白離妾手懼其非芳蘭乎蘭乎展不可忘 情真

女子吳淑姬未嫁夫凶未時晨與顧而玉簪墜地而折已而夫凶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則嫁若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賦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故奮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為夫婦焉 誠齋雜記

真觀寶高才博學儀神尚令而性託衷簡口不視邪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相淡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活根未斷奈何觀寶曰師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華不足棄也僧曰世緣一謝後當見我與君相別不過二十年後觀寶得祖風風才子佳人精彩照耀各相謂曰素願已畢誓仇儼終身及二十年後復遇此僧于叢林中觀寶以前意不能無愧色僧曰君勿必愧是君夙緣因應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遙即說得曰世有男女相此人自分別以佛視滄慈如蚊蚋交感譬如兩木人分作男女根設機能播動解衣共喜戲兩根雖相接無增亦無減以佛視世人交感誠如是汝若發菩提往事如空華天女本來淨摩登壇第一今各成正果淨無分別試使取淨婦追尋了無得如何空華相展轉謂真寶此是眾生心汝何因執着淨婦無差別即汝妙明心說寶言下大悟 禪林寶

沈休文兩夜齋中獨坐風開竹屏有一女子攜絲絃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而舞絃韻六絳舞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為冰統忽不見沈後緝成絃解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前攜在手不搖而自涼 賈氏說林 李女贈賢夫以瑤瑤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之

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其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川之勝異不奇富室室瑤瑤心有所想隨念輒見因名曰華行寶聚 與平齋筆記

陳那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悔曰此豈女兒事耶遂絕絃不復鼓矣 真本齋筆記

藍橋驛乙玉梨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周旋名慶先音承寶十四字 修真錄

王吉夜夢一彭蠡在都亭作人語曰我豈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侯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彭蠡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彭蠡成都舊事

南方有比翼飛鳥止飲味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上人以為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與之瑞也 博物志傳

吳耽不好甚見人着輒曰汝非成將軍奈何以鬼陣相攻後人因名其曰鬼陣 採蘭雜志

關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荆州李姥浦同 致虛閣雜俎

姚氏女月華與楊子名達者相愛月華少失母隨父寓于楊子江上端午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達見其素腕囊籠結五色絲跳脫髮髮如漆玉鳳斜簪巧笑美盼容色麗異達神魂飛蕩然非敢望也每曰懷思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詔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語情不能已私命

侍兒乞其舊稿楊出于非望樂不可言立綴艷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然終不易近月華有奇達詩題曰古怨其詩曰江水悠悠春草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瑤琴不成曲 本傳

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刺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解謂是真西蕃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莢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鬼飛來入閨裏 本傳

昔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其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約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為謝豹 成都舊事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之鵝鵝會小會謂之白鵝會 本傳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幾其志也 謝氏詩源

試醬家多美釀試醬不善飲時為宋逮索取試醬恒曰此豈為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為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 真率齋筆記

姑射謫女問九天先生曰天地毀乎曰天地亦物也若物有毀則天地焉獨不毀乎曰既有毀也何當復成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毀于此焉知不生于彼也曰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乎曰人物無窮天地亦無窮也譬如蜩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有人也在天地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至人坐觀天地一成一毀如林花之開謝耳寧有既乎 元虛子仙志

姑射謫女曰天上地下而人在中何義也九天先生曰謂天外地內則可謂天上地下則不可天地人物不猶

鷄耶乎天為卵殼地為卵黃人物為卵白元元子

姑射瀟女曰人能出此天地而游于彼天地乎曰能也
駕無形之馬御大虛之車一息之頃無不出也無不游
也天地雖多在吾心也吾心雖大無為體也汝其游矣
乎元元子

宋遜奇詩嘗詩有云齊成鳥劍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
解鳥劍義南越志云鳥劍懷澤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給
人物逾年盡消空紙耳謝氏詩源

昔有人得安期大棗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開十
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昇故地名者裴子

昔宗美思柔婦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
水面戲囑曰汝能為某通一問于柔氏乎魚遂仰首奮
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美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
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柔婦聞叩聲從門隙視之見一
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形
霞散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暮其倚蕭蕭獨處客
悵悵思好迷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

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化作激激流誰謂比翼鳥化作
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調余欸馳想託
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就素製魚盛書
更是一事元敬堂詩話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者伏讀數十遍燒灰入醇酌
飲之謂之欸中散本傳

季女曉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履素練饋蓮之帶白玉不
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世希觀之物也
別傳

聊齋記 卷上

楊達贈姚月華以華墨書劍理云奉送不律喻塵有二
女侍在側問曰不律喻塵何也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
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喻塵女子博物
有如此者本傳

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故後人
以散步為消搖採蘭雜志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聊
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為楊生滿美蓉匹鳥約略
濃淡生態逼真楊喜不自持覓銀光紙裁書謝之其大
略云連枝欲長忽阻山蹊比翼將翔遽乖雲路思結章
臺垂柳心馳普救啼鶯幸傳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
銘刻江湖恍在案波浪復候幽窓植寫斷腸飛揮交頸
紙發其枝幹宛管借之羽毛雖戲藉川雄依若石色與
露花同照爛翼將風葉共低昂明鏡曉開苦憶文君之
面疎螢夜度遙思織女之機所冀吾人獲同斯晷越溪
吳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草之間永承教對舞本傳

吳郡有婚媾者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于此各以目
相挑後成婚媾故以為名後世誤以婚媾為分金且以
為管鮑事更謬具事蓋筆記

蘭待女子同種則吞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絕對
也採蘭雜志

極雲髮髮甚長每梳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稍髻左右
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
請之流蘇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
觀故楊子美贈美人詩曰箇居揚折柳衣髮挂流蘇謝

詩源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
大不傷人人欲嘗之則不見矣剪口后梳粧則整結一
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
日不同號為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採蘭雜

黃帝鍊成金丹鍊條之藥承紅于赤霞錦白于素雪哀
人以承點唇則唇朱以鉛傳而則面白洗之不復落矣
後世效之以施脂粉極其可笑採蘭雜志

正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香鴛鴦三十六對望之
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謝氏

唐厲元度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山
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一縹緲忽有
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問及執武
得縵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中語作第三第四
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為葬婦人之報林下詩談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誦之言
紙有金字光明射目孫越為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端
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手拂皆
有光灼燦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尚然光彩橫發而

况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採蘭雜志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
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環愛之號為綠朝雲採蘭雜志

莊暗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爛几案因自造金
花之曲真率齋筆記

聊齋記 卷上

以紙摹之後舉進士自大理丞果至戶部郎中善于判
列時人稱之志奇

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旨一時傳誦中有云製楚江
之鯉越國之綾造化奇真出茲針線鱗甲粵髮成彼
升青雖幸彈缺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手得蒙一水寧
辭鮫室銜珠絲毫倘點雙睛尚冀龍門燒尾註曰昔楊
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搽作小丸散土中
即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蔥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即
躍去共為笑樂忘其貧約顧士思少時見隴家抽魚恒

鄉媛記卷上

三

照

買放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門贈以明珠曰此鮫室上珠
報君活我士思後為吏部郎沈明遠書一魚不點雙睛
皆戲託人曰若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
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
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 文苑其珠

張九齡知蕭吳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鷓鴣蕭
答云損芋拜嘉惟鷓鴣未至耳然僕家多惟亦不願見
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各滿生大笑 青案集

金多陶樂民人範磚以築垣鐵錐猶絕帝后製斧以飾
首是有餘則賤不足為榮也故矣歐初夫金石則貧賤

者不思輕煖之裘寒水結于江湖則富貴者無用生京
之席註曰陶樂猶魏晉國名謝仙女夏皇上元宗以生
涼之席賈子說林

李易安賀人學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
兩楷之似既鑿骨而鑿足貴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
批對襟証曰在文二子學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
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波兄弟母不能辨以五
絲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文粹拾遺

鄉媛記卷上

四

照

唐詩有閨中少女愛春陽何處春陽不斷陽翠袖子腰
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宋詩有吹火驚唇欽投柴玉
臂斜回看烟裏面却似霧中花皆一詩而兩事迥矣不
同 採蘭雜志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存欲
界宋無忌有一俗客將掩為已物延壽不欲遂臨之以
刃與之以孽孽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益哉而求如此
也其後有覺之者仍入杜集中 膠葛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
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
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數
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歐游記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
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眾臣則書于木策木用
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粉書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
紫龍虎恒擗燕矢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
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為常每日得涎一合繪賣
者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質磨入

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
人佩玉畫畫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 買子
王豐為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穀城
生王公為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鐘豐印一日
隨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異之問功曹張
齊齊對曰白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
果封中山君 買子說林

曹吳宇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
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

鄉媛記卷上

五

照

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
妻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
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
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拈掌嘆息曰
我無緣故何至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
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
謂菊實者即此物也 元虛子仙志

鄉媛記卷上

六

照

此女採承思所以解謝閉目想像者累口一下筆即自
造勿與曰僕近取一妾姿色頗亦不惡頃偶戲貌一圖
聊試示卿勿與見之心知此女為安道有也自後更不
思之久之方知安道給已亦縱不動矣 夷虛則雜引

一人為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
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為綠螺走入壁孔中其人
如方即愈因號綠螺為蛇醫即守宮也 西齋餘談

忽不見敬視之乃蛇床子吳萊黃苦參也 採蘭雜志
主父既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
主父拜之視其狀貌端莊麗而有光輝手指如玉首
盤滿亮投主父以元女隱身之術九鍊髮骨之丹忽復
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
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
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
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旁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
故歸亡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于沙邱三月後視重門

鄉媛記卷上

七

照

鑲鑲到諸如故而主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最遇主父于嵩山之下道服閑行扇拜主父答拜扇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元觀手抄

天師張與村善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鑄集海內幾遍晚年修道頗於舉筆人有精素輒呼曰書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稍素即成畫矣故人問往往有言龍飛去者丹書記

試嘗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驚舟以此遺運善有詩云花箋製葉寄瑯江上尋魚為妾傳即處斜楊三五樹路中真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元散堂詩話

仙人名鳳子與生逢會于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子離天汝十一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坐進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因當同也于是各以生二肆之符相授註云生二肆長生之秘訣修真錄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為字續古山中老人以禿鷲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地古今註以充登為扶老甚謬採蘭雜志

瑯嬛一名內史一名花身採蘭雜志瑯嬛一名春駒採蘭雜志瑯用草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豆辨入醋能殺動者亦曰相思子採蘭雜志

終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終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志清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字

瑯嬛記 卷上

輒形棘葉真草亦如人意譬如一人欲脩道則使其人自觀几上則便有文字因其緣分性質而曲誘之又如心欲得某物則几上便有文字曰某處可得又如欲醫一病人或欲作一戲法則文字便曰服何藥愈念何咒書何符印得也甚至讀書偶忘一句一字無不現出霜回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神瓜則飲食可廢元觀手抄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為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為天女採蘭雜志

結草虫一名木蝶一名葦衣丈人採蘭雜志金陵子能作醉來粧續古今註

太真者為香並頭蓮錦襪上戲曰貴妃襪襪上乃真為香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有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襪襪為藕覆註云襪襪今俗稱勝勝致虛閣雜錄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採蘭雜志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誓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為不借致虛閣雜錄

越書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春暮夏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百華之舞採蘭雜志

徐月英臥展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採蘭雜志

亮一名少卿採蘭雜志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蟻蚋垂絲着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採蘭雜志

公夏肅多力仲尼為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將行公夏肅怒拔其根立木而去明日魍魎之木更生根活矣賈子說林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宜滋補願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晝夜暗中見四壁皆繒絡光輝燭人恍若白雲臨幸焚香几上烟炮繒絡成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黃遂作真金色目若萬一手下垂若今聖接引像家皆下拜稱佛號如像南消而夫人屬穢矣此余自搜明修淨土益深乎第恐修之不專耳淨土要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為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呪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致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上須臾皆墮高聲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有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灰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為主

所屬得金百斤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着處必破見血立成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為殊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遣人驅之無恙也訪得訊事始知其憂蓋虱代嵩灰也魏生業教錄

李陵為單于圍夜半使郭起吹笛聲多悲慘胡人皆流涕解圍北走賈子說林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遊龍女曰汝請以來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滅

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賦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斯
賦至今則愈賦矣賦之又賦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
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
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
以真入觀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時八月十五日
也 修其錄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糜命玉童寄侍琴
仙女子縹雲山中女方謫下為田夫女捧之淚下忽悟
夙因敬拜稽首酌酒服之引鏡自照顏色媚于平時天
瑯嬛記卷上 五 照其開

膏者自崑崙以東三千里有五色山東曰廉遲南曰垂
臺西曰盤木北曰回元中曰中秀東曰南赤西曰北黑
中黃如五方色上生雲作鳥色各如之栖桐榮之林食
條輕之果土人拾其糞和海中五色魚膏擗地深五尺
藏其中三月取出化為水鍊以成膏色白如雪婦人以
敷面而得之而白唇得之而朱髮髮得之而黑服之則
顏色美好芳香芬烈可以長生女未謫時遊于此會
試此膏故淚垂焉 修其錄

梅橋先生有類狗咬方隨試輒用班貓七個去翅足
為末酒服洩于盆內有衣沫如狗形者為妙如無再服
服七次雖無亦不發矣 上池編

鄭嘗謂高遠夫燕歌行千載稱之第一篇皆三韻一換
獨欲衣遠戍下五韻差不稱耳顏敷應聲戲改曰邊庭
飄飄那可薄絕城蒼茫無所掠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
一夜傳征柝却佳 林下詩談

乘雙白鶴飛去 修其錄
燕地有類香味雖平沒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即佛書所
謂頻婆華言相思也昔袁上芳時以此致張子由此觀
之則當時未必不以為相思也 林下詩談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中內解茶葉入與
一葉容食之內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
萊山移陀樹葉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賣文之蓋服之
不飢謝勿貞詩曰摘賣文之初蓋拾穆陀之墜葉 謝氏
一人病瘧醫焉甚久不愈有一道士至以藥一枚按病
人口上誦呪三遍曰我從東方來路達一池水木內一
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麼毒吃瘧疾鬼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勒即與病人服之即愈道士不別忽不見
二百餘談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佩沈
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真可秘耶謝猶以為未足尊崇沈
遂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作小卷及冊子
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于額曰沈郎書室 子其錄抄
齊梁波以藕絲連繡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
碎寒香以香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徧室俱
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凰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
無二而細軟如絲遇春必落山下山人拾取織為金錦名
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
貴妃所賜最多裁以為帳燂若白日上笑曰勝于飛燕
合德明珠多矣觀玉湖凌波詩曰錦囊奇可消魂解
道縫時獨掩門不敢喚人收墮珥剛香得指頭痕 林下
詩談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梓管嬰

竺米題臨臥爾七過吉 致虛閣雜劇
鏡聽呪曰並光類儂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
獨向窺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呪七遍出聽人言以
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
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卜一行人聞人言曰樹邊兩
人照見簪珥數之得五因悟曰樹邊兩人非來字乎五
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至此法惟宜于婦女 貞子說林
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莊姬藏于筒終歲
潤澤香達于外其冬問中諸臣不死胃寒而鳴姬以告

袁袁曰此香製自宮中其間富有返魂乎 真率齋筆記
筆神曰佩阿研神曰碎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
神又曰昌化 致虛閣雜劇

舜源子澤聞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面取視
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各其澤曰雷 廖焉
姚月華少遭坎河其效徐淑體香楊達語多悲怨其辭
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結風夜兮扇
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歇妾心兮焉伸難
咨兮無緒如彼兮絲芬絲芬兮可理妾心兮焉分空閨
兮岑寂柅開兮生塵萱草兮徒樹茲憂兮豈民幸逢兮
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剪髮贈玉兮共珍指天兮結
誓願為兮一身所遭兮多舛玉體兮難親損食兮戒寢
帶緩兮羅裙菱鑑兮慵啟博爐兮焉薰整機兮欲舉塞
路兮荆榛逢人兮欲語輪匣兮煩歸煩冤兮憑刑何時
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願即使徐娘復生不復
遠讓也 本傳

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忽
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傍曰

上池仙傳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于診脈
虞伯施少受學于顧野王野王當夏日開蟬聲伏諫之
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綵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
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喜曰此子沉靜寡欲要當享大
名于天下 盧慎本傳事詩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甲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可
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喬身化作元鳥飛入雲中故後人
呼元鳥爲意而 元虛子仙志

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鼎水服之輒生
翅能飛變化不測不但能巢蓬萊遊卷耳已也 屢焉
下士學道因其氣皆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選即食之
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矣 修真錄

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
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
至是日怒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
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曰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
沈如筠詩云好因春吉了一爲寄深情春吉了後人誤
呼謝氏詩源

錢塘潮逐月直而生 稍古今註
蝦蟆一名青鳥一名解憂 孫蘭雜志

張叔良字房卿大歷中與美坊窈窕相悅美贈以髮髮藏
于枕旁爾爾芳烈因寄以詩云几上博山靜不焚巨擘
愁臥對斜暉犀梳寶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 本傳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聽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音音羣
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正欲
汝知心內苦故後世子夜歌有見蓮不分明等語皆祖

瑯嬛記卷上

瑯嬛記 卷上

謝氏詩源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杖良
製以爲丸贈窈窕窈窕不服佩之裙裾香氣異常 本傳
用碗水虛空以手拍寫天上金鷄叫地下草鷄啼兩鷄
并一鷄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海海二十五字口補七遍
飲之食骨變又壽鳥飛龍下化丹邱八字亦佳 二

瑯嬛記卷上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ecorative element.

瑯嬛記卷中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解憂
惟有杜康 謝氏詩源
灌氏秋曰寄梅璋詩曰珍簾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
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慰外江村鍾
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
不如梅答云忽見西風起洞房盧家何處鬱金香文君
未奔先成渴顛頭初逢已自傷懷憂欲尋愁落葉忘憂
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共聽床頭漏漸長 本傳

小黃女子名觀失其姓與書生荷子嘯筆札周旋荷子
嘯博學能文詞詩觀詩多不可解者余偶覽雜書識其
一二其詩曰美人心共石頭擊翹首佳期空難然安得
千金遺侍者一燒鶴腦繡房前志林云鶴腦燒之令人
相思又云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任髻偏消瘦渾
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飛漢時有楊柳每日三眠三
起又云旭日曉曉破曉曉遙知粧罷下芳階那能飛作
桐花風一集佳人白玉釵桐花風小子元鳥春暮來集
桐花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
出成都又曰孤燈幾滅已三更窗雨無聲鷄又鳴此夜
相思不成夢空懷懷夢到天明漢武帝思李夫人東方
曼倩獻懷憂草帝懷之即夢出鍾火山 林下詩談

姚月華時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玉池異於他處色如
南水晶清明而瑩久服延年達以詩謝月華曰青桂仙
女隔蓬萊珠樹金窻向曉開燕子羽毛非廣袖殷勤也
帶石花來 本傳

風俗通云筮侯曰坎侯故元伯詩云坎侯既張筮筮送
秦龜錯傳曰爲中周虎落師古曰虎落者竹篴相連遮

瑯嬛記卷中

瑯嬛記 卷中

桐林下詩談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嵋酣飲着裘
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斷以為琴妙過
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抹蕭雜志

九為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為上九初九日為中九十
九日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為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
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為藏鈞諸戲以待
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抹蕭雜志

郭撫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有斷
絃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郎姚範範異
之亦不知為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此用法鑿去腹
中泥鏽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拜求授得昭雲泣猿二
曲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鳴矣志奇

蘭閣贈俞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在內或有
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乾亦不見矣俞
寶之真率齋筆記

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佛皆塑
像非活佛也無可奈何一日遇僧寂公居士告以故僧
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
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有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
本無相因物見相自今以後宜即以先公作阿彌陀佛
想漸想先公眉間有白毫光面如真金坐蓮花上其身
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即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
後夢見其父即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蓮花與說
法要有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
為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某日得危疾死
半日被吏執縛歷諸地獄正性急忽見金光照耀中擁

瑯嬛記

卷中

八

人影跌坐蓮花

呼某姓名某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
歸遂活故不惜違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
具以實告馬異之亦誓如說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寂
公此法不直能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
發安養記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
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
越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絲雲
如手掌大駐于女前眾皆恐女徑吸食之味甚香美明
且梳頭鏡面顏色斂冷彈琴讀書不習而能熅喜甚攻
名為絲雲有詩一卷行于世下黃私記

元宗與玉真恒于皎月之下以錦帕裹日在方丈之間
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宮
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于袿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
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
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如差勝也謂之捉迷藏致虛閣雜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大真喜甚命宮人
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
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鬼之變血汗衣
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致虛閣雜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邱告之曰夜半不
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
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
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為之
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凡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
名曰代漏龍抹蕭雜志

馬鬼

老婦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

一隻真珠飾口

以薄檀為直長僅三寸玉飛奉為異寶
不輕示人則纏足必在貴如之先足下所記女子纏足
起于李後主宮娥新月狀似未深考矣魏嘗尺牘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裹紅淚
寄之後姚鸞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紅謝

宋太祖微時夜臥至人靜時常有光如車輪內見黃龍
若在波浪中出沒魚鱗之類不可勝數亦有極怪之物
從而見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頃之始滅有見之者後
皆貴夫履海也而吐氣皆樓臺人物太祖人主也而
見光皆波浪魚龍所不可解膠葛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子嵩山中授以一珠曰此
醉龍珠也諸龍舍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珠而女
忽不見矣致虛閣雜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遂巡不進
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
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
立圖也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鴨何異丹青記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珠珮婦
人舍珠玉以購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交自負
土葬于邢山國人悉簪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
時有金氣賈子說林

朱遜以霞光織裁作小番長尺廣寸賣素魚錦囊中遺
試鸞謂之新尺抹蕭雜志

紫竹既爽秋期方霽慨憶蹉跎時景忽復青陽隔以尺
牘故相識調紫竹為菩薩蠻詞雜以戲語以解之曰約
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自從前話不道一睽違佳期難

瑯嬛記

卷中

十一

再期即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語不須愧見時須打
即齋復以詞戲答云秋風即擬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
瘦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即驚驚如共要玉手何辭打
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本傳

紫竹工詞善于調謔恒謂天下無其偶自得方矜目為
重寶尺牘之間往往呼之時紫竹有南杏桃花片重數
錢色如桃花而明瑩如榴肉市之得百金因戲以善藏
辯詞寄方喬曰與郎春戀何時了愛郎不異珍和寶一
寶百金償券來何用郎戲郎莫恨珍寶何須論若娶
買郎心憑他萬萬金喬為之撫掌本傳

長夏哥讀書于種梅館懷思紫竹至于忘食一日紫竹
忽遺以書其大略云欲結朱繩應須素節泣珠成淚久
比鮫人流火為期聊同織女春風驚曉帳不妨雁語驚
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鷓鴣唱曉鴛鴦之詞亦多瑰麗東
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撲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烟草
覆雙鬟玉面碧愁人一紙銀鈎青鳥信佳期遠卜清秋
夜桐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歲何須三月
夏本傳

瑯嬛記卷中

三

照賢閣

紫竹投誓書于喬因寄踏莎行一闕云筆銳金針墨濃
翠黛盟言寫就囊兒袋玉屏一縷歡爐烟蘭房深處深
深拜芳意無窮花殘難戴簾前細風吹帶雨情願得
似堤邊一江綠水年年本傳
大觀中有方喬者樂至人也與女子紫竹者甚相得其
所贈生查子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粧
慵閉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關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
更向屏山倚又云思郎無見期獨坐離情慘門戶約花
關花落輕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烟點飲翠恨無涯

強把蘭缸照其風調可知也本傳
經一名振龍林蘭雜志
李白行馬名黃芝林蘭雜志
袁瓊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
蔭兒之曰王孫蟋蟀也謝氏詩源
袁瓊為施蔭作古祝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鐵不足數衛
公結隣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鐵祝甚發墨謝氏詩源
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為丸能先彈樹木迴
九中鳥人以爲神一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善物

甚多今託生為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此勿復彈也魏
覺心動欲戒之翌日遊園中見諸鳥翻飛不覺興動乃
自思惟愛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入也願託生
為鳥乎理所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
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九纜中而魏十指一時
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樹下續微告
湯既伐桀讓于務光務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天下
于我是形吾知也差而沉于水有只尺之魚負之而去
子說林

吳人沈愛觀漁漁人網得一鏡背上有文曰紫金鍊精
畫爛鬼形愛以百錢買之置閣內時時有人物影平生
所未觀者往來于鏡內夜恒有光愛一日見亡父坐蓮
花上身子小于花愛妻又見死狗復活對之泣皆鬼也愛
畏之仍投入舊處林蘭雜志
更麻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
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
自囊而出囊大如蠶繭而可以開合更麻善射每言能
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

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瓮
用松枝灑于帷帳滿室俱香堯堯中積久下有濁淫凝
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輪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
之佩于臂林交趾蜜香樹木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採蘭雜志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
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
人俱用胭脂做畫名曉霞粧採蘭雜志
天秀有仙風道骨為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絕一夕秀
讀書燈下有女子叩門啓視絕色也與之處者兩月一
日遇仙翁翁曰君兩月不見德色非恒豈復有桑中之
遇乎秀笑而不答仙翁袖中出一丸藥云此藥以醇酒
下能令婦人顏色媚好秀持歸如方與女飲之少選女
云腹痛就枕秀呼問不應承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
秀殊驚平生色心為之冰釋蓋仙翁所為也後受仙翁
元明秘法年八十九日昇天秀字長君續列仙傳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
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又毗尼藏而

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即入底
乘車泥塑迦羅維一生淪于濁蓋作阿僧祇黑業臨終
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
業如芥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
提木又戒也毗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王
也底乘車畜生也泥塑迦羅維阿僧祇無數也安養記
李夫人著繡襦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合歡襦
謝氏詩源

黃鶴一名遙翮一名烏孫公主 珠蘭雜志

卿嬈記卷中

上六

照厥開

昔有女仙喜食草日夜恒不臥一日食一樹葉酣臥
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愉後人攻心從木印今愉
樹也後女仙繞宮門種之時與族雪道君會于下使金
童講繆虹寶典 修其錄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詹女仙與族雪道君
各以玉簪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修其錄

金母石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
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麒麟杓杯乾則杓自把欲
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麒麟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
螺斛杓也 謝氏詩源

玉維爲破王齋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
之時思思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
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
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竟宗朝高
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
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
羣臣以繒手蹟載之無毫髮差繒上始知維畫神妙備
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灑鸚狗血壓之恐飛去也 丹
瑯嬛記 卷中 上六 照厥開

瑯嬛記

卷中

上六

照厥開

記

身如前卷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內外前後百千萬億劫事不
知非聖人也胸中有分毫之知亦非聖人也或曰胸中
既無知又安能得知應元曰汝知所以不知我不知所
以知其入取十九史中最僻一人事業試之應元屈指
歷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此大略耳若審言之則自
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可也其人即指史傳曰此處多
不合何耶應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史不合我也子謂
史皆可信乎其人尚猶豫因遣人覓平生不相識者數
人來面試之應元卽一一言其往事惟大遇則爲隱之
數人無不魂動股栗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則
曰勉之而已其後應元誓不言此日惟與人飲酒笑談
而恒在山中芻蕘草救人 妙觀雅言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亥院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陳
兆大龜延螭螭鳳儼稍一兩宜土四時續華珊瑚樹五
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
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大龜者以桃柳松栢榆樹灰藏
于篋竹櫝中欲卜先齋戒三日加灰于龜背形布于壇
上主人具圭璧史策祝曰某祇告于玉靈大君厥有某
事未知吉凶惟爾有靈其寶圖之昭格時命禮畢視龜
吉凶之辭已在灰上矣珊瑚樹禹樹舜朝堂左右及禹
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時踐此四時花開如
故至大康荒逸弗恤國事樹死亥院珠者夜中宴樂懸
于殿中光微如白日客南持觴而珠中衆音互作宴罷
音亦已飛珥者其光能隔山峽見五丈山之大小不論
卽隔橋亦只五丈而已 賈子說林

瑯嬛記卷中

上六

照厥開

楊與月華別曰少日卽來不覺爽期及歸姚不卽見之

楊戲書一句送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染桃花姚正怒索
筆對曰人信爲高莫費一番言說楊愈益奇之 本傳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觀佳者近惟謝幼唐
一首字字精工不啻青出于藍也詩曰懶向粧臺理曉
粧爲那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練牽時恨其
長箱戶敢辭纖手冷去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
鴈贏得背來覆妾琳爲一時傳誦 元散堂詩話

瑯嬛記卷中

上六

照厥開

一人畏鬼夜忘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
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
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
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箕仙者乎此
亦鬼也甫焚符誦咒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
懈惰于閭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
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
敢犯子而子羸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
行至不必燈火 妙觀雅言

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聞
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纏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
過閨闈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聖
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卽之奔范雖曰
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 修竹園女訓

瑯嬛記卷中

上六

照厥開

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人
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
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
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身爲人說法既能現
衆身則飛走之物以至蟻蠶醯雞皆可耳豈直男女乎
妙觀雅言

瑯嬛記卷中

上六

照厥開

應元博訪元門了無所得一日語悟師問如何是佛師曰無心是佛應元曰師兄假我十日當即成佛若不成就非應元也既歸自恨根性遲鈍靜居一室有一念起即自捐其臂肉肉盡出血難念即隨日大減至第十日大雨閃電一照豁然念斷無心可得矣遂見悟悟曰無心不是佛應元言下大悟人視其臂無完膚矣少觀雅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白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蛙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日此中有蛙不除之則將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置藥少許孔側即有一綠色虫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寶也謂之轉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說林呼子先後不臥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即謂之睡後與酒姥仙去留其杖子先故人陸麟寶之謂之藜杖後麟卒命其子置于棺中賈子說林馮小憐有足爐曰辟邪手爐曰鬼藻冬天頂刻不離皆以其飾得名採蘭雜志姚子貫字欽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向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壽樂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子真古鏡記窈窕寄叔良春思詩曰門前梅柳爛春輝妾絳流黃獨在機雙燕不知腸欲斷街泥故故傍人飛張于是愈不能忘情矣本傳郭曉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琴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曰屬意甚深曉賈之曰李生能以彈琴為題賦詩娛

容吾當不惜此女李即席口號曰鳴等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緩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盧橫機本傳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之姑修元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竿主人試之果然韃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之良矢皆以此名膠島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窮究京百和解醒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紛窈湯本傳經霜冬瓜皮同朴煎湯洗翻花痔立愈又有法以荷蕪代瓜皮亦療痔白芷甘松三類附子尖飛鹽皮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斑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坑廩上鷄殼煮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傷腫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動欲死黃連一兩酒浸曬胡荽一兩滾湯泡七八次開水揮香止癢乾用真神麩為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下三十九治梅核癩蜜陀僧滑石等分生薑汁調敷治腎囊瘡梅橋先生藥方張璠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里輒握典籍吾伊隴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歌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璠子多才吾不信矣璠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疆秦弱諸侯之策指其深妙秦王說之拜為上卿璠曰臣少貧賤恒為鄉里

所戮笑幸遇陛下官為上卿實非所冀有如籍陛下所鑿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雷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鞍馬人徒送之歸里人以為榮無不肅伏而前不敢仰視璠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秦王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賈子說林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擯于水晶盤中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官中几上令宮人暗中摸取以多寡精粗為勝負謂之闢巧以為歡笑致虛閣雜俎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蚌青類人首目目宛然元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龜類女陰文醫即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賣鈔類鳳鸞鍾類鹿鳩賊類象木藻類鳧更奇余皇日疏管夫人性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特對庭中脩竹亦自與至不能自休丹青記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元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元伯默然本傳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噴馬自則馬噴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兒慈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為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採蘭雜志石尤風者傳聞為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臥臨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皆當作

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由此觀之古時仍有尤姓也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我為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江湖紀聞

瑯嬛記卷中

三五

照應閣

瑯嬛記卷中

瑯嬛記卷下

姑蘇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闕門外青楓橋東化為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曰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邊謝詩曰願作江頭雙鳳凰奮飛直向青雲裏是一事謝氏詩源

施薩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學編殷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頗使多驚人昔人有不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乎金剛錄

瑯嬛記卷下

照應閣

膏神曰鵲娘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寶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真粧束每件呼之人謂之神粧林蘭雜志

月華夢月輪墜于粧臺覺忽大悟自幼聰慧組織饒飾不習而能獨未嘗誦書自此擗管便有所得其所為古文詞妙絕當時本傳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嬭至孝父病嘗其漉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寶也用四壁上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汝家瓊歸知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細螺及結實皆銀也謝氏詩源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即歡然當時婦人爭效之採蘭雜志

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藏短廣但未盡鱗甲耳芸叟試為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所之後魚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者賣之買者命內人

烹之及熟唇根不復存矣自後稱得者即放去謂神魚云芸叟諱舜民子真畫譜

申據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人謂其足下有文章採蘭雜志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鑄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下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摩寫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致慶

金絲荷葉草搗汁服之查塗患處治蛇虺用烏骨白鷄血少許抹唇上即活治小兒驚風卒死用甘草濃煎汁調地龍藥輕塗上治小兒陰囊虛腫熱膿塗患處治痔人中小兒火煨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為末搽治小兒走馬牙疳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為末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瘡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侵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連葉陰乾炭

火燒存性酒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草霜搽治小兒赤痢梅橋先生藥方

綠珠為梁伯女生而奕奕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于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遠歸乎伯以為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即歸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袿服珠翠設杯酒孟飯命女呼我名曰苗子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苗曰苗子又曰遠歸遠歸仙苗名志奇

瑯嬛記卷下

三五

照應閣

瑯嬛記卷中

瑟曰文鶴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鍾曰華由磬曰沈東皆仙樂也 致虛閣雜俎

雷威斲琴無為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正躊躇間忽一老人在旁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腰殺已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庶可鼓矣忽不見自後如法斲之無不佳也世稱雷公琴 賈子說林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暗助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實鹿觀聞

瑯嬛記卷下

四 照廣閣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為內史舍人初與隣女流衣相善經年不復覩精神一一夜必夢之嘗有詩寄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閣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情人照落花流衣許無所出流淚而已 並樓閣本

沈雲卿夢歌葉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日以告金迥秀迥秀曰藥寒無火也非美于天無二字非人乎以鄙人觀之君富有美人桑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首覆顏色絕代才調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

應十六梳頭壓大那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調金曰子之占夢即索統周宣不過也一日沈雲甫 元散宗詩話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為期至上冬猶未相從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曉日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日菊更生蓋其人異之因名曰更生花 金剛錄

客有曰大姓盧鷄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鳴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鳴姓奚至今傳之 珠蘭雜志

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以青

瑯嬛記卷下

五 照廣閣

蓮子十枚奇勃勃哈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

惡汗其上物遂棄之明早有並蒂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即昔其異以報豐自此婦人改雙星節為雙蓮節 賈子說林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鳥飛入室中炎揮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賈子說林

司書鬼曰畏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龜魚不生 致虛閣雜俎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真一小字故小名玉環馬鬼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即丸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爰神定

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烟呵像上次命

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乘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衝透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屏以蕙麝鑰鎖之于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

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屏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

真所以尸解今見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畧存之脩考 元處子仙志

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野鏐鐵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期成 探蘭雜志

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斗劍上逐星漸隱頃刻不差 形身

竊窺以古錢一枚贈叔長青綠色微骨而凸起者叔長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四叔長弟謂弄久剝落耳明日則又復青綠凸起矣心甚異之後語窺窺窺窺言同蓋竊窺有二古錢贈一留一留者乃極瑩潤而小四時復類贈者焉自後察之張藏者隻日則青綠而凸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乃二錢有靈能來去耳由是觀之則張之與姜豈非風定之奇遇也乎 本傳

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重五十金言藥中用一釐便可延年起死謂之純情舍利反此為恐便可昇天反想入無便為佛菩薩也 本傳

竊窺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長互藏一枚謂之留情石又作鸞鵲錦囊盛之繡錦于上曰兩心如石萬載靡散 本傳

梁鍾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色形若鱗飛入室中即不見是夜生龍故名鍾及長從孔子游 賈子說林

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四叔長弟謂弄久剝落耳明日則又復青綠凸起矣心甚異之後語窺窺窺窺言同蓋竊窺有二古錢贈一留一留者乃極瑩潤而小四時復類贈者焉自後察之張藏者隻日則青綠而凸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乃二錢有靈能來去耳由是觀之則張之與姜豈非風定之奇遇也乎 本傳

姜思張不得數見藏其指甲箸關婆錦囊中佩之裙帶時私啓視恍如握手一日覺錦囊差重視之有物若南蕃石榴子私心異之尋有老僧乞食識其家有寶氣借

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重五十金言藥中用一釐便可延年起死謂之純情舍利反此為恐便可昇天反想入無便為佛菩薩也 本傳

竊窺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長互藏一枚謂之留情石又作鸞鵲錦囊盛之繡錦于上曰兩心如石萬載靡散 本傳

梁鍾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色形若鱗飛入室中即不見是夜生龍故名鍾及長從孔子游 賈子說林

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四叔長弟謂弄久剝落耳明日則又復青綠凸起矣心甚異之後語窺窺窺窺言同蓋竊窺有二古錢贈一留一留者乃極瑩潤而小四時復類贈者焉自後察之張藏者隻日則青綠而凸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乃二錢有靈能來去耳由是觀之則張之與姜豈非風定之奇遇也乎 本傳

姜思張不得數見藏其指甲箸關婆錦囊中佩之裙帶時私啓視恍如握手一日覺錦囊差重視之有物若南蕃石榴子私心異之尋有老僧乞食識其家有寶氣借

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重五十金言藥中用一釐便可延年起死謂之純情舍利反此為恐便可昇天反想入無便為佛菩薩也 本傳

竊窺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長互藏一枚謂之留情石又作鸞鵲錦囊盛之繡錦于上曰兩心如石萬載靡散 本傳

最巧作商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
依壁孔中視隣家蠶離活明日前鄰之雕眉目不甚
悉而望去慮然似愁女蔡色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琴
絃彈之有憂愁哀動之聲問女攻珠曰此寡女絲也聞
者莫不墮淚賈子說林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
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為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真焉
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
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
眾其家竟以作蜜與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
中事也蘇齊雜記

蘇紫鸞愛謝耽咫尺萬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恒着
小衫書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寄以詩曰
蘇娘一別要魂稀來信青衫慰渴饑若使問情重作賦
也應願作謝郎衣謝亦取女相服衷之後為夫婦元散
詩

竊窺每得張手札必避人于帳中觀之積之盈笥名帳
中集張以為類蔡邕之讀誦衡私呼為女伯喈窺窺有
九照集同

詩云數行心事鯉魚傳輕放金鈎縹緲懸不是嬌慵貪
查臥眾中無處看花殘本傳

達飲姚氏酒酣假寐月華命侍兒進以合歡竹細枕温
凉草文席皆月華閣中物也本傳
般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一十
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玉
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蘇齊雜記
仙女曉暈能游仙酒飲之而臥夢蓬萊亦水遇安
期王為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為車驅龍為馬無所不至

瑯嬛記 卷下

又觀金書玉簡字尤灼燦多至言妙道初覽不轉身尚
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記耳今人有游仙兒
曰果齊慶派八瑛台兵如律令勅誦七通書符酒上飲
臥亦能如是元虛子仙志

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為商遠歸攜一鳥
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
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蘇
雜志

水仙子為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團石如鳥卵色類
玉後以喻青霞君寄霞君以為經鎮一日福陰符經忽
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狀若綠蜉蝣視池飲少
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修其錄
鶴一名仙子一名沈尚書一名蓬萊羽士孫蘭雜志
試嘗自言能作獨自舞來遷求其一舞而不可得因呼
為羊公鶴真率齋筆記

卓文君閣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
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
尚存即文君井也孫蘭雜志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視之則
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
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髮或微笑意甚
為嬌娥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
月不知所之孫蘭雜志

等師勸修淨土以信為入門之要一切世法亦不痛禁
第六勿談人過飲酒不至醉茹葷不至殺生房室不至
于邪治本業有餘暇隨地閉目端坐心念佛號日觀佛
容一年半載後念觀佛熱即行住坐臥皆可為之至于

夢中亦得見佛此乃必成之驗也此僧又有奇術與人
共坐靜室能攝其神共游安養境界大都與阿彌陀所
說彷彿是人既神游一二次則夢中所見往往類之其
夢游既多則臨終靈性自無他往必西方無疑也由是
從者甚眾皆得往生大有奇驗至有見形報其家者然
則淨土之說固不可不信乎安養記

有女子御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邱尼往往勸其修
淨土云當作觀音親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夢
見之然甚小若婦人叙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
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蘇齊雜記

大庭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音兩
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為父母祝壽踰年兩大士俱現形
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將祐汝後不見因名其所
居室曰二觀齊文思大進蘇齊雜記

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映空若無青李少君謂武帝
曰甲帳仙姝有欲現形與帝見者弟云世人濁氣不可
得近必齋戒封閉殿門以須我當升于殿上空一見
耳及期請帝見于殿前于殿屋上見仙姝凌空而上足

懸三尺身被五綵縹緲飄飄容色娟秀世所未見帝拜
之仙姝袖中出金字篆書下與帝其言多秘帝于是
愈益思盡見諸神仙矣後有人言少君以水晶設機令
其上可以立人使一女子習之若男服匿入殿中及期
如法行之帝謂真仙姝也少君問上大都此類上終不
察焉賈子說林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為詩極佳
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
為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于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

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林下詩談

楊景轍有文燕香爐採蘭雜志

恍惚中心拂鬱每入關闈兒賣美女圖者取視翼其

有相肖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萬端竟無其人

終日悲嘆幾成痼疾有奇情詩曰眉如遠岫首如螭但

得相思不得親若使畫工圖狀障何妨百日喚真真一

日遇一道士出一錦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

通神明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

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

人照之即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何有也所留之

影何此女一得陽精影即散去他物盡然又戒喬不可

照日一照即飛入日宮散為陽氣矣喬試之果然紫竹

以白玉盤蛭匣寶而藏之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

陽寶鏡本傳

瑯嬛記卷下

三

照鏡閣

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貓睛貓睛一名

獅負仙女上元宗獅負二杖即此元宗藏于牡丹細合

中以驗時志奇

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鑿壁懸梁無以踰也嘗有客過

稱雲來頂上謝臨風懷中出一書投之曰習此始可以

為文士之冠矣士冠隨而異之問撰者姓名不告第援

筆書于髮凡曰彼何人斯三江之右金鉤燈煌風吹草

覆採蘭雜志

瑯嬛記卷下

終

瑯嬛記三卷

舊本題元伊世珍撰語皆荒誕猥瑣書首載張華

為建安從事遇仙人引至石室多奇書問其地曰

瑯嬛福地也註出元觀手鈔其命名之義蓋取乎

此然元觀手鈔竟亦不知為何書其餘所引書名

大抵真偽相雜蓋亦雲仙散錄之類錢希言戲取

以為明彙博所偽託其必有所據矣

四庫提要補正

瑯嬛記三卷

胡玉繩撰

瑯嬛記三卷

舊本題元伊世珍撰語皆荒誕猥瑣書首載張華為建安從事遇仙人引至

石室多奇書問其地曰瑯嬛福地也註出元觀手鈔其命名之義蓋取乎此

然元觀手鈔竟亦不知為何書其餘所引書名大抵真偽相雜蓋亦雲仙散

錄之類錢希言戲取以為明彙博所偽託其必有所據矣

俞正燮已存稿瑯嬛記語云此三卷是順治年間寫本署元伊世珍

撰其文皆市井機鋒挑激相傳明常熟桑悅造其書明末始出常熟毛氏

刻津遠誠書近張君海鵬刻學津討原墨海金盞借月山房叢書甚精而

兼及此書蓋以其為常熟狂士今覽其書引姚篤尺牘周運觀誠齋雜記

言唐女子足小事又郭荷鳳江湖記開言石尤風事文錄冗俗如出一手

又瑯嬛二字不可解所造瑯嬛福地事不涉女子似瑯嬛字皆當從玉韻

琳瑯環之字匠筆誤從女好奇者因而不革耳玉韻案余所見寫本瑯亦

從女作總與提要本異

瑯嬛記提要補正



農田餘話

長谷眞逸

農田餘話卷上

長谷 眞逸

稿李 王體元 王體國 校

天有十二艮 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
其對在酉酉爲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
運而西其對在卯卯爲兔而月光含景則兔在
月中月出東運向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
農田餘話卷上
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世傳
月中有桂對蓋日行于西與扶桑則移景日中
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月之所具而有者皆
日光所及也此廣川董氏函

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
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一尺
一寸五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

農田餘話

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北至北海
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
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即唐太宗時貞觀二
十年骨利幹遣使入貢來朝言其國日入後表
羊腓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陳孚剛中以禮部員外郎奉使安南其地初三
新月在天心夏至日午光入北牖有排律五十
韻紀其國俗至元甲申十一月五星聚斗牛至
農田餘話卷上

正甲申十一月五星并日月復聚牛斗宋淳熙
丙午八月日月五星聚于軫闔越之地古爲蠻
夷在漢唐亦爲偏方下國至宋則名公巨卿項
背相望于是焉出而闡爲尤勝如建之章得象
章倬胡文定父子真西山蔡西山父子朱文公
劉屏山游定夫福之陳古靈鄭夾溪余深未倬
邵武之李綱黃潛善李果齊南劍之楊中立李
延平陳了齋泉之曾公亮蘇頌興化之蔡襄皆
一時之才賢且伊洛遺統之所系四方地氣消
長盛衰之理昔人之論不誣

古曆五星皆順行至秦始有金火之逆漢初側
疾五星皆有逆故班氏謂問之末造人紀不修
師旅數起五緯如失常矣
古人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步爲畝至唐始以
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

吳中皆江湖平曠之地瀕于海隅東南北三面

無高山限隔春夏多大風古人謂東南多風是
也且東南東北西北三隅之風往往迅暴惟西
南一隅無甚大風蓋由武林浙右天目諸山
障隔故其風之來稍緩氣鬱蒸濕人亦肢體疲
倦乃西南坤維濕土之氣使然
閩廣之地稻收再熟人以爲穫而栽種非也予
嘗識永嘉一儒者池仲彬任黃州黃陂縣主簿
詢之言其鄉以清明前下種芒種蒔苗一壟之
間稀行密蒔先種其早者旬日後復蒔晚苗于
行間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鉏理培壅其晚
者盛茂秀實然後收其再熟也
凡產茶之地山南則各無寒風多陽氣而和暖
得春氣而先發故芽嫩全味厚生山北則受風
雪多而陰寒至春深始萌葉厚而拳踞氣味不
全如海產香之地相似偶見一茶商論之近理
卽茶經謂生陰陂谷不堪採掇性疑結瘕瘕者
農田餘話卷上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
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
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
改及文祥留意杜詩所作頗去當時之凡陋觀
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
間氣之發見也至元間戴帥初趙子昂諸公始
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乘頓掃者時之氣

習非惟遺山劉靜修諸公系中原文脉而南人文格亦變

宋祚將終不獨文氣衰弱民間歌曲皆靡靡亡國之音至今臨安府瓦子印行小令人家尚存於此可見至正間北人歌辭破碎敲詞哀促號通街市無復昔時文物豪雄之氣而人多製香羅帶酷相思之類悲怨迫切之敲若不能一朝夕者聽之使人悽愴不自己關係元氣運亦不

宋駐蹕錢塘後歲率以重九然菊燈迤連至冬至則預賞元宵新年節序連絡至清明始罷臨安幹辦日以整筵宴飾妓樂為務觀周草窗武林雜志可見

前元自至正未亂之前四方無事服色皆尚華彩男子多服青紫婦人皆紅丹臉朱唇惟居喪者素面素服自壬辰癸巳歲後一槩事淡素男子白衣白帽白靴婦人素面不施朱丹銀飾之類皆不用縮髻名懶梳頭服全用潔白蓋白為金行之氣金為兵象刑戮肅殺之氣是以海內搆兵人物凋瘵

前元印造中統交鈔以銀為率名曰銀鈔一貫文省準錢一千文直銀一兩故五十貫為一錠蓋是銀五十兩也得江南初以一貫準宋朝里會三十五貫時來佑一貫一石後造至元鈔兼

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母相權至是米值十倍於前以其中統言之十餘貫矣至大中行鈔錢印造至大鈔一貫為錢一千文准銀一兩當

中統二十五貫數太多物價騰湧期年乃罷至正庚寅中統已久廢改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准舊鈔十貫為鈔一千文米石價舊鈔六十七貫至是六十七倍於國初爾後用兵率印造以買軍需和糴米民間貿易不復顧視至孳雄割據遂無用矣始世祖嘗問國祚于丘真人曰三樣紙錢飛不起至是驗矣且昔時至元為母中統為子後子反居母上亦下陵上之象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或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

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置於故宮殿基上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真于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烟火焚經三日方止或云是天曆戊辰秋也未詳其塔至張士誠據浙右時其第士信毀之

高郵湖大蚌珠自宋汴京時諸公記之蚌大如席珠大如拳多見於類書亦天地間一異物耳

是後不聞有亡然張氏起於草野割據方面朝命為王公為宰相平章金紫比比雖一時草竊而卒為王臣蓋異物亦為之先兆也

張氏割據時諸公經國為務自謂化家為國以底小康天起第宅飾園池畜散伎購圖畫唯酒色耽樂是從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如國弟張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珠玉金翠極其麗飾園中採蓮舟楫以沉檀為之諸公宴集輒費米千石木皆起於寒微一時得志肆情縱欲一至於此時人作詩有云書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住在園城中夜于城上土欄下食金桃飲酒飛砲入射窻中擊死

為天下國家自古不可弛武備前元自得江南之後一槩盡毀城壁諸四海為一家民間有弓箭兵器以重刑將官用勢襲其子孫自飲酒食肉手不能操矛戟是以中原一旦橫潰盜賊蜂起焚劫郡縣如入無人之境厥後買民丁望敵先潰至正壬辰賊由湖廣破饒信入錢塘犯湖常無一郡能邀截之者綠無城池以為備也

大河南北自至正甲申連年荒旱盜賊白晝城市行劫人相食厥後有蕭留留自淮渡江入建康之華山生子作彌月有盜網船頭陳顯四等引官兵弓千人等獲之餘黨復沒江而北

後至元丙子丞相伯顏當國禁江南農家用鐵

禾又^即犯者杖一百七十以防南人造反之意民間正用木叉挑取禾稻古人所謂肉食者其智如此又禁戲文雜劇評話等項

後至元丁丑軍民間訛言官起發童男女自是碧靴以上者婚娶男女年長久無匹配者雖貧陋婚娶無遺幾一月方止亦可怪也

元世祖城燕都土中多掘出紅頭蟲問於劉太保秉忠劉對曰後世壞天下此類也祖曰此必西番家也^{吐番皆取西番人作帝師以厭加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番佛子大元帝師}

之稱在外諸郡立帝師殿以祀之設蒙古學於中殊不知亡紅巾之亂

至正辛卯大開黃河傳擇得一石僧背刻云莫笑石師姑一隻眼開了黃河天下反果以人夫擾攘遂致大亂一時訛言關係不小

燕城係劉太保定制九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農田餘話卷上}六臂兩足世祖庚申即位至國亡于戊申已酉之間經一百一十年也

翰林王學士曰^{名達字達善}在天為天命在人為天性理一也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為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為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即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枯于氣知

覺枯于氣人心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至正庚寅江浙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為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狂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太蛇故賦場以角端為題至冬方國珍作亂江浙始用兵

文宗潛邸金陵一日過蔣山寺觀鑄鐘以所御碧鈿指環投于爐鐘成碧鈿宛然在皇帝萬歲

其有神器及即位以一初為鎮江府尹一初被召在京師日常在上前有飛鵝墮于殿前命占之曰當有不管軍不管民大官人死亡之徵頃

之果有以帝師薨聞于上趙子昂未仕時在錢塘訪鬼目相士至肆中拜之鬼目曰且保重官至一品名聞四海人也

丙申張氏據姑蘇楊參政以苗獮守嘉禾二境之閭往往以取功富貴易于反掌上則參謀軍

事次則招集無賴少年為義士頭目殺掠鄰境名曰檢括金帛財貨打劫不貲至於墻屋亦折毀而歸一時無不如志厥後多被殺戮或後貧

困或貽禍于後人宋末德祐間北兵入浙國中擾擾間有不逞者輒強梁為暴多為豪右所殺或事平被戮元會

祖殺校公嘗語諸先子至正壬辰紅巾寇入

位丙申淮寇入姑蘇先子嘗以之語諸鄉人勸戒之是時多有無良之人顯然肆惡皆為有力者殺及全家或平日所行不善此時略宣橫語即遭殺死者亦多有之皆目見也

楊左丞完哲字伯英家世播州楊氏湖湘亂以苗發義軍征行自備糧餉衣柴故所至多殺掠

轉戰至江東駐軍廣德丙申淮張入姑蘇江浙丞相達世公除完哲為參政攻討軍于嘉興迺

邇不進丁酉張氏遣為平江知府周仁詣軍門納款既降

杭州見完哲相見甚文炳大設宴盛陳鳥銀器而嵌金鐵鞍之類皆奇巧可愛席罷盡以遺楊自是約為兄弟久之楊謀復建德大約以所部從之及史至盡以麾下兵圍楊北關營中言

是受丞相節制蓋楊是時位左丞相權傾一時丞相亦忌之完哲久戰屢挫乃縊于營中時戊

戌八月也諸軍及投張氏王與敬字可權淮西人少儻因亂以軍功得官官至元帥以善射得名至正丙申春淮寇江

浙以所部禦于常熟兵潰退欲入保姑蘇時參政脫因納城不納乃抵嘉興楊參政完哲欲殺之遂駐兵松江謀結水寨于澱山湖等處令上戶供給其軍首鼠兩端為自全之計楊參政遣

戶曠其野園意遠決乃焚劫松江以叛時二月十九日也鉄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歎日完哲調柙將蕭諒襲擊走之奪其婦女陷于叛中者數百人與敬脫走由上海投淮張爲命爲威虜將軍借爲元帥史文炳寇松江松江遂陷次年淮張納款除與敬同發書行樞密事初准寇入淮姑蘇丞相達公命移完哲以苗獠由嘉興方國珍以海舟由太倉水陸並進爲征討恢復計值

農田餘話卷上

敬與叛松江遂沮其兵楊恭政完哲統領入番思番苗獠猶兼江湘湖廣之人從之慄悍勁疾輕捷如飛慘酷不情所至殺掠無遺如遺蕭諒復松江賊既去所遺殘民非割耳即殺之兵至上海一路婦女盡虜之男子捉令擔負至營門亦殺之號爲剝復慘于劫盜是以重失人心豈王師吊伐之意然其保嘉興復錢塘驅逐巨寇功亦不可泯也丙申二月已酉夜淮寇攻嘉興北門楊自暗中獨乘一騎出東突賊陣後奮擊出其不意左右繼至生擒其酋偃仆滿道促射之其徒溺水死者無計七月淮張弟士德據杭州衆號十萬自嘉禾赴之率將士力戰賊奔潰士德幾不免由它道而遁奪其所掠民復業省治以安楊去嘉禾日告諸將曰我去賊必來宜謹防之比三日果至諸師各擊敗之皆實錄也有儒士董性存撰其勲德碑具述其事

松江故華亭一縣也在宋爲嘉興之屬邑唐天寶十年以華亭爲縣屬蘇州晉天福五年以嘉興爲秀州而割華亭隸焉宋理宗朝戶九萬七千七百有奇元初戶版十七萬時江南六府二十萬升爲上路總管府十五萬爲下路府尹秩三品除使有令字旗藤杖木劍之屬華亭以一邑遂升爲散府秩四 大朝以錢糧百萬故與蘇嘉大郡同秩 諸邑戶一十七萬三百二

華亭見小說家言吳陸遜居第園有華麗亭故名華亭考之雲間志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所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如其亭侯之類遜初封華亭侯小說妄也 秦有亭長

汴京艮嶽元朝嘗有回回人于內取雄黃爐甘石數萬斤蓋雄黃築于崑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于中築二物

農田餘話卷上

周草窗武林雜志載孝宗一日嘗酌史丞相浩甘黃玉葵花杯內有紫蕊一後此盃在姑蘇一富家張氏有國以白金二十錠買之進于燕京卽此杯也

往見白描玉于高會周瓊英一卷內有古曲若干段非近世歌曲之名蓋四十大曲之一也後見大曲譜相合如紅葉題詩崔鶯等比自有之時人不解其音節耳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知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嫵媚妾最嫵媚只恐君王寵愛偏此正蜀花蕊夫人出蜀赴汴梁作也本徐匡章之女 或云姓費

陸放翁在杭都城一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吟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短紙矮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草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得到家曹雲翁家有此真蹟因扁其樓 春雨當年立馬錦城西曾爲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陽宮接浣花溪此放翁在城都後作也嘗見其親筆辭翰殊有味

予外族曹雲西處士風流雅尚好飾園池有軒花木水石間曰窈盈曰潔芳小樓曰聽春雨有亭竹樹陰森中曰息影梅間曰索笑近水梅軒曰青淺橋中曰楚頌花本間有亭曰遂生花竹間有橋曰躡虹曰霞川曰月寶曰愛蓮命名皆清標不片惜乎其家廢于己酉庚戌園林百歲巨木桂花名果輒自枯死魚鳥皆無復來止可見竹木禽鳥發生栖止皆乘人生之氣氣之和煥故能使然大家巨室覆墜陵夷之際得氣之先幸皆若是

郝陵川經論書法鍾王變篆隸也顏變鍾王用篆也蘇變顏柳用隸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學李斯隸則學鍾繇楷則學鍾王顏蘇行與草

則張芝索靖二王張旭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落塵累絕去凡俗儵然物外下筆自過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去數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稱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郝陵川帛書事元世祖庚申即位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奉使于宋告登寶位宋相賈似道忌公露乞和之盟拘于儀真不令入朝亦不遣還

在儀真新館作帛書附于鴈足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予援弓射窮海

索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農田餘話卷上
比五九字帛博一寸高五寸皆有陵川郝氏印

透而公以至元十二年二月送歸國三月虞人獲鴈于汴梁金明池為安豐教授王時若所得

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知之奏于朝敕中敕取之仁宗裝潢成卷命翰林集賢文臣題識之藏諸東觀或說世祖有四十騎

留江南會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與師伐宋者安也

李雲恭以善書得名頭院布衣在道釋二民之問為樞樞教宗官秩一品元世祖時李息齋善画竹嘗為嘉興守故其竹吳下多有之子遵道任台州黃岩知州尤善画竹木優于乃父

古人無画蒲萄者吳僧溫日親夜于月下視蒲萄影有悟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為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墨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既死其弟子沈仲華湖州人傳其法亦佳世多見之

李運使員驕亦善画蘭竹春帖子難得佳者如鎮南王府碧梧翠竹神仙宅玉葉金枝帝子家張天師宅麒麟閣下神仙容龍虎山中宰相家江浙省治青陽 時乾坤

金華黃潛晉卿早年為湖州長興吏因簿書被奪乃棄吏發憤讀書登乙卯進士第為世名儒官至翰林侍讀學士

趙仲穆雍松雪之子善書画嘗任淮南知州有一玉帶時廉訪某官欲得之不從竟以事曠之而罷其職至正中被召入朝旨下淮安取往來

紫巖焚之仕至翰林侍制晚年與邱為吳興太守

觀古画書先察其統素可知其世代真贋不得

守

逃也觀画水先觀其原次觀其潤又次觀其流也

青龍任水監月山次画馬得名其子三縣丞者由父廕得官生二子一女至正中北人有楊姓

某官因亂僑居任氏館舍于聘聘任女其子生而驕初不知也嘗登墻窺所聘女任氏父兄皆惡而侮之欲絕婚而不可得遂逐其婚期楊

遂北歸音耗不相聞乃以 郝某氏聘及親迎船至其門其女遂剪髮而泣曰奈何以一身而有二夫吾將奉佛終身焉聞其室多佛

書圖像之屬已久卒不偕久之一日消息來楊之十已死憑附其女 玉玉 其女後為女冠廉潔無瑕今年已四十餘矣事可紀史冊

張氏時嘉興民夫婦避地行舟于道中夫挽牽婦執柁偶值二兵利其舟而劫之乃殺其夫于岸婦詭言曰吾夫不良殺之宜也二兵挾之歸

于平江伺其隙潛詣有司訴之二兵服罪就刑田野匹婦固難責以全節卒能伸大義以復夫

五之仇亦可尚也惜乎失其姓氏常而吳李耀卿學士之子回回人居松江一日

與宋人飲酒妻以所插金篋揭肉而食偶有客至瑛出迎客更速入厨具茶飲客去尋向之金篋無有也疑為一女奴所盜杖之偶致死密以錢物賂其父母得免訴訟久之家人 至巷會

茶中有一老婦人首插金篦熟視之乃向之所失物也詢之是買于一丐者及問丐者之所來

云于某家整屋瓦合漏中得之蓋是時有肉在篦上為奴狸銜去墜于彼也凡事當詳處失一小物而致殺人夫婦二人不久皆死

予嘗見富家巨室不以富有之際結人之心行方便種德蔭子孫往往剝人之肉以取豐已人遺數斗隔年倍息轉算幾年以一取百小民之

農田餘話卷上

家田廬准折一空彼方以為得計儲積贏餘富過封君貽于子孫豈非良策哉不再世化為烏有者吾見多矣

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頗可憑此外俗說占測水旱豐歉未甚可稽故春家伯翔陸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若干卷專述田家俗談為農家占候一家之書率多可驗

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張氏將亡前三二年民間稱不可了之事則曰寧散寧奴梗反吳音即凡稱荒唐欺給之事曰製砲厥後受大兵圍困莫之可解日夜被萬斤

砲攻擊不已將暮年乃破一時里巷之言亦自可怪

洪武甲寅乙卯之間街市兒童相語必曰也是明朝如云未然也後試思之豈非鳳鳴朝陽之語乙卯春民間無產業者起發鳳陽府屯田全家死于鳳陽居半其語意頗相符合

張氏有國時浙間一夕月明四五鼓之間水皆騰湧池塘溪壑之內皆然松江上海邑中墜一海魚長幾二丈名曰闊霸考諸白孔六帖魚墜于市滅亡之象

白翎鵲大能制猛獸猶海東青善擒天鷲此人琵琶有白翎鵲曲

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半非作亡體至今相仍作卜字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非字莊子有平作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氣未審今法起于何時

吳下大水歲饑多是納音屬土之歲如至順庚午至元戊寅至正丁亥洪武丙辰理不可曉

世俗相傳八句子一百八十年歌多有意驗如洪武丙辰結句云但看六月中六畜一齊哭是年大水羣畜無食人皆殺而食之庚申歲云庚申多鬼哭是歲多怪事如龍潭療病嬾人變牛

之類

海隅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強有孫文載娶

邵玄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吾出觀花園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菜麥青黃無際乃言曰吾家花園如是非爾家奇花異卉之比也斯亦務本之言猶昔人賞黑牡丹

曹宣慰其父知縣諱采福王府管莊田人也至宣慰日益盛大時潞山湖為湖沙漂塞大半曹

農田餘話卷上

氏占為湖田九十三圍凡數萬畝相傳其倉中米圍凡十二行每行十百二十枚又一所少差亦十二行行八十四枚積粟百萬豪橫甲一方

郡邑官又為之驅使時有人以謀反不法事告于江淮省蒙古臺某丞相相受其賂黃金二十錠坐其人為誣告丞相家奴二人來索酒錢于曹曹曰我以金廿錠與丞相了更有何物與爾輩家奴歸告丞相丞相大怒出所賂金于堂上

凡曹氏主僕即收捕之曹有一子號十提舉獨單騎北走至燕都投右丞相聶某聶某為之計約以婚姻結之乃入奏江淮丞相某取要臣姻家金錠二十上怒命下繫丞相赴京取問遂服罪曹氏糧萬石宣投遠在浙東道宣慰副使有

司以文字上增歲獻字以是歲歲趣之子孫為之家厥後有司以湖田散佃于鄉民以足其數在元元真大德皇慶間言也鄉人苦其豪橫

有作對偶云雪洒荒郊白占田圃能幾日烟迷
曠野黑漫天地不多時之語北人目之曰富饒
子

寶顏堂訂正農田餘話卷之下

長谷 真逸軒
廷樞陳上選訂

太白金 星校

朱清太倉人張瑄居上海二人本海寇元初就
招安即為導攻崖山諳識海道漕運江南糧不
旬日達燕途有功朝廷付金銀牌而許其便宜
除授凡任船水手得力者皆授朱張官軍感張

農田餘話卷下

之子官參政富過封君珠寶番貨以鉅萬萬計
每歲海運許稱沒于風波私自轉入外番其賣
勢傾朝野江淮之間田土屋宅鬻者必售于二
家他人不敢得也張參政嘗夜過曹宜慰所居
里中相惡爭鬪張氏遂于曹氏宅前疏鑿河道
以報之毀其外門事聞于朝旨下賜楮幣二千
五百貫命本郡官營辦筵宴以平二家宿怨復
其外門朱張二家厥後在朝有言其豪橫罔上
結連外番有無將之心遂詆之籍其家寶貨不
貲前元江浙財賦提舉司即二家之資產
朱軫管國英居上海家富豪橫因刈荒蕩菲草
啟爭端相殺傷至使二境人不敢越界執之即
置積薪下焚殺之彼此擠拂海洋行劫事陷之
皆係于獄更相囑賂官吏致互入其罪時在
後至元中丞相伯顏當國戮二人于平江并其
黨與籍其家厥後田土撥賜丞相脫脫立稻田

提領所于松丘主其事
王同知景玉居嘉興鉅富其父任廣東市舶提
舉故家富不貲景玉自幼但見金寶充溢是以
奢清無度家不置醜具日沽上尊酒不置燈盞
夜止燃燭至以真珠結網珠燈沉酣竟日視金
如土于嘗識其子九霄寓居曹氏漢西園尚多
故物

今之菓子戲消夜圖相傳始于宋太祖令後宮
人習之以消夜又有倒擲戲者以玉作橄欖狀
六觚而列一三推旋于玉盆中久之方倒中
其數者為勝又有鬼工以一牙瓢如指大內貯
器其二十件皆以象牙為之小如油麻有一小
文簿檢其出入又有小画卷長數丈圖故事花
鳥之屬展玩半日工夫此等皆昔時後宮之物
也

丙午七月朔日秩時日食大半明者亦無光人
農田餘話卷下
視物皆成金色視人面如黃橙
八月廿二夜有星蓬蓬字字如絮大于斗始見
于紫微垣天棓內指牛安從西南行疾甚次夜
復見已行過約五六十度又次夜雲晦遂不復
見

庚戌子一月初六夜半坎位有紅光自地起直
上森列如植自昴星相東西天半界如色暮霞
於中星宿色皆紅雞犬俱鳴宋宣和元年有此

異通錄 又宋加恭四中子為金泰和四年三月
中天以北箕色殷紅如四見金志

士治蔬圃其人必病黃日與穢惡之氣相
近蓋五臟之內脾香臭惡氣入脾以害脾也

今之水母俗稱海蠶或作涉聲皆無義理按嶺
表錄異謂之蛇反疑其音近涉故記為此等

字耳又云廣州人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其形
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六如

覆帽小如掩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有足而
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啞食其涎浮泛

水上捕者或遇着即斂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
耳越絕書云海鏡蟹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魚

之疾然甚醒須以草菜灰煎生油再三洗之甚
瑩淨如水精紫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

椒桂豆蔻或生薑縷切而滌之或以五辣肉醋
如鱸而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

陰海凝結之物食而暖其理未詳

余按韻學集成屑字內有浙音者載輶字注以
為柔皮又曰韌水母也則此物為海韌其音為

浙可證前說皆非況此物正似柔皮狀無疑也
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蘇臺張翼南伯志時年七

十有七
嶽山在華亭西五十里有禪寺曰普光王山昔
日在薛澱湖中有道人登禪師者始結屋于嶽

山之西面多漁家捕魚自道人結菴以來居人
採捕竟日不得魚因乾師問其故師曰但以爾

舟載王能語吾山者當遂所願魚可得也既而
果然自爾遠近歸之積累既民因以建寺名普

光王嘗因浮圖放光故為塔神名號在宋朝有
初封伽藍神相傳秦時邢氏三女為之曰三姑

雲間志亦著邢女事澱山前元時潮沙湮潮全
在平陸

採生妖術王萬里江西吉州人以算卜遊江湖
前元至順間於興元府過一同道劉先生甚相

得劉曰我有一術容易覓錢收採生魂遺去人
家作怪來請禳鎮廣得錢財行李取出五色線

帛包裝人髮一塊并有符篆云是生魂李廷奴
以楮鈔七十五貫舊之遂改名買賣又傳採生

收葉呪術次年又於房州逢舊識曠先生又買
得生魂耿頑童與賸買一同驅使以此節次屢

農田餘話卷下
魁人家至至正辛巳八月到大同府豐州黑河

村周火家課命有一女月惜十四歲性格聰慧
萬里圖殺害之夜密念呪語潛伺於後既月惜

果出拽去遠地無人處用刀割下頭髮鼻舌唇
耳諸光目睛十手足指 心肝肺等件日乾持

宋裝投小葫蘆見內往來陝西賣卦壬午前到
察罕胸兒南街平易店安下開上肆彼中有王
獨者來訪萬里萬里于話次曰此地淺水留龍

不住獨曰爾何人孰敢大言因忿爭衆勸解之
獨還家夜中臥內有風吹葫蘆哭聲日常有之

王乃請一人孫法師勘果有鬼自空中作人言
云是南街巷內先生遣我來索衣服口稱冤枉

冤枉王集社長鄰里人備錄鬼詞云我是豐州
黑河村周大女母姓張兄名那海母舅張大西

隣董二北僻吳三備說被殺緣由弼遂聞於官
于萬里行李搜出女身紙人兒八個五色線人

農田餘話卷下
髮相纏葫蘆兒符印等物爾家又空中有鬼稱

是耿頑童係奉元路南坊織房耿家第二男兄
名頑驢又一鬼言是察罕胸兒李帖家兒子名

延奴因劉栗師賣與老蠻賊改名買賣二鬼備
言父毋姓名年甲親隣姓名某人及被殺年月

所司追至李帖保名福并妻阿劉供狀與鬼語相
合保天曆已已牧羊子外失之不可根尋時年

十四萬里供收傳法時不得食牛犬固近買
誤食牛肉破法致令鬼言事洩時陝西省察

胸兒宜慰司行移奉元路咸寧縣照勘耿頑童
大同路豐州黑河村照勘周月惜

至正乙酉詔天下分遣廷臣為諸道黜陟使察
守吏問疾苦禮尊年賑貧乏褒善良起滯滯所

至如巡狩江西布衣黃如徵上言本道奉使散
散王士弘不遵詔旨務取民財鉗口結舌官吏
賢不肖不察民疾苦不問尊卑不禮貧乏不賑

善良不褒滄滯不起江西福建一道地方五千餘里馳騫未數月而徧民失望矣且迷小民作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回時烏天黑地官吏每歡天喜地百姓每啼天哭地又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庚申君立高嚴二女為后監察御史李泌上言昔世祖有言誓不與高嚴共事省臺無用而況宮中乎以太后位以下錢糧昇之以婦作母也失齊家之道且殷紂周幽因寵內而亡國失諸侯為可鑒者書秦除海北道廉訪使僉事又言前者上章未蒙俞允言不行辭以母老乞歸田里

司馬溫公書儀云古人謂父為阿郎母為娘子故劉岳書儀上父母書稱阿郎娘子其後奴婢尊其主如父母故亦謂之阿郎娘子以其空之農田餘語卷下

宗族多故更以行第加之今人謂妻之父母書稱其妻為幾郎子姝亂尊卑男之子稱內弟不書姓姑之子稱外弟書姓今人通稱表弟

雲間前元時有一黃冠陶谷巷居谷水坊而得服耕術冬月止御單衣常時或揮扇夜不用枕昂首而履名曰懸枕睡上海草丁堂宋故家也家藏書至全備前元文

農田餘語

宗時講遊語及唐壽夷中詩上詢其有文集否諸學士皆以未聞對或進言章氏藏書之富遂特旨下訪其家果有瑪集上之勅授某州教授以旌之厥後高麗成金于兩欲易之不允子孫後不振張氏有國時已散失多矣

儒士謝子蘭論辨確嘗言吳江三高亭不當祀范蠡蠡起臣以計滅吳絕吳祀蓋吳人之讐也豈當祀之二致千金史記云載而子入海中公農田餘語卷下

巫臣之流也安得為高哉齊天早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之無益也夫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猶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將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

永泉將潤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奚彼猶不用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得盡種

至正甲辰秋八月張氏國弟四平章士信充安豐遂逼達世丞相以位讓之其移文略曰太尉

閣府俯同三司上柱國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相照得浙江省真臨吳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藩是東南之重鎮自非碩德元勳雄威重望功蓋當世澤及生民者曷克居此吳王張士誠有生英傑間世雄才其弟太尉張士信天資英武志節忠貞伏念當職才非輔弼年已衰殘德不足以服人力不足以勝任苟不推賢以自代必致誤國而獲愆今將元授官爵行中書省行樞密院行宣故院三臺銀印各一便宜行事賞功罰罪招降討逆并金牌等付授施行遂却制拘

幽于嘉興飲毒而卒予外曾祖妣大君陳氏兄弟若人平生不患痘瘡綠姓產于宋臨安有一穩婆某氏者與人守產生兒不患痘瘡且十九初產見未啼前能去其口中穢物故也及觀李東垣痘疹論云子在腹中隨母呼吸飢渴則飲母血十月降在口中

尚有惡血啼殺一發隨吸而下此血復歸命門胞中餅于一隅伏而不發門為直至內傷乳食濕熱之氣下陷滲合于腎中二火交攻管氣不從惡氣乃發合此說前事可信驗相入也

至朔分同日十九章是為一章中有七關凡六千九百四十四名曰草歲見齊東野語中藏元震論問書謝應芳于蘭論學校靈祠于戟門之外夫婦隔坐甚非禮也且男子居外女子

居內豈有身為神妻呈身露肉次饗士大夫邊
豆之薦于先聖清廟之下學 風 府出之地
而乃論於習俗之繆理當撤去為宜

謝子蘭曰美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
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
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
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

農田餘話卷一
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前元英宗順德年號至治性剛好殺故被弑晉
以藩邸入踐大統識者以至治二字祈成晉王
二字數或然也時改元泰定二字出道書乃非
正道也

西漢景帝男中山靖王勝為人淫營樂酒好肉
生子一百二十餘人宋徽宗止及其乎
宋熙寧中總天下戶一千六百萬而漢淮以南
當十有餘萬戶前元至元初國中大批民數八
十餘萬及乎江南得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
餘戶總南北之民一千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三
百有六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洪武初天下
戶一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五戶可見兵
燹之餘比熙寧十之一也

宋幼主名熈歸元朝封瀛國公命為僧賜名哈
臻一作就業河西某寺悟前身曾為寺僧

至燕京有僧恩斷江贈以詩曰版圖兼從南歸
北表鉢傳燈西復東 地家山無復好莫思故
國月明中至英宗朝遇

許文正魯齊公衡被召入見世祖問曰聞爾多
能奏曰臣能種田教學祖曰爾本事只會言兩
件對曰種田乃衣食之本教學乃風化之原上
善其對

趙文敏孟頫胡石塘長孺至元中有以名聞于
上被召入見問文敏會甚麼奏曰做得文章曉
得琴棋書畫次問石塘奏曰臣曉得那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欹
上曰頭上一個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
下竟不錄用

柳字子厚曰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
亦附之以敬焉祀于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
無以敬敬祀于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
敬孝祀于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示
勸善

廉文正公希寫字善甫其父本北庭人從回鶻
主婦于元官官至司徒生文正時適拜廉訪使
遂以官為姓見元明善所作神道碑世祖一日
語文正曰受成國因祭內典可以開益神智對
曰臣幸蒙聖訓受孔子之成久矣祖曰孔子何
戒對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祖頷之常好讀五

子時號廉孟于後子孫居平江
凡人窮達禍福之生大則有命小則有時太公
窮賤遭周文王而得封寧戚隱厄遇齊桓公而
遺顯豈窮賤隱厄為有非而得封貴顯為有是
窮達有時遭遇有命故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尚
可謂有非于聖人絕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深害
幾死者再三既遇堯受禪為帝方見其害未有
非既立為帝未有是前則時未至後則時命俱
農田餘話卷下

至也按古之人困厄後得通達未必初有惡而
天禍其前卒有善而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
行之操自結髮以至于死前後無異一成一敗
一進一退一窮一達一全一壞遭遇適然皆繫
時命也

後至元丞相伯顏專權其兄馬札兒召為樞密
密使使之子脫脫為臺大夫伯顏久蓄無將之
心一日記以打獵領出兵次子外謀歸朝即行
廢主之事脫脫入白其逆遣使召之伯顏回我
不在朝有何詔旨勒騎歸都城城門已閉有詔
為劉氏左坦諸軍從之乃除平章沿途中途降
官至于幸恩列陽春縣安置死于龍興路驛舍
日見親重至正中拜相以中州河患遂舉疏鑿
之役因走役夫潰散河南叛蕩受詔復徐州州
平班師十四年復受詔討高郵兵百萬砦于玉
山賞功幾罪便宜行事誠大軍圍賊城城中窘

山賞功幾罪便宜行事誠大軍圍賊城城中窘

山賞功幾罪便宜行事誠大軍圍賊城城中窘

山賞功幾罪便宜行事誠大軍圍賊城城中窘

山賞功幾罪便宜行事誠大軍圍賊城城中窘

山賞功幾罪便宜行事誠大軍圍賊城城中窘

廢無計本破在頃刻丞相以士卒勞苦視賊以
釜魚置兔何可逃免姑俟明日進兵破之矣矣
泊夜半詔至免相收其兵權安置懷安路以樞
密使統其兵或勸丞相破賊然後聽詔入朝問
故曰是逆君命也不聽或勸其扶立鎮南王為
主為南北朝曰若行此志則在吾叔手中為之
矣遂就道諸軍潰散叛而資寇者有之吁元氏
之大事去矣准人苟延十年之命饜以富貴在
此一舉也

真文忠名德秀號西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
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
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
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
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
禮而從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
其親未見其可也悵悵者失道無所之意以此言之奠祭
禮田餘語卷下

之禮其可缺乎
百尺竿頭裏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
君知否抱瓮區區亦未貧此晏元獻詠上竿技
之詩也王荆公見而題其後云賜也能言未識
真誤將心計漢陰人枯禪俯仰何妨事抱甕區
區老此身二詩見諸葉石林詩話倪文節經鉅
堂雜志言荆公未用時天下以重名歸之一旦
顯用壞盡名譽惡盡善類用盡心術新法一變

農田餘語

馴至禍亂使其當時高臥不起安得有此不違
者未必不為福也故李大方亦有詩云可憐一
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
故歛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
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
愚繁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
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
農田餘語卷下

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
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于終身累世而
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
人深嘆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
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焉若無子孫死于道
路猶仁者見而墮之耶墮音謹先王制禮葬期
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
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
也既葬然後漸有飾除今之人皆禮違法未葬
而除喪宜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
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
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
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
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
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
以緇錙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

農田餘語卷下
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
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
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
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
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己以意
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
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錄飾之曰大吉以
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
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任者二十三人
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五妻死
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
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
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 吾祖葬書
之不足信視吾家

農田餘語卷下
予早年深秋多見林木間有異禽如翠羽之類
班綵可愛其狀不一有象若剪股相交者或人
云皆是海南所產此亦乘地氣自南而北自兵
興後三年余年未嘗見之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個何會動
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
不是自性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裡除了盆
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裡
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裡明
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

華亭夏椿義士家嘗蓄一龜尾有十三支云是
一千年生一支每歲冬作一木匣以攘草屑
藏之凡若干年一歲將龜藏龜眼出淚主寒歲
遺火焚燎屋宅龜亦死其女為郎公孺先生之
母幼年親見此母誠慤不妄語者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
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
死為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
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嘗記至正甲申七月某日日將沒有一流星自
墜于西地去地數丈而止大如月色白無光下
有白氣一道如帶蜿蜒下垂西地向丈余少頃
其白團從白氣中下墜有聲如雷地皆震動

晉郭璞字景純元帝時為著作郎嘗欲為顏含筮含字弘都
待中光祿大夫筮請舍曰年在天位在八修已
占其命之休咎也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三十餘年年九十三

丈中子名通字仲淹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故君子畏之賈琦進曰琦門人也敢問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
取也庸非命乎

邵子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之與其富然後
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之與其貴然後能貴
若然則富貴在天也非在人也有求而得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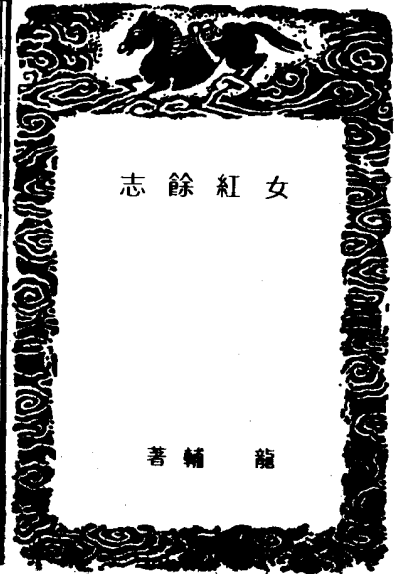
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
在天也可修而得也不修而不得是非繫乎天
也繫乎人者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
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之己之能得也故矜
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
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
不知量之人乎

儒士呂勉夫東萊之後善醫韓明善之表兄也
早年同學于一老儒林先生先生每以醫道授
之故二人皆善脈用藥如神予嘗見郡公孺先
生言其父學錄君七月間被驚八月遇呂偶診
之曰爾脈變甚我當為之修治不爾病將至君
不信謝之至九月中旬忽病血證亟召呂謀之
曰事已無及且夕將去矣我當留此送之請召
他醫治之亦可越三日果如其言其他治驗率
多類此

農田餘話卷下
農田餘話卷之下終

農田餘話二卷

舊本題明長谷真逸撰不著名氏所記多元末及
張士誠竊據時事中一條記至正壬辰紅巾入寇
又一條記至正甲申流星墜地事皆所親歷則其
人生於元末而下卷內一條稱正德庚午九月一
日蘇臺張翠南伯志云云相距一百五十八年年
月殊為極遠或後人有所增入歟



女紅餘志

龍輔 著

女紅餘志小引

余細君龍氏性夷淡令淑兼善屬文外父為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饋之暇輒細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時置几頭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余游宦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十一附以詩選內余囊中昔徐淑能文秦嘉方軌文君擅詞相如比肩余乃自幼束于制科深有愧于古人茲當勉焉以副吾細君贈是編之微指耳武康常陽序于太平官舍

女紅餘志

龍輔女紅餘志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上 | 自序 | 瓊漿 | 珠窓 | 桂宮 | 貞女引 | 白紵歌 | 碧絃 | 豪犀 | 寶鑲 | 玉雲 | 細 | 寒蛩褥 | 承雲 | 巾 | 玉撥 | 太華壺 | 剪刀 | 辟塵塵 | 莫難珠 | 旱牦 | 璘簫 | 索鈎 |
| | 圓魄 | 綠綺窓 | 椒房 | 紅壁 | 迴風曲 | 飛蓬引 | 飛黃鬃 | 金梭 | 金籠 | 郎當 | 蓮枝帶 | 赤珠 | 裙 | 鏡 | 生香條 | 鬃手 | 尺 | 槃盞 | 珊瑚 | 脚雨 | 釵披 | 杵 |
| 帳 | 玉鏡臺 | 玳瑁床 | 玳瑁屏 | 扇 | 淚 | 黃姑 | 玉奴 | 柘潭 | 暮妝 | 夢蘭美人 | 佳次婦 | 俠姬 | 新蒲 | 竹 | 瑯琊草 | 候 | 黃鳥 | 卷下 | 自序 | 暮閨 | 曉景 | 曉景 |
| 琵琶 | 針 | 圓頂簪 | 瑤 | 燭 | 賈服 | 眼語 | 阿侯 | 異姝 | 印檢 | 詩女 | 毛女 | 香丸婦人 | 水仙花詩 | 蘭 | 梅 | 花見羞 | 嘉峰 | 風 | 中秋 | 鏡 | 偶成 | 蒼針 |

| | |
|--------------|----------|
| 送外 | 夏閨 |
| 蓮子寄外 | 蓮子詩比成自覺醜 |
| 甚戲題此作以解發君一笑耳 | |
| 紀夢 | 寄外 |
| 書懷 | 題書齋 |
| 冬曉 | 春日三首 |
| 偶成 | 春日寫懷 |
| 睡起 | 送外 |
| 寄外用前韻 | 寫懷 |
| 寄外二首 | 恨 |
| 荅外 | 製履寄外 |
| 冬至 | 十一月初四五鼓 |
| 紀夢寄外 | 贈外 |
| 偶成 | 蘭梅詩 |
| 荅外 | 寄外讀書處 |
| 山中寄外十五首 | 送外 |
| 又爲子夜歌 | |

| | |
|---------------------|--|
| 龍輔女紅餘志卷上 | |
| 鄙觀載籍頗多僻秘女紅之暇每一沉酣 | |
| 推玄底妙底有別于轉者一日屬君讀何 | |
| 邇詩不解山枝詠新識意鄙聞之笑曰彼 | |
| 奈何忘越人歌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 | |
| 君兮君不知政何所謂詠新識也因于間 | |
| 日稍有所識以便觀覽要多婦女家事龍 | |
| 輔識 | |
| 圓魄 | |
| 東陽詩云圓魄始降晨離嗣之光景倏忽石火猶 | |
| 遲君何不來徒有相思 | |
| 瓊漿 | |
| 游仙詩序云有仙童降于郊進余以瓊漿味甘如 | |
| 飴騰空而去故其詩有瓊漿且未冷羽響已騰空 | |
| 之句 | |
| 綠綺窓 | |
| 隋文帝爲慕容華作瀟湘綠綺窓上飾黃金芙蓉 | |
| 花琉璃網戶文杏爲梁雕刻飛走動費千金 | |
| 珠窓 | |
| 唐玄宗武惠妃窓上皆挂明光之珠 | |
| 椒房 | |
| 閨情詩曰含嬌弄態出椒房則椒房不必盡指宮 | |
| 中也 | |
| 桂宮 | |

| | |
|---------------------|--|
| 陳後主爲張貴妃麗華造桂宮于光昭殿後作圓 | |
| 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果思庭中空洞無 | |
| 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曰使麗華恒馴一 | |
| 白兔麗華被素桂裳梳凌雲髻插白通草蘇朶子 | |
| 鞞玉華飛頭履時獨步于中謂之月宮帝每入宴 | |
| 樂呼麗華爲張嫦娥 | |
| 紅壁 | |
| 田尚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辟邪故謂之 | |
| 紅壁 | |
| 貞女引 | |
| 貞女引雙思引一曲二名卽今梅花琴曲也 | |
| 迴風曲 | |
| 王母別漢武昇雲命長裾歌迴風之曲 | |
| 白紵歌 | |
| 沈約白紵歌五章舞用五女中間起舞四角各奏 | |
| 一曲至翡翠羣飛以下則合聲奏之梁塵俱動舞 | |
| 已則舞者獨歌末曲以進酒 | |
| 飛蓬引 | |
| 飛蓬引取首如飛蓬意思夫之曲也 | |
| 碧絃 | |
| 女九以黎洞寶香爲琴以崑山碧玉爲絃故曰碧 | |
| 絃琴 | |
| 飛黃鬚 | |
| 元雍姬豔姿以金箔點鬚謂之飛黃鬚 | |

豪華

豪華制髮器也詩曰側釵移袖拂豪華

金梭

羊侃姬張靜琬能織奇錦有金梭玉錡伏兔輓轆皆人間所無之寶為飾

寶鐏

袁術姬馮方女有千金寶鐏插之增媚

金籠

青琴採桑携金籠玉鈎

玉雲

吳主亮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雲

郎當

郎當淨櫛器也

細

李聽姬紫雲有金蟲寶粟之細

蓮枝帶

倩將別其妻曹洪女割蓮枝帶以相贈後人

釵即此意

寒蛩褥

風因季倫見寒聽寒蛩心悲因織寒蛩之褥以

之

赤珠

八絳仙有夜明珠赤如丹砂恒繫于蓮花帶上著明夜行人遠望但見赤光如初出日輪不辨

也

承雲

承雲衣領也昔姚萼贈東陽以領邊繡脚下履

邊繡即承雲也沈并八物為十詠又有憶來時

憶坐時憶食時憶眠時四詠俱為夢蘭作也當時

傳誦之

裙

周昭王延娟以奇錦為裙晝看成鳳夜看成龍名

交龍闌鳳裙

巾

羊侃姬孫荆玉拂履皆用輕絲合璧錦巾

鏡

李月素大鏡名正衣小鏡名約黃中鏡名圓米

玉撥

隋煬帝朱貴兒插崑山潤毛之玉撥不用蘭膏而

鬢髮鮮潤

生香保

無瑕保牆之內皆襯沉香謂之生香保

太華毯

先武后陰麗華步處皆鋪太華精細之毯故足底

纖滑與手掌同

熨斗

姚月華熨斗名麟首黃金為之

剪刀

潘坑姬解愁有雙龍奪珠之剪

尺

吳主亮潔華有襍寶黃金尺

盈盈有畫尺

辟塵塵

無瑕管執辟塵塵禮觀世音誤落香爐中火熾不

及取至今名為無塵殿

碾盤

盈盈家奴婢皆用黃金飾碾盤

莫難珠

李愿姬玄寶腕繩恒貫莫難珠

珊瑚

宋禧侍女數百挂鏡皆用珊瑚枝

翠毛

臨川王宏妾江無畏善騎馬翠毛珠羈玉珂金鐙

脚蹩

梭一名脚蹩

璠籍

璠籍一名璠籍

釵帔

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却月之釵玉角紅輪之帔

索鈎

崇蘭館序云綺幔高寒結金索皆神麥之穗珠簾

不捲懸銀鈎盡仙蒜之條

杵

杵之神曰細腰使信詩曰北堂細腰杵

帳

梁惠王為閭姬製鸞鳳帳焚百花香于內則鸞鳳俱飛舞占老云鸞鳳乃仙蜂血所染仙蜂出休與山其形如猫愛花香聞有異香不遠千里必食之而後返

琵琶

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懷風

玉鏡臺

淑文所寶有對風垂龍王鏡臺淑文名姚姓李氏賈充妻

針

許允婦阮氏有古針一主用之不壞
南華謝美人針詩曰同心欲製錦歲月好磨礪眼中如得線燈下敢辭縫

衣帶

桓谿女字女幼製綠錦衣帶作竹葉樣遠視之無二故無瑕詩云帶葉新裁竹簪花巧製蘭女幼更宣婦

圓頂簪

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之文帝曰玄雲猶靄兮金星出

玳瑁牀

楚娘名伎也寢玳瑁之牀懸翡翠之帳

璫

璫婦人首飾也詩曰明璫間翠釵

玳瑁屏

陽文張玳瑁屏風黃金為屈勝長七尺廣二丈可以卷舒

燭

桀愛玳瑁宮中燭心至致皆用異香寶屑燃之有異彩數里皆香湯伐之登其殘燄值萬金

扇

東陽嘗贈所歡二扇一曰銀花一曰奇情後復歸之有詩云還君與妾扇

賣眼

李詩賣眼擲春心

親美女詩序云賣眼香屏之中弄姿淶水之側及桃李之芳年輕金瓊之重體

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

眼語

寵姐每嬌眼一轉憲則知其意官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憲寧王也

黃姑

黃姑牛郎也馮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阿炭

語曰欲知箇箇色但請看芙蓉欲知莫愁美但看

阿炭客阿炭莫愁子也

玉奴

東陽詩曰誇腕絞羅袖示音呼玉奴玉奴即梅奴也

異姝

秦韓出異姝妍姿靡消寬奪目隣國購之千金不許

柘彈

春游詩序云誇柘彈于俞林競韓盧于獸苑

印檢

南華戲云啓印檢而合情睹題書而揮淚

暮妝

令嫺答徐悱詩有云落日照靚妝開簾對春樹一日薄暮令嫺忽作新妝夫戲曰照靚妝不若更新妝佳也令嫺大笑為之罷妝

詩女

玄甫遵行吳氏女思之製吳思玄之曲其辭曰金風響洞房佳人心自傷淚隨明月下愁逐漏聲長燈前羞獨鵲枕上怨孤風自覺鴛幃冷誰憐珠被涼

夢蘭美人

夢蘭古之美人見東陽雜志庾信詩云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

毛女

毛女

毛女字玉姜精乘僞術一披袵而游八荒謬曰誰謂八荒遠玉姜頃刻返飲我五色霞食我三清飯

佳夫婦

陸夫人好佛嘗夢三神人謂曰吾界汝佳夫婦夫人不識所謂後其子一夕室中被盜明夕少開之三鼓聞後園相擊聲其子起視之則後垣已壞殘月中見一女子與一人鬪其人力竭仆地女子頓足探手提之其形若飛遶擲去之然後復下至門呼曰賊斃吾手矣安寢吾佳夫婦也異日無相忘竟不知何人里中自是無復夜警

香丸婦人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為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其母以餽飽一盂食之有隣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之又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于道觀前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為人傭書其家奴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匿其主緊要文書害生生不能自王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悲憤歸取先人業肄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閒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頭看之有惡少年數人干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居此里

卷上

五

五

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年汗噴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為報之翌日婦命侍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即為郎君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于某所第未可嚮過盡歡有日也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目逆之翼日侍兒復至曰主母治杯醴風郎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間所無獨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命也啓視則人頭數個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生驚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彈頭斷處粟米許頭漸縮小至于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吏志亦欲假手于郎君生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君第掃淨室夜坐焚此香于爐香烟所至君急隨之即得志矣有所獲須將納于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烟而往初不覺有墻壁碍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闇夜每至一處烟燄煥繞惡少年頭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于共床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塵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恐不覺不知生恐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于是烟復煥燦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烟甫收火已寒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倏然飛去鏗有聲

生恐婦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侍兒曰得之久矣主母傳語郎君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為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俠嫗

修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闔門惶駭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匿汝無得駭也袖中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于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左耳于是教修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几飲食至耳孔輒大一口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修容從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餘無足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于是用法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為師誓修苦行以報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于是教修容作萬壽粧歌連遷曲後不知所往修容歸于元雍也

水仙花詩

花光照流雪葉影散凝水不妨當水步只慮向空

凌雲窓居士詩也

新蒲

南華詩云妾媿難作牒力弱詎為輪

蘭

甘水之傍出玄蘭香聞數里有子如初生梅實種之皆生昔馬師皇治龍病龍負子一兩贈之于是獻黃帝種之死中○南華封蘭為世愛君

竹

竹名鬱離不知所出偶睹沈詩云繁陰上鬱鬱促節下離離似出于此又云得生君戶牖不願夾華池故南華封竹為戶牖君

梅

南華封梅為寄春君

瑯琊草

又賓進上以瑯琊草十車可以染綬

花見羞

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為之羞也自後宮中呼為花見羞

倭

成都山有疾獸名倭頃刻萬里

嘉峰

麗丘出嘉峰釀蜜如雪和諸香為丸蒸衣數年不散

黃鳥

黃鳥一名綿蠻

鼠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間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即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二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饋面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辨色與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益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為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今人呼饋面盆為幼卿鼠為陳二公公由此也

龍輔女紅餘志卷上

龍輔女紅餘志卷下

詩曰無匪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則操管握牘非婦人之事明矣鄙也不才性多憂憤不有吟咏將成大病與君倡和時聊為之以代藥石非敢言詩然有愧于古訓多矣昔楊子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然綜古文辭者往往不鮮聖賢不之非鄙敢借以自解龍輔識

中秋

寂寂中秋夜含情出玉閨河長看雁遠月皎覺雲低

暮閨

暮閨翹首覺愁添壁書生隔翠烟獨向嫦娥再三拜慙慙為我到郎邊

鏡

徐叔古銅鏡背多青綠花收藏致輕慢曾得照秦

嘉

戲示女伴

誰道孤眠苦孤眠却自強請看隔宿鬢常是不勞妝

偶成

繡窓同刺繡女伴喜天晴剪刀當日暖妝鏡隱霜

曉景

卷下 二 女紅餘

春日映朝霞新妝出絳紗開簾驚宿鳥倚樹落危

花

卷外

金徽只自秘玉匣不曾開梅花難獨弄袖手待耶

來

送外

榜人橫舟待催飯送耶獨請行耶食性厨下自調

美

夏閨

日斜未理妝畫長人易倦迴撲現上蠅墨花澱團

扇

蓮子寄外

蓮房新摘袖中携削寄青青子數枚若識心頭最

清淨莫嫌根脚本污泥

蓮子詩比成自覺醜甚戲題此作以解發君

一笑耳

書罷題鍾字要君知妾心雖然非白雪却是重黃

金

紀夢

夢中握手說離愁夢覺歡娛忽已休安得人生真

似夢華胥蝴蝶共悠悠

寄外

面約隨時改離情賭物合君風愁少女妾丹鬢宜

男

書懷

藁砧不可期蓮子空相託欲寄一封書惟恐被姑

覺

題書齋

深閨漸老大始學謝娘詩描筆題成句良人事作

師白頭漸卓女團扇愧班姬豈敢傳千載聊將遺

一時

冬曉

積雪帶晴霽閨中事可誇曙窗留鏡月寒髻集釵

花

春日

風吹花香薰洞房白日照鏡光射梁後園草晚雙

蝶醉室前塵落對燕翔

二

春服初裁綺寒衣始卸秋花宿全備蝶林搖半暖

風

三

侵塔草逾碧明窓日漸遲博針聽語鳥幸斷繡床

絲

偶成

塔下莓苔爛熳塔邊竹色蕭疎彩鳳繡來有恨珠

鴻讀外無書

春日寫懷

暖氣遍房楹開簾多鳥聲竹春思笋嫩地日識泥

晴

睡起

下幃恁午睡怪殺鳥相呼起來慵刺繡窓下理葛

蒲

送外

綠柳千條映遠空耶君欲別思仲仲願得化爲江

上水與耶直到赤門東

寄外用前韻

未得相携約尚空小成一見一忡忡妾意原非淥

江水無端只向畫橋東

寫懷

初聽鶯聲又燕聲年華不待使人驚桂花開遍門

還掩風自清時月自明

寄懷

莫怪書煩斷難傳恨萬端雖承結髮愛難作比肩

看淚積殘恒濕思長筆屢乾臨封沾臂血使識寸

心丹

又

何處最難禁思君直至今雙魚浮水面對鳥下庭

心

恨

背人解素襪裂斷寄郎邊須知銷玉骨無與步金

蓮

答外

君信問平安聞中差可歎竹佳連露倚雲好下榻

看

製鏡寄外

何物寄殷勤官鞋綠錦文為郎承素足指日踏青

雲

冬至

冬至宵雖短孤眠恨自長枕單寒入夢窓破月窺

床

十一月初四日五鼓紀夢寄外

昨夜有佳夢馳書報與郎隔門須是近有臭必然

香

贈外

遠別當霜雪留郎且過冬只愁春色裏離恨更重

重

偶成

情病抽思長腕嬌運筆抽口詞恐易忘賡書還自

裂

蘭梅詩

蘭梅逐候舒種此欲何如蘭葉堪崇佩梅花好寄

書

答外

那書來問近何如性癖如郎只似初忍冷臨風因

愛雪抱病點燭為看書

寄外讀書處

玉人之室隔清洲日日華棧空自酬書似硯碑看

印淚人非萱草遇還愁

山中寄外

昔李爽有山家閑怨鄙歎聲為絕句若干

以寄君觀覽焉

泊舟古岸傍松栢日已昀本非同心期空似西陵

路

二

湖色開明鏡發光列翠屏雙眉不忍畫羞對遠山

青

三

一到空山下同看遠俗塵松枝堪作塵無計贈情

人

四

若得共此柄松翁長携手岸上數株松何須減五

柳

五

寄郎以山字得無無解處得那一人來便可成仙

去

六

脚下繡宮鞋殷勤為郎做今日貪看山風頭半已

破

七

踏攀不辭遠微汗濕紅粉萬一有桃濕當期郎共

隱

八

山中白日暗霏霏雲雨動信此非巫山安能入郎

夢

九

妾在山中來郎在溪頭住郎若泛舟尋莫誤桃花

路

十

聞郎今日來日斜何不至應知篙櫂避羨殺雲中

翅

十一

利名何足事山中樂未央郎如學耕耨奴便學蠶

桑

十二

茅屋擁紅爐聊在山中宿枉却几上燈無書供夜

讀

十三

嬌兒漸聰慧出語解人意促奴須早歸恐爺書又

至

十四

寄郎三片玉至今無報音深山多古跡不得共郎

尋

十五

買舟不論價但願舟不遲歸時與郎面不敢效秋

詩

送外

與君非一身同戶恒相憶而况出門去寧知南復

北

又

君言游宦向華京不得離歧一送行行行惟有楊

花路飛去飛來似妾情

又為子夜歌

明朝將解纜叮囑不曾離文無識頃刻不久便當

歸

女紅餘志二卷

舊本題補撰據原序所稱乃武康常陽之妻序

不題年月不知何許人也上卷皆採掇新麗字句

賜序稱外父為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

女紅中饋之暇輒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

屬余游宦京師細君稱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

十之一云云然皆不著出典又無一語為諸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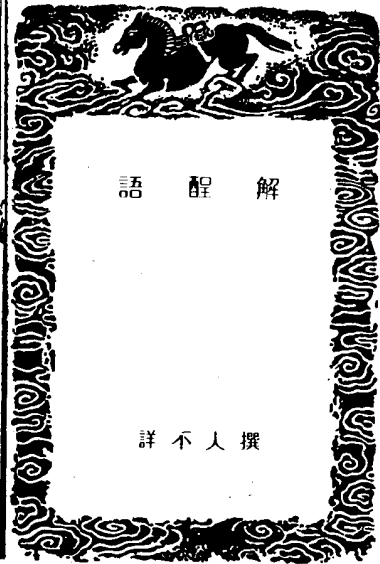
經見殆雲仙散錄之流下卷皆補所作小詩亦淺

弱不足採錄錄希言戲瑕稱為好事者所依託則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明人已灼知其偽毛弄乃剽之詩詞雜俎中失考

甚矣



語醒解

詳不人撰

解醒語

元 誤

秦定間中夜忽召集賢直學士鄧文原倉卒不備
手詔就以帝所佩玉從容召之至曉着二朱衣
送出入以為榮

京朝官獲美除者寮友設酒于披雲樓以為賀因
名披雲宴六部得堂署則爭相餽遺謂之烘堂

南臺權重百寮正堂限號斧口限人不得輕越
平章李孟漢中人始家居不欲事仕因事至京師

右丞楊吉薦留輔導仁宗仁宗敬重之嘗與之
禪乘

對奕便殿賜食雪膚餅徹骨負又冬月賜宴煖
閣

國初序朝執政大臣謂之擎天班玉堂清暑謂之
煥壁班言官法司謂之劍鏢班外戚謂之椒蘭

班親王謂之瓊枝班功臣將帥謂之豹首班其
餘朝臣謂之隨班

長春殿燕群臣供事內臣進饌有咳病帝惡其不
潔命為疊金羅半面圍之許露兩眼下垂至胸

自是進饌者以為此例

宮中臨幸以黃金粧肩輿使宮人衣貼繡鋪翠縷

扛之

至元間馬入兒國入貢國近占城二十二年遣使
至其國求奇寶得吉貝表十襲吉貝樹名其華

成時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
織為班布寶花冠十頂冠以金作花七寶裝纓

絡為飾蝦蟇百顆形似珠而成龍紋大者過千
彈丸國有蝦蟇隱沙中常抱珠戲于潮上土人

俟其去取之繡絲綵百段金顏香干團香乃樹
脂白者為佳五香七寶床一隻床可坐不可購

者駕褥瓢十枚以之貯食經月不敗菴蘿樹數

十枝花葉似棗實似李味佳大珊瑚百株鱗睛
石百枚又有血竭福桃浮金餅等物

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西僧楊連真
伽又請乃如所請發陵取寶器以諸帝遺骨建

浮屠于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時會稽
有六陵 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發掘搜取諸寶器殆盡徽宗陵獲
走花鳥玉筆箱又同涼潑繡管 外國所進 高宗

陵真珠戲龍鞍 嶺南劉銀所結以獻于太祖者
光宗陵交加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 七

到合尚俱處之狀 穿雲琴 金龜胎為微龍肝 犀

為軫 綠玉磬 唐楊妃物 度宗陵五色藤盤影魚
黃瓊扇柄其餘器物不可盡舉大抵陵中物無

定式惟視平生所玩何如也

世祖獵于灤河一鳥摩于青雲之表世祖以矰下
之形大于鶴羽皆五彩成班有西夷人云此是

盧隆鳥宿于西海荻草中

成宗春暮時命宮人掃落花鋪蘭若殿施金帳諸
嬪衣碧鸞朱綃半袖衫頭纏吉貝錦臂係秋雲

紫條帕着白氍毹成群相逐滾藥翻花鬧腕飛

為鞠弋流踰之戲

處州陳繹曾為國子助教口吃一日集諸生曰車
生極 極欲言諸 中有數人不覺葫蘆絕倒問之

皆官生恩蔭也繹曾不能容解官南還

有臧侍郎者素畏其妻怒即行跪禮俟其怒解
乃起御史中丞祝公有張京兆之風嘗為妻合

脂與粉調以塗之號桃花面京中好事者爭相
效馬當時語云侍郎膝夫人屈細君 夫人面

中丞錄

撫州吳澄名重至治泰定間貴族巨賈莫不願得
一文以為子孫傳寶凡求文先脩贊禮後復以

金帛致謝謂之抹珎在翰林數年幾于巨萬張
平章曰吳學士身居玉堂而抱奇貨求文章者

日以千數孰謂文章不可以榮身發家哉

天曆中一人着紫花草禪束斑竹枝冠蟬翼巾遊
市上或時至寺中聽講連日或吟飲酒肆三宿

而去市上兒至呼以癡漢亦不為意京中大姓
異之相與承接彌月忘歸人叩其姓名但云浮

生子平時詩句近于鄙俚人所難處反露警拔

神乘 解醒語 蓋文而隱者也凡數年忽遁去

燕帖木兒奢侈無度嘗屠百羊以會寮吏又于第
中起水晶亭亭四壁皆水晶鏤空貯水養五色

魚其中剪綠為白蘋紅蓼等花置水上壁內置
琥珀欄杆箱以八寶奇石紅白掩映光彩玲瓏

前代無有也洞房設樓床廣褥擇美姬溫軟少
骨者枕籍而睡謂之香肌席脂紅粉白之嬌羅

列左右隨其所取以為花嬉玉樂也

尚書范谷英賜食帝前食韭芽麵吉之一筋而止
帝曰不中食乎英曰臣豈敢但天厨珍味臣已

領恩矣山妻久厭糟粕將以遺之使知官家有
人所不見之物也帝令盡量服之服作食復賜
一帖以歸

倒刺沙賄賂通行賣官鬻獄家有金窰寶海以藏
所得金帛珍異時人譏之曰庸才計窮作極披

靡于勢門靡作金玉運窮朝宗于寶海

唐駙馬寵于太后所賜厨料甚盛乃開回僊厨以

市厨極馨香使僊人聞之亦當駐也附作

柳貫至正間待制翰林與虞集樹奚斯黃潛齊名

號儒林四傑

柳乘

解醒語

五

黃潛為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凡朝廷大詔

令皆出其手京師人呼為聖口學士

許謙孫從宗言上方珍異庫有虎頭硯魚肌綵

猿臂笛金絲簾鳴玉繫腰等以嘗提點庫故知

之悉云

詞客馬文友別墅在彰義門內有春香亭每百花

開時置酒亭下會都之文人吟士賞花賦詩謂

之錦繡會預是會者各輸一席又有飲山亭夏

日避暑于此又有婆娑亭玩月之所並聚詩人

作會如春香亭故事因號其墅曰長樂園

進士俞一陽嘗往來高梁河間近凝翠樓有大姓

丁氏女秀穎一陽注目久之女亦顧盼不已陽

心悅之自是常遊焉然彼此隔絕終無以致其

情也及除官將歸陽日常快快如有所失聞此

女知書乃為苦薩蠻一詞置于胡桃中用膠塗

合其詞云秦樓僊女新標格嬌姿牽動瓊林客

綠意乍能禁尋魚欲寄音三紅憑一紙百年期

一夕求鸞控紫韉待月下西廂復袖之以致其

處九四往女適與一女童遊園中一陽從垣外

窺之擲胡桃于身上女會其意碎胡桃觀之亦

解醒語

解醒語

解醒語

書一紙以答云鳳幃深鎖靈芝格知情已有青

雲客風來花不禁遠聞金玉音殷勤謝去紙月

圓在今夕獨步不須糧一心下西廂一陽得之

不勝欣悅夜與親僕數人往伺之女果與女童

負包袱而出一陽遂携之以歸任滿給由至京

女求歸一見父母一陽先達以書然後與女同

歸其父母遂認之為婿權若平生焉

國初起圓殿于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著茜帽

閒閒真人嘗于帝前稱天台山多僊果帝曰可致

乎真人曰可因取金盞蓋覆之少頃有水晶李

十枚鶴珠棗三十枚其竹實四枚

吳元節至元中至京師從張留孫見世祖成宗召

見贈玄德真人臨終作詩有一聯云脫胎乾坤

輕世界關開山嶽上天門舉棺如無人乃是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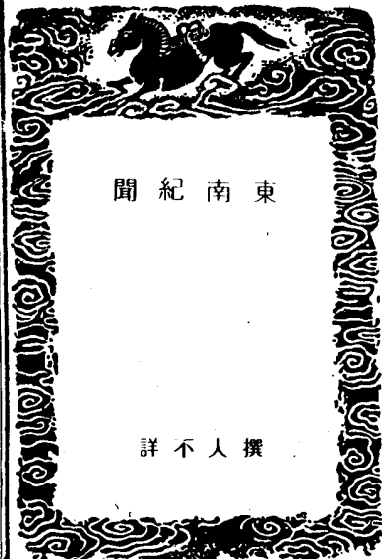
解也

商人得利者曰遂心不得利者曰犯耗買酒脯攘

之極賤行商呼為貨脚行商亦謂坐賣曰匏漢

蓋相讓也

解醒語終



東南紀聞

詳不人撰

東南紀聞提要

東南紀聞三卷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為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延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為元人所作故稱未為東南而其中鄭神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神始論乘籍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節論三五九月一條稱宋明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號名稱廟號年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推論雖論其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問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采說部為之至於韓虎之清節何自之仇重張惟孝之任

東南紀聞提要

使單煒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簡史嵩之之懷忍以及微宗時瑞倫迎駕出市僧之智術紹興中章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誦誦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揚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為案舉殊不可謂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俊韓世忠迎合秦檜後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為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破其書然大旨記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為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哀合排纂勸為三卷

東南紀聞卷一

守山閣讀書子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祥錫之校

司馬溫公歸洛請李程有二交老任職持節食豆羹以獻公為李盡講庶人章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無詩耶公不能答

李如圭字寶之吉水人七歲能誦書淳熙間李宗論云誦尚書即誦無逸孝宗大喜撫御和誦以至終篇誦訖聖諭云子汝一官即再拜謝遂授功郎

葉少蘊早年貞顯退居石林累年嘗以吟咏自如每遇風和日暖輒以數婢子科小車且攜酒餚食飽自隨遇其意適處即下車酌酒賦詩有小吏稍慧每使之檢書葉某既久亦能

詩詞

東南紀聞卷一

浙西趙憲惡夫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姑私醋者官追姑勸罪將施刑而問婦曰事姑孝乎曰極孝願憲曰汝既孝順代姑受杖竟杖其婦命文豹云深得誅心之法

張尚書杓尹京秦銅器有僧持匙筋一副來首及追問犯者則云自祖父相傳每日用此齋僧至此僧遂挾之而去公釋之而語僧曰汝能辦事今判汝為僧乃當額大判專一搜捕銅器六字此蓋深得誅心之法

徐帥安民守襄陽時外境旱蝗上下巴河嘴草木淨盡次第入境同官父老皆以為法當禳禱或驅而殺之公不然一日四鼓小騎徑之境上境嶼所祝天曰漢陽民悉力耕耨幸而

中熟今境外有蝗將及境者此皆臣政事不明德意不宣願

韓飛人臣口嘗臣死母壞百姓項之大雨明日報蝗已盡出境矣

韓流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尚書之子以蔭補京官清苦自持

史相當國羅致之不少屈一為京局終身不出人但以韓判

院稱南澗晚年有宅一區伏臘糶給至仲止貧甚甚客至不

能具胡床只木杌子而已長沙吳某得廣東憲還至京擁

吏甚盛道候仲止立馬久之廳事間寂無人未幾一老嫗啟

戶出吏亟以刺狀授之抵於地徑入去吳慚退訪韓印文禮

亦故舊也色尚未和韓曰得非見拒於仲止乎曰然韓曰

曰是非君所知且相與共食食畢與同往於是聯裾行至廳

東南紀聞卷一

事據邱以杖叩扉者再內徐問為誰韓曰曰稱曰文卿復徐言吳某也在此仲止乃出吳謝曰適候謁移時仲止笑曰松風吹耳不遇喝道也時方暑於是席地飲極歡而去次日吳專狀遣吏送酒錢若干仲止出問曰你官人交割了也吏錯愕曰本官方拜見自此卸去上任仲止作色云便是近來官員不會到任先打動公使庫物色韓某一生不會受此錢使吏須責去其清節如此

龍溪汪藻與蘇林同子誼交遊情分甚厚汪集中有和向伯

恭詩即蘇林也汪為湖州納妾名媚周氏而其妻不能容汪

置諸郡園特與之會其妻嘲其往即徑造其所而詬之汪預

戒十數卒布於道俟其妻之來則連聲大唱唱其聲如雷汪

聞聲即由他道以去向平居每談論慷慨以功名自期後

知潭州失守而歸汪舉笏戲之曰君喜功名今中興第一功

也向答曰公喜佛今十大弟子位也汪以是深怨之已而向

為言者論去

楊諫字純父臨川人少學音律弱冠曳裾侯門泛州訪鄂州

張守既至張資之往合肥謁制使杜子與杜亦壯之明年用

以解安豐團孟元庵琪開帥荆湖張鄂中薦之元庵處以茶

局周其資用楊蓋捲本領錢數萬用之既盡茶局本領錢實

隸總所後事發秋整為總領求純父甚忿元庵以白金六百

兩與之使急還元通純父又以散之資答謝不顧

注勃歎人也任州縣年踰六十猶未調官滿趨朝試于秦檜

求一近聞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

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

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實臺省

蔡京為相日置講議司官吏人數俸給優異一日集僚屬會

議因留飯命作蟹黃饅頭計其費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

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私第酒酣顧庫吏曰取江南官員送

鹹鼓來吏以十缶進細認乃黃雀脆也京問向有幾何吏對

以猶有八十有奇其充口腹之欲者若此他可知也

劉龍洲過太和人竊定問客京師因爭競到府趙尹師素

不喜上將杖之其僮輩扣案使王方若居問王不得已折簡

於趙云劉過生平達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

青手也越忻然即釋其罪
韓大倫新王曾孫也本刀孺家兒隨父出入府第窮奇之
翁無子婦敬翁曰刀孺兒尚在今不收拾得無後患窮慨然
呼以入時十七八矣翁立之於前作色曰我有四箇字汝能
不犯戒則留不然去耳請問之曰酒色財氣也大倫曰幸受
教敢不敢承不飲酒不飲色不愛財皆當服行終身惟氣之
一字却欠商量不可少屈翁聞其言大喜出布衣一襲俾服
自是折節讀書力行其言惟居官者紫袍每下廳小虞兵即
擊青布背子在屏後自幼及老不易其操
勳人任子淵好誦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檜欲害之
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觀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

東南紀聞卷一

大息家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韓斯王世忠微時貧困亡聊疥癩滿體與腐不可近其妻孥
亦惡之夏日浴於溪澗中忽一巨蟒直前將噬之韓窘急以
兩手握其首領問蟒以尾繞其身韓不得已握持以歸其家
欲呼妻孥刺殺之皆駭遁不敢前韓愈窘入厨中見有切菜
刀偶仰置几上遂持蟒首執上極力按之來去如引繩卒斷
蟒首既免不勝忿置之鐵煮而啖之明日所病疥癩即脫去
肌體瑩白如玉其無疥癩處即否
理宗朝史嵩之當國往往以深刻得拜公論嗟之商運自昔
而然嵩之悉從官鬻價直低昂聽販官自定其各州縣別有
提領考其殿最以辦多為優於是他職盡絕官擅其饒每一
千錢重有資至三千足錢者深山窮谷數百里之錢無不輻
輳收到見錢就充羅本順流而下撥赴邊州廟堂會計糴運
到邊每一軍計止計本錢十七界會一道時江西十七界自
五十錢可不謂之深刻乎有無名子以詩嘲之曰萬柳千艘
滿運河人人盡道相公廉相公雖是調羹手傳說何曾用許
多

東南紀聞

矣丁鎮江人也陰陽省閩官更熟識三邑試卷皆不取及揭
曉悉遺落時丁之氣鼓熏灼那人敢怒而不敢言是年冬
丁能相出判那郡繼而遭劫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為
為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深憾到郡未幾遭丁有請居之命焦
遣勇將數十輩押發如捕強盜丁振振就道是知狀元出丞
相走避應乃如此
黃震知撫州以明決稱宜黃辛和自亦能官一日郡符督賦
何白云若欲行惟判之政下邑不能奉承黃怒幾欲去之
張惟孝字仲友義石碑人鐵面鐵身身長六尺且善騎射以
春秋領鄉薦金之取也聞北兵掃境率其族人自襄越鄂過
涪渡江卜居江陵之藕池湖光山色抱膝長嘯如昆者二十
年鍾泉巖訪唐舜申見其人物魁梧心異之問之唐具言其
平生鍾自叩之則不輕言再三叩之則曰朝廷負人遂不答
明日鍾言於宣撫姚楸洲希得姚使遊之堅不來鍾與唐委
曲尋意又明日盛禮具書札宴之仲宣樓酒數行鍾語之曰
有國而後有家今天下如此將安歸乎始有相向意即條具
請虛帖三十歸所居召尋明日遂行
韓境字仲容金紫廣府之曾孫也將重珍以女許妻之而未
婚將招之就學韓見其水翁所為有可議者未免苦口蔣不
悅驟遣之投牒朝堂離指改婿境後登進士第遂別娶焉
咸淳丙寅秋澧陽風電四山林木皆枯如焚而葉枝不凋凡
當墜者率糜爛而澧陽為甚時守澧陽高將軍也高為郡守

東南紀聞卷一

惟取蛇饒每一都保月獻一蛇皆令生致草以陶甕將食則
旁薪炭迫之或鴿或脯又走四遠以餽親厚一郡皆苦之至
是覺見異大者重一二斤者瓦瓦裂著木木折器用率皆碎
毀高恐怖不知所為於是避在床下亦不能禦有吏教以
具衣冠乘笏下拜以謝天怒不得已用其言久乃漸息懼
直應爭之南前有高城為之障噴色既解但懷怨頓在城外
沙上蓋風旗之以去也未幾高遂罷
秦檜為相都堂右拱間前有檜著實時檜每嘿數焉忽亡其
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觀吏在旁
倉卒對云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檜更叩頭服
蓋其機屏於心難細瑣弗自覺

東南紀聞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云殺了種萬割了菜喫了羔兒
荷葉在說者謂指童實蔡京高俅及執中也實似道當國京
師亦有童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是要蓋時京收競
尚假玉以假為真喻似道之專權而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
役矣因記似道貶時有人題壁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
復愁西湖依舊流吳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頭人生放下休比之雷州冠司戶之句勸做尤多
王樞密庶本出張魏公之門後忤秦檜貶死其子又以誹謗
時政被官編置在貶所無聊有方士口辯多技能因與之往
還方士能以葯和水作字白與紙等人不知其有字也投之
水上乃見庶之子因戲書秦檜可斬四字投諸水以試其術

東南紀聞卷一

方士持紙竟去欲白之官厚賄之乃已每至家升堂呵叱如
嚴父然少拂其意即欲白發其事庶子欲復事之惟謹獨一
僕不平一日與方士遊屋後廢圃中有皆井僕謂方士曰井
有巨蟒方士俯視僕從後推墜方士入井中下石瘞之已而
為人所告秦遂起大獄加以叛逆獄遂成其家夢庶乘馬語
其家人曰吾今往辨明茲事矣未幾秦死其獄遂解其子之
奇淳熙間入兩府云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懷連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
肯求外遷有王仲苟者以滑稽遊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
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苟輒曰今日公相未出眾君久候
某有一笑話願資醒困眾知其善說球聽之乃曰昔有一朝
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問者告某官不在客怒叱問者
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汝獨無忌諱而為此言
我必面自以治汝聞謝曰小人誠不曉忌諱若以為不可常
復作何語以謝答曰汝官既出但云某官出去可也聞檜然
曰我官人寧死都是諱出去二字滿坐大笑仲苟出入秦門
須發咨云
東山先生楊長瑞字伯子誠齋之適也學似其父清似其父
至骨鯁乃更過之守雷川時秀即橫一州廷相擇而使之蓋
欲其拔薤一日秀王袖緘招府公公念不欲往又無辭以却
於是往赴張樂則哀水陸畢陳帷幕數重列燭如畫酒半少
休已而復坐乃知踰兩日夕矣歸即自劾云祇赴祠秀王華

東南紀聞

會荒酒凡兩日夜曠職事願罰俸三月以懲不恪自是終
其去秀耶不敢復招亦斂手不敢撓政一日幹辦府提解呢
松叙人公據案判云松毛本是山中草小人得之以為寶嗣
子捉得太吃何揚秀才放得却又好閣部傳之以為笑
王嘉與自洪倅召為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為太常丞一日相
遇于景靈觀次李謂王曰見君告詞云其錫月廩仍被身章
謂通判可借牙緝入朝則服絲且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
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其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撥孤寒既名左
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術王張魏公也滿坐皆大笑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游日
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
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問曰
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而不返是以
知其佳也滿坐皆笑士氏金潛稽人也

東南紀聞卷一

劉平因京京口人弱冠登紹興庚戌第有高誼復善經理初
甚貧復斥奩裝買田由此遂裕聚族于漫塘族皆仰給焉因
以漫塘自號再調浙東宣司鹽幹措置得宜賦利大入後以
買運難發邑宰之私為幸所下石送歸不復出杜門却掃
屏居二十年端平甲午特改入官除籍田令不拜尋又起知
宣州後直秘閣至大監有漫塘集文挾偉氣其尺牘有云今
之所謂豪傑士者古之所謂破落戶者也意有所指知者以
為名言其漫塘口占曰醉看船頭背月眠醒來紅日浴晴川

九

知亦有新齋臨乎水涯小橋斜徑短屋疏籬雨未多而泥泥
膝門雖設而草屨屐朽木樞宰子之書寢青苔玉川之夜
歸仙舟自去誰為元禮高軒不來孰為退之與之辭未畢端
衛曰止余聞李憲安盤谷之居士老蒼花之寓彼豈玩志
於物縱心佚豫蓋以厭俗喧卑退身舉要必有偉麗之觀
南門之致以深雪其精神澄清其志慮庶曰可到於羲皇
而宵夢足通乎帝所況如吾子內絕意於聲色外忘勢於主
紐為計已決歷年已屢而是舉也廣深雖愧蘇夫子之滄浪
而僻遠亦殊柳先生之結綰其隘也可問其闕也可補胡不
增其高而為基夷其平而為圃畫舫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
木之列植高館涼臺之接廡使鄰曲改觀兒童欣舞願乃計
失於因循事仍于莽鹵豈惟無以自適於一時抑恐由之貽
笑於千古漫鴟與曰吁果居知風穴處識雨顛吾與子雖同
聲氣尚殊出處子寧規我以目前之苟且毋寧休我以方來
之謗譬彼花迷金谷之園雪冷袁宏之渚凄涼約瀚富貴耶
焉試由今而視昔果孰去而孰取張子由是悅然而思釋然
而悟曰子無俟於素言吾特從而戲汝

東南紀聞卷一

十

吳鑑字仲權臨川人頗慕張子湖之豪蕩于湖豪氣橫九州
去長沙百年猶有能道其不羈者仲權尤不減嘗使湖南漕
行部以小舟私載一妓自隨至湘潭夜泊就妓失足墜水舟
人驚呼打撈運使幸而拯溺其家放如此

神宗年十三居濮邸一日正晝寢英祖忽顧向何在左右奏
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問英
祖笑曰勿視也後竟登大寶
理宗初在潛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天錫見外間失火
紅光燭天奔到火所實無有也惟榮王府開闢明燭天錫入
問王答云適生小兒天錫知其為異即求一觀及入室異香
襲郁若有二童子張青蓋護之後太子竑伴史相彌遠史遂
密謀於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處以小
職求謁時史相故使之誤坐主席去後家人問云相公何以
讓地主席史但捶背而已寧宗不豫立理宗為皇太子其太

東南紀聞卷二

十一

子竑別聽處分史相繼進金丹百粒有頃上崩遺詔太子樞
前遂即皇帝位
魏公張浚督師漢中夜頓舍帳前環兵以衛金人遺刺客等
公兵覺而獲之公問誰遣汝來曰四太子也其烏珠子曰然
公曰汝何許人乎曰太原府拓拔某也主以金兩笈與我妻
子為質而來公曰如汝比者幾人曰猶有一人且以某相當
事不集則有彼公曰汝今何如曰請即死公曰吾生死有命
非汝曹所能制飲而遣之翌日會僚屬猶有咎公以為非者
公笑曰某倘不以罪去數月其人當復來既數月外自有降
者兩人自謂嘗為刺客蒙相公不殺者因率其黨歸順自殺
其妻置嬰兒及先人之骨於櫛中而來呼而物色之良是一

軍始大服

淳熙己酉孝宗倦勤光宗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
明節如故事時有術者以拆字自名言世人吉凶事蹟無不
奇中因語人曰近得邸報乎節號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為一
千日兆在是矣聞者掩耳而走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
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識無異豈天道微應固有數乎
吳曦未叛時常歲校獵塞上一日夜蹄筋鼓奏職方垂鞭
四顧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
肖問之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黑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
我也揚鞭而指之其人亦揚鞭乃太異謀疑是益決
虞雍公字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却金主於采石還至金陵

湯藥極密義問於玉帳幕屬皆在焉相與勞問流星警報
皆至鑿金主將攻瓜洲時劉武忠鎬屯京口病且亟度未
必可倚遣幕府合謀支敵索以進公新立功成屬日暮酌
醪以前日舍人盛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勳業
公起立受卮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故為都督誦之
昔有人得一鼈欲烹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燻火使釜水百
沸橫條為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
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
我欲觀之僕之此行毋乃類是乎坐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金主不克渡而欲自此上高知馴致魁柄云

徽宗微行過一貧儒李其姓自號落魄子問其生庚則與徽
宗年月日時一同上因憐之問以當塗官况好番李對曰
最好上曰吾與卿帥有故當作書使周汝字辭以養之上又
資之以屏履及書贈之李固不識其為徽宗也於是投書到
封則教劉令其交代本職帥遂辦公用迎人禮上季交事後
越兩日中風死上聞之遂以其命付太史局推算賈賤史云
生於重屋者為帝生於茅簷者為庶人
東都大相國寺有術士婦人議命一命必得一千先夕留金
翌日議命顯爾后父鄭紳貧無藉其姪居在太學約紳議
命紳笑曰何不留錢市酒內耶強之必往如約術士先說紳
命云云異姓真王再說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真王因前命
而發後紳以后貴積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

東南紀問卷二
成生封王爵者未蓋自神始命術之驗如此哉
周益公必大致仕後出謁道經巷陌問過一賣履者甚憐之
使問其命則年月日時與益公不差一字於是取衣一襲賜
之俾食其家康之終身其人更衣受食一日暴病而死有知
命者曰其年五星聚江湖益公生於舟中故得鍾美而業履
者不與焉其與雷轟薦福禱者雖際遇之大小不作而其為
窮一也
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橋之東設肆於門標云看命司其術精
售其徒情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者乃以司自命豈
理也哉
同州節推廷評岐君賈登進士第尚奇好古文學之外尤耽

東南紀問

易象製周易影戲同蓋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
乾六爻為君象不敢以為戲自餘每爻當一子一路爻有吉
凶子有賞罰
青城大面山中有二隱士其一曰誰先生定字天授建炎初
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秘閣致仕
今百數十餘歲矣巢居隱絕人不能知而先生數年輒一出
至山前人有見之者其一曰姚大尉平仲字希髮靖康初在
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驃驟逸去竟不出後有見
之於丈人觀道院亦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喜作草書二人
蓋皆得道於山中云
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間歸鵝弁任某處巡檢忽解

東南紀問卷二
官棄妻子從廬山李麻鞋為師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遍
行通衢為乞士凡十餘年一日無疾交坐而化青片紙曰七
十餘年一夢問乘名入道得安閒隨緣明月街頭叫鬧市難
居却入山二日首微低為項復如初居三日首復低為項又
如常自古坐化立化何化何化有矣未聞俯而仰仰而俯自
如若此者亦奇矣雪山王景文為之傳且謚之曰明月先生
云
華山隱與公隱於睡小月大則幾年方一覺馮翊羽士
冠朝一亦事處士得睡之大畧遠全神觀惟睡而已小童劉
重純往見其徒告以睡寢外間射之聲雖美可聽曰冠先
生睡有樂乃華胥謂其徒曰既有曲譜記如何刻以濃墨塗
滿紙題曰混沌調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擊敵有案數萬所向
輒下敵不敢當曾宋師敗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勸於王
景賢廟蓋以金帛散其下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
單踏分輝字炳文京師人後居沅州書法有所傳授以任子
為右階言水郭敬叔與希陽義章皆師焉單云堯章得吾
肯敬叔得吾肉單又自書梅作一絕與敬叔云蘭亭一入昭
陵後筆法於今未易同誰識定齋碑印三昧筆又傳壁坼到
江梅其風致可見
四明臧史二姓皆世姻高之嚴之與元堅皆為中表兩家又
皆妙年仕宦俱留京一日以飲博失色臧訴史發其隱史

東南紀問卷二
深衡之未有以復也乃匿為僮僕不露如是者一二十
年後高之為荆湖北使王樞道之所在高之隱相接及得政
而高之開闢九江概道上介持得白金若干錠還朝廷云皆
微難間有鐵胎巖之為之繳上有旨駁所從來乃內藏賜物
而元堅為監官時給賜也於是除名羈管廣州自刺而廣必
由江西嚴之遣人陰伺於路而殺之有王濟叔者吉之龍泉
人偶善元堅意嚴之必有謀中策教以易衣冠匿箱篋以已
草與雇夫至載以西自廬陵問道至五辛向者覺亦疾尾其
後至則鶴客庭夢已數日賴濟叔力獲全不然落虎口矣後
二史以觀去以罪斥臧始得歸以是而高有心於任術不若
平心而任理
九江有別教授者家太乙觀前畜犬獐獐穿術者無敢視其
滿一日故觀扇繪有異發發空焉五集里正驗視捕四出
越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資錢一盜出蛇岡山將如吉積晝日
皆過其下見道旁梅有繁實渴甚登木取之有蛇隱葉間俛
其趾負傷而逃至佳溪則趾如股矣不能去主人責炊則曰
子無他藏獨餘銀可分而售既而無確不可碎歸之盜盜
又出珠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適龍德宮中貴劉夷廬石
耳峰下持以求售劉曰姑畀爾萬錢請歸爾餘金劉已
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則果周氏之物也捕於耶
賊驗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夫是盜之彰亦異
矣梅實偶然而藏蛇主人無心而出驗天固以此政之耶抑

東南紀問

東南紀問卷二
檢區當露避因其所值耶
長沙推陳某劔南人殿試前名年甫及壯到官未久郡差往
南岳神祠降香詭詣岳祠入後宮遍覽有土偶夫人像貌端
麗陳心慕焉瞻顧移時謂廣兵曰夫人笑我左右以為戲言
是夕宿寺中銓德觀廣兵輩聞陳在帳中笑語不輟次早忽
云夫人昨夜來此相伴亟往寺中焚香致謝至則又指云夫
人大笑收輩何為不見
漢斗文宗靈崇陽人淳祐丁未登進士第後校文體陽醴陽
解額五人賦二詩書記一偶得周禮一卷極愛之欲下禮
記而取周禮已批點置枕旁矣中夕驚覺若有鞭撻之聲未
幾發有神約以木橫門云若取此當以此木斷汝前程火早

東南紀問卷二
六
深衡之未有以復也乃匿為僮僕不露如是者一二十
年後高之為荆湖北使王樞道之所在高之隱相接及得政
而高之開闢九江概道上介持得白金若干錠還朝廷云皆
微難間有鐵胎巖之為之繳上有旨駁所從來乃內藏賜物
而元堅為監官時給賜也於是除名羈管廣州自刺而廣必
由江西嚴之遣人陰伺於路而殺之有王濟叔者吉之龍泉
人偶善元堅意嚴之必有謀中策教以易衣冠匿箱篋以已
草與雇夫至載以西自廬陵問道至五辛向者覺亦疾尾其
後至則鶴客庭夢已數日賴濟叔力獲全不然落虎口矣後
二史以觀去以罪斥臧始得歸以是而高有心於任術不若
平心而任理
九江有別教授者家太乙觀前畜犬獐獐穿術者無敢視其
滿一日故觀扇繪有異發發空焉五集里正驗視捕四出
越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資錢一盜出蛇岡山將如吉積晝日
皆過其下見道旁梅有繁實渴甚登木取之有蛇隱葉間俛
其趾負傷而逃至佳溪則趾如股矣不能去主人責炊則曰
子無他藏獨餘銀可分而售既而無確不可碎歸之盜盜
又出珠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適龍德宮中貴劉夷廬石
耳峰下持以求售劉曰姑畀爾萬錢請歸爾餘金劉已
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則果周氏之物也捕於耶
賊驗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夫是盜之彰亦異
矣梅實偶然而藏蛇主人無心而出驗天固以此政之耶抑

遂取與越一日與他試官細味其文定議取上是夕鞞榻之聲愈急次日會諸公疑議不決監試以為若吳申州取行下云年例取禮記今周禮儀長未委如何而州報只照舊例遂只以禮充其周禮儀之乙魁然其心終快也既出院乃知治周禮者既妾而薄其妻見有離婚之訟在江陵功名信非偶然也

清潭楊汝南少年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籍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借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微明燈張博相與劇飲期以達旦有僕倦臥忽呻吟如應或呼醒之具言有一人扛油鼎白樓而登執主而注之我爭而呼

東南紀聞卷二

汝南聞之大慟同邸亦相與嘆息能博及明觀榜其名中焉視榜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泄書以夜覆燈燈故也功名之削定如此

東都盛時郭洵直後改名儀直字敬叔吉水人七歲誦書兼屬文中書挑誦畢賦一首既就其半如廁於廁側取懷間草紙寫所已成者為選者所獲扶至試所官詔之對曰父在外間恐出而脫忘私錄之官疑焉遂換題更試又立就遂授宋州文學

澗谷羅椅之遠項由乙科登顯仕廬陵大儒也江南革命歸隱故鄉嘗作睡睡詩曲盡其妙末意尤有味云睡睡從何來譬若風雨至曲几不待憑虛席那暇寄瞻人肩強撐伸手扇已墜徑遊華胥國欲見混沌帝轉納自成腔兀兀更有味息疎疑暫醒氣空還扶醉兒童欲惜翁搖膝問某字吻問僅一

一答言下已復寐雖然拍于笑欲噴噴不遂何曾參祖佛先會點頭意何曾送迤車流涎已沾袂不省較短長誰能問典詩陰天百怪舞開口瓶差異三百六十日何以長瞋睡

淳熙間有張氏者尉廣之州城時點盜劉花五聚黨劫掠官捕之累載不獲張任內弓級陳某捕得之尉上之縣縣上之府皆以張非馬前勇捕後任滿請憲奪命以府司成案錄為據付之至臨安以初筮無舉員當入殘零張甚窘以此排示部背視之曰君厚謝我則事立辦張諾之數日背來以文書銜袖觀之則名登於進卷矣張欣然謝之莫測其故蓋部

芻初得意司據見前有書功閣皆曰增城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行歸案每於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也昔有詩客朱少游者在街市間立卓讀詩以精緻得名一日有士人命以掬水月在手一句為題客應聲云十指纖纖弄碧波分明掌上見短纖不知李白當年醉曾向江邊捉得麼又有持芭蕉一莖俾賦之即書云弱得西園一片青故將來此惱詩情怪來昨夜窗前雨減却滿滿數點聲可謂精矣

東南紀聞卷二

東南紀聞卷三
息壤在江陵子城南門外舊詔以為不可犯奇鍾所及輒如故又能致雷雨唐元和中裴宙為牧掘之六尺得石城如江陵城樓狀是歲霖雨為災用方士說復埋之一夕如故舊傳如此近世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吞其土於傍以俟報應往往掘至城樓之簷則雨作復以故土還覆之不聞壤之息也然掘土而雨則辛稼軒幼安帥江陵時親驗之而信泰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洪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

東南紀聞卷三

元和中裴宙牧荆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徒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滂沱之雨遂為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龍門峽在新城巖眉觀下數里蓋溪澗自兩巖門中湧出者也范石湖嘗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巖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十餘丈有兩瀑布水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巖根有磐石盛之激為飛雨濺沫滿峽舟過其前衣皆透濕又數丈半巖有圓窟去水可二丈許用木梯升之即龍洞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而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激亟返掉舟人云前去更奇以兩大作且飛瀑沾濡若肌起粟骨驚神僕凍乎不可久留也蓋天下岷泉之勝當以龍門為第一要之遊者自知未遊者當必以其言為道也范石湖師蜀還至嘉州登大巖山焉即佛書所紀普賢大士示現之所也山高摩霄無復險峻所作雲梯釘巖巖練之而上頂峯有光相寺七寶殿險峻無比上有松狀如杉而葉圓細重重偃蹇有如浮圓范以季夏至時數日前雪大降木葉尚有雪漬斑斑之迹草木之類世所無有明日復登巖眺望諸山之北即西城雪山崔嵬刻峭凡數千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見者謂自古至今未嘗

洞也項之巖前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俄而
洗巖兩至而佛現光矣將大現飛羅錦雲布巖下粉郁而
上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
綠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若自見其形貌於虛明之
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
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如水起雲馳復出大圓光橫亘
十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彩峯巒草木皆鮮妍絢綺不可正
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又自雲洞山上復出
一光而差小過山外至平野間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爲
金橋大畧如吳江垂虹而兩圮間有紫雲捧之至未時雲物
淨盡謂之收巖金橋至酉後始開

良岳初建土木宏麗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園者不能盡
馴有市人薛公素以家擾爲僑日集與衛效禽鳴以致其類
一日徽宗幸是山問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
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問測遂命以官資予
加厚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精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宏
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與忽然見一塔十三級
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舟師人見之皆驚怖

杭州有紫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鯽次之貴游多鑿石
爲池黃之簾爛問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蘭市滄
集之小紅蠶飼凡魚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

未暇驗其信否也又有雪質而黑章的蝶如漆曰冰瑤魚
文采又可觀吳曠之歸蜀汲湖水浮載泛巨艘以從說狀瑣
麗不止一二種惟仇人能飼蓄之亦狹以自隨東坡詩曰我
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維陽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精妙得名龍德皇后幸維揚時
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瑞環視之嘆賞曰京師無此
制作有一僧從傍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石綱名曰花家
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維揚后土廟有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之御苑三年不
花乃杖之遺還其地花開如故

松源之望山曰中折旋綿延以達於桃溪有石如龜在水

之溪鄉人以之占歲沒則豐見則凶更數百年間有弗驗將
沒則淫潦乘其嶺沙卷石化爲平州漫不露蹤跡時則豫
有豐年之喜將見則流水翻其下盤激淺濬瀉爲深淵屹然
浮游於清波之上時則珠有凶年之憂鄉人因其沒而樂於
耕稼因其見而謹於蓄儲是以豐年有餘而凶年不匱茲其
爲靈龜歟

嘉州凌雲寺有天寧閣卽大像所在洩水由雅州而來合大
江直趨山壁巖巖險惡舟楫至危之地唐開元中海屠海通
始鑿山爲彌勒像以鎮之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日廣二
丈爲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去江較步驚濤怒號洶湧
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東坡詩云但願生爲漢

嘉守載酒常作凌雲遊後人取其語作載酒亭於山上
湖西有漢廟焉門外古樟一兩株本幹空廢小株出根上亦
數十圍愈劇必長沙定王時所建及廢尙像則前祀漢文帝
上不及高下不及景後殿呂后燒燬而已

柳青柳風流俊逸聞於一時既死葬襄陽縣之花山遠近之
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飲於青柳墓側謂之吊柳會

蜀之青城有種橋每橋長百二十丈排連之上布竹笆橫立
大木數十於沙中繫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架掛橋於平空
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曬網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木蓮蓋所罕見放翁陸游嘗遊臨印
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
狀如芙蓉香亦酷似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
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北戶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大蟻卵爲名蟻子醬按此卽所
謂蟻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盡祭宗廟又何
足怪哉

泗州浮圖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爲道士僧皆頂冠泗州
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爲兩
飛墜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爲守連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
可強遂止又望公異病瘳初赴泗通泗州僧伽像猶猶
出長寸餘他人不見怪之一僧曰公雖召還不久復出蓋續
出者續出也後果驗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潯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但有一木
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百行殿然考之唐書無
傳竟不知何神也

九江岳陽之負山立崖在潯城之中山有堅土凡版築者得
奇致之慶元初年五月大雨隕其嶺古家出焉初僅數流
下其上有刻如瑞草傍著字曰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
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焉居數日山隕墮周半墮骨髮
棺槨皆無存兩傍列瓦器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尙榮榮取之
卽滅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盪中有甘蔗節有銅盆類
今所羅殊無古制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銀附著不測其所以
用有一銅盆穴底市井庖人什器同制曰晉征虜將軍墓
數日復雨山又隕磚復埋焉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征虜
之名漢雖有之在晉時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姓氏可
見亦一異也

雪山王景文嘗遊東林有導以訪古冢於西山之阿者入而
觀之累甃爲室下廣而方上銳而圓四隅以猛獸而其旁
皆石爲壁石柱承之柱爲龍虎形而壁則爲人狀別以類而
飾於首有功曹書佐門下功曹門下書佐車亭長候車亭長
信都長都亭長從史門下史中史立符史重車卒賊曹騎小
史二人騎牛三人皆乘大車蓋或挽以乘馳以馬以牛從者
或執刀斧或執劍或懸鐘鼓以擊之皆作奔走狀又有反袂
障面而哭者其畧可見者如此又有穴正中班班似有人物

而狹不可入其刻畫不甚精密而皆有文采字正類漢隸退
而考之其官屬與晉志多合往往晉宋前郡守縣令所藏也
其刻諸壁者亦記當時送葬之官屬云耳以其與前事相類
故取而併錄之

番禺有海嶽雜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貴人也後留中
國以通來往之貨居城中屋室侈靡富盛甲一時性尚鬼而
好潔祈禱有室堂中有碑是爲像主凡會食時不用匕箸以
金銀爲巨槽合蚌采梁水爲一酒以蓄薇蕨右手於褥下羣
以左手攫取

吉水周氏之先有爲里胥者出入里巷一日至縣下十里外
曰半橋小艇鋪中見鋪家用一稱錘如冶鐵如土碌石周取

東南紀聞卷三

三

東南紀聞卷三

四

東南紀聞卷三

六

而聞之亦贊其好問鋪家何處得來鋪家曰橋東向有數十塊周就取其一歸示妻子競相傳玩愛其形如馬蹄有磨之於石者其光燭然乃知其為金也周即夜攜小器盡載以歸校校相似輕重不差夫麟趾豈能漢一斤金也其來古矣更千百年忽焉而出古人云至寶橫棄道側是可為此寶惜南安屬縣曰上猶有鍾氏者家素饒財有媼主家勤儉好善所居堂後有池廣尋丈以散鴛鴦鴨一日鴨得魚長七八寸既吞復吐媼意魚之不受味也倚戶視之吞吐甚久怪之驅鴨而洩其水魚無有也流其泥得一笱如魚之長浴而視之白金也既又探泥笱愈多竭其泥得笱凡千百自是家益饒義諭者九江戊校王成之錫騎也嘉定庚午湖寇李元礪盜

東南紀聞卷三

七

弄潢池兵符下統府調卒成與行至吉之月餘寇犯龍泉棚成出闕死焉官軍亟鳴鉦馳屹立不去悲鳴尸側賊將顧之曰此良馬遂取之
錫夫人者理謂之湯婆鑄錫為器貯湯其間霜天雪夜置之衾席用以煖足因曰為湯婆竹谷揮學溫文之曰錫夫人且贊之曰禮云八十非人不煖則人固可以安老也然黃太史之詩不云乎小姬煖足臥或能起心兵則人或適以病老也夫人有安老之功而無病老之患其賢於人遠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錫夫人有焉

東晉猶乘牛車王導短轅轎車長柄塵尾是也唐劉子元傳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騎只是乘馬所以有席帽護塵之服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兩傳巨百官皆乘肩輿至此故制盡派紹興與乾道間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為朝士或外任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蓋只是持袋扇障日開禧間始創出也蓋程覃尹京出賣嚴皂蓋之禁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為所治後學中有詩云冠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項黃羅繖何不多多出黃錢時山東盛賦紛起故有此詩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起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麟卯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番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帝育無忘餐餐殷帝去

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永志自今每正月五月九月十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齊華注引釋氏智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鑑境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為省刑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命僧作佛事者未朝於此三月官中請俸亦不支羊肉錢近年之禁刑屬亦其遺制也

古所謂折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間諸王如何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嗚啞啞聲即今喏也今之衣半臂者或者謂非古之禮服也魏明帝嘗嘗帽被縵緩半袖楊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卓光武紀更始諸將服婦人衣諸子縵縵字縵縵非也勿切二輔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方言襜褕其短者自關而西謂襜褕郭璞注云俗名襜褕據此則諸于上加縵縵如今之半臂也

東南紀聞卷三

九

五原趙執中分領駐鎮江之甲軍出新巧進木幹箭塗之以漆黑質而赤章樣首器項自其腹羨以殺之旁開兩道左右如一中為穴以末受鏃其鏃鑿長七寸有奇射及二百步之外名曰風羽云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鷲黃為腰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

東南紀聞卷三

九

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未幾而金人之來卒不能制斯亦服之妖歟
陽東山云紹興庚戌隨侍先文節公接伴北使使以趙州濁梨兩顆私觀梨皮黃褐色肉黑如墨實如酥味甘而香大如

媼勝亦奇種也

四庫提要辨證

東南紀聞三卷

余嘉錫撰

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為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顏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為元人所作故稱宋為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神始論乘船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論三五九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廢名稱廟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惟論蠅醜論棋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採說部為之

嘉錫案香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一載此書舊鈔本即四庫館吏所鈔之副本也後有邵晉涵題記云「此從永樂大典中錄出蓋宋遺民所纂述也中開有與程史相同者其為鈔撮而成歟抑各記其所聞歟」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卷上有是書跋亦云「東南紀聞三卷四庫全書稱開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採說部為之今考卷一秦檜為相秦檜久擅威福葉丞相罷相歸金華各條卷二神宗在瀛州淳熙己酉孝宗僉勤吳曦未叛時虞雍公允文中

東南紀聞

都說天者在作均考九江周教授清漳楊汝南淳熙開張氏各條卷三長嶽初建此條即從杭州鱗魚者番禺海發義驗宣和之際各條均見岳珂程史或全錄或摘鈔僅字句少有異同全書雖分三卷實祇二十七頁此指守山閣本言之計共八十四則而其中襲寫他書者至一十六條之多則已所撰述者更廖廖無幾矣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固據拾殘牘而成借諸家書目從未著錄其原本卷帙遂不可考「傳氏跋中所指出者頗為細密然以余考之不祇如此而已此書卷一任子淵好讀條及王嘉叟條均出老學菴筆記卷一蔡京為相日條及何執中居相位條之前半均出獨醒雜志卷九自撰以遺書謂以其卷二東都大相國寺條即舊唐書及華山陳真人條公孫氏均出貫耳集卷中靖康建炎開條出庶齋老學菴談卷中其卷三息壤條之前半至謂條之及龍門映條范石湖帥蜀條嘉州凌雲寺條蜀之青城條均出吳船錄雜揚有石塔院條柳耆卿條均出獨醒雜志一作耆卿東晉猶乘牛車條前三十六字不知出何書自宋朝渡江以前起至本條末止乃取貫耳集卷中之兩條合而為一者宣和末條及亂公異條唐高祖實錄條即通鑑卷三十九古所謂撰條均出老學菴筆記卷八而其間九江岳廟之一條則亦岳珂程史卷二之文傳氏跋中所漏而未數者也此皆就余所覽記憶者覆檢原書而得之合之傳氏所舉已得三十六條將

東南紀聞

卷三

及全書之半十五卷其餘目所習見而忘其出處者尚頗有之然則此書恐是輯由各家說部內綴輯而成殆無一條為其所自撰其中宋朝字皆原書所無固當為元人之所改至於諸帝之稱廟號不過沿襲舊文未必是編者不忘本朝故作內詞也其間偶涉古事者尙有論牛臂一條引用魏明帝淡光武事及漢書音義方言注其詳

至於轉述之清而何自之仇直張惟孝之任俠單燁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伎忍以及徽宗時瑞雲迎駕出市僧之智術紹興中章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誦誦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珠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為褒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為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然大旨紀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為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契合排纂勒為三卷

案自韓澆以至史嵩之諸事似不見於他書得此轉載固足以廣佚聞至於長嶽之瑞雲迎駕出於岳珂程史石塔院僧之誦誦出於曾敏行獨醒雜志其書既已盛行其事自當為人所知無取乎道聽而塗說也明矣提要願謂足補紀載之闕豈非少所見多所怪乎若乃所

東南紀聞

二

紀汪勃之事其文曰「汪勃歛人也仕州縣年踰六十猶未調官滿趙朝試于秦檜求一近闕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案非制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秦命倒履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真澹省」案宋史無傳僅附見姓名於其孫汪綱傳中卷四百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考之紹興十三年三月丙辰左宣教郎汪勃為太常寺主簿卷一百四十八蓋其自州縣改京秩實始於此而韓世忠先於十一年十月癸巳自樞密使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卷一百四與是書所謂前執政者合若張浚雖亦以十一年十一月辛酉自知福州罷為萬壽觀使然既免其奉朝請上同且是前宰相非前執政也七年九月五年入朝況浚自罷福州後即奉母寓長沙見宋子思家書卷九十五其後屢經轉徙直至紹興之末未嘗入國門檜何從遣人導勃往謁浚亦何從倒履迎之乎浚之為人雖多可議然其晚年與檜已成置首之仇必不迎合檜以取笑於世此則斷然可信者也以余觀之此所謂前執政張公蓋張俊也俊於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自樞密使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上同俊故附秦檜同主和議者是時又新進封宜其奉命惟謹世忠雖不附和議然檜之忌之不如岳飛之甚故猶得善罷既罷之後即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檜蓋以為不足復屈故於十三年二月丙寅

東南紀聞

亦得進封威安郡王。四十八日。則其平日之於世。必嘗虛與委蛇。可知也。否則。結果。蓋。每。雖。其。安。郡。王。猶。能。停。其。月。俸。況世忠乎。世忠之進封。與汪勃之改秩。相距月餘耳。二十五日。即。八。日。三。月。初。八。日。三。月。初。九。日。三。月。初。十。日。三。月。初。十。九。日。勃必即在此月餘間。承檜之命往謁。檜於此時權傾天下。既欲富貴人。誰能距之。而必使之謁。二人者。於俊以示其親昵。於世忠示之以不疑。且以規其從否也。世忠老於世故。寧不知之。故於其來也。忻然待之。以客禮。而與之以不甚愛惜之舉狀。此於大節。固無所損。而可以免疑怨。與其絕口不言兵。同一保身之道耳。若必遇事相距。以明其不疑。恐禍不旋踵。將與岳飛相從於地下。安能跨驢携酒。縱游湖上。以自樂乎。乃提要不考其歲月。誤以張俊之事為張浚。遂謂浚之心術不可知。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何其薄視浚而厚許世忠耶。蓋漢學諸儒。素惡朱子。而不敢明言。因朱子誤信張栻之言。作浚行狀。有失實處。遂有所藉口。以致其不滿。其攻浚所以攻朱子也。提要既誤以俊為浚。喜於得一把柄。遂從而抑揚其詞。爭者意有所偏。而不考事實。則其議論。未有不謬者也。

東南紀聞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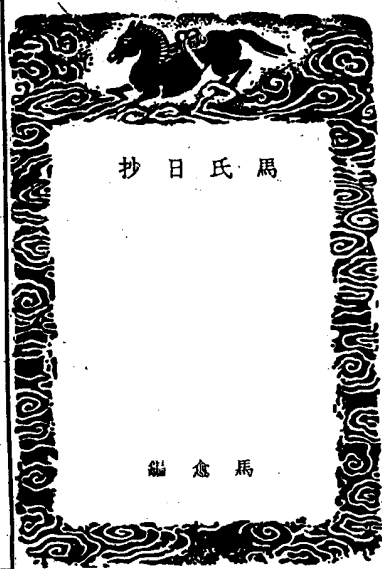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東南紀聞三卷

所載惟論砥蘊論棋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問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採說部為之。

丁氏藏書志有舊鈔本。並載邵晉涵記云。中間有與程史相同者。其為鈔撮而成。欺抑各記其所聞。欺其紀史彌遠。嵩之之凶險。有出於諸家紀載之外者。當時遺老痛心於彌遠者深矣。



馬氏日抄

吳郡 馬愈 抑之編

李廷珪墨

子一日至英國府中見勳衛雷馮損之作字出建安瓦研御府長毫雄花筆一管囊裏李廷珪墨圓餅磨去十之三矣余諱視久之曰此墨若真亦大有年矣廷珪乃唐僖宗時人僖宗至曆末三十六年經五代五十七年歷宋三百十七年歷元九十三年至我朝又八十餘年廷珪之墨不識猶有存乎否焉損之笑曰縱使不然亦必佳品所謂試可乃已遂令人磨之其堅如石瓦為墨所畫余止之曰此真廷珪墨也子問前輩云廷珪每料用真珠三兩擣十萬杵故經世久而剛硬用之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此墨剛而畫研殆必真者勳衛曰此先祖受賜於內廷之物耳

擒虎

天順己卯有虎至城東北外角 英廟命殺虎手三百

馬氏日抄

人往擒之毋得傷虎殺虎手所執兵剛又托又相半剛又三出尖刃托又歧出無刃至則圍虎而孫明者父子皆往明為虎攫坐身下爪以剛又逞其口使不傷人而明之子後曳虎尾尾掉人隨以掉虎遂被擒昇入大內殺虎手皆執又以待上於後苑山子上觀之命送虎圍賞殺虎人手鈔若干錠比額賞托又者與之而三刃者不賞

門字脚

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句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幸臣以門字有句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句脚我朝南京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額皆朱孔易所書門字俱無句脚

搏肉狼

正統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以鐵紐繫一狼形如獾大而喙尖馴不咋人以飯紐即曳脫走道遂屠捕肉疾走人莫敢追所過處羣犬皆避一日嘗振名馬振怒命銅鑼碎其首蓋狼為野獸食辰物也使之奔走於京城是為毛蟲之孽梁邵陵王綸將兵援臺城有警熊番所乘馬綸等為王僧辯敗走亡至南陽為西魏所殺今狼番振馬與倫同占振弗悟

奇盜

京師明時坊朱段子家一夕有偷兒自天墮中下檢其細縷仍從屋上逸去門戶扇鑰如故坐城校尉俗所謂皮條者日來看視略無形迹朝陽門外東嶽廟廟門南一碑相對高二丈餘文字乃趙孟頫所書有一白衣少年著皂靴在碑下與羣小戲劇自以兩手板磚踹靴緣

馬氏日抄

左而上跨碑題生少頃循右而下二三皮條在旁私謂曰此何人有此伎能心即疑之遂覘其行止日已哺少年入酒家飲至莫入廟去一皮條尾之至殿西廡忽失所在出與眾議入廟蹤跡之一無所見夜已昏暗眾出廟門坐石漆上疑未決望見西松林下白衣者出遂散伏地所覘之果少年也尾至廟後一鴉家宿焉明旦執之詰以朱段子家事一一承服云自某處上屋至本家天墮下後開室門上屋復至某處下地故不經由本家門戶問其所盜之物云在廟中大殿內天花板上取從之至殿廡角門於腰間取一鎗啓門入殿內登神牀踞象膝登肩踞冕頂上直立托開天花板瓦上藤井平昔凡盜之物咸在送之官論之如法蓋此盜身輕力健捷高牆大屋騰身直上飛檐走瓦音響不聞故所盜混其形迹使勿自逞其技練碑上下人亦詎能蹤跡之哉亦奇盜也

井氣

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子弗之信一日早往觀之日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已位即無明且復有本家不汲水將廿餘日乃滅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貌時王振擅權將有土木之禍水為異以示象也

齋醮怪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閒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昇香酒為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鞵坐樹根上以椰瓢盛酒搗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餽醜在傍夾肉滿蒜戲納餽醜口中問之曰軒否餽醜

即應之曰釋終日之頃呼釋不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釋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來至家得疾數日而歿蓋來之將亡陽氣虧矣故陰氣得以干之况冥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我心有不得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則可以爲戒矣

胡宗伯

大宗伯胡公源潔與先君子莫逆余少時常侍左右見公朝回至邸解所衣大紅服令兩隸按肩領對舉其袖公自摺之吏昇餐至肉食必二器公唯啜其一未嘗兼味公舉大位爵祿豐厚其自奉如此豈鄙吝邪不欲過享其福耳來往參謁必待一茶自微啜少許漱齒而已蓋茶性寒注下故不宜多飲雖盛怒未嘗疾聲厲色精膳吏盜表函杖之退公閱書而已皆是可以爲人法也

塞井

大明門外東西有石獅子二高丈餘南有二井汲者甚眾正統己巳北寇臨城四方之人多進言固事或以爲門止大字連二井成笑字去井連二公亦成笑字獅子音不遠宜去獅塞井則無咎內臣當軸者夜閉令人昇去獅子急運土填井詰旦皆平京師人不識其故建譌言獅子走入井中兩井皆塞問其說者爭相走視果不見獅子而井爲平地人心益加驚疑後有人又言井不當塞復開汲如故

四指揮松

西苑門虎城內有元時四松樹高四五丈老蒼蒼蒼枝垂地世所謂鐵牙松也我朝封之爲四指揮松其

俸米作飯以濟孤貧命二閣領其事惜新司供柴爨東在幡竿寺西在蠟燭寺日煮石粟京師貧丐者就食者也

十八藝

己巳歲兆寇作難官司招募勇敢山西李通行教京師無人可與爲敵遂應募爲第一較其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箭十三樞十四叉十五叉十六把頭十七錦繩套索十八白打

異驟

京師梓童廟在元武門東人常以白驟施廟中道士控羣驟日行巷陌閒以芻豆爲由緣化錢物一大驟特異不受羈縲則臥弗起常縱逸之往來城市數日一還廟道士恐爲人所損傷於其項下懸一木牌標曰神驟日常少食芻粟喜啖茶葉沿門駐立乞茶慶之弗去以少茶餉之即行日以爲常一劫盜禱借于神欲乘至德州以茶頭之至河西務加以銜勒堅臥不肯行遂捨之而還經十餘年不知所

番藥

西域回紇部博思千城產藥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療疾甚効曰阿兒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嚙之自消回阿兒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續上回紇有蟲如珠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

印毒所產

印毒即印度之鵝也出獅子雄者鬚尾如纓拂傷人乳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孔雀與交廣者同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金翠煜然香猶似土豹糞溺皆香風駭急使乘之日可千里鶉鴉傳曰亦千里珊瑚出西兩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金剛鑽者以肉投大淵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入兒出西海中蓋珊瑚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者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可以作帶彼人以爲龍角帶以欺中國人但以刀刮屑焚之龍角香而蛇角臭也其國所產異物最多不能盡錄

懸皮袋

河內縣民家牆內得一石碑乃舊休所畫彌勒佛像橫一拄杖挑皮袋於背腰間曳一葦扇筆法乃鐵線描也垣居士贊云即此皮袋非此皮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元兀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畫法高古而畫字學米元章流麗勁健亦皆可愛也

蟹蘆圖

呂元畫蟹蘆圖一卷凡十有二種蟾蜍最大兩蟹入足皆有毛撥椰子形如蟾蜍足無毛攏劍狀如蟹而色黃一蟹偏巨彭胡小蟹也吳人呼爲彭胡竭把大於彭胡殼斑黑殼赤色沙狗小若彭胡兒人輒走入沙穴釣致不可得望潮即白殼潮來時則舉殼如望日不失期倚望大如彭胡每行數步輒舉兩蟹相拱而望石蠅大於常蟹殼通赤長如鵝卵蜂江蟹足堅如石不可食蘆虎殼堅硬不可食彭胡大於胡小於蟹吳人炒食之最香末畫一淡斑胡蘆蕪卷締視惟知筆法渲染甚妙而

不解其意云何觀其卷尾有陶士枚跋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使同類諷太祖微伺旨意曰穀在朝宜力實多上曰我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宜力有殺題一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替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後幸使吳越忠懿王寔之因食蟪蛄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蟪蛄至蟪蛄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

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為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語不答兀為此圖殆以是耳然其筆精意到氣韻生動其蟪蛄蟬螿珊瑚狗疾走之狀宛然在于墨蹟濃淡點染開揀案觀之筆蟹文錯將若入人懷袖戲墨之妙乃至如此真不可得也云云予觀此卷於秋所稱氣韻生動之說若有未到必臨本也雖無入人懷袖之勢使杜相見之甯不為之垂涎邪余時在明時坊金襴背家見此不得為之考究後歲餘偶見蟹譜有云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十有二種云云呂

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龜鼈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數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本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聞廣所說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蟬蟻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傳

腋記觀此始知呂亢非畫師前卷有葫蘆者自是一本非呂亢命工所圖者而陶枚考之為不審耳

馬氏日抄

搬接梨果出中印度奔那伐彈那國其樹最高葉如手掌果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鵝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茯苓之在土國人甚重之大槩形像與嶺南椰子大同小異

水火稱毒

天竺國人性狃急志尚真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政教敦質風俗猶和凶悍之人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者幽於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但不齒於人倫而置之度外焉其犯傷禮義悖逆忠孝者則則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門或放流荒裔自餘所犯輪財贖罪而已理獄占辭不加刑杖隨問款對據事平科若拒違而犯恥過節非欲究情實事須案問者其法凡有四條曰水曰火曰稱曰毒水則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水流按其真偽人沈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沈則無罪火乃燒鐵令罪人踞上復使足踏既遭掌按又令舌舐虛則無所損實則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炙熾者令捧未開花散之向熾烙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以人石平衡視其輕重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約置剖

詳中令食之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上下以此相準水為常法

石關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觸鄰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關不可解至晚方息鄰人怪之以曰沈汙池中碌碡墜深坑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碡白復關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

瑞開之巫往觀焉關猶不輟乍前乍卻或確或觸確然有聲火星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來京師請問於予適太學生齊貫之在坐聞說大不然而謂鳥獸擊也亦有血氣知覺故有關爭彼石臼之類無情物也惡有所爭非人力不可動惡能自關子之言何其誕也余曰不然以理論之則無以妖論之則有此石妖也今失其性所致無情之物相格關者古亦有之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關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宋紹興中樂平縣出龍數十百頃當甯天無雲田水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丈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關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刻乃解各反故壑是皆無血氣無知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關如此載在信史未可皆以為誕也

犀毗

探器稱犀毗者人不解其義為犀皮鞭耕錄失於考究遂據因話錄改為西皮以為西方馬韉之說大可笑也蓋毗者脬也犀牛皮堅有文其脬旁四面文如饗餐相對中一圓眼坐臥起伏騰躍光滑滑西域人朝西剎取之以為腰帶之飾極珍愛之曹操以犀毗一事與人即今箱條環之類是也後世製器傲而為之曰白犀毗焉有以細石水磨混然成凹者曰滑地犀毗焉黑則為是紅則失本義矣

蝦蟇

戲術有聚蚊法五月五日取蝦蟇一頭用好京墨填入其口抵至腹中壓巨石下經百日蟻死取出墨夜晚磨

馬氏日抄

馬氏日抄

塗凡上蚊皆飛聚墨水中蓋以蠟能食蚊氣相感也神樂觀道士張元中少好戲欲試其術預令天墳兩樵豎輩搜捕之重午日果得大蝦蟆一頭重斤有餘如法為之置石磨扇下夜夢蝦蟆乞命者再三張不以為然張次夜睡方定覺身下有物蠕蠕而動以手摩之有二三物遂驚炸燈照之皆小蝦蟆也送之戶外閉戶而臥夜半蝦蟆復在身下躍起大怪方悟大蝦蟆乞命之事秉燭起磨扇視之大蝦蟆猶未死取出其墨併小蝦蟆送出門外凝息乃安余讀蟲書云蝦蟆性靈懷土雖取以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字說云雖或返之常暴而反故以為名西陽雜俎謂蝦蟆無腸又曰鶴形抱蝦蟆聲拘聲抱故靈因元中之事錄蝦蟆靈異數事以儆世人

輟耕錄云在杭州常見一弄百禽者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視其蠢蠢然一物而從人之教習如此其性之靈也何如唐先天二年京師朝堂頓下有火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蟆如盤而目赤如火相與鬪俄而蛇入于大樹蝦蟆入于草紹興二十九年浙西兵馬都監康潛居臨安寶蓮山夏夜且睡為蝦蟆所聒命小僮捕之潛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潛曰我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魔窟告其妻妻曰得非羣蟻乎呼重詰之已冥一瓶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即時釋之夫蟻之于人也無所害而人欲害之何其不仁之甚也歷視其靈異之迹與元中之事可不深戒之乎

馬氏日抄

三九

回回香料
回回茶飯中自用西域香料與中國不同其并粗醜用馬思答吉形類地樹極香考性味苦香無毒去邪惡氣溫中利膈順氣止痛生津解渴令人口香又有噴夫蘭狀如紅花味甘平無毒主心憂鬱積氣悶不散令人久食心喜其煮物用合昔泥云即阿魏味辛溫無毒主殺諸蟲去臭氣破癥瘕下惡除邪解穢毒其淹物用穩展味與阿魏同云即阿魏根味辛苦溫無毒主殺蟲去臭淹羊肉香味甚美麪中用回回豆子狀如榛子肉味及香美磨細和于麪中味香去麪毒

牌額
正統開京師營造衙門其牌額皆程南雲書時王戴二卿居太常是非劣午下人又多病疫疫二卿為之弗安問於先考府君府君曰額上常字口不合故多外謗又若弔字故人多病損亟修合之庶保無事二公即令人夜開刊合之後果獲平善余聞宋南渡太學有至樂齋舉人多憚居此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訟沈容達因開僧堂見堂字口不合戲舉筆塗合之爭競遂息又聞有火災處亟須州縣牌額焚之得免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子夜向書省火延禮祠工刑吏部折向書省牌額火中禳之乃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但不知其所以然也

方城石
器工林旺攜一玉碗求售上圓下方色淡紫溫潤有光背有文曰紫玉古篆書也予向日視之其篆如鑑以墨磨之賦而不滑墨隨手下即有范生語之曰此非玉也乃方城石耳林問故曰此石出方城縣葛仙公巖內石

馬氏日抄

三〇

理如玉瑩如鑑光著墨如沈泥不滑稍磨之墨即下而不熱發泡故細良久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藍不漆磨久之不常如新成故米元章謂其有君子一德之操磨之聲不有韻比也石絕異亦有淡青白色者此硯雖非玉亦石中上品也林曰何硯最貴曰玉為貴玉出光為硯著墨不滲發墨有光故貴俗云磨墨處不出光者非也林曰何為出光曰琢而弗磨故不能光磨而光之為出光曰琢而弗磨大抵硯貴發墨為上色次之形著工拙又其次也文藻綠色雖天然失硯之用玉雖出光大能發墨故最貴使不發墨雖玉亦奚以為林曰何以謂之發墨曰磨墨不滑停墨良久墨汁發光如油如漆明亮照人此非墨能如是乃硯石使之然也故發墨者為上林曰生泡者何謂也曰此腦力也古墨無泡膠力盡也李廷珪墨磨之無泡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剛生熱故膠發生泡也林曰此硯不滑何以亦有細范曰此石不熱但墨膠太重故亦有泡泡亦細小乃墨之病耳非硯貴也

特迦香
戴德潤一日過予曰西域人進駝鴉在會同館中盍觀焉途與之偕往至則鴉高四五尺毛紫赤色長距大喙又有鳥如鷹狀頭有二角與鷹無異身皆黃色解國人語言順其指揮觀畢值通使下馬琳相遇問其因夷乃西域鉢露那國人也具道其使臣坐臥尊嚴言語不苟飲食潔精言行有禮德潤欲往窺之琳曰彼有擅者不可得窺我導子見之彼弗敢慢如其教以往及門擅者膝行以告召琳入與語乃具衣帽請見余二人入使乃降林相迎揖後拱手再四仍升林蟠膝而坐余二人

馬氏日抄

三一

對林坐廳下琳坐石側胡林上琳以國語與彼通訪謂
意彼復拱手相謝觀其所戴帽如僧帽毗盧式相似乃
白鳥羽爲之者頂上嵌一紅鶴石趨圍有金絲相間髮
垂向後若四五寸長環金兩環衣淡紫大袖如道家整
衣內裙繫在胸次垂兩紫帶甚潤躡革履去履升牀須
與茶至乃已茶也各注少許於椰杯中啜之茶罷一積
者捧一小黑盒膝行上供果使臣取一枚在手命以取
相傳余輩各取一枚果如橄欖形而色黃白彼先食之
余輩皆食果味甘乎核如棗心身肉不相粘積者持盒
去不再進蓋珍之也余二人但以目視彼不能通一語
坐少頃與琳語欲辭去琳耳語云食彼茶果敬之至也
有手帕之類在手可酬謝而去袖中俱無余止有天簷
絲所縫摺疊裝葉扇世亦難得即出以爲謝琳致意焉
使臣把玩再四拱手笑謝余輩告辭彼命琳留坐語積
者移簾鋪在地中枕內取出一小盒啓香燕之香雖不
多芬芬滿室即以小盒一枚盛香一枚與語琳久之命
以酬扇琳傳其語云此特迦香也所燕者即是佩服之
身體常香神鬼畏伏其香經百年不壞今以相酬祇宜
收藏護體勿被燕之國語特迦唐言辟邪香也余縮視
之香細蕪淡白形如雀卵臭之甚香連盒受之拜手相
謝辭退開使臣復降牀躡履再指而出歸家燕粒米許
其香聞于鄰屋經四五日不歇連盒奉於先母先母納
篋筒中衣服皆香十餘年後余尙見之先母卽世篋中
惟盒在而香已失矣嘗讀博物志云漢武帝時弱水西
國有人乘毛車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國所
乏不禮其使留京師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奏其香帝
取看之大如燕卵三枚與燕相似帝不悅付外庫後長

馬氏日抄

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
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既焚香宮中病者登
日盡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九月餘日香尤不歇帝
乃厚禮之遣送還國觀於此則香之驅病辟邪理或有
之但偶未之試耳

風異

庚午二月六日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明日倪俊之
輩來謂子曰昨日昨大風城東角大通橋上有人騎驢過
橋被風吹人驢水中皆溺死人莫能救子曰此恆風也
風以鼓舞萬物其鼓于天地開動有時飛沙揚塵怒也
發屋拔木者怒之甚也連人物飄揚之去亦怒大矣有
一事爲賢輩言之但恐未之信耳俊之曰願聞曰昔時
有一胡人乘驢在道上行忽爲迴風所飄又并一車升
空直上將千尺餘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取聞子言將
以爲誕也皆掩口失聲余取書示之乃隋仁壽二年事
也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
王諒在并州潛謀逆亂車及驪騎之家也升空而墜顛
殞之應也取始信子言不誕

狄梁公碑

昌平縣北有狄梁公古祠元大德中重建學士宋渤記
之穹碑尙存祠旁劉老佛者年八十餘爲子言廟中碑
常有光怪每歲二月二日南山北山之人皆來作會前
此數日夜碑上即有大光遠而望之碑字皆見近視即
滅矣春秋祭祀亦然余以爲是說疑或有之夷堅志載
漢深陽長潘乾元卓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立時歲
在辛酉杜少陵所謂骨立通神者蓋此類也石淪於固
城湖中紹興十三年深水縣尉喻中遠得之置置廳事

馬氏日抄

之側蓋相距九百六十二年矣時時見光采弓兵宿直
或以褻衣頓於地上必夢大龜雷而逐之乾道戊子有
宮告院吏出職爲尉視碑字多闕缺以爲無用且厭人
之求呼隸史曹彥與謀將沈之宅後廢沼內一宮客素
好古聞其說固往止之邑宰陳容之爲徒諸縣聞作屋
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文一篇欲識石陰遣匠來甫
鑑二字遺碎屑激入目旋易他匠皆然竟不能施王觀
是說碑亦怪矣

朔漢三銘

永樂三年 文皇帝北征抵黑松林而還初過禽胡山
勒銘云瀚海爲單天山爲鈿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立
馬峰復銘云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云石與之悠久
又次清流泉銘云於鑠六師用鑿醜虜山高水清永彰
我武

常州二守

常州太守莫愚巧於取賄而糾察羣吏使無所得郡人
爲之語曰太守摸魚六房曬網繼莫者曰葉某有廉操
而律下不嚴吏曹得以行其詐又爲之曰外郎作餅太
守拽管言勞而無獲也

私印對偶

京師姚生爲錦衣指揮門達館客詩文尾用私印曰錦
衣西席吳江甘驛丞蜀人也內翰江東之壻亦有私印
云翰林東坦于時傳爲的對

徐尙書

江陰徐尙書始爲郡小吏有富室某併其鄉某甲田
產誣以人命甲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甲家
人訴諸憲司而下文於郡公核實爲言其冤於官而釋

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熱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設雞黍以待公適舉杯而甲逸問其故妻泣曰吾夫威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姿待寢吾夫已假宿鄰家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為是事邪速覓爾夫來則爾否則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公諭慰再三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為之感泣

談公綽

無錫老人談公綽者嘗受憲司命按災出於松江夜宿華亭富人家富人欲挽作虛數厚款之宿之密室夜分一少艾女出其榻後綽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十石經二歲積利至三十石而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人命求薦枕席綽聞之遽起求出而門局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汚汝張燈坐以待旦既而主人入意綽已納之矣詰其女女以實告主人大慚服綽因謂曰所負某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公長者也敢不聽命遂焚香而還之

正統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本怪而縱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振擅權後有北征之謀其應明矣明年己巳八月八日哺時金星見於月內月淡而星甚明天官書云太白入月軍出將敗又曰若失行於日月之東方而夕見於太陽之後主中國兵敗是月十五日有土木之敗而其占亦驗

鄉進士翼時彥善讀書飲張漢臣家酒半漢臣捧觴請令時彥曰子有隱語乞諸君射之不中浮以大白乃云天不知地知爾不知吾知舉座不能解罰備請言之時彥舉一定加几上示人乃鞞底一窟孔也滿堂絕倒

牛藏關虎

禁苑西海子旁有小城周二百步宣德中嘗關牛虎於此其牛嵯銳兩角縱之自西門入虎自東門入既兩值牛據立俯首至地以伺之虎怒甚始三撲之不得復三撲而力遂憊牛直迎觚其腹虎遂腹決而斃又余經御馬監樹下有巖高五六尺詢之圍人云關虎藏也時關常占虎前以尻向虎俟虎撲至舉蹄蹄之三撲三蹄而虎亦敗



石田雜記

周沈著

石田雜記

明 長洲沈 周啓南著

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涇包眉郁徐梯者嘗爲所親周熙假人白金六兩熙無還債主逼梯償其妻又相怨習梯乘忿往熙家道逢一老翁手曳杖問梯何之梯告其所由翁曰何必自拚命第隨我往當爲汝償之因與偕行是日下午周涇去梅里且十五里梅里至常熟又三十六里常熟抵楓橋一百十里總一百六十餘里迨瞬息而至在途梯告足乏翁脫草履與穿遂強健迫翁行至夜同宿土神廟天未明促梯行梯告飢即取地閒草一如麥葉狀俾食梯疑不食少頃行至高山長林中云汝少頃伺我于此大家取物給汝梯危坐石上日暮樵者回問所從來梯告其故樵曰日暮虎將至不宜處此况此中素無人家惟張公洞耳梯因脫衣典路費而回行三四日始達家不勝罷困梯家方與熙家作訟見之即解

無錫有巨室某一子爲根長一子入學爲弟子員遼陽李公初宰是邑其根長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應

石田雜記

之李能識其非曰汝豈秀才而代根長乎因出對云秀才根長打根長不打秀才即對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一時應對敏捷人皆稱之

丁酉三月五日與蕭漢文主事周疑舫先生小酌漢文云近見松江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忽說云我平生感左璫之恩爲不淺蓋嘗在翰林即預教諸小奄今懷璫是也此舉實其力懷璫于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錢某之惠雷以轉奉溥考績至京懷璫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杯溥曰雷當與房下作首飾常頂戴太監一座聞之皆絕倒

正統開京師童謠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景泰本郎邸雨帝與弟也城隍郎王也應天順復辟之讖也

余有親蔣廷貴第進士三甲例除知縣特告就北方之樂亭縣同年劉以賢謂曰何不就南方便道得省老親亦人子幸事答曰進士除知縣何面目見鄉里其父惟清亟欲以京職爲封榮地聞子作縣大夫所望遂致病心發狂每見人但云尹天官說一年便陞御史座客皆笑其癡或曰其父雖癡其子已先癡矣

北人嘗云貓不過揚子江言貓過金山則不復捕鼠厭者至金山剪一紙貓投水中則不思南人嘗云牛不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即死厭者牽之涉水而渡則不思牛未嘗驗貓則於韓克贊兄處嘗汝甯帶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古書亦有云鴿不渡濟橋不渡淮于此事頗同

石田雜記

如雷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興長興紹興同一夕山崩水漂屋廬人民畜獸不計數及虎亦多死者十月二十日夜金犯南斗因記之

籠罩漆方用廣德好真桐油入密陀僧無名異煎老每熟油一兩和入京山漆生者一兩要絞十分淨漆在器物上于日色中曬乾須是四月至七月日色方好其餘不宜要漆兩遭初遭略以沙葉輕打過使漆描錫方錫一兩鐵杓中炒熬成查以 箇底下布襯將錫渣帶熱傾入用兩根木棍上下杵搗自然成細沙羅過細者一面再炒再搗之後用十分好廣漆生用隨意描花樣在器皿上將錫沙移上待十數日漆乾老用一石子捱平以水銀擦上自然明亮用水銀須是錫匠鍍牀下錫屑撞入水銀則死可用不然水銀活動不能擦得牢如作錫鄭重可見成在作錫頭筋鋪裏買他擦下細沙最好

洗油蒸述或衣上染污用好燒酒滾熱輕擺之自然去了然後用白湯洗去酒氣

治簇筋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皮用內面青皮以鐵鎚鎚爛并花水調敷患處即好

炒豬腸用茅菁如藥飲片切了曬乾爲末臨炒時撒末子在內不要蓋鍋待熟傾白酒些少則肥美

煮老雞鵝凡殺過置在淨處待其肉冷然後燻毛煮之易爛如嫩者

治疔用蛇牀子加少麝香煎湯薰洗冷則易之

茴香湯炒麪一升芝麻熟者減半茴香花椒各六錢半炒鹽三兩較細同拌白湯調用千金不換

造紅麪法先取粹椒不拘多少曬乾爲末貯之次將糯

米一斗釀成白酒待自然漿水漉去酒藥止用糟以
大甕盛之買好紅麴飯去粗糠飯為細末同麥末入
槽內和勻扎起凡麴米一升麥末六合後用未熟過
白粳米一石去柄水浸五日每日換水一遭用木甑
下以麥葉藉之入米蒸熟取放蘆席上待稍涼方入
前糟拌勻再以蘆席覆之過一宿次早再入麴糠五
斗和勻攤于蘆席上寸許厚透風處晾乾復收籬內
再用綠簾四兩泡沸湯三斗候冷淋之又將前麴照
前攤之候乾放日色內再曬乾為度如不甚紅再以
綠簾湯如前澆一次則妙矣

洗墨法凡畫上洗墨用廣膠銕成濃汁以蘇布醮之洗
一次將沸湯洗過淨布再醮膠汁洗之如此三四度
則無迹矣

江右聶大年先生教授杭時有二僧爭住院子先生招
二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凄涼白
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愧
而退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
祠是夕歸宿舟寓夢文正遺之詩曰嬰帶橫腰重官
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是歲及第狀元
後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凡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必
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

仙補方川牛膝二斤何首烏二斤生熟地黃二斤白芍
藥一斤蓮肉一斤人參十兩川芎半斤香蛇一條牛
黃冰斤黑豆些少無灰酒十瓶蜜一斤

神仙造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花三兩三錢五月五日
採馬蘭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採芝麻花六兩六錢

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麴杏仁一百箇白麴十
斤團如雞子大紙裹弔掛七七四十九日客來取前
水一瓶放麴一塊紙封瓶口遠巡之開已成酒矣
崑山黃廷儀由賢良科任處州守時葉宗劉亂黃乘機
將巨室羅織採連之掠其產收其子女奇貨而回富
雄子鄉一日燕客出金玉杯所收子私指謂人曰某
物某物皆我家掠來黃知一夕捶死沈之湖中黃卒
無嗣後死停柩在堂火起其棟攪折碎其柩擊其尸
為兩截如腰斬狀又有沈奪者亦崑人為教論其父
從義在府治寫發尊亦習刀筆常以是在官途挾制
人遇去官歸教人為訟分財嘗奏太倉武揮使連獄
累年武為其苦奪逃不結後得獲卒庚死其妻兄某
素被其累時亦在獄見其死給訴所司曰奪平昔有
詐死術未可信所司令獄卒倒埋五日一夜獄卒踢
折其肋骨二支人以謂二人之報可與惡者為標準
云

近世姦僧化緣者以舊銅佛頭埋于土中先以黃豆鋪
在佛底日以水沃之豆被水溼漲卻將佛頭從土中
頂出號召閭閻縱觀哄眾布施

蘇州一無賴子某專離假印營生一日以自己偽稱是
提學考退秀才名字將父偽作解頭齋執蘇州府移
文送甯國府充吏不意撥于冷房無錢可覓三月後
給假回一往不去本府究其所熟之人但賣飯店安
歇耳到蘇追逮無其人名字後連賣飯者來認追蘇
州府以其人監候其人入監其吏一日前因又假印
事發在獄恰正相遇豈天不欲累買飯者天使然乎
可見作偽雖百計亦不能逃天理信乎人能巧子機

呂忠呂文者常熟人呂方伯困之蒼頭也方伯任雲南
二兒亦致富嘗因財相讎忠與其友丁仁厚托謀文
許以白金百兩仁遂邀文飲于他所謂連數日開來
給忠曰事畢矣因索所報忠須驗引至虞山下有他
殍遺二腿指曰身首恐有識者碎而棄之矣因得白
金如數明日文歸忠往問仁退金仁曰汝以金囑我
何為忠無辭金卒不還仁亦卒不露於文人皆重仁
之智

十九年大疫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即昏厥至
次日天明始蘇即備云我隨周神并各處土祇至人
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子孝其疫不及其家行善亦減
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迨二十日後一一如其言奚
浦錢氏云死四十二人果然程某無恙

常熟孟學官怡其弟某嘗一日出門見已故周某者來
即入其衣冠與之分生對談家人問其故云周某奉
本境土神高一官人請某管疫數竟暴卒

胡燕巢嘗被雀奪雀輒銜艾草葉致巢中胡燕則不復
來豈艾性制燕耶

造醋法四五月間用糯米粽子三箇不去包放在瓶內
瓶約盛五六盃者入淡白酒或二酒酸酒在內以紙
扎定七日開看其味香而且酸取出煎用再入淡酒
在內如此陳陳相因至十月不用此法十月間以糯
穀穗扎如指大七把蒸過入瓶內加粗麴二兩入淡
酒在內扎定放在竈灰內煖處七日成醋亦能相因
至三四月不用此法

蛙鳴聒人以芝麻磨碎順風撒去則禁之

道士召鶴於端午日導小鵝鳩養之遇行法則刺其血
書符鶴立至

人家槐樹上生青蟲食葉迨盡於樹下大搖鼓則其蟲
盡自落于地

藏香須用大黃末楨入則不散其氣
凡青石不可以蘆束在上築則石破人家碑石不可蘆
席覆蓋經露則有席痕

崑山人取崑石初出土有土色新紅不恆觀但於冷糞
坑中浸久之取出水濯洗過則同舊色

石上欲生苔鮮以馬糞水調薄加土漿在內塗於石上
則生

砂缸破以針砂和鹽滷膠牢於陰處不動一月則如舊
補石亦可

凡欲鐵器破折以鋼砂夾鹽滷壘之一晝時其鐵則酥
破

珠子婦人不宜帶與尸氣近帶去弔喪亦要爆壞近鐵
器并柏木為匣藏珠皆損

牝鹿凡於相尾之時雖壯鹿數十一時皆淫過牝則渾
身之肉消衰止皮氣息而已或倒於路旁人若能扶
去以細草飼之月餘其肉皆復若即時殺食則空有
皮骨耳

虎捕兔子先於四圍撒尿則兔不能出以受其搏彈子
宿處四圍自吐涎雷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彈子跳
去虎多不能出

東朝劉馬太監於西蕃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又
善鬪虎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一
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鬪被獅折其脊劉馬伏地大

石田雜記

懶以借

種竹以河泥壅之則其篾脆而不中用
狗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警夜人在土上走則
其肝動氣所感也

治痢并水瀉小粉八兩炒焦色如糖子發飽好乳香一兩沒藥
一兩臨時用好醋調粘油紙攤膏藥封臍上即治若
癆痢攤大者貼背心亦治了凡淨粉三兩乳沒六錢
為例

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歷陽遇行船
因問往去向長年遂答曰我正往歷陽地方其人搭
去長年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于此最多識熟
徐妻可謂船中我與你去覓舍者長年同至山下遂
打死其人回船給其妻曰汝夫已落虎口矣妻哭長
年曰無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
夫若得見遺肉一瓣亦願足然後與爾為配長年不
得已領其妻往尋不意一虎竟搏長年而去其妻因
哭曰此真有虎吾夫真死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
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有一人被船長打死復
活來告豈汝夫耶其婦詰尋之果其夫復活云

大麥上場帶溼就以柳打則易落乾則難落
碎糞箕環于樹上砑下便戛響若停久則性硬多爆折
成化十六七年之間封門黃天蕩邊一漁者乘小舟夜
出捕魚見岸次一人喚渡長丈餘其漁疑而不答其
人曰汝去至某所當得一鯉重四斤半若果然汝當
渡我其漁果得如其所云明夜其人坐于岸次喚渡
云汝既有所得何不渡我其漁曰當再有所驗與我
其人曰汝去不多遠當一網鯉九箇亦果然其人曰

今須渡我漁曰汝必鬼物吾不渡其人嘆息而去且
口自云明夜且待松江人來我自討替其漁遠候之
于夜果見一人薄撈而來漁問何處人云松江即止
之謂其所以松人不果行明夜其漁復見其人訴曰
我某處為商者死於此水我欲渡此往某土地廟求
文移還鄉汝既不渡我又沮松人何見害之深耶漁
曰汝能助我為生當渡汝至廟為汝薦拔汝還鄉
其人曰若然富有厚報其漁載入廟其漁遂棄漁寓
廟中詳筊如神三四年閒致富後作薦送其人還鄉
成化十二年封門楊枝塘田上費思義家夏夜深忽見
一蓬頭小廝走入其門其家備尋隱在竈下問其名
但長目直視不答打亦不應及以火烙之不出聲投
于水則浮游上岸其家以為怪以簾裝之投于湖中
卒無所事

景泰開及今封門外緣通松江居民皆因松人泛浦水
至各家遂製鍋煎鹽凡一船浦水一人溺之永煎不
成鹽鹽鍋中放肉煮之易酥但翻動則徹骨俱鹹不
可食一放再不動則外鹹內淡如暴醃肉味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雪作崑山王 往彼
在金水河旁見大人跡一步一丈三尺餘其足跡恰
長三尺

吳江農家雖高田砑稻必用竹籤每籤稻五箇其穗下
垂蓋新砑稻桿向有生氣倒垂則其膏澤浸漬入米
每畝較不杆稻米多五升吳江以北不然過水則用
籤

陳啓東諭學甯德嘗作詩述閩人常談云蠻音鴉舌語
胡塗雨落番將禍斷呼誰信撻挑原是要怎知詐講

石田雜記

石田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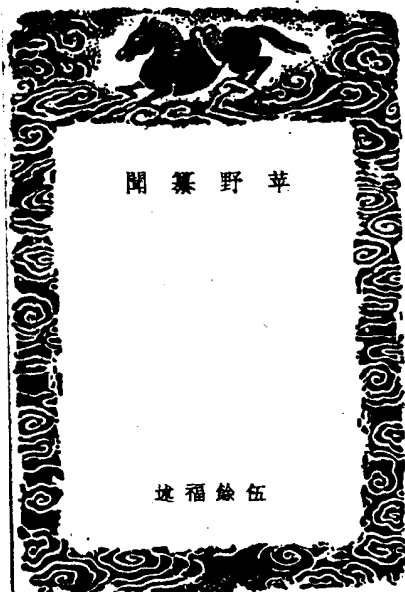
吳人稱卻云誼長公仔音塞貶南瓜即西賣李割屋也
 家也 門書老酒沽昨聽鄰家罵新婦聲明白喚
 狸奴其語聲云轉轉即貓叫聞人自開亦為絕倒
 威甯伯王公悅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醞禍未測情慘不
 憚乃作詩云去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
 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
 黃花無主為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
 衣時翰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
 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
 如過隙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
 心一半衣傳聞于天下以為王公誅心之鉞也
 成化十九年山西代府一日失一宮人半月復至問其
 何往云為神所攝去無何日正午舉城人皆聞戈甲
 聲俄見雲端有神人或從數十人或十人或騎
 馬或乘異獸自東西漸至代府各神班坐殿上從者
 休庭開王率家屬伏拜於下神索飯飯畢舉索王衣
 各裝服之復乘獸而去內一神云舉火正殿遂焚舉
 府無遺止所攝女一房歸然獨存
 牟都御史俸任山東時嘗登泰山日觀峰見秦碑上無
 刻以人言為冒碑意其中別有物遂刷其下丈餘碑
 體深不可拔乃發其蓋石又不動益數百人蓋始起
 即時山東黑氣彌布白晝如夜咫尺莫辨物倖遂止
 人皆云山東黑祥殊不知禍始於此
 王清廣東參將因黃肖養為寇陷賊圍被反接輿至城
 下令招城中人清呼萬麾下告云我不幸陷賊失機
 以死自分汝等食祿朝廷富堅壁自守勿以我故或
 偽傳我言誘汝以降當勿聽以俟早晚天兵之至我

石田雜記

三

去即死汝善為計賊怒其言以刀亂斫死有二語佩
 衣閒云我因勢屈身甘死爾取丹心達汗青
 江西信州鉛山銅井其山出空青井水碧色以鉛錫入
 水浸一晝夜則成黑錫煎之則成銅
 浙藩左大參瓊成化十七年朝京出京時夢一人出對
 云參政布政為黎庶之福星左公問其人答曰某蘇
 州賀恩前科解元也左隨對云解元會元鍾山靈之
 秀氣至蘇尋訪賀恩一見其肖貌儼如夢中因志以
 何後驗云
 子嘗燕吳修撰元博宅子與陳諭學起東同席起東強
 子酒子不勝杯酌起東云如辭飲須對一對句可準
 時賀恩其榮解元觀席起東云恩作解元禮合賀其
 榮也次座即陳進士策字嘉謨者子應聲云策登進
 士職當陳嘉謨焉為之典堂
 太祖高皇帝嘗問宋學士濂某人如何因稱其善至數
 四上曰中豈無一不善者對曰有善則臣與交而知
 之不善者臣不與交故不知其為人
 范從文文正公十一世孫之柔之的派崑山人洪武中
 拜監察御史忤旨欲殺上問汝非范文正之孫乎先
 憂後樂是汝祖所言曰是上取帛五方親書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論曰免汝五死後果五
 犯皆免

三〇



草野集

伍餘福

草野集

明 吳郡伍餘福君求述

終南勇士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為通其姓氏且告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為餽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木介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途自胥門河以及震澤水不流漸或有事輒涉冰以行偶從來者問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尚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曰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為兵兆云

草野集

安化伏誅

安化王寅據南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誓書約為內應而甯夏都指揮何錦華又從而附之假偽符以號召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詔率兵討之擒瑾輩并檻車實鑄械遞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寅鑄而瑾實先之則瑾其首誅耳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脅善類觀者側目皇上赫然怒密用廷臣計遂籍其家得玉琴獅蠻帶及金寶奇物無慮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寅鑄死仍加瑾以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冕等悉就顯戮

蘭溪節婦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蘭溪孫景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孫氏環室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粒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入卜以九月二十日發喪孫氏知之遂點檢殉葬儀衛自座靈外更設一座以自待忽語其姑曰若無伯叔則當奉舅姑今伯叔俱在妾無慮矣語畢而其姑在醉中惜如也翌旦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十有五歟皆流涕部使者為之奏聞得建祠致祭焉

蔣燕靈

吾友蔣燕少負才以文章知名乙卯科試南都不利輒死先是燕夢入元冥作賦有清虛玉府之句蓋凶兆也死後降靈于其家其母徐氏進之則應聲曰吾不死若拈弄吾典籍若舉劾皆令吾悲一日又曰吾得從先君遊甚有賴徐氏又將追逐之而燕蔑如也年止十七所著有東壁遺囊其文皆點語雖老儒不能及

葉湘屍

本野集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給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為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授首遂沈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詢諸卜者得凶兆尋即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漿者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草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蓋湘魄也第不知謀自何人置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誣以神語有司擒之勒其實即殺湘者也移檄檢之果然卒抵罪子友闔起山為作傳以著其事

李貞伯諫草

李應禎先生當盛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閣有詔命繕寫佛經願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憲廟可其奏遂寢至今諫草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焉

張淮牡丹百詠

張淮先生善吟咏晚而孤貧就館琴川錢氏時牡丹盛開錢戲之曰一夕而百咏成中峰例也先生能傲而和之否乎淮操筆賦之及成則漏下五鼓矣主人嘆賞以為牡丹未有賦百篇一韻者而先生獨能之亦一奇也從是詩名益振會金肅公子以詩接戰淮應口而酬之肅遁去其詩在今有板行者

徐武功神術

武功伯徐程雅奉摩利諸天法當英廟初或以飛語英廟特加嚴刑以殿之程不能堪遂借水以試其術俄而雷電交作震殿一角上以其冤而天監之也遂赦之

不知墮其術中矣

黃白米歌

戴章甫冠子表兄也嘗作黃白米二歌示子子詢其故則曰吾不堪時事之多舛也是時中貴李廣當國求倖者或以黃金或以白金賄賂行而公道微故作此語耳

成器哭劉球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眾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實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為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為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信國皆非有為而為之者后數年而球之子僉事鈺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陳韓一貴相

吾蘇陳億敏公益韓都御史雍並為郡庠弟子未第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第進士為顯官皆以款名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於塵埃中矣

楊尙書厚德

希顏先生楊尙書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眾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問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為若師尙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貧意之所交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尙書時公在京邸鄰有惡少侮之公不為意至慮以驢鳴駭其

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為之感化其厚德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噍類而家乘世守之物往往流落人間可怪也嗚呼豈天之於作善者食其報耶

楊和王神像

余讀宋史知楊和王沂忠之忠深以隔於異代不得親見為恨偶過友人家得其當時所畫像而觀之其軀長六尺有奇而魁岸且勇兩頤開鬚奮如戟首輝冠玉帶紫袍中擁皋比而坐神采凜凜令人見之有生氣外別有一像貌不類尼姑而服則似之識者謂高宗嘗賜二妃於王而此其一也或曰王好殺其一妃厭之出為比邱尼云

文交木伐梨

博平故多梨甚美而碩土人歲一貢率以為常而蒙害者其眾至交木作縣悉斧去謂其利微而害大也交木諱林字宗儒其仲子璧與余交宮道其事為筆之以告司牧者

北寺浮圖災

浮圖九級坐奠吳城臥龍街上作為雄鎮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為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毗荼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久之以為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為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蔽舍利者即其所也未幾流聞日急俗以為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吳甘泉數學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諫撫吳都謀報者曰至公以為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曰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葬事而甘泉適至試以葬日陰晴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兩至期卒如所言所著數書十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擊頭

尹擊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翻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嗒然不答惟曰吾宋人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適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耶山奏捷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眾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悉皆風靡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秋八月吾鄉水邨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將權提兵自山東而下晝擊夜馳窮追罔憚偵其稅駕棄馬而舟渡江抵耶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舉兵而風雨猝至賊眾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又曰此天亡賊也遂衝濤而進登耶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耶山之捷者也公將獻俘于朝而先梟其羽翼者以示取于是駐節於蘇而韓公不得專美有宋矣

盛氏變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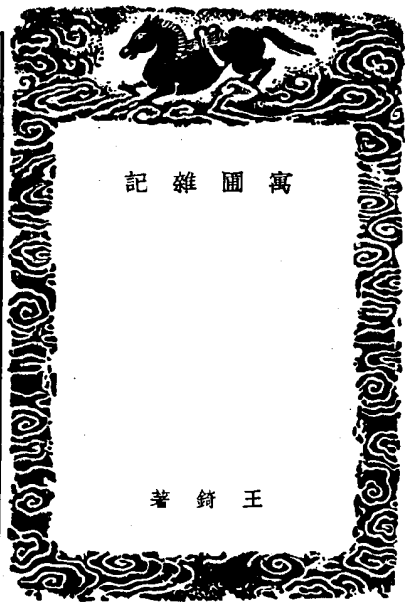
盛早為吳世醫家官正科其家故無恙忽有鬼嘯于梁

不野葛

一八

者早以爲崇命羽士治之方步虛而瓦礫隨至晝夜擾
擾室家靡甯或以豬首獻割而食之輒吃吃有聲類能
言者家人欲窮治之而莫之能也厥后三子相繼夭折
崇亦寢

不野葛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三
寓圖雜記卷上

王錡

松江將軍用和在京師時其寓舍與于侍郎謙相對
用和生子親友致賀禮定日會客先已發書至日
宰牲陳設已畢忽聞于公喪母舉哀于家用和曰
于公有喪而吾家感察非人情也遂輟飲且令人
遍告諸客請易他日人其異焉用和一曰與同官
兼盛退朝並轡徐行日方中用和行愈緩兼不
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執事兼曰然用
和曰我與子熱馬獨不熱耶終不加鞭其性度如
此
嘉定宣嗣宗為人溫雅初授中書舍人後進官即
中仍掌制誥一日宣宗幸內閣喜甚以銀錢散
地令諸從官梳檢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俟諸臣取
畢徐拾一文上顧謂曰此秀才何不愛錢耶以
重幣賜之嗣宗中亦遭貶斥不久復官卒于京學
士南郡楊公哭之以詩

郡守以梅花求題廷美賦絕句云歲寒相見在天
涯王色珠光帶露花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阿不
種梅花那公得詩甚喜後郡公以郡中久荒股湧
起祝民頗弗悅或有以詩諷之者曰量盡沙邊到
水邊只消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關洲渚為報沙
鷗莫浪眼那公聞之疑為廷美所作大樹之或勸
往白廷美曰彼索我何廷美之卒那公爭皆不
往人亦非之此詩蓋宋人刺賈似道者那公不察
也
京師姑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
屬意因與之狎猶處于也昌平侯去備壯遊者數
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初昌平侯為石亨所忌奏以
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侯坐視不救為
不忠朝廷命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高素
服往哭親視其血仍以絲織其首買棺殮之遂縊
而死
甫里周國賓有學之士也賦一足因自號跛熊未樂
初江陰大家張氏延主其塾未之甚厚每出入恒
以肩輿隨之雖入廡亦然一日主人出命門下人
侍飯遽抗主席國賓怒叱之去明日來書以歸後
主人邀請即卒不往前輩風度之高如此
袁廷王在 太宗藩邸屢有奇驗 太宗登極後
大帝寺丞一日出宋元諸君畫像命廷王相廷王
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
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喫羊羊肉
即主及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
笑賜之豆順帝果令尊太師之子耶 皇朝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吾鄉趙澤民家澤民富而
愛賢舍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請先生來判方收進

食先生雅喜啖蛙隆冬澤民以蛙蟄不忍令數日
一進先生疑主人有慢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
賓主豈東南之美何遽去邪先生曰寧能備饌久
居如此其友曰彼則今將何之曰弟往金陵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彼痛沮之先生大
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進至京久無知者偶令
于藍都督第旁藍石家人于肆茶先生一日歸藍
取其學課以親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
皆細畧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
見晚矣乃徙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嗣作或
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無苟免遂被執
先生亦廷士也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
士日宴客大必卅几下後三載處士病大卽不食
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
柩者期年大日夜吐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死物之
義如此
湯胤績為參將守邊一日胡寇突至胤績領兵出戰
為寇所害後數月日於某驛天將驟忽兵官至駟
從甚盛坐中空令免供具第索筆視燈燭閉戶而
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無所見但見壁間有
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踏
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
姪無情不舉哀血汚游魂歸未得幽室空菜望鄉
臺始知其胤績云
元有全某者家長洲吳涇上乃宋湖聖皇帝母舅淵
聖在元學佛于主番號合尊大師有子亦從其教
後元主生其說法聚眾皆謀殺之一夕全忽夢兩
僧告曰吾乃趙某公之甥也我無罪而天殺我父
子行奏上帝當答我紙筆洒淚而去是時全不

知其死也明日以牲醴奠西南而奠焚紙千張等數枝後元果馴致于亂全之曾孫以私親為子言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與劉宗序同訪武功徐公曰已午公尚末盡柳良人方出問曰君輩曾見夜來天象否其二人對無所見公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輩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當甚于我也其二人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及妹連吉祥公之言始驗

正統間李時勉先生為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街之坐以檀欂文廟前古木為不敬置百斤加命加先生與司業趙璠掌饌金鑑中一加特重為先生設也金鑑饌曰鑑年壯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恂等數百人伏闕求代由是得光後先生不半載即驟致仕

天僧昇日南善畫山水老音律未樂中嘗至南京供佛曲犬馬魚鼈之肉無弗食俳優妓女之家無弗遊長髮為浪子者數年後復剃而歸惟以畫贈諸大家資其日用年八十餘手染風疾久不死汚穢不可近其徒鎖於一空圓飯自穴中與食被髮數寸儼若一獸終俄而死其果報也

鄒君文質陝西蘭縣人博學多技能早遊江湖若吳中四十年嘗言其鄉有老御史者其姓名元大德間與李元禮同為執法以言不用歸隱深山中精修煉之術國初有某平章自元來降大祖命西征過蘭途中遇之下馬再拜呼曰爹尚在無恙遂去文質父目擊之因知其異人因與往來御史見文質聰慧技藝一帙曰孺子得之可以益壽時文質年少不知貴重趨于梁間而去及質居鄉其鄉人至者每詢御史皆曰尚在但罕見其面成化

寓圃雜記

十七年文質壽已七十九將歸取書為御老之計未幾而卒度御史之年計二百矣

金陵張允懷以畫梅遊蘇杭間其為人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汎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足出酒器獨酌將醉吹洞簫自娛為盜者所窺夜深盜殺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者也此亦可為虛誇者之戒

鄒人都君文信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難保貞底於成立文信為人讀書好古左善楷字里人有徐祐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替為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為高主

兵部尚書江陰徐公孟輪初以小吏校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即中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川以功為尚書一生宦途惟掌兵事亦可也公有德量為吏時人奉以財用問其所從來言出諸已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雖若八座之尊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刀許人畏之如虎晚年家頗饒裕有子登昇泰二年進士立進坊陰陽家以為勳七殺之地其家連死五人三子計首至李老自往迎喪歸鄉人暗祝之曰此去當一擔而回李老至臨清亦感疾死其僕度不能致兩喪遂火化之臨骨以歸果符鄉人之言天之報施固不爽哉

唐宋間皆有官妓仕宦者祿其卒制往往害政雖大人君子亦及之至勝國時愈無耻夫我大山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重殺人一等雖放終身弗叙此聖政之一也

黃石林公一為為江西布政使時嘗中元日晝夜一嬾人祭之覺而所享之物若在尚頗家坊戶舍宛然不忘公怪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于其坊見一老嫗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聞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月日時以復于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日月時與公之生無不同者亦甚異也

通州在京城四十餘里常積糧數百萬石已已胡虜南侵謀至云欲先據此諸大臣議將焚其倉廩適周文襄公恂入京陳倍敏鑄時嘗志憂蓋因論其計文襄曰何至如是宜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令自往支則糧歸京師且免軍運之費諸臣如其計不數日通州倉糧皆空虜至無所獲而去其通變如此

吳松江由嘉定以入于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叔以御史左遷為嘉定知縣到官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即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勞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夫樞得石碑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然則龍君之開河亦有數邦後朝廷旌其能權守徽州至常州卒

李廷字敬中其先懷慶人父其以功臣子尚太祖第七女大名長公主為駙馬拜奕成侯洪武末北征沒于王事敬中時年七歲得親文爵大宗即位公主納其姑恭敬中年已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先生遊敬中為人禮度洒落

寓圃雜記

劉兼壽詩詞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不握步履如四五十八一日無疾而逝

太谷陸孟昭舉政嘗為刑官一日錄囚獄中見重囚皆三木履財不能展轉晝夜夜齒之流血淋漓孟昭憫焉遂買數箇置獄中鼠患息囚德之至死自是獄中畜捕夫

常熟章孟端為御史時所彈劾正統初惟貫忌之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于方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題于壁曰四壁金花春暮燕歸床牙笏早朝回人牙美之

鼓吹古之軍容漢唐之世非功臣之裝不給給或不當史必說之近來苗家子弟悉使奴僕日其聲韻每出入則鼓吹喧天雖田舍翁有事亦往往信人為之可謂倍矣

此陵胡忠安公為大宗伯者作三十年兼有師傳之重後致仕而歸天順於木財病于家時年九十九矣郡守卓天錫日往詞候一日送迎頗周立殿忽夢見公紅袍上帶由中道入天錫不覺驚竊頃之公計音至天錫往吊畢即具奏朝廷當祭禮極隆公早年遍遊名山或傳其常遇異人故才福壽其見夢于守蓋有所託也

吾鄉周伯川為人頗有風致中年棄室入道每至人家輒索酒痛飲醉則飄然而去都不辭謝或訝之則大聲曰吾所飲食者乃天地間物耳如汝汝聞者高之

王鈞

正統十一年大帥英國公暨僕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輔等皆武臣不請經典賜賜一日假請園子監聽講上曰往於大帥率諸侯伯請監所務茶湯果餅之類甚豐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畢設酒饌奉款諸侯伯進曰受教之地皆列位惟大帥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大帥屢請先生曰秀才家便不易稽顙願大帥少寬遂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容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張學士謙文才敏捷日揮數稿凡京師之送行囊賀步出其手頗獲潤筆或冗中為求者所迫輒取舊政以應酬有人求士謙文送某州守文稍易數言與之忘其同州也後別駕之官與守共出其文相祝一笑

江陰有周岐鳳者聰敏絕人百工技藝異端刑名之學無不習而能之嘗避難陝西葦昌江氏數年歸不抵家偶一夕歸其妻不內遂放浪蘇杭間率舟居日未甚豐潔老妾狎媵人疑其能作黃金然所為險險端人君子不與之交琴州錢允聘嘗有詩說之曰羨子才渾未達年未何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榆風雨雁難逢梳心盡逐東流水惟有家山是夢中岐鳳聞之遂為切齒天順中客死京師

吳故姬之西有天王堂其南府土地神像相傳為劉總官所塑甚精絕木樂廟樂陽門舊米為蘇籍百戶偶視此像即伏地而泣人問其故答曰此高皇帝之容也蓋舊侍高皇帝左右五年諱脫甚悲故感泣耳由是遍傳中外

正統十三年福建御史七反被劾劾使御罷舉領兵殺賊失機監軍余尚書激與邵為同年邵思請求救方入都統大監曹吉祥怒其急索邵斬之邵驚入屋後暮時蕭興周先生問在幕中視邵之貌曰公殺氣定矣因厝床下曹不獲而去邵得免死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

邵人張淮字豫源工於詩才甚敏提春日賞狂舟於留家為人所激席間一韻作詩百有人牙傳之有蜀人徐山甫者以詩自誇寓邵之寶積寺坐必據中席每呼高揚諸公之名而貶其作吳中詩人為之不平因呼豫源借往豫源素不修飾以微服居末坐若無能者客曰碩先生賜教徐即誦數篇皆平時得意之作豫源默和其韻徐乃誦畢豫源和詩以示徐見其太速詩又出已上大有綠色夜半逝去豫源家會嗜酒年三十五客死顧山周氏墓旁散落不存

嘉興葉某嘗為府林後仕至通政參議宣德中與大理寺少卿熊葉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聚寢廢言即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御史曰諸兄當勉其在此喚了少打罵今日至是察大報棄之為吏也後陞某部侍郎卒

吾鄉沈景賜上甚驗未樂中驛取至京太宗會午門上布封乃聞英國公征南事景賜占曰此大勝之兆明日正午當得其捷音其時果有雅騎至報生擒黎賊盡得其國一刻不違上大悅賜景賜鈔幣遣還故里

陳御史祥天性剛毅雖家人亦不假以詞色宣德七年進真氏大學行義勸宦廟日勤聖學上覽之大怒詔籍其家并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衛獄者三年傳管書卷上安嘗得釋偶都御史顧位

未過公命珩等出拜但曰祥素不能此輩為祥所累未拜竟避之以歸

宣德中胡忠安公奏取四十歲廢膳入監依次出身即富文忠公一舉三十年推恩之遺意也公初與鄉人王守正同學舍公官至大宗伯守正貢期尚遠因制此例不欲私干一人故通行天下後守正亦至春官主事

劉廷美為刑部主事時若京師與徐武功劉原博諸公為詩友每相遇談論或至達旦帝廢除廷美官舍無抑原博邀之守歲因廷美挾所藏鍾馗畫像求題原博遂援筆大書一詩于上明且符歸縣之中堂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視于几上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是日朝

深劉定之黃廷臣西學士首至見此詩各摘簿一葉錄之以去朝士繼至者皆摘錄之頃簿已盡矣廷美晚回索簿閱賀客以而往報家人告其故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舍人金本清戲謂廷美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一時京師傳為奇事原博詩曰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念成羣跳狂鬼倒提

二入黃河水血酒黃花舞秋 蟹看火明月羞 棟窠影黑啼鴉亂烏帽是行事礮胸刺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益駕颶風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挽回有東方又生白

嘉禾周伯器先生作文未嘗起草頃刻數千言屢出奇怪遠近求者甚眾有卷數十卷蠅頭細字皆其手錄年八十餘精神不衰日猶抄西漢書金梭其誤用功之勤後莫及也

陳大史鑑字緝熙吾鄉人父膏戍邊以沒其母再嫁一百戶父沒時緝熙尚幼長依道官施道常為後讀書刻苦中正貌戾斥進士及第校官翰林景

春初因使高麗

使之交趾回道過吳中適大理少卿熊傑迎撫茲地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凡被誣者隨至藉沒免號之聲不可聞公與熊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險之說諭之熊不將公至京請見陳奉使事遂以熊革其奏 宣朝覽之測然即日召熊回京而以周文

公鄭當時方之雖傳令一宿必欲整潔蓋其素性如此 予鄉馬壽字公素讀書詩文不踴躍前人為相城沈孟淵徵士宿甥授美田宅公素不顧吝人有欲者輒與之其你身過快凡出遇橋梁之危水之深淵處必舍舟登岸不憚徒步之迂舟人往往為之不堪平生好手抄奇書百餘種筆畫端楷恒以自隨左好釋典深造其理舟中每置圖說佛伽諸經于案脚味而坐明誦不輟聞者皆驚笑每至冠紳與故人之家番必數日而後及嘗一夕隣家火起延及公素公素一無所取惟頂巾躡履執大袍燦然立門外人或以慶先生戲之則拍手大笑景泰五

大理少卿吳興楊先生復在南京時頗食家畜二豕日命童子于後湖採萍藻飼之有法司官家人偶與童子爭且毆之法司官以先生不能避嫌先生戲作一絕句云太平門外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一點浮萍客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崑山縣官有典史者體甚肥一教官年頗少嘗會典史戲教官曰二三十歲小先生即應聲曰四五百斤肥典史聞者為之絕倒

大醫院判劉公士宿余妻祖也承樂初侍 太宗左右甚見信愛暑中 上紫一帶乃龍腦合成者問公曰此帶何如公曰龍腦寒腎惟有香耳邊合解之 上晚得風疾嘗服麝腦諸香藥問曰可服此藥否公曰香藥如油入麵終不能出 上遂已之公之得君如此

未樂甲申科廬陵周子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五簡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于後此即昔二宋故事也 郡人有韋政者貌大不檢人稱之曰韋大夫平生好計凡官吏之貪酷豪強之侵漁人所不能直者破其計則必去其人乃已宣德正統間累繫獄幾死後得脫避禍余鄉者久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君臣故事數則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從父王潤翁酒間戲謂曰如君之所談之蘇通鑑耳蓋吳人愛以芝麻點茶帶者必以紙裹投之有一帶家藏舊書一卷旋摘為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一熟讀每為人談或扣其編則曰我得之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

宣德五年駕幸少師楊士奇第時漏下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出迎但見儀從充塞香氣網緝不知上所在惟面北而拜 上倚東閣看月笑呼士奇曰朕在此所賜已免庭矣 上屏左右密有所問人不能聞頃之 上出余少時問范山觀中書以嘉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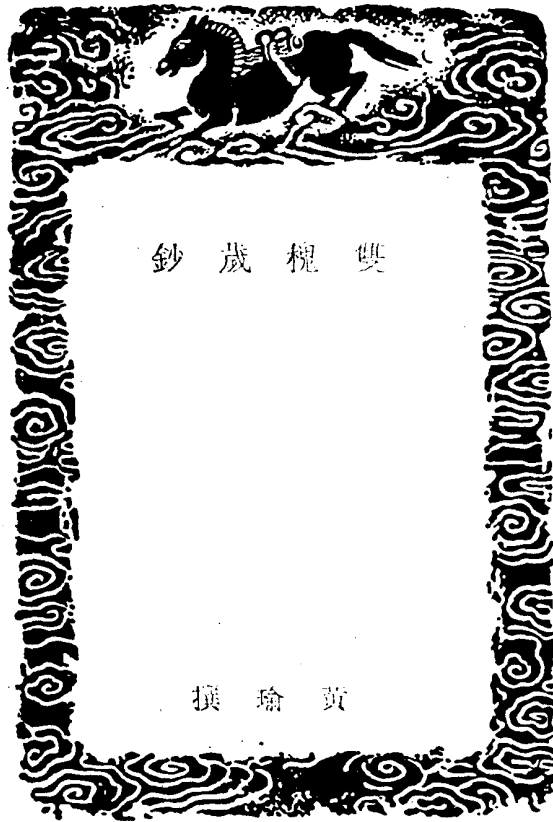
甫字載而後其家果驗

從父赴禮營與金陵人陸某交陸合有貸人白金五

十兩爲用其券詭書從父姓名木幾索金人至從

父知之曰陸五故人也即以從母替珥之屬爲之

貸償不令家人知之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公諱瑜字廷美其先爲州人系出度支員外郎漢卿之後五傳至郡而迪功郎重載嘗獻瑞麥賦子朝奉雍孫西臺侍御史憲昭曾孫宜慰副使從簡皆顯于宋元間及侍御以忠言謫南海生宜慰勤王有功生子教號疊水弟敏領洪武癸酉鄉薦教生溫德溫德生源遠府君源公之父也世傳仕業自疊水以來始潛而弗顯隱休鍾慶實發於公之身惟公賦質重厚稟性寬仁克養之深金純而玉粹若受之廣山納而海函爲學絕絳阿山之習而惟聖賢是希焉爲文去拙擢離鍾之華而惟本原是務焉孝友周達于家邦而觀其德者心融寬猛施于政治而聞其風者誠服至接物應事和不而流犯而不校恂恂如也公在胎教時母太夫人伍氏夢赤馬入空覺而婉焉故小字之曰馬兒幼有短捷頭角嶄然不隨羣兒戲弱弗遊里塾適童生屬對曰黃精題朱字方指授采色門類各俯思未就公應聲代之曰青梅點白鹽語甚卓犖近似調羹師奇其聰悟源遠因遣就學授以孝經論語諸書過目成誦每謂所親曰光裕我家者必此兒也既冠授書經窮晝夜手口不懈源遠恐其成疾輒禁止之公得侍講林環講義乃竊誦默誦大得其旨適提調甄收俊絕遂入邑庠爲弟子員英傑特異文思雄偉不羣流輩未之知也獨同邑李君智見而推許焉因納交莫逆後遂妻以女弟時番禺東井陳宜之先生以五經授教遂相與館于廣城卒業其門而學益進講習之暇則修室祠營居室凡禮主之制祭祀之儀昏喪葬必徵文公家禮行之源遠義

雙槐歲鈔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雙槐歲鈔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三

方之教素嚴公事之惟謹應門總務咸得其歡心每朔望晨起謁家廟公必豫備豐粥以俟晚有疾旦夕侍側不離左右甚或夜分乃寐藥餌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歷寒暑十有四年未嘗怠也初太孺人厭世時年纔十二即知哀慕繼母李氏鞠養之既長敬奉如親母及遭源遠之喪踊泣幾絕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殯斂送終之節凡當時指紳之所不能行者務盡其曲折冒荆棘以求兆原日行數百里兩足潰血不自知也時兄瑄弟珩各以疾不能襄事營辦之費皆自己出未嘗吝焉兄弟分有其業公不能止盡以付之一無所取歸自墓所敝篋露器銀杯三枚皆盡取去且語且捩亦不與校已而瑄珩析至無以家公出已贖還所居第賜給之終身珩早夭撫育其二子克底成立爲之立家室給田莊其孝弟慈睦出於天性蓋加人一等也親既沒後益自振勵學日有名景泰丙子科遂登鄉貢進士第燕鹿鳴日慘然泣下衆驚問之公技淚曰余永感久矣父母能教我而不及見我成名此所以悲也語次益歎不自勝同列成爲之感歎士林由是實其爲人計借北上試禮部登乙榜不就遂遊太學會天變求官上疏言六事忤權貴與濟伯楊公善欲細之輿論不協乃得免居京師八載當時名公如王太宰綱薛侍郎遠李學士賢邱學士濬皆器重之李欲延入館閣不肯作七誘以明志然數奇竟不第甲科歷政司徒日久以材幹開御史缺員銓曹署公名有揚州俞姓豪緣成傭者非公得之或使進賄公笑曰功名高下自有定分爾節求進吾不爲也既而兩廣兵興旨意不限士之貧賤惟其賢能則授以收民之任公遂得惠州府長樂知縣邑治僻在一隅居民狡獪前令往往不能行所志公至乃闢田里以阜其俗興禮義以化其心上承下御動中肯綮政令每依寬厚而略以猛濟之故聲色不施而蔚然欣服初家戶不供糧稅上官每加譴責莫可誰何公習聞其弊知其必出於里胥強橫之故至是果皆乘肩與衣羅綺導以鉅師來見公被之於庭示以禮制由是闔境服舍無違式者又有台某者將履任時擊舟來迎趨事甚勤冀意公必假以顏色尋以微糧不完與衆同罰遠近益服公之無私通租匿役無有敢隱焉者矣凡避盜流離他境者聞公治聲還以數千計戶口既滋遂增置二里而邑益庶丁糧既盛復增蓋二倉而邑益富至於宿蠶藏奸亦披挾殆盡雖古之善爲政者無以加也始蒞學時見其卑濕逼近城池且狹隘不足爲樂育之地慨然嘆曰吾事也遂具實遣人開於上并申合尉巡撫巡按布按二司皆允之乃捐己俸三十石爲之倡聞者咸欣躍出資以助買城東東營民居地撤其舊而遷建焉甫四閱月而經營告成至於增遺橋梁驛傳舖店皆興修無遺政暇則至學與師生講論經史考試講業聲譽不倦時富室多爲義官如顏莊輩惟塞門乃肯充庠生公思有以感動之因老人陳姓者其子入學躬送至其家莊盡以不見限爲耻於是就以子弟遊泮爲榮而弦誦之聲洽矣科目久乏人自公興庠庠序會瓊林廣相繼領鄉薦而亦公素所鑒別者也公視民如子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夜哀於焉聽訟時公門大闢民或不持牒徑行赴訴詢之多得其情輒撲開問呼少孤者必流涕釋之有孀婦爲豪民奪其園池公廉得實即斷還其業民以償負爲上杭商所賤者以俸金代還之符吏或旅寓獲疾則使人爲之調護尤憐獄囚每朔望必解桎梏淋沐飲食之莫不感泣願天祝公之壽偶以事久寓於外歸未抵城獄囚聞之歡聲如雷府經歷黎獻見而駭

與以爲公之愛民無所不至。罪人如此，他可知矣。府太守吳公繹思，尤加禮重焉。侍御慶公晟、驛殿候侍與事諸令如奴僕，獨雅敬公，始開館名，即加褒獎，尋薦諸朝，訪察閒，且樂從公之言，有冤獄淹禁者二十餘年，欲置之重典，因公之言釋之。其他重犯多斃盡下，每救盡之，全活甚衆。與事有嫡庶，田產積久不能決，吳太守委公往勘，公爲開陳，因心之憾，於是揮涕自責，讓爲開田，雖異境之民，而亦化公之德，如此。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邑民流涕，骨體至今夢寐猶不能忘。避公嫌名，至於舍黃魚而不食，愛戴可謂深矣。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覲觀戲道，云驅疫疫，公禁止之，其風遂革。又多盜賊，公以德化之，牛羊盈野，而人無敢竊者。秉性剛介，苞直無敢至門，惟勇於爲義，嘗有賈途遊太學，貧不能往，盡以月俸贈之。又厚賻蕭庠吳瑤之父喪，裝無留財，家人雖有吝色，不之顧也。人有饋送土物，雖至微不受，惟禽鳥則受而縱之，民化其仁，家無儲置網者，恆相謂曰：黃父母恩德猶及羽毛，而況於百姓乎？成化壬辰，家民黃新特富，殺人，上可以其無屍，欲出之，公默禱于神，忽有大蛇蟻，折左股，入視池而斃，公呼新謂曰：汝折其左足，埋黑水塘中，人告我矣。新遂驚駭，輟服，遂得尸，人呼天誅強暴，有此應也。未幾，蕭庠事若錄，因至惠州，受新銀三百兩，欲以爲疑獄，公堅不肯，爭曰：供證明白，尸既獲矣，又何疑焉？若不得已，假作行提官吏對證，乃再勒結，里排陳曲，俱各證新情罪，當始審決。單新遂乘市，公即乞歸，俟侍御晟以已登薦，刻留之不得，于時行李蕭然，錢不滿貫，行方半道，忽甲而持戈者數百，奄至，公嘆曰：行囊甚空，盜胡爲來？至則涕淚雜拜，各出所有爲贖，公堅卻之，因謾送，至山谿開而去，蓋向所化盜盧公林也。盧爲長樂劇盜，首剽掠鄰城，邑人最苦之，義官李允設計擒至，自以爲不賞之功，公諭以理道，盧感激願爲良善，遂縱焉。允快快，嘗欲盜再發，以見尤，然竟無告，被竊，嗚呼！去後之思，梗化之徒，猶然德澤及人，一何深哉！其後邑人欲建公生祠，繼公爲令者，安成李君順，使庠生魏鳳等來求，公謙讓不居也。僦游田里，餘二十年，恆對人言：以不致身廊廟，爲歉建一亭，對植雙槐，因以自號，且曰：吾修善以取必於天，後裔能再植其一，則吾之願永畢矣。遷居廣城之省前，隣之人咸薰其德而良善，以宏治丁巳三月二十二日卒，于正寢，距公之生，宜德丙午正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所著有雙槐集及歲鈔，書傳旁通，行于世。配李氏，同邑大槐人，即江州判官智之妹，有淑德，克贊公。子男二人，曰謙，曰廣，繼妻陳氏，宣之先生季女也。長孫金章，出就外傳，次金履，猶在襁褓，廣娶阮氏，肖出，揮使之女，女子二人，名士葵，紹何彬，其婿也。公屬纊之先，預知遊期，晨起猶酒掃庭內，哦萬里銘旌詩，其夜間僕黃亞三曰：三更乎？已而報曰：三更矣。遂端坐，頌然而逝，其樂天知命如此。公德學兼備，名動朝野，而膏澤不洽於天下，論者惜之。其流光貽慶于子若孫，當永永無窮矣。故撫拾大概，以俟國史實錄云。宏治丁巳春三月己巳，與國同知同年，蘇生番禹謝廷舉撰。

雙槐歲鈔目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講經典感
 春王正月辨 宋元通鑑
 嘉瓜祥異 文華堂肄業
 禮儀尙左 禁水火葬
 御製逸詩 何左承賞嗣
 尊孔衛孟 尊孔衛孟
 宋復元響 宋復元響

第二卷

國朝三部 中都閱武
 國子試魁 聖旨立坊
 兩魁天下
 丁丑再試 劉學士
 邑俊升郡學
 姓名相同
 臣節忠謹 詠初月
 御寶文移 姓名相同

第三卷

三丰遜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柳庄相術 金尚書際遇
營建詳異 觀燈應制
周憲使 龍馬
古註疏 過撰九六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經書對句 衙甲吐卷
歷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謫官盡職 賜降虜姓名

第五卷

閱武將蓋 內府教書
倭國逸書百篇 朝觀旌勳
士夫孝行 揚屋知人
周鳳鏡暉 戊辰登科錄
冤魂入夢 己巳禦廣諸將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元洞極潛虛
麟神頌冠 先聖大王
性敏審斷 龔指揮氣節
王忠肅公 薛尚書論禮樂
非非國語 張都督不欺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冠始末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登科夢兆 湯陰精忠廟
莊周亂名實 薛文清公德學

絕句近唐 古廉鼓鐵編圖
名公詩賦 全寅王泰卜筮
夜見前身 河套墩臺
四代通禮 始修清操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宮
祭公芮伯 襄邸朝禮
萬祺祿命 鶴橋仙
獄囚冤報 極人妻

第八卷

南京科道 莊定山
伏闕泣諫 詠竹言志
龍洲魁議 妻救夫刑
文武換易官秩 會試論表
京官折俸 援溺得子
荆襄兵兆 卜馬益
東海二仙 虎臣進諫

第九卷

孝樞誕聖 進御膏夕
謫仙亭 湯李自相標榜
籌邊朔治策 劉王疑冢
給由賑濟 瀋陽雞異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哈密 蘇魚辨
邱文莊首行 保舉神童

第十卷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 思奮庸于時 領薦後 即舉家游宦 十有五年於外 乃返會城 以老故 見聞 甚當然 必參伍研 歲增月潤 始成是編 惟館閣一二事 猶闕疑焉 比佐竊祿留院 堂之東一鉅櫃 局 歸案 雖與元年 精墨完整 如新 因據而補之 洪武中 科第及水樂初 吉士姓名 是也 憶孩提時 府君 抱哺 日晷 諸膝 先考過庭 時時問及名理 神化 披閱 諸類 諸書 且誦且談 既登所疑 則笑曰 程朱語我 矣 又奚疑焉 其篤信如此 聞報時事 輒嘆曰 蠻夷猾夏 寇賊竄穴 雖帝世不能無也 然明良率作 修

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哉。竟何如哉。江湖之變。形諸鈔中者深矣。及佐七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溢眉宇。遂遣就外傳。今恭聞是編。音容如在。成念罔極。爲之慨然。因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尙寶藏之。嘉靖癸卯秋八月既望。率直大夫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嗣孫佐頓首百拜謹書。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黃衷拜

雙槐歲鈔序

夫著述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蓋敍古者。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詒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鑿水於確。惡謹以廢鑿也。賢重於公。惡聞以妨賢也。功即於會。惡紊以隱功也。作實於理。惡謬以飾作也。斯纂述之恆局云。予觀長樂令董公雙槐歲鈔。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爲書。言乎其古也。見羅羣籍。維典乃憲。譬則武庫洞開。神物煇煌。釋其擇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據日月而臨寰漢。昭其雅矣。言乎其才也。采登弃瑕。而告靡德。靡其公矣。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也。辭辭謠諷。招撫罔漏。然卒規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秘。鑿戒其備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於快於先。視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抄富。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萊慕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稽。古詳。東萊慕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稽。以紀載。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羣其才。內躬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格於三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君。相世弗離。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雙槐名亭。始有侯耶。王氏徵之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雙槐歲鈔序

宋左禹錫。貢諸家雜說。爲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爲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余觀於黃公雙槐歲鈔。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長樂黃公。南海人也。繼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選。日積月累。始景帝嗣位。七載。逮孝皇御極。八禮。歲鈔乃成。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告。書焉。德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關繫。殊非裂道德。乖倫彝。佛經背正。莠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爲卷十。爲日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其焉。許者。以爲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煥奇字。如揚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兼其長。亦必訂古語。爲鈴契。究謬。該爲稗官。搜神。惟爲鬼董狐。資謔。浪調笑。爲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該圖爲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儒者之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矣哉。我朝宣正。以至宏德。館閣臺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爲錄記。談說。自成一。家。邇年尙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堂言。博物洽聞。殆與黃公斯鈔。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似。幸不棄於泰泉。庸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

不遺。懸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臨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督。清遠巡撫。山東。兩畿。大庾。劉節書。

雙槐歲鈔自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疎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緲之所紀。小而芻蕘之所談。輒即鈔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於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凡聖神功德。先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書。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奇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隨隨擇焉。而不精詞藻。俚弱語焉。而不詳。蒐括疎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為飾。轅覆。韻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于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為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大明宏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史。香山。黃。瑜。廷。美。甫。謹。書。

雙槐歲鈔卷第一

聖瑞火德

香山 黃 瑜 廷 美 撰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遠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者也。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深州之鍾離東鄉。皇妣淳皇后。陳氏。皆夢黃冠。饋藥一丸。輝輝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歷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取水。深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帳。鄰有二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臥。忽燈燭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葬仁祖。淳后之明年。為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即吳王位。元年。丁未。即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煨鐵。初出于爐。上有火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又仁祖先家泗洲。肝胎。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算入皇明。暫攜諸將停蹄騎。來看中原第一城。

詩作於元而皇明之句。又與國號相符。然則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丞相忠勤伯汪宗。乙未歲以儒術召為令史。余除照磨正軍都諫事。太祖於草昧之初。謀行首。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伯爵。尋與胡維庸並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鳳池吟。有奉旨講實之初筵詩。曰。臣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編成巨帙。進供睿覽。元之泰先生。良卿周先生。侍坐上。躬親檢閱。以實之初筵一詩。命臣廣洋直講。解頤念學。問迂疎。是發揚古作者之微旨。據經引註。敬為演繹。上亦為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齒。尚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今以可為之年。當有為之日。何不激昂。勉耶。仍命臣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為自期。視武公初意。尤昭著而決治矣。觀其所錄。蓋在為都諫時也。聖祖嘗與王之時。崇尚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即欲見之於行。而又上下交相勸勵。如此。真可為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者。浙江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泰元之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卿。不知何許人。相傳初渡江時。聘秦。周。邱。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情邱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耶。見於御製文集者。可概見已。今得逸詩二首。賜都督楊文云。大將軍征膽氣豪。腰懸秋水萬度刀。馬鳴中宵乾坤動。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賜番世法師文彬風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天氣涼。西風凋葉裊長陌。清霜將降雁鳴天。淮之南北盡平川。荆山神禹鑿。役使多幽元。禪心若欲與對越。切莫將心戀丹闕。野人木與紅塵隔。且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真所謂昭回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萬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覽川流之不息。隨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黃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賞品許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如瀛洲。何不盡飲。瀛洲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恐不勝杯杓。志不慍氣。或致於禮。無以上承龍光。俯上曰。卿姑試之。瀛洲席而飲。將微上復顧曰。卿更宜酌一觴。瀛洲再酌。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瀛洲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對曰。天威咫尺。不敢重有所遺。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瀛洲面變頰頰。頓覺精神。遊漾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醉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帳。特何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島嶼。開澄江兮。水洋洋。為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泛瓊漿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履踟躕。

美秋於今共樂。但有益於彼。今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瀛既醉。下筆歌頌。字不成行列。而綴五韻。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五拜叩首。以謝。上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開而橫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賈。彭與孫皆吾廣人也。

春王正月辨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著春秋師說。述其師黃楚望。春王正月辨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夫子所移。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濂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一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證一也。信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多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非時而狩。所以為譏。譏以為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為獲麟耳。決不可強以為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月為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程氏。論者。若春秋或問略曰。周不改時。惟改子月為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溫和也。三陽為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冰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周以子月為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沒人之職。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為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即仲冬也。斬冰即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孟子謂舜麥播種而禘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然。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周官註疏。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為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杜元凱三失。撰為長。歷以從左傳之說。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于此。迨伊川謂春秋假天時立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夏時則寅卯辰戌春月。周月則子為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為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按兩說亦各可通。文定以春為歲之始。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梁直以春為歲之始。雖建子亦可為春。猶子時為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燕享。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

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害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獵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監於二代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爲春而狩田以中春爲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爲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爲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終覺周月以子爲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輝事張士誠爲編修國初徵爲修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於世雖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尚書顧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顧孫曰吏部尚書仲上章辨僞學諫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仲子曰工部尚書德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選而幸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經即著之孫也成化中建陽知縣張光啓通鑑節要盡去經之經而併元史入焉惜其書詳者略當略者詳諛諛尤多如聖宋非強楚濟淮與汨羅平生伏忠信蓋宰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較通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魚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庸介詩且改強爲狂蓋室爲今日較通爲魚龍可謂諛諛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詩乃以爲王野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真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真而以宋郊廂焉精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吳威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諛諛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耶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錄何左丞遺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躬振甲胃往擒仲玉以歸成築塔自守乃使其弟迪曉將黃從簡高彬頓兵圍之久未下真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爲表帥之術成奴曰阿巢者甘焉時真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真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慚謝曰始以爲貓孰知其虎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餼烹奴且駕諸轉輪車人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權此刑也又數人鳴鉦督奴燒燻火奴一號則率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其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若頭子密不能過也真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多所規益李質據有嶺西真欲併之以從簡諫而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略得謝所錄而後知其詳因收入焉子祖母關氏南海山人雖出軍旅能服勤督儉自洪武王中稱未亡人足不出園嘗護先世行事謂高祖保全李元帥正謂此永樂奈宋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攜惟持牌牒陳其面額天哀號風火回得免燬燬今家乘得有祖母之功也

楓林王課

楓林先生朱學士允升升徵之休寧人博綜羣書皆有旁註至於數學卜筮靡不精究早從資中黃楚望游偕同郡趙清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真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爾也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真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實主爲之絕倒徙居歛之石門館于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母所苦楚幾於絕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經後允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且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門尋於所居山前創蓋草舍數十間鄉人推之指以爲問允升曰後或車駕臨幸休軍旅於此爾丁酉秋天兵下徽高皇帝素知允升名提兵過之果令軍士休其下允升既被召問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遂預帷幄密議問所願欲曰請留宸翰以光後圖書樓上親爲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隨行更問之允升踴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不淺矣後吳元年拜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語詞曰容我同姓之老實爲者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故元告歸省墓時年逾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咏或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還家其事聖祖以講究大禮儀制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殺資家園產瑞瓜同蒂駢實以獻高皇帝喜曰靈脫之瑞也資資之御製嘉瓜贊祝其世生公侯人以爲張氏致此必昌且大居無何邑人有與其弟殺恭同姓名者坐事自經死有司掩捕其弟以塞責殺資走訴闕下或渡之曰訴之且得重罪不聽訴之併就執殺恭勸曰我被誣有司命也兄何爲者殺資曰吾弟之難笑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免之殺資妻胡氏與其三子伯達伯安伯啓皆誦成崇山伯達尋調亦水卒伯安留其弟養母躬往繼成焉既去而母亦卒人益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史人以爲理復其常然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瓜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興衰固不繫乎草木以爲災祥也

文華堂肄業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能會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爲諸俊秀肄業之所堂去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二十七永豐儒儒寓南陽府開陽縣其次王輝年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慶府河內人張紳年二十七洛陽人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內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璉年二十三濟南府長山縣人次則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川縣

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隸州人召見賦詩授官賜子亦如之於是唯等受命入堂中讀得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相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視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龍錫甚厚濂雖司啓道願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詢及肄業執進益濂對曰無如張者因備述其傳才請錄為弟子員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上命應奉殿番趙震暨唯等回家祭祖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鄭傑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出為參政惟張紳願就南陽府學教授時禁筵宴把蓋換蓋謂之胡俗馬亮為河南參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陪飲離席把蓋和叱亮出對眾責諭以違禮禁制之張鳳為廣西參政與同官蔣學按察副使虞泰僉事李湜相與燕飲交互換蓋醉後致爭遂為刑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勸百官乃洪武十二年三月也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者有若無臣不能不令人感嘆也水東日記以王璉為姑蘇人蓋誤云

符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飲唱居嘗以豪傑自負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國朝一統乃詣京師獻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旨即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已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士宜令天下通祀祀本之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上覽孟子至士芥寇讎之說大不然而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祀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與機自隨相胸受箭曰臣得為孟柯死有餘榮上見其詞切出於至誠命太醫院瘞其箭而孟子祀得不得廢一日召講虞書陸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佞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算孔衛孟正色立朝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恩大夫以上則無服陛下貴為天子而臣為庶母服恩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著為禮制甲子九月孝慈皇后喪除册李氏為皇淑妃燕賜百官有差郭氏亦進號皇寧妃沒而服衰以母視之册而號皇以君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臨州人父傑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陣亡見劉學士集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羣臣奉上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為左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凡立

者符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右為尊就坐以左為尊甚得禮意由近登殿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開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無地官司設為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沒遠方子孫無力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讎

胡元滅宋于崖山其禍烈矣帝竊既降封瀛國公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則是未給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為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為僧俱坐說法乘見殺其母舅吳澄全翁夢二僧曰我趙赫也後屠屠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讎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收死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毫縣其地舊有明王墓因以為壇遂號小明王改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省以吳國公為大丞相卒啓我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借義伐亡道秦者為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立懷王孫心號義帝沛公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神神降于司馬昭柄魏時卯金弗祀符實為之劉淵既僭稱漢帝執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本支盡殲于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是為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祿廟燼而神堯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讎大抵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耶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苑孫典籍仲衍號嶺南才子工於集句彼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最孟傳奇體以資談諧爾彼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趾遠躡舟西湖小蘇堤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畫山深竹無人聲二客醉臥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筆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做衛夫人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髮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鬢骨已成闌闌上露華偏濕藍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葉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離漢漢行田田遠離野菜飛黃蝶慘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千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

鵲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腳垂垂。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蟬與殘聲過別枝。青塚路邊南雁盡。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前身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遠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為郎憔悴却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挂翠微。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殷勤為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殷勤為探看。其九曰有効。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環空歸月夜魂。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釀玉借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寄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浮王德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乃人閒意態也。方欲再誦。視而燈為北風所滅。月亦煙隔。林木漸灑。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立。即還室掩戶。取鏡而臥。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衣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凄冷。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彷彿若有金支翠葉。導從其前後。隔竹先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備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悠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柏。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聲則唧唧。若為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異。天桃猶下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變有華。燕子銜將春色去。夢中猶記詠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魂香弔畫客。夢中同聽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嗟。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滿天。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後知多少。巴蜀尋常春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華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修道半緣君。春愁冉冉帶餘醒。珍重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意。惜憐風月為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前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為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劫體詩三首。白拾玉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髮生別離。南園綠草飛蝴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為誰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盟誓嘈嘈十二灘。遠船明月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遊絲落絮春波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歷歷而不窮。如孤風之鳴梧。桐離龍之吟水中也。歌闌余不覺泣下。亟趨見之。環珮餘音猶冷然也。謂余曰。妾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亦驚覺。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數百年矣。或其餘魄也耶。余怦然自失。醉以椒漿云。

雙槐歲鈔卷第二

國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南京既立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舉行。三年。改臨濬府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在臨濬府舊城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皇城內有萬歲山。南有四門。曰午門。元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宗廟。大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元武。遼山。父道。子順。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第。於洪武門外。立圓丘。於左甲第門外。立方丘。與南北二京為三都。其後北京不建。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徙府治于新城。即舊會同館為之。賜名鳳陽府者。以在鳳凰山之陽也。迨永樂中。建北京于燕。竟成聖祖之志。而三都備矣。昔漢光武以南陽舊宅為南都。故張衡作三賦。西京。東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學士時勉陳詩。講學皆作北京賦。而南京中都反不之及。豈所以闡揚洪業。昭示萬世者與。後有作者。追蹤周雅。歌咏岐周。魯錫之義。雖賦三都可也。

中都閱武

蜀獻王諱椿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內典。上所鍾愛。既封。呼為獨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命王閱武于中都。長史太原王仲禮等隨侍。蓋中都乃上故鄉。實龍興重地也。王至中都。首關西

室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儒生探蹟經史。商榷異同。沉潛玩味。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荆。掌中鄒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明年揭忠孝為藩四。大字以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來復為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寶訓堂于殿之西。尊奉祖訓。錄于中。先代帝王大經大典。咸列于左。亦令來復記之。會刑部與前編修致仕蘇伯衡為會試主考。伯衡告歸金華。王召之至中都。入見西堂。館于國學者。講道論文。殆無虛日。且又勸學延師。給以廩食。教育。冠衛百官子弟之俊秀者。俾各有成立。上聞而益愛之。二十二年己巳春。遣使召還。其年遂之國云。來復字見心。豫章人。有蒲菴集。國子祭酒李鴻漸司業劉承直皆求為記。師儒且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會紀事

北平劉憲副。自紀朝會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覲。明年正月。至京。則朝廷更制。內外官率九年為任。又聞有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予以留滯。道次弗知也。是月十有一日。予齋所。書事。赴考功。監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往復任。今宜諭在通。宣令聽候者。東宮可之。越二月十八日。會事。劉崧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與山西副使楊某。江西副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兼等。又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普。與浙江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會同館。凡四十有九人。其始至者。皆齋沐。其朝冠朝服。以次早引。奏如儀。行朝禮。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期。儀禮司正。戒各道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衆各常服。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皆先入。文武百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欽列于丹陛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趨召。知上已陞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歷西階。折而東行。遙望見金刺紋團扇。夾御座。正南而北。位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使一人。次則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其後。奉天殿新成。土木疏樸。未焚飾也。上冠通天冠。御袍負山字。金漆素木屏風。據金椅。下施草席。為天顏。清怡。玉音暢亮。宣諭丁寧。繼以戒勅。特命戶部尚書倪斯。以官段四表。賜余奎。賞其前在山東時。實封言事。剴切云。宣諭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為三月朔日。司正具戒。入辭。衆俱具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階上。既陞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行禮。禮畢。趨退。由奉天門。未竟。有旨。召復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禮司。收服矣。後行者。則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仍趨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頗喧雜。上厭之。乃徐步出殿門。降階。臨于丹陛。將坐。見臣等且還。至乃直而趨出奉天門。度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特甚。衆俛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為。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

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為奉職矣。是日聖訓諄復。視前日尤嚴切焉。拜辭禮畢。上將起。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暨返殿。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其借來。上既入。乃自東廂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華臣登自西廂。遂列憩于殿之右掖。陳九席焉。云有旨賜膳。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司正按察司官謝賜膳。勅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以次辭謝而退。又明日。齋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起船以歸。實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平。追錄前所會憲官之爵里姓名。為一帙。以識好會也。聖祖之親近外臺。戒教諄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禮制近古。迥與今異。故錄之以備考云。

西域歷警

漢律歷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時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歷。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歷。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為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歷者。相傳為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九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歷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歷始東。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歷也。得西人之精乎歷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為歲。於文從步從。推步從成也。白羊宮于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為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教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千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開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歷書與。當俟知者考諸。

國子試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場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為魁。且中者居半。九月。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自此科舉日重。非由此進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為考官。取中式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輪。乃浙江新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上喜甚。陸為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教諭。許之。及殿試。有司奏論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上夢殿前一鐵釘。綴白絲數縷。懸殿日下。覺以語左右。莫知其為何祥。及拆狀。元卷。乃花輪也。上嘆其不叶夢。取第二人為首。已而得丁顯。姓名與夢相符。遂擢為狀元。顯時年二十八。子寧次之。給又次之。三人皆拜修撰。而第二甲馬京。齊麟。為編修。吳文及三甲蔡福。南為檢討。子澄。抑置三甲。與顯。顯為翰林庶吉士。久之。子澄亦授修撰。云或傳童謠曰。黃練花。花練黃。上

其器以給及子澄年少高科。故抑之也。顯字彥偉。建陽人。德業文章無間焉。嘗得其題閣詩云。公子善居室。...

聖旨立坊

洪武戊辰會試。以蘇伯衡及李叔荆為考試官。得京闈新解首施顯為第一人。謂傳臚必復叶上。前夢矣。及取狀元。乃監生任亨泰也。...

兩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貢士會試者六百六十有奇。中式者許觀貴池人監生。張徵絳州人監生。...

海定波寧

鄧人單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旨。得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國號同。請上易之。...

王俊華司憲及韓安二府長史黃章同坐。觀杜詩絕句云。舍下穿穿壁。庭中藤刺籬。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丁丑再試

洪武丁丑會試。考試官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寶坻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者。入對大廷。...

劉學士

劉學士三吾者。長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舉保赴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贊善。戊辰九月。上御製洪武

範莊成命序其後。聖覽批曰。理道精詳。始終無疵。暢然哉。由是陸學士。辛未三年。考滿。吏部以老不稱職。奏請降職。上宥之。給與半俸。時年七十九矣。明年東宮構其老令支全俸。亦不辭也。癸酉二月。外孫單慶以府軍前衛千戶坐藍玉逆黨。伏誅。女良玉。諱刺。發瑣房。三吾坐是閒住。明年九月。還職。乙亥。奉旨教。趙聖命子暹等寫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筆。寫母字。先從右起。上詰之。則對曰。此王羲之。趙子昂書法也。出對句云。江面魚拋尺。又以御製詩句為對句。使難為辭。上益怒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上特宥罪。諷成焉。嘗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徵聖政者。其一曰。武昌子子仁。洪武乙丑進士。改參軍府。庶吉士。出丞。郭縣。改山東之昌樂。任滿。考老保留。即陞知縣。為丞時。同僑令入觀。令坐不賑民饑。嘗死。乃經子仁。子仁實未到官。會設總理長吏。證子仁當連坐。察司聞。丞無押字。當還職。吏之母訴丞。今為令。若還署。妻之子願斬首。法司曲議。丞已在任。當如其吏罪。大理駁之。令不聽。丞首故丞不押字。安得與吏同罪。竟得還署。方欲行。邑簿以貪墨。繫都察院。更經子仁。子仁與對簿。又服罪。上聞之。召謂曰。汝清強吏也。賞賚之。使還昌樂。抵任未久。青州官匠。通在昌樂。子仁械致青州。事相連及。刑部行提。於是著老六十七人。條列子仁治狀。以聞。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察汚。則旁累見。遂即陞青州知府。賜衣一襲。寶鈔二十錠。其二曰。洪武癸酉。麗水何叔川。知欽州。所屬長城鎮。鎮官林佛。誣請守禦百戶胡全之子。與家人私販番貨胡椒十八裏。解人及椒至州。時叔川方遣人逐其屬。全令軍吏楊春。賄以白金十八兩。請免械送。叔川拒不從。竟械繫併所賄。送廣東道御史問理。既得實。發審大理引奏。上喜其廉能。依律犯者處斬。仍籍全家銀兩悉賞叔川。其三曰。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吳興之南潯人。父祐。始徙姑蘇。蘇州之東。蔡村人以汙業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養治有方。漸視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浙大戶輸稅萬石。仍賦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廬房。為樓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罄所賦金乃已。自是被人告計。或旁累所逮。往往曲宥。尋命遷大戶家為京官。六曹。令近侍舉所知。惟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曹員外郎。受官辭職。上益器重之。玠父漢傑。始徙家化州。莊焉。聖祖之獎廉能。勵富室。如此。吏安民懷。開太平於萬世。信有由哉。

邑俊陞郡學

國初有司考校邑學俊。陞入郡學。吾香山周尚文。林茂。皆其選也。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尚文讀書。番山。皆見鬼魅。一夕其族兄來訪。與言昨有美人來。與聊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因攜卷去。倏然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即作鬼復至明矣。人以爲魁兆。尋第進士。宦仕不終。豈鬼豫欺之歟。茂嘗詠松云。大夫真氣概。竹不受秦封。又詠桂云。如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五品。蓋詩識也。

孝義家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洪武中。用稅戶人材。高皇帝由此道也。時湖州富民嚴震直。官至尚書。其次邱顯及湯行之。屬甚衆。惟金華浦江義門鄭氏為特異。其先曰綺者。有絕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守錢端禮。

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經。母張病風。縶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傳至文嗣。六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旌表門閭。文嗣沒。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謀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頰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羣從子皆盛衣冠。躬行立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衛。無敢參差者。輿論謂有三代風。子孫從化。馴行孝謹。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毫事。咸有文可覆。諸婦惟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與發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成。有家範。二卷行于世。入國朝。曰淵。曰清。曰濂。曰混。皆以行誼聞。上召濂等入見。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獎之。拜混為福建參議。其家僅施。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黨染如此。洪武癸酉。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上遣官簡拔其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曰濟。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從東宮。丙子。復選才。閩右。曰沂者。召為禮部尚書。其從子。拜御史。楮。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旌表門閭。曰漢者。以宗長詣闕謝恩。當陞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榜。曰賜浦江鄭漢。而諱以精一執中之。百僚卿士。咸為詩文以頌之。

臣節忠諫

高皇帝奉天。刑亂國用重典。洪武庚申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既伏誅。乃大治黨與。遂罷中書省。陸六部為正二品。分理政務。而命羣臣各舉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護身殿。大赦。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王本。李祐。張瑄為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皆論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建立冬朔風。臘寒。以成冬令。有勳獎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并賜爵命及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憂懼而死。於此見臣節忠諫之難也。李祐。安邑人。罷黜貴溪人。杜敷。靈州人。吳源。莆田人。安然。潁州人。又有何顯周。內黃人。多坐罪。黜。惟祐以老疾還鄉。嘗主本省鄉試。甲子。丁卯。庚午。連三科。皆無所避。嫌云。子按洪武二十年八月戊午。遣國子監生鄧敏周。彬。以牲醴奠祭。通政使榮河蔡瑄。諱文略曰。自昔君臣相遇。非徒臣之得君者不易。而君之得臣者尤難。朕求多士。以顯用之。人各務私而不務公。以致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惟爾瑄。起自儒生。朕授喉舌之任命。令出納。少有乖謬。隨即奏聞。使有司肅然。毋敢妄為。嬰疾弗舉。特命還鄉。何期登途未遠。即以計聞。今特遣。并賜寶鈔二百五十貫。仍免爾家差稅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董鏞。諭祭故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虹縣唐鐸。其文略曰。嗚呼。大丈夫生世。五福具備者。鮮聞其人。爾之於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幽德有餘。芳名顯著。高居厚祿。優游太平。年已七十。考終于家。可謂備膺五福。古今之所罕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終保全。若二人者。不多見也。惟鏞工杜安道。起自尚冠。郎。終太常卿。尉子徐與祖。起自典膳。終光祿卿。侍上起兵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津。以至統一天下。三十餘年。出入內廷。慎密不泄。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外。不啓口而退。故上每稱忠諫。必以二人

父老相傳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顛頗偏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穎屬夕懿文與之侍側上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殿陵失鈞何人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上覽之默然蓋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編匪戒以臨難乃啓比得披刺之具及楊應龍度牒出走無知者正統庚申春恩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遼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試王良當魁貌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上遂擢廣第一賜名靖後復舊名與楊東里善約致仕後擊舟往來及廣死楊夢與廣對酒聯句恍然夙約也詩有金螺滿酒對芙蓉蒼渚漁洲竊窺通之句廣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究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慙憤數日卒按宋陳賈勳朱子人謂之云姬周大聖猶遺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詩蓋祖此廣在內閣歌頌祥瑞以啓佛老大興楊實從遊之

綱常爲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達至燕元主受灌頂淨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銀印號善世禪師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菩薩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紅蓮之句尋遊方三年復還蔣山依止八功德水賜金環黃衣車駕臨幸必造其室齊問法要屢賦詩有曰晨坐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規之也辛酉五月患足疾死了無他異葬天福寺右塔而屋之富平邱元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明年春超擢太常卿贈其祖茂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父濟川布政使司右參政母張贈淑人每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詣以雨暘之應元清奏對稱旨益敬焉一夕謂門徒曰我葉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亦無他異二人者終非仙佛徒叨冒一時光寵耳於是上著論有曰聖賢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頑其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大哉皇言與孟子經正民興之旨符矣故我國家以綱常爲治終不惑於異端者實本諸此

御寶文移

南京禮部有御寶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勅諭朕聞有天下者之有寶所以昭大信示傳承也然中古傳記莫考自漢以來始因傳國璽演而爲六唐宋又益以鎮國定命受命諸名厥數愈繁矣我朝國初嘗備用之後復中正朕承序之初因得真玉協于異夢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爲大寶以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爲文定名曰擬命神寶惟以鎮國寶藏因而備造六寶以復近古之制并皇帝奉天恭禮制誥勅命四寶及精一執中御府丹符二圖凡十有三皇帝之寶詔敕用之皇帝行寶命將

出師用之皇帝信寶徵兵用之天子之寶昭四夷用之天子行寶賜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寶徵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寶郊禮用之恭禮之寶封印香合用之制誥之寶制諭誥文用之勅命之寶勅諭勅文用之精一執中手書用之御府丹符封記符號用之所以備一代之制傳子孫於永久也爾禮部其宜教天下使明知之此史之闕文也

雙槐歲鈔卷第三

三丰遜老

瑞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三丰遜老張元詩也元元名全一或曰通一三丰其號也世呼爲張過遠或謂寶雞人或謂遼東人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中執方尺無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及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豪爽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三五日或兩三月始一食然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胸舒如常時人皆異之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其弟子邱元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登住紫霄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真宮立草庵於黃土城曰會德館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所在明年高皇帝遣三山道士請元元造朝了不可覓或謂在青州雲門山洞窟中永樂初文皇帝畧遣使求之以給事中胡公黃往徧物色之不能得十年二月十日致書曰皇帝敬奉寶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管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瑛雲車鳳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三月六日詔道士盧元子孫碧雲者

往武當。於元元宿遊處。建道場。冀有開焉。御製詩賜之曰。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集其巔。雲邊一臥知幾年。懸崖鐵鎖常攀緣。世間萬物無所累。饒食瓊芝渴乳泉。鍊就還丹握化權。三關透徹元中元。高奔日月呼紫煙。絳宮瑤闕長周旋。五華靈牙植丹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抱神公右白元。夜開明堂相與言。窮冥恍惚合自然。飄飄直上大羅天。時人欲見不可得。三峯下俯飛鴻翼。丹羽羽人常往還。洪崖赤松舊相識。只今邂逅契心期。青瞳綠髮烟霞姿。洞天福地游欲徧。逍遙上下躡虬螭。若遇真僊張有道。爲言吟埃長相思。詩意蓋拳拳於三手也。碧雲亦受命於武當之兩巖。修煉以冀見之。

聖孝瑞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尙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樂初。遣中官侯顯。齎幣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賜儀仗。與郡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綵幣。綵金珠製裝金銀器。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皇考皇妣。尙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誠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華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御製佛曲成。許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寺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旋繞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祥象。又有紅烏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上甚嘉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尙書呂震。右副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上益嘉悅。知息心之與佛乎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

劉伯川善觀人

泰和劉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中年尙有田數十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遺骸。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椽。僅蔽風雨。而且暮。餽粥休休如也。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洽焉。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難留。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貧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邪。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頗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當大用。尙勉之。惜子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第。爲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所言。

胡貞女

永樂初。舉士解縉。胡廣侍燕。淵開。太宗皇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日。而貞女果生。因名吉慶。奴以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願亮。未幾解氏遭高煦誣。舉家戍邊。欲使貞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願亮歸娶。女既歸。解氏事二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雖浣滌穢污。皆親爲之。且知書史。性柔。整側室子女。視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權爲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無亦愧其女邪。

史孝子

史五常。內黃人。父登。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遂攜五常北返。每論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贖。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垂簾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且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爲白於憲。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收殮。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遷表其門。左布政錫川梅廬奎。贈詩云。河北史孝子。萬里來廣州。葬投和光寺。慘淡如羈囚。相見不肯言。嗚咽涕泗流。侵晨趨相府。長跪述所由。兒昔方七歲。嚴親此官遊。三年佐風憲。長貳資良籌。嚴親忽亡逝。母氏深懷憂。陵行乏與馬。水宿畏蛟虬。兒棺寸步難。何以歸故邱。福闈有隙地。乞土寄一坯。母子孤且孌。粥飯促歸舟。返鄉理先業。薄有舊田疇。兒年日已壯。痛父骨未收。忍離母膝下。望望倚門愁。向來護花阻。喪葬事已休。卽爲流表行。不與妻子謀。苦爲足。極到來述所求。門巷非舊日。願瞻林木稠。重泉深且闊。踴躍空冥猶。上官幸垂憫。庶得志願酬。言訖卽涕泣。成動仁公侯。霜簡發嚴令。通衢廣尋諫。父老四五人。指示東墻幽。發掘見青錢。棺底昔所投。黃金與白璧。次第歸金稠。孝子悲且喜。勝獲千珠瑤。稽首謝蒼天。伏地禮比邱。拜辭烏府舊。金帛仍相周。山川耿南北。何暇畏阻修。親親既安妥。祖隴茂松楸。孝子亦年老。華髮風塵誠。心格穹壤孝行。偏遐。陳我作短歌。行送別。南海頭。瘴癘不備毒。盜賊不爾仇。安行至鄉里。嗟哉誰與歸。願爾增壽考。在世百春秋。願爾賢子孫。世業治。箕裘以永收。薄俗芳名千載留。今按廣州志。和光寺在南海西南街。鄉人以祀六祖者。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光孝寺。梅廬奎作應魁云。

冷協律

冷協律。起敬。隱居杭州吳山頂上。曉音律。善鼓琴。飄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授太常司協律郎。洪武元年五月。詔校正音樂。太常少卿陳味。翰林學士詹同。待制王禕。與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定郊廟諸樂。章起敬裁定爲多。劉伯溫集云。舊在杭時。爲起敬賦泉石歌。亂後失之。今起敬爲協律郎。邀子寫舊作。已忘。而記其起三句。更足成之。其歌曰。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石。冷卿以之調七絃。龍吟太陰風動天。初開清韻響林林。若元宵鬼神語。玲然穿崖達幽谷。箏籟颯振喬木。永懷帝子來瀟湘。

瑞環環千鳴。女與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鳳凰。還思鳩盒補穹碧。排挾銀河通積石。成池瀉浪入重溟。玉井冰漸相夏擊。三門既鑿龍池高。三十六鱗騰夜濤。豐隆咆哮震威怒。鯨魚健尾驚蒲牢。倏然神怪歸寂寞。散放餘音在寥廓。鯨人涸客起相顧。江白山青烟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寂夜廣陵無續絃。絕倫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傳。憶昔識子時。西州正繁華。箏笛沸晨莫。兜離漫誇誇。子獨徜徉泉石裏。長日松陰淨書几。取琴爲我彈一曲。似向桐浪洗塵耳。否往泰來逢聖明。有虞製作超聖英。和聲協律子能事。問俾變聲專其名。自伯溫語意概之。既素與起敬備相識。則其人必有居址。杭志以爲錢唐人。理或然也。世傳起敬有仙術。有告以貧乏者。畫壁爲門。門有鶴。使細觀之。則門啓而入。得金寶以歸。而遺其引。蓋朝廷內幣也。守者得引以告。述其人至。遂株及起敬。起敬既至京師。隱身入板壁中。述之者鑿壁以獻。猶應對作聲。既而莫知所在。又傳所繪蓬萊仙奕圖。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懸老賦。以遺太師淇國公邱福者。謂冷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號也。然洪武中。三丰既逝去。永樂初。文皇帝遣使求之。不獲。邱淇國乃靖難功臣。日侍左右。豈敢隱匿不告。豈神仙蹤跡。固不可測歟。壬辰乃永樂十年。即旁求致書之時也。豈流傳訛舛而然歟。漫識之。

姚少師

姚廣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披剃爲僧。名道衍。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覺林寺入册。刻意爲詩文。由是知名。詠百花洲云。水滸接橫塘。花多礙舟路。波紅晴漾日。沙白寒樓綠。綠汀漁網集。隔浦菱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烟自朝暮。京口覽古云。龜鱗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穰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鏡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味其詞旨。識者知其非細流也。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衍往燕府。住持慶壽寺。途預靖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復其姓名。賜教諭曰。卿秉性篤實。學行老成。再朕濬。積有年歲。朕靖難之初。卿侍左右。謀議弼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也。必賴啓迪。正輔成德。器卿尙勉盡厥職。副朕倚之重欽哉。自善世選長宮寮。亦異數也。後太孫初出就學。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復令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吏部尙書兼詹事。兼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於武英殿奉旨給與誥命封贈。於是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蓋不畜髮妻妾故也。蘇人云。廣孝既貴。後背奉命賑濟還吳。與有德士王光庵先生者。與之有舊。往詣之。先生閉門不納。凡三往。乃獲見。先生無他言。但連聲曰。和尙誤矣。又往見其姊。姊亦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乃僧服而往。始納之。一拜後。姊不復出。戊戌三月。廣孝病篤。上親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乃曰。僧惜南洲在獄久矣。上即日出之。卒年八十四。贈榮國公。諡恭靖。

長陵八駿

太宗八駿圖。其一曰龍駒。戰於鄭村垣乘之。中箭。都指揮丑丑成。其二曰赤兔。戰於白溝河乘之。中箭。都

指揮亞失鐵木兒拔。其三曰烏兔。戰於東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四曰飛兔。戰於夾河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五曰飛黃。戰於葦城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六曰銀鬚。戰於宿州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七曰銀鬚。戰於小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其八曰黃馬。戰於靈壁乘之。中箭。指揮羅兒拔。學士劉定之詠焉。蓋靖難時。胡騎官軍。最近左右故也。按八駿始於穆滿。後千餘年。復見於唐太宗。長陵馳驅西北。濟世安民。適相符合如此。

柳庄相術

袁廷玉名琪。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宋知臨安府。始家鄞焉。廷玉幼喜觀書。壯益爽秀。嘗遊東海。昔但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亦日待兩目盡眩。潘布黑亦豆於暗處。使辨之。又夜縣五綵絨線懸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皆中。然後授其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洩也。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然兩炬。坐對求相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符契。浦江戴九靈。良爲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建文聞其名。初位東宮。即召見。使相焉。廷玉言。氣在西北方人。當預防之。洪武丁丑。燕府遣儀衛司正蔡禮。齎幣徵聘。戊寅三月。至北平。太宗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鬚。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鬚過於臍。即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道衍室。宴賓無筭。謀必預焉。己卯遣歸。七月。至淮安。而精難起事矣。至家。爲民人周繼祖計告。按察使事唐泰。械赴京師。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壬午六月。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其子忠。克傳其術。官至尙寶司少卿。家本旗手衛軍。詔開除之。庚寅十二月。卒。賜葬祭。有旨令姚廣孝誌其墓云。

金尙書際遇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於榜廡下。哭聲淒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成趙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既。哭聲益悲。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下課度日。今缺成。爲族人路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尙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酒價。又貸米二斗。隨行。囑曰。登舟即順境。他日當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下。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其人如其言。果獲。以爲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匱乏。至成所。開卜肆。以奇驗聞。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發發。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袁。上又召之。後師起。以世忠著長史。累遷至兵部尙書兼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追贈少師。諡忠襄。子達。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童蔭官。實自此始。其際遇亦奇極矣。

甲申庶吉士

永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進乙丑例也。殿試首甲曾榮。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御批。二甲前數名。俱刊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後。選庶吉士入翰林。則刊策者皆在。且分二等。作文者。楊相王

調王直香神劉子欽彭汝器章棟熊直王道盧翰榮廣敬余學慶洪順段民沈升羅汝敬宋子讓周忱秦政學徐安周文李事張徽歐陽俊梁任曹景輝陸孟良蕭身劉孟錚張宗遠田忠竹與寶洪陳滿蕭清劉紹林風張憲殷厚嚴光祖涂順孫子良李昌祺涂敬寬褚讓獨樂善陳士符什慎魏吳俾習字者王英湯流余鼎孫李永年皆支從七品俸以二甲進士也。作文者章敏倪維哲李時勉陳敬宗袁添祿楊勉李貞江斌許瑤王仲壽李迪楊燦李衡陳綱董輔劉子敬陳伯恭陳寶善趙行劉剛龍儀趙濟劉澄黃陽趙理漆霖韓庸史彬趙琰徐觀靜曹彥昌田培王宅葉貞陳興俞禮趙潘恭潘中徐聆胡乘森周志義俞益曹陸陽儀風諱原性陳旭羅處富邢旭會習字者袁邇周遠鍾旭彭禮戴宏演皆支正八品俸以三甲進士也。凡百有十一人。選首甲三人。二甲楊相至羅汝敬。王英至余鼎。三甲章敏至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進學文淵閣。而周忱自陳亦與焉。餘八十五人。惟於本院待選而已。每月奉旨賜讀書秀才什榮等燈油諸費。而忱不與。次科丙戌首甲林環等三人。及三月三日覆考舉人周翰藍賜冠帶。支教諭俸。俱與會榮等同讀書。月賜亦如之。而文翰優等庶吉士朱瑄等十有三人不與。其後進學內府者。凡六年。惟王直王英余學慶余鼎羅汝敬彭汝器授修撰。餘多為刑部主事。至戊戌六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陳敬宗皆以刑部主事故。而周藍二舉人僅三年。得授典籍。蓋史館清華官。不輕授如此。

洪恩靈濟宮

永樂丁酉二月建洪恩靈濟宮於北京皇城之西。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初其父溫事吳楊行密。及溫養子知諤代楊氏有國。復姓李。改名昇。是為南唐。封知證為江王。知諤為饒王。皆帥兵精盜。閩人德之。立生祠於閩之甌峯。累著靈應。然溫公通鑑。書知諤為南唐鎮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梁王。辛諡曰愷。而知證無可考。蓋皆沒而為神者也。宋高宗賜祠額曰靈濟。入國朝。靈應尤著。有道士曾辰孫者。扶鸞則二神降之。文皇帝遣人禱祠。輒應。開有疾。問神。神降。書藥味。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孫大被寵。因請建宮加額。於是封知證為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護國庇民洪恩真君。知諤為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輔國佑民洪恩真君。江饒王爵如故。仍命禮部新甌峯之廟。春秋致祭。給灑掃五戶。御祭碑文。系以詩。有曰。天產英靈為世傑。出入幽明猶一覩。生著勤勞保國寧。沒為明神崇偉烈。亦不稱其為仙真也。皆遣禮部尚書往甌峯。易其真衣。謂之掛袍。頗大勞費。後乃改遣太常寺官焉。

營建祥異

文廟初闢大統。即詔以北平為北京。每巡幸稱行在。設行部官。開科曰北京行部鄉試。永樂四年七月。文武羣臣俱國公邱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於是命官採辦大木。十四年十一月。以營建軍事。乃命羣臣會議。皆以為宜。十五年十一月。築正奉天殿乾清宮。己未。督工秦寧侯陳瑄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卿雲瑞霧。縹緲流動。燭燭霄漢。中。金水河冰凝異瑞。體其諸像。至己巳。卿雲呈影。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閣。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匠。羣口共誦。禮部於是行翰林院撰表。王中。羣臣稱賀。十九年正月。郊社宗廟宮殿告成。

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仍稱行在。是年四月庚子。奉天三殿災。上承天心仁愛。兢懼靡事。於是大赦天下。詔求直言。敕尚書叢義等。借給中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而言事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皆陞州。主事蕭儀言尤峻直。上曰。方建都時。朕令大臣會議。非輕舉也。幸賴夏原吉匡扶。反災為祥。永宇於休。夫豈無自哉。正統辛酉。始定為京師。革行在之稱云。

觀燈應制

永樂己丑。自正月十一日為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壬辰正月。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鼇山。或以為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費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為賢母權也。自是車駕駐南京。皆賜觀燈宴。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悅之。賜以羊酒鈔幣。時評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為工。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萬花新。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及詞臣。其二。紫禁疎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炬綴金蓮。瓊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過玉塔前。其三。劍佩宵宵近。峯巒翠閣重。花明金帳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香集。歡娛萬國同。遙聞歌吹發。五色慶雲中。其四。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九門星彩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霄朗。鸞笙叶氣和。臣民涵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山擁金龍壯。雲盤彩鳳來。銀河隨斗轉。珠闕倚天開。歡洽春聲。福恩從淑氣。回。願歌魚藻詠。長奉萬年杯。

駕馭文武

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權用與承襲而已。文則藩臬。武則衛所。內外弛張。使恩威莫測。惟文廟為然。永樂初。擢工部右侍郎張顯宗為交趾左布政使。右通政兼中允儀智為湖廣右布政使。十年十二月。擢進士周文冕為河南左布政使。黃澤為左參政。陳祚為右參議。監生梁通為河南按察使。進士楊政監生劉智為副使。十一年四月。陞兵部右侍郎徐銘為山西左布政使。戶部右侍郎張春為右布政使。鴻臚寺右少卿王瑒為山西按察使。十八年閏正月。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隨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景福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偏身生鱗。明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七年二月。御史林道許信于賢。以在任平常。近奉寧候處為辦事官。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陽武候辭職。於奉天門口。奏三人辦事勤謹。今十二年矣。奉旨送吏部還職。又有發充交趾為吏。加給事中。羅亨信者。或充驛夫者。後皆復官。不能盡記也。武官子弟襲職。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復試。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思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外。不准襲。令為民。永樂中。命一試不中。成開平。再試不中。成交趾。三試不中。成烟瘴之地。以警勵之。行五年而復舊例。其以奉天征討得功者。謂之新官。子弟年十六承襲。且免比試。子思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視舊官優厚甚矣。

龍洩本質
 永樂甲申七月改陝西右布政使杜智為左而以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恭代之入謝以本質辭弗許尋
 還一能者往察之問禮部尚書呂震舉主客郎中吳江平思遂擢參政思起家縣吏精敏機謀其
 養子安私以紗羅度瀘關為抱關者所發時思他出恭命收而勿籍待其歸付焉思忠感愧不復敢言
 其短久之恭竟坐罪謫陝西行都司辦事官辛卯十二月上念恭洪武中近臣被黜於建文時特宥之復
 其原職又許廓者家開封之襄城買入太學累官工部左侍郎奉敕巡撫河南時流民甚眾亟奏圖積年
 遺賦減免丁夫禁豪右逼索私負於是民漸復業還朝陞兵部尚書降敕獎之雙敬字守一兗州鄆城人
 丁丑再試進士永樂中為左通政鎮守濟寧以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三人者皆臨洩本質亦異
 事也

周憲使

吾廣南郭外有高第里周憲使新家焉初名志新已卯鄉舉入太學筮仕大理評事改御史受知於文皇
 帝嘗呼為周新因以志新為字彈劾不辟權要人呼為冷面寒鐵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
 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
 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
 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過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於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
 亦從布政司差人郡司毋與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
 稀處和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
 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矣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
 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燕民大悅三年九月陞雲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
 隍須與得虎格殺之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小木私記在收之及履任令人市布
 得相同者鞠之即劫布賊也悉以其贖召給布商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六年三月改浙江有冤
 民淹繫開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
 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
 款服人稱為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日莫恐為人所圖潛以其贖埋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
 日掘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嚴之果然蓋歸語妻時埋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
 併治之會反秋霖霖淫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糧糶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概催徵民日
 逃亡羨乞遣官覈驗上即命戶部嚴督蠲免時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緝事犯賊新捕治之千戶
 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時方進須知至涿州上命官校逮新既至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
 內都察院同階下所詔也臣奉詔撓奸惡耳上怒命便之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上尋悟其
 冤顧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東欽州人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坐罪伏誅其事益白同里彭參

政事傳謂上嘗見有紅衣立日中者問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言已不見天顏
 然楊都憲信其巡撫時其夫人猶在貧居如洗每賜以俸給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龍馬
 永樂庚子十二月青州府諸城縣民崔有諒家有牝馬常浴於清水潭雲霧與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
 青蒼而麟體肉鬃龍文偏體形狀非常有司進於廷文武百官表賀以為龍馬按宋學士集洪武四年六
 月偽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產自貴州養龍坑與此相類蓋乾象飛龍坤象牝馬陰陽配合繁理
 之常者耳

玉簫宮詞

麗仙宮詞曰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樞宮詞曰瓊
 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盤玉簫嗟曉月明中是時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
 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朝鮮人權尤稔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堯設恭獻朝鮮國
 王李芳遠驛送妃父權永均至拜光祿寺卿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貢女不復至聖德剛明不為感惑如
 此

首甲硃書

永樂甲辰進士邢寬第一梁禮第二孫曰恭第三首甲姓名皆硃書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讀卷官奏以曰
 恭為狀元上以其名類舉而易以寬相傳文廟謂曰為日楊士奇以口對問何以知之曰臣聞名子者不
 以日月不以山川以是知之榜出人以硃書之異喧謂三人者必大用也然禮終編修曰恭終侍讀景泰
 壬申寬以待講起復適南京掌院員缺吏部推寬命以本職往洩內閣奏言寬學行老成使以屬官從公
 卿後事體未便乃得陞侍讀學士甲科至是將三十年矣竟終於五品

古註疏

經書註疏語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周子取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
 子取之子謂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動一歲之運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
 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則性蕩而情矣羣動既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於
 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自修亦不遠復而已子於註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樂中纂
 修大全出該名理者惟讀宋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過揲九六

易變易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无方而易无體故七八不變則有方體也九六變則无方用也乾言用九
 坤言用六以為諸卦占例晉韓氏康伯註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過揲四分
 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有四策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是則二十有八策為七三
 十有二策為八其不用可知宋沈括始以過揲之餘三少為乾老陽兩多一少則少者主之為震坎艮少

陽。三多爲坤老陰。兩少一多。則多者主之。爲巽離兌少陰。朱子本義。與巽儀微有同異。故易學啓蒙列圖明之。皆狗括說也。然韓氏易簡得繫辭之旨矣。

解氏兄弟

士君子敬慎其身。貨利逸遊。不可以不戒。吉水解綸。解綸者。從兄弟也。洪武戊辰。同登進士。綸爲禮部主事。始以多古官房。貨與客商買。取免錢鈔。犯該充軍。上宥之矣。已而私出門禁。收買米。疑忌朝廷。不帶家小。累有還職。尋改應天府學教授。乃因庫子糶米。嚇取鈔貫。索賄夫買辦什物。爲生員計苦。二十七年。坐罪誅死。結文學。書札高出一時。爲中書科庶吉士。授御史。坐輕脫。謫河州。吏文召爲文淵閣侍詔。永樂初。爲學士。更名薦。已而復舊。其輕脫猶故也。在內閣。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參議。尋有言其漏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附時檢討王儒。亦以罪謫。二人遂共趨廣東。嶺山水。奏請鑿江。以便往來。上怒。徵緝併僑下獄。俱死獄中。嗚呼。兄弟同登甲科。世所奇也。然一死於貨利。一死於逸遊。可不戒哉。

觀物吟

客有手一鉅編。贈予者。乃錄本觀物吟也。作者爲道士鄧青陽。羽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概。遙開雲岫鳥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於詩也。予愛其一絕云。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園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遇。年年處處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概見矣。隱居在武當山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爲仙去。

雙槐歲鈔卷第四

聖子神孫

永樂開國。勢安於泰山。人心逾於拱極者。以有聖子神孫也。仁廟在東駕。一日侍側。上問今日說何書。以論語和同章對。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小人之勢長勝。何也。對曰。此係乎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人。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當警飾之。不使有過可也。上喜其學問有進。諭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爾等其盡心輔之。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嘉。射畢。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上喜甚。賜名馬錦綺諸物。遂命儒臣賦詩。大宴羣臣。盡懽而罷。夫燕賀貽謀。始自蒙而昭皇之臨下。仁聲洋溢。章皇之馭駕。義問宜昭。具見於此矣。故特書之。

詩歌純粹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傲歐陽。詩尚選體。宜廟承之。天資穎異。製作如廣寒殿記之類。雖鍾儒莫及。詩歌詞理尤純粹。敬鈔數首以概見之。招隱曰。天之生賢。道盡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

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貴。絕類離倫。豈非遠天。嗚哉。若人於世。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華才借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皇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邇。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望崇文閣曰。召曉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眺。望。登飛切。其下何所。千載聖賢。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侍登。後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鳳凰臺歌曰。亭亭鳳凰臺。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透其下。鍾山石城。龍虎盤。昔宋元嘉中。傳閣下。三鳳。紫雲五色毛。百鳥爲之從。乍來忽去。今幾秋。寂寂高臺。成古邱。梧桐零落。篋篋竹。晚。澹烟芳草。天悠悠。吁。嗟。鳳凰。乃。處。周。以。來。見。應。少。偶。然。一出。鳴。此。山。遂。有。聲。名。著。江。表。嘗。聞。唐。世。御。史。陳。嘉。謨。朝。陽。鳴。鳳。奏。所。譽。遊。將。築。嘉。謨。賢。士。庶。有。昌。言。曰。起。子。燕。饒。少。保。大。學。士。黃。淮。於。西。苑。賜。歌。曰。天。香。早。折。仙。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視。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華。涉。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髮。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愜。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滄。海。楊。柳。芙。蓉。相。映。好。晚。鷺。鷗。鷺。弄。澄。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微。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若。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延。閣。身。江湖。雁。蕩。多。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荷。蕩。遊。探。芝。斯。芬。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享。覆。之。尤。多。六。言。過。史。館。日。游。蕩。堯。光。四。表。魏。魏。堯。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日。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吾。心。允。合。天心。二。詩。家。傳。人。誦。京。師。有。石。刻。草。本。又。詠。撤。扇。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作。一。視。同。仁。氣。象。與。帝。王。之。言。也。

文淵閣銘

宜廟御製文淵閣銘。有敘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太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書籍。置大學士員。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披閱。終日忘倦。以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之懿。仁義之實。充然洽於天下矣。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爲屋凡若干楹。高九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其設官一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實其中。自於經之外。諸史百家。靡不畢備。其所以明道與治。以繼先志而裕後嗣者。規模宏遠矣。予承皇考仁宗昭皇帝不諱。嗣守列聖洪業。夙夜兢兢。罔敢怠忘。思惟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百氏之文。亦所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於此。進諸儒。講論折衷。宜昭大猷。諸儒問學。庶幾日就月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遠有耀矣。乃爲之銘。銘曰。於昭天文。燦燦奎星。國家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古今。載籍盈有。道三王。二帝。軒輿。文章道德。後世師祖。宗聖學於緝熙。輔相天地。福黎黎。神而明之。成在茲。肆子承統。御華夷。善繼善述。或墮聖經。賢傳。乃所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列聖之宏規。下使兆姓皆恬熙。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不闕。天相之。觀聖言。

則閣為天子講讀之所，非政府也。故列坐側坐，而虛其中，以俟臨視。洪武中代官修書授諸王經者，皆在而戶曹張瑄，賜次於旁，用備贊子。永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林院內閣官傳旨，倣官則與尚書差，夏元吉同事，而學士王叔莊不與焉。縉等遷至大學士，惟胡儼尋擢祭酒，庚寅二月，儼兼侍講，再入閣，有詩云：承乏詞林愧不才，重承恩詔直芸臺。筵前視草頻封檢，帶得天香滿袖回。蓋詞臣入直之常爾。洪熙初，開老皆躋保傅，參預機務，惟在北京宣德時，臨視至再，始設廚，不復退食於外，而出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經筵於文華殿，聖親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條旨墨書小票，司禮監用硃批出開，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武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爲宰相矣。

太孫侍從

宣廟年九歲，出閣就學，時永樂丁亥四月也。命姚廣孝及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講讀，尋召前禮部郎中兼贊善李繼鼎說書，不益察風。明年冬，令文武大臣內閣及東宮官兼輔導之任。時儀智誦役通州，召爲禮部左侍郎，始授經焉。太孫呼爲先生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兩直隸、江、北、河南、山、陝、荆、蜀，選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藝者充隨從。太孫學問之暇，講習武事，自是時常出獵，上聞進士高濂等獻乾劉神機安三人在翰林修書，簡神機爲禮科給事中，又開國子學錄王讓孝於其親，而吏科給事中張瑄善說書，皆使侍焉。智以年老，賜同鄉訓導，職給事中，尋用吏科給事中陳山。庚子九月，擢教授，授尚從善林長楹教諭，徐永達俱編修，教諭張昂、韓勳、劉順俱國子博士，神機事，誦判九真，惟瑄、山、讓從善、長楹、永達七人侍從授經。長楹力諫出，瑄則疏言其非，初不知本文，皇意也。及即位，山爲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瑄爲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讓行在吏部右侍郎，給行在兵部右侍郎，從善學士，永達鴻臚卿，長楹翰林知州，志副宋立齋，瑄曰：長楹素強，諫不少詭隨，最爲宜廟所不樂。瑄、山、每順旨，以故大破龍信，初道給往鎮交趾，而長楹坐怨望，下錦衣獄，併出其弟刑部主事道節，判慶遠府，及得輪所上疏，令長楹以罪連及，械輪至京師，置獄以死。給諸父河南守賢，大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被逮籍沒。長楹坐禁繫十年，正統初赦出，仍守舊林，而希文幼子被宮，賜名懷恩，後爲司禮太監，其隨從幼軍二萬餘人，隸府軍前衛，年六十老疾者，其部奏請釋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

孝子擢大學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涑水縣民李得成，臥冰求母屍，擢孝廉，爲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永樂中，金吾右衛總旗張法，剖肝及臂爲湯液，以愈祖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剖肝及股，以愈其母，事聞，召至京，擢鴻臚司儀署丞，賜冠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又有陞官者，石州學正鳳翔梁準，母喪，廬墓哀毀，有羣鳥飛鳴廬上，所種樹有雀巢，永樂內申，有司上其事，擢爲均州知州。洪熙元年三月，壬申，陞前光祿寺署丞權謙爲文華殿大學士，謙，徐州人，自幼喪父，由求賢舉保，知樂安縣，移母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記名放回，母病，飭天求以身代，永樂壬寅，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俾侍東宮，謹實實。

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宜廟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參議，致仕。按文華殿大學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誠，烏程張溥，至謹三人而已，豈非異數哉。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棧，奉言家貧願仕，冀得祿以養母，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永樂丁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張善，自陳幼孤，賴繼母撫教，願出仕報効，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詔授檢討。觀此二事，則知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乙巳十二月，以呂熊爲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張之子也，震特請離時守城功，數於上前陳情，懇乞罷官，至於流涕，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爲士論所訾。宜廟之寬仁如此。

端本策

宣宗初嗣位，漢中府學訓導李春進端本策，其一，正君德，爲端萬化之本，其二，明儲輔，爲端萬代之本，其三，厚王國，爲端親睦之本，其四，重祭祀，爲端孝敬之本，其五，務農桑，爲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學校，爲端教導之本，其七，慎銜衡，爲端黜陟之本，其八，擇守令，爲端牧養之本，其九，嚴風憲，爲端委任之本，其十，信賞罰，爲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厲廉恥，爲端綱維之本，其十二，杜微幸，爲端仕進之本，其十三，旌直言，爲端視聽之本，其十四，省玩好，爲端尚御之本，其十五，修武備，爲端捍禦之本，其十六，汰僧道，爲端習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上嘉納其言，擢兵科給事中，予按洪武辛未，南豐縣典史馬堅，言九事，擢左僉都御史，二人正端作對，草章之用，人視烈祖有光矣。

感師二青龍

京城西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相傳隋末盧禪師居山之秘窟，巖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值旱，投池中化爲二青龍，天因大雨，其後有禪應，今東北山峽開，小池嵌空，圓竇二尺許，水清澄，涓涓不竭，即所於處也。洪熙初，久不雨，真人劉淵然，禪皆不應，遂往是禱焉，甘雨隨注，仁廟大說，詔封大青龍神，口宏濟小，青龍神曰：靈顯命禮部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正統丙辰四月，翰林修撰周敏，尹鳳岐，習嘉言，陳叔綱，編修孫曰恭，主事劉球，洪璵，約望日往遊，前期諗寺僧曰：二龍去留無常，近日大青見寺中，今尚在，至望可見，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門，僧輩譁曰：小青至矣，北入方丈，則二青皆盤旋佛座間，僧曰：小青不見，半歲矣，聞翰林諸公來，而復集，昭其誠也，衆稱異者久之，往尋所於處，復至秘窟，巖又東，過清涼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雲氣，抵京城，雨大至，乃取唐人香閣披青瓊瑤臺控紫岑爲韻，分賦一詩，而敘記其事如此。

益官占后星

永樂丁酉，皇太后孫將婚，益官奏后星直魯分野，時濟寧胡榮有長女善圍，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戶，遇例免歸，第三女善祥，居小樓，每旦紅白氣縹緲，戶彌月，里閭聚觀，以爲瑞，至是，太監黃瑛，馳驛至魯，果與選，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選，妃抵河南永城，以縣簿孫忠，第四女應命，忠，鄆平人也，直魯分野，女美在胡

上然其册胡為妃以應占而孫次之宜廟即位胡為皇后孫為貴妃榮自光祿卿擢都督會事而忠以序班起擢與榮同尋賜孫以金册金寶示寵異也宜德丁未孫誕長子胡上表讓位退處別宮號靜慈德師而孫正位中宮越三年封忠會昌伯追贈三代於黃還上借中宮夜幸其私第憊勞之張太后憐胡賢德令入居清寧宮燕樂必居孫上正統初張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皇太后胡遜處其下八年胡病歿太皇成疾十一月殂以殯禮葬西山天順中孫太后崩母儀天下凡四十餘年而胡始追諡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計其在后位二十二年爾蓋官之占固未盡驗也故曰人道運天道遠

都堂先兆

蘭溪邵邵憲現宜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既明且公與北院顧公佐齊名先是左都御史陳瑛以酷誅右都御史劉觀以貪誅然猶効尤成風賊獠猖至是憲為之廓清芟少孤力學每日黎明赴館嘗過腐垣聞其中啾啾駭一鬼叱曰都都堂來矣尚擾擾耶心私識之一日渡西門河大風覆舟獨為水漂至岸而免甫起時有物負其足既登岸視之屍也收而瘞之夜夢來謝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此永樂丙戌登進士為御史宅母憂時哀毀盡禮所居產芝者再歷官陳泉所至有聲蓋孝廉人也

秦新名諱

秦始皇名政諱正月晉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名禎諱貞為正如貞觀則曰正觀貞元則曰正元之類是也易世之後無復諱之者豈仁宗之仁不及秦政之暴邪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雖何奴單于豈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東漢君臣迄於三國皆因之後魏孝文帝變夷從夏凡廢復姓皆更易以徵中國如拓跋則為元氏之類是也未曾幾何而恭帝已復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蓋復之甚或更高歡氏賀六渾楊堅氏普六茹計孝文之命僅行於數十年間曾不若新莽之遠也以臣嘗君者乃行於外夷用夏變夷者反不能行於中國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襲之弊曷常分別善惡哉鄉俗鄙習牢不可破先王典禮廢而不行大抵類此

宋元倫理

倫理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為國宋理宗無子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搢為後即度宗也既即位加興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號册封后妃然後與芮進封福王王主祭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戶此外無殊禮矣度宗入繼與漢安帝同然清河王慶堯在安帝即位初與芮則宋亡後猶在子為君父願為臣無乃舛與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舜雖禮繼不同然用伊川濮議尊為福國太王朝用家人禮則善矣皇太子國之儲貳必君之嫡長居之然後名正言順唐不師古以為追贈是以官爵視之也岐薛本兄弟爾乃謚以太子甚為無謂然猶行於既沒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為皇太子倫理何在民俗化之彝倫不斁故高皇帝禁約榜文曰以弟為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於乎人倫至我朝真大明之世哉

經書對句

宋人制陪章章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備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蓬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焉游乎無能名陸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準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咸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廟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則俎豆未舉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豈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籥韶九成肉味遺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拯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賡美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虛祀是奸邪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盞此即可資一笑爾

衙甲吐卷

偶讀附錄多四六句如曰衙甲示於姬壇吐卷微於孔室不知何謂蓋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亦雀衙丹書入壘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黃周而索王微在以繡緜係麟角豈其謂是邪他如義皇出爨觀象緯而法天史韻佐軒察蹄迹而取地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以為家雞樹騰聲鷄池播美東探石匱之符西盡羽陵之策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開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鄧鄧而迷途入邯鄲而失步枉高車以載珠費明珠之彈雀視漢臣之三談似少豪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劓斷臂於齊莊宏演納肝於衛懿那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為至公滅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禍位智伴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明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烹調天潢承輝日觀威甃先路鳥奕渠門雨旒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皆造詞綺麗如今表判蓋承六朝之遺習而風雲月露正自不免也衙甲吐卷四字尤奇

典史大魁

宋制進士先有官者當為狀元必遜寒賤徽宗時皇子嘉王楷廷對第一詔升次名王昂為首雖親王亦然惟我朝無此例寧晉曹文忠公萬鍾起諸生中京闈第二名署代州學訓導事上章言年少寡學未堪為師願就太學讀書以需再試或授別職亦得自進命授幕職遂改泰和縣典史許赴南宮蔡丑得雋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後至少宰兼學士入閣死於土木之難官其子思修撰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禮與恩繼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其父子密被可謂奇異

斷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陳璘石仲玉。璘初陳泉江西時。民娶婦三日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還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璘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如是也。彼初昏。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因問曰。爾辭信乎。因叩頭曰。信。遂死。公之賜也。服間皆然。璘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耶。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附一麥字。璘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因未出。璘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璘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因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璘通。見璘之稿。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璘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璘往其家。几上陳銀。由前列金杯十餘。問曰。女官幾年矣。曰。未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貧。奪職。璘曰。嗟乎。使吾治女。女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歷事六

近侍以翰林六科爲清要。觀洪武中文華武英之選可知已。永樂中。徽州府學教授齊河趙文。嘗乞便養。建文時。左轉教諭鄧陽。既復官。推舉及服闋。詣京。文廟甚念之。命歷事刑科參駁一年。乃除岳州府學。已而詔吏部選老成能講說者。以待東宮。上曰。趙文可。即召至御前。面諭授春坊左中允。賜諱。俾爲輔導。蓋以向歷事爲優異也。宣德癸丑冬。章皇帝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顧應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馮基。昇。七人。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是時合三科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恂。林震。曹鼎。編修林文。瑛。琦。鍾。復。趙。依。詐。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輪。林。六。科。兩。等。爲。此。年。爲。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時中外之臣。惟論品秩尊卑。未嘗重內而輕外。永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事當降。近臣有薦其文學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廣按察使王霖。啓言。蘄州同知桂宗儒。柔儒當黜。據老人顧豫等言也。宗儒亦啓稱。在任日淺。公差日多。乞容報効。期以歲月。果無成功。能黜甘焉。時東宮監國。令仍同知名。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問刑。以三年爲期。己亥六月。以無過奏聞。上曰。同知任職。五閱月耳。何嘗廢事。而遽欲黜之。何不來奏。而啓東宮耶。僉事其令御史詰問宗儒。在吏部聽候。察詰問畢。九月。擢宗儒爲翰林修撰。宣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所長。璉儒者。素有文學。永樂開。嘗獻歌頌。被寵任。上雅知之。召至京師。擢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異數。文奎官終參議。璉吾廣東莞人也。後至禮部侍郎。

曹月川學行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涇州學正。子寅。改蒲州。教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西銘通釋。考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宗統譜。家規輯略。

存疑錄。夜行獨等編。其父母。志志慍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遺喪。五味不入口。寤苦枕塊。始終不見。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處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儲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薰染而化。甲辰。蒲。二州。弟子。上。章。說。留。之。宦。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於。官。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菴。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猶蘭操

宜廟御製四言招隱詩。復作七言招隱歌。以賜吏部尚書塞義。又出疑騎蘭操。賜諸大臣。其辭曰。蘭生幽谷。曠曠其芳。賢人在野。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宣德壬子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詩歌以示意。內閣少傅楊士奇。楊榮。舉交陞南。盛知州黎恬。建安教諭楊壽夫。臨清教諭彭疏。臨半載餘。無舉者。乃敕諭行在吏部切責之。八月。始以吏部員外魏驥。鴻臚寺丞周銓。吏部郎中楊應春等名上。即擢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諭德。壽夫。琉。行在翰林編修。銓。等。爲。參。政。參。議。副。使。凡。十。有。九。人。可。謂。銳。情。旁。求。者。矣。其。令。後。有。賊。罪。并。罪。舉。者。按。高。皇。帝。時。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實。舉。舉。不。以。實。降。檢。討。是。亦。尙。章。也。洪。武。中。奏。願。凡。已。仕。而。廢。由。薦。起。者。謂。之。閒。良。官。未。仕。者。則。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人。材。賢。士。懷。材。抱。德。通。經。孝。廉。等。科。文。皇。帝。令。舉。沉。潛。下。僚。隱。居。田。里。二。者。以。美。容。儀。善。言。語。能。文。章。爲。賢。而。略。其。過。永。樂。己。丑。取。用。孟。周。等。三。人。以。爲。御。史。令。沈。雪。其。在。前。罪。犯。管。贖。間。近。臣。思。得。詩。文。之。士。令。其。察。舉。尙。賢。少。卿。袁。忠。徹。以。海。寧。朱。祚。應。詔。即。命。兵。部。驛。召。至。京。師。用。爲。行。在。中。書。舍。人。祚。以。能。賦。受。知。東。宮。時。皇。太。孫。在。側。心。亦。奇。之。及。卽。位。擢。置。左。右。數。進。其。所。爲。詩。大。見。稱。賞。考。滿。超。授。翰。林。修。撰。歷。九。載。進。尙。寶。少。卿。雖。推。舉。才。行。而。文。學。尤。見。重。者。如。此。繼。祖。武。明。尙。章。蓋。非。一。日。之。故。也。

滿官盡職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盡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窶。無牛具者。勸與耕種。乏棉花者。借與紡織。時歷鄉村。察其勤惰。以示勸懲。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稅。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淳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人。然求其用心之勤。治事之能。見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思。至今稱之。乞敕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泉字本清。吉安人。滿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尙。榮。載。服。舊。采。章。氣。無。然。貌。視。民。事。若。不。干。涉。真。泉。之。罪。人。也。哉。

賜降虜姓名

永樂中。通北虜酋率衆降附者。悉賜姓名。拜官都督。至百戶有差。既奠居。則給與牛羊。牧。前後凡數十。

人其最可稱者。吳允誠金忠。允誠本樞紐平章把都帖木兒。嘗率騎士。往往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齊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忠本元大將也。先士干。永樂癸卯來歸。封忠勇王。宣德戊申。屬從巡邊。遇兀良哈萬衆入寇。奮前斬賊。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雖漢之金日磾。所之契必何力。亦無以過。孰謂夷狄不可以推誠器使哉。

恩宥軍伍

國初。民出塗炭。樂於從軍。後因征調。率多逃絕。絕配者尤甚。惟樂集最爲良法。戶三丁以上。樂正軍一名。別有貼戶。正軍病死。貼戶丁補役。永樂初。貼戶止一丁者免之。當軍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嚴者。惟齊黃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徧一縣連登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浙江廣東三清吏司事繁。增設主事。乙未五月。文廟御奉天門。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謂曰。洪武年間。因多官少。事無不辦。今則因少官多。冗食甚矣。刑部官屬可裁。剩員補他官。如無缺。可配隆慶保安諸衛爲軍。吏部以缺多。啓東宮。兼補行在諸部。事乃已。向非仁廟委曲善處。則冗員亦編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詔魯孫。齊侍上講讀。坐罪謫。盧龍有司追其子與補伍。上聞。卽削其戍籍。而官與爲鴻臚序班。己酉四月。楚雄衛軍李志道。死而無繼。有司追補其孫宗侃。已於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尙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效。上卽從之。安南黎利既得國。兩命右通政徐琦副禮部侍郎。章敏奉使有功。將質之。琦言家寧夏軍伍。詔除其戍。此三事。皆宜廟之仁也。柄用之臣。尤廣德意。除黨戍之籍。復樂集之規。通製宜民。未爲不可。

陳御史斷獄

武昌陳御史孟機。嘗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色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姬。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殺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偕殺。姬執我送官。不勝拷掠。故誣服。卽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張生獲釋。人以爲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

雙槐歲鈔卷第五

閱武將臺

將臺在朝陽門近郊。宣德中閱武於此。乙卯春。英宗初御極。方議開經筵。而中官王振輩。乃導上右武。於是詔在廷文武大臣。偕振閱武。將臺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第一。遂陞都指揮僉事。廣既尋常。性復庸懦。常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闕門。大見親昵。輿論鄙之。正統丙辰十月。望日。車駕駐蹕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騎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觀者莫不稱其壯。又精絕。相謂曰。此福將也。上亦大喜。惟徹上尊賜之。觀者又相謂曰。往年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耶。然竟無殊錫。戊辰秋。虜酋也先拘我信使。使我邊圍。命源與恭順侯吳瑄等五人。各將一軍。充總兵官。爲前鋒。逆戰塞外。己巳。上親征。廣扈從。至大同。略左右得還。八月。召至沙嶺。陸都督僉事。仍守萬全。源自大同趨懷來。迎護聖駕。與弟潤從。至土木。力戰俱死。既蒙慶。廣乃帥師離沙嶺北行。獲虜猛虎兒。以功。上十一月。景帝卽位。陸廣都督。同知。廢錄陣亡子孫。源無子。官其弟漢錦。衣鎮撫。家道日落。所居宅。歸尚書陳汝言。英宗復辟。盡以源莊田賜內侍。廣乃累官鎮朔將軍。左都督。卒。追封深陽伯。諡僖順。子孫世襲。其禍福懸絕如此。世固有幸不幸耶。

內府教授

國初大木堂於內府。東宮親王讀其書。中。學士宋濂。潘藻。梁真。魏觀等。迭為講授。而選國子生為伴讀。則布衣高啓。謝徵。分教之。尋命功臣子弟常茂。康鐸等入伴。於是諸生出就六館。而啓徵亦各授官。永樂中。令聽選學官。入教小內侍。正統初。太監王振開設書堂。擇翰林檢討錢溥。吏部主事宋瑛。韓日。入直。名為內府教習。實則與國初異矣。宣德初。九真判官劉紳。服闋來朝。以舊學之臣。改主事。尋改行在修撰。會大學士陳山。離間趙邸。上疎薄之。命解內閣。紳與同教內侍之秀慧者。開席於文華殿。東廡。後益以主事王一。專給事中朱應康。振時有司。以神童瑞安。任道遜。薦於朝。年纔十二。上面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讀。未幾出為國子。乙卯春三月。英廟改一事。為行在修撰。應康。振俱檢討。未幾應卒。紳與振皆擢僉事。去。獨一。舉。累。進。少宗伯。兼學士。入閣。蓋受業者之力也。景泰時。選小內侍黃賜。單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謙。呂原。教之。亦於文華殿。東廡。天順後罷之。惟於內府書堂。專命翰林官往教。遂為定例。

蒙古瓦剌

元順帝北逃。以洪武三年。廂國人。設曰。惠宗。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廂。設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帥師。大敗。之。於。捕魚兒。海。益王。走。至。也。迷。迭兒。之。地。遇害。五。傳。坤帖木兒。皆。立。條。其。強。猛。巨。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永。樂。初。鬼。力。亦。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其。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六。年。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亦。為。其。下。所。戕。瓦剌。三。酋。不。附。阿。魯。台。日。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赤。孛。羅。安。樂。王。七。年。遣。給。事。中。郭。斌。使。本。雅。失。里。殺。殺。瓦剌。襲。敗。阿。魯。台。本。雅。失。里。走。騰。胸。河。是。年。七。月。命。征。虜。大。將。軍。淇。國。公。邱。福。討。之。全。軍。覆。沒。八。年。車。駕。親。征。本。雅。失。里。逃。去。阿。魯。台。遣。使。貢。馬。十。年。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為。主。阿。魯。台。請。討。十。一。年。阿。魯。台。為。和。寧。王。自。是。瓦剌。朝。貢。不。至。十。二。年。上。親。征。瓦剌。敗。之。馬。哈。木。遠。逃。遂。班。師。十。三。年。瓦剌。遣。使。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子。脫。歡。襲。封。順。寧。王。阿。魯。台。遂。叛。入。寇。與。和。二。十。年。上。親。征。次。殺。胡。原。阿。魯。台。北。走。遂。班。師。二十二年。上復親征阿魯台。次清水源。不見虜。而還。安。德。九。年。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為。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喇。等。部。皆。應。之。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屢。犯。邊。十。四。年。上。親。征。車。駕。被。遮。景。泰。元。年。也。先。奉。太。上。皇。帝。還。京。自。是。入。貢。不。絕。四。年。殺。脫。脫。不。花。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啓。詔。稱。為。瓦剌。王。蓋。蒙。古。諸。部。悉。為。所。併。矣。雖。慕。義。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說。我。虛。實。坐。弊。中。國。包。藏。禍。心。未。可。知。也。矧。其。俗。學。牧。駝。馬。牛。羊。飲。酪。食。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劍。以。為。兵。器。馳。騁。射。獵。勇。於。戰。鬪。每。入。寇。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為。糧。不。將。輜。重。故。其。人。馬。不。能。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惟。攻。城。步。城。非。其。所。長。然。則。備。邊。之。策。奈。何。足。食。足。兵。且。屯。且。守。俟。其。部。眾。志。驕。心。離。以。計。破。之。而。已。

宋顏三衛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為。契。丹。及。奚。洪。武。初。其。衆。數。為。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宜。府。因。秦。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秦。寧。自。黃。泥。窪。瀋。陽。陽。鐵。嶺。至。

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恆。部。落。以。千。計。而。朵。顏。最。強。其。實。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為。外。邊。復。修。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為。內。邊。太。宗。崩。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鞋。靴。來。助。遂。乘。大。寧。故。地。與。之。以。內。邊。為。界。永。樂。改。元。仍。舊。制。設。三。衛。有。官。至。都。督。者。尋。復。廢。附。阿。魯。台。掠。我。邊。戍。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大。敗。其。衆。於。屈。烈。河。宣。德。三。年。車。駕。出。獵。巡。邊。駐。蹕。遼。化。適。其。衆。萬。餘。入。寇。出。喜。峯。口。遣。精。銳。三。千。大。敗。之。俘。斬。無。算。正。統。九。年。宣。伏。逆。北。時。出。邊。邊。上。命。發。偏。師。二。十。萬。分。為。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險。深。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秦。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招。遠。伯。懷。平。鄉。伯。蓋。外。邊。之。地。西。自。密。雲。之。墓。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住。牧。正。統。末。附。瓦剌。為。也。先。鄉。導。後。亦。朝。貢。不。絕。其。俗。喜。偷。善。掠。皆。入。北。漠。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邊。人。嗜。以。酒。若。貨。執。而。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對。峙。數。十。年。不。敢。入。性。本。貪。黠。叛。服。無。常。若。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然。遼。東。宣。府。大。同。聲。援。本。相。聯。屬。自。大。寧。為。彼。所。得。遂。爾。隔。涉。可。無。慮。哉。

倭國逸書百篇

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國。王。良。懷。遣。僧。祖。來。入。貢。祖。訓。云。雖。朝。貢。許。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乃。於。遼。瀋。閩。廣。沿。海。置。備。倭。官。軍。永。樂。初。國。王。源。道。義。入。貢。不。絕。後。犯。遼。東。之。金。州。廣。寧。伯。劉。榮。大。敗。之。雖。朝。貢。許。可。徵。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貢。求。可。往。使。者。或。言。主。事。浦。城。潘。賜。皆。為。行。人。兩。使。日。本。復。除。鴻。臚。少。卿。尤。正。使。求。可。副。者。禮。部。尚。書。胡。濙。會。薦。國。子。學。正。金。增。高。濂。遂。改。行。人。俱。賜。一。品。服。以。往。既。至。其。國。即。遣。陪。臣。隨。之。入。貢。宣。宗。甚。加。獎。勞。乙。卯。五。月。以。舉。賢。擢。潘。林。編。修。按。溫。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夫。既。絕。之。矣。信。使。往。來。俾。進。逸。書。使。五。經。由。是。而。完。帝。王。大。典。得。以。不。泯。顧。不。慮。與。

朝覲禮制

正。統。乙。丑。正。月。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教。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豈。弟。治。行。超。羣。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勳。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上。是。其。言。不。許。徇。私。於。是。會。議。推。舉。司。府。州。縣。官。丁。錕。等。廉。能。治。行。既。衆。為。優。賜。以。敕。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於。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此。盛。典。也。按。洪。武。中。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命。吏。部。第。為。三。等。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永。樂。中。考。察。以。貪。去。者。皆。誦。成。旌。勵。之。道。備。矣。答。皇。帝。而。行。之。其。務。為。寬。厚。者。與。

石主事球師

石。大。用。者。蘇。州。豐。潤。人。正。統。癸。亥。貢。入。太。學。明。年。李。祭。酒。時。勉。性。權。璫。王。振。枷。號。於。監。前。大。用。會。六。館。疏。請。代。罪。諸。生。始。則。從。中。則。疑。終。則。無。一。人。與。偕。者。乃。獨。具。疏。曰。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時。勉。擅。擅。伐。

官樹海示極難切時勉年已七十憂患風疾況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極以存師生恩義疏上並釋之是秋大用中京閣部試時勉感其誼令舉人五日一升監自大用始後大用就銓得戶部主事蓋氣頗素為人所重故也

齊揀官至尚書

蒙古用人重吏輕儒七品文資選為省掾八品流官選為令史公卿多由此進舞文弄法殃民甚矣聖祖革其亂政惟崇儒術然猶得銓京職洪武中吏部主事談士奇輩不可枚舉自儲入吏者戊辰十一月宗人府吏三名以辦事下第舉人王章尹啓敬等為之蓋是時掌府事者為秦晉燕王故重其事也丙子正月吏部具缺奏聞選舉人監生周原張勳李選引奏王命選監卒業惟選無過吏為之自此科目之事無復少涵矣凡吏途發軔多至三品無位八座者惟靖難初北平布政司吏清苑李友直告以密謀累擢至工部尚書非年資也永樂已丑正月上御奉天門戶科都給事中南海李晟奏事上謂吏部曰吏員中多有才幹者然亦能害人可令給事中保舉若非其人則平日交結可知其併罪之是受命而出乃奏保郎中萬子雅辦事官前御史傅衡詔試二人以事然後任職其慎重如此已而御史洪乘龍士安等四人入見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遠治體者安用吏為遂訓乘等為序班此後銓京職者部屬一途其宜德中松江守進賢黃子威蘇州守靖安況鍾前後以郎作部各擅政譽人謂南昌多賢哲正統中江陰徐孟暉以郎中試兵部侍郎鎮甘肅累遷至兵部尚書為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戌經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新脫貧無可償其酒食令妻勸勉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暉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回其人曰女何至此卒為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曹曹輒罵意在暉不為意後主事沒暉為舉劾送之歸及為殿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其功名出蘇松二守上皆接中一奇士也

士夫孝行

前史列傳孝行皆出編氓士夫與者蓋夥我朝以孝治天下庶紳多被旌者姑記數人崇縣魏敬洪武中進士吏科給事中母病子告歸省未至而母歿即往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朝夕哭奠如初喪東阿師遂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遠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過虎遠驚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愈後入太學擢御史陞陝西按察使丁母憂去官廬墓三年永樂中召為兵部侍郎終南京戶部尚書掌吏部事益都王讓有孝行督廬墓後湯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永樂中簡侍皇太孫某官吏部侍郎真定舉父文顯苦州學正卒於官讓於萬時猶幼也長言及輒嘔咽涕淚吞母不離左右比母喪衰經徒步走萬負父骨歸而合葬焉廬於墓側朝夕哀臨野鹿助其悲鳴有兔引子游其廬若素餐者巨蛇蟠於門右恆衛守之正統壬戌登進士為御史光州庠生劉進貢入太學崇泰癸酉中順天鄉試除太平通判連遭父母喪結廬墓側負土成墳手植柏數百株烏鵲巢焉日夕馴集隍太僕丞獲魁斯焉子廷璽廷瑄皆登科第而

廷璽官御史東平舉人張瑛正統間為衢州同知喪父廬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吏部郎中桂林劉本第進士授刑部主事宅憂廬墓芝草生焉旱麓小灣坎中忽出白蓮花人以為孝感之瑞源王誠以貢丞慶都羅于廬墓無日不哀慟終喪乃已此八人皆昭旌其門者近世士夫以孝為迂遺棄則觀奪情以為榮其賢不肖何如也按奪情起復始自永樂初右副都御史劉剡刑部右侍郎李慶工部右侍郎趙毅其後相沿成風至於今日吁可悲也已

場屋知人

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儲吏雜職人員許應鄉試文字許減場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皆不拘也人各一經兼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劉詩書經義是已詔諸表內科一道兼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劉詩及表是已主考惟南京用翰林各布政司惟用教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亦有貢士儲士主考職官分考者翰林居鄉如侍講余學夔侍讀尹鳳岐皆皆為吾廣主考官宜德已酉編修董璘在浙江王統丁卯修撰許彬在福建則見任奉旨者也其所取士五名內或經魁不備如洪武辛未第一人許觀第五人胡泰皆皆是已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廣東鄉試是已或有論策重複者不能悉數也桐鄉楊長史宗道掌教監利時正統甲子同考蜀閩前一減場卷為舉者崇從之乃周文安公洪駿也丁卯復往閩閩得陳康謨公後為舉首皆至尙書為時名臣近時所命之題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規矩所取必須全場減則貼出然知人如述者鮮矣壬戌會試商文毅公榜下第本房周學士以為復吾廣邱文莊公傳謝於辛未岳編修正見其卷大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閣後皆如其言若周岳二公其亦巨眼者乎

京軍邊軍

京軍三大營皆取近畿之卒更番上操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因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收馬草場總在薊薊二州及永清縣若定興安肅二縣之關隘則五軍營專之薊之安和鄉則三千營專之香河之孟家庄等地則神機營專之居常則五軍以肆營陣三千以肆巡哨神機以肆鎗手上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岡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收放樵採皆不出關外正統末議者以三營各自圍操武藝不能相通於是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等請精銳馬步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則各原管都督等官領馬後馬恭襄焉改立團營十二曰舊武曰福武曰練武曰顯武曰勇武曰果武曰效武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前選三大營餘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乃益以在京在外精兵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征此京軍之大略也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為本兵調自他鎮為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為土兵近日日本兵多被扣誠糧費占田私役探打松榛斫伐薪木客兵則一例屯種探游巡哨抗拽月餉則本客

混支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至二錢五分爲則本色糧每一石止與四斗至於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對貼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蠲之俱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徒而已此邊軍之大略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疋炒二升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戒陣屢遭一逼入馬辟易挫則首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己利况邊軍有限饋餉不繼足生他變可無慮乎近則潛役私門雇倩代探益不可用矣愚切以爲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鎮惟土兵用聚集之法正貼二月如古漢卒使不之絕關外開田及沒官亡職者人給二十畝使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子本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供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也在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解襖糶袴必豫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馬政

國朝馬政掌於太僕南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其免糧差然陪補受累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苑馬寺養以恩隊軍千餘人然有名無實政日樵矣其與夷市易者洪武初於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族三年一差官磨往對驗以茶易馬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私茶出境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凌遲處死家邊化貨物入官騎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其爲厲禁可知也永樂中遣御史三員巡督茶馬然增給茶數至百斤而禁亦少弛正統十四年停止金牌惟令番族以馬來易而已西番之族以茶爲命一背中國不得茶則病且死故設法王國師以統領之官民相承以馬爲科差我以茶爲酬價故哈立麻輩見禮於文皇帝時非利其術也制西番以控北虜之良算也乃若回回市馬價直上馬相四疋布六疋中馬相三疋布五疋下馬相二疋布四疋駒相一疋布三疋陝西慶陽靈州臨洮鞏昌延安鹽課召商開中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下馬不與此亦可行然不如茶馬干係之大萬世不能易也惟是牧之於民者宜做監死之法擇水草之地立廐庠之所順游息之性定爲牧式教以降虜尤必寬其追陪以俟蕃息民其或少紓乎

周鳳錢肆

江陰周鳳聰敏多伎倆人家婦女見之風行鬼術皆淫惑更無技檢之拒事發官司捕之歲久稍懈乃暮夜潛歸室人爲設酒食虛權鳳欲就宿輒辭曰不可鳳詢其故對曰君在外之日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倘聞妾生子將疑跡之君之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鳳字岐風能詩文姑蘇錢肆寄之詩曰琴劍飄零西復東倦遊清興幾時同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春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篷機心盡逐東流水惟有夢中山在夢中睡亦豪豈以貨爲都司經歷鄉人認其不法知府楊質執兩罪之肆多所囑托反計奏貢罪歸衣官稅奉命與巡撫都憲同訊有旨以同察不和俱罰爲民肆本一富民第以貨得冠帶與貢並無衰友之義命下之日人無不誌謗

戊辰登科錄

正統戊辰科進士首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時安福儒籍榜眼陳鑑家本姑蘇講成蓋州衛依神樂觀道士年三十四矣然猶未娶出家故也探花則會元岳正通州瀋縣人父府軍衛指揮與蓋世生母劉或曰陳莫知其姓幼避嫡姑居大興隆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任太監尤爲異事古稱講者監局嘗有兒然則泰非邪舊制讀卷官例用內閣九卿及翰林堂上官是科預者有掌光祿寺事戶部左侍郎李亨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太常寺少卿黃養正事體之變如此

賈斌進忠義集

宣正時紹瑞黨灼迄王振貽禍土木無敢訟其非者景帝改元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徒虜北行亦開寺用事之所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歟皇上登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閣人專備灑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侍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究之私矣時胡忠安漢在禮部復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巨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斌擅自離職欲送法司問罪誠恐阻塞言路合登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人建言不許擅離職役違者罪之若奏機密重事不拘此例制曰可斌山東商河人莫考所移

鹽吐活魚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嫁返在室贅爲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真鹽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鹽之法禮至家盡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奈何稍還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返接禮於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可當遂吐出一鱗魚攪刺尚活腹遂消蓋積中多有有限年限月之蠶稍驗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爲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冤魂入夢

吾廣陳參議實記一事云誠謙爲南京御史步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揚衫姓李朱衣者曰查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臥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旁曰欲飲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中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告以所夢衆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即捕屠人眞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己巳禦廚諸將

正統己巳冬也。先以其主脫脫不花及諸酋頭等。自紫荊關入寇。我師敗走。遂逼京師。時武清伯石亨協守萬全。坐不掠乘輿。城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虜兵部尚書于謙督軍務。營於城北。亨帥師出安定門。挺刀先馳。從子彪持豆斧。與諸子弟從之。突入虜陣。所向披靡。轉戰西南。虜潰去。追至關。斬首萬餘。虜相踏藉死。管神機營都督范廣。禦之於德勝門外。飛鎗火箭。殺傷數百。追至涿州。俘賊無算。虜主遂不敢入關。與也先皆夜遁。遣使講和。都督楊洪。徐輝。及廣。帥師破虜於固安。遂至關。盡殲之。洪子俊。手斬數人而還。論功加謙少保。亨進封侯。洪。昌。平。侯。尋命俊充參將。守宣府。官官喜寧。本胡種。也。先入寇。俊誘而執之。送京師。伏誅。以功陞俊右都督。虜方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御黃營奏開。謙惡其擅調。請誅俊。上不問。洪懼。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從之。既至。謙併勸其守獨石。馬營賊破其城。喪師辱國。謂非誅俊不可。上命逮緊。謙罪。俊辭曰。遂虜之時。願前失後。官軍聽調。關外之常。乃罪俊邪。詔斬於市。臨刑。有稿而至者。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功為。紱其元。合於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觀者泣下。時景泰元年五月也。虜自求和不復近邊。至是聲言奉上皇來大同。坐中。鐵頭太師。坐右。脫脫太師。坐左。其意蓋卑辱我也。於是石亨。楊洪。帥師巡邊。挑修溝壑。布列營陣。築立墩臺。撥哨隄備。饋運不絕。仍設法招募在京軍官子弟。塞關弓馬者。人賞銀十兩。月糧五斗。得萬餘人。虜見有備。遂奉駕還。亨等之功也。初。張帆自貴州征苗。還。勸其失機。負罪不可用。上宥之。自是帆與亨比。恨謙最深。景泰末。亨與宦官曹吉祥等。奪門復辟。乃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帆一日遇諸途。為掛掛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亨得志。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內閣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以為言。上重遠。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譴斥。為民。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尋得罪。下獄死。彬亦棄市。一時禦虜名將。亨洪與廣為最。係鐘郭登。衛順。柳溥。次之。張帆紀。廣輩。疑不足算矣。亨。渭南人。與彪皆方面鉅軀。鬚垂至膝。望之。悚然。洪。漢中人。起自行伍。最善規營。虜畏之。呼為楊王。俊死後。含痛而歿。追封顯國公。諡武襄。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廣。丹徒人。世官遼東。事遠衛。論者曰。律有八議。功其最也。宋人所謂手滑。其楊俊之誅乎。于少保之功。白矣。而范廣猶鬱九原。石亨雖自撥。然則不及嗣。彪宜末減。向使洪父子無智名勇功。則家至今存也。悲夫。

因災却瑞

正統己巳六月丙辰夜二鼓。南京雷電震。烈風雨驟作。護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亦皆燬盡。御史呂昌勛。奏守備豐城侯李賢。及府部諸司。皆當速治。上宥之。是年有土木之變。鄭王監國即位。詔凡有災異。有司即時奏聞。言祥瑞進。詔諛者罪之。景泰辛未正月戊午。南京太常寺山川壇署奉嗣羅輔。呈言。道童顧學誠。於壇井汲水。聞酒氣芳馨。見水色黃。白守備太監袁誠。曰。此醜泉也。會兵部尚書靖遠伯王璉。及府部諸司。詣井取酒。萬奉先殿。然後具奏。禮部以聞。景泰以能答之不為偽瑞所惑。因蓋德事也。

雨濟謠

正統末。京師旱。黃謠曰。雨滴雨滴。城隍土地。雨若再來。謝了土地。滴普弟。謂與弟也。城隍土地。謂鄭王有此土也。雨若再來。謝了土地。謝卸同。謂上皇再來。卸即此土還之也。景泰驗矣。復辟又驗。

太學生進諫

景泰初。大開言路。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倭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方建隆福寺。不為停止。會寺成。上方議臨幸。有司夙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視。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絕後世者耶。會儀制郎中章綸。亦以為言。上即日罷行。先是虜賊自執其主脫脫不花。而擁其衆。浩疏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兵討之。二疏既上。名震京師。筮仕河東運司判官。英廟復辟。用薦擢知順德府。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及寶。繼以行。翼邊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而顯不究於用云。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賜額者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焉。

易儲詔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瑄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瑄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副總兵武都督。發瑄情罪。真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郎。乃奏言。瑄守海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為事。以致賊徒流劫。越曲加寬宥。仍前哨守。則廣西寧寧而廣東東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上皇長子在東宮。瑄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奏請易儲。命禮部會多官議。內閣陳循等。將獲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流泣。都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慚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瑄太子。生母杭氏為后。而汪后廢於。是降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語。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贊爽耶。吾儕槐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詹事府丞。題右奉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瑄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瑄以作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參將。教以事。降黜案。因此致仕。其後見濟。瑄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出上皇與俱。以絕人望。景王怒。出正為雲南衛經歷。正復春所淫者。未行。乃誦成鐵嶺。嶺衛。及上皇復辟。時瑄已死。發棺槨。屍。以示懲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使溺皆背。遂磔於市。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罷職。自經死。時揭榜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也。與其子主事。翁新等。爭訟。詰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翁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瑄為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連涉已往。俱獲釋焉。

京闈二科舉首

南北京闈。例令四方魁士。遊太學。寄京籍。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景泰癸酉。吉安羅崇。試中順天。

府第一爲京士許奕詔充原籍學生丙子復領江西三十九名解是科順天舉首又江陰徐泰也內閣陳循子奕王文字倫不與選循等論奏考試官少卿兼侍讀劉儼侍講學士呂原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鸞同也林挺亦在中列且策及正統摘其語以激上峻文巧詆必欲置儼於死有旨令翰林科道覆考少保高效力疾言於朝時挺已就逮訊之弗實驗泰等卷復如式儼等得免而奕倫欽賜舉人許赴會試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文罪狀不報未幾景帝晏駕循請命文乘市後遇恩行二家子姓放還倫行其字宗林詔取進士而泰以避嫌終不第甲科除知荆門州云近時南京吏部章侍郎翁子元應舉於京闈再舉於浙江事起與崇嶽相類

雙槐歲鈔卷第六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至我朝太宗文皇帝因漕漚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輩作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英宗容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所謂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雨南園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御製清暑解憊二歌大概言爲臣者仰輔上德俯恤民隱助隆天之績云爾蓋國朝賜官扇竹竹符銅釘鈔書經傳格言以示訓飭越二日乃召大僚于內殿賜象骨銀釘鈔扇然但畫以物象其有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大元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元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攷之太元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礪曰闕曰少曰辰曰上曰干曰坤曰漢曰差曰童曰增曰鏡曰交曰夷曰後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爭曰務曰事曰元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親曰斂曰強曰晬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迨曰迄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庸曰常曰度曰永曰昆曰地元曰減曰嗷曰守曰翁曰衆曰積曰飾曰疑曰視曰沈曰內曰

去曰晦曰暮曰窮曰翳曰止曰堅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動曰養元人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止曰安曰煥曰質曰天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素曰悖曰靜曰平曰序曰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煥曰幾曰抑曰冥曰通爲地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哀曰柔曰剛曰癘曰味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觀曰絲曰情曰得曰懼曰耽曰悔曰日曰福曰晏曰安曰諷曰宜曰壯曰結曰憂曰特曰偶曰暱曰黜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禪曰準曰資曰賁曰敦曰日又曰績曰育曰聲曰與曰痛曰涖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大元優矣邵子以雄知歷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宜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桀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于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醜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於南雄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咬啣涼風九月到捕不見踪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梵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梵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間欲用楚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崔陽王進士良璧瑛至相與質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然不本昌黎耶二十八字真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驚則幸免耳余曰子可謂善爲覺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學士集稟隄集而已入選者亦惟竹詩爲佳七言以詠物古爲難劉伯溫題二喬圖云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學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物古便無題亦難情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云蒼筠織篋油紋綠羅衣蘭露香銀燭光搖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題自有清意可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荆公嘗云天津橋上鴉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某圖自此搖荒塚臥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視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濕不滯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蘗綠幘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張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爲招魂愁悵芳草春無迹吟到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邊鶴迹少微光質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醉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年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消魂魄陳開即墨牛爭觸戰龍見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雲雲髻能龍粧

黃冠初入白雲鄉。碧桃春有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童。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鬣空遺香稻水。雕籠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報。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尚依然。嘉禾陳延齡岳王墓云。一班師下內廷。中原誰覺賦臙臙。兩宮環珮烟塵迴。百戰河山草木青。兩暗靈祠嘶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塞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僧德珙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使行人淚眼枯。盤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綠蕪獨。有靈巖山色在。嵯峨樓閣。浮屠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尙有待耶。

精神頌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拋磚弄瓦者。予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誦誦焉。景泰改元。寇果至。先府君在外。予啓神。橫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君歸。日益飄。以兩盛經。供奉殿深。是年六月。先府君遷疾。十二日。琉璃燈墜。焚函經七卷。燬盡無餘。案棹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館。亦異事也。精神一念精誠。遂致邪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制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晏。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遍野。捕之愈盛。晏乃如父老言。帥縣吏。沐沐禱於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祀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傳。項筮七歲爲孔子師者。此也。第士人誤謂託耳。晏以大臣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妖鬼。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置嘗作原理。予愛其精潔明白。分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天地之初。混沌洪濤。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漸清。其凝聚於內者。漸漸漸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動。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地形正圓如虛。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博。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爲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爲星。二十八宿及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五日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

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歷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算耳。天傾倚於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方。故曰北極。下躄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晷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中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晷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遲然。月遲行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日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爲氣盈。月之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爲逆行。與天等。則爲留。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直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離同道。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離對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時。昏見於庚。下明上暗。象晨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於甲。全體皆明。象乾。昏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象巽。下弦時。晨見於丙。下暗已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於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亦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動。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動。曰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曰動。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渾儀歷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結而言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精。為夏之暑。月水之精。為冬之寒。星體光耀。為晝之明。辰昏暗。為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為雨。火氣外旋。而為風。土氣上蒸。而為露。土氣內搏。而為雷。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為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脈髓骨肉。為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脾腎四臟。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鴻鵠鷹鷂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鴉鷂鴨鵝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木者。車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性也。飛草者。蜂蝶蜻蛉之屬。體之飛。飛之性也。走走者。駘鹿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性也。走木者。猿猴之屬。情之走。走之性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之走。走之性也。木飛者。松柏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檉之屬。情之木。木之性也。木木者。榿檉刺楸之屬。形之木。木之性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性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性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性也。草草者。葦芥之屬。體之草。草之性也。觀此。似是創自胸臆。他無所據。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實為開物成爲閉物。其源出於佛老。佛氏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劫。現在名賢劫。未來名星宿劫。謂之三劫。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生至下。依傍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漸至磨滅。此即開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五氣起於自子。曰龍漢。為始。劫一。炁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混沌溟溟。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方起自寅。曰赤明。為成。劫二。炁開明。猶皇極開物之會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午。曰開皇。俱為住劫。炁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于戌。曰延康。為壞。劫以日言之。為夜。以人言之。為死。猶皇極閉物之會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緒論哉。

性敏善斷

武城王道亨。嘉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為大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督者齎鈔百緡。醉臥城南。荆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荆樹為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皆說從之。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代府內。滅失鈔幣。而戶屬封諱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略。召問之。道亨至。察視氣樓。似有物。皆往來。而非人跡。疑為狐所竊。乃列幣庭中。伺羣狐過。而伺焉。一狐果攫取之。因詰其主。主即款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山陰。嬰疾。忽氣絕。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由此治行聲名大著。桑梓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侍郎。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為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其言。

聖指揮氣節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首尾。俱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大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因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小甲。皆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捕之。因而殺其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至是。擢討乃刑白馬。歃血誓衆。遂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偽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為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昨諸途。陳韶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詔以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為左右副參。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郡城。為延平官軍所殺。傳聞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遠近驚歎。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餘黨推茂七兄伯孫為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吳遂榮。與致仕驛丞周鈞。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榮乃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因設草具。遂榮與鈞飲食之。意氣揚揚。略不為動。食竟。就馬抵巢穴。遂降其衆。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歸。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遂榮歸。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伴告者。傳致之。伯孫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乘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衆。遂散。聞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諷京師之功。沮其賞。弗行。遂榮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闕。回。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而貧益甚。時睿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桎。至穴。以通飲食。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榮獨草疏。請還政於睿皇帝。疏未上。而語泄。睿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赦。納杖之。幾死。獄不能行者數年。睿皇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井妖致殞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為人甚溫雅。疎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見廡舍井中。有人紅衣。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罵之。走上。遂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承爭坐位。交相擊。歸投井死。縣官收斂。殮。遂填其井。其子孫至今顯貴。豈報有學行。天子非命。天故報之。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信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召英國公張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見。便殿。宣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太后崩。振恣肆。作大宅。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今陷府中。反為府用。籍其

家蓋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族黨皆坐誅夷宅沒入官改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賜額曰旌忠信然勝奉其香火黃緣以孝行被旌破州同知龍約自京遠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副都御史降參政家居爲人奏其誘勸皆獲罪許學士彬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爾陷重羅孝子胡然傷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峻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借文達趨召入文華殿英廟臨前樓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則命途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賜給一端叩謝而出上益知其誠恪可用嘗至東園立候遙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公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豈嬉笑處耶其敬慎如此馬恭襄代公總督及入爲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語也夫人爲增求選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每過餘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陞陸參議出至通州病還公爲奏聞有旨仍舊職恂怨公遇於朝梓公殿之公疑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罪公具言恂實喪心奉旨罷其官令有司防閑出入而已於恭襄時召妓李惜兒入宮優人張甚通同東廠選者害及舉子子在太學上疏言正身正家六事禮部奉旨本無他意楊興濟必欲文致予罪以問公公徐曰皇上光復之初乃首罪一豎生耶善報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書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自戶部郎中起拜本部侍郎從入望也子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予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予曰向使禮部說行子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爲性命子其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歷皆涉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予曰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祀於社所以弭兵非也嘗作一詞謂郊社同在一處蓋秦增有三百步四周爲澤宮據魏儒劉芳言則壇有四門門外爲四郊觀禮大略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於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側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日至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爲九變陽陽相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陰陽之及祀天地配以後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太祖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者儘汪克寬謂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爲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庶之無爲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諫海南因家焉故舉吾廣獻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尚書最諳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爲時名臣

張都督不欺

張都督不欺

南京會都督風陽張九衢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同與石亨同僚其孫輔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爲友培最相得亨迎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將爲公及輔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謙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蔘終可謂賢矣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適勁有體予在奉時頗好作詩公謬見重期于大用謂於詞章相貌微之嘗爲作坊牌匾及友琴堂大字今公沒已久而子碌碌負公每睹遺墨爲之黯然

馬楊二義士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墳初御史楊瑄劾奏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侵占民田上從徐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上命收鵬及瑄送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悉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問之鞠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於獄會有風雷雨雹之變降有貞賢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政御史盛顯等調知縣瑄鵬俱成鐵嶺衛會薛瑄致仕去欲用王朔翔薦留賢爲吏部侍郎亨慮有貞之復用也令人僞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過惡語甚危激秉彝久臥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命訊秉彝至死不承緝捕匿者甚急亨因語有貞懇留使所親馬士權等爲此而滅其迹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語券積馮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語券露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詐爲制文當斬奏聞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發金爲民士權亦免其後門達估龍驤橫惡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使選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彩漆軍匠楊墳憐之疏言昔者獨留廢廷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併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速問達緩墳死令譴大學士李賢主使墳陽應諾達遂以聞遂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墳言事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大沮而彬猶降黜未幾英廟實天言官劾達罪譴成而并以死彬得復官嗚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預言甫行而鵬等俟其終則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有貞特天幸爾吾於二十乎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臨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豈紹述而勦取之邪求其書不可得蓋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致之大率庸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

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耶。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關自閉。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說。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駭與。

雙槐歲鈔卷第七

金錢銀豆

拱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格。侍講學士劉欽。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鑑。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恆莫能得。有一講官。忘其姓名。當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濫。時宮中又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為閑笑。楊文懿公守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賜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瓏亂灑金塔下。萬顆珠玑走玉盤。一天兩苞蔽鴛瓦。中官賜拾多盈袖。金盞半墮羅裳綺。贏得天顏一笑。慵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盞薄如葉。并刀剝碎盤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糶。撲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囑。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於乎國阜用法至此極矣。

黃冠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沖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逾年所臥竹牀。皮忽青色。漸生

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也。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銳。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隸獄卒追之。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噓聚羣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餓死者如疊。製蠻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設開都偽官。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進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滅其軍。城中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刀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開道告急。驛至京師。詔遣都督董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郎孟鑑。會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偽官者百餘人。據五羊城。為行宮。四出剽掠。信民舊為廣東參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與等進兵。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雞。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實則不明。願公嚴軍令。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乘船河南。千餘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與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與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從。魚為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於有司。賊出而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謂者不滿一千。會信民中將卒。暨乃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而臥。為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沖鶴大良諸堡為縣。名曰順德云。

王清權難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略。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蒼莪海。視虜累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視虜還。劍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首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於原衛。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賊黃蕭養劫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落際懷重似山。半夜愁吟吟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字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遂遇害。有建義集行於世。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天順甲申。遇憲廟即位。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一歲。進一品官階。閒居。述懷詩云。迂疎不覺已成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深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醞清芬獨吐花。宮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鑼鼓慶新年。老我風情只自

然庭竹簷寒呈曉翠。應梅和雪獻春妍。酒香旋遞延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圓子與孫。升平又喜沐晨昏。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榮榮呈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華。只效封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驚天恩乞得老。江鄉蓋隨隨分。猶憶鼎泉石長甘。即願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詩云。汨汨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還開。上蒼未必重加福。殘喘何期更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菊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喚作陪。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國朝大臣罕與之儔。期查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南苑射獵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太宗定都以來。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朝退。駕出。既入苑。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於臺下。時日加午矣。長圍漸合。羽毛畢集。上親御弓矢。命中動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賞從臣。命之先歸。上御飛轎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馬騰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聖明天子中興年。大閱軍容故下畋。射獲得齊車。漢武貫魚入詠。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獲應為王者佐。尉車命載着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漳州布衣陳利夫。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探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為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曰復。靜作十六點。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變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舊冬至。乾始在上。舊夏至。升證為義。曰立秋成遞。曰秋分否謙為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為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為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為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舊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懼慎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為一者也。總為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舉。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為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

大團同一渾然。然而無開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後。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成周公旦。孔子傳之顏。曾。思。孟。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則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無用。故多不學。又失其真傳焉。今幸聖明崇重聖學。校探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刺。但能體此下學之功。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去其非。其非。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下禮部。時侍郎鄒幹。都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略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抄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也。予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性。變觸觸耳。又有大鵬。高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啄去。景泰元年冬。予嘗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若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聯璧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於蓮峯之上。竊竊且天。黃彩為多。予時在廣。同舍鄭賢。領批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自扁元吉。舊作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街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遠竊兼山碧。非烟帶日黃。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潛。自石岐登舟。忽千戶林與來送。揖賢及予曰。與夢最驗。恭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虛狀。殊不可識。豈傳臚之兆邪。黃秀才中五十七名。夢中見之甚真。澹不悅。伴醉而臥。與遂辭去。及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靈山人也。

湯陰精忠廟

湯陰縣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大學士徐武功有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武穆王是已。當徵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虜。方城未之亡。猶如一縷之屬。旋國之無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

步應舉而起。歷神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僑齊以愛金人。董王之忠義。勇智得之天。非矯僞而為者。故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忠。名與實。稱兩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於奸。忘警忍耻。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郟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通。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將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願不愈於束手就俘。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遠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之破劉裕之專制。督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相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八月。皇帝初即位。大位以統幕師。上皇未復。寇方內備。乃命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退亂略。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理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因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論之。忠義及王之祠事。皆嘉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理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部。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草如制。於是書其事於旌牒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內理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宋憲副。編常著岳飛班師論。正謂王知變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趨之。子獨致疑。以爲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實與子合。乃知義理故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爲戰。而高宗奸相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兼敗其身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爲哉。故錄武功之文。以疎斷史者探焉。

岳武穆遺詩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親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蘆花外。征帆杳靄間。子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閒。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燕王德昭生翼王惟吉。惟吉生盧江侯守度。守度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修武郎子爽。子爽生伯仲。伯仲生師意。師意生希道希璵。希璵生理宗。若濟王玠。則秦王德芳之後。德芳生惟敏。惟敏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放。令放生子乙。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聖。希聖生玠。於寧宗爲近屬。故當時立玠爲皇子。而以理宗後榮王者。蓋親疎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立海。電馳霆擊。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喜而不能已。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則可以憑怒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己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不足信。詭爲姓名。恣其伸縮。如肩吾連叔之間答者是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如意而子問許由。由尼兒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實理。自此不足信。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糝顛錯。虛實混爲一途。而不可盡識矣。其尤甚者。則姓名之詭撰。足以欺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實言二科。以精別之。斯爲無弊。且以小說諸書。攷之。如牛僧孺之元怪錄。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文類聚。則以爲實。魏泰之碧雲殿。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誕也。陰復春於韻府羣玉。則以爲實。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爲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於姓氏篇。則以爲實。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張象。冰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爲實。似此之類。未易枚舉。邇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孟之書。瑩潔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其姓名者。經於秦火。壞於漢儒。蓋猶有可疑於其間者矣。然則小說孟浪無稽之浮談。其可據以爲實乎。故嘗以爲白六經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大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莊周作僞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名德顯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謂內外風憲。緘默不言。頗都憲在惡之後。公考滿。願署下下不稱職。坐是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其誦養可知也。崇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謂言於上曰。薛瑄居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纒輸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留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時論方重。願公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天順丁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子在太學。往謁送之。以復性爲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說。孔子兼論氣質。其說乃備。德容溫辭。言詞質直。真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皆以史中諸疑誤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郵部官寮

正統庚申。景皇在郵部。吏部奉勅。擇儒臣爲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講東萊儀銘。爲左長史。修撰吳郡楊燾。爲右長史。訓導嘉興與山管江楊興。爲伴讀。中書舍人金陵俞綱。爲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絳。爲審理。皆不由科目者。及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皆侍講郎。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燾終禮部尚書。山爲鴻臚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興爲戶部郎中。隆南京戶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右侍郎。且竊居內閣。月餘罷。儼爲御史。遂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

秋。應以壬午。泱泱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謂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王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而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參將守雲中。賢實引為上客。勅必咨之。賢景帝即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略。薦以自輔。實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召實問休咎。實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英廟北還。時率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實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承與來歸。庚午八月也。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滿。忠一日屏人請筮。實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惜。忠懼而伴狂為風狀。兩宮乃安。忠後伏誅。果如實言。景帝弗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實言於亨曰。公儲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英廟復辟。將官寅寅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筮錢十八文。又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幣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出洩徐州。上曰。全寅得無借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寅後因辭不允。見亨寵位已極。每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於禍。寅年近九十卒。又有王泰者。小名驢兒。濟寧衛人。雙目。其一稍通明。賦性靈異。嘗遇一老嫗。授以陰陽一籍。居數日。嫗乃去。或曰。嫗老狐精也。泰賣卜。由是屢發屢中。人以為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謂曰。是何大貴人也。則期某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漣運僉都御史王欽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陞。三年必有大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陞左副都御史。是歲甲戌也。丁丑。為石亨所害。除名。復問。泰又曰。公至某日。當有詔命。仍舊官。巡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帶自東復開者。三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入舍人王翬家。為翬所殺。其神妙如此。二人者可以備藝術傳矣。

唐試進士排律

唐試進士五言排律。例用六韻。天寶十年錢起及第。賦湘靈鼓瑟是也。詩曰。善鼓雲和瑟。常聞童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可謂絕妙矣。世猶以兩不字少之。嘗有編錄試詩。自為一編。以傳者然而無聞焉。莫宜卿者。開建人。唐大中間進士第一。今縣之金縷村。有宜卿讀書堂及片玉亭。水環之。流韻清響。父老呼為龍吟水。然其言行爵位無傳焉。嘗得其詩於唐詩品彙。題曰。百官乘月早朝聽殘漏。疑者試所作也。詩曰。建禮微朝冠重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與合。凌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隔祥光起。霏微瑞氣飄。折蓬聖明代。長願接編。善廣狀元及第。實自宜卿始。

宋賜進士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淳辛未。吾鄉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守青衿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篇愧之謀。飲禱乙覽。忽驚姓字首臚傳。乾坤大。

雙槐歲鈔卷第八

名公詩識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少保邱文莊公澤少時詠之。為人所傳誦。詩曰。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盪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壺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後竟如言。又聞夏忠靖公夙吉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鰲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熊。頭角皆因造化為。不向草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為居顯位而不免呢小人。此其驗也。詩言志者也。二公之志。見於詩矣。則其應驗。固理之自然者。世謂詩有識。不可苟作。豈此類之謂乎。偶與客談及此。有舉高季迪者。所題筆峯詩者。雲來濃似墨。鴈去遠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季迪辭侍郎不拜。家居。忽罹黨禍。腰斬。亦其識也。

全寅王泰卜筮

全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警而性聰警。乃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寅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寅決之。由是名聞四方。己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大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

德知難報。誓乘孤忠。鐵石堅。御賜狀元以下詩云。隨軒再覲匪虛文。要語謀謀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言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儲珍。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皇成憲日宵遊。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臚傳魁乘俊。復叨燕衍逮微臣。終身祗佩丁車副。遠到功名願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廣郡學中。

夜見前身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中鄉貢。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濟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侯。侯曰。生死輪迴事。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詢之。雜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復公。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瑄之事云。然予竊疑之。公嗜學人也。精神恍惚。人或附會之耳。前此大宗伯毗陵胡忠安公。生而髮白善啼。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寂時。言當生公家。以一笑爲驗。果如言。易啼爲笑。近時進士太原王德華。幼年能讀香經。恍然悟前身爲西僧。予竊以爲此皆豪俊之士。自託神靈。以欺人耳。安足信哉。

河套墩臺

黃河套周迴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至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降城。又東則舊東勝址也。國初。虜遁黃河之外。正統初。始度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楨始築榆林堡。仍設法禦之。往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則築瞭望墩臺。虜窺境。即舉烟示警。往南二三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多於硬土山溝立焉。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各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道。遂至河套所在。久居其中。以伺機變。不時出沒。然猶不敢徑犯人家。自是虜窟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孩糾衆深入。攻圍墩臺。而李羅忽繼之。秋冬則舉衆爲寇。春夏則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滿都魯。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胡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債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遺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料。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耗。致生他變。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軍馬各一萬二千五百員名。相機戍守。議者皆請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也。都御史余公子。始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成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凡墩臺每座。基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二座。長闊各六尺。空內挑壕。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依界石一帶。隨其山勢。曲創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峽。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特連

比不絕。於其空處築邊牆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二。崖勢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十五。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爲黃河東岸。平山墩。西路則爲黃河西岸。黑山營。相距一百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工築。蓋有待也。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范銅鐵爲之。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藝圃。乃求植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爲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焦家坪。以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汗。此外則娘娘灘。及羊圈子。渡口。冬月冰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魯。加思蘭。死。其子。僧稱小五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播遷宜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禽焉。徧搜匿查者。彼將隊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患。或可除矣。

車戰器械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爲總督尙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閒。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臣今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軍空闊去處。以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作如軍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其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作五百副。肩作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二。撥兵車營。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作五百副。肩作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三。撥鹿角作營。周圍用鹿角作五百副。每副長五尺。用釘打籠頭。鈎環聯絡。每副肩作者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其四。下椿繩營。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椿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其五。撥椿繩營。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以上。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筒。神砲。以木爲矢。以鐵爲號。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用繩二條。圓牌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筒十枝。

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并一窠蜂蟻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開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作連繩鐵鍊及鐵各二斧及銅錐各一其鑼鑼皮卻脫火鑼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之技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盛京城邊沙草春賀蘭山下少閑人神鎗火砲兼天起河套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牆如月接墩臺娘娘灘上河冰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若余公亦可謂壯猷者矣

西番過狀

天順八年春二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伯衛原正巡撫僉都御史吳與璧奉詔率師往平西番二公將中軍與其偏裨分五路以進甘肅蘭州山莊浪等衛所軍在行者三萬五千人追討至駱駝山寫爾沖殺唐川俘斬其酋及部屬萬餘得其雜畜十餘萬夫西番古之氏羌唐之吐蕃也其地西至于四川西北至于雲南西南至于陝西漢書所謂南濱析支至于河首者也尤切近甘肅常為北虜右臂更互伸縮以抗中夏元得其地蕃郡縣之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元帝師領其人民我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攝帝師喃加巴藏下為熾盛佛國師分設烏思藏朵甘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官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後分封為大寶大寶贊化開化開教輔教等六王皆僧也既髡首黃衣而僧制又假寂滅虛幻之術為猖狂背叛之計至於入掠莊浪敢拒王師至是始殄厥貢獻如常矣東井陳先生宜之政為雲南志謂官見西番僧至演過早能入海擒龍鉢中以劍擬之輒雷電而雨足履石深入數寸既去則鞋進存焉咒六畜生者輒死復咒之則死者再生此元人所以尊信加帝師號至於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蓋攝其邪術故也書曰三危既宅苗丕殺以南蠻蠻西戎今肅州地也又曰織皮嶠番析支東夷西戎即今西番西南至甘肅有岷崑崙山存焉析支即今西番有析支水存焉渠搜即河套東南有渠搜縣故城存焉三國皆以織皮為貢即後漢書以次相轉使屏蔽北狄也三代因唐虞故迹薄伐西戎而猶執義矣議者謂西番今既貢賦而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西至寧夏紅山堡豈無印發之地乎或於偏頭關外娘娘廟或於寧夏鎮外賀蘭山使西寧衛官軍控領大寶法王等部落往過北虜出沒之路或徑往河套彼感其妖幻必不敢肆亦制狄之大機也南蠻有叛者討平之役亦必分北以雜西戎如魏祖來降遷於南土之法諺曰以夷治夷用賊殺賊我文皇帝崇禮西番尚師備為建寺蓋有意於此惜乎當時無以唐虞故迹告之也

四代通禮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紹同陸庶子劉學士宜化戲謂文安曰先生其庶子也蓋公本庶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有遺先生將納其母側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為留氏鄉人嘗許之今親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母劉氏也其後將入祠堂故為異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果齋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儒者未必習同今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時整齊同作一大室甬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魂庶公號名備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謹始可不鑒哉今按唐制大夫三廟曾祖西第一室祖祠以次而東放諸韓文可

見矣予初疑廟主之升就取日出沒之義然朱子大全謂席南鄉以西方為上是或一道也士夫祭四代實自朱子家禮始國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當從時制高曾居中祖左禰右可也公不從朱子而國朝禮制亦不之考謂之何哉

始終清操

錢塘王文進鄉貢試禮部乙榜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陸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為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公門無私調平生不治生產居閑陶如也值歲大祲無以朝夕冬且莫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亦却之有暗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饑且寒無不樂也何暗之有竟以饑寒卒抗守胡濬聞而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云

棠花表節

封邱庠生彭儀妻吳氏喪夫時年甚少亟欲以死殉願姑老子幼乃止不三載姑亡子歿其母受巨室厚聘欲改嫁之吳怒曰吾聞之夫失節事極大異日何面目見夫耶即更衣沐浴潛至夫墓側大哭兩手扒土深尺欲入墓不得哭益痛至夜分淚竭血繼衣漬盡赤自經棠樹下死遠近聞之往視其面如生見者莫不灑泣鄉人共率錢買棺與夫同穴是歲仲冬所結棠樹生花殊盛雖摧風雪不阻蓋貞烈所感也成化初事聞旌表予嘗賦一絕云夫君一逝恨無涯直入泉臺作一家歲歲棠花影不得至今英爽在棠花自愧非詞未能揄揚其烈也

貞燕烈鶯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蠟其雄驚墜猶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雛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譁然自為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窪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悲其意為棄不食余稱之曰烈鴛鴦鳥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私妓於秦宮夫君已亡而息媼偷生於楚國何以為人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者貞燕謠曰貞燕貞燕影皇皇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年雄不見深沈籠幃花隨風空梁獨宿思故維何人並臥氈氈月羅袂窈窕花影中烈鴛鴦曰烈鴛鴦可悲雄已死雌依依寧向鏡中京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桃厭厭東風裏

木工食一品俸

翻祥者蘇州人永樂中父福能主大營繕為木工首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扈從至北京凡宮殿廟社皆所從事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效勞尤多天順末本爾書作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自工部營繕所丞進所副遂陟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郎歷擢太僕少卿遂為工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其祿累加至從一品成化辛丑三月辛年八十四嘗贈及祖父母父母其子為錦衣千戶又蔭為國子生其祿壽蓋為木

工者所罕見也。

三十六宮

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窺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氏為天根，揚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為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為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窺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為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為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為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畫極之學，以不用為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開來往也。由是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為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況後世耶。

緣木求魚

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齒，鯢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也。然而物之不可窮者如此。天壤間亦何所不有耶。

尹氏八士

逸周書曰：王乃出陶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華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推人，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蘇繇不絕，蔓蔓若何，發末不撥，將成斧柯。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德降為則。振于四方，加用禱巫，神人允順。又曰：王赫奮烈，八方咸發，約期于牧，案用師旅，齒不足滅，分禱上下。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翼。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由是言之，尹氏序于八士之上，蓋周以典神，天為重。尹氏其祝者也，及克殷，王入即位于社，太辛之左，華臣畢從，尹逸筮曰：殷末孫受，德逃先成湯之明，悔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仲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伯嚭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閔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實，禱之乎軍。乃班，蓋其所重在典神，天其罪紂亦以此。詩曰：天保定爾，又曰：百神爾主。此之謂也。史佚即尹逸也。伯嚭仲忽與南宮括，即八士之三也。其後皆為周世臣。

祭公尚伯

逸周書雜錄有周之事，每段為一解，有似書者，有似禮記者，然似書者如程典商誓皇門之語，闕文尤多。

豈孔子刪餘殘剩至此邪。惟祭公之顧命兩語，二篇最為完整，今抄于此。王若曰：祖祭公，予小子虔度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薄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德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病，惟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于王，所勗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圖作陳，惟皇上帝度其心，冥明德，付俾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陟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克菑紹業，以將天命，用夷居大商之衆，我亦惟有若祖。祭公執和厥圖，保又王家。王曰：公稱不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我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商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成茂厥功，維天真文王之垂，用威亦尙寬，壯厥心，康受父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惟武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不惟周之肇基，自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惟我后嗣，旁建宗子，不惟周之始，并嗚呼！天子監于夏商之既敗，不則無遺後艱，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不乃有利于宗，不惟文武由之，公曰：嗚呼！天子由我至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戾御人疾，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戾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御其外，尙皆以時中，又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浪浪芬芬，厚顏忍魄，時惟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惟不以我辟險于難，不無絕，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謹言，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諸，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遠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皆行罔道，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贊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蠱，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衆極，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士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忠，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變往愆，以保爾君，爾乃賄爾厥，遂弗俊，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奠居，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憂重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得以爾成，賢智籍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善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而相譴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非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譎，惟爾之禍，按謀父祭公名也，良夫，芮伯名也，禮記經衣，引葉公之顧命語，與此同，特誤以祭為葉耳，此可見西漢以前，已行於世，不待竹帛發冢而後出也，明矣。

襄邸朝禮

諸王自谷府變後，鮮朝久矣。天順初，晉王請朝，詔止之。先是土木之變，襄憲王增禧兩疏慰安聖烈慈憲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敢勇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鄭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諸宮中，容皇覽之盛感，勅取入朝。王遂戴星而覲，故事，當禁門而入，自選都北京來朝禮絕，適宗伯胡忠安致仕去，莫有知者。侍郎鄒察章部檢太常典故行之，初，景泰不豫，皇臣願復，景泰惟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欲立襄世子，陳循輩知之已而景泰疾亟，太監與安諷華臣請復茂陵于東宮，愈以爲宜。王文獨曰：雖請之，知其欲誰立乎？學士蕭鉉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故奏辭以請擇元良爲言，奏上不允。人說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往襄府矣。副都御史徐有貞及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軾張軾鴻臚卿楊善等共謀復辟，大監曹吉祥將寤輩白太后勅，正月壬午黎明，亨軾以甲士入于南城，毀門，迎容皇復位。王文于謙皆以逆棄市，始有貞猶豫，張軾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決。或謂文與王誠初謀，謙未必知，金牌勅符在太后閣中，未嘗出也。然容皇降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謙使人謂之曰：中國有君矣，駕其毋復。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言亦如之。矧謙總督軍務時，行事自專，爲亨等所惡，及駕復，上謂羣臣有喪師辱國有玷宗廟等語，實出內閣代言，故謙文懷疑不決，以至於此。然郭登雖犯上，怒惟削爵，安置甘肅而已。使謙等早決大計，亦未必誅也。及襄邸來朝，上禮待甚隆，庚辰再朝，錫賚愈厚。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軾實爲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異哉。要之憲王疏請實爲至論，惜謙文循輩見不及此。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春相傳宜廟幸開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澆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爲兆。明年春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謙發薄相繼同降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其賞，首夏四月，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澆紅者曰醉仙顏，惟謙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謙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開院宮寮咸和，寔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謂昔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出金帶圍四枝，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蓋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蓋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花合人數者，係於天，係於人者，未免有意，係於天者，由乎自然。雖然，魏公四人，皆至宰相，豈獨係於人哉，蓋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花歇於前，而發於今，且當復辟之初，賢氣數復盛之兆，所關甚大，又非廣陵比也。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或謫官者，事見水東日記，而不悉其詳，故識之。

馬恭襄殊錫

馬恭襄公景高，河間之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然無學術，累官兵部尚書，時宦者曹吉祥竊柄，昂附之，其嗣子欽，冒奪門功，封昭武伯，驕恣狂狠，爲衆所惡，昂特薦欽，得管大營，尋掌前府禁兵，天順辛巳

秋，勝首字來寇，寇西，上命懷寧伯孫鏗帥師禦之，而以昂總督軍務，吉祥自石亨誅後，久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遂約其兄都督鏗，從兄都督鏗，弟都指揮鏗，謀入宮行逆，約吉祥爲內應，并結宦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作亂，是日都指揮完者亮，詔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開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率番漢兵犯闕，搥殺錦衣指揮邊果，擊內閣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於東朝房，鏗率數騎往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斬傷廣寧侯劉安，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潰散，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督鐘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進擊，昂以精兵殿之，自辰至午，鏗敗死，瑾爲所殺，相拒至西，斬鏗，鏗於是欽入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等繼城以遁，追獲之，是晚上出御午門，吉祥等下御史獄，伏誅，籍其家，以賞將士，論功加樞密宗太保，刺進封侯，昂太子少保，仍掌兵部，自是上寵待特厚，賜金玉東帶繡金麟服，其餘銀幣玩器書畫爲時鮮之寶，歲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刺者，雖勳戚不可得上，以賜昂，可謂殊錫也已。初昂以鄉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正統丁巳，薦授御史，巡按有聲，奏行在刑部禁囚劫獄而逸，尙書以下，咸禁鋼跡，捕起陸昂右侍郎，後以副都參贊甘肅，迨旨致仕，景泰甲戌，起督兩廣，奏功至左都，天順丁丑，被論致仕，及入見，復留巡邊，遂理院事，遂柄本兵，至是有功，得掩其薦欽之罪，而復留掌部，兩蹟復起，輒有奇逢若此，人謂昂相親有福云。

萬祺祿命

程子曰：三命，律也，五星，歷也，特人小用之耳。予按三命以太歲爲主，自天干地支納管三者，取用祿馬貴人羊刃劫煞之類，而審五行刑合生尅，五星以身命爲主，審生時所值七政四餘，遞連合伏向背空實，皆可斷吉凶，辨貴賤，世傳珞珈虛中沙灘解斯琴堂諸書，至元人徐子平始專日主增人元，取用益闊，而蓋納音不論矣。南昌萬尙書，少遇異人，相之曰：有倦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精研以下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開，以吏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有議召養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徐有貞仰視乾象合已，而英廟復位，召視文華殿，即日擅驗封主事，甫七日，進員外郎，無何進郎中，石亨敗，凡所引薦皆坐謫，人爲祺危，祺自觀祿命，謂無事，言者論及，上果留祺，曹欽反，執王忠肅李文達，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急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邪，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鏗曰：萬君言是也，欽遂揖王李二公退，事平，上召二公及祺，問遇賊始末，甚壯之，賜燕勞焉，尋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吾鄉順德張御史叔亨，嘗會祺于易州，版祺謂曰：公位至八座，即休，當歛祿十年，且刻期當謝病歸，後果如其言，予亦喜玩此術，然求如祺之神奇，竟莫能也。

鶴橋橋

東莞方彦卿，敏才博學，最善戲謔，作詩文，走筆立成，座中屈服，射詩釣韻，用楸枰錄，人鮮能之，又善意錢之戲，用九錢分三行，使人默識，第云在某行，自右末緯左，復自左上經右，始中如之，終則數曰：天天地，天天地，地地地，地地地，人人人，人人人，天無不著者，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下，下不在下，不可在上，其宜

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杏字說。勿作因字猜。謂極字也。自餘尤多。每在講席。人樂近之。天順癸未。與子同會試。寓新安俞君王家。正月六日。賀子縣。邀往預賞花鏡。擊糟。戲。酒。戲。贈子詞。云。草頭八足。一團大腹。持蟹笑向俞君。玉花鏡。預賞為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今。宵。過。了。七。人。八。日。又。七。日。天。官。賜。福。福。如。東。海。壽。南。山。願。歲。歲。春。盃。盃。綠。借。懶。寫。子。姓。名。大。笑。曰。子。謂。謂。用。日。數。何。謂。子。謝。不。知。則。曰。出。齊。東。野。語。七。夕。以。八。煞。為。韻。子。忘。之。乎。即。明。謂。曰。嘗。與。初。駕。牛。車。齊。發。聽。隱。隱。鶴。橋。伊。軋。尤。靈。瑞。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月。明。銀。蟾。更。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且。問。優。劣。予。曰。比。方。殊。欠。俊。耳。君。玉。亦。謂。其。鄉。先。生。方。秋。崖。除。夜。小。盡。生。日。詞。曰。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春。盤。纒。翠。春。缸。搖。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邊。試。問。是。那。非。笑。今。夕。不。知。何。夕。復。問。子。對。如。前。始。覺。子。指。其。姓。名。大。笑。浮。白。盡。懽。而。罷。詞。蓋。鶴。橋。倦。也。

草馬竹羊

雲南越駭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沙糜。飲以米播。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駭駿。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騰未斷時。馬傍踏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饌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書。見吳萊潤類集。吾廣溫煇鴨卵出。雖或以東廣火焙鴨。對西域竹種羊。予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

妖僧扇亂

自中官崇尙釋氏。為奸兇通逃。妖書識緯。惑民扇亂。正統開尤甚。難浮有景泰禪師。卓錫泉。宋唐庚作記可考也。少監阮能。鎮守吾廣。信妖僧德存。創寺於白雲山。半永泰泉上。指為卓錫泉。景帝改元。詔至。即稱禪師出世。偽立寺額。遇聖節。輒為賽會。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民。將欲謀逆。人不敢言。及能取回。德存就擒。禍變乃息。子計偕北上。過廣溝橋。聞趙才與之事。大率類此。才與。扶風人。為僧。創黑塔巷。自言知兵。武功右衛百戶趙忠。薦于朝。兵部送大同禦虜。無功。乃與廣通寺僧真海道人。誦福通。號三結義。化緣修橋。聚眾立天龍八部。刻期稱帝。作亂。真海素與義勇後衛百戶段旺母張氏通。謀其女妙果為才與妻。立為后。方舉兵。為官軍緝獲。伏誅。景泰二年四月也。已而天台山僧章能謀亂。稱真明帝。主亦建寺募眾。與府軍前衛軍餘王斌同逆。事覺。能就擒。斌得脫。祝髮為僧。名悟真。結社於褒城之胡城山。誘流民作亂。建置百官。稱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為后。攻掠傍近諸縣。得數千人。為漢中府官軍所擒。上命謀賊及同謀者。皆充軍。天順元年四月也。氣機乖戾。愚民從逆。如響應。可謂異矣。吳徵士與魯曰。除去官官釋氏。乃成世道。越駭言乎。

獄囚冤報

子鄉同年丙子解首梁愈憲。察。助弱冠進士。令蕭山。登朝為御史。明敏淨法律。遇獄囚。輒寬殺之。惟妻一子。夜見枷鎖數囚相謂曰。且侮弄渠孩兒何如。子條不見。明早得諸街上人家。又數日。景熙無疾。忽見數囚近前。扼其喉。大叫數聲。暴卒。予聞永樂中刑部掣侍郎。好折囚臂指。後患折臂。臂指斷落。乃

雙槐歲鈔 卷八

死。人命關天。宜有冤報也。
 孫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元晤。東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妾元擢女為其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哀經臨哭。由是觀之。孫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雙槐歲鈔卷第九

南京科道

憲廟初政。昏祿尤張。在朝無敢言者。彭教廷對策。引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刑科結事中山陰王志。調金陵王尙文。氣誼相得。乃率同官言五事。一曰。覽史書。謂古昔得失。截於前史。昔唐仇士良語。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讀史。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乞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為法戒。二曰。開言路。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令廢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三曰。重大臣。選任府部卿寺。在外方面總兵。宜降體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選良將。近年將領。多以私暱進。繇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尙書品。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五曰。保全內臣。宜遺舊制。使無與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恥大臣。與之交結。或行扣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託。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事跡敗露。治以重刑。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男。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視清明之政。而官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上嘉納之。先是癸未七月。冊吳氏為皇后。太監牛玉之力也。十月復下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首於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騰驢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不稱

改焉。國朝盤竹。自毘陵王中舍孟端後。惟景精絕。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干都司。統建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為不侵不叛之臣。初建州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朝鮮。復為所狀。乃復歸附。朝廷處之遼陽。運東蘇子河一帶。遞年往來朝貢。成化丙戌。背義掠人畜數萬。天威震怒。將元惡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調大軍。抵巢征勦。未有成功。己亥九月。賊首刺達等。猶為邊患。巡撫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饒頭山。山口等處。攻之。斬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分兵於遼陽。運東五堡。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林木稠密。按伏以守之。己亥。賊首伏當加糾。三衛入寇。命撫寧侯朱永總兵。中官汪直監其軍。陳鉞督其往討。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間。獲馬及軍械倍之。永由是進封保國公。然其後警我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合六音諸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如六經可見已。宋吳棫才老韻補。乃據唐宋諸文。以律古人。是不足為準也。成化初。陸諭德鼎儀。大不然之。彭學士彥實。與之書曰。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沒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於閨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洛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為芒。特叶韻時。強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為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韻略。今幾幾時。而今之韻。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為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為二。其不同已如此。而況數千百年。欲其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為房。六切而服之。見於詩者。皆當為蒲。北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嘗讀為房六也。今讀慶為邱。正切而慶之。見於易詩者。皆當為驅。羊無與邱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為邱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為蒲。波切轉而為蒲。慶耳。顏延年以韻叶。施暹以韻得聲。則初讀為慶之切。轉而為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韻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蓋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特也。後人乃訛轉為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音韻。古文變而為籀篆。又變而為小篆。又變而為隸。又變而為楷。為草。以今之章。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為離騷。又變而為五言。又變而為七言。又變而為近體。為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也。彭所論如此。情陸所與書無聞焉。

龍洲魁識

泰和古名西昌。芳洲陳閣老德選。家於東城。永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先是嘗有識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文貞公。主奇為論。德在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過縣千年識。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榮華題榜首。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西曾鶴齡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為宣德癸丑。真定曹鼎。為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為詩識。而其初則為芳洲發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台彥復為進士第一。邱文莊公。時為祭酒。以其門下士也。為綵聯以迎之。云。江右賢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蓋不數曹者。以曹乃官遊人故耳。龍洲在縣治南。三人登魁時。亦未嘗見其過縣前也。民之謬言。遂成識耳。

妻救夫刑

國朝妻救夫刑。蒙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符。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言翁姑年老。願代孚斬首抵罪。奉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義烈。而朝廷寬宥不疑。真堯舜之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全其孝。世猶修為美談。而況婦人當死之際。可以為難矣。

山阜變占

成化庚子。閩之長樂十八都。崑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鄉人聚觀以為異。明年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占者曰。女主為男之兆。武后時有此變。幸其小耳。時符陵宮人萬氏。冊為貴妃。最被寵幸。每侍宸遊。或服男飾以從。上益愛之。此其應也。乙巳二月丁巳。四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人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籩漸繁。上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曾內臺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遂已。其驗如此。

瑞夢室

祁陽甯公有瑞夢室。諭德王德輝。記之。記曰。成化甲午。歲當大比。於時大司馬松江張公時敏。方為吾浙提學。首以華與今大學士謝公於喬。薦於主司。其年謝公遂發解第一。華獨見黜。復歸。讀書龍泉山中。方伯祁陽甯公。元善。忽以幣幣來聘。子為其子。誦學。適自浙抵祁陽。居於梅莊。書屋明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公聞之。以書來賀曰。先生與謝君齊名於時。今謝君及第。此亦冕進之兆也。良不佞。敢為先生賀。華聞書。謂公曰。尊公此言。慰余客中落莫之懷耳。豈真謂余能然。置書篋中。初亦不念動也。是夜余就寢。忽夢歸吾邑。如童稚時。遂乘迎春東郭門外。乘昇白色土牛一。覆以絳蓋。旌旗節。鼓吹前導。方伯昌黎杜公。益之肩輿。隨於後。迤邐自東門入。至余家。適止。既寐。未解所夢。明是為瑞陽前一日。故侍余晨。因語之。夢。故。不。應。久。已。過。屈。指。迴。輪。者。再。作。而。復。余。曰。是。狀。元。之。兆。也。家。君。之。賀。非。誣。矣。余。曰。何。居。故。曰。牛。一。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試。之。期。也。夫。狀。元。時。亦。謂。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為。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

其以辛丑年。余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蓋恩榮次第。所謂章蓋儀從送歸第者也。余曰。奚爲而杜公隨之。曰。以章蓋從者。實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伯尹京兆。是歲也。京兆尹其杜公平。余聞而笑曰。嘻。有是哉。子之言殆陸中之鹿也。故遂請爲記。余曰。微而爲之。其既晚乎。故乃私識於禮經之卷末。而以復余曰。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余曰。諾。歲丁酉。余復黜於主司。奔走江湖。日斯邁而月斯征。夢之真妄。不復記憶。庚子。適領薦鄉闈。明年辛丑。試春官。得傳入奉臨軒之對。果明進士第一。傳臚畢。承制送予歸長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時湖湘章逢之士。遂盛傳是夢。以爲祥。故乃易扁梅莊書屋。爲瑞夢堂。而數書請如約爲記。且曰。先君之書。亦庶幾知言者。梅莊地靈。實與聞先生之言。敢固以請。余惟誓之所思。夜之所夢。商宗之夢見傅說。思得良弼也。孔子之夢見周公。思行其道也。近世科目之士。雖以狀元及第爲榮。而余之心。思則未嘗及此。然此夢徵於六年之後。若合符節。毫釐不爽。豈所謂禎祥之先見者邪。余自及第迄今。具員侍從。幾二十年。曾未能如傅如周。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願徒誇翫於一夢之榮。以爲之瑞。而記之亦且陋矣。第以玆之請。屢至益勤。而夙昔之約。有不能以終違者。遂爲備錄。願末以塞其請。且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以趨避爲也。故亦丙午。元不願祿仕。詔授散官。其占是夢人稱其穎悟云。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諡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爲應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近則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殿之後。爲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舉人爲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場屋。太后遣人昇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向知世亦詭以爲異。

會試論表

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辛未。惟傳許觀經義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戌。持心操節。丁丑。春秋大一統。建文庚辰。永樂則治國平天下。甲申。禮樂明備。丙戌。洪範九疇。己丑。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壬辰。大人與天地合德。乙未。正誼明道。戊戌。經綸大經。辛丑。天人一理。甲辰。宣德則聖人之大寶。丁未。聖人法天立道。庚戌。聖人以仁育萬民。癸丑。正統則聖人倫之至。丙辰。誠者聖人之本。己未。仁統天下之善。壬戌。至誠立天下之大本。乙丑。舜爲法於天下。戊辰。故泰則孟子功不在禹下。辛未。大舜善與人同。甲戌。天順則中正仁義而主靜。丁丑。心妙性情之德。庚辰。聖人在天子之位。甲申。成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戌。孔子立萬世常行之道。己丑。予授官後。不能憶其餘也。所擬表。洪武永樂中。祥瑞稱賀爲多。如野蠶成繭。五色卿雲之類。近始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援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

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璣。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準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邱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瑛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現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益奇古。奏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於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龍與蜘蛛鬪

西陽雜俎。載蜘蛛有大如車輪者。人多不信。成化七年。薊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鬪。爲龍所斃。野人獻其皮。如車輪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誣也。天壤間亦何所不有哉。人局於見聞。則陋矣。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其高峯曰上盤。絕頂有二龍潭。霖雨輒應。蓋靈境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米錢。永樂開。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中。禮書胡濙攝戶部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僅一給。成化五年。御史李榕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縵紗縞布之衣。稅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皆季積塵土中。日久腐壞。將歸於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歲吏檢會。聞估估直。枚誠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援溺得子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別顧小舟而行。渡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險。從湖堤陸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而來。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尙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運。則辨魚腹矣。人詭爲異事。豈父子天性。歎和感通邪。不然。行旅窮釋。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六臣忠諫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開。檢邪難進。左道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對公。明都臺王公。郵公。府丞楊公。守國刑曹林公。忠諫格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丙申七月。黑營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又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上嘉納之。已而妖。

孤夜出山西安男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為逆。伏誅。乃開西廠。濫濟宮前。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愆戾。再此中微。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呈與書為名。索綠傳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傅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躡其僻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傅繼曉。尤符顯用事。妖人王臣。皆為姦盜。被楚傷。號王孺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策吏民。吳越大被其害。皆覓金蟬。拷訊無有。里胥通賄。乃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燻燻樹間。皆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擷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詔竄敬。僕臣於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飢。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保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誠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命諭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上稍厭芳所為。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上命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勳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於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末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維邪格天之應。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為吏坐賊。楊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與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回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連職。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乃令其履歷。暢明日。又問吏部。服閣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擠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傅繼曉者。始以淫術欺惑。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符。符為法王。出入禁。賜美姝十餘。全寶不可勝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狀狀。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兼。兼論救。亦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為吏書。言俊誠忠直。上悟。傳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微已卒於家矣。林公全為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搜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曰。為狂。然實剛介。非言。默格君心。後為同官。萬安劉吉。所便。遷奉。求進。即致致仕歸。乙巳九月也。父母沒。各處壽三年。豈得疾。卒。人稱其孝。鄭公亦嘗處。慕有自免。剛捷之異。忠孝大節。世鮮知之。詩曰。有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謬公之謂與。

簡除保舉

祖宗時。君臣且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鼎奉聖旨。方省授兵部尚書。今日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是也。宣德七年三月。勅諭自今。布政按察司。及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舉。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奏聞。量授一職。後犯職罪。并調舉者。其積滿不及薦者。會官議其賢否。定黜陟。正統初。有言令不便者。內閣楊文貞公。疏謂。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造為謗語。欲墮壞先帝之良法。冀得循資格。遷轉耳。於是仍舊令。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成化二年。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四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開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諫令吏部會同內閣。或多官計議。或復自推舉。從而裁斷之。上曰。此宗祖舊規也。乃取狗私背公。安言沮止乎。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瑤等。合題。謂南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十二月。覆題以聞。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邪。中間顯有情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復有言。既數月。薦擢者咸愾輿論。乃知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吏部。薦舉。惟據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為恥。則州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荆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於襄陽。擲之。位把。彗星見西北隅。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地震屋宇搖動。蟲鼠有聲。蓋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推千斤。劉為首。流劫鄧州。官軍捕之。遂糾眾反。以石和尚為謀主。每戰輒勝。越明年。僧號於南漳。事聞。上命撫寧伯朱永為平虜將軍。總南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督其軍。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至。會永有疾。擬分道進攻。大破之。擒千斤。劉。已而永痊。擢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誘執石和尚。又戰於古路山。獲賊子劉聰等百餘輩。并軍械。傷印。斬餘孽。萬餘級。而還。請將半功。請殺張英。人心不平。後賊黨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項忠。用襄人檢討張寬為鄉導。又討平之。湖湘乃靖。獻俘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後永征隄。虜有功。又征建州。進封公。沒。追封宣平王。諡武毅。功臣異姓王者。自開國六王。靖難二王。後僅見永爾。

卜馬益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錫。性猛悍。好拳棒。一全真道士。自山西來。以此藝千之。館設於家。久之。謂曰。此一夫勇爾。吾有小術。子盍觀乎。即磨鈍刀。稍銛。叱令斬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刀百餘。飛躍隨之。所著何葉。墜落如雨。夜經門樓。仰望其榻。其錫戲曰。先生能棄及之乎。笑解其髮。舉手拂之。髮皆直。上接屋椽。又登清江門。下欄城。望見倡家。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廬。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煜燼遍地。錫急止之。言於益曰。道士正人也。問黃白術。點化輒成。益以為真仙。禮敬若父母。繼其出入。妻妾多麗。道士取其髮呪之。夜迭從門縫。奔其臥所。苦其淫毒。涕泣以告。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

焉。道士被逮，鎖械輒脫，急塗以狗血，乃囚送京師。會與事伯李震，與參將吳經有隙，經弟校以舍人從，謀討劉石，立功官至千戶。汪直用為心腹，經使授譜於直曰：震嘗窩一全真，學識律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獄，削爵而誅道士。人皆知事出益父子，而震舍冤無以自明。

才力不及

舊制朝覲，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城李裕為吏部尚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前為五。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為例，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此其媚乘之術也。又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於版，至期引奏畢，對版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備衙門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宋立齋曰：孜省嘗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太宰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濟能，而用裕代之。又用計罷劉老，而用泰和尹直代之。起永新劉敷長，擢高安黃景武，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宜，俱出翰林，誠亦附麗。一夔進司空，宜亞吏部，物議喧然。惟羨軒江何公喬新之介特，予聞都御史王越，特為汪直所厚，曼借卿武，欲謂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爰陰伺之，越跪自詔，叩頭出，比見直，曼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越尤甚，曼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曼未為賢也。

名畫古器

純皇好玩名畫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櫃，板之則中空有聲，蓋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可啓視，故棄於此。守閣小內使張本，穴而窺之，則畫幅存焉。一為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為蘇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王翬送安寧，蘇畫送黃賜，皆太監坐廠守備者，未幾身死，賜摺得之，併以獻上，賞賚頗多。益加寵任，甲辰二月，宿州農夫黎鳳，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偃臥，猶帶弓矢，驚駭，扑之於地，又見屍家室，戶男女宛然，以為怪物，拂之，不復顧，獨攜燈臺歸於富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於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饋其叔祖萬閣老，安道書亦道及鏡事，安欲併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遠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東海二僮

北人劉助，為予言東海近出二僮，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質，字全一，元元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頰而逝。民人楊帆山為棺殮，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邈邈往來長安，歷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感，峽州衙指揮楊永吉訪求，未幾，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後往來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其錄揚州瓊花，蓋自況也。其一濟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名，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

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水樂開，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有王姓者，傳聞五世祖學道海上，得仙上召見之，賜姓名王士能，問其年，平陳友諒之歲也，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許，自言平生惟不食肉，不近女，不爭氣而已。或曰：宏治辛亥羽化之日，今東宮誕辰也，予不敢信，漫識之。

虎臣進諫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慮廟奇之，祭酒費聞不知也，懼其買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善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銓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鄂嘉縣，卒於官，楚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為國憂，至今浩氣貫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邱，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草木愁。

道具體用

巡撫朱都憲，與方伯彭鳳儀，薦薦白沙陳公甫於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其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使命不辱為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為是，而學既成矣，人不知，器器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為務，未嘗執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途應召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如傳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尚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為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賢之，薦於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自於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謂丞相知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已彼此開，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備無遺，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真絕奇，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究，備周材亦足，知崇禮愈卑，珠玉雖固，山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廣廈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顏轉，有司勸就道，東書敢遲遲，積誠動天地，納履契神機，治淳以洽，轉移良在茲，及彭公疏，梁芳有弟，援鄉梓，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愧，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意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之意，蓋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

獎賢文

吾廣方伯陳克庵士賢，選管作獎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章春，招集無賴，頗儉數百人，分布郡邑，專魚鹽

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銀寶玉。犀象珍玩之積。耶填不知也。然猶循其成詐。漁獵民財無厭。銜冤者莫敢訴。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皆種禾撈蝦之民耳。由是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謂司攝其威。甘遂其非。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高瑤。獨毅然不與為之。屈民有避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獨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廣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予也。噫。斯舉也。豈為高氏母子哉。為國家也。為嶺表之民也。為食祿者勸也。克庵雅尚澹泊。無異草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相俸為之。日使替者振木鐸。以狗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者民有德者。子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隸人惟令業巾。網於左右。以閱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瑤子庭堅。閩人。丙子鄉貢。設政廉公有威。縣左有章春所創寺。僧不敢杵錘。春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春私貨歸縣庫。以身當之。克庵稱為古循吏。及克庵奏春不法。反被經就。瑤亦落職。東曹數災。載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鈔卷第十

孝親誕聖

萬貴妃始為宮人。司東閣鹽簿。諳習善媚。既顯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與其兄弟子姪萬通萬喜萬達等。咸稱赫奕。大學士萬安。認為同族。與劉吉皆附之。朝士無不希進者。翠趨其門。成化戊子九月。卦星見掃三台。彭文憲公時在內閣。乞歸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因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為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令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材。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臣下。上優詔答之。己丑九月。幸昭德宮。時皇妣紀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娠。萬氏知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上命出居安樂堂。托言病痊。庚寅七月。已卯。冊今聖上皇帝。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餅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謀以未奉命。不敢剪剃胎髮。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祜極。正位東宮。已而薨於痘。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為萬氏所忌。乙未五月。張敏厚結段英。乘萬氏喜時進言。萬氏許之。上即召見。疑已覆額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短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萬氏具服進賀。遂令內閣擬名。至再。上親名之。送仁壽宮撫育。中外聞之。皆悅。皇妣受萬氏觴。有疾。徙居西內永壽宮。六月戊寅朔。文武大臣請

建元良。甲申。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是月乙巳。皇妣薨。追封淑妃。京師藉藉。謂薨於燭也。十一月。始立今上為皇太子。及登大寶。追尊皇妣。諡曰孝穆皇太后。縣丞徐瑄。請究皇妣薨逝之由。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速治。萬安劉吉力請已之。惟訪求皇妣親屬之在廣西者。未幾獲嗣有紀姓者。詐冒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聞。其後敗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鄉黃愈憲。亦其一也。既而用內庭言。皇妣本出李氏。宏治庚戌九月。降制封聖母之父李公為慶元伯。母唐氏為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享。張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弟苗。以承差廳中。替舍人。不三載。遷至南京。通政使。其祖益初。如己官。父太常。又以兄敏功。財錦衣千戶。而苗子定。庚戌登進士第。或曰。內侍潘真。嘗與人言。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究。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復其姪官。為錦衣百戶。

進御當夕

進御之禮。據註疏。天子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三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後。望後乃反之。凡十五日而備。諸侯兩兩而御。姪婦六人。當三夕。二嬪當一夕。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備。至六日。還從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當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故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然詩小星註。凡妾御於君。不當夕。三禮義宗曰。進御天子者。十五日而備。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陰道也。晦明是其所忌。故人君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滅。望者爭明。故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妻御與后。並皆當夕。既與詩背。除去望晦。則十五日不得而備。后以尊在後。遇望反不當夕矣。腐儒陋見。所以啓後世嬖妾顯寵之端也。予謂一日之閒。有朝有暮。有夕。夕謂日入星未出時。人君修令而退。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故妾進御。侯夜不敢當夕。小星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謂夜見星而往。夙見星而還也。后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故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於王。所女御掌御於王之燕寢者此也。夫人坐論婦禮。在嬪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世婦惟掌喪祭賓客之事。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后六宮官屬。故王制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則以先世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進御者。嬪與御而已。夫人世婦不與可知矣。自諸侯大夫以下。雖妾媵有多。寢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者此也。詳見羅鄂州集中。

御製靜中吟

守成之君。顛冥於崇富貴者。固不足言。然亦有殷鑒多難。不能啓聖聖邦。發為詞章。委靡不振。唐睿宗選司馬子微。還天台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閒有幽棲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險難極。天台接海濱。音微從此聞。萬古一芳春。宣宗避地。有爽溪樓詩云。殿閣連雲接爽溪。鐘聲遠與鼓聲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水西。宋高宗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隨吳津。王者本無外。留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成此疇穰新。登堂望嵒山。懷哉夏禹勳。神功既盛

大獲世讓其仁。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道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三詩俱有石刻。絕句則元周伯琦為僧克新書之者。夫睿宗隕於武曌。而役志幽栖。宜宗資於會昌。而留連光景。高宗燼於強虜。而自比勾踐。皆志不足以帥氣。氣不足以配道。故爾嘗莊。今聖上御製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眞。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是時召學士張元禎進講太極圖。契於皇心。見於皇旨。深符主靜立極。純心用賢之說。蓋不徒聞見之知而已。詞氣渾灑。太極圖體。豈彼三君庸瑣之作所可望哉。

午朝奏事

春秋傳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今之早朝。朝也。午朝。晝也。晚朝。夕也。夜乃即安。祖宗勳政之典如此。於秦中。午朝許大臣造膝奏事。而決可否。即施行之。若陳循王文欲殺考官。高文義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臣高毅有事。門上說即召對。議行是也。宏治庚戌。慧見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除。禮部有大災。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因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奏乞聖鑒。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口奏取旨奉行。次日。本備照。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俯。俯曲。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羣臣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務聖聖。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其言與晝以訪問。合上嘉納之。

謫仙亭

鄒吉士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亦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蓋之。泣受而不辭。宏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適逢其故。反加禮待。共資歸。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汝愚詩曰。澄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識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落月猶照窮愁人。狼籍幾株桃李盡。謫仙亭上可憐春。趙進士。曰。拄頰孤亭野水濱。閩壺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殘鷗在。啼老東溪二月春。蔣知縣。曰。謫仙亭子海之濱。仙去空亭月榜人。二十四番花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汝愚。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賊有大星飛流。起西北。直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宇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特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擬大姦。巡播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陛下法太祖以

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知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宏治己酉。御史湯鼎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附疾。不為判案。始獲免。謫死時年二十六。

湯李自相標榜

初。萬安子翼。第進士。官至侍郎。翼子宏璧。丁未復倖。其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學名。將奉大對。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乃使宏璧延諸別館致款。屬題畫。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每見沉浮世事者。輒叱且習。上登極。御史湯鼎等。交章薦起三原王公。為吏部尚書。公素禮重風義之士。文祥及鄭智十餘人。與鼎往來。高自標榜。謂鼎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不能紀。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詰中。與再造等語。以為不祥。從容辯對而出。既而得旨。俾佐劇縣。遂補成寧丞。時王公已沒。三原因論薦。召彭公。為刑部侍郎。彭即以印馬詣內閣。會勅。安與劉吉。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彭即以語劾奏之。數日。召入。中官示以疏。已留中。彭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懼。彭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史馬文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已而安直皆免。彭與文祥等。日夜離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播海內。吉使門客徐鵬。昭御史魏璋。以利使伺。彭家壽州。知州劉概。與書。言。嘗夢一曳牽牛。將入水。無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彭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陳。景隆為首。詔捕補及概。文升時掌都察院。欲坐妖言律斬。三原力救之。乃謫戍甘肅。大理丞缺。吉欲用璋。三原不從。璋竟外補。尋奏召文祥。還授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長安吉人。以言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安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獄。下法司擬罪。當死。有密解之者。乃從輕降。與隆。經歷。既抵任。進表。表。還。大書中行數百里。至商河城。山。河冰陷。溺死。時年三十。館後數年。始釋放為民。

劉縣花

每情起復。自天順初。給事中。喬敷奏革後。有李文達。羅一峯。論之得。謫。成化庚子。內閣劉吉。丁外艱。詔賈以羊酒賈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人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丁未。今聖上新政。科道交糾。萬安尹直。以次罷遣。吉獨不動。倚任尤專。獻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勸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詔量才舉用。廢滯吉特為奏。陞者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輩十人。部屬推員外林俊一人而已。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為此者。如衆也。凡科道為聖情採納者。悉謂山己。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宏治改元。風憲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殿殿。上戒諭羣臣。修省。道官皆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寶。當以輔導之臣為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

口劍腹實似道之半韻言略而為一其思可勝道哉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賊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勅昇指為輕薄小人上命誦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忽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髮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為劉繇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談諧者吉奏尤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俟始始惡之使中書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啖餘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而舉人會試亦除禁限

牛生麟

沈約宋書符瑞志以麒麟為首效周書王會解凡莫皆謂釋之至曰玉女天賜妾也則物彪亦與焉部倍甚矣予謂諸福之物當以六籍所載者為先文宣朝祥瑞無聞遠邇永樂甲申八月驕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刺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己酉奉安縣石固山獲驕虞二虎關雉鵲巢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元虎四祥詩福祿番人本名福但狀如驪其文白黑相錯勻登可觀乃王會所無者獅子本非瑞應日食牛羊百夫扛之大為民害成化戊戌西夷扣嘉略關來獻御史徐綱按甘肅令守關者勿納疏上不從蓋不明言其匪瑞故也又有馬哈者如羊而純黑頭有雙角其長過腰聽難者高七尺玉鬮元而金距豈王會所謂輝文翰之屬邪如發令以六籍所載四靈之外無得有獻則外夷無所售其好矣以予所聞成化甲辰泗州生一麟惟而殺之人見其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鏡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麟頭尾及足皆牛但偏身生麟麟縫中綠毛茸茸然纖秀方出胎見錢坎倚壁即往嚼食家人擊殺之其皮見存常德府庫宏治辛亥蒲圻白水村郭榮家牛又生麟大率類武陵者不食而死故荆吳間人言牛在水澤雲霧凝起即有龍與交因有此異由此言之奇祥極瑞中國所自有第在人知而祭之耳雖絕外夷之貢可也

籌邊靖治策

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粹夫廷玉父芝司訓信宜母沒留葬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古籍平涼遠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罪謫都憲使善廣因趨信宜訪得母墓勸樂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與辜辜共載之句乃岡山形而去其至廣西也詢知狼兵勇悍官由土官養以威福信將出徙請其姓名惟牛生麟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則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賜陣亡之家所獲頭奇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在廉垣宏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諸鎮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籌邊略治十策明賞罰以振軍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預處置以成人表忠良以垂世教慎師備以教化本肅禮儀以廣敬畏普惠澤以恤困窮舉遺才以昭激勸究元惡以示懲戒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閒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為己功或與所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道併拷打其陣亡者失

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則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為廢人陣亡者空作冤鬼惟狡滑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效死以邊將受關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以三嘆息也自今恩養以培養於平日威信以振起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墮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為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已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充盤費亦有將帥生事百端搜索近聞天花菜一斤價銀三兩其餘可知宜禁軍士暴掠應毋恣科放則邊人蒙福當不貸矣內治之脩在用人人才明賞罰且如通逃併繼曉奸吏李汝省方士郭常恩趙玉芝輩姦黨勢焰傾動一時皇上洞燭其奸首行斥逐然改省下獄當矣而繼曉遺漏不追家貨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玉芝誦成宜矣而其冒濫葬祭父母墳壙輝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勅法司擒械繼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平毀墳壙則將來姦宄知所懲矣上悉行其言命錦衣官校逮繼曉戮於市天下快之

劉王疑冢

南漢劉隱偕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宏治壬子予覓壽藏白雲之麓有擲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某定辛酉預備磚尋又有舊碗碟盤盂者其色黑而潤若鏡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家往觀藏處實大墓也然某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廬山人飛卿靈居西城外荔枝灣黎山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與又北十里多斃石亦指為劉王家發之惟水涓滴而已蓋所謂明月映玉液池也予詠西城古蹟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墓蹟尚天涯昌華苑外裙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牆牛羊開牧笛邊林烟火見樵家當年翠葉曾遊地留與東風長稻花

天地神化

橫渠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云一兩故化行於一蓋天包地外而氣行乎地中只一物爾在陰在陽消長進退於無窮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陰陽不測者也一陰一陽化生萬物雖是兩體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所謂為物不貳者也人測天地之化因陰陽兩在而知其神不特圭臬景律瑄霞灰而已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應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此即周官大合樂分陰陽之遺法也以聲召氣故神祇可得而禮執是以為南北郊則誤矣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其氣天地之塞也飲食暖於心既久而達於四肢此可以體天地之化刺刺抑搔緘及於膚而心即悟此可以體天地之神又何待外求哉

名字稱呼

文質迭為盛衰觀於名字稱呼亦自可見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為字逮宋鮮矣我朝淳風超出漢唐洪武至天順登科錄多有之成化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頌叔字頌叔廖德微字德微此後始罕見耳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術教以主一用二貴三崇四敷五為字人甚異之又有張用也孫繼分則

新奇甚矣。夫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遇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韓都憲之滄兩廣也。首斬一指揮以令衆。潘泉謁見。即行跪禮。既平大藤峽。其威張甚。然吾郡吳太守中聘教授王文風。脩郡志公。聞之以所得詳簡附入。惟曰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故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已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夢頓首都憲。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那太守稱。侍生有百拜奉書。都憲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薄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那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符齒。則繁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給由賑濟

吏部舊例。凡在外官員考滿。給由至部。必察其行能。審其年貌。從公考覈。稱職平常及不稱職。以憑黜陟。惟實軍職首領遠者。及驛遞等官在外者。各赴本布政司。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亦赴本部。成化甲辰。預備饑荒。始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十石。八品九十石。雜職二十五石。俱聽巡撫官撥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册。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宏治庚戌三月。三原公會題略謂。各官履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於下。貧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中間雖有老婦貧賤。無從辨驗。是非咸否。混於一途。矣。後遇有災傷所在。缺米賑濟。許令有司措置。其考滿者。俱要赴部給由。照例考數。上從之。子按舊制。給由者。係陳本處民情。吏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寺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永樂初元。江西左參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佑。考滿給由。遂蒙幸問。最宜復也。宜革者。既革。而宜復者。不復。何哉。

潘陽雞異

河間潘陽中屯衛前千戶胡泰。母死已十年。父亦再娶。宏治己酉。泰夢亡母告曰。我已托生為雌雞。毛色豔黃。明日當為某屯軍費儀。至則好收養之。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鷄至者。即欲烹雞餉之。雞人言曰。毋烹我。且待泰兒回家。人大驚異。及泰回。繞身啼啭。彼及家事。泰告。父以夢徵。乃畜不殺。後益作孽。飛啄後妻面首。且自矜存時。尊創艱難。今家業日耗。皆夫縱後妻之故。話罵不已。遠近聞之。借觀者衆。泰拒。不納。無何。後妻遂入坑下。撲殺之。考諸五行志。近鷄禍也。

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為業。往來盧鳳閣。其幼且無母。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為男子飾。攜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為張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為火伴。與同寢食者。年復稱疾。不脫衣被。漫瀟必以夜。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已年二十矣。突然峨山。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胡為來。乃笑曰。我即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姊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汚玷。死未晚也。姊呼惡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歸。快快知有所失。

飲食頓減。英母憂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者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鄰里交勸。則涕泣語之。事聞三族。勸為夫婦。且助其資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為木蘭復見於今日云。子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五代時有臨印黃崇。國初獨有韓貞女。蓋不獨善聰也。

長幼禮嚴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陸。性氣廉厲。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憲。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子。約期訪汝。草草。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背雙雞。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為都憲。巡撫宣府。風度稜嶸。參將李傑來見。不與為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其官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於寡。不畏強禦。足以當之矣。秦陝西咸寧人。

聖賢後裔

宣聖五傳曰。順者。魏封魯文信君。又二傳曰。鮒者。秦封魯國交通君。其後侯于漢。進封公。唐襲封文宣公。宋南渡。改衍聖公。金又增世襲曲阜令。元因之。我朝洪武初。詔並如舊制。仍免孔氏差發。仁廟賜衍聖公甲第於東華門北。崇禎賜三臺銀印玉帶。麒麟襲衣。皆前所未有也。永樂丙戌。試乙榜舉人。賜冠帶。太學讀書。以孔諱。聖人後。授春坊左中允。景泰甲戌。會試中式。孔公尚。聞母喪。上知之。命翰林給紙筆。俾就殿試。賜進士出身。服闋。授禮科給事中。後擢少詹事。兼左諭德。輔志廟於東宮。正統初。浙江僉事彭真。奏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道祭田五頃。當給賜。詔如所請。宏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遠孫。查繩。嫡派也。命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主簿。廟祀。先是景泰辛未。擇顏子之後希孟。孟子之後希文。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官亦如之。僉謂不煩。宏治壬子。上念開國功臣。六王惟中山。給寧子孫世公。而開平岐陽寧河東。皆為編氓。乃徵其裔孫。常復李瑋。鄧炳。湯紹宗。並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禮科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後。不當為博士。於是錄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世襲指揮。聖賢後裔。自此不混於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鑄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書稱其頗得才實。然據言。裴思謙自麟九士良一。城入貢院。易紫衣。趨至階下。口口軍容有狀。裴思謙秀才。鑄接之。臂中與裴思謙。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鑄俯首良久。自然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鑄不得已。從之。洪容齋謂。鑄狗因。瑞意。以為舉首。史謂才實。恐不然也。宋理宗開慶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了大全。及省試得雋。大全竊御題示之。即豫構數千言。大全力薦。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元也。上大悅。公卿向賀。見其在大全私第。執役如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是年大全敗。追奪震炎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進進。乃爾。亦可欺哉。或謂國朝吉安人當路。曾榮等三人及第。出吉安。福建人當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

恐亦氣機所孚，非徇私也。然成化甲辰，宏治庚戌，首大對者皆行不逮文，追降之制，似亦宜復。

何孝子

何孝子完，字新惠之博羅人，少失父，事母至孝。有傳其事者可異焉。其詞曰：字新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無遠過爭購之，發引致奠，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輻車道，隨在輒晴，雨者為之迂避者，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踞其門，字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盡食我，毋徒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追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決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字新忽得危疾，鄉人昇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則虎又來，遂視之者，素養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黃犬，每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其備繁使，似此孝感不一，士庶百餘人，白其事於藩司，及其奏，有旨旌其門，後字新第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宏者，與之友善，見其近體衣，尚結綫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云。字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為作廬墓詩，陳白沙封其卷，題詩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惜其自操也。近聞吉水羅孝子，居母喪，廬墓螺山下，亦有馴虎狎犬之異，與字新事頗相類。

進士教職長史

進士教職長史，皆窮途也。然有自窮轉達者，洪武庚戌，仁和儒士俞友仁，領薦辛亥，取會元，賜第在三甲，筮仕丞長山，辭不能吏，改襄陽教諭，後調諸城而終。錢塘王儀之，初年十九，領首薦辛未，進士，歷儀制郎中，陸太常少卿，乞歸，改掌教餘杭，卒。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景著，皆久於編修，乞便養，貞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教授，俱不遷而沒。宏治庚戌，進士無錫楊文達，作縣教授，金華，今陸南監丞矣，其達可量邪。授長史者，永樂甲申，進士，第三人周孟簡，自詹事府，擢襄陽府，周忱自刑部主事，擢越府天順庚辰，德王出關，進士楊完，劉誠，雷霖，屈祥，授翰林檢討，俾侍講讀，已而完祥擢德府，誠擢秀府，孟簡終於長史，成化己丑，李吳亦授檢討，擢忻府，其後越秀，折三王，早世無子，國除，忱改工部侍郎，誠改寧國同知，陸湖廣參議，吳改南禮科，擢浙江參議，獨霖擢副使，提學山西，其不可料如此。宏治庚戌，與王出關，選檢討，進士何洽，楊鏗，劉溥，徐益，得與，而法輒憤，吏部併治等，皆奏黜之，而別銓其同年前列者，張景明，袁宗，卓為左右長史，遂不敢辭，宗卓，吾廣方伯凱之子也。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碛之外，本古伊吾處，乃蒙古回向雜處之國也。地居平川，城周四里，開二門，其東有溪，西北流，為鹹鹵，開有楸杏，農耕推麥及豌豆二種，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唐置伊州，至元有肅王忽納失里者，鎮其地，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來朝貢馬，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忠順王，三年，為可汗，鬼力赤毒死，無子，兄脫脫，自幼入中國，廉得其祖，母速可失里，併還之，命襲王，符賜以金印玉帶，官其頭目，為指揮千戶，鎮撫經歷，以周安為長史，劉行為紀善，而安克帖木兒妻屬反，依鬼力赤，其後脫脫病死，九年十月，封其從父之子鬼力帖木兒為忠義王，掌事以俟其子長成，宣德元年，鬼力帖木兒死，封脫脫子卜答失里為忠順王，三年，以其幼不更事，仍封鬼力之子脫帖帖木兒為忠

義王以輔之，天順中，忠順王卜列革傳，字羅帖木兒，與脫帖之後俱絕，王母理國事，成化癸巳，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妻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戊戌，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先是哈密相婚，姻者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喇灰，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畏兀兒人也，寓甘肅，王寅，甘肅守臣請封罕慎為忠順王，從之，甲辰，遣使送入哈密，宏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人貢求封，朝廷亟書切責，辛亥，王母已死，乃歸城，池金印，會曲先安定王，朝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奸人教之，其實非也，兵書馬文升，諷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鞑靼，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服，阿黑麻聞之，果怒，癸丑，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上，命兵侍張海，都督兼謀，率其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甲寅三月，還以無功，海降參政，謙開往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俱安置閩廣，閉嘉峪關，絕不與通，蓋土魯番距哈密七百里，特其險遠，至是益橫，然兵馬亦少，使大軍及罕東衛番兵，從捷徑，出其不意，襲之，可擒也，今聞用此策，然大軍不出，恐終難靖耳。

鳶魚辯

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陳公甫合言之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坐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又與陳護滿兩詩云：若問鳶魚為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陳益庵虛步祥作辯曰：道其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邪，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恆，故曰君子學以成其道，書何嘗無邪，以實為虛，幻也，以有為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予謂公甫意從程子來，想是會得時，不必深辯耳，甲寅三月，予自香山名樛，回至白沙訪之，雨後，濕草履履，鞋而往，相見大笑，講話竟日，各賦一詩而別，予末云：吟弄不知春已暮，滿天風月玉臺中，蓋許以與點之意，公甫末云：與話平生燈火事，羞看白髮滿烏巾，豈以予老猶號六籍，故云爾乎，不可知也，持其翰歸，途通府見之，酷愛，遂取去，其為世寶重如此。

一月千江

宋景濂序瑞巖和尚語錄云：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虛境界，其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學，以月川自號，豈有取於月映萬川之喻與，薛文清曰：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佛氏嘗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得此意矣，陳公甫嘗作西江月二闕，張學士元瑞和韻云：一月千江千月，一通萬感萬通，先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藏有用，一個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籠，不須淘淨不須銘，本自無遮無送了，了了千條萬緒，皇皇四達八通，入頭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間夾用，眼孔茫茫洞見，肚皮天樣包籠，聖賢環堵此陶鎔，船快更加風送，鄒汝愚亦嘗論曰：天下豈有性外之

物哉。嘗觀諸月矣。出沒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與乎虛室空谷之間者。月也。滂乎江止乎淵。依乎樹杪者。月也。古人之所見者。月也。今人之所見者。月也。其為月也。豈有異乎哉。視宋薛稍廣。子按程子謂佛氏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是日亦可喻不獨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萬理之一源。又奚必取諸神。名理而取諸神。吾儒其衰矣夫。

子陵太白

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尚也。李太白使力士脫鞋。貴妃捧硯。亦一世之豪也。摘詞者無容。驟矣。近見柳仲榮思元。客星亭記。乃謂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當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審。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以為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光武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即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苗患。歟。然世常擬子陵為客星者。蓋於其名。而不於其實也。濟寧城南。有太白酒樓。古今題詠甚多。子同年謝同知國賢。廷華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刪後。風流襲晉餘。一生惟麴蘖。千首半裙裾。飛燕真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愛手足。爭首飼江魚。乃劉進士承華世所作。嗟乎。自商公去位後。即有戴御史疏譽汪直。遂復西廠。得驟遷。位亦從風而靡者。乃爾敢侮太白邪。太白當明皇直奴視力士。其謂於貴妃。以飛燕新粧之句。得左論。正其議論。反以危語見嘲。視悅尤為謬矣。

邱文莊公言行

宏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邱公薨於位。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推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衰衰不休。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禮為要。成化初。子高京師。得長子名之曰都。生公願子易以都。取自得之義也。陳主事。衣繡。暗公聞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自學士為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辨難。以求至當。曾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噴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賈直沽。致仕去。人以教計議公。公實不知也。謝侍郎。至形諸言論。嘗其著述。劉學士。謂曰。邱仲深。有一屋數椽。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王。謝。二學士。讀書循禮。毋仰飲廢事。至面檢毛。修撰。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揆公素履。於證法例。得文正文清。而整。散文莊者。其以此夫。

保舉神童

宏治乙卯。吾鄉西溪張御史叔亨。按雲南。會鎮守太監劉。總兵黔國公沐。巡撫都御史張。保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子也。八歲時。能詩。詠胡。曰。形狀如鷄子。剛柔實未分。壁間泥。沈。

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日。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蟬靜。月團圓。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九歲以來。真草草。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鐘。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就上。召試。不如所言。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于。按。敏政。一清。及鐘。皆由翰林院秀。登進士。而鐘。授中書舍人。天死。時年十八。惟東陽。雖受上知。然為順天府學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今為學士。與敏政。一清。俱將大拜矣。其可益邪。

修省直言

宏治乙卯二月。洮州雨霜。六月。黔州雨豆。七月。大雨雹。八月。貴州地震。九月。吾廣潮。瓊。風暴。雨。十月。南京地震。兩。嶺。大。疫。十一月。貴州。陝西。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長。河。江。西。大。電。禮。部。以。聞。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直。言。無。隱。於是。戶。部。主。事。蘇。湖。胡。仲。光。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疫。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勳。引。用。劉。良。輔。左。道。感。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如。小。吏。徐。珪。忠。義。敢。言。陛下。誤。聽。奸。臣。之。翹。置。之。於。法。御史。王。槐。佞。阿。罪。之。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羣。臣。所以。奉。行。陛下。之。事。者。如此。陰。盛。陽。微。炎。與。島。由。弭。乎。乞。用。臣。言。則。奸。佞。斥。而。陰。匿。消。矣。疏。入。人。為。熾。危。之。未。幾。廣。輩。果。以。賊。敗。由。權。啓。之。也。今。上。仁。明。神。聖。真。可。與。堯。舜。比。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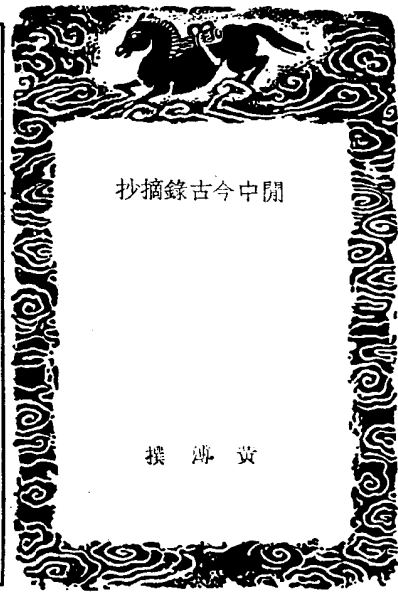
雙槐歲鈔後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倫。統。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經。變。故。近。不。足。以。彰。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遺。憲。蒸。後。鑒。者。君子。不。書。也。恩。生。也。晚。不。足。以。窺。古。作。者。之。意。然。竊。聞。之。記。事。載。言。者。必。文。直。事。核。求。不。謬。於。此。而。已。嘉。靖。歲。丁。未。恩。受。從。化。之。役。聞。抵。郡。城。得。請。見。於。泰。泉。先生。出。是。編。見。示。恩。受。而。讀。之。知。為。先生。王。父。長。樂。公。所。著。其。曰。雙。槐。者。公。燕。息。之。至。也。曰。歲。鈔。者。進。作。者。之。名。也。紀。述。起。於。其。泰。丙。子。迄。於。宏。治。乙。卯。首。之。以。神。功。峻。烈。以。尊。君。也。繼。之。以。嘉。言。善。行。以。徵。獻。也。參。之。以。祥。瑞。災。管。以。示。儆。也。博。之。以。禮。物。撰。德。以。遊。藝。也。或。標。其。餘。緒。而。條。目。以。舉。或。撮。其。樞。要。而。幾。微。以。著。其。文。直。而。肆。其。旨。幽。而。顯。其。要。歸。一。折。之。於。道。信。良。史。之。道。也。昔。左。史。倚。簡。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東。方。朔。好。古。博。經。術。博。觀。外。家。之。語。公。之。綜。核。非。斯。人。之。儔。與。公。始。以。鄉。薦。入。太。學。即。上。六。事。幾。觸。忌。諱。及。長。樂。樂。能。析。滯。究。諸。所。施。為。蓋。不。負。所。學。矣。然。甫。試。邑。遂。解。組。而。歸。其。論。撰。止。此。蓋。自。其。所。聞。見。而。筆。之。示。傳。信。也。使。公。歿。歷。華。要。以。紬。金。價。石。室。之。藏。其。可。傳。者。願。若。是。邪。今。先。生。以。宏。材。碩。學。蔚。為。儒。宗。其。所。載。記。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數。十。種。矣。將。來。勒。成。聖。代。一。經。始。之。永。久。必。有。以。續。是。編。之。所。未。及。者。昔。司。馬。遷。成。史。談。之。志。業。章。賢。傳。祖。孟。之。詩。禮。雖。不。敢。以。擬。諸。先。生。而。繼。述。之。迹。則。似。之。矣。於。戲。公。之。績。學。種。德。將。據。忠。以。匡。時。也。而。著。此。以。見。志。先生。惟。恐。過。送。其。光。而。刊。布。以。流。無。窮。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然。則。忠。孝。之。久。且。大。者。亦。少。

概見矣乎。恩先生督學時門人也。忘其爾爾。離職未簡。以質諸知音者焉。嘉靖戊申孟秋日門下晚生
灌陽呂天恩謹書

跋

右雙槐歲鈔十卷。明香山黃瑜廷美撰。按通志。先生棄官歸。徙居會城潘山下。手植槐二。構亭吟嘯其中。自稱雙槐老人。因以名其文集。及此書也。今越山下數武。有雙槐洞者。殆即其故居歟。明史藝文志。黃瑜雙槐歲鈔十卷。注起洪武迄成化中事。然如古注疏。過撰九六。秦新名諱。銜甲旺卷等。十數條。亦不惟專言明事也。又如金尚書際遇。已已禦府諸將。卜馬益數條。王世貞史乘刊誤。皆譏其失實。又如所云孝宗會贈后父李公為慶元伯。沈德符野獲編。亦疑其未確。而山阜變占一條。則又援其說以爲證。蓋傳聞之詞。彼此互異。即操史筆者。固不能比而同之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則謂其載憲廟時事。頗爲詳實。如六臣忠諫。邱文莊言行。名字稱呼。長幼禮嚴諸條。皆備載之。云錄出以俟作史者。則亦明代野史中難得之書矣。是書元孫達卿重刻於康熙甲子。迄今傳本寥寥。爰爲校正數十訛字。而重刊之。辛卯花朝後學伍元敬謹跋。



抄摘錄古今中開

撰 溥 黃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開中今古錄摘抄

黃溥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開陳布衣只怕五更頭之
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
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于
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更庚同音也至理宗景定
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未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
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
乃宋少帝趙顯子詳見後錄我大明兵入燕都
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尚質集庚申帝大
事記是也後方顯順帝云由此觀之則宋祖命轉
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開中今古錄摘抄

或等二十九名第三甲蘇文等二十九名俱北方
人無一名江南人不知何謂而然二十七年甲戌
狀元張信而榜眼探花俱無三十年丁丑狀元陳
如已後則革除年間庚辰狀元胡靖後更名廣者
是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榮厥後六十年為天順七
年甲申狀元彭教也噫有數存焉例以辰戌丑未
開科取進士茲者兩度甲申進士為號數豈得而
逃乎

本朝狀元洪武四年辛亥科起至正德九年甲戌科
凡四十科吾浙狀元自正統元年丙辰科周旋十
年乙丑科商輅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謝遷十七年
辛丑王華二十年甲辰李旻五人之中周與商王
與李俱同鄉舉一舉各兩狀元固可美而商謝李
俱發解首冠又可美其商之三三元開科以來一人
尤可美也然商與謝又皆入閣豈但狀元乎哉書
此以感發吾浙之後學

元順帝有一象宴羣臣時拜舞為儀 本朝王師破
元都帝北遁徒象至南京一日 上設宴使象舞
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
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
乃謫含山縣尋卒今墓在焉

洪武初吾鄞天寧寺有朱道人能幻術每夜五更出
神往南京早朝乘雲在空中自言姓名朝畢還寺
日猶未出其本體儼然在寺之靜室中若醉於睡
者及還時則欠伸起坐若此者幾月 上賜童子
十人俾學其術且密命偵伺其動靜久之秘其術
不泄偶喜一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其童
子得此言復命後 上乘其乘雲來時酒以狗血
其神不能復體差人取其屍戮於京今天寧寺軍
戶者各其當時寺僧容之也

開中今古錄摘抄

王仲光吳縣人學貫天人洪武中避地大湖中成寅
歲儲君即位有詩云數莖白髮亂蓬鬆萬理千梳
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雲舞東風與衰
柳莊至契柳莊至燕遣子忠徹見於太湖以乾象
詢之曰此數莫逃問兵仗曰雖地窖無聲聞一勝
後即多有矣回以告其父而知其言後姚廣孝還
蘇州反初服性見弗克見但云道衍一箇和尚做
不結果後終於家

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確
表箋禍起京師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初
洪武甲子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勳臣不平 上
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勳
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談論初不自覺且如張九
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上曰此名甚
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上
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方谷珍一女人十八患痘騰延慶寺開王神既愈躬
往奉油謝之寺僧作偈用梵語誦於神前名曰回
回偈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
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料女之莫驗而女
甚聰明聞之悲歸以語父知谷珍怒捕僧將戮之
其戮人用竹籠狀若猪籠之技之浮橋急流中
僧既至谷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曰江南竹巧匠
作爲籠留與吾師說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
色是空僧又訴曰死即死再容一言谷珍領之僧
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鉤不
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谷珍笑而宥之曰饒你弄
聰明的小和尚可見谷珍雖不讀書而此詞亦可
美又且容人如此內附後此女配黔國公之子在
雲南宣德間吾鄞徐憲副訓奉化應方伯履平仕

於彼此女年已老以鄉里視之往來如親戚云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井
 方子時在京師聞之特夜半起視果出紫垣掃五
 尚書竊思之今不知何人而應此占也未幾白司
 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宗伯璣周司徒經繼
 之至五月二十七日天官屠公亦去五尚書之應
 不爽如此孰謂天道遠而不可稽耶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
 亦有額者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昭舊無額
 後成化三年又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
 數禮部姚夔頓覆國祚不得已又附學之名立焉
 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革除年間又設其左
 丞相齊泰右丞相黃子澄故靖難後定其罪名曰
 齊黃黨惡是也不但設丞相且更改官名如六部
 侍郎改曰侍中如池州許觀為禮部侍中六部郎
 中員外主事改曰上士中士下士給事中改曰左
 右拾遺如嘉興朱進吉為右拾遺改都察院為御
 史府見遜志集御史府記廷試策問改 皇帝制
 曰為勅問諸生皆變亂舊章不守成憲如此故靖
 難之師出有名矣
 少保子公行狀載景泰七年西湖水竭為公不祥之
 兆似矣何不載是年七月間書滿當申刻之末慧
 星如洗帚狀微見於西方至酉刻以後漸長如掃
 帚人呼曰掃帚星日既沒其長竟半天如此兩月
 而滅人皆寒心莫知何兆明年正月 英廟復辟
 而乃置公罪則公上應乾象豈止一方之湖水哉
 此予童時目擊者書以補狀之闕云
 洪武十八年乙丑復開進士科三月一日廷試畢揭
 曉前夕 上夢一鐵釘掛於殿前覺而語左右
 及拆卷乃狀元丁顯也協於夢兆不爽如此後正

開中今古錄抄

一

開中今古錄抄

七

統戊辰廷試前一月 上愛儒釋道三人來見至
 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為慶壽寺
 書記探花陳鑑幼曾為神樂觀道童也幼年出處
 皆形夢兆豈偶然哉
 國初象山人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
 而不見年將陸旬見四海定於一起京敷陳王道
 先獻一詩其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
 天地響 龍飛在天雨如膏天地山河增氣象山
 人昔往東海 山山形如象山各丹丹山之南有白
 石山人隱道松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
 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
 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上吳山青
 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
 天子天顏悅懽天開明謹身殿中承 聖旨致君
 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富如此詩既稱 旨授刑
 部尚書明年已酉條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即上
 疏先是有旨來諫者常射殺之唐果置棺祖留當
 箭 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
 不廢成化初我先大父南山先生作四月八詠有
 錢丈奇勛之詩曰引棺絕粒箭富曾拚死扶持亞
 聖公仁義七篇文莫靈冕旒千載繪仍龍批鱗既
 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 洪恩偏覆字
 泮宮東畔置祠宮
 成化間曾見前元至正四年江浙鄉試錄其解元許
 瑗饒州樂平縣人年二十八歲治易經後子官燕
 湖學上謂太平府官見府治西忠臣祠進拜乃
 國初太平路總官許瑗判官王昂二人也蓋許雖
 中鄉試不仕而入我 朝得國之初因陳友諒寇
 太平與王昂同死於敵計其時當有四十餘歲矣
 能識 真至於天造草昧之時而克忠於其職載

三

開中今古錄抄

七

在祀典以示於後宜哉惜乎無碑以紀其事特書
 於此使知忠臣乃許瑗樂平人也其王昂尚俟考
 而書云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
 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
 世於鄞之樂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
 非誰管得蒲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
 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調拔萃前人人 國朝遣使
 徵辭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 上曰朕聞其名欲
 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 上覽畢曰五
 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
 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
 夷不負所學云
 宋太祖與陳希夷論國祚五更六更之事予述之篇
 首矣而六更之說未竟茲畢其說嘗聞先大父南
 山先生曰永樂間一日謁尚寶袁公公曰昨日同
 太監二人侍 上位看歷代帝王象看到宋太祖
 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真宗而下諸像清楚
 如今時太醫樣一般看到元世祖 上曰北人南
 相看順帝像又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不能對而
 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曉此也昔宋幼主熈之妻有
 娠元明宗見貌美悅之乃生順帝也尚寶因歎不
 得以此對為恨仍備述於符臺外集而不明大父
 所云近觀葉文莊水東日記載一詩云皇宋第十
 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向公主時承
 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瓜驚天容
 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
 見除公主泣淚沾酥曾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
 尊沙漢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
 尊之妻夜生子明帝隔帳聞笙簫乞歸行宮養為

嗣皇老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
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
兒孫王沙漢呼嗟趙氏何其隆但此詩不知何人
作則順帝實幼主所生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
歲也由此言之則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而容貌
之類又不誣天道玄默曆數莫遠有若此夫
世間治亂有數存焉且如胡元只任胡族為正官中
華人官佐二到末年數當亂任非其人酷刑橫斂
台溫處之民樹旗村落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
多一日三遍打不及待如何由是謀叛者各起黃
岩方谷珍因而肇亂江淮紅巾徧四方矣初谷珍
之亂也又非因刑斂其黃岩風俗貴賤等分其嚴
若農家種富室之田名曰佃戶見田主不敢施揖
伺其過而復行谷珍父為佃戶過於恭主谷珍兄
第四人既長谷珍謂父曰田主亦人爾何恭如此
父曰我養贍汝等由田主之田也何可不恭谷珍
不悅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漸裕釀酒以伺田主之
索租一日主僕至其家盛饌宴主先以美酒醉死
其僕而主亦醉死馬皆醜其屍於酒瓮越數日主
家不見還來詢谷以索租去久矣詢其僕谷曰但
見王僕等到其家何不見出也日久事漸露主家
訴於官遣人捕之至則拒而殺之既而官躬往捕
亦被殺而兄弟亡命于海者十餘年乃拉漳州賊
船寇漳州惟時文恬武嬉一寇賊陷朝廷命泰不
華招降隨其計亦死勢日猖獗據台溫明十二
郡十有八年而吾明父為其窠窟以上虞之通明
壩為界民有死罪惟沉於江耳 大明中天羣靈
漸消谷珍初逃于海欲效徐福既而其下誘之內
附馬先是袁柳莊相其貌出語人曰南人胡相每
葵服見人則可觀若正其衣冠則鄙俗矣終非成

開中今古錄摘抄

美名者谷珍肇亂先天下而起兵數之莫遠有如
此錄其始末得於父老之傳聞云

張東海集中載書陳會憲先生墓志後云台郡陳先
生瑗提學江西語學者曰永樂脩大全諸書始欲
詳緩為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
未免抵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蓋先生
纂脩官其言如此則予前所錄永樂十三年上
還南京問纂脩事而館中倉卒集成以進者即所
謂被詔促成也東海又載云宣德間章丘教諭餘
姚朱應吉疏於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
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以
理噫纂脩之言如此廷議如此蓋以萬世公論開
來學也泥者終無權度執以為斷陋哉此皆東海
集所載故予先祖南山先生每見大全抵牾輒發
嘆云

宣德中慈谿一新知縣因此縣刁風視事之日進里
長老人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
今否意欲消消此風老人桂姓者答曰此間生員
多讀詩經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知縣
默歎

予昔日應舉在杭有吾鄉士人徐翁者年七十餘寓
居潮州市雲漢坊一日訪于旅邸云我任三都高
錢令祖南山先生作字說見贈至今感仰且云今
祖經書補註有益後學如樂學作四書駁乃朱文
公之忠臣子問其駁何如答曰我有殘編止存論
語數段其駁曰注書不宜立例集註云凡君問而
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之辭也先進篇季康子問弟
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是豈尊君乎哉不有祝鮀
之佞章云難乎免于今之世矣集註云非此難免
本文既云難乎免註又云非此難免不知所免者

何也食不語寢不言漢儒汪谷述曰語自言曰言
此註非是集註從之則食可言而寢可語乎殊不
知言與語互文也因誦此數段而別予後見韻府
羣玉入聲韻中莫字下引樂學語論駁曰燕齊謂
勉強為文莫由此言之則知徐公之言可徵矣但
樂之全書惜不克見耳故朱子每云以俟後之君
子其以是歟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
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
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為官不用好文章
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不索糧得硬
細細未不書姓名閣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
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
中越三年出為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
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
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吾鄉袁尚質公相術之驗故具于墓誌家傳矣間有
一事人或未知諺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壽可以妻
延永樂中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
色俱變不可及目亟請其妻出視之云疾雖云甚
大事不妨夫人之貌直到一品命婦已而疾果愈
後王公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是則一品命婦之
言不爽而夫壽可以妻延之諺不誣矣

大凡人生而父命名亦係乎數天順庚辰殿試讀卷
定和順卷第一既而司禮監太監問所定卷開老
以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回出入一等但傳臚時止
方人音與 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一葵卷
易之而和第一甲中而廣東人仕終郡守司禮監
之議見又出閣老一等此五代史傳張承業豈無
謂耶

開中今古錄抄

景泰中于少保謙王都憲文權重于時後 英宗復辟石亨等誣奏以不軌奉 旨本該凌遲處死從輕斬了罷欽此二人赴死所于則連呼皇天后土王但云今已到此伸起頭來就祈連呼何為久後自明白噫王之言其過於遠矣

鶴林王露云物無小對能殺虎鼠可害象宣德中王公驥征麓川謂者回云彼有象陣公思象畏鼠此間何得鼠乃廣收猪猫數百為脩臨陣果然悉放猪猫於前象懼退以此師遂得勝寇既平論公封伯曰靖遠此特紀其一端而鶴林之言可徵

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員曰紀綱曰劉江曰袁剛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為三綱日侍上左右每呼則呼三綱而不名惟紀之權勢重灼既而劉調官遼東袁調官寧波紀後志滿怙勢以坐事伏誅籍沒夷族今北京貢院其遺址也劉袁子孫至今猶懼之

天順間家宰王公翽左侍姚公葵一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目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言題目之差但告云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士之意從容請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久望易此題王曰汝可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家宰但知道與德之對言而失記章句訓道為言也年老病忘非姚婉言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而皆闕筆矣哉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何人割父遺體以愈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春斷若此豈人能窺測哉

宣德中先祖司訓南昌為崔太守彥俊題子昂胡馬圖曰塞馬肥時首宿枯鷄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

四十五

二九

雪當年筆不識擅漢寫的盧胡祭酒謂此含畜獲貶每誦之不輟

人之識見不能皆同如海虞吳先生訥成學者曰記得韻府羣玉秀才猶如趁夜航船聽人說話者謂不必記者我先祖則曰世間學者不能見全書只一部韻府羣玉撮故事之要若欲考驗一看便知來歷嘗謂薄曰記問之學先從韻府使不離左右其庶幾也薄佩服不忘

本朝太和山即古云武當山也真武祀典之盛亦有其由昔洪武未當歲壬午靖難起兵勢如破竹南方眾至四十餘萬宜無當之者然每兩陣相臨南兵遙見空中真武二字旗幟皆攻後以北也既而入正大統崇重其祀典矣薄嘗問故先祖答曰聖天子則百靈咸助豈偶然哉

史云郎官上應例宿誠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拆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乃紫薇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天曆戊辰妻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妻星復明又若洪武元年正月雪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焚燬入南斗則 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微垣五尚書予以錄於前矣此皆予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為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難功成反初服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官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姚因秉忠改名廣孝位亦至少師呼一忠一孝皆官公孤逃佛入儒有如此人之出處豈可次

哉

哉

昔宋太祖微時有詠初日詩云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羣星與殘月益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極削平僭竊混一寰宇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又有詠月詩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王言撥亂反正見于詩如此我 太祖皇帝一日觀見新月時諸皇子在侍命皆作詩詠之東宮詩云雖然未到團圓夜也有清光照九州我 太宗年尚幼詩曰誰將玉指甲拍破青天痕影落寒潭底魚龍不敢吞 太祖甚異之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谷珍與呂玄英為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即日促裝回番陽承樂未詔許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入官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 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已巳虜人也先犯邊勸 上親征者是也乃沒土木之難世莫知其田教職故識之以示後

吾隣先達鄭大參阜義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監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家邦氣象新行年逢八九天地一間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處受恩單如今若問之官去南海功名事業全後承樂十年北京殿試中進士時 上親選方面官問吏部尚書養義小秀才寫兩名進來當除鄭山東參政張賢廣東參政次日又問題秀才那箇有學問養以鄭對就調鄭廣東張山東後鄭任八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官職南北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存焉

四十六

三三

世儒論陰陽激而為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
 乎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紅
 駝私鹽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擊人船上江岸
 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
 誰即有人援之去死所三大地而甦惟雷火燦髮
 半禿母放卒於電所雷之有神如此

宣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
 薦入憲堂王巡按北直隸時于少保謙任兵部侍
 郎欲舉王自代附書問消息大父復詩云出處雖
 同調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
 曾陳策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看翔翔西
 楊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參政大
 父未滿六年受 勅任廣西督學僉事常奏保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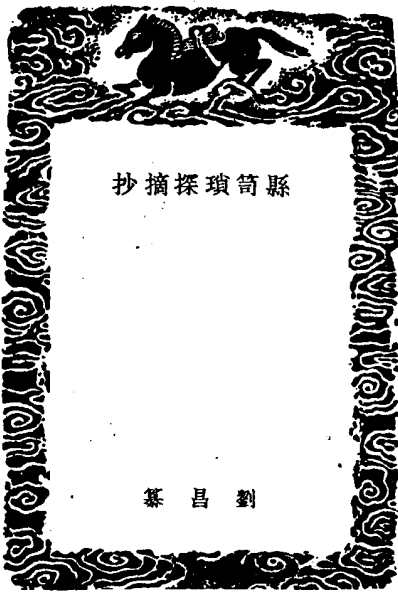
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
 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楊烟後誰意祖生先散地
 宜藏拙明時宜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注然是
 宜出處窮通有命存焉

元薩公天錫常有一詩送涪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天
 竺兩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
 一叟帥之公以素懷意持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
 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
 易之叟徐曰看天竺一兩公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
 林下老僧來看雨公俯首拜為一字師

宣德初先祖在南昌題出帖於學門云學冠西江列
 郡仰詩書之府道宗東魯四方推文獻之邦方伯
 孟公見而請題藩司外門先祖以堂堂藩府襟三
 江而帶五湖濟濟官僚順四時以宣八政呈公即
 命刻之至今不易
 正統己巳先祖在湖臬與巡撫侍郎王公一寧督漕
 湖南聞木土之變公與先祖笑於洛陽驛曰不意

開中今古錄摘抄

今日亦見此事後 景帝即位有 詔開讀於戲
 後云云先祖語王公一寧曰似虧王言體公曰如
 何而後可先祖語以對云於戲漢高帝誤圍白登
 非無奇計周宣王薄伐獫狁正在中興宣宗室休
 戚之相關實天下臣民之攸望詔告天下咸使聞
 知公稱善後公以語徐武功徐亦擊節嘆焉



縣奇瑣探摘抄

劉昌纂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縣奇瑣探摘抄

劉昌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五日河夾杏花膏水及堤明日三
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
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彘黑點漁者得之守河
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
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
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開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
其類也越三日予遇和愈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
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
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
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
如桃桐董直云始華而菊獨有黃華豈以其正
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
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
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屏農嶺幽諸山時正秋

草木俱衰謝蓋山上下暨水厓離落皆黃菊大如錢
藜生聚然乃悟河南為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為正色
而正秋時著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
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方變幻所致與
則其見迷于月令宜夫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秀才下士在罷聞有才者必躬詣
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瑩姚公過之賓不為
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未母氏布襖持扇伴
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什跌姚公又笑而退有
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米覓
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覓勉為之受他
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覓米事貞木曰吾不知得無
送吾鄰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覓均也姚公曰繼忠
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繼忠曰
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不得
請府然太守也吾為儒者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都
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請學繼忠
已先在遂杭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
若以儒見待請託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
忠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
疾死姚公亦死于京市中繼忠之婿曰宋昌裔善草
書與汚陽同知偶武孟皆與伊宗性交故所聞于宗
性如此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
為作時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身有所作
何獨斬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
公嘗以詩寄錢唐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
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壽大年題

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
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
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讒議
叶病進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
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
索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歸
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
才必能自振故又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和大年所
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隨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已其孰
不加擗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
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
南京沈靜有大畧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
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開鼓聲則變
而為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
以約束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
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
動起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
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人為一隊最
中一人執旗幟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
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為二百五十
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
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
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
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
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
師相挽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
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
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

哉當時辨莫不信服公嘗語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愛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于何人愛其師得者為多也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籍天質甚美為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不難一時才名大諫時枕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煇汝王閻有王稱孟揚常有王遠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孟揚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梓柱東南半壁識者謂為知言後希範以侍講主考禮閣時胡文穆公恣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徵處士胡祺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為祺發者公為祺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籍此願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脩正汝王作神龜賦上親定為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王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籍曰汝王文辭甚妙臣寔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召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王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准侍側上曰汝王誠俊才朕親其所撰表誠不欺文簡公叩首言汝王以是自矜退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王先後下獄死獨王遠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自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理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對曰臣嘗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舉朕官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理不意遂為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理亦可謂賢矣即日權宗理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罷號繁劇難治遂

縣首瑣探摘抄

三

權鍾等九人為知府皆校聖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投符而愚愛窮弱執勢家伊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命唯謹又奏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備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番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為歌謠曰况太守民父母早歸來一田雙又曰况青天朝命宜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規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張脩誤洪所著傳

楊文貞公為士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具有陳繼者善為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校核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絕得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榮未豐人仕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冊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榮以子故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多潘亮士人後成詞復譽溢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曰官詹不小歲周非天我以為身人為少易筆畫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軒都憲

左都御史軒公觀梓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駁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請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問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此足矣若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脩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銳于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懶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闊而簡于接人亦省事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王時為贊善日為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蓋則日作數篇信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風變得雨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且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淪然東驚其色正黃視衙衛如拓染然土沾人于面洒洒如濕少頃天地晦冥微雲滿閣紅如血仰視雲天煌煌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至午未時復黃始開閉窗驗其時人相顧慘懼時方憫雨百計禱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掃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且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左其時或紅黑蓋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

縣首瑣探摘抄

日午後始察民庶大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 向時襄陽石賊是已... 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崗見大塚數十皆若破發者... 問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推爾矣此石麒麟即故塚... 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多又至... 三里河則一草葳蕤外方塚石盤橋且治碑紀建橋... 功皆相完予入卷中惟一小童云有僧且時入城矣... 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 編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痕滿問從吏此何為曰當... 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 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 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 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 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 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為功而公肆其愚一... 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噉結況於是... 楚屠以絕其謀予身在述職聊自嘆息而已

金侍郎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 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 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 宣廟促令內侍為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 同而兩朝恩賜復歸于完蓋殊遇也

恃才矜傲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矜傲鄭世翼鄭州... 榮陽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吟... 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囊為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 迨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 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

故谷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 屈宋作衙官吾輩當得鍾王尤而及病甚朱之問武... 卒一嘗省候如何谷曰其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 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吾人云... 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鄉御史... 亮作三奏詩其一言蘇卒其二言湯公子曰湯家公... 子善學謝好似蟬蟬滅大樹文章光耀萬丈長却說... 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恣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 平湯名亂勳字公諱在江陰時予與同寓舍有松陽... 學論欽端學問亂勳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 為詩亂勳始曰可中而厥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 此端學踴躍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 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亂勳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 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恣名薄... 字原博嘗為亂勳詩有今古洋洋白雲老之句衆推... 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恣曰不... 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恣怒曰不讀... 二萬卷書看薄詩不得予以為白雲老者蓋指亂勳... 如白雲常在則謂之老亦無害况昔人題李老谷固... 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亂勳同過... 草恣亂勳執禮甚恭携入詩託評草恣以手掩之問... 曰此何詩也亂勳曰北京八景詩草恣曰此在當時... 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 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亂勳曰第讀之草... 恣為讀一首即已還曰不如矣又言昨與楊帥作... 白鶴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鶴詩如公之... 作直學謀詩耳草恣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惟... 聲入御樓剪取白羅羅繡幕旗竿一丈掛胡頭亂勳... 大稱服此頗近奉而卷者亦復自屈於奉者要亦遇... 其敵而然也當時有吳王淮及平等謂之才才子

木水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且坐堂... 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者樹并草並皆白少頃堆積... 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與草此何物曰樹芽也因... 檢王晉集有云水凌禾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 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 夫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入來河南進行觀色嘗出北中經平... 曠入山谷見丘塚間旁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 古人來稅用此不為無謂東南丘壠旁植松栢故人... 牙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失圓如杏枝頗勁微風... 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隴南山谷左旁高... 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為寺觀材久則... 疏翠不如松栢材勁實也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秀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 獲鼯鼠者貊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 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貊文而形小一坐驚... 服予在震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貓而... 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班黑正類貊文豈... 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摺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 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身有與四品以... 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向官迎詔送乘時皆就服... 乘馬導引有摺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為持者... 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 囊而查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 使能置人亦無笏者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為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為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端亦不吝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公其西賓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佳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枯畫亦可以自媿矣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地得二印上送于河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日行官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印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官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印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大記其所造年月當是同一時也戎朝凡印章每字篆畫皆九畫此正札元用九之義宜彼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亦有藏者湯東谷 韻 從予索之詩曰無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屬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澹筆後堂曰片言曾抗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與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饗與故云其東偏曰覽柱西山芴開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縣笥瑣探稿抄

二九

古銅款識

予嘗至南內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後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首狀錄作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彝家四字向狀錄題模稜難斷依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聞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子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在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州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蛇蜿蜒如團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墨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聞云

守官詩

湯微勸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百首予嘗序之記得其素脫守官一詩曰惟解秦官一杜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嘶場鬼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稱寒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子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戚李商隱公讓後為奉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和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祥語公讓曰吾既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既而胡人有收馬城下者公讓怒節勒兵赴之既接戰而胡大至同事無有救者遂遇害朝廷贈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輕發願不謂之奇男子邪

二十八宿

文廟善任文學嘗于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親課試之今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佾時奏言願入選然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凡二十九人又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彙獻書以黃文簡公准賴之一日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匪陳宗淵者亦日習書然不敢併諸人之研但晚階下臨榻頗逼真上曰卿嘗持其所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上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後也上聞剛中名故容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者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匹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上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書未久為中書舍人歷事三朝以刑部主事致仕云

讀書錄

薛文清公 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予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必耳

著書爭名

四書詳說蘇州知府况公刻于肥序素鉞作序以為王應鳳陽作言熙陽丞河池時稿留曹端家刻既成其書四出端為霍州學務又于蘇言四書詳說乃其所者孟子中有其訂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為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為其所者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廣譜

袁鉞績學孳藏書然貧不能自養將吳中富家依棲之間與之作族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鉞廣作者鉞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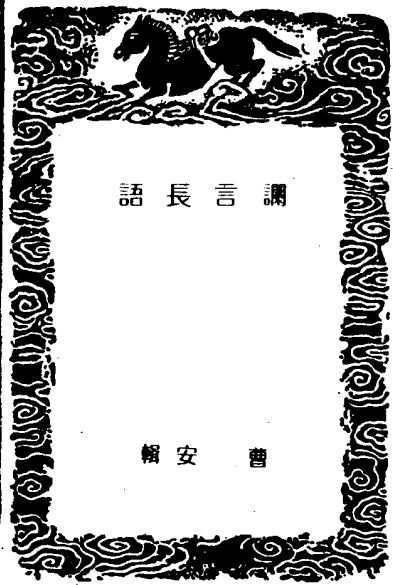
縣笥瑣探稿抄

三三

其府所究破其產人四黨遊去而鉞亦不復來吳

詩識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為增廣生是年
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為春秋魁第
四名朱璣第十一施璣第十五既而赴會試舉作詩
皆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
又味胡蝶云莫怪風前落鏡三春應作茶茶郎已
未果狀元及第



亦政堂訂正調言長語卷上

松江 裴莊曹 安輯

天生沈德先 校

繡水 白生沈平先 校

作古詩爲上劉坦之選詩補註可法又李杜全集不可不味選唐者非一世以唐音爲尚及范德機云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律以唐人爲宗之意舊有唐音輯釋丹陽顏潤卿註宋祭酒訥爲序平陽劉敬伯輯古詩選唐蘇平仲序之云楊伯謙唐音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爲正變者矣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予觀虞伯生序唐音謂知言之難不爲無意故王承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葉水

調言長語 卷上

心云爭妍鬪巧極物外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宋真西山集古之詩文曰文章正宗其於詩必關風教而後取盧陵趙儀可譏之曰必風教云乎何不取六經端坐而誦之而何必於詩詩之妙正在艷冶跌宕梁石門寅辯趙之言爲非由是言之詩學漢魏盛唐有關風教去艷冶跌宕等而上之其惟三百篇乎康衢之謠虞廷賡歌五子之歌洪範數語又三百篇之權輿古詩之祖也讀詩者不可不知文章之選自漢 下梁昭明太子統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元之文爲文選宋姚鉉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之文爲文粹宋呂東萊選宋人之文爲文鑑元蘇天爵選元人之文爲文類迂齋疊山又各批點古文又有積文章正宗諸集古人之選亦備矣以予觀之在精不在多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徐斯遠盡平生文才二十餘首首首稱善然詩文不能兼工故謂曾子固不能作詩曾管云古者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有以故昔人謂老蘇不工於詩歐陽公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數公之文名世而人猶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

調言長語 卷上

三

唐以詩取士故舉進士者多以詩名家四明烏斯道序王子與詩云詩嚴於文故文與詩不能兼工
三場之學在今時出身之階梯也然足以知聖賢之言之與古今事務之繁糝亦不易矣吳臨川云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詞末場在通今而知務長於此而短於彼得其一或失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也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紀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馥此吳卓盧支言集中語宋葉適浙龍泉人號水心嘗云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或不得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又云爲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唐子西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故宋景濂謂作文專法漢史信然
作史實難非司馬遷班固不能以致其傳非孫

盛智鑿齒吳兢不能以攻其決非司馬光劉
恕不能以達其權非朱子不能以守其經
太祖高皇帝云宋濂之文不如王禕之典雅王
禕之文不如宋濂之華麗楊士奇亦言劉伯
溫之文不減於宋景濂劉特以功業掩之耳
今三公之文具在識者考之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
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予以
見漢之文章渾厚森嚴試以漢之文章讀之
自見漢詔尤不可及

近年所刊之書多不關世教以予取之宋胡致
堂崇正辨一書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
而折之燦然明白佛之徒無以逃其妄今刊
本在南陽府元張養浩衛聖編謂老莊申韓
楊氏之書與吾聖經黑白較然惟左氏荀子
秦漢以來諸儒濁亂聖人之言則為之申別

昆陵謝蘭取聖賢問答之語關異端者為書
名曰辯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
俗鼓合而觀之真可以正人心

周易人多讀本義不讀傳不知傳義不可闕書
讀禹貢節要詩不讀變風雅春秋不詳崩薨
卒葬禮記喪服大記等多不考學庸多不讀
或問論孟多不讀序說經有節文史有畧本
百家諸氏之書皆有纂集以為一切目前荷

且速成之計父兄以是誇子弟師儒以是訓
學徒近時書坊又刊時文以術末學不使義
理淹貫可勝嘆哉

離騷為詞賦之祖朱子論屈原者盡矣揚雄乃
作反離騷其後有非國語者又有作非非國
語者有刺孟者又有作刺刺孟者靜言思之
可發一笑

資治通鑑做春秋而作楊文貞公謂有關治道
之書予少不知正統十三年授徒海鹽王翁
專以綱目為問遂日手之不釋蓋左史記言
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綱目所以接春
秋今續資治綱目於宋元二代亦備

三體唐詩有實接虛接用事前後對等目謝疊
山批點文章軌範有放膽小心幾字句等法
竊恐當時作詩文時遇景得情任意落筆而
自不離於規矩爾若一一拘束要作某體某
字樣非發乎性情風行水上之旨

杜于美律詩自成一家言元進士臨川張伯成
註杜詩演義曾昂夫作傳有此作又有刊版
告語惜其少傳往往作杜律虞註以為虞伯
生古今人冒前人之作為已作者居多

予家有陽春白雪小本元人如劉時中關漢卿
諸公之作尤多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各予嘗
私論之曰漢之文唐之詩宋之性理元之詞

曲試以漢之文言之果有出於董賈之策乎
以唐之詩言之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以宋
之性理言之果有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以
元之詞曲言之果有出於陽春白雪之所載
者乎况四代人物又不止於此乎

作詩亦要着題如杜工部亦有不着題者如天
台黃庚試枕易詩云古鼎烟銷倦點朱儵然
高卧夜寒初四簷寂寂半床夢兩鬢蕭蕭一
卷書日月真心如代謝陰陽回首驗盈虛起
來萬象皆吾有收拾乾坤在草廬考官李侍
郎應所批云此詩題莫難於枕易自非作家
大手筆豈能模寫蓋以其不涉風雲月露江
山花鳥此其所以為難也余閱三十餘卷鮮
有全篇純粹正如披沙煉金令人悶悶忽見
此作若紛紛盆盎中得古壘洗把玩不忍釋
手此詩起句便含睡意領聯氣象優游殊不
費力曲盡枕易之妙頸聯真心回首四字極
其精到結句如萬馬橫奔勢不可遏全篇體
製音調諧宮商三復降嘆此必騷壇老手望
見旗鼓已知其為大將也冠冕衆作誰曰不
然黃山谷在場中試野無遺賢詩云渭水空
藏月傳岩深鎖烟考官批云此人不特此詩
冠場他日當有詩各滿天下後山谷果為江
西詩祖

西詩祖

高迥翫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玄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督掌卷官取其本經視之至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卷乃程端學同列高翻龔璠素知姓名謂玄曰此四明程先生之弟微先生幾失此佳士明年會試經義策冠場試官白於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使學子得挾書入場屋寸畧之下未必能作此等文字請置遺榜第一然則文須老成至司必然刮目

松江府志云三泖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月朗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九年夏予赴舉之南京舟過泖中予適倚舷忽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是亦一遇古迹不泯有如此

天順六年予校文江西新建縣之舉予以落卷中取一可者其卷不批倒隨取之乃李士實也李登進士筮進刑部主事陞郎中今為提學憲副有文各成化十三年校文山西同考以詩卷一篇采來卷耳三章文甚奇特予以他篇不甚稱置之至填榜同考又言及予以為言僉曰可遂拆卷填其各然則朱本點頭之事豈無哉

曾學士榮集集絕似唐子天順六年校文江

讀書長語 卷上

西舟迴泊鄱陽湖女兒巷舟人下舟問予讀何書予呵之其人曰我少從曾榮學士泊此港有一詩予索一誦其人即誦予筆之詩云

彭蠡湖邊女兒巷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今幾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濕紅翠柳似顰眉花濺淚茅屋參差石徑斜巷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墮弓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從前大姑問大姑默默疑新恨紅顏薄命真堪憐

女兒名姓無人識年去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弔陳迹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巢睫集中無此豈非滄海遺珠

予於成化五年之元江署學一夷人家多藏書蓋洪武迄今不遺內一詩乃江浙道提舉臨川艾性夫作貫酸齋作序予手鈔之其七言律大辣古選五七言絕歌行語古多關世教如賦銅雀觀木句云請君唾去勿復用銅雀

猶在吾當摧撲滿吟云區區小器安足憐黃金葉場臍亦然臨印道士招魂歌云安得天上蓬萊宮却著人間馬嵬鬼

元江鄰於緬國多榕樹其風俗大異予賦一詩以紀之曰日春日給作生涯土屋平鋪幾自家地軟黃牛都腫足車里多黃牛其足軟止

可食草深灰象並張牙車里緬孟良地出象能開飛來鸚鵡渾身綠此鳥能人言人家多畜之嚼罷檳榔滿口霞以檳榔和葉葉灰食之當茶又多芭蕉實酸角蘇木胡椒瘴腐不堪三伏暑誰知臘月尚穿紗言之鄙俚姑道其實

文人辭勝於理者多曹植七夕詠曰日牽牛今桃織女交有際今會有期張文潛七夕歌言牽牛織女二星云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世人遂實其事曰樂天長恨歌敘明皇思貴妃天上人間會相見云云人讀之不覺可喜元艾性夫作臨印道士招魂歌云安得天上蓬萊宮却著人間馬嵬鬼今剪燈新話餘話等一切鬼話啓蒙故事收之後人遂以為實然

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肇於宋中葉唐先天開元間封爵為王宋大中祥符間加曰帝廟之爵之像之皆非當理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服縣于其方嶽而不徧于天下而雅祭山曰版縣謂瘞牲幣掛儀物陳北溪曰泰山嘗鎮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州何謂歸然而峙者山之形而人其貌何為立寢殿於後者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

後者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

太祖高皇帝改正欽鎮海濱城隍廟號詔止稱東嶽之神於禮方正接神記據東方朔謂虹氏即東嶽帝君一何忤耶予兩抵濟濱在懷慶濟源縣只一池水水之清洶非凡水比其西即北海搜神記謂江濱楚屈原河濱漢陳平淮濱唐裴說濟濱楚伍大夫甚是無謂

天下有真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為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翩翩披髮按劔而坐脚踏龜蛇一何忤耶宋祭酒訥宋學士濂皆辯之

老人星一名孤南一名南極見則天下治平只一星耳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拄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此皆傳襲之弊畫工取巧而然士君子亦信之何哉

世有三官廟三官經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品之說東南人於正七十月齋素謂契三官齋一日觀宋學士濂跋三官祠記云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為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鵝鳴山斬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眾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

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府三官三官之名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皇必有其說矣宋公之論足破群疑元揭文安公作曲阿三官祠記一切歸諸道家不將何哉

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性世俗相傳其神為周時賢士張仲先後為之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為吳會間人張戶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二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怪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前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則有是神祠而奉之狂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予見作此祠之文多矣惟山西大同文昌祠記進士松陽盧幾之言為當

凡寺中有輪藏者供一傳大士問之僧眾皆妄說無稽少時聞一詩云架架新補片雲巢足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捻沙終是不成團蓋議之也俗云其人道冠儒履釋袈裟正此而搜神記謂其名翕義烏人幼通三教書自號善慧大士云云又不知何據此不足論姑識之以警愚俗

關羽廟亦在在或有之或云義勇武安王或云壽

亭侯或云關王不知廟像之設以魏王嘗盡羽戰克龐德俘于禁降伏之狀于高陵之屋為之權輿也或據其有義勇之烈塩池之功亦淺之乎知羽者矣若其大節在不忘先王之約王肅曰有北固爭天下之志是已作廟記者多矣予偶見金田特秀解州廟記云方曹勢熾燄劉力孤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其義海東馮子栗真定廟記有云當其賊操九州之地已有其七之時獨不忍棄背願沛流離之玄德味二公之言羽之衷懷暴白于天下後世矣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止稱府州縣城隍之神惟有司得祭士庶無預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爻城隍之有廟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祭城隍於配食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耳此先儒之正論今多塑像寢殿立配又置兩廊之獄如東嶽七十二司之繆可供一笑儒者察之

昆陔謝應芳謂吳人不當祀范蠡本太史公之筆杜牧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越人祀之可也如諸葛武侯蜀人祀之吳魏未嘗祀焉亦有議論以予觀之范蠡張翰陸龜蒙皆取其去之為高他未暇論觀高季迪三詩可見

神有不當祭者予嘗過濟源軼城有聶政廟鄉人賽之杭有秦檜祠又吳草廬集云去曹操廟卽州立梁松廟名陽山廟劉賓客有詩方回云馬伏波爲其所傾者似不當祭人有官君子若此者宜去之

世之人多以儒釋道爲圖或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當道有司見之者畧不介意而斥之孫復作儒辱云佛老之徒橫干中國天下之人愚衆賢寡莫不爭競而趨之於是其教與儒爭馳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怪也儒者不知其辱而反尊之者多矣得不爲罪人乎

佛初入中國有四十二章經以生中國爲難今往往欲生西方向何也明道觀佛書曰不觀無由知其理吳草廬註道德經其云治國如烹小鮮佳兵不祥可取

道士罵老子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而爾徒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冑桎梏釘之

胡致堂曰桐人桎梏世所謂咒咀也或見高駢之誅以爲驗彼呂用之之死又誰咀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揚萬里與零陵唐人鑑假爐焚香以問上唐茶以詩云聞蕪廬香要决疑不疑何用上蒼龜聖人自有韋編狂進退存亡豈不知

顏魯公喜仙佛及使李希烈死之故王仲光誄公書虎丘道士詩刻云長生心慕神仙侶終不貪生奉逆臣

賦比興爲詩之正體古人多有作比詩者近年不作比詩如元進士德興董仲可明皇貴妃對奕圖云內計縱橫勢已危三郎何事不知

幾抵因一子參差久費盡神謀爲解圍劉伯温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

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書工三詩非題亦難猜也

世言宋元人詩不似唐然文獻通考取宋人如石曼卿王介甫諸公詩歐陽文忠公論宋人詩中多警句近有詩人玉屑詩林叢話瀛奎律髓詩學榘航皆雜宋詩在人自擇元程雪樓蓮葉舟圖云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宴如此

時不經濟借問讀何書吳草廬楊妃病齒云

齒痛自擧眉君王亦不怡此痴如早割何待

馬嵬時浙人張庸陶穀驛亭圖云蒼筠織篔相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寒夜將半

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悲自有清意四明李昭詩一冊予記其王荆公墓云天津橋上鶻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自世雄文凌白日

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綠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提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又如宋景濂劉伯温王子充蘇伯衡詩又

非淺學可到子充洪武初使雲南不屈而死予始至尋其墓乃編一集公之節不下古人予作序云文人往往不得其死如司馬遷班固蔡邕機雲范曄謝景運輩屢屢如九泉下

人公可謂志士仁人矣公之詩文逼古舟中口號云挽舡上逆水欲進不得前丈夫得意日何異下灘舡

國朝詩人不多有刊本其間好詩亦多不入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經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幕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

晴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爲首陽柳廬陵陳循海棠山鳥云數聲啼鳥正開關嫩綠輕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愛春風能得幾時

看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年春雷震海門

初來遠客欲銷魂，驚開即墨牛爭觸戰罷。
 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下
 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羅何
 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祭招
 魂。愁連芳草春無迹，魂斷梅花月有痕。華表
 柱存遼鶴返，少微星殞楚天昏。生芻一束人
 如玉，想像高風酌酒尊。臨川黎擴擬唐宮人
 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著入白雲
 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
 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
 月，來伴吹簫引鳳凰。吳興丘天祐吊趙子昂
 云：宋家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
 文章藏翰苑，千年詞翰落江湖。秋風白鶴飛
 遼海，夜雨銅駝臥綠蕪。今日吳興山色裏，尚
 餘光彩照吾徒。金陵王徽舟中雨夜聞鴈云
 群鴈來何晚，寒聲渡遠空。淒涼應帶雨，悲咽
 為兼風。獨客雙垂淚，孤舟半掩蓬。如何愁不
 寐，聞爾別離中。王汝玉漁村云：汀沙白
 露凝，一灘寒月未收罾。西風吹醒江南夢，四
 壁蛩聲半夜燈。山行云：羅鳥陰中是幾家，青
 山數轉到門斜。桃源祗在鷓鴣聲裏，不用綠溪
 認落花。張弼送羅狀元倫謫官福建云：烈烈
 轟轟好丈夫，曾從金殿聽傳臚。十年事業丹
 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枯柳，考

期三三五五

亭祠下掃寒蕪，時人欲識襟懷否。天上浮雲
 自有無。

詠物詩亦難，唐人池鷺、鷓鴣無以加矣。餘姚徐
 菊坡蕭杖詩：句句見蕭杖，鏗鏘鏘霜筠。入手輕
 知音，水邊伴閒行。刻鳩助老聲，還噓隨風升。
 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柱石。竹風花底為和
 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鈞天合九成，紹興
 劉師仰失鸚鵡云：來從西域養經年，飛入青
 雲最可憐。銀鑿空遺香露，水雕籠閉鎖落花。
 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
 想應尋舊伴，隴山雲樹尚依然。蘇平綉鞋云：幾
 日空閨綉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半彎媛玉
 凌波小，兩瓣秋蓮脫。帶輕南陌踏青春，有迹
 西廂立。月夜無聲摘花又濕蒼苔露，晒向西
 窓趁晚晴。三詩貼題。

吊古詩古今最多，如李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
 遂不題釣臺詩人，有一首云：嚴陵臺下大江
 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
 依舊屬先生。滕王閣元僧一詩：檻外長江去
 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青山在，曾
 見滕王歌舞來。嘉禾陳延齡年少作岳王墓
 云：一班師下內廷中，原便覺厭厭厓厓兩宮
 環。珮烟塵迥百戰，山河草木青雨暗。靈祠嘶
 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妻京古墓西湖上老

期三三五五

樹悲風不忍聽，又僧德珙姑蘇懷古云：西施
 一笑破姑蘇，常使行人淚眼枯。筆道落花春
 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
 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岩山色在，呼嶸樓閣
 屈浮圖。二人皆少年作此，頗有唐氣。

挽詩今人多作，余最憶蕭時中狀元云：待漏共
 趨丹鳳闕，聯班每侍建章宮。芳郊遊覽軒車
 並，秘閣編摩几席同。沈約體羸吟獨苦，相如
 病渴賦尤工。死生一旦悲乖隔，追想前時似
 夢中。又尹鳳岐一首：沉酣醲郁醉葩經，禮樂
 三千對大廷。天上幾年依化日，斗南一夜暗
 文星。玉堂仙去名猶在，石室人歸戶已扃。萬
 里故鄉回旅櫬，白頭老母淚零丁。祭文韓柳
 歐蘇集中可法，近觀解學士縉祭沈指揮文
 壽天一理富貴一命百年非，久二十非促既
 威振乎西睡不同腐於草木，老淚如泉仰天
 一哭。

送行詩古今千萬，楊少師士奇南歸中朝少以
 詩送公吟一絕云：東岳祠前動別驂，歸心先
 已到江南。同官敢怨無言贈，天語叮嚀已再
 三。至南京言及吏部尚書黃宗載送一詩云：
 不到鄉關四十年，承恩深荷九重天。未分內
 帑金花重詔出，宸衷御墨鮮周道。北來奔電
 馬，大江南去順風帆。遙知拜掃先塋處，人羨

期三三五五

蓬萊第一仙永樂中尚書夏公原吉送第還
長沙颯颯金風八月關汝今歸去寸心安菜
根有味莫嫌淡茅屋無書可借看日具甘
宜奉母秋收租稅早輸官明年此際還來望
莫遺寥寥鴈影寒一皆留中自然語讀書陽
文集雅陽程廷珪送余廷心赴太學云蘆葦
蕭蕭江上秋吳舡三日任揚州龍花深染青
綾被雲葉新栽紫綺裘官驛馬嘶風滿樹別
庭人散月當樓明年征鴈將書去人在蓬瀛
第幾洲似覺清婉

宴集詩古今尤多正統初鴻臚楊善東郭草亭
宴集詩一冊予時年十三四獨喜少師楊士
奇一首有杜意帝城南畔尋韋曲浩蕩風光
三月中衢路塵埃過雨淨園林草木競春紅
主人置酒興非淺眾客題詩歡不窮一杯一
曲日西下莫待銀蟾生海東

詩難得句句好前人亦然薛道衡死隋場日更
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文士丑胃死帝曰庭草
無人春自綠復能作此邪近徐國公宅扁怒
齋一人聯云窓前適意存芳草林下歸心放
白鵬又扁夢軒一聯云謝家兄弟池塘草商
室君臣鼎錫梅又一人作靜趣予忘首二句
次聯云溪邊倚杖看雲起石上橫琴待月明
曲徑苔深留莫掃閒庭花落聽無聲山童且

莫賦茶臼祗恐松陰鶴夢驚翰林編修賴世
隆左遷台州府經歷卒于揚州臨海王健挽
詩兩聯云却投班馬堂中筆來運壘壘幕下
籌視草無由登翰苑看花有夢到揚州又如
前人春水渡邊渡夕陽山外山之句皆奇
五言絕句如汪神童詩各賢詩其中首首佳勿
以小詩忽之作此熟勝於五七言律如身閒
茅屋穩心定菜羹香識破世間事淡中滋味

長二十字深有意味程雪樓賦一初云一從
何處起初自幾時各昨夜山中夢梅花雪乍
晴張光福題鷄云鳳凰有五色鷄亦有五德
鼓翼不妄帝一聲天下白

吳興弼作詩學性理惟杜鵑詩有情景詩云西
川如錦自忘歸啼到江南意却悲古樹淡烟
殘月曉落花疎雨暮春時空遺蜀帝千年恨
誰續唐人再拜詩欲向青山一相問數聲不
盡又何之予走四方見人詠麗情若元施子
賦老妓云閒却秦樓是幾宵舞衣香滅不勝
腰西風鬢影羞鴛鏡明月歌聲怯鳳簫雲冷
東山春寂寂花殘南國草蕭蕭江州流落南
人婦一曲琵琶恨未消前人美女折花云梳
罷雲鬢出戶來輕移蓮步海棠階臨風折處
香生手對日看時影在懷蜂簇露華凝翠鈿
蝶隨春色上金釵曲闌干外苔痕濕歸去多

應換綉鞋舊記姑蘇徐庸楊妃妙舞云曲按
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怯木單凌波步小月
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
棠無力雨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笑三郎
倚醉看

吾松張弼以草書擅名不知其古文詩超邁等
夷禽言一首寄予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
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為未知是福還是禍
云此禽寒號虫也古人未作予故補之予與
以寧先生萬里相思無以寄意聊書以通云
時予在滇之臨安成化五年也十二年秋予
之京除武邑又送一詩云三十餘年走宦途

壯心牢落雪盈顛著書只欲明忠義垂囊何
曾計有無天地恩私蒙聖主河汾事業在諸
徒嗟予鄉曲無窮意都存臨岐酒一壺小序
云先生所纂比千錄王文忠公錄皆有關於

世教詩故及之題晉寧凌節婦云柳葉桃花
幾度新寒窻獨坐不知春世間碌碌隨流者
空有須眉醜婦人又題一舟泊一舟行小畫
前舡乘風棹千里後舡槌柯猶未起同托江
湖各待晴傍人且莫論行止
古人和詩和意如賈至早朝大明宮和者杜子
美王右丞岑參可見後來次韻未免屑酸近
時凡百詩章惟歌律與古選全不之尚予嘗

欲取臯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

五言七言體刻之使人習之以復古而未暇

予十七游松江府學見東齋壁宋昌裔草書風

入松二詞偶考虞伯生集云此詞臨安士人

作末云明日殘酒思陵改爲重獲殘醉其

一虞伯生在館閣作以寄柯敬仲博十二詞

膾炙人口夫詞調最難周美成有片玉集予

嘗跋其某某名者康伯可九日遇雨望江

南何句有九日故事分用又一人題項羽廟

醉江月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

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塚下兵稀

陰陵道狹月暗雲如墨楚歌哄發山川都姓

劉矣悲泣呼醒虞姬爲伊死別血亦飛花碎

霸業休休雖不逝英氣烏江流水古廟頽垣

斜陽紅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

空翠

王昭君歸州王嬋女人胡琵琶歌云慕葉華

其葉立黃有鳥處此集于苞桑

漢劉敬封奉春君王與匈奴和親王昭君怨之

元艾性夫詩云合爪胡天怨奉春以予考之

昭君自請行若無怨

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單于來朝願爲漢婿後

宮王嬋以積怨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

記乃云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貌按

圖召幸王嬋以賂金少畫不及貌及賜單于

宮人王嬋當行帝見之悔乃殺延壽築石門

寅已辨之惟李太白杜子美二詩得正王介

甫明妃曲云體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

延壽歐陽永叔亦云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

益自是後人多本之成化十二年夏予過歸

德閱州志載王嬋事李杜二詩在予跋以正

其誤在滇聞人言詠昭君一首云塞上北風

吹翠鈿擁寒狐白勝於綿將軍食肉自無恥

女子別家誠可憐青草不凋胡地雪碧梧空

老漢宮烟琵琶千載人猶學哀怨分明第四

絃不及延壽事又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須

卜單于復姓居次云其各次徐連反

論詩文體製文章正宗蔑以加矣然諸體中亦

有遺者元詩體要爲類三十有八曰四言體

曰騷體曰選體曰樂府體曰柏梁體曰五言

古體曰七言古體曰長短句體曰雜古體曰

言體曰詞體曰歌體曰行體曰操體曰曲體

曰吟體曰嘆體曰怨體曰引體曰誦體曰詠

體曰篇體曰禽言體曰香奩體曰陰問體曰

聯句體曰集句體曰無題體曰詠物體曰五

言近體曰七言近體曰五言排律體曰七言

排律體曰五言絕句體曰六言絕句體曰七

言絕句體曰句體曰側體固無不備尚少擬

古體和唐體倡和體回文體吳訥編文章辨

體其目有古歌謠詞賦樂府書記序論說解

辨原戒題跋雜著箴銘頌贊七體問時傳行

狀詩諭告檄書批答詔冊制誥制策表露布

論諫奏疏議彈文檄誥法誥議墓碑墓碣墓

表墓誌墓記理名誄辭哀辭祭文連珠判律

賦詩詞曲亦無不備尚少文啓表狀問答奏

狀諸體此外詩文有風雅頌賦比興又有典

謨訓誥誓命教令勅宣紀移箋簡牒劄子諸

體然則詩文之作難矣不可不知也

禮記月令春其數八夏七中央五秋九冬六但

舉天地成數中央土獨舉生數者土旺四時

以土之五各兼配爲生數亦各得成數也嘗

考數以五者天有五貫地有五類如五性五

常五品五倫五教五福五行五位五爵五旗

五際五子五陵五官五穀五味五臟五兵五

門五權五量五度五禮五射五御五刑五侯

五王五枝五色五音五方五肉五領五河五

均五反五畜五湖五溪五屬五部五倉五果

五菜五飯五法五馬五常五殺五兩五鬼五

胡五毒又五達道五弗措小司寇以五聲聽

獄訟求民情洪範五行禮有五經史云三老

五更又有五君詠五老榜鷄有五德馬氏五

常五年一巡狩之類不可枚舉孫卿用兵亦

有五權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皆宜商確而類推

蘭亭會四十二人流觴賦詩成二篇者王羲之
王凝之孫統謝安孫綽王宿之王彬之徐豐
之謝萬袁嶠之共十一人成一篇者魏滂郝
曇桓偉虞友王渙之曹茂之瘦蘊虞說王玄
之謝釋曹華王蘊之華茂孫嗣王豐之共十
五人詩不成者謝騰謝瑰丘施任疑王猷之

楊模后孫呂系孔盛鎰密勞夷華胥下迪呂
本曹謹虞谷共十六人晉穆帝永和九年暮
春王右軍序其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智永
得之授弟子辨才唐太宗今蕭翼取之後從
葬昭陵宋米芾題褚遂良所榻柳公權集詩

李公麟為圖王晉卿家謂之三絕予惜太宗
愛此帖元張光弼詩云君臣詭遇一獸僧猷
帖曾來事可懲誰料萬年歸殉後却將爾紙
調音長語

累昭陵又其中詩有不成者如猷之輩昔人
謂詩壇場亦難矣然刻燭賦詩擊鐺次韻倚
馬可待燭明聯句者亦偶然耳四十二人其
不見於史世莫知其姓名今備錄之觀此帖
可以備忘

西園雅集圖宋紹興初石林居士葉夢得序蓋
元祐諸賢會駙馬王詵晉卿西園李伯時即
席中所畫也凡十一人蘇子瞻王晉卿蔡天

調音長語

啓蘇子由黃魯直李伯時秦少游陳碧虛米
元章王仲玉圓通大士劉巨濟乃鄧天民記
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可信紹興丁未邵諤進
述古圖圓硯云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
色寫硯旁刻茲圖黃潛作述古堂記增張文
潛陳無已晁無咎李端叔四人劉松年臨伯
時圖無此四人又僧梵隆趙白駒亦臨此十
六人陳思允亦題又少李端叔陳無已二人

為十四人楊文貞公家藏本則十六人豈前
後會不一如楊鴻臚東郭草亭之會在正統
中亦前後不一者邪看此圖當以意會之可
也夢得蒼梧人註書序禮記徽宗時附蔡京
得起居郎文人無行信然龍眠居士善繪
有名雅集圖有二女子王晉卿家姬雲英春
鸞也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落落居也唐宮中
巷有野狐落落亦居也又有碧落勾踐戰敵
卒三千人禽夫差於于遂遂者道也于是水
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吳都賦云長
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
踰隱以待之隱短牆也與墀同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初不用意而
景與意會後人易見字為望揚萬里謂易此
一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杜甫山島山花吾

友于黃魯直改曰山島山花共友于說者謂
易一吾字便覺不建不特此也經書亦有妄
加增損註解其瘥天之蟻螻耳學者信之作
文尤為可笑

白樂天自警一詩云垂老繭成不庇身蜂蟻
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
辛又一詩有所悲云獸中刀鎗多怒吼鴈遭
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綠何事聞死屠門無
一聲偶閱二詩錄之亦可以警

唐呂溫由鹿賦謂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彼禁
鹿者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嗥不食者累日
故賦曰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享
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會麋鹿之不若何仁
信之可宗高李迪鶴媒歌云嗟尔高潔非凡
禽胡為狗食移此心愛人馴養志遠舉好陪
同類机腸深嗚呼世上幾人號君子得利相

韻亦如此
韻府群玉亦收之博矣解縉陳繼文人也亦不
之取其中正要緊者漏之如足字欠管寧灌
足柵字欠青溪柵蘇峻攻青溪柵下壺拒之
高頴殺張麗華於青溪柵二字尚失之他可
知也人當自擇

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琴
權從秦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縱橫用之何

調音長語

爲然太史公取以著史記文辭高古子長取法韓愈以揚雄與孟荀並稱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雄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復述潛虛以擬玄抑又何說哉宋儒有不喜杜甫詩而喜韓愈詩者謂杜題李尊師松障子歌老夫清晨起梳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二句之俗一儒曰韓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與此二句何異亦不能答人之

調言長語

聖

好惡不同有如此殊不知杜二句起得平直似鄙俚通篇變化之妙意兼比興試取而味之自見

極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今人多能行之其最難者如西京趙岐避難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賊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密問岐以實告遂與俱歸藏復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戚因赦乃出在壁作孟子章句古人於獄中授經又有帶經而鋤有薪而讀者手鈔而讀者今有明憲淨几書坊印本而不讀者獨何心哉

鄭玄承秦焚書之後其所著訓詁亦難及矣然有大害理者不可不辯如周禮以九賦歛財賄乃正賦也玄以爲口率出錢君子非之謂此乃周公之罪歟而流禍萬世者也石門梁寅謂釋經之誤可不察哉然五經四書中其

釋之誤者亦多而史之斷者尤多謬君子宜辯之

予閱史至齊大司馬王敬則爲齊王所疑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王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王愈猜愧後敬則敗死以予度之此歌亦偶然道情耳如楊惲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當時以此詩爲非謗得罪以予度之怨也又如謝景運既臣宋却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則是有心求免於禍難矣蘇軾詩獄不免口多古今人詩多無意作人有病者疑之遂成大禍謝疊山解唐詩絕句有首有意予恐未然解杜詩者亦似此予在瀛送劉進士詩一聯云羣鳥偏於風外轉鸞溪多在雨中

調言長語

聖

渾一秀才爲譏其夷人亂作詩不特詩也六經四書子史亦有解差者不可不辯

杜甫贈虞十五司馬詩云書籍終相與說者謂子美欲悉以書籍與虞庶幾傳子美之業也沈約見王筠文嘆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予蓄書千百卷有子舉人死諸孫恐不能繼凡書多與人葢亦此意雖然古今

人家有書遭子孫不肖失之亦多矧財帛之積未有不散者也不如遇賢者與之爲高劉長卿生子詩云且免琴書與別人以言無後之苦然有子賣父書者多矣亦何貴乎有後哉

調言長語

聖

宋周行已跋薛唐卿秦壑文謂見李斯之書幾不疾唾而却走元艾性夫題銅雀硯云寧容污寸硯又嘗見有毀秦檜梁松廟皆卓然有見者也予一日讀古文見武曌丁謂王介甫之作皆厭觀之使文如朱子字如顏魯公雖衆人亦知敬

涪溪在永州祁陽縣南五里元次山中興頌刻溪陰石上廬陵蕭恭登題涪溪詩云靈武歸來大難紓忠臣孝子義何如涪溪石刻人爭重只爲平原太守書

調言長語卷之上

松江 麥莊曹 安輯

仲醇陳繼儒校

朱子文谷劉翰仲督賦云正是索千金于乞丐之夫亦無下手脚處不恤則得罪于民不辦則得罪于上官

宋王益知韶州屬縣翁源多虎公令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王輿致州為頌以獻公使

謂言長語

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

元不忽木因河東守臣獻嘉禾曰汝部內所生盡如是耶曰惟此數莖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于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

元泰不花為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聞鄰婦有姊妹夜積者姊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床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奴如其言起而注清者于他器

且曰此達元帥也吾等不得嘗矣姊曰到底清耶遂笑而罷不花聞之未曙即去不花字達兼善殺賊死節台州

李易安趙丞相挺之子趙德夫之內也序德夫金石錄謂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與元凱之病錢癖與傅癖何殊各雖不同其惑一也又謂蕭繹江陵階沒不惜國亡而毀製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

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歟又謂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理之常人亡月人得之又胡足道二女子微也有識如此丈夫獨無所見哉

魏太和中宦者符承祖用事時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餉也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其一姨伏法姚氏姨貧敝魏王見而特赦之噫丈夫之附富貴者反不如此婦之見多矣可不鑒哉

宋鄭清之庶母生將臨蓐二日饒鳴甫生嫡母欲不舉嫂請於舅姑乳之後長教授峽州江陵帥趙方善風鑑夜夢有告者曰明日當有貴客來厥明報清之謂方從廳屏間窺清之狀貌薰瘳且短小殊不稱所告慶賓次坐逾日晷方往來益視清之危坐迄不惜方大器服且曰公他日大貴後果佐理宗為相封公

宋王觀復以詩送黃庭堅黃庭堅曰詩生硬不諧律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

黃庭堅過東平侯趙景珍墓詩曰朱顏苦留不肯任白髮政爾欺得人婢娟去作誰家妾意

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年來丘壠當時近前左右噴花落烏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海昌蘇平言詩貴心平氣和如高太史啓詩工則工其中多心不平氣不和惟夜聞吳女誦經一律心平氣和

程明道送呂晦叔赴河陽詩云曉日都門馳旆旌晚風鏡吹入三城知君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作楊龜山跋見黃氏日鈔

宋相李昉玉堂即事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

梅溪王十朋號也文曰梅溪集嘗云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惜不善言者宜省祭昭烈文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祭武侯文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旁有闕張一龍一虎祭杜工部文讀書萬卷蓋欲有為明光三賦烜赫一時文之有警如此

作詩文等忌頭上安頭所謂閉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侯 宋徽宗囚至三河吟曰半醒半醉當半夜三更三點過三河文字忌註脚中註脚如板本塞源論即講仁義足矣乃云仁者心之德慶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反去講仁義遺了題上字又如為之

詞言長語

難言之得無詆乎註云蓋心常存故事不苟
反講不借於鷄犬之放不馳於鴻鶴之思不
知心常存是推出來的所以作時文古文詩
句最難古人之文老杜二蘇多不知道歎老
嗟乎如七歌及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
也等可見

左傳室如垂罄如訓而謂室將空也後誤以為
似罄之空宋呂居仁兵亂後雜詩一聯云官
府室如罄人家雖也無可見了謂詩有天門
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
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後如其言李紳作憫農詩稱其有宰相器韓
愈稱殿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悲存最隆也
觀文足以知人

李斯不向倉中借陳止齋作李斯焚鼠傳柳宗
元作李赤傳吳章盧跋謂王叔文亦劇鬼也

謝書長語
二文說盡二人之心

柳宗元在八司馬中最巧者也作乞巧文又作
愚溪對以愚自名而謂宗元豈拙愚者哉
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讀之愿之高不可及矣
不知愿乃李晟之子愬之弟屢為節度使皆
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有觀翟玉妓
詩最為淫褻

史所以傳信司馬遷號為良史如邴邴之功績

乃為酷吏傳首班固又因之何以傳後哉此
權德輿所以譏之也

胡三省註通鑑云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
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可為註書自信者
戒

秦之焚書焚天下之書其傳士官所藏者故在
項羽燒秦宮室始盡焚之蕭何收秦圖書之
日不能併收之耳

讀史在推見至隱如唐玄宗立忠王璵為太子
人皆知太子瑛之廢由武妃林甫不知出於
張說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

蓋昭成方娠時說侍東宮知其異事謂王常
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眾耳說事明皇
情意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異議乎使
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避其
過矣此孫甫之論又云曹操自云日飲醪酒
夜咬鴛使人不得而毒之至劉元城先生始
獨其奸又如曹操作七十二疑塚使人不可
尋後人云直須發盡七十二疑塚必有真者

曹不不為操喜欲立植為太子賴賈詡諸人調
護定不為太子不托讓即辛毗頭而言曰辛
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
代君王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威王
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

能久魏其不昌乎魏王芳謁高平陵曹爽從
司馬懿以太后令閉城門爽司馬魯芝將營
騎所津門出赴爽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
於其妹憲英曰天子在外大傳閉城門人云
將不利於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
度之大傳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
就爽才非大傳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雖
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儉或卹之執鞭而
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八死親昵
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
不謀於妹幾不獲於義

操欲植為嗣操屏人問穴中大夫賈詡詡默
然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
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
笑終以不為太子唐李德裕言方慶為相子
為眉州司戶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
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
庸敢相近二人之對可謂諷諫者矣

鄒忌謂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
君忌不自信復問其妻妻曰徐君何能及君
也且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熟視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
又不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
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

謝書長語
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
庸敢相近二人之對可謂諷諫者矣

有求於我也此乃忌說齊王受諫然則諫之
直可不受哉不然諛言日至矣

人非各字則不能自別於眾人然異於眾人者
不在各與字也視其德與行耳虺虫之厲者

也而仲虺為良臣蠲螻動之微也而王蠲為
烈士周公于伯禽孔子伯魚以人之美不
在名字也

號古無有因其名之有字而復字其字以示訓
故程雪樓於賴安撫歸字曰伯高高而不自

高號曰謙齋齋者眾山中獨高者今人取號
一切外之而誇詡

漢天文志載海旁屬氣象樓臺筆談記登州海
市事登州岸東海毋春夏之交於波濤掩雷

問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閣參差隱見而人物
車騎禪取之類往來雜選餘時莫之見蘇長

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二十
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遊

之莫再致禱於海神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
夏焉因作七言古體詩一章如文公之謁衡

岳異體同符柳道傳謂儒者語常不語怪海
市之云涉於奇詭佛之幻境豈近是耶元平

陽林景熙著屢說謂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
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是亦一屢也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

俄為緝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抑勒其憤恚殆
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

曰以倉庚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
試諸梁武從之郊茹之後茹成殆半帝愈神

其事左右復進曰願陛下廣蓋諸以徧賜群
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如其奉

公濁者不如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
勝忌前皆知華心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其

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戒於戲生
其議遂寢

唐裴炎程程銘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嚴可以就
擒刺血問與多少隨所加而得弗如此弗肯

與里人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其肥泣而遣
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也一僧謂客曰獸何

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
之曰夫財色各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

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憂嚴乎饕餮致
禍飾辭說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葢利生孽

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

利故二人云云狐有雌雄能惑男婦以予觀
之不獨真狐為然彼鄒通韓嫣董賢諸人非

雄狐乎妹喜妲己褒姒潘妃張麗華輩非雌
狐乎梟又名流離其肉甚美可為羹雁又可

為羹狐亦有二德二物可鄙猶有可取人之
為梟狐者何如哉噫嘻

廬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
萬買之其人告以貧欲賣之秦吉了曰我漢

禽也不願入蠻夷山不食而死唐昭宗時有
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欲猴起

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平陽
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二物也

其詩曰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瞞瞞長樂
老閩代如傳舍

劉禹錫鶴歎云閒翫終日翔舞調態一如相書
信華亭之尤物也鶴惟華亭縣鶴巢村所出

者為得地他處雖時有皆凡格也陸機謂華
亭鶴吸可得聞乎信然

周禮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鼓有聲舉陽事以
壓陰氣

世稱墨為玄玉玄名其色玉喻其質墨之堅青
光黑者佳黑青全謂之玄而黑易青難但黑

不青緇爾非玄也堅光條謂之玉而堅易光
難但堅不光石爾非玉也

筆之才四圓健尖齊皆易惟妙難四者可以數
得而力致惟數之不可得力之不可致有至
妙存焉妙不能喻在人自得之耳製筆之法
笨者居前蠢者居後強者為次要者為輔參
之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
而試直中繩勾中鈞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
不敗故曰筆妙

今之硯尚端溪歙硯有銀星者佳大滑川江有
石可為硯歐陽公會評之成化十二年予過
川江一驛官餽以石硯用之大廢墨奈脆而
易破銅雀硯不真皆後人偽造

王十朋貧好作文無紙可書書於卓謂之無盡
藏紙也

錢板肇於五季宋益盛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
唐以前手抄之勤力筆工刻印章不廢倉頡
籀斯二體之文其後隸行篆廢况又姿媚而

楷簡要而草平
陶器梓器皆範金於盛宋一二僻儒之口而
其流遂成於季宋亡國姦諛之手二者皆變

而為金至今皆然
畫上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
飛去紙條古不粘任其飄動

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又以神逸妙能為次
雙陸盤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雙陸

最近古號為雅戲始於西竺流於曹衛盛於
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
文雙陸有光焉

鄒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曰撲滿以土為之
畜錢之具可入不可出滿則撲之有聚而不
能散者致有撲滿之取可不戒哉艾性夫有
撲滿吟朱景濂有撲滿說意皆謂此

襴衫馬周以三代布深文因於其下及裾各襴
衫以為上士之服今舉子所衣之服是也笏
周制也晉宋以來謂之手板

賓以禮服來王欲從簡便傳之曰請祓衣容以
便服進又服燕襲之服而遇交際之服者必
謝曰祓袒無禮傳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
同舉進士凝先及第掌叔服見彥昭

席上掌酒令者謂之觥錄事元稹於解縣嘗爾
府廳罰虞卿黃承連飛十數觥不勝姓去

予在臨安府學郡人作學社每五日一會酌酒
強予出令以詩句行久之思竭乃以古人一
各一字者行之予言糾名辛字受伊尹名擊

屈平字原曾督名點樊遲名須劉邦字季項
籍字羽枚乘字叔敖人又行二名一字者予
言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李適之字昌李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相者又以婦人名如
男子者予言蔡琰薛濤崔徽又美人連名者

予言鸞鷲好好簡簡紅紅賽賽楚楚人有言
吟吟翠翠卿卿小小愛愛東東富富真真李
當當元教坊名妓真真唐進士趙頰於畫障
上呼名一婦人名真真又英英劉賓客有和
楊師皇給事傷小姬英英三律李端端崔星
張祐詩云善和坊裏取端端又狐名紫紫

予行一酒令一字四呼如差差差差數數數數
行行行行射射射射
東坡云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夜飲之家生姦盜予少時聞一大家王翁號文
雅專容唱南戲諸子弟在家一人狡偷與其
室通醜聲聞于外主人亦不疑且肝為宿血
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日面黃以血不得歸故
也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流暢

水歸東海化為氣鶴食從頂咽下云一百六十
年一胎生牛不耳聽聽以角夏至日掘鼻暖
餘日皆冷予以此言於人遇夏至日驗之猫
鼻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夏至時刻忽至此時
乃暖以此物物要格 陰陽風雨晦明天
之六氣

予少遊松江干山宿李昇郎中宅近山有虎啖
一人時二十一日予問之咬何處云咬下腿
十五六時讀洗冤錄云虎之咬人如猫之咬
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

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

果然俗云千聞不如一見信然

先見亦人之所難人始不信終乃服之如張九

齡知安祿山必反玄宗曰卿毋以王夷甫議

石勒枉害忠良後祿山果反宋明帝恭始中

兵亂宋主問蔡興與蔡興曰清蕩可必但臣之

所憂更在事後後子葉之世衣冠百不一存

衆服與宗之先見王日思李沆土木甲兵禱

祠之事作之言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季師

中以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曰他日亂天

下者必斯人也呂獻可爲御史中丞王安石

新拜參政公彈之温公後曰獻可之先見予

所不及其他先見尤多足以資人之識

韓魏公曰聞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 知其爲

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也 有客被

召請教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石守道

編二朝聖政錄將上求賢之其一太祖時賦

一官鬻髮起群臣有言太祖潛刺殺之公

曰此豈可以爲萬世法也已溺之乃惡其溺

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其殺矣

遂去之守道服其清識 公判京兆日得姪

孫書云田產多爲鄰近侵占欲經官陳理公

止於書尾題一詩云他人侵我且從伊仔細

思量末有時試向合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

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

其寬大之德致然也

人非堯舜皆能每事盡善然古之人有負重名

者多矣失其所依或改其初心之類不一固

可憫焉亦不迨君子之清議也史有數百言

不能悉其事者詩以二十八字詠而盡之如

范增之從項羽錢舜選云恭羽天資本不仁

豈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

君又一秦劉後村詠楊雄云執戟浮沉亦木

迂無端著頌美新都曰頭所得能多少狂被

人書春大夫方秋厓詠張華云堪笑張華死

不休徒猜象緯古無倚中台星折何曾識祗

識龍泉動斗牛亦可謂之詩史然詩亦責之

大過者完顏壽詠馬援云可嘆迂疎一老翁

豈堪床下拜梁松明味惹荏猶難辨萬里爭

教論杜龍瞿宗吉詠狄梁公云社鬼神神抱

遁藏花妖月媚敢披捐梁公正直難欺侮却

事宮中武媚娘世謂杜牧之項羽廟詩死中

求活王荆公解之云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

君王捲土來薛能詠孔明張養浩解之云廊

廟草廬初不異誰言只合卧終身能後遭軍

亂殺死則孔明未可薄也

古聖人之爲每得平中下此不大過則不及齊

大飢餘散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屣買匕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

曰嗟來食揚其眉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

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謝也可食吳草

廬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

過也程嬰公孫杵臼之拯趙武公孫杵臼先

先嬰後亦自殺新序曰公孫杵臼程嬰可謂

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是知君

子之處事宜審哉

下和泣玉世多稱之以予庸見所謂術玉求售

不識時務者也襄陽有卞和廟作記謂其自

見之明自信之篤亦過許矣不特和也王通

隋之儒者獻太平十二策於隋君陳子昂唐

之詩人也勸武后興明堂大學二君何如其

人哉可謂不識時務者矣古今人之自售者

豈特三人而已哉

古今人優劣於言行可以槩見如漢文帝却干

里馬云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光武却千里

馬曰朕不用使之駕鼓龍管寧華歆鋤園得

金寧視如瓦石歆則視之不忍舍既而擲之

優劣亦可見

祖約好財阮孚好屐同有是累而未判得失有

詣約家約正料財客至收不盡餘一二簍置後

傾身以障之後意亦能平有詣孚者見孚正

屐屐因嘆曰一生未知當著幾兩屐神色開

暢勝負始分

劉三吾云治生不取富讀書不求官此蘇長公詩也韓文公符讀書城南未免示以富貴利達

宋祭酒納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於家疾革監官請還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

沈存中筆談梅詢為學士草制思索至再徐行廊下見一老軍射睡時方暑以篲擊之老軍醒公問睡得快活否答曰快活公又問識字否答曰不識字公曰更快活也東坡尺牘云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又往自笑不會取快活予一生不會取快活亦可笑也

予少聞姑蘇陳嗣初先生召用楊少師士奇言其才求文者千百得錢即予人少師曰先生可留以養老陳曰秀才不貪高傲殺人濁漢

不富教化無路
景泰中予家食偶得啓蒙故事玩之多取剪燈新話事其中事皆托言非實史亦多妄故劉靜修讀史云紀錄紛已失真語言輕重枉詞臣若將字上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

予狂瀆聞一人作詩文每有奇語後窺之乃東來左傳傳議陳繼傅士看一書秘之稠人中

難人一日友人來訪起身意實之書案中友

人取着不與言竟尋此書默記亦與稠人中言及陳始不出口蓋亦蔡邕祕論衡之意

黃夢炎十一歲鄉先生出一對云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對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黃炳辭武舉啓云舉子忙裡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一總兵門對云門迎珠履三千客戶擁貔貅百萬兵一人云今年總兵出征必輸人在內者

少在外者多改云戶擁貔貅兵百萬門迎珠履客三千方喜湖廣一總兵得勝回彩旗迎者千百一教官有天下有名真宰相世間無比大將軍總兵喜賞二婢他俱不視

韓子感二鳥賦王勃滕王閣記皆少年籠豪之氣呂東萊大事記春秋左傳博議皆少年之作驗之古今人皆如此

呂東萊左傳儘有議論儘有格言只是少年之作

胡安國謂左氏繁碎耽耽文采莫如春秋經世大典

易言慎言語節飲食先正以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訓之書言惠迪吉從逆凶實萬世吉凶之斷案世人以區區陰陽小數求吉避凶一何小哉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

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天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予以爲人亦有此病

或問爲學多爲事廢曰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時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人有子來不可即便說

星爽契何書可讀非無書可讀也所行之事即其所讀之書也

宋祁云天分自有所禀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請矣

元傅與礪素貧初學絨席坐於地一家用裁縫宋裁衣逐出之傅遂學裁縫又一家延客令裁宋縫出外傳愧之乃讀書今傳之詩文具在膾炙炙人口人可以不勵耶

絕山云當無利心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

范純仁問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惇爲之

士之爲學求仕者多故於刑書等不可不覽如律令洗冤錄諸司職掌二事忠告等預知之他日爲政便不被人瞞予自少觀洗冤錄知男子作過死後走四方多以此死者官司不知斷以謀財豈不大誤

知斷以謀財豈不大誤

元城云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十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一簿隨所語記之其後結證無能出初語者

殺不於市曰劓誅今潛使人殺所仇之人不用器械而自手殺曰格殺得城為拔拔邢丘也文移官府不親臨則為移元移元者書也非一善人也 獄囚招成之辭曰款言得其實也

魏蘇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適用之僕射周惠達稱綽有王佐才

古者府州部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籤今公文籤日下誅語又云硃語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德宗建中元年正月作兩稅法從楊炎之請也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又墊陌錢米神宗熙寧四年行募役法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免役法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有仁心者宜考以為戒 伊川云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以給先嘗寬廣之地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官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淨浪者無此理也平日游

讀書長語

情至其飢餓哀矜之一也一郡守鷄鳴而起親俵散飢民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于是流

民至者日衆未幾穀盡尊者滿道須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輩之多也予觀世說新語云卸鑿永嘉末天下大亂在鄉里其窮餒鄉人以其名德共餽之鑿嘗推其子遊及

外生別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于是獨往食輒舍飯著兩頰間吐以與二兒後並得存劉辰翁批云兩頰所著能幾足哺二兒非甚小在穀氣不絕哀哉此二事可以為救飢之法富弼在青州活飢民之法尤可

取 居官居家出外皆不可無備陶侃木屑事似矣 朱溫忽如相州刺史李思安無備削官書曰有備無患

趙岐預為壽藏陶潛預為祭文杜牧預為墓誌李太白于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承禎浮屠中識僧伽後太白永王璘之累得子儀之救

義鵬事杜甫得之樵夫至今以為美談繫事所遇也夷齊古今義士得孔子而名彰然夷齊

豈求名者哉 古今人相得不以窮達論者如陳蕃之于徐稚李膺之于郭林宗韓愈之于孟郊歐陽修之于梅堯臣李及之于林逋馬伯庸之于陳旅近時楊士奇之于陳繼夏原吉之于吳訥者不少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我之憎人也人不能知人之德我也不可忘我之德于人不可不忘

宋董傳云古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劉乘忠薦王文統才智不知其為小人 崔顥曰小人如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 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嘗武死于曹節之手張東之五王為武三思所害 古今天下有君子中之小人有小人中之君子人有平日高談濶步自以為明智不知能識破此樣人否

古之釋怨者如廉頗藺相如賈復寇恂馬燧李抱真輩不一載綱目讀史管見可以為法然賈寇事不及廉藺

忿怒之際切不可指人隱諱及祖父家門之事 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 鄭伯侵陳曰侯曰鄭何能為呂東萊曰惟此一言實亡國敗家之本

古云得一良將則天下無難制之四夷呂東萊

讀書長語

云天下之事皆賤詐惟兵貴詐

樊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官為上鴻門請讓項羽

次之排闥之忠又次之屠狗之人識見有如

此

關羽死於潘璋之手綱目書曰孫權邀斬之罪

權之無漢也

司馬懿逼曹爽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

家翁然終不免誅夷之慘石勒執王衍自

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然終不免排墻之厄

二人之愚可鑒

好戰者陣亡好訟者獄死雖俗語蓋與張文潛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云好謀之士敗于謀好

辯之士敗于辯同

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

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為反正晉存惠存安

是也唐德宗車駕奔梁州後還長安此亦反

調言長語

正也

事固有一勞而可以永逸者謀人而使人覺其

情則不得其志矣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

而生

魏司馬懿斬公孫淵入其城築為京觀去

積戰死之尸封土其上以彰克戰之功謂之

京觀京大也觀視也封土之上為屋如觀闕

形也

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屍不得乃刻

木為信狀而祭又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為

羽殺帝命于陵屋畫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

降伏之狀二者立像圖形之始

荷堅字承嗣雄之子能用王猛以治秦晉王浚

又一袁術浚大原人勸上黨武鄉人浚遺勒

麀尾麀鹿屬尾能生風可避蚊蚋出郡縣宜

君山

調言長語

唐李德裕不忘平泉山居而終不得少償其志

故其詩曰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各成不出

人杭于少保謙山西巡撫時一詩云何日西

湖上扁舟趁晚風亦不得如志

唐蕭穎士有文學而性褊急少容有奴事十年

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王才

耳噫秉彜好德之良心孰無哉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足意得嘗

有此不足處便好人，才事上足意便不好

事出來亦體消長之理然也

宋劉奉世曰得喪常理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

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人云與其死後祭我之頭不若生前祭我之喉

與其死後哭泣不若生前誦經亦可以為世

勸

伊川之姪病陰證傷寒而醫者乃大下之又與

洗心散遂至寃死服藥可不慎哉 扁鵲因

秦人凌小兒遂作小兒醫

早慧者不壽顏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

詩亦有識成化七年予過瀟湘海驛偶題一絕

第二句孤臣萬里歎無家至白鶴舖又題一

絕杜鵑聲裏怨無家人見之云此人喪偶不

二年予妻喪之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為婦女之稱予觀

韓魏公安陽集公傳中云宋宮中稱郭后為

大娘劉妃為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

民間

石曼卿呼韓琦家為韓家宋小民凡于所畏尊

官則呼厥姓曰某家今人稱為某家某家本

此

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則婦人亦跪也宋太祖問

趙普拜禮男子跪婦人不跪王溥子貽孫舉

謂言長語

此以對

措大能舉措大聲謂貴顯大人也碎碎米里巷

瑣碎之言曰稗官小說枝梧枝者大柱梧者

小柱

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股益以駢謂之駢周又

益以駢謂之駢

舟以離岸為張傍岸為機同浴詛諛言不知也

截趾適屨言其愚也當為秋霜無為檻牢檻

牟言受制于人也

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珣為祠祭使祈禱
或焚紙錢漢以來葬祭者奉錢後世俚俗以
紙寓錢為鬼事玄宗用之胡氏謂廢幣帛而
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

朱子議葬狀云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
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于墓猶欲負陰而抱
陽也豈有坐南向北背陽而向陰乎又曰葬

調言長語

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家譜何為而作使為人子孫者知所本始也

朱子曰財猶臘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

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

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鷺奔走水上不問

水腐泥沙必暖然必盡索之而後已無一

息少休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

謾畫均度一日無物色視謾畫加壯大然則

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之為何如

哉

列子牛缺遇緇沙之中盜盡取其物無憂色盜

曰以彼之賢見趙君必困我追而殺之燕人

相戒其弟適秦至闕下遇盜憶兄之戒與盜

力爭請物盜曰我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

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牛缺以

調言長語

無吝招患燕人以有戒受禍安危不可預圖
也

列子梁之富家財無訾也量也登高樓臨大路

擊博樓上俠客樓上獲勝大笑適飛鴛隊腐

鼠而中之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而

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以腐鼠

辱我此而不報無以立勇于天下乃聚眾積

兵以滅其家夫驕奢致禍不一虞氏心無陵

人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來若故也

進賢包希魯先生言人欲貴而不得貴欲富而

不得富者一人應科舉說云今科不中定不

回果不中僦一居讀書對門樓一女窺之有

意令一貞婆通信婆乃令已子去與女通女

有娠告官女云秀才迷至官苦楚萬狀詎服

黜之後秀才受誣不甘訴于他官他官疑之

召女再鞠問女云彼時與秀才通身有何驗

調言長語

女曰背上一瘡癩官呼秀才驗之無有乃

責女女言是賣婆之所為官召婆之子驗之

果有瘡事雖白而秀才之受苦楚亦多矣一

大富家過凶年家空經營皆不獲利乃從人

去販牟值冬寒重牟皆凍死竟以貧終二人

之有心于富貴而終不遂其志亦可鑒也

子任武邑日至北鄉見一老者云吾壯時嘗應

役于縣之官吏謂吾能事每有差委不三

四年身衣羅紵乘堅策肥今老矣復值凶年

欲如前之奢侈不可得聆其言似有不安分

之意予因戰手與眾言曰滄海三變為桑田

董卓郡邸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石

崇王儉聞富珊瑚樹枝擊碎不以為意元載家

胡椒八百斛後皆不得其死况人不脩德行

善而欲希不義之富貴安能保其有終否泰

乘除自然理也汝輩豈知予乃策馬回馬上

調言長語

忽憶許魯齋一詩云花謝花開時去時來福

方慰眼禍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可哀得失

在天敬聽天裁抵家書以予二子

陳搏云我見世人忙箇忙忙如火忙者不為身

為身忙却可

史莫信于書春秋莫信于史記 鄭玄云作毛

詩箋也薦也薦成毛義也 陳腐詩之病強

學俊語亦詩之病

通鑑續編載文天祥請為黃冠不可信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鬼蟾蜍者月陰蟾蜍亦陰

也而與兔並明陰繫于陽也徐稚云月中有

物則明知人眼中有瞳則明

按輿地圖輿猶盡戰之義趙公子成諫武靈王

胡服書曰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

秀才在昔有之

爾雅爾者近也雅者正也言近而取正也謂周

公作非也郭璞註埤雅宋陸佃農師者爾雅之輔也故曰埤

中庸重祿勸士古者府史與下士同祿薄者食

五人厚者至于食九人祿足以代耕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何也惟其有養是以有守也

黃石公三畧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荀息彘曩所遺虞伯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

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以馬齒歲齒而齒

之年老也中庸序齒孟子曰齒一今之千年

老勳以齒言是也

陶朱公家在華容縣謝安東山在上虞縣今為

國慶禪寺甘露石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

仲謀論曹公也

沈馬太子出則前驅等禮儀猶言先于馬

駕馬為輜駕人為輦直曰街曲曰巷雜比曰音

單出曰声自上臨下曰險自下升上曰且危

者欲陷而未陷之辭慮是思量之重復詳審

悔是悔惡向善各是未至于惡夏商周皆訓

大殷亦訓大庚之言更辛之言新日實也月

缺也日則常實月則有缺 丞相丞承也相

助也謂掌承天子助理萬幾者也

詹事詹者給也春秋御廩災吳氏曰君之在車

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

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然御

食御書御藥之類是也尚書尚音常沈存中

云尚只音上尚書秦掌書籍官天子所御皆

曰尚次名尚書如尚衣尚食之類是也出書

朕聖詭註

凡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寺嗣也治

事者相嗣續其內也息心所棲曰精舍凡講

讀之所亦曰精舍

漢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

樂官曰伶官

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受天子

大社之上各割所封之方色與之東方青土

他如其方色授之使立社于其國有土則有

民故曰民社

戒石銘蜀王孟果所作宋太宗摘其四句令天

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

坐則正對之宋高宗紹興六年六月覆旗黃

庭堅書摹本于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座右至

今郡縣有之 廷獄廷平也治獄貴平故號

廷獄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

曰市井

十一廟于所居之左蓋祠堂一間兩翼祭用分

至取氣之中時之均凡讀祝吉礼出左東向

凶礼出右西向

圓如明月者扇竹骨摺者曰筭今日筵 私晏

曰曲晏壩上以牛轉軸曰牛棗 聚火無燄

謂之熅火音云今冬月烘爐火是也 寒者

以障寒為名微者取邀遮之義 筆蒙恬造

故曰秦筆吧只怕字木僕也屣屣屣草也

早隸造成事而言謂之阜屬于吏謂之隸

平兩家買賣之價曰權會權音角會猶賈會

以示人者也 文面始于有苗至劉仁恭朱

全忠加甚

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言大器不可小用 麝

別膺犀退角象退牙 犬生三子曰猥虎生

三子有一彪 梟謂之流離其肉甚美可為

羹雁又可為炙 狗惡曰嗥嗥猶聲嗥也雞

曰鷓也音竹 人家狗至夜不可與糟食醉

不能吠凡大家每夜狗喂飽恐外人以糟或

毒喂之 燕脚泥嘗避戊巳日鵲巢口嘗避

太歲科斗成蛙桑虫作娥齊物也

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此言可味 張儀

曰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 馬援云傳聞

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 後漢韋彪曰求

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偶檢杜詩錄之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歲貢之名意此 世

嘗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
陶淵明巾上垂帶曰尊重帶

天祥麒麟二閣皆因獲二獸而名之 乘車入
鼠穴擣菴取鉄杵言無此事 男功非一故

以工力為字而女唯在于絲故以糸工為字
曰紅紅者功也

山東俗語呼拿物來曰取得來取此苟切孟子
可以取可以無取張良圯下取履魯仲連排

難解紛而無所取杜甫遭田父泥飲云今年
大作社拾遺能任否呼婦開大瓶盆巾為吾

取皆此音韻府收在二十五有是也南人多
不知此音若七慶取字則士庚切義然後取

狂者進取孟子樂取諸人史攻必取秋毫無
取也青拾芥是也

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臯陶與舜言朕言惠
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

為稱漢至今因而不改
環遶之環音官環珮之環平聲 先發制人後

發人制
二歲半一尺五尺十二歲六尺十五歲

事以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成于慎而
敗于急

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不犯法必
不行

謂言長語

下

工于論人者察已常踈狃于能直者所發多弊
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漢書右賢左愚右貴左

賤故曰左道惑眾言邪道也 天下事公則
立私則踣勇則決儒則二

已勞而人逸所謂代庖人寧為大匠斲也
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

許由字武叔莊周字子休妲己鍾氏妲字已姓
孟母姓仇氏孫叔敖名饒 田文云孟嘗君

孟字嘗邑名 王莽天水人字稚叔陳搏真
源人魏了翁臨邛人 五胡漢元海匈奴後

趙石勒羯前燕慕容廆鮮卑前秦苻洪氏後秦
姚弋仲羌 南朝八達胡輔謝鮑阮放畢卓

牟曼桓彝阮孚光逸 武則天文水人楊貴
妃四川茂州人文水至今有武之碑龜人不

能動
交吐諱李字季姓皆易以阮 師駘曰次次止

也元宗元蔽也
唐僧懷素字藏真以草書擅名

陳容字公儲號所翁寫龍頭多自題
僧法常號牧溪善龍虎

晉袁甫詣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為劇縣勗曰惟
欲為縣不為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

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毅中
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釜

長語

題調言長語

右調言長語安丘學諭吾泐曹先生所著也
先生少負雋才游泐庠其學不經師授自得

于心登正統甲子鄉第歷涉仕途四十餘年
著述甚富此其一也自六經百家子史以及

稗官小說輒隱括無遺其紀事纂言皆有考
據非臆見淺識者可及始順與修

憲廟實錄于公府先生時為摠裁蒙黻之功
謂言長語

居多然猶以不肖錄于念遠垂顧盼相與劇
談累日乃出是書使為之校仇顧順何人而

敢高下其手耶嗚呼以先生如是之作干文
章制度不待辯而明疑似得失可以一覽而

悉且歉然若虛不自盈滿目為調言長語因
怪夫抱升斗之材者遂欲奮然掉鞅于詞翰

之場以陵嶮前輩視他作未能少旨其意趣
即咕咕然動其喙從而笑且排之如此者吾

不知其凡視先生為何如也及讀輯比于錄
分所編洪武初翰林待制使雲南金華王子

充忠節事皆大手筆有開
國體怪夫登顯位食厚祿者反噬其舌不肯出

一語以褒旌忠義如此者又不知幾視先生
何如也第以先生見棄于時職居下僚當道

無有薦之者豈天將豐其才而膏其位耶或
者以先生之抱負僅止於於式後生為惜抑

不知後之人讀先生之文者其敬仰豈能忘耶故題先生之文而弁序其出處以為讀是書而不知其人者道

弘治五年春二月鄉貢進士莒州儒學正後學任順書

刊調言長語跋

書自六經子史聖賢立言垂訓之外以著述而名家者曷可勝數然其論次雖盡非大經大法間有可誦可傳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若近世劉西江先生所著霏雪錄一梓行而識者把玩恒手弗釋至各公碩儒尤謂有裨于學者則是輩書之不可無亦明矣茲同寅郭抑之一日持曹以寧先生所著調言長語寫本以相訂正且曰是編亦可梓行否予觀其為書議論正大紀載弘傳論事評詩疊不倦非深于道而遂于理老于世故者莫能

調言長語

九四

到此其托名以是者自道耳梓而行之其所裨益豈在霏雪錄之下哉或謂可以並行而純正過之遂相與捐俸錢梓以與四方共况先生平生識見之高與其著作之雅且復有諸公之前後序在觀者尚當因是而考其所自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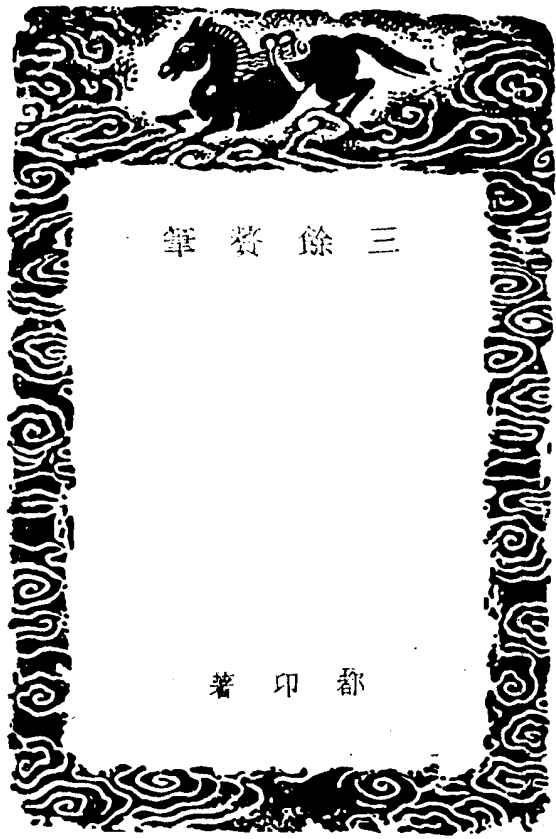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夏四月望後二日奉直大夫吉州知州華陰史紀識

調言長語一卷

明曹安撰安字以甯號蓼莊松江人正統甲子舉人官安邱縣教諭是書前有安自序謂皆零碎之詞故名曰調言長語調言者逸言也長語者刺語也則長當讀為長物之長矣書中多據所見聞發明義理其論詩不中宵繁所錄諸詩亦大抵不工蓋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之派至於欲取韋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五言七言體刻為一集使人習之以復古尤萬不能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之事然大致持論醇正於人心風俗多有所裨其論讀經一條尤切申明代俗學之弊成化丙午顧純題詞以輟耕錄水東日記比之正德乙亥史紀重刊跋又以霏雪錄比之今以四書相較劉績集盛二家書大致相近陶宗儀書直小說家言遠不逮此書也



三餘贅筆

都印著

三餘贅筆全

夜半日出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近聞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陽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恒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雞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亦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古字相反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爲治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爲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禮曰。肴饌皆佩容臭。是以臭爲香也。禮曰。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爲跪也。如此類者甚多。

飲食必祭

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可見。

十友十二客

三餘贅筆

三餘贅筆

宋曾端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淨友。臘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豔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敬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敬叔名景。宋禮部郎中。與中人。

傳書鶴

鳥之中惟鶴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爲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鶴隨逆旅主人屋上。因書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鶴自京師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艾一壯

醫家用艾一灼。謂之一壯。沈存中云。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擢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晝夜百刻

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十二時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問予。予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愈推則愈有。始以六千分而爲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十分。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吳綾出火

吳綾爲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蓋吳綾俗呼爲油段子。王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服之。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

論語辯惑

金翰林學士王若虛。嘗著論語辯惑。其總論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質。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終篇楚辭禹湯之事。寂寥殘缺。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質也。而謝

三餘贅筆

三

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于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恩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適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兩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惡則有怨。有怨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詞。必周遮諱諱而為之說。子曰：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筭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尚乎真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詞。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若盧字從之。博學有奇才。詩學自樂天文。以歐蘇為正脈。平生於經解不喜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辯之。凡數百條。遺山元好問皆表其墓。

鹿角
今官府衙門刻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欄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道家南北二宗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魏羅維。權授唐進士呂巖。遂進士劉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翬。翬授七弟子。其一王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珣。及珣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始於蓋嘉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珣夫婦築庵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

淫池

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為之。如窻突狀。名之曰淫。取其流通不滯也。此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開蓄水。過旱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淫。取沛然之義也。

風馬牛

曹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曹

曹生背陽溼地。風味殊美。然間有毒者。食之。往往殺人。周公謹齊東野語。嘗載其事。近傳一法。煮時和燈心草。或以銀簪淬之。若燈心與簪色黑。即有毒。棄之勿食。

辯鳥雌雄

鳥雌雄不可辯者。視其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雌。一說。按其毛置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

戒指
今世俗用金銀為戒。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率妻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進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

老醫少卜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為貴。卜者以年少為貴。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唐史云。老取其閱。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鍾馗歷日表

唐故事。歲暮賜羣臣歷日。并畫鍾馗。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鍾馗歷日表云。圖其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歷。敬授四時。強張有嚴。光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為掌握之珍。又有代李中丞謝鍾馗歷日表云。續其神象。表去厲之方。願以歷書。敬授時之始。

急須僕僧

吳人呼設酒器為急須。呼設飲食具為僕僧。急須者。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為蘇。故其音同。僕僧以銅為乞。其來不得。竊食。故借之也。

說虎軒

宋鄭先生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搆一軒。榜曰說虎。子齋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循蹤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遂逐引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身露。及其賊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髮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兼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羅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為之前導。今之人。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為也。又虎饑。則兼果皆啖。不特獸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白樂天愛姬

白樂天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他日又有詩云。菱角執竿篋。谷兒採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注云。菱谷紅紫。皆小成。獲名。則樂天之侍兒。豈不止於樊素。而橙彰特其尤耳。

雷公電母

俗呼雷電為雷公電母。然亦有所本。易曰。震為雷。離為電。震長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為中女。陰也。而電出地之陰氣。故俗云電母。

家象

或問易之象象何以取義。子曰：繫辭已有明說，不必深究。舊嘗見一說云：二字皆假獸以名，象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象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

鬚眉髮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橫生髮上生。或問子亦有說乎。子曰：鬚腎屬也。腎為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為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心屬也。心為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古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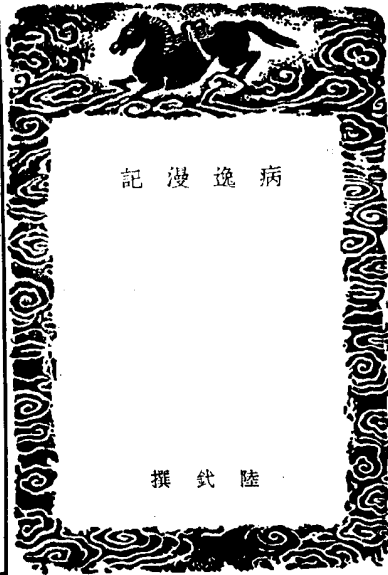
古玉器有奇特細巧非人所能雕琢者。多傳鬼工所為。子曰：非也。此皆昆吾刀及蝦蟇肪也。所刻按本草云：蝦蟇能合玉石陶隱居亦云。其肪透玉則刻之如蠟。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削煎膏以塗玉亦軟滑易琢。惜未嘗試耳。

二十三十字

二十三十字。按說文二十作廿音入二十并也。并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國語云：行玉二十數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二十有六季。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二十為一。尤明白矣。

角三弄

雌樓其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為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鳴鳴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一
病逸漫記

陸欽

國朝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
大統曆於百官進 內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
曆士遞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宮門
御屏上文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
鑄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備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
私造律處斬
八月聽選監生表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
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芳不
能執法而折辱屬官又言欲慎簡縣令正本清源
從學校監習始黜去衰老以止貪污起用高明夏
損張元禎羅倫奏入送東華門打五十
內閣商略等上言六事節財用開言路飭邊備足邊
餉重地方慎刑罰
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獻金銀結絲燈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六
丈九尺置一關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沙大通橋
去通州四十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關方可行舟

病逸漫記

陸欽撰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藥后
誤中上予雷過雷太監質之云皆不誠蓋陰症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隣謂溥曰倫未
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嘖之上初
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
輩皆易視之又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于東
官為倫所沮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
草 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在內閣
頗與力焉

徐有貞初名理 正統十四年建南遷之議內中甚
惡之後吏部歲進輒不見用遂易名名理博學能
文辭任智杖數天順元年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學士草復位詔有貞獨
不署已而 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草以進內云
豈期監國之人遽獲當寧之位等語蓋謂 景泰
帝為篡也
五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
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苦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為信於其
語半時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
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
不悅而罷

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葉城伯三千營武靖伯趙輔
神稅管撫寧侯朱寧西侯將院團營冬夏每月
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之內九十五日
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二百
五城巡城五百東西廠共二百朱指揮一百袁指
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官共五百二十
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達官
大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

一易孳生馬匹一壯三牝為一羣一歲產駒三匹
三年差內官車駕司主事大僕少卿各一員印烙
俸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
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匹歲收烙馬
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
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馬毛稀秘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
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
齒愈大又云識馬有病無病取其毛附掌中相粘
者為無病粘少者則有病

景泰帝復謚恭仁康定景皇帝
清寧官本太子所居之官今 皇子既冠者皆居於
此

武昌山田畝稅五升歲辦杉木板牛皮五百張及
蓮肉細茶以充貢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
曰君職在洗馬所洗何劉應聲曰廐馬皆洗夫
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為之絕倒
京官有守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
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外除職
事相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
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
上者得陞其餘雖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進北進貢者待之厚於四夷順天府供床褥禮部置
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升酒半瓶又 欽
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
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
兩表裏又各人衣服一套靴鞍全馬價高者三表
裏次者二表裏其驛醫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
給萬億庫錢糧頗為大官侵欺以馬草為名軍士

所得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司支糧者七百餘人尤祿行移俱以手木至禮部禮部為轉行科以手木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也

尚寶司所領寶璽凡十二類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 如天齋醮用之第二 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第三 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類 詔命之寶 勅命之寶 廣運之寶用之最多 勅命遠去者悉用一寶封識其文云冊符出驗四方凡寶皆內尚寶司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用寶三萬餘顆歲終尚寶司繳進數目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下王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皇城濠一自西流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陡絕故平津開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添置一閘又云瀋慶豐河身然瀋深則兩淮易至恐不若增閘之便平江伯陳某盡力欲通舟左右

勇阻之或云道士仰彌高為 上言黑青之出為瀋河之故或云河通則西湖田不可種故權貴止之迄無成功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知符而獲麟之地

張子房墓云在壽張當再攷

張秋舊云景德鎮 西鄆城曹州定陶以至金龍口

正統十三年河決處 禮部選驛馬同司禮監大監欽天監官等命衛本百戶視其應驛馬皆聘者聽其所從

病逸漫記

鄭村塢以鄭當時得名

于準江西餘干人能通五經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襄城范德最貧至有妾不能舉木食不能充者

漢時封王止以皇帝所生之子為王王之嫡子世為侯其他支庶皆同庶人但獨其後今王之子為郡王郡王之子為鎮國將軍自此以降凡六等至其未世為奉國中尉故不能無窮迫之嘆 王妃之父駙馬之父俱為兵馬指揮無祿

母雖以子貴然嫡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則子嬪亦不敢受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行不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仗皆不得用其有賊者為民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單十五斤枝尉以下馬俱三升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擔城磚一塊重四百斤方為中式練錦本衙月食米二石五十侍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例不為常格 其數凡千人每直三百二十四人其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

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衛九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園子二千六百作兩番

指揮八人日輪一人銀牌一千多少被尉五百三十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軍以下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雖名金牌亦以銅為之銅牌式較長

各處之巡撫都御史總兵參將等俱請雙馬或單馬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從兵部題本得 旨車駕司以手木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 旨然後給

與勒合起送印綬監閱領他日繳納又從車駕司送尚寶司尚寶司類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某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閱其符驗隨入車駕司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連各處輪番有三十萬之數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南京不過四五萬之數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者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其數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人賞印送去

南京飯食米傾於光祿寺內官主之悉用白糧米為費 京師去年七月有尼妖 上遣內官汪質出主灰廠中訛鞠之後即以灰廠為西廠伺察陰私今四方以妖言見捕者日至其米未艾以尼為之禍端南和縣執送一人名王孟者能行鍊布形法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嘗有一進木乞查理馬數問發克單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虎等衛皆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 正統十四年其積草為虜所焚自今天津入衛打秋青草遂以為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內承運庫每季散軍職折糧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翰林檢討王稱字孟揚其父某在勝國時守湖州值

天兵至寬歸闕中其友吳海屢勸其死某以無嗣辭既而得備吳復勸之死某曰吾今可死矣期在明日吳明日素服往吊至則某自縊于後園君子曰守土之官當死于土有子無子豈可復計惜

病逸漫記

歲某之厄緩也然其難容商確不以事過而忘其
二亦賢也夫

姚壽南陽汝陽人父仲道 未幾九年舉人毋某氏
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
跪進鄉人初不能知後從門隙窺視始知其然遇
其毋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妻為力謂妻曰汝未
必不歡吾毋也

南陽衛頗有淫風其林氏文聘未行而夫卒乃白其
毋至夫家送葬遂行三年之喪事其舅姑曰舅
姑無他男獨妾夫今已死吾寧忍去耶太守段堅
賢之月廩其家

温州平陽小木最工軍波米化大木最工木匠中又
有圓曲一色如做交椅登桌之類
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梁文為御史張度所奏與
知府親視等俱惟極典

魏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
庫賦調銀香料等項最富魏城內文筆殿南是內
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文官庫
雲南各處礦銀各湖辦銀歲進若干各入文官庫
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
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景泰間廢儲之議自廣東指揮王弘發之其謀出於
江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何
文淵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
為妙對後文淵家君與為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
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
之以自進功可謂自實其罪者夫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專言
今上王文之子改云選立元良後迎湘之說實基
於此豈文等自以罪進深重無面目見 上故妄

意欲選立耶可謂自取滅矣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馬兒廟
有 旨徵選勇以處薄領口裁軍一徵勇即至矣
上不從遂內徙虜至 駕臨時 駕下營平地
四面皆山

兵部尚書鄒野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恭
順閣於上廟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吐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
陳鑑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宵遁渡滹沱河
斷橋結三營以待合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
甚矣城中番者惟七十餘家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璣總督軍
務工部尚書王本善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
人即中二人總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
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霖以五哨從
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
率柔脆之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黃蕭養及黃蕭養以強盜禁廣州獄時無
賴子弟若干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其
之重刑與蕭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
後劫牢出嘯聚為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管臨城
勅降蕭養所為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
在獲贈之列

修撰岳正 序 季 之入內閣大監牛王所薦也墓志作
王勳薦正父其指揮與牛王善故數稱薦正於
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入閣先一日 英廟召至
文華殿喜其壯人又所親推第三人令與呂原勳
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復召無差日正以天下
事自任即語 上欲乞解曹石兵柄 上令往諭

之正即親往道所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請上勸哭
乞哀 上云非干 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及意
故爾由是二人怨正

某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中李秉彝
出名內具詳品曹吉祥徐有貞等數人善惡內云
曹吉祥之權不減王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獨
石亨不與時有貞閑住吉祥怒令京師太索且勅
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願棄正自云與呂
原許彬諸人勸止

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為內
捷且以銀千兩賂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
但欲汝陰索徐有貞事未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
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 上嘗疾視之曰岳
正敢言乃爾耶後以家事田畝之類為曹石所
剋出為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克軍曹石敗放回
原籍為民

雲南木邦宣慰司龍川宣撫司俱有寶井出寶石宜
撫司囊行美是婦人名頗與宣慰作抗不能屈服
五月初九日罷西廠 上使御馬監大監汪質即西
廠審問妖尼遂以杖尉百人與質專以伺察為事
而百戶章英為質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賊吏一二
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
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章英失敬遂為英鞭
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
與英結為父子恬不為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
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窘迫賜等地內閣商輅等
及六部尚書同日奉質年幼不識世務章英好惡
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正體 上即日命單去西廠
官校各回原衛着役汪質入內十二日着黃賜返

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十六日調尚寶卿朱輝為四川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為禮部郎中等官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為漢府所請蓋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高瞻實親視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濙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濙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上意稍解後終見謔乃徵諸東宮官悉下獄士奇引咎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濬語家人云此長麻線也不足為慮後竟赦宥

國朝修宋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弘文館在大內之西正統中始革去黃淮金問嘗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旨付弘文館於是劉球等幾人自部屬進次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萬可六七年之食

王信替李基王朝遠替宋有文牛肅李敬替張登大同彰武伯楊信替蔣山陳鶴替彭詠泰絃巡視以比三關王永駙馬十日謝恩

偏頭關近榆林寧武關居中馬門關在東正統初年北京東角頭有馬姓者通其里嬾某遇嬾之夫自外歸馬潛隙以伺至五鼓夫起有他出以天寒不欲其嬾同起且為之覆被按撫極其周至然後去馬竊視之甚審因念其夫之篤愛如此而其嬾乃及疎外通於人甚為之不平入厨中取刀殺其嬾而去後以夫殺死坐其夫棄市馬遂陳其見殺之由曰是某殺之也監刑者止其事遂皆釋

病逸漫記

之

國朝以漢中府隸陝西隴州等衛隸湖廣者所以分全蜀之險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在河南界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千戶所在山西境內亦大牙相制之意

戴村壩以分水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堰城堤以分水水入洗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水入洗河出濟寧水利主事公解在寧陽

東宮官典爾局即單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吏吉從督內使因識其人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露國情

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壯吉佛既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殿下驛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構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方誦孝經爾其見畏特如此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講官

講畢則語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以進從太監張敏今殿下未服飲膳皆鏞切所服事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景泰帝之崩為宦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時教庶吉士曾子啓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官親

為試誦一日令背補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戍邊而貸之令棧大木格等以書懇執政執政其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家居末樂初元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南京金川門觀走死其一妻二女俱被賊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賊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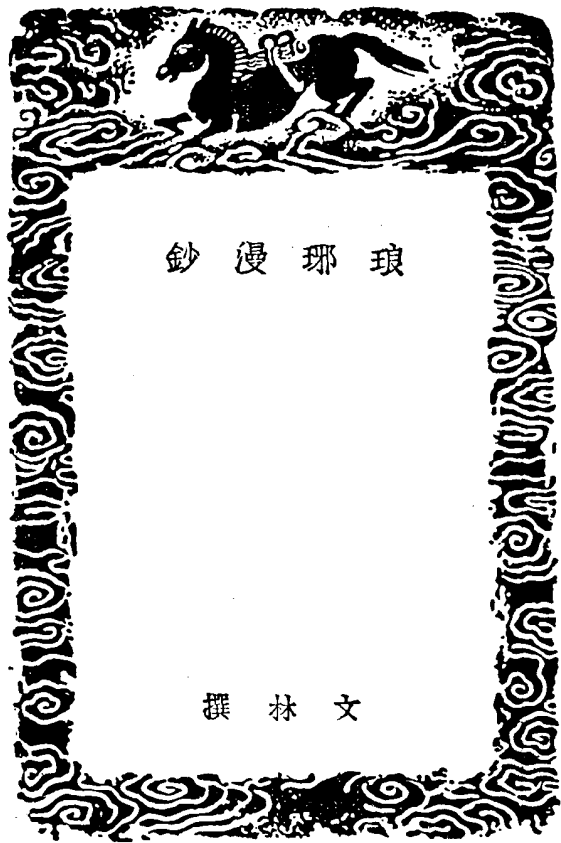
須吾母子去取不爾為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母子當以末福幅

相結恐禍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鮮毋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死

安南之北雲南之南八百車里老樹木邦一帶西南孟密舊屬木邦今漸強盛欲侵木邦求為宣慰寶井在孟密

宣德六年作北京禮部正統四年作北京城樓六年仍作兩宮三殿

保定劉先生丁憂禮部題本莖茶聖旨不准終喪劉辭二本謝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五十兩米五石鈔十錠羊四腔酒十瓶差少監送至其家



玲瓏漫鈔

文林撰

玲瓏漫鈔

太高祖皇帝生于盱眙縣... 地方圖史許不生草

明 衡邵文 林撰

和州城隍廟額曰勅封承天鑑國司民鑑護王... 人見聞所及者也... 股有四方雖明智弗類... 江右王師戾止... 民靈護王靈則威加于顯... 明祀悠久無疆... 辨勝辨白大帶... 雞爲食問何肉... 至今有薛家窪云

玲瓏漫鈔

玲瓏漫鈔

明白滔慢則不能研精... 毫縣成湯廟雨臺已淪入于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毫反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隨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尙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其

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

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至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

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尙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宏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甯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羣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

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憲宗

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

虺蛇獸孽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聞錫亦是五百兒吹堯樂犬

下陸走牧豬奴戲令人嘔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爲離騷

騷有遠遊諸篇即多仙怪矣再變而爲漢賦則入于誕妄至于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仙博奕之事

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怪其托于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少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

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

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購碑陰鏤紋明明而欲聞宣德開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鏤其

半爲神道碑鏤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曰恐後人復欲鏤耳黃默然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傭自黃尚墳填

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家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

爲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于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釋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婿印曰翰

林東林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宏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閱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陋給事中周紱既往點亡伍者十

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擔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

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袖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

領

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異乎

玲瓏漫鈔

三

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博。晉伯之初執也。書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斯時也。天王因其執。雖其罪而討之。晉雖不臣。其誰不服。以是而號令天下。其為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晉得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操縱之權也。其曰歸于京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矣。王之所以不王。臣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微矣。

世傳毛寶放龜。寶被溺。龜為之渡。按寶傳。寶為符堅裨將。所逐。濱河死。寶先嘗畜白龜。後放之。河寶溺時。養龜人亦隨水。若履石上。既渡。視之。乃向所養龜也。長已五六尺。謂寶誤矣。

桓蘇忠于晉室。子溫及孫元謀。史分為兩傳。固當。而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桓蘇傳中。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談。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方剽諷諷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醜酒狀。一人伴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某至。醜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越。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殿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誦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于是憲廟密遣太監尙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尙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遺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盡去得。憲宗微嗜而已。

開老保定劉公。履為謀諫所論。而上龍眷不裁。人因稱爲劉花。謂愈彈愈起也。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脅下生一男。宏治改元。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脅腫如癰。比就。母亦昏革不知。比產。視脅已平。斑疳甫合。乃知脅下生也。子狀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子賤墓在壽州南。孫叔敖有祠。亦在壽州安豐塘上。虹縣壁壘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煬帝行舟處。靈璧縣北齊眉峯。道傍有石。嶙峋立。似假。側二十餘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近有人掘歸。即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傷耳。非石也。

春秋善鶴龜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宣帝杜鵑鳴于天津橋。下即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故事。按優旃傳曰。秦始皇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聞婦以青梅雕剝脫核。鑿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擊之。玲瓏如小盒。閩之復爲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即梅籃歟。

南京朝陽門外。天階微雲。忽雷聲。死數人爲灰燼。適守虛席老辛。問之。云是輩惟務戕忍。取良人財物。

宏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寒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祥。漫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墜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山西鐵冶。鑄火盆而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磨。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營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尙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結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尙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鉞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當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諸公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道私謁人。以爲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尙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辯之。衆憚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鄭。范文正出爲陝西河東宣撫。過鄭。呂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聞欲報于外耳。呂笑曰。公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慚然有悔意。夫文正之出。所謂直道事君者也。其出處必自有見。豈必因呂文靖之言始悔耶。文靖任術數。以是問公公不敢直斥。故云然。若出而有悔。烏足爲文正哉。

論衡辨史傳謬。若禹母含蓋草而生。禹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慶反。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正真。可以鍼言。破邪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常有毒邪。又甚至于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選好。雖捨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于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于屠岸賈也。史氏之言不足信者多。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尙未大謬。八數居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死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配冬至。始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至。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于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

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道中想亦是古書其配合最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家而忽之邪

(以下原圖十行每行二十一字)

蔡先生所作洪範方圖圖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失于虛五遂至舛謬如此後生非敢致駭先哲考之于古豈得未釋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數八十一也虛五九位七十二也虛五則一數為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矣新圖以多數配少數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時于本圖又相背馳耳若然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裏

禹會都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衍相傳為禹會諸侯處

任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壚也高皇側徵時受其恩多皇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故以其子孫世襲指揮

吳官董諱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至十四年英廟蒙恩官董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董曰我君豈有不識者于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髮矣相對泣官董因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孰之何為時英廟與也先曰爾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為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英廟配間于官董董曰焉有萬乘君而為胡婿邪後也何以載御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所納之也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復御曰留侯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英廟在虜時舊隸也英廟令官董問曰也先何失信邪董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殺之彪之反狀既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董歸白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益石亨乃謀于上曰得吳官董可以計退詔出之見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賜易新衣押至石壁石曰吳先生至吾無髮矣官董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樹直撞入達開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董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甫病入城買肉誤之執我何為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徵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爾地勸老營爾尚守此何為某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祇自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享以火器擊之聞遂解蓋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董以口舌至都督僉事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工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國初至今士稍有立

者皆以此為恥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肯為之乎

戰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高皇聖制也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友諒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入遞運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于在家時聞王僉憲華死於溫察院對院有樟榕樹蓋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同往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令斫一鐵牌列其銜填以硃砂以鐵鎖并樹縛之明日病遂昏亂半月死時樟榕即倒子聞之異甚及至溫所謂樟榕固無恙而倒乃榜樹也然則傳言可盡信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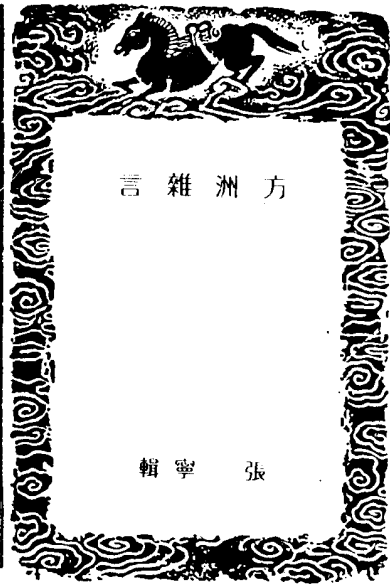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遶朔苦旅雁遠霜雪淒淒陽并腓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華芳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謂知而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真偽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伯者則不之顧矣王伯真偽在為人臧否耳而項梁為人臧乎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真為復楚而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兀兀久處人下乎能真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至死不變乎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人之言而假以服衆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圖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逃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王就獄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以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項氏立懷王者義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曰昔項氏所以立王者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必不能久矣而後去之豈不兩全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寄之然當時易太子銅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中宮猶豫開事泄乃為內監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誤迎立憲宗乃出衆議實非少保意也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曹皆武臣不能顯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槩廢太子一事凡署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隨指故其罪為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為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之其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其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為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作夥者非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橫筆在前。卽信手草一二紙。或當時見聞。或攷訂經史。開命壁錄冊中。而一時逸亡多矣。且皆漫言。未嘗修改。壁每以請。則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閉門十年。當畢吾志。嗚呼。豈謂竟不竣耶。自公少時。卽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甚富。在滌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在溫一二事。散錄詩文彙中。不忍棄去。併鈔入之。總四十八則。宏治庚申十月。仲子璧拜手謹書。



方洲雜言

張寧靖之輯

高奇齋訂正方洲雜言

海鹽

張寧靖之輯

橋水

沈德先天生
沈孚先白生

雜言

景泰中一日晨出幕時抵家天色盡黑入室更
水遂解下裳腋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指
至掩上品梁流落凡三四見荆婦相顧失色不
方洲雜言

敢言時方嚴告番戶科孫瑛遠戍邊地余自意
平生不家於官何適逢此異先反覆研首忽憶
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余所屬裳乃吳綾俗
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况余被酒
體氣蒸騰或因以致火亟呼婢令於掩後力持
曳裳余以手磨拭無算及手執幾不可忍而火
星應手至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道此事汝
霖曰先君為工部侍郎時嘗慕歸見此然惟綾

船中有之以此知事物異常者必有所自不可
遽為驚駭傳惑下人也

予安羅氏河間人衣冠胃也至其父門祚火衰
以魚鹽為業嘗早至長蘆行海濱有虎當道倉
皇中復有一虎絕其後自分必死向之左右拜
稽額哀懇久之虎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
行至田舍田舍人見其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
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昇以歸病三月乃已酉
方洲雜言

陽雜俎豎子看聞東坡沙上抵首之說信有之
或言猶得鼠弗能遽死唬嚇作聲俟其革骨脫
態方能食人之形神不先脫喪虎雖猛終不能
博噬之彼有竄虎園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
今京師人家多存畫本景泰末西城進白馬高
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
鱗甲段九成所記松雪翁所尚六蹄蓋此類也
天順中予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
勒不知其行日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常異是
又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龍鳳騏驎螭為
妄者並論

袁尚寶忠徹世善相人人有以相干之則叱罵
甚有與之往還終其身不得其言相者士大夫
至其家為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
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不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

其所以專于術者也凡人之貴賤壽夭禍福根
于心而動于體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狎
得其真而后言否則寧不言也使不善自固其
術易干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內鑿不精
目力隨亂與世之凡士何相遠哉唐舉許負而
下載諸方冊者皆其驗者不驗而弗傳者尤多
也忠徹非能盡相人能用其相人之術者耳

湯胤勛公讓信國公族孫也博記而言誕天順
七年冬坐不法除官編籍常州遺發之日諸故
舊皆出餞胤勛謂所親陳嘉猷魏瀚曰勞負親
友然非久別明年正月十七日後便當相見也
公等幸識之及次年適符其語胤勛果以放還
考其學術未必精鑿如此豈當遇異人耶予出

京後亂勛鎮西陲逐虜殿竟不得詰實前語
世之奇花異卉莫貴於牡丹得之者愛護培養
無所不至然十植一存酷難生發五穀莫貴於
方洲雜言

稻然著土輒生得水便長耘耨之際用力甚粗
而秀實盛倍他物此見天之生物固常厚於養
人也

草木中耐寒者極多素馨車前鳳尾治瘡薜荔
石菖陽冬青木犀山梔黃楊石楠山茶不可勝
紀然惟松栢梅竹獨擅晚節之名豈以其材能
適用不專取其耐寒耶人有偏長之德而無所
取材亦不足稱矣但梅竹自大江以北漸寒而

無則亦未為耐寒上品是猶所謂一國之善士
焉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豈齊魯之
間不見梅竹耶抑別有意耶

正統丁卯年二十二初赴鄉舉中場之日老
父於中庭得桂一枝葩葉新茂不知所從來因
真瓶沃以水祝曰倘吾子獲薦花其發榮迺宿
盛淵香氣滿室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揭曉先一
夕先母誦人夢一老叟自門入中庭持筆如椽

方洲雜言

五

蘇毫天水缸書孫字於挹清樓外粉墻字崇廣
專堵母自捧泥依字畫漫巧之翌日報書至後
學士呂逢原嘗作瑞應記自是兩試春官皆下
第辛未二月入場之夕沐浴焚香再拜禱于都
城隍之神曰寧親老家貧千里葉養以求尺寸
之進今兩舉矣如功名可期神賜顯夢如命分
淺薄神幸昭示寧當領教一方不復有意於進
士矣禱畢局促就寢夜半夢登海鹽縣隍海石
塘前巨大山一老叟指謂予曰此崑崙山也凡
三指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遽起呼家童索燭
取禹貢織皮篋研首袖釋因不復寐亟趨試
院與支中夫遇於道共相勞苦囊進取未遂予
曰中夫今日看書經題若有篋字是予佳候
也中夫固問所以遂以夢語之中夫笑曰人嘗
言痴人信夢語之良是焉及得題果織皮篋字
是年書經舉人多為所窘柯鄉楊給事青席舍

方洲雜言

相近走予所疾言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
不能通洽因為開陳意義詳述詎疏是年青卷
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徹余竟下第甲戌二月
初三日子方紙京匆促僑寓不暇檢閱舊業自
分此行又成蓋既初五日夜夢則狀元柯孟時
過舍以梅花見遺方受花柯曰足下今年狀元
耶予方謙讓問答間忽雷電交作予素畏雷正
驚怖頂有霹靂聲擊同座一人仆遂寤是年予
幸登榜名亦在第七錄文一篇開王司開卷時
黃學士諫欲以余為第一與錢學士溥張郎中
梅互持高下取決于主考學士商公幹公以予
策論頗優而經書義不及彼卷遂以彭華為首
尹直為經魁黃素負氣因與二公有隙雷筆批
予卷有 大廷之對必出人頭地之語開院後
具以此言諸人次日以紅紙緘卷一端見惠曰
唱名之後當以是為朝服努力向上幸毋相忘
也

方洲雜言

七

衍紙續楮尾予以天晚為懼胡曰第自留心吾
為汝進本休曾榮故事給燭親為添硯水命監
試官研墨以助天且暇同年皆出尚未畢乘昏
老卓不復計端楷忽傳宣閉門諸執事官校皆
散出胡亦不能獨止亟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
送予宿禮部戒勿違歸明日獲予入朝候直房
下胡姚二公詣內閣請容足卷者三大學士王
公文殿言曰張寧南方人耶若今日騰卷如謂
臨軒何胡遂不復言館閣臺省因共相憤命卷
傳聞少保干公謝謂如天馬行空胡公謂其恭
知貢舉久矣乃誤此一人奈何大學士陳公榘
因眾論未平取卷視之此厚皮饅頭也眾知事
不濟乃陰真卷於御所閱卷中得預第二甲胡
姚之力居多放榜之晨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
謂予為第一及唱名乃採賢也自是喧傳累日
聲入禁中尋有 旨取進士張寧寫不了卷及
牛倫試策 御覽畢復送 內閣收貯聞喜宴
罷吏部尚書王公翺戶部侍郎李公賢皆從容
見問慰藉再三延譽甚至是年禮部奏選庶吉
士入翰林首及予各自念親老與沾一命之封
若俟儲養事必後期具以情懇辭胡曰吾聞士
多矣以足下之材入翰林十年必獲進用姚曰
足下若不吉士急於仕進天下皆薄汝遂引
詣內閣呼選既及因對曰寧質魯年長稟策不

方洲雜言

八

前不願留也時陳王二公因對策事乃聽出對策之稊倉皇出禁中忘持 賜策後得之於周公修撰洪謨而所對文字了無遺稿後一年呂公逢原黃公廷臣自內閣錄出欲令裝一卷諸公咸為跋識其詳予辭之乃不果肯自觀資文雖不留陳腐若比之古義求為之佩且不可何足為天下先時新出草野不識忌諱使成篇亦不堪上讀况先母夢兆于七年前已有孫字之應予為孫賢榜下士蓋數定也又遺海雷震之事先後同符不足多訝但厚負王司及諸先達汲引之盛心為可愧耳其間捧泥墁字至今未白惟緞皮之夢既驗而虛若為青設者及予中會試各第事實一與書同造物之於人豈固有巧哉科目止于發身無足為意老病還家偶憶舊事用記其始末以見予之感遇云

王汝霖民望醇厚清重文行皆佳人以其閩閩游州雜言

子弟多雙視之不知其為良器也然好作吳語以資談笑一日與兵科劉昭刑科陳嘉猷遇民望謂劉曰西門豹將何之陳應曰東門爪欲何往蓋俗呼陝人為豹子蘇州人為冬瓜陳實為劉復訓也民望正色曰不必邪談吾適在科中看漢書考異欲與二公論之文帝初耕藉田時借牛於田家既終畝二耕叟互錯認牛喧闐不已帝召問之曰父老何自錯牛物色奈何一叟

前曰此小而馴者某之牛彼大而劣者臣家牛也始皆傾聽以為正論及落語莫不絕倒可謂不為虐矣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按營荒野官妓指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見時已年八十餘今猶強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徑家絕處所居累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鬚髯草服老者見客殊不省異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蓋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歛或食松榛實蔬麥菊苗飲泉水自相啣沫不知有營度憂慮事平生不經營五味豐腴之物清澹安全所以致壽

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為觀此老人信有之也人能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鍾形服氣者適徒自苦耳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碁意無厭倦却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為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寬簡過度安外寬內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堯之於鯀

既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而已諸葛孔明之於馬謖先王嘗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冀其能受吾之節制可以致功其後皆敗績故聖賢寧傷其明不忍拂乎仁後世若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別不遺此必有曲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益入齋寢事人皆美公有量予謂當先稱其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於公故使之既寤而相與言因而示之以閒雅定靜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此格致之功所以先於誠正也

晉疑昌黎先生三上宰相書及巨薦諸書事頗傷於難進然觀其論用世屢以孔墨同語宜乎以博愛為仁也則豈以上賢兼愛為急務哉

方州雜言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用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買糶可以屈取其貴且重者苟不得善價廉賈寧沒身不售甘遺資美于後世焉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絕貨物也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為涿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美死已一月欵于公廉公視案問聞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道以藥

餽新米之資久之矣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于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備此漢與偕來不意李即死備見妾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遺隨皆擅絕為已有妾無纖悉沾惠幸為我達公全妾薄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鎮守參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絕不與見

方洲雜言
為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殮其俸給及賻贈得白金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為移文至當即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給老婦家飭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備竟不得一肆其志而李之棺柩得入于土妾亦無幾微火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嘗聞其事于江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相過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美之處事君子可以為鑒

隣有忠盜者嘗固守其前門而不虞其後戶盜覘其不虞也常入自後戶而詭迹于前門以售疑於主人其後守益固而盜益數或告之故於是重關累棧加之扇鎖而時其啓閉盜亦時其傾解也而月猶一至焉至人不勝其勞也遂棄戶塗壁絕其所由而尤偵伺惟謹盜乃絕君子

方洲雜言

曰天之生人凡耳目口鼻諸有竅者畢前而一不背繫豈嚴密之則固當在後耶予謂斯役未足為居室之恒法然于防盜也為可一用焉內肅憲副因公務至海鹽分司旬日以書見問答之云云

火浣布予初於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者皆大如折二錢近於朱孟瑜縣丞家見者狹長如衣帶漬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藝香油盡火熄則完全如故梁冀悅中魏武時所真元別法赤山石絨所織信皆不妄因記向在京時嘗於指揮胡纜寓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絕似雲母石類世之稍子而質甚薄以全相輪廓而衍之為柄紐制其末合則為一岐則為二如市肆中等子匪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於孫景章叅政所再見一具試之

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刺似聞其名為倭連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于人則火浣雖全定亦當退處于倭連也

予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坐又見觀音寺衙前寺僧所收謝庭循一石方廣三四寸中劈為二內函魚骨一具首尾皆全予先考堃祖考時啓祖此殯合瘞餐砌石一紫色者剖為二片其中樹石茂密一人

方洲雜言

冠帶立樹下若疑眸遠望了如筆墨樹畫先考謹藏欲解為畫屏後因被灾而燬又家藏石蟹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稍塗兩背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真術不可強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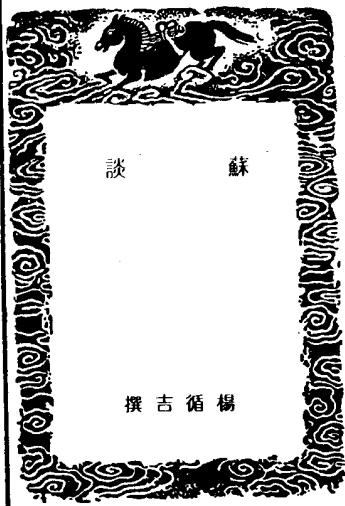
方洲雜言 終

方洲雜言一卷

明張甯撰甯字靖之方洲其號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給事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所述皆見聞瑣屑之事於登第堃兆記之尤詳頗近猥雜又祇二十餘則篇幅寥寥疑非足本也

方洲雜言

方洲雜言提舉



紀錄彙編卷之二

蘇談

楊循吉

姚守重士

單除年問太守姚公最為重士嘗禮俞貞木於布末之中數數饋以新米因此遂復得錢繼中二老儒皆微出部下自姚公折節顧好悉為貴客郡中常開宴彥士並集一右列指使據坐上席繼中罵之貞木踐繼中足勅使勿罵繼中罵愈急太守問故繼中曰公今日設會當以尊士為重更無日子使一武臣坐諸賓上耶右列慚謝退避下座是時四海初定武公方盛衛將赫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坐上坐蓋非其本心云而繼中當此罵太守為之繼繼周全指使為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賤詩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為詩百首贈我以為聘資乎體方信之為賦至六十餘篇而沒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足妓性質點慧利於身得其詩而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為詩時人笑其老

老被詒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為奇遇焉

韓公有度量

韓公未熙作鎮西廣時嶼蠻方熾公深迫之斬大藤峽嶺未悉安梧州西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廳治焉門列畫數十面每有出入則趨之以為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樣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單前取資無笑而士氣憤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于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諺亦竟坐用伊一事辭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

紀錄彙編卷之二

吳中

夫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察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端無不敢以方向自若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為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善記

陽山寺僧道昆能默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旦入城則沿途持以為課至半道輒一周焉他如劇覺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口述不煩披閱餘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閉目亦能誦誦略擬行墨而已吾輩士人固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蓋有自夫初余輩原禮學在朱彥脩既盡其術末吳為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為儒末知醫也慕而謁焉因本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為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脩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

紀錄彙編卷之二

吳中

紀錄彙編卷之三

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為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史明古俗志

史明古俗志吳江縣志欲列山川為一門吳江本無山循吉因論問及此問之明古曰橫山亦在吾邑境內循吉曰橫山是吳縣山吳江但得一角耳豈可相割與乎時都玄敬亦在座相與一咲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為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士雖象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為泰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驪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為左家僧

吳郡靈騰氣

常熟吳郡靈騰氣少為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廷於都憲差後然亦一不屈士也二人不相下各以象適

紀錄彙編卷之二

四

自雄欲聞見之福山有東嶽祠塑都獄至為符惡又為桃括設伏於地下人不知躡之則有羣偶鬼幸而槍焉殿堂闐寂人非携一二伴侶不敢單身而入也章與吳約以月黑天陰之時獨往以散餅為驗每鬼前必置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福山匿神帳中具待餅諸鬼前每至一鬼必云與汝一箇以章所匿處章伸手出乞我我也要一箇吳遂以餅與之云也與汝一箇殊無驚異由是章大驚服後吳仕至都御史亦多有者述為時名儒焉然福山今亦焚毀餘數年前一至土偶零落無復向日之可駭者矣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至為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罰一杯若至拜滴伍滴亦罰如其數人惟酒錄事是聽不敢辭也又其為例頗多如不說後語及落堂說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辨者為覺令亦有罰必滿飲飲復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恕者其為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夫如飲者飲本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喝云有五滴則徑罰五杯或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告以其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喝云不如法不得飲故其宴會非有深量者未有不破茶毒者也不知此法起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本邑自行之他邑不用也飲酒本以為飲乃若人如是豈善飲乎

中峯草堂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眾咸向比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若吾家馬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殘碑墮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為王臣豈屑為此俗人之見耳前人多勝處至牙更此亦足其標致常事何足怪也

武功治水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奔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為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冊三求源發處不得乃後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核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請之問術僧不肯言強

紀錄彙編卷之二

六

紀錄彙編卷之二

六

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五龍使之去若星鑄長鉄柱洞金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鍊汁能傾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為人道之

姚少師廣孝雅量

少師在松下散飯度履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答而訊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丞使人綫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答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林屋洞天

武功平生好奇每遇游覽必窮其勝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又無游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潔特為幽妙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玉謂之曰金亭王柱者是也中設石床數為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絕漸為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番作其間為同游俗子所促悵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東平誌異

前輩王其正統中為東平州判官因潛水左右堤下得一壙有石誌曰前封吉後封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奠河東王異之顧河東果有義塚乃移塚焉後王陞知州嘆曰前人止言我為州判今至權印得無過平竟終於官其子洪余與交親言之也

文襄仁政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嘆嘆使吏抱

成案讀之至數萬言首于止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文襄佛職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咲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益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桐村事武

周伯器寓客吳中以教授為業正統末福建盜作金尚書統兵往征厥討伯器拱立胥門水吹自薦唱曰有嘉與儒人周鼎願効力軍前尚書壯之顧其衣猶儒服謂曰既趨武事難仍舊衣伯器曰諾亟易短袍戴小帽束腰而進尚書納之後至福中遂為尚書親信凡帳前合用文字皆令製為賊卒論功尚書與衆僉都不恤其勞不得盡止為沐陽典史

蘇治失火

况守時府治殿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礮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奏一力歸罪已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况守嘆曰此固大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罪止罰俸而已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入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為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里宦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啟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問有薦一人者哉

楊尚書遇仲舉

仲舉昔戊武昌楊文貞公為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

紀錄彙編卷之二

九

地流落無休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憇仲舉之家見其方為童子句讀與談有契文貞因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為言仲舉即謀館與之而自教授於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為勞文貞感薦乃相引拔

文貞貴德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人亟請仲舉先至焉曰此門何不宥有德之人先踐也

周巡撫解嘲

周文襄公以侍郎初蒞美化未行蒞適不登人說之曰周白地文襄咲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舖地治未踰年粟米盈羨民間銀十兩至糴米五十石

夏卿風致

夏大卿以七十致仕家若風度曠達為吳中一時人士所宗其子鉞奉之甚備大卿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大卿所善客集城外盤桓所以有與昇大卿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大卿之別業也有林木花竹之勝大卿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太卿為人善因娛飲後情暢則以杯擲起而接之歌弄自若其風韻如此近世所不復見也

劉氏世德

先外祖虞衡府君厚德人也先舅勛為學生小試第一人以為賀府君曰須得卿試如此方可喜耳及試應天府學士高毅得先舅之文而奇之曰是必山林老儒果權第一揭曉日先舅才二十歲人來報府君曰且喜賢郎已作解元府君徐曰知會試如何顏色自若不異平時明年試禮部復魁天下府君得信復然府君後以先舅貴封虞衡主事為人好事禮佛諷

經終身每坐竟日人有誑之者未嘗不信也年八十歲得疾數日延至次年元日而歿蓋復添一歲焉

薦人反噬

文莊公在兩廣巡按御史吳禎有小才文莊愛之遂舉同治戎事吳由此得驟為僉都既而吳不樂為之下謀傾業結閣老李賢召之還鎮口外而已得獨任文莊後至吏部由此不薦一人與先舅舉政劉公為莫逆交舉政以文學知名四方而浮沉外藩二十年文莊不為引薦士論薄之或以其猶以頑故若其果無是以一人之負已而遂以天下為皆然耶大臣之量恐不如是後文莊歿其家請舉政作傳舉政辭之縉紳稱快蓋文莊在吏部僅保祿卒至老死未聞有進賢之稱云

壽不係人

酒之為害有至酷烈者專生之士不可不知也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夜向卧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然世固有一生飲酒而壽者吳中蔣大卿平生未嘗一夕脫於酒其飲酒至百鍾不醉今年九十餘猶日行數十里也則亦其稟受之厚有酒色不得而損者乎若曰酒色不能害人則非也然不飲酒而得壽者世固多有之吾家先伯祖老亦不絕姬妾惟不飲酒壽九十一而沒又母族之一長者曹翁居京師年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飲酒亦洎滴不飲也則可知飲酒之能損壽矣余以為蔣大卿之飲酒得壽此自其得於天者厚耳不可學也吾家二老之不能飲酒登九十則養生者宜師之雖不能必如二老要亦有此理也若龔尚賢則其死信不由命可為狂飲者之深戒也

陳氏世家

紀錄彙編卷之二

陳惟允在張太尉開府時為潘左丞客甚貴當在馬上遇王正仲步來止仲嘗微賤不為所齒惟允揚鞭呼云王行可去我家看盡止仲羞之惟允死其子繼事止仲為師止仲待之殊薄報前恨也止仲嘗稱惟允為先友後有說之者云當時止仲望惟允馬塵猶且不及安得與之為友乎繼即五經博士為西楊公所薦者也

萬三遺宅

沈萬三家在周莊破產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劉守鎮說言

慶州葉宗番叛時在童謠曰到中秋過蘇州人皆相傳驚疑不已或傳賊有二飛劍能殺人者人蓋惑之忽有兇囚使臣自北來者郵卒執小黃旗馳報呼云殺人者至矣人聞之莫問其詳皆相傳報以為慶賊至也棄擔負皆走入城自楓橋至閭門有背相疊皆滿至不能行焉明日始定郡守執郵卒杖殺之

陸道荆捐資

元時富人陸道原貨甲吳下為甫里書院山長一時名流咸與之游屢莫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貫曆付之曰吾產皆與汝惜為汝禍耳道原遂為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君之改名宗靜又納貫為道荆時稱陸道荆其故宅今為竹堂寺所謂二者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其一姓葛亦富名不傳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君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為命筆時五經老矣其稷耗精至成疾乃戒弟復親為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為之辭而不獲因

怒曰若強吾作頌死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
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
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
後氣時甚又况執筆對題為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
味苟非沖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為所困者也

桐村健文

周伯器往來吳中常以文自賣平生所作蓋將千篇
開卷視之自初至終非堂記則墓銘耳甚至有慶壽
哀挽之作亦縱橫其間然伯器之才特長於此每為
人作一篇必有所得或銀壹兩少則銀一二百文

紀錄彙編卷之二

十四

耳伯器每諾而許之一日作數篇不竭精神間出在
乎得者遇之然伯器稍舉筆便得成章細字正書雖
起草亦然不見其勞也豈其才固有長於此者歟及
既死所遺論著無一篇識者惜其有才而錯用之也

巧仕

練從道御史初在大學時有例選諸生為御史堂上
大臣各舉一人時吾鄉陳倍敏公在都察院俞尚書
公在刑部從道先詣倍敏曰綱食士窮約久矣適有
御史之選本不敢覬然賴俞公兄憐已許相舉望公
贊之勿沮其成也倍敏駭愕不意俞公之舉之也頌
之而去然俞公實未嘗有意舉之也從道則又詣俞
公請曰陳公將薦我公勿格之俞亦愕然明日二公
會于朝各以所聞相質乃始知從道有求薦之意而
故為此也然二公已各有所舉又從道鄉人涉嫌不
可乃別請他堂上薦之從道竟得為御史是時從道
嘗進中興十二策其言激切又有吏材二公實畏之
故為所脅不敢不從焉

敬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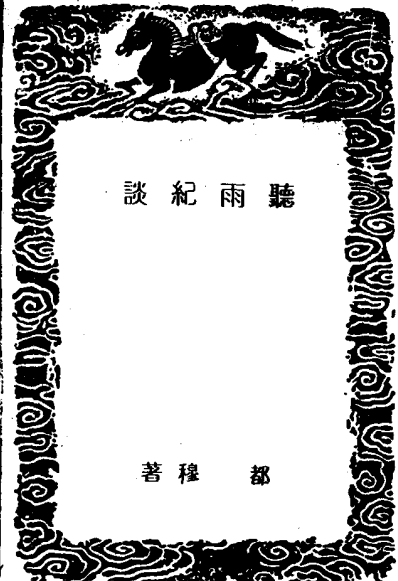
韓公雍初浙江參政居憂在郡中而西廣蠻弗靖
朝廷以都御史起之令往征焉公將行租客駢列酒

紀錄彙編卷之二

十五

蘇談

紀錄彙編卷之二
十五
間公持散子祝曰看善此行能標定諸夷不負委任
願一擲六紅展手而六散皆四在盆焉衆客歡慶公
為引滿及到廣一征悉定卒如所祝



聽雨紀談全

吳郡 都 程 著

成化丁未自夏入秋不雨至九月注雨洽旬齋居無事客有過我清談竟日漫爾筆之得數十則命之曰聽雨紀談既而以其瑣雜無補亟欲毀棄而容以為可惜聊復存之

小名小字

古之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陸驥云皇覽接于初度兮鑿錫子以嘉名名子曰正則兮字子曰靈均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予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司馬相如小名大子楊雄子小字童烏相如未聞其小字楊氏亦未聞其小名也今之人生子亦但有小名而無所謂小字唐陸贄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互稱邪

載歲祀年

爾雅謂唐虞曰歲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

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太學致知格物傳

朱子作大學章句嘗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日鈔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明德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

聽雨紀談

及聽訟者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巖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台王尊齋聞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偏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難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瀧岡歐陽墓

歐陽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豐之瀧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任中外惟葬母鄭夫人僅一至其地蓋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兩至也公中歲欲家穎上有思穎詩

十餘篇又有續思穎詩十七篇後竟葬於穎子孫遂為穎人洪景廋謂歐陽氏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且公無一語及於松楸為之太息瀧岡有西陽宮宮之道士歲時展省如其子孫吳正公嘗撰宮記中亦深寓不滿歐公之意殆有同於洪氏之太息者乎

東道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主人者

急急如律令

道家符呪其末皆云急急如律令說者謂律令讀作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張陵私創符呪以惑愚民亦借用之道家遂祖述之耳

敘齒

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賈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蓋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為得之矣

文章繁簡

文章貴簡不貴繁言簡而意盡文之至妙者也而亦豈易得哉劉向載泚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若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

之靡論語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及觀之書乃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記禮者曰若有疾
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冠服而坐論語則曰
迅雷風烈必變夫同一敘事也而繁簡不同如此此可
見簡之難矣

金滕

宋杜太后金滕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
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密
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

五經

死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取
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牀側與普
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人鮮有知者故表
而出之

書籍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
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
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入而摺斷
乃分為簿秩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鳥獸語言

無能子曰凡鳥獸之號鳴嗥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
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意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
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其言蓋不之列
子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
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言血氣之類心知不
殊遠也史記謂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春秋傳
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牲三犧矣則古人固有解
鳥獸語者又和莒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

聽雨紀談

卷

鄭玄何休

鄭玄注毛詩曰箋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蓋毛公嘗
為北海太守玄是郡人故云箋以為敬何氏學者休謙
辭受學於師不出已也

釋氏稱號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夷
狄請拜為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
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為膜又因之而為南無南摩
子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
克金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背吾先聖名字此
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孟陶二母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鮮以奉母母曰吾
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
以坩餼鮮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
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于惜世之為吏者
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
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不再娶妻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
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
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為少府喪妻
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
管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首曾子王駿之言意
常嘉之豈違本心哉子觀今之繼娶者多慘虐孤遺離
間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

娶者非有見於是歟

新唐書太略

新唐書李白傳云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
不應蘇頌為益州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材英特稍益以
學可比如及喜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寂寥數語似
未盡太白之為人古本太白集有上安州裴長史書
辭亦嘗自敘其平生甚悉新唐書皆不及載此雖作史
之體當然然恐失之太略劉元城曰新唐書敘事好簡
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進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

莊氏子

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者病正坐此今
觀太白一傳則元城之言其非信矣乎

孟子

君子子陵本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為嚴考之
君平唯隱於卜子陵之風節特著至其州與難悉以嚴
稱之子謂莊當諱於漢而不當諱於後世今之稱二子
者當復其姓可也

孟子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子嘗觀孟氏譜云孟
子周烈王之四李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報王二
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
四鄒邑里人至今過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
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罈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
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
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宋子注孟子從
荀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

舜塚

書舜典言歲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史言舜南巡狩崩

於蒼梧之野今舜球乃在零陵之九疑山按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亦不聞其有舜塚孟子去古未遠而傳聞猶未免若此况後代乎意者舜南巡至於南岳其或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歟

事類

天下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痾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虞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他如雪中高臥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是者又不可以悉數也

石刻

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額署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書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處字皆略草與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

聽雨紀談

廿一

意况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邪予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為也有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顯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見宋時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諱如之乃知諱為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

佛法

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着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

沽酒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沽為權沽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詩云無酒沽我毛氏注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權沽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為是

假祓

字書謂假為虎傷蓋人或不幸而罹於虎口其神魂不散必被虎所殺為之前導今之人凡斃於虎者其衣服中履皆別置於地此假之所為也假可謂鬼之愚者或曰虎捕人已死能步繞呪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食祓字從衣從虎者以此更考之

書進士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遽元猶然獨揚雅禪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補樹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補死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

穀雨芒種

穀雨之雨當讀作去聲芒種之種當讀作上聲蓋自雨水後土膏脈動可以播種雨其穀於水也詩云雨我公田是也芒種種之有芒者即今之麥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是也

喪祭

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有果或土或木任意為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則有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璠傳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真之一字可謂斷盡陶公一生他日論其瓶無儲粟之語乃謂此翁只於瓶中見粟言雖近又似知陶公未盡蓋瓶無儲粟不過極言貧乏之甚予於是益見陶公之真固不必以瓶為累也

父子之稱

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器謂皆本之於易也按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母亦可以嚴稱矣序卦於震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鼎故授之以鼎謂震為長子可以主祭非謂長子為主器也

巫術

沈氏筆談載山陽有女巫極靈有白氏數白黑甚握手中間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某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數矣又元人小說載江州有卜者問無不驗一人以錢置合中曰欲知其數言不復驗其人曰是劫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錢數既不自知彼又安能知邪二事偶類是以破巫術之妄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正此謂耳

柳尊言佛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眾寶以為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

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
有為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法焉其土大樂能相
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於釋
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迎藍記謂後魏造燄煌
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場國其國東連天竺
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
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百雲具說
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
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為夷狄之君者

蘇雨紀談

蘇雨紀談

一聞周公仲尼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
則外國之鬼可以為智而中國之鬼不亦愚之甚乎

圖書

古人私印有日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
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概以圖
書呼之可謂誤矣

西子

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
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問
詩云一朝還舊都龍粧尋若耶鳥鬢入松網魚畏沈荷
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
舸逐鴉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蠶矣及觀東坡范蠡詩
云誰道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為蠶絲
西子而隨蠶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俟博識者

十二辰禽

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或以問子千
曰其說見王充論衡充曰五行之氣相賊害言血之蠱
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

聽雨紀談

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
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
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
鼠尿而腹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
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
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
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猴猴獨畏鼠者也嚙獨獨青犬
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戌土也申
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
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靈相服至於相咬食者以齒
牙頓利筋力優劣自相勝服也

花木

凡花木之異多人力所為種樹家謂苦棟樹上接梅花
則花如墨梅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
相半以蓮葯投錠堯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
夕以靛水調紙蘸花蕊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
色此雖非其本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韓子論語解

聽雨紀談

聽雨紀談

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于
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
順解云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解云謂當作言再為泰山非禮也如宰子晝寢
解云晝當作晝宰子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
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
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
嗅當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
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浴如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
君子真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諒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
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已上諸
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
韓文有蒼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
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
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蘇李李杜

蘇雨紀談

蘇雨紀談

蘇武李陵世稱蘇李唐蘇味道李嶠蘇頌李程當時亦
皆稱蘇李是三蘇李也李白杜甫世稱李杜漢李固杜
喬李雲杜眾李膺杜密當時亦皆稱李杜是四李杜也
讀書不如寫書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子猶及見老儒先生
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
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
學術當倍徙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
蘇公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既少凡有
藏者率皆手錄蓋以其得之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自唐
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雖曰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
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讀或讀之而不減裂則以有板刻
之故無怪乎今之不如古也古語云讀書不如寫書信
哉

曹植未知道

曹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
邳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辯之以操為匹夫
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
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以

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
雖奇道未為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
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朱子不注尚書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
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先蓋嘗
是正則其他固本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
人取語錄文集等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
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攜者予初未之信後觀
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
尚存令廢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
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真有其本歐公之言未
必無據朱子之不注者豈以是邪

陰陽中數

醫家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為陽
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入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
精溢女子為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
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

聽雨紀談

九而天癸竭考數之窮也

姓氏

姓氏所以別婚姻明貴戚古之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
氏朱紫陽謂秦漢以來奴僕冒主姓今有大姓所在必
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奴僕類也元虞奎章云異姓
不可以為後天理民彝固當然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
蓋出於牽情狎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予觀今之奴僕
皆冒主姓雖士大夫家亦然此非奴僕之失殆所謂牽
情狎利者邪予家自前元以來祖有遺訓僕輩各姓其

姓子孫守之至今不易親友中亦間有效之者

先生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如
魯有兩生至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
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後世不明其義以生為
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相諂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
生目之則怒士不通古一至於是亦可悲矣

呂洞賓

元遺山編唐詩數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挺注曰
洞賓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移
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則洞賓嘗任於唐矣予觀洞
賓于江州望江亭自記曰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
第因遊江湖間年五十始成及觀洞賓本傳曰祖渭
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賓始名紹先年二十不
從婚娶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
岳陽風土記云洞賓曾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即有棲隱
之志王舉雅言系述云洞賓咸通中舉進士不第未嘗
言及第與為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所據邪

隱說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
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
巖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
是也人隱者跡跡混俗不與眾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
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遵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
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楊為江西從事
不親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
小隱在工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

之不同矣

素書

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即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
其曰晉胤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
聞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
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傳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為其慎重
如此此可以見其偽矣子房以三寸舌為帝者師而卒
之謝病辟穀托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願有
死而葬以玉枕其偽一也自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
既傳而薦紳君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偽二
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偃言而謂圯上
老人為之其偽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
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
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為張氏之偽明矣

鯢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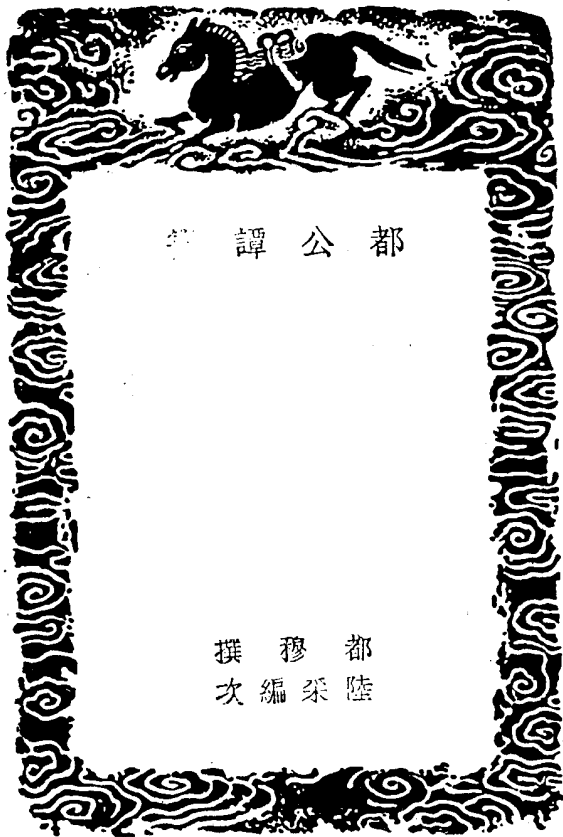
莊子云北海有魚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人多以為寓言然所謂鯢者蓋實有其物也釋氏書謂
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產大樹葉風鼓撼痛苦難喻元

罪雨紀談

王文定公憚汎海錄云洋中之物莫巨於魚其背嶺嶺
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拆不合音數日又山庵
雜錄載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干來見其處有魚從海
中過揚鬣露脊投南而行凡四日夜始盡其身則其大
又不止於千里而已正統辛酉春吾蘇之崇明一夕忽
有魚頭開海灘上長餘十丈儼如刀截夫一頭而其大
若此則其體亦當百丈然以前數說觀之直小鮮耳

聽雨紀談一卷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穆登宏
治己未進士而此書自題成化丁酉九月所作距
其登第時二十有一年又考穆教授濠上幾二十
年始補博士弟子三年而成進士則其時並未爲
諸生矣其書皆參考經史異同陶琯嘗刊入續說
邪多所刪節此爲李蘅瑣探中所載猶全本也



譚公都

都陸
穆采
撰次編

都公譚纂卷上

門人陸采編次

元太祖尊禮邱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入朝，請弟子可掘坎以俟。及入，太祖賜飲酒一杯，長春飲之，無難色，亟歸，坎中得生頂髮盡禿。明日，又謂弟子索絲繩以入，太祖賜玉冠，長春出，絲繩繫之，而謝。太祖神其術，禮之愈隆。後欲妻以公主，堅不可辭，遂自腐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閻九為會甚盛。

張氏被圍時，松江人以其鄉兵來援者，蔓延嘉定。知州張孟循方坐堂上，松江人荷戈而來，孟循斥之曰：「若等非病子，則狂童也。今姑蘇亡在旦暮，尚誰援哉！衆怒昇之以往。孟循復以是叱其為首者，越二日，師至，遂平松江。孟循上謁其主帥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松江耳。願以某餘生贖數萬人命，帥然之。孟循乃得還嘉定，縛為松江之徒者數輩，而為赦以告州人。州人得以無虞云。

陳惟允，傳貌有文才，為僞吳左丞。饒介上客，嘗乘白馬過草橋。王止仲拱立其旁，惟允不下，但舉策揖曰：「王行可來，吾家觀畫，止仲敬諾如命。後其子嗣初從，止仲俾其畫惟允為先友，劉解元政，惟允增也。以筆塗之曰：「王行可望吾舅，馬廐不及何先友為。今畫尚存，上有磨擦處。

楊廉夫，倪元鎮，一日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與發脫妓鞋，置酒盃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盃。

都公譚纂 卷上

都公譚纂 卷上

元鎮素有潔癖，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倪元鎮性好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鄭氏，鄭氏塾師陳子章，有培曰金宜伯，一日來訪鄭翁，元鎮聞宜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愈率大怒，掌其頰，宜伯不勝愧憤，不見主人而去。鄭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宜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已斥之矣。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雜菓成膏，切置茶內，名清泉。白石有超行，怒者宋宗室也。暮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怒連啖菓膏，元鎮然曰：「吾以子為王孫，故出此茶，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行怒歸，自是絕交。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索，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卻其幣。一日，士信與文士游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解，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以是得釋。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廉夫者，宋學士元發之後，家於無錫。元季楊鐵崖維禎將訪倪雲林，天晚泊舟其門，勝富而禮賢，知為鐵崖，請至其家。鐵崖曰：「有紫蟹，醉則可。主人曰：「有，鐵崖入門，膝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崖援筆立成，詩云：「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聲聲貯白瑤珠，半殼微紅含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咬嚼咄咄論尖吾。今大嚼不知數，況有醇醪似蜜甜。

倪瓚所居有清閨閣，雲林堂，其清閨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暇。瓚所居有清閨閣，雲林堂，其清閨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暇。瓚所居有清閨閣，雲林堂，其清閨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暇。

楊廉夫好大言，嘗自題其所撰黃道書文云：「此等文字不宜多作，恐鬼神見忌。一僧詩有佳句，便題云：「宛然鐵門家法，又跋宋克書云：「予每有所作，必命仲溫書之，大言多類是。

倪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益集，元鎮逃去，潛於蘆中，蒸龍涎香，被執，囚於郡獄。每餽食，獄子傳以入，元鎮必戒以舉案過額，獄子不省，以問知者，曰：「彼好潔，恐汝唾沫及飯耳。獄卒怒，鎖之，溺器上，衆為所解，而免。今人云：「為太祖投之廁中，非也。

四明陳子樞在勝國時，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今易為鄭王。雷忽震其几，子樞厲聲曰：「老天使打折陳樞之臂，亦不換矣。後三日，子樞因書疑夢至一所，類王者居，有人入報，陳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邪？子樞心知其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吏貴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為我太祖所戮。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將之任，道間忽染中風，四肢不舉，延吾鄉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舟，適金華朱彥修先在二公素相聞而不相識，見之甚歡，乃共脈平章。彥修曰：「疾已殆，不可藥矣。可久曰：「吾固知其

都公譚纂 卷上

三

殆然尚有一鍼法。彥修曰。君之鍼。可運其二股。無益也。左右強可久鍼。鍼入。如彥修之言。彥修問平章家道。遠近以指計之。謂左右曰。即回尙可抵家。稍遲無及矣。後平章還果以及門而卒。嘉興吳仲圭。家甚富。與盛懋子昭居密邇。當時鄉人多愛子昭之畫。仲圭每見人持紙絹過門。必謂之曰。吾輩能買錢。汝不來我。往往與之作一紙半幅。俟其去。潛使人以重價購之。由是其畫。湧貴。求者塞門。子昭不能逮也。

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甚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基。昨所觀。則已能成誦矣。翁大驚。乃以書授之。且爲語其奧。基歸復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

松江袁凱。字景文。洪武間爲監察御史。時周王有罪。高皇帝欲誅之。懿文皇太子日夜號泣。上不能決。一日。臨朝召問諸御史。凱對曰。陛下欲誅之法。正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上怒以爲持兩端。命繫之獄。嘗使人往視會食否。曰。不食已三日矣。上因引對。諭之曰。女言亦有理。但可在父子之間。使他事則不可也。遂赦其罪。凱懼。因伴狂不朝。上問袁凱如何不見。兼以凱疾對。上曰。吾聞風顛者。不識痛痒。因昇之來。以木鑽鑽之。凱殊無痛苦。上曰。爾其不才。放回原籍。凱歸而其狂如故。上聞。遣使諭曰。上常思念先生。使先生爲一郡教授。鄉飲酒位大賓。何如。凱方負鐵鏈。聽小詞。瞳目不答。遂得免死。

袁景文善諷。洪武中雷擊邑中崔氏亭柱。景文撰俚詞。末云。電光明滅。爭不把衆人嫌的先下手。或計其指斥。祈之而免。後伴狂家居。故人朱慶餘乘長耳過其門。景文趨而揖之曰。朱慶餘。朱慶餘曰。此畜生非。乃驢馬。去角爾。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釋宗源。濂精於儒。太祖每稱之曰。湧秀才。宋和尙。國初林勝。字子羽。作義象行。有象有象。米天都大江欲渡。心苦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哺。屹然十日。受饑渴。俛首垂淚。憤且呼。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侍衛傳宣呼壯士。披甲各執丈二。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殞。憶昔君王每巡幸。象嘗法獨行天衢。珊瑚踏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羅。紫泥函封載玉輿。萬樂爭擁。龍趨玉輿。歸沙漠。龍亦歸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背死竹鷓鴣。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污。天子垂衣萬世治。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楊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見。太祖曰。卿在前元時何官。對曰。左榜進士。太祖曰。卿張氏時亦曾仕乎。對曰。非其君不仕。時廉夫服新製巾。太祖問卿所服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悅。召中書省臣。依此製。使天下盡服之。今之平巾是也。太祖又令廉夫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太祖曰。此詩直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又曰。宋濂在內閣。與諸儒共修元史。卿可往觀之。廉夫辭謝入閣。人有以宋公所爲文示廉夫者。廉夫笑曰。格氣卑弱。辭語散漫。何得爲文。

或以告宋公。宋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廉夫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嶽云。塞忠定公。初名瑋。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聞內艱。陛辭。以其祖嘗冒李姓。父籍有未易。因請於上。上憫然憫之。爲復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瑋名。仍賜幣幣五十緡。俾乘傳而歸。公之榮遇可爲至矣。

松江人孫道明者。家業屠豬。爲夏萬戶家佃戶。道明每日坐肆中。手執一編以讀。一日。萬戶坐羣經其門。怪而問之。知其爲家佃戶子也。遂挈之以歸。所儲書。悉其披閱。道明一生寫書。精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寫積至數千本。洪武間。其人猶在。死後。書散諸人。每本後皆有道明題識。

張謐公。仲舉。沒於至正。無子。一女嫁民。問洪武中。其人充陝西軍。攜女自隨。謐公妻吳夫人尙在。年已八十。替雙目。無人供養。寄食北平軍營中。病甚。軍卒惡之。移置風簷之下。遂死。然無棺以斂。時僧道衍居北平。素與謐公友善。或告之。衍卽往視。檢其骸。篋中有詩一紙。乃謐公筆。衍曰。此真吳夫人也。爲買棺葬之。新有和謐公詩二十首。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應事。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畫泰山之勝。張絹素於壁。每與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多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曾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改此畫爲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吾姑試之。乃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後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懷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丹青。聞陳氏蓄是圖。往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嘗謂客曰。余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作。此畫亦付煨燼。惜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製作稱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夫人病。數月不至。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獨此以償公幣。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憫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復起爲文淵閣大學士。

陳鄒。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賢書。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觀乾象。今歲狀元必不利。及唱名。鄒爲榜首。太祖以榜中多兩人。誅考官劉三吾等。鄒亦連坐。五月二十日再試。親擢韓克忠爲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老者同赴召見。太祖于便殿上問二老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卿爲農。亦知禾麥之節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以春。至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上曰。卿爲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蜜黃連花。則蜜苦。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爲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上曰。卿亦有好奇乎。對

或以告宋公。宋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廉夫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嶽云。塞忠定公。初名瑋。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聞內艱。陛辭。以其祖嘗冒李姓。父籍有未易。因請於上。上憫然憫之。爲復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瑋名。仍賜幣幣五十緡。俾乘傳而歸。公之榮遇可爲至矣。

松江人孫道明者。家業屠豬。爲夏萬戶家佃戶。道明每日坐肆中。手執一編以讀。一日。萬戶坐羣經其門。怪而問之。知其爲家佃戶子也。遂挈之以歸。所儲書。悉其披閱。道明一生寫書。精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寫積至數千本。洪武間。其人猶在。死後。書散諸人。每本後皆有道明題識。

張謐公。仲舉。沒於至正。無子。一女嫁民。問洪武中。其人充陝西軍。攜女自隨。謐公妻吳夫人尙在。年已八十。替雙目。無人供養。寄食北平軍營中。病甚。軍卒惡之。移置風簷之下。遂死。然無棺以斂。時僧道衍居北平。素與謐公友善。或告之。衍卽往視。檢其骸。篋中有詩一紙。乃謐公筆。衍曰。此真吳夫人也。爲買棺葬之。新有和謐公詩二十首。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應事。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畫泰山之勝。張絹素於壁。每與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多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曾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改此畫爲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吾姑試之。乃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後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懷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丹青。聞陳氏蓄是圖。往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嘗謂客曰。余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作。此畫亦付煨燼。惜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製作稱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夫人病。數月不至。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獨此以償公幣。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憫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復起爲文淵閣大學士。

陳鄒。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賢書。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觀乾象。今歲狀元必不利。及唱名。鄒爲榜首。太祖以榜中多兩人。誅考官劉三吾等。鄒亦連坐。五月二十日再試。親擢韓克忠爲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老者同赴召見。太祖于便殿上問二老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卿爲農。亦知禾麥之節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以春。至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上曰。卿爲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蜜黃連花。則蜜苦。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爲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上曰。卿亦有好奇乎。對

或以告宋公。宋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廉夫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嶽云。塞忠定公。初名瑋。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聞內艱。陛辭。以其祖嘗冒李姓。父籍有未易。因請於上。上憫然憫之。爲復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瑋名。仍賜幣幣五十緡。俾乘傳而歸。公之榮遇可爲至矣。

松江人孫道明者。家業屠豬。爲夏萬戶家佃戶。道明每日坐肆中。手執一編以讀。一日。萬戶坐羣經其門。怪而問之。知其爲家佃戶子也。遂挈之以歸。所儲書。悉其披閱。道明一生寫書。精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寫積至數千本。洪武間。其人猶在。死後。書散諸人。每本後皆有道明題識。

張謐公。仲舉。沒於至正。無子。一女嫁民。問洪武中。其人充陝西軍。攜女自隨。謐公妻吳夫人尙在。年已八十。替雙目。無人供養。寄食北平軍營中。病甚。軍卒惡之。移置風簷之下。遂死。然無棺以斂。時僧道衍居北平。素與謐公友善。或告之。衍卽往視。檢其骸。篋中有詩一紙。乃謐公筆。衍曰。此真吳夫人也。爲買棺葬之。新有和謐公詩二十首。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應事。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畫泰山之勝。張絹素於壁。每與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多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曾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改此畫爲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吾姑試之。乃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後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懷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丹青。聞陳氏蓄是圖。往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嘗謂客曰。余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作。此畫亦付煨燼。惜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製作稱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夫人病。數月不至。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獨此以償公幣。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憫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復起爲文淵閣大學士。

陳鄒。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賢書。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觀乾象。今歲狀元必不利。及唱名。鄒爲榜首。太祖以榜中多兩人。誅考官劉三吾等。鄒亦連坐。五月二十日再試。親擢韓克忠爲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擅為國子助教鄭尚書潘江義門人太祖嘗一日問尚書汝家累世同居何以致之尚書叩首曰但不聽婦人言耳上深然之後此言聞於掖庭尚書懼永樂初其家遂析

無錫錢仲益允升號錦樹山人元末年十六中江浙鄉試為杭州路錄事國朝以字行高皇怒其不為己用取入京釘其右手於木自是得疾常以左手作字平生天資甚高書過目即背誦如流洪武末起為本縣訓導後以御史入為太常博士與修高帝實錄陸翰林修撰卒於漢府長史後漢府謀叛事敗帝聞其啓大加歎賞其家得免於難

吾蘇易經永樂後始盛實順中輩倡之順中易學蓋來自嘉興有鮑仲孚者精於易國初徵至京師太祖欲官之仲孚以元舉子不肯仕但曰臣老不能效忠有二子願皆充軍以報陛下上然之令人押仲孚徒送回取二子仍令仲孚徒送子京後仲孚卒老死順中易學仲孚之再傳也

鐵冠道人張景華者精天文地理之術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以道人從友諒中流矢死兩軍莫之知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使上作文遙望祭之陳軍奪氣戰遂敗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嘗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一日乘間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戲之曰脚穿芒屨迎人足下無履時玉以椰子瓢飲道人答云手執椰杯勸酒前不鍾蓋密寓諷諷之意玉武臣勿悟相與一笑而散不久玉果被禍而道人之言始驗道人一日無故投大中橋水而死後瀟關守臣奏有鐵冠道人者以某日過關計之即投水之日也蓋吳人云

杭州冷謙字啟敬善幻術居寶鏡泥作釘賣以供食人莫測也洪武初太祖有志雅樂或有以謙精音律為言者嘗召至京授太常協律郎未幾即謝事歸其在京時鄉人有為吏者知謙之多術也告以資故謙以手畫其壁作房舍之狀謂之曰必堅以首觸之入其中即可得物然慎勿多取多取禍恐難免此人如其言每一觸金帛財物隨手可得一日呼其僕偕入意在多取僕偶遺路引其中未幾內庫失物中檢得紙且姓名具在捕其人鞠之對曰昨吾主攜入失此引耳復連至吏則曰此冷謙教吾也上遣中使往捕謙謙將至龍灣懸中使曰京已近欲沽一盃與諸君酌別何如衆頗憐之稍寬其縛酒將盡謙視酒盃因躍入盆中衆驚惶無措不得已持盆入見上曰謙汝第出吾貫汝死矣謙曰陛下欲殺臣臣決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盆每持其一呼謙名即應或云謙被逮時剪紙騎去登中言者乃劉月林也

洪武中山西張姓者多異術以其鄉人不善金箔常往杭州學以授之鄉人因呼為金箔張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素稱靈異貨帛財物有假貨者隨出水而張見之曰是不難殆伏機耳師即擊池傲其制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飯以為戲嘗有道人履門張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特請君試之翌日天明張見空中二童子乘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龍不服二童鞭之張乃得上須臾至一山有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入作禮道人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當移家同住耳張留月餘頗得道人底

蘊一日偶出散步回視推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由是其術愈神高皇帝聞其名召至京師曰聞卿多術願一觀焉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少焉充滿殿庭上大悅欲盡其術張以蓮心投金水頃刻花葉滿池張曰臣頗解吳歌乃剪紙作舟吹墮水中張與妻子咸操舟唱歌其行如飛倏忽不見上嘆異久之

高皇帝征陳友諒舟次九江有周顯仙者伏謁道左上命登舟其人若風顛之狀一語不發上曰汝何為者對曰欲太平耳曰我伐陳友諒何如曰中塗覆舟上怒令推墮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與同載至中塗舟果覆上驚得免陳氏既平上至南京置顯仙於靈谷寺顯仙日與住持僧斯德僧衡之一日以閒上命以缸覆顯仙焚之一晝夜啓缸如故復命焚三晝夜缸內結如蠶繭之狀顯仙頗有微汗僧覆奏上怪之然顯仙自是不說終日不食僧亦不與幾閱月上知之命仍仍十日而顏色自若上始大驚親幸寺中見之既而顯仙求歸廬山許之臨行上問世間何事最樂曰喫飯去便最樂顯仙歸上一日忽大便不通百方不效顯仙已預知密令廬山赤脚僧獻藥闕下并備以詩適是日至上見藥乃一小石問其僧曰清涼石心頗疑之見詩乃顯仙手跡用水磨之異香襲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隨通上感其意令人隨僧入山求之香不可得人還乃親撰碑文命僧孟舉書立於廬山之上

陳友諒據江西日天兵臨之南昌太守勢迫以城降南昌江西要衝友諒聞之且驚且怒自引兵欲殺太守而屠其城天將曉見一神人道士冠服長數丈坐城上而濯足於水一草履道友諒船上長五尺友諒懼兵不敢進城遂以全神人蓋許真君云

李鳳鳴字時可家馬馱沙上高皇帝時瓜步渡江道出馬馱沙時可以米二千斛牛羊數百頭犒師上視幸其家及上旋時可讀借米二萬斛時可奉命推謹無幾何時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資浮海而去或傳其子孫在琉球云然時可讀書工文詞以家資封封頗事修廢楊廉夫聞其名嘗往訪之時可出迎數里廉夫飯之舟中所用皆碧玉器意欲夸示之抵其家覺無甚異時可有園櫻桃樹八株下各置一案案面皆瑪瑙玉器稱是每客一美姬侍其摘櫻桃薦酒名櫻桃宴廉夫大悅時可家復有荷花宴每花時設九十二面皆嵌以水晶置金鯽魚其下上列器皆官鑿間出歌妓為寬裳羽衣之舞一時豪麗罕有其比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問之曰汝夫死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吝妾豈非汝之悍耶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司給與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為姑婦者戒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愛之一日給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曰俟臣一日上諾之君佐出尋替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上命明日諸輩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上大喝曰拜諸君倉皇下拜多鹽水者上不覺大笑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實戲之君佐至江濱語其衣以歸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問之曰汝夫死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吝妾豈非汝之悍耶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司給與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為姑婦者戒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愛之一日給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曰俟臣一日上諾之君佐出尋替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上命明日諸輩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上大喝曰拜諸君倉皇下拜多鹽水者上不覺大笑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實戲之君佐至江濱語其衣以歸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問之曰汝夫死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吝妾豈非汝之悍耶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司給與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為姑婦者戒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愛之一日給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曰俟臣一日上諾之君佐出尋替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上命明日諸輩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上大喝曰拜諸君倉皇下拜多鹽水者上不覺大笑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實戲之君佐至江濱語其衣以歸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問之曰汝夫死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吝妾豈非汝之悍耶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司給與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為姑婦者戒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愛之一日給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曰俟臣一日上諾之君佐出尋替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上命明日諸輩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上大喝曰拜諸君倉皇下拜多鹽水者上不覺大笑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實戲之君佐至江濱語其衣以歸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

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上一笑釋之。

甘肅都指揮馬葉者有妖術能騎草龍上天太祖知之密令駙馬都尉李堅與宦官一人往捕設酒邀馬葉擒之與宦官連鎖以行是夜在途聞有急呼曰爺爺來了衆視之乃一小蛇也馬曰此行不死當繞我項出于口中否則吹吾中指馬葉言畢蛇果吹中指馬大驚曰吾必死矣抵京上命劓于大中街忽大風雨屍肉俱不見

襄陽人閻俊少嘗侍高皇帝帶刀上殿上以俊久勞擢蘇州衛右所百戶永樂中郡民倪宏三嘯聚為盜衛有曹百戶者巡捕追至楓橋為賊所殺由是賊勢益猖獗事聞于朝命錦衣校尉隨俊捕之時賊殺人奪其舟由太湖渡揚子江俊追抵宿遷賊方奔神於廟俊詐為丐者視其神殊默默心知其賊遂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即械繫京師皆劓之朝廷聞俊光祿酒饌鈔兩錠衣四襲而還俊後以擒賊功遂陞千戶先是郡之西天王堂有土地像為元劉總管所塑後一日見之即號慟俯伏於地曰此絕育我高皇帝第少氣耳蓋俊侍高皇帝日久熟識龍顏故也像至今存

王止仲博學嘗館于著澤趙氏趙富而禮賢每食必呈食單冬月以蛙名進止仲殊點之主人使僕請蛙何在曰掘老桑樹根下當有如其言果然主人服其識

江陰相子先其國手也洪武破召道還宋太史有文送之子先以恭自負嘗榜于門云天下基師一日有野僧來較勝負僧實高伴北以誘之明且大會賓友而子先速敗其榜由是遂撤

太祖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反接之市內侍衣綠別有一綠衣隨之臨刑赦免兩綠衣成一人蓋其魂也嘗阮瞻云今人見死者著生時衣服亦當有鬼此理殆不可曉

洪武中橫塘人某以負薪為業性至孝母雙目失明每歸即市一餅置懷中以奉母一日有人要而奪之某以情告堅執不還歸家母言適有人來云爾寄一餅吾食之甘目遂見物約三日再來爾姑俟之三日某久候之不至遂出已而其人果來以小葫蘆與母曰凡有病者倒其中但得物煎湯飲之立愈某遂棄舊業人求之者其門如市後某死二子爭欲得之倒其中則不能出物矣

蘇叔胤人性至孝洪武中戍雲南未幾母卒戍所叔胤請於官奉母骨從雲南抵蜀江登舟人不知其有母骨也忽江濤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觸同舟者盡恐叔胤不得已懷母骨登陸緣山嶺越三日日步一更語之曰江行不危無恐也叔胤驚覺思其語乃復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母于鄉

劉彥敬洪武間謫戍雲南大理衛言其地鐵佛寺有僧多神異好頂笠子人呼大斗蓬和尚嘗渡滄浪江躡笠而行不用舟楫指揮恐有他變諸獄中一日出行遙見此僧吹笛山上歸將答獄卒以為失僧時僧已端坐六日僧復告獄卒喚吾必當擊吾首卒如其言擊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攪我也指揮知不可殺遂釋之

洪武初有江西人精地理之術嘗往建安主於楊氏之第與楊氏翁甚相得楊氏居密邇土地祠術士聞語楊翁曰吾德翁無以報然吾觀土地祠善地也翁能得此以居子孫富貴當不可言楊翁勿之信固

強之不可術士潛移祠中燬置楊第楊翁質實不知術士之為也躬送還之既而術士復移神像鄉人知之咸詣其門且驚且喜謂楊翁曰得非神欲君家耶願易以祠翁頗憶術士之言遂易居焉未幾翁卒術士謂其子曰葬翁就此地勿他圖也將葬鄉人有善地者憤楊不招來詰術士曰此地何佳而汝取之術士曰掘地丈許必有石板板下有井其中藏兩金魚楊氏葬之子孫富貴當不可言鄉人必欲驗之掘地果得石板術士曰石不可啓也鄉人不肯半啓之見金光直上如流星狀地中有聲如雷術士急下立石上曰還雷一個三公後楊氏孫即文敏公也官至極品果如術士之言

吳江人王姓者為山東某衛軍正統末以老疾歸於家嘗為人言其從軍時自海道運糧將至遼陽中途遇風舟覆官軍盡死惟王與二人得附舟一板浮於海中不知幾晝夜三人有人參者共分食之食盡至嚙其衣以充腹後遇運糧船獲救其在海中見一山撼動不止洪濤大作然與王相距尚遠熟視之山有巨蛇蟠結數周其首入海取食遂為大魚所吞兩力相持故動又嘗隨風飄蕩遙望如檣木然意其舟也近之則大蝦乃其鬚云海島中蜘蛛極大有身兼數牛者子聞數十年前登州山中蜘蛛嘗與龍戰以絲罽龍龍困為蛛所殺復有火龍焚其絲蛛不能為遂死龍取其腹中珠去身徑一丈六尺則王言似數牛者誠非虛妄覆載之間何所不有但入自不見耳

前庚辰科廷試禮部翰林院官讀卷翰林欲以楊文定公魁多士禮部欲取胡文穆公爭不能決聞之於上上命取二策閱之將擢胡公第一以未見其人命左右宣湖廣秀才甚急楊公湖廣石首人也疑似問案衣將出而胡公已至闕廷上見之意甚悅遂決且更其名為靖永樂乃復舊名

義烏裴泰字叔安以字行建文中為戶科都給事中燕王渡江叔安與其妻訣曰事變至此我惟有死耳汝第攜幼稚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廷叔安馳往赴之道為兵校所執見燕王於金川門以叔安非奸黨籍命釋之叔安遂投城而死聞其鄉人云叔安以散軍食不支被衆捶死或云投降後乃卒更考之

方正學先生洪武中從師學士宋公居京師宋公酷信佛先生獨不好嘗一日同遊天界寺主僧宗泐有詩名與宋公相得聞二公至鳴鐘鼓執禮甚恭宋公入門見佛像便拜先生但拱立宋公云子何不禮佛先生曰某素不識佛時泐在旁色動宋公笑謂之曰未到老夫田地耳

溥洽南洲國初右善世為建文啓樂師燈籠以詛太宗又為建文削髮太宗即位微聞其事而未審囚之十餘年以姚廣孝臨沒之言釋時白髮長數寸拜廣孝牀下云吾餘生所賜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蘇州相城人少師事桐城道士席應珍應珍通儒家書兼多異術衍盡得其傳以才氣自負欲逐冠巾嘗入城見僧官導從甚盛嘆曰僧中亦自富貴遂不果洪武三年秦晉燕周等十王之國召選高僧國一人從衍與選從燕王居北平慶壽寺後燕王舉兵大抵多衍之謀三十五年燕王入南京詔復衍姓賜名廣孝拜太子少師初邑王賓有高行永樂二年廣孝以朝命服飢蘇松暇日往謁賓賓不肯見後廣孝再過乃屏去騎從以指扣門賓問為誰曰道衍賓曰吾析薪竹廣孝立俟門外久

之門啓遂相與再拜坐定賓語不他及但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漸而退予誠姚廣孝孫廷用好著故衣一日以里役見太守楊賈跪而拜見詰之答曰先祖遺衣問何官曰少師姚廣孝貢大怒醜惡之同知者避曰公言信直奈太宗皇帝何貢默然

無錫王達善洪武間爲大同訓導嘗過北平以書私謁太宗太宗優禮之建文末助教國子太宗即位達善爲草詔得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達善雖居禁近上心終薄之一日嘗問十難字達善識其八上曰吾還有難字問汝哩達善聞之懼服銀屑死今無錫人多能言之或云草詔者括蒼景彰也彰亦爲翰林學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太宗一日問文靖公汝有弟今安在才何如文靖叩首嘗弟進見充軍五開衛其學與臣相似上即命取回試天馬歌并經義二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二汝嘉還入翰林爲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仁宗在東宮時王文靖公爲贊善極蒙眷待仁宗嘗一日問解學士縉曰王汝玉吾甚敬之而父皇不喜其人何也解公對曰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但汝玉無福耳仁宗賞其善對

朝廷庫藏內一銅人不知其何年然亦壞其半人莫能修永樂間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宗命修之毫髮不差泯然無痕迹又南京渾天儀亦此人所修渾天儀與璇璣玉衡并周牌三器皆承以四龍景泰中周牌一龍忽飛入後湖今在司寇十一龍皆領之司天官所用唯渾天儀周牌不用也

太宗入京之日止於宮門尙書茹瑤至呼之曰瑤吾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瑤叩頭曰陛下應天順人太宗悅進封忠誠伯

永樂三年戶部尙書夏原吉治水蘇松嘗延儒碩講求水利時松有集宗行者與焉宗行爲人性頗剛直以原吉治水日久水底成積潛具奏以聞有旨令原吉覆奏原吉初不知及得旨大驚即日引咎朝廷方倚重原吉竟不加罪後宗行上謁原吉下階迎謂之曰原吉治水無功誠有如此先生之所云者受益多矣待之益厚未幾即論薦於朝於是宗行得錢塘知縣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諸人日惟飲錢塘之水後卒於官民爲立祠祀之

錢塘方公資在學宮時嘗跨驢入隘巷至一皮工家驢繫門外適蔡都司節過驢欲蹄肆辛鞭之驢愈驚躍公出大罵蔡怒命鞭公公一時忍辱歸即刻志好學不三年登進士第歷官至大司馬後蔡至京以負罪罪次且數四不得已見公公厚待之且曰君勿以前事介懷吾非易克至此蔡大喜過望人報公長者

呂尙書在禮部時文皇帝數自將征沙漠吏部尙書尙書義戶部尙書尙書皆切諫上不聽一日問原吉曰今糧儲足支幾年原吉意上又將出師因詭對曰才支半年耳上疑其誣命中官及御史案之則十年尙有餘也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居皆憤時兵部尙書提調濬濟宮日有中使至

宮賜香數語賓以上怒賓惶懼自疑死朝房中有司以聞上命到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以沒策領戶兵二部事時變起倉卒諸大臣相繼罪死上震怒不已中外洶洶咸不自保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艱本無與朕坦懷相期卿得無疑但當爲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勅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尙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版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誤又嘗從北狩上駐蹕時有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之震亦與焉後上一日語及碑事因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其文尙尙記憶不須遣使也遂請筆札上前疏之上不信使人至其地拓文以回校之無一字脫誤其強記如此

崑山張翥字大章建文末年以戌卒守金川門城破爲之一備後宣德中周文襄兩薦爲崑山太倉教官謝曰某任亦無害但恐負吾往日一備耳竟隱居終身門人私諺曰安節先生

杜用嘉與朱存理朱凱交每訪二子必先過存理下輿謂曰吾交凱在先當先謁凱而後至君家及至凱所留之飯不可曰君貧當飯於存理氏

永樂初朝廷徵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劉鴻姑蘇張用彬同詣闕廷劉彈楚歌爲言官所劾張但和弦不能彈徐彈文王一曲上大嘉除錦衣千戶今南京及浙中琴皆其所授惟姑蘇則尙劉氏楊凌父鴻弟也

長洲夏建中洪武間行貨下鄉泊舟夜方半鄉人其來欲肆劫掠建中素勇悍善爲搏以木擊羣盜有墜水者已而盜大聚建中知不可免乘手中木潛遁行約三四里見田家有燭光踰垣而入告以故盜追之不能得建中以過用力且受驚歸家得疾臥牀席不能展轉九年卒醫藥之莫効時建中母尙在開浦江趙良仁以德神於醫久寓其鄉然莫可踪跡適有老嫗言沙湖田舍有趙提舉者匿其中日手一編不置得非其人乎母聞之大喜夏氏里人有願享之者與趙公交母買舟懇願往時冬月趙方曝背簷下見願來大驚願以建中病告欲屈其一視趙曰吾不出久矣願懇之再遂與偕來時羣醫咸集趙視建中顏色曰吾觀子之聰明驗於衆醫病可起無疑也然必服一年藥則可後果如其言趙以建中可托盡以其術授之建中既精於醫尤潛心經術永樂初以薦爲訓導陳太保有戒俞司寇仕朝李侍郎貴仰大理瞻皆其弟子後建中以考績至京適外國人進貢得疾官醫不能療太宗命在京官員軍民有善醫者許奏以聞御醫盛啓東與建中同郡素知其精醫遂舉以應命建中藥之亦無效而死太宗怒建中與羣醫皆下獄釐年大臣爲之奏解上曰吾亦不忘之矣死生有命非諸醫之罪也遂宥之建中出獄已有疾不久竟客死京師

張尊師俗稱張皮雀名景忠後更名道修別號峯峯長洲人也父遵江西奉議攜尊師以隨時尊師年才十餘頗然有塵外之志嘗潛出總宿不返母夫人使人覓之見一民家延道流誦經尊師從旁竊聽若有得者夫人異焉年十六還吳時求道之志愈堅遂不肯娶入元妙觀禮胡元谷俗稱胡風子爲師胡

蓋得醫溪莫月鼎之傳。然秘其術。不輕授人。尊師事之甚謹。一日。天將雨。胡呼謂曰。汝亟其乘屋。如其言。啓瓦。見有書一帙。取視之。乃月鼎五雷諸法也。大喜而下。胡復謂曰。捉得麼。云已得之矣。由是尊師之名藉藉。聞吳楚間。宣德八年夏。長洲不雨。苗將稿死。江陰大家周氏懇請尊師。尊師往而頗有息意。尊師登壇。怒甚。命雷神擊碎大樹。凡二周氏之廬。悉為雷火所焚。粟無粒存。已而黑雲蔽天。有龍凡四。雨下如注。觀者莫不股慄。十年乙卯。崑山不雨。縣尹某延尊師致禱。尊師約三日雨。雨果如期而至。田疇沾足。尹酬以金帛。尊師慶之。去尹為塑其像。以遺焉。尊師風神高朗。梳兩鬚髻。著青布袍。每天日晴。美行市井間。人招之不至。或不招自來。惟聞人之患。則猶己之患。朱明寺橋有戴翁。以鬻雞為業。子忽避疾。語不省人事。延尊師治之。尊師入其門。求棒就牀。次連擊十下。子病遂瘳。槐市里馬氏婦。一日自外來。為祟所憑。狂叫欲走。見尊師來。即俯伏於地。避而如故。懸橋巷丁某女病傷寒。諸藥莫效。請尊師至。索酒痛飲。杯行無算。瀕行告之曰。勿藥。至五更愈矣。既而果然。蓋尊師之術之神如此。尊師年六十一。以正統庚申四月無疾而沒。後一月。人有見於吳江之長橋者。或疑為屍解云。

城南梁與甫者。身幹短而臂力絕人。永樂間。嘗往南京。偶止某門。見守門軍士掠人物。心甚不平。因以好言論之。軍怒。撲與甫。與甫連踏數軍。軍以達于指揮。遂與甫至。置高者十人。堂上堂下列。勇士百人。與甫見指揮長揖不拜。言辭慷慨。指揮頗異之。曰。聞汝之技。願一觀之。與甫即結束下堂。拳所至。衆皆避。莫敢措手。以是徑出其門。郡城有衆惡少日聚賭。必勝人乃已。與甫聞之。攜一筇斗。置錢數千。以往。惡少方博樓上。與甫至。與博。倖敗。後乃大勝。曰。吾欲歸不博矣。惡少將誚侮之。與甫以樓中不可用手。遂取錢質斗中。幾滿。以其肘挑斗。斥下樓。若空斗。然惡少大駭。不敢肆侮。詢之人。知其為與甫也。他日至北京。有一勇士與陳蠻子者。素號多力。兩人方博。與甫旁觀。稱笑之。僕已。勇士取與甫于手中。曰。汝欲東邪。西邪。與甫曰。第隨所之言。已。與甫立于地。而勇士跌矣。陳蠻子怒。徑前扼其胸。于懸牆為之。勳與甫躍起。陳不覺仆地。良久而起。與勇士皆再拜。願為師弟子。與甫挾其能。遊四方。竟無敵手。廣西僧有號勒苦薩者。以拳手高天下。游食至吳。時與甫已老。約與北寺相見。與甫往。僧已先在。北寺殿前有施食臺。其高幾丈。闊倍之。二人登臺相撲。觀者如堵。與甫一拳中僧右目。睛突出。於面。僧以手去之。分必死。奮力相角。擊與甫。墮臺。被與甫以足跟傷其胸。與甫歸。內傷二日死。僧亦三日死。

戴俊者。蘇州將家子。少師事梁與甫。嘗與一陝西人同往四川。經一山。巷中有老僧。善撲。揭字於門。二人入。僧有兩童子守門。亦善撲。遂與對手。童子不能勝。乃驚入報。老僧者坐牀。上曰。汝二人能勝吾童子。亦高乎。因命其一。人前老僧坐恆不動。惟略舉手。而其人已擲於地。及俊至。僧仍擲之。俊立不仆。僧異之。曰。汝可教也。因留止。盡以其術授之。蓋僧居山中。見老猿。二相角為戲。其技甚神。非世人可及。後一猿中箭死。僧聞。因得其妙。俊既得。傳思天下。惟僧為愈。已。乘其不意。殺之。出山。由是俊之技益神矣。南京人有尤十六者。力舉千斤。素無賴。出行常要人。索飲有不識者。即以手

起廊柱。置人衣。其下人許酒。乃脫。俊聞入南京。知之一日。同集教坊觀雜劇。俊故踈尤一足。尤大怒。將拳之。俊佯怯。出尤膝下。而尤仆地。被俊數十跟子。乃呼謂曰。尤十六。汝不識戴二官人耶。尤拜謝。乃免。觀者千人稱快。尤後肆不逞。時仁廟監國。命官軍捕之。弗克。俊復擒以獻。決脊四十。嘔血死。太宗在北平。聞之甚惜。

蘇廷潤。城西人。小字阿康。身長七尺。有勇力。然家甚貧。嘗賣餅肆中。以養母。景泰間。寧陽侯以朝命征鄧茂七軍。經吳門。人皆畏避。廷潤獨無所懼。賣餅自若。餅悉為過軍所奪。廷潤怒。曰。若輩討賊。而乃奪吾餅耶。一時撲倒數十軍。即以白於寧陽。寧陽乃下令軍士有奪人財物者。斬。三軍皆吐舌。城西有大盜十八人。橫行。官不能捕。廷潤夜度其過江村橋。執流錘伏橋下。使其弟廷澤持虎尾鐵鞭候之。夜半。盜將劫人。果經是橋。廷潤於上作咳嗽聲。廷潤出與弟共前擒賊。獻於官。蓋廷澤亦多力云。

毛某者。衢州人。精於醫。一日騎驢行深山中。童子負藥籠以隨。至絕壁下。林木陰翳。有猴千餘。以藤繞其身。并取其藥籠。以上童子得脫。驅驢歸。皆以毛為必死矣。毛升石壁。高可千尺。上有平地數畝。架薪為屋。中臥一老猿。若有病者。引毛手按臂上。毛脈之。投以小柴胡湯。猴病愈。毛留四日。懇辭求歸。老猴於林下出一小盤。非木非石。四周皆竅。置毛籠中。意似翻毛。復籠之下。毛還家。言其故人皆驚嘆。然莫辨盤為何物。未幾。太監鄭和以朝命將采寶西洋。毛以醫士當從行。因獻鄭此器。欲祈其免。鄭喜。曰。此定珠盤也。汝為從得之。賞鈔三百錠。仍免其行。鄭往西洋。嘗夜以此盤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盤中。鄭急收盤得珠。不可勝數。其中有徑寸者。鄭獲回。召毛見。復贈珠三升。其家因以致富。鄉人呼胡孫毛云。

寧波去海二千里。有分界山。與日本國相連。其山周二三百里。上多桃李竹橘之類。舊有居民。國初盡遷之中國。寧波人皆往來其山。采野菜。多見野人。及毛女。其毛女與婦人無異。貌最美。唯兩耳類犬。不能言。以藤穿樹葉蔽其體。同行入。嘗有病者。舟中恐其傳染。架屋置此山中。後月餘。復經此山。而人已無恙。乃附舟歸。言初臥山中時。見毛女持兩山鵝來。坐其傍。唯飲鵝血。其人取肉烹食之。由是毛女日日取果來食之。數日。遂與之合。如夫婦。人病遂瘳。後此人登舟。毛女浮水追及。舟人以篋沉之。嘉興金晟。永樂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部。金鞠之。其渠魁年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金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因問其所以致壽之故。蓋少時居荆山。有人以草炙其臍。云令而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元曹雲。有僕夏汲清。能畫。同時有黃大痴。僕韓老善畫。設色有法。太倉陸參政文暉。為余言。洪武初。其鄉人周元素。妙於畫。有蒼頭阿留。賦性無比。然能為元素傳色。元素取其長。用之終身。近沈石田家。童朱太平。亦善山水。王光范先生之僕。有袁端者。事先生日久。亦精於外科。先生沒。無子。端德之不忘。刻木為像。以事焉。亦義僕也。

温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明則誠墓。上有穹碑。宣德間。黃少保准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奇。孫出語黃曰。公墓去碑何太薄耶。黃曰。足矣。乃曰。吾恐後人復來。公碑耳。黃慚無以對。酒色財氣。人鮮能除去。此四字者。郭定襄登自言平生不惑。酒色與財。惟氣則不能忍。錢尚書薄平生極耐氣。然酒色與財皆着力。此正相反。余曰。郭公為不忍氣。故酒色財皆無所好。錢公犯此三字。故不得不耐氣耳。

鄭先生俞貞木嘗作厚薄銘。言近而意切。深中今時之病。銘曰。厚於淫祀。薄於祖宗。厚於妻子。薄於父母。厚於坐。薄於醫藥。厚於嫁女。薄於教子。厚於異端。薄於賢士。厚於誇誕。薄於信實。厚於屋室。薄於殯葬。厚於權內。薄於畏法。厚於貨財。薄於仁義。厚於責人。薄於責己。厚於祈禱。薄於修德。公為石欄先生之孫。初名頤。字叔元。復更名貞木。字有立。洪武間。嘗知樂昌。都昌二縣事。

應天府鄉試。每科取中式舉人百三十五名。其三十五名取自太學。乃洪武舊制。四明陳祭酒敬宗在南京時。每值大比揭曉時。隨門出入院。親視填榜。必取三十五名。而後返。若今日則不能然矣。

工部侍郎羅汝敬。吉水人也。宣德中。以事過蘇州。適大理卿熊傑巡撫江南。盛作威福。大家巨族稍被誣者。隨至籍沒。冤讎之聲不可聞。汝敬與傑有鄉里之好。曾會問。因以陰險之說論之。傑不能從。為之益其汝敬至京。謁見陳奉使事畢。以樂事具奏。宣宗覽之惻然。即日召傑回。以工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東南之民稍得安矣。

南昌況公鐘。字伯律。宣德庚戌。以禮部郎中奉璽書出守吳郡。國朝自洪武以來。郡守之賜璽書。蓋自公始。公為人剛介。有為。既下車。即以興利除害為己任。修政條。明禁令。一以蠶書從事。首等民之冤。為軍而復其後者。千七百餘家。民有聚黨誣害善類。公治尤者數人。餘皆赦。先是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奉使江南。看詳吳郡糧賦。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田糧之重。無出吳者。遂奏請於朝。得減糧七十二萬一千餘石。戶部尋沮之。欲征前數。公即上章。其辭有失信於民之語。宜廟嘉而納之。公又奏。獨沒湖田之糧。十四萬九千五百石。壬子秋。積雨傷稼。朝廷賜免長洲等縣糧二十九萬五千餘石。亦以公之奏也。是年冬。公入覲。宣廟遣中官召郡守七人。宴光祿寺。并賜以詩。公贊為之首。癸丑三月。公至郡時。麥不收。公奏免夏稅十四萬石。秋。蝗生。嘉定。公禱於天。風雨大作。蝗遂死焉。初。公考績吏部。吏部將大用之。會郡民二萬詣闕。留公時。英廟在位。嘉公成積。錫之。命進階中議大夫。食二品祿。俾復其任。公敷歷中外。侃侃自持。事苟有益於國家。利於民者。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其治郡時。有羣鶴來翔。老婦夢訴之。異其去郡也。民為歌曰。況青天。朝命宣。宜早還。又歌曰。況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公在郡十一年。封章幾三百餘上。年五十九。卒於郡。治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之祠。

錢塘張宗吉著剪燈新話。多載鬼怪淫褻之事。同時廬陵李昌期復著剪燈餘話。續之二書。今盛市井子弟。皆聞張與周先生鼎。云新話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鄭公之後。家杭州吳山上。楊廉夫在杭。皆至其家。富生以他事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戲作此。將以遺主人也。宗吉少時。為富氏養婿。嘗侍廉

夫。得其稿。後遂掩為己作。唯秋香亭記一篇。乃其自筆。今觀新話之文。不類廉夫。周先生之言。豈別有本耶。昌期名植。登永樂甲申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致仕。卒。其為人清謹。所著詩有連雙。漫稿。景泰間。韓都憲雅巡撫江西。以廬陵鄉賢祀學宮。昌期獨以作餘話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歟。

楊文貞公好獎拔士類。洪熙初年。仁廟嘗幸文淵閣。問公曰。當今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鄉陳先生繼對。仁廟即便使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繼入謝。仁廟謂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公蓋未嘗識繼也。又劉祭酒宗器在翰林時。公嘗問云。東南文士。陳嗣初外為誰。劉曰。有張首繼。孟者頗善文。公曰。其文如何。對曰。粗枝大葉。公驚嘆曰。粗枝大葉。此文章之所難。然張已老。公不及薦也。

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豬肉。宣宗一日宴武英。宣俊甚急。俊至。以所食豬肉賜之。俊即奉之。幾入口。上笑曰。汝回回人。亦食此耶。俊叩首曰。陛下欲臣死。臣即死。況食肉耶。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吾戲之耳。不可破汝戒也。俊復叩首謝。

蔣用文。淮南人。僅而精於醫。初以戴元禮薦入太醫院。為御醫。永樂中。陞院判。極蒙寵異。仁宗在青宮。尤眷待之。後公以老卒於京師。仁宗特加院使。賜諡恭毅。命中使護喪以歸。國朝太醫院官無賜諡者。有諡惟公一人而已。

人之貴賤。詩天。固云有命。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姑以余所知言之。沈先生啓南與盧知縣。鍾生年月日無不同者。盧乃官至七品。先生雖清高。竟不沾寸祿。朱孝子類與唐惟勤。廣亦同年月日時。唐為吉安縣。官年六十一而卒。而孝子年至七十。且四人皆產吳中。此則不可曉也。

吾鄉沈孟。永樂中以人材被徵。出使浙江。布政謝公以其讀書善吟。禮之頗厚。一日會。大其布政。局偶墜地。命吏拾之。其人但拱立。答云。不敢復命之。則云有皂隸。布政笑曰。是吾差矣。遂令隸卒拾之。略無怒色。觀此。猶可想見前輩風致。

吳郡志。納為御史時。出巡貴州。還例當言三司官得失。有潛以黃金遺送於道者。吳公略不啓封。但題詩其上云。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贓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于少保嘗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其還京日。一物不持。人傳其詩云。手帕磨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閑話短長。讀二詩。可見前輩之為吏。而貪污亦少矣。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手持三花。以其一遺之。驚寤而公遂產。其髮向白。臘月。乃反黑。數日。有老僧至門。曰。聞汝家生男。亦有異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見僧。微有笑容。家人怪問。僧曰。此吾師天池長老後身也。吾師示寂後。夢吾而告曰。今托生常州某家。爾當來視我。以一笑為記。今真是矣。聞者咸嘆其異。後李翰林質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禪之語。蓋紀實也。天池山在吳郡西四十里。

朝幾六十年，為尚書者三十一，年十知貢舉，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又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國朝六卿之壽考者，以余所知，若蕭山魏公，歲九十七，毗陵胡公，歲八十九，吾鄉楊公，歲八十五，鹽山黃公，歲八十四，四人惟魏公之齒最高，自校官歷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詔進階一品，人傳其九十歲時髮不落，燈下納書蠅頭細字，日應酬詩文，無有倦色，後朝廷聞之，遣行人賈勅存問，并賜羊酒，甫及門而公亦薨矣。

監察御史廬孫公鼎，正統間提督南畿學校，公為人外和內剛，教學者必以力行為先，終日端坐，未嘗歌，側人多化之，性至孝，嘗為松江府學教授，其父將往視之，公聞之，喜躍，西向再拜，既而父至，公趨見，即拜俯伏岸側，俟父登岸而起，後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具衣冠拜謝，別父母，告以某日某時當死，父母怪之，勿信，及期復拜別如初，遂端坐而逝，蓋公平日之學一本以誠，故能前知如此。

部公譚纂卷下

正統間，北京忠勇前衛百戶楊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一瘦尉欲犯之，不從，因誣岳氏與婿邱永通，欲謀殺夫與婦，鄰氏召術士沈榮，書符焚湯中，飲之，以致夫死，上其事于官，岳氏鄰氏并邱永沈榮皆被逮繫獄，刑部都察院覆審，皆如初擬，轉送大理寺，時左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鄰氏前後獄辭不同，屢駁之，都御史王文以督官大理，意頗弗憚，許事張祝，援宣德年間事例，獄有疑不決者，取旨定奪，瑄等具奏以聞，有旨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員，體訪得實來說，御史潘洪據岳氏四隣及醫人供詞，係百戶楊安病經半年死，其召術士沈榮，因家不舉，身日操練，令妻岳氏借隣婦鄰氏請至，並無謀害等情，復奏得旨，既見冤枉，都統了罷，原問官好生不用心，刑部奏係都察院四川道問，御史劉倬亦如刑部，遂奏連錦衣盧上悉皆有之，錦衣衛指揮馬順自斬，召旗校等鞭之，校尉衛潘御史遂許御史潘洪奏事，許不以實，洪發充太同威遠衛軍，岳氏獄事，着多官午門外問，岳氏等四人，不勝拷訊，即皆誣服，次日，薛瑄張祝與右少卿顧惟敬，賀祖嗣，寺副費敬，周觀，等皆被拷問，王文命鞭瑄乃奏術士沈榮原係蘇州府常熟縣人，而顧惟敬寺丞仰瞻，周觀張祝等皆蘇州人，頗有情弊，上命錦衣衛隔別打開，時仰瞻捕蝗淮上，周寺副被馬順辱辱，不得已辭，遂連瞻，瞻提擗面，亦自誣服，刑部定罪，岳氏邱永凌遲處死，鄰氏沈榮絞罪，薛瑄秋後處決，仰瞻軍與潘洪同衛，顧惟敬以下咸降官三級，未幾，薛

瑄以獄獄官奏稱其冤，發原籍為民，景泰初，復起為南京大理丞，轉北京少卿，英宗復位，進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王文之誅瑄傳旨也，瑄入閣四月，即懇致仕。

景泰間，廣事伯劉安守大同，郭登為參將，時英宗在北廷，一日敵騎擁之至大同城下，安與登計，登曰：敵人之來，情未可測，不若拒之，安不從，乃鎗城而下，謁見英宗，言也先別無志，但欲多得財貨耳，安返檢庫藏及民間得金帛鉅萬，明日下城，悉以勞也，先復密奏英宗，欲開轅門誘敵騎入，因而奪駕，英宗曰：敵人狡狴不可當，此計一泄，禍必及我矣，計遂疑也，先得金帛，復擁駕去，安即日具奏，朝廷似有怒意，取安回南京，而以登代之，後英宗復辟，登禍幾至不測，時徐有貞當國，與登有文字之好，為力爭上前，獲免，然登亦自是解兵權矣，安遂召還北京，上一日罷朝，御文華殿，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樹勞再三，凡昔所費悉倍賜之，而安之寵遇日隆矣，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賊敗事連登，遂充肅州軍，上崩，登乃復舊爵。

天順初，英宗以徐有貞復辟功，進爵武功伯，獨任機密，極蒙眷愛，有貞為人頗隘，為石亨等所忌，會監察御史楊瑄巡撫河南，回奏宦官曹吉祥與亨強占民田等事，上欲窮治，有貞固爭之，已而御史張鵬復奏亨亨疑有貞之為，乃陰結吉祥，密言于上，御史奏事不實，皆有貞使之，上命錦衣衛鞠問誰所使，令瑄等對引都御史耿九疇，鞠問官承上旨，兩御史不勝拷訊，辭遂連有貞，有貞與九疇皆降官，而有貞為廣西參政，瑄等皆發充軍，然亨必欲害有貞，乃潛使人進匿名本上覽之，大怒，命追有貞，至京下錦衣獄，幾有不測之命，適承天門災，遂安置金齒為民，及曹石事敗，上感悟，一日問呂原等，徐有貞安在，原言現為民金齒，不勝因梓，望陛下哀憐，令本州為民，上由是特召有貞，使還田里，後上欲復用之，兩為李賢所沮，最後閣下缺人，出自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用勅未下，而上崩矣，有貞家居四年，純皇帝即位，詔復其章服，開居八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六。

馮胤績為錦衣指揮，時徐武功李文達當國，權寵赫然，胤績圖大用，乃繪二公像懸之書室，晨夕執禮甚恭，或以言于徐公，公怪之，且曰：胤績乃狂生，木用必值事，未幾，李公薦為參將，守邊一日，敵騎有牧馬城下者，胤績輕勒兵赴之，已而敵騎大至，胤績兵寡，仍無援者，腦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正統丁卯，劉草應先生貢舟上京，途次晚泊，其子宗序登岸散步，見人家畜一牛而五足，其一足生于額，蹄反向上，宗序言于先生，先生勿信，往視之，果然，先生曰：牛土樹，而蹄則尤賤者，今反居上，得非有小人之變乎？後二年，王振致北狩之禍。

俞司寇父仲良，素寬厚長者，嘗一日自外歸，見有偷兒方竊其家室前錫燈檠，仲良迴避，俟其袖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已與錫工新之也，後竟復買，終不令家人知之，又嘗一日宴客，客有貧者，欲舉袖其銀杯，其妻屏後見之，呼仲良入，告以故，令檢之，仲良笑曰：酒器夜來吾已廢，其一汝何視之誤耶。

公爲貴人既退人謂之曰子善相猶不識命尙書耶其人非信翼日往熟視公見其領大聲曰貴在是矣人皆笑其妄公獨以爲然蓋公初生一月領患瘡脫去領骨母夫人甚憂之一夕夢神人謂曰兒後大貴吾爲易其領骨耳此與周益公易鬻鬻腸骨事甚類也

陸參政孟昭爲人豁達大度嘗有同門友某人者家貧無依行乞于市公致仕歸一日送客出門適其人立門側求乞守門者叱之公曰勿叱也引入中庭命與之食公熟視良久入語夫人曰吾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豈即其人耶遂令人問之丐者具道姓名乃真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乎相見晚矣即延之坐與其夜飯飯畢具浴命家人取衣一襲與之易服留止十餘日其人感謝辭去公親送之至一小室請其入曰吾已爲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靡一不備又遺米十石白銀十兩曰聊爲生植之資毋浪費也其人感刺入骨

參政吳公惠正統間爲行人與舒給事使占城中遙見青山一抹時風浪大作頃之忽至其下蓋琅琊山也其山稜利如劍鋒下白骨無數鬼神出沒煙霧中舒給事分必死備哭公顏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風息得過公有詩云巨浪摧山掀別島黑波涵月撼危樞則其險可知矣

陳都憲有戒命司寇仕朝同爲郡學生而居亦相避嘗借往學中時天尙未明學前有小民早起聞隸卒前呵之聲以爲貴人節至啓門視之寂無所見惟見二公談笑而來其人心頗異之後二公皆仕至極品豈權福之人雖鬼神亦預知畏而爲之避耶

城西陳生以煎銀爲業嘗有商人就生家煎銀生以假銀易之商年少勿之悟也既而持歸其父知之怒其商人無以自明即經死未幾其母以子故悲憤而死父曰妻子既亡吾何獨生于是亦就經焉後陳生在家忽白日震雷一聲出陳于戶首與四體皆已斫去其家悉被雷火所焚延及百餘家

郡人李茂少失怙恃叔伯順撫之成人茂篤于孝敬一日伯順病將死藥不能療茂操刀入室剖心肉如小指大用香灰封其瘡乃以心肉和豬首煮之進于伯順伯順食之甘美疾遂愈茂亦無恙

潞州劉侍郎清少爲州學生書過日成誦嗜酒賦詩尤好滑稽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晚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肉的你精吾肥爭饒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入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善鬥心焦燥夫子喑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

俄孳既而醉臥忘之明日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生責之獨奇劉公不責也後劉公官京師三品與大臣上疏言事左邊四川參政乃作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臺閣諸公盡左邊獨有風流老參政滿船

蕭鼓下西川其風致可想也

三山游擊李文固嘗仕寧王府教授王雅重之然性剛介少容寬坐事落職流寓荊州日惟賣文爲生求之者甚衆每有所作輒援筆立就未嘗起草自巡撫大臣以下皆禮貌之武昌府檢校尹君文與之交爲予言固年百十餘歲頭不童齒不豁步履輕健如飛壯者或不逮云

四明儒士胡宏任之精卜筮之術尤善測字嘗一日途行有二舉子將赴鄉試以識胡拉而問之胡曰二君一有阻一中選皆以爲不然後一人果以父喪不得入試一人果以是年領薦或問之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戚次人問時偶人立其旁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知其必中

真六者京師人善說評話而家甚貧其隣某翁嘗往來河南嘗告以貧故欲與偕往翁諾之一夕與真出西化門外以一驢共乘戒之勿言耳昨惟聞風聲久之聞鶴號翁呼其下驢則河南某府也真以河南去京師若干里非一夕可達心大駭然以翁戒終不敢言居半月爲人說評話獲布五十疋大喜

過望翁乃買驢自乘命真乘驢尾之復一夕而歸真以翁多術心生嚮慕抵家與翁衣曰翁必教我否則吾將聞之官翁曰此縮地法也汝不可學不得已以下筮授之真大精其術後有哲人馬六者亦京師人師事真六人問其術者日滿戶外言無不驗天順間有強盜數人校尉捕之不能得乃問于馬馬曰汝急往山東某地酒肆中同飲者即羣盜也校尉馳往如其言獲盜盡縛之盜驚問曰吾輩實盜然已改行將爲商何知之神若是願言之死無悔也校尉曰吾實不知卜者馬六教我耳羣盜大街之中

一人命其家於夜半持刀行刺馬六林上聞叩門聲亟呼家人曰有人來殺吾言未畢其人破門而入刺殺之

王驢兒濟寧人少營健目爲人推磨每午買燒酒二樽留其一以爲夜酒一夕壹忽醉心疑酒家欺已質之不服中夜扃閉伺焉聞壺有聲起撫壺無有矣遂徧室摸得一狐沈醉以破帽籠其首察之五鼓狐醒呼王求釋王不可乃曰汝與吾有緣合以推命相授亟釋我不汝欺也釋之遂成一與王談命數月窮其妙由是以其術名天下人叩之者日滿戶外某泰中吾鄉徐武功有貞以都御史治水張秋時

王尚書亦以都御史督淮上漕運二公一日微服過王生令其推命王生聞二公聲知非常人遂起延入內坐各問生年月日曰貴人也徐公給之曰吾兩人爲商何貴之有曰公等皆顯官繫金帶切弗隱也徐公大驚復給曰吾揚州太守王公曰吾湖廣參議曰非也其都憲乎皆不應曰二公官至尚書但徐公之爵較王公尤高惜乎不久王公能急流勇退耳後王公入兵部不三年即乞致仕徐公天順

初亦陞尚書至武功伯未逾年能皆如王生之言

王昌大者義興山中也身長七尺臂力絕人家故農以服田爲業自負其力不畜牛每車作方與則解衣往田間躬背犁以耕或近田墜墜爲之動遇休耕力無所用時時作戲狀必連拔數樹而後已他日行之野見有持鎗逐虎者昌呼謂曰槍斃乎取屈之應手而斷笑曰槍如是乎虎烏能斃哉拔道旁竹刻其末未及竟而虎至虎張頤將向昌昌即以竹貫其喉更持虎兩足投林薄中則已假矣義

與山有巨蛇。長數丈。素為人害。昌一日出樵。見草間蟻營然。心疑其蛇。披草視之。果巨蛇也。即提其尾。向空擲之。蛇隨地而死。又嘗轉運于京道。值水旱。閉昌之多力也。然以其田夫。共肆詬侮。昌怒。舉所載舟。極木拉之。仆水者幾百人。乘駭曰。彼農固若是耶。及抵京。同漕者咸以驢駝米輸之。昌獨糞米。懸長木。負之以行。糞多至二十餘步。無窮。雖有有力者。亦皆以爲莫及也。

無錫教諭金廷輝。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爲江西考官。夜閱卷。倦甚。忽坐睡。夢有蚩角書生。掛于前曰。人非變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萬拔。金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疑似之間。明夜復夢書生來謁。其言如初。金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拆之。乃狀元子充。時子充年十六歲。正在卯角。語其夢。蓋不知也。

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延僧誦經。殿幡於門。時暑天。人有負牛皮過之。濕甚。置牛皮幡下。入野店。沽白酒飲。忽陰雲四合。一霹靂擊碎幡竿。牛皮飛去。不知所向。農家草屋上。但見竹釘萬計。皆長二三寸。滑潤可愛不可曉也。

北京安化門有古窰。成化間。一貧人偶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晝。有二人攜手過。言明日當會順承門外。呂先生亦來會。貧人竊聽之。疑其仙也。明旦亟往其處。見一人執扇。有出處之態。即曳其裾。再拜曰。子呂洞賓也。願有以教我。我人大驚。且行且卻。迺避至天池壩前。汝執吾扇。吾欲溺。指袖中蟲謂曰。汝食之。貧人方覺。類不肯。人與穢物。忽皆不見。惟手中扇存焉。

侍郎孔韶文。向爲廣西按察司。回。驪舟江濱。登岸。其鄰舟有占城人。將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置圈中。毛色炳然。有一人能馴虎。開圈門。以拳直入虎口。虎捧之。拳出。略無所傷。後復戲其足。作退縮狀。虎人言。虎甚惜蹄爪。故也。又呼其名。而問。飢否。語言莫辨。虎爲長吼。若求食然。公大驚而退。又言。宰南康之都昌時。其地多虎。縣有隸卒。身長七尺。素稱多力。嘗晚回。遇虎於道。其人倉惶上樹。樹不甚高大。虎怒。嚙之。幾倒。人知不可。遇虎飲泉。即躍下。與虎抱持。良久而絕。無人來。乃言於虎曰。吾與汝氣力已盡。若不見害。可長叫三聲。吾即釋汝。否則俱死。此樹下耳。言畢。虎果悲號者三。其人隨手縱之。低首掉尾而去。

陸儀吉言。乃父景福。知寧波府日。天久不雨。聞郡之金井山。有金線者。能致雲雨。遂往禱焉。山去城約五十里。金線在山之第四潭。景福焚香致敬。置一小瓷甕側。見有物蜿蜒而入。即攜之以歸。置城隍廟中。果大雨沾足。景福喜甚。欲親送其還。而憚於遠。乃命儀吉與郡學袁先生者偕行。二人舟中。船既醉。袁先生者善諧謔。金線屢爲其所侮。儀吉亦乘醉啓。取出金線視之。其身細如燈心。而黃色。然已殞矣。儀吉笑曰。龍果若是乎。幾欲以手斷之。竟懼其龍而止。及抵山。開甕。中有聲。視之。則已能動。不復殞矣。遂攜之上山。將至潭。見黑雲四起。潭中之魚皆跳躍。似有迎意。金線出。漸大如臂。已而雷雨交作。天昏黑。咫尺莫辨。皆相顧大驚。旬旬而下。登舟。雷雨益甚。舟幾覆。二人問知所措。皆再拜謝罪。舟始克濟。

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朝廷聞其老。嘗召見之。賜寶纒以歸。成化丙午。余友禮部楊君循吉。以使事過其州。微服訪之。見士能衣白衫。衣坐木牀上。年可四五十人。楊君問其所以致壽。士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食肉。不畜妻妾。不識數。不爭氣。耳。又問其日食幾何。曰。食一餅及少菜而已。

北京劉老者。曾往湖廣岳州。其地往往有殺人者。謂之探生。遇每年開月。人五六成羣。以長竹竿挑小筐。筐竿上有鈎。用以鈎人。凡逢人。探隻不探雙。雖親識遇之。亦不能免。或婦人尤善。彼地人謂婦人和尙。利市十倍於男子也。有老人教劉。凡宿時。以足踐泥垢。履其家門限上。視之。須臾垢去者。其家必行此術。蓋鬼爲之掃除。急行勿宿。又其人探生時。或反被有力所縛。每人出銀五十兩。謂之買命錢。嘗有一僧野行。被探生者六人。悉以竿鈎其衣。僧知不免。伴謂衆曰。吾死固不可逃。但願衣新受人賜。不欲滅其德。脫下就死。何如。衆從之。僧素有力量。甫脫衣。即疾揮禪杖。擊倒六人。悉縛之。六人者求救。共出銀三百兩。僧遂釋之。持其銀去。

肇慶人言其鄉善捕虎者。嘗夜持藥箭。隱深山草莽中。聚山木燃之。有虎與熊偕來。熊身兼三虎。時天寒。見燃薪。皆附之。其人潛以箭中熊喉。熊以掌拔箭。對虎似有怒意。虎伏地。旋痛甚。即以所燃木擊虎。虎斃。熊亦繼之。其人并得二物以歸。

宿州民徐某者。嘗過其州一山。見鷓鴣跳草間。近之。已不能飛。疑爲蛇傷。取視之。有小蛇蟠草間。其臂不覺被咬。徐知有毒。即以所佩刀割去。肉如錢。急歸。以藥裹之。得無恙。無幾時。復往山中。見刺去肉大如升。心頗怪之。刺以物。感毒氣。回家即死。

金嶺山中多猿。人家畜牛。屢爲猿所害。每牧時。必衆守之。蓋猿見牛。即跨其背。以掌入牛穀道。盡取腸胃。以出。牛痛甚。猿坐自若。竟不肯下。牛雖有力。無如何也。

蕪州一僧寺。每年七月十三日。有僧坐化。觀者如堵。布施財物。不可勝數。適御史劉清按其地。聞之。亦往觀焉。僧死坐。命左右。撤之不動。細視之。其身釘於榻上。由是僧皆服罪。蓋寺中每養丐者肥美。遇是日。用計死之。以規利耳。

南漳張曉初。以授徒爲業。老而無子。嘗有舉子某家。將赴南雍。舟泊曉初河下。曉初延之登岸。會間。其人詢知曉初無子。乃以己女給爲女奴。賣於曉初爲妾。以供路費。曉初憐其貧。以白金五兩內焉。入夜。問其女。則云。實舉子所生。曉初驚曰。吾土人而取衣冠女爲妾。以供路費。吾不忍也。明早急遣還舉子。而不索其銀。舉子愧謝而去。臨年。曉初生子。廣東僉憲習是也。人以爲陰德所致。

相城有丐者。王姓。嘗操小舟往來。乞食。每得酒肉。遇佳者。別貯一竹筒中。歸以奉母。母飲食。必起爲歌舞。欲其心之悅而已。時陳先生繼主沈氏館。日擊其事。嘆曰。王某。真孝子也。

吾鄉沈徵士。希明。正統初。遇僧宏慈。濟者。陝西人。年九十餘。言在元居李思齊幕下。思齊死。乃削髮爲僧。書無不讀。嘗爲徵士講周禮。與易。能前知未來事。尤精於星命。是沙灘先生再傳。盡以其書授徵士。且曰。今之推命者。動稱子平。蓋祖宋末徐彥升。非徐子平也。子平名居易。五代人。與麻衣陳搏同隱華山。

蓋異人也。沙灘之法較子平為勝。徵士亦精其術。然秘其書。不肯輕與人推。兵部侍郎李公賈。居吳城之東。公自為郡學。至歸老於家。每出必於城外上馬。遂回。望城門即步。未得一日易也。大理寺丞仰公瞻。少亦為郡學生。時夏建中先生為訓導。後公每經其門。必為下馬。人識之。且暮皆然。觀此二事。亦可見前輩謙德。

四月十五日。相傳為呂純陽誕日。吳中福濟觀。每年遇是日。設大會。游人往來。簫鼓不絕。觀主老道士為余言。是日必晴。雖陰霾亦必開霽。余十數年來驗之果然。陸放翁筆記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遊。頭宴於杜子美草堂。余客蜀數年。屢赴此席。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放翁是說。正與此類。相似。皆非偶然者。不可曉也。

望信橋織工趙某產子。三足二陰。一足在左腹下。其一陰生於左股左脇上。復有塊如杯。一晝夜不死。人來觀者。遂壓殺之。

李都御史實四川合江人。其鄉有土地祠。李微時。經祠前。見塑像起立。心竊怪之。歸以語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夢祠旁人云。李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李後復過其祠。戲書像背云。此人無禮。合送鄴都。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才今將送我鄴都。煩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往告。母怒。李遂淋之後果至大顯。

郡人沈氏兄弟二人。其兄嘗一日倚屋柱。有所思。忽雷碎其柱。半身為雷火所焚。視之甚黑。但聞空中若有人云。誤矣。視其則已如故。身亦絕無痛楚。其弟讀書樓上。一日震雷碎其柱。其歲書木匣以鐵線四角。盡鎔為汁。銅鎖與匣中數錢亦鎔。而匣與書俱無恙。不可曉也。

石湖農氏有管某者。其妻通於人。謀所以殺之。未果。一日與其母。給他事。載管於河。醉之酒。推墮水中。時水淺。管救於漁人。獲免。抵家。勿悟妻之謀也。妻見夫歸。大驚。天晚。遂誘其浴。復攜沸湯。欲因而灌之。湯未前。忽聞雷一聲。其妻已斃死矣。

閩門人陸某。嘗夜夢。卓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乞命。明且。忽有人持四幣來饋。陸笑曰。昨宵之夢。其殆汝耶。然吾必欲食汝。不能釋也。竟烹食之。不二日。疽發於背。諸藥莫療而死。

成化末。內官阿丑。年少機敏。善作教坊雜劇。憲宗每令獻技。以為戲。時江直勢方赫。林林。其欲傾之。裝一醉人。仆臥于地。或呵之曰。某官至。醉人不醒。又曰。皇帝駕至。臥亦如故。後云。江直至矣。醉人倉惶驚起。或問之曰。汝不畏。而畏江直何也。曰。當今之世。吾知有江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頗真。保國公朱永治居第。私役軍士頗衆。丑一日裝兩人于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之曰。何為誤。八千為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保國公家造房。上疑之。勿信。密令人視之。果然。保國懼。即日撤工。三原王公為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有市井無賴乘其醉而罵公于道。公見之。略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若王可謂有輔相之量者矣。

吾有一對。君能對之。吾當代君飲。先生曰。然。起東云。思作解元。禮合賀其榮也。其榮。先生應聲曰。策為進士。職當陳嘉謨焉。合座無不擊節。

右都御史王越。嘗出入太監汪直門下。又嘗從汪出征北邊。官驟陞至威寧伯。一日忽作詩曰。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汪敗。越以附汪故。削爵為安陸州民。亦詩譏越。借起宗為子言。紹興某寺有老僧。年七十餘。云五十年前。曾手錄此詩。起宗近見其藁。始知非王所作。蓋好事者嫁之耳。

慈谿張御史。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成化間。知江西鉛山縣。縣有寡婦。止一子。為虎所食。訟于張。張與之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城隍神。大槩言。神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則毀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有人告曰。虎至矣。張驚起。佩箭升堂。急令啓門。忽二虎至。俯伏庭下。若有神人守之者。張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不傷人。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張素善射。拔所佩箭。三發三中。其首。虎猶不死。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其虎甫到官。凡淫祠悉為破毀。獨鄉落一祠。民祕之。獲存。後張以公事經其地。夜忽夢神告曰。願公恕我。無毀我祠。翼日詢于鄉民。急毀之。神忽降于隣縣之民某曰。吾被張知縣毀祠。張公陽官。且正人。吾不敢近。願借片地。暫棲吾身。張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從。吾五日內必禍及民。初不信。不三日。果煩懣吐逆。神仍降。皆羅拜許之。遂為立祠。張不知也。又有道士善隱形術。寓某觀中。淫人婦女。不可勝數。張一日擒至。重鞭之。殊無所苦。頃之。併其形不見。張給以他出。竟馳觀中。縛之。而歸。裸其身。用印于背。然後鞭之。隨聲稱冤。竟死杖下。

西番長耳僧。法奴居中國三十年。善漢人語。丁酉歲遊吳。止禮拜寺。為予言。其生編西里國。在天方國西。五年可達中國。去其國一年之程。有藏國把國者。地廣千里。人長五丈。其聲聞一二里。日飯盡米一石。然膽怯。聞金鼓或砲聲。必疾走。其小兒亦丈餘也。長耳僧宗回教。遊行海上。凡數十國。其在中國。足跡遍天下。約其年幾百歲。每日惟食飯一盂。鷄鴨羊肉亦皆食之。或數日不食。亦不飢也。後渡錢塘江。觀密器溺死。

松江有老婦張公壽者。神其術。然不肯輕傳。其鄉嘗有一婦。懷孕將育。一日誤跌。遂罔絕。延公壽治之。公壽取頭上髮。使開婦胸。當心鍼之。隨產一子。公壽命視手果有鍼穴。蓋此婦被跌。為子手捧其心。故闕絕耳。後此子竟曲一指。

嘉定縣八都有農家產一女。左股有肉塊甚薄。三日塊破。出一女。大如指。眉髮手足悉具。出時尚活。未幾與此女全死。

湖廣劉長史。梁少年在學。景泰壬申。其兄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明年秋。汝弟中舉。名在百十二。候費宏中狀元。汝弟才得進士。且語長史。皆以為湖廣解額九十八人。夢必無應。明年開科。長史果中一百十二名。

時年才十七，後屢試下第，頗憶夢中之言，不就教職，成化丁未，始第進士，榜首果費宏也，亦異哉。河南都司有王指節者，妾生一子，後繼室生子，病不離體，一日召女巫治之，巫云：所居屋有厭厭，發之，果得木人，王疑庶子所為，時庶子居城外莊屋，王命兩家人縛之，回禍不至，家人勸子弗行，子以父命不可違，遂延至晚，至則城門已閉，是日適有劉憲副者，亦因病召此巫，巫亦詭言如王氏，發屋復得木人，巫云：此必門子所為，劉曰：門子無怨無德，胡為厭我，命搜女巫，于其懷得小木人甚多，即杖殺之，王氏聞之亦悟，父子款款如初。

揚州寶應縣有周秀才者，年少時，其父與聘全縣張御史女，張卒，女患癩疾，周氏欲罷婚，女家亦許之，周生獨不肯，曰：女之疾，吾之命也，且張公已沒，人將不議吾家耶，卒娶之，逾一年，生一子，女疾亦瘳，無錫有金生者，嘗有役事至湖廣茶陵州，時某天，經深澗，浴之，忽陰中痛及歸，痛時作，每作覺其中有物，用力出之，其物類蜃殼，堅硬如鐵，後每痛必出，不久竟死，又有周某者，蓄一黑犬，甚愛之，食必親飼，後犬病瘦，周恐傷人，鎖之屋柱，一日飼之，被囓其臂，周且痛且怒，乃烹食之，食已疾作，口出犬聲，有物如蚯蚓狀，從陰中出，痛不可忍，諸藥莫療而死。

沈萬三之富，燻火所致，其子既成，遂猶用以自給，蓄牛馬千計，無錫某御史嘗按遼陽，友人知其事，勸取其方，御史至，即坐沈以強盜繫之獄，沈求免，御史曰：能予我丹方者，貸爾罪，沈謝言無方，但先世所造成藥耳，因獻數合得免，御史歸，分友少許，友亦致富。

天順成化間，吳有異狀者，與妻偕居，每三、五日出市，薪米而歸，即閉門，不治生產，人不之疑也，後老死，隣人於其家得鼎，始知其有爐火術云。

有道者語先君云：不生不殺，先君遂不畜雞豕，客至市以供之，又云：人求道，須於功名上闕一關，方心死，朱晦翁有乞米帖云：欲觀造化之理，今藏湖之道場山。

朱晦翁居白鹿洞，與白玉蟾善，一日登山值雨，有田父舉手指空，雨為之不濕，門人問曰：何術也，翁曰：偶然耳，他日翁患膝劇，玉蟾取水為洗之，隨手而脫，翁驚再拜曰：師何神哉，玉蟾曰：偶然耳，翁大慚，然終不窮其術，翁為江西提刑，聞唐開府紫虛真人尚在某山中，使人持書乞為弟子，且曰：能以道相授者，當來，不爾不敢見，紫虛復云：道不可傳，朱某必不至，門人請曰：仙師嘗云：傳道必擇世間忠孝之士，元陽真儒，奈何拒之，紫虛曰：吾道貴誠，朱某不誠耳，弟子請其故，曰：朱某陰悅吾道而陽非之，是謂不誠，不可傳也。

張三手有遺墨，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末某歲，遇陸龍先生於嵩山，授以真訣，遂而超悟，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三手去金陵，太祖欲見，不可得，命真人張宇初求之，宇初懼，詣武當山，拜表云：望都差將吏訪於洞府名山，今其表見本山志。

今世所子奉張仙其狀，紗帽袂，乃蜀主孟景像也，初花蕊夫人得幸於景，國亡入宋，藝祖亦寵之，夫

人德故主，日懸其像室中，一日藝祖入見而問之，夫人倉卒對曰：此張仙也，奉之宜子，由是傳播民間，宋神宗皇帝山陵，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綵鳳飛去，聖主返仙，不偶然也。

孝宗皇帝山陵，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綵鳳飛去，聖主返仙，不偶然也。

子在禮曹，當郊天之前一日，與同官露坐，忽五色雲見於日下，氤氳鮮翠，予急索酒飲之，亦平生奇觀也。

義門鄭氏藏書最多，永樂初，進其什之四五，今內閣多有其本，徐天全所藏，蓋多出此，子教徐之孫，嘗見有義門印記，後其子售逸，狼藉于貧，不能買也，至今惜之。

浙江人錢知縣，賜繼室許氏，臨平人名，瑤姬善於詞翰，嘗有絕句詩云：鵲噪未為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吉凶事，不在鳥聲中，又有新月詩云：三星明燦爛，一仰一鉤金，似吾深閨裏，春來夜夜心。

江西袁御史道為太平知縣，時縣有老民，家深山中，以贏蛇錢物，乘之出山，中途羸拗，不肯行，老人無以為計，適一人乘驢而至，謂老人曰：汝何之，曰：孫前耳，其人給以偕往，且曰：汝老人羸拗，若是我驢，則暫以代之，何如，老人謝焉，其人乘驢之疾行，老人追不能及，失其所在，悔恨欲絕，不得已，認於袁，袁命以驢置廳，後四日來，袁餓驢四日，老人至，問曰：汝認驢去路乎，曰：知之，遂命隸卒牽驢，與老人抵失，袁所縱驢任其所之，驢以餓甚，且熟識故道，疾奔至家，則驢正繫於門，吏牽縛其人見袁，竟脫罪焉。

文宗儲宰永嘉縣，有商人羅米，倩人擔之，其人出商不意，從別道去，商踪跡不能得，訟於文，文受其訟，伴為不理，命姑退未幾，召倉官云：欲下倉視糧，命各鄉里正集脚夫于倉，是日，文入命商人立于門倉，脚夫一過，日果獲其人，遂服辜。

木直市民張玉，性甚孝，父雖老，好為人解紛，一日為鄉里圓融訟事，與玉議，欲得白金數兩，賂公使，則事易平，玉初不欲，翁往恐拂其意，乃計所貿易有錠，即取其一，割白布尺許，裹以與翁，翁與乘至邑前，叢飲酒家，歡呼大醉，失所攜物，謂同行者曰：我與兒議，彼不欲吾米，而吾強來，今物已失去，事亦無成，我何面目歸見彼耶，乃留宿邑西精舍，同行者歸語玉，玉曰：錢帛儘來之物，失之則已，何為不歸，復取所置錠，裹以尺布，與乘入城，給曰：翁昨日之物，乃乘相戲，劇藏挾而歸，今復攜來，勿驚惱也，以錠視翁，翁以為然，遂與同歸，若玉可謂善孝其親者矣。

陸某，長洲農民也，嘗染風疾，鬚眉盡脫，累藥無效，自以為必死，遂辭其家，操小舟，攜一孫自隨，往來江湖間，丐食為活，嘗晚泊酒家，求酒適有白衣老人，側然憫之，曰：吾善治此疾，即以鍼刺其兩股，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須臾血止，復探囊中，以紅藥一丸，如小指大，與之，曰：服此，至夜半，當出大汗，可急入水浴之，問其姓名，曰：鍾離仙，鍾問其所居何地，曰：黃村，某服其藥，至夜半果然時暑天，如其言入水浴之，浴畢，呼其孫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驚喜不勝，明日操舟還，人亦大驚，訝某具言其故，往其地謝之，則絕無所謂，鍾離先生者，始知為鍾離仙云，或言某嘗救一投水婦人，亦陰德所致。

弘治六年夏，吳中大疫，常熱尤甚，小民多闔門死，無棺以斂，往往推墮水中，雙鳳李氏，一門死者凡十二

人所存惟婦女小兒然亦皆病臥同鄉一匠與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門言其家人疫死欲棺十二口每口之直酬米二石兼挽情壯夫數人舉尸入棺翁去匠家惟六棺載之以往入門寂無一人再入中堂見戶十二臥於地而翁在焉匠大驚欲返棺則心有疑且念僱交乃尋坏境於翁前祝曰茲來不知翁死若許取米仍載棺如數言畢擲之果如祝匠者急回造六棺倩人一斂之遂載其米以歸後亦無他異

雙鳳鄉居民盛氏家頗富一日所藏錢盡飛入鄰家盛親見之然無以爲計

鄉人朱某居門之西夏月昏夜半啓門就涼見正北雲際露一龍頭其大如屋睛光燦然旁立一披髮人朱大驚欲仆須臾雲擁不見朱疑披髮者爲真武神以問於予予曰此司龍之神非真武也

弘治壬子六月浙江定海縣巨室某氏一日忽血流溝中不止漸至散漫頃焉遍所居皆是定海衛官與知縣聞之皆來聚觀不知何怪也

白蓮橋有漁人網得一物繁頭眼赤如火鮎魚尾四足如鴨狀類小犬鱗甲悉具漁人以爲怪獲數百不死復放水中而去

涿州魏生宵夜乘馬過近州山間時已昏黑見一物如金盤相去甚邇魏疑其爲鬼且進且卻既而漸近魏馬不得已以鞭擊之墮地視之乃一盤也

予嘗過一方士自云嘗游青城山見供佛水盤乃大桃核可一升許異而扣諸小僧僧云吾師採之山後力士俟其歸求往老僧怒其徒輕言不得已易衣而往初度嶺三四里抵危磴磴壁而步僧行如飛至一橋窮橋得廣平石做數畝其下隱隱若聞鷄犬之音崖側假臥一桃樹長數十丈枝葉四布花方盛

開香芬異人世岸上有桃都二字大如席迨勁可愛後數年再遊則其僧已亡故道迷寒矣

嘉興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素狠戾生子病疹結於城隍不效擊敗神鼻其妹爲王妃忽鼻痛不可忍夜夢城隍訴焦三破鼻事妃曰吾兄無狀何不病之而乃病我神怒額曰此人凶惡吾不敢犯妃告於王以千金收塑乃差謬所謂鬼怕惡人也可發一笑

鬼仙降筆時有之近在鄰氏所見頗奇主人請撰春聯時命改易不厭既退余語客曰此靈鬼爾然亦可謂能軟無爲且仙至遂書云今日一字不易予笑曰當因吾言耶月餘在江陰某氏忽降筆云爲我謝都少卿如何考吾能軟無爲予爲拊掌蓋醉中一言鬼亦聞之其爲題清曠樓絕句云四圍山色繞

闌干六月清風入座寒對此令人發佳句襟期一片海天寬亦可喜也

正德中予在禮曹安南會試訓導朴質堅舟漂入廣遂入達闕下予遣使事檢其稿得古抄周易從而借觀中與華異者數十處如盛德大業至矣下無哉字是與人物以前民用是有以字可備異聞也具見周易考異

吳俊有爲南戲於京師者錦衣門達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俗英宗親迷問之俊具陳勸化風俗狀上命解縛面令演之一優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華俊於

教坊華俊恥之駕崩運歸於吳

陝西秦府有龜鈕金印重九斤六兩文曰秦王之寶蓋太祖特賜秦府他王所無也秦府又有徑寸珠一重七錢七分一重八錢七分名太歲彈成化未取入內廷

南昌鐵柱宮晉許真君鎮蛟之所鐵柱在池水一徑尺餘水退可見昔有人攜燈其上水騰沸急滅燈乃已蓋真君與蛟立誓鐵柱開花釋之蛟見火將謂柱開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燈宮有真君塑像成化初韓都憲雍繼督兩廣軍務道經南昌入宮塑像忽墮地韓公驚愕許殺賊勝爲真君錫銅像至廣東獲賊像遂易焉

南城羅侍郎現有異質九歲始能言言即知書十五歲始寐十五以前未嘗一瞑目恆見一老婦紡緯其牀側言既通不復見蓋鬼媼也又羅公爲士子時游鄉校尊經閣見梯邊一狐皮初亦不怪行數步返而取之則已撤去蓋妖狐所脫也

正德中教坊莊賢素多貲其父卒求志墓於浙江一主事不能撰托一友爲之其間有云君配某氏有賢德三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爲笑

張公元禎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取稱門生而通狀曰門孫家宰馬公文升齒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祖此亦可作對也

錢山錢秀才兄應役糧長縣令點名兄偶不在途易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錢以實告令曰汝既爲秀才吾有一對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錢即云父母大人敬父母令笑而釋之

華亭之王巷有王姓者居焉一日王出有女方十餘歲偶於嫂室見一僧長約二尺餘從牀下出牽其衣女推之再四得脫驚告其嫂嫂曰汝無懼第先入我潛門外如僧出當執之女如言而入僧果出攬女如故女高叫曰和尚來了嫂進執之真一小僧也但不能語似欲祈脫有頃則變一木塊辨之乃紡車輪心耳王歸怪而焚之不滅遂以刀碎之視其中隱隱有血投之於水後其家或不舉火則釜中悉皆灰泥間亦有不潔汗其中如是月餘乃息

郡人王生自蜀回言嘗見一驢而五蹄其一生腹下比四蹄稍長人束起之則其行如飛雖善馬勿速解其束則一步不能行

南京一貴人家慶壽命廚人於羊羣中取母羊將宰爲享客之用廚人置刀盆上及羊取至而失刀所在頗怪之乃盡逐羊羣之唯一羔跪不肯起視其腹下乃刀也蓋此羔即母羊之子廚人感悟遂棄其業

有一道士善書符籙人求之者往往有驗廣慈庵先生文扣之曰汝符何以能靈道士曰信手揮將去知他靈不靈先生曰此名言也大凡人之學術到純熟處已亦不知方見其妙

成化丁未八月廿九日常熟之李某人有掘地得古磚一塊乃唐顯府君墓誌銘其文曰太和二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於黃郛舊塋禮也曾祖思緒祖迪父寬府君諱良輝字德光府君即胃子也性好幽居邱園順德抑強伸弱非公不字一死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遷葬終於私第有子四人長順秀次

字一。次康。次芳。並哀號泣。血氣竭而息。恐里巷移改。勒碑為銘。詞曰。赴赴丈夫。雄雄氣色。倏忽遷化。幽魂莫測。身沒名在。嘆之何極。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攜其妻往溧陽。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給夫曰。汝何必往溧陽。吾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可相依者。來取妻。詎不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與舟人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梳隨行。至松林。以梳擊其夫。仆地。意其死矣。回舟謂婦曰。而夫已為虎食。而今奈何。婦人號哭。舟子曰。而弗哭。我亦有家。與爾完聚足矣。婦叫號不已。欲尋其屍。舟子仍負梳引婦同行。欲併殺之。行至一林莽間。有虎躍出。直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舟。與舟中伴同至溧陽某家。言其故。主人不納。婦復號哭。焉有里正經其旁。偶問故婦具言其事。里正曰。適在縣前見一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謀殺。幸而不死。豈汝夫耶。導婦至邑門。夫婦大哭。復歸常熟。

朝鮮設官。名與天朝殊。故以官通。安南則同名。故總稱陪臣。大頭目而已。正德中。予在禮曹。正使劉德光。其翰林學士由狀元及第。來見。予語之曰。德光在道。必有紀行之作。肯出示乎。德光謙謝。明且與副使御史阮乘和共作古風一篇。律詩三篇。以呈。詩意大抵歸美於予。語亦有可取者。今錄於家。

洪武中。鄉試主考有儒士。或致仕官。今惟南京翰林官主試。其他止聘校官而已。鄉試有錄。謂之小錄。前必有序文。余見三十年前小錄。前後序凡三四篇者。今則惟前後二篇。同考官不得作也。又嘗見永樂四年登科錄。第二甲在前列者。亦得刊策。今策惟第一甲得刊。永樂十年會試中。庸一題。刊義二篇。今則題止一篇。唯論或二篇耳。往時鄉試作減場。止作五篇。亦得中式。宣德十年。應天府鄉試。吾鄉祝參政。願以減場得高魁。今則凡減場者皆帖出矣。

釋氏嚮口向上。上者陽也。求人於陽之義。鈴口向下。下者陰也。求人於陰之義。僧入定。有至數百十日。欲其醒。不可呼。當以小馨向耳旁擊之。既甦。又當以人乳滴口中。待其腸胃復通。然後食以湯粥。乃得不死。

張士誠初據姑蘇。居承天寺佛殿。宋慈感夫人祠在其旁。每夜出。驚恐士卒。士卒不安。避居府治。慈溪楊名父子。器為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屬草。一日。余與楊君謙同會。名父滿室。立成數律。君謙曰。君之才敏捷。堪奉使外國。足以驚倒番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番人乎。相顧一笑。

周文襄公在吳。有部民負黃帕。直入廳事。公異而問之。曰。某孫流也。楷書千字文一本。進呈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觀。為給驛傳。以行。及入。乃得旨云。孫流書法。雖俗。令再習小楷。流失意而歸。自後每為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再習小楷孫流。又郡人吳英。好作大字。往來徐武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其罪。坐流民。配之廣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欽調廣西民人吳英。

上饒婁諒以道學為鄉人所尊禮。桑民擇為太和訓導。往謁。時諒方構室。其柱且合抱。民擇因笑曰。顏氏

陋巷。亦有是乎。諒色不怡。坐定。民擇求觀所為文。諒出一編。民擇覽數篇。即還之曰。吾始聞先生名甚重。今觀先生之文。散漫無法。殆不滿意也。諒憮然曰。吾文何處無法。請明言之。民擇抵掌笑曰。先生過矣。詩文不佳。道問學之功已欠。吾猶意先生能尊德性也。今聞人毀己。而怒血氣勃然。則所謂尊德性者。又安在。言訖。趨出。諒為之氣沮。

陽明王公為刑部主事。決囚南畿。有陳指揮者。殺十八人。繫獄。屢賄當道。十餘歲不決。王公至。首命誅之。巡按御史又為立請。而王公竟不從。陳臨刑呼曰。死而有知。必不相舍。公笑曰。吾不殺汝。十八人之魂。必當不舍吾。汝死何能為乎。竟斬於市。市人無不嘖指稱快。陳之父死於陣。而其子又以禦賊失機。伏誅。三世受刑。亦異事也。

部公諱穆字元敬。吳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官禮部郎中。加太僕少卿。而歸。好讀書。至老不倦。里有琴婦者。夜大風雨。滅燭。羣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扣之。果得火。一時傳為佳話。生平著作最富。如西使記。金雅珠琅錄。玉登冰。聽雨紀談。諸書。邑志稱其術所刊行者二十種。近則鐵網珊瑚。公七世孫。榮斌刻于吳門。寓意編。平湖陸烜氏刻入奇竹叢書。又皆次第梓行。膾炙人口。余向藏謄。上下二卷。傳抄日久。亥家較多。因與蔣子春兩略為校訂。以公同好。春兩云。尚有南濠文跋。亦無刊本。容訪諸藏書家。倘得補刻。豈非藝林一大快事耶。卷首門人陸采。乃先生之婿。號天池山人。年十九。即撰王仙客無雙傳奇者。其編此書。亦殘奮。朕不忍棄置之。云爾。臨山金忠淳識。



言 舉

馬中錫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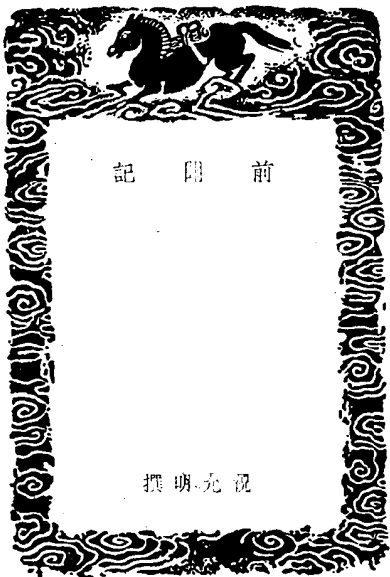
故城東田馬中錫天祿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子有一士曰樂毅得樂可霸得孟可王二士在魏而乃相厚首與張儀是猶拾照乘而玩曉丸不智甚矣惠王既卒孟子去魏而適齊燕昭禮賢樂毅去魏而適燕二士既去魏何以為國樂未去魏孟先至齊而燕大亂蓋嘗以湯武之事勸齊矣然齊終無興成繼絕之舉使齊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孟子豈但為一薛公而已哉王者之佐有言無位宜王不得為桓公矣况湯武乎及其致為臣而歸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千古之痛也

伯夷太公同避紂于海濱同就養于西伯意氣爭合久矣然太公佐文王伐紂伯夷則叩馬諫武王太公竭力依歸以樹勳名伯夷則極口唾斥以發憤恨是何大異也蓋天公救天下之大亂而申稱事之權伯夷謹萬世之大防而遂匹夫之節易地則皆然風原楚之宗臣受懷王之任王西行踏虎狼之秦原當以死諫不從以身先之否則與之俱行王死與死可也夫何後主放逐江潭卒至飲恨潛死使移所以葬魚腹者而葬之於虎關則得所當死之地矣李泌度肅宗必不能保己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顏魯公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己之不傾乃不為高舉於盧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為太師棲依不去尚何求也若魯公者可不死矣不必死而竟死之真可惜也

朱子卦變之說漫無根據近於傳會蓋宋熙寧元豐間有鄭夫者曾著書談易變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六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一時無人解其旨獨秦珩者知之謂所親曰此天地之秘藏西都邵雍稍知粗迹已能洞達吉凶之變鄭君何敢筆之於書必有天譴吾因達是動遭坎軻恐亦不久於世已而鄭與秦俱死此即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者賤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為卦變之說如此而夫與珩之言至今未有解者

霍光於昌邑未可廢也王吉諫游獵而加禮獲遂於大奴屬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資質朴猶可為也在



紀錄彙編卷之二

前聞記

高皇帝敬天

祝允明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
草莽臣何敢僭擬以入私編然則聞一二不敢隱嘿
其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未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聚
顯察特創神樂觀君之伴從黃冠之列贈給優厚所
轄錢糧例不制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
較常賸之外復益于內人若干曰無使飢寒亂性諸
武舞執于盾之屬後易楮甲以繪其其土防微之意
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幾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谷以義和惟天陰
鷲下民二節恭況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習同翰
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
傳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
今天下一統學者倘不得其本意而舉以見之言行
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又舍三五刪其過者為孟
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當時禮部刻付言書傳曰凡

前聞記

前元科舉尚書專以恭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
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天
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在列
宿之間其大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
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若列宿之西一丈許
畫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今次而不動
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
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
其順行之日常步進行之日常少若如恭氏之說則
逆行步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準正有誤方米今
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
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君一節
恭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君
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陽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
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陽也君之相協
厥君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罰教保護和洽
使強不得凌弱寡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君也若如恭
氏之說則相協厥君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
而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
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平吳仁言

皇帝聖旨吳王今旨總兵官惟中書省咨奏奉旨
蓋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
氏誅夷无歲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
也非當天卜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主未居深宮臣
擇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憲臺舉親而劾嘗有司
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後
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
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
真有異其治世以豎困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穎

莫延河洛妖言既行函謀遂逞焚蕪城郭殺戮士夫
荼毒生靈千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
之畧無功効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
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托
香軍為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上崩
瓦解朕木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
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
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
浙東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
惡授首父子兄弟尚縛與觀既待之不死又封以列
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
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蘇張士誠
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與則首聚克徒負
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
許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因其待制孫孫其罪二也
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
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
子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許降於元其罪四也
陽受元朝之名除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
左丞其罪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
知元綱已隆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
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
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无甚於崇禎伯崇侯
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
下以濟斯民爰命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
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
所謂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通逆臣民
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果能
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
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

李何要別人饋命遂白監夾着我裏面泰監者引見
校曰告上位此煩人楚臣殺了不干齊菜老子事
上曰如何校曰煩頗有姿色臣實與之通姦其日臣
聞其夫說話臣因念此婦恐負其夫如此臣在床下
一時義氣發作校不下就殺了他臣不敢欺願賜臣
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佳也即釋之

宋祭酒

國子祭酒宋公訥剛正威嚴不忝其職而 高皇后
以侍之者亦極隆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閑
之際常思兄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令畫工因罵其
神以未畫工受命潛處廡間訥方公服危坐不語
畫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 上謂
之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予訥對曰然 上
曰卿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陪而碎
茶醜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
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肯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知
之 上出像語其故且笑而慰之更賜茶若干斤

先曾祖受天恩

洪武中朝旨開燕脂河大起工役先曾祖臣煥文與
焉時後者身死先曾祖獨生全工滿時辭歸偶失去
路引分該死莫為謀其督工百戶者欲謂之曰 主
上神聖吾當引汝向奏脫有生理先曾祖 從之既
見 上百戶奏其故 上曰既失去能先曾祖方欲
叩辭 上忽又顧曰看你投樣也似箇木分的可賞
鈔二十貫臣煥文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危素

危素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
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黃
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
素語復雜錄 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齊來

前聞記

或云文天祥

嘉定縣吏人

洪武二十四年蘇郡人有為嘉定縣吏者郡中一鄉
人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私直之吏曰今上自郡
府下及縣首領官皆奉法吾曹亦平心戒謹豈
敢私出入文牘耶然汝事既直弟公理之決無枉理
鄉人如教果復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驚愧
卻去辭讓久之吏曰我以鄉曲之故為君受一斛鄉
人刑去既辛載吏假歸遂以原粟奉鄉人之毋曰此
若兒寄我慶之物耳今以還毋

道不拾遺

聞之故老言其時道不拾遺親有見遺鈔於塗者第
拾起一觀恐污踐更置階所高潔之處耳竟不取也

修書

大宗皇帝大崇文教以四書五經經宋儒發明之後
又諸說不一命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命幸去後
并纂先儒論議有俾斯道者為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書通二百二十九卷當時供賜甚渥惟禮記先修書
成最晚精當餘帙聞日久催纂之故或未協輿議云
或云禮經最後成未審其後又開局修未祭大典凡
古今言行巨細網羅無遺意如宋太平御覽之類而
浩博過之以太穰濫意未完淨而罷聞其目錄且繁
百卷云

仁廟石文

仁廟好學右文詞翰並精尤喜科舉之業在青宮已
然踐祚猶不廢得試錄必指稿瑕病手標疏之以
示宮臣嘗感語人曰使我應舉亦豈不堪作狀元天
子耶

霍侍印

英宗皇帝在比符時至寒微俯輒遜臣或會取財貨

諸物諸臣不敢受賦或畏縮失前矛不稱 上曰惟
大同府同知霍瑄奉旨必極力呈進惟恐不及及
上回鑾即召見瑄瑄勞久之至朝遂陞為工部侍郎

唐皇徵具處士

唐皇既復明辟政治大新慨然欲得賢才而用之聞
江西有吳與弼者乃舉徵賢之禮起之下詔曰 皇
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承祖宗
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未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
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
經史博洽古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
嘉遜在困不求聞達朕懷高誼 思訪嘉言渴望來
儀以資故沃太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
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請所若徵爾起闕仍賜禮
幣以未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禮待之意故諭
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與弼既至上表曰江西撫州
府崇仁縣民人臣吳與弼謹奏為為貴華天順元年
十二月初四日欽家差行人曹隆齎捧 勅書禮幣
降臨衡茅以臣為才而徵聘起闕間 命驚惶恍然
自失因知攸措竊緣臣雖幼承父師之訓和涉古史
而弱冠沾病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
無迨天眷半疾病愈深夙志彌息自愧虛度此生付
之長嘆嗟蟻微軀何意復蒙 聖明齒錄夫卑庸厚
幣惟賢可以當之而臣何人敢膺曠古所希之盛典
哉恭惟 皇帝陛下居知聰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
萬國歸仁而崇儒重道之盛心圖治濟時之美意實
與天地同大日月齊明有血氣者莫不忻悅况在於
臣敢不踴躍奉 命謹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詔日
陪御鄉老稚謳歌舞蹈伏惟聖德愛民之盛何幸逢
於今日而負且乘之說實難免於輿論於時肅將前

件勃幣謹用緘封候春氣和暖杖疾隨使費赴關庭以圖辭免臣在二月十六日上道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引見蒙 聖恩候臣左春坊左諭德臣以非才既未辨辭免體幣之榮又安敢冒昧以愛寵推之重謹時原賜體幣進上伏望 聖恩懇憐臣兄患兩足風痺大施曠蕩之恩特回所命放臣歸田少全微分日將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萬幸謹具奏聞伏乞 聖裁本年五月十七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義特用徵聘今忽然遂未朕深喜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念德非過也不允所辭既而與卿在文華殿見曰臣夙病失學不敢當聘奉 聖旨其賜賜未某與卿對曰常禮不敢辭聘禮固辭未 聖旨其過閣不惟久之與卿復辭歸 上乃從之賜勅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卿聞爾與卿懷抱道德嘉遜林某特遣行人造廬徵聘爾其思德昔米泔烈朕懷欲煩輔導東官板以官職爾其榮老固辭哥之數月果然病勢弗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爾且以嘉猷勗朕足窺忠厚之誠特賜銀幣用未至俟仍遣行人送歸故里復命有司月給糜米二石以資供贍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向期勿忘纂述以繼先賢輔教垂世之意故諭 上原作一

英宗皇帝聖德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羣臣兆民若喪之情至甚以為神德聖政不可殫言然卓絕者四事一為神聖之極蓋終世未嘗以非罪殺一人未嘗差遣內官出外幹事復中官位號不用官人殉葬此皆自古人君所其難者而出也 帝之剛明獨斷其他固未能備論計也

正統中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偉麗之觀其勝而登臺鳴唱者皆拜之際偶眩於金碧輝煌遂誤呼五拜竟之無及夫廷中皆惕息謂大夫瞻望遠及必重禮畢糾儀官隨眾効之天顏忽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見誤了也罷其人謝恩就位頃之錫宴豐渥也

沈孝子

吳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粍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嫗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為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整理之餐至飢飽而歸而甚絮老嫗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毋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毋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毋毋意殊安之也必毋食盡乃更他求自得若無得則自受餓終不先食已也日曰如之免數手毋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託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為而為可謂五孝夫

妻代夫死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竹妻李氏謹奏為陳情乞恩代夫死刑事妾聞為人臣則當死君之難為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為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為臣而不死君之難為子而不死父之難為婦而不死夫之難是為不義此古今之常經乃天下之大道也 我國家聖聖相承既久教之以詩書禮樂培之以仁義道德勵之以忠孝節義所以百年於茲家詩書戶禮樂聞闔三代之章亦知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義臣雖妾類幸生太平之世切家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之為當務乎切思臣夫王竹幼蒙父訓長沐 聖恩除授前職為竹者正當夙夜戰兢鞠躬盡瘁上以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

父母劬勞之德美乃不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孚千戶孫綸連結事情親費其奏越理犯分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比造妖言斬罪發都察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何言臣獨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續臣夫之死固自其宜但夫之父毋俱年七十之上衰病老朽癯極甚將不久於人世而况所生止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在欲欲人侍奉痛哭悲號日抱不止雖然孤苦死無所依臣欲守事公姑則夫在監食斷絕不無失所是臣孝於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頹之道乖矣臣欲合公姑而供給夫之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何所恃是臣厚於夫頹而不孝於公姑而子之義缺矣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於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毋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毋死臣為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使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便夫得回故里侍養父母子以全孝於其親親以得養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之命有以全三人之生也此臣之死所以不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可以動鬼神臣雖微而一念之誠惟天可表臣幸遇聖明遭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也德即好生之德也諒雷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如家 聖慈伏望哀憐憫臣公姑老病飢寒之苦饒夫一死俾得歸侍以全其父母之恩却將臣身斬首抵罪用彰國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之幸甚臣之夫之幸甚臣之夫之父母之幸甚哉臣激切至誠冒干 天聰臣不勝恐懼戰栗待死之至緣係陳情乞恩代夫身死事理具本親實謹具奏

英宗皇帝聖德

三五

聞伏候 勅百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未
聖旨是都饒犯能欽此

平淮碑

姚內史文粹載平淮碑韓錄段人牙議之手觀其
後載后烈士之說則不足於韓明甚去取之際自有
意在非誤也

碧洛碑

碧洛碑凡數書載之咸以為不得事實吾丘衍學古
編曰按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救祥自高祖武德
元年戊寅至高宗咸亨三年庚午為五十二年敦祥
午也自庚午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計二百一十
年韓王元嘉之子訓為毋勞氏立此碑元嘉乃高
祖子然則碑刻光祿亨三年庚午而釋文刻於二
年後乎世傳李陽水計看三日陽水與李杜同時人
若是則此碑已久夫又云道士書畢化鶴飛去比之
寓言可也但不知鄭承規奉何人之命而書釋文耳
豈李訓時不果立而後子孫始克立之歟鄭承規奉
命書之一言為可疑豈即其人之篆歟蓋此篆奇
恐人不詳故併釋之耳 按宋吳桐所著五松志
載其事云唐韓王元嘉守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為妣
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 碧
落在絳州者立于天尊之符在澤州者立于佛龕之
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刻人陳惟王書
然則碧洛豈亦惟王之筆歟石誌今不見不知文與
書何如也雖澤碑亦不知為何人書然可以見與絳
碑同時並建定非咸通所補立也先公仕晉時捐得
此碑甚多石在絳州而澤無有矣近胡憲副誌修志
載其目乃註云李讓書當或有所據抑誤以為李訓
書而又誤訓為讓耶

王敦殺妓

前聞記

王敦殺行酒美人事見王愷傳謂為懼妓而世說以
為石季倫樂史作綠珠傳亦然未知孰是

楊尚書

吾鄉尚書楊頌先生楊公翁其先墓前有一石碑傾
歎不穩一日田兒數輩乘戲其下共推碑遂升奉
兒一時驚散守墓者奔告先生蓋恐先生怒豫為墓
兒家地先生遽云傷兒乎曰否先生曰幸矣可語兒
家善護兒勿驚兒也

陳節婦

鄉先生檢討陳公繼幼而孤冊 節婦守義甚堅教
公左為郡邑上其事於朝朝命巡按御史嚴覈之御
史既勘結得實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見節
婦方率子淮園節婦前行檢討把蓋從之步趨整肅
如朝廷然已而同淮地未畢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
二甌來檢討遠望見趨趨趨迎至前跪地兩手捧
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嘆即以上聞即准旌
夫門閭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裝
載民在舟行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輻貲如此而
了然一身僕猶不至地又僻寂岡之易耳遂急擠之
水中携其貨歸乃更請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
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
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問之縣速
舟人及鄰比訊之及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
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未問時情狀語言何如
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未扣門門未開遂呼曰娘
子何如官人又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
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
不洩他證夫舟人諱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

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在
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
也

唐宋金石

成化丁未八月常熟李墓人治地得古墓一塊極
方正光瑩吾父邢麗文 宛轉獲視之將至于家不
請而毀乃唐顧良輝墓銘越月都玄敬 又得一石
于虎丘殿中之佛後石可二尺餘四周皆斷平如削
則唐汝南周貞之誌也玄敬即輩歸之數百玄敬復
開花園村有舊石露在塵土亟與史引之 吳子明
確趨步往觀則宋德壽宮使祝公端友之墓文也諸
君遂取之以同姓故歸于 兩月之內連得唐宋
金石凡三亦奇事也今錄三文于此顧詞曰唐故顧
府君墓誌銘并序太和三年十一月八日陞府君於
黃卯舊學禮也曾祖思緒祖地父與府君諱良輝字
德光府君即曾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願德抑強仲弱
非公不 死時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日遘疾
終於私第有子四人長顧秀次顧 次顧康次顧芳
並采號泣血氣竭而息恐甲巷移改勸塋為銘詞曰
赴赴武夫雄雄氣色倏忽遷化游魂莫測身歿名在
嘆之何及周詞曰唐故周府君墓誌銘并序府君諱貞
字處燕汝南郡人也祖度父玩為代表素尚介然清高
心無宦情丘園養性君即父之第二子也君臨生知
而振質與夙植以崇因廣談八解之門高蹈四禪之
域至哉妙覺無得而稱焉何期積善無微穢我賢哲
以開元廿八年正月廿日寢疾終在私第享年五十
有七嗚呼聖運不常泉扉闕景其年二月九日寢於
郊西壯九里武丘東山新塋禮也有息懷欽懷德等
並陵陪纒棗庭絕訓吳天殞烈扣地崩摧恐陵谷
遷移勒石以為銘記詞曰惟君敬法道裕規模五欲

斯拔三軫齊丘一奉山其頹而子安仰撫樹增悲惟
神昭爽其佳城見日石柳銘詞一局此室萬古何之
其天道微味誕育人倫死生有命坎北無求刊貞碑
芳紀庶陵谷芳不湮其二文皆不著誤人名氏顧書
予未見周書冬稿若刀劍聚列稍稍類李北海官使
之文則其子宗尹泣血志也詞繁不錄已上原作二

啖執炙者

顧驃騎嘗以炙啖執炙者卒賴以保身人知之然南
史陰鏗傳載鏗一事甚相類鏗與負炙飲見其賜者
回酒炙授之鏗省矢鏗曰我儕終日酣酒而執炙者
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檢或救
之獲免鏗問乃前所行賜者也鏗在元公後豈用其
故智耶抑延壽之誤耶

武功伯賦何文淵

徐武功公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
守重來歸肯何廉退今何遠卻金銷在已如掃捲月
堂寒空捲屏人問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
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詛詞取世說

訊盜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去一金餅一庖人執事餅
所成謂其竊之無疑告捕繫獄榜掠不能堪竟誣伏
索其贓無以為對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覓
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餅繫金絲粥於市
市人疑之聞于官逮至則衛士也云既竊之遽無以
藏遂匿於壇前只挾取繫索耳官與俱去發地果得
之乃密比庖人漫言之處相去幾數寸耳使前發者
稍廣咫尺則庖人糞粉矣訊盜之難如此

身丁錢

沈君王逸民漫抄有身丁錢辭云國初蘇州人戶編
免丁錢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二貫九百四十六文今

無之世言蘇秀身丁錢蘇丁謂為三司使日有詩而
除之枚真宗實錄祥符四年七月詔除兩浙福建等
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文則非特二州而已當
時謂實為三司使而實錄不書其請吳人至今總謂
像而祀之甚謹謂本伴進天下不聞其德而能此舉
史氏不應後人之美如此是年八月詔言東封汾陰
賜與億萬加以給復諸路常租除免東南口笑皇澤
寬大然有司慮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費澤及於民
但汝本抑未節用愛人自富足矣則知身丁之免快
非謂所請無疑也范文正公亦君吳父子皆近世社
稷臣所當百世祠祀歲時奉嘗之反不如謂閭閻之
見固不足道而運官顯人亦從而神之誠可嘆也然
謂彼險智必嘗叨天子之恩而歸於已既欺當世
又欺後人惜不遇狄梁公輩一掃而清之遂為三絕

以曉郡人云云嘉熙間金壇王實齋遂端人也以法
從典兵門因誅妖民徐與賢等遂親詣岳祠祠捕不
係祀典之神皆碎其像而沉于河視謂亦在從祀之
列不勝其忿問典與李祈云云奸謂何得廟食於此
所以昔曾奏免丁錢為對實齋一時信之乃不加罰
於謂使俸免至寶祐間丁大全當國與謂同姓騷動
天下具門泛糴三百萬粟皆以官詭折直馬約齋揚
祖奉行其嚴莫不切齒有士人李姓者入岳廟出語
痛責大書一絕焚於前曰實齋昔欲便加刑幸得全
完土木身底事若無悔改意又教孫子營生民詩傳
四方人皆發笑今兩浙諸郡皆不納身丁錢者乃因
韓平原秉政日奏請而求除之民受其賜才夫而無
一祀者名明被僧文堂湖山野錄云吳越舊式民間
畫笑丁壯錢以增賦典貧匱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
棄於穢廢或賣為僮妾至有提携寄於釋老者其宗
一切蠲放吳俗始蘇文堂當時人其言想得其實沈

又及韓之不祀則侂冑豈賈於謂哉蓋小人亦未必
無一長可取也

晉元帝

晉元帝之生機本紀只云夏侯犯通小吏牛氏蓋其時
牛金以為宜王鳩死久矣後人皆云金生誤也
泉錯張遠
泉錯上奏更令諸侯皆疾錯錯父謂錯曰劉氏安而
晁氏危夫宋苗傳既逼高宗神位聞外兵將起乃憂
恐朝帝其黨張遠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小人不知
君臣之義惟以安危相校視其君與已若隣人之前
勝負者今古一律甚可嘆也然猶能識其危而不能
不為則亦何為而不改乎所謂小人在却做小人者
要之至愚而已

角狀元

宋樂中曾狀元茶以俊才入翰小朝野望一日外
邦貢使至絕能飲 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左右
或舉下僚武弁 上曰堂堂朝廷豈無一大臣能飲
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于 上上問卿量飲何狀元
曰只消待得此使過足夫不必盡臣量也 上悅令
伴之連日痛飲使輒大醉狀元殊無耐使使人覘察
事畢 上大喜謂狀元曰不論卿文學只酒量豈不
當作我大明狀元耶賜酒甚厚

修史人李至剛

李至剛與修國史偶有事 上命罰去冠服只服土
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稱
其職欲欲但稱史官又危服不相當乃自稱為修史
人李至剛而至剛標音史音如死時館中諸公聞
之大笑見之遂呼為金死人李至剛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王音洪亮抑揚殊怪

觀聽而其謂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解而禿頂朝
士遂為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宜章字有記後邊
頭髮少前向口發牙有使回開京師新事或誦此詩
問為誰其人遂曰此王少卿也

茂向事際

今吳人呼素昧平生者曰陌向不相識陌恐是茂字
即左傳所謂昔者見茂之向之語耳又稱事務為事
際按南史王晏專權明帝雖以事際為憂而心慰之
案事之際二字恐出此

感實先生

鄉先生感 起東實實有夢有人寄椒老家久矣急欲
椒遂私私而用之既覺深自咎曰豈無平日義心不
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李理

子嘗得一故牒中有題李郡王山東事迹因節述老
此景定壬戌二月三日離連水帶連水西海東海及
金華五萬餘人入襄二十七日抵濟南府三月五日
小提三月離濟南五十里老倉口十八日大提於清
河四月三日愛國離城三十里開河築城凡三河三
城而圍起十七路人馬高麗國兵亦來自圍後城中
嘗有白蜃氣觀者以為白蜃精史天澤櫻把丞相差
人老東取開山人米開山人者即吾國補地之人
一見其氣謂是白蜃精米食血若食血了難收今則
用百日捕得此地城即陷可活得李行乃於白氣
之方拙一土穴收禁地若其內早有鏡吹牛角咒
之大她不出小她出小她不出大地出至六月半間
其白氣騰空而去自是李郡王似失精采日復昏沉
雖軍伍不齊將士作亂以致絕糧俱不能曉甚至截
差簷草拌塩而飼馬已而亦無相將食人七月十三
日結陣而出人已無力復被殺入由是諸軍間有出

前開記

技拜者云昨夜天文見當主兵散郡王曰俺每也無
理會自是日遂兵出技拜十八日子出技拜十九夜
一鼓有大星墜於府治李祐香而拜曰李壇死於此
於是坐於庭中以鑷摘去長髯二十日早分付衆人
出各計路去王下小舟入海口子技水止及其廢有
一老姓姓黃曰相公為天下不平做出這事何故自
隕引而登岸至孟推府十戶治所密報張相公差人
縛出嚴相公首問曰此是何等做伴王答曰你每與
我相約却又不來嚴疏助下刺一刀史丞相問之曰
何不技拜王不答又問曰忽必烈有甚虧你處王曰
你有文書約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喚黃眼回回碎去
兩臂次除兩足開食其心肝剖其肉方斬首令其子
提其首以下山東諸郡王有子六人長曰崇山次齊
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子封平州總管鳳山乃搭察
兒妹生牛山景山俱在崇山為忽必烈取去鳳山為
搭察國王取去李王之死身無滴血惟是黃鷹紫尸
無屍炳亦可怪也其受國之日作水龍吟一詞曰腰
刀怕首從軍成樓獨倚闌凝眺中原氣象孤君老
暮煙殘照投筆書懷花支待旦隴西年少嘆光陰
電易生骨肉不如易腔改調 世變滄海成田奈
生幾番驚擾干戈爛熳無時休息慮誰驅掃眼底山
河胸中事茶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
燕趙

奸獄

蘇之嘉定有民家將嫁女呼待詔吳俗呼待詔徐達為
女開親見女貌美因謀為男家喜送茶酒供事人
至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同黨惡少期
共竊女昏時壁惡少若後牆外達復入供事至日更
乘女獨在空遂突入急負女于背奔至後垣開門以
女投惡少復閉門入家內公出前門而去乃往會惡

少同狹女去如飛女羞恨不能聲喚也俄而男家夫
新婦方共駭訝莫究有黠蒼頭竄家長茶酒素上賴
且日間見其睥睨新人殊似有能能兩度不辭而
去正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達開向事成以為其所
為即同入後巷追之甚甚未而一途無他賊惡少見
追急棄女而逃達獨持之行無計以脫之適道旁
有井遂擲女其中既而追及達就執問之不答待旦
送於縣達始吐實乃押達往覓屍果得之然而男子
也達亦駭怪又逮惡少來惡少供吐如達詞男姑或
謂事由父母又逮灼人及兩家鄰皆無可言若是縣
官與女父母翁姑婿達惡少媒鄰成迷或無所挾榜
示屍親人之竟無認者乃姑釋諸連坐羈於外獨繫
達與惡少數加榜掠無狀若年餘一日縣官方到
治達忽開封之其縣記解至二四一男一女也達見
之大駭號呼女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耶官速前問
之乃始得其實蓋方女入井井管不死女大呼求救
而諸人得達在羊路只自擁之而回喧哄聞不聞井
中聲也將曉始有二男子過井旁乃開封人同商若
松而歸者聞女聲應視之因議使一人下井救女一
人以布接而出既出接者視之美女也因遷起惡念
彼商獨與偕又其背甚厚今因而成之誰則知者顧
獨得美婦其債非計耶遂以輓石亂投之高懸焉
即官所出疑屍也商得女問知其故謂曰汝第隨我
去我家開封富室汝當事我為妾吾家叩汝第言蘇
人之嫁為妾者不然開口即死不亦不能還故卿
也女俱而從之既至家彼商來問商第言分手於蘇
州女如商戒相慶頗善而商故妻悍其毒女百端女
絕不能當一日商出女計諸鄰鄰曰若固無罪
特從誘脇而來今爾何苦自怨因道之奔訴於官若
是違商同女解來審驗耳嘉定令聞之大嘆息速回

文正商誅其縣而賊達死并正惡少之辜歸嬾若其夫云

南京雜俎

諸民惟備不可言察大盜賊身察其間予聞之者... 親獨行一僧蓮尾以去至迥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始... 追之不遠獲焉乃以伏法問其割乳之故乃是將以... 為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若指上復加藥物粘... 牢然後燒之則肉肉不痛也予謂凡煉指煉頂刺... 血之類必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鞠之一知也

閩十戶開戶

徐身說向在湖襄講錢太守于舟中錢說此有閩十... 戶開戶試坐召觀之乃覓之未身長七八尺偉男子... 也錢舍取四弓與之閱一一取張之視其強弱取一... 強者兼一弱者兩分之令力均乃以兩手各握雙弦... 以角棗四絃之中橫着口內啣常弦而兩手挺弓開... 省涌焉閱自云為雲長之後

義虎傳

弘治初予得義虎事為傳文曰荆溪有二人者外... 交壯而貧富不同富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 數且豐富子乃設謀謂富子若困甚盍圖濟乎富子... 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其山某甲豈非斯之主計... 吏竟久夫若才正庶庸此耳若欲吾為若策之耶富... 戚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豐者以去抵山又謂言... 吾固未嘗以語彼彼笑見若夫嬾得無少忤乎一忤

且不可得復進雷而內守舟先索焉計也雲從之偕... 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窺勝處破碎血出... 破踈踵不已至極寂處乃斃而委之地出履誠聰之... 寶隨絕富子不審謂死夫哭下山謂斃者若夫君臨... 若虎夫若知何嬾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為吾試同... 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嬾亦從之偕上山富子... 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雄而求淫之... 嬾未答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富子去斃焉... 嬾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 怨客轉身而歸迷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 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告之官得歸爾舟在彼導之... 逐見舟而賊蓋神云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 人哭以出達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 嬾當為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 携大物而避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 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賊也嬾曰我若若死若固... 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賊亦何不可置哉若... 是更悲而慟更哭而笑終歸完在鄉視子曰視賊始... 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若虎虎亦巧... 夫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 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 可也

戲語得嬾

蔣定餘杭人嘗與二客自遠歸至諸暨村間遇眠... 望大莊宅即趨之宅掩雙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至... 紫小懸俄忽而作茶意甚不佳蔣獨門內欲入二... 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嬾舍家二人笑止之門忽... 嘩然而開一吏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 人遜謝蔣向券赤不能仰視曳曳之乃特肅二客入... 曰請即寒君避雨此即既云云乃戒塔耳禮不可與

戲語得嬾

蔣定餘杭人嘗與二客自遠歸至諸暨村間遇眠... 望大莊宅即趨之宅掩雙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至... 紫小懸俄忽而作茶意甚不佳蔣獨門內欲入二... 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嬾舍家二人笑止之門忽... 嘩然而開一吏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 人遜謝蔣向券赤不能仰視曳曳之乃特肅二客入... 曰請即寒君避雨此即既云云乃戒塔耳禮不可與

客等可立俟于門二人不能違姑從之妻遂閉門至... 堂揖坐二客通姓名與曰老夫陶某也頓涼能復咎... 蔣曰人孰無願沛途 聞不謹如此豈周身之道耶... 二客又為遜謝迫又命酒勞客竟不邀蔣將柄獨... 倚兩簷殊不堪也俄雨止月稍出蔣將自行負旅舍... 時將一更向畫方起行忽開門內暗中低語云勿行... 有物在此少待持之去也蔣諾念此必二君既厚得... 供享乃復竊主人物乎良久墻頭柳出二紫蔣取視... 皆女飾飲器俱黃白也連負之行不久又聞墻頭墜... 物聲回顧則二人耳昏黑不能辨又念此為二客竊... 逸無疑急復開牖取金匿懷袖間仍有髮疾走二人... 尾之然不逼近察明回視乃一嬾及青衣耳蔣大驚... 駐問之嬾亦驚既而曰姑到君旅邸言之蔣即視與... 去入一第密扣之嬾曰我主人女也勿許嫁某且... 營美我不願歸常為意于一姻家即期今夕為負而... 避我何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客某語云云我... 計為私郎的笑座收并少貨皆擲而踰垣慮為人覺... 故不逃君公禁已如此即應給事君耳餘固不容計... 夫蔣在是不符二友徑携之還家給家人以娶之途... 嬾入門甚賢能為蔣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 蔣曰始吾不願從替夫故讀禮至此今則思親不能... 一刻忘迫病夫奈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 不才謹君試圖之蔣因詳於一友其人報富為君致... 委曲乃至與所為商人貿易者事竟與款客縱談客... 邑中事客言一三年前餘杭有一客商而歸道里問... 以片言得一婦翁仙也人也翁寧知之乎史曰知其... 姓耶曰聞之陶氏也翁復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 其名歲容貌了悉史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曰... 固也史妻三媪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妻生以此女... 自失之殆無以為生客誠能見吾女倘半產謝客耳

戲語得嬾

蔣定餘杭人嘗與二客自遠歸至諸暨村間遇眠... 望大莊宅即趨之宅掩雙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至... 紫小懸俄忽而作茶意甚不佳蔣獨門內欲入二... 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嬾舍家二人笑止之門忽... 嘩然而開一吏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 人遜謝蔣向券赤不能仰視曳曳之乃特肅二客入... 曰請即寒君避雨此即既云云乃戒塔耳禮不可與

戲語得嬾

蔣定餘杭人嘗與二客自遠歸至諸暨村間遇眠... 望大莊宅即趨之宅掩雙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至... 紫小懸俄忽而作茶意甚不佳蔣獨門內欲入二... 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嬾舍家二人笑止之門忽... 嘩然而開一吏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 人遜謝蔣向券赤不能仰視曳曳之乃特肅二客入... 曰請即寒君避雨此即既云云乃戒塔耳禮不可與

客曰翁媪固欲見乃女得無難若婿半嬰曰苟見之
慶幸不遑尚何作情為客曰然則請夫人偕行夫嬰
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婦女哭絕分此
生無復聞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柝扣頭謝罪其述
往語嬰曰天使予為此言真前言之何咎之有遂大
召族里宴會盛禮厚賞遣歸之復禮客為媒道既甚
夥云事在成化間

下西洋

永樂中遣官軍下西洋者屢嘗時使人有者瀛涯一
覽星槎勝覽二書以記異聞矣今得宣德中一事漫
記其槩

題本

人數 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斲手通事辦事書
算手醫士鐵箱木船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
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

里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龍灣開航 十
日到徐山 二十日出附子門 二十一日
到劉家港 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長樂港

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
虎門 行 二十四日到占城 七年正月十
一日開航 行 二月六日到瓜哇 行 二十七日到舊港

六月十六日開航 行 二十七日到舊港

七月一日開航 行 八日到滿刺加 八月
八日開航 行 十八日到蘇門答刺 十月
十日開航 行 十一月六日到錫蘭山 羅
里 十日開航 行 十八日到古里國 二

十二月開航 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魯
乙忽謨斯 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 行 十二
日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 二十日大船回
洋 行 四月六日到蘇門答刺 十二日開

前聞記

船行九 二十日到滿刺加 五月十日回到
崑崙洋 二十三日到赤坎 二十六日到占
城 六月一日開航 行 三日到外羅山
九日見南澳山 十日晚望見望郎回山 六
月十四日到噶頭洋 十五日到碗碟嶼 二
十日過大小赤 二十一日進大倉 不後
七月六日到京 十一日開賜裝束寶鈔
船號 如清和惠康長寧安濟清遠之類又有數
序一二等號

天象

下洋兵劉老謂予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
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極遠國視之一切與
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
九州者為謬也

程南雲

宣德中尚書少卿程南雲甚寵御嘗在禁中 上令
左右引一虎躡其所履廬旁室中而闔其門不令南
雲知之乃遽召南雲南雲趨出至虎室門前忽被虎
突出正與遇南雲驚呼始定 能傷人 牙爪不
上大突更有壓驚之賜蓋用為戲弄如此

逸詩

今世傳逸詩一首云爰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
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
聲哭未休詞音殊悽愴也

左六十五王昌四

子觀角力記所載勇之者甚多如恩新妙以指畫
石石入指痕殆寸又唐缺史載辛謙持鬪牛之角而
孽之牛身遂兩營怪以為近誕近聞國初有左六十

者則前言可信六十南京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
六十絕有力途人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為詩
且未遂引其襟衫至磨磨以手拔起磨柱引磨其
下人怨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其牙當時稱
勇若無不畏服又近成化中有王昌四者力充大子
嘗傳之今錄曰余與人王昌四有奇力治田不以牛
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土去四尺或孤騰騰為之
動嘗健運昌肩舟之桅而磨鳥前後僅十鍾達數百
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擊我耶
雖百人胡能為衆集鄉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
持槓拂左右左右及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蛇蚺
紛然走叢薄間嗚之有巨蛇長殆十尋昌走不竟蛇
蛇將尾而冥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柳空中逮地
死矣途間遇博虎者持槍戟米昌弱其具都折而置
之板巨竹削其端使渡其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
後治竹末就虎突王後昌不及連竹便以兩手搭虎
兩牌又交執在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
其竹後樹抄斃馬昌或又虐其力輒手足截掉不自
休連奔山中摧林木數株運美之或旋頑石行百匪
雨無為在室則索綯如杆數十夫寸寸摧斷之力稍
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繼眾莫致之水造昌
廬舍昌昌兩舍女往碎人衛盜舟手及舟舟在水
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 不詳 觀此則孟
青烏獲又風斯下矣今朝制選將軍 不詳 觀者 號身
力相應以長八尺 不詳 觀者 號身
斤輒行殿庭二匹為合格

弄

今人呼屋下小巷為美梭南史蕭詵接鬱林王出至
延德殿西弄絃之丁度集韻美屐也屏也又作屏蓋
即今稱耳字書又出衛字 俗又呼美屐

媾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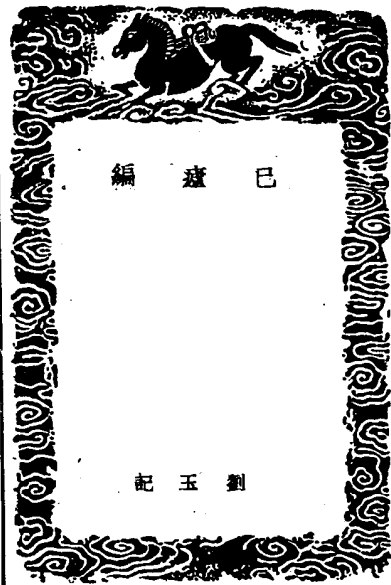
具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湖濱泊舟河下其旁四方客雲集媾船附焉一日忽傳名妓新王二者至矣衆覩出視至則果艷姬也與一優伶來其船比朱生之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作媾罔不密察有春春意數以言挑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媾乃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度及其家俗生計以及妻之怨悍子之孱寡極悉僕一告之乃去迨生還僕陳其狀生亦不為意明日晚媾視生在舟使優伶生飲又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媾既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歡客生數殷勤之媾亦漠然不領情其歌亦不肯依先去昨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為歡乎媾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綿也生有新衫在榻媾取碎裂之生亦無愠容惟心念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就寢中夜問之媾顧旁舟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冤欲圖之人人不獲曰者吾察君久似見君有心人故輒自求近凡君身家吾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適裂衫乃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力量否若果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為無益也生曰我素負義俠豈不能庇一嬖人乎媾潛然曰我非媾淮安慈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調湖廣之葉陽衛挈家以行至江中舟人王賊乘公醉醉之江并毋死焉媾婢悉盡以衣色獨留犯之呼為妾吾父背索豐賊辱載欲商在我不絕曰復為盜劫吾賊僅免死吾家貨仍空焉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進退維谷遂以身畔餘貨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為京媾而來此君能復我仇若官我終身事君為妾侍焉因出父文牒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日優米曰二姐未起乎生大罵曰賊賊不知死所復覓二姐乎優知事泄隨住語自投

柱水生遂持媾歸家媾卒老焉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為人如蘇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為人如朱孝序則家雅亦能識晦庵見瑣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實稱者固多矣其他蓋惟農夫不無自餘間市村曲細夫未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茂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之類此概彼古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竹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若不已噫愚矣哉至於近者則類人亦有之又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湖州府後學吳任且覆訂



已彙編

藜閣生劉玉記

江東門外洪武間建輕煙澹粉梅妍翠柳四樓令
官妓居其上以接四方賓客大賈及士大夫休沐
時往遊焉後士夫多以就酒悅色廢事漸加制
限

三山門外有醉僊樓以中秋與學士劉三吾宋濂
董倫王景陶安等醉飲得名樂氏樓以春時賜
民花酒錢傳盃浪盪得名又有鶴鳴樓亦在三
山門

宋曉朝用之子尚安成公王襲西亭侯弟瑛尚咸
寧公王謝達秀之子二十七年選尚汝陽公王
有玉帶勒馬之賜袁容壽州人尚公王封西平
侯郭鎮英之子尚永嘉公王張麟鳳陽人洪武
乙丑尚福清公王胡觀海之子尚南康長公王
陸賢仲亨子尚第五皇女汝寧公主梅殷恩祖
從子尚江陵公王沐斯英次子尚臨淮公王李
祺善長子尚臨安公王李讓舒城人尚公王封
富陽侯黃琛武昌人尚皇兄蒙城王女慶陽公
王耿秀炳文從子尚清湘郡王授國賓徐茂先

已彙編

達孫周府儀賓也

魏國公家一對鴛鴦視甚奇兩視並處則視水自

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視無異

丞相胡惟庸畜胡孫十數衣冠如人有客至則令

供茶行酒能拜跪揖遜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

末戚舞踊人稱之為孫慧郎

秦愍王聲妓為當時冠有弄嬌者絕美時左布政

王廉會稽人極有文名人皆稱為交山先生王

重之會宴出弄嬌以行酒一坐縱觀廉獨端首

正視王問故廉對曰昔李白止聞其聲今臣得

見其面為幸多矣何敢縱觀

周王開一園多植牡丹號國色園品類甚多建十

二亭以標目之有玉玉紫樓等名儀部郎尤良

作十二詩富陽侯李駙馬縱侈侍兒悉效官妝

有蝶粉蜂黃花羞玉讓之號

都下妓柳青頗為流輩所推一時文人達士盡與

之遊最厚者常嚼之唾絲白如雪香滑可愛目

為嚼花人爭以得唾為榮

常開平家豪富無比每燕飲童妓滿堂預飲者多

賞賞物方往人皆苦之謂之歡喜錢

信州人表著夜經廢宅遇一黑面婦人自稱裂娘

堆雙髻衣紅襦佩兩金環正語問忽不見著疑

懼旋走退宿于故知家明日復至其所但見污

塵中積襪一堆撥開得一把剪刀乃知昨所遇

者剪刀精也

南夷魁離國進絕色十人服以金絲敷霞鈕花之

衫垂以泉潤穿雲鳴玉之佩輕疾便捷手足

相當能為迷心舞于軍前舞之則三軍解體元

順帝命雪雪代脫脫出十人以隨雪雪至高郵

與張士誠戰十人舞于陣前兩軍士卒皆倒戈

熟視士誠弟信素號驍勇乃出其不意突陣連
刺數戟十人皆墜馬走士誠遂揮軍奮擊雪雪
大敗

閩中社景新亦文人也嘗官于安陸性好清翫每

出必以珍物自隨時遊漢江舟至解珮亭即鄭

交甫遇德女解珮處也擊楫中流暴風忽作舟

幾覆者數四景新具公服于船首拜之又致祭

禮風愈猛烈景新計無所出舵舟人曰相公舟

中必有奇異之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景

新以張良鐵籠頭笻竹杖獻之風如故又以樊

妃琪木盤鸞碧鏡臺獻之亦無驗乃于篋笥中

檢得徐熙墨杏花用筆負潤有篆籀法并近代

楊補之墨梅一幅補之作梅自負清瘦有持入

德壽宮者內中嬾不便于逸興謂曰村梅補之

因自題曰奉勅村梅二畫景新朝夕所玩不得

已持出獻之既獻風息日暝天水相照如兩鏡

對展景新亦不復前去快快而歸長吁大嘆曰

好古玩奇予之所以為癖也不意江神水鬼反

亦甚耶自是景新不敢嗜異物矣景新之得竹

杖與鏡臺也過于苛刻杖乃本州富民裘氏所

藏父子相傳數世景新使囚犯誣以贖私傾覆

一家鏡臺本春秋時楚夫人樊妃粧臺物形製

古惟州人陸殷得之海賈景新誣其發塚而取

州城在 以法奪之流配遠方江中之應殆不

偶然也

成都路拾管張廷瑞有一歌姬詞色俱美年十九

而卒張甚哀之葬于城北石斛山下至正間以

省試事士人並集時值暮春天氣和風送暖麗

色牽人汶川秀才穆敬之厭于羣紛將為浴沂

之遊從散花樓下出北門登諸陽武侯讀書臺

又北走十餘里徘徊久之見相近煙翠中一座山秀才復行數里乃是石斛山也山下重樓大厦似一富人之室門掩一扉一女子傍扉而立且吟曰十日春陰一日晴春來猶覺睡寒輕作深蕭條病骨殘花瘦次第閒愁蔓草生映戶新波平野沼倚樓山色繞墻陰東風早晚持樽酒去聽橫塘楊柳鶯又吟一絕曰倚門懸望續絃膠絲庭榭子懶將敲春愁何自鶯頻喚自一海棠亭畔杏花梢秀才聽之心揣其風情雅致非娼家之女必孀居之婦故有續絃膠之句于是從往窺焉其女欣然有就生之意生亦以言挑之兩情遂合生詰其姓氏族里女曰妾張幕府之愛女也小字多嬌幕府去官時以道路阻塞留妾嫁于此山之富人不幸富人半世而祖家計伶仃使妾無持門之托際此風景少年中能禁落花流水之念乎是以倚門而望寄之吟詩也郎官至此得非天賜乎遂握生手與之同行延入後堂但見饅饌絕精弦歌簇擁女濃粧以酒勸生曰今夕願與君結百年之好生避席曰敬之知書之士夫人孀居之婦無嫌灼而私會其如國法何况糟糠在室父母未命總曲成之烏得以此身久事夫人乎女曰荒山中豈問媒灼有親與妻待成之復有處也生辭不得已相與成禮引至周屋屋宇指其綵庭曰此月心綵紫藥繩所結也指其石圍處曰此藏形窩也指其寢曰此息蠶之室也指其寢前案曰此遺遣凡也指其庫曰此白杵藏也指其隙地曰此無為園也復置酒與生盡歡几再宿生別去以古桐琴遺之約數日再會女以手中所執桐花鳳扇贈生又口占一絕贈送之云臨行折柳送吾

即北往南飛兩可傷眉葉腰條君取去情重丘山切莫忘生遂南歸及他日再往無復所見唯草間一塚而已兵荒間形骸暴露所謂庭者鬼絲與藤所結也窩則礫也寢則棺也几則棺前石案也曰消遁者消魂之意生觸目感傷乃悟是鬼涕然而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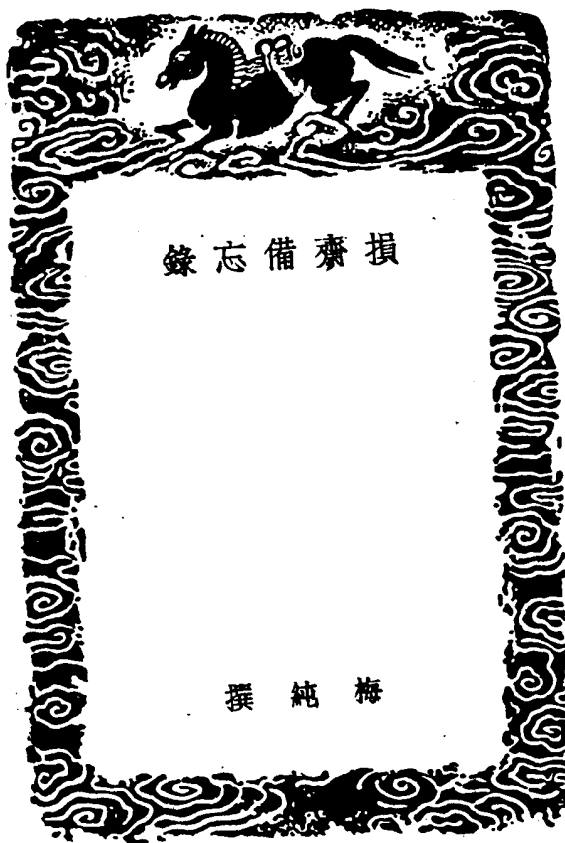
魯子京遊中南山記 九一段

陝西魯子京勇力過人性不喜營產業日以樵獵為生有搏虎法見虎則先伏于地俟其來即以藥刀刺其喉虎應手而斃藥刀九曲五尖取謹舉山南山在劫律草揭汁泮其鋒虎當之則虎毛腐裂五喉九結虎有五喉無不破傷虎亦畏之屏跡遠處武功類以安靜一日遊中南山或曰山險不可入傍有支山曰地脉頗有行徑遂緣徑披榛而進進數里巖石崢嶸松林蒼鬱又行數十步南轉由土嶺上自嶺至大谷又數里谷中有太乙元君湫池水其清魚珠不可識一云是太乙君所畜者或赤鱗或金尾或繁鬣或露角又有一種毳毛遍身首尾樂聚望之如雪團也因呼之為毳白谷左右三十里名福地峯峻環拱峻削壁立惟少陽峯平坦可登登之以望中南見中南迤出雲表山皆俯仰攢巖翠碧交輝恍若僊宇神境也水簾峯下有飛流澗澗之上天成一橋橋處山泉亂落如雪有數騎行過遙聞人語云是此懸壺噴珠排空走玉仇靈輿若見必將歌馮霄步玄冲敵之矣須臾一簇人擁蓋至蓋制垂蘇九旒京疑是神僊乃隱密林中窺之見二人各執一器似斧形而三口短柄以關重崑忽開明洞達別一天地內有瓊宮珠殿迴廊曲檻延蔓數百里浮青之垣抱

一之坊倚碧之宇涵元之閣東文之樓綺星之室浩怡之園雲子之田具在焉人稱此器為過梁鋼而謂此洞為漾辛州也少頃一衛士跨白驢而入背負一金字牌云洪洎使者督南天祁光會隨後數十人揚旗而至亦入洞去旗皆七彩貫琪凡大者一十三小者不可勝計只見大書丹樓標榜不一或云赤城同刷或云小有署郎或云天市司命或云榴花宮直或云玉樓學士或云鴈都分御或云生洲寶帳掌籍或云太岳府西清文正或云侍宸或云木史或云陸兵大統制或云八洲都首領或云東井糾知餘不能悉見有三人開一處殿宇殿名紫極一人戴冠絳綃袍一人奎冠碧醜袍一人委冠青縷袍殿設銀津玉女錦幃幃作列帷節各十數對張文琳案兩序置樂舞之器有景鑿鑿要平管句紅律句沉句音拘曲畧句且平句吳衍句交斜句削棘句羽指句端程句風根句理橫句的奕等名景鑿似鸞形而大吹之聲如鸞可以召鸞鳥要管三節長三尺二寸刻龍形吹之類龍吟可以召諸仙紅律六孔用六人吹之聲寬緩曲盡其妙沉句擊之以節樂曲畧負而扁中虛用若木枝敲聲自別且平琴工之類鼓之和氣翕然吳衍神簫達八風者隨窾吹則世間變風麥斜舞干也削棘天棘草為之十根迭為上下羽指曲戚也以足舞之惟蹈雲堦踏青陽步步交可用端程華干也風根舞于風中離空三丈瑤橫以玉為飾以八玲舞之聲倚八音的奕并之以聚異香于是薦雪孫之膳露囊之漿諸仙人畢集樂舞並作出金閨玉女葛琴令琴羅半髻虞漢卿衛子文冀星環皮祿衡桂少娃鄭一春

數十人歌躡海搖山催霞翫月詞作飛鴻躍鳳
促筋潑豚舞彈千徽之咫撥九轉之披終卽戴
奪秀巾奪作舞落塔枝頭益一曲神仙各散去
重巖如故京遂有塵外想謝絕妻子入深山求
道永樂間年八十餘日常賣藥市上人莫能識
之乃題句東城云一入青山數十年無心不結
舊時緣歸來惆悵荒涼地盡是高官共有錢言
費不可久未第又云地是人非未百年權孫弄
神仙之常存也子總徒然未若長嘯深山裏配地凌光意獨全
後有人遇于牛首山揮蓋策馬數十人執流金
綠羽障形似月圓四面擁簇人欲趨避大呼曰
我長安魯子京也汝勿避人驚懼叩頭因請其
故京曰我自入山將及百年已署名僊籍上帝
暫命我掌天苑使事言訖山後一群奇獸奔至
隨之而去此人亦尋舊路出世上始知有魯子
京僊人也

國初內中嘗失金餅蓋謂執事內監竊之命斬于
市臨刑追免之蓋已得也豎言入市時猶懾懼
既而覺身坐屋簷上下臨市并見及縛一人將
就刑頃之聞報至我乃下屋驅還耳大抵死者
魂爽先逝如此又異敘謂人魂非一可以分爲
死生去來者亦可忝審之也



四庫全書提要

損齋備忘錄二卷。明梅純撰。純。夏邑人。成化辛丑進士。太學題名碑作南京京衛人。蓋純為洪武中駙馬都尉梅殷之元孫。世隸勳籍故也。書中自稱初以應襲指揮使登進士。後復讀近思錄中張子論世祿子孫不應工聲病舊有司一條。遂請於朝廷而復舊官。蓋亦夏然自異之士矣。是書上卷分紀事纂言知人格物四類。下卷分說詩論文補闕拾遺辨疑刊誤六類。其說詩論文頗能中理。而亦每傷於迂闊。如謂韓退之書記。先儒謂其體似顧命。觀之信然。但顧命所言。皆經世遠圖。其所敘載。亦皆一時聲容禮樂之盛。而退之所紀。不過游玩荒荒。是可同年而語哉。韓之不以其道得之。又玩而弗置。不幾於喪志乎云云。可謂膠固之甚。且顧命何嘗有樂。而曰聲容禮樂之盛。殆認為大言。不核事實矣。其紀事類中述梅殷之歸京師。乃以母老之故。其擯死宜橋下。出於趙深譖職之竊害。非成祖之意。是以其家受恩未艾云云。與史迥異。亦曲筆也。

損齋備忘錄 提要

損齋備忘錄

撰 純 梅

損齋備忘錄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所載乙未夏六月。從太祖高皇帝渡江者凡十八人。今略考其終始如左。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封信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魏國公。十八年薨。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長子允恭。襲封公爵。次子增壽。永樂初封定國公。曰馮國用。官至帳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早卒。後追封鄂國公。子誠。官至僉大都督府事。弟勝。洪武三年封宋國公。曰邵榮。官至平章政事。尋以謀反伏誅。曰湯和。官至御史大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子鼎。先卒。追封信世子。曰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中書左丞相。封宜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韓國。二十四年賜死。長子祺。駙馬都尉。曰常遇春。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封鄂國公。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公。茂以罪廢。弟昇。襲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夫。洪武三年封衛國公。洪武九年薨。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改申國。曰耿君用。官至管軍總管。死于戰陣。後追封長興侯。子炳文。官至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封長興侯。曰毛廣。一名賦。文臣。官至參議。早卒。子驥。官至都督。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于蘇州。後追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洪武三年封德慶侯。又方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于軍。後追封魏國公。弟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

損齋備忘錄

明 金陵梅 純一之撰

甥一人曰李文忠母曹國公主父真駟馬都尉退封隴西王諡恭獻文忠官至同知軍國事三年封曹國公十七年薨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子景隆襲公爵養子一人曰沐英官至征西將軍洪武十年封西平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寧王諡昭靖子春襲侯爵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永樂間進封黔國公已上皆從王師初起者也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茂 宋國公馮勝
-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 封侯二十八人

-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寧侯顯時
-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興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 羣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原 營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榮陽侯楊璟 斬春侯康鐸
- 永嘉侯朱亮祖 穎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均美 東平侯韓政
- 宜春侯黃彬 宣寧侯曹良臣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至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其因革次第則又異於前矣

曰功高望重連歲會總兵者八人

-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陰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尋簿書而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祭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

- 江夏侯周德興 羣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 靖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 軸輔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顯時
-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 曰建功者十五人

- 穎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景川侯曹震
-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懷遠侯曹興
-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 開國公常昇 斬春侯康鐸 金寧侯陳轄 西涼侯濮瓚
- 曰持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榮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均美 宜春侯黃彬
-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 寧河王鄧愈
- 東甌王湯和 黔寧王沐英 鄂國公馮國用 越國公胡大海
-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興 巢國公華高 蔡國公張德勝
- 贛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瑄 蕪國公康茂才
-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東海郡公茅成
- 燕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相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終國初將臣封爵士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尚承襲餘皆廢罷徐沐二王御製為善陰險固常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觀楊少傅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事高廟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毅多智嘗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驍健善禦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四為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即應手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夫人卒廬於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於地致府日甚一夕夢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汝竭忠報效為父母光即孝矣墓不必廬也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亦不忘忠孝者矣豈天香有德視立功一時者其報自不同耶

都督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公為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公命者公恐被執一夜竊負勳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公亦降矣因籍其家下獄明日公由福建還家人途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純母淑人即公會孫女也其大寧舊地向既失守遂棄於塞外其軍今皆散置保定等處而獻王則遷國南昌矣

文皇帝繼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謂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毀。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真於法。而臣家速今受恩未艾。蓋福善禍淫。天道聖心。一而已矣。

本朝文章首臣洪武。初則學士宋濂所記。當時盛美。有洪武聖政記。自永樂以後。則少師楊士奇所記。有三朝聖諭錄。天順則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錄二錄。近皆印行。而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於文集爾。惜哉。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為未然。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焉。是猶病劇不治。惟務培元氣也。其愈也難矣。

狄梁公始終為唐卒。授五王反正。功固偉矣。然非守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身固已委質為臣。而處於所不安矣。況或不能終。遂又將何以自獻於先君乎。

潛溪文集內一事。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嘉鄉。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金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觀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壹動氣也。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微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為石。此氣壹動志也。天地間陰陽配合。何所不至哉。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世所謂涼熱。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為湯。而泉亦有溫者。陰不能制陽。若極盛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性也。夫陽之成形為火。而陰則火之餘也。惡得涼。火澆布蓋金石之屬。其燥若今銅鐵絲鋼。入火不能遽化耳。

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蓋火以木為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篠。卒爾可滅。水自有體。其生也豈得遽盛乎。以一杯水費束薪薪之。且難即消。則長也。詎能頓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知生之道也。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疑底凍。張驚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樓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不洽。於是見焉。於惟盛哉。

太祖征徇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陳風吹醒英雄夢。不是成陽是洛陽。天葩奪漢家宮英邁如此。

大將征南騰氣。腰懸秋水。馬度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聖祖命都督食事楊文南征而賜之詩也。氣象豪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視詠撤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帝王之言也。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開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尚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大理石屏。近年朝爭向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附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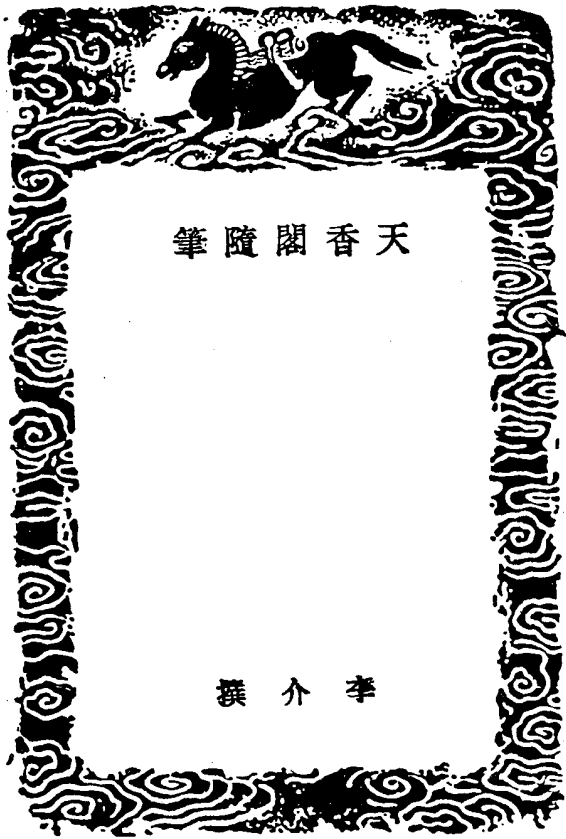
廣陵茅大方作詩。一時莫能尚。洪武末。先高祖守淮安。公時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悲歌。百餘年來。淮人傳誦。

鐵鉉。色目人也。為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皇即位。擢至闕下。不屈而死。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救出之。皆適士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梳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綵紗。今日喜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筍辭官舍。步就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周易自漢儒以象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既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為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

尚書精義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文皆無。執謂古文為偽書耶。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為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教上為教。此教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

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曰秋。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秋。審非惡其殺上。而故審秋字以承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假智力於其間哉。地有四遊。竊謂不然。地之凝結。由制於天氣之急勁。旋遠而不可嬰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尙可嬰也。此非惟不知地。亦不知天也。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尙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天香閣隨筆

李介撰

天香閣隨筆卷一

明 江陰李 介立撰

余友湯仲暉。於己丑臘辰游蘭江。題詠甚富。有浪游集二卷。余為之敘。後仲暉削髮于大雄。易名遠。遠于恆珍。其稿。偶為一友借觀。遂失去。獨所撰浙江游記。尚在。舟行十九日。抵杭之北關。是夕雨。明日。予與方十七。徐仁一。冒雨至江頭。過西湖。歷湧金錢塘諸門。湖上桃李俱無。南北兩山松柏。枯槁殆盡。湧金門外。一片瓦礫。舊游之地。今皆不可識矣。過南湖。歇擔入山店飲酒。甫出門。風雨驟至。仁一避雨簷下。予與十七。進湖南淨慈寺。十七戲數雜。輒錯亂不能舉。予時微醉。起行羅漢前。彈指云。諸君閒坐。有何功受人開供。餘杭山賊殺人。恐汝亦坐不定也。因大笑出殿門。冒雨至江頭。主人接見甚恭。蒼頭亦解人意。立取溫水濯足。進茶點。又送火為遍煖溼衣。主人置酒樓上。適湖水大至。予推窗看湖。閣樓下人云。今年臘月二十。湖頭猶高一丈。大是異事。時天已晚晴。越中諸山。翠色入座。因誦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之語。不覺起舞。次日天色晴暖。如二三月。江頭小兒。以竹枝簪蠟梅。置花籃中。賣花聲徹樓上。予下樓獨行。江邊。江梅亦半吐。故事客貨。雖集江船。未便。則諸客商。皆食宿于主人。主人款洽不倦。時聞陰貨物阻北關。不得進。而江船亦未到。予得以徜徉江頭。凡三日。焉。江頭酒佳。又不甚貴。予時一飲。諸樓中。醉則臥于湖上。兩傍觀者。輒相語為顛子云。二十二日晚。上江船。明晨。舟人解纜。掛帆。行十餘里。始覺。急起披衣。推蓬出視。見舟方東行。予心甚疑。因問舟人。桐廬富陽。在臨安西。而今舟行。反背之何耶。舟人謂君無言。少待

天香閣隨筆 卷一

天香閣隨筆 卷一

常自解耳。予下船。望桐廬。而舟更西行矣。浙江之源有三。一自新安。一自三衢。一自婺州。三衢。婺州之水。會于蘭溪。北下與新安之水合。總會于睦州。然後過桐廬。經富陽。下臨安。而歸于海。方水之在桐廬以上也。不過或折而北。或折而東耳。至富陽。臨安之間。則有若折而東。復折而西。形如之字矣。浙江之得名。其以是與。江旁兩岸皆山。一水中貫富陽而下。其江面之廣。有十餘里者。有八九里者。其狹處不能得半也。桐廬以上。有二三里者。有一二里者。有不及一里者。而廣處亦常倍焉。江自新安三處而至。走數百里入臨安。合山谿之水。自上而下。勢如建瓴。然非大濠之濠。則江波平坦。舟行無流之苦。惟逆流而前。則稍為費力耳。富陽上下無潮也。至桐廬。為一潮。桐廬以西。為一潮。近七里。龍為一潮。出七里。龍為一潮。自此以上。淺灘甚多。不能盡紀。每至一潮。舟中人輒起。佐篙。其老弱則上岸。使舟輕易過。潮淺處。不過二三十步。多或至五六十步而止。過此則平流矣。方過嚴州。潮舟中人皆上岸。牽舟而行。其在舟中者。則把篙。佐力。時潮水迅駛。舟不得上。諸人皆號呼不已。唯一休事人端坐不動。予方理頭。心不平。急起持篙。方十七。阻予曰。子未習水。子謝曰。吾幸獲與同舟。公等努力。而予袖手。獨不愧于心乎。于是休事人亦變色而起。各把一篙。須臾。淺灘過焉。蓋舟行浙江者。逆流而前。則挺力於潮上。順流而下。則顯計於潮頭。浙江之潮。自龍山。藉山而來。奔流噴激。勢如怒馬。昔人所謂十萬軍聲者也。每至秋夏之閒。朔望之際。潮頭高者如山立焉。江船東下。適遇其來。當此之時。心目交趨。手足相赴。舟師之巧。於斯見矣。土人云。潮汐擊流而上。近至富陽。而回。適至桐廬。而止。以予觀之。富陽。桐廬。未嘗有潮也。何也。浙之上流。三路俱發。地勢高懸。近復有力。海潮自兩山來。行百餘里。至富陽。界強弩之末。勢不能相敵。亦廢然而反耳。而江水自富陽而東。遇海潮。至下流。反高。勢不得行。又不能中止。則倒流而回。土人遂謂潮至富陽。桐廬。而潮實未有。至於此者也。故臨安。江西之水。皆明淨如鏡。可鑒須眉焉。人知浙江為東南之形勝。而不知為吳越之奇觀。自一。二客帆。漁艇。而外。未嘗有橫畫舫于烟波。負奚囊于邱壑者。今世之騷人墨士。不過侈談西湖耳。夫西湖有南北山之擁翠焉。有兩高峯之停雲焉。有蘇隄之桃李焉。有湖面之美蕙焉。山頭有保叔塔焉。湖中有湖心亭焉。朱閣畫樓。葦布于雲霞。烟水之閒。禪房道院。星列于櫺光。潭影之際。故南北之官游。四方之客。履皆繚繞于此。以予觀之。西湖雖勝。非浙江匹也。始予舟過桐君山下。一郡門。老人亦同。舟時迴。撥棹。曲。瞻。青。雲。氣。蒙。籠。波。光。淡。蕩。孤。鷺。浮。沈。于。水。面。羣。鷗。繚。繞。于。沙。頭。老。人。指。謂。予。曰。君。以。此。景。為。何。似。予。曰。此。有。脚。西。湖。也。老。人。點。頭。久。之。蓋。西。湖。不。及。浙。江。者。有。六。西。湖。南。起。吳。山。北。盡。孤。山。而。缺。其。東。以。杭。城。當。一。面。焉。非。得。已。也。浙。江。四。山。接。抱。一。水。悠。游。天。設。畫。圖。不。假。人。力。此。西。湖。之。不。及。者。一。也。西。湖。之。山。位。置。一。定。雖。人。工。巧。妙。亦。不。能。移。南。北。之。峯。為。東。西。之。嶺。也。浙。江。之。山。屢。變。而。爭。奇。每。遇。一。折。鼓。樓。而。前。則。山。非。向。者。之。山。水。非。向。者。之。水。矣。此。不。及。者。二。也。蘇。堤。之。桃。柳。華。而。不。實。若。夫。桐。廬。口。水。之。閒。兩。岸。江。楓。蔚。蔚。蒼。蒼。少。者。千。百。株。多。至。數。十。頃。微。霜。初。落。秋。風。乍。來。丹。黃。交。開。青。紫。相。陳。布。宮。錦。于。江。濱。展。畫。圖。于。山。足。及。夫。風。高。霜。老。虬。枝。見。霜。葉。去。而。落。其。實。為。膏。炬。之。用。者。又。不。可。以。數。計。此。不。及。者。三。也。西。湖。近。城。市。販。夫。買。客。摩。肩。接。袂。車。關。塵。生。浙。江。在。萬。山。之。中。懸。隔。千。里。自。非。幽。人。逸。士。不。登。子。陵。之。臺。訪。方。干。之

天香閣隨筆 卷一

三

谷。此不及者四也。西湖之勝，自公創于前，蘇公繼于後，而梵宮別墅，以次而起。然湖岸易于崩塌，湖濱易為葑田，兩堤之花柳，易于凋謝，而山根之樓臺，亦易于朽落。非若浙江兩岸，綠樹刺天，青巒層疊，金錢不費，終古長新。借筆簞于過鳥，託絲竹于飛泉也。故西湖有十年之盛衰，而浙江無百代之休戚。此不及者五也。西湖之魚，大者不過數尺，澹而少味，又湖水力弱，取以釀酒，不能久置。浙江之魚，尋丈味厚而不腥，金華之酒，名擅天下，此不及者六也。若夫擁帶臨安，控制越縉，雲之木，十圍百圍，沿江而下，避牽挽之勢，雁宕之舟，千石萬石，傍海而來，就風潮之利，金處之兵，朝發而夕至，徽嚴之產，不時而直下。孫吳以之抗衡蜀魏，六朝以之圖制中原，錢鏐以之保境和民，作東南之望，聯江海之交，則人固有能道之者。不俟予之贊也。豈若西湖彈丸之地，客帆不接，食貨鮮通，不過六橋委絲肉之音，湖舫置鉛華之女，爭奇淫之巧，為亡國之助，哉惜也。予得于此江之日淺，而又與詩文之緣，未能滿三寸之毫，展尺幅之素，一寫此江之神奇，而繪其生動，聊存大概，以貽臥遊之徒云爾。

古菴先生邵重生，隱居飛來峯下，隨身唯一妾，泔泔炊飯之外，則抄寫書史，執勞兼役，絕無怨言。此不特白家楊柳所難，恐劉伯壽之二草，亦不能及也。昔淵明尚嘆室無萊婦，敬通每恨家有悍妻，妾奴僕類也，乃能相主，成其高隱如此。

古菴先生著西湖志，搜撫四十年，稿與凡等，片碼雙字，一草一木，無不收錄。聞未版行，惜哉。

武林嚴印持先生，詩蕭疎自喜，大有物外風味。其遺友人乞豆詩云：叩門倚牆立，蓮花香出圍。入門不數武，紫花難前軒。道遠陰花下，煮豈開清尊。年衰苦脾鈍，白扁能加煩。兼之善解醒，百罰任所吞。何必羅官廩，飄飄風味存。何必兼法醞，淡淡古道敦。今日醉且飽，且得開心魂。故人省予嗜，言豈正爾繁。得餐更來取，信彼朝與昏。老饕聞之喜，毋乃復為煩。君豈台有盡，君情難可諼。眼前指奚奴，日遣撞君門。即事詩云：病魔日夕成吾懶，春盡如年只下簾。飢帶三分脾較醒，倦教至再睡方酣。高簷下鳥窺攤藥，塵几牽絲閉卷簾。清福難消多兩事，吟詩作字獨滿漣。晚更名缶號廢翁，錢牧齋序其詩比之唐之羅昭諫，隱謂昭諫當唐之季，十上不第，坎壈終身，嘆辨士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誦其詩，未嘗不為之神傷。印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為詩歌，往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蓋印持意識通廣，中年參寥棲老人，悟即心即佛之旨，故將視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況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聞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擬于昭諫，其志之所在，固未可同日語也。牧齋之推論如此。

心而民終不能活者，不剛也。剛矣而擊于上下，不得行其志者，不濟也。公剛以行其德，濟以伸其剛，故信于上司，化其家人，公嘗自稱其堂柱曰：雖不能笑比河清，却也要人防路哭。嗚呼！公之存心，可驗于此矣。順治二年乙酉，避兵陳市，因往顯山，觀所傳梁昭明手植山茶古本，死久矣，旁發一枝，已穢然覆屋，兵戈碎膽，何暇操觚。作不情風雅事耶。已丑過此，登樓眺玩，見壁間題詠甚多，有崑山顧潛一律，頗佳。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與此樓高。何如蜀相祠前柏，花勝劉郎觀裏桃。壺植尙期他日到，到字予所改斧斤聞說有人操。叮嚀地主勤呵護，莫道靈根恨所遭。大抵僧不利，有花小而迎送之煩，甚而呵斥是非之累，故僧弱花緩死。僧強花立死，比比皆然。即如勸忠寺之宋梅，掩映蒼崖，慶雲菴之垂絲海棠，半天紅雨，因茲遭伐，子和一律，答顧君之意，兼為寺僧解嘲。遊人驚目云：聞說昭明植甚真，孫枝猶見昔時春。磨與一物非無數，呵護千年定有神。狂客醉呼湯般若，惡奴狠踏瓦烏鱗。激成斫伐由吾輩，莫怪山僧太俗人。予入楚界泊舟，道士洪有山，突然下臨，回溜，土人曰：西塞山也。江流自巴陵，會洞庭諸水，下至武昌，會漢水將出，此地賴此山障住水口，故名西塞。後閱陸放翁入蜀記，于此山下載張志和斜風細雨一詩，不知志和浮家泛宅于苕霅之閒，乃吳興西塞山也。放翁不知較量，此類尚多。

武昌負山帶江，對岸即漢陽城，城趾插入江溜。武昌城西門即黃鶴樓，在黃鶴磯上，漢陽城外，大別山則晴川閣，蓋得名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也。袁中郎云：晴川閣與黃鶴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為之設色者，予登其上，一望瓦礫山，地地枯唯江濤日夜悲鳴而已。時好事者方作補樹文，粘晴川閣。

張獻忠破武昌，悉驅城中民數十萬口入江中，江水斷流數日，慘哉賊也。然賊獻亦有快人處，其破衡州也，有游僧百餘來投，願入夥。獻忠曰：我輩勢成騎虎，爾既皈依淨業，又何利焉。亦擁入湘江死之。廣東既失，遼東險要盡去，議築城，大凌河當其衝，兪舉祖大壽往，板築未完，大兵已迫城下。吳襄擁救兵不敢進，城遂陷。大壽被圍，某王知其世將甚重之，與之鑽刀說誓，命以固山管正黃旗事。大壽進言曰：某守錦州，妻子俱在，願歸舉城以聽命。某王大喜，命饒其行，其下諫不可曰：吾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大壽既行，懼其追也，由他道疾驅，果追之不及。既至錦州，會衆議，其弟大弼先領軍夏，經略洪承疇以勦賊至，大弼解，拳殿承疇，被疏能歸錦州，乃謂大壽曰：吾屬世受國恩，奈何獻城。○遂定城守計，而飛章上聞。○大至圍未合，大弼欲乘其未定，衝擊之。大壽曰：吾衆少，藉以拒守，待救兵，此萬全策也。兵不果出，圍日急。朝廷命洪承疇為經略，簡九邊十三路大總兵，督精兵二十萬出關往援。大兵○圍錦州已三年，聞之，口口將解圍去，輜重先發，承疇兵至，營于呂洪山。某王登山望其營，謂左右曰：彼以數十萬衆而圍聚一隅，可破而走也。乃伏兵于南，而英王率統騎直衝上山，時承疇大兵樹木柵中，列火器，唐通督前部所練火器，百發不絕者，英王一騎先衝至柵下，下馬肩開其柵，即馳入火器，皆不及發，營中大亂，承疇皇遽不知所出，謂諸將曰：若自為計，乃各奔，與平西將從西大路奔，所親柏總兵，大路烟起，必口伏兵也。查從而南，南則寂然，平西曰：君未悉敵虛實，乃俱西奔，奔而南者，遇伏多死，獨二總全部歸，柏乃服，大兵圍

所餘彈丸地人皆輕其一殺不虞定國之銳也皆大驚... 以孤軍老矣旋而南恭順勇悍迨至衡州定國伏兵襲薄...

○云定國已下桂林抵衡州定南王自東越入復桂林將絕定國後定國聞之卷甲而旋一晝夜行... 三百里桂林之北有嚴關為控扼要地有德將發兵守之...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 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祥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開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練伯...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 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祥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開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練伯...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 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祥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開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練伯...

駱公因以孫女配子心成婚之夕燈燭交加自學著接其舍貳亦一時風流佳話也... 江邊鷓鴣山下有迴瀾秋風起鱗魚下操網于此比他處利十倍相傳東門外秦氏祖與人爭此君官不...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 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祥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開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練伯...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 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祥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開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練伯...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 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祥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開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練伯...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 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祥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開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練伯...

隨逃楚與歸問于在蜀追殺曹過上書楊公宜乘其新敗屬左帥及京楚各兵進師合圍楊公爲山寨諸生所賣外以一二零賊報功而內輸兵情于賊且待機來奪難接濟挾其重寶賊以此得休復山中養敗爲銳有整十萬黑雲祥者自歸州就撫部下諸賊多抗不附復相率而投賊遂與相率歸巴將士更以輕控賊賊遂得進據蜀界將蜀界蜀主客兵盡往開邊追殺過關撫軍止道廢旅三千人付子鎮蜀門曹泰五股潛據大窟賊復窺蜀界于百計文道降丁入曹賊營招降賊約入楚親詣楊公乞撫然係老賊香油坪之役殺殺楊羅二將疑我不赦適京楚兵在豐邑坪搗賊得志小秦王金翅鵬諸股相率投降曹賊見事急遂與賊逆合夥牢不可解矣二逆既合夥蜀之志益決蜀主兵分守隘口楚兵張汪二將自巴口營土地嶺日待賀季分道進攻賀季諸部皆降丁雖驍勇能殺賊率進止自由不可繩以常律賀在開縣報推平賊將軍復報留左供職先是楊公入軍時因左帥戰沒關防請上鐔平賊將軍印佩之後以左備強密白中樞用賀代之既而左帥有瑪瑙一捷又極爲諸將所擁戴楊公度未能動復飛章留之改賀另用常獻之敗也便得一大帥秉執忠勇倡衆先登可以縛渠生致闕下乃左以推新懷軼賀以留舊灰志是以一平賊印而失兩將之歡心也故賀季之兵自開縣噪還于百計爲楊公畫策終不可挽請公以強兵一旅自蜀歷賊數十數上不聽張汪兵僅三千新增胡總統所募三千皆市人驅戰在土地嶺月餘賊窺我虛實竟爲所敗于猶率將士臥新營代蜀守隘與操獻對壘而營多遺降丁招降操賊獻逆惴惴進曹賊恐降以故不敢近于所守隘口乘馬渡無備遂襲破之馬渡將破前一日楊公親詣巫靈督勸于力勸公備左帥自隨以盡賊爲主先是操過二賊最相親比過就撫後獻逆日令人恐喝操賊云過某降開部已解京獻俘矣若楊公肯依子說攜左帥自隨便過某于陣前招降操賊操賊必降則獻逆自孤楊公以爲賊必入秦止于往巴達選銳尾擊欲身督左帥回楚辦蜀革及賊已渡昭化臨劍關直犯川西子又力勸公當用勁兵逼賊歸路用主兵護守西南一帶城池而用奇兵逐賊使不得安坐飽食曹數十上皆不報及于兵抵安岳聞客兵皆深入內地擁擠一隅歸路盡空再上書條畫力言不可公批答梓梓于自是矢不復言兵事已心知賊得勝算矣賊走潼州止有一路出立石站可從北濱于方督兵進擊不虞秦師于小市隔水而陳致賊折回原路于聞訊即欲取捷道仍扼綿潼楊公日飛檄來涇諸將以爲距賊不宜太遠諸將暗計無所出成相約尾追又于所望猛帥衙部曲止六百人借用左帥降丁皆驕怯不用命逐賊四十餘日至開縣始及之猛帥及劉士傑先以百人挑戰賊勢披靡會日暮雨作諸將皆懼兵退走前隊爲賊所統猛帥元子劉弁等俱驚焉聞楊公至是亦悔不聽于扼歸路之計然已無及矣我兵以辛巳正月十三日與獻操開縣交戰十九日圍夔山之天羅寨從夔城上望賊騎歷不滿數千人初楊公報賊入川西始反前令調左帥夷夔迎勦差使有某者結楊公曰左帥已至漢中既慮已言不實又結左帥云賊必往漢中于是左帥自襄陽往楊公調兵之使凡十九道聞左帥云昨歲若依符師令反旆與安瑪璣安所成功乎其往遂決以故左帥入漢中賊出夔門若巧相避者楊公所攜多川湖步卒皆落賊後襄陽守備不設二月初四日夜賊哨報數十人襲破襄城襄城

人盡逃越兩日獻逆馳至襄國主遇害遂由白馬渡而北賊踐中原矣予以正月十七日單騎至襄道人至開縣救趙猛帥收召敗卒來襲扶傷弔死以厲忠憤將背城借一廿七日猛帥與楊公悉至二月初一日楊公更屬于雷川湖兵三千下荆沙設藩三峽石尤大勁以初九日始抵沙市即聞襄陽之變十七日楊公亦自夷陵放船抵沙市覺醫于荆南巡使者至廿八日疾大作予與道府入視勅令及早部署兵餉各務且引古人嗚呼渡河之事相勸公重委閣爐自視事頓卒不發一語三月朔日長逝于徐官之別業予身任護藩盧公逝後軍中必有變用始詔故事代爲收拾一一繕疏上聞華容孫中丞蓄齋以書白子謂楊公盡瘁王事例有遺表應便宜代草爲黃官端請賢請貸地于答孫公云公病篤時某刀勸公子以此啓公公寂無一言若今提刀爲此此豪傑所爲非先帥勿欺之義也初六日四鼓公聞隨遠丁勾黨潛謀縱焚稱叛予急就猛帥遣健兒盡數收捕付誅藩封以留幸得免于襄陽覆轍猛帥力也公未逝時寧夏兵三千奉旨入蜀協勦衆議以猛帥麾下無勁卒屬于力勸公選調來楚付猛討賊及公逝衆又屬于暫止蜀界已經題知而蜀撫廖公其餉爲艱急欲遣之出關予更謀于楚兩臺使令就鄂中與猛合營疏請比督師標兵例加月餉有差條畫甫就緒而先太君凶聞至矣先太君產自楚聞方公萬子分泉武昌欣得就養後見爲楊公所蔽倚閱過切感疾不瘳不孝之罪尙可勝言哉尙可勝言哉自念予生不有介癖不能揮官而居猥以十六年司理止因封還郵符之嫌監司一席巧相奪之彼軍前繁無官而有官有官而速化者其資俸淺深爲何如耶然予既以身許封疆自分吾舌吾拙敢效營進老杜出塞詩云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聘用自勉至于有謀必告有告必正明知柄鑿終未忍真認以誤封疆瀘州報捷楊公借口未遇賊見刺鏢級載罪雖予味不可則止之戒爲是非公道終當在人也謹搜軍中管窺諸稿摘其要者按月分彙梓成一帙以備曼時者采擇焉辛巳中秋日南昌萬元吉題于苦次

子邑顧公諱言爲南昌守軍劉大將軍經酒酣問劉開公袖箭命而發何其妙也劉言此應急之技耳公欲見之請一發爲公衆因移坐前軒使人掛一銅鑊于坐後數十步劉左手持盃而右手發矢向後擲之矢矢貫銅鑊而出十發無一失者昔蕭摩訶善觀齊西域胡并大刀十餘人出戰摩訶觀中之遂大敗齊軍公之袖箭蓋鏡之遺製也

江邑破後學使署樓上不知何女子被害于此屍影宛然體側臥而髮植如竿絲絲皆見見者無不發然昔永新趙烈婦死于明倫堂每陰雨則血痕畢露懷中尚抱一子愈刮愈見此皆英靈結成非偶然也

金道隱諱庚辰進士爲永勝御史彈孫廷杖數十責成金齒時避啓泉督師廣西留之不行孔有德破桂林賜啓泉降不屈同張別山死獄中道隱上書有德請葬啓泉有德義其請許之葬畢即削髮被刺僧服東歸自號澹歸隱居廬山歸宗寺司馬張別山乃江陵之孫矣予登金山讀壁間詩有無月可憐山是客有風却爲寺留人之句

庚子三月廿八初漏有星太如斗光芒燦燦燦射人自東方移向西去

戊戌春子游廬山程公弦出其先祖諱宗撫夷圖觀之西南風景歷歷在目蓋其時孟密與木邦爭地相

殺朝命公往勸因從其工往備寫一路山川及夷人風俗每寫一處公即題詩其上詩頗清佳而刻本往往點竄不類圖中所載俗筆誤人可為三嘆

孟密本屬木邦官慰使成化十六年孟密使木邦地請徑屬藩司內開萬安欲許之二劉執不可曰此周天子命三督意也土官宜慰聞之誰不解體乃即家起公往勸公兩度南牙撫定而還南牙山名夷中之極險者昔郭定襄登從干驥征木麓川有詩云險障南來獨南牙天分夷漢與中華萬盤山繞一線路百丈峯開千葉花毒霧瘴烟相映靄鳥聲人語共啾呀停驂每勞征南士莫聽猿啼苦憶家可以知其險矣然卒立孟密為宜慰故論者謂公受安意旨而何喬新撫夷序又極論其往復開諭為有功明事之未定大都如此

予邑北門外人邊江多勇而不好義惟陸賓崧以義聞常入獄看一盜盜對之泣陸呵之曰男兒死則死矣何死也盜曰予非畏死但恨不見吾母一面盜與賓崧非素交又非同邑偶于途途開相識如舊慨然曰吾當保汝歸翼日呈縣縣公以大盜死且夕不許陸懇請雖死不悔縣公亦為之動乃召其家族十人復保賓崧過十日則代死而盜竟過江去十人駭然乃謀以術詐賓崧日輪一人徽妓吹呼飲酒高會十日不見盜縣差到門賓崧起身便行衆問之曰往就獄矣尙何言及上道而盜適至賓崧呵之曰何不棄汝母而復至乎其好義如此

青州徐振芳一字大拙宏光初立從邱大將軍磊南下左右幕中磊至淮安劉澤清謀奪其兵使所親柏總兵陽為好會而陰伏兵殺之振芳失所挈家居安東子丙申入秦過陝州店壁讀其題函谷關詩有云一陵風雨天連臂六國旌旗地入秦高岑名句也振芳奇士有膽智欲一暢其所為悉不就秦歸竟死惜哉

山西張宗孟崇禎九年以進士令鄂時流寇遍關中於掠及鄂公聞警兼程開道入率民登陣賊中宵遁公憫小民望賊奔入城卒宵賊斧乃擇形勝建堡寨六十六所每堡選參謀訓練諸長給以令箭與棍棍得義勇三百月三換多給火器總計鄉兵二萬一千餘而城中四隅築敵臺中心建文昌閣設備所向由是賊破他縣而鄂不敢犯常一過城下公登城謂之曰爾知我有備乎曰知之借道耳公無我臨其為賊所畏如此昔正德初年流賊劉六趙風子所至皆破許遠令樂安預築城凌陸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下開竅僅容一人執刀俟隊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因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盡擄斬之後人作詩頌遂以顏平原原配曰平原太守樂安公之此舉比于樂安計畫愈周規模愈大矣

癸未科文運劉鍾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清瀟嘉定黃繼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科考選庶吉士皆百計鑽謀人有為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大兵下江南繼生城守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何害悠然數弄酒酒如也尹澹如對雪有詩云惟有高人徐西望洞簫一曲倚江樓可想其風致矣年九十餘吟寫不衰其山水落墨數筆傳者絕少蟹則人家多有之今益貴重矣高風逸致何時復見此輩人哉

東鄉顧玉川偉面長髯如世所畫羽人劍客善走能日行五百里相傳玉川少時懸山下一病道者顧之曰公能負我上山乎玉川負之上贈以一草履自此遂善走昔于進以善走位節度使歐陽修作五代史深嘆亂世功名可笑若此今玉川生當盛世雖無其遇然以善走出入貴人門下貴人爭重之

天香閣隨筆卷二

有姚姓者曾隸黃將軍得功麾下云左兵東下將軍師太平扼之前鋒為左所敗呼酒飲三碗一馬直奔左營時左兵勝還方解甲坐臥望見一騎殊不在意得功躍入營門大呼黃關子來皆大驚搶攘後騎亦至遂大破之憶前歲遇一棒師徽人自云曾客左軍中因言左兵掠子女玉帛滿舟中其將領皆方巾大袖雍容養威重聞敵先股戰甚有以金錢借子代行者其言如此此豈黃將軍敵耶將軍葬太平城外

左兵之東下也以太子為名馬賊懼甚急移諸將西堵之時豫王已下河南使其時得一威望重臣宜慰軍中責以社稷大義把步庚衣聲淚俱發未必不回犯上之師為勤王之舉譬如人家盜已進門而家人猶爭鬪不解無怪乎其竟入堂闈也

豫王渡河兵不滿萬合許定國軍聲大振先是定國殺高傑僕妻邢氏請于史閣部必報其讎定國懼乃納款口口請兵南下而已為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決得定國乃決策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定國一人故也

攝政王分遣肅王入蜀豫王下江南兵既渡河關將黑劉自太行攻圍懷慶其鋒甚銳懷慶尉太行臨黃河為南北要道懷慶守將戰死衛輝祖總兵馳入代守黑劉百計進攻月餘不能下乃退走

乙已祝塘孔氏女嫁于姓者不半載月經不調忽產小人一雙長五六寸許手頭互鉤如世所畫和合以五行志言之小而變大草莽中必有崛起者兩兩鉤連必有盜賊比附而起者此皆所謂人妖也

江邑顧赤文幼業制藝略能涉筆馮令士仁政不善有投匿名書者歷誣其疵疑為赤文夜半點草卒有人圍其室搜獲之竟逸去時張公國維為巡撫偽為同年子上謁赤文碧眼黃須善為儀觀談吐雅雅張公不之疑皆接其股遂買巨室于蘇郡中陳設古鼎鼎玩其書籍滿架虎邱設樓船作伎樂與諸大老日事游宴時一回家青油橋舉行李充途邑人目之而莫敢誰何也有一弟善走能日行三百里專刺取人事一弟善篆刻圖章自京畿貴人外至司道以及鄉紳印紫紫列左右其偽書遍行郡邑不專藉張撫院也兵學兩憲駐節江城公文往來者先投至顧宅凡私啓文書者用燒酒微漬待其墳起亦文則手製之閱畢換封符付之去若私書然其膽液無忌如此大兵渡江黃將軍飛走太湖亦文從之敗於吳江脫歸

冒錫邑已故顧紳名見士撫院士奇之薦于洪制臺洪亦奇之上疏稱其才堪一面請以沿江監軍道授之命下自江甯發至錫邑怒駭丞之見緩也責而數之丞懼求援於顧孝廉某廉得其偽見撫院言狀時救書已下撫院所竟以奸人論置之

山西馮泉驪以進士令予邑三年明察精勤人不能欺可方明之岑之豹之豹廣西人猛種以春秋中進士魏黨周應秋子中于其房先是應秋令其子拜于門下其妻力諫時魏勢張甚不聽後魏收岑竟以此削籍奉歸入丁酉鄉舉老吏沈某為富人趙通節緩頰再三舉運進上科事懼不敢應上科科場事發房考皆要斬者也吏才如岑而勢利所不能自主如此

乙卯郡城南門外數里村民場上地裂出血流成溝溝城中于某夜合城盡聞鬼哭

甲辰秋冬日旁有數小日每當日之出沒跳躍于日之左右而日上一日摩蕩不止或云有小日數百丙午由里山前居民王姓者妻產一子猴頭鷹脚丁未王塘民家產一子兩頭四手四足

順治四年丁亥常郡五邑同日起兵口口武進白土地方聚衆數萬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燒門夏府公同黃同知馳至門將破矣夏領家丁數十騎開門殺出黃止之夏曰彼衆盛天明則其勢成矣此時不辨我多寡可破也遂衝過吊橋數萬衆皆散走夏遼人生長邊方久更兵難故知兵如此

二老坐談今古事水邊疎樹好風來悠然回眺吟情遠山半白雲合復開塵垢何曾累耳根蓬頭赤脚玩乾坤箇中撥動真消息散作雲烟自吐吞此吾邑大西山人題詩也萬歷間吾邑有滄洲詩社社中如許伯清張錫吾鄧濟川皆有文有行而西望品致尤高山人詩有數卷亂後無從訪覓惟有隨見隨錄庶夜光之珠不全擲泥沙也

徐仲昭先生諱道湯晚號十借居士攻古文詞頗得會王之妙遇人恂恂若不能出諸口下筆則滾滾數千言風馳浪湧若古人所謂成語在心借書於手矣詩尤高雅錢牧齋極雅重之比于國初之王原吉與張帖望齊同筆硯交好了耶鄉閩人適同號帖望齊義三篇頗得意而經義不稱仲昭授以經義四稿曰請成子因擲卷出帖望遂以經魁名世而仲昭僅曉得拔貢未授職而國變又十餘年而卒有詩文

數千首自別篇付其甥曰吾無力壽之梓有借抄者汝則與之沒後閱不示人將掩為己有若郭某之于向秀也仲昭有族兄為僧號說其老與仲昭相頤頤親待密雲為其書記後仲昭數年卒其徒遂去無從覓其稿庚戌秋日得仲昭山中三字韻詩十七首于鄰僧備錄于此

占得山中第一龍軒窗而俯烟嵐散絕冰弦七欸乃歌傳水調三盡日踟躕雙足逸有時詩曰一肩擔漁郎欲問桃源路萬樹琪花是指南

脫帽披襟噴翠嵐孫登柳下兩何慚的泉松際神俱朗枕石山頭夢亦甘但放不須名第五能癡何必絕成三牧童漁父來山徑曾拉風前佐塵談

一几清風書數函支隨無語對山南才窮暫覺新情少興至還將舊句參研底九州曾履八馬頭五岳已過三太湖萬頃杯前滿好挾扁舟問遠嵐

烟爐漠漠草氍毹新綠殘紅自戰酣莫嘆生年不滿百祇憐春事已過三花飛滿徑成丹碧柳色連天浸蔚藍偶一卷簾輕燕入若為王謝語呢喃

朱閣白板接精藍花雨長飛貝葉函鹿苑千門歸不二虎溪一笑偶成三法身自合隨緣見火宅還應作偶參護道深蒙妨白業須知魯叟亦攪盪

披裘帶笠笑攜柑牛馬隨呼應自甘非陸非舟甯可二為稽為阮亦堪三鑿坏遁去今何敢挾策游來舊已語多是忘機無繫著白鷗黃鶴盡交參

坐擁烟霞啓石函驅壇法苑各分參風衰不礙苞成九龍臥何須願者三寂與自憐揚執戟風流偏喜杜征南醒來多少慶勞步剩得山泉似醴甘

著茫斗氣劍光涵乘燭肯遊不厭醜吐出英談頻擗茲枯來險韻似抽籤莫云歲事多陽九且任時情自暮三明月闌干長徙倚銀河如練落寒潭

睡壺缺盡氣難含摧折雄心鬢髮鬢旗鼓代興難借一文章鼎立且分三中原久矣推江左斯世何人繫斗南咄咄書空聊鶴心虛懸蓬矢號為男

變幻風雲在立談漢陰抱甕我能甘愁看西子顰為態愛殺南宮拜亦慙名讓後來推第一品齊下乘自居三山村故事須妝點野草汀花滿鬢簪

天高晴影散層霄水石清芬似出壺祇任陰陽分甲乙莫從前後問庚三注為泉竇猶嫌聒移向糟邱不耐離忽憶長安車馬客春來多少望江南

大地山河在一龜須彌芥子不須參營分星斗文成五蠶食神仙字有三開處翻添閒事尤苦來祇覺苦吟甘題詩幾度勞相憶風雨淋頭執對談

且喜生來免負擔草衣木實淡能堪有文難送韓窮五是璞曾經楚削三越水吳山容短斂方言鳥語入叢談花開花落尋常事阮北何須笑阮南

百花深處百花潭香著東風草木韻琴咽水聲還五五屏移峯影自三三輕肥隊裏歡如沸粉黛叢中態

天香閣雜錄 卷二

天香閣雜錄 卷二

天香閣雜錄 卷二

天香閣雜錄 卷二

若愁笑我芒鞋無地駐。好將雲徑叩松蘿。

有客過津駐短輪。微香穿窳嫩好分甘。行藏未許時人識。風月偏宜我輩談。縱飲莫辭杯酌百。成時亦復鼓

三。乍聽同學春。飛捷不覺悲歌拂劍鐔。花開畫閣竹閒籬。百折逶迤放客參。平樂按歌懷甲帳。黑口移石動丁男。傍湖拈出芙蓉九。觸地能

嶼三。落拓無錢難買宅。信山還作住山談。元駒白鳥智光滿。嶽清分條在一。但向橫塘獨客馬。莫從去婦問遺簪。懶人自有難堪七。大業何知不

朽三。峰巒九邊連。九野樂郊說。是江南。趙世顯沙河道中詩云。藤無山下路。楊柳水邊村。馬足衝泥滑。雞聲帶雨喧。野蕘蕪常被。草屋蕭蕭為門。忽

視汗尊飲。猶思古俗存。德安府城西。北有山須水注之。有司馬溫公讀書臺。其下鑿石為洞。上鐫司馬東崖四字。先是為積土所

淤。萬歷戊子。水噴石出。見洞中一詞曰。楚山青。澗水綠。春風淡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的。歌相續。信浮沈。無拘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閒榮辱。梁駱陳。卿茂。字本符。予未識其人。曾于

友人處見其詩箋一幅。玩其詞意。亦今日之遺民也。云。宋李詩老詩。如程自修歲月百憂集。江山一笑歸。花鳥偏于前。兼好。江山更有後人哀。如再秀士論原無的。人生各有終。雪泥殘年白。山呈太古青。如師巖

大言。闊步好公卿。三百餘年滄海成。既同事。王室。于義如弟兄。不怨逢。兩可。笑擊。麒麟。如汪。涯。掃。空。黃。葉。晚。風。定。飛。盡。碧。天。晴。鳥。回。如。皇。甫。子。明。社。稷。資。高。氣。鬚。近。暮。年。龍。蹲。虎。踞。路。江。山。大。馬。去。牛。來。社。稷。空

如魚。潛。兒。歌。鴨。鵝。幽。人。拜。杜。鵑。如。楊。應。登。聖。朝。臣。已。老。往。事。客。何。言。皆。從。江。山。變。易。之。後。以。涕。淚。為。詩。歌。令。子。載。後。人。歌。呼。不。絕。

松陵沈自微。字君庸。謫。瀟。湘。秋。鞭。歌。妓。簪。花。豔。三。曲。極。盡。豪。宕。激。昂。之。致。徐。文。長。之。四。聲。猿。不。能。及。也。若。庸。少。年。裘。馬。揮。斥。千。金。負。縱。橫。掉。闔。之。才。游。長。安。塞。外。竟。不。得。志。而。死。妻。張。情。美。而。慧。工。詩。詞。幽。居。食

貧。常。于。寒。夜。憶。夫。作。蝶。戀。花。一。闕。云。淡。淡。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溼。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子。遍。相。思。幾。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綠。薄。吹。簫。伴。

辛亥秋。日。過。石。塘。庵。庵。僧。出。入。景。圖。示。子。各。有。詩。乃。大。西。山。人。徐。益。筆。子。把。玩。不。忍。去。手。又。出。半。村。袁。文。可。君。山。雪。霽。圖。後。書。云。壬。寅。李。冬。十。日。見。吾。陳。子。邀。飲。君。山。時。雪。初。霽。同。事。者。吳。且。浦。沙。若。河。花。左。室

王。雙。江。仰。巖。崖。諸。子。皆。疎。放。出。羣。而。與。賦。詩。則。予。醉。中。不。自。量。也。因。繪。一。圖。以。記。一。時。之。跡。此。日。凭。孤。閣。雲。低。雨。欲。來。山。陰。殘。雪。在。江。春。亂。帆。開。而。北。關。河。渺。征。南。鴻。雁。哀。故。園。風。物。好。把。酒。一。登。臺。

滁州北有開山。即古之清流關險。為南北要路。地過此北走中原數百里。皆坦道。南唐姚鳳。皇甫暉守。此。周。師。不。能。過。宋。太。祖。得。趙。普。策。自。開。道。入。始。克。之。兩。淮。遂。不。能。守。萬。曆。時。尹。澹。如。北。試。過。關。山。留。題。云。擎。天。一。柱。鎮。神。州。南。老。烟。荒。劇。可。愁。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閉。自。春。秋。當。是。時。天。下。全。盛。戶。留。行。客。犬

劉大棠。極力守禦。城雖不破。而城外數百里。居民殺戮殆遍。南破和州。及江而止。尹君之言驗矣。

春日過薛有三。猶出。其高祖夏復先生畫卷。花凡數十種。不一筆。筆不一墨。不拘形似。而手神特妙。同時鄧微山。亦善花卉。頗自矜許。而推重先生。不啻口。觀其所贈長歌。可知已。夏復先生神骨清。骨騎獨

鶴游赤城。歸來高臥。與世隔。軒窗白日。烟生。呼吸五岳。飽元氣。吐納總是瓊瑤英。有時信手作圖畫。意匠往往歸天成。坐曉之。蘭湘江竹。歲久無人。開幽獨。先生下筆自不凡。一枝兩葉開秋菊。洛水還添步月

魂。女冠愛著朝天服。縱橫俯仰各盡態。須臾滿紙驚神速。封題遠寄草堂來。展卷忽令心眼開。飛飛屋裏。碧雲亂。颯颯耳。畔秋風。哀昔人已辭彭澤令。我欲醉登宋玉臺。銀河之槎不可致。濁心彷彿生塵埃。先生

定是羲皇叟。古懷直造無何有。落日相矜路不迷。菊下同傾一杯酒。他時更擬邀羣仙。坐覽八極周雲烟。公還騎鶴我騎鶴。招搖再踏蓬萊顛。夏爾自題畫詩。昨午雨乍晴。風力微。山花灑花。渾欲飛。急走南鄰

覓酒伴。日日看花醉不歸。太湖石畔草堂前。昨夜新開粉牡丹。露重曉寒扶不起。一枝一倚亦闌干。直與宮梅絕。後。寒霜。凝。裏。闌。花。新。流。傳。不。用。重。題。請。已。有。陳。王。賦。洛。神。仙。水。為。有。隴。陽。質。不。爭。桃。李。芳。最。憐。飄

落。處。還。襯。舞。衣。香。分。得。獨。闌。種。春。來。自。作。花。一。清。真。徹。骨。偏。稱。野。人。家。梨。花。三。月。暮。春。水。一。帆。高。何。處。村。醪。熟。輕。舟。且。自。操。

江邑鄧欽文字徵父。別號微山。先世自交陸來歸。鄧其賜姓也。詩傲唐。婉麗清新。善小楷行書。深得趙文敏筆法。畫能寫意。尤工花卉。同邑觀察沈建。南大參季連。江皆重之。而尤與大司馬劉公應谷相友善。自

宦游以至致政。四十年無一日不與俱。有紀游倚竹二編。友人吳抵謙選得若干首。壽之梓。總名鄧山人詩集。

尹澹如工書。喜以意為之。初仕中書舍人。與錢牧齋同年。而最相好。牧齋以詩嘲之。云。書家近見尹中書。書不中書論更迂。叔重說文皆欲改。中郎石刻盡為奴。口有盤曲如蛛網。口橫拖學鼠鬚。聞說三倉

無此。樣。多。應。變。體。趙。凡。夫。澹。如。答。之。云。詞。林。久。矣。不。中。書。却。笑。中。書。書。說。迂。誰。向。結。繩。窺。象。帝。但。將。新。樣。付。官。奴。從。君。課。子。添。蛇。足。老。我。圖。中。畫。虎。鬚。三。六。成。伊。能。識。否。好。將。墨。海。問。狂。夫。澹。如。詩。多。散。失。牧。齋。歷

朝。詩。搜。訪。不。獲。僅。錄。其。所。題。記。者。七。首。辛。亥。春。偶。得。其。手。書。詩。稿。一。冊。字。畫。清。勁。筆。李。北。海。虞。祕。書。之。妙。其。小。詩。風。雅。有。致。表。迪。錢。起。不。是。過。也。題。畫。云。山。深。夏。亦。秋。高。樹。碧。雲。流。正。可。拋。書。坐。誰。當。載。酒。游。遠。樹

浮。烟。淺。蒼。山。留。影。涼。清。言。不。歸。去。雲。氣。溼。衣。裳。崖。崩。吼。雨。瀑。林。木。欲。飛。去。徑。轉。一。燈。明。知。是。禪。榻。處。登。君。山。云。山。古。積。寒。烟。潮。生。欲。吞。天。春。中。墳。下。路。千。載。使。人。憐。過。新。嘉。驛。相。亭。云。境。置。憐。樹。靜。景。少。覺。情。多。遙

憶。空。山。裏。秋。風。吹。蕪。蘇。又。有。詩。云。鳥。語。異。之。異。湖。聲。重。復。重。洞。穿。三。百。里。寺。湧。最。高。峯。石。袁。山。飄。水。杯。傳。雪。寶。鏡。問。僧。亦。不。答。更。覓。定。何。從。詩。題。云。蓬。萊。畫。道。人。採。藥。烟。霞。洞。遇。山。僧。以。瓢。代。鏡。以。石。投。之。飯。熟。矣

雪。口。洞。惟。聞。鐘。聲。隱。隱。子。因。賦。之。又有詩云。萬竿烟雨作秋聲。御史風流最可人。更有鴉鳩花雨韻。翻直與。盛。唐。附。記。云。御。史。陳。好。題。畫。竹。云。昔。我。弔。湘。靈。扁。舟。過。洞。庭。萬。竿。烟。雨。外。無。處。不。秋。聲。又。一。買。人。贈。友。云。柳。暗。花。明。雨。後。天。鴉。鳩。聲。裏。一。歸。船。重。逢。又。是。十。年。別。為。問。人。生。幾。十。年。二。絕。皆。吾。邑。名。作。今

失傳矣。特記于此。後余閱揮塵閑談載附友詩。乃江邑古漁王授字子予者所作。送常熟李瑞卿者也。雖本于願況。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而風味特佳。又曠前輩愛惜詩文。不曾已出。急于表章如此。

江邑南關外十方菴。有畫唐一。不知誰人之筆。衣褶甚古雅。上有宋神宗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寶真無價。十萬里來作證明。而壁九年不說話。如何畫。一會舉起一會怕。係徐光華山八分書。唐伯虎客大宅。嘗於屏上畫宮女數百。服飾炫麗。姿態百出。共得四扇。傳為寶物。後人求慕。西溪索為酒筆資。後西溪子求墓文于錢牧齋。復為牧齋索去。又有穿針圖。皆伯虎筆。并倪雲林手卷。價值千金。乃伯虎債博負者。俱在大宅。今俱不可問矣。惜哉。

江邑南有華山郭璞條山記曰。由里郡人呂天策。則以為尤里。王逢又以為游鯉。謂其形似之。或云。四面皆九里。名九里。或以為九里。詎為尤里。尤里。今按山半有鯉魚岩。是碎石石結成。儼然無二。當以此為游鯉。若以山之形勢如鯉。則不然矣。且源山須知。山上觀首。遠望碎石也。如觀音。雖其跡已派。安知不因此而附會與。又山有白龍洞。太公望釣臺。俱在鯉魚岩之左右。此所以有游鯉之名也。子邑沈鷺。字飛霞。工詩。善飛白。以布衣游京師。詠虞美人草。一時閩公卿聞。其結句云。却恨拔山人不。託根芳草向江南。煞有唐人風韻。餘情忘之。

平涼趙時春。貞女節婦解云。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納采。女家受之。氏名適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奠雁。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帷。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奉事登車。士御輪先歸。而待諸門。至則揖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醴。既成昏禮。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陰陽交際。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婚而行。不離間。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在家從父之謂何。士未迎。婦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于律無服。而強持服。不備禮而行。謂之奔。遠親命而往。則非孝。是宜為國大禁。今取而與節婦同論。甚非禮也。時曹氏女未嫁而奔死。故時春立論如此。此解大有益于風教。備錄之。以醒世焉。

晉景公時。下宮之難。邱明傳。禍由趙氏。史記則歸獄于屠岸賈。且敘次公孫杵臼。程嬰之事甚詳。放屠氏之。晉國。止有屠夫。公行二官。並無六卿執兵。政者。屠岸賈何人。敢於稱兵。俾世卿之族。皆君不敢問。六卿不敢違。舉國不敢議。若果邱明翼經作傳。放核必真。馬遷去周已遠。傳聞未確。故當以邱明為是。

宏光初立。四鎮來歸。當是時。河南山東土地尚存。史開部宜乘其初至。鼓其銳氣。分鎮二省。使萬元吉往來調護。而身居徐州節制之外。接吳鎮聲勢。內阻江淮。根本收羅。河南北一帶。土豪與屯養馬。相機進取。隱然虎豹。則。乃不守門戶。而守堂奧。聚各鎮于內地。始而兵民相爭。繼而兵自相爭。再而鎮將相爭。高黃爭奪揚州。擊圍不已。竟不能制焉。用督師元吉。曲為和解。始解甲聽命。同室爭鬪。何暇外侮。財賦之地。幾激大變。可謂無策之甚。黔驢之技。公然長驅直入矣。蓋史公本承平之康史。原非撥亂之奇才。身雖君子。一死謝國。不足深責矣。萬元吉將赴瀕陽上疏。官臣以月朔力疾見朝。祇候救書。關防八日于茲。竟無落實。頃聞揚州臨淮六合一帶。所在兵民相爭。在

兵素無紀律。在民近更乖張。總由地方有司不能先機安插。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死守不容。兵以民為畔。環攻弗釋。長此安騎。兵民兩困。卒有寇至。民必至於逼降。兵必至於驚竄。真今日莫大之憂也。臣先期叱馭。往為極力開譬。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駐札地方。合先曉諭城外居民。盡移城內。空下房屋。聽各將領派兵住宿。嚴禁毀傷其蔬菜等項。仍諭城內居民。盡出城外。有無貿易。有司會同各將領。戶相防護。嚴禁搶掠。如此說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今日何獨不然。伏乞皇上。赦下撰文詞。臣于臣救書中。備將此段開載。俾有司將領。凜承天語。益加砥。如有抗違。許臣從公參奏。此風猶或可轉也。予所見高兵之在瓜州也。一兵分居張秀才家。奸占其女。女亡奔外祖家。又為外祖居兵所占。其兵往與之爭。曰。此張家女。分屬我。則我物也。汝何得占。彼兵曰。女既來奔。則我物也。汝何得奪。爭說不已。訴之主兵者。斬此女兩段。棄屍通衢。而二兵竟不之呵。一事如此。其他可知。萬公此疏。雖為下策。猶勝史公之無策。予故錄之。以嘆斯民之不幸也。

元吉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郎。荷蒙簡命。監軍江北。封緘安危。臣與有責。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不為皇上陳之。切惟勵世磨鈍。首弊主術。獻可替否。全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質。臣歷任廿載。屢經險難。窺先帝大度英武。銳意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晦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新削元氣。固當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之爭意見。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乘之。說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擾先帝之怒。誅教方興。宗社繼滅。蓋諸臣之擊。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有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北山之詩曰。或出入風議。或虛事不為。此言任議不均其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明以理事。有默教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亦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闔外之從違遙制。使闔外從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即如前歲督師。孫傳廷擁兵關中。誠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敗。關中不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遐邇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與閣臣史可法。委曰。廣云。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相輔迎擊。可。則都城始固。既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所。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復功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如是。當局者心。惟無全利之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違棄。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鋒。必欲強人從我。其未流之弊。皆撫更置專事。苟且封疆。功罪悉從意見。觀寇實者。概乎未講。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途太晦者此也。痛悼先帝之慘。追原禍始。故敢直究前事之失。以為後事之鑒。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臣工。詩稱不說不錄。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為體。以嚴為用。蓋崇簡易。

兵素無紀律。在民近更乖張。總由地方有司不能先機安插。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死守不容。兵以民為畔。環攻弗釋。長此安騎。兵民兩困。卒有寇至。民必至於逼降。兵必至於驚竄。真今日莫大之憂也。臣先期叱馭。往為極力開譬。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駐札地方。合先曉諭城外居民。盡移城內。空下房屋。聽各將領派兵住宿。嚴禁毀傷其蔬菜等項。仍諭城內居民。盡出城外。有無貿易。有司會同各將領。戶相防護。嚴禁搶掠。如此說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今日何獨不然。伏乞皇上。赦下撰文詞。臣于臣救書中。備將此段開載。俾有司將領。凜承天語。益加砥。如有抗違。許臣從公參奏。此風猶或可轉也。予所見高兵之在瓜州也。一兵分居張秀才家。奸占其女。女亡奔外祖家。又為外祖居兵所占。其兵往與之爭。曰。此張家女。分屬我。則我物也。汝何得占。彼兵曰。女既來奔。則我物也。汝何得奪。爭說不已。訴之主兵者。斬此女兩段。棄屍通衢。而二兵竟不之呵。一事如此。其他可知。萬公此疏。雖為下策。猶勝史公之無策。予故錄之。以嘆斯民之不幸也。

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瘢者非嚴。嚴得濟。任讓乃合。故念當事之艱難。則倚信宜專。洞道舍之紛囂。則批答宜審。審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于風影之談。軍機變在須臾。勿使隨指于雲臺之議。惟位庭無復聚訟權。去而賄自消。庶建國不事彌縫。餉實而兵可銳。仍求子任事之人。嚴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開再。隨藏垢。逸才久借。然灰其自。建牙以逮。贊幕必才守並茂。始充斯選。夫人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神。自能再劫取勝。賊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厥係痛改前轍。急收封疆事理。伏祈留神省覽。元吉久在行間。熟諳兵事。故南渡後。所上諸疏。俱鑿鑿可行。此則初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醫者之側。耀五采于醫者之前。予錄此疏。以見當時非無人。也有人。而不能。用。千百年後。同一發慨耳。

安撫撫臣張亮。奏復饑饉不容緩。歷陳可乘之機四。且言臣西鄙人也。兩任邊道。□□□□雖無孤矢之長。頗知兵家之事。自開國難以來。一腔忠憤。指髮難已。皇上假臣以征伐之權。使臣得召募義勇。敵血復讎。繫聞賊之頃而獻之。闕下復全盛之金甌。□□□□之痛。誠臣即有餘策。乞早簡一官。代臣巡撫安撫。俾臣得一意辦賊。視賊所向。必滅此而朝食。非徒託之空言也。觀此此奏。何異祖述。晉元南渡。無志中原。遂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畔也。今戎狄毒流。遺黎咸奮。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遂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庶幾國恥可雪。元帝以遂為豫州刺史。練兵積穀。河南歸附。羯趙屏息。使亮如遂。躬提一旅。進據雍州。撫御宏道。計定國畫。縱不能□□西北。而士雅之勳名。未必不與之匹敵也。況撫臣名位高於軍諸祭酒。手握重兵。不煩召募烏合。而劉許非樊雅張平。聞賊非石勒劉曜。與事半而功倍者也。惜乎此號呼而彼充耳。虛其壯志。灰其豪氣也。當其時。神京既失。中原板蕩。而兩淮安帖如故者。西有亮而東有路振飛王燮也。諸公才氣皆足以辦賊。而庸奴當壁。好相當輪。腐儒當關。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乙酉夏。大兵渡江。江邑周新所。晨起巾帔。不告妻子。私往定山紅塔灣。投虎跑。僧出之井。亦不知何許人也。忽于井旁得其遺扇。知其號。訪而知為東門外周家場人。少習學業。訓蒙村中。年四十矣。予知之。十年後。往叩菴僧。菴僧因引予登其家。揖之。

天啓時。南面有童謠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剃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還要家去學打鐵。皆連臂而歌。手作打鐵勢。

又有謠云。朱衣星。七個星。東邊上。西邊下。誰人念得七遍過。得官做。般陽夏。顏陽詩話有云。初至頰上。見梅生。變友便面詩云。夕陽西下。魯王宮。弱弱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雞。分馬練。千年青。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隨尼父。座上尊。魯魯憶孔融。俄見隔林口。色好。不知是月。是流虹。顏曰。袁州道上。作。款曰。遠地寄興。豪邁。善法奇蹤。以問梅生。生日。此固不知何許人。僧名。而儒行者。負書擔囊。往來濠澗間。所至以名香古硯。自隨。詩文觸處。而成不暇。思素稿滿三尺許。網架緊密。不輕以示人。嘗稱發祝其序。為庚辰巨公筆。有三十年前文龍虎。固已祇貴長安之語。則蓋應。殆前代遺賢。而隱者與。

武進吳鍾。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年六十矣。入河南鄉試。中舉人。聯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民事。終日昏飲。每斷大獄。幕中再四叮嚀。及出堂。嘗然其耳。有木知縣之語。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轉。為隆武。禮部主事。途相隆武。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逼舟山。自縊而死。鍾樹在舟山。其子勸其乘間歸家。曰。吾家何在。□□□□此即吾家也。吾當死于此。蓋其志已決矣。非漫然為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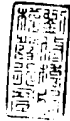
閩僧石浪。參學于吳。得法于廣隱和尚。因歸闕。開堂說法。隆武即位。謀相于乘。食曰。無相。官官。舉石浪。且曰。非和尚不能主其事。遂登請來朝。拜為宰相。後行視城郭。為大統。擊死。肢體皆散。石浪一名石雨。俗。稱林師。太後為相。稱林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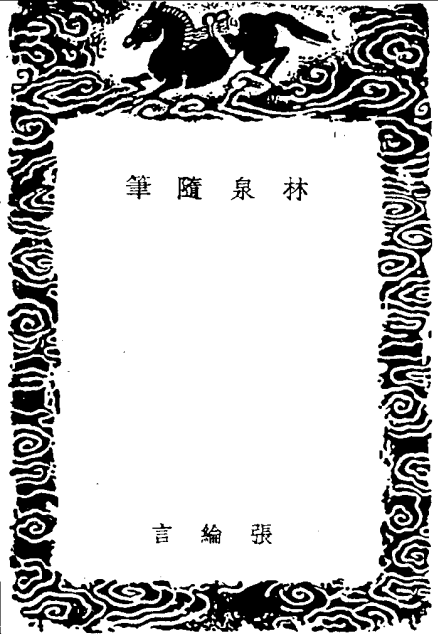
浙僧石田。隱居紹興。秦望山下。茅屋三間。師徒四衆。荒寂不堪。魯藩開府紹興。舉為將。有兵三千左右。魯藩走下海。大兵將至。石田曰。事急矣。請南行。引兵來迎。遂往說鄭帥。迎魯藩去。大兵追之不及。洪武時。錫邑王孟端。以善書徵為中書舍人。兼善繪事。尤以竹名。後百年。而有王仲山。開仲山。起家進士。官至倉憲。即致仕歸隱。湖中之寶蓋山。三十年不出。亦善書。精于繪事。二公邑同姓。同善書。畫。其詩。蕭開淡雅。陶韋之流。格調又同。欲合二公詩。聯為一編。未逮也。

孔有德之圍萊城也。按臣徐從治。竭力拒守。贊畫主事張國臣。捧廷臣撫議以出。且為□求撫于從治時。有德以撫恩孫元化。已破登城矣。攻萊四月不下。并欲以此法破萊。從治乃抗疏上聞云。國臣以撫為□解嘲。而□借撫為緩兵。急攻計。國臣使每至。則□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絕城出擊。以怒□也。果爾。則必使□任意攻打。我拱手以萊授□。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常孔□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甚易追擊。元化遺書云。□已就撫。兵不可以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廉兵已順孔。□又使廉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口。詭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為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偽報。益廷集議。必以一紙贖于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之故矣。臣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而護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張鶴湖題秋林小景詩云。誰家亭子面秋山。喬木千尋水一灣。為問主人何處去。東鄰看竹未付還。歲在戊子。身世之厭。因妻糶入定山紅塔灣。借楊老僧。將欲買田數畝。授山僧。為終焉計。而母老。無兄弟代養。明年復館于葛氏。去山五里。而近峯色。到門。嶺雲接樹。每舉頭見山。輒生槐報。常口占句云。漸槐沈埋鄭子真。出山一步即風塵。樂天終負負山約。白石清泉也笑人。黃將軍得功。宏光初。與高傑。劉良佐。分駐淮上。捍金陵。左兵東下。移將軍師。太平扼之。左兵敗走。而大兵已入金陵矣。宏光倉卒走依將軍。而豫王以重兵。晨壓將軍營。使良佐來說詞。其曲。將軍怒。責以大義。出不意。旁□箭射將軍中喉。因慷慨語其下曰。將與諸君死敵三問。無一應者。遂拔劍死。

右天香閣隨筆二卷。集一卷附焉。明李介撰。按介字介立。江陰人。事蹟僅見卷首附錄自撰崑崙山樵傳。俟考。原鈔本。玉生廣文偶得於羊城書肆。卷首有同邑徐恪題識。亦不知何許人。謂從陳孝子丹忱借閱。其兵鑿一書。卷帙浩繁。難以摘錄。然亦宇宙間不可少之書也。隨筆八卷。雜記鼎革間瑣事。及遺聞佚詩。予稍刪其仙釋迂誕之說。錄存若干頁。亦可以見先生大概矣。云云。無卷數。茲釐爲二卷刻焉。內如備載萬元吉籌軍錄序全文。暨將赴滌陽上疏。事不堪再壞疏等。均足補史乘之缺。其他野史。亦未及詳載。又如紀吳三桂伎陳元事。與鈕玉樞觚股及各說部互異。亦足以備參考。又如痛詆洪文襄。不遺餘力。亦無怪其然。至如史閣部。將略或非所長。而身騎箕尾。氣壯山河。論古者作想詞焉可耳。咸豐壬子小零後三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筆隨泉林

言編張

林泉隨筆

淮浦張綸言

愚嘗謂論孟之外若子史若詩文辭賦與夫異端方技術... 傳以千萬數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博如司... 馬遷然尚云爾况今天下九流百氏之書止則左棟宇出... 則汗牛馬窮鄉白屋焉得悉致而有一耳目之官窺焉... 測又焉得備觀而盡識也於是遇書不復力求惟取家藏... 故書而讀之讀竟則思然又性實庸塞加以俗事紛擾所... 得毫髮旋復遺忘終未能卒於外而養乎中也數年以來... 咍釣江淮自愧無益於時追思往昔所讀經傳子史諸書... 其或理有未暢語有未盡辨有可疑有當辯者疏而通... 之補而足之推廣而明之不分倫類隨筆記錄久之不覺... 成編至於性命之精微道德之深奧則未敢啓而弗敢以... 輕言也第恨家无四壁片紙隻字無遺執筆之際無所考... 證往往不免訛書而無說世之博洽君子不以庸末於學... 而遽云云見喚改而正諸則也

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其說詳矣未嘉史氏... 窺外編所載諸儒論辯不勝其多或以爲春秋書春王正... 月非春也聖人假天時以立義耳又謂禘廟開爲拜孔子... 告以行夏之時既曰行必因當時不行而言也又引左傳... 春蒐夏苗無水獻黍季蒐爲証又復數百餘言不過皆爲... 商建丑即以五月爲歲首周建子即以子月爲正月今按... 山陰許氏言春秋改時改月出於聖人特筆而他書月數... 不改乃時王之制如是則諸家不改月數之說爲有據矣... 而考季朱子詩傳五註亦未以周月爲夏月也夫衆言淆... 亂折諸聖經無明文而折衷以吾心之理可也諸家之... 辯考之古誠不謬矣氏之說又豈不可爲來世法乎不... 然則漢之太初歷以寅月爲歲首歷代因之更千載而不... 變者得非天道不爽而人事得其宜乎由是言之則蔡說... 自可垂法後世商周月數改與不改不必深也... 蔡傳中有前後自相異者如堯典每若稽古與召誥若... 來三月及大誥弗弔與多士弗弔吳天字義本同而皆訓... 釋不同何也

易取卦爻言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本義曰內卦以德言言... 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 也蓋乾卦至九三聖人德業進修無以加矣至九四則將... 居位而行道也欲及時者勉之之辭雲峰胡氏曰三四重... 剛不中危疑之時昔聖賢處此惟有進德修業而已此... 說與本義頗異未詳其義

矣又曰吉士誘之既曰吉士則亦非強暴之人矣其末三句蓋是女信其人之誘便之針後而來無動我巾無使履吹飲人不驚覺而適其類之辭也况其語意又與仲子無喻我里無折我樹杞等句相類其為淫詩無疑亦亦鄭衛之詩而誤列於此也

十月之交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而一周天此據曆家之說也然張子獨以為天右旋日月皆左旋蓋以天行健日月不能及及若右旋正其後諸儒皆本說而見於蔡氏書傳元詳東嘉史氏以為曆家攻驗天象其法自有傳授先儒之說固為有理恐不如曆家之精也今按朱子輯詩傳則先述曆法晚年訂書傳則取正家語錄中雖有少論而詩傳竟無改易則史氏之說似不可不也

小弁首章傳曰幽王太子宜曰被廢而作此詩及釋章相彼投兔等句有曰今王信說棄逐其子魯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其後論題下又曰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孟子註亦曰幽王廢宜曰宜曰之傳為作此詩嘆王信說而不察傷已無辜而被廢憂怨迫切而無過甚之辭非孝故篤至者弗能及也使宜王而如此東遷之後必能止申侯之罪報乃父之讐而周室中興矣序謂此詩太子之傳述其情而作似不必也

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阻墜已之聲聞孟子曰文王事昆夷集註曰事見詩大雅疑指此章而也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傳謂聖人以常情待晉秦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得稱爵也二年秦晉戰彭衙傳又謂以晉侯為主於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似又以王事責晉秦前後似不照應周禮祭祀供養蕭子鄭

林泉隨筆

氏疏曰蕭讀作包而引左傳証之蓋以為一物也今以郊特牲及管子所謂茅而三卷者攷之則蕭者香蒿配茅者其為一物明矣當從杜
禮記曾子問篇篇問諸老聃馬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是作五千歲者本朝宋大史曰老子周柱下史李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謂耳漫無輪也壽一百六十餘歲周平王二十四年以書授關尹喜年八十八春秋孔子則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上距老子授書關尹之時已一百四十年按此說則孔子適周之時則聃猶未死也莊周宗其道言必稱之家語所記又與史記合豈歟後世故朱子雖嘗疑有兩老聃而終亦自以為不然詳禮者直述之可也乃曲為之回護而其甚甚終有不可得而推

王蕪君酒肉之賜弗再拜子思於魯魯公之饋鼎肉稽首再拜而受子思因蕪章之問亦曰以君命特之再拜稽首而受何歟豈禮道甚常而聖賢變禮以從宜歟抑亦所處之位與所遇之時有不同
明堂位周之大赤蓋周人尚赤而旌旗之色因之也史記周紀云武王伐紂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懸髮及二女頭於小白之旗二說不同荀子言紂懸子赤補必有所受而遷史之說
子思道運將篇見見四子說姑射之山官然喪其天下焉蓋言堯舜見神人而有志於道雖有天下而不與若之也陸氏以四子為王倪蒙缺被衣許由申接光讓天下與許由則充許固同時矣若夫三子皆在堯前豈得一時而有見之哉此四子雖有所指然非陸氏所言也其讓王篇言子州支父即子州支伯亦志辨

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天也棘狹小也今按列子湯問篇張湛註曰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則棘為夏棘明甚郭李得之但失不引列子為耳

荀子言武王誅二人又兩言懸紂首于赤布史記云斬紂與姬已有是誅二人也尸佼遂言武王親斷紂頸手汚于血愚謂武王伐商在於除暴救民非復懸紂也紂死而天下定矣懸其首於旗歟何為乎懸首且不可信手刃之事又可信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又言施惠鄧析子法先王不是禮義及其論治天下則曰隆禮義而殺詩經又曰法後王以一天下制禮前後語意自相矛盾又曰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道與法果何分乎豈道謂禮禮尊卑之類而法乃治世刑重亂世刑輕者耶先儒言其學不純粹而言時或出入申商間於茲

林泉隨筆

東海則有紫結魚雖焉然而中國得以衣食之楊註謂紫結未詳又曰俗傳是紫其附石生大者如手其內含珠古謂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愚按此說雖稍通然於字有礙竊疑紫結如馬寶皮服織文之類既無考証不如相者之術巧發而奇中見諸傳記多矣荀子非之以為相形不若論心其言亦似有理東萊呂氏猶以為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若夫列子子游子夏子思孟軻于惠施宋鈞之中而既非之則其失抑又甚焉楊雄曰荀卿非數家之說悅也至於子思孟軻說蓋亦不以卿之言為然

楊子法言問明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蓋指孟子言孔子疾卿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之言而言也其下或曰亦有疾乎問楊子亦有所疾乎故復答曰我所疾者則在撥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指意甚明不待釋註而知其秘乃謂雜譏孟子據我而實我食失之也
史記鄭世家子產鄭公之幼子也其下無註愚按鄭穆公生公子喜公子師公子弃疾公子偃公子驩公子發公子嘉此所謂鄭之七穆也發字于國古者孫氏王父字于

荀子言武王誅二人又兩言懸紂首于赤布史記云斬紂與姬已有是誅二人也尸佼遂言武王親斷紂頸手汚于血愚謂武王伐商在於除暴救民非復懸紂也紂死而天下定矣懸其首於旗歟何為乎懸首且不可信手刃之事又可信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又言施惠鄧析子法先王不是禮義及其論治天下則曰隆禮義而殺詩經又曰法後王以一天下制禮前後語意自相矛盾又曰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道與法果何分乎豈道謂禮禮尊卑之類而法乃治世刑重亂世刑輕者耶先儒言其學不純粹而言時或出入申商間於茲

東海則有紫結魚雖焉然而中國得以衣食之楊註謂紫結未詳又曰俗傳是紫其附石生大者如手其內含珠古謂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愚按此說雖稍通然於字有礙竊疑紫結如馬寶皮服織文之類既無考証不如相者之術巧發而奇中見諸傳記多矣荀子非之以為相形不若論心其言亦似有理東萊呂氏猶以為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若夫列子子游子夏子思孟軻于惠施宋鈞之中而既非之則其失抑又甚焉楊雄曰荀卿非數家之說悅也至於子思孟軻說蓋亦不以卿之言為然

產發之子公子僑也僑子參謂之國參今日定公幼子循
 吏傳又曰成公幼子真傳傳之誤耶謂子真家益饒結駟
 連騎束帛之幣以聘幸諸侯所至國君分庭抗禮使孔子
 名在揚天下者子真實先後之也其意蓋謂孔子非子真
 多財歷聘諸侯則不能致此聲聞之盛殊不知聖賢取重
 於人者初不在財與勢也謂孟子書為軻自著韓子以為
 軻既沒其後萬幸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二說不同朱子
 以史記為是今按古者諸侯死後方謚孟子所見若梁惠
 梁襄齊登滕文柳穆數君此皆死于孟子之前也竊恐韓

說長
 淮南王安傳王子有璧子不害最長王弗愛後太子皆不
 以為子凡數言不害不為王愛王后蔡不以為子數太
 子遷不以為兄數如淳註曰不以為子兄秩數意雖近而
 久別耳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言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
 年程氏謂古人以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宋子兩存其說今按史記湯壽一有歲而崩豈有年
 九十餘而猶生子乎當從趙氏為是又按蔡氏書傳言太
 甲繼仲壬而為王亦主趙說而言

經傳中言帝與老氏不同今以書多主荀證之尤為明白
 始言惟天不界繼言惟帝不界末又言惟天不界此三語
 反復一意不過皆言商紂不君天不佑之而致於喪亡也
 可見天即帝帝即天寧有彼此之間哉程子曰以其形體
 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聖人復起不能易

孟子徐子曰仲尼幽稱於水鄉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
 矣饒氏以為微旨川上之嘆是也今按荀氏若坐篋子貢
 問君子遇大水必觀之說孔子亦之甚詳仲尼稱水其指
 荀子言孟子惡敗而出其妻今按韓詩外傳言孟子欲出
 妻因毋言而止二說不同豈荀子在或別有傳云楊氏

荀子天地比註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此說
 最為有功朱子言天在四畔地君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
 一尺氣但人自不覺耳其言蓋本此
 楚辭九歌大司命一篇朱子極稱其善蓋因是言之以
 為人物之命雖各專於有生之初而不可移然君子行法
 俟命正義明道如易利之六三復之六四而未嘗以吉凶
 悔吝易其所守也屈遭讒放逐之際不忍宗國淪喪披歷
 忠惘聲之歌賦莫其君之感悟而君終不寤也於是捐
 身赴淵視死如歸其必有見於此宜朱子之深嘆而重許
 也之

或曰今之術者以人之時日支干及日月五星躔度推人
 之一生窮達壽夭莫不巧發而奇中何也曰此則氣數之
 命若釋氏所為定業者蓋以五行之衝合生剋四時之休
 囚旺相而以六十干支互相搭配則人之生死休咎固於
 此數而可以前知矣宋太史者祿命辯力詆其謬末引子
 罕言命繳之而欠理氣之分唐韓昌黎三星行有曰我生
 之辰月入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宋蘇子瞻亦云已之
 命有同韓公故一生遭人口語無數於是始以術者之言
 可信而宋說亦自有理不可遺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知命者利不苟趨禍不苟避惟義在

惜韓氏以為買詎作朱子亦以其辭壞異苛備非實詎
 莫能及今攷史記漢書本傳惟吊屈原鵬為兩賦而無此
 篇且其死時年僅三十三篇首乃謂惜子老而日衰又曰
 壽冉冉而日衰漢文之時而謂之亂世可乎詎宋嘗知技
 伯比干之所為而又曰惜傷身之無功及復一篇旨意而
 証以出處本末以為誼之作未敢信其必也

宋玉九辯曰今世豈無騷騷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
 非其人兮遂踟躕而遠去又見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
 者若舉肥韓子雜說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
 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篇主意自此變化來故曰師其意

不師其辭此題是也山谷黃大史言作賦須讀朱貴馬揚
 之作而效其騷便有古風愚謂出於辭賦之祖苟能究心
 離騷二十五篇而有得焉則宋馬諸作又在我取矣
 神仙者流此老莊列子之外如黃庭經參同契淮南子抱
 朴子悟真篇物外清音中和集列仙傳等書次第相述其
 言修煉之術備矣大槩言人之有形不過精氣神三者而
 已苟能保固三者可以長生苟知精神相反而一而不一
 惟聖人意與此合然而世之傳其書用其術者悉皆不得
 其效而反以召禍不能成冊而適足以喪軀其故何哉豈
 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歟抑亦無仙風道骨不足以承

此歟先儒程子有日置風于密室之喻以為學其術者可
 以延年致壽而未能飛昇變化朱子感興詩則曰飄飄學
 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從從之脫屣
 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邊能安又詩曰迷心昧性嗚呼
 學食生惜死悲方仙其說如此然則神仙之術果可乎
 譚氏化書有曰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者化為秦
 漢之戰爭竊惟道德仁義之道也其行與否則在乎人為
 爾秦漢戰爭由不知仁義故也而曰仁義化為戰爭則是
 戰爭又緣仁義起也豈不誦哉又云有賞罰之教則和道

進有親疎之分則小入是然使為國者賞所當賞罰
 所當罰則親感德而和者退矣親所當親疎所當疎則賢
 否分而小人遠矣又何說諸之足患哉又曰賞不可妄行
 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仁
 之基此語亦未然夫思賞所加惟患不當耳當則厚薄高
 卑各有等差則功多者勸而功少者勉矣而曰恩賞雖當
 猶為爭奪之漸吾未聞也又謂儒者莫知道之本莫窮禮
 之旨愚聞道者天理之當然禮者道之節文也知禮與道
 者始名為儒今日莫知莫窮則又思足謂之儒哉予觀是
 書文雖高妙而言則駁雜其中或祖黃老在列或本釋氏

進有親疎之分則小入是然使為國者賞所當賞罰
 所當罰則親感德而和者退矣親所當親疎所當疎則賢
 否分而小人遠矣又何說諸之足患哉又曰賞不可妄行
 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仁
 之基此語亦未然夫思賞所加惟患不當耳當則厚薄高
 卑各有等差則功多者勸而功少者勉矣而曰恩賞雖當
 猶為爭奪之漸吾未聞也又謂儒者莫知道之本莫窮禮
 之旨愚聞道者天理之當然禮者道之節文也知禮與道
 者始名為儒今日莫知莫窮則又思足謂之儒哉予觀是
 書文雖高妙而言則駁雜其中或祖黃老在列或本釋氏

進有親疎之分則小入是然使為國者賞所當賞罰
 所當罰則親感德而和者退矣親所當親疎所當疎則賢
 否分而小人遠矣又何說諸之足患哉又曰賞不可妄行
 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仁
 之基此語亦未然夫思賞所加惟患不當耳當則厚薄高
 卑各有等差則功多者勸而功少者勉矣而曰恩賞雖當
 猶為爭奪之漸吾未聞也又謂儒者莫知道之本莫窮禮
 之旨愚聞道者天理之當然禮者道之節文也知禮與道
 者始名為儒今日莫知莫窮則又思足謂之儒哉予觀是
 書文雖高妙而言則駁雜其中或祖黃老在列或本釋氏

進有親疎之分則小入是然使為國者賞所當賞罰
 所當罰則親感德而和者退矣親所當親疎所當疎則賢
 否分而小人遠矣又何說諸之足患哉又曰賞不可妄行
 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仁
 之基此語亦未然夫思賞所加惟患不當耳當則厚薄高
 卑各有等差則功多者勸而功少者勉矣而曰恩賞雖當
 猶為爭奪之漸吾未聞也又謂儒者莫知道之本莫窮禮
 之旨愚聞道者天理之當然禮者道之節文也知禮與道
 者始名為儒今日莫知莫窮則又思足謂之儒哉予觀是
 書文雖高妙而言則駁雜其中或祖黃老在列或本釋氏

或述要語皆親切至其言儒則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遠也但其後七卷絲綸論崔鳳等篇極言民食之急以規夫剝民以自奉者則為慷慨有補於世老子曰民之貧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貧景昇之言亦有所云自

李氏中和集言人有斷蛇作兩段而其首尾猶動其聲已熟而其足猶動或問其故曰此氣動非性動也愚謂人物之生死不過陰陽合散之所為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理之常也蛇斷蟹孰猶動者餘氣散未盡生理未竭絕也夫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未有氣存而性不存氣動而性不動也

沈麟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帝以女妻槃瓠之事覽者未嘗不笑其誕且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後人猶或疑之况有甚於是者乎後之作史者於此類皆勿書可也洛陽金童宣發湖陽公主之蒼頭光武不知罪則倚勢假威者知所憚而忠直者知所勸矣范曄正宜表而出之以勸後人乃例儕之酷吏傳耶

陳壽三國志龐統為荊陽令不治免官魯肅言統非百里才先主與談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蔣琬除廣都長事不理先主怒欲罪之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先主乃不加罪後事後主功業累與亮比嘗謂人之才器各有所宜非長於知人者弗能隨其才而用之也唐韓子言醫師之用藥匠氏之用木有如相之用人其取贖可謂親且切矣統與琬固一時之彥也使不遇肅庸庸焉為之先主則終於下位而已又孰能知其才之美而使之居大位以盡其才哉由是知世無不可用之人顧用之者何如焉

吳暨鮑為選曹尚書好為清議特見即累多非其人欲戒否區別賢愚等彈射百寮覆選三署率皆貶向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干果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幕之後孫權聽議罪罷及遂即徐彪專用私情博愛不由公典鮑亮嘗

林泉隨筆

自殺夫分別賢否廉貪而黜陟之選曹之職也鮑亮所行如此可謂不負任矣使其取舍進退一以至公而不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諷亦何不可之有哉惜其君臣之間誠意未孚而驟欲行己之志貪污肆行而遽欲沙汰太過此取禍之道也雖然鮑亮固可罪矣孫仲謀以公道懲而罷之可也而乃聽受諸言迫之死地則過矣法正言許靖有虛譽而無實用今觀靖雖整聞過情行事舉動未悉充當未嘗如法正之殺人報怨也正既知浮譽且不足重而所為悖理乃如此使不過知已之主亦殆矣是非明於責人而借於首已者耶步騭因窮時同衛旌備刺奉瓜以獻無征卷焦待之甚薄衛怒而騭不介意且曰吾貧賤主人以貧賤待之固也宜也後騭為相而衛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誠必異乎凡庸步騭遭人鄙薄而能憂之寬泰如此其器識過人遠矣卒致爵位通顯

晉書王戎傳言戎見晉室將亂慕遠伯王之為人與時卷舒愚竊惑焉夫伯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非與時浮沉者也若戎者居平時既之蹇蹇之節遇亂世又無廉濟之才統統管利累不知愧正孔子所謂鄙夫可與事君者而曰慕伯王之為人亦緣乎郭舒爭繆坦事引夷齊以諫王執且曰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敦為君而已為臣也然則舒之罪豈在錢鳳沈亮之下乎况舒先事王澄澄為政所殺舒縱不能為澄報讎黎身而去可也今乃復首事之亦已甚矣史氏贊其忠亮烏在為其忠哉

北史王軌傳言軌被禍雖其自致然亦為君若弼所陷吾讀史而悲之使軌謹足以防姦謹足以下人密其口語而不泄竭忠少主而不倖則禍曷從而至哉戴溪氏拊人之保全功名以其能謹謹也然則謹謹二字其為將之要也唐李太白蜀道難一篇或以為為章難難而作或以為為房瑄杜甫而作蕭氏畫發舊說以為因玄宗幸蜀而作

以今效之皆無証據且其間若西遊何當環等句輕忽而爾汝之稱尤非人臣所當施於君上蓋白之天才絕人是樂府諸題各效一篇以寓其傷今懷古之情蜀道難亦其中之一耳初非有諷有為如說者之云

唐杜子美之寓居同谷七歌註謂其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下予讀之信然然而朱子不取之以續騷者其病在長安鄉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之言有幾於不知命者

柳子厚憎王孫文晁氏叙之曰離騷以龍蛇鸞鳳托君子以惡臭物指讒佞而宗元傲之今詳其詞意蓋言君子之作忠勞如此而群小之妨賢蓋國如彼其是非善惡如獲之與辨猴不難辨也人君為不斥逐小人以杜其奸曷為不親用君子以展其才某言似矣然則子厚之數譴亦君子之過乎蘇子瞻論賈生有曰非漢文之不能用生

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吾於柳亦云非國語詞簡言微其中小有差失然非深於理者不能分別也如屈到咎之說蘇子瞻亦嘗辯之而蘇說亦未盡也蓋柳意主於孝親而蘇則重在忠國各舉一偏言也廣輿乃曰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言亦非也乃著非非國語而辯斥之則過矣宋子嘗言非國語辯得皆是不知廣何所據而非之也惜不得其書而詳攷之子厚不信積羊之說蓋以其性在怪妄也

而復有述謫龍城之說何歐鏡歌鼓吹曲自漢魏而下惟柳作為首浦陽吳氏作楚漢正聲取其所作辭賦繁於司馬相如揚雄諸賦之後而他作不預焉其意從可知矣謝集羽宋末遺老而其作辭隱指遠中含黍離離露之悲非俗眼所能識也宋太史宋曲沈與典雅極力模倣猶瞠乎柳之後至於剛陳璉之作造製益工其去柳謝益遠矣鉉

柳之如曰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視不墜也清冷之聲與耳謀聽不雜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神虛故能通也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心靜故能應也所謂君子必有清息

柳之如曰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視不墜也清冷之聲與耳謀聽不雜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神虛故能通也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心靜故能應也所謂君子必有清息

林泉隨筆

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淑慮慮滯志無所容其入者
 此如
 歸退之嘗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殺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及後與劉秀才書論史事則云懼刑禍不敢
 為其言自相南北或者疑之蓋畏刑禍乃韓公之本心其
 言述史以褒善貶惡則一時有激而六也柳子厚遺書
 之辭雖婉而意則實嚴
 白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楊妃之始末雖史傳亦無以加
 焉蓋指其履單託為聲詩以諷時君而垂戒來世爾易曰
 治谷晦淫左傳叔向之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書有內
 作色荒之戒詩言褒姒妲周之禍唐室之不統豈不亦因
 是哉但其辭語迫切淺近發揚太過有失為尊者諱之義
 也不然則國風於姜氏齊侯之事焉為諱乎
 五代史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易保定三關復趣進師左
 右諫曰陛下離京四十餘日兵不血刃而取關南之地此
 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燕之地未宜深入世宗不悅
 會有疾乃還歐陽史臣識世宗輕萬乘之尊馳千里而
 襲人殊不知世宗此舉蓋假克南唐之威而乘述律之意
 其取勝必矣說者又謂虜衆聚幽燕之地周師深入未
 必能勝今攻遼史言燕人聞周師至皆遁入西山以避或
 請出師拒戰遂主不肯且言所失皆漢人故地不足惜由
 是觀之則述律之意可知使世宗乘機進兵則契丹不足
 平而十四州之地可指麾取矣不幸天不假年中道崩殞
 建室有宋革命坐受其侮而莫敢誰何也他日遂成靖康
 之禍易曰履霜堅冰至此正陰陽消長之機表裏盛衰之
 會也是可為嘆息哉歐陽公秋聲賦寓意深遠九秋之時
 草不寒落百物變衰亦由當時危亂將至而氣象慘慘也
 元城劉公與馬末卿論國事亦以春風秋霜生殺為言公
 之此賦豈以王安石引用群邪妄行新法而作也歟蓋無
 平不波無往不復盛衰無常吉凶靡定非識微之君子何

足以知之
 通鑑綱目書序觀微王廷事其下分註載范氏之言而論
 語註亦曰王觀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掩其詳明矣
 尹氏發明乃曰王觀為東宮之臣受命於高祖也受命於
 高祖則是高祖其君也王觀之與太子秦王均之人臣也
 王觀不死建成之難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後復事太宗亦
 受命於高祖也若是則二子非不能事太宗不當事太宗
 但失於不請不能輔導失職之罪耳愚謂斯言辭則辯矣
 無乃啓後世及覆不忠之亂乎夫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
 也王觀受高祖之命為東宮之臣亦猶父擇婦以配子也
 豈有人殺其夫而為之婦者又後首以從之乎由是觀之
 尹說之謬不辯而明矣宋鑑漢會師侵周周遣殿前都
 點檢趙匡胤帥師禦之亂至陳橋為眾擁立而還今汝漢
 史是年首書宋太祖廢其主宗訓而自立無出師會北漢
 伐周事近故件請求新制定之以為此蓋宋太祖欲迫蒸
 帝禪位周之時相欲圖策立之功故為此舉以駭眾毋孤
 兒借兵力以成宋事耳此說是也先儒又謂宋太祖之取
 天下出於無心其保天下出於有意此言亦未盡也宋之
 取天下與梁晉周無異但不至於已甚焉耳所謂以逆取
 之以順守之者其歷年三有餘
 蔡干請重修神宗實錄從之嘗聞史者錄實事而善惡具
 非且見其所係亦重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
 石世不能改也熙豐之朝君則偏聽獨任相則淺狹執紱
 自是君臣上下皆無可稱之善矣蔡干欲諫其婦翁之意
 請重修神宗實錄皆宗感其說而從之蓋恐范祖禹黃庭
 堅諸人私有所損於其中而是非善惡不得其實故也殊
 不知天下有公是公非有非語言文字可得而變移黑白
 者其用心亦諱矣其後蔡絛所著鐵圍山叢談所記多汴
 京末事且諱諱為其父諱豈非十有以存之
 宋南渡錄所紀徽欽二帝北狩之事細微曲折靡不周備

此蓋當時山林疎棄之士傳聞編錄遺辭之際妄為增損
 暴揚太過不可信以為實也其間如聖僧獻茶天羅王不
 克馬足之厄之說奔竄困時求衣寬食之事間關道途數
 千里之遠夷狄之人不諳文字中國之臣又無在者孰從
 而記之劉氏宋論亦謂枯骨腹下有癩類太祖祖時之狀
 故入汴之特盡取太宗子孫以去人謂太祖復生以報克
 吾於此皆未敢信其必然但其說可為後世之鑑誠故用
 表而出
 三畧曰務廣地者荒食人之有者亡使徽宗不助女直夾
 攻滅遼則我猶有一藩籬也靖康之禍雖曰天命素定亦
 由人為有以致之觀程史所載燕山先見之說能不為慨
 乎數
 金史文藝傳蔡松年言利輿黨誣殺田穀而贊乃謂之文
 不能掩其所短愚謂言者行之表無行之人其言未能中
 法度而有條理也今松年之心術行事如此文辭雖美矣
 足尚哉又謂李純甫知道今政其始末無異晉之阮孚之
 派晚年用力佛老之學而著書皆祖其意至以孔孟老莊
 同稱為聖人則純甫之沉溺異端深矣知道者固如是乎
 又謂李汾狂氣今觀汾雖有文學子可謂不知命者古之君
 子居易以俟命榮辱得喪皆聽於天而無較計於利害之
 秋今汾任而不達動輒尤人狂疎無忌卒以不得其死宜
 也隋書劉焯劉焯傳焯有曰天之於人常與者聰明而不
 與者貴任焯焯其如何命何吾於李汾亦
 方技傳劉完素張從正皆以醫名世完素用藥多寒涼其
 法專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治疾多効從正則熱汗吐下
 三法用藥如完素而少變之亦多奇驗今觀二子所著原
 病式儒門事親等書各有見可與舟車朱子格致論
 參互而用信知醫家其術之精微變化亦必自有傳授後
 人不得其秘拘泥紙上語而用之鮮不誤矣此又學醫者
 所宜察也

金末有完顏陳和尚者一時號將也當蒙古初入中原之時三戰三捷北兵為之奪氣本傳止言其捷而不記其姓敵制勝之詳史備於元豈有所謂

宋鑑言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其已謀殺之會檜死乃免論者以為出於一時之幸

使檜不死則諸賢危矣是不然夫人之生死有命在天非智力術數可得而謀也諸賢無致死之道使檜不死亦未必能殺也昔公孫弘齊董仲舒相膠西虛托使頗真論

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鎮叔呂夷簡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致之死地其後三千皆免而真卿獨死由是觀之

之生死豈不有命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已謬乎或曰如子言則漢末諸賢死於黨錮者皆果有致死之道

乎是又不然古之君子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若李膺范滂之徒則不知時勢者也邦無道危行言孫王昏政亂

盜邪橫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甘就戮其血宋之諸賢所遇之時有不同矣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機

之至有緩有急君子不幸而遇禍雖雖不苟生以幸免亦必先覺其未發而有道以處之如邵伯溫所謂權重死

於所當死可也禍已迫而如楊雄楊億之所為則為後人之所笑矣又奚足道哉

張衡靈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神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朱子曰五星皆星地木

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嚴恩善曰山川之精氣上為列星今按諸家皆以星宿為地二五之精氣上結成象于天

者誠為不易之論又按臨川吳氏言天開五千四百年經清之氣勝上始有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天又歷一

萬八百年濁氣搏在中間者始凝結堅石而成土石木火四者成形而共為地如是則地未凝結之時在地者未成

形而在天者何以成象乎列子曰天積氣厚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斯二說比

林泉隨筆

之諸家辭優而與三說不相妨學者詳

張子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震致堂胡氏又即其說而推明之皆不易之至論也南

軒張氏說大略亦與此合但其言人遺棄死者而其骨髮

雖有大書象文不類世間文字神物主之鳥能如丹朱子

曰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神物氣聚則有纒過便

散既有神物則靈死人書其骨夫復何

梅聖俞贈郭功甫米石月一首言功甫是李白後身生為

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賈死之恩今按前後身之說始於

佛老漢以前未有也歐陽公平生不喜佛老詩文中未嘗

不辯而斥之聖俞與公交最久而其言乃如此何

蘇子瞻應制科策有曰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

言今之六韜是也今按六韜一書吾嘗以本文辭氣當時

事實及前漢書藝文志唐李衛公問對等書攷之知其非

周太本文蓋後人依倣而為之也觀其文伐篇文王問

文伐之道太公告之以陰謀詐計至百餘言而不厭亦獨

何心哉當是時文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卒商之畔國

以事紂守節仗義而為商之臣子仲尼稱其德蓋以此也

今乃與師尚父謀為代君之計則是越句踐事吳報讐之

心也豈文王之心乎他如死將之子督增人虜之類皆秦

漢以後之事其非古書無疑矣蘇氏此說雖主為時君用

人而言非正為此書而發然亦易為人所信故深辨之

臨川吳氏言漢張良三國諸葛亮唐狄仁傑宋范仲淹四

公出處雖不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或曰范公之

於孔明若是班乎德則無愧才則差不及耳曰朱子嘗稱

范公傑出之才與周益公書又言其才德兼備而謂其不

及孔明何也曰趙元昊之才智孰與司馬懿靈武五郡甲

兵之強孰與曹魏孔明舉數萬之衆往而伐之而懿悉力

禦備之不暇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范公為師

乃其受元昊之侮慢以中國全盛之力而不能制其死命

林泉隨筆

復書中至以大王稱之於此事而其才可見矣矣子具

氏之說蓋特舉其大者耳歐陽公亦言范公為將務持重

不急近功小利為將之道固當持重然難容簡靜而坐失

機會亦不可也陰符經二十一一句某氏無註黃氏言朱子

所深取者正在此內今反不註蓋不可曉豈先得其本

而後得褚氏本耶別當

陰符經注有曰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亦族今按史記蘇

秦為齊大夫所殺張儀卒於魏申不害相韓而平韓非因

秦飲藥死四子惟蘇韓不得善終如此云爾者蓋以四子

所學之弊皆足以殺身赤族也張與申幸而免

朱子感興詩二十首雖云傲陳子昂感遇詩體而作於其

辭嚴義正有補世教非陳可得而變焉也感春賦有九歌

遺意其辭婉其旨隱其寄意于君可謂深切矣然子朱子

其心則一也戊申封事其末有曰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

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

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經筵面陳四事劄子亦有曰臣病

老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事多

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竊恐自今已往不獲久侍

清閒之燕也此等語句讀之使人流涕惜其主不能用也

其註雖驢恐美人以遲暮謂屈原愛君之切嘗恐不得及

其盛年而事之其意蓋亦如此杜詩所謂頗覺良心獨

苦諒故年譜言先生嘗作卧龍庵祀諸葛武侯門人言其

微意有在竊以為朱子此意蓋以高宗南渡之後偏安一

隅委靡頹墮不能振迅奮發恢復疆土以雪讐耻故於此

而致意焉觀於垂拱奏劄二篇及戊午議議序及後以天

經地義內備外據不可逆為言又與出師二表各華華等

正議等篇相表裏且其詩又有未念子載人丹心豈合時

之句蓋意氣相合無間古今也

韓文童生行朱子考其曰嗟哉童生誰將與傳授而問之

之辭也今按小學亦載此篇其末句誤為誰能與傳授者

不放本文而曲徇之固無不害亦可見數百年之間而遂
 為訛舛若此知夫收拾補綴於煨燼之中者
 歷代之將若晉之羊祐吳之陸抗唐之李抱真將領傳誦
 皆深與之今攻羊陸則有交歡遠境之失抱真雖善用兵
 晚年惑方士服丹喪軀其智無足言而戴亦或不能無遺
 義者當時取其一長而不責其備亦或思慮未及而累後
 以棄也
 文文山丞相為人賦詩曰悠悠成敗百年中矣看西山曲
 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涼秋風黑頭爾自誇江
 總冷齒人能笑褚公龍首黃麻真 奪夢回何面見江東
 此或人蓋指留夢炎之流也夫宋亡迫今三百餘年夢炎
 之墓骨已朽而公之名真與日月同光其視一時之貴富
 真夢幻泡影露電之不也
 朱子曰莊子言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他看
 得君臣之義似逃不得須著臣服他無自然相須一體之
 意至哉斯言大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所謂義也
 不得已而臣服之則是畏其勢而非所謂義
 唐薛逢詩云病來猶作晉春秋却氏註以桓彝稱褚衷之
 言當之愚謂作者揆述也及裏春秋不適當其內有褒貶
 耳何揆述之有此蓋指孫盛春秋為諱
 忠武錄中所錄薛能詩云當得請第成何事只合終身作
 卧龍此詩含不滿諸葛之意不當錄也
 潮汝之說朱子極稱余氏之說最為切當如其言有早晚
 大小之異則以為繫于月蓋以木與月皆陰類而氣相感
 故也余嘗遊婺州之屬邑曰浦江其地有泉名曰月泉其
 水响日則涸月生明則漸瀉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滿由是
 觀之小者如此大者亦然矣豈山之鍾霜降則鳴亦氣之
 相感也
 周子愛蓮說一篇僅百餘字形容蓮之可愛宛然如在目
 前蓋不必求太極於梅枝而全體呈露矣即應震公四愛

堂記有曰夫愛出於仁者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以天
 地生物之心為心則玩夫生物之理而見天地之心焉亦
 無所不愛也而所愛亦直徒然哉耶一物之生而知其與
 道為體也其樂為可已哉是故思有以成其愛而私也哉
 之培之照之潤之附益其不及防閑遠去其為害者皆其
 事也古之君子因物以寓其意焉非弱情於形質之偏也
 始以周子愛蓮之說論之竊意夫日用發倫之間飲食男
 女之欲同行而異情者非出於必而不染乎明齊洞照安
 行無為而不矜說以索隱行怪者非所謂濯清蓮而不污
 者乎不蔓不枝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亭亭淨植者中立不
 倚之謂也此其所以為可愛者乎今按處公此說雖不主
 於發明此篇然其雍容整暇言有盡而意無窮亦可謂深
 知周子之愛而善於形容者矣學者合而觀之由辭以求
 意而於道也其庶幾乎
 蘇子瞻李氏讀書山房記極稱公擇善讀書而遺其書以
 叔後人且言古之人無書可讀而皆明於禮樂深於道德
 秦漢而下紙與字畫日趨簡便而學者益以新簡今之士
 又皆束書不親遊談無根一篇反復致意于斯翰退之送
 諸葛亮詩有云今于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窟
 翻逐鴻鵠蓋言從李學於游讀其家藏書而學必有得
 也柳子厚亦言自起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
 得知文章利病宋太史當元末授徒義門鄭氏取其家世
 所積書而閱之其後送東陽馬生叙尚謂少時家貧無書
 借之而讀手自抄錄日夜不倦精勤專一而學所以成也
 凡此數公皆一代儒宗其言類皆若此而其德業文章卓
 然名世者又豈窮一經用一歲月之功而能然耶易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何天之衢亨是故博以
 求之於散漫不一之途約以會之于混融不同之域然後
 可謂之學豈可以率易苟略而求之
 劉靜修夢吉之詩古選不城陶柳其歌行律詩直瀟灑著

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為文章動循法度森容有餘味如
 田孝子碑朝川圖記等作皆正太光明較之文士之筆其
 氣象不侔矣燕平學仙臺詩有云大塊如洪鑪金石能文
 堅三山巨壑蟠世人蟻虱然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使
 無不足道信有亦可憐桃源圖詩云但至于今又千載不
 聞更有漁人迷其言皆明白痛快近世文臣曹發游長春
 宮舊杜詩有云仙道諒未然誰能識其故則騎牆之說也
 元詩體要馬伯庸無題詩有云秦氏故侯歸漢主石家小
 婦嫁孫郎此語深有諷刺豈以當時宋之宗族舊臣有再
 仕於元者而歟
 葉衡題畫馬圖詩云澗有清泉原不草不知何苦戀金鞍
 此蓋譏士之慕亦於軒冕不若隱退而自適其性也
 莫誠父掉歌第四首云小魚易釣不值錢大魚往往潛深
 淵漁者日取小魚去遂使大魚長棄捐北蓋以漁者喻君
 相而以魚喻人材也言當時國家雖多方求賢然而所獲
 皆一才一藝之人至於卓偉非常之主則多隱于深山大
 林之中必待上之人致敬盡禮然後出雖欲致之而終不
 可得此詩與唐陳陶閑居雜興詩意相類所謂六義之此
 宋誠夫大都標詠詩云葉雲樓上如瀉酒孤負春風二十
 年此蓋四十時所作也猶有少年之態又云狗者已仕明
 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買
 生語涉譏刺大抵如蘇劉詩
 傅子全寄修史諸公詩云仙本摧殘六十秋此言唐亡已
 久矣又云削犯比去空亡昔言教丹德光耀晉而北歸也
 削犯五代史言德光死象剖其腹實以鹽載北去晉人謂
 之帝犯其下三句蓋宗宋太祖代周高宗南渡兒孫先伐
 宋之事而錯綜以成詩也若夫三史並立之失惟近世會
 稽楊維禎之論最為確當後之作必有取焉
 松雲翁子昂題岳武穆墓詩古今絕唱竊謂趙公宋之宗
 室宗國之喪原於殺良將講和之初此等語句悽愴痛憤

非公所忍言也其後賦詩又有往日與亡君其間且將忠
赤報皇元之句亦不知心安否也今觀元人題陶元亮歸
去來兮圖云文章權住晉乾坤三徑清風宛若有何事揮
毫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孫嗚呼斯言盡之矣至於其信
佛典為之書錄流傳皆非備者之也

天台陳剛中之詩豪邁卓異每驚人其題范增墓詩云
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成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
勸鴻門殺漢王博浪沙云一擊車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
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此皆有出人意
外之見較之杜牧赤壁項羽廟二詩庶幾近之而他作亦
不減也

張文忠公三事忠告誠有位者之良規觀其在守令則有
守令之式居處則有臺憲之儀為宰相則有宰相之儀
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蓋嘗讀其書效其為人能
竭忠徇國正大光明無一行不踐其言希孟之學豈有得
於懷孟之與

趙子龍題昭君出塞圖詩云我見此圖重大息毛生本是
忠君客治容若使留漢官十年未必盈四百又云禍胎已
入虜庭去王開寂寞無天驕此蓋貽襲前人之意也與王
安石所謂意態由來盡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之語異同
皆是又說或曰女之不遇亦猶士之不遇也當時元帝按
圖召幸昭君自恃其貌之美不路畫工而卒不蒙寵幸遂
致遠嫁匈奴所謂修正而不蒙福者也此固然矣夫恩寵
榮幸可誇耀於一時而未必能垂於永久趙飛燕專寵昭
陽楊太真三千第一迫至特勢一去廢棄死亡泯沒漸盡
辛與腐朽同化若昭君者雖一時不遇而千載之下莫不
歌詠而傷嘆之其為孰得孰喪必有能辨之

張肅仲舉別號蠅庵遺元末喪亂其詩怨深思遠屬詞命
意皆有懷君念國亂思治之意晚年寓居衡山托文釋
大杆其所題詠尤為慷慨悲壯大杆既墮其遺骸又編刻

林泉隨筆

六五

其詩浮屠氏中乃有斯人千其張公之意動也
南柯陶九成所紀古今事雖間有可取然怪誕淫靡之事
禍福報應之說雜於其中則非吾儒之所宜言也錄中言
織崖楊處夫嘗以宴飲中見歌兒舞女足織小者取其
鞵擊盃以勸客號為金蓮盃且謂其鞵放可善予則以為
此小人處富貴之態也嘗謂儒者而有是乎且馬融綠帳
之設君子識之謝安東山之携賢者耻焉陶穀秦弱蘭之
事遠矣千古楊公以一世文儒嘗預脩元史不此之監而
乃放曠於禮法之外甘酒嗜音隨俗沉浮至以女獲貯酒
而飲其有玷名教深矣陶氏不為掩覆顧天誇道而筆之
於書冊中以為後人勸懲誨誨之具不亦甚哉至今書中
見有鞵盃而用之者其楊公之罪案也

揚伯謙唐詩正音始音遺習諸體感備其用心亦勤矣邵
庶公叙猶嘆其知言之難蓋作詩雖難而選詩尤難非
有過人之鑒裁者不敢當此任也夫自三百篇楚騷之後
歷漢魏晉以至於唐而詩體大備和平清麗有風雅之遺
意文歷晚唐五季及宋作者往往辭不勝理而唐之音節
於此焉變矣元人雖變宋音而又過於巧巧所謂氣運使
然非偶爾也其間雖有追尚古作不隨俗而遷變者又在
學者善擇焉

魏伯陽參同契有云花牡四卦以為養養俞氏註曰索即
韜養其管也冊法位乾坤於上下列坎離於東西而乾坤
之闔闢坎離之往來儼如橐籥之狀蓋韜養即鐵匠鼓風
之袋俞即袋口過風之管括橐籥氏所謂管鼓之以從韜
之韜是也今按晏氏既以為韜養又何物也不知索與養
本一物而以養為三孔笛則是又以為二物矣不知其言
繼體復生龍明指囊卦而以後卦言之亦不識何說也又
謂朱子無師授口訣不能得其術今觀其感風少詩與夫
以三光陸沉溫養子珠陰在上陽下奔之語為要法豈其
有所不知者哉爰則學儒不至而流於技術窺窺想像於

形似彷彿之間偶得一二遂自以為是豈亦果有教外別
傳而得仙家之要訣乎乃敢以是而短前世大儒誠可謂
不知量矣曲折矣九和朱俞皆無註陳註以為九都之府
不知何所指也其仙家之隱也

河鼓臨星紀方今按兩雅抑氏乞巧文河鼓蓋牽牛之其
名俞註以為其在斗牛之間不知的指何也

腐露其形骸陳註言學他術者往往致於死亡腐露其形
骸宜知金液還丹並與父母肉身變化而飛騰者哉蓋謂
丹成之後血肉之軀亦能飛昇變化不特晚骸之身為能
然也俞氏則謂暗火不焦入水不濡道成之後法身則然
豈可以血肉之軀換界水火乎今按陳俞皆自謂得仙而
其言或相同異歟

故為亂辭朱俞皆謂為謬亂其辭晏氏以為如楚辭亂曰
之亂蓋述蘆蔭黃氏之說也今觀此後文法如騷體當以
晏說為是其以空同道士郭詠為朱子寓名則亦祖他
浦陽吳立夫論倭書蓋其年十八時所作也規模似司馬
相如論蜀文其末所述論其王之言雖古之辯士莫能過
也其他大游觀日兩賦與夫形釋泰華論補牛尾歌辭等
篇皆雄深卓絕真先秦漢間作者前輩柳待制黃待講
以文雄一世皆稱賞之有謂莫及信哉宋太史雖游黃柳
之門而有得於吳者多所著龍門疑道記羅山雜言六經
論七儒解諸子等辭文過法言中說遠甚宜其名滿天下
文傳四夷為一代之宗師歟

胡仲申衡運一篇深有所得於邵子元會運世之旨其他文
如井牧慎習尚賢廣讓原道樂道齋記等作皆醇正通達
有關世教度幾歸子原道原性諸篇其卓卓心學圖說
則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主辯釋之而參以先儒之言
非心悟理融洞見道妙者不能及此先父蔡庵先生嘗謂
仲申持養純熟踐履篤實有伊洛諸儒氣象豈其有得於
白雲許氏之所傳

白雲許氏之所傳

七

國初文明之盛前代莫及若宋公景濂劉公伯溫蘇公平仲胡公仲申王公子充許公有仁高公季迪皆元末遺才其學最稱該博編摩者有直欲跨越重馬班揚左思范曄而下弗論也惜其詩詞頗染宋人氣習而不能純乎盛唐之音論者以為不古若也諸公既沒作者輩出求其精著述之妙窮述作之工無愧於西京盛唐者猶未多也

永樂中閩人林鴻字子羽為膳部郎中以詩名嘗吟絕句數首作夢遊仙記言夢入武帝理華洞中與仙女賦詩倡和云其詩每為其父錄入露光集中如一鳥鏡天峰萬潭花雨香等句尤見稱賞此事之妄不必深究但其中詩如赤欄馬道掛雲煙夢入瑤華小洞天塵念萌仙境閉桃花流水自年年等句誠為清新婉麗一時諸家有所不及近年妄鑿採

國朝諸公之作編為鳴盛詩選而以鴻作弁諸首其中去取雖或未悉當亦可謂之知詩者矣

近世鄭露註孫武子十三篇務推求本義不雜以己意致其言詳其事最有功於兵家太原劉賈作一書直解証據經史辭折件諫其論歷代兵制尤有的見讀之使人有封狼吞豨意可謂深於兵法者矣蓋河東風氣剛勁而鍾於人者亦皆奇備魁傑故其見於言論也

劉侍講宋論三卷議論精確文法嚴密及復曲折說書事情但其搜採宗之小失而不察其繁榮光完之卑屈而不責其懦又謂南渡之後相雖有鼎淩將雖有韓世忠岳飛諸人止可以保固江左不可以恢復中原嗚呼使高宗苟能奮靈龜誓社稷付托岳飛專意進取而不惑於姦楡則金虜不日遁矣又况韓劉二吳皆良將乎劉公言止可恃以支吾而不能制是乞買黏罕之死命斯言恐未為得也又云子朱子非集黨洛諸儒之大成蓋集同時湖浙江西之大成今按邵庵虞氏因論周程張子之學繼之曰先元晦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臨川吳氏論道統亦謂朱子集

周程之大成由是觀之則此說亦攷之不審矣其論蜀黨洛黨相攻以為賢者自不相攻意亦未盡夫程氏蘇氏之學術言行其是非得失見於諸子之論辯詳矣後之君子欲求至當之歸以朱說為主而考其果孰為果孰為非孰為得孰為失可也今乃惟知斤其不當分黨相攻以較其曲直是非而不顯著抑揚取舍於其中是使姜玉瓊球混然無別而於真儒俗儒之學又孰知其所以然而決其向背也哉此外藥駁字奪無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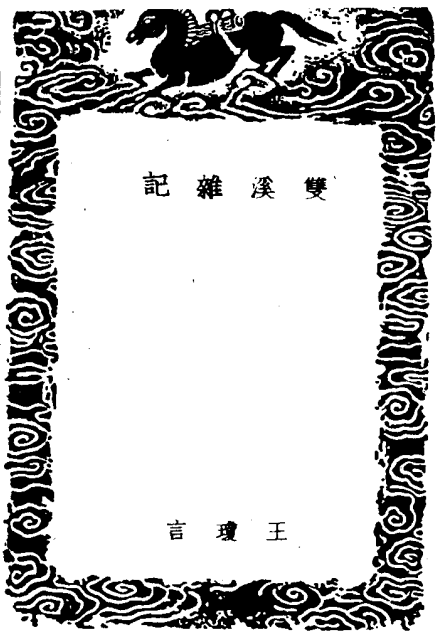
嘗見宋史筆斷一書其論尤為詳悉觀者若能以史為案以此為斷并取羅氏遵堯錄李氏長編等書參攷而折衷之則一代之治亂得失亦可見其大矣

長春真人語錄或問入道之要如何進修答曰當務忠孝以報君親其末謂其弟子曰明日是先人忌日可辦供祀之具可見其平日孝親之實又言欲備仙道先備人道入道立而仙道成又謂學者不欺心不肯理閑情念葆神氣惡衣惡食聽其自然庶合乎道又曰其師弟授以日記一帙令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即不敢為既為之即書之所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云凡此數條皆推老以附儒雖先賢格言不過如此但未知其果能踐其言否而不自欺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勇於自治者其孰能之昔金華許子有曰省編一帙凡書之所為夜必書之及疾亟方始絕筆今劉氏道家者流宜其放縱於禮法之外乃能嚴於檢束如此可謂暗合道妙矣使其後事於吾儒之教其所就豈可量

胡推官朱子大全一序余近讀之覺得其中鋪叙不甚詳備脈理亦不通暢如曰聖賢之生豈偶然哉關教化之盛衰係吾道之不泰論謂氣化感則聖賢之生必得位以行道氣化衰則聖賢雖生居下位而道不得行所謂關氣化之盛衰者然也而又曰係吾道之不泰其意亦謂聖賢生

則道泰聖賢不生則道否語意重復而非文字之體矣既曰扶持名教而又曰振立綱常名教之與綱常亦有異乎六經之中精而性命道德之真蘊而名物度數多詳大而條理治平之具細而動定衣食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崇卑上下內外本末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具也今而曰觀其發明之旨則帝王之大經大法無所不具則是六經所載止是人君可得而用乎至於奏劄之類又皆子朱子平日事君治民見於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者孰齊黃氏所謂立朝之言論叔縣之談施者北也綱目一書續春秋之筆削定千載之是非乃棄不言而曰述劄奏以噤人臣忠義之心何其疎之甚歟又曰先生既沒道不與之俱沒書之幸存而名臭之俱存言天地人物之理固不隨一人而在沒也聖賢名窮天地亘古今而不磨者雖云待書而傳然其所以傳者是果待於書耶抑亦待於書雖賴其書刊復文誤字間見層出不不可殫舉亦由校正之人不知道也

林泉隨筆



雙溪雜記

王璣言

雙溪雜記

沈汾王璣言

昔司馬遷罪廢之餘作史記為萬世學之宗後世山林隱逸之士有所紀述若無統理然即事偶言亦足以廣見聞而資智識其所紀時事得于耳聞目擊有出于史冊之所不載者皆足以示勸懲而垂永久是宜人見而愛愛而傳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紀載聞見或不實或失其真至雜以諛諂之語怪誕之事者亦有之矣若其者雖傳于世讀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詞簡理明而論公大而有關於治道小而切於日用雖曰信手雜錄而舉一事寓一理使讀者忘倦如芻豢之悅口斯不為徒言矣予所居巖穴在雙溪之間怡神養氣之餘忽有所思輒錄于冊久而成帙雖不敢自謂盡合道理然皆紀實無虛言者格物君子得而觀之未必無所取云

陰陽五行動靜循環本無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尋亦無一定試觀歷代帝王創制立法未有久遠可行而無弊者氣數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萬世無弊聖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盡善者論著于左有志經世者欲求至當必將有感於斯焉先禪舜禪禹善矣魏禪晉周禪隋未善也禹傳啓武王傳成王善矣秦傳胡亥隋傳楊廣未善也然則

雙溪雜記

傳賢乎傳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專秦之害生郡縣善矣數易之弊起然則封建乎郡縣乎未可定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則有堯舜伊傅周召之為臣下至漢周蕭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滅秦王莽曹操篡漢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墾墾之弊生阡陌善矣墾井之患作然則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於農善矣邊夷之侵不可行聚兵於衛善矣坐食之久終自困然則將為農兵乎將為衛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稅以一方之貢供一方之用善矣轉輸有遠近脚費有多寡持幣益之使平乎抑隨其地而任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焉有于監死善矣兵不得而執習焉馬給于兵善矣馬不得而蕃息焉然則將育于監死乎將給于兵乎未可定也古昔聖明帝王創立制度今于孫世守不許變更然終不能使其必不變者非帝王智慧有所不及也勢之所使不能不變耳亦猶造化陰陽晝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為者也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 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版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三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一千石反多於 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 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特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二歲即請封號祿米私治其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備省事件郎中慈錄王給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

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且益不及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又宗室隆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中尉及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稅商賈營利而常祿不給勢所必至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倉儲之難禁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歷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皇漢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選法漸變蓋因四品已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皆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欲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 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者廬御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馮字出身在 內閣書辦陞至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御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皆無可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中書九年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陞八品官最為倉苦此建官之

制之疑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食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負缺則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負兩不相悖矣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清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入行遇缺陞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惟許令本處考覈為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天下官負設額若干計舉取士須是勿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又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擇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聚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換次取選往往積滯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起

後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筆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憲宗時裴洵權德輿為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蓋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權以後世論之必以為有羽翼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陶穀代草依樣畫葫蘆耳絲不登之政府蓋以視草之人即為府相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太祖聖神文武凡事備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與誠憲伯劉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預焉者也胡惟庸小懷相傾軋而破裂矣後胡惟庸為相事敗遂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云政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斬蓋蓋古宰相專權結黨之失為慮至深遠也朱子著中庸或問致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知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繼下弊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是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慶幸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苟為不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姦臣叢蔽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任獨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法臺諫得糾正論劾

其職不過代草詞令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製製如今天下各衙門家祭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善其每日群臣奏章尚奏取首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批碼本後送該科類碼奉到旨音覆奏承樂初始建 內閣於東閣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學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長轉春坊官凡草制筆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學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預兼翰林院職衙方得預筆脩之事况胡廣等所兼不過右春坊大學士則是時 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諸 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馬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

楊守清即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職始建議欲差御史
巡行天下清勾軍丁屢正之職後方奏不已乃從之凡事
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行私蓋雖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純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以未
諸君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邊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奏
外遂為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裁入屯田北京衛多而
不知沙汰為精統律書變始於德法廢而流法亡軍職
冗濫併給比試之法為虛文降級克軍之法兼不能用皆
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
於浙江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寬直達舊額漕運南京米四
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
陝西之民歲輸六邊稅糧五百餘萬石則今陸運本色若
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方民稅一石當南方民稅四石
之數遂使

祖宗什一中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以
未諸君者宜取法哉

柳宗元論晉文公問寺人勃鞞以趙衰宗元以為不官謀
及媒近以奉王命其後景監得以相衛執私右得以殺望
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此論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誠為
至論然自秦漢以來文臣誤國者豈少哉若謂趙高李斯
之罪大相遂勃鞞雖貴而不可聽恐於理終有未安書曰
稽子衆又曰僕御侍從罔匪正人辭奸察適言孟子論用
賢初及左右故論于藹藹不遺諱惟求其合理得中不
偏于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亦不以人廢言果如
宗元之論是以人而廢言矣予不能無疑焉姑識之既有
道而正焉

正統己巳秋兵部尚書謙以杜穰為重方排和議身任
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擁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夏
首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待一繒以口舌悅虜國威不屈遂

雙溪雜記

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老功在
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善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
慶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奈何子公效用之日正
小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衆
怒之際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鑾居於南城又廢
皇儲而謙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際也景泰惜
臣失倚苟以迎 駕為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際
二也非造謠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為無名迎
駕之舉為無功此可乘之際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
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狀之以大利害則
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
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奪亨等教人掌兵者由是亨懼
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
首就戮矣程尊敏先生敏政論于肅愍公謙之受誣以謂
主于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
禍之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嚴懲惡可置之未滅
而自異于孔氏之家法哉可謂萬世之公論矣中官吉祥
者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然不通文墨司事歸司
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
李賢為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
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缺調兵部侍郎項文暉於吏部
李賢以吏部郎中陞至兵部侍郎代文暉蓋嫌於陸本部
與尚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暉賢以為今調出謙意深
鄙之後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暉為賢好黨都御史蕭維禎
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為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
律遂處死以文暉為知于謙謀反故殺者律斬其重載
于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并都察院蕭維禎所撰劾案皆有
可攷天順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又

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當道子持公以助之遂改削
輒觀此則有貞謀害于謙之事謂實不與謀情乎况日錄
所著慶短文暉以為黨附于謙士林非笑不知于謙非邪
人而文暉黨附為何事也唐李訓鄭注為宦者王守澄等
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訓又恐鄭注獨
擅其功遂致耳靈之禍徐有貞李賢為吉祥左右所引用
既而慮為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如石亨每
來內閣議事則欲出已意而今內閣行之徐有貞等得無
厭乎一日論及江西隱士吳與弼等慨然欲薦之賢乃代
草付亨奏之則吉祥石亨與徐有貞等李賢相親厚可見
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
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
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
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主振用事不與贈及
喪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
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讓功
無愧其餘皆虛加也天順初恭董龍保傅官天順五年曹
欽及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
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永樂初建 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
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論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持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
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燕 華
蓋殿大學士榮燕 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
為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
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罪以修撰為楊士奇所薦
入閣沒於土木之難尋案間易 東官陳循在閣草詔有

三

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當道子持公以助之遂改削
輒觀此則有貞謀害于謙之事謂實不與謀情乎况日錄
所著慶短文暉以為黨附于謙士林非笑不知于謙非邪
人而文暉黨附為何事也唐李訓鄭注為宦者王守澄等
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訓又恐鄭注獨
擅其功遂致耳靈之禍徐有貞李賢為吉祥左右所引用
既而慮為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如石亨每
來內閣議事則欲出已意而今內閣行之徐有貞等得無
厭乎一日論及江西隱士吳與弼等慨然欲薦之賢乃代
草付亨奏之則吉祥石亨與徐有貞等李賢相親厚可見
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
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
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
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主振用事不與贈及
喪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
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讓功
無愧其餘皆虛加也天順初恭董龍保傅官天順五年曹
欽及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
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永樂初建 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
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論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持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
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燕 華
蓋殿大學士榮燕 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
為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
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罪以修撰為楊士奇所薦
入閣沒於土木之難尋案間易 東官陳循在閣草詔有

入閣沒於土木之難尋案間易 東官陳循在閣草詔有

入閣沒於土木之難尋案間易 東官陳循在閣草詔有

入閣沒於土木之難尋案間易 東官陳循在閣草詔有

入閣沒於土木之難尋案間易 東官陳循在閣草詔有

入閣沒於土木之難尋案間易 東官陳循在閣草詔有

曰天生蒸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蕭然為太子少師
 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為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
 雖不宜及三楊之例加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
 者三人商輅猶以侍郎在閣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
 陸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
 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
 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
 部尚書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前書為入閣階梯矣
 戶部尚書孫交湖廣人與李東陽為同鄉相厚又與楊廷
 和交楊春同中辛丑科進士有世誼之好楊一清改吏部
 遂以交代一清自南京吏部尚書召為戶部尚書交雖愛
 民而未知所處與東陽實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為
 畿內山東地方因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界壤相接
 如星羅棋布若降一令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所報勒令
 供給口糧草料堆其積不足官為措處事畢補還如此簡
 且便矣而交等慮不及也命戶部侍郎楊暉總督軍餉
 太倉庫銀貳佰餘萬兩分送各州縣和買糧草軍所
 處亦積蓄預備有司派民強買欲散之際滋生紛擾
 村借貸及為盜所劫者為數甚夥平以督餉功陞俸一
 級除子一人入監讀書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
 萬至是為交所費幾盡雖費而不沾惠蓋軍皆民供悉
 食每馬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斤料三升草多餘
 剩非燒則賣之正德八年賊平獲任戶部尚書奏查餘剩
 料正令補給所在軍糧餘草數千萬多朽腐不堪用令
 減價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運送宣府補給軍餉方流賊
 猖獗之時民苦焚劫被掠而木稼盡熟民不告饑惟河間
 一府水災民多饑餓耳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不可缺
 屢 詔編租正德六年七年二年之間起運京邊糧草數

百餘萬悉皆銷除官民雖被賊害其力尚能輸納而幸得
 悉免貧民無田被賊害者惠不及也如山西靈石縣賊入
 城焚劫治盡然皆市民無田其鄉民有田賊未至乃盡
 其租由是京師歲用不繼轉借於太倉五京場耗其支絕
 發太倉銀召買販賣者勒取高價遂至騰湧公私俱困遭
 儲甚乏亦發太倉庫銀助之邊儲未克而太倉庫銀已竭
 矣繼孫後使無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明鹽法以
 助之則邊兵缺食必生缺望矣蓋孫軍所行所謂聽其言
 則美施于用則陳者屢置不得其宜不能足國裕民也雖
 然當流賊內亂之時而胡虜不侵儲能支也設使胡虜又
 大舉入寇李公等必束手無策矣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為者
 于實効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道者不能預知中外
 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
 曲阜縣犯關里李東陽女嫁衍聖公于聖公言于李以為
 布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始下守巡官獄
 而為民及公大用等既出師何鑑秦山東巡撫邊都憲
 妄定巡撫蕭都憲神官撫馭無方皆差官校全解京問
 以失機既而放為民又看為今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
 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 廟堂諸公自以為公行賞罰而
 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制是
 時州縣有被賊殺死者以節義旌之如襄陽縣知縣段
 自城上跳下墮水死贈官廕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
 馮禧被賊射死封伯爵贈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仇鈺因
 捕獲何錦等已封威寧伯至是遂逐河南流賊趙風子等
 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威寧侯世襲都御史焉
 烟然草家歸江浙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因與楊廷
 和知親亦贈官廕子蕭中羽楊廷和知親視邊憲楊一清門
 生罷官未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都御史陝西
 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谷大用陸元毛銳統兵討賊毛銳

喪師不加罪自後賊益熾攻城劫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
 問陸完等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獲從首級報捷論功
 冒陞元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來謀趙齊魯之區
 一年餘而谷大用等素帶權勢倭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
 又紀功給事中柴玉具奏御史官當雷宗皆得干預兵事
 調度民兵各為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都御
 史張鳳急選民兵今自買馬團練挑挖坑塹督責布按二
 司官刻期完辦巡撫真定都御史蕭崇業名累無賴數千衣
 糧器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
 史張璠其人積忿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
 功地方受害既下都察院都御史王璠奏乞今兵部差官
 勘究何繼不行尚能歸竟以完代昇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
 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肅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
 拒守肅州外為加峪關開外蠻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
 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降給印
 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邊賊又於肅州
 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
 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
 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
 西修飾武備黠罕卷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
 故禦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
 都指揮阿木即與達賊野也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
 又將營賜土魯番衣姓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眾來哈密
 刀裂死阿木即阿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即所為不
 忍殺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
 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

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陝已返而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谷密屬衛阿刺等怨陝已籍姓陰誘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哈密陝已籍姓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守營合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克字刺寫亦虎仙至哈密與阿黑麻仍今陝已守國阿刺等執迷不聽欲直帖木兒守城亦兒字刺等將阿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悉殺服董傑等回報鎮守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已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還願依克字刺等住哈密朱瑄恐陝西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并州驛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已死子速坤拜牙即立倉酒好色不行正事屬夷哈即欲誣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土魯番王速坤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并州鎮守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真我段一萬將城與我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昭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經募彭澤者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冊徒入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才而澤在四川事完回京遂薦澤總制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探求實難不可與差官經募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軍人馬外邊番夷內逐達賊請 勅都督克字刺馬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彭澤總制不宜復命彭澤總督且屢實陝西不宜差官幹楊廷和怒極 旨斥責等外補麟鳳陽府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英其者屬無三帥不官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自四川等并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屬

雙溪雜記

盜取為路待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兩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衛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咱乃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十銀酒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都督四人奪克字刺失拜烟谷在肅州馬亦虎仙滿刺阿王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以馮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慶稀罕我奏 朝庭鑄木藤蘭織金段紗羅銀器珠都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加峪關十七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至澤即奏河西事乞休致奉

彭澤待處置各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其定府人也澤為真定知府時相善澤陸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新貴陸完等因獲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為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確奏言土魯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怨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觀斬貴今陸完竊其表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坤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金印城也獻還乞將鎮守等官各加恩典時馮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陸完敗吏部王現代完乃以馮時確奏復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馮亦虎仙等回慶豐停當回京不准行彭澤正德十年閏四月取回京馮亦虎仙等八月內到土魯番交割贈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馬亦火者撤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加峪關正德十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件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窮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放入加峪關初彭澤之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斬貴亦同年進士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右布政李昆亦貴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奏謀印來以推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息馬因滿刺奈思遺速兒火者他只丁今其送忠順王回國質留虎六馬亦火者撤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黨弄棍棧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後何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遣亦思馬因等向以質二夷告速坤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才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坤滿速兒又差巴思等來并州遺書書云我幾次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責知箭射石不得九疇以巴思等為效細撫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才木蘭來瓜州候巴思等不回速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鑑欲自并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犯肅州九疇急令港擊將軍芮寧泰將將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泰師敗沒將存禮幾不免攻破若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奈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因吞者進貢自京回九疇亦遣其出禦土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播擊殺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後獲死巴思等皆為效細拘繫擗死虎都六馬亦火者撤兒亦以為效細拘繫又以馮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卷邊患於失拜烟谷者皆本國番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于閣老梁儲事未下兵部 傳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史兵二部

曰頃彭澤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
 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內寧之敗巡按其肅御史王光
 璧兵部都給事中汪文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
 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劾
 切責昆等戴罪防禦軍寧動究至奏差給事中黃斌往其
 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勛問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
 昆之姻家黃城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綠徇私黃城
 未至其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今吏部
 推用兵部不從及黃城至與趙春勛問依憑李昆陳九疇
 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
 聞乞今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平力庇李
 昆但今兵部會議審議附澤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
 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兩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
 親堅見鴻儒後秀教令舉子舉子舉學憲試遂中解元後
 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制頭交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
 毛理戶部尚書石玠本望內閣風旨以謂大夫出使於外
 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本事項再勸兵部尚書王瓊曰
 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乎不利乎事項勸明更
 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罷
 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卷
 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
 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馮亦虎仙等往土番番講和送
 與段疇後又許增添失信致被邊塞并李昆坐視玩寇辱
 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
 庇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城趙春調
 外任因是憾兵部尚書王瓊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
 三月十四日
 式宗崩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位楊廷和草詔捕馮亦虎仙下獄今法司查黃城趙
 春原擬開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云以瓊為勾引奸吏科

道本原無勾引奸吏事欲今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
 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違和念令回話法司乃以馮亦
 虎仙問結死下獄逮及彭澤所差取夷使火者馮黑木
 及辯究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馮亦虎仙罪同死之竟
 與瓊無干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瓊獄獄承
 廷和風旨上言瓊澤罷免免罪瓊起用澤廷和乃准取
 彭澤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陸都御史尋轉兵部侍郎陳
 九疇陸都御史就今巡撫其肅土魯番因馮亦虎仙等皆
 被殺聚夷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肅寇掠以殺
 降為詞攻破堡營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皆楊廷和彭澤等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為漏網元惡彭澤附廷
 和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詹宇以道巧詆廷和乞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滿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
 揚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同奏詹宇北科道官亦交
 章論劾澤阻塞言路將免毛紀黨廷和彭澤調曹嘉外任
 知縣令詹宇外補于桂准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瑛者小
 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時勢所偶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
 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乞暴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將免乃極是其說今廷和速起視事廷和曹嘉
 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好被論恐公論終不容欲再假言
 官之手澤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閻閔曹嘉
 史道議論相合不附已乃今給事中毛王御史劉廷直劾
 史道曹嘉閔閔為疑間忠良變亂國是且論史道陝西縣
 丞曹嘉四川判官閔閔已陞食事遠宦南家自縣丞給
 事中孟寺御史呂鐘等十九人相繼論救比曹之時稱史
 道閔閔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將免毛紀為閣中三黨
 後宣府遊擊將軍斬英以賊敗御史郭輔勅兵部用人徇
 私給事中曹棟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第澤自
 陳准致仕楊廷和因主事桂嘉論其為權奸首亂大禮事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毛紀繼去給驛人夫月米并廩子
 世襲指揮一如廷和恩典蔣宇以附廷和等亦罷免其後
 金獻民亦以交通邊帥去任其子檢討金泉以接受邊帥
 書簡降湖廣荆州府推官廷和子狀元楊慎雲南充軍史
 道閔閔曹嘉皆召還復其官天道好還其速如此
 國朝陸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順天間以布
 政王珣為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楊
 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
 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由翰林出身之拘
 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
 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
 屬不得齊驅並駕矣
 天順間蕭維禎為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貞于謙
 等文獄案故入死罪律當交坐後維禎陞南京刑部尚
 書都御史寇深為吉祥姪曹欽殺死舉代者李賢首薦維
 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
 夫蕭維禎奸黨誣忠而賢薦用之則賢為有損之實蓋昭
 昭矣
 雙溪雜記終



實顏堂訂正知命錄

雲間 儼爾陸 深著

仲醇陳繼儒 校

嘉靖十四年二月廿一日入關曉出揚州西門
過胡安定祠入謁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
作司徒廟未成觀所謂蜀岡者益地脉自西
北來一起一伏皆成岡陵志謂之廣陵天長
知命錄

亦名廣陵以與蜀通故云

廿二日宿張公舖是夜風雨大作抵曉未息起
坐支折足鑄煨生柴當土牖晨光煜然甚有
野意因念得居田間挾一二村童當此境界
讀書以自適願亦足矣而奔波就老為之慨
然

肝胎縣今在山椒背淮面野不其險塞賊質守
肝胎抗魏太武古今之奇功也其戰爭處不

知命錄

復可見或謂賊質傳宋文帝所為始非實錄
蜈蚣畏雞雞死而蜈蚣尤之此有情無情報應
之必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亦有然者今
夫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復生水其次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木復生火推之皆然水克火火生土土復
克水火克金金生水水復克火餘亦復然但
生數疎而克數密豈猶報恩者常難而報怨
知命錄

者常易耶人烏可以報恩之難而忽生之
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未至洛陽東十五里小村店道傍椿樹成列內
兩株相去一丈五尺餘土剝露其下西根一
條大可拱把纖直如椽長過東根連綴如一
甚奇木固有連理今復見連根云

張文潛舉板蕩詩篇名其義不同非也板蕩之
詩同一亂世也若單舉一字為義如堯稱蕩
蕩云則板豈可訓亂也

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姚少師廣孝還吳中數
事內一事云少師嘗與嘉定王太史彝同學
太史有姊每晨為少師總髻撫之有恩故少
師事之如母少師既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
甚堅家人懇慰之曰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
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
即下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戶云我不娶

知命錄

爾拜許多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麼好人
少師恬然受之狄梁公有盧姨在午橋南別
墅梁公事之甚謹偶雪中往候之適姨子攜
雉兔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啓姨曰某今為
相表弟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一子爾不
欲令事女王公大慙此二媪頗相類可謂英
烈矣

子登華山蓋至青柯坪焉自此以上則攀緣鐵

索矣小憩希夷峽供菜飯觀希夷蛻骨作
點淡黃色入手堅實而骨節頗長大惟顛骨
頂有二竅為異世云作粉紅色與異香咸無
之時敘州守趙儒字廷文在傍拈骨一板
云亦漸輕矣蓋亦經歷五百餘年信異人也
崔銑子鍾嘗謂余云劉晦菴少師為庶子時
奉命祭告以六月登絕頂顧其下白霧漲如
大海時見霧中作烟突狀高低不一而仰視
知命錄

赤口當天同行亦有西司官下山始知大雷
霹靂驟雨如注向所見烟突即雷也而不聞
聲古云山頭只作小兒啼豈謂此耶凡聲自
上下者也

初夏望後行役既倦趁夕陽登驪山之麓北望
灕澗合流如練東望則秦始皇之葬
隱若山當時可想矣道傍海榴作花繁英簇
絳擁輿東下浴溫泉甚適起觀古石刻而還

少師晦菴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今贈太師
謚文靖葬北邙之麓予往拜焉觀其南塋閣
老所撰墓碑頗不稱公相業選過其家問其
孫承學中書遺事說公不甚言九十四歲終
時亦無疾西過武功會康修撰德涵道此共
惋惜之相約各書所聞見以禪家傳之闕德
涵云往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陽里第留人
臥內微揭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黑髮自
如命錄

知命錄

韓中語云往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卷同是
汝批抹的却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既而相對
則一老翁也大聲云我眼目已昏爾爾見人
休胡說丁寧再三德涵以為仙去入歛時甚
輕惟夫人知之故速舉入柩人不甚得云
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焉又西四五里即馬
嵬坡楊妃葬處夷然一壠當路傍問之土人
云楊妃粉堊土四尺餘可得如礪石研之
可傳想亦一時傳會之談直南百步有敗屋
一區即劉璋所生之宅劉本姓竺云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
其後西南巴蜀東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
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嶽三塗皆不及非
虛談也異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
別秦漢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
其後西南巴蜀東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
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嶽三塗皆不及非
虛談也異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
別秦漢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

棧七百餘里惟以嶺嶺難頭關二處最險
嶺則逆運而高難開則陡峻而暴自入武關
而南棧閣始相連屬有甚孤危處真天下之
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兩按宋大安
軍圖經云橋關共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間
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
朝洪武間普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四十五
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築城過七盤
嶺循御架橋閣詩一橋至一百四十二間今
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旅無阻想
漸次開闢矣

武夷山形勝佳絕品題者形容不能盡獨所謂
鈞臺者遠不及嚴灘之奇聚城雞頭關北五
六里有山臨黑龍江雙峯孤峭大類于陵但
自高下跌而嚴陵則對列若柱云

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
知命錄

氣極盛於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
西北滄海在東南文王後天之作用也高行
人滄涼師人與陳給事侃俱使琉球高還曾
於廣陵與余言海中風甚大與中國風不同
湯浪有如山故後天巽位亦置東南巽風也
子摩詰詩云斜斜不容憶斜斜二谷名即今棧
道是也寶雞以南曰斜谷聚城出口曰聚谷
漢鄭子真耕於褒中曰谷口

洋縣在漢中府東一百二十里居萬山中宋文
與可守洋州即此地質當谷與園池舊跡東
坡所為題咏者尚可尋按洋字昔从水从
羊本盛大之義故曰汪洋莊子曰望洋吾上
海東臨巨海之上故亦曰上洋不知山中何
取以名閩中凡山之險峻者亦曰某洋某洋
云

洋縣之俗每歲過春第四日居人遊江上遇寫
藤纏繞處即解之謂之解繳豈古袞袞之遺
耶禪家謂人不能解脫者亦謂之寫藤云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詠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
今沔縣西百里金牛驛在馬西十里餘入所
謂五丁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寶漢
水之源至若險陡阨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
者或五丁所為傳疑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
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宛然民間有
謠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
人識得破買了典元府賈胡過其下疑有寶
鑿之金鐘形有殘關馬

寶雞南二十里為人散關和尙原在馬山自西
來即秦嶺一支不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國南
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
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河水朱子釋河亦曰北
方流水之通名字書江河本諸聲今屬之南

寶雞南二十里為人散關和尙原在馬山自西
來即秦嶺一支不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國南
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
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河水朱子釋河亦曰北
方流水之通名字書江河本諸聲今屬之南

寶雞南二十里為人散關和尙原在馬山自西
來即秦嶺一支不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國南
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
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河水朱子釋河亦曰北
方流水之通名字書江河本諸聲今屬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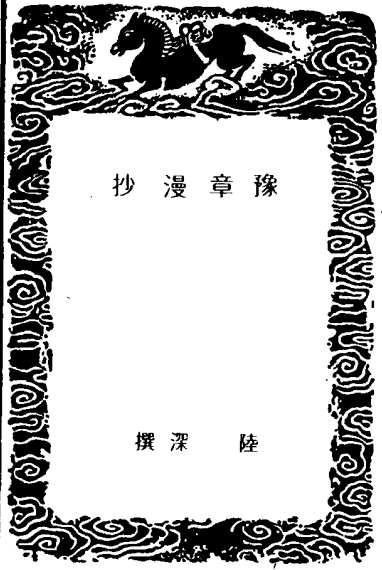
北方之似兼命意矣

實類堂訂正知命錄

知命錄一卷

明陸深撰蓋亦雜志之類而所記秦蜀山川名勝
為多乃深於嘉靖十三年赴四川左布政使任時
途次所編也其曰知命者以初授陝藩道經揚州
蜀岡異其名問之則曰由此可通蜀已而得入蜀
之命追數先徵信由前定因以為名

欽定四庫全書



抄漫章豫

撰深陸

豫章漫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南昌武寧縣地名常州亥蓋市井之區謂之亥者不知何所取義豈方言耶嶺南謂之虛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趁虛人是已其義蓋取市會不常多虛日也又古語云市朝滿而夕虛也古詩云日中市朝滿其語多有所本按虛墟古字通用丘墟或有壘斷之義惟西蜀謂之疾解之者曰如瘧疾間而復作也甚無謂北方謂之集聲轉亦謂之積豈疾即集之謂耶南方謂之行鎮店南中諸夷謂之場每以丑卯酉日為市故曰兔場牛場雞場並用亥日

為市故謂之亥云

朱宗晦華亭人洪武間知靖安縣志稱其愛民禮士潔已奉公修壇壝興學校治橋道勸農桑練有政聲

洪武間松江太守黃略字子威進賢人宣德間蘇州太守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皆起吏官皆生南昌皆有能聲

江西通志載豐城朱善備萬洪武初赴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則備萬當為本朝狀元第一而無錄傳焉實錄所載善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八年被

薦除翰林修撰後陞文淵閣大學士卒與通志微不同按本朝科第鄉試則以子午卯酉年會試則以辰戌丑未年因事則移易故進士科有兩甲申其一以太宗渡江其一以文場火故也太祖以洪武三年庚戌鄉試明年辛亥則吳伯宗為狀元後至十八年開科值乙丑則程以善為狀元

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安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名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詔歸要詩又按水東日記載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

豈即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為狀元世傳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其名蓋據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前已有入矣

辛未則許觀為狀元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庚辰則胡靖建文之首科也更名廣一云本名廣靖則唱第時所更也

浮梁程尚書瑀記漫吾亭曰夫遠名利之畏途而從事於谿山之勝是舍世間之桎梏就物外之羈馬不近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其言似有見者

商文毅公裕字弘載仕至尚書大學士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世稱為三元本朝三元者唯文毅一人

泰和尹文和公正言瑣錄中所載借鍾強珍二公以名相譁事固有偶然者因憶子乙丑科內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為詩題下註不拘體同年王章欽

佩作歌行為諸老所賞時柴墟儲靜夫為太僕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畫沈沈盡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

歡賞曰絕似溫季予曰本是王章蓋指摩詰蘇州

以戲之為之一笑吉水徐舜和先生為翰林侍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

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遷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犬行酒大聲曰徐穆二生坐於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為之一笑

誠意伯劉基嘗承高安登至元間進士蓋重紀至元

黃恭正統間贛州知府通志備書其律已謙卑蒞事勤慎與學校勸農桑以憂去郡人至今思之吾松

江人由舉人

世間說戲之具惟奕成傳其次則象戲又次則抹牌近刻打馬圖人少習之又別有七國象棋以為出於溫公或未必然亦猶俗云堯以奕誨丹朱也至南史諸紀傳中却載圍碁在第九品此尤可笑古之樗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矣想諸伎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為不常

元勝玉宵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風為戲不知所謂蠟風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

不如十二似有諧者此雖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為愧

景時字秀發華亭人宋慶元三年知吉安府龍泉縣水泚之餘一意州摩催科不迫修學校建譙樓縣倉嘗曰吾於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宋孝宗升附將復桃廟孫逢吉言太祖造邦與漢高帝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此時宜更定廟座時為

侍講不以為然以為殿周之祖是謂櫻與典禮不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典與

商周異安得以稷契為比不酌人情而必曰三代人將得而議矣此當以逢吉之言為正逢吉字說之龍泉人

江西大家賴糧經催之人往往設法取償於小戶有糧不滿升者索銀至五六錢其名曰小包大吾邑三鄉歲難並稔大家有立戶在此一鄉而田畝在彼一鄉者此鄉遭荒而彼鄉成熟則據戶蠲免謂之熟作荒事相偶類皆弊政也

紅巾賊李明號饒大膽據安福凡十年甲辰鄧國公愈擒其父子始平之元末兵起皆以紅抹額稱紅

中者不獨一李明也按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紅巾破九江閏三月斬黃河陽紅巾破江州江州

即九江我太祖高皇帝以是年六月與中山王等二十四人始起義畧定遠後戊戌紅巾徐真

一下陳友諒始據江西時改元天啓明年已亥為天啓二年四月又改天定五月陳友諒自稱大義

元年庚子辛丑年十一月陳友諒據秦和改稱龍鳳七年明年壬寅二月又作大義三年癸卯大

義四年八月友諒敗亡改德壽元年明年甲辰德壽二年仍改稱龍鳳十年明年乙巳又明年丙午

至丁未為吳元年戊申正月初四日我太祖高皇帝改元洪武按癸卯即至正二十三年時明玉

珍僭號于蜀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亦稱紅巾云江西府州縣皆被帶山谿有田有險其阻深者尤勝

大抵賦稅難清盜賊易起則府州官之入銜如前代勸農監押之類皆不可廢而縣令尤急按唐縣

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二曰畿京之旁邑三曰望滿四千戶四曰繁三千戶以上五曰上千戶以上

六曰中不滿千戶七曰下五百戶以下凡注為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與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

漢書漢抄

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其職守若是宋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遵行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荷蘭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田戶十二曰無妄訟而以勸課農桑總之因考前代官制漫錄於此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並兼管
軍判官一員
內勸農管田事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贖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並兼管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管內勸農事
推官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司獄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寨每寨千戶三員
百戶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寨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並兼管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內勸農管田事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贖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並兼管
同知州判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勸農管田事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並兼管
縣丞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及大使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鎮市巡檢各一員

豫章漫抄一
嶽山外集卷二十三

豫章漫抄二 嶽山外集卷二十四

袁州萬載縣西北行百里有慈化寺為普庵道場周里餘甚為宏闊四圍皆山而浸池水如半月有二十四寮僧寮至二三千正殿深十八丈餘後園中有側栢甚奇以三人圍之少弱二尺高二三丈已上分為兩岐至頂則禿而枝鬚如根相傳以為普庵手植乃倒栽之此難盡信但木末枯枝堅如鐵石風霜所不能摧折為少異爾然數百年物也又西過青谿喻氏有一栢植谿上絕似慈化但株小而頂尤尖禿此樹與江南番絲楡是一類但栢身

栢葉耳

國朝儒臣出翰林者類謚為文惟劉忠愍從其所重陳莊靖則避其名此李文正公序董文信集語也按曾榮謚榮襄金忠謚文忠是翰林亦有不謚文而謚亦未嘗避名者恨無從質證也

先聖之祥有麟書定世符流傳惟異初不藉是以為輕重其實識緯之始也若覽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箴會稽鍾離意豈有七張伯懷其一秘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突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

越作法孔子沒周姬立慧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語度詞如識緯之艱澁者疑皆事後好奇者為之爾

嘉靖十二年予以八月廿六日江藩履任九月六日過各道相訪入湖東道未時未盡於東方見月時鄭大參時夫朱少參子純共觀而異之十一月二日予出巡湖西是日天氣朗霽晚將至市於西

方見新月前月乃小盡是月冬至在二十七日大盡所餘三日明年乃閏二月以月驗之則是月該小盡若非推步之誤則躔度之差必居一於此矣

予庚寅歲在山西別記冬至與歲閏亦差一日云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二十日冬至則所餘十日來歲則閏十月小盡則九月如冬至在上旬則數足十二日除之更從一起數焉

廬山天池寺以周顛仙興建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周顛仙傳甚奇古中載顛仙以手畫地成圍指謂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隱語代革之事桶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桶闕憲副高友問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

一統云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廉夫對以四方平定巾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重住名也商文毅公幣召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為待制袁渙雖稱為翰林應奉裕伯大名

人從父仕元都就學曾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皆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

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于中書因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起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闖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辨善為辭說上欲命以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為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厭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厭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

苟局於狹小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右三則皆於國史錄出又按洪武三年庚戌應天首科鄉試召前御史中丞劉基令治書侍御史秦裕伯為考試官見宋景濂小錄序吾鄉新舊郡縣

志載裕伯事甚畧止具錄 手勅故人得傳之今海濱有二秦氏皆云裕伯後亡友秦文解先自邗溝來而裕伯嘗寓揚州或當近之秦監生鈿家收有裕伯上中書書草云其開港住宅即裕伯故居初有 勅書樓被燬扣其始末兩家子弟多不能詳鈿云裕伯竟不出而不知其嘗為翰林侍讀學士又為侍制備顧問又為治書侍御史皆非世嫡耶無亦淪落於齊民而忘其先耶按裕伯在元時已有威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今聞見于元文類中當時必有成集以傳俟訪之若吾邑志宜題曰流寓今開港有裕伯題橋說而呼為俞伯奇橋云

甲午二月三日宿桐初起春陰欲開權肩輿度石梁掩映重湖之間徐孺子蘇雲卿之遺跡歷歷在目波光雲影與曾次相推盪灑然自得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十年前因元明議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戶部員外公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辯為惠始得盡見一時賢俊論學之說予向嘗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為有語病今諸公併與性即理也一言

豫章漫抄

為不通之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高一歩則所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由谷至以太極圖為周子之真贋實犯此何言與

河源出吐蕃桑甘思之西鄙有泉自餘泓水沮如瀾散方可七八十里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燥若列星是之謂星宿海云夷言火敦惱兒火敦星惱兒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夷言阿刺惱兒也自西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勿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會于赤賓其流浸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為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連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亦有象舟傳筆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測矣

孕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至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即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關隘及關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是謂喀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孤可一躍過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日程至貴德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

一日程至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即東勝州也世言黃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亦里也

言河源者惟此二說為近因刪次元臣潘昂霄所志如此而併記異同之說于左

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閩一出蔥嶺于閩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流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閩蔥嶺水下流散之沙積云

唐吐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

山經敦薨之水西流注於勃澤出于崑崙之東北厥實維河源

又曰陽坪之山河出其中

力約可百里而潘志準以廣輪馬行廣輪之義未詳諺云推車步立是與馬之蹄跨開闊停勻馳穩而步疾者猶車行然又謂之答罕步答罕蓋胡語云若此馬所行恐不止日百里也潘志又云行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則日又不能百里矣蓋地有險易行有緩急百里者大較也宋景濂治河議亦以日準百里云蓋自星宿海至積石總計六千七百餘里自九渡河抵崑崙南可三千三百里而柯九思記云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似亦以百里程日也余既刪次河源為圖記復做經修詞曰河源于星宿海匯為二澤流合三水岐為九渡行二千餘里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于積石

豫章漫抄二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九

八

豫章漫抄三

儼山外集卷二十五

凡門榜題字各有避忌形聲點畫之間吉凶所招亦不可誣也吾鄉縣首舊有高樓四跨以樓更漏皆呼為鼓樓嘉靖初為颶風所折時蕭田郎落書啓範作今以綽摸易之字為題百里弦歌四字後啓範召去以東南北觀易之自後縣僚俱乏清舉而常應文汝實子同年守德子也至以民去因憶正德壬申秋子以翰林編修使淮經吾府時陳威氏望為守更新誰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西人也頗有守指題字忿然為子曰何名壯觀自

豫章漫抄

六

我西音乃賦官也相與一笑子還自饒至富陽陸行過蕭山入紹興拜吏部尚書海日公王先生于家先生名華字德輝辛丑狀元新建伯守仁之父予鄉試座主也時廣東葉喬為守先生陪入郡齋訪之梁適他出先生握手登越王臺觀蘭亭石刻還過廳事指所屬牧愛二字笑謂予曰往年感編修測文滯滯謂時守曰此便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字也似含譏諷予心以為可對吾松壯觀蓋一聲一形云今市間之處人家門值路者必樹一碑題曰石敢當蓋厭勝之辭諺譏忽畧人有曰走馬看石碑右取富昨與方伯戴會澤書出過南浦驛丞於道偶命曰有使客來自京師者可訪七政曆得一本丞乃寫漆正錄追求之稱與撫掌曰漆正錄正堪配右取富蓋亦一聲一形之說傷書之以資雅誼

甲午閏二月六日同餞 詔使於都司戴陸二方伯與予並出申時見五色雲在日之上形如翔鳳毛翎簇簇文彩爛然儼若垂被回首之象至都司驛事與三司諸公尚觀之方散明日都司劉永昌自浙移蜀道過豫章予在浙時同事也一見即問之

曰先生夜來會觀昴宿否有一星犯之是何星予曰當是金星夜來不曾候之是晚酌于滕王閣天氣清霽星月朗然果是太白犯昴然去之甚速已遠昂六七寸餘矣然光芒尚爛然有氣當是邊事有捷也

朝廷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士大夫必有浴沂風雩之趣然後可以收網紀文章之治

永樂四年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講求遺書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義乙未克太平首用陶安至己亥召儒士胡翰戴良等會省中曰今二人進講經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

舉遣世子受經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意向文儒駁駁乎一統氣象矣先是丙申中山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龍

龍 上喜甚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

上居富民陳絲帛家因邀從龍皆盡言無隱既而上改故元御史臺為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

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未稱為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日 上與

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

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撫其棺哭之命有司營葬歸其家諸儒臣

中始終優禮之厚未有過於從龍者也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地

鎮江云

揮塵錄載昭齋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

若貴富被錄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此與馮道印板之日孰為後先耶

千往歲論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特薛宗鏡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積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為奇格而不知冒雪看花乃實境也

珠光照乘玉價連城似是定論後世文人互用之無礙名理如枚乘云夜光之璧李太白詩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

朱子敘讀詩記有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錄衆說

巨細不遺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事之訓一字之義未嘗不盡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入之心此真註釋之例後有作者宜三復焉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子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此詩相傳即程首之逸類為近之

元練晦處州雁水縣人松江府學教授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同賜死洪武二年以兵部尚書出為松江知府嚴酷人呼為陳烙鐵

九江德安縣布政分司有松當月臺之左合抱餘不甚從拔而西偏出一枝作偃蓋曲屈盤旋類人力所為遠望之若鵲窠然土人以為有茯苓云甚可愛說古稱松千年乃偃蓋果然耶聞之葉子奇云松有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再過開先寺道旁長松二百餘株一徑森然若龍起就列大者數圍其細瘦者亦不下徑尺相傳李後主所植亦已五百餘年矣此皆江西嘉木也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於千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或曰殆有甚者今有一人焉求為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群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為保全之計則凡有詬笑嘲讎詆辱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今去文達時未百年而已如此後將若何予曰世變則有之若文達之言則宰相之體宜爾如吾子言不幾於責人太厚乎且夫君子進修之道願吾自處何如耳豈容留心於贊毀耶因記之以警俗

鄱湖之濱民以巨骨漁乃洞其底以蓄水之設運筒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施轆轤網而觀魚之有無以漸約致魚之初失水也跳躍不已以漸約下至入筒而水始裕而不知死地之近也陷民於罪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多二百五十萬宋運自江淮入汴頗為近便所稱仰給東南六路不知與今地方廣狹何如耳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掘取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贏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 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食漁人謂之榜戶

豫章漫抄四 鐵山外集卷二十六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春秋人秦而書錄其
雖百世可知固聖人餘事而其持論有少和乎
氣象

宋亡多忠節論者以為養上之報當時文山生於吉
墨山生於信而草廬生於撫文謝死而吳仕魯齊
在懷孟而密城在保定魯齊之赴石也實遇靜修
而一出一處至今議者怨魯齊而責備草廬以草
廬嘗登宋科弟故耳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是
義果何如耶不然則靜修為中行矣而竟不與於
斯文也昔夷齊微箕子均謂之仁人豈道無定
在死生仕隱之間不足以盡之耶鄭思肖居抗終
身不肯北向坐見此人則峻避之謝翱居越著西
臺慟哭記惟子昂以宗姓居湖去登懸仕推封三
代至親刻石以表之曰臣幸以庸敏受知列聖荷
國厚恩世世子孫不能忘也此與黍離麥秀之歌
玉馬洪範之事又何如耶每致疑其開而未釋及
讀道園集有曰為臣之道一也無古今異代之間
則邪淫其矣伯生於是乎失言

元至正初史館遺屬官駢駢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
有蜀師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背備遊江南四五年
間得書二十萬卷邇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
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
二往往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為
彼善若吾吳中則有群襲有精美者矣

揚文公僉登干越亭歎曰長洲葦屋曲水漁樵樓閣
參差峯巒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
雨弄晴朝暮掩映誠絕境也予自饒城陸行南至
餘干良田流水水平林遠山曠目語語于越亭久廢
今為學宮下臨琵琶洲朱子注楚詞之地溪水自

玉山來者匯在十里外宛有退避之意文公品題
要為寶錄

盧文靖公跋趙子昂所書陰符經為李峯偽書與余
意合惟友人穆玄菴孔暉以為此決古書也每論
之便擊節不置以為指河南嘗奉勅書其來已久
然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說秘不可解之說
相尚此文靖之所為歎也

滕王閣扁吳傳朋書盧文靖公猶及見之稱其深穩
端潤合閣既易地而偏不知所向往矣南昌惟鐵
柱宮扁最佳豈亦傳朋所書耶字學一藝雖非六
藝所急漸以廢亡而惡札獨布為之三歎

李璋濟寧鉅野縣人元上海縣尹嘗刻九經四書送
孔林
永樂十年壬辰科進士得除食事吾鄉黃汝申翰江
西是也當時有數人同除胡若思先生各題詩送
之會鼎饒安張思安皆陝西顏吳陳琦皆江西陳
賞廣東錢述浙江徐則寧福建今由進士有十年
不得此官者昨壬辰科及第之二人孔天胤以王
親例除食事提學河南昨以歲貢非人遞降壽州
知州

中十月四日舟過安仁偶讀書坊宋學士文集諸
跋語有云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
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不覺感歎
宋景濂先生在元時著述每書將仕郎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銜官以危太樸承旨薦授

有取於古琴名何耶
五日未至弋陽二十里已過龜峯溪下時新月在未
位木星入之頃刻遂出西行是日月躡牛二十度
木星尚在初度七日方交一度當是太陰亢疾所

致又明日過鉛山見黃少師鵝湖首問及此彼以
為星與月相玉才五度云

木各有土宜予行清化見柳樹衢州之橋田皆異他
產德信之間相亦異冬初葉落結子放蟻每顆作
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
多在野水亂石之間遠近成林真可畫也

吾鄉訪云斤九釐用以目時人之精慧者不知所本
弋陽德興產梨頗大有至一斤九兩者土人謂之
斤九梨蓋最其類之大者言之猶字言魁也
浮梁路山昔人謂為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由景德
德

之陶焉信佳境也十月十六夜宿公館二更時大
雷雨聲甚震撼是月二十二日已屬大雪矣乃有
此異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
執資溪石林則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
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次名西山真氏之後
者非少蘊也

瓜經見於詩比也秦故東陵瓜美始以味稱昔人謂
之瓜果又謂之茶瓜蓋以之實邊而饗客矣至于
今不廢廣志云瓜之所出以遼東盧江嫩煌之種
為美故嫩煌郡有瓜州云盧江今廬州南康九江
之地亦名盧江云余伏暑時至南康食瓜殊不佳
蓋西瓜也五代史載胡峴為蕭翰掌書記隨翰入
虜中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
近世葉子奇又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西瓜豈
誤以契丹作元耶由是言之則先時所稱瓜者自
是中國之瓜而今所味喚者乃西瓜爾省城產瓜
尤不佳土人惟利其子以剝仁故江西瓜仁至克
贈遺為名品云按神仙傳記青登瓜大如三斗
玄表丹裏呈素含紅似今之西瓜矣豈可謂古所

致又明日過鉛山見黃少師鵝湖首問及此彼以
為星與月相玉才五度云

無耶彼交梨火棗之云難以盡信可也若魏劉楨
瓜賦所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瓜者此何物也豈本
一物而西種特嘉故得名爾陸士衡又謂其種族
類數則有括接定桃黃瓠白傅金文蜜角小青大
斑玄虧素椀狸首虎蟠括接本草所載今之苦
瓜也惟以入藥儲含雲芝水芝土芝三品則皆甘
瓜也張載又稱羊散虎掌桂枝蜜窟而廣志又載
魚瓜羊核瓜女臂瓜此數種皆同產而異名與惟
月令所載王瓜生今類以園中早熟條瓜有刺者
呼之園尚友謂予云此非也王瓜本生上中俗稱
土豆者是已張秋庄又云非土豆王瓜生如瓜形
而小亦有二種前代稱瓜者亦未之及一說魏瓜
亦非瓜也乃星名今中國之瓜凡圓者總名曰菜
瓜止以充蔬傳曰田中有瓜淹之以爲菹者是已
小而白色者曰銀瓜色黃者曰金瓜二種香色味
皆美條而斑者曰生瓜亦曰管瓜微小而色黃者
曰黃瓜晚熟者曰秋黃瓜架而垂生至尺餘者曰
絲瓜別有並蒂生者曰嘉瓜則不常產云有花類
海棠而實大如桃者曰木瓜詩曰投我以木瓜是
已園中復有一種土生如葛曰土瓜味甘美南

雜草漫抄

六 儼外集天

六

人亦以克果

都少卿玄敬南濠先生嘗云家有宋抄京房易傳許
借未償比於鄒陽余少宰子積家錄之於易無所
發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算位即
今世錢十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密比
太玄頗爲易簡云

元世祖分明有帝王之度但病在好利故阿合馬桑
哥盧世榮之徒易爲遇合雖敗而不悔丘處機能
燒金佐國實世祖尤寵遇之其尊禮西僧本於劉
秉中國祚之言大抵亦利心也其後子孫幸以淫

雜草漫抄

於西僧之術而失天下帝王宜示人以意向哉
古語有言爲名與爲利特清濁之間耳
鐵柱宮在江西省城東南隅宮之東南隅方丈堯池
作石關樞鐵柱在焉相傳爲許旌陽治蛟之物甲
午冬初予與同僚偕往俯觀焉微露其端乃石關
非鐵也亦不作柱形豈厭勝所爲與
甲午十一月廿一日雲中舟行塘栖與張秋庄談元
未事秋庄口誦一詩云金陵使者過江來漢漢風
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無處不周回其
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歸去丁寧頌祝

雜草漫抄

六 儼外集天

七

付春風先到鳳凰臺此順帝詩贈我 太祖者漫
記於此

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處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 順帝時徵處士杜本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
柔軟非刑部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
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識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
官何用強壯者爲

學士嶮峻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事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元順帝之失天下也此三人者皆有大臣之度而不
救於亂亡豈未能任用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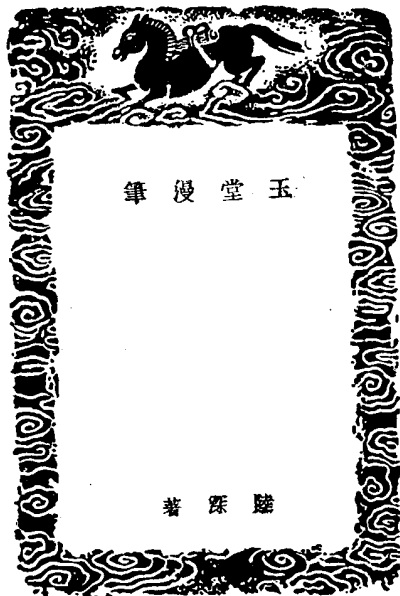
王景彰懷遠縣人名見潛溪遊荆塗二山記即建文
時學士也

太祖一日用舟師至江上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爲
材將取之禱于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
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
矩 太祖神之遠不伐其樹祝之曰使我有天下
當新其廟宇後乃興建巨麗故金陵江東廟遂著
名云

名云

廣小集卷三

雜草漫抄四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玉堂漫筆摘抄

陸深

筆漫堂玉

著深陸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叠謂為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頂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為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音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甫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壘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關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益得之傳聞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柳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為吏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為橋之也今柳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而及為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梁用之詩後謂內閣在東角門內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為文淵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內閣傍文淵而不在東角門之內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而傍為東閣云

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楊文貞公以為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士宋公論奉 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楊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 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訛呼為夏國公蓋鎮遠侯鎮公王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 太祖累立戰功 靖難師起輔 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

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未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王者也王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 仁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寬度外凡事有大理不足計意為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為温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間居一室署曰靜誠每風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贊畫是多命為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為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為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即老不欲仕有子今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石首劉永清永樂辛丑進士庶吉士授檢討修五經四書成陞侍講正統初陞廣東左布政陳莊靖文自及第以侍講陞雲南右布政
景銘郟府長史在 景皇監國時忠知可觀即文簡公智之季子父子可謂克肖者矣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脩出官二司今以參議捧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為贊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骨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揚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為宗始名言也
已亥八月當六年考察子循例自陳侯 命開居少宰張先生甫川以華朝遺忠錄見貽題其楹曰及謝客時一覽字閉關讀之義例無雜似是稟卓前有三序文不知誰所為觀其引用亦近日之作也

予嘗有意整齊其事在國子時嘗作編年未就今日就衰退恐無成矣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布原為第一奕基以江陰相子先為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今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遠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相傳未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逸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脩煉洪武中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大僕玄敬嘗為子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警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為光祿入朝面見候五

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請名山度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玉皇漫筆

五

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未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禱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末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奏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未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為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元早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湧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日乃罷因堯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學士皆不再面 恩當時敘卷李公時在內閣曾扈濟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據晉袁粲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卷以為難彭惠安公部弘 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昃尋常上海縣元未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創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

法司有繫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聞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 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 聖明耳目開達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具可敬可服已亥南巡還有 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劾劾于堂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為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 御座設黃帷於上將朝廷欲脩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拿益彘封誠意伯劉 有華益殿侍宴退 朝時云圍圍羅傘被服金文章可見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為湖 改曰展武因陷為湖 豐以禦孫恩者

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杭州城松江入 皇

皇

玉皇漫筆

朝當在龍鳳年間吳元年上海錢鶴阜平

蘇凡字叔欽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

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

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

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

又可為監戒也

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出於文

徵明父子之手爛然可觀內蘇欒城一跋云予兄

和仲益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在紹聖三年三

月謫高安時所寫豈有所諱耶特別有字行而子

瞻子由特顯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淮跋云

舊聞秘閣有石本今不及見在弘治十一年九月

所寫時已入閣似指今內閣而言空青會紆紹

興三年三月曾跋一過而文徵明所引會空青云

馮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為內閣本此指宋內

閣而言按宋無內閣而本朝無秘閣用字微有

不同而制度當考釋文虛蕩字細觀刻本當是薄

字草法稍作轉摺爾若蕩字亦可通不若薄義為

順也建業文房之印當是徐鼎臣兄弟筆意尚存

繆象之體爾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觀柳書

所疑南憲丁兩目作也 校筆浩歎

張戶侍西磐澗字汝霖山西平陽人一日過予與論

薛文清公西磐云曾聞劉少師晦菴言讀書錄乃

公記每日所得故不厭重詞複說以資尋繹玩味

最可觀後來為人分類剖析作者述之體殊非本

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則又決裂破碎矣

不但著書之難而傳書之難如此

全椒樂詔風洪武 以兵部尚書轉翰林院大學士

以病免起為國子司業

小州府舊志李應宗寒陵人洪武五年進士蔣翼洪

武八年進士亦寒陵人道州李克遜洪武丁卯科

進士丁卯為十九年皆不開科當有誤唐福領未

樂乙酉科未樂進士有丙戌亦無乙酉科

國朝進士科始於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為狀元自

後罷試至十八年乙丑為丁顯榜二十一年戊辰

為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為許觀榜是年五月

重試則韓克忠為狀元二十七年甲戌為張信榜

洪武中又有張顯忠花綸皆稱狀元送花狀元歸

娶詩見練子寧集丁丑年有陳安榜庚辰則胡靖

也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為

之也初文端與文貞同閩里且聯姻文貞雅重其

人欲留以代己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

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怨惡文端言文端直諫人

也遂言於文貞文貞其德之歎謝以為非君不能

聞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之

狡猾已陰得文端之言而為之備驛遞中皆先置

所親譽稷之賢復颺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

謗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復逆

於數百里外龜帽蠟油靴舊青衫朴訥循理儼然

謹愿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為惡之具悉屏去而

親戚皆畏稷交譽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

疑其妬已及還朝遂出之於吏部初仁廟時

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狀元滿三考仁廟

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文貞以為太驟止與侍講

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啣文貞未

幾仁廟崩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

還日夜啖其鄉人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之

子不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既卒鄉人訪其子於

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於閣下曰楊先生尚未寒

而遂受誣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

不相能及是遂曰既然須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

下撫按耳文貞以為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

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既來自其

辜坐告人以罪朝廷與其子為尚書官而去德

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為宰相之子朝廷

務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具乘遠其來上王

振得之遂不告於文貞而以文敏故事處之逮來

獄成議置重典初仁廟與三楊君臣俱泣曰汝

必輸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子孫皆有

勅稷之敢於為惡亦有所恃也稷既繫獄文貞得

疾猶欲援勅以贖稷死命次子稷檢勅渠密秘

之託以稷先持去遂弗及救余聞之毋徒斬官論

云

予遊金陵觀夫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君臣之際

焉大將軍為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

事其慶元帝於開平也爾其國一角使逸去常開

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又帝天下

吾一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

也既皆不可測縱之因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

矣



玉堂漫筆

筆漫堂玉

著深陸

開雲嶽山陸 深著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為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深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澱且蓋大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下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崑崙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梁亦有天地之塞言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為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贊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為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

玉堂漫筆

玉堂漫筆

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子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策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會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衝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為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殷之三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疎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傳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卻倒說嘗見閩閩尚有憲副云龍袖橋民為我文皇帝白澤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發說詩者之所不及也其言曰風即風以動之之風雅即雅鳥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生魄生明之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轉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己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恩從南鄉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閣未嘗願公居守賜關防石門霍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南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寶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節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未正名命者為試宋制則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二等為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待郎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充國為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玉堂漫筆

三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楊州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訛呼為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盡度外。凡事有大理。不足計意。為怨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過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為溫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開居一室。署曰靜賦。每夙興焚香叩天。願生聖主以救世。我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復實多命。為翰林學士。再皆辭。又命為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為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即老不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即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賢。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因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民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參議捧表入京。過金間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為贊。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何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首節以唐為宗。殆名言也。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為第一。奕棋以江陰相子先為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鄧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過遍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大僕玄敬嘗為子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誓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道跡。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殺者。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誡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過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

通詣名山。度清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非薄。而至誠顯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鳳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誡三丰。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賜金寶。奉香書。備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同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為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宜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要。而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子自四川左轄召為光祿。入朝而見。候五日乃罷。因免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學士皆不得恩。當時敘李公時在內閣。會與論。行午朝禮。敘李以為難。彭惠安公詔弘治初因益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昃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除。禮部有大災。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因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親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聖朝耳目開達。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躬。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與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已亥南巡。還。有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奏劾。于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坐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為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帳於上。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順門陳御座。設黃帳於上。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雙封誠意伯劉基有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陽羅傘。被服金文章。可見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頤浩當圖，見之笑曰：秀才家誠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為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為湖。屬濱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後晉袁崧築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為監戒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為飯，節處可置盃盆，然在深山中，人跡不到之處。世傳七賢過關，或以為即竹林七賢，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即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為齊爾。姜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太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雲空堂破帽濕，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棧溪張駘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履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向春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州賦，自今觀之，賦豈獨蘇哉。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鄧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病膏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依違而已，人之為善不易，人之為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子為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發善，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真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著接巖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朝陳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者，克白紗帽共著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巾，後世惟凶服乃用白。

子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君臣之際，大將軍為人謙謹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事，其盛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嘗嗚呼深遠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靈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舉臆忌善為文章，而不知嚴厲，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為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始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此真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者，正如此。

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晝夜曰晝天，曰晝天，宜夜無傳，周脾董天考驗多失，獨譚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一晝夜所躔闕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略廣三千里，周天大略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理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瓊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徑各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并存之。

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為陽精，月為陰精，五行之精為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為宿，咸列布於天，運行躔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一云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海之左端右旋，疾轉，遇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日一晝一夜而一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七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鶻鷹，一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闕，鶻鷹與日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況色乎，曆家入算，姑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曰道居中，故也，月行清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色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為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為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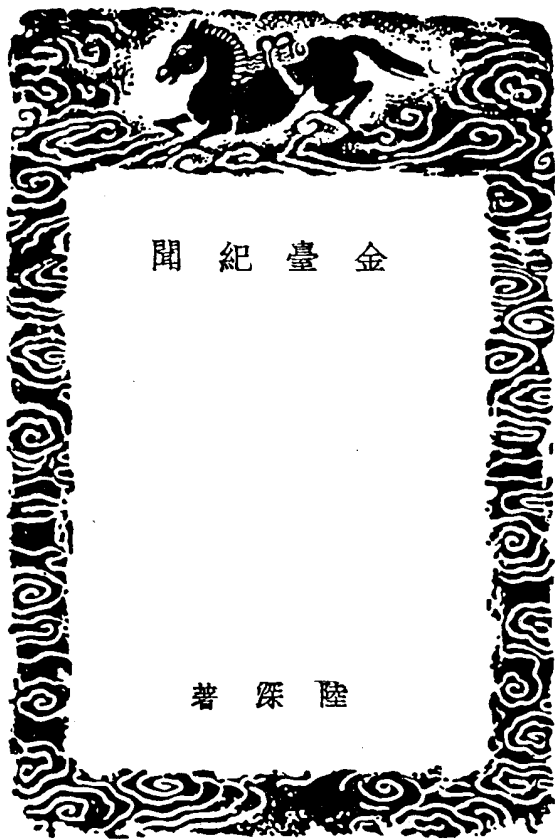
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赤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

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衝。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在日上曰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背。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秩曰散。五寸之內。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闕。環之曰勾。繞之曰已。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甘石星成之星凡二百八十星三百一十四星



金臺紀聞

陸深著

金臺紀聞

明 雲間 嚴山陸 深著
仲醇陳繼儒
橋李寓公高承珽 校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予忝登朝為史官。記載職也。倘有所得。輒書漫之。蓋自乙丑之夏。訖於戊辰九月。錄為一卷。題曰金臺紀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於靜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為南京國子祭酒。一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為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龜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所有。苦不在其人之下。何為畏之哉。比為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偈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夫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世所傳張儉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我蜀中張儉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儉也。蜀人劉希引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金臺紀聞

一

金臺紀聞

三

李少卿子陽。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新莽云。莽操溫之徒。皆篡弑之賊。於魏晉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儼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說。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備此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楊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為賢筆。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月丙寅。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丘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塔。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問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舖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曰蚺。昔鴟鵂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鸕。吻好望。以飾屋。今之物頭是也。次曰蚺。好飲。即今舖口所置是也。

鄆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筒中能辟蠶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滄河兩岸。仄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顛顛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蚯蚓能治蜂。盤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寄。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罾。蛛取出。蜂受。而墮。少。爬沙。牆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儉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吏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

昔如故守路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家宰許公進司馬劉公字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健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余初登朝所見亦止五條為內閣劉少師健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保珪皆官至一品云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條既而守路公被賜曾司空以進是奉天殿應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閣兩月閣公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滿以太子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至十五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山王公嗣泰和王公直並為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木齊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銜云

公毅文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嘗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錄之者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為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毅二氏口授其義而為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為文也則不然先求法然後措辭以求理苦操杆軸求人之絲泉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天關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為近世之文弗遠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登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嘗往來定山之門為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舉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在席間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為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迫明日餘憤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對聯云一雙探花父兩個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為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喬梓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來盜戶嗣應不問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惟之曰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應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為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嘗聞西城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為暗虛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為然

哀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於世國初詩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為御史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戀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朝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為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饋饋之凱忍死不為動以為騙豈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卻大鯢鱓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為大賓凱瞋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為凱賦風矣遂置之聞之郡主事玄敬穆少聞故老談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為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姑蘇近殊不聞其遺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祥賦賦風吾松人以詩自棄於一時為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語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即授筆左右揮灑畢元素成之元素從後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為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為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畫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宜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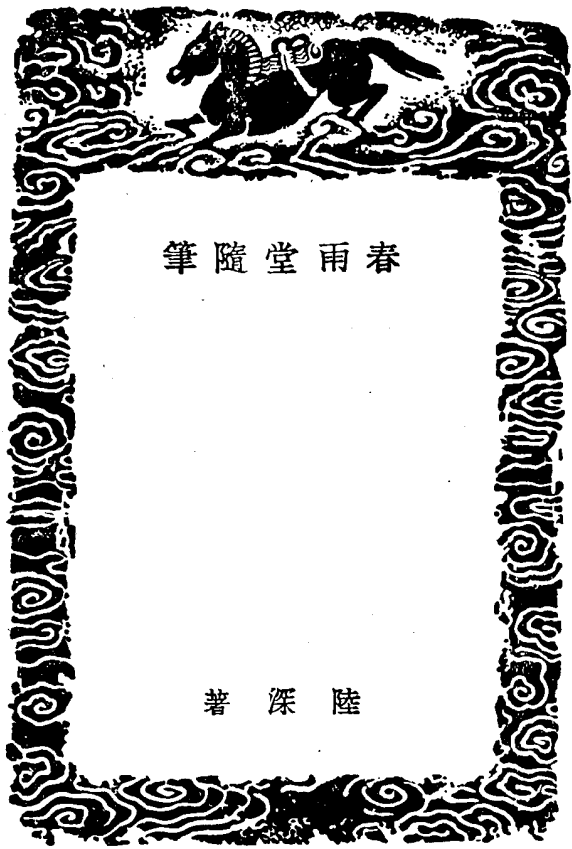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不多有而藏者精於鑒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錄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泯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鏤校刻書頗有精者。初非闕書也。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證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放之可也。需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放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析於此哉。此謂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饋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遣下果物。恠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一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饋歸。今此制尙存。然有以饋歸不盡而獲罪者。

魯司業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卽謀之。夜夢幃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旨矣。俄爲吏部覆覈。衆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旨。從中許之。明日謝恩。適嘗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猶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涇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鑿。難以首善。



春 雨 堂 隨 筆

陸 深 著

春 雨 堂 隨 筆

明 雲 間 儼 山 陸 深 著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或當然。予家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為海棠，每欲取名花，填小詞，使童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種為四開，累年而不得。辛丑南歸，訪舊至南浦，見堂下盆中有樹，婆娑鬱茂，問之曰：此海桐花，即山礬也。因憶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但白花耳，卻有歲寒之意。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為第一。宣廟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廟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鄒野爾官廟扣之，乃曰：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卻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宣廟領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宋王士元畫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為精慮入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文進妬之，定為下品，止賜三十縑。古今忌才，雖曲盡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為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來以來

春 雨 堂 隨 筆

春 雨 堂 隨 筆

詩詞咏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扇面，摺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為泥金面，烏竹骨充貢，出自東夷果然。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退方，將掃羣穢，遠過故鄉，蕭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此司馬宣子過溫歌，宜人詩準。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長子羊頭山祖，黍可以繫律，河內腹季，灰可以布瑄，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謹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棊容三升，玉纒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為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胡語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道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故資於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製筆之法，築者居前，裁者居後，強者為刀，要者為輔，參之以蠶，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短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為，可題為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為青苗，荆公青苗之法，雖不同，其為虐政一也。王忠肅公，字九思，驪山人，為太宰時，每呼二侍郎為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為朴直，此字亦有所本。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魏公為韓家，若今人則為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括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吾鄉錢蕭先生號艾納，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納香，亦可稱曰松雪。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文靖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欲取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春 雨 堂 隨 筆

三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開又富。聞他衙門中向多。惜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即有之。元豐時。有曰吏動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視。兵職駕庫。典了潑符。刑部比問。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紹興後。時事不同。又為之語曰。吏動考封。三婆二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齋麵。兵職駕庫。戲臺押醋。刑部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本朝國子監。自祖宗以來。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予自編修轉司業時。適祭酒闕。予得旨。遂署印。稽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廳至起息揭債。予問之前。祭酒石熊峯。邦彥先生云。自來如此。余遂舉劾典簿。王勳者黜之。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予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者絕倒。

世目薄行人。為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為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為沒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希賢。健嘗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卻少一條。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卻少散錢。蓋報之也。吾聞崔同年子鍾銑云。訥齋嘉話云。賈如散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為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如海舶。取以壓風者。往年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知牆。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疊雪者為甲。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豎。麻衣。如人衣服之狀。錦屏。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嵌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拳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瘳根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相記如此。

歛石製硯。識者以為在端溪之上。予讀江賓鳴送姪舊硯序。因刪次其語為歛硯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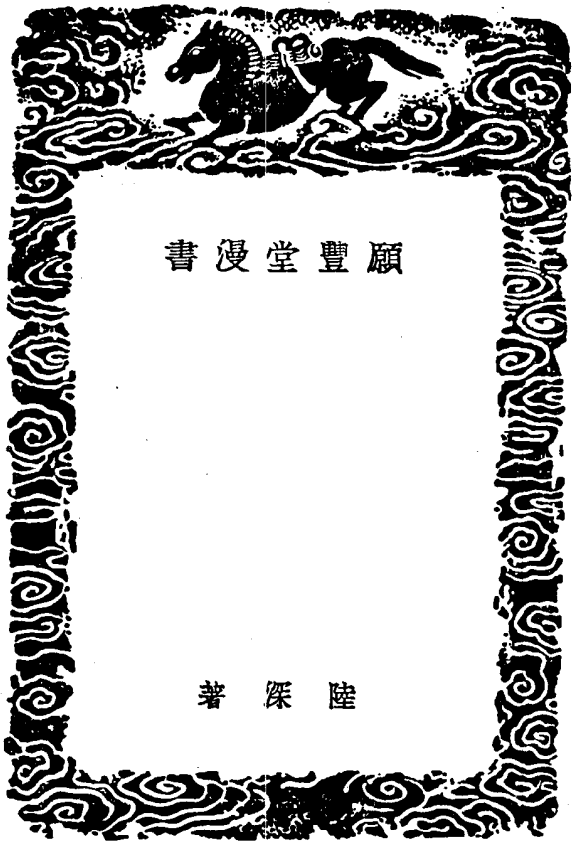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為硯。遂聞天下。山在羊關嶺之巔。雨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硯石。有坑。一曰緊足。次曰羅紋。今呼為舊坑。又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愈異。舊坑又自為三。曰泥漿。曰巢心。曰綠石。去舊坑幾數尺。而石品復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而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水底。不可斷矣。

舊坑絲石。為上。生在石中。斲者先去頑石。次得硯材。然極難。工人名曰蠶麻石。石心最緊處為浪。出至慢處為絲。愈慢處為羅紋。故曰緊處為浪。慢處為絲。如木理然。

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葉絲。曰馬尾絲。獨吐絲為奇。正視之。疎疎見黑點。如酒墨。側視之。刷絲。然工人謂之硯蓋。石之精云。惟巢心坑或有之。他產則劣。故三衢絲石黑。而頭南路絲石暗。而黝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皆不甚宜筆墨云。

宋謝靈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賈理宗。初坑上嘗有五色雲氣。如錦衣。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佳

石。有白文。繞兩舷。宛轉如二龍。既發為硯。而雲氣不復見矣。哥窑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為世所貴。即官窑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願豐堂漫書

陸深著

願豐堂漫書

雲間儼山陸深著

南嶽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為考試官策問中有及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福不若裁以義而無患此特場屋體耳漫無籌策途占首選程文所刻乃欲折鈔以當俸入亦非過論此事嘗往來於懷常與朋僚講之今制雖將軍殿下亦歲給祿米二百石金枝玉葉日以廣衍傳之千萬年之後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至坐困之道也宋神宗時王荆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荆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疏遠何況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疎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與閭巷通生子則冒為己子以利其請給其醜若是今太宰選編楊先生一清請宜自王而下以次制其妃嬪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問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飛鳥而銳喙肉翅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嶽山人胡真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雷鼓數百黑雲驟聚間火柱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相搏擊則為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象則火柱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陷生土故也晦老劉少師健為庶僚時奉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晦老與客高登願見山下白霧彌

願豐堂漫書

一

願豐堂漫書

願豐堂漫書

五

漫若大海然而山頂亦日了無纖翳俯視突煙暴起或丈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頗異之從者以為南作也及下山村麓人云適有驟雨挾霰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霰也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嘗圖慮其異己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術武學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齊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官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罪二事檜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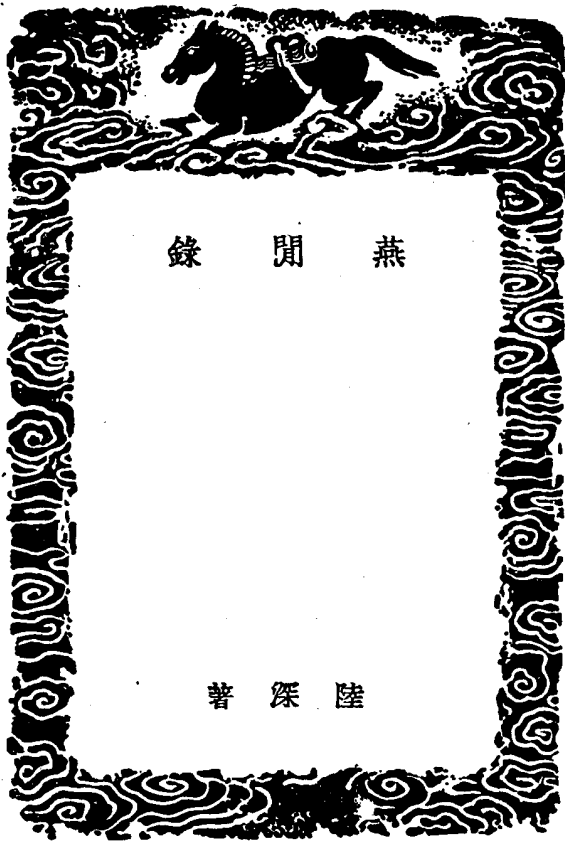
楊乾發宋諸陵有真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為唐義士汪璽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為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為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宣云

張莊懿公晏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與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瑋守松上其事旌之趙女張節婦願侍讀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一閔予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婦人首飾以髮為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備於晉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矣

殆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懋於所居白露山下因留一日語間及吳鐵士與劉康齋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公甫就學康齋時忽一日晨光初動慮外見康齋手自鬪殺其子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如此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棧手為鐵傷流血不止舉視傷處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為爾所勝言已而覆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道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擔而夜往焉

三



燕 閒 錄

陸 深 著

燕 閒 錄

明 雲 間 錄 山 陰 深 著

杜詩。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自是以實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晦翁以為誤字。欲更為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

山西地寒。于六月初。巡五臺。嶺頭凋底。層冰積雪。體。尙衣薄棉。再加一棉。適可當。憲副陳汝止伯安兵備代州。爲予言。北上雁門。更寒。寒中更寒。然援木實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水調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露又高。凡水失其情。則清決之禍甚烈。性上故也。

聞喜之表。自後漢裴輔而下。非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尙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字內之罕有也。

六月廿三日。予以傷足。臥分司。承總司。關會議。教荒事。內申明弘治。開南科。給事中。羅鑾。建官。部議。舉行。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遞至八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九萬石。此外遞增者。旌擢。遞減者。黜罰。是或可行之。蘇松等七府。亦爲彌文耳。若山西。則豈能奉行。山西州縣。多在山谷之間。路遠。餉糧。運極難。加以地瘠。天寒。據豐稔之歲。十里之間。所收亦不滿一二萬。而先積一萬五千於官。則民無歲不饑矣。莫若約以十里之內。令其勤力耕種。每歲加收數千。官司增價。糴入倉中。以備救荒。庶幾民食於利。而湖廣日廣。則粟多而民自可給。乃是藏富之策。此勸農之官。不可以不設也。信乎立法者。以隨時變。

通爲難。殿石屏詩。麥粉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尙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牘繁簡爲次第爾。

燕 閒 錄

一

燕 閒 錄

二

李勣字定臣。唐渤海王李暹七世孫。好學。明六經。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定臣耻之。遂隱居陽羨。常惡元白詩體。雖乃集詩人之類。古斷爲唐詩。以讓正其失。其識超卓矣。惜其集不傳於世。無由考觀。

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諱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講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待語。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備盡講居意味。讀之慨然。但謂仕者相陵。意尤可憐。仕本同類。豈其初心。一爲人作鷹犬。亦何所不至。舒賈李定報。果何人耶。又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譽人之心。日爲新奇務。可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其言益可憐矣。嗟乎。人之禍福。雖所自取。而世態所從來。非一日矣。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東白先生張公元。願以太常卿兼光學。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天順庚辰進士。以道學名世。嘗爲予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輩也。再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微笑。是時新少卿貴。字充道。徐侍讀。字和。皆好推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皆喜談五星三命。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予素不信其術。嘗有數說以聞之。同年間。每以爲拘。顧學士鼎臣。字九和。素善此。以爲汝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則正大矣。序記之。系銘詩。本於漢書諸贊。如劇通等贊云。昔子登謀。相而魯隱危。樂書構御。而晉厲就。暨牛奔仲。叔孫卒。伯致。李昭公。逐魯忌。納女楚建。走宰。語潛。夫差。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殺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盡。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若。滅。去。首。一。二。字。分。明。一。篇。七。言。古。詩。特。少。翻。爾。若。東。方。朔。贊。云。首。陽。爲。地。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身。息。依。隱。玩。世。說。時。不。逢。則。成。韻。矣。

王荆公學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

王荆公學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

王荆公學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

王荆公學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

燕 閒 錄

三

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實。然小人亦得爾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序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吏。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縣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訪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羸廢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後來事功。不出於此。國益舊有。刑公文案。板介賂嚴禮侍。維中。為祭酒時。重為修補。予雖介深為祭酒。命典簿。應模印。散部以分遣朝士。時學錄王玠。著典簿。至廟房中。慶額言曰。好奸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憮然遂止。斯言固不可以人廢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竊謂密具數義。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此之謂密。對疎而言。蓋謂君臣之間。事機之際。皆須密密而行。令無滲漏。罅隙可乘。非專主於隱密也。趙清獻公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乃所謂密也。其密在不敢為。非在不敢告。

世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閱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觀此則知其所本。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皆在濼洛未與之前。真豪傑哉。今衢州。古之太末。其山與武夷山石理大類。予未能周履其地。觀其起伏脈絡。意即一山所分也。曾子固記道山亭。亦謂粵之太末。吳之豫章。為其通路。今廣信。古之豫章。上饒諸山。自武夷發。而龜峯尤類武夷。豈其左右臂耶。記曰。路闕者陸出。則脫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組。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路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顛也。其路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土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或逆走。旁射。其狀若劍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所泊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予入閩。然後知其文之工也。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為然。石撰。平定州人。靖難死。節州志載。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在江西城。獨為守備。上怒。攻拔之。得。不為屈。遂支解而死。此恐失實。按事始封。乃今之大寧。與太宗同起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守備江西伏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當繫之江西。共工氏之竊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后土。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此社稷之配。祭所緣起也。按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

社。稷田正也。有厲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則社稷本無定祀。至宋又嘗祀農為稷。后土為社。今制祀農為稷。仍祀句龍氏為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見外紀。其一稱共氏。為太昊上相。其一稱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滅而誅之。五帝時。文籍荒野。要不可據。以時代考之。疑即一人。又按禮記疏。官共工。有子謂從世子耳。然句龍之為后土。亦不知在於何代。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闕。又顯項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以為社。予以為祭。專報功。若稷為農。此萬世之通義。自古水土之功。莫大於禹。社宜祭禹。又兩聖人功德兼隆。最義之得者。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以稷配農。是亦未可以非所嘗為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句龍配。稷以后土配。此義殊不可曉。句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宋孝宗時。則以社為后土。句龍氏。則又少異矣。

我朝準周禮建官。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第。在陸立班亦然。宋制雖不合。而轉遷之次亦同。舉仲游議官制云。工部選刑部。刑部選兵部。禮部選戶部。戶部選吏部。頗與今制同。獨不言兵部。禮部。今制禮部班出兵部。上而兵部。實高。自宋已然。豈禮與兵所職有不能相通與。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予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凡天下混一為正統。恐亦未精。先賢方正學先生嘗論之。又似過繁。予意欲折而簡之。蓋有正而不統者。若周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是已。若秦晉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正與甚。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後來功德過之。賈人輩出。惜乎輿地不完。而政教號令未備於寰宇。不應混一之善。由是觀之。惟我皇朝。功德土宇。有漢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統。宜曰漢唐明而宋不得與焉。晉水調行。魏闕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瀾海。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為害不細。以無堰塢之具。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閘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善地高低。以為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情。亦復不知所事。甚為可恨。閘越云。水無一點不為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與。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閘水之為利者。益科後進。晉水之不利者。建閘而下爾。

石炭。即煤也。東北人謂之植。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蹟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即後世燒煤之始。所謂天柱折。地維闕者。乃荒唐之說。不足深辨。天一氣。豈有損壞可補。謂之補天。猶曰代明云。予別自有記。石守道作怪說。以議楊大年之文體。吾鄉國初。有王森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疵楊廉夫之制作。文章體裁。固當有辨。妖怪之目。誠過矣。將相之材。尤貴度量。足以鎮物。若謝安石度量。已先勝矣。而將材尤難。宋稱狄青偉甚。只如却從行者一節。亦真不可及。嘗觀會南豐所記云。有因貴與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

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道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今每命將。託請行者。無有限將帥之任者。宜以此為法可也。

劉恕字道原。溫公門人。宋儒中有史學者。嘗著自證文。以為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實前賢之高尚。顧其所謂失與蔽者。予皆有焉。又若為子而發者。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佛易下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備勝己。疾惡太甚。不郵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郵答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藏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遠矣。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慮太過。以君子行義。資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論。論則好說。檢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離。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惡辭。多思而慮事乖。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謂之失與蔽也。若夫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者。則又中予之沈痼。循省之餘。輒復自笑。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左傳國語。並出丘明之手。如彼用田賦一事。左傳則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國語則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饑瘠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粟禾秉芻。芻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不惟詞異。而事實亦不同也。若以文論。國不如左。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戴油帽。高昌。西域國。西州也。頃見盤瓠蠻狀云。某等既充山賊。今當鈴束男姪。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醜。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蠻言誅殺也。其言實野切直。然成文。有儀約之體。裁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又有兩詔乞書樂文。其後曰。古人有云。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己之人。幸逢相。謂言未。同情。虛相。吾聞夫子云。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豈不習夫子之言哉。便有華風。復附詩曰。言音未會意相。

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亦是唐律。夫天之生才。未嘗限。而人能力學。何所不至。況區區藝文之末乎。夫子所以欲居九夷也。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澆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皆而為水也。此數言極盡吾鄉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吾鄉姚氏所藏錢譜。盡歷代之錢。穴。紙譜之奇形異狀。無所不有。而各疏時代由來。前輩楊鐵崖維祿錢。艾納。俱有論撰。予嘗閱之。亦博古之清玩也。或謂錢之通塞。頗繫人倫。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宋錢。難以金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通元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四。而盜鑄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給剪紙之濫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難廢。若開元寶為輕重之中。鼓鑄者。宜以為準。然自賈誼通達大體。而錢議為得要領。至南齊孔頭。則曰。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欲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斯乃不易之論。而伊川程子。亦有權歸公上。而民不犯罪之說。其變通之道。亦略可觀矣。

世恒言韓范富。因自有次第。歐不脫文人。宜列諸公之下。韓公嘗云。用兵先置勝於度外。好水川之敗。為范公所笑。范公亦有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敗。不計之說。但韓公論兵。却是主張太早。在兵家所謂置勝於度外者。先勝故也。若伊尹相湯。以伐桀。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紂。是已。所謂聖人無死地者。韓公科勝未定。故范公得以因事笑之。范公英發。勸磨城郭。乃是閱歷少。而議論多。故為呂許公所困。後來解仇一事。未必然。忠宜父子之間。當有真見。歐公大體之言。恐非實錄。晦菴因是懸斷耳。富文忠公。嚴重。以英宗册立之事。頗憾魏公。後來致仕。鄭公居洛。魏公在相位。每歲魏公必遣人為鄭公生朝慶壽。鄭公竟不報謝。但答曰。老病無書而已。如是者十餘年。鄭公雖居於位。歐公不借身。不書文中。魏公同在政府。見歐公未嘗道二書。其識量宏密。真天人也。王荆公與之並政。至詆之為俗吏。又曰。相公但相親好耳。若魏公者。非徒才業過人。亦有福有德之士。後生何由一望其風範哉。觀其調和兩宮一事。真能包荒納信。非長厚者不能。若於義理亦恐未合。賴英宗遷善改過。方成就此一段好事。魏公真有福哉。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開中給引之始。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屠家大抵以屠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畫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為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極於三十八。刻以為陰於燕地稍偏。比故。然外國有燕羊腓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之於陰陽消長也。

世間塵寰，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佛，皆一往不可復者。天地所產有限，甚可慮也。東坡號知事者，見後世金少，以為寶貨神變不可復歸山澤。此何言與？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籍漢墓，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彼藩封亦乃爾。至燕王劉澤諸侯也，一賜田生金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二百斤當今之三千二百兩，使在今日，誰人主一時亦有難者。

四明謝員字友規，國初人為吏，隨臨洮。卒年三十六，為詩文有規矩。水東日記嘗載其事，錄其與遠魯麻序別口神答二文。其詞臨洮自涸，一時交遊有詩文贈行俱佳。內華亭黃仲瑛一首云：九霄風飄舉清秋，萬里飄然汗漫遊。莫謂流離舍初志，即看登用納嘉猷。黃河太華俱詞筆，紫馬天吳在客裘。及早歸來拜家慶，故鄉終不似并州。其詩亦壯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人。也當是袁景文一輩人，漫記於此訪之。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新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異姓異王，俱獲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著此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耶。

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冊，當是近時人書，稱靜齋學士劉體撰。本朝學士無所謂劉體者，想亦一僧之辯而聽者所為，託名以傳。其言相甚淺，頗類今世一種議論，甚可笑也。其所議論者，程張而下皆不免於排韓尤力，次及歐而甚右柳。蓋其難法之論，皆不足深辨。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虛而壞，以為退之不知經義，自是公論。又謂上書編于頤，貶朝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稱黃陵廟數字，雖出於仇嘗忿怒之深文。然君子之慮患難，安可以一事不謹而為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今歲庚寅官曆九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二十三日己酉申正一刻。明歲置閏，乃在六月。曆法真間來年閏，便數多至剩剩餘也。今年十一月大盡，則多至所餘正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朔生閏，豈所謂差一日者耶。

江南放債一事，滋豪右兼井之權，重貧民抑勒之氣，頗為弊孔。然亦有不可廢者。何則？富者貧之母，貧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而富者以歲月取贏，要在有司者處之得其道耳。只依今律例，子母之說而行，各為其主張，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人有兩手，貧富猶左右手也。發右以助左，足以便事。一有好功名官府，往往嚴禁放債之家，譬如戕右以助左，則為廢人矣。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温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間有私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高宗謂輔臣曰：若止債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以依條除放。此最得公正之道。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赦內一款，應為人曾孫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体役。二稅諸般科數一年，前代恩典，曠蕩若此。

世恒百業附不道，然不道莫甚於始煬。後世有遵用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統長城，列郡縣為始。皇所為，進士科是煬帝所設。

天下之務，日開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闕。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種茶始於張騫，爾雅：檟，苦茶。茶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綽密賜章，種茶茗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注以早種者為佳。故種者為新，又為舊云。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漫記

崔銑

五月十日 上告事九廟臣銑當陪祀先以子刻入

侯是日頭痛體倦又雨甚寒 上至廟門步入又

自太祖廟步至 露宗寢 聖容恭肅而安雨不

張蓋臣惺然曰聖人也頃忘其疾恭歸康適矣易

曰與而不薦有孚颺若聖人以神道設教此之謂

也

七月十日入賀 皇子生陰霧象黯 銑拜下而出

始覺蒸觸不堪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也心方致

敬外物不干也

一日入 朝百官俱青衣角帶小臣肩黃條而行及

辨貌乃驚而遜若他日緋衣刺繡腰帶金玉品次

自章卑不抗尊易曰黃帝充弊垂衣裳而天下治

釋者曰變化而無爲此之謂也夫讀聖經者不得

之躬行徒校諸紙上之言祇增煩贅銑入朝有籍

識之以見凡學莫不然也

容有譽張懋恭能立事者銑感焉問張甬川常父常

父曰張壞者身而得者少壞者皆大體得者僅細

故也銑以爲然

漫記

成化中風俗儉朴先君爲司馬卽銑時十歲尚記先
君貧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小門內屋三間秣馬
又土垣小門入寢三間東三間爲客次寢之對有
垣及門小屋二間爨室也弘治中官願治屋然西
涯閣老宅尹天官故弟天官又名以賄敗者在西
巷棟柱皆樸樸小材但稍廣厥今厥 召至京大
官自造華居聚石采椽連甍別院價至萬金者李
序巷第燕客酒半出王宰相酬金銀不足珍噫蒼
樂極矣其無患乎

詔還梁儉巷司徒徒人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取回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二

梁俞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西長安有屋

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敝陋儉巷至卽居之但掃

地塗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京故假官署

貫民室而已

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

能文者間有之衆皆慕說必得羨除自 孝皇在

位朝政有常優禮文臣士奮然興高者模唐詩襲

韓文閣老洛陽劉公愚之教人看經窮理弘治未

頗知習左氏史記矣今日士者書則自謂周漢精

詞則自任風雅然皆六朝餘習講學戒於相襲各

擇一義爲門戶敷演令不可破甚者崇好佛經老

子曰精於六經大抵釣名以致利而已其行猶夫

人其心之詐則莫測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三

旭